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

叢書集成新編第一一九冊目錄

史地類

明別史

明書一七一卷(二)（卷六六至一七一） 清 傅維鱗纂 畿輔 一
江上孤忠錄一卷 清 黃明曦著 藝海 五二二

明稗史

洪武聖政記一卷附提要 明 宋濂撰 借月 五二八
國初事蹟一卷附提要 明 劉辰撰 借月 五三四
青溪暇筆一卷附提要 明 姚福言撰 紀錄 五四五
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五四九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附提要 明 陸深撰 紀錄 五五一
過恩錄一卷 明 劉仲璟撰 紀錄 五五五
一統肇基錄一卷 明 夏原吉纂 稗乘 五五七
震澤紀聞二卷 明 王鏊撰 借月 五六一
致身錄一卷 明 史仲彬自序 學海 五七七
革除遺事節本六卷附提要、補正 明 黃佐撰 嶺南 五八一
革除逸史二卷附提要 明 朱睦㮮撰 指海 五九五
復辟錄一卷附提要 明 楊暄撰 學津 六〇三
龍興慈記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紀錄 六〇八
庭聞述略一卷 明 王文祿述 百陵 六一一
天順日錄一卷附提要 明 李賢撰 [illegible]
古穰雜錄一卷 明 李賢著 紀錄 [illegible]
賢識錄一卷 明 陸釴撰 今獻 六二三
病榻遺言一卷 明 高拱撰 紀錄 六三六
見只編三卷 明 姚士麟撰 鹽邑 六四六
庚申紀事一卷 明 張瀁撰 借月 六七二
召對錄一卷附提要 明 申時行輯 寶顏 六七四
遵聞錄一卷 明 梁億言 今獻 六八三
存是錄一卷 明 姚宗典輯 借月 六八八
東江始末一卷 明 柏起宗述 借月 七〇一
存漢錄一卷 明 高斗樞撰 仰視 七〇三
先撥志始二卷附提要 明 文秉著 澤古 七一〇
痛餘雜錄一卷 明 史惇編 續知 七四五
逐鹿記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稗乘 七四九
國初禮賢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七五〇
星變志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七五三
汰存錄一卷 清 黃宗羲著 仰視 七五六
武宗外紀一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纂 藝海 七五九
江變紀略二卷 清 徐世溥著 逸史 七六五
蜀難敍略一卷 清 沈荀蔚述 知不足 七七一

明書

（二）

傅維鱗撰

明書卷六十六

志十

職官志二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俱從一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太子賓客。（正三）皆東宮大臣。而備設詹事府。明初以勳舊兼領之。建文立爲皇太孫。以公輔大臣兼宮師保爲尊重。後不設詹事府。三太以道德輔教太子而隨護翼。三少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賓客侍太子規誨。贊相禮儀而先後之。其後無專授。獨爲勳戚大臣兼官加官贈官。

重國子監。監有祭酒一人。（正四）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生、幼勳臣、教訓之事。司業一人。（正六）爲之貳。修古樂正成均之政令。造以明體適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恥爲之本。以六經諸史爲之業。教以隆師親友講習寫字。有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以升堂積分及格敍用之法而勵翼之。以廩饌贍師生。以力用給廚膳。以賜予市恩費。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歲中春秋上丁日祀

先師。則總其禮儀。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監丞一人。（正八）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師生怠不率教及廩膳不潔。並糾懲。再議之而堅明其約束。博士（從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從八）學政。（正九）學錄。（從九）坐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經義道約之規矩。典簿一人。（從八）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爲師生饌。季報諸生課業做冊。以聽於翰林。歲抄奏上。典籍（正九）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掌饌一人。（未入流）掌飲食師生。於是禮部尚書。侍郎。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祭酒。司業。官聯相旋通而遂補。因之獨稱華重焉。祭酒司業例不坐彝倫堂南面。以帝曾幸學設御座。惟東面西面。而其署亦遂稱曰東廂西廂云。

太常寺專祭祀禮樂之事。卿一人。（正三）少卿二人。（正四）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寺丞二人。（正五）典簿二人。（正七）博士二人。（正七）凡天地神祇之祀饗。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於禮部。贊天子致虔。先歲孟冬。進來年祭日。上御正朝受之頒諸司。凡上躬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亦如之。若祭先朝諸省牲大祀。上先省大臣攝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齋戒。凡薦新品物移光祿寺共。凡國有冊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有旱澇。國有大災。請告於郊廟社稷。凡親王之國。若朝覲告謁辭於廟。凡祭器、樂器、犧牲、香燭、玉帛、帳幄必恭潔。玉三等。制帛五等。牲四等。樂四等。舞二。辨其名類而奏共之。凡樂器不徙。而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饌、司盥洗、御武局各共其事。凡宴會奉其爵奏樂。提督四夷館八館掌譯語之事。以聽於翰林院。凡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以國子生充譯字。兼官民子弟。時教其業。裁倖進焉。典簿典句校金穀。查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祝版名。大禮導贊其儀。所屬有神樂觀提點一人。（正六）知觀一人。（從八）領樂生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九人。（正九）設君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二人。（正八）司樂二十人。（未入流）考協雅樂。凡舞人音聲人籍監其名數而淬肄之。凡淫哇凶慢之聲及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上至祀所。夜警嚴殿。凡祭。先期演樂於太和殿。其天壇設司祭署奉祀一人。（從七）祀丞二人。（從八）典守壇場殿宇廚庫林木。時灑掃之。以供其祀事。地壇朝日夕月。祈穀殿亦如之。凡祖陵、皇陵、孝陵、及長陵以下諸陵、顯陵、俱設祠祭署。各奉祀一人。祀丞二人。而本寺復有犧牲所。設吏目一人。（從九）凡三祀牲牢成有數。養而滌之。籍其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齋三糧之用。積裝飼牲。

光祿寺．明初置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統二局．尋改光祿寺．正四品．移太常司供醞庫隸之．移設法酒庫內酒房．又改寺爲司．陞從三品．設大官珍羞良醞掌醢署．設令及丞監事．又設孳牧所．革局庫．又復爲寺．改令曰正．又設司牲局．改孳牲所曰司牧局．定設卿一人．（從三）少卿二人．（正五）寺丞二人．（從六）其屬典簿一人．（從七）錄事一人．（從八）分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各署正一人．（從六）署丞一人．（從七）監事四人．（從八）司牲司牧局各大使一人．（從九）寺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祭祀．諸親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供品物．凡喪葬供祭物．凡牲果菜蔬移上林苑．其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果鮮廚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待番夷貢使．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大官供祭祀、宮膳、節筵、給夷、濟貧之事．珍羞供宮膳茶飯．良醞供殿獻宮膳均給內外官人夷匠之事．掌醢供祭祀齋糯茶飯之事．司牲司牧職養牲．眡其肥瘠而劑辦之．凡廚役久得爲王典膳．移吏部．

太僕．古官也．明初寺設於滁州．及定都．設於京師．而滁山西陝遼東並爲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治焉．設卿一人．（從三）少卿三人．（正四）寺丞八人．（正六）後省五人．其屬主簿一人．（從七）常盈庫大使一人．（正九）卿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及京衞山東河南大都孳牧馬．寺丞佐之．三年更．凡牧人皆視其丁產而授馬焉．蠲其賦役．之則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廐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主簿句省文移．庫則貯馬金．

鴻臚寺．明初爲侍儀司．尋改爲殿廷禮儀司．後定爲鴻臚寺．設卿一人．（正四）左右少卿二人．（從五）丞二人．（從六）其屬主簿一人．（從八）司賓司儀二署．各署丞一人．（正九）鳴贊八人．（從九）序班五十四人．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少卿寺丞爲之貳．凡日朝、朔望朝、大朝會宴享、經筵、進曆、進春、册、對、祭祀、傳制、奏捷、百官四夷見謝辭．率其屬而供事焉．主簿典出納文移．司賓典四夷朝貢會衆儀從．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之節．司儀典陳設．引奏禮儀．皆丞領之．鳴贊贊禮．有內贊、通贊、對贊、接贊、傳贊．凡五等．序班侍班、齊班、引人、舉班、糾儀．而外夷通事皆隸焉．

尙寶寺．明初爲符璽郎．周典瑞職也．設卿一人．（正五）少卿一人．（從五）丞三人．（正六）卿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司丞爲之貳．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鎭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册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敕命之寶．用如其文．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

塵從事賀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飭迪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凡護守侍衞合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衞．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巡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執．以護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宿衞．曰潔．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曰水．曰達．曰通．曰信．以給傳郵．通制命．後官多恩蔭寄祿．無常員．

乃重六科之選．明設給事中．後隸承敕監．尋改隸通政司．洪武十三年．置諫院．設左右司諫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二人．十五年．增諫議大夫．尋更給事中．又改元士．共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原也．二十四年．始設六科．設給事中．（從八）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官．乃特重之．列署於掖門內．稱最親近．已又遷掖門之兩翼．後定分六科．如六部名．科各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給事中吏四人．戶八人．禮六人．兵十人．刑八人．工四人．（從七）後減科．視事繁簡爲定員．爲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弊誤．凡制敕宜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臣民所上章．下諸而署之．駁正其遺謬．而主德闕違．朝政得失．百官賢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朝六科輪一人立殿左右．秉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不可行者．鈔參之．五日一銷．註毀稽緩．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覆奏得旨而施行．朝覲考察．拾遺．然秩僅七品．而地親切．事糾駁．防專恣之漸．稱清要職．

中書科中書舍人．（從七）先是本中書省官．後改直省舍人．罷中書省．隸承敕監．監罷．復中書舍人．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永樂初復故．存中書舍人二十員．而恩廕寄祿及文華殿東房內閣兩房．亦俱中書舍人．無常員．而進士銓除者恥並列．中書科無正貳．資深者攝案．掌書誥敕册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實請諸內府．左券寶籍歸諸古今通集庫．凡誥敕勘合以急就章爲號．凡誥敕之號四．曰仁義禮智．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文字．滿則復周．權輕甚而爲清衙．科道多出其中．

行人司．明初設行人．左右行人．尋改行人爲司正．（正七）左右行人爲司副．（從七）更增行人三百四十五人．後定行人．（正八）三十六員．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詔敕．册封宗藩．撫諭蕃夷．徵聘賢才．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護大臣．皆序差焉．而司正司副多爲遷謫官．不出差．凡法司讞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內府司．獨甲科得入．無雜流．稱清職．科道十常八九焉．

太醫院．明初爲醫學提舉司．改太醫監．尋爲院．設使一人．（正五）判二人．（正六）吏目一人．（正九）御醫十八人．（正八）其屬

有惠民藥局．生藥庫．各設大使一人．（正九）副使一人．（從九）院使總醫務之法．判貳之．凡診眡攻療調養．詳其所宜而審慎之．凡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小方脈．婦人．瘡瘍．鍼灸．眼目．口齒．接骨．傷寒．咽喉．金鏃．按摩．祝山．凡科有醫官．醫士．醫生．世傳科習其業．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人病．祝由以咒禁祓除已厲魅．後無傳矣．在內有御藥房．改聖濟殿番直．擇術業精通者供事．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二服為一．候熟均二器．堂屬官遴督之．內官又督之．其一進御．凡醫家子弟擇而教之．三年試．五年試．再試三試而黜陟之．凡藥材辨其土宜．擇其良者而用進焉．

欽天監．初名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僉判．校事郎．五官正．尋改為院．設院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籍．雨暘司．時序郎．紀候郎．又改司天監．又設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餘如故．後改監令為正議大夫．少監為分朔大夫．五官正為司元大夫．再定為監正一人．（正五）監副二人．（正六）其屬主簿一人．（正八）春夏中秋冬為五官各一人．五官正．（正六）五官靈臺郎四人．（從七）五官保章正二人．（正八）五官挈壺正一人．（從八）五官監候二人．（正九）五官司曆二人．（正九）五官司晨二人．（從九）刻漏博士二人．（從九）監正掌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副為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密奏上．凡曆象圖書．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皆專科肄焉．凡觀象發臺四面．面四人．凡歲進曆．[illegible]凡營建、師旅、冠婚、陵寢、遷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昭閣．報時雞鳴．擊鼓．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時刻分秒．復起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按占書條奏．食不及一分．奏而不救．凡四季天象占驗．御覽天象錄．以時奏上．凡曆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而用之．五官正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諸雜占．保章正佐之．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為漏．浮箭為刻．考中星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佐之．主簿典文移．

上林苑監．主苑囿園池畜牧種樹之事．先是洪武中．議開上林苑．比圖上．上覽之曰．妨民業不可．及永樂五年．始置苑．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西南至渾河．並禁圍獵．設監正一人．（正五）左右副二人．（正六）左右監丞二人．（正七）其屬典簿一人．（正八）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四署．各署正一人．（正八）丞一人．（從八）錄事二人．（正九）監正掌其事．副丞為之貳．凡禽獸草木蔬果．率其屬督其養戶栽戶．以其經理其養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賓客宮府之膳羞．良牧牧牛羊及豕．蕃育育鵝鴨雞鵪．皆籍其牝牡之數而課孳卵焉．林衡典果實花木．嘉蔬典蒔藝瓜菜．皆計其畦町樹植之數．而以時苞進焉．

兵馬指揮司．分五城．東西南北曰某城．惟中不曰城．設指揮各一人．（正六）副指揮各四人．（正七）其屬吏目各一人．（正九）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各分一坊．理其地方事而聽之正指揮．以達於巡城御史．吏目亦分一坊．司受事發展．皆文職．

武學教授一人．（正九）訓導六人．（未入流）洪武中．禮部請立武學．開武科．上曰．是歧文武為二道也．建文中．始設京衛武學．分務忠等十齋．永樂革．正統中復設．掌教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以待科文舉及武舉．會舉而隸於兵部．

南京百官．太宗初．改北平為北京．往來巡守．仁宗時為皇太子．監國南京．洪熙初．命襄城伯[illegible]．駙馬都尉沐昕鎮守南京．又以內臣守備南京．是年南京三月地九震．特遣皇太子如南京祭告．而實有監國之命．未幾．歸北京．即帝位．遂改鎮守為守備．正統中．命少保南戶部尚書黃福參贊機務．後稱總督．或時用吏部．用都御史．已專用南兵部尚書．定稱參贊．而南京之官．守備參贊機務為要重．治所在中府．掌皇城京城畿甸留守之事．以時行視陵廟．凡大小教場將士．新江口肄水軍．神機營習火器．皆時督察之．官軍騎籍歲一報．地圖文冊三歲一報．諸江關浦口歲督行視之．軍器歲製．貢舟均差遣而嚴畔之．武學課業．旗役併檢．監視焉．歲賑歲吏官行稽．而田請專官巡視．凡便宜事會九卿五府議上請．操江御史一人．巡江御史二人．專江防．轉操江用南僉都．六部諸司其設官皆稍省其員．宗人府經歷司經歷一人．吏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主事各四人．司務一人．戶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郎中十三人．員外郎十人．主事十七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禮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郎中四人．主事二人．司務一人．兵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郎中四人．員外郎二人．主事五人．司務一人．刑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郎中十三人．員外郎五人．主事十四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司獄二人．工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郎中四人．員外郎二人．主事八人．司務一人．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右僉都御史各一人．監察御史三十二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司獄二人．通政司右通政．右參議各一人．經歷一人．

大理寺卿．及右寺丞．左右寺正各一人．左右評事各三人．司務一人．翰林院學士或侍講侍讀一人．孔目一人．詹事府主簿一人．國子監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六人．學正五人．學錄二人．典簿一人．掌饌一人．太常寺卿．少卿．典簿．博士各一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七人．司樂二人．奉祀三人．寺丞三人．光祿寺卿一人．少卿．典簿各一人．署正．署丞各四人．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主簿一人．治滁州．鴻臚寺卿．主簿各一人．署丞．鳴贊各二人．序班九人．尚寶寺卿一人．六科給事中六人．管冊戶科給事中一人．太醫院院判．吏目各一人．欽天監監正．主簿各一人．行人司司副一人．五城兵馬司指揮五人．副指揮八人．吏目五人．

京府．明初定鼎金陵．以集慶路為應天府．倣古京兆尹．設尹．視九卿．（正三）後定都北京．改北平曰順天府．設尹．皆有丞．（正四）治中．（正五）通判．（正六）推官．（從六）而順天則要設通判六人．其屬有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知事一人．（從八）

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從九）庫大使一人，（從九）所屬衙門除各州縣，則有宛平大興二縣，各知縣一人，（正六）縣丞二人，（正七）主簿二人，（正八）典史各一人。（未入流）府學教授一人，（從九）訓導六人，（未入流）陰陽學正術一人，（從九）醫學正科一人，（從九）司獄司司獄一人，（從九）都稅司大使、（正九）副使、各一人，（從九）宣課司四，各大使一人，（正九）副使各一人，（從九）稅課司二，分司二，各大使一人，（從九）副使一人，（未入流）巡檢司四，各巡檢一人，（正九）織染局，大興遞運所，批驗茶引所，鐵冶所，各大使一人，（從九）閘官三人，（從九）倉草場大副使五十人。（從九）府尹掌京兆之政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猾，振恤窮困，清錄罪囚，務察知百姓之所疾苦而時撫綏之。歲讚賢徵，十歲造黃冊，凡賦役皆按冊丁產而均適之。歲貢府學一人，三歲合試畿府生而貢士焉。月朔，奏老人坊廂總宣諭。歲立春，迎春、進春。耕耤田，奉青箱播種以從。殿勸戚家人，季終造引帳上。國有市易，平其賈，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柴炭、河渠、隄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屬而分理焉。丞治中通判推官爲之貳。經歷典入文移，知事佐之。照磨主磨勘卷宗，檢校佐之。

外官則十三省承宣布政司。司初爲行中書省。先是分中書省爲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而參政多入爲尚書。建文中，每布政司止設布政使一人。永樂中復舊。而北平改京，增貴州。宣德三年，罷交趾布政司，定爲十三省。每省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從二）左右參政各一人，（從三）左右參議各一人，（從四）布政使擬古方伯。掌一省之政令，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於有司。凡僚屬文武官，歲廉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府州縣正官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者於部院，聽廢置。十年會戶版以登民數。三歲大比，貢合省之士而提調之。歲貢學生，府州縣衛有差。宗室、官吏、師生、軍伍，以時班其祿俸、廩糧。祀典神祇，修護其時享。水旱疾疫災傷，請免民田租。賑貧乏。民有孝弟行義貞烈表著者，疏請表揚。鰥寡孤獨廢疾者，收給養毋失所。凡供邦國之用，曰貢，曰賦。貢有二，曰常貢，曰暫貢。賦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凡役有二，曰力役，曰雇役。觀府州縣土地肥瘠人民多寡，均其數而下之。民均乃已。凡出納錢穀必平。凡循用必節省。有大政，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其國慶國喪，遺僚貳朝賀弔祭於京師。天子即位，則左布政使來賀。而清軍、督糧、分守、邊備、撫民、屯田、水利、驛傳之事，因事設，無定員亦無定銜。首領官經歷一人，（從六）典文移。都事一人，（從七）佐之。照磨一人，（從八）理卷宗。檢校一人，（從九）佐之。理問（從六）典刑名辯疑讞允。副理問（從七）及提控案牘佐之。庫大使副使主庫藏。局大使副使主營繕。而陝西獨有茶馬大使副使，各隸焉。

提刑按察司。明初曰各道按察司。洪武十三年，罷置各道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爲

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二十年，改分司爲四十一道。後定爲提刑按察司。建文中，改肅政按察司。永樂中復故。設按察使一人，（正三）副使，（正四）僉事，（正五）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姦邪貪酷罷軟，得糾察擒治。平讞刑獄，雪冤枉。詰官私豪猾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副使、僉事爲之貳。其歲察臧否、諮議大政、朝覲慶弔，如布政。而分道、巡察、提學、兵備、撫民、巡海、清軍、鹽法、治河、驛傳、各事，因設無定員。或使副使僉事無定銜，官不備則兼領之。首領官經歷司有經歷二人，（正七）知事一人，（正八）照磨所有照磨一人，（從八）檢校一人，（從九）司獄司司獄一人（從九）隸焉。

都轉運鹽使司。明初設於兩淮，繼設於兩浙，後於河東、陝西、河間、長蘆、福建，並設。而四川納鹽白渡設鹽馬司，而河東獨有儒學知府。制設都轉運使一人，（從三）同知，（從四）副使，（從五）判官，（從六）其屬經歷司經歷，（從七）知事，（從八）庫大使，（從九）副使，（未入流）所屬衙門則有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副司運使，掌鹺事，以聽於戶部。同知、副使、判官爲之貳。凡常股、存積之鹽，以時征而貯之，以待商人中支，以供邊儲京餉之用。凡分司、鹽課司、鹽倉、批驗所，各以僚屬分任其事，而運使總領之。糾禁私煎、私造、私販諸奸弊。謹受巡鹽御史之政令而中覈焉。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之。

鹽課提舉司。設提舉一人，（從六）同提舉一人，（從七）副提舉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從八）庫司所倉如都轉運司，而政令亦如之。

行太僕寺。明初設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後北平改太僕寺，餘如故。設卿一人，（從三）少卿一人，（正四）寺丞（正六）無定員。其屬主簿一人，（從七）卿掌馬牧之事，而聽於兵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印烙課校孳牧。以時督察之。凡馬種，牡十二，牝十八。馬合地畝十七。樁朋十三。凡馬瘠耗，罰俸，倒馬降級出萬攢茸之。落泉不得預馬亦考馬官。苑馬寺亦如之。主簿典守籍牒。

苑馬寺。永樂中，置於陝西甘肅。後遼東亦置焉。設卿一人，（從三）少卿一人，（正四）寺丞（正六）無定員。其屬主簿一人。（從七）各監收監正一人，（正九）監副一人，（從九）錄事一人，（正九）圉長，（從九）卿掌馬牧之事而聽於兵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馬種。上苑萬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不及則銀市茶易焉。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之軍，曰充發之軍，曰召募之軍，曰抽選之軍，皆籍而食之。凡馬駒，二年一科，十八年而免。定駒頭駒重駒籍而報之，有常期。虧駒有罰。主簿如行太僕寺。監正領苑監之事。監副佐之，錄事守籍牒。圉長率羣長而修牧事。

各府設知府一人。（正四）掌一府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同知。（正五）通判。（正六）推官。（正七）同知通判無定員。因事設。推官有至二員者。共為之佐。凡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姦頑。表良善。訊刑獄。審冤滯。存困窮。糾察所屬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藩臬。以達於吏部。務周知百姓之所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總領而綜督焉。若朝覲慶賀弔祭。直隸府得直達。省府達布政司。凡詔赦例令勘劄下。護受之。下於屬。俾行。所屬之政。皆受約於府。府劑量輕重而令之。大者白於撫按及藩臬。議允乃行。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通判管糧。捕盜。治農。修河。牧馬。推官理刑名。分職任。後專官吏賢否。首領官如按察司。經歷一人。（正八）知事一人。（正九）照磨一人。（從九）檢校一人。（未入流）司獄一人。（未入流）

諸州設知州一人。無論直隸或屬府。皆（從五）掌一州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同知。（從六）判官。（從七）因事添設無定員。為之佐。以吏目一人。（從八）為首領官。州務上親府下親縣。以月計上府。以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判官如府同知通判事。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

縣設知縣一人。（正七）掌一縣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縣丞。（正八）主簿。（正九）凡諸職務如知州。而於民稍益親。歲貢學生。聽試於學憲。三歲貢士。聽試於鄉試。歲造管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產為差。歲以時徵其賦役。有業賦金賦。布帛。及諸貨物之賦。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時之役。皆視其天時豐凶。地產登耗。與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數中歉。請於府。於藩臬撫按。視歲而時蠲減焉。無幸富強苦貧約。凡罰罪。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服。聽陳於上。察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恤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教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貢獻用者。按其籍而貢焉。凡常賦。責糧頭里長追攝者。雖微責里長。教諭設鄉塾。老人句勸民間。糾事總甲。羅察市里。弓兵民壯。聽追胥。縣丞主簿清軍。管馬。管糧。管河。分職任事。視繁簡添設。或裁簡。無定員。典史職司巡捕盜賊察獄。

儒學。司府州縣衛俱設。司府設教授。（正九）訓導。（未入流）州設學正及訓導。衛如之。縣設教諭及訓導。無常員。視生徒。凡生徒。司府屬縣增廣各四十人。州衛各三十人。縣二十人。附學無額數。視其地之大小。凡學政遵臥碑。提學憲臣申飭之。考其學行而提調於府州縣。必護受之。凡學官。視鄉舉人多寡為殿最。凡禮儀事。學官司之。

府州縣屬各有陰陽學。府正術。州典術。縣訓術。各一人。有醫學。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各一人。有僧道司。府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各一人。道紀司有都紀副都紀各一人。州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縣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各一人。府有倉。有稅課司。分司。雜造織染局。各有大使。副使。有巡檢司巡檢。有水馬驛驛丞。有遞運所大使。有河泊所。有草場各大使。有壩閘。有牧場。設提領。稅課司典稅。凡商賈僧居雜市。皆

有常征。以時權衡其直於所司。凡民間貿田宅。操契券。出直百之三。請印而藏之。凡州縣歲輸及雜賦若諸贓金。悉登而藏之。倉大使典凡民賦軍屯之入。及諸贓穀若俸祿糧米。成收支焉。織染局典織造。凡歲幣有常數。絲與綿絲之費。並給於上司。令其數而稽之。幣成。覆於上司而納於帑。若宜索非局所織造者。市之以供。巡檢控山川要害。職察非常。姦宄竊發。則應時擒拏。以聽於巡捕三房。計所獲偽印強竊盜逃軍亡囚。以為上下考。批驗所典茶鹽引。由稽其奸冒而慎防之。驛遞典傳郵迎送之事。凡舟夫馬廩糧庖饌綱報。皆取給丁田。受於所司而稽其出入之數。河泊所典魚課。草場收牧馬芻粟。陰陽學司刻漏籍兩暘。報上為水旱備。日月食。供救護。醫學司方藥。劑諸醫生救人民疾病。僧道官領僧若道士。以清規訓齊之。凡救日月食。請雨。祈禱。祀厲壇。則謹率其徒而司其教事。凡春秋奏樂於先師。以道童充樂舞生。

市舶提舉司。設於廣東福建浙江。提舉一人。（從五）副提舉二人。（從六）其屬吏目一人。（從九）驛丞一人。提舉掌海夷朝貢市易之事。副提舉為之貳。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閱其出入而慎館穀之。吏目典文移。驛丞寓夷客使。供豐其食飲帳幕。而上下其等周防之。

襲封衍聖公孔氏。（正二品）印誥視一品。其屬管勾一人。典籍一人。司樂一人。四氏學教授一人。學錄一人。學司一人。餘詳聖賢後裔表。

公侯伯詳年表。

駙馬都尉位次於侯。凡尚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並稱駙馬都尉。尚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並稱儀賓。食祿有差。皆不得預政事。明初。駙馬多典兵。惟李堅封灤城侯。後多署宗人府事。嘉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

武官惟五軍都督府最尊重。位六部上。行六部文移曰照會。明初。立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尋革樞密。總管萬戶定為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又革都鎮統軍元帥萬戶府。立大都督府。正一品。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已罷中書省。分六部。因遂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革大都督。定設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都督同知二人。（從一）都督僉事二人。（正二）而恩功寄祿成列銜。無常員。不任事。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都事一人。（正七）事如六官。以分領軍衛。使事不留滯。權不專擅。都督掌軍旅。各領其都司衛所以會於兵部。而以公侯伯三等爵武功都督員缺。於列爵中選其人以充。居曰軍政掌印而武者。武官極品時亦得充。凡公侯伯及三等都督異者署。並得充總兵官副總兵官。其名掛印將軍稱鎮守者。雲南征南將軍。兩廣征蠻將軍。湖廣平蠻將軍。遼東征虜前將軍。宣府鎮朔將軍。大同征西前將軍。延綏鎮西將軍。寧夏征西將軍。甘肅平羌將軍。薊州淮安鎮守及漕運總兵。以幾內故。不得掛印稱將軍。遇大征討。則掛平賊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將軍。征夷將軍。征虜將軍。討賊將軍。或大將軍。前將軍。副將軍。事已納印。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曰錦衣。旗手。金吾前。金吾

後．羽林左．羽林右．府軍．府軍左．府軍右．府軍前．府軍後．虎賁左．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都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隸屬．而他諸衛分五軍都督府轄焉．曰留守左、濟陽左、濟陽右、驍騎右、鎮南、龍虎、六衛隸左府．留守右、虎賁右、武德三衛隸右府．留守中、神策、和陽、應天、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前、龍驤、豹韜三衛隸前府．留守後、武城中、神策後、忠義左、忠義右、大寧中、忠義後、義勇前、義勇右、大寧前、大寧中、薊州左、會州、富峪、寬河、興武、鷹揚、神武左十八衛隸後府．永樂中．設五府各衛於北京．而改前北平三衛為金吾左、金吾右、羽林前．改北平都司曰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興左、濟州、通州七衛．是為上下十衛．與騰驤左、騰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亦得名親軍．太宗私其所自起也．惟武功中、武功左、武功右、以匠故隸工部．仍有永清左、永清右、彭城三衛．及諸陵皆設衛衛陵廟．不隸五府．亦不稱親軍．五府掌軍官軍伍之政令．凡武職流官世官土官襲替優給優養．所衛都司上之府．引奏送兵部請選．既選移府下都司衛所．凡首領官聽吏部選授．給由亦如之．親軍衛得直達兵部．凡武職誥敕、旗役、併槍、水陸步騎操練、俸糧、屯糧、器械、舟車、賞賜、孳息、軍情、清句、替補、邊腹、甄閱、貼設、薪炭、荊葦之事．分移所司而綜理之．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佐之．

錦衣衛．明初為儀鑾司．先是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改都尉司．後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焉．洪武十五年．罷府．設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兼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二十年．命焚衛刑具．盡出其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又申飭刑之禁．永樂中．紀綱等用事．任過漸與夤緣復司刑名．成化中．添立北鎮撫司．專理詔獄．始給印得直達．而錦衣衛遂成冤窟矣．凡十八所．曰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擎蓋、扇手、旌節、旛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分領將軍校尉．而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多雜濫無稽託其中．恆以三等都督或都指揮使（正二）、都指揮同知（從二）、都指揮僉事（正三）領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朝．扈出入．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之．凡賊盜姦宄．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勒獄錄囚勘事．與三法司從事．凡比試併槍．監視騐．有指揮使（正三）、指揮同知（從三）、指揮僉事（正四）．鎮撫司掌衛刑名．兼理軍匠．分南北．而北別印專理詔獄．獄成．直達上下法司擬議．有正千戶（正五）、副千戶（從五）、百戶（正六）、鎮撫（從五）．其屬有經歷司經歷（正六）．係文職．典出納文移．多選讀闒茸．有志者恥為之．

京衛皆有三等指揮鎮撫．所統千戶所正千戶、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所鎮撫（正八）．五年一廢置之．曰考選軍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人兼數印．凡總領庶務曰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存恤、督操．守衛皆曰見任管事．還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任之．充督官者亦如之．不足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官有定員．功陞日衆．視原額增不啻十九．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衛有經歷一人（從七）、知事一人（正八）．牧馬千戶所、蕃牧千戶所、寬埼千戶所．各有吏目一人（從九）．經歷吏目係文職．典出納文移．或有收糧經歷一人．倉大使副使各一人．於京通倉收支漕粟．

南京五軍都督府．用公侯伯都督同知僉事．或流官府三人．經歷都事各一人．孝陵、錦衣等衛隸府．留守中等衛各有三等指揮鎮撫、正副千戶、所鎮撫、實試百戶．無定員．衛經歷各一人．所吏目一人．

外武官各省都指揮使司．明初為翼元帥府．又改為行都督府．省城或稱都衛都鎮撫司．洪武二十年．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尋改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永樂中．復名大寧．移之保定．而棄其地界朵顏諸戎．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宣德中棄．與安南後定都指揮使司十六．曰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大寧、萬全、遼東．行都指揮使司五．曰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若外衛及護衛．計三百七十五．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七十．儀衛司三十二．都使司行都使司．各都指揮使二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都事一人（正七）、斷事一人（正六）、副斷事（正七）、吏目一人（正九）．司獄司司獄一人．都使司掌各省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與布按二司並曰三司．凡都司皆流官．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一人統司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衙公座．凡朝廷吉凶之禮．視布政司．其屬各司其事以聽．

留守司．一在中都．一在興都．中都領皇陵衛．興都領顯陵衛．設正留守一人（正二）、副留守二人（正三）、指揮同知二人（正三）．正留守掌守護防禦之事．副留守指揮同知為之貳．凡諸政務如都使司．而其屬亦如之．

外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衛鎮撫二人．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管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隸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軍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京操、巡捕、出哨、備禦、軍器、漕運諸雜務．曰見任管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操．凡撥軍、補軍、替軍、墾軍、並統於掌印．凡城池時督浚之．度其財力．軍十三．民十七．其屬經歷知事視府．凡獨居一城有衛學者．教授一人．訓導視繁簡無定員．有驛遞運所．陰陽醫學．僧綱道紀司．皆視府．軍民指揮使司亦如之．

千戶所正千戶一人．副千戶二人．所鎮撫二人．百戶十人．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正副千戶選一人掌印．一人僉書．曰管軍千戶．至百戶不能皆賢．一人常攝數印．並選充如衛．凡治軍之政．必聽於衛．衛下千戶所．千戶督百戶．下總旗小旗率其伍卒以聽．所鎮撫無獄事．管軍百戶缺則代之．守禦千戶所及軍民千

戶所並如之。其屬吏曰一人。銓於吏部。

兩京僧道官。僧錄司。明初爲善世院。尋革。又復改爲僧錄司。道錄司。初爲元教院。後改道錄司。禮部言。往代度僧道給牒。鬻錢實國用。民免丁役。太祖曰能。著爲令。後下敕清禁之曰。佛本異教。漢時至自西域。當時士民崇敬。後有去鬚髮。舍兒童出家者。其修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於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二教立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俗。妨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惟存一寬大所併居之。毋濫處民間。願還俗者聽。佛經番譯已定。毋得增減。道士設齋醮。毋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索民財。民有倣瑜珈教稱善友。假張眞人私造符籙者。並重治。僧錄司設左右善世（正六）左右闡教（正七）左右講經（正八）左右覺義（正九）道錄司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教。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品如僧錄司。凡官各一人。分領僧道事。凡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眞。曰正一。凡朝朔望班西墀。慶賀頒詔班東墀。凡祭祀不得預。三茅山崇眞宮有靈官（正八）副靈官（從八）龍虎山有眞人。先是洪武初張道陵四十二代孫正常。以正一主教天師來朝。上曰。妄甚。天豈有師乎。改號眞人（正二）予龍山正一玄壇之印。許世襲。其屬有法官。凡方士道士以術幸者。賜號高士或眞人。無品從。

內官。初置內使監。尋諭吏部定內侍諸司官。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止治酒漿醯醢。司服守祝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但常戒敕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不敢爲非。又鑄鐵牌樹之宮門。曰。內臣不許干預政事。預者斬。乃定品秩。舉御六十人分司寶冠衣珮諸事。太廟酒醋諸局。御馬內庫內倉東宮宮門官不過百餘人。上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不可去。朕謂此曹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又詔定宦官禁令。復令禮部纂考糾內官之法。置內正司司正（正七）司副（從七）二人。專糾內官之不法者。尋改典禮司。又更典禮紀察司。至二十八年。頒皇明祖訓。遂有定制云。凡監十有一。監設太監一人（正四）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典簿一人（從五）長隨奉御（正六）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御寶敕符將軍印信。曰各陵神宮監。掌灑掃。并栽種一應果木蔬菜等。曰尚膳監。掌供養、及御膳、及宮中食用、催光祿寺造辦宮內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曰司設監。掌車輦、牀被、帳褥、帷幄。曰內官監。掌造成婚禮妝奩、冠舄、傘扇、鋪設儀仗。并內官內使貼黃一切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上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窨。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管長隨內使人等出門馬牌、催光祿寺造辦。曰御馬監。掌御馬及進貢各典牧所馬騾等項。曰印綬監。掌誥劵、貼黃、印信、選簿、勘合、符驗、文冊、題本、誥敕號簿、印信圖本。曰直殿監。掌掃灑殿廷、樓閣、廊廡。凡皇極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殿門正一人（正四）門副一人（從四）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之事。監司二。曰鐘鼓。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宮中宴樂、更漏、朝鼓。曰惜薪司。掌宮中薪炭。司各有正（正五）副（從五）凡局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刀甲、及宮中所用梳篦刷牙鍼剪之物。曰內織染局。掌織染上用段匹。曰鍼工局。掌造成衣服鋪陳諸物。曰巾帽局。掌造內官紗帽靴襪巾幘。曰司苑局。掌種蒔宮內菜蔬。曰酒醋麵局。掌內府酒醋麴和糖餳之類。局各有大使（正五）左右副使（從五）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匹金銀珠玉牙象等物。曰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錢鈔等。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油燭、及內人飯食果蔬。設官如各局。後又設都知監、銀作局。而東宮復六局。曰典璽。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局各設局郎（正五）丞（從五）其後親幸者曰近侍。或懸牌子。曰牌子太監。季年恣濫。多加犀玉。不復循品從矣。

內女官詳宮闈紀。

王府官。凡親王府。初設左右相。左右傅。分文武。皆以勳舊大臣兼充之。設典籤司。諮議官。護軍府。又置參軍錄事諸官。後定制置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正五）典簿一人（正九）審理所。審理正（正六）副（正七）各一人。典膳所。典膳正（正八）副（從八）各一人。奉祀所。奉祀正（正八）副（從八）各一人。又有典樂一人（正九）典寶所。典寶正（正八）副（從八）各一人。紀善所。紀善二人（正八）良醫所。良醫正（正八）副（從八）各一人。典儀所。典儀正（正九）副（從九）各一人。引禮舍人三人。工正所。工正（正八）副（從八）各一人。是爲八所。官又設伴讀四人（從九）教授一人（從七）庫設大使副使各一人。而相傳餘官并罷。建文中增賓輔三。伴賓友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永樂初革。設各官如故。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婚、及請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皆主焉。奏上下禮部議請。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統於長史。紀綱其職。審理掌推按刑獄。典膳掌祭祀賓客。及王若妃之膳羞。奉祀掌祭祀。典寶掌寶符。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誼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掌療治疾病。典儀掌儀式文物。工正主繕造修葺工役。伴讀掌侍從勸講。教授掌訓迪德義。校讐典籍。引禮掌接對賓客。而贊相威儀。倉掌祿俸糧廩。庫掌收藏金帛錢貨。郡王有教授典膳。將軍有教授。如王官職。其武官有護衛指揮使司。使同知僉事。衛鎮撫所正副千戶。所鎮撫。百戶。掌儀從王邸。防禦非常。凡有征行。必聽命於朝廷。

又設儀衛司。儀衛正（正八）一人，副（從八）二人，典仗六人，掌侍衛儀仗之事。略倣京朝文武官，官五年一考察，與京朝官同。其內官則有承奉司，掌管王府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幷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設承奉正（正六）、副（從六），典寶所典寶正（正六）、副（從六），典膳所典膳正（正六）、副（從六），典服所典服正（正六）、副（從六），各門官門正（正六）、副（從六），內使則有司冠、司衣、司珮、司履、司樂、司弓矢。

公主府。設中使司，有司正、司副。

夷土官。初隸吏部驗封司，尋以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其襲替屬武選，大抵與驗封不異。若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得襲，先是襲替文出十年者不准，後亦許，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至天順八年，上兩宮徽號，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冠帶，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託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至成化中，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始由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若府州縣正貳屬巡檢驛傳，隸驗封，宣慰等衙門，隸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隸武選者皆領於都司。其居近徼為守者，世官曰土官。凡六等，曰宣慰使司，設宣慰使（從三）、同知（正四）、副使（從五）、僉事（正六），經歷司，經歷（從七）、都事（正八）各一人。曰宣撫司，設宣撫使（從四）、同知（正五）、副使（從五）、僉事（正六），其經歷（正八）、知事（正九）、照磨（從七）各一人。曰安撫司，設安撫使（從五）、副使（正六）、僉事（正七），吏目（正九）各一人。曰招討司，設招討使（從五）、副招討（正六），吏目（正九）各一人。曰長官司，設長官（正六）、副長官（從六），吏目各一人。曰蠻夷長官司，設長官（正七）、副長官（從七），及府州縣正貳等官，世者皆謂土官，主附輯諸蠻，謹守疆土，修其職貢，供其調發，有敢擅武乃相讎殺者，疏上聽朝命。有流官者銓於吏兵部司，有儒學者制如府。初又有蠻夷官、苗民官、千夫長、副千夫長、百夫長、軍民萬戶府，及首領官，並停銓。雲南土官一百一十五。知府十人，（武定、麗江、景東、沅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艮、孟定。）知州十七人，（寶山、南甸、鶴州、灣甸、隴州、富州、北勝、大侯、雲龍、蘭州、鄧州、安寧、威遠、新化、羅雄、鎮康、陸涼。）知縣六人，（臨西、嶍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同知二人，（廣南、姚安。）知事一人，（鶴慶。）經歷一人，（干崖。）州同八人，（巨津、師宗、彌勒、通安、北勝、鎮南、姚州、順州。）判官三人，（北勝、南安、鎮南。）縣丞六人，主簿六人，吏目一人，鹽井副使一人，驛丞十二人，巡檢四十五人。貴州一十五。同知一人，（鎮遠。）通判一人，（鎮遠。）推官一人，（鎮遠。）州同一人，（安順。）判官一人，（普安。）縣丞一人，巡檢六人，司獄一人。廣西一百九十七。知府四人，（思恩、田州、思明、鎮安。）知州三十三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思同、上下凍、泗城、太平、向武、南丹、歸順、安平、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上隆、萬承、果化、都康、茗盈、[illegible]、全茗。）州同一人，（左州。）知縣六人，（羅白、[illegible]、上林、陀陵、羅陽、忻城。）縣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二人，巡檢十三人，又巡檢

一百二人，又增設巡檢二十八人。湖廣五。知州三人，（南渭、施溶、上溪。）巡檢二人。廣東巡檢一人。以上隸吏部。雲南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領安撫司三，長官司三。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一。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司十二。都司領宣撫司二，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二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以上隸兵部。其地詳方域志。

營伍武官皆因事而命，無定制。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倭。其官銜凡六等，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皆稱將軍，曰都司，曰守備，曰提調，曰千總，曰把總，曰百總，皆營官。又有曰都指揮，曰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皆以務設，無常員。

大都明之制官也，有爵三等酬武功，曰公，曰侯，曰伯。○有官九品照應級，自一至九，皆分正從，詳見前。○有號。凡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宗為皇帝，號其武功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宣德後征討功，曰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有階。文官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初嘉議大夫，陞通議大夫，加正議大夫。從三，初亞中大夫，陞中大夫，加太中大夫。正四，初中順大夫，陞中憲大夫，加中議大夫。從四，初朝列大夫，陞朝議大夫，加朝請大夫。正五，初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從五，初奉訓大夫，陞奉直大夫。正六，初承直郎，陞承德郎。從六，初承務郎，陞儒林郎，吏宣德郎。正七，初承事郎，陞文林郎，吏宣義郎。從七，初從仕郎，陞徵仕郎。正八，初迪功郎，陞修職郎。從八，初迪功佐郎，陞修職佐郎。正九，初將仕郎，陞登仕郎。從九，初將仕佐郎，陞登仕佐郎。其有官無階曰未入流。武官正一品從一品階同文。正二，初驃騎將軍，陞金吾將軍，加龍虎將軍。從二，初鎮國將軍，陞定國將軍，加奉國將軍。正三，初昭勇將軍，陞昭毅將軍，加昭武將軍。從三，初懷遠將軍，陞定遠將軍，加安遠將軍。正四，初明威將軍，陞宣威將軍，加廣威將軍。從四，初宣武將軍，陞顯武將軍，加信武將軍。正五，初武德將軍，陞武節將軍。從五，初武略將軍，加武毅將軍。正六，初昭信校尉，陞承信校尉。階止此。初改官不授階，初考曰初授，再考曰陞授，三考曰加授。○有勳。文武正一，左柱國，右柱國。從一，柱國。文正二，正治上卿。從二，正治卿。正三，資治尹。從三，資治少尹。正四，贊治尹。從四，贊治少尹。正五，修正庶尹。從五，協正庶尹。下無。文官再考乃授勳。武正二，上護軍。從二，護軍。正三，上輕車都尉。從三，輕車都尉。正四，上騎都尉。從四，騎都尉。正五，驍騎尉。從五，飛騎尉。正六，雲騎尉。下無。○有祿俸。武功公侯伯歲支祿米多者五千石，少至七百石。文武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一月支米七十四石，正二月支六十一石，從二月支四十八石，正三月支三十五石，從三月三十一石，正四月二十四石，從四月二十石，正五月一十六石，從五月十五石。

正六．月十石．從六．月八石．正七．月七石五斗．從七．月七石．正八．月六石六斗．從八．月六石．正九．月五石五斗．從九．月五石．未入流．月三石○附勳止空名．惟給俸祿品乃職司．若所設闕獨副官爲權重．卽品無論矣．俸自正一品歲千石．遞而降至從九歲五十石而止．品高者給豐．後定制．在京一品至五品．實支十之三．六品至九品．實支十之四．餘給鈔錠．約者支．稍從省以權之．後鈔折閣不行．而留都官折鈔十之八．入愈薄．雖供矣．外官實支．視各省府爲豐儉．額無常．亦間有職田．然甚少．顧不足給．從古予臣子養廉實莫薄於明云．

明書卷六十七

志十一

土田志

史官論曰．古昔黃帝制區宇爲萬國．分其封守．而畫井經野．雖生民之本業．井田昉焉．以養萬世．其耒耜之利教天下．佐炎帝而來．堯首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濬經邦．暨稷播種樹藝五穀．書稱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詩頌克配彼天．粒我蒸民．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爲天下烈也．故五材並用．歸督土穀．八政農用．發寶稼穡．文王卑服．卽康功於田功．豳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蠶農事之間．甚乎王化．則知土田者．爲天元德．爲民元命．聖王所以奉順天德．發育羣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三代貢助徹．名易而實不易．田閎於官．民仰給焉．食其力．輸其賦．上下一體．而民鮮困窮．三代蓋得其本矣．自秦合天下．以自奉．而乃爲田以予民．弊從滋．民益困．雖泰和貞觀．力欲復古．而卒不可得．若夫因民之田而稅之．不廉其多寡．與隨民之有田而稅之．而不復問其下中．此兩缺．楊炎之所以開辠於古聖也．明太祖起農畝．親嘗諸艱．因疾苦．尤篤隱加意民艱．故其立法．因田爲賦．而製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田各歸其都里．履畝而籍之．諸原坂墳衍下隰膜沃瘠鹵之故畢具．爲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製黃冊．以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而

籍其新故移易之數．爲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爲一條鞭之制．田存賦存．無遁情．凡民授受皆赴官稅契．蓋不曾在官焉．誠亦端厥本哉．嗚呼．井田旣隳．終不可復．書不云乎．民爲邦本．夫王者宜思所以養之．然土田所以養之者也．而使之因征繇．叢弃僨．則以養之者害之．誠釋孟氏之旨．則本不搖耳．作土田志．而以欽恤民隱之事．雖見於茲．亦見王者之於邦本無易若斯．終以官田屯田賜田諸款附見焉．而賦役則詳之於後篇云．

明興．太祖初渡江．卽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之道．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備館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益於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吳元年．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土地荒蕪．民失業者衆．凋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田租．已乃復歎曰．吾往在軍中．嘗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甚甘．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出．其何以堪之．於是又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鎭江租一年．又禁天下種糯．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所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茲因民造酒糜米麥．行禁酒令．而米麥稍平．或願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糯．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殖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今當是時張士誠未平．南北未一．上念揮戈濺血之地．困劇於四方．獨恤民業．勤至於此矣．洪武元年正月．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覈田畝．上謂侍臣曰．兵燹後．郡縣版籍多散落．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怨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也．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郡縣．核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勿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之．第以實聞．無踵前弊妄爲增減．曲徇私情．以災萬姓．否則國有常憲．各厚賜遣之．復設司農司官．開治於河南．嘗行幸鍾山．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顧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苦甚．心惻然閔之．不覺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豈皆憫念之乎．又嘗祀圜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世子行田間．令徧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豈皆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是耶．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勦．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蓋衣糲食．口體不充．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登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侈心也．二年．上親耕耤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免山東西河南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於今．荷天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元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人亂．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渡河而齊魯之民讙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因兵革征斂尤甚於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蠲夏秋租稅．稱朕恤民從下之意焉．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鎭江太平甯國廣德爲京師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給．子孫百世．何得忘

江左之民．其並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詔屢下．遇災旱徙布席蔬．精誠祈禱．不直誠應撤樂應故頻也．退朝還宮．披民辭不釋手．恆援黎者詢察所疾苦．先是初即位．詔鰥寡孤獨廢疾及無田產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繇．四年．詔臨濠之田驗丁力計畝給之．不得兼并．五年．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許入就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著令若作．而遊網中傷爲擧擧．先是上念天下貧民以水火罹傷風化．詔京師相地設漏澤園．天下郡縣擇官田立義塚．凡民無地葬者聽葬之．著於律．八年．陝西僉事虞以文上言．漢中民多山居．而資脈水田多漲葬．萊皆出山耕墾．蓋以用力勞．又畝徵其稅．是以匿避衆．隱誠租宜衞．使民居平野．則田盡闢．上善其言．詔天下皆出山墾．蠲其租．成乃科．十九年．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八十以上．鄉稱良善．貧無恆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加賜絮．有田足自贍者．給酒肉帛絮．其應天鳳陽二府民八十賜爵社士．九十爵鄉士．天下民八十爵里士．九十爵社士．許冠帶．與縣官均禮．優免其徭役．官歲存問．所給賜委敦篤儒生按月詣其廬禮送之．毋給陳．著爲令．二十年．上念民貧富之不均也．而賦稅徭不以實．自古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之親鄰．佃僕昏賴推挪．貽賠賦而貧者益貧．遣國子生武醇等隨所在稅畝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田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尺丈．審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曰魚鱗．圖冊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行．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諸地民閒田土．聽所在民盡力耕墾爲永業．弗起科．二十二年．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北方諸被兵處．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蔬．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隴．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尋遣監生人材諭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具數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蓄備乾燥宣洩防潦者．各因地修治毋忽．亦勿得妄興工役疲吾民．戶部曰．古人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民不耕．室無女不蠶．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淫巧繼作．農桑之業多廢．一農執耒百家待．一女織組百夫衣．欲無貧得乎．繼自今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厥業．毋遊食．遊食者罪．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違者罪．庶幾可濟其弊也．上又以海運及防倭造大艦．若油漆棕纜．悉出於民．其閔之．命於朝陽門外種桐棕漆樹五十萬株．資工用．勿賦民．二十八年．詔戶部言．百姓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徵外．新開荒者．無多寡弗起科．有氣力者聽種之．三十二年．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先是設孝弟力田科．興鄉會並．其重農田也如此．當其時湖廣孝感饑．官請設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當捐內帑付天下耆老．糴粟儲因荒．誠急民也．若歲饑俟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傳諭天下有司．

遇旱歲不登．先發廩賑貸．後乃聞．著爲令．荊蘄災．命戶部主事趙初乾往賑．期後．上怒曰．民飢而上不恤．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蓋加意於田之因如此．永樂初．制郡邑各處預備倉．官出鈔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敕戶部曰．朕即位首命爾等墾荒田．無人佃種者．皆蠲除其租．庶弗貽民於患．乃因循玩愒．不體朕心．有司拘歲額概徵收．此豈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所司蠲除之．以免民橫擾之苦．時尚書賢奏張掖民初復業．適旱蝗饑．流殍者衆．乞嚴賑濟之．上瞿然曰．民困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覆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御史速督官發賑．二年．安撫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江西官田租重．十倍民田．乞於官田折布．民田輸米．從之．七年．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觀．命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授焉．常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諸郡縣．土多曠不耕．皆登萊諸地民．故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宏言．縣有水田二千餘畝．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糴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敕河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邦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賑貸．仁宗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劚草根．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饑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突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達．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徹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且死．尚及征稅耶．蠲有田者無田者苦饑奈何．卽督郡縣上數．約近地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慍擅發．吾見上自奏也．至京師．卽以聞．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況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勸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豁除．召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謂戶部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郡縣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巧避征徭相率轉徙耶．抑年饑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者具條聞之．敕戶工部言．農者生民性命之原．不可失時．國家有不急之役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尋以淮徐山東饑．上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士奇請曰．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上曰．安之．救困窮不可且姑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牽之或中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上曰．恤民當厚．朕爲天下主．寧與細民計錙銖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已顧士奇等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糧．朕悉免之．宣宗宣德初．召戶尚書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帝王．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治理．所冀天時協和．田穀豐茂．今冬春多雪雨．秋似可望．然歲計在春．慮民陷於飢寒困

於徭役。不能盡力田畝。其移文戒郡邑省徭役。勸課農桑。貧不給者。發廩賑貸。毋忽。嘗夏月午朝。退以天勞謂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九歲時。皇考親書唐李紳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意言農事艱難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田野。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返矣。已泣下沾襟。又嘗閱書藏內庫。得趙孟頫所繪豳風圖。煥然如真。賦豳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尋作織婦詞。具悉稼穡蠶絲勤勞之態。而輔臣士奇言。各省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小民苦之也。蘇州尤甚。宜除豁。上慨然詔書一下。已復嚴違格之令。申預備倉儲蓄之令。時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徙至真定墾殖。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遣山東。願附籍墾殖便。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耳。附籍。耕田毋追遣。而福清民亦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築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艱。且害。既得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責有司。譴。尋下令申飭郡縣。凡陂塘堰壩。年久坍塌不能瀦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具實聞。已詔府州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上嘗御武英。與侍臣從容言。古聖王制井田最善。何以後世不能行。侍臣對曰。自阡陌開。兼并者多。遂致因循。若力行亦何難。上曰。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斂。重本抑末。則養民多矣。何必拘古法也。尋敕戶部曰。舊額官田起科多參差。稅重民弗勝。自今爲始。每畝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永爲例。嘗交阯之役。命官於湖廣督軍餉。已請允。上忽召戶尚書原吉曰。朕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也。其止勿行。新安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民多艱食。採拾不自給。獨函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俟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賢民牧也。敕褒諭。上嘗謁陵還。遙見田中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之。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左右語之。乃驚拜呼萬歲。上惻然顧侍臣曰。朕三舉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夫。命耕者隨上至營。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給鈔之。上多製憫農詩賜侍臣。懇懇以田事爲念。文多不具載。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及巡按御史嚴督有司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有荒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佃種之。明當洪宣之際。繼以天順遜難。力民事三宗。悲仁寬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尚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穡務。老幼厭粱肉。鰥獨餘粟布。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深山大谷。野無不墾之田矣。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輒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爲裝遣。鬻子爲贖還其人。卽空廩六十楹居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殯。區畫皆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所全活者甚衆。具疏聞。且待罪。初流民奏至。上於樓檐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天順中。南畿巡撫劉孜修復廢壟。時松江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重額。久廢不耕。稅加於見戶。奏請召民開田。不論原額。肥田畝稅三斗。瘠者二斗。謂之官租。不起科。民

驟增之額。議開行之六七年。積羨至二十萬。以備凶荒。上嘉賞之。成化中。敕布政按察二司。言國初太平。設預備四倉。所以備儲蓄備旱潦爲民賴也。比久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催各處在官贓贖金銀糴米備之。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者。以附近里內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冒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官。於其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蓄積大抵又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敕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義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如章施行。尋定制。責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謫罷。先是天順初。御史楊瑄言。直隸連年水澇。民饑相食。河間爲一鄉田在高阜。種小麥將穫。而石亨令閽者立標識占。知府王儉不恤民怨。阿附之。饒陽田堪耕者少。而太監曹吉祥家人逼有司撥與耕。儻不嚴禁。恐生變。上曰。民方困於艱食。朕爲之寢食不安。而在朕左右爲大臣者。不能體朕意若是。瑄敢言可嘉。詔卽還其田。至是復申飭。巽而湖廣參議吳世忠言。臣昔任給事中時。嘗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宜準擬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勢家填占。湮塞者在在有之。召里老問之。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而豪強不敢填占。民有所賴。邇年州縣官惟催科詞訟之爲急。其於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旨行勘。何嘗一至田畝。及亢旱無成。恩旨蠲免而已。先期督徵入官矣。民未沾恩。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徵之。此獄訟繁興而盜賊多有也。惟皇上念足民之道。莫先於此。守令之職莫大於此。備敕各布政司循行所屬。以前詔書從事。幸甚。上從之。五年。復禁種秫。下令塞造酒之源。以裕農食。九年。設蘇松常鎭湖州五郡所屬地各勸農判丞。尋於直隸深趙等七十二州縣。及江西湖廣河南各設勸農官。世宗卽位。復禁造酒麴。七年。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而弘治中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千頃有奇。失額至四百二十六萬餘。是天下田存者失者各半也。而御史郭宏化亦言。天下土田不及國初之半。乞敕各處撫按選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聞。而尚書梁材難其事。詔令罷原議。如宏化言。尋御史黎循典上言。請開墾山東荒田。如沂費郯滕之間。野多曠土。積逋過多。宜下所司招流移令業之。措給牛具種子。假以歲月。勿征役。使得盡力田事。少裨國課。上善其言。上嘗御西苑幽風亭。召大學士鑾、尚書時、及鉉、侍郎言、同觀收穫。諭之曰。農之苦勞。見之紙上。不如見之於眞。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詔各處水塌沙壓等地稅糧。貧累人戶賠納。各撫按督有司勘明。卽與除豁。自國初魚鱗圖冊及黃冊。稽土田及稅賦法甚善。及歲久亡。不可復問。而田多易原主。竊過里都。獨以田從戶。而田之所在。不能辨知。於是飛灑詭寄買賣推收爲虛僞。至不可原詰。有地無立錐。而籍田輸頃畝者。有田連阡陌。而版籍無擔石者。有售鬻田而留虛稅者。有有推無收。有收無推者。而民多困窮逃亡。多有黠者因其逃爲奸賴。而糧愈徵虛。至嘉靖間極矣。於是。憂生民者。咸籍籍議丈量。吏尚書桂萼言。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無田之民分耕其地。故稱屯。時屯民

119　2A　11

倚寓新至，其受地頃畝也狹。社民土著世居之，其分地頃畝也廣。故新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鄉分里甲，皆定稅時吏舞文受賄，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則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沙沒之產，卽因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喊於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卽上下蠹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陛下以匹夫婦不獲所之心，獨斷於上，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於天下。而清嚴田糧詭寄影射者，算飛灑之誅，乞令巡守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派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都里甲及縣總造冊，使甲各收藏，州縣因造大冊上之府司戶部及南京後湖，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甚便。上善之。而尙書胡世甯亦上言：立國者於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均也。今可議惟江南田賦等則旣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田不輸稅，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準，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沙磧山岡易旱之田，做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爲過。餘履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畝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旣皆不可復，惟核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翕食饕餮，貧者推肌灑髓，相推於逃亡死徙，而後以爲得歟。當是時，吉安安福縣糧四萬二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千石有奇，民困甚。郡守益患之，官於朝，訴於藩臬郡縣，請丈量立法，鱗次按丈，而田卒均。奏上，上嘉之。而河南巡撫循齋疏請天下丈量田地，以爲田旣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遂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上以天下有詭寄兼并者，第使首出改正，不然，聽人告發，其丈量滋擾，不必行。裕州故阻險，然四衢野多坡坂，地磽确，不皆可田稱。故俗苦寇，寡畜藏，輕剽徙。知州安如山白于上，爲丈量，命耆艾董其役，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算人制畝。分精核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統目，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遁稅。平原曠野膏腴之田一當一，平石岡田二當一，山石岡田三當一，山石磽瘠之田四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舍廛市之稅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便，故人無遁情，版籍明。乃上有定徵，戶有定輸。當是時，丈量法未甚具，始一二舉行，人習風疑懼，說者難之。時南京御史劉鳳晉：江南田地名額，輕重肥瘠有定則，歲久弊生，惟當隨宜釐正，剔其奸詭，則田賦自均。乃有司多創立意見，紛紛丈量，通融攢納，更易成法，奸弊益滋，富者轉輕，貧者益重，雖有均田之名，殊無平賦之實。詔曰可。其禁止之。自此丈量不行。萬歷初，上用蘇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詔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

蓄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天下官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核，深覈最其精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貪橫有司，因藉以逞私橫斂。於是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田賦清者十五六。異時虛糧貽累之弊，少損於昔。其吏罷軟寬縱若貪變賢舉者，多饒豪右，急貧弱，山谷湖蕩之田，歲收下下，以一法概量之，又以一則起科。乃其時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力趣工役，苟以奉明旨集事爲功。而祭酒王材聞而慨然上言：經界雖非數百年一逢，而有司鮮眞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徼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行之簡書不足恐，獨甘算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遂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則是舉也，不如無舉之爲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土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者，今皆遠之，能有行乎？乃知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爲丈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行也。嗚呼，丈量隱稅，非復限田均田之大政。良有司欲舉行於下，旣苦於上下之沮撓而不得行；聖天子欲經制於上，又病於奉行之苟且而不得善。然後知版圖征役，固封建五長之事，守而非所論於郡縣之世也。郡縣之世，惟精擇守令，版圖征賦，稍其以利害爲權宜，毋以文法牽。庶夫甌是六七十年無議及此者，崇禎勵精於上，以稅斂之不清久矣，毅然下丈量法，事未及行而天下土崩。

洪武初，田土實耕在民者計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零。○北直隸八府，時尙爲北平省，計五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九頃五十一畝。○南直隸時爲畿輔，各府自爲額，共計一百二十六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頃五十二畝零。○浙江省田計五十一萬七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江西省計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六頃一畝。○湖廣省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福建省計一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九頃六十九畝。○山東省計七十二萬四千三十五頃六十二畝。○山西省計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二頃四十八畝零。○河南省計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陝西省計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七十五畝。○四川省計一十一萬二千三十二頃五十六畝。○廣東省計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頃五十六畝。○廣西省計一十萬二千二百三頃九十畝。○雲南省，國初原無額數。○貴州無頃畝册，應辦糧差，各於上官下總行認納。

中葉弘治十五年，清丈實耕在民者共計六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八十一畝零，比初耗額田二百二十七萬九千五百六十四頃八十七畝。

後神宗萬曆六年清丈，實耕在民者共計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北直隸八府延慶保安二州共計四十九萬二千五百六十八頃四十二畝零。○南直隸十四府廣德徐滁和四州共計七十七萬三千九百四十六頃七十畝零。○浙江省計四十六萬六千九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江西省計四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一頃二十七畝零。○湖廣省計二百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九頃四十畝零。○福建省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二十五頃零。○山東省計六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八頃九十九畝零。○山西省計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河南省計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頃五

十一畝零〇陝西省計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頃八十五畝零〇四川省計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二十七頃六十七畝零〇廣東省計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五頃一十三畝零〇廣西省計九萬四千二十頃七十四畝零〇雲南省計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三頃五十八畝零〇貴州省除思南等處仍無頃畝而貴陽平伐思州鎭遠都勻等府及安順普安等州龍里新添平越三軍民府計田五千一百六十六頃八十六畝零〇後山東濟南府濱州搭歸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頃四十畝零聽民認佃陝西退灘地二百九十一頃八十三畝零令居民種耕每畝第科三升收入實徵冊而各處漸次開墾荒田則有瘠田二斗肥田三斗之文而無一定之頃畝

若屯田蓋以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餉饋艱乏初命諸將分屯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百畝七十畝五十畝三十二十畝不等爲一分軍士三分城守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三七四六一九中半諸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爲差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及餘丁屯種而徵收之例或比減殊數本折互收皆因時因地而異焉太祖洪武三年中書省臣奏衛所屯田宜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牛種者十稅四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倘欲取其稅乎詔勿徵於三年後每畝收租一斗二十年令陝西屯軍五丁抽一稅糧照民田尋令衛所軍士屯田每歲除所收穀種之外餘糧以十分之二給守城軍士已又詔今後犯罪當遠戍者發臨濠屯田時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兒言黃河遠北當夏境內及至四川綿城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肥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鎭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上從之十五年士卒餽遼糧有溺死於海者上閔惻然謂侍臣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所以兵戍之其糧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計於是遼東屯田後沐英請屯田於雲南上喜曰屯田之政不以疲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屯金城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矣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假其歲輸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未晚戶部可頒行之已敕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策也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若漢趙充國策勳當時垂名來禩諸將能盡力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二十四年上謂後軍都督朱壽曰邇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隘也今敵人遠遁塞外清寧而諸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牧繼自今每關隘存老幼十餘人譏察餘悉令屯田尋設屯田御史察核之及天下屯田冊籍成上嘗謂侍臣曰朕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米後世若遵守時整飭之何慮饑饉邪永樂中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而工部尚書黃福奏衛所屯田多缺牛及耕具命官市牛給之耕具於各布政司鑄造二年戶部尚書郁新言有上屯田歲收數者計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食宜罪之上曰法初行宥之遂下詔曰屯田軍國之大務諸臣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者復役疲民以贍

軍則民愈困兵日耗蠹畜兵以衛民只以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復怠罪不宥尋定樣田例有獲多者立賞格三年各屯所置紅牌刊分管耕屯則例賞罰而各省督撫綜理屯田僉事一員仁宗卽位諭尙書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兩足無待轉輸皇祖立屯田用心深至邇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旣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得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宣德四年給事中戴弁言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士甚衆操練之外無他差遣幷務屯種可以實邊請將附近荒田撥付分給且屯且守上嘉納之命戶兵部各遣官經理八年敕南京守備及巡撫官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食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外餘悉令於畿輔空閑地屯種儻遇豐年必多蓄積可省轉輸此實經久之策上命撥三萬往屯上督戶部曰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諸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虛有名無實宜命官巡視其墾廢考較其耕獲革奸弊充儲峙於是命戶侍郎焦宏往景泰中學士商輅上言諸口外田甚廣其近地膏腴久爲世勳占作莊田而空閒者又復爲鎭守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令屯種之外而欲邊地充實雖罄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又上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孱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衣食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選官命往各邊會同都御史將侵占田地撥與軍士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孱弱艱難之虞哉上善其言因敕督撫諸臣嚴覈舉行敢有阻撓者繩以法成化中有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他務復乞管屯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旣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庭管屯則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覬覦洪等宜懲自後軍官不得營求擅者爲令弘治三年山西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糧上曰民飢困方發倉賑豈可復征其免之至正德初權璫劉瑾議修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額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賠補耗逋送邊倉諸御史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僞增每畝至數百頃悉徵租而周東在甯夏興都御史安惟學尤嚴酷至刑及軍官妻女而屯軍且爲怨懟基世宗入繼大學士楊一清復極陳屯弊曰廣屯種補屯丁給牧種淸乾沒防寇掠愼委任明賞罰上善其言詔令屯牧都御史劉天和協督撫等官力行之尋以戶部言屯田疆界具有冊籍邇來諸臣但爲豪強賦累官軍宜比照黃冊之體凡屯田歲登籍入給一分十年一淸覈上從之其後大同巡撫侯埈上言屯田實邊古人守邊之良法然地方不盡則粟不積牛種不具則田不墾今如宏賜等堡延亙五百餘里皆膏腴之地不下數萬頃召軍佃作復其租徭俟至秋各隨附壘集誠築堡一助上命飭行之而以市馬銀市牛一年萬歷初御史張齊言屯田往往爲勳戚內官及鎭守諸官占據雖奉詔革回而占耕如故吏莫敢問遂以開墾民投獻之端爲奸人逋逃之藪請一切淸理

還官。上令巡按御史查覈之。先是太祖立紅牌。屯田不得私買及代種。其後承平日久。册籍湮沒。有非數無其處。而侵奪愈甚。數十年無兵革之事。而屯戍祇爲空名。雖屯御史年一察巡。止問糧之完否。而地畝不皆過而問焉。崇禎中。有淮陰武舉陳啓新。伏闕上言屯事。當上心。立擢爲給事中。而實未嘗一爲倡舉。尋修撰魏藻德。應召極言屯田修復。則邊實不煩內帑。上大喜。乃躐用爲閣學士。未幾國亡。屯田事究不行。

國初原額屯田。共計九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三頃九十五畝零。○季日見額六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八頃六十八畝零。○分計之。則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幷後軍都督府。計屯地五千五十二頃八十五畝零。○北直隸各衛所。

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八頃四十六畝零。○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計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六頃六十六畝零。○中都留守司及皇陵衛。計七千九百五十三頃七十八畝零。○浙江都司。計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零。○江西都司。計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三十八畝零。○湖廣都司幷留守司行都司。共計五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零。○福建都司幷行都司。計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零。○山東都司。計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七頃四十九畝零。○河南都司。計五萬五千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零。○廣東都司。計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零。○廣西都司。計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零。○四川都司幷行都司。共計四萬八千八百四頃一十畝零。花園菓地十九頃三十八畝。○山西都司山西鎮。計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四頃八十八畝零。○山西行都司大同鎮。計三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零。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九畝零。○萬全都司宣鎮。計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零。○大甯都司。計二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陝西都司幷行都司。共計一十六萬八千四百四頃四畝零。○雲南都司。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四畝零。○貴州都司。計三千九百二十一頃一十畝零。○遼東都司。計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零。○共虧原額二十三萬六千四十五頃二十七畝零矣。

若官田。自明中葉後。貴戚內臣有莊田。已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課程。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郎中周椮言。天子藏富於民。而成化來立莊曰皇莊。示天下以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革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衆解部類進。亦爲納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於朝。命戶員外郎宦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編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民。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患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如章。長甯伯周彧以皇太后弟。與眞定武強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燔逋券。畢舉以與民。漢景遣田叔按梁獄。叔盡燒獄辭。勸上勿復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順上命爲恭哉。顧以爲大體所在。當守義宣德。不敢苟從。以爲是恭之大也。臣韶賤。豈能少希古人。然區區之意。誠有望陛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

地有歲一收。有間歲而一收者。故賦有不同。世未有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者明矣。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撿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莊地五百頃。而英宗皇帝不許。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甯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幷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界之。臣等親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而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鹻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皇祖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今武強地方逼近京師。遣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皁隸。諸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願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夫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厚。自將富貴永保。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後將何以給之。臣等至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具供執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爲法。特賜寬恤。庶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歌咏。本固邦甯。而外戚亦咸休無窮矣。疏上。下詔獄。以廷臣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甯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於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部尚書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灘地耕之。或稍有收。遇潦輒沒。儻今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妃家亦有私與今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覆奏得允。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感經奏。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而上亦慨然俞允。嘉靖中。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投獻湖蕩不耕之地。投近幸勢要。具奏建皇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於是詔給事中夏言等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以來。建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原略起於奸人欲規盡利以媚朝廷。流弊溢於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宮闈則中官禁卒緣是四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在勳戚則豪奴悍僕藉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誰何。畿輔軍民惟所剝削之患。莫甚於此。皆累朝積弊之政。至正德而極也。伏望皇上永念國本。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莊田。俱令州縣官徵給。中官僕毋得出收受。幸甚。而天子詔下。言等議。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官管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撫按務督令衛所勸課。其原未設官。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沒者。節有踏除。所司不能究詰。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力官勘覈除豁之。國初畿甸民稀。原奉詔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嗣今百六七十年。生齒日繁。土畢俱墾。豈有荒蕪可復請佃。皆勳戚之家聽奸徒作使蔽匿之者。

聽戶部奏究。於是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主事張希尹。復被命往核察。而給主者。召佃者。還官歸官者。皆遵敕力行之。復上言。各宮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抄沒太監曹吉祥地一十頃一十三畝。爲中宮莊田。而又占民田六十餘頃。計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占。過原額幾至十倍。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增口城縣王甫營莊田處。弘治間。增豐潤新城雄縣三處。至孝廟升遐之後。武宗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如大興縣之十里鋪。深溝兒。高密店。婆婆營。六里屯。土城。皆稱曰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則有蘇家口。而三河之白塔。縣平之大灰營。新河之仙洼莊。南宮之皇村。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之南葛里。寶坻之李子沽。通州之神樹。武清之灰鍋口。王盧坨。靜海之四當口。此皆二年之所設也。至四年又立大興之三里河二處。五年則立六里屯一處。七年則立武清之尹兒灣大直沽二處。八年又立昌平之樓子村。靜海之衛河岸。青縣之孫兒莊。安州之騾馬廟。清苑之閻莊社。九年則又立安肅之龍花社。數年之間。建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每處動至三四千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自備車輛夫馬。不下有司。厥後權奸用事。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之地。有廩餼之供。車輛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民財。又言之不盡者。及所轄莊田處所。又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房屋。搭橋梁。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擇罾牛車。牧養牛馬。採捕魚蝦螺蛤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而豪猾無賴。則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尅。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此可爲太息流涕。伏讀前詔旨。猶有云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蓋謂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儲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養一人。若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宮壼之貴。雜於闤闠。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加以阻壞鹽法。則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陛下一切掃除。敕該部大臣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近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名額。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其餘一應莊田。盡弛以利民。或勸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糧。以爲官田。仍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陋弊。永垂百代之休。議入。上可其奏。而猶未盡革。至季年止存仁壽清寧未央三宮宮地六十三處。計地一萬六千一十五頃四十七畝零。例定每畝徵銀三分。而皇莊之名及管莊內官俱罷。

若賜田。則初賜以功以親。無定額。後定以凡公主勳臣國戚莊田世遠者。以十分爲率。內僅一處撥給三分。餘七分還官。若爵級已革。餘贍地畝。於三分中留半給與。的親承襲人員。以備遞墳香火之用。而一半

仍入官。或嫡裔傳派五世者遞減。勳臣留二百頃。其戚臣始封本身爲一世。至於曾孫爲五世。以見在官品爲始。以今見留地數爲準。二世者分爲三次遞減。三世者分爲二次遞減。至五世止。留百頃爲世業。如正派已絕。爵級已革。不論地畝多寡。止留地五頃。給旁枝看守墳塋之人。餘召佃。每畝徵銀三分。季年皆在坐落北直隸地方。有賜田者六十七州縣。共四百一十九處。計土田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五頃四畝零。

若草場牧地。則有正陽等九門外苜蓿草場地。計一百三頃七十二畝零。御馬草場五十口處。地計三萬三千三百六十一頃五十九畝零。備修理公廨地四百三十頃。與家駝牛房地四百六十三頃八十七畝零。琉璃廠羊房草場地九頃六十五畝零。上林苑良牧署養牲地二千六百四十頃七十六畝零。水田九十一畝零。安州等處牧馬草場地一百一十九頃九十畝零。廣房按縣地九十八頃七十一畝零。大名等府牧馬地三千一百二十五頃二十一畝零。陝西苑馬司牧地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頃二十六畝。而閒曠諸地不與焉。

若優聖賢後裔。則孔廟田二千頃。顏孟二廟田八十頃。

若給賜夷官。則撥賜河間等處安插降夷官員。凡都督二百五十畝。都指揮二百畝。指揮一百五十畝。千戶及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及所鎮撫各一百畝。原無定額。

若寺觀田土。景泰三年。令撥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無田小民。佃納稅糧。或有寺無僧。入官撥爲民田。而僧道田多隱匿入里甲納糧當差者。不拘田地多少。聽永遠管業。洪武初。令凡民間賦稅。自有常額。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土山場窰冶。遺害於民。違者治罪。尋令各處奸頑之徒。將田地詭寄他人名下者。許受寄之家首告。就賞爲業。後令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灑派等項。事發到官。全家抄沒。若不如此。靠損小民。復禁勳戚大臣奏討田地。亦不可強占官民田地。起蓋房屋。事發坐以重罪。其撥置家人及投託者。遣戍。而受投獻及投獻之罪尤嚴云。

明書卷六十八

志十二

賦役志

史官論曰。古聖王勤勞心力。以用天時。設地利。導利布於邦國。豈不欲藏富於下。無所取斂。俾民各實其所藏。私其筋力。不使支離攫臂其間。然而國有廟朝城郭宮室溝池井野之區畫。有六宮六官百司庶府之俸給。有祭饗聘覲會同幣帛饔餼之禮際。有六師九伐蒐苗獮狩追胥蝸作之征役。不得不取其財與力以爲國經。而未嘗不欲民富。欲民逸。惟好生厚下節餉優養之德意。常存於其間。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而百王之所愼守也。後世誅求無藝。而北山二東之怨。形諸咏歌。則以上之需乎明者。爲分之所宜而不惜。嗚呼。惟王藝制。詎可過耶。明太祖定賦役法。敕天下郡縣成賦役冊。上之司農。藏之祕府。勒爲不刊之典。所以防後世之濫於徵役者深且至。而二百餘年。享世治平無大故。往往過災則蠲。覃恩則蠲。恆至數百萬。而帑府盈物。百姓不苦役。要自萬歷末年。邊事紛拏。典章廢墜。議增兵則加。議修陵殿則加。議繕塞垣則加。然猶有名而取。亦第三四款而已。追至季世。則有不可言者。無名之攤索。動輒百種。或朝廷敕之而不得之吏胥。朝廷不派而偏得之吏胥。哀赤子。愁苦莫伸。地之所產。不足仰供。身之所勞。不獲少弛。而天下遂大亂。語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又曰。悅以使民。功惟勿亟。人情莫不愛其所有而惡其所奪。上之取於民也。可不愼哉。作賦役志。

明興。太祖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淸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皆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州縣。州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官故抑阻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觀寺院僧道已給度牒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編造里甲如實編之式。餘畜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塡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如州縣。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二人。督監生淸比遺漏。檢擧蓋愼重至矣。戶三等。曰軍。曰民。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有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爲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籍者。聽異籍。惟軍匠有淸句。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職田。學田。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其倣近世公田。官田準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闢。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日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豈。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俱如期徵輸。而蠲徵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於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丁皆徵銀三等九則。下則以二錢。中四錢。上六錢。九因之至五兩四錢而止。而丁以糧多寡爲陞降。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將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一品免三十二丁。糧十石。其下遞減至二石止。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而舉人歲貢監生生員。及天文生者。皆免丁糧有差。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以其地產爲兆。國初洪武二十六年。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零。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

十七疋。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零。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十九疋。〇中葉弘治十六年。夏稅大小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石零。麥莖二百五十五石零。絲綿并荒絲二百七十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兩零。又增六千五百三十九觔四兩零。稅絲共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又增二千五百四十八觔三兩零。絲綿折絹共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二疋零。稅絲折絹共四千四百二十疋零。本色絲八千四百四十八觔二兩零。農桑零絲折絹共九萬一千一百四疋零。農桑零絲共二百九十二兩零。人丁絲折絹共四萬五百七十六疋零。改科絹二十五疋。綿花折布一十二疋零。苧布共一千三百四十一疋。土苧共六十五觔一十三兩零。紅花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零。蔴布共二千七十七疋零。鈔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五錠一十七貫零。租鈔共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三錠零。稅鈔共六千五百三十四錠二貫零。小絹幣帛絹本色絹疋絹共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六疋零。折色絲共一百九十四觔一十兩零。秋糧米共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五石零。租鈔一萬八千八百六錠七貫零。賃鈔共一百七十五貫零。山租鈔共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零。又增二百四十四貫零。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租絹共五十九疋零。租麤蔴布及租苧布、課程綀布、正綀布共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一十七疋零。作租米穀、及粟子易米、栗株課米、課程苧蔴折米、魚課米、改科絲折米共計六萬五十八石零。地畝綿花絨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九觔零。〇末年萬歷中。夏稅大米麥米四百六十萬五千二百四十二石零。麥莖二百六十六石零。絲綿、及荒絲、稅絲、本色絲、農桑零絲共計三百六十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又增一萬一千四百二觔一十四兩零。絲綿折絹、及零稅絲折絹、人丁絲折絹、農桑絲折絹、小絹、幣帛絹共計二十萬六千一百九十六疋零。農桑絲折米共八百一十石零。蔴布及苧布、綿花折布共計三千四百三十疋。土苧六十五觔一十三兩零。洞蠻蔴布二百五十九條。錢鈔及租鈔、稅鈔共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錠零。秋糧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一百七十石零。魚課米、及粟子易米、栗株課米、苧蔴折米、綿花絨折米、花利米、改科絲折米、租米、共計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石零。地畝綿花絨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觔一十五兩零。綀布及課程綀布、衛人蠶布、蠶蔴布共計一十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一疋零。租穀四千一石零。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租絹五十九疋。租鈔及山租鈔、賃鈔、柴魚椒蠟稅鈔共計二萬三千六百八十四錠零。加增鈔五千九百一十一貫零。而遼東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零。米一十六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零。不在兩直隸十三省之內。兩直隸浙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歲徵馬草共二千五百八十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六包束。而馬豆稱是。此則因田而賦之大較也。始太祖躬親民所疾苦。既在位。施大德加惻怛於天民。大誥天下。曾浙西府州縣官徵收害民之姦甚於虎也。秋糧一石輒折鈔二貫。復巧立名色。有水腳車腳口食錢。有庫子人役辦驗錢。有蒲簍竹簍沿江菱神錢。何多名上盜也。實始峻贓吏之誅。已念賦稅重關國大計。謂既富方穀。諭般實戶糧多丁衆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都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闕勘合。上親臨諭以所爲重民恤賦之意。略以爲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有糧十萬。設里長十

人正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司不過歲差部糧官赴所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升合斗勺而上。赴糧長收受。無所告府州縣。吏輩不得留難便亦甚矣。乃不才有司。奸頑作弊。爲僥苟愚民謗言。猶曰受害。此何以稱焉。往糧長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呼。惟天監在上哉。國家府州縣設社稷壇壝。春祈秋報。凡爲民祈福也。今民有百千萬畝之田。往往交結有司。避稅匿差。不知百千萬畝之田。皆天覆地載。合風雨露霜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派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蘇損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甯糧長居恆會蕭人論令改正若各處田荒不治。奏爲分豁。嗚呼。有司官吏。其有倚二稅爲奸。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窮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綴矣。及期至輸倉。又留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蓋聖懇愼重如此。當是時。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漕便。秋無兌淮之運。而疏土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民諳染故元舊習及姦猾吏。用重誅鋤之。沒其貲用貸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徵咻噢之。糧長部運至。恆得召見面命。亦恆以語合上意。見擢用。故其時糧長各處願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親睦一新。國元氣。漸復而民醇。牧子戶稅。鮮所朘削。上利而下安。其後徙都北平。資漕運。天順中。定輔漕四百萬石。內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中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改兌者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初無腳耗輕齎之名。至宣德間。令民糧兌與軍運。成化間。將徐淮臨德四倉支運亦改兌軍。皆給路費。始有耗米。若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收受。故又有尖米耗尖米。除隨船給運外。餘折銀。謂之輕齎。備運軍盤剝之用。改兌則無尖米。以耗米二升折銀。謂之折易輕齎。費不足則於兌運輕齎內坐貼。其後通惠河成。省腳價。始立減扣法。扣留者爲修河閘費。且減者以寬民力。而兌運米至加耗米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石零。兩尖米至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石零。兩輕齎銀則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兩零。去原額四百萬多半矣。然艦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京營兵。而淮爲重鎮。漕渠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於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諸親王府祿米。各將軍府有得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若府州縣官吏。俸及學官弟子員膳。畢具賦其中。諸所爲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贓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萬下任心。莫可致詰。而般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斂之。於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旋轉爲貿易至起家累巨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浪。事發至貿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陷身滅世也。於是江西巡撫都御史韓雍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親部所下京庫派單。若諸當輸納者。籍十則。如目派剗布之。自千石以至斗升。無不均一。故頑猾易辨。分派易準。而諸里甲派銀金圖陸半斛半之。亦具數條布山□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目。即宿奸巨猾。莫之能欺。上嘗其說。命天下做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

賦皆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太祖惱其久不下。民困於苦暴。而吏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豪於田沒官。而按其家租入私簿爲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通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謂之。十三年。命減其額十之二。而正統初。以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諸官田準民田起科。當是時。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起擢。至閱籍大駭。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算。會請減者八十餘萬有奇。上從之。著爲例。凡役法視册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伍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徭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第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家承符人揀稱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賦追攝公務而止。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値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者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胥。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供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以爲侵漁。故重爲之禁斂。於預防至深而類外科甚寡。擅役夫者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圮。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其里輪收祇應官。因多寡有無又不能概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容勢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糧稽貧富者。以產業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册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避。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相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審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坐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册。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饒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廛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辨誠以說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會。使上愈行之。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徒圮。而吏於士者紿。不能以其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飯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實責之民也。於是計値年里甲戶若干。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以月爲祇應。曰値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値。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徭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罷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索。使之不即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聽解者爲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衙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扉子。府州縣官若吏皆諸日用費。必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皆過於巨

稍金銀扉爲獨急。又次者倉戶斗級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又齊盤倉出米稍羸。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恤與他固役等。而費至十百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蓰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各名水夫馬匹以支應。皆徭編。即荒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率均之於民。而均徭又病。南方又有兌淮南糧長本色米。有解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匹鋪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留難。私索不在是。糧長乃益病。嘉靖初。詔撫按二司官痛革。然弊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國初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絲黃白蠟弓箭絃條之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即有需用。亦祇租以市。爲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鉅費不貲。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靡於淫侈。其後倭夷作亂。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盜起湖廣。江閩菲焉。虜往往入薊山西畿甸。而邊費日博。河決徐兗山東淮徐。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國用益耗。彌終未嘗額外加派。即戶工部不時有所需。而民里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於舊。而徵一法一條鞭十段錦綱銀。諸於在所異名而同實。其徵一法。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督十郡糧儲曰。吾不慮他七郡。獨慮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糧當天下半。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獨伯季耳。季僅五升。而伯倍至十五。奈何。乃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奏請於天子。上可其言。而科則不易乎舊。但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稍莫能容。又令民歲以田出繕錢顧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而天下行之者大半。其綱銀法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稅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論甲。通一處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遍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處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賦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無復追呼之擾。民稱便。北方行之。如金科玉律甚。又均徭法者。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以至相什伯。雖名爲均徭。實不均甚。乃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行之亦稱便。十段錦者。計每歲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爲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二三甲用。不足即

提二甲補之。凡免田十年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本戶。若寄莊及原籍已免。不再免。如金銀庫革定名籍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弗支收。其支收委之吏。而毫末承冥於官。豁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若倉盤吏有身家。不得竊逃。而倉斗級於衙有募充親充。若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充有耗折。令徭戶償。是教之盜。乃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溷爛。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若諸法。皆都御史龐尚鵬、周如斗、劉光濟、參政王宗沐、前後條上者。上輒從之。遂隨地行之不衰。先是弘治中。天下民富物豐而蠹弊稍稍見。戶尚書韓文言。臣會計天下稅糧。存留起運。若絹疋花絨鹽鈔及運司鹽課。衛所所積屯糧。合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宮禁邊防經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恆不足供一歲之出。切爲虞虞也。天下民物之凋弊日甚。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知所圖。伏乞敕府部九卿案上及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以常實。而令上用之不乏。廚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自儉省。而令民困之少蘇。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者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蘇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者何經費。於以省無窮之費。遞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爛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是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揭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裨。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如章。未幾。仍耗弊。戶部何瑭亦上言。國家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皁隸、門禁、廚斗之類。固無所不役病矣。近年來常役外。雜項紛出。如斫柴、撞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閘淺夫之類。因事編僉。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加鹽課、茶課、金銀鐵課、魚課、商稅、船鈔、戶口、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固無所不取重矣。近年來額徵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廚料。太常牲口。南京供用器皿料。時隨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何得而不耗。民生何得而不竭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歲不過三日之意。丁各六日不行者。斂銀若干。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夫一丁計數。編夫供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若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行。不可緩者。令鄰近州縣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所解課鈔收買之。不坐派。其非急需用物。量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上是之。下集議。如所言。會上命翰林開局修大明會典。而儲事寢稽廣上進爲疏言。新舊戶口及地畝稅課諸項。皆明晰。其間有宗祿則云如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而增。蓋多八十倍矣。而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中存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日增而田漸減矣。舉一地而推之。天下可知矣。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而文職亦然。是職員之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耗財者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其後國經費百十倍於前。而吏□皆竄不可較。諸內府內庫光祿所科本色糧。即大變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爲寬恩。隆慶初。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而受之亦不均平。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有恃怙者。奸猾侵欺者所爲也。故蠲恩令雖剴布成胥。欺隱論。欲俾窮鄉下邑知朝廷厚下恤民之意。然豪勢優容有。而小民拘法先期輸納者。不霑毫毛惠也。亦徒爲獎蠹矣。萬曆初。上諭戶部督。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概嚴比。又投富豪縱奸猾偏累小民。致流離失所。朕甚憫之。衛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而益予生員恩。貢免次年租。諸德意深厚。六年。戶部歲出入揭帖上。輔臣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者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借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耗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免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七十五萬九千餘兩。是比舊少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贓罰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入數頓少。兩次奉旨取用。及浚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餘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出多於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脂血已竭。難復苛求。況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費。可罷者罷之。務使入多於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天下幸甚。疏入。上嘆惋。於是增稅商。開礦採。寄予錫。時天下承平。邊腹兵馬耗餉不補。餉常歷欠數年。倉有紅粟。庫多朽貫。及末年。三殿災。大興工作。修定陵費不貲。遼事起。用兵無虛日。而乃議加派。曰殿工銀。陵工銀。遼餉銀。歲百二十萬。其時豐稔。百姓蓋藏久。足以供。至熹宗天啓中。三殿欲速成。而遼左益急。因加新餉。又歲百餘萬。閭閻愁苦矣。及懷宗即位。天下騷動。處處用兵。而糧稅多奏留。國用益不足。其時任大學士楊嗣昌綰大司馬印。兵與餉不支。日增召募兵。於是議上爲抽練。天下增練總。愈益益動。遂增練餉至七百萬。浮於舊額者半。先是每畝已加六釐。乃復加。民困莫聊。而大盜起。其有司復百倍加不啻。年凶荒田穀不登。百姓流徙。逋賦累積。富者亦無餘。國用終不足。上下愁怨而國事大非。先是太祖方定金

陵時，諭太史令基等曰，今軍興，四方民興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必齎糧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在制常賦，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掊克以朘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少有紓乎，基等頓首曰，此仁政之本也，又嘗謂中書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旣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官士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十六年，詔復鳳陽、臨濠，二十八年，諭戶部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北方人民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今後栽種者，與新墾者，不論多寡，俱不起科，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太宗即位，敕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即位初，遵皇考成憲，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有司驗實蠲租，而不勝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概徵收，下情鬱而不達，上情遏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有司，核田荒無人佃種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時湖廣夏稅至後期，戶尚書郁新請按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上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概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惜薪司奏准舊歲例，賦北直隸山東棗八十萬斤，供宮禁香炭用，大學士士奇奏曰，聞惜薪司傳旨賦直隸山東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朕數日宮中事叢脞，此急需者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矣，仁宗嘗諭戶部言，土田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郡縣，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賦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蚤奏賑恤，違者守令處重罪，其諭工部則曰，古土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概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竭金帑轉買，價騰踴百倍，今後於產地出直市，毋概派，蘇吾民，宣德時，上憫民病尤至切，時殺德州奏去年饑，災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糧運茶之類，乞稍寬，上覽奏惻然，以示戶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審不與朕同憂乎，恤民艱當如救焚，不可須臾緩，運糧可酌量使之，至運茶之類，一切暫停止之，因諭戶部言，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旣久，未能輸官，有司催迫甚，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咸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自前年積欠，悉令折鈔收，或收布絹，爾部定議，得中無虧民，遂議上以十分爲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上覽之曰，如此實便百姓，然布絹闊幅者難得，第隨民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易辦，庶幾民受實惠，嗚呼，祖宗立法，誠得君民一體之義，後王不變亂，何至失衆失國也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信夫，

明書卷六十九

志十三

河漕志

史官論曰，水之爲水，古今相去倍蓰，古棄水，今就水，古因水，今遇水，古水氾濫，避其害，今水衝決，丁其害，覬其利，欲用水而尤欲避焉，是以難也，昔治水者始於禹，禹隨山濬川，而於導河獨詳，司馬遷謂河當衍溢害中國也尤甚，信夫，至於九川疏，九澤灑，而元圭已告成矣，當是時，天子都冀方，冀東西南皆距河，轉輸利，故禹貢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荊逾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禹貢總銍秸服粟米，皆取足於王畿五百里內，蓋其時風俗醇樸，用度省約，大夫食采，而兵寓於封井，無爲事漕，厥後分疆之制詳，田間有遂，遂通於溝，十夫之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川通於濟、洛、汝、泗、淮、江，以達於海，故畛廣四尺，涂八尺，道二仞，路四仞，而封樹之，皆水坊也，無所事隄，有瀦以蓄，有坊以止，有溝以蕩，有遂以均，有列以舍，皆水治也，無所事渠，溝深四尺，洫八尺，澮二仞，川四仞，淺容舫航，深受舟楫，以濟不通，尤無所事漕，畿甸封疆，取諸農隙，旱潦疏洩，任諸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北時事，取諸力微，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瀉，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引河爲鴻溝，

通渠於河漢、於吳淞、三江、五湖．於齊疏濟、濼．於蜀鑿離碓．往往利饋舟溉田．然漢、唐、宋皆漕於河．河第見利多．其害也不過壞民田廬．而國之命脈不與焉．故言治河者．猶以爲政事之一端．元都幽燕．仰漕粟東南．始重漕與河．而尚海運．居其半．漂溺所不恤．苟且以終．雖有疏濬．可暫計也．至於明．治水無遺法．用水無遺功．防水無遺力．因元都勢．必因元漕．且北方田瘠牧荒．除輸正糧無餘物．而國家百費歲億萬．不得不藉漕．明人之言曰．漕爲國家命脈所關．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蓋漕固不重賦．資漕者河．而苦漕者亦河．藉河之水以肥漕．慮河之溢以病漕．則又重治河．或障阻．或疏鑿．或分殺．總爲漕計也．障阻則又需隄．疏鑿分殺則需渠．古之無所於事．而明皆上下憂勞．日惴惴焉．則漕與河者．明之大利大害也．豈特前代僅僅政事一端耶．作河漕志．而以水利附焉．

明太祖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所會．引江帶湖．舳艫尾銜．鱗次進．故其時蓄積充溢．蠲租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運．務利便．無重困吾民．設京畿漕運司．以殷哲爲漕運使．十四年．罷．太宗擇天下形勝．都燕爲京師．去江南遼．百司庶府．衞士編氓．一仰漕於東南．永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於衞．由衞入白河．抵通州．運艘水陸爲勞．苦艱．五年．戶部尚書言．北京今用饟餉．道河北稅糧子粒．並河所漕粟．不足供餉．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公幹者．以充衞視布政使．轄衞所諸海運船．並出海官運．時檢理如法．太宗重其事．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濟寧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衞．即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啓閉．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萬石．故終元之世．倚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浚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天子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閘之衞．而老人白英獻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濮上、東平之間．地高埒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澀膠舟．舟不任重載．因其理也．今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瀦廣深．宜可瀦．於是疏衞河遠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於閘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時築閘以啓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於河、淮．設濟江衞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闊．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篙而足．六篙者三尺也．先是濬陽衞卒唐順言．衞源出衞輝太行山下．其流自縣北經衞輝城旁．抵直沽南．距河陸程僅五十里許．誠開衞距河百步置倉廒．受東南方運粟．便．上大然之．及會通既通．灌浦底而南北運通．無事廢貯．是時河歲爲變．都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浚．大發卒濬之．仍命尚書禮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

惟河爲大．故水患亦惟河爲急．今於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增座用薪竹泥草．勢不能完．安臣愚以爲編大木成圈．如豚圈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石．而橫木貫椿表裏釘之．隄便．從之．河以分而安．初．平江伯陳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陂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註潮港之運．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勢．行沛縣昭陽湖．導南旺、高郵．築寶應諸湖．築長隄以蓄巨浸．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隄種樹鑿井．以待喝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於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支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并輸淮、浙．而直隸衞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衞軍於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而山東、河南軍於德州運抵通．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澀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勤經歲年．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用侍郎忱、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給撥淺費．給耗．給蘆蓆費．免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成化中．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耗．視遠近爲差．而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之糧皆就水次兌之．軍爲改兌．如賦役志所詳．數計用漕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而遮洋船五百二十七艘．皆造於清江衞河提舉司及原衞所．設官董督之．總督漕運都御史一人．駐淮安．理刑刑部主事二人．亦駐淮安．督廠工部主事二人．駐清江浦．監倉戶部主事四人．分駐淮、臨、徐、德．管河工部郎中二人．一駐安平鎮．分理濟寧以北．一駐高郵．分理濟寧以南．管洪工部主事二人．一駐徐州洪．一駐呂梁洪．後又設管閘工部主事二人．一駐沛縣．一駐濟寧．管泉工部主事一人．駐寧陽．提舉二人．一駐清江浦．一駐臨清．僉運糧儲鎮守地方總兵官一人．協同漕運參將一人．皆駐淮安．而又時差戶部主事趣監兌分．衞所官軍把總十三人押撥運軍．而又爲之明職掌．嚴科條．懸賞格．限時日．厚優恤．疏淤塞．乃轉輸無底滯．而國儲以饒．蓋倚漕爲命．而漕河路江絕淮．經河越濟．衆四瀆之水爲漕用．其在京師者．蓋謂河出山北代州．滹沱河出真定西山．白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河諸河至直沽入海．而故元時用太史郭守敬言．導昌平白浮村神山諸泉．過雙塔、榆河．合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積水潭．出崇文門．從東折而南．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里一置閘以便漕．曰通惠河．有積水．在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海出啓閉．當以時歸．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玉河．河出河南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蓋運道所從也．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而東．又南爲汶、泗．泗出泗水．沂出山東沂州．洸出寧陽．又汶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乃與沂、泗、洸合而入南旺．南旺湖周迴可百五十里．所中爲二長隄．而竝斗門外畜水．曰水櫃．而兗州、濟寧、泰山七十二泉俱注汶、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間．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濟．乃至於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邗溝．邗溝南臨江．

北抵淮。無泉源。獨藉高郵、邵伯、寶應諸地水爲湖。湖皆有石隄。而本處諸河瀆者。獨齒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亢陽。泉流細縮。行頗艱。又抑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潰漕爲漕患。故疏鑿修築專之水部司。而以河道都御史一人總其事。宣德初。詔尚書黃福與平江伯瑄計漕事。福上言。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下行在戶。兵部議。於是尚書賫本言以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地多曠。宜於河旁二百里內擇荒閒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官給牛種農器以耕。從之。乃選官經屯田。即命福董理焉。已尼不行。天順初。都督徐恭奏漕淤。命都御史崔恭理其事。大役軍夫數萬。而儀眞以北乃通。弘治中。以工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燧言隄之壞勿毀。洸河之塞毋遏。濬泉疏水。則漕利可通。東省民多德之。而漕亦無誤。嘉靖中。漕復梗。刑尚書世寧言。宜役夫開鑿新渠。而言者嘖嘖。議遂寢。若夫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東匯於梁山濼。瀰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爲濟水故道入於海。蓋河與淮合始於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杞。而用都水使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興大役而河全南。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於項城。經潁州、潁上。東抵壽州正陽鎮。而全入於淮。永樂中。徙從故道。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河灣東流入於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於淮。景泰中。又決張秋。治久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治之。有貞行汶、濟。歷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防潰決。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譏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顧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甕。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定。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嶺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乃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栅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益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焉。先是學士宋濂嘗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以一淮疏其怒。萬無是理。今河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若浚入舊黃河。使水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北流。以殺其方。僨之百八爲隊。則力全而錄莫攖。若百分爲十。則勢損十分爲一。則全屈矣。亦一甕五竅之意也。當是時。爲顧河民牧馬廝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專不中制。役以有成。及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徙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

而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食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爲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未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隄。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漕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洶洶謂河不可復。宜復河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隄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瀦爲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入於淮。於是沿張秋南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乃塞。繚以石隄。隱如長虹。輔以渾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無算。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而是時學士邱濬著論言。禮曰。四瀆視諸侯。瀆之言獨也。江、淮、河、濟以瀆名。謂其力能獨入於海。故重之也。宋而上。河專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患。況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而同歸於淮哉。獨運河道濟轉之壞。則河決不可使之北。以捍腹脇心膂大臣。委以便宜。俾於水勢下流近東之地。擇利便抒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其勢。又於支河之旁。宜稅稍之地。依江南法。創圩田。多張水門。引水以灌溉。俟水勢減。然後拆下流而上。或疏或濬。使河身深廣。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而河之波不溢於平陸。下有所納。而河之委不病於東陸。河南、淮右之民。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於鳳陽。皆腴之地。歲爲河游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運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固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權此矣。而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故身。若因闕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即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勢。然南水未作。河流細小。即引溉固無從也。正德中。尚書胡世寧上言。沁水故自紅荊口分一道。流六十里通於衛。近始湮。是河因沁可通衛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浚使分。而嘉靖納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殺其勢。雖事寢。稍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擬之議。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束捍。而東北諸山。延亘如列垣。即爲患猶有所底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勢不可復禁禦。若不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隄。張水門以洩。即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及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脈鍾於雍、冀、并、豫之郊。漢時河決頓邱。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元遂統有天下。亦氣旋使然也。我太宗皇帝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

審視地勢，濬河使入衞，以達於臨淸、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爲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邱，陸運自淇門入於衞，達於京師，今導河注衞，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衞，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淸，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疏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淸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亦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瘠爲富強。夫水流行於地，猶血之流行於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則潤毛髮，澤肌膚，或調理乖方，注下爲痔瘺，直上則髮膚燥槁，則身爲之厄。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於下而痔瘺也。今疏之達衞，猶上運於肢體，沿河州郡，疏爲溝洫，旱澇浚洩，以興民利，猶血澤於皮膚；又自陝西綠邊，修秦漢故迹，鑿爲邊溝，堰爲陂澤，外捍衝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金陝，猶血運於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韜大然其議，具疏上，而侍郎黃綰方赴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疏言臣嘗致堪輿家言，兩山夾流，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乃由焉，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禹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川，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而下，多衝齧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激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濟陽河隄，卬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爲沼，室廬殺士，皆爲洪波，國家喉襟之地，至於此極，不疏導別行，將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間，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疏使北流，自直沽入海，庶水由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迹而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輿薪人言，恐積決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源頭，修築隄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閘，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維下，械湖水低昂，改漕河經焉，可免濟寧高原淺徙之艱，則漕亦何賴於河哉。於議議至深，爲自然之符。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射，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狠兵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豁汶，不敢引河，且於河岸築隄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水之流，遇旱則涸，匯水諸湖，以濟而狹，引河之議，或亦由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寧引沁之爲愈耳。蓋勞費正等，而限於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事皆須後。蓋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百人濬之，四閱月而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多忽復決河南夏邑，閘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間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甚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陵寢，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中，爲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

東，則淮、河交注，宿遷淸河，獨受其下流，爲橫溢無極，歲漕舟往往覆溺，乃卒舉率三石而致一石，於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河，復海運事矣。先是成化中，大學士邱濬讀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說者猶謂而修撰羅洪先乃訪求其道里島嶼，自幽關洋歷楊子、登、萊以至天津諸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畢具爲成書，以爲坦乎可見之行也。隆慶末，開膠萊河議下，山東右布政使王宗沐以爲必不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從可通運，撫都御史梁夢龍大然之，投袂起行海上，歷視，列疏上。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撫鳳陽，於是其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崤、函，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實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則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天津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殫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衞，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專河而專海者，彼以隔夷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於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如海利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檣皆停，譬脊咽喉之嘗，先臣邱濬嘗之，是不可忽也。若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虞，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事勢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於海，是順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宧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闔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璧，又幾於正南，夫河自西北而抵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睹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海極天，則迴避隱地近南，水淺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遞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固以躐遠而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無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海運行，而都御史于湛言：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邱濬嘗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而不知者又嘗同附和之，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督卒之官，能獨免乎？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溺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溺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而漕之策曰，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元人之所以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哉？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刊灘，功止遡河，九畿蕃荒，服惟海，海則海固古聖王之所不用者也，而使以餽運之故，乃驅人與米，果魚龍之腹，而以一歲數千百命與漕艘多寡而徵行之，發人之君相，殆難言難言之矣。又廢垂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爲京師，獨綫漕，夫漕爲國家命，而經緒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良官也。古之治河者，順其性，今乃不敢令河北流，

其築堤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戎然。計獨在保漕。都御史馬卿有言，般京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遠畫，姑爲紓目前計乎。蓋其慮也。嘉靖末，河遷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漕。於是都御史朱衡以工尚書兼治河。衡念以爲國運通與河相值，宜獨因河勢而利導之。今河直秦溝，宜因秦溝開新河以漕，而廷議以爲河湍悍，以秦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即溢而東，又抵梗而反於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輕也。幸故道淤未久，宜可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悍難暴洩，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即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兩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衆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東陸，而河流得益馳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即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隄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遊蕩休焉，獨何言爲整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即有河形，如郭賈樓至龍溝，淤未久，稱易濬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割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西隄以因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隄亦成。萬歷初，黃河復決崔鎮，決龍窩、周營，分決白洋河，越歸仁集，餓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嬰梯湖，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蓋災甚矣。議者徇徇，謂諸決口當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因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潮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構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不疏哉。復岐分之，即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由平江伯瑄故蹟，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底河內衛閘而蝕漕也。嚴五壩啓閉，獨以待漕艘解船如法，故它官民船並盤壩，禁下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亙六百餘里，皆吞埴土膠泥，築南北兩隄，蜿蜒相望，如常山來峙，以束水。諸縷隄迫河者，舉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隄短豎，防護未周者，延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待暴，增纖以禦塞。即有異常泛濫之水，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隄，蓄瀦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深通。蓋自宋禮、陳瑄開運河後，漕渠遂爲國家經，荒度代有，皆補其罅漏，濬道業，因故策，使適無蝕漕而止。勢固不能廢漕渠，發長堤，爲國家遠慮者，亦其理也。至南河，則萬歷初督河左侍郎萬恭請築徐、呂起至宿遷張林鋪，又徐州北至茶城，分長四百里，三月而成。而與督漕都御史王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尺，高者丈餘，此運舟之所畏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河先蓄清以待，畢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早運輸，以漕御史驗覈，限四月前舟盡過徐洪，臣等得按程嚴最之。其三月過洪者，以上勞敍；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

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溢值，而河壯時無礙漕，河漕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京師，京師米直平，不翔踊。未幾，復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及寶應之黃浦，郎中張譽督塞之，隄下掘得龍骨長丈，建脫龍亭。而是年都御史李世達濬汜光等越河三十六里，以避湖險，賜名宏濟。十四年，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而韓與衛淤。特遣給事中常居敬築范口石隄，而河復故。尋決劉營隄，河南徙，居敬將塞，加築遙隄長二千七百餘丈，而荊隆口又決，復築隄二千九十丈。先是山東汶、泗清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黃，自嘉靖末以來，每爲逆流倒灌，稽運艘，乃建古洪內華閘避黃淤。然黃水發則與閘平，淤塞甚遠。自閘建而運稍通，而閘河後豫行挑濬以濟。於是都御史潘季馴復築泗城邵伯湖諸隄，長至九千餘丈，而諸衝決稍堅矣。其後河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祖陵，泗城淹沒。又決高郵中隄諸十餘處。於是總河都御史楊一魁與給事中張企程會上言，分黃導淮，乃開桃源黃壩新河，分洩河水入海，以抑河之強；導淮闢清口沙，建武家墩涇河閘，及高良澗、子嬰溝諸減水閘，以洩淮水，一由徑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下子嬰溝，悉通廣洋入海。復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於是浚高郵之茆塘，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而各州縣乃可得而粒食矣。厥後河復大決單縣之黃堌口，溢永城、夏邑，經宿州，出宿遷，入大河，乃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竭。於是濬李家口以挽黃流，河成尋淤。復開李吉口，疏徐、邳運河，而漕艘終滯。黃堌口者，乃賈魯舊開處也。先是河決事聞，朝廷罷總河大司空舒應龍官，而以楊一魁代之。一魁以河離南而一半猶自舊河下徐州，足濟運，棄不治。其後劉東星守故議，而河溢南，李吉口淤甚，北流絕。東星第開一小河引水下徐濟運，而旋亦淤。若是者三年，而彭城、呂梁之間，古所謂懸水三千仞者，可褰裳而涉矣。於是江、淮間建六閘河中，節宣濟、汶之水以通漕，而運往往後期。其後濬寶帶河而漕復大通，挑邵伯越而湖險可避。尋決而塞，塞而復決者屢屢。萬歷三十二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爲黃浸縴道，漕事可虞，於是大挑泇河，起自夏鎮，訖直口，拓二百六十餘里，以避黃河之險；改李家港以遠河淤；開王市諸處以離湖險；中鑿郗山，以展河渠；建良城諸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而泇之運大行。未幾，工侍郎曹時聘大挑朱旺，發河南、山東、直隸丁夫數十萬人，開六萬丈，而河復回故道，計費八十萬。當是時，皆其地州縣官分地而治，急於竣事，多私派，夫民怨苦。河垂成，而徐之上尚八九里未及濬，而蘇莊之隄土單薄，河水忽自地中穿入新渠，震撼東下，不待放水也。流至未開處，稍梗塞，水遂汎濫，雖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歸大河，而議者終惜其未盡善。其後決狼矢，出白洋而溢，都御史劉士忠開引水而復故。尋復決狼矢，入泇河，出直口會黃，而侍郎王佐督壓塞之，而仍復故。天啓中，決蟻蝮，由永姬湖出白洋，仍與黃會，故道遂湮涸矣。方事築浚，而淫雨浹旬，黃、淮暴漲，而山陽之裏河則決王公祠諸處，外河則決安樂鄉諸處，清河則決龍王廟諸處，匯成巨浸，而知府宋統殷、知縣練國事等力塞之。嗣是河決大龍口，而徐、邳、靈、睢黃河併淤，呂梁城南隅陷，上下百五十里成平陸。明年，郎中金元嘉大挑故道，而重運無梗。或築露筋石隄，或築高郵中隄，或建李家港之尾閘，或挑會濟祠之正河，而運至不阻。然其時邊事大壞，其治河之費，悉移於邊，而遂沿

河事於不講。此南河之淤。修南河之力。百倍於北焉。大約漕河之道。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神山泉諸水。貫都城。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其分而南流。至濟寧會泗、沂、洸者。汶水也。自濟寧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閘。與汶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歲三月開彭壩入泇。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泇至九月。至彭壩。由呂公堂濟河窑。由浮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泗、洸、沂並山東諸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眞、瓜洲者。淮、湖諸水。此漕之大端也。而中國泉源以千數。獨河爲宗。前代窮河源。治河。河分疏開鑿不具論。大約入中國。脈蘭州湖方。轉河東南抵蒲、潼。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千百數。勢益雄大。其末遂而注必怒。固其所也。夫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華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洞瀦。故江永漢廣。兼匯澤湖湘之瀦潴。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也。惟河在中國爲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湍悍迅猛。旁激直射。潰決於平土。而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磯爲之防。無洞庭、彭蠡大湖爲之匯。又無古溝洫澮川。封植坊庸爲之奠方。二三千里古號名文物之地。數嘗其患而莫之勝救也。亦豈足深怪哉。顧宋都汴。藉河以衛京。明都燕。藉河以利漕。若令河北流與衛會入於海。勢易易。念以爲漕渠中斷。歲運不繼。將爲國計憂。必陡使南而後安。漕安而河勢愈激。被災愈廣。費用愈多。而河之費且與國運俱。此河之大較也。北方之水。惟滹沱勝。源出太行之西北。經靈壽、眞定、晉州、深州、武強等處東入海。嘉靖中。深州城西河身淤。衝岸二十餘里。河東北溢沒獻縣田不可勝計。民奏訴。旨下勘覈。委官苟避顧而即覈。而河所淤爲膏壤爲大、抑機阻之民以禁訴。御史王廷相疏請敕工部都察院會撫按官。先豁除民租。拯流移。次計工挑濬。復古河。洩泛濫。沿故隄隨宜脩築。爲固防。當是時議者苦河爲敗。因欲興農工。分疏灌田。以殺水勢。而且藉耕膏水利焉。而貴溪徐貞明言。當今經國訂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然西北須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可行。盡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可行。盡先之徵井以示可行之端。夫獨先京東者何者。蓋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因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今自西歷東。如密雲之燕樂莊。平谷之水峪寺、龍家務、三河之唐會莊、順慶屯。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西則有白馬泉。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循運河而下。及沙河。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下素河百餘里。兩岸皆可成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五泉湧合。流入桃林河。又

三里橋泉出濼河。經霸、姑澇。皆可田。盧龍之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溢四出。至張莊、謀寧之西莊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之靑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屯牧之地。屬於官。官闕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經畫至於瀕海可田。自水道沽闕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皆棘鹵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豪。若田之。則利十倍於葦。昔虞集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非其先當致力者乎。然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操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既溉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給。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翊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古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人。人興其利。則水之爲利也甚專。是論雖鑿鑿。而其實北方之水。夏無雨則涸。土雖厚不能瀦。旋蓄旋涸。不能久。稻秔乘故多棄水。而東南之言水利者不一人。水多而土泥淺。故可疏可蓄可田。其大者莫如吳淞。先是浙西頻歲水。命尙書原吉往按視。訪利害。經度。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居下流。爲水鍾。常、嘉、湖上田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而貫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往澱山等湖。以入三泖。使比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農稼爲甚。法宜疏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嘗屢疏之。以當潮汐之進。泥沙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通流。然窄多淺。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淤沃。茭蘆叢生。成平陸。不復可得疏。且爲沙泥浮泛動盪。即欲疏無由也。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通大海。而經常熟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諸港浦。引太湖諸水。洩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塞難濬。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蹊海徑。可浚令深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則其勢行。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置石閘。以時啓閉之。歲水涸時。修築圩岸。禦暴流。水患宜可息。報可。下而浙西以寧。方報下時。原吉晝夜行經度。疏濬築捍。身先、勞故功成。後總督官急功。自七年冬訖明年春。責成功。乃無何而塞。則後事善鏡也。天順中。一疏吳淞江。弘治中。一疏白茆。並三江時疏濬。而後注江入湖之道乃通。至崇禎中。蓋天下之財力非遇隆。不暇於河。復天亢旱無時雨。北方流大者纔小者竭。運艘不以時至。廟堂憂之。而監生沈方揚抗章言海運便。上是其說。予戶部郎。於是藉勢出橫行海上。識官議單。招水手。徵木料造船。民以騷然。至數年。而東南之粟竟無一粒自海上至京師者。

明書卷七十

志十四

戎馬志一

史官論曰。昔明太祖躬成百戰之勳。太宗威著三犂之烈。貔飛闞虎。氣奮搏霄。殲掃氛雜。克成鴻構。卽累葉中小醜不靖。荼流郊壥。而天討盡張。易於拉朽。不過此兵耳。於是布昭聖武。立法詳嚴。積重勢於皇都。宣弧威於塞徼。大約京師宿兵三十萬。畿輔三十萬。邊腹不下百五十餘萬。操練有法。優恤有條。逃亡有律。功賞有格。餉以京運。重以內帑。飽以芻糧。有衣布胖襖花絨以體其燿燎。可謂恩隆而威立矣。及其季也。調繁而將數易。兵將至不相關識。而借帥朘肌肉。天子不知。乃猶下嚴詔。禁文重臣笞辱武弁。夫武弁若劣懦也。鞭箠繫之。尙恐驅馳縻羈不謹。必至僨轅矣。此魚麗之所以輕譁。而牙璋之所以弗肅也。以至旄星野彗。敗於開腥。潢海鱗波。隕於陬障。廟堂空殷推轂之盛心。而閫外虛多殺良之露布。以致崩頹莫振。藩捍無功。然猶發帑金。廣封爵。而大事已去。嗚呼。君不負將士。將士負朝廷耳。夫當海水羣飛之際。尙爾夷難共來。恢師空幕。乃浸淫遂至於不可用。使一人之恩勤。百年之豢養。一旦付之流水。及焰逼畿輿。猶深宮闕。竹無攖壁效死。督血殺賊之人。悲哉。古法梟斬之令。疑於過嚴。以今昭之。蓋有見矣。因述軍制

兵數。及歷朝誥戒爲篇。而以馬者兵之所急焉。因附馬政。作戎馬志。

明軍衞之制。初於京師設都督府五。衞七十二。於畿甸設衞五十七。於四方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衞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衞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總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事。大都五千六百人爲衞。千一百二十人爲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衞所。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太祖未登極時。立營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曰。古寓兵於農。居閒則耕。有發則戰。暇則講武。今天下兵爭。所定郡縣。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平時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庶幾寓兵於農之意。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戶以籍爲定之例。蓋軍民遂分。而於時取兵非一途。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故元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隷爲兵。而制衞所兵所在有閒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爲率。七爲守。三爲屯。有警輒集。視古屯營法爲近。法每軍受田三十六畝。歲收籽粒十有八石。入月糧。歲十有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北番上宿衞給徭役。其口糧於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漕。納糧籽粒。登於戶部。已設風憲官提督之。當是時。屯重兵京師。而上加意於留屯。嘗謂侍臣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於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衞於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丁寧司屯官。已上諭武臣。言爲將者。當知卒伍之艱難。爲優恤支分。有疾病。醫視其醫藥。關支冬夏布疋。毋剋徒。諸不知來歷人毋留伍。士耕種。卽所習五兵練習之。無廢事。嘗屯種時。令及時耘耔。無惰農。比將冬。令士伍塗壁鋪煖炕蓄薪炭。以禦冬。命取古往武士義烈可鑒觀者。作武士訓戒錄頒之。已以軍衞官貪財賄。科斂苦軍。不顧念也。作大誥武臣錄。具實言軍伍勞苦萬狀。朕身親更之。汝將領身家衣食所自出。令將心比度。發仁慈隱恤軍。其深念如此。永樂中。上敕武臣官國家盛衰存亡。繫武備之張弛。彼在古而來。留等世襲爵。與國家同休戚。宜嚴飭武備。爲國爪牙。而比來紀律廢弛。士逃伍不問。甚且賣放回軍。有程限而縱之。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緩急。當何應調。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矣。如仍前失。罪無赦。已。謂侍臣曰。朕在藩。因出繳過田家。見所食粗糲。心惻然傷之。軍士屯種甚苦。管屯官不務勸率。不時加勞問。將士孰勸。非所以恩士卒也。其敕諭將士勸農田。寧夏總兵何福請更定屯田賞罰令。爲經久計。降敕獎之。御史張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府衞地迫沙漠。軍衞實則虜不敢犯。虛則虜易陵軼。比軍人犯徒流罪。悉徙戍興州。興州稍遠。然於胡患頗疎。恐邊衞軍士多放犯求遂徙。將伍日減。不足以捍邊。乞勑邊衞所軍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毋徙衞。從之。時有言兵衞伍缺。而建文中江西所埰集民兵可調也。大學士榮曰。不可。昔上令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動衆非仁。

料兵非勇。事得疑。洪熙初。詔各都司衛所屯田官各屯務。依原定屯務以田。按察司歲終比校屯軍有艱難辦子粒不敷者。除自用殺外。餘糧聽放免之。上諭戶部尙書原吉曰。古寓兵於農。無轉輸之苦。故久安。先帝立屯種法甚善。而所司數以征徭擾之。使失時荒農。致儲蓄不充。未免於轉輸。此國之大患也。其令天下衛所。凡屯軍自今毋擅差妨其農時。違者比軍之興論。邊將上屯田子粒數多者。賞之。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操。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遠勞苦。上聞之。謂兵尙書慶曰。王道在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兩便乎。非徒省費。抑且安民。其速行。毋以道路廢軍。宣德中。敕天下軍離鄉井。在伍給裝難。其免原籍戶一丁繇。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敕巡按御史按察司言軍政。國家重務。祖宗於撫恤軍士甚備。飭武備之法甚具。近都司衛所官貪賄差放。有徵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供應上官爲名。勒除月糧。或指差操剋減布花。致軍士坐窘於衣食。逃亡比比。其遞年句軍。往往違限。風憲官督察。莫有擧解。此軍伍之所以空也。爾等巡歷。務嚴詢察。有貪虐害軍及句軍違限。官具執奏。如仍前縱慝長姦。事發皆罪之。已。罷邊衛士歲辦柴炭之令。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賄放軍脫伍、不差操之誅。正統初。大學士士奇言。御史淸軍。有以北直隸、陝西、山東、西、河南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西、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艱費鉅。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死於溝壑而莫知之者。良可痛也。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之人隣當之。大不便。伏睹永樂中。令北京人有於各處充軍者毋句補。於河間立一衛衛京師。原衛則豁發充伍。宣德中。敕雲、貴、川、廣句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諸緣邊海地方。聽留著伍。後歷申令。則知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者。太祖高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其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操。太宗、宣宗皇帝之仁。所以恤民隱也。陛下仰體祖宗之仁申明前令。而都官執稱舊伍難以改撥。念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恤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也。豈體國養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撥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備擧。便。正統己巳秋。□患蘇。募四方丁壯隸勇敢善衛京師。久多逋逃。主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練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飢寒切身。則逃故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尙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當邊務尙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其後屯政壞而弊端萌起。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嘗上言。往口外田極廣。先年在京功臣官將於附近城堡膏腴占作莊地。諸空閒地。鎭守以下官又占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在古有已行之效。在今爲守邊之要。舍屯種而欲充實邊儲。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不能濟也。乞申屯法。禁侵占。省餽兵之費。於是命兵部移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而淸田之徒沒者。薊鎭都督盧宗言。今薊州關堡軍舊額二萬九千餘人。今亡匿踰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發囚徒以充。雲南、兩廣巡軍潛往境內者。乞招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防守法疏。欲選所屬軍衛舍餘者民壯編什伍。以時練蒐。過冬協守。春深放免。下部議。部覆言。謫戍囚徒。行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例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勸於逃。而巡撫都御史閻本立皆奏。四方軍民願投軍自效者聽。宜擧行。其令餘民壯。候邊急酌調用。詔允行。戶尙書言。景泰末。宣府都御史李秉皆上言。邊地多曠不耕。守城軍餘類儉嗇無所用。請發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耕種。而官收餘糧。給貧軍買馬騎操。便。詔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天順初。有言是勞軍非便者。下都督楊能等會議。能等言。且耕且守。經國遠圖。大同自罷兵以來人畜凋盡。幸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老死。又以給糧續買。令耕種。官不煩督責。士不致賠償。此官給牛之明效也。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飭邊臣恪守。俾永永不廢。庶濟邊。詔申敕如章。御史姿昂言。宣德中。詔天下官民犯罪充軍者。止終身。勿句丁補。今行句。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逃軍。詔申禁之。弘治中。兵尙書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以上。京軍苦出錢供用一。營軍苦工役二。江南軍苦漕難三。江北軍困京操遠四。陝軍民部運而瀦食者衆五。邊關力買馬而私役者多六。各太監出鎭者縱放七。各守備內臣占軍役數多八。禁衛並直公行。干勢要隱實九。句軍多累十也。上嘉納之。嘉靖初。上悼軍政壞。至正德末而極。歷詔餘下。令兩京各衛所有無藉冒籍投充軍。并新選設旗軍校尉勇士等目。并內府各監局招收軍匠。不下八九萬人。歲支糧百萬餘石。甚冗耗。聽各回原籍隨住。敢有抱奏影射存留爲冒濫者。論極邊衛充軍。若衛所屯田。原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充歲餉。近法久人玩。姦豪官舍軍餘等霸占多有。各該巡撫督察督屯官查原屯若干。分屯軍若干。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官舍軍餘佃種。如軍存無田力作者。查令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戶爲限。人一分。戶二分。餘退還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舍。修種有成。願貨者。聽平價售貨。管屯具查覈。上其要於部以聽會。若內外軍逃亡。丁盡戶絕。有經原籍官司回報五六十次若二三十次者。該部類奏。勞淸句。此特資吏胥里老句攝時弊端而已。以無絕莫繼之軍。擾平居無故之民。於軍無益。於民有害。甚痛憫。自今兵部查原籍行句經回答戶絕十次以上。勿准開擾民。若各邊軍視腹裏勞苦甚。鎭守總兵官類不肯撫恤。甚則令納月錢。取其財。役給作。苦其力。而內外衛軍月糧。該管官旗名公用扣除剋之。其沿邊收糧官攢具爲勢要親屬所包攬。上納時雜土沙粃穀食之。甚痛憫。所司風憲官訪究嚴治。諸衛弊源知悉。而兵尙書世寧疏陳軍實言。今天下衛所額軍逃絕者多。遠年丁盡若埋沒者。歲歲淸查茫無根影。其近日新故者逃亡者年年句解。隨復逃回在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不聞。武藝不習。而執爨爲虛數。或掛名行伍。身不在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今養兵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聞發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至役占之弊。尤不忍言。如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勞苦不計焉。其邊儲又不止是。各軍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操勢要。止納月錢二三錢而止。此爲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爲勢要二三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操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賁絕而不免淸句。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宄。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卽蒙赦宥。況東南脆薄之人。充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

衛。皆速其逃。而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衛籍新軍若干。故絕若干。其丁盡戶絕累經清報者。免清句以除。民擾。其不肯著役者。其緩急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充補。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代充。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謫邊衛者。貲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後念。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軍裝。庶在衛皆土著。畏法。而逃亡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併省。而嚴勢要役占之誅。幸甚。上善其言。然軍故有定律。尤重清句。始先是洪武中。明平衛卒馬名廣上書陳時務。言。請收著衛兵徙都下。重京師。而外衛兵老死家無丁者。除其籍無句補。上頗以爲然。擢太和丞。洪熙初。詔各處句補軍有丁盡戶絕者。取原籍有司執結遷衛所。衛所上所部開豁。毋展句禍無辜。亦不許將有丁之家放免空軍伍。違者罪之。宣德中。軍頗弊。已漸乾沒軍黠者率用賂規脫。而詭傳平民於籍逮之。被枉者衆。於是天子下璽書。分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清理。而御史多說宜得軍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曰。璽書獨清軍民。實非軍。奈何逮置。害吾民乎。御史怒侵辱之。憤懣死。然常之人賴免枉。有力助御史。冒得軍而枉民。嗟怨甚。上聞之。召兵部。諭之曰。近民有訴妄解充伍者。此有司之過。爾朝廷所重在軍也。不知民國家根本。朝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敕有司審實。毋枉民縱姦。於是詔軍戶有重役三處五處者。果人丁消耗。併一處句補。餘悉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名同姓。人爲妄報被句擾者。有司務從實體勘豁除之。毋殃民。正統初。詔申敕御史。言衛所句補軍者。全家死亡。無幼丁可紀錄者。即與開豁。類兵部除銷。免句擾。其換補逃軍中替。老疾死及溺水事故死者。聽開報除豁。其家本軍籍同名姓。以被里老挾讎妄報。有司朦朧冒解者。御史勘除之。已解赴衛稱冤者。兵部除豁之。毋冤抑平民。初制。中外衛所缺伍。得經句已。更制。各衛所歲查節年逃伍乏丁。當句軍分別司府州縣。攢冊二上部。部存其一以待考。一發本所照籍句。各司府州縣將所發冊。亦攢造已句解名數。若實有事故難解。發當除豁者。具爲冊送部以待質。而司府州縣清軍設專官。後患伍空。遣御史重風憲。予專聚之權。患數代後。必三年代。令專久。得竟軍本末。使當弊無并滋。其正軍戶下本有丁捏無。本非癃老篤疾捏老疾。軍謫邊遠。保結鄰里。發附近充軍。逃竄藏與同罪。而御史受代。遐以清句名數多寡爲殿最。故清軍使者貿即法嚴令具而止。否者以束溼縛下。以鉗網讎民。以苛峻爲風力。安藏而保貲。而各清軍官恐句補不及數爲己罪。望風鍛訊。如在重辟。必責之妄指。捏報而後已。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軍。例不該句。人數作冊外清出有戶絕後。責里甲認頂及妄指無干發解者。於民禍太烈矣。方始清句時。衛所攢冊有厚費。而句到軍纔百之一。戶絕軍有句數十次。徒多費無爲也。而法必歲句。則任意謄寫苟塞責。而姦弊橫出。有見伍作缺者。有有丁作無者。有故逃待句。句至自首者。有移名換籍者。解到作無蹤收伍者。計獨爲利竊。而攢造次數愈多。即差訛蠹益甚。其州縣官清句。又獨按衛所名籍。不分遠近年逃亡。不分有籍與否。緊里遞而呼集。猾胥姦吏。不分有句單與否。緊里遞而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戶已絕未絕。緊里遞而嚴併。官愈貪剝。民被禍愈酷深。夫逃絕久者。遠年丁盡。既無可詰。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隨復逃亡。軍政條例所載諸當豁免者。曾莫一省顧也。正軍以賂而得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輒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句之弊也。國初軍發集者與遠近。而謫戍者必邊衛固矣。後以徙民實空曠之地。若商官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返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拘繫。心懸桑梓。長號即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其戶弱丁單。則必沿門乞哀。搏類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役。或協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已路斃。幸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竄而斃。則老而獨。亦焉攸用哉。此充伍之苦也。獨其壯黠者。則藉口死命。詐索親鄰。坐享行裝。坐食解伴。應解軍丁。例經題準。既許於本戶照丁糧多寡。道里遠近爲貲遣矣。即戶貧丁少者。亦勒抑里甲僉令抑解。爲之造冊。爲具齎貲。爲假買妻小。其說以爲過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亡也。而亡命曾不爲衰止。其戶絕捏報名清出者。里遞豪猾。既以賂免。其愚儒畏法者。則買行丐人以充。他僞軍妻給貲齎。不在是。夫是抑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貲。聽出錢更也。又非身犯罪謫應流徙也。必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嶮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於千里之外。則下產半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比抵衛所。衛所官滋留難。羅與軍爲市。問管解者家殷貧與否。爲賂厚薄。必得當而後造。少違期限。有司又得以其法繩之。法。管解軍一年以上無批迴者充軍。以此解者貿名并日空裝發。倚得報而返。而所解者。或營稱齋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賂。利彼月糧。抑解歸未及門。所解已旋踵而至。而逃遁不在是。其所買爲軍妻者。恩親不屬。親如睡核。及軍既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餓以死也。此管解之苦也。他諸爲讎家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殫丁竭產。冀之賄賂。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由抽匿洗改。歲久事湮。詭秘之迹。寖微寖滅。簿查緣絕。無從詰究。有司終莫能覺發。蓋清句之弊極此矣。嘉靖中。兵尚書憲請停衛所每年造冊之令。制軍單。令逃故軍士用堅紙。署名籍印鈐爲單。隸部者送部。隸都司者類送部轉句。造底冊送部存照。其後每年將新逃故軍士填單造冊。上部類填勘合催句。而造總冊。以衛統所。所各一冊。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造。開軍祖姓名貫址。下具充調接補頂替來歷。若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將原額軍役填滿外。上之部。一存衛。一送各司府州縣。後每年止將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軍數。開造送部。部及清軍官各行照填。註原冊內。使查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歲將逃故軍士造冊登答。及不許將未奉單句者妄句。止照部發軍單清審之。內有丁者解送著伍。例赦免及無句者。即與豁。豁造小冊送部銷照。府州縣將有句到軍丁。到日爲始。三年以上不解一名者。清軍有司參問。丁盡戶絕。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審實類繳都司。司各立冊住句。其孤幼不堪解者。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案候出幼解補。其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三年不獲。編記。又三年不獲。比挨無例行銷。各清軍官但以完銷明白軍單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不主於得軍。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不貲之費。頗省。又總冊一立。百年不改。句軍之發無爲煩。複而衛所詭寫妄句之弊盡絕。武庫得按籍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糺。軍衛該句者有丁在所必句。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虛文應故。不可得。欲刻薄取功。亦不可得矣。久之。天子下停差清軍御史之令。竟管解逃軍若軍赴衛違限之科。恩大深厚。而清軍官日玩惕。自處於閒官逸吏。以致文卷廢滅。冊籍差訛。雖句軍重務。任

吏書勝造。於是議者上言。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歲及期。守巡巡行。將勸合句軍清審填註。有丁解者當年斂。逃移跟捉者三年斂。換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斂。而都通以五年查催完銷。查法精令具。而無補於伍盡。厥後衛所官第徵屯租。而操練全廢。軍歸農不習兵。崇禎中。以召募厮養殺主將爲掠者比比。議於軍伍選補爲營。以備征剿。令下。世職豢懦無措。延委故不選撥。卒無效用。而兵政墮。檢軍之事終不行。

京營之制。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翼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槍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平居番上宿衛。衛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宵夜警蹕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伍領替之律。國大師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又外爲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其內。設敎場於京師。其錦衣衛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衛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錦衣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爲專官。大都京師約宿軍備卒。上下三十萬。以立居重馭輕之勢。已天下承平。武備弛。中官王振專軍。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令營兵受衆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曰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幾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之脂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錢以惠姦宄也。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禦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以制軍。而御史魏糊官。遛□長驅。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心。今京軍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役使。其總操練者。大約其老弱不勝甲胄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以欲折衝禦侮也實難。伏望責總戎等官。將營軍盡蒐訓練。而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弊總參究。仍乞節財省費。一之於功賞以振軍。當是少保兵尚書謙爲天子倚重。實柄兵。議以爲京師軍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營者。雖各有總兵尊御之。然不相統一。有警調。猶揀選湊撥以充。兵將不相知。以效功實難。今於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團操。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隊五十人。有管隊。二隊百人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人。立都指揮御焉。隸於都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聽其材器謀勇以充。使互相統轄。迭團操時。臣等時出不意。調一二隊斷鬪。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即各領本隊率以來。驗其認識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強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有警。拔賊勢多少以行。敵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皆原管領官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熟習。易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之平日混操湊撥。強弱不辨。號令不習者。有萬不侔也。其團營外。仍次第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時助國威。制曰。可。於是分十大營。而團練之法始於此。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設。成化初。復罷。尋復從。弘治中。兵部官。自景泰中設十團營而來。僅驗二

紀。稽其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如故。則總兵等官資放冒支之弊無紀極也。不嚴究。將糧餉徒費。而兵政日弛。令究理如京。於是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練。有征剿。換擲以行。他差役勿遣。其老弱不堪戰陣。曰老家。住營備作使。不服戎而天子慮偏軍。欲於畿輔地各團操。以爲京師援。問本兵。兵尚書大夏對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都司統五衛。本祖宗遺意如此。遂發保定京營軍回衛操。散都指揮往蒞之。乃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受私賄。爲卒言還衛操自便者。上見之。微哂曰。宮門豈外人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此軍。爲是言耳。於是□二□營外。北直隸、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本團操番上。而禁旅益強。時大夏柄兵。愛養士力。諸占役頻減。而修乾清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役工者以不恤大丁。爲言激上怒。下閣臣擬旨詰責。閣學士健對曰。愛惜軍夫。此司馬職也。司屬識固當。日大夏每以老辭位。沐溫旨勉留。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旨下。彼以不職堅附辭。誰復有疑。國事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上欣然開納。省所用軍夫俱如大夏言。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爲姦欺。不可詰。嘉靖初。兵尚書承勛嘗言。宮府一體。請考選驗覈隸本部。如旗毛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虜。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倘外隸卒有急。號難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豈當乘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大學士一清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陋就弊。垂四十年。而戎政則日耗矣。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飢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襲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以羸餒之身。爲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已通各營揀選而具。再欲撥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充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所從出也。及選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趨裝爲解。將至隘口。而士卒尚留京師。都人至相傳以爲笑。是養兵不堪用。而芻糧爲徒費也。正德中。山東畿輔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幸其時三邊無警。故徵以集事。假令猝有夷狄邊境之禍。軍不得動擊。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臣謂邊人輕中原之心。必自此啓矣。夫今不爲。後益難治。伏乞敕提督官申教練之法。薄優恤之恩。禁朘削之害。嚴占役之條。痛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以壯國元氣。而衛民命。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廷相條弊事言。今團營號十有二萬。而京衛民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赴工役木。則數萬人矣。雖云增借終身伍虛。其見操者。又老羸疲弱不能兵者甚衆。夫軍欲其戰勝攻取。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荒棄其心。今困苦以勞其身。奔播以亂其習。而欲張皇威武。以敵國所愾。亦何可得矣。匠也。軍士類多貧下。而吏胥無賄不行。富者畏懼營操。則賂稱疾退。而終歲優閒。貧者無力經營。則拘之闌操。而無時休息。此軍之所以不精也。乞按營軍與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務足十六萬之數。而嚴

圍營軍士毋別差之令。已天子更兵制。令十二營三分之。如舊制爲三大營。而設戎政府。文武大臣爲總理協理官。於是協戎政侍郎王邦瑞上疏言。今國家之所患者惟口所最甚患者。惟士卒不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惟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師。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也。總之以厲兵振威焉。乃者敵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敵。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什不任旗鼓。夫兵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外識藉藉。歲以爲有輪餘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毒軍矣。可痛。陛下若不卽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府虛前智復射一矢於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與在傳公事之令。供掃除之役已耳。令其參列壇壝。固已虧體。而況於作叢耶。臣則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其保駕新後之圖也。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覈其饑饉。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虜。敵雖強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發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歷行間。諸積直之略者。營各置數人。而罷其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軍之徒、出王翦閉壁。而鄭距之卒齊。所以懾外夷。安中國。禁衙恥。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敵驕。志在效忠。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之螫。臣豈不恤。願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隆慶初。上用輔臣言。躬大閱六師。意振宿蠹。而總兵鎮遠侯顧寰以老疾辭任。給事中張鹵言於兵尚書霍冀曰。皇上蒐舉正欲分別將領功罪。明賞罰也。寰而兼營務有功乎。則賞當首寰。任何可辭。卽廢營致。則寰亦首罪。奈何得自解免也。且寰於無事時。優游安坐。擁大將軍之俸十有五年。迨大閱。又奈何得脫然去。使他人任難也。宜留以待事。而條營伍消類。教演虛設。及聯將領。明分數。信賞罰。五事以聞。先是設總督戎政。時以咸寧侯仇鸞爲之。特鑄戎政之印。舊制五軍府開府給印。而不與營操。營操官不給印。戎政之有府與印。自鸞始。三營合正兵十二萬。備兵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人。其十二營所屬俱罷。仇鸞時以大同帥入援。恃寵竊權。動事奏請。令邊軍入防內。已又請增設先鋒將員。又請以京軍與邊卒雜而征戍。曰。是可轉弱爲強也。然總實洋洋益耳。而實無當於用。先是巡視官殷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復佐以兵部司屬四人。時申處佐巡視。心疾之。疏言臣明耳目之司。竊見營政更始。事須詳慮。不當責效於旦夕。決計於一人。上以示鸞。下廷拷訊。因革巡視都官。而自邊卒入後。外鎭多弱。營將統兵在外者。又橫甚。邊人苦焉。初世宗銳意強兵。屢有興罷。旣已定營制。又於內教場團操內使。謂內府營。間三歲。復於南京置振武營。簡諸營銳卒充之。往推揚趙據者。用防海督。從參贊尚書張鏊議也。其後邦瑞再起協理。其言京營自皇上更制以來。七八年間。營伍已多廢缺。今見兵纔十二萬人。而班操者十六萬。今不滿二萬。乞以時選補。明年。振武營兵譁。乃以給事中魏元吉言。盡散各衛差操。而京營軍益驕。脆兵尙嘗稱博議擴萬餘番戍邊塞。以習勞苦。上念鸞前事不聽。穆宗隆慶三年。大學士趙貞吉請定營制。言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爲盛至深遠也。永樂時。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然而名營五軍。實存舊制。至正統後而爲十。成化增而爲十二。正德折而爲東西兩官廳。然舊營中具有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尙存。夫我太祖分府設將。權任均而得將將之法。我太宗分營統兵。分數明而得將兵法。至嘉靖庚戌。大學士嚴嵩議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印。於是祖制盡壞。卽今未能盡復初制。而分營之法。猶可遵行。莫若於見操官軍。分左右中前後五營。營各統以一將。總以文臣。收戎政府印於內府。有事佩印以出。事畢內上。將歸營中。如是則太阿之勢轉。整毅之兵強。其於國計甚便。詔下廷臣議。多謂其非便者。而給事中趙康等言尤悉。於是尙書霍冀乃上言。世宗更定京營。用復祖制。昔於太廟而行。往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不善也。夫營分三大。中又折爲三十。是因末嘗不分。適令虛上所爲分營練操者。臣以爲營制莫若仍舊便。至謂大將不當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實防微杜漸之意。宜如貞吉言。制曰可。於是三大營各設總兵一人。副將二人。而其協理一人。其參佐官互有增革。各均爲十人。而五軍營兵均配二營。營十枝。副二副將分統。乃命侯伯充總兵官。尋改總兵曰提督。月輪祭旗神。而用三文臣同稱提督焉。自設六提督。人持意見。擇便宜。㬰旬月不決。於是給事中溫純上言。今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增將。不易兵而增官。不務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哉。夫此六人。卽盡才且賢。猶握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心。莫若復舊制便。其副將以下分統。乃如今日議。乃罷六提督。設總督勳臣協理文臣。給印如故。後朱光祚爲協理侍郎。奏革老家軍。然兵之家恆爲兵。老家軍旣革。少者充伍。不能發。軍多嗟怨。每光祚過市。爭以瓦礫擲之。天啓中。復老家軍糧。而增內臣爲監視。復增把牌諸小內官。招家丁。而諸營軍多附之。恆以婦仁姑貸罪。營中軍法不行。懷宗卽位。撤內臣。以家丁入伍。革其名。未幾復設。時邊事孔亟。中原不靖。每遣京營兵出防勦。大肆民。地方官莫可誰何。往往無功而還。大學士楊嗣昌爲本兵。行抽練法。抽壯者加其糧賞。而不加者悉解體。抽者益驕橫。時秦賊李自成將犯闕。善用諜。商販諸色人多爲其用。倡言爲自成禁軍。月數十金。京營軍皆倡之。望其來。及至城下。不爲發矢鏃。往往有招賊者。而太監柄兵事。遂出迎。明鼎以遷。嗚呼。京營之壞於內臣也如此。初三大營設官如五軍營。提督內臣一員。武臣一員。掌號頭官三員。其坐營中軍掖哨千把幼官舍人。共官三十三員。三千營提督內臣二員。武臣二員。掌號頭官二員。坐司官五員。操直把總共五十四員。神機營提督內臣二員。武臣二員。掌號官二員。中軍坐營分司把牌把總掖哨千總共官八十四員。舊團營制分十營。每營軍一萬。其官大約同三大營制。而增兵尙書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爲提督。後於團營選精銳者爲聽調人馬。屬之東西兩官廳。十營設掌號官三員。各營改設坐營內臣一員。武臣一員。號頭一員。把總二十員。至嘉靖年。定京營制。其坐營唯掖等內臣俱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設大將一員。總主三營行兵之政令。統軍一萬爲中權。一曰五軍營。設副將二員。各兵七千。參將四員。各兵六千。遊擊四員。各兵三千。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一曰神樞營。卽故三千營。副將二員。各兵六千。佐擊將軍六員。各兵三千。御前大將統一萬。外備兵四萬人。一曰神機營。與神樞營同。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

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共額兵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而末年召募之遊兵數萬不與焉．

明書卷七十一

志十四

戎馬志二

邊兵之制．其沿革謀議方略．悉具邊防志．而茲特詳具防邊鎮戍官兵馬匹之數．而末年之增設召募．不可得而詳云．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各因事異職焉．其總鎮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次曰副總兵．又次曰參將．又次曰遊擊將軍．皆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其後遂途大雜．有以市猾漸陞至總兵者．其鎮守內臣自永樂初出鎮遼東、開元及山西等處．自後各邊以次添設．而鎮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備監槍諸內官．嘉靖初．次第裁革．十八年盡數取回．天啓中復設稱監視．崇禎初撤還．旋復設．卽後再撤而兵事已不可爲矣．悲哉．薊州鎮鎮守一員．協守三員．分守十一員．遊擊將軍及統領南兵統領班軍遊擊將軍坐營守備把總提調共五十九員．額官兵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額官兵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匹．永平額官兵三萬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匹．昌平額官兵一萬九千三十九員

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而調募之兵無常數．昌平、通州、涿鹿營及遵化營俱屬薊鎮．其後昌平、通州並重臣爲重鎮．各設鎮守分守遊擊將軍坐營守備提督共二十餘員．而遵化亦設巡撫．順天都御史爲撫標．設中軍參將以下官．其營兵有加設．涿鹿視二鎮而無文大臣．其兵馬如昌通．末年建拱極城．增官兵三千員名．守盧溝橋．特以御史巡視之○遼東鎮守一員．守協一員．分守五員．遊擊將軍以下官三十三員．其後地日削．官日增．有前鋒總兵．中東西三協總兵．而其下益冗．原額官兵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馬七萬七十一匹．末年兵幾十五萬．兵近十萬．而卒無益於強弱之勢○保定鎮守一員．分守四員．遊擊將軍以下共二十三員．額兵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七員．遊擊將軍以下共三十六員．額官兵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馬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四匹○大同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九員．遊擊將軍以下共四十七員．額官兵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馬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四匹○山西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六員．遊擊將軍以下十七員．額官兵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五員名．馬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匹○延綏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六員．遊擊將軍以下共十八員．額官兵八萬一百九十六員名．馬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匹○寧夏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四員．遊擊將軍以下十員．額官兵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員名．馬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匹○固原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四員．遊擊將軍以下共二十三員．額官軍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馬三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匹○甘肅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五員．遊擊將軍以下共二十員．額官軍八萬八千七百九十八員名．馬二萬九千九百六十九匹○陝西鎮守一員．分守六員．遊擊將軍以下共十四員．額官兵七萬八千五百九十六員名．馬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四川鎮守一員．協守二員．分守一員．遊擊將軍以下共八員．額官兵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員名．馬一千四百八十九匹○雲南鎮守一員．分守三員．守備以下官十三員．額漢土官兵六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員名．無馬○貴州鎮守一員．分守二員．守備中軍八員．額官民兵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員名．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匹○廣西鎮守一員．分守五員．守備坐營中軍共十四員．額官兵一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九員名．馬八百二十五匹．○湖廣合鄖陽撫治衙門共鎮守一員．分守三員．守備中軍以下共十二員．額官兵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員名○廣東鎮守一員．協守一員．分守七員．遊擊將軍以下十二員．額官旗兵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員名．召募官兵三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員名○南直隸除衛軍外．提督一員．鎮守一員．分守二員．遊擊以下共二十一員．額官兵一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續募兵七千一百四十九名○浙江鎮守一員．分守四員．遊擊以下官十員．額官兵一十三萬一百八十八員名．民壯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名○江西分守一員．守備等官十員．額官兵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三員名．南贛所統江西官兵九千一百四十八員名．福建官兵八千一百七十一員名．廣東官兵八百二十九員名．湖廣官兵一千九百二十八員名○福建鎮守一員．分守一員．守備以下十一員．額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員名○山東分守及備倭領班官共九員．額官兵四萬三千六百三十一員名○河南總兵一員．都司守備共七員．額官兵三萬一千一

百七十七員名。各餘附兵營二萬二十名。民兵五千名。

四衛營制。國初有御馬監勇士旗軍。以處迤北逃回人民。供養馬之役。器械衣甲。必異他軍。後多以進馬者投充。而總御馬監官提督。舊名則隸於羽林。而身不隸也。其後稍益滋弊。往往名相冒。每支餘糧。不可辨識。宣德中。乃專設羽林三千戶所統之。凡三千一百餘人。間歲遂改曰武驤騰驤衛。衛各有左右。別營開操。設坐營指揮四員。仍督以內官。號禁兵。成化中。令兵部臣嚴其數。無得濫糧食。卽絕。例不清旬。有戶丁告補者。必審實而後得收役。著爲令。弘治末年。廷臣言。四衛營詭冒者衆。宜遣給事中御史兵部官嚴實。既而御馬監列上以請。本兵稽其數。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軍人三萬一百七十。歲食糧粟五十萬。然無益於用。請如前嚴議。從之。於是冒濫稍清。武宗卽位。中官劉瑾言。四衛者。祖宗設立。以備宿衛扈從。名曰養馬。實爲防姦禦侮。乞留供役。臺臣爭以爲不可。詔下兵部議。於是尙書大夏奏曰。臣觀四衛軍士多四方逋逃。冒充禁兵。耗費國用。先帝特命稽覈。歲省金錢數十餘萬。百年宿弊。一旦廓清。今德音猶昨。變亂先帝之治。謀傷國體。大不恪。不聽。及世宗嗣位。詔四衛勇士。自弘治十八年存額之外。悉裁革。越五載。中官復以爲言。且請加團營例。選四衛餘丁補額。而兵部奏以爲弘治清稽後。勇士存者數多。使人皆在直。供役有餘。而無奈主者多脫籍。當武廟時。京師豪富。率用賄投充。希免征徭。糜費以數百萬計。幸皇上痛革夙弊。曾幾何時。而復自啓之。且抽選壯丁。百年來無此故事。況監軍直役最簡。比之團營。勞逸萬有不倅。設比例抽選。則豪富聞風競起。往來冒濫之弊。將復成於今。無補公家萬一。而徒爲太倉之蠹。不聽。其後二年。兵尙書李承勛言。請考選論嚴隸本部。如旗手等衛。從之。已計臣亦以四衛軍半罷弱。且脫則者衆。徒糜耗。奏言。國家軍政推選由兵部。而四衛獨不由。諸營操練。俱聽科道點閱。而四衛獨否。宜弊資之日滋也。臣以爲今後有補役。宜行兵部審核。而後給餉。其考選點閱之政。一同他衛。從之。十六年。詔前登極詔書。裁革軍人。通與收復。兵部言。是閱歲久。中多詭冒。可止收二千。命收四千。已御馬監內臣言。勇士多逃亡。僅存五千五十。頃聞邊警。請以子姪選充。兵部以勇士故額。皇上原定爲五千三百三十人。八年時。以浮其數。意附以備逃亡也。卽如所云。僅闕三百人耳。茲營原非爲備邊設。安得藉口以行其私。上從都督。仍詔自今選補一如舊制。著爲令。

侍衛上直官軍。太祖初。置錦衣衛掌鹵簿大駕。凡十司。曰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之屬。隸以校尉力士。而復有將軍。將軍選有膂力及體貌雄偉者充之。其尤者曰大漢將軍。已又擇公侯伯都督指揮之嫡次子置勳衛散騎舍人。而府軍及旗手等衛。各有帶刀官。永樂中。復增設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叉刀圍子手之屬。俱以備宿衛。以公侯駙馬伯領舉之。而位次陳列。以至衣甲器仗之詳。各盡其制。凡大朝會。及大祀誓戒冊封遣祭傳制用全直。三千餘人。餘則更番。大朝會者。用半侍衛官二員。鳳翅盔、鎖子甲。懸金牌。佩繡春刀。殿內東西立。勳衛次之。少後錦衣衛正直指揮一員。侍殿內簾右千戶六員。朝服侍殿外之右簽。捲簾百戶二員。傳鳴鞭百戶四員。立殿門外及丹陛上下。中極殿。導駕錦衣將軍執金瓜者十八人。盝頂門執瓜者八人。御座左右。錦衣將軍執金瓜者六十二人。執大刀者二十人。神樞營執金瓜者十八人弓矢佩刀者十人。籠下大漢將軍執瓜斧者四人。立殿門將軍。其錦衣衛十六人執金瓜。其神樞營二十人。懸弓矢繖下錦衣衛六人。扁頭二人。殿角及柱各二人。俱執金瓜。丹陛將軍共六十人。錦衣衛者執金瓜二十人。神樞營者執大刀四十人。上下擬陛將軍三十四人。錦衣衛者執金瓜四人。神樞營者執鷄翎頭刀三十人。上上踏凳將軍三十二人。錦衣衛者執鐵瓜。神樞營者懸弓矢各十六人。東西戟廊將軍十六人。中左中右門如之。錦衣衛者執金瓜。神樞營者佩弓矢。丹墀左右共一千九百七人。錦衣衛懸弓矢者八百五十四人。其執金瓜者百人。執開稍大刀者十四人。神樞營執金瓜及大黑刀者五百五十八人。而執出稍紅刀者三百五十一人。其丹墀四隅。錦衣衛佩刀將軍作四隊。凡二百人。其周圍五軍營官軍執叉刀金槍作四十隊。凡二千人。皇極門將軍執金瓜者二十人。弘政、宣治門執金瓜者十六人。弓矢佩刀者八人。金水橋弓矢佩腰刀者十六人。左右品牌執金瓜者四人。會極、歸極二門弓矢腰刀者八人。東西城路錦衣將軍弓矢腰刀者四人。校尉執鳴鞭及盤扇蓋儀仗者列午門內外。其餘執鐵狼牙列御道共千人。獨出錦衣千百戶官三十六人。擎香爐前行。諸侍衛將軍各扈從。至則護齋宮及諸守衛之役。御經筵。則大漢將軍分東西侍。凡二十人。居常則當直將軍朝夕分候於午門之外。夜則司更共百人。而五軍叉刀官軍悉於皇城直宿。凡掌領侍衛官。輪直日更一員。惟掌錦衣衛將軍及叉刀手者。每日侍。而尤嚴收捕之令。及請脫更離直者。宣德中。有將軍未經部奏請。擅帶刀入直。上曰。將軍侍朕左右。所關最切。昔唐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以勳親乃免。今若輩何人。乃爾。其必罪無赦。正統中。御史言。上直將軍多有夜攜金牌外宿。因而私糾盜賊。詭入朝門。爲害不細。宜令所司嚴爲點閱。從之。後復定侍衛將軍五年一選。已復令府軍前衛侍衛等官亦五年一選如將軍。

皇城守衛軍。太祖在軍中。卽命選富民子弟充宿衛。曰御中軍。已乃設都鎭撫司。隸都督府。總禁旅巡徼。而金吾前後羽林虎賁左右府軍左右前後等十衛。輪番上十衛者。號親軍。凡有請得自行部。不關督府。後復改都鎭撫爲留守衛。增設中前後左右凡五。法亦漸密焉。洪武初命守衛都督官一輪一員。領符牌於內直宿。且嚴諸衛士士卒。三日一更。又定門禁法。凡內臣出入。悉令合符。其有以兵器雜藥至門者。論如律。失察者罪同。每駕出。則以御史察視。六年。更造守衛金牌。凡隨駕應直宿衛官及將軍俱佩之。十三年。因更定五軍都督府。革都督。改命侯伯僉書焉。後又以金吾等衛言。增禁門校卒。已諭兵部曰。自古君天下者。立兵衛。任將帥。申明約束。以嚴守圉。而皇城四門尤重。邇將佐怠於鈐轄。致有離析隊伍。覓代他人。不則操之過嚴。使不得休息。夫人竟日勞苦。暴露於外。至不能有父母妻子。而責令奉公無過。何其核而不情也。豈爲上御下之道。今朕親著爲令。諸有事關不得已者。許上聞放歸。事已復直。其無事而爲欺謾者。法。其當直而離次或屢代者。法。衛諸將其如法奉行之。已復申皇城之禁。每朝參。則當直都督將軍先入。帶刀官及散騎舍人繼入。然後文武群臣以次入。朝退。諸衛士始更直。凡更必以辰。登殿守衛焉。而諸出入內臣銅符。守衛官不加比驗者。悉治以法。永樂中。因尙書方賓言。守衛軍不足。命調羽林、濟川、濟陽、燕山四衛軍相參宿直。已又改造衛士懸牌以銅。洪熙初。諸親軍缺伍。衛士多不得代。經月不歸。上

憫之。命還他衛軍守端直諸門。侯親軍補伍如衛。尚書李慶言。衛制無他軍守衛者。舊直嚴。不可不慮。上笑曰。人主在布德施惠。以結衆心。心不相結。即素所親幸之人。亦將盼爲讎。古人云。舟中敵國。可寒。誠得其心。又何患焉。慶不能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以公侯伯分守皇城。又二年。令御史巡視之。明年。遣給事中往山東選調帶操親軍備宿衛。諭部臣曰。用人須無失所。然後可責之效力。今考諸士。預定其次。令俾至即獲安也。已。新建伯李玉言。衛士多羸弱。請簡精銳以充。上可其請。命於五衛軍選補。凡一千三百餘人。正統初。科臣言。皇祖著令。機事許諸司徑奏。餘悉繇通政鴻臚以聞。制也。前已經揭示。比尋常建白。動入內府。得旨自遂科。似此何以防範姦僞。乞下所司申飭其禁。從之。至弘治元年。兵部郎中陸容疏請重禁兵。謂國家上直用衛士。操備有營軍。即古南北軍遺制。今營兵頗覺偏重。而宿衛之兵。顧若贅疣焉。宜以時蒐補練習。用戒不虞。先是諸衛士下直。則於京營團操。月三日。而錦衣衛將軍自爲一營。如例訓練。至是稍耗廢。故容奏及之。其後又十年。尚書馬文升奏言。臣觀歷代制兵。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護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之心腹。其防姦之意。嚴且密矣。我太祖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其餘五府爲征討之兵。即漢南軍相表裏之遺。及太宗復設親軍十二衛。已又增置勇士營數千餘員。屬御馬監。上直。而以心腹臣領之。成化以來。乃漸廢弛。勇士與諸營無異。此外雖有將軍團子手。不過於早朝侍立。朝退即歸。皇城之內。兵衛無幾。諸監門卒尤疲羸。至不任受甲。宜敕御馬監官。即見軍選汰。而委老成之將。責以練操。更番上直。仍敕守衛官。常嚴部伍。譏察諸出入者。上然之。正德初。復令留守衛日輪指揮五員。督內外夜巡軍。而兵部司屬郎中及主事各一員。同御史錦衣帥稽閱。毋雜他務。後以親征事庶人。嚴宮門。以駙馬都尉若公侯直守。然命下時。距南征數日矣。又明年。科臣言。侍衛之設。所職匪輕。主者率多朘削。輪錢脫更。不勝其弊。乞重爲禁戢。有不如法者。許給事中御史劾治之。仍命叉刀圍子手並紅盔將軍悉聽閱。其後嘉靖中。增給直宿紅盔官軍衣糧。不爲例。後復以請。上憫其侍衛寒苦。詔仍與之。遂著令五年一給。守成法云。

京城巡捕軍。初太祖都金陵。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姦僞。既即位。每夜發巡牌。旗士領之。嚴城闉扃鑰及戢更者。已復改命衛所鎮撫官而掌之中府。永樂中。增五城兵馬司。宣宗初年。京師多盜。召尚書蹇義、原吉語之曰。朕憫愚民無知扞罔。近獲盜再三刺亂。未忍加刑。而小人遂狃以爲故常。輒敢糾合亡徒。肆暴不已。爾等其計議以聞。於是義等奏曰。陛下好生。罪人多從寬貸。夫使良民被剽掠之苦。而姦民反徼幸之恩。非所謂平也。自今請依令甲。有犯者罪死。詔可。已復於都城諸門增候卒五百人。兵馬司給卒百人。相兼夜巡。成化中。命錦衣衛指揮同御史督兵馬司緝捕。末年。所司奏撥團營軍二百人併捕賊。從之。弘治中。兵部條上方略。於是嚴里甲之法。家給由牌。縣之門。具書籍貫丁口名數。有異言異服者。即自糾發。不告姦同罪。命如議行。越五年。設把總都指揮。職巡捕。後因虜警。敕內外城守官嚴譏察。而虞其怠玩曠職者。正德末年。至四千人。而增設參將員名隨放提督。初制。官軍三千六百巡邏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居北厢。西過廣濟橋。東抵通州。地遠不及徧。於是民間多盜。本兵以爲言。乃申飭設法擒捕。盜稍消。亡何。復發。

都御史條上六事。曰。樹柵門。聯什伍。分巡邏。設望樓。習武事。定賞格。從之。嘉靖中。巡捕官軍時有增置。間歲又復掣回營。仍簡壯勇以補故額之老羸者。其後增至五千。屢命巡捕將領督操無怠。而歐以兵部司屬一人。尋改命給事中。已復命司屬曰督捕。後萬曆中。定額官軍凡一萬一十八員名。馬半之。凡傭出及朝請錄囚。皆結隊各隨巷。崇禎中。以兵部左侍郎專理督務。歲舉劾捕營將領以下。汰選捕軍。而以盜之有無賞罰焉。

班軍之制。太宗永樂中。詔諸邊守將及河南、山東、西、陝西、中都及江南、北衛官。簡所部卒赴京都。以俟臨閱。蓋京操始此。而未嘗著例也。仁宗時。因英公輔、兵尚書李慶言。復命直隸及近京軍番上操備。論之令畢農而來。先農務遣歸。庶不妨事。已復諭兵部臣曰。王道在順人情。比更調官軍。率違近而就遠。無益。若使陝西之軍。就彼備禦。而調河南、山西軍京師。不兩便耶。上可其議。行之。宣宗初年。張輔言京操之軍在邊方者。比悉放歸。今京師軍少。請調河南、山東、中都、睢陽諸衛校閱。上遂定其數。令所司部署。以期至京。後又敕河南、山東、西、大寧、陝西及中都將領。凡軍還取衣裝者。務時至。老羸別選代。官給之馬。毋輒扣其衣糧。於是歲春秋番上共十六萬人。九年。成公勇言。河南軍千餘人。期不至。當退。上曰。法有三令五申者。其移文趣之。明年。放回陝西班軍著伍。止後勿來。先是緣邊衛俱遣還。至是并腹裏遣之。正統中。京操軍悉戍邊。乃令御史於江北、直隸、山東地選調精卒。爲京師備。景帝初。邊事方棘。班軍悉留京。不遣。間歲稍歸。乃放還取衣裝。於是武清侯石亨、少保于謙議。三分之。留兩番操備。保定、河間、天津放五十日。河南、山東九十日。淮安、揚州、鳳陽百日。其紫荊、倒馬、白羊關及保定諸城戍卒。屬山東、河南者。亦如之。有輒逃者。官籍其三等戍邊。士益虎羸邊衛不貸。又明年。兵部奏。外衛京操軍。舊以三番疎放。近緣邊務急。分十營訓練。久不得休。請分爲兩番。一以三月放。八月至京。一以八月放。來歲正月至京。凡北直隸、河南、山東、江北強壯之士。俱屬首番。比秋時已畢集。報可。成化八年。河南秋班軍二千餘人不至。下御史趣之。罰操如例。是後承平久。兵弊田錙。外衛卒在京者。無所事。祇供營作諸役。而勢家占役半之。弘治中。兵部臣以爲言。罰治如法。於是合選內外衛兵各八萬人。共團操。其外衛分兩番。番四萬。迭上。末年。遂發保定之卒。還衛救京師。敕都指揮戴儀任其事。嘉靖初。尚書李承勛上兵計。請永樂中調附近卒番上京師。後遂錄爲故事。衛伍半空。而在京者遂備營繕之役。在邊則給將領之私。且行賚居裝。類費實多。而未嘗得實用。若省行糧之費。以募工作。何要役之。何藉軍。則班軍之調遣。所當革也。明年。科道合言河南諸軍多爲主將賣免。宜按籍稽之。而於至日嚴加選閱。壯卒隸團營。次隸五軍營操練。班滿之日。令提督巡視諸臣嚴實。方許放還。從之。後六年。命鳳陽皇陵衛軍專於其地操守。毋輒調。尋以翊國公郭勛言。河南歲災。京操軍不至者衆。請寬之。上曰。京操軍歲以春秋往來。我皇祖立法。慮至深遠。千夫不至者。逮其長奏黜。即歲災必待奏。乃放還。此成例也。比稽期以萬計。若等不嚴舉發。而輒欲寬法。如是耶。今姑從若言。後犯者罪如法。既而兵部條議。班軍失期者。治將領之罪。以多寡爲差。約以十分。二分以上奪其祿。撫按臣即訊。五分以上則逮京訊之。八分以上。謫戍。報可。後三年。軍益愈期不至。命部嚴原議。先是令雖具。未有行者。

至是復申飭之．二十有二年．以團練營兵少．兵部請併諸衛軍爲一班．歲以五月赴京．十一月放還．如此則每歲秋防可得見軍十五六萬人．較召募之費爲省．迺後班軍益耗廢．命豐城侯李熙覈其數．僅得四萬人．熙請改徵銀召募．而以見軍四萬歸營操．於是大學士嵩議曰．祖宗設三大營在京師．而令班軍分番入衛．蓋居重馭輕．有防微深意焉．百五十年來．未敢輕變．今京軍數已不多．宜痛抑弊源．力加振刷．詎可付之無何．乘成額爲烏有．而僅賴此四萬人．非計之得也．且各衛邊兵．近雖有折乾之弊．然每調發令下．人心猶慮罪爲兢兢．今若奉旨徵銀．藉爲口實．上是之．亡何．復令山東、河南、中都軍仍遵舊制．分兩番入衛．則爲一營．春以三月至．八月還．秋以九月至．來歲二月還．凡工作毋許擅役．從平江伯陳圭奏也．給事中李敏勤圭徇偏見．擅事權．兵尙翁萬達心知其非．顧阿私圖所異同．上以問嵩．嵩對以往庚戌虜患．因營兵未練．暫令併班．乃出一時權宜．今圭首復祖制耳．似不爲私．而給事中卻以併班爲是．惟上裁決．上從嵩言．後三年．鳳陽都御史李遂言．淮揚陵寢重地．比以倭故．藉班軍防圍．但人非慣役．無固心．乞定議存留．兵部言．舊制鳳陽八衛軍分番操歇．若春班專留守．則秋班歲操無休時．人情非便．宜令皇陵軍專護陵寢．毋別調．而春秋二班．仍付將佐率領．番上京師．穆宗時．河役起．軍士憚於久役．逃亡多．下兵部議．乃議以爲國初徵軍十六萬．番上京師．實居重馭輕至意．邇營作日繁．然河工急．勢不能無役．可於見役軍中簡銳者著伍營操．而以老弱供作．河成卽止．從之．萬曆中．侍郎王之誥請復班軍備營伍．毋失祖宗故額．於是樞臣以爲然．照故制番兩班入京師．其後承平久．班將多賣放．至者無其半．而軍不營操．皆居京師．爲商販工藝．以肥班將．天啓崇禎間．邊事洶洶．乃移班軍於邊．築塞垣．負石運畚無休期．而糧糗缺．軍多逃亡．有苦寒役累死者．班將往往遂革．屢振刷．多不應．而敕兵左侍郎專理班軍事務．鑄印．軍不足奪藏鐵秩．不恤也．雖故額十六萬．而至者鮮矣．

江防兵制．明初都金陵．於城南新江口設營．用練習水兵．凡八千人．已稍增至萬二千人額．造舟四百艘．而江之北則設陸兵營於浦口．以爲水兵犄角．且默相彈壓焉．其沿江之所至．上則安慶、九江．分置南北．實三楚通道．達廣、湖而池、太以次列屬之金陵．其下迄蘇、松．郡中匯大湖．稍折而入．則常熟、鎮江矣．跨江曰揚州．稍西涉於淮．而徐、兗、汝、泗從取道焉．萑蒲之警時聞．總之防之於江．而江南郡中復濱海．且島夷．累朝之所經畫．以故詳．太宗特敕通侯爲總帥．視江操．其後兼用都御史．成化初．錦衣衛指揮周瑤言．鹽徒出沒不常．茫茫大江．汊港非一．官軍疲於追逐．宜令江軍依地防守．附近哨捕．而於瓜、儀、九江要害處．選老成之將鎮之．庶軍役可免跋涉．而諸屯亦得收坐鎮之功．其後六年．守備侯蔣琬奏言．比奉命操江．舊制官軍半皆散逃．宜令所司如天順間例．調建陽、鎮江諸衛軍．追補原額．而鎮江之兵．素習水戰．尤所當亟調者．從之．十三年．命擇武職大臣一人．專操江之職．毋攝營務．以定襄伯郭登爲之．而弘治十三年．暫警．大臣各陳言．於是尙書秦民悅言．江防兵不習水戰．萬一有警．以疎縱懈惰之軍．當習慣強梁之盜．可爲寒心．宜敕內外守備官勤閱視．而愼坐營官之選．其後兵部復言．新江口兩班軍．宜如京營團操例．首嚴敕．部以次接操．從之．正德中．寇充斥．尙書柴昇疏請大江之險．以長淮爲蔽．遏烏合之寇．給糧徐、

兗、淮、泗間．是故備先淮．淮安故有都御史總兵參將三人．歲率以領運赴京．今宜定之制．歲一人行．留二人居守．嘉靖初．都御史胡瓚條江防事．謂當新江口營屬都御史總理．而事動關守備參贊．勢不無相掣．則委任宜專．舊新江口及九江、瓜、儀原設軍防．聲勢聯絡．今承平玩愒．卽聞盜發．尊若秦越．宜各視所轄相應援．則約束宜明．舊設營軍凡一、萬千六百餘人．比役占者半．耗減多．則軍伍宜實．舊存江船三百四十艘．然歲久．圮不堪用．且制不利風濤．當以時修葺．則舟航宜豫．下其議留都．其後八年．命增設江淮鎮守總兵官一員．給事中夏言以江寇縱橫．可設專官．任捕討之職．樞臣言．南京故有操江武臣．亦復巡緝．防禦江洋．自其職守．若又設總兵．而原官仍存．不無紊制．上令操江武臣如舊．仍設總兵官．提督沿江上下諸郡．乃用崔文．於是文奏練卒造舟．報可．明年．御史余勉學請於瓜州築堡．以防不虞．亡何．盜平．總兵罷不設．仍以其責屬操江．而十九年京口多盜．至僇辱守臣．上心欲復總兵．詔詰樞臣以先歲總兵罷設之故．是時言入爲輔相．於是兵部請復置鎮守江淮．守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諸郡．若嫌歲．先是狼山故有副總兵．諸參遊而下．悉聽節制．至是給事中馮亮言．江南備倭．江北守備．二臣非樞轄．宜加以將領之號．如馮亮言．在江南者建牙金山．起龍潭．並鎮江、姑蘇、太倉、鎮海及嘉興、松江、吳淞、崇明、南匯、青村皆屬焉．職備倭兼捕鹽徒盜賊．其江北守備所屬．則儀眞、六合、歷揚州、通、狼、海門、掘港、高郵．以至鹽城、海州、東海．職捕盜兼備倭．得節制諸衛官．而金山去總督之號．與儀眞守備．聽總兵調度焉．其後楊慶以事免．總兵復廢．二十三年．給事中萬虞愷言．南京軍衛．舊隸兵部．而沿江諸屯．則屬操江．所以專統轄．重江防也．今浦子口遠在江北．乃以屬兵部．都御史節制．僅行於新江營．形勢相依．事權不攝．其何以通脈絡臂指．宜以浦口改屬操江．便．且沿江方數千里．上則安慶．下則鎮江．尤爲要害．近總兵旣罷設．莫若令操江都御史駐鎮江或安慶．上下其議．而卒不行．二十七年．改定儀眞守備信地．以新港至瓜、儀、六合隸江防．而天長及江都、高郵隸陸防．仍聽狼山副總兵節制．後以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職防江．應天、鳳陽二巡撫職防海．有分地矣．後緣倭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稍屬二巡撫者．亦屬操江．故二撫臣得諉其責．而操江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泛然視之．今宜定其地．以圌山三江會口爲界．上下各分屬．萬一留都有警．併力應援．不得妄分彼此．坐失事機．報可．仍敕自今不係操江所轄軍事．操江都御史勿復與．先是胡瓚條上明約束．專委任二事．魏公鵬舉引舊事以爭．謂瓚所言．意使守臣權．非令甲．不可聽．兵部申瓚議上．報令如弘治例行．弘治時．敕參贊王繼軍事．與守備成公輔議．故云．後增上下二江兩巡視御史．一年代．得舉劾沿江有司將領．而操江都御史卽以南京都察院或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理之．不另設署．終明不改易焉．

明書卷七十二

志十四

戎馬志三

海防之兵。明初未嘗設。及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溫、潮。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口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傍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澉浦、溫州。乃始命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登、萊。七年。寇膠州。靖海侯吳禎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衆。十二十三年。續貢。後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覺。絕。始令信公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寇金鄉。明年。敕魏公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絕其貢不與通。勒之祖訓。永樂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乃縶其渠魁以獻。復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及人船踰數。或挾兵刃。以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寇遼東。左都督劉江設奇殲之。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張士誠、方國珍據海上。諸郡人習兵及張、方擒滅。而逋者悉航海附倭。以故倭患特熾。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竈丁爲兵。於是海防益嚴。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慘。下防倭之令。申飭備至。嘉靖中。貢使相

延起爲變。詔論乃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中。與倭相糾結。爲寇愈熾。數十年有大盜十四艘至。穆宗時。寇稍石。以致叛將。閩粵蠭興。合久乃剿定。後乃以海上爲要。遊云沿海郡縣備倭大鎭。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節制軍務。又有專敕臬臣備兵事。有總鎭大將專職調度。又有參遊而下。司哨守各屯劄要。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於柘林、碣石。各設把總。而惠、潮則設參將。南粵又有漳潮副總兵以控之。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於虎頭關設把總。廣海設守備。而廣州則有海防參將。西路遏番賊之突入。而雷州則有遊擊。雷、廉則有副總兵。瓊州白沙寨則有把總。崖州又有參將。粵之海防如此。在福建。設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又於舊鎭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而總節制於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而又特於南路設副總兵彙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焉。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於海壇亦設把總。各以兵分哨海汛。一曰。福州小埕寨。領以把總。又特於中路設參將彙轄。起僕灣。直抵泉郡之祥芝。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又特於北路設參將彙轄。起福寧。抵僕灣。閩之海防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轄溫州沿海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轄台州沿海五百餘里。而節制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及在外前後、錢倉四所與遊仙寨。起石浦。抵南湖頭。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霩衢、大嵩、中中、中左五所。南起湖頭。北抵管界。外及舟山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紹。西自三江。東至龍山。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嶴。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寧衛設把總一。領浙西沿海。起鱉子門。抵金山衛。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浙之防海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鎭兼防江。由浙而東。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於是設參將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嘗據以爲巢。則各設把總。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於是有總兵之特屯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若太倉之劉家港。常熟之福山港。各設水兵把總司堵截。至於崇明。孤懸海中。爲賊所必經之地。特設把總屯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把總合會哨。由蘇而常而鎭。於揚合設守備。於圌山。設把總。隨分有防江之責。均之有巡洋之任者。在淮揚。則江海淮三者并防矣。鑾嘴灘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爲全揚門戶。則設總兵。又設把總於周家橋。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爲鹽城。則設守備。北爲廟灣。設遊擊。以防東海各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設把總。以防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參遊擊。以待調遣。直隸之防海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并防。萊州、靑州亦二面臨海。故靑自贛楡界。於安東衛設守備。萊自古鎭而東。於靈山衛之沙灣設守備。又於卽墨縣設守備。於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於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於府治北特設副總兵。兼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於王徐寨設守備。防守白狼、新河等九海口。又西於府治設遊擊。南策卽墨。北應王徐。又西於靑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相接。山東之防海如此。

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一千餘里設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特專防守而陸營設守備水營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羊坨各以入衛兵派守又有薊協南營騎兵及永平海防遊擊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設參軍及班軍派守而又有山海協兵及永平海防遊擊兵爲應援凡以扼塞淝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中前、前屯、中後、中右、左五所之兵派守芝蔴灣抵望海臺而應援則關之寧前參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錦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錦架山抵柳河口而應援則關之總鎮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鎮江城設遊擊與寬奠參將相聯絡凡以固鴨綠之扃鑰也而薊遼之防海者如此及後全遼淪沒天啓中於皮島特設重鎮屯兵數萬歲費不可勝舉雖意不專於海而海上可謂嚴固矣自毛文龍殺於是皮島撤隨撤而陷東海之防疏雖喪亡之事不在海上而考古者不能無遺憾焉

雜兵於國家額設營兵而外民間之兵所在而有初起角牴用爲戲或有警暫相團結保鄉曲後廟堂因人實常徵調之河南嵩溪諸縣曰毛葫蘆兵長於走山習短鎗而嵩縣盧氏永甯靈寶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故名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眞定之井陘曰蟻螂手善運石如碗大者可百步保定涿州皆勁兵所產處而陝西土兵更勇健僧兵推少林次則伏牛又次爲五臺閩海泉間人習鏢牌而水戰爲諸兵最浙兵稱處州雖用於水則不逮處之外義烏次之溫台又次之其兵習狼筅直隸鹽丁慣徒習舟與海狎可用爲水戰江右之安遠龍南地瘠而貧民相率爲兵大族長統束粵俗雜蠻喜鬬殺剽刺各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尤驍是外西南諸服之兵亦曰土兵黔蠻氏粵西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楚九溪有苗兵有鉤鐮矛弩諸技其法每司立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前次三人橫列爲重二又次五人橫列爲重三又次列七人爲重四又列七人重五餘俱從後助譟呼爲壁若前卻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違法撤下則宜慰斬之祭以白牛置牛首及金於几令曰誰爲勇者予此金啖之以牛首巳衆而收之更盟而食之樹爲長即每旗十六人者是也其選募精其節制嚴故戰不可敗其調法分三班更調人給一金計所調兵若干歲須金若干則先以三分之一給道里費庶不煩有司而途無稽滯其督法則統以憲臣宜慰主禁令調官主聚治治則視官舉旗艤舟如魚貫然詰朝行毋登岸其賞法有功者人三十金而予之而厚賚其主者優以官比歸謹以憲臣仍前弘治中平思明正德中平蜀多其力嘉靖時倭亂調至三千人後復調六千而私實加一倍云先是癸丑六月少林僧兵應募至者曰月空等四十八人俱持七尺鐵棍重三十斤運旋便捷如筯杖征倭出死力海上莫勍於鹽丁其人以販鬻爲業成化初毛里孩寇陝河東鹽徒千百爲羣自備火礮戰車精習雖官軍隊中殊死鬪逐寇絕河捆載以歸而松潘遲鹽丁尤驍曾征倭屢斬獲受上賞邊關多夷丁有虜攜妻子內附者予餉宜納其家入營雜漢人爲兵各鎮俱有之曰漢夷叛實籍入冊他皆無兵籍有事時徵選調發焉

郡縣民兵太祖初起兵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兵強食足今海內紛爭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用之有功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其後天下稍定始建武衛緣以軍軍有屯俾得自耕作久之法乃益壞勢不得不餉於民民竭力餉軍而軍復闒茸不足用於是始出召募令正統二年選所在軍餘民壯願自効者分隸操練於陝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給布二匹月糧四斗景泰時令廣選民兵即以所在官統領遇警調用憲宗即位陝西更選土兵土兵與民兵宜同二年虜毛里孩入寇撫臣盧祥言近邊土民習見虜可練爲兵於是敕御史如延安慶陽集選壯者編爲什伍量復徭役號曰土兵原僉民壯悉改號由是土兵強虜遁去是法獨行於延綏後亦頗廢弘治中給事中孫儒奏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民壯五名五百里四名三百里三名百里以下二名其成額多者仍僉必於丁糧相應之家取之人免戶二丁雜役若老死及全戶消乏者則抽補舊年貌在官有司率領與軍士同練習憲司及御史以時簡閱焉鄉封有警調發應援給行糧而禁役占買放之弊民壯之額郡縣所在而有其間富民不欲身受役則上其直於官官自爲招募亦或稱機兵在巡司則爲弓兵然雖名兵實不任受甲其後民壯漸爲衛役供有司傳送句攝而已嘉靖中都御史翟鵬言直隸山東河南民壯多缺乏補如額而別簡丁壯爲義勇於農隙練操其在山西者戍三關上曰近虜入山西由鴈門諸關失守三關別無兵而僅賴先年暫設民壯非可以捍禦況今所在災傷不宜復騷動其姑已之至二十二年兵部因廷臣議復請增州縣民壯之額大者千名次八九百六七百小者五百報可明年兵尚書毛伯溫言州縣民壯有額設有新增又有義勇有馬快手而往往不獲實用則以統將未善故也宜倣之兵憲官督所司簡練總謂民兵練則無事客兵而軍衛亦免清句卒民壯無餉而多役使遂法民壯每縣不過數十名應補者緝捕復選民間年力精壯者籍於官曰鄉兵暇歸農遇簡序操練之有警用守城或捕逐盜賊而弗征調懷宗時天下多故大盜起郡縣不支時楊嗣昌爲本兵奏天下郡立操備官州縣立練總官各選鄉勇郡千名州縣因其大小爲多寡第不下三百名民供其操練往往練備練總恣威福役者奴有盜情殊遷延署引無休期百姓苦供應而城陷者率無救於地方徒滋害焉

召募之兵明初無有也正統中始募天下軍餘民壯爲兵景泰初復令廣召募即以所在官司統領遇警調用然猶之民也弘治中以虜警抽編無警許罷役遂有常餉沿至正德遂令分戍番操無復休息兵尚書王瓊請量罷之不聽嘉宗深知其弊而未遑清理及後爲其兵矣先是每召募檄下願爲兵者報名郡縣保以里老鄉佑始上之督撫選其軀幹雄武力足勝甲冑或絞捷能投超者用之逃易捉緝老不能戰許其歸農別爲補後正兵外有兼兵有衛鎗各將官有家丁皆益食餉而末年復有投順兵招撫兵或賊受撫者即爲兵予餉益獷恣驕橫不可使而召募則不問其鄉貫聚而投聚而收稍縲束即譁變長官掠而去即官馬爲剽賚官司柔撫之復就伍從不問即竄去卒往他鎮投爲兵官司容其有馬匹器械不詢其來歷卽驕姦之稍禁飭則大譁而去或入賊巢爲勁賊天啓崇禎中用內官爲監視所召募兵曰監標

皆此靠城市逃擺，況乎郊野，莫可誰何，其尺籍皆逃大鉞二，或王得勝、李得功，而無一正名，遍征討，逃賊遺逝去，存錄軍兵，亦相視而效之，卒不得一卒力。迨季年行抽練法，驍者益驍，惰者益惰，而兵政遂大壞矣。

史官曰：余覽明朝追册，見正統中天下未多事之先，五府并錦衣等衞所官旗軍人及邊腹新兵，共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中年事故少缺，額不補，止一半有餘。至嘉靖中天下多故，復原額，而益以末年召募之兵，及諸附籍歸順之兵，不下四百餘萬，而無救於敗亡，悲夫。

馬政

明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定都於北平，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南畿及江南馬政屬南太僕寺，順天等府及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理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於山東、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成設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衞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牧牡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皆牧於畿府，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徵馬金，匹十兩。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格，開十，免後出之，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蹈軍賦行。太僕職掌與太僕卿不異，而邊衞、營伍、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衞牧，錦衣、旗手等衞、五軍、神樞、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於畿甸，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牧，九月終回營，而時遣科道官點閱，馬倒死，軍亡者，措買養其種馬，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番易馬，而陝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撥馬萬四千餘匹，以為常。洪武初，諭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所重，設太僕，俾畿甸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害養馬民，皆嘗告戒之。昔漢初一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征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始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乃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復之，命太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為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放牧，其飛龍、廣武、英武三衞牧馬亦如之。會言者謂大寧、會州、山河三衞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軍貧者衣食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損耗者多，宜令官畜，貧者歸營屯，而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從之。太宗即位，諭兵部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馬千百為羣，民有亦國之有，許天下軍民得畜馬，官府勿禁。六年，諭尚書劉儁曰：各衞馬多，恐有疾，宜預市藥備醫療。上笑曰：唐時馬猶多至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

然無疾。今天下衞所及太僕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費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親衞退太僕卿楊砥奏官近馬蕃息，而牧養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蓋倣熙甯保馬法，乃行之，遂世為北方患。時上諭兵部言：胡馬故多，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廣選其忠謹者，令教民畜牧孳息。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教牧。會六師歲出塞，胡貢歲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存。仁宗開大赦之，責官為戢，遲寬責駒，令皆論兵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倍，而畿民或一夫有畜至三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憐，其以分給諸衞及臨邊戍卒，俾牧養兼習，以待用，庶軍民兩便焉。尋慶上言：今民馬益蕃，散衞伍操用，然且千餘匹，今邊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蹇、原吉皆如慶議，報可。獨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責馬，奐時議原吉皆在侍，上曰：士奇論當，慶無議，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對曰：初慶與臣等言陛下意如此。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報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敏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若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為子孫憂，況所散馬僅三千匹，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忘之，行批矣。無何，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聞言朱敗，口慶等已曉有悉言朕，念卿孤立，故特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微徵駒與下民等，將無綱格地。於是止散馬之令，士奇感泣頓首曰：昔人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驗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民終歲勤勞，養衣食不給，必責償馬，何殊而不恤也，爾等其慎簡察，奉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成化中，河南、南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十五年，罷科道官京營觀馬，第令各營總兵等官點視。弘治中，太僕卿王霖條馬政，謂邊自牧馬，不宜仰給京師，及寄養馬牧其老者，勿累民養馬，以殷貧者養之，餘戶助芻豆，勿輸養，并蕃馬官之陞遷，馬軍之乾沒。上皆命行之。嘉靖中，詔本兵覈順天府屬放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多歸豪右，而馬疲死，貧養馬者猶據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令民買補，民困甚，其議處以聞。先是，昌平縣崖雜種馬諸寄養馬，稍太僕卿劉翊佐請復之，上曰：昌平密邇京師陵寢重地，宜永停不派，而部議止再停七年。從之。穆宗隆慶中，太常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原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以別買，則種馬可省，且種馬有編審、雜役、點視、歲例、支免、輸養、賠償之害，重之以官吏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勞，洽數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記，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處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輸太僕寺，各邊缺馬，分發估買，折價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地方取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百二十萬，其草料，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十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

戰馬之數．解俵之丁．不變舊例．而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而御史謝廷傑言．步生樁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關．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將誰歸．金議非是．并下兵部．部主廷傑言．上獨可金奏．令賣種馬之半．如金言．而存一半．擇殷實者養馬而巳．貧者助之．後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條議盡賣種馬．而革者盡矣．以革為可而是之者．兵尚書梁夢龍．御史余有年也．以革為不可而力排之者．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陽、兵尚書譚綸也．種馬既賣．於是行俵解法．每徵糧五百畝．領官馬價三十．買解太僕．不中式者．撥回再買．民苦甚．穆宗時．馬價騰踊．上憫百姓賠累．乃增價至五十六兩．尋又以五十六兩官可得馬．而無累民．遂定官買官解之例．官不恤民．雖批發銜役名．而其實仍累民．民益困．先是成化中．詔發薊州草場．太僕卿儲瓘言．陛下與修馬政．從羣議．雖仁壽宮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圖冊．牧放賴．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薊州丈量時．見工部遺官踏勘盡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澱．葦荻叢生．放牧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蕩．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荻等用．較之放牧孰急．況草場設自永樂初．葦荻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即草場之地也．又況渾河改徙．不生葦荻．寧復有可徵之稅哉．幸上豁除．其牧地乞在所出牓．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弊端．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牧地．而在京師不下千數頃．夏秋牧放郊垧．冬春支料飼餵．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為親藩勢要所占．圍為軍民屯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末一二月．移往西山中．四散逐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乞清查以便軍．於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理草場．未幾罷．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寄庫候買馬．為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地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有奇．牧養兒騍騾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頹敗．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擢卿寺之不職．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為補卿少卿．規轄大更．於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清句撥補召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銀買茶易若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公署倉廠馬廐室宇四千一百餘所．其西甯、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茶易馬五千四十三匹．而邊馬乏．軍買馬大困．一清奏復金牌舊制．金牌制自洪武時．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降金牌信符．賜番族．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以應納差撥馬．交納易茶．有以私茶出境及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園入官．正統十四年．停金牌．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至是一清申復其制．禁私販．稍官茶．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餘斤．鹽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二錢五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為銀二萬七百餘兩．貯慶陽、固原庫．給買馬．於是均諸苑地及軍牧馬三萬餘．足支陝西三邊之用．而邊馬大紓．一清撫復無專官．復起正德初．具疏言陝西沿邊皆防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頃自虜弗靖．戰馬告乏．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劣．猥當任使．隨命兼理茶法．顧廢墜既久．事難更新．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粗皆就緒．則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

失彼．已不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竊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所易良驥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問．本末始終．茫不相攝．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本為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敕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便．於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制不得預．民養始於此．事已．遼陽苑馬卿凌相言．永樂間．本寺撥俾牧養馬匹．給有草料．額軍養馬二匹．軍餘一匹．所轄昇平等十二苑．自遼陽至復州．皆屬．正統末．裁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蓋、復．而當時馬尚及萬數．自後俵給既多．而弊作．馬一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備其數．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興通賄．而孳生虧耗極矣．今各軍餘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二三匹．復帶駒者．其全不養者．其貧雖甚．不思買補．苟覬恩貸．不則狡猾納賂主者．盡使他軍．倖輕便．其止養兒馬者．多家殷實．懼訐告．不敢不養．又畏徵駒．借此影射．其養騍馬帶駒者．其柔弱之人．不善賫緣．而監苑官吏假公貴併．俵給不及其人．徵駒歲倍其數．屢賠無已．亦不均甚矣．莫若通計二苑馬．查堪孳牧者盡留．兒馬及餘老弱與收買騍馬．均撥各軍領養．後生駒可離母．即撥無馬軍養之．五年一清．則人無所規避矣．上然之．後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於畿甸下場牧放．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為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為湖淀．叢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厰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敝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查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值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徧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瘧納之害．人困馬病．是徒循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遼關有烽火之報．將何以待之．乞敕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便牧放．月給半料．無下場．隆慶中．御史張檟言．大名、真定二府．計畝出糧以養馬．而今復有馬地餘銀之徵．蓋起於正德間．為流賊之亂．類外權立此名．徵銀市馬．其後遂因而不革．非經制也．請悉蠲之．上從之．而復有鹽馬．始正統三年．命召商納馬中鹽．每上馬匹一百二十引．中等一百引．下勿收．復有貢馬．凡貢馬．累朝皆有之．每外夷進馬．照價以文綺紗羅陶器鐵釜．又有市馬．起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甯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三布五．下馬絹二布四．駒絹一布二．其立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西海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甯．以待朶顏三衛．每開市．各夷將馬匹及貨物赴官驗易．嘉靖三十年辛亥春．詔開馬市．時西虜俺答求貢．朝議不許．入春．請求益數．咸甯侯仇鸞嚮言北伐．實內畏怯．上言請許入貢．於宣、大開設馬市．虜馬一匹．價幣如値．乃密遣厮養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貨幣．投書於宣大總督蘇祐．言求通市．祐以書上聞．上命雜議．鸞力主之．兵尚書趙錦是鸞議．上以問大學士嵩．嵩奏以一年許市二次．上然之．乃遣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諸處開市．而實鸞先許虜大掠後賄也．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極言開馬市不可．且歷數鸞欺罔罪．疏辭楊傳中．疏入．下繼盛獄．詔貶邊秩．遂令於宣府、大同開

馬市．以道往忤理之．初議市馬．謂以幣易虜馬．我得馬爲用．且少彌目前虜患．其後虜譎．遂以羸索重價．每開市．虜騎大至．因緣爲姦利．如大同寇宣府．如宣府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入境．虜信且至．旋併掠其羸馬而去．又虜日往來大同城．諸貨儀及三邊鎮被其侵掠．邊卒或拒之．輒曰．奉命來貢．自是士卒不復出戍．而虜遂長驅各邊矣．史道又建言．虜無馬者．許以牛羊市．價以粟麥．會官交章論沮．又請復遼東市．巡撫都御史許宗魯極言不可．乃止．未幾．邊防大潰．燹備禍及．乃請罷市．許之．而附議之史道亦謫戍．隆慶辛未．俺答款塞乞封通貢．詔封爲順義王．遣參將鄭沂等封貢之．而宣大尙書都御史王崇古請復馬市．其後東事起．需馬急．雖北邊屢有侵掠．而朝廷資其馬多．含忍終市之．邊民互市而不盡者．官給價收焉．舊制．營馬給兵者．皆給芻豆貲．各兵自飼．而官驗其肥瘠爲賞罰．懷宗時．大學士楊嗣昌奏行幽槽法．創大廄於都城東．凡營馬悉收公養之．名曰幽槽喂養．所騎非所養．兵不惜馬力．所養不自乘．牧人不能均馬力．而馬多斃．營馬遂盡矣．於是責價解急．而民大困．國亦亡．○制．太僕寺領清河、金臺等六監．常春、順義等二十四苑．順天五州二十二縣．金吾等二十三衛．直隸保定、眞定、順德、廣平、永平、大名、河間各州縣．河間等三十二衛．滄州武定二千戶所．大甯都司所屬衛所．山東濟南、兗州、東昌各州縣．河南開封七州縣．彰德一州三縣．衛輝六縣．歸德止考城一縣．南太僕寺轄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在京應天府八縣．在外鎭江三縣．甯國、南陵一縣．太平三縣．廣德州．鳳陽四縣．淮安州縣．揚州三州六縣．廬州二州五縣．滁州二縣．和州一縣．徐州四縣．滁州一衛．遼東行太僕寺轄定遼等二十五衛．遼東苑馬司轄永甯監清河、深河二苑．山西行太僕寺轄太原等十衛．保德州等五所．陝西行太僕寺轄平涼等四衛．陝西苑馬司轄長樂監下開城等五苑．靈武監下清平衛三苑．同川監下天興等四苑．威遠監下武安等四苑．熙春監下康樂等四苑．順甯監下[illegible]等四苑．甘州行太僕寺轄甘州等十二衛．古浪等三千戶所．甘肅苑馬司轄甘泉監下廣牧等四苑．祁連監下西甯等四苑．武威監下和甯等四苑．安定監下武勝等四苑．臨川監下暖川等四苑．宗水監下奧都等四苑．○種兒騍馬原額．則北直五萬三千九百七十五匹．南直隸共三萬七千五百匹．河南共二千六百四十五匹．山東共三萬七百八十匹．直隸論糧養馬．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該兒養馬糧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零．河南、山東論丁養馬．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除豁養馬丁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二丁．在京龍驤等二十六衛．原額種馬一百九十五匹．在外保定等四十六衛．原額馬二百七十匹．○寄養備用馬．順天、保定、河間三府．計五萬八百八十八戶．實養者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八戶．餘除單丁寡婦殘疾及險道不養外．則按戶給馬．○太僕寺所領草場地．直隸共地二萬四千三百二十頃八十六畝零．河南共地八頃六十三畝．山東共地二百頃五十三畝．南太僕寺所領草場地．南直隸共地五千五百三十一頃八十六畝零．在京營衛草場地五千九百一十六頃一十八畝零．而永陵以後．衛無原額可考．在外衛分草場地．直隸衛所共地三百五十六頃八十七畝零．山東衛所草場地六十三頃四十九畝零．各邊草場地八萬頃．萬歷二年．以宣大、陽和開市．增草場六處．無原額．除放牧荒蕪．餘可濟耕者．徵子粒銀．解太僕寺．備買馬之用．

而時羸縮不常．無定額．○俵解備用馬．每歲額以春秋二運上太僕．則大名府二千一百七十六匹．乳馬七匹．保定府一千五百八十九匹．乳馬八匹．順德府七百四十三匹．乳馬五匹．廣平府七百五十四匹．乳馬五匹．眞定府三千五百二十七匹．乳馬十匹．河南開封府二百五十七匹．彰德府二百三匹．衛輝府八十三匹．歸德府考城縣六匹．山東濟南府二千六百六十八匹．兗州府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東昌府六百七十六匹．在京在外各衛所歲各一匹．南直隸歲額馬七千四百五十六匹八分．實徵馬三千四百六十一匹．餘每匹折銀三十兩起解．

驛馬之制．明初設南京公館爲會同館．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三年．併烏蠻驛入會同館．正統中．定爲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各設馬一百七十二匹．天下設驛九百五十有九．大驛馬百匹．小驛五十匹．其無驛州縣曰走遞．馬多至八十匹．少至十四五匹．其糧皆出於隨糧丁畝．而衝繁則以附近州縣協濟之．其行於驛傳曰勘合．曰符驗．曰火牌．曰馬票．凡四等．而各以按察官領之．曰驛傳道．以驗馬之壯弱．均地方之苦樂．總馬政令．而上之兵部．而驛馬之制．則應合給驛有例．應付腳力有例．填給勘合有例．自非特遣齎奏軍情重事．例不得輕乘驛馬．濫擾．凡觸一驛．必先將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禮部鑄印．給一符牌．必嚴緝繳．內關內府．兵部外關撫按．稽留詐冒有常刑．而馬之則用騾驢．水路有船．視馬驛．天下設遞運所一百四十有六．有車輿夫與驛馬相表裏云．

明書卷七十三

志十五

刑法志

史官論曰．昔舜命皋陶曰．刑期於無刑．皋陶亦曰．與殺不辜．甯失不經．乃君子儼度其心．有瞽叟殺人而必治．帝堯三宥而不從．何也．惟仁乃能執法．惟執法乃可期無刑也．故天以陽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民．肅之以刑．人之生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是刑也者．聖人承天之道．知人之蠢．所以防非詭欲．長利已患．制百姓於禮義之中．而因以納教．至於無刑．而聖人之心乃慊．故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羣之以博愛．而民知戀．導之以和睦．而民知讓．播之以禮樂．而民服化．然且象之以五虐之刑．使民知所避．而勿之有犯．豈非御世之大權．法天之微權．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乎．總之以仁心爲質而已．則刑法之設．其本原於好生．而其用取於難犯．吾民不犯於有司．則生矣．狎焉而入之．雖求其生不可得．故難犯之其．非曰必加之也．明布而頒示．俾警其心．愼其行．而上之刑．乃備焉而不用．明刑乃所以措刑也．訖於威．則人不得因其而驕．訖於富．則人不得因滿而盜．故以作繩人．創古懸法象魏之意．清風戒寒．而授衣乘屋．秋固天所以用成物耳．刑官之爲秋官也．可以知其義矣．無春生．無夏長．則秋烏

從而成。民罹於刑。由所以養之失也。君子重哀矜焉。其殿也。不得已也。以哀矜之心。司不得已之法。則服念要囚。必明必允。而不敢肆。即曾罪。猶撤樂咨嗟。下大禹之泣。曰。教未施而刑加焉。是予納之溝中也。所云好生之德非耶。惟有仁而刑乃可用焉。明太祖制律頒誥。深體刑期無刑之心。雖當濁亂之餘。不能無殺戮。而諄諄更定律令。至於五六。乃慎之又慎。仁意翔流。累朝寬大。多所矜恤。雖其間有三廠之設。爲日未久。旋已報罷。穆、神之間。百年無呼號之慘。市無死人之血。刀鋸置而不用。猗歟休哉。降及熹宗。以庸庸之主立於上。權璫播毒。彪虎噬人。忠良之士。駢首飲泣。而祖宗之法紀。祇爲報復之資。至於季年。上好明察。下多殘暴。冤慘憤鬱。以抵滅亡。然在朝廷。未嘗無解網之心。而刑官實多周內之舉。上有德意。而下不奉行。朝布仁言。而暮已閼隔。甚且揣摩意旨以入之。挾匿私怨以中之。設鉤穽、制非刑以重毒之。皆此三五宵小。橫干天和之所致也。嗟乎。陽生之氣盡。而厲數因之。刑獄之間。豈細故也。永懇仁德。庶乎其無刑哉。因摭明朝寬猛之致。及律意大凡。著於篇。而赦宥皆詳本紀中。使後世鮮刑者。得有所懲效焉。作刑法志。

明興。太祖初克金陵。即設登聞鼓於午門外。已設於長安門。令科道官幷錦衣衛日守直。通下情。已爲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下。制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之於先。而律齊之於後。古法律至簡。後滋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是啓吏奸而陷民於罪也。朕甚懲之。今所定令。芟就簡質。使天下易知而難犯。以毋履於律。庶幾予期於無刑之意。復下詔書。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已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論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因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焉。六年。律成。刑尙書劉惟謙具表言。皇上登大寶而來。深又臣民。孳孳弗怠。訓迪羣工。諄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言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甯。多所寬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非稿。茲特敕臣等會衆律。酌宜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採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每一卷成。輒繕寫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爲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授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頒行。尋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先是篇目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郵驛。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茲乃析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鬬毆爲鬬毆。訴訟。分廄庫爲廄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改隸吏。受贓附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曰絞。斬。其極曰凌遲。流三等。曰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徒五等。曰一年。一年半。以至三年。雜犯死罪則五年。杖五等。曰六十至一百。笞五等。曰一十至五十。徒流之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懲惡之十不赦。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在內之贓例六等。曰做工。曰納米。曰運灰。曰運甎。曰運炭。曰運石。各以罪之輕重爲多寡。老疾少皆納贖。在外納贖三等。曰無力。依律的決。曰有力。照例折銀穀。曰稍有力。納工價。惟眞犯死罪不許贖。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索。曰鐐。諸委曲詳盡。緣情制典。無不周到。而上覽之。猶有未愜。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澆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不貴急。務簡不務煩。夫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豈能久而無弊。今律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酌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加考訂。益正者凡十有三條。上曰。善。於是諭刑部曰。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皆爲善而無患。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治具以齊否從者。既而法行。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衆。否善者無。寰宇氣和。天地清甯。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用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必欲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斯口。以爲國大病。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必欲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爾敬愼體道哉。毋僞焉。夫爾之執法。非止不誤獄也。又非止不徇情託。不徇愛憎也。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惟當功當罪之爲務。不可則止。謂之沽名。寬縱沽長厚之名。酷烈沽風力之名也。天下所共惡者。君曰勿辟。刑官曰宜辟。率順旨而不辟。天下所共矜者。君曰勿宥。刑官曰宜宥。率順旨而不宥。乃鉗口不激以自解。擇善於己。而過則歸君。豈非人之不仁。國之大病哉。洪武十七年。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卽刑繁。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宜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已上念元政弛人玩。吏民汙染俗者久。而反側未盡平。必紀綱肅而後惡政可從施也。顧用重典以肅姦。又與時見貪殘吏殃小民深痛疾恨之。於稱誅尤嚴。天下懍懍。十九年。做周大誥作大誥。昭示禍福。喩所爲寢刷剔磨之意於天下。令誦習毋法。序略言。古田在於官。官法非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士農工受田之目。驗能舉業名。知稼穡之艱難。四民事務以三。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嚮應。今朕不大。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術。愚夫愚婦。效習夷風。彝倫不敍。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皆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懸焉。今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而救刑曹。應獄論當訖。囚有大誥者減等。無有加等。欲人喩戶曉。爲福壽之資。已以大誥行。良民遵奉欽敬之心。如流趨下。中惡之徒。欲遷善而不能。唯是奸頑。輕生易死。犯若尋常。仍蹈前非。不旋踵營及禍也。作續大誥三篇。調切之。諄懇至於此。晚讀老子書。覩注之。見其中云。民

不徒死奈何以死權之惻然感遂霽威從寬先是天下臣民有犯俱令關法司其有重罪俟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下鎮撫司推鞫用事者因而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負重罪來先付錦衣欲得其情耳豈令箠鍊耶取刑具悉焚之悉以所繫囚送部審理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又敕法司言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僞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爲衣食之本已叙敕平讞理二廢論罪囚上論刑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留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餘引奏諸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評理幡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其在京諸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上嘗與刑尙書楊靖學士劉三吾曰自今惟十惡及眞犯死罪論死餘令輸粟助邊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三吾對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仁仁或可有濟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簡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法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三十年詔刊布大明律律益詳愼先以名例吏律二曰職制曰公式戶律七曰戶役曰田宅曰婚姻曰倉庫曰課程曰錢債曰市廛禮律二曰祭祀曰儀制兵律五曰宮衛曰軍政曰關津曰廄牧曰郵驛刑律十一曰盜賊曰人命曰鬭毆曰罵詈曰訴訟曰受贓曰詐僞曰犯姦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工律二曰營造曰河防而雜罪名及讞決仲愼贖役檢驗諸政明列之而以條令大誥附其中上親製序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著令久矣而犯者相繼於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然法律在有司民不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撮要刪傳律他條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焉而祖訓首章言朕自起兵至今三十餘年理天下庶務凡奸惡情僞靡不備歷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無疑者令法外用刑意使人知警而不敢易法然此一時權用非守成之君所宜用常法也今後子孫止守律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法云何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施用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劾奏論凌遲處死中又言凡聽獄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久天必怒焉有大獄當面訊防構陷鍛鍊之弊從輕重至矣先是稍尙嚴刑讞濟言璽明治在復古事務簡要令諸郡縣刑獄勤于萬曹類泛濫失本實蓋禁之上曰處辭失實浮文亂眞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造議獄牘式示中外已上論濟曾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當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毋重傷人後濟議法巧密上曰刑法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張密罔何爲乎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㲋巧密之法民何以自全濟慚謝後濟以酷殺獄吏伏誅都御史袁泰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後徽不悛從反獄亦誅按

察司官人親上論之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時兩浙運使世奉坐冤獄上惻然曰吳元忠臣福壽之子其貸之以勸忠遂釋福仍別敕西平侯英著過之甯夏衛千戶何忠以所部卒缺伍坐譴詣自訴上曰爾非故萬戶何勝孫乎對曰是也上曰往爾祖克滁和二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亦從朕有功俱陣亡可念貸忠罪陞衛指揮世襲賞延世如此鄱陽民郝安童父戍定邊死當補伍以毋老無他兄弟且有姑守節老無依陳乞聽終養乃補戍上憐之得復除處庭水民有貢卜於宮室者不能指圖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人謀聚衆爲亂命錦衣校逮捕知縣倪孟賢召父老詢云無之微服身自往察見其男女織作同平時嘅然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者欲撫輯民使安於田里也今無罪還罹逆之誅而不告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令耆老自詣訴具疏聞上見之瞿然曰幾枉良善命法司理妄告者罪召耆老見賜酒食及道里費遣之先是工尙書王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後百官有過皆以俸贖始此嘗行郊壇皇太子從上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爲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殺蓋德意如此建文皇帝即位甕釋黥面軍及囚徒還鄉里用刑尤平恕永樂初勇於刑戮多所誅夷斬首於市者常數百十而流離遷徙死於道路者不可勝紀其後稍寬文罔晚年多矜愼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罪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論三法司曰天氣向熱獄淹囚久死刑當秋後餘輕罪卽爲決其未能決者聽出獄聽候審大理寺薛巖等奏各布政司具獄上罪死者二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顧謂都御史陳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復續治獄得情雖繁亦從遲之下罪成於鍛鍊者比比此二百餘人中豈必無冤遣御史宜具以愼刑之意審諸簡授之使論決時核情辨釋無或枉濫焉上嘗御奉天門錄囚慮有枉抑召錦衣衛鴻臚寺官論之曰囚久於獄困矣念雖狂不求辨又初至朕前或畏威不敢言爾等宜以朕意開論令有冤自白無諱每三法司慮囚訖請決命行人持節問冤抑者許陳冤者詳慮十日奏定奪而大理卿呂震言近例文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令再犯者論如律上命三犯始論如律上嘗語侍臣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尙清謹民免嗟怨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歷敕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今後犯贓官吏論罪勿輕貸嘗遣御史給事中往各省撫安軍民禁止暴奸有給事中丁珏奏告同里無犯法者乃陰道覩信用鍛誘之變易巳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上聞之怒曰珏不肯刻薄如此假令民挾法反執陰誘者遂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而加之罪顏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珏赴京罪之仍移文天下官使知珏所爲以爲戒也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縱夾皮爲鞭濫桐折其中以決罰人罪當杖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薄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者此僞人甚矣用心殘刻豈可使長人以其鞭杖之罷其職刑尙書鄭賜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子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時西域貢名馬賜賀禮尙書請因是釋囚上笑曰不可帝王之治以刑賞爲務有功不賞有

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元順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附儒者乃欲若爾耶，國大辟沮，仁宗即位，即赦建文中諸死事者族屬若外親戍邊者，家給故所沒產還之，已大理寺論囚，上憫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也，我先帝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豈不以措意，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庶期審克，必中開學士同審錄始此，又詔刑部、都察院大臣言，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爲增損，卿等治獄，當盡心聽察，如朕一時過怒，處注非法，卿等國大臣，當執正，毋以忤旨爲慮，諭敕吏部，自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識厚之賢，其無用險人，得肆枉濫，爲下恤刑詔，言朕惟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祗惟不忘，早夜以思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拳拳於衷，顧執法吏不能曾平，虛飾比附而致之死，朕甚悼之，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惟適厥中，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大辟，身首異處，亦足稱矣，又加之以凌遲，過也，自今除反逆依律科法外，即朕一時嚴於嫉惡，令律外致刑，法司必再三執奏，不允，五六奏，又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爲定令，文武諸司皆毋得恣暴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人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虞書罰弗及嗣，周文罪人不孥，自今惟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外，餘犯止其身，毋連坐，古之盛時，博採民言，廣視聽，以資箴戒也，今兇險往往摭拾微文，云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之，自今告誹謗者，毋聽治，爾中外文武群臣，體乃志，悉乃心，思天愛人，崇寬恕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於是諸重典之用悉革，刑號稱平矣，時通政司奏有黃巖民告人有持建文時士人包爽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訐者與其人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乘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興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勿聽，刑部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上曰，運糧所以濟軍，有急安得不與，刑官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笑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及對所以達大體也，其貸勿問，諸欽恤稱極，歷年雖淺，廟號以仁，不虛耳，宣宗嘗夜讀周書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嘿然嘆以爲國家命在於此也，敕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遠在千萬里外，當奏當即決，亦何能無冤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廉能官分詣在所，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差遣官審錄自此始，又諭法司言，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命法司審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親所聞見，今觸暑宜慮情罪區別，時各省府州縣有繫徙待鬪鼓訴冤抑者，上不欲兼庶獄，敕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冤抑斃死，以致赴闕復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

之，犯者罪之，所以摭橫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即設方岳風憲焉何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論越訴者，爾等宜去惡稍善，鋤強扶弱，毋怨毋怠，復下恤刑詔告天下，言朕嗣大統，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臻仁壽，諮爾法司，夫儉壬者利口，柔良者爲訥，惟官是稽，情僞不辨，茲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致，茲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姦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有請復肉刑者，上曰，除肉刑，禁鞭背，皆後世仁政，培植滋蔓，長久所祚，有以也，況有聖祖之訓在，而大學士士奇進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豈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其敕諭天下，除極刑犯謀反大逆外，其子弟有文學才行，故聽舉用，上嘗御便殿，問侍臣曰，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爲要，爲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上性仁愛，每遇法司奏獄囚，輒色慘然，御膳廢食，以手撫其膺，謂左右曰，傳語刑官少緩之，正統中，遣官恤刑，論之曰，遍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囚，矜疑訴冤者，行體勘，經年不報，蓋所司恐翻異爲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緣里老扶結，遂成案而止，今特遣爾等親往，即訊名某里老，慎研閱，原問官毋得預，果枉抑辨明，果當罪，毋候類奏，十四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暴夏不雨，請會審出可矜者，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官審之，審錄用內官始此，後內璫王振擅權，多所冤慘，禍及搢紳，刑獄放濫，太宗初年至此始再見，識者不無遺恨焉，景皇帝即位，以旱災議寬恤，議以謀逆反叛人民強盜俱許出首免罪，而給事中虞祥執以爲不可，遂言如此則是定不常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大惡得自首以免，而善良之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奸惡既戾乎人心，感召不祥乎天意，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者，不識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何以遏止，上曰，賞功罰罪，自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其毋行，英宗復辟，刑部郎中陳逢失入人罪，部司審允，上自覺辨出之，敕法司所省論三法司曰，春陽發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錄悉與滿除，令率公守法焉，七年，令審錄勿會閣臣，時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虛，上因悟論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賢論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宦又國爪牙，即法司明知其枉，內懼之不敢辨，乞特旨論法司，許有枉者辨理，毋畏勢避嫌，於是上召法司臨諭，如賢言，人人悅服，成化中，始設西廠，刺而閹汪直因點起大獄，以鼓勢明威，羅織慘烈，中外大恐，大學士輅時合疏直十罪，且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陛下委聽斷於直，而直寄耳目於群小故也，韋瑛、王瑛同惡相濟，擅威福自予，官校提綽，職官皆出風聞，昏夜搜檢，無駁帖左證，人懷疑畏，皆不安其官，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臣等懼生乞革，能以安人心，御史劉吉等言，東廠之設，自初建都時，專以緝訪逆謀，若大奸惡事，出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亦已僭矣，今又設西廠，非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紛，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覽疏，憲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安危，命中官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力陳其故，會九卿連疏直及瑛過惡，

西廠乃革。瑛謫戍。辟坐事誅。巡撫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我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該載不盡。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諳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燬。旨下。官會定律耗釋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時有司聽訊詞訟。多淹人財物。左都御史李賓以爲言。上曰。有此者以貪論。以後止依律斷獄。晚年頗詳慎。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僉事尚敬、劉源淹囚之罪。凡請通行禁約。上曰。刑獄重事也。朕嘗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特冒未得其情者。詳審不苟如此。苟即得之。不即結斷。桎梏縲絏。拘繫其身。往往有瘐死獄中者。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喬新劾奏甚當。其即究治二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焉。至於孝宗。天性仁恕。尤欽恤刑獄。二年。敕法司曰。朕惟刑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邇者京城雨水爲災。南京有風雷雨之異。朕甚悼懼。得非朕刑獄冤濫所致乎。情僞微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成案。人命或鬪毆誤殺。而檢勘者以爲謀故。盜賊或拾報拒捕。而巡邏者以爲強劫。中間有事出緝訪者。務鍛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詳加審錄。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贓杖。或有贓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候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識。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親權要爲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誣捕人妄擧。宥勿治。爾其悉心殫慮。明其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已幷敕天下諸司錄重刑。明年。下敕言。曩因災異。敕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嘗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寬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持法公平。察詞辨色。詳審情辭。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毋事苛刻以戕怨。其無證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躁譎以失出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議以天災累命法司錄輕重囚勿淹。而是時律令寬而例繁。刑官以其職習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敕重於律。斷獄用敕。敕中所無。方用律。皆實病之。國初刑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官始得據依。爲擬議輕重難一。後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推廣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遠遜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惡。多引例使己意。而律擬格不用。於是命尚書白昂、都御史珪會九卿查議條陳定奪。疏一下。餘充發幷革。昂等條上。命覆詳具上。已上。復摘條例中疑者六條。命覆議。已乃布行。正德初。劉瑾用事。導上淫樂。時號八虎。以太監邱聚、谷大用掌東西廠。大權在握。羅織無停時。繼掌東廠者太監王岳、鄭旺、錦衣衛指揮趙鑑、葉廣。奸倖相繼用事。先時有擧獲妖言陞襲一世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而無賴之徒。鱗集蟻附。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舊時緝捕例十年一奏。賞不過布絹鈔錠。是時或三年。或二年。後必一年。或一年兩奏。往往以妖言爲首。擬盈賊狀。無非綺讒之詞。而連署姓名。多至百人。含糊奏請。皆蒙金紫。市井庸流。立陞綱籍。權門所役。驟至顯榮。且其假稱妖言。陰爲陷穽。質同番手。羅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鍛鍊成獄。凡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而刑獄至此極矣。繼以世宗。用嚴烈。剛愎多疑。四十餘年。猜刻之禍。不可勝紀。初詔諸司問刑。一依宏治中欽定條例輔律行。於是刑尚書喻茂堅以術省陳言。自宏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歷年久。世變風移。宜思通變。以宜民俗。乞令各衙門將累年題準刑名事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具咨送臣等。會九卿通再申明。會議除猶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附有例意本明。而罪狀未合。妄自摘引。或事有專指。而引用他及。妄自求合。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偏執難行。皆經各衙門申明者。各併爲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申明。而擬議未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因事推廣。務求文義簡切。情罪適均。曉然於易知易行。開陳具奏。旨如議行。久之書成。列上。旨刊行。仍申令後問刑官任情妄引故入降黜之令。後刑法過嚴。吏部侍郎胡世寧上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殺之過。則傷物必多。故仁或可過也。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厭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寮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以羞之。或有偶斃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大爲生成之累矣。疏入。不納。而刑尚書鄭曉言。故事在京官民詞訟。俱赴通政司。造送法司問斷。各衙門不應問者。參送法司。不得自決。比來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甚有私紙贖爲利者。且其間物情禁籠。楚或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良善困於紛擾。姦頑害於詐害。臣竊憫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庶政體歸一。紙贖亦不至乾沒。上報曰。凡詞訟一照舊例。各衙門不得干預。已事多下鎮撫司。而鎮撫司深結內侍。探上意旨。多巧中上意。嘉靖時尚書林俊等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甯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皆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撓法。傷平明之治。而詹事霍韜亦上言。略以爲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一衛。獨稱親軍。宜禁近也。天下刑獄。付之三法司而足矣。錦衣衛復橫擿之。越介胄而刀筆是役。不亦甚乎。光武崇尚名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辟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夫節義之士。在平世甚無用也。於變故求之不得。則國事遂空。故保養士氣。敦尚節義。治天下者之深計遠慮也。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或廢或誅可矣。顧乃使官校衆執之。脫衣冠以就桎梏。裸體貌以辱武夫。朝列清班。暮幽犴獄。不已甚乎。剛心正氣。於此消盡矣。反覆毀非罪。則暮脫犴獄。朝立清班。一解拘攣。即被冠帶。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係執之矣。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仗節之士也。願自今東廠勿預朝議。錦衣衛勿典刑獄。士夫有罪。宜黜而黜。宜廢而廢。宜誅而誅。宜贖而贖。勿加箠楚鉗梏。以養廉恥。振人心。勵士節之急著也。上以出位多言。不納。其間大議大獄。因繫決遣者。知名之士。不下二三百人。詔獄冤濫。不減正德中。上晚年頗好元修。少爲舒緩。嘗諭法司曰。朕承天命爲天下生民主。因念人命至重。惓惓矜恤。

刑以弼治。當則可致協氣。休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災沴攸生。近來司民牧者。理道不明。法律不通。任事作威。深文鍛獄。甚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歟。且湖廣安陸縣幼男與一婦二命枉刑。母又彼拘情無所遣。遂至朝廷以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當思矜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中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天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不悛命。必不爾貸。欽哉。已復諭法司。審理詞訟。須分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察事情。或徇私受賄。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銜冤負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通行天下。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申理者。若所訴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為人囑託者。刑官覆奏。容隱者。聽科道糾劾。穆宗即位。敦諭寬大。釋大禮大獄。諸所禁遣之臣。中外歡舞。上嘗諭法司曰。近聞在司府官避事怠職。其於詞訟。弗親聽理。槩委所屬。以故多端為弊。苦害百姓。殊非朝廷設官之意。今後蹈此者。撫按官指名參究。允給事中魏體明之奏。下令曰。邇來獄多淹滯。有司牽泥成案。憚於平反。又多引嫌卻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為伸理者。發遣發配之類。吏相積滯。動經數年。朕甚痛之。內外理刑官。自今宜速行伸理。不得仍前淹禁。在內者法司以名聞。遂多所矜釋。而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冤濫所致。其弊有五。曰濫詞。曰濫拘。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五者足以殃民生。召災異。上曰。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其嚴飭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副朕欽恤弼教至意。若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劾治之。五年。允給事中王之垣奏。命天下每歲以四月至六月。諸犯徒流笞杖非坐竊盜詐欺者。並如兩京熱審例。徒杖減一等。笞罪及枷號者。並釋免之。六年。刑科給事中朱南雍上言。傷和致災。無如冤獄。無罪濫及。固冤也。有罪幸免。而俾被殺者銜冤。亦冤也。是在有司與恤刑者慎之耳。今刑官類以嚴酷為風力。遂使無辜罹斃。恤刑官每以多出為稱職。反使大憝漏網。是皆足以上干天和。致生災沴。自今宜申飭問刑官。慎重刑名。毋輒輕入。恤刑官詳審獄情。毋得輕出。庶生死無憾。上報曰。枉與縱兼於法不平。而刑官往往蹈之。大可恨。其申飭之。務期平允乃已。神宗天性至孝。而太后又奉浮屠教惟謹。其於刑獄。多所寬恤。七年。復奉太后諭免行刑。而輔臣張居正執不可。上疏以為傳奉聖旨。遵聖母諭。今歲暫免行刑。仰惟聖母慈悲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數年。不行處斬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元。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句。並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詳閱法司所開重犯。其情惡深重者。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徒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所戕害者。皆含冤痛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其以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心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詞。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將來不過斃牢獄耳。與其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足懲奸而伸法也。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伏願皇上念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勿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乃行刑。其後歷年深。施澤久。民頑犯法。不關刑戮。且未嘗輕扑一大臣。未嘗私殺一小吏。屢下詔赦。且加意於建言及逮繫諸臣。還之職。并礦稅干連人犯。盡釋歸農。可謂刑不用而天下晏如也。光宗仁厚。惜在位不久。天啓中。椓嗣殷熾。構難搢紳。東廠魏忠賢、錦衣衛田爾耕、許顯純、及刑部尚書薛貞等。一時酷吏相黨。大臣駢首就戮。囹圄積至數千人。而刑法之慘。制立枷。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中外側足。都人至不敢偶語。懷宗在藩邸時。目擊詳悉。初即位。盡反天啓之政。定逆案。應誅者誅。竄者竄。一時廓清。未幾。上頗好明察。露聽穎。而小人因以其意中之。至於太監王德化掌東廠。專與搢紳為難。而掌錦衣衛之吳孟明。鎮撫司之梁清宏、喬可用。希上旨。諸事東廠。比奸為惡。肆行鉗網。偏布緝訪。凡搢紳之門。各有數人往來其間。而凡所緝訪。止據風聞。多涉曖昧。雖有心口。無可辯白。網緝非一。員役廠衛衙門。其勢易逆。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挾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捕風捉影。每附會以鍛其獄。非法拷訊。時威逼以強其認。多方拔害。遂有釣手懸足非刑。凡得一人。則於空廟祠宇榜掠之。名曰打樁。有與盜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數者。有指家豪為盜賊。而通棍惡以證其罪者。有潛稱圖害。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而荼毒連累以死者。且訪擊所及。家資一空。甚至併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輕則匿於擋頭火長校尉之手。重則官與瓜分。廠衛之官。明知其枉。樂得人罪。不論曲直。倖其有獲。以為積功陞賞之地。使被訪者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而法司即有明哲者。不免懷避忌之念。苟且扶同。此平民之陷於刑辟者如此。至明播其虐。囑託鍛案。各衙門之利。無不網羅。一不如願。或伺其朋友往來之片言。或伺其家信之出入。或伺其相知拜往之際。恣意構陷。逮一人而平日骨鯁不黨附之人。輒株連數十。輕則革逐。重則罹刑。而所伺之多至闃爽。株連之衆。賄賂公行。廠衛官役。皆家擁雄貲。動至鉅萬。愁怨之氣。上干於天。卒至天怒民嗟。而明祚以盡。皆此數人刑獄之濫之所致也。悲夫。史官曰。刑法舒慘。君德之醇漓判焉。而殺人媚人之人。出爾反爾。可不慎哉。因取中秘書及史乘雜記。事關刑獄者。為篇後。司刑者覽之。有所觀感焉。太祖嘗論開濟、詹徽以原情之論。後濟議法巧密。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誅。徽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命杖釋。而後以酷伏誅。聞周志清仁恕。擢為大理卿。分遣御史林臨等分按各道。使在外不得專殺戮。議中知府費震發倉救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為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繫三載。細事也。責原問官吏釋之。為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

留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淩漢以穀獄平恕，爲人所感，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謫吏矣，恐其久爲小人所侮，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佘彥誠以罪繫獄矣，因其同爲耆民所請，賜衣以還其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皆就逮矣，一則念其撫民有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敕以勞其賢。卜者評人謀亂，以旋水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反坐。鄭混獄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擄爲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商阻壩竊法，原其不過貪民，而輸作鳳陽。赦安童以孝子，除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並囚四百餘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並免殺戮之慘。獨其以胡藍二黨，蔓引數千百人，皆付市曹，開國勳臣，幾乎殆盡。而以京民怨望，大肆誅殺。以致御史乘職，借屍以逃，而朝臣以蟲染衣帶，每早入直，與家人訣而出。雖懲元政廢弛而振勵之，亦已忍矣。語云，大刑用甲兵，而操同室之戈，推刃共主，雖親如三王，亦不得令終，且以詿誤殺章朴，以激誅黃縱，以抗疏刑周新，以讒構幽解縉，而使節負義者，悉冥奸黨，根連蔓引，靡有孑遺，十族之誅，碎裂之慘，蓋不獨一侍讀三尙書爲然，甚且發妻女於教坊，掘先墓於焚夷，蓋劉基所謂殺運猶未除耶。大抵司刑者多御史陳瑛導與之，而瑛後以犯罪誅。周新則紀綱之所譖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繫獄，則高煦之譖也，而煦尋以亡。詩云，既其女遷，信夫。仁宗初卽位，釋夏原吉等之囚，復其官，赦解縉妻子之流，官其子，宥建文諸臣之家，明其無罪，補治前御史舒仲成，以楊士奇疏救報罷。下翰林侍講羅汝敬於詔獄，尋改監察御史，而黜誹謗之刑，嚴自宮之禁，天下方沾德化，而享祚未期，惜哉。宣宗會遣浙江按察司林碩，知其爲誹謗中官而復用之，逮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捶中官而復任之，刑尙書趙翀、侍郞佘吉以縱有罪殺無辜能官。江西副使李倫以受賄出入死罪而謫戍，然藏綸以審告誣繳，而無罪死，陳祚、林長懋以無罪囚，要未可以一眚掩大德也。正統初，釋鬱林守林長懋、陳祚而復其秩，追念汜水典史曾泉而還其官，敕法司死囚臨決，必三覆奏然後加刑，諭天下伸冤枉，勿搜細過以陷良善，可謂明愼用刑矣。未幾瑾振擅威，馬順助虐，大理卿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解，修撰董倫被刑，祭酒李時勉荷枷，霸州守張需戍邊，吏部王直、趙新、曹鼐，戶部奈亨，無故同時下獄，御史周鈴、范霖、楊永等遠死，福建巡按柴文顯、汪澄駢戮，輕重混淆，是非顚倒，卒成土木之禍，而振亦族，順廷斃，王毛二長隨亦暴屍於朝，報之雖快人心，而已大肆荼毒矣。景皇帝嗣居守，後遂卽眞，以土木喪師，而逮宣府楊洪、萬全參將石亨下詔獄，尋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逮巡撫張楷，尋放歸田里，恕也。都督楊俊前見功而後見罪，論死，殺之，千戶胖遂染創大議而任大辟，下獄釋之，內使罪增恃寵驕縱，卸下之獄，賜旺全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皆也。至若中書何觀以劾大臣阿附杖謫，而推知府劉寶以忤抗中官死獄，詔朝南宮，復沂王爲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郞中章綸、御史鍾同皆廷杖，同死，綸錮詔獄，莊謫邊方。入侍南宮，貲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官王瑤、義子趙暢皆下獄，浪死，瑤剮處以極刑。是時爲悅者王文、陳循，文因曰，諸公勿爲小子嚇乎，僞此何言也。英宗復辟，文以誅，循以戍，文猶爲傅子之閉目，繼而始委姦之黃竑，懵屍修子，而陳伐樹之徐正戍諭斬市，皆刑當其罪，然商輅以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陷之，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己勝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亨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原擬殺迎者斬，斬者削籍，說者故曰此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臣下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戍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讒信任井殺，則太平侯張軏之爲也。指揮袁彬以護從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竊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謫瑄鵬戍，赦還不謝，復遺論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貞再繫，安置金齒，亨庶負圖讖，吉祥亨謀反誅，汝言死贓，達死戍，軏死於鬼，天道好還，豈其然乎。至宏鬱衛卒以謀反誣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刑尙書陸瑜獨白其冤，達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寬矣。獨恨羅于謙以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而以意欲二字傅會成獄，上亦決於徐有貞不斬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之一語，遂使社稷忠勳而不得其死，悲夫。憲宗中犯罪先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條，還進士二十人於刑部，習刑書，以示欽恤之意。當時漢陰王徵鈂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維因賊誣叛，則副使王裔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啓釁，逮文華殿拷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紘爲秦藩所訐，命錦衣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有正人，不稱明主哉。乃內官牛玉以擅立后謫南京，給諫王徽等請重玉罪而反下獄，御史邵有良、盛光祿鎮僑以太監劉保之誣杖謫，內監章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律之請復留，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鐘、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皆饒降調，而新盜不問，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舍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事發竝斬，而各宦止於淨軍，則異罰。任汪直爲西廠，故指揮楊曄以罪匿中書董瑗舍，直曰千戶章瑛官成鞫之，曄與瑗偷刑，且因其妄供武選主事霍仕偉，就縛拷掠如曄，復鈔其家，并逮妻妾四五人，蕭夜苦掠，哀號徹天，又械曄父并死獄中，縉以婦女入浣衣局，是爲奴之令矣，餘無敢執者，比比頻商輅湊能之，而御史戴縉、王億又奏復之，賢不肯相去，顧不遠哉。直械兵尙書項忠，遂中失遣辟，以事令會訊，竟與文選郎中姚汝蟠同黜，復以詐遣兵侍郎馬文升、刑尙書林聰、巡撫史牟俸、侍讀汪朝宗下獄繫戍，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遼東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杖戍邊。後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流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鉞戍陝，紋爲民，司禮太監尙銘杖發南京葦場，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詼諫、御史徐瑭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不然，則江西楊福僞充直者，納且納賄，用梗械杖小吏，況其眞乎。直銘去，梁芳復用曾鱗曉術士李孜省附爲刑主事，林俊疏諫，經賦張黻救之，同下獄，俾太監懷恩以實奏，且戒鎭撫司勿殺，囚得不死，不然亦齏粉矣。廣東布政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訊之，賄選所黜吏張毅誣執，變曰，死卽死耳，敢以私滅公陷正人乎。選逮道卒，毅爲疏辯始明。未幾孜省死獄中。孝宗立，誅繼曉，擢何喬新爲刑尙書，用馬文升議兔糾儀御史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樂宏之新命，人人悅德，中外彼威，中官不敢侵刑政，中外官生隨逮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冤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顓政，多所排擠，安去，吉怨御史湯鼐與知州劉槪、庶吉士鄒智同年疏言罪死，刑侍郎彭韶辭不納，王恕疏辯不納，槪嗣戍，智降吏目，旭矣，吉新舊

計贓估鈔。當隨時損益。國初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八十兩者絞。監守自盜四十兩者絞。今盜一兩餘亦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書惡之。格不行。御史鄒魯誣蕭新受賕。訊無狀。歸田里。魯亦尋以他故謫戍。爲緹家殿帥。錦衣都指揮朱驥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眞惠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惡。焚妖書滅其跡。凡偵獄下所司。加頂挺厲威。驥乃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請貴竟不易。驥以令名終。而安顯婦於朝堂之上。吉陰死於盜賊之手。豈天假之會耶。武宗初立。劉瑾用事。八虎猖狂。戶尚書韓文恨不能救。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遷。偕諸大臣疏奏。幾獲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上罷二輔。命瑾掌司禮。邱聚、谷大用理東西廠。大權在手。大張兇焰。欽天監官楊源一疏星變乞除內使。一疏羅睺爲下叛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宦官思預防。竟杖戍道卒。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劉孟皆以小故荷校。而百年之體統喪。言官劉蒞、呂翀、戴銑、薄彥徽等。及兵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揭五十六奸黨榜朝堂。而一時之民望。巡撫葉瑛、巡撫徐禎、兵尚書劉大夏、戶侍郎郴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以積憾禁錮文、李夢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不合。逮總制楊一淸。以鎮守內臣訐枷副使吳廷舉。欲謀不軌。慮太監張永圖己。謫南京。永愬之上前。命置酒講和。殿廷幾爲鬬場。五年而瑾誅。其黨吏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伏誅。附之者之輔臣劉宇、曹元及焦芳與子黃中並削籍。大憝一除。羣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而一淸實與有力焉。綵疏辯。竝發東陽附瑾事。蓋情以久而自露。罪欲蓋而彌章。卽吳儼、劉瑞二公於郊。羅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宸濠倡亂。獨賄權奸。江西按察司胡世寧上平賊二策。挾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世寧。命變姓名間道歸命。得不死。下詔獄。戍瀋陽。忠而見罪。其何臣何。久之。上欲南巡。江彬、錢寧通濠俟釁。疏諫者百七人。跪午門五日。杖謫有差。而陸震、余廷瓚、何遵、劉校、林公黼、劉棨、孟陽、李紹賢、李惠、于翰、劉珏一十人。立死杖下。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言官論太監蕭敬、吏尚書陸完、指揮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逮下獄。獨敬以銀二萬。仍掌司禮。餘無恙也。濠伏誅。帝亦崩。皇太后暴彬罪。磔市籍沒。誅其黨數十。蓋楊廷和之力也。世宗入承大統。寧等皆誅。完等皆遣。許泰等皆執訊。都御史劉達、吏尚書王瓊等皆削籍謫戍。有宸釋都督郎永獄。褒其不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陽囚。白其不比濠之冤。凡諫南巡各官。死者贈祭蔭子。生者復職陞用。初政非有可觀。至於議大禮。則同時下獄。朝班幾空。繼以大獄。法司盡錮。縉紳禍烈於南巡。忠直銜冤於詔獄。不可枚舉。蓋張璁有敏敢之才。而無休休之度。其議大禮。迎合上意。有先見之明。而諸臣不明繼統繼嗣之別。固執泣諫。至於死徙禁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盜。爲妖人之師。馬錄等鞫之無冤。而璁、萼、獻夫附郭勛阿上旨。激成大變。同錮獄中者。自尚書而下四十餘人。或死囹圄。或謫邊遠。而璁等據以爲功。編欽明大獄錄。恬然受賞而不悔。人心滅矣。得龐尚鵬獲擒反賊蔡伯貫於隆慶間。供明福達爲其祖師。而獄明。不然。而尚書顏頤壽、侍郎孟春、閔楷、劉玉、王啓、翁世貫、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張仲賢、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汪淵、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卿余才、寺丞毛伯溫、給事中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劉琦、常泰、張逵、高

世魁、御史馬錄、程啓充、盧瓊、任淳、姚鳴鳳、張英、潘壯、戚雄、郎中司馬相、劉仕、評事杜鸞、布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副使周宣、王昂、知州杜蕙、胡偉、鎮撫盧玉等。幾無寧日矣。迨王瓊用而都御史陳九疇以夙怨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術啓事讒譖以上。遽械送都察院。及馮恩論斬。而刑尚書王時中以輕擬罷。向非朝審相訐之言聞於上。則汪鋐殺恩矣。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夏言、曾銑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寵以征倭寇殺。楊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儲殺。朱紈以除奸民死。李默以箋語死。楊最以疏諫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於時先後爲刑尚書者。何鼇、許論也。附權相。禍搢紳。忍心甚矣。仇鸞戮屍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世蕃、羅龍文兩子駢僇。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惟刑郎中陳鳳。凡廠衛所送者。多所平反。可謂僅矣。穆宗釋海瑞於獄。復周怡、沈束之官。逮方士王金、陶倣等。處以極刑。奪邵元節、陶仲文官爵。籍其家。戍鄢懋卿於邊。追論楊順、路楷殺沈鍊之罪。皆坐斬。人稱快焉。後以疏陳政理杖給事中石星。疏陳廢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尚寶司丞鄭履淳。疏陳箴用劉崔敵杖給事中李已。黜給事中陳吾德。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旨。逮獄立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旨多內降。法司悲之。然未幾履淳等皆放歸。又治中官許義等捽擲御史罪。戍烟瘴。治鳳陽太監趙芬貪酷罪。下御史擒其黨。治司設監丞田玫盜幣罪。戍邊。可謂刑不私近倖者哉。神宗初年。馮保用事。繼以張居正。怙寵作威。刑多倒持。保引用淮軍張大受。遣戍狡惡之徐爵。一陞管事。一陞指揮。尚目中有世宗之旨、天子之法乎。延燒永壽宮之太監驟擢。已謫戍而起爲守備。怒臨淮侯李口則擊其僕役。加以非刑。以山西內臣之言而勘魏允貞。種種吹索。搢紳側目。其後保籍沒。而壞法受賄之邢尚智、李登雲、張惟德亦逮。中外快之。猶曰。此閹豎耳。如張居正蓋衣冠之流。惡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而杖謫。以勸其丁艱。明大義。植綱常。則杖戍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黜謫有差。刑法倒置。莫此爲甚。而居正死。不旋踵亦籍沒。三子俱革矣。嗣是趙參魯以諫逮。余懋學以諫罷。因稅兩事株連孔繁。其後上益長。聰明鎮靜。事從寬簡。和平之福。上寶培之。天啓中。殺楊漣、左光斗等。尤慘動天地。搢紳之禍。至斯而極。魏忠賢懸首河間。崔呈秀死戮都市。諸附之顧秉謙、魏廣微等。貶斥禁錮。酷刑之田爾耕、許顯純等。極刑市曹。刑尚書薛貞希意殺劉鐸。而終死國法。報速而顯。可不畏哉。懷宗立。天下多故。用一嗜殺之刑尚書甄淑。而以意定爰書。推詳之事不聞。倚一兇狡之東廠太監王德化。而風聞撰事件。生殺之柄在掖。乃錦衣衛二三酷惡。不啻羅、吉之鉗網。率多死李自成追比之下。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信夫。

明書卷七十四

志十六

邊防志

史官論曰。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爲王畿。侯比中土。綏列外蕃。而要、荒爲戎狄。於內外深辨。其綏服二等。曰揆文教奮武衛。蓋其慎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夷、蠻、鎮、蕃。故書戒通道。詩譏薄伐。而春秋尤致嚴之。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旨哉言乎。乃周官圖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護關梁。塞蹊徑。扼走集。不廢險固之用。而掌固、司險於職事修守戰號戒者甚密。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廢哉。戰國下逮冠帶之國。爭驚攻奪。而燕、趙、秦皆瀕邊各築長城爲控拒計。其後秦使蒙恬蓄衆。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抵遼萬餘里築亭障。置候衛。屢而邊防寘天子之自爲守始此。漢因平城後。雖和親往往跳入殺長吏。無甯歲。即孝武出師征伐。擴之幕徼。然而憊矣。皆衰之禍所不忍言所因而成功。而加戍轉邊多苦勞。惟張仁愿入漠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至今稱之。石晉割獻之後。宋祖每對侍臣。欲激昂。大加稱悅。威嚴不惟不能復。幽燕削以至於亡。嗟乎。歷稽前代治亂強弱。咸由邊。而況明耶。明幅員遼邈。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爲邊者九千餘里。北接朝鮮。南

迹交趾。守海者萬五千里。諸削籬壞隳屯戍。若控日吐嘶嗟呻於斯。蓋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夫梯航王享。蹂躪侵掠。無救於輿。古云。天道無親。惟德是助。邊人何嘗。慎德乃資。邊防之本。在朝廷。而不在荒徼兵燹之間也。觀三代之書。而後之爲治者可知矣。茲撮明之始終邊事。與其籌議之要者。著於篇。以俟後之蒞邊者覽焉。作邊防志。

明興。汛掃宇。際天極地。揮拓四裔。建牆萬邦。而太宗即故舊藩地爲京師。揭古冀北。垂於塽塲之上。虎山負海。固擬崤函。本太行與雁門諸山。塞垣連絡。雄乎要險。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環擁拱揖。諸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薊鎮。薊禦鎮大甯。即兀良哈朵顏、大甯、福餘三衛地。爲藩鎮甚殺。衛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渝關也。控遼東。爲遼陽鎮。又東薄於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識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砂白草。故敵恃鐵騎。居庸西當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關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荊、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屬京師。又右轉爲雁門、甯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雅河。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句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抵甯夏、固原二鎮。甯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距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敵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甯夏爲唇齒。爲數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明初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甯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於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左番右夷。肅州尤孤。此皆自京西右轉而循西以爲衛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苦患。又西南出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東南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僰、猺、獞、苗、狼、黎、岑、猓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衆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然稍奉約束。聽羈縻。而統於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梧、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於閩、廣。淼洋萬里。通四海八裔。爲一藩籬。獨在倭。此明之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略也。初太祖既定天下。即元都設北平都司。即古會州大甯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甯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設八驛。東接大甯。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設衛所鎮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與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設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鎮焉。而遼陽開元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乘弗討則歲久滋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饋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計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充國募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之。單

予爲引道．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邊．棋布星列．而充國于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既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略如充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西約五百里．隨道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製．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長之策也．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敕後軍都督曹興．敵衆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敵遠遁．而山海關又以戍守廢屯田發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嚴譏逋逃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敕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驅．中夏既寧．期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宜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迄今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葉等．忠義於天．苦同士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敕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霧．卿等率壯士．遠蒞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敕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虜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勞寧夏帥曰．寧夏之地．背山面河．虜人介之．以爲旅拒．昔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漠．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虜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所．亦御札存問．而敕大帥武定侯英曰．遼東邊軍已苦甚．毋營築疲其力．今役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奈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於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搆兵．今遼東糧乏之兵困．倘不卹發沙嶺倉賑．必且啓招誘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邊民．自言願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況中國始寧．育養兵息民．慎毋安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舟者．上諭羣臣言．昔遼地於元時至富饒．朕往至行省．統爲．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餉．非獲已．中每以爲憂．今聞有溺死者．爲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而中書省上言．西北皆歸附者衆．不宜處之邊．當散之內地．上曰．凡治胡人．必順其性．胡人地寒．若遷之內地．則去寒而卽炎．失其本性．易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邊地．擇水草孳牧．異日可無五胡之變．皆命魏公達、曹公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諭之曰．處太平者毋忘戰．略荒裔者重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定禍亂．勤勞有歲．似亦少休．然念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非敢自寧．今命卿等各於其地練士卒．修城池．嚴守備．使邊境寧．則朕無西北憂．卿等亦可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古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悉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必以持重．若黷武窮兵．朕所痛惡．卿等念之．而淮安侯雲龍、中山侯和、穎川侯友德等．以次遣．皆臨軒諭遣．巡諸邊．諸紆意如此．皆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狄．恃阻險．時竊發爲寇．上每敕將軍往訊．輒戒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遯息．無爲郡縣擾可也．而祖訓中與官四方諸夷．

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揣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爲患．必選時練兵．時謹備焉．噫．至哉訓矣．始寧王王薊時．太寧、朵顏、福餘三衛夷．故獻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削王三護衛．而燕兵起．遂大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及改元永樂．乃遂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與營諸衛於京甸．於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藩．也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峪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名號．設衛鎮焉．而時遣親臣大學士榮行邊．已守臣元孽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上命榮馳至陝．會彭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沍寒．士疲馬瘠．不可輕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來歸．時天子歲伐虜．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敵．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甚英武．數伐虜犂其庭．敵益遠遁．又死降相繼．敵僵尸屏息．百餘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敵犯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官．諸有盜賊及敵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臣欺蔽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諭兵部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夷險．制多寡之數．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其寘營屯如此．又敕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敵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耕牧．毋怠．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卽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聽將軍其熟思．蓋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夷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上詔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夷固可以文告下也．乃敕晟責諭夷．夷悔罪而解．其時如古北路諸小關．皆寨關內外．沿邊皆築烽堠．嘗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邊報至．惟謹守諸把．未嘗遣人輕出．告中山武寧王以元勳．亦惟嚴守備．慎防出入．故無敗．厥後凡過警．第固守．毋輕出兵．而諸邊各險要地．皆纍石垣．深塹．每山皆戍守．有警則傳大礮．其戒禦若此．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益讋慴．而上屢敕諸邊將．言古人制戎夷．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賊望嚴豈患敵哉．顧獨苦玩愒自隳邊耳．嘗是時．邊民有陷敵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俾官爲復家．爲著令．正統初．天子幼沖．皇太后倚輔臣經大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於安與．都督蔣貴用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

貪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於是命兵尚書王瓊出行邊馳馳至甘肅閱邊備闕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修軍無律而命亂慨然嘆曰邊防如此而欲敵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過敵於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過敵畏縮前卻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堠將部伍申飭械利器械會敵犯莊浪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答驗逃已乃還明年敵復入瓊復出行邊與都督昔太監會安初破敵於鎮門關再敗於狼心山會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邊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罪奏罷斥陞官能新之上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留鐵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祿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其軍餘盡撥屯種墾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敵方驕悍邊地蕭瑟民疲困復驅使官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彼今時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圍固矣車得疑其後王振植權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頻擾邊緬甸樹肩說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閹振欲示威遠夷於是命定西伯蔣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上書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費不可勝計借令緬甸言果信且得其首寇不過獻俘大廷傳諸市梟諸道而已而緬甸變必且挾以爲功將興木邦求麓川以爲分不與則致怨興之則兩夷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蹉跌又兵爭方始皇上慎重死因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得一失地遠竄之徒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孰死地以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覘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置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究微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敕兵部會思機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諸烽堠修繕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之防奏上進振怒死詔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當盛暑行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僵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益驕都御史羅亨信言虜也先厭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近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閹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語具四國傳中方英宗稱上皇在漠北時敵挾至紫荊至大同已長驅至京師西北闕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破敵固安總兵郭登又破之大同敵北出塞都御史羅通擊破之擒羊山時邊城殘掠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訌棄城走都御史亨信督宣府手劍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敵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何畿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邊可而邊人差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略言昨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敵之入又不能遏敵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敵亭障缺敗蹊隧

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畫疆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純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逸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劫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漸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省俸給而無後憂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天子所倚信稍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關門謹行邊通不欲行議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請踰山西畢因督往請得行上不許仍命通議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清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孫安往鎮邊給事中政以金幣賞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繕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驍師使行旅均疏圖給將士臨死扶傷興舉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據戍卒不任戰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邊大備治而完先既以大軍昇夷請夷裂險阻闢門庭時發邊士而要宣賞自若喜峯密雲白羊諸屯僅縮自保在宣府督左背城而勢孤在盧龍督後背險僅而兩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諸陵爲左腋迫切甚土木之變三衛夷實嚮導以行及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恐不可悔其名輒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諸邊大同爲京北巨鎮宣山西腹門關馬諸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可不備已都御史郗來舉議自永平山海至薊國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臺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東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飭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嚴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里便寓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寄關馬石雄布巢落使峨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籌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協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謀並敵所至左右營猗前角後爲截剿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暴蜂蛇豕發穿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寨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坡其關口皆增埤深濠塹守爲其分地一太監一御史鎮古北口者逼東則以都指揮主之逼西亦都指揮主之其禍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無隘防平居營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關操便而議復營上言大同民生長邊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遼南調戍衛所軍苦逃亡即清句徒擾況清軍不足因窮損民而大同之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補伍願自備鞍馬誠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今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籍衛所籍名毋清句則士卒免離鄉背井之苦家室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繫其中心將樂戰效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行當是時諸邊邊圍之疆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亡大創焉時大同一

宰卒。缺定襄伯登、永敕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漸坐專擅令。爲越職不法。下尚書少保讞糾言。皆齊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將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司。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挫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桀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算無法制主用。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充足。會瓦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尚且不足。其何以供敵。往永樂、宣德時。敵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邊收鬻地。毋入境住劄得窺伺。正統間。許收大同。故敵得窺知地險。數犯邊。今敵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圖我。蓋慎防如此。已瓦剌以前所掠男女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事下。敵不易衆口與之衆石。單吏以遙制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將之而得歸。不敢辭也。事聞。上嘉賞。已劾總兵紀廣。上言。邊圉孔亟。不得以微文措大將、下御史覈報。詔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敵犯甘、涼。大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故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敵退河開。請能師。議者慮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敵安可常。若慮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之興。雖欲久宿師無由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登。貲嘗如邊何。莫若敕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諸調卒盡撤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明初歸附羌也。處平涼、固原間。令墾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滿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紫之賄而反。據石城。數月。有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廣。可容數千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猖獗。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合剿賊。賊走壁阻深固不出。伏羌伯毛忠怙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口。督師忠親卽陣斬千戶以徇。陣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洶洶。欲濟師。忠上書言。賊巢四出。攻剽傷害實多。聚殺矣。今入山自保。譬虎已投阱。卽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皇威。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爲濟師。且京軍脆怯。卽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學士時毅然任以爲觀項忠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大兵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賊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騎劫營冒陣。大小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頗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乎。凱還。其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爲賊巢穴。爲北寇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居其地。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陰聚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敵衝。宜添設衛所以鎮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敵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築受降城於此。而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爲固。與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盡。可耕稼。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明初卽受降故地。暨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邊兵登東勝城一瀊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敵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痛哭引去。而套爲內地。敵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備防秋冬春。夏特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敵往來套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綏爲內地。道東勝內徙。棄險固不守。而敵始渡河抄寇。初敵乃犯延綏。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闖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敵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推擇將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遂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算。會毛里孩寇大同。陽求貢而能。於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戍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里孩以土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敵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驕。驅馳不息。士馬疲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四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諜知所在。出不意。徑濟搗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寇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侍郎葉盛往行視。議上方略。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多不可田。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劉聰邊軍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而選土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部尚白圭復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解敵。且自爲功。以延綏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而奏。越既召。而寇擁衆驟渡河。詔武靖伯趙輔及越刻日行。會輔病。越獨將。諜知寇出宅掠。遺老弱於鹽。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雞七日。輕騎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寇營。縱火焚其帳。而萬騎辨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算。寇巢穴諸畜產畢盡。寇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乃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敵盡猶未解。再鬭再過伏。乃大慟渡河去。自是邊無寇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上曰。濫功固罪。敵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宮保。增俸掌都察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己官償之。不報。後以從大闆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願得封威寧伯。翰林崔銑深嘆以爲越出奇取捷於邊。功甚偉。夫忘功術才。心慘於戈哉。諒哉。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營堡疏。兵少。而套寇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遊河套。熟其地體。臣實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稅食其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嘴。每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敵而衛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保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疎。撫按分巡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虜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敵猝至。誰禦

乞行撫按分巡官職邊鄙。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幾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險阻。止籍墩臺城堡爲守備。而城堡地斜互不均。多寡遠。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敵遇警傳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虜飽掠而已。須改城堡。增墩臺。廣濠塹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聚芻粟。容客兵。墩臺稠密。聲勢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詔允行。當是時。明初備禦士馬。既盛。敵入套。盤結居內。而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築爲內防計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千里。咸得其要領。乃奏便宜上。報可。下。於是大興修築。先是正統中。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乃奏廣其城。增營堡。置榆林鎮。屯置兵。而榆林遂爲雄鎮。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遂大造戰車。當是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寧夏邊多完固。而馬文升時撫陝西。人稱爲三巡撫焉。宏治中。朝廷清明。而中外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疏請、宣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三鎮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官至數十員。每員軍士役占並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因以單附。乞取回以靖邊。已陞平涼府開城爲固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才。輒覆允。戎務修飭。虜寇小王子懼。進名數買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山無敵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備日頹弛不治。而虜寇亂加斯蘭。每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乘河凍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歲久。兵益驕不任戰。七年秋。火篩寇大同、威寧。勢猖獗。京師戒嚴。上亟召文升入便殿議戰守。仍命保國公朱暉等率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護斥堠。修戰具。敵尋引去。明年。犯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都御史楊一清從平涼率帳下兵五千人疾赴援。至瓦亭。適敵圍花馬池。見軍容盛。移營隆德。尋遁。已而諸大臣議復河套。詔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於是申復東勝條三策上。一議守。守寇所必入。一議戰。戰寇所必敗。一議攻。攻賊所必救。疏略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興武、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鎮戎、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室奧。行令總副參遊分地駐劄。聲勢聯絡。並力防禦。分布既定。謹烽堠。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始至。謹毋與之爭鋒。入據險以邀待其深入。左右鐵騎縱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寇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惰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躡絕路。夜則銜枚劫營。以我四路應援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寇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盈。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搗搶巢穴。患未已也。臣非不知來戰去守爲禦賊之常。犁庭掃穴非帝王之得已。況河套本內地。而彼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蹀血於不毛之地。爲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駐劄。聽張安節制。寇若止在套駐牧。未嘗

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因舉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寨。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相聯。前後相望。以逸待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搗其巢而殲其壯狡。奪其駝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壁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退而寇稍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邀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於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敕兵部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難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衍。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拆牆而入。犯環慶寇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其間士漢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牆。敵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地。始議邊牆爲不足恃。寧夏鎮巡屢乞築牆。提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復添修四五小堡。敵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爲談不如親見。躬親閱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今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撤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寇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因其上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俾寇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起至寧夏橫城三百里。沿途墩臺。間多缺壞。獨興武、清水、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疏。節被敵衆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橫騖而進。闖空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遠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瀰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築高厚牆。每里築臺三。每臺離百二十步。傍堡於水草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等。他所空缺。亦增築焉。復濬壕塹。設鈴柝。張旗幟。令迭相應。分委守邊者協同守備。分轄防護。其定邊、安邊。遞西責成巡撫都御史。彼所計度。應築者築。應創者創。一體修治。務使邊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花馬池一千戶所。敵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寇賊出沒之衝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墩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搗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敵情窺伺而已。洪武間。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收。

徑園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士遑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盡隸寧夏，士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爲有力者侵奪，驛馬倒站死，不復追賠，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於所屬路畔黃河寇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鹽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士民隸本所吏目帶管，欲撫綏無由。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況兼理靈州、鹽池，距慶陽遼，實難遙制。乞改駐靈州，練軍理盜，撫安士達，兼理驛課，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士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寇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既不嚴，戰乃無兵。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慶王墳爲寇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校尉舍餘，則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責於韋州操守保障，最爲長便。且以慶府護衛之人，保其先王股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營被寇攻圍，遂移平虜，而平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寇犯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恣乞之乎？敵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并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臺，賊宜拆築，與河西煙火相接，而黑山則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議，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錄不足恤。自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於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餉，明斥堠，以待敵之近塞，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未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牆爲言者，受恩深厚，自當爲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皆奏可。而一清銳意綜理，凡雜餉約費銀十餘萬，起役約費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木石之類，亦計處周悉。會孝宗崩，正德改元，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繁浩，而功止四十里，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剌、阿爾禿斯兩種與小王子相讎殺，因據西海，屯朔方，而河西之有寇始於此。河西、遼東堡塞諸處，虜日漸猖獗，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敵，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敵患日進。四年，入犯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營谷塞，殺參將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敵復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一清以少傅兵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務，召還內閣。四年，敵掠陝西塞。六年，敵入寧夏塞，尚書王瓊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卻之，斬級三百。七年，敵大掠寧夏。起尚書王瓊總督陝西邊務，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修邊牆禦敵。牆成，據要害，且堅厚可乘，迄今人稱爲王總制牆。於是度敵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敵近牆，輒雜用弩礮、火器擊射之，敵被傷去。已，兵尚書承勛言：蘭河曲所患者，獨吐魯番耳。今亦卜剌又深入巢西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聚貯蘭州，爲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敵出入所走集，宜辯寨設屯，以隔絕二敵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師者，撫之即屬夷，不善撫即門庭之寇也。宜謹其備御。又雲南安銓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阯世子流寓老撾，與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皇上聖恩經遠，豫定廟算，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書萼以官大、榆林、遼東饑，亟請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藻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士曠人稀，宜督田講勢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邊，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遼陽地肥美，而寇時入掠，妨農耕，築邊包山，立寨其顛以守，遼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未於積芻糧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經國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二酋者，業與諸戎解讎結約，頻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走敵中者數千人。敵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幄，好遇之，細者爲嚮道、号子，出入詗我邊，西至甘、涼，東至山海，並邊垣散入諸營，語、衣服本華人，入市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刃蹤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敵騎如蠭四集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衆數萬，前寇，軍每入寇，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禁禦也。蓋是時敵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得掠爾，爾毋犯我，歸且遺爾牲畜貨賂。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歲無寇，其後禍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擁罪，必以賂，邊備大圮。雖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保鎮圍能毋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上奉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賞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僨，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撤瞭過矣。於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關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宏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敵蹊間也，於村側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於泥中，而河南妳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謎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擁盆峙，陸難援也，稍西南東房越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無水泉，難守，稍東爲鎮川堡。五堡成，中有平山，可瞭望賊，乃於上築會遠堡，設兵守之。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障。時邊備久弛，萬達既部署已，尋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惰，以碌和油貿以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無守者，輒砆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罪。卒得所署書，各面縛聽勘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微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瘡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充灼謀開敵，則諸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詔繫充灼論如法，誅。報敵犯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敵深以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勒卒代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鬥，與士卒同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軍與柴病進，距敵四十里而軍，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丙午歲，敵深入陝西，大肆殺掠，時總督侍郎曾銑奏議復河套。明年，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爲奸，銑劾之，詔逮鸞。鸞誣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搖關中人心，遂亦逮銑下詔獄。時大學士言是銑議，而大學士嵩素忌

言深傾之。因落言少師。以尚書致仕。乃纖坐銑交結近侍律。并逮言死西市。敵益安套。無復再議矣。其後敵犯京師。既退。僉都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郛。使附郊人得車居廣。從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衝。設總督薊、遼、保定。以拱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為四重鎮。各置大帥重兵。有急得相為援。奏可。次第行如意。而薊州置總督。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又以侍郎督薊遼。與宣大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移薊保兵為外守。而結好朵顏諸屬夷甚恩。北邊賴之。隆慶元年冬。虜破石州城。大掠而去。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給事中魏時亮因上言。陛下既及敵犯。於日講後延問輔臣。仰見加意勤政。願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近法孝皇召問大臣。則敵患不足平矣。二年。薊遼總督譚綸奏沿邊三協。增築敵臺三千座。而以發繁招諭。乃誠築益一千六百座。而大學士高拱陳邊務八事。嚴覈邊吏。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萑馬。招降。皆以數課計其功罪。而邊嚴飭。諸邊力行之。其後有鐵嶺李氏者。本朝鮮人。至成梁父子。於萬曆中以斬級功封寧遠伯。遂總鎮遼東地。欲比雲南黔國故事。至三十三年。春。與巡撫遼東都御史趙楫。欲將鴉鶻關外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居民。招來內徙。以邀功賞。有沮之者。輒大怒。阱而甘心焉。其年冬。遂逼內遷。幾至激變。復陰令廝弁韓宗功。率兵丁。假夷哨驅逐之。隨焚其室廬。毀其器用。時冰雪塞途。遷者死無算。凡少壯強有力者。逃之塞外者十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皆派於全遼二十五衛安插。奏聞而其時總督蹇達及成梁、楫以招徠功。蔭賞有差。遂棄膏腴數百里。未幾。陷撫順。失清河。而邊事遂不支云。

明書卷七十五

志十七

經籍志

史官論曰。夫經籍者。闡微言。繹大義。所以繼絕業於往哲。啓方儲於將來也。其於王事經緯。天地翼贊彝常。使日月久其照。剛柔得其正。觀文以化成天下。恆必由之。故大訓陳于東序。藏書策於柱下。籍氏以名其官。執秩以修其令。若易象、春秋之觀。不備墳、典、邱、索之史。不良則王道不亢矣。昔嬴燔秦灰。往往闕獻書之路。並寫書之官。石渠、天祿之藏。使諸儒校論同異。天子親臨觀。稱制決之。彬彬盛矣。沿及魏、晉。代有右文。劉之七略。荀之四部。其最著也。若夫縹第甲乙。籤分斑玉。縹囊緗軸。鏤華琢牙籤。載書飾於藝苑。均為干城。在聖道不無小補。要以六藝之作。興壞在人。盛衰在天。歸石室金縢之間。一盈一虛。如堅舟焉。惟一代好文之主。爭煥天章。如漢祖之躬受新書。唐宗之親裁帝鑑。而又推情輿下。樂道不勸。或賜倫籍千卷。或燬皇甫一車。使遺書復出於人間。墜簡滅傳於伏女。此則上好下甚。觀文以化成天下者也。明興。太祖有御製文集、大誥、誥民、寶訓、訓子孫。而制作爲備。遠邁前代。至永樂大典。表章性理大全諸書。尤在太宗、宣、世之間。更多裒集。其餘列局編纂。職在史官。賜書獻納。載籍輻湊。雖負圖新鑑之代。何以

加焉。而天府所珍。皆稱雄富。爰誌其梗概。以垂來禩。至於家擬鄴架。人矜鵠虎。著成一氏。藏之名山。及列之市肆者。充棟汗牛。莫可紀極。茲不具載。爲作經籍志。

太祖於未即位時。即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如此表章六經。開闡聖學。眞有功後世。吾每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洪武元年。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已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二年。上以祭祀爲國大事。乃命禮官及儒臣編集郊祀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靈異可爲鑒戒者。爲書曰存心錄。二月。詔修元史。以宋濂等主其事。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興衰。必有一代之史。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干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臣。言不見用。以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凡有可述。詳著於篇。毋溢美。毋隱惡。務合公論。以垂勸戒。而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尚闕。乃遣儒士歐陽佑等。於北平等處訪求之。八月。元史成。其明年二月。復續修元史。已。詔中書編祖訓錄及禮書。三年。大明集禮書成。凡朝會燕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悉備。計五十卷。頒行之。十一月。大明志書成。以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及降附始末成。皆授以官。四年。御史臺憲綱成。上親爲删定。七月。上覽存心錄。復命贊善劉三吾等編類、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爲書曰省躬錄。五年。禮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六年春。命孔克表等。取諸經要言。以恆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意旨。乃親釋二章以爲準。成名曰群經類要。已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曰昭鑒錄。以賜諸王。四月。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五月。祖訓錄成。上謂侍臣曰。朕爲此書。蓋所以垂訓子孫。朕創業艱難。常憂子孫不知所守。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違祖訓。亡無日矣。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愼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親爲序。七月。詔宋濂搜羣臣代好臣之蹟。編爲辨姦錄。頒太子諸王。是年。承旨詹同等請編大明日曆。明年五月成。自上起兵至即位。及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詳。合一百卷。而宋濂又請如唐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制夷。爲五卷。曰皇明寶訓。自是後。凡有出政。史官日錄續之。冬。孝慈錄成。詳定喪服之制。已。御製道德經注成。上謂儒臣曰。朕觀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於養生治國之道。大有所助。但諸家之注。各有異見。朕因注之。以發其義。是年。禁四六文詞。因取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頒爲天下式。八年。學士濂取上所行關於政要者。成書曰洪武聖政記。三月。洪武正韻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原雅音校正之。其時有陝州人獻天寶斬之御製

嘗世通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次臣道。次士用、民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之意。詔刊頒之。十二年。春秋本末成。先是上以春秋本諸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難於考索。乃命文學傅藻等分列國而類聚。附以左氏傳。首周次魯。秩然有序。十三年。胡惟庸敗。上命翰林史官纂錄歷代諸侯王以下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成。命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使知所警。是年。寰宇通志成。書以天下道里分方輿爲目。凡八。十六年。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吳沈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三者盡而人道至矣。第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類編輯。庶便省覽。書成。上大悅。賜名精誠錄。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是時有駙馬人獻天書。命斬之。十八年。編書傳會尚書陳氏、蔡氏二傳并古注疏。總爲一書。御製大誥成。示天下。先是元綱大紊。上每歎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頽。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乃著爲大誥。示天下。又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十九年。大誥續編成。又作大誥三編。皆頒布中外。命儒臣修志戒錄。以補臣戒錄之遺。二十年。御注洪範成。諭劉三吾曰。朕觀洪範。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驗於人事。帝王爲治之道也。朕疏其旨。以便省觀。三吾頓首曰。皇上明聖道以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在此注矣。頒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之。已命禮尚書李原名等編禮儀定式。明臣僚尊卑之宜。成。頒行天下。二十一年。頒武士訓戒錄。二十三年。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有未當者。命官復訂前太常博士孫吾與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本刊行之。曰定正。冬。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善本。命書坊刻行。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取文武大小官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穀。以穀計田。與其用力多寡。爲書頒布中外。使食祿者知所以恤民。冬。永鑑錄及世名總錄成。二十六年。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周禮作書。曰諸司職掌。是時藍玉敗。籍其家。上見其服舍器用多僭踰。乃召翰林稽考前代功臣封爵人民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編輯爲書。曰稽制錄。上親爲之序。以頒示功臣。用遏其侈心云。二十七年。詔訂正蔡氏書傳。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賜名曰書傳會選。命士子肄以應舉。而永樂中刊大全。後此書竟不行。是年。修寰宇通志。時陝西一士人上仁政書。上覽之。謂侍臣曰。既曰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立意可嘉。不必指瑕。以杜言路。賞而遣之。有道士以丹書獻。上卻之。侍臣請留觀。上曰。彼所獻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致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仁壽。豈獨一己之長生耶。若受之。則迂怪者爭進矣。故卻之。毋爲所惑。二十八年。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敕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剷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已命儒臣編禮制集要。又編洪武志。其書述山川都邑宮闕壇廟甚詳。三十年。大明律誥成。又頒所輯爲政要錄。建文即位。尤急儒修。購遺書。中舊典、日惟汲汲不遑。元年正月。命禮侍郎董倫等爲總裁官。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方成而燕兵起。太宗入金川。覽之。以知府葉仲惠纂修處有指斥燕事爲逆。論死。籍其家。乃復以曹公李景隆等重修太祖實錄。九年。復命姚廣孝等三修太祖實錄。極詆建文君臣之非。及成。賞予倍厚。元年。分遣廷臣分詣天下。罪民之家。有收藏太祖御製者。皆送官繳進。既裒集成書。曰太祖御製文集。已命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二年。命儒臣編自古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曰文華寶鑑。二月。命修補國子監經書板。十一月。解縉進所纂韻書。賜名文獻大典。三年。仁孝皇后內訓成。書凡七十八册。又著夢感物說。又著希有大功德經八十七卷。四年。遣使四出購求遺書。諭之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所得者多。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解縉等於天下古今事物散在諸書。備輯。自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爲一書。上覽之。多有未備者。乃復命姚廣孝等纂修。及繕寫者殆三千人。歷四載而成。計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十二年。上聞侍臣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聚類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乃命胡廣等開館於東華門外。光祿給饌。明年。書成。命名五經四書大全。十四年。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十五年。仁宗在東宮。卜筮尚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因命楊士奇纂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因名周易直旨。既而士奇又曰。周易雖爲卜筮書。而文王、周、孔義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踰年。上之。賜名曰周易大義。是時徐好古進尚書直旨。金幼孜進春秋直旨。仁宗皆命留覽。十六年。纂修天下郡縣志。十七年。爲善陰騭書成。書列百五十六人事。十八年。孝順事實書成。書列二百七人。皆頒行天下。帝自製務本之訓。以予皇孫。已命羣臣輯神仙傳。十九年。楊榮撰皇都大一統賦以進。洪熙元年。敕修太宗實錄。注天元玉曆賦。宣宗即位。時御製如憂民吟、酒誡、猗蘭、有嘉魚詩、憫農詩、捕蝗詩、招隱詩、招隱歌之類。不可勝紀。匪念切民依。則君臣相悅。文章之治。獨此稱優。元年閏七月。詔修仁宗實錄。以英公張輔等董其事。諭之曰。國史貴辭。卿等宜盡心。五年。成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十五卷、仁宗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御製帝訓。自君德至樂餌。共二十五篇。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所之後不至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垂。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宏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藉兵爲逆。劫掠京

城．仲無匡濟之功．室家先罹．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侍臣皆頓首服．七年．御製官箴．自都督至儒學．箴凡三十五．箴已．上又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爲鑒戒．乃采其事爲外戚事鑒、歷代臣鑒．頒賜羣臣．正統三年．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四年．刊布憲綱於中外．十三年．五倫書成．先是．宣宗嘗親采經傳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於五倫者．類分爲六十二卷．命曰五倫書．至是．上追承先志．乃成之．副都御史吳訥進性理羣書補注．納之．景泰中．敕儒臣纂修宋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吏部侍郎李賢取君鑒中二十二君行事之切要者．集爲鑒古錄上之．上覽之．聞內侍王誠曰．此湊欲何爲．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上頷之．天順二年．敕翰林官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修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修寰宇通志．成而未刻．至上復辟．乃合二書而成之．凡九十卷．時濟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成化初．進英宗睿皇帝實錄．附郕戾王．九年．命儒臣校訂朱熹通鑑綱目．梓之以傳．已復命大學士彭時等復纂宋元綱目．侍讀尹直請萃聖朝儀文法制爲合編．從之．十五年．禮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言四書五經．雖經朱熹注釋．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謬者．乞再考訂．上曰．昔太宗時已有大全．諸士講習已久．不必更．十八年．御製文華大訓成．其書綱凡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凡二十四．以授皇太子．已命太監杜福友於江南民殿銓取載江綱古書一部及廬岐僧院取刻緣觀音羅漢像．尚書王恕諫．不聽．二十年．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注．來進．上以狂妄罪之．二十三年．掌國子監禮部侍郎邱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大喜．曰．是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進尚書．掌詹事府．弘治改元．敕修憲宗純皇帝實錄．四年．成．十年．命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於一．乃敕大學士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十六年．命翰林官修歷代通鑑纂要．前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留覽．正德元年．敕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四年．成．其時劉瑾專政．以弘治中纂修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貶修者官有差．嘉靖改元．命修武宗毅皇帝實錄．乃檢正德間留中不報疏八百六十餘本．付史館．明年．成．四年．御注周書伊訓、無逸篇．并太祖所注洪範篇．令儒臣復通加詳釋．曰書經三要．大學士費宏請修獻皇帝實錄．遂取長史張景明、日錄趙銘等各存嘉言善行錄．及部存謝恩存心諸疏．宜付史館．及成．宏等推遜不受賞．以爲皆與邸太監張佐等日紀之功．乃各予世職．酬其勞．五年．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多訛．巡按御史楊瑞等請差官校勘．上命侍讀汪佃行往校．已編修孫承恩編尙書善惡事爲詩上之．賜名鑒古韻語．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集．乃受命分封之國．感孝宗錫予之恩．而紀之．凡七卷．又含春堂稿．則未之國之詩．凡五卷．六年．命重刊大學衍義．上親製序文．工部尚書張璁上大禮要略．先是．上諭禮部曰．獻皇帝徽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全書．特命儒臣重加編纂．以成一定之典．璁遂自纂大禮要略二卷以進．上命付史館纂述．初．上命張璁、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既成．名曰明倫大典．十月．重修大明會典．先是

會典廢．上詢侍臣曰．會典或有錯誤．朕覽不能無疑．恐不復則後無所考．宜令官修復．以成一代之制．七年．命編纂御書文體．如貞觀政要、洪武聖政記例．曰嘉靖政要．以張璁領其事．上允錦衣衛千戶沈麟請．校勘歷代史書．頒布天下．六月．明倫大典成．刊行天下．南吏部侍郎洪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上嘉賞之．後又進二禮經傳測．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詔留覽．八年．重校大明集禮．刊行之．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注十五卷．命其子詣闕進．上命有司以禮獎勸．給官帶．復其家．太僕寺丞陳雲章進所著書傳、大學疑、中庸疑、夜思錄．上以其稱書淆亂經傳．斥之．初．太僕寺丞何淵進太廟世室說．希進用．及大典制而不錄．淵乃集其說爲五卷上之．上怒其濫．降永州衛經歷．十一年．重刊二十一史．前國子監原無金史、遼史．上命購求善本刊行之．十三年．太康儒士安都進所著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卷．上以狂妄．命毀之．十五年．命集列聖寶訓．二十年．都督陳寅進所編皇考聖母御製事蹟．上嘉賞之．命承天府督工尙書顧璘聘文學纂修興都志．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樂書．報留覽．二十三年．上命刊頒獻皇帝御集、醫方選要．四十年．詔重刊衛生方．四十一年．命重錄永樂大典．四十五年．史館進承天大誌．上以先爲太常少卿邱密所請．至是書成．進禮部右侍郎．餘賞賚有差．隆慶元年．敕修世宗肅皇帝實錄及寶訓．纂集御製文集詩集．給事中王之垣進承天基命記錄事實三十卷．上留覽．三年．東莞陳建私輯皇明資治通紀．給事中李貴參其謬誤．上命焚燬之．俾史館勿採．命頒示藩條例於諸王府．重修吏部員外郎李默所撰大明輿地圖．總河尙書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書．上留覽．萬曆元年．詔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明年．成．大學士張居正進帝鑑圖說．四年．重修大明會典．六年．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各王府．十六年．命經筵勿講貞觀政要．上曰．太宗多慚德．此書何足垂訓．時國子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景皇帝實錄．上允行．二十二年．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四十五年．纂修玉牒成．熹宗即位．詔修神宗、光宗實錄．頒行欽定考格．二年十月．重修玉牒成．四年．詔儒臣校訂大學衍義補．以進．五年．命各省搜購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覲官齎進．以備省採．命纂宗藩限祿書．成．六年．進三朝要典．副稿、神宗、光宗實錄副本．六月．進三朝要典．書詳列挺擊、移宮、紅丸緣由及章疏甚悉．命竄皇史宬．刊布天下．命燬廣西副使曹學佺所纂野史紀略．爲與要典相反．七年．神、光二宗實錄成．崇禎元年．詔修纂熹宗悊皇帝實錄．二年．頒欽定逆案書於天下．三年．命增修大明會典．四年．命重刊天下賦役全書．命儒臣修六字格言．九年．命大學士徐光啓同西儒修正曆法．成．名崇禎曆書．

殿閣皇史宬內通籍庫藏書

制書一百六十七部．　易類一百九十部．　書類六百五十七部．　詩經四十二部．　春秋類八十部．　三禮類五十七部．　禮書五十八部．　樂書九部．　諸經總錄四十部．　四書類九十一部．　性理類一百十七部．　性理附十六部．　經濟類九十三部．　史類一百七部．　史一百二十九部．　史雜一百三十六部．　子類六十部．　子雜二百三十八部．　文集六百五十二部．　詩詞類四百八十八部．　類書一百八十部．　韻書八十五部．　姓氏十四部．　法帖二百零九部．　畫譜六十八部．　政書五十部．

刑書二十九部。兵書八十二部。算法二十七部。陰陽書二百九十六部。醫書一百八十九部。農圃十四部。釋道書不具載。舊籍原無卷數。今仍因之。

制書

皇明祖訓。祖訓錄。祖訓條章。大明寶訓。皇明寶訓。大明宗譜。大明譜系。大明帝紀。玉牒。御製文集。御製文稿。御製詩文。御製詩集。御製僧詩。御製數年詩。御製詩扁。御製大誥。御製戒酒文。御製祝文。御製戊辰集。御製煩人傳。御製書注。御輪。御製尚書注。御製道德經注。御製洪範注。玉曹。御製武臣大誥。御製詞。御製資世通訓。御製徐武寧神道碑。賜諸番詔敕。賜諸番書。御製追贈誥文。敕文武羣臣書。御寶書。御製大誥條目。文華寶鑑。御製冊文。各處衛所官誥敕。御書文牌。聖學心法。御製由明五常教。誥李善長文。御製長孫訓。御製務本之訓。洪武聖政記。孝慈錄。孝慈高皇后傳。儲君昭鑑錄。仁孝皇后夢感經。爲善陰隲書。文華進講錄。仁孝皇后勸善書。孝順事實。仁孝皇后內訓。歷代臣鑑。新編類書。欽定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勸世嘉言。新編命要。新編禮書。新編歷代故事。新編羣書集成。新編相鑑。歷代君臣事實。仁廟御書阿彌經。勸善文。省躬錄。忠義錄。君臣昭鑑錄。雜錄。存心錄。精誠錄。臣戒錄。姻選錄。鐵榜文。貞烈事實。昭鑑錄簡略。諸王要。稽制錄。武臣鑑戒錄。古今烈女傳。外戚事鑑。鹵簿圖。歷代公主錄。功臣鐵券文。直注古今列女傳。外家積慶圖。永樂大典。納徵傳制遣官圖。大明禮制。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皇朝禮制。國朝禮制。禮制集要。稽古定制。冕服圖。朝服圖。命婦朝賀禮儀。喪禮儀注。冠服圖。朝儀。親王婚禮儀注。喪禮祝文。公主婚禮儀注。太常祭禮。侑食樂歌九奏。陳設樂器儀注。祭祀禮儀。寶匣等式圖。祭祀儀注。王府宗支封號錄。濟理佛教榜文。諸司職掌。申明禮制榜文。行移減煩體式。禮制榜文。責長史不臣榜文。糾長規戒錄。彰善榜文。責教諭不才榜文。彰善癉惡錄。大明律。大祀歌。志戒錄。宗屬親疏服圖。大明令。律例條式。逆臣錄。洪武七政躔度書。歷代姦臣備傳。紀非錄。京城四至水馬驛程錄。天下都司衛所紀。集犯錄。關隘丈尺里數錄。昭示姦黨錄。癉惡續錄。齊王紀非錄。技藝鑑戒錄。醒貪錄。國子監沿革錄。天下郡邑志。華夷譯語。洪武寶訓。洪熙寶訓。寰宇通衢御序。太和山誌。洪武實錄。洪熙實錄。永樂寶訓。宣德寶訓。天順實錄。弘治實錄。永樂實錄。宣德實錄。成化實錄。正德實錄。大誥條例。大明會典。仁廟御製詩集。百令條目。歷朝詔制。歷朝御製文集。忠靖冠服圖。恩集會吾堂集。敬一箴注。宸翰錄。春遊詠和集。明倫大典。五箴注。嘉靖實錄。隆慶實錄。萬曆實錄。泰昌實錄。天啓實錄。

易

古周易。周易子夏傳。周易王弼注纂圖。焦氏易林。周易王弼注。周易鄭康成注。京氏易傳。

周易王弼注鈔。周易長孫無忌贊義。關氏易傳。衞元嵩元包。周易孔穎達注疏。李鼎祚易傳集解。周易陸氏釋文。溫公易說。東萊周易古今經象。周易安定口義。東坡易解。蘇氏易傳。程氏易說。程朱易說。周易撮要。橫渠易說。程氏易傳。楊氏易傳。周易義海。漢上朱震易圖。東萊繫詞精義。南軒繫辭說。都絜易變體義。蔡淵易象意言。蔡節齋易解。南軒易說。蔡氏筮書。蔡淵易傳訓解。鄭氏易翼。朱子本義。朱子易學啓蒙。林栗易集解。本義啓蒙翼傳。易沈氏小傳。朱文公易解。易緯朱子遺說。易趙以夫通。朱子啓蒙。趙汝楳易序叢書。易趙復齋說。易郭氏解。周易趙汝楳輯聞。趙汝楳易雅。周易鄭剛中窺餘。楊忱中易原。易陳了翁說。周易丁易東象義。楊慈湖易成。李謙齋詳解。何基易經發揮。易張行成述衍。王世易心。何基保辭發揮。易張行成通變。易會通。麻衣正易心法。大易會稽雜言。易乾鑿度。讀易老人詳說。大易會稽粹言。易陳普解。丁易東大衍索隱。周易項安世玩辭。王日休準係易解。朱元昇三易備遺。劉氏易數鉤隱。易陳宏童子問。李簡學易記。易史徵口訣義。周子方學易記。易胡霆衍義。易被山齋總義。鄭滁孫易法象通贊。無庵警心易贊。陳應潤易爻變易蘊。大易宋諸儒集義。鄭滁孫中天述考。周易宋諸儒集義。胡方平學易啓蒙。吳沆大易璇璣。胡炳文易本義。易張清子傳。周易李恕音訓。保八易源奧義。易吳徵纂言。陳詢河圖易象本義。周易齊履謙本說。周易遊軒錢氏圖說。周易紇石烈集傳。周易保八原旨。張理易象圖說。易林至神。鄭約大易圖說。易豐潤田時解。易疑擬題。周易俞石澗集說。周易孤汾道更證類。張應珍義山易解。方實孫淙山讀易記。周易許復衍義。周易梁寅參議。鈔易學通變。周易本義附錄。易家人封衍義。鈔大易忘筌。易吳徵纂言外翼。鈔郭東山易書。鈔清全齋讀易編。陸氏筮法。

書

古三墳書。尚書。古文尚書。尚書孔穎達注疏。書吳方老裨傳。尚書孔傳。尚書孔穎達正義。尚書解。尚書注疏。尚書音義。書晦庵說。書傳纂疏。尚書要義。書東萊說。尚書纂傳。尚書東坡傳。書傳纂注。尚書陳大猷集傳。書錢融堂傳。潔齋書鈔。尚書陳大猷或問。尚書薛季宣古文訓。尚書胡士行詳解。尚書吳文正公纂言。尚書王天與纂傳。經書李公凱句解。尚書許謙叢說。尚書釋題。尚書黃存齋通考。尚書金履祥表。書傳會選。尚書趙杞宋意。尚書方時發紫垂。書義新格。尚書趙杞辨疑。張閣貢書義元奇。洪範直解。尚書陳氏詳解。程大昌禹貢論。傳寅禹貢說。書經徐幽體要。毛晃禹貢指南。書鄭叔文說。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倪士毅書義要訣。胡一中定正洪範疏。王耕野讀書管見。補去非洪範補傳。趙善湘洪範疏。汲家周書。田峯洪範洛書辨。胡先生洪範義。楊慈湖五誥解。陸氏洪範本義。

詩

詩經。詩鄭氏箋。詩經正義。詩傳。詩經注疏。詩經要義。陸氏詩經釋文。陸璣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陸氏詩經音義。唐城伯璵傳。詩放齋說。詩歐陽氏本義。詩李黃集解。詩逸齋補傳。李簡詩學備忘。詩鮮于氏傳。呂氏讀詩記。詩王氏總聞。翟思忠詩傳協通。詩楊慈湖解。詩朱子集傳。林泉生詩義矜式。詩錢文子傳。詩傳通釋。嚴粲詩緝。詩胡一桂纂疏。詩傳遺說。嚴氏詩解。詩許謙名物鈔。輔氏童子問。詩林岊講義。曾堅詩疑大鳴。詩李恕音訓。詩趙德辨疑。朱倬詩經疑問。彭氏奇詩經主意。朱善詩經解頤。詩義斷法。段氏詩義指南。朱公遜疏義。詩經題斷。陸氏序詩。詩圖說。

春秋

春秋左傳注疏。春秋左傳釋文。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左傳類編。春秋左傳。春秋左傳雍氏節。春秋左傳經說。國語。春秋左傳廣誨蒙。春秋左傳法語。春秋左傳章指。孔氏春秋左傳本末。春秋董氏繁露。春秋陸淳集傳微旨。春秋公羊傳注疏。春秋公羊傳解詁。春秋公羊傳音義。春秋穀梁傳釋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注疏。春秋胡氏傳。春秋穀梁傳。春秋陸德明音義。春秋劉敞傳。春秋啖趙纂例。春秋呂東萊集傳微旨。春秋陸淳三書。春秋嚴大亨五禮例象。春秋孫明復發微。春秋劉敞意林。春秋圖說。春秋呂東萊博議。春秋劉敞權衡。春秋摘奇。春秋蘇穎濱集。春秋東萊集解。春秋透天關。春秋孫覺經解。春秋葉石林傳。春秋通天竅。春秋王當列國傳。春秋陳傅良後傳。沈文伯春秋比事。春秋戴少望講義。春秋呂大圭王論。春秋家鉉翁集傳綱領。春秋呂大圭或問。春秋高允濟書法大旨。春秋胡氏年表。春秋吳文正公纂言。春秋胡氏通例。春秋李祺王伯世紀。春秋洪緒紀詠。敬鉉春秋備忘續遺說。春秋高閱集注。敬鉉春秋傳例說略。春秋家鉉辨辯說。春秋黃仲炎通說。春秋程伯剛分記。春秋趙鵬飛經筌。春秋程端學辨義。春秋程端學或問。春秋程端學本義。春秋陳則通提綱。春秋李侗集義。春秋崔氏本例。春秋張洽注。春秋杜諤會義。陳深讀春秋編。春秋金鎖匙。春秋王哲皇綱論。春秋徐晉卿對類賦。春秋齊履謙統紀。春秋趙子常屬辭。春秋公羊傳釋文。敬鉉春秋備忘。春秋王元杰讞義。春秋俞皐釋義。春秋石元壽書法。春秋李廉會通。陸氏春秋名臣傳。春秋李衡集說。春秋汪氏纂疏。

三禮

周禮正文。周禮鄭氏注。周禮句解。周禮黃度說。周禮賈公彥注疏。周禮陸德明釋文。周禮賈公彥正義。周禮唐諸儒要義。周禮王荊公解義。周禮王昭禹注解。周禮鄭宗顏講義。周禮陳祥道纂圖。周禮王裕之訂義。周禮夏休井田譜。周禮王與之訂義。周禮毛應龍集傳。周禮陳傅良說。俞晉周禮圖。儀禮經傳通解。周禮易祓總義。周禮復古編。朱文公儀禮圖。周禮林希逸考工記。儀禮賈公彥注疏。儀禮陸德明音義。儀禮唐諸儒要義。朱文公儀禮圖注。儀

禮李如圭集注。少儀呂東萊外傳。儀禮敖繼公集說。儀禮吳草廬逸經。儀禮鄭氏注。禮記呂氏傳。陸氏經禮存羊。禮記鄭氏注。禮記正文。大戴禮記。禮記正義。禮記釋文。禮記集說。禮記注疏。禮記音義。禮記外傳。禮記圖說。夏小正經傳考。禮記詳節。禮記集說。夏小正戴氏傳。禮記要義。禮記集義。禮記纂言。禮記會元。二經雅言。三禮圖。禮記辨解。禮經集傳。禮記纂圖。月令考。

禮書

唐郊祭錄。宋元豐郊廟奉祀禮文。唐開元禮。宋太常議定九章冕服錄。宋政和冠婚喪祭書。宋陳祥道禮書。文公家禮。宋政和祭禮新儀。宋太常因革禮。南宋朝儀。宋通祀儀記。蘇洵修定諸家謚法。宋謚號錄。宋中興禮書。宋侯國通祀儀式。溫公書儀。宋五禮新儀擬。宋通祀輯略。中興禮書續編。宋春秋釋略儀。宋士庶通禮。文公家禮附錄。宋陸氏禮象。咸淳五耕。釋奠陳設須知錄。高閱原祭禮。鄉飲酒儀。黃勉齋喪服圖。楊慈湖婚禮家記。楊慈湖冠祭家禮。元集圖。楊慈湖喪禮家記。吳伯豐祭禮從宜。元禮書。歷代崇儒廟學興禮本末。與婚禮五服書。元皇朝儀注。元綱集禮。與端禮五服圖。元朝儀備錄。元釋奠儀圖。元釋奠格例。元鄉飲酒禮。元釋奠通載。元祭葬會要。孫偉時亨儀範。元通祀禮編。趙氏禮經兼例。元太常集禮藁。元通祀纂要。古今家祭禮。元郊祀禮。元禮器說。元昭儉錄。四家禮。元釋奠圖。元祭器圖。五服解義。三家禮。

樂書

宋皇祐新樂圖記。趙氏儀禮釋奠樂器圖。鄭起潛聲律關鍵。元韶舜九成樂補。蔡氏律呂本原。劉氏律呂成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元中和樂經。

明書卷七十六

志十七　經籍志二

諸經總錄

十一經匯．陸德明經典釋文．九經要覽．六經圖．唐玄度九經字義．九經直音．張參五經文字．賈昌朝羣經音辨．九經總例．劉敞七經小傳．魏了翁九經要義．六經圖辨．毛居正六經正誤．伊川六經說．五經義式．晏得平詩書遺意．二蘇五經．經義標準．王應麟六經玄文編．趙孟至九經釋音．歐陽長孺九經治要．端本堂經訓要義．九經三傳沿革例．宋儒邢昺等孝經注疏．陳澔室詩書輯要．莆陽二鄭六經圖辨．陳雅之五經辨疑．成齋孝經說．爾雅郭璞注．黃後翁經史疑節．隋曹憲博雅．鄭樵爾雅注．許魯齋孝經直說．江直方孝經外傳．貫酸齋孝經詁解．晏璧孝經刊誤說．宋儒邢昺等爾雅疏．陶凱九經類要．張達善四書歸極．溫公孝經指揮．孝經論孟音義．陸佃爾雅新義．陸佃埤雅．婁壽齋孝經說．洪焱祖爾雅翼古孝經．程端蒙大爾雅．危素爾雅略義．

四書

四書正文．四書集編．四書集注．四書集略．四書附錄．四書或問．四書纂疏．四書輯語．四書語類．四書發明．四書集成．四書輯釋．四書事文引證．四書集義精要．四書朱張注．四書注類編．四書集注箋義．四書朱眞注．四書章圖．四書纂箋．四書管窺．四書通注．四書標題．四書管見．四書輯義．四書叢說．四書類辨．四書提要．四書疑節．四書音義．四書問辨．四書考文．四書待問．四書音釋．四書經疑貫通．四書經疑會同．四書主意．四書經疑問辨．大學通旨舉要．四書通．大學正文．大學衍義．大學要略．論語纂圖．大學纘義．大學發微．論語注疏．論語集說．大學要略遺書．論語張宣公解．論語何晏解．論語文公類語．論語集注考證．論語東坡解．論語要義．論語本旨．四書口義．論語精義．論語音義．論語通釋．四書意源．論語通義．論語問答．論語蔡覺軒集疏．論語纂圖句解．論語旁通．論語穎濱拾遺．論語陳用之解．論語章解圖說．論語慈湖解．中庸輯略．論語日義新書．孟子趙氏注．中庸或問．中庸發明．中庸提綱．中庸胡先生義．中庸指歸．中庸注疏．孟子張宣公解．孟子注疏．孟子纂圖．孟子精義．孟子詳解．孟子問答．孟子節文．孟子蔡覺軒集注．論語評．魯孟辨．

性理

先聖大訓．顏子．曾子．孔子家語．子思子．小學．曾、思二子．通書發揮．周子附錄．程子粹言．周子通書．通書發揮．程氏經說．趙氏遺書．周子太極通書．周子太極圖．周子通書訓．周子太極問答．太極圖發揮．皇極經世書．程氏文集．伊洛精義．張子西銘．濂溪集．二程語錄．伊洛淵源．程氏外書．二程門人集師說．程子發蒙新書．西銘解義．皇極經世書類要．皇極經世指要．西銘綱領．張子正蒙．張子經學理窟．皇極經世逆卦．張子語錄．西銘發揮綱領．皇極經世衍數．皇極經世正聲正音綱目．觀物外篇衍義．皇極經世圖譜．經世圖．邵子漁樵問答．皇極內篇．皇極通變．上蔡語錄．延平問答．觀物外編．龜山語錄．延平語錄．胡子知言．晦庵語錄．紫陽宗旨．朱子三書．小學纂疏．文公語略．朱子成書．性理羣書．南軒語錄．文公語錄續後集．晦庵語續錄．近思錄發揮．眞文忠公心政經．東萊讀書記．眞西山學規．朱文公續語錄．朱文公注易參同契．近思錄．朱子語錄格言．眞文忠公經集傳．道命錄．象山語錄．勉齋語錄．慈湖遺書．麗澤論說．象山遺言．勉齋講義．北溪字義．先儒講義．眞西山讀書記．饒雙峯講義．王魯齋研幾圖．眞文忠公四書注．諸儒鳴道集．楚澤先生問學．王實齋心學．陳潛室木鍾集．十先生奥論．許庸齋學言．陳舜中審是錄．許魯齋心法．性理會元．性理指要．理學類編．性理文錄．性理淵源．性理正宗．劉侑明本．性理字訓．史繩祖池陽講書本末．石洞紀聞．魯齋語錄．梅裕堂講義．明善錄．經學明訓．魯齋遺言．洙泗源流．天原發微．饒煥錄朱張問答．洙泗問津．增廣字訓．諸路課試講

義。樂庵語錄。聖門事業圖。鳴道集說。家小圖書。孔子追證翼文。孔子世家補。孔子實錄。孔聖圖譜。闕里譜系。勉齋年譜。孔子年編。素王事紀。孔庭纂要。雙峯年譜。朱文公傳。宋名臣言行錄。尹和靖言行錄。龜山年譜。紫陽先生年譜。吳文正公年譜。

經濟

前後漢詔令。魏鄭公諫錄。范文正公奏議。唐太宗帝範。陸宣公奏議。包孝肅公奏議。南唐陳致堯雍典奏議。王明叟內翰奏議。朱富、范、劉三老奏議。張魏公中興備覽。宋仁皇訓鑑。富文忠公奏議。范蜀公奏議。建官聖政草。東南防守利便錄。蘇東坡奏議。任伯雨戇草。李文肅公經濟編。江東留奏議。陳修撰奏議。葉正則賢良進卷。張東軒奏議。唐賢策要。宋詔令。呂東萊集歷代奏議。朱子奏議。帝學錄。龍升與之中興政要。胡忠簡公奏議。陳正獻公奏議。張魏公奏議。趙忠定公奏議。韓元吉登對錄。楊萬里論策。鄭晉公西垣詞草。吳仲裴麟吐金集。鑑古編。彭龜年內治聖鑑。呂東萊制度辨說。董煟活民書。趙甫齋瑣闥集。崔菊坡奏疏。倪思承明集。牟清忠公奏議。趙甫齋奏藁。朱子經濟衍文。章公權進卷。鄭立庵內制。陳棣東宮備覽。宋掖垣詞草。鄭立庵外制。國之林青宮備覽。梅山奏議。宋太平寶訓。錢文子漢唐制度。李橘園策。萬年龜鑑錄。曾彥約經帷管見。呂中皇朝大事記講義。謝疊山致堂策券。宋名臣經濟錄續編。宋名臣經濟錄。劉顏輔弼名對。大元通制。宋名臣奏議。皇明崇儒實訓。國朝綸綍。國朝典章。皇帝寶範。張珍累代世範纂要。詔赦條畫。元經筵錄。趙天麟太平金鏡策。張養浩經筵餘旨。譙思河防通議。歷代事實。鄭以忠宮學正要。吳助教萬言策。梁寅策要。盧白處士爲政九要。林泉生古今制度通纂。孫可淵集詔誥章表。郭明如集詔誥章表。劉鼎策場制度通考。馮子亮舉業筌蹄。李稻翁三場文範。劉錦文答策祕訣。元儒時務策準。梁寅方策綱要。朱禮對策機要。董倫太平直言。

史

史記。晉書。梁書。陳書。司馬貞史記索隱。蘇子由古史。南史。隋書。王益之兩漢年紀。荀悅前漢記。北史。唐書。前漢書。前漢贊論。南宋書。呂東萊大事記。後漢書。後漢贊論。南齊書。劉敞漢書標注。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王倬班史名物編。陸狀元資治通鑑詳節。趙居信蜀漢本末。蕭公續後漢書。袁宏後漢記。陶岳五代史補。竇苹唐書音訓。五代史纂誤。資治通鑑目錄。三國志。後魏書。北齊書。王十朋唐書詳節。九國志。後周書。南唐書。司馬溫公稽古錄。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新唐書略。貞觀正要。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唐書音釋。唐書直筆。五代史通鑑。舊唐書。五代史。齊推通歷。宋東都事略。唐贊論。宋鑑編。資治通鑑。齊紀大略。資治通鑑前例。胡三省音注通鑑。少微通鑑。資治通鑑考異。宋九朝紀事本末。皇王大紀。通鑑前編。通鑑綱目。綱目舉要。宋燁周鑑。通鑑外紀。通鑑續編。綱

目提要。綱目書法。唐鑑。宋史。宋史略。宋朝要錄。宋鑑通考。宋鑑。金史。元史略。宋朝事實。宋太平紀事本末。宋中興紀事本末。遼史。宋中興編年綱目。曾先之十八史略。元史。宋九朝通略。宋中興小歷。遼史目錄釋疑。宋十朝綱要。歷代甲子圖。元朝祕史續集。宋丁未錄。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史節要。宋鑑纂要。史考集補。元朝祕史。元史補遺。歷代帝王流紀。宋中興編年備要。歷年編數。歷代帝王譜括。歷代帝王圖。元史外閣。歷代譜贊。京口耆舊錄。稽古圖。歷代史譜。歷代紀年。北盟錄一

史附

路史。孝史。呂東萊觀史類編。劉國器綱目書法纂要。張南軒通鑑論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致堂管見。通鑑釋文。通鑑總類。綱目集見。史學龜鑑。通鑑缺疑。通鑑補遺。綱目稽疑。呂大著通鑑精義。通鑑釋文辨誤。小學史斷。孔克表綱目會訓。周森通鑑論斷。古今通要。劉國器綱目發微。十七史纂講義。史記闕文。尹起莘綱目發明。洪邁史記法語。吳越備史。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帝王本支考。三國志精語。七制三宗史編句解。穆天子傳。唐中朝故事。孫吾與綱目音釋。十七史纂通要。高氏小史。陳與道經史互紀。洪邁西漢法語。十二國史。錢參致諸史提要。章衡編年通載。吳越春秋。王益之西漢鑒論。何備西漢補遺。西漢會要。趙青山史記纂。東漢會要。楊正衡晉書音義。洪邁東漢精語。西漢博聞。唐太宗建元實錄。陳思晉小史。錢時兩漢筆記。孔甫唐史治論。宋太平治斷。李燾六朝博議。唐宋名賢確論。越絕書。漢雋。晉書精語。宋朝宰輔編年錄。唐會要。蜀鑑。南史精語。李心傳舊聞證誤。孝宗實錄。唐元和錄。宋臨平集。南唐近事。唐起居注。五代會要。宣政雜錄。江南餘載。宋會要。宋中興目錄。分修宋史。會公遺錄。靖康錄。建炎時政記。宋史後補。唐才子傳。中興百官年表。宋中興十三處戰功錄。孝子傳。中興百官題名記。范文正公年譜拾遺。忠臣傳。中興命政。中興館閣錄。宋續編兩朝綱目。東坡遺事。南北史外傳。三朝名臣言行錄。廉吏傳。三國編年要略。四朝名臣言行錄。列女傳。少陵先生年譜。五朝名臣言行錄。劉向列女傳。四朝聞見錄。曹武惠王言行錄。諸葛武侯傳。中興忠義錄。富鄭公使北語錄。李心傳建炎繫年要錄。安定先生言行錄。劉氏忠錄。文丞相傳。呂忠穆公逢辰記。范文正公年譜。宋朝名臣編要。韓魏公家傳。范文正公遺跡。宋朝名臣事略。戊辰修史傳。古列女傳直說。呂文穆公外傳。西夏折支錄。慈湖先生行狀。鄂國金陀粹編。高麗國皆備。崔清獻公言行錄。宋名臣言行錄。元祕書志。日本國歷代世紀。宋遼列歷官紀。朝鮮本末。熙遼事略。夷夏錄。陸氏廿一史闕文。諸史會編。十六國春秋。

史雜

直說通略。歷代源流。古今通略。歷代敍略。歷代帝王紀事纂要。讀史朔雜辨。路史發揮。

歷代帝王年運銓要、綱通鑑要略、史學提要、通鑑末議、古今紀要、歷鑑淵源、通鑑採異、通鑑紀要、萬古通今、歷鑑蒙求、江東十鑑、古今通系論、漢武帝洞冥記、晉史發明論斷、舊唐書雜論、三國六朝事實、藏進脩史閣辭、南北分門事類、開元天寶遺事、唐新史傳纂、南北史續世說、東平忠靖王傳、天寶西幸記、池詠漢紀、公子書、晉史鈔鹿、安祿山事跡、池詠唐紀、桓溫傳、唐史閣辭、唐滕王外傳、唐李天錄、唐國史補、昭明事跡、唐小說、唐宰輔記、大唐新語、尚書故實、平蔡錄、薛仁貴征遼事略、李濬松窗雜記、謫仙外傳、令狐澄貞陵遺事、邵伯溫聞見錄、高力士傳、李贊王近事會元、林文節公野史、玉壺野史、裴庭裕東觀奏記、番陽名臣事略、西齋話記、呂東萊大事記解提、南都煙花錄、大越事略、范仲將道鄉危言錄、岳珂愧郯錄、岳珂程史、李肇翰林志、嘉紹本義、雜錄備對、厚德錄、慶元黨禁錄、常侍言旨、宣和遺事、征南錄、清溪弄兵錄、嘉定狀元及第圖記、辛巳泣蘄錄、靖康守城錄、嘉定宰相慶會圖記、炎德復輝錄、石湖居士攬轡錄、元聖武開天記、朝野雜記、魏泰東軒筆錄、注解通系錄、聞見續編、建隆復辟錄、文昌雜錄、吳中舊事、丙丁龜鑑、蓋翁貴耳編、武林舊事、孫公談圃、石林燕語、閩岐續華編、竊憤錄、玉堂雜記、金德運議、完顏亮史記、叢米記、咸淳遺事、汝南遺事、專君政績記、元平宋錄、水濱記聞、御播編、東平王世家、壬辰雜編、南鑾敍略、耆定錄、宋南渡錄、風俗通、歸潛記、弔伐錄、謀夏錄、博物志、保越錄、元史論、

子書

老子道德經、老子與士高句解、關尹子、莊子南華經、老子林希逸口義、鄧析子、老子河上公注、老子邵若愚直解、晏子新書、老子蘇子由注、列子林希逸口義、文子纘義、管子房玄齡注、莊子晉郭象注、列子張湛注、亢倉子何粲注、莊子呂惠卿解、太玄溫公注、莊子成玄英注疏、管子、慎子、公孫龍子、莊子林希逸口義、墨子、商子、呂氏春秋、子華子、鶡冠子、荀子唐楊倞注、劉向新序、鬼谷子、魯連子、荀子與士高解、楊子法言、韓非子、燕丹子、劉向說苑、太玄經、抱樸子、孔叢子、淮南子、太玄索隱、翼玄、天隱子、荀悅申鑒、陳元方劘荀子疏、文中子元經、潛虛演義、諸子瑣林、傅子、文中子中說、司馬溫公潛虛、過文中子書、史子樸言、諸子言要英華、吳枋里仁子、戰國策、鬻隅子、尹文子、郁離子、具區子、草木子、淮南鴻烈解、

子雜

弟子職、王子年拾遺記、唐摭言、王勃黎璧銘箋、賈誼新書、曹大家女誡、李德裕次柳氏舊聞、馬融忠經、應劭風俗通、南唐逸叟釣磯立談、王充論衡、劉劭人物志、段成式酉陽雜俎、劉熙釋名、方言郭璞注、劉崇遠金華新編、蘇瓊獄斷、劉公嘉話、李涪刊誤、元城語錄、

顏氏家訓、仲蒙子書、東坡志林、道山清話、李德裕戎幕閑談、劉餗隋唐嘉話、柳子龍城錄、休仲蒙續訓書、李逵紀室新書、趙璘因話錄、陸龜蒙水名錄、張固幽閒鼓吹、馮道益智書、李齊翁資暇集、范攄雲溪友議、范蜀公六正書、王泉子聞見異錄、陳后山談叢、孔平仲雜說、林和靖省心詮要、晁說之客語、沈括志懷錄、王文正公筆錄、龍明子葆光錄、王陶談淵、宋景文公筆錄、司馬溫公家範、沈括筆談、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范蜀公東齋記事、陳陽萬里孝文同風、蘇黃門龍川略志、張文濟明道雜志、三槐王氏雜錄、呂氏鄉約、朱無惑萍州可談、張舜民郴行錄、李氏紀聞、孔平仲珩璜新論、文瑩玉壺清話、楊公筆錄、馮翊子桂苑叢談、趙德麟侯鯖錄、沈氏寓簡、錢希白新書、蘇鶚杜陽雜編、吳箕常譚、黃休復茅亭客話、陸氏家世舊聞、容齋隨筆、王闢之澠水錄、高承事物紀原、補筆談、李獻民雲齋廣錄、黃朝英青箱雜記、仙遊錄、李敬齋古今黈、呂原明雜記、朱子童蒙須知、馬永易實賓錄、呂氏童蒙訓、葉少蘊避暑錄、彭淵林墨客揮犀、江鄰幾雜誌、姚子西溪叢語、陸游老學庵筆記、王性之默記、晦庵調子帖、陵陽先生室中語、紫陽東遊記、東萊辨志錄、李邦彥省心錄言、晦庵讀書法、楊慈湖讖書、劉彥沖聖傳十論、范石湖驂鸞錄、東萊閫範、葉少蘊東軒雜錄、楊慈湖吳中錄、東萊雜說、東萊家範、鶴山渠陽雜鈔、朱翌猗覺寮雜記、鶴山雅言、孫韓學海資用、李之彥東谷所見、韓淲澗泉日記、塗近正明倫集、鄭時中影響錄、唐仲友愚書、龔鼎臣東原錄、黃光大積善錄、趙希儒會心錄、雲溪揮麈錄、王明清投轄錄、李伯崇樂善錄、王明清餘話、俞文豹吹劍錄、趙孟奎善善錄、徐積家訓範、曾汲古服膺錄、廖議夫閒化書、高似孫緯略、方昕家訓集鑑、吳人傑鹽石新論、周密齊東野語、袁氏世範、陳子象捫蝨新話、周密浩然雜談、劉氏調蒙、劉昌詩蘆浦筆記、何光膠雷錄、陳世堂家塾、羅大經鶴林玉露、周密澄懷、范景文筆記、高晦叟珍席放談、吳準齋雜說、迂齋論說、周密煙雲過眼錄、羅子蒼識遺、玉堂文考、軒渠集、吳曾能改齋漫錄、姚忠孝逍遙傳記、祖異集、張世南遊宦記聞、張師正倦遊雜錄、胡仔苕溪漁隱、吳枋宜齋野乘、霽齋閒覽錄、朱弁曲洧舊聞、羅文恭筆記、方勺泊宅編、何遠春渚記聞、王正德餘師錄、王洙談錄、馬純陶朱新錄、方炳雨窗漫說、劉言遐言、葉澤卿西湖紀逸、許仲龍金剛學言、造玄集、沈君玉逸民漫鈔、張師正括釋常談、朱翼集、倪氏思經動堂雜誌、秀野堂勝記、心實治論、汪文振製錦管見、莊綽雞肋編、費腸閒評、張淏雲谷雜記、邢凱坦齋通編、吳沅環溪集、龔芥隱筆記、周輝清波雜志、郭彖睽車志、施若英別釋常談、王懋野客叢書、戴埴鼠璞、趙彥衛雲麓漫鈔、費袞梁溪漫志、是齋售用、百柄居士叢談、宋伯仁煙波圖、陳思小字錄、吳自牧夢粱錄、茅吉甫聞見錄、史炳狀行錄、耐德翁就日錄、謝伋四六談麈、湘山野錄、林煥牧豎閒談、譚友聞自號錄、北窗炙錄、俞鼎孫儒學警悟、程端禮讀書日程、筆略、趙子集隨時錄用、熊大年集書指意、叢

異．耆舊續聞．譬喩蠡言．吳亮忍經．續澄懷錄．常談脞錄．廣川書跋．雲山夜話．王廉迂論．吳仲良家寶世範．楊瑀山居新語．撫遺新說．范立本明心寶鑒．謝應芳辨惑編．關中新錄．蒲處貫保生要錄．洛上翁谷中書．虬髯客傳．袁明儉調攝要語．黃文獻公筆記．滑稽逸傳．葉留延壽錄．淩辦日閱錄．放譜珍選．雜錄．劉嗣順生錄．侍兒小名錄．青瑣高議．詩話．續行都紀事．張氏太古會原論．畢莊可香．付文寶雜類．蒙明書．古今諺．滑稽集．北里志．古今高士傳．

文集

昭明文選．文選補遺．文章正宗．文選類林．文苑英華．文章規範．帝王文制．麗澤集文．古文關鍵．屑瀾文選．崇古文記．擬英古文．古今文鑑．妙絕古今．文選雙字類要．文苑英華辨證．續文章正宗．文選五臣同異．濂溪近古文華．宋皇朝文鑑．汪齋標注諸家文集．文心雕龍．二百家文粹．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文章緣起．元國朝文類．麗澤文式．修辭鑑衡．古賦辨體．西漢文類．文章蹊隧．賦宗撮要．日誦賦範．東漢文鑑．諸儒奧論．賦題星賦．楚辭注解．海內儒宗．求賢文藪．古今選王．三國文類．天下同文．古文苑．西漢策．文海．文說．楊子雲文集．三國文．東漢策．文則．賦箋．張說之文集．唐文粹．古賦題．楚辭．變離騷．蔡公西六集．朱文鑑．續楚詞．元賦．宣城集．四六寶苑．大全文粹．宋諸賢獻齋文．包宏齋宏辭總數．稽康文集．昭明太子文集．陸宣公文集菁華．陸氏二俊文集．江文通文集　曾子建文集．皇甫持正文集．張曲江文集．駱賓王文集．陳伯玉文集．王右丞文集．

祝充韓文音義．沈佺期文集．元次山文集．潘緯柳文音義．顏魯公文集．韓昌黎文集．元氏長慶集．陸宣公文集．柳子厚文集．白氏長慶集．獨孤公文集．劉禹錫文集．司空表聖文集．權載之文集．李深之文集．王黃州小畜集．李文公文集．呂和叔文集．杜牧之樊川集．李元賓文集．歐陽詹文集．韓魏公安陽集．李義山文集．皮日休文集．何自然小山雜著．沈下賢文集．李衛公文集．楊文公武夷新集．黃御史文集．張乖崖文集．南陽趙叔靈文集．徐騎省文集．柳仲塗文集．河南穆伯長文集．楊文公別集．余襄公文集．范文正公尺牘．夏英公文集．文潞公文集．晏元獻公文集．范文正公文集．宋元憲公文集．三蘇文集．范忠宣公文集．趙清獻公文集．東坡翰墨．張安道樂全文集．蔡端明文集．眉山嘉祐集．歐陽文忠公文集．蘇老泉文集．蘇東坡文集．胡文恭公文集．東坡別集．王荊公臨川集．司馬溫公文集．東坡後集．司馬溫公家傳．東坡尺牘．蘇穎濱文集．陳忠肅公了齋集．程氏文集．王荊公文集　王逢原廣陵文集．周濂溪文集．程伊川大全集．程伊川文集．程明道文集．劉元城盡言集．伊川擊壤集．曾南豐文集．三劉先生文集．劉龍雲文集．劉元城文集．劉貢父彭城集．劉忠肅公集　古靈陳先生集．左史劉公集．徐節孝文集．許景衡橫塘集．鄒史部溪集．石

徂徠文集．蘇子美文集．黃山谷文集．晁補之雞肋集．李泰伯文集．陳后山文集．李觀望帖續稿．山谷刀筆．秦淮海文集．晁說之嵩山文集．山谷簡尺．張宛邱文集．樓叔韶謝游錄．李廌濟南集．梅宛陵文集．彭氏鄱陽文集．唐子西文集．謝嗣部文集．文與可丹淵集．尹和靖文集．黃庶伐檀集．李昭巳樂靜集．祖龍學文集．金君卿文集．王齊簡玉堂集．王氏華陽集．蘇魏公文集．周爽成清異雜著．范太史文集．王魏公文集．吳元鈞靜德文集．周美成文集．李復潏水集．沈氏三先生文集．葉鍵庸文集．華鎮雲溪集．陸農師陶山文集．孔清江文集．楊傑無為集．計用章希通編．王賢良儲志．周博士文集．許翰襄陵文集．謝幼槃文集．呂頤浩文集．宋長文樂圃餘稿．毛滂東堂集．汪浮溪文集．米芾寶晉英光集．忠簡宗公集．李文肅公集．葛文康丹陽集．李莊簡公集．王紫微文集．王氏初寮文集．張順民集．李游齋文集．李邦彥北門集．汪公韓集．張紫微文集．劉氏學易文集．馮太師文集．洪皓鄱陽集．蘇叔黨斜川集．呂濟軒文集．竹梧齋文集．道鄉鄒公文集．陳默堂文集．孫氏鴻慶集．黃氏宿山文集．王氏濟美集．孫尚文尺牘．胡安國武夷集．楊誠齋文集．周益公文集．李新跨鼇文集．蔡定齋文集．周益公表啓．李端叔姑溪集．崔宮教集．劉屏山文集．晁子思崧山集．陳止齋集．胡五峯文集．王氏東皋文集．翟忠惠文集．張南軒文集．李忠定公梁溪集．呂東萊文集．張敬軒文集．曹忠靖松隱文集．林艾軒文集．廖氏高峯集．劉行簡苕溪集．費勉齋文集．真西山文集．胡致堂斐然集．魏鶴山文集．袁潔齋文集．葉夢得建康集．葉水心文集．陳龍川文集．歐陽徹飄然集．郭印雲溪集．鄧文節文集．沈興求龜溪集．崔舍人文集．

邱文定公文集．李知幾方舟集．羅鄂州文集．曹文簡公集．龜山楊先生文集．樓鑰攻媿集．王廬軒文集．李正民大隱文集．劉須溪翰墨．曾協雲莊集．李正民芸庵類稿．張抽軒初稿．林獻齋文集．張九成橫浦文集．陸象山文集．鄭景望集．張子固昆陵文集．胡澹庵文集．趙時齋集．綦崇禮北海文集．王魯齋集．許棐獻醜集．王之道相山文集．劉龍洲集．戴栩浣川集．高定子菁齋類稿．許文正公集．郝經陵川集．鄭剛中北山集．元遺山文集．程雪樓文集．李壁雁湖文集．盧疏齋集．揭曼碩文集．王龜齡梅溪文集．何太虛集．宋褧燕石集．周麟之海陵文集．劉中齋文集．劉靜修文集．王龜齡會稽三賦．吳禮部集．虞伯生文集．馮時行縉雲文集．姚牧菴文集．宋本至治集．洪适盤洲文集．趙青山文集．陳子方文集．吳萊湖山文集．陳都官文集．趙鼎臣竹隱畸士文集．赤城集．韓維南陽集．劉才邵杉溪居士文集．清漳集．仲并浮山先生文集．汪應辰玉山文集．趙元鎮忠正德文集．董仲達術傑文集．周益公文集．玉堂類稿．眉山蘇仲滋文集．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趙中甫中齋拙稿．陳齊之惟室文集．薛季宣艮齋浪語集．曾教授橘林文集．歐陽守道巽齋文集．畢仲游西臺文集．周氏楊湖居士集．史堯弼蓮峯家集．程文簡公洺水集．吳顯道金溪文集．唐仲友說齋文集．王之望漢

濱文集，袁起巖東塘文集，項平安丙辰悔稿，艾軒三先生文集，松陵集，趙孟堅彝齋文編，陸子壽復齋文集，廬陵集，盧祐甫石嶺集稿，黃師憲知稼翁集，括蒼集，方巨山秋崖小稿，何一之松峯詩議，南州集，員興宗九華文集，張舍人玉堂類稿，臨汀集，楊夢錫客亭類稿，廖行之省齋文集，章貢集，魏了翁渠陽集，黃次山三餘集，李聲陽文集，韓元吉南澗集，王性之雪溪集，滕王霄文集，鄭甫佛欄文集，李楨章貢文集，曹文貞公集，潘氏默成文集，王質雪山文集，周伯琦官箴，路史羅氏文集，葛侍郎歸愚集，劉太史文集，孫尚書大全集，王祐敬齋文集，三十六峯賦，孫介烱湖文集，韋齋朱先生集，潛溪精舍集，王杏寧齋文集，晦庵先生文集，蘇平仲文集，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周信道釣刀編，夷陵集，張氏于湖居士文集，王炎雙溪文集，澧陽集，趙汝談南塘文集，王萊龜湖文集，劉漫塘稿，趙庸齋紫薇洲集，趙文齋蓬萊集，汶陽荒稿，陳耆卿篔窗文集，周南仲山房稿，胡仲子集，李曾伯可齋文集，南泉劉先生集，劉習之文集，呂子約大愚叟集，橫槎宏辭所業，高昌碑文集，徐衡仲西齋文集，袁廣微蒙齋集，褒賢遺擇，李彌遜竹溪文集，袁廣微蒙齋潘江集，劉光祖後溪文粹，張元幹蘆川歸來集，袁廣微蒙齋續集，陳塏可齋文集，鄭起菊山清嶲集，包宏齋敝帚稿，洪舜俞平齋文集，徐元杰楳野文集，許應龍東澗文集，鶴林魏先生文集，度周卿性善堂稿，性齋榮嵲稿，陽昌朝字溪文集，喻良能香山文集，陳元晉漁墅家類稿，楊敬仲慈湖文集，馬翔仲碧梧玩芳集，金謙一文安家集，楊弘道小亨集，杜清獻公文集，梧溪石刻集，虞儔尊白堂集，張叔簡梅坡稿，滏陽虞歷集，姚成一雪坡文集，黃應龍壁林文集，許景遷野堂行卷，高斯得恥堂存稿，熊瑞瑞山盟梧集，劉子澄玉淵文稿，王應麟困學紀聞，陳仁子牧萊脞語，衛宗武秋聲集，牟巘陵陽文集，王子充文集，劉後村居士集，文山先生遺文，鄭氏白麟溪集，家鉉翁則堂文集，程許公滄洲塵缶編，王若虛滹南文集，吳則禮居士集，趙閑閑滏水集，王秋澗文全集，朱右白雲稿，王元老拙軒集，程文憲公文集，徐大章文集，默庵安先生文集，耶律文獻公集，鄭真文集，臨川吳先生文集，姚雲江村近稿，貝瓊文集，李顯卿寓鄉文集，蕭斛勤齋文集，成都文類，王崇初閒軒文集，劉敏中中庵集，潤州類稿，任叔實松鄉文集，高文簡公文集，三蘇年表，朱希顏瓢泉吟稿，徐野齋幽放集，洪璞野錄，舒岳祥閬風集，梁庵文集，張文穆公集，鄭杓衍極箋記，趙文敏公文集，孫作滄螺集，張之翰西巖文集，王文忠公文集，南州蘭集，胡祇遹紫山文集，王士熙江亭集，揚州續集，元明善清和文集，虞伯生道園學古錄，馬伯庸石田文集，虞伯生道園類稿，張養浩雲莊集，王與鈞藍樓稿，確源劉氏集，張雲莊家藏集，熊朋來豫章集，李氏孝感集，陳衆仲安雅堂集，魏太初青崖文集，耶律湛然居士集，蒲道源順齋叢稿，王元明遂齋集，程文憲南文集，潘氏遺芳集，徐文俊從好集，林希元長林稿，陳氏字孝集，葉彥清王楊集，鄭玉師山文集，魏氏福源編，王毅訥齋文集，

程端禮畏齋集，李孝光鴈山十記，韓明善五雲漫稿，葉見太閒非偶稿，陳氏鹿皮子文集，宋玄僖庸庵文集，李仲公文集，馮子振受命寶賦，蘇天爵滋溪文集，王時潛詩梁文集，方澄孫島山小稿，余廷心青陽文集，劉德玄亦玄集，許有壬至正集，宋景濂遺文集，吳萊淵穎文集，黃文獻公文集，宋景濂文粹，宋景濂潛溪集，宋景濂潛溪續集，劉伯溫覆瓿集，李延興乙山文集，答祿與權文集，鄭氏三先生文集，吳存樂庵遺稿，吳氏天爵堂類稿，龔斅鵝湖文集，吳海聞過齋集，何淑鏗閩文集，絳守居園池記，僧契嵩鐔津文集，僧笑隱蒲室集，僧北澗文集，僧雲屋谷響集，僧克新雪廬稿，僧鐔蘊文集，錢塘先賢傳集，趙景輝散學齋文，諸賢贊頌論疏說，袁柳莊集，

明書卷七十七

志十七　經籍志三

詩詞

歷代千家詩選，古今詩選，萬寶詩山，樂府詩集，選類古詩，詩林廣記，古樂府集，樂府解題，選詩演義，選詩補注，三謝詩集，鮑照詩集，王維詩集，錄古詩集，陶淵明詩，唐御覽詩，唐人百部稿，駱賓王詩，李白選詩，李太白集，杜浣花集，杜詩學，李翰林集，李詩范選，杜草堂集，杜詩箋，杜詩發微，杜詩集句，杜詩邵庵注，杜詩解，杜詩范選，杜詩補注，杜少陵詩格，杜詩全，杜詩節齋解，樂府初集，高達夫詩集，劉長卿詩集，乾坤清氣集，岑參詩集，韋蘇州詩集，孟浩然詩集，韓昌黎詩集，劉文房隨州稿，盧綸詩集，陰何詩集，孟東野詩集，皮日休松陵集，羅隱詩集，李端詩集，陳子昂宋之問詩集，盧仝詩集，王建詩集，唐諸賢五言古詩，姚合少監詩集，包佶秘監詩集，張文昌詩集，李嘉祐詩集，王昌齡詩集，溫庭筠詩集，李商隱詩集，韓君平詩集，李長吉詩集，李君虞詩集，郎士元詩集，許用晦詩集，張籍詩集，鄭谷詩集，李山甫詩集，唐詩鼓吹，河岳英靈集，張祜詩集，李紳追昔

雜詩．白樂天諷諫集．唐詩梅玄集．李咸用推官詩．許郢州丁卯集．唐六十家詩鈔．唐衆妙集．唐詩三體．唐百家詩選．唐詩拾遺．唐詩雋永．唐詩名家．唐千家詩．唐中興間氣集．唐漢上題襟集．唐賢君山詩．唐二相單題詩．唐賢金精山詩草．唐賢崑山雜詠．唐賢岳陽樓詩．唐詩選．鮑溶詩集．唐宋詩類．唐賢永嘉雜詠．唐音．許渾詩集．唐宋百衲．唐宋名賢詩集．宋蓮社詩盟．章泉趙先生詩集．宋蘇東坡詩集．宋麗澤詩集．東坡和陶詩話．東坡詩王狀元分類．東坡古詩．蘇穎濱詩集．東坡詩須溪批點．宋朝詩選．王荊公詩集．黃山谷詩集．黃山谷詩外集．黃山谷編年詩集．劉後村詩集．黃山谷先生集．梅宛陵華英集．梅宛陵詩集．朱文公詩集．朱文公感興詩．梅直講詩集．蔡九峯詩集．蘇泂冷然齋集．伊洛合集．呂東萊詩集．寇忠愍巴東集．伊川擊壤集．許涉齋詩集．李贈西漢史詠．韋簡公詩集．洪炎西渡集．李萱子月溪集．曾子清詩集．李松庵詩集．高似孫煙雨詩草．朱韋齋集．潘道遙詩集．陳巖隱詩集．卓山詩集．張紫微集．戴石屏詩集．陳簡齋詩集．四靈詩．沈虞卿野堂集．元公玉堂詩集．章甫自鳴集．姜詩立梅山稿．吳海齋居士集．謝溪堂詩集．張約齋南湖集．王同祖學詩稿．蒲心泉詩稿．楊聲鵬陶然集．姚華姚心源記．楊信祖詩稿．潘紫巖蘇亭集．陳晏窩花集句．晁次膺集．張敬齋言志錄．謝德興集釣叟詩．阮戶部集．洪适天台石橋詩選．項平甫梅稿．陳后山詩稿．趙宋英氣．假推袁詩．項安世梅稿．劉順庵詩集．王甫方新集．釣叟集．趙遁庵古括篇．張子野詩集．李商老自涉園詩稿．謝幼槃竹友集．武夷詩集．劉克莊南岳集．徐玉臺玉雪詩集．洪覺老圃集．盧溯賀遺老詩編．方是閒居士集．李希聲詩集．劉萃老聲叢集．皇宋百家詩選．方泉先生詩集．且齋先生詩集．宋諸賢絕句詩．鞏齋誠易詩．陸放翁劍南稿．陸放翁劍南續稿．陸放翁詩集．宋中興江湖集．易幼學松菊寓言．沈樵林集．宋中興吟鑑．宋岳忠武王廟詩集．楊慈湖中稿．宋中元氣集．宋孝忠臣事實詩．會稽掇英集．宋文天祥詩集．蔡宗伯少陵詩正異．西疇酬唱．文山吟嘯集．廬山雜著．詩淵．鄱齋酬唱．京口詩集．簡東山集．林無思居士詩集．元音．貫澤詩集．詩人玉屑．蘆林稿．元風雅補遺．皇元風雅．元上京紀行詩．金邃心思南軒稿．名賢詩集．唐齋紫微洲詩稿．袁遁叟靜春堂詩集．道園遺稿．陳剛中安南錄．長笛天地間集．虞邵庵詩集．陳剛中出使詩．汪氏鳳池吟稿．劉文貞公集．靜修先生詩集．張思廉玉笥集．許文懿古詩集．鶴年先生詩集．鄭天隱居士詩集．芝田永言集．呂濱金婆稿．王漢川輞川集．郝經先生詩集．陳自堂存稿．董德明廬山集．元耶律丞相雙溪集．楊仲弘詩集．范德機詩稿．華趙二先生南征錄．揭曼碩詩集．覺學士詩集．楊廉夫集．顧祿詩集．元中州集．薩東庵詩集．薩天錫詩集．道山詩．回文詩類．滕元秀詩稿．傅古禮詩集．陳案山詩稿．宋子虛蝸瑕集．趙子昂詩集．杜東洲吟稿．桐鄉居士徐綱集．玩齋吟稿．玩齋先生集．王逢士梧溪集．寓庵詩稿．寓齋先生詩集．

許圭塘倡和集．徐衍齋集．孤山晚稿．陳秋巖詩集．朱雪山詩集．馬翌庵集．吳仲孚詩集．周此山詩稿．小山大集．傅西巖吟稿．鐵泉曾公詩稿．范石湖三英雜吟．鄭樗庵新稿．鄭氏鱗溪集．珠林集．周賀詩集．蓄順齋叢稿．張孟楷詩集．綠軒集．澄遊集．程以文詩集．吾子行詩集．白洪淵詩集．剡源集．陳郁藏一詩集．黃仲實詩集．張仲實詩集．磐石空．朱皇元詩集．黃叔英詩集．陳子榮詩集．吳龍瀚言．崇安詩集．汪雲水詩集．梁隆吉集．劉羽庭詩集．韓澗泉詩集．句山外史集．金元素南遊寓行興．張孟兼詩集．道源性情集．張中燧江湖吟嘯集．劉容齋太史集．中原雅風集．王子與徽士詩集．孟伯真漫遊集．中流一壺詩．仇仁父金淵集．吳陽寧廷潤集．王綠盤隱詩草．連伯正丙子稿．韓性五雲漫稿．鄭國遺風稿．洪厓笑拍亭集．蒯翶行稿．方甫陽小集．王子讓滄海遺珠稿．滕滄浪集．山翁自在吟．耶律梅花千咏詩．張仲舉蛻餘集．張仲舉詩集．丁叔伯竹林吟稿．王貞白雲溪集．許梅屋詩稿．晏璧七十二泉詩稿．趙端行天分吟．陳澤雲野趣．郭居敬香詩集．蘇文瑞樗逸集．臨溪居士詩集．萬九萬菊澗詩稿．丁仲容檜亭詩稿．康侯甘棠集．陸厚幼壯偶語．洪潛夫杏庭稿．西湖竹枝集．陳允平蝴鳴集．宋太史夢山吟．鐵崖先生集．劉孟熙自怡集．周公謹蠟屐集．汪濟飯牛稿．李宗表草閣集．顧梅山集．遺山樂府．大明詩選．危太僕詩集．張子淵詩集．西庵樂府．陳衆仲詩集．劉巘方詩集．天谷吟集．王敏龍門稿．金雪崖先生集．周巽泉性情集．蜚聲之詩集．石光霽樗散集．灌溪居士長短句．張山屏詩集．高季迪缶鳴集．邵氏中中子詩集．桂隱遺稿．張青山居士集．鮑賓遠沖宵稿．李嗣步虛稿．章中州和陶詩．何孟舒詠物詩．江陵百詠詩．王遜齋梅花詩．元先生長短句．稼軒長短句．康和齋詩集．片雲山人小稿．秋聲書屋詩．江兩軒詩集．風雅翼．劉彥昺詩集．劉尚賓集．陸誠庵詩集．百題詩．王友行詩集．韓山人詩集．白雲瘦稿．吳吾吾類稿．張真子水雲集．洞天留題詩．吳先生外集．張伯雨師友集．竹林淸風集．吟嘯續集．李嚴詩辯．唐詩品．南北朝詩話．顏範詩評．董叢李洞．因話錄．吳環溪詩話．鍾氏詩品．溫公詩話．後山詩話．詩話總龜．全唐詩話．六一詩話．竹莊詩話．詩話集錄．彥周詩話．碧溪詩話．漁林詩話．貢父詩話．唐溪詩話．容齋詩話．竹坡詩話．珊瑚詩話．珊瑚鈎詩話．葉先生詩話．北山詩話．趙威伯詩話．劉先生詩話．東萊紫微詩話．續詩話．復齋閒紀．瑤池集．歲寒堂詩話．詩歷武庫．洞霄詩集．潛外詩稿．邱氏雙貞詩集．花蕊夫人詩集．王道士江海吟稿．蘆蒯拾英集．朱淑眞詩集．黃山岳西川貶錄．唐宋高僧詩．僧幽雪軒集．僧盤谷雞山集．宋僧潛山詩集．僧竹窗小稿．非空上人集．唐高僧詩．僧谷響集．僧雪窗集．僧瀟石集．僧魯山集．僧全室稿．支離子詩集．東嘉韞玉傳奇．渤季潭集．樂府廣題．袁尚志古樂府．樂府新聲．靜軒樂府．柳公樂章．續東几詩餘．草堂詩餘．須溪詞集．澗泉詩餘．樂府品題．詞林萬鑑．梅宛詞稿．諸家詩詞．

辛稼軒詞集．滕玉霄詞集．竇氏聯珠．琴趣外篇．陽春白雪．戲曲大全．風月錦囊．笑苑千金．選唱賺詞．新詞小說．浙江漁譜．十英曲會．綠窗談藪．煙粉靈怪．簡齋詞集．諸家燕宴詞．白石道人歌曲編．煙波漁隱詞．名賢珠玉集．

類書

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白孔六帖．項氏家說．書一元龜．白氏六帖．楊氏六帖．黃氏日鈔．藝文類聚．元朝經世大典．通志．習學記言．羣書一覽．帝王紀世圖說．玉海．羣書備覽．萬英會元．通志略．類要．致知編．建章錄．太平總類．明蒨編．數類．讀書志．自警編．書敍指南．杜氏通典．金玉新書．宋朝類苑．事類合璧．書林事類．宋朝類書．修文御覽．兼金合璧．事文類聚．晏元獻公類要．集寶．北堂書鈔．事類備要．趙誠明金石錄．通典．集事淵海．山堂考索．萬卷菁華．羣書備類．羣書類句．事文小編．羣書備檢．羣書引論．祕府書林．聲律會元．敏求機要．故事備要．分門故事．分門字苑．困學紀聞．故事金璧．簡明故事．詞學題苑．六藝綱目．文史括要．分聲類說．格物類編．經學會元．類書解題．朝野類要．張光祖言行龜鑑．翰苑新書．翰墨新書．劉抑之經學足用．八詩六帖．翰墨全書．類說．攷古編．學林．班固白虎通．萬花谷．玉府．攷古集．蔡苑．房融好還集．百納錦．鄭師中續書叢書錄．廣益集．聚寶論．書俗十書．劉清之戒子通錄．經史百家制度．小學紺珠．博古圖．大事記通釋．海錄碎事．瑣碎錄．考古圖．記纂淵海．羣書備數．唐語林．儒林備要．大字碎金．內翰談苑．紺珠集．世說新語．通用碎金．鄭氏談綺．續世說．記室新書．武庫瑣函．婚姻備用．故事金璧．類林雜說．閨閣類編．志書分記．事林廣記．六藝類要．韻語陽秋．詞學題海．書林廣記．文史聯珠．祭文總目．居家必用．太平廣記．萬啓類編．藝文志考．詩學大成．啓劄青錢．經子法語．全方備祖．詩學集成．啓劄淵海．啓劄天機錄．史總類．四庫闕書錄．珍珠囊．啓劄雲錦囊．夷堅志．吳宏典型錄．四六錦繡．李梅亭四六集．李端叔三昧集．廣韻小說蒙求．李橘山四六集．幼學日誦格言．李忘筌書．詩苑叢珠．尺牘法書．中州啓劄．四六輪式．書簡捷徑．尺牘筌蹄．仕學規範．四翰林蒙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賦學訓蒙．五典鍵蒙．歷代蒙求．正蒙四書．對屬指蒙．訓蒙捷法．啓蒙宏綱．百川學海．古今類事．事類旁通．幼學須知．集英四六．類對事苑．六藝珍叢．事偶韻語．故事題辭．對類賽大成．小四書．聲律發蒙．對相識字．宋舒汴蒙求．博聞錄．釋文三注．鈔古千文．

韻書

集古韻．鐘鼎篆韻．漢隸分韻．復古編．漢隸家原．隸疑韻寶．隸韻．隸釋．隸分辨．古文韻選．說文字原．字通．隸續．六書攷．許氏說文．說文繫釋．西漢字統．班馬字韻．六書

正韻．六書十義．西漢字類．班馬字類．六書類釋．書學正韻．六書統．洪武正韻．廣韻．韻會定正字切．禮部韻．韻會定正．玉篇．添補改正韻譜．禮部韻略．韻府羣玉．五音集韻．五音類聚．禮部玉篇．韻會舉要．韻府群略．五音韻譜．五音篇要．紫雲韻．押韻釋疑．丁度集韻．字原韻略．精明韻．押韻集成．集韻調數．聲音文字通．回溪史韻．文選韻粹．書同文．廣千錄字書．字濮博義．詩宗集韻．切韻法．類篇．總韻．押韻淵海．草書韻總．韻補．詩韻．字鑑．正字韻綱．正始之音．韻圖．韻目．韻字．瓊林雅韻．切韻指事圖．草韻．韻寶．韻譜．十書直音．五音切韻法．大定重校類篇．蒙古書韻．草書集韻．切音佩觿錄．草書韻略．高宗草韻．切韻心鑑．四聲等子．禮部韻切．切韻指南．五音篇海．

姓氏

古今姓氏辨證．古今同姓名錄．氏族大全．氏族類稿．元和姓纂．孔氏族譜．姓字瑤華．姓氏急就章．世說敍錄．章氏家乘．古今同姓名總錄．安成周氏家譜．董氏家傳．氏族言行類稿．洪一姓氏志．千家姓．萬姓統宗．萬姓統譜．姓氏源流．

法帖

晉、唐以來君臣名人墨蹟一部三十冊．石刻周易．石刻毛詩．石刻眞篆禮記．石刻尚書．石刻周禮．石刻春秋經傳．石刻禮記．石刻左氏傳．石刻論語．石鼓文．石刻儀禮．石刻公羊傳．石刻孟子．石鼓音．石刻穀梁傳．石刻孝經．石刻考異．鐘鼎帖．石鼓文音訓．石刻爾雅．鐘鼎大篆．篆謙卦．鐘鼎彝器款識．篆書稽古編．篆書大風歌．篆字泰山秦刻．篆吳紀功碑．華詩令篆書．篆法石訓．篆書偏傍．篆繹山斷碑．籀史．篆書千字．集古篆字．篆書德政頌．篆隸．篆王淸獻碑陰記．篆李白酒樓記．篆書千文．隸書大智禪師碑．篆隸草千文．賜書篆帖．篆字孝經．篆書二十體．篆書春中君廟碑．古隸法帖．隸書受禪表．隸書漢唐邑令碑．隸書鍾繇上尊號帖．歷代帝王帖．歷代法帖．隸書帝王名臣法帖．隸書華岳帖．隸書梁鵠隸書．隸書於長君碑．歷代名臣法帖．眞草法帖．隸書房公韓公碑．歷代名賢法帖．祕閣續帖．歷代帝王名臣法帖釋文．淳熙祕閣續帖．臨江文獻堂帖并釋文．太淸樓法帖釋文．歷代款識法帖．歷代行書法帖．太淸樓法帖．歷代眞草法帖．曹氏星鳳樓帖．懷素藏眞帖．淳化帖．汝帖．篆韻．唐紀功頌．瘞鶴銘．古法帖．字帖．晉帖．唐宋御書．三段石．宋太宗御書．宋徽宗草書千文．新莽旌銘．宋高宗御劄．古今能書優劣詳．玄祕塔銘．甲秀堂帖．懷素千文．寶晉帖．羲之筆陣圖．張旭法帖．晉宋法帖．羲之帖．歐陽通法帖．聖教序．蘭亭續帖．羲之法帖．二王法帖．蘭亭帖．蘭亭行書．獻之法帖．東方朔贊．蘭亭考．曹娥碑．皇甫君碑．歐陽詢醴泉銘．十七帖．廟堂碑．虞世南書．顏魯公干祿字．顏魯公帖．智永千文．李邕碑帖．玄祕塔碑．草書千文．岳麓寺碑．舊館壇碑．劉廢將軍碑．南岳司天王碑．

唐徐府君碑．許眞君誡訓．南岳魏夫人碑．唐朱府君碑．唐茅山玄靜先生碑．元崇正眞人杜君碑．茅山崇禧萬壽宮碑．張卽之行書蘭亭．李府君神道碑．張純王神道碑．紫陽觀碑．王清獻神道碑．韓國公北岳碑．祕閣法帖．九成宮記．隋開大師碑銘．中山王碑帖．顏公廟碑．禪師十玄譚帖．赤壁賦墨蹟．洛神賦．海市詩帖．夏承碑．東坡松醪賦．出師表．多寶佛塔．急就篇．東坡眞行書．柳帖．七觀帖．諸家碑帖．鮮于太常墨蹟．書範．非樓碑．百劉草書．黃華老人草書．山谷諸帖．永帝眞跡．過庭書譜．法帖要錄．山谷法帖．宣和書譜．法帖譜系．法帖刊誤．知足齋題跋．宋名賢墨蹟．唐宋名臣眞跡．巎巎子山書．唐孟攀千文．大觀法帖釋文．陰符經．續書譜．法書贊．集古錄．學古編．愛蓮帖．墨池編．法書考．覽古編．金遊記．集古目錄．文房圖贊．頴峰遺墨．孫氏自說．趙魏公書．文房四譜．神樂觀碑．翰林要訣．題畢法書記．續進法書考．武岡法帖釋文．紫芝生千文．古今法書苑．嵩古應恩錄．東觀餘論．書史會要．字帖緒餘．帖韻一舉．諸家雜說．古文草書．許氏說文．書苑精華．廣豐碑．存古正字．書字經．書學纂要．絳帖評．稽古編．泉帖．鼎帖．

畫譜

君臣圖像．聖賢圖像．祕閣書畫目．名畫評．古今名畫錄．畫斷．歷代名畫記．紹畫見聞誌．畫壽星說．圖繪寶鑑．蘭亭攜脉說．圓寶公像譜．龍虎小圖．玄元像傳．宋七朝畫史．六駿圖譜．唐名畫錄．林泉高致．宣和畫譜．米家畫史．公私畫譜．續宋畫評．南宮畫史．竹譜詳錄．山家清供．竹譜．菊譜．牡丹譜．荔枝譜．橘譜．茶譜．梅譜．蘭譜．松石格．草木疏．香譜．酒經．酒譜．琴譜．茶具圖．米芾硯史．燕鵜原辨．食譜．琴論．畫外音．雲林石譜．幽人對竹．宣和北苑貢茶錄．鼎硯譜．琴史．摭古琴苑．太古遺音．精微論．播九集．正音．琴苑須知．琴律發微．太古正音．大雅遺音．曲譜．琴聲韻圖．太古徽音．琴苑雜紗．琴書．投壺考正．紹興內府琴譜．飲膳正要．蒸經禪類集．

政書

徐氏漢官考．唐官品纂要．漢官考．唐宋官制．宋官制衍典．唐六典．漢官儀．宋職分記．宋官制新典．元選格．宋祖宗唐制．宋麟臺故事．蔡質漢官典儀．宋三省總括．元太常沿革．慶元條法事類．司馬溫公官制遺稿．清明錄．元風憲宏綱．蘇子啓集百官龜鑑．元典章．元成憲綱要．開禧吏部七司法．劉澂救荒政紀綱．元通制．元省部政典舉要．陳古靈戒民提綱．立教錄．宋六曹法．景定條法總類．張養浩廟堂忠告．吏學指南．鄭玉道論俗編．張養浩牧民忠告．陳古靈州縣提綱．李光弼作邑自箴．張養浩風憲忠告．庚辰救荒積錄．秦輔之賢政格言．趙素百里指南．爲政精範．彭仁仲政刑類要．官民要覽積叢．爲政箴銘．元論民政要．爲政準則．憲臺通紀．西臺對越集．爲政通論．職林．

刑書

唐律．緒律．唐律疏．唐律明法類說．唐律刑疏賦注釋．唐刑疏．泰和律令格式．唐律裴鉶抹子．唐律纂例．宋注定刑疏．刑疏賦．宋刑疏．永徽法經．宋申明疏律．平冤錄．宋刑律．元刑統一覽．泰和新定律．刑疏賦注精要．元行要格例．元折獄龜鑑．元至正條格．官民準則．百家備覽．洗冤錄．折獄比事．刑疏律文．棠陰比事．無冤錄．

兵法

武經七書．武經七書講義．黃石公素書．武經總要．李靖四門經歷．李衛公武略．孫子衍義．孫子校注．李衛公兵法．吳子．孫子口義．孫子比事．李衛公兵機．八陣圖要．武侯新書．玄機祕旨．武侯集．武侯將苑．武侯遺文．武學發明．兵法十論．風后握奇經．李衛公元戎必勝錄．兵機備要．黃石公心鏡．黃石公占變三略．百戰奇法．奇法陣圖．太白陽經．行軍須知．武學要覽．軍戎祕術．太白陰經．行軍祕寶．武侯篇．少室書．北征錄．武侯選將八門書．將法書．長短經．虎鈐經．李衛公望江南．兵機制敵．玉帳玄樞．歷代將書．布陣圖．治兵會要．集要兵門．百將論斷．百將傳．將鑑節要．將鑑論略．呂望祕書．八門遁甲．將鑑博義．行軍雜占．奇門遁甲．遁甲符應．南渡十將傳．新編歷代將傳．行兵擇日書．南渡女將軍記．黃石公進兵圖．龜鼎選擇書．風角集．奇門纂要．六甲天書．太上六甲書．拒守篇．遁甲星鈴．六甲兵機．眞武三陣圖．禽星擇日書．兵家占候．九天玄女祕文．玉函玄應檢．天機靈文．兵要望江南詞．韜鈐精要．軍職類稿．

算法

元寶鈔通考節要．夏侯陽算經．李德測圓海鏡．算法百篇珠．詳明算法．通原算法．五曹算經．算學源流．九章算經．五經算術．孫子算經．楊輝九章．數學九章．周髀算經．通變算寶．擴用算法．算法補缺．妙鑑算經．摘奇算法．算法透簾．海島算經．錢譜．錢誌．算法全能集．益古衍段．錢式．泉志．

陰陽書

天元玉歷賦．天文總要．步天歌．天文星象．天文歷代占．六壬天文．天文書．三垣星書．萬曾天文志．天文經星．觀象玩占．乾象賦．高遠步致．玉歷通政經．天文類書．天鏡書．甘石星經．陰陽祕訣書．考驗星書．四星賦．乾坤總占．紫微垣星占．乾象吉凶．通玄經．天文雜占．統元萬分歷．環極千圖．玉鏡經．天紀神策．歲實根源錄．周天歷數．堯典歷．太虛璣度．官歷漏刻圖．新儀像法．開虛志．五緯定錄．年月日通用．革象新書．漏刻圖．歷法新議．銅壺漏箭制度．千韭玉．玉龍經．陰陽氣運．準齋几漏新式．道鈐例．畫一歷．二十四氣論．洞玄圖決．涓吉總要．通天竅．涓吉成書．乾象．日局．涓吉全書．社擇書．

三元節要。選擇星定通考。奇門五總龜。土官涓吉活法。九宮八卦遁法。八門九星式。地理全書明圖。紫微絜觚。選擇大全。八門易數。萬曆會聞。選擇心鏡。尅擇一覽。天河逆轉。萬曆大全。諸書雜法。曆日集成。尅擇通書。萬曆錦囊。尅擇選書。曆法統宗。選擇易見。曆法集成。選時玉曆。彈冠必用。選擇諸書。地理新書。選擇元龜。奇儀要覽。地理全書。地理通釋。陰陽正理論。叢成書。地理全書辨方訣例。地理龍穴圖。選擇書。地理全書洞林照膽。玉曆。地理明眞論。地里五星圖。地理大成。相書。地理正義論。地理撥沙經。地理精要。地理切論。郭氏元經。玉髓纂玄。蜢原總錄。地理髓經。郭璞葬經。玉髓眞經。山海秘奧。原陵秘葬經。地理鈔。士牛經。尋龍秘訣。黃石入宅論。孤首經。金鍼集。洞林別訣。相山經。楊公直指。陰陽總要。選葬總錄。禽鬼經。尋龍入式。安葬備要。山頭年月。小葬袖金訣。地理選擇。人倫廣鑑。金函鈐。月波洞中記。陰陽妙訣。華山秘要。觀妙經。通神鬼眼。五目之書。子平口訣。通變淵源。相鑑類編。五行精紀。子平淵源。洞微淵源。通神照膽經。寸金易鑑。五星集要。步天經。三命指迷賦。蘭臺妙選。五星要覽。百中經。玉照定眞經。五星秘訣。星命五總龜。星寶。鬼谷子遺文。排星要用。三辰隱辰經。玉函。星命總括。五星流宗。三辰通載。七政緒論。五星鉄鉢。虛實五星。八卦飛星。中天八卦。紫微照膽經。洞玄經。變化賦。紫微眞數。紫微千金賦。銅板經。消息賦。黃金尺賦。紫微堂星數。天地一覽。七曜禽經。紫微數。範圍生成數。演禽眞經。演禽定鈐。範圍數。星禽演法。範圍定數。禽演。地理龍穴沙水。範圍樞要。禽書。文公斷易奇書。範圍索隱。三命正經。大定集成。周易象占。天元總數。洞微玉册。堯夫星數。周易尙占。周易外卦。易課占法。易鑑明斷。旋璣鈐。周易爻占。易影龜鑑。易斷玄機。天玄賦。玄機。周易古占法。易斷奇書。周易秘奧。易占。鬼谷折字林。木鐸奇書。羲聖心書。心易類占。心易內篇。易古心鏡。占法立要。康節心易。心易發明。易法句玄。卦書雜占。易課。郭璞洞林。金鎖玉匙。卜筮元龜。心鏡。京房易軌。金鎖玄關。雙林卦影。火珠林雜占。拳易洞微。六親斷例。範圍易。康節萬物數。考變占法。太極玄機。青函經。麻衣四字占。潛虛占書。三要靈經。海底眼。先天觀梅數。走失詳注。六壬歌訣。六壬課。九天玄女黃囊經。六壬心印賦。六壬斷訣。九天玄女六壬課。六壬金口訣。六壬占法。麻衣四言獨步。六壬起課例。壬課軌革式。歷代人臣災異。六壬心照經。壬課鬼心經。九天玄妙課。射覆六壬。四聖神課。龜鑑影。鬼谷指心課。天鏡占書。周公神課。驚翺時。淳風怪書。金鞭指路。兩暘靈鑑。靈蒜經。火輪秘訣。蘭臺玉局。眞禽要訣、解夢書。黃金尺秘。天罡點時法。回回課書。禽演賦。相子秘訣。地理一粒粟。神仙斗課。鵝池訣。白猿斗數書。三元正經。轉神選擇。觀音課。馬舍麻課書。三元要論。大羲香書。眞君籤。二十八宿直日占。籤書。北京城隍籤。

醫書

素問。素問玄機。醫說。素問玄珠。素問靈樞集。劉三點脈訣。岐伯五藏論。素問保命集。王叔和脈訣。濟生拔萃方。聖濟總錄。扁鵲脈髓。難經集注。醫經小學。難經本義。醫方大成。王氏脈經。宣和論方。素問鈔。難經辨釋。十便良方。葛氏肘後方。玉函經。蘇沈良方。經驗良方。世醫得效方。嚴氏濟生續方。許學士本事方。御藥院方。得生堂經驗方。黎居士簡易方。續簡易方。太平和濟方。仙傳集驗方。是齋百一選方。王氏博濟方。孫氏仁孝方。華佗中藏經方。袖珍方。仁齋直指方。濟寒集驗方。如宜方。易簡方。錢氏補遺方。世傳神效方。指南方。魏氏家藏方。管見良方。潘陽坡加減方。畊庵集效方。神異諸方。余居士選奇方。旅舍備急方。和活人秘要方。全生指迷集。野夫多效方。無求子活人書。廣南攝生論。原撥治方。濟急單方。儒門事親。諸方撮要。拾遺妙方。金匱方論。衞生家寶。醫學發明。醫學先知。備急纂要。東垣心要。潔古家珍。心印紺珠。玄門內照。丹溪醫論。巢氏病源。服藥須知。傷寒發明。傷寒撮要。衞生寶鑑。瑞竹堂方。傷寒集議。傷寒捷要。傷寒直格。醫壘元戎。傷寒指掌圖。成無已傷寒論。傷寒類書。傷寒明理論。張仲景傷寒鈐。千金方。傷寒立法考。傷寒百問歌。證治準繩。傷寒論。傷寒救俗方。傷寒百證歌。產經、仲景精華鈐。活人書百問。素問運氣論奧。紀玄妙用集。通神明鑑論。婦人大全良方。活人書括。運氣精華。醫門雜記。產寶百問。四時治要。內經運氣。天元玉册。孟氏詵方。產育寶慶集。萬全護命方。龍木論。全嬰方。仙傳濟陰方。銅人鍼灸圖。保幼方。保嬰集。全嬰總訣。嬰孩寶書。活幼心書。養子直訣。幼幼新書。活幼口義。醫方妙選。養子要言。小兒痘疹方。陳氏小兒方。三十六吊書。小兒形證方。保嬰痘疹方。十四經發揮。小兒保生要方。嬰孩妙訣。膏肓腧六灸法。六十六難病方。眼科口訣。七十二證眼論。鍼灸四書。明堂灸經。外科精要。諸風類方。鍼經指南。鍼灸集成。醫科程文。本草類要。銅人鍼灸經。秘傳外科方。博濟神應方。鍼灸資生經。許孫痘科方。本草元命包。七十二證眼科歌訣。朱彥修傳。本草經注。李東垣內外傷寒辨。本草源流。本草衍義。本草歌括。湯液本草。丹溪本草。養生雜類。圖經本草。寶慶本草。本草綱目。食用本草。江西本草。類集本草。褚氏遺書。壽親養老新書。小兒方。續粥方。丹溪醫論。聖濟經解義。存眞圖。端效方。仁齋直指方脈論。橐駝醫藥方。鷹鶻鴿方。司牧安驥集。痊驥眞經。蕃牧纂驗方。相鶴經。馬經。食說。鷹鶻論。牛經。

農圃

齊民要術。農桑輯要。種蒔占書。節令要覽。種藝雜歷。山居備用。四時纂要。歲時種植。國老談苑。山居四要。治農書。道偕丹語。隸桑圖。農書。

內府經籍板

二十一史十三經共六萬八千一百二十五葉。五倫書一千七百一葉。周易大全一千一百十八葉。書傳大全七百六十三葉。詩傳大全九百九葉。春秋大全一千四百五十九葉。禮記大全一千二百五十九葉。書傳五百八十三葉。易傳五百八十二葉。詩傳六百三十五葉。春秋傳四百四十葉。禮記一千六十一葉。四書大全一千五百九十九葉。四書集注八百二十葉。性理大全二千二百六十九葉。資治通鑑綱目四千一百葉。續資治通鑑綱目一千一百二十二葉。少微通鑑節要一千四百三十八葉。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一千六百八十三葉。晏宏資治通鑑綱目四千二十葉。文獻通考一萬八百三十六葉。歷代名臣奏議九千七百二十葉。歷代通鑑纂要三千六百三十二葉。大明會典六千五百九十葉。事文類聚八千三百六十葉。大明一統志三千一百五十葉。明倫大典七百二十葉。大明集禮二千四百七十六葉。大學衍義一千三百八十八葉。大學衍義補三千六百葉。對類八百七十三葉。諸司職掌四百二十八葉。大明官制三百十葉。御製大誥二百五十三葉。大明律二百七葉。御製文集七百十三葉。洪武正韻五百葉。御製詩集八十四葉。韻府羣玉一千四十葉。經史海篇直音五百十二葉。廣韻二百五十五葉。玉篇三百十五葉。經書音釋一百七葉。詩韻釋義一百五十八葉。四書白文三百十二葉。詩學大成一千葉。爾雅埤雅三百九十七葉。許氏說文六百五十葉。呂眞人文集二百四十葉。孔子家語一百四十四葉。通書大全九百九十葉。列女傳一百二十五葉。神課金口訣二百四十葉。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八百七十六葉。臞仙肘後神樞一百七十八葉。選擇歷書二百五十六葉。雍熙樂府一千七百五十三葉。三國志通俗講義二千一百五十葉。歷代臣鑒五百六十葉。貞觀正要三百七十葉。居家必用八百八十葉。聖學心法三百十五葉。釋文三注千字文七十一葉。胡曾詩九十九葉。蒙求一百四十五葉。飲膳正要一百七十五葉。唐賢三體詩一百七十二葉。古文精粹二百五十六葉。李白詩三百六葉。高皇后傳四十七葉。女誡四十七葉。內訓五十葉。尙書孝經大學中庸三百三十六葉。選詩補注三百十二葉。唐詩鼓吹二百六十六葉。周易占法二百四十葉。草堂詩餘一百九十葉。恩紀含春堂詩二百四十葉。小四書二百四十葉。明心寶鑑一百十五葉。璧琛集三百五十葉。勸忍百箴三百葉。古文眞寶三百九十一葉。醫要集覽二百八十葉。韋韻辨體二百七十葉。增定華夷譯語一千七百八葉。評史心見三百五十葉。通鑑博論二百九十葉。重刊證類本草一千三百四十五葉。皇明祖訓五十葉。祖訓條章十二葉。皇明典禮九十五葉。洪武禮制八十二葉。御製洪範箴序三十葉。稽古定制十九葉。慈聖寶文皇太后女鑒六十九葉。鄭氏女孝經四十二葉。曹大家女訓十六葉。內則詩六十二葉。內令十二葉。昭鑒錄一百五十二葉。勸政要典七十三葉。外戚事鑒六十八葉。山居四要八十三葉。臞仙肘後經一百十二葉。玉匣記八十二葉。省躬錄七十三葉。詳異賦四十九葉。步天歌八葉。傳心妙訣四

十五葉。詳明算法一百十葉。草字碑金九十二葉。眞字碑金九十二葉。隸字碑金九十二葉。千家姓五十九葉。孝順事實二百九十二葉。爲善陰騭三百七十二葉。小學書解一百六葉。忠經四十二葉。孝經大義四十三葉。歷代紀年三十六葉。四時歌曲十一葉。隨機應化錄六十葉。高皇帝道德經注解六十九葉。篆隸字孝經四十二葉。醫按書三十二葉。蒙求白文三十九葉。山歌四葉。華夷譯語八十八葉。古字便覽五十二葉。八行道事集二十八葉。警世篇三十一葉。忠經直解十六葉。太上感應篇九十二葉。道綱五十葉。百家姓十葉。太學三十六葉。千字文十七葉。孝經十六葉。中庸五十六葉。千家詩四十四葉。七言雜字十三葉。三字經二十六葉。啓蒙集四十葉。啓蒙書法二十一葉。草訣百韻十四葉。草訣百韻歌四十葉。八行圖說四十一葉。孝經直解三十六葉。周公解夢書大全十七葉。四書直解一千八百四十葉。書經直解八百二十葉。通鑑直解一千四十二葉。帝鑑圖說三百五十六葉。洪武正韻玉鍵一百三十葉。佛經一藏十八萬八十二葉。道經一藏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葉。番經一藏十五萬七十四葉。

明書卷七十八

志十八[1]

服輿志一

史官論曰。服物所以辨等也。璽章所以昭信也。無等則上下褻。無信則中外疑。惟褻與疑。不可以爲治。古天子端冕凝旒。百辟垂紳正笏。明有尊也。符節分乎人虎。佩綬異乎爵秩。明有執也。尊則不褻。執則不疑。而治體以成焉。明興。酌古定制。上下之等甚辨。而中外之信孔昭。誠可爲後世法。作服輿志。

○皇帝冕服

袞冕。凡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聖節。則服袞冕。祭社稷先農冊拜亦如之。洪武十六年。定冕。前圓後方。玄表纁裏。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爲纓。黈纊充耳。玉簪導。袞。玄衣黃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織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在裳。白羅大帶。紅裏。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革帶。玉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白羅中單。黻領青緣襈。黃襪。黃舄金飾。

二十六年。定袞十二章。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旒五采

玉珠十二。玉簪導，朱纓。圭長一尺二寸。衮，玄衣纁裳，衣六章，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中單以素紗為之。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織火龍山三章。革帶佩玉，長三尺三寸。大帶素表朱裏，兩邊用緣，上以朱錦，下以綠錦。大綬六采，用黃白赤玄縹綠織成，純玄質五百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朱襪，赤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為之，上覆曰綖，桐板為質，衣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各十有二旒，每旒各五采繅十有二就，貫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與冠武并繫纓處，皆飾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纊充耳，（用黃。）繫以玄紞，承以玉瑱，朱紘。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蓋周鎮圭之制，黃綺約其下，別以袋韜之，金龍文。衮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相屬，共腰有辟積，本色綼裼。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玉花下又垂二玉滴，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璜相觸有聲。其上金鉤二。有二小綬六采以副之，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素組。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質。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龍文，皆織成。襪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以黃飾舄首。

嘉靖八年，定冠制以圓匡烏紗冒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七采玉珠十二旒，以黃赤青白黑紅綠為之。玉珩，玉簪導，朱纓，青纊充耳，綴以玉珠二。凡尺，皆以周尺為度。衣玄色，凡織六章，日月在肩，各徑五寸，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掩裳之六章。裳黃色，為幅七，前三幅，後四幅，連屬如帷，凡繡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為二行，米黼黻為二行。中單素紗為之，青緣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羅為之，上織龍一，下繡火三，繫于革帶。大帶素表朱裏，上緣以朱，下以綠，不用錦。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繫而掩之。圭白玉為之，長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黃綺約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黃綺囊，藉以黃錦。朱襪，赤舄，黃絛緣玄纓結。皮弁服，凡朔望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服。嘉靖間，命祭太歲山川等神，皆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玉簪導，紅組纓。其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白玉佩革帶，玉鉤鰈，緋白大帶，白襪，黑舄。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綴五采玉，其二縫及冠武及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紘纓。玉以赤白青黃黑相次。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并雙植文，剡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鉤二。玉佩、大帶、大綬、襪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常服烏紗折角向上巾，盤領窄袖袍，束帶間用金、玉、琥珀、透犀。

永樂三年定，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今名翼善冠。）袍黃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帶用玉，靴以皮為之。

武弁服，國初親征遣將，則服武弁，乘革輅，其制未詳，定自嘉靖初年始。

嘉靖八年，定弁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采玉，落落如星狀。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佩綬、革帶如常制。佩綬及韎韐，俱上繫于革帶。舄如其裳之色。玉圭視鎮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燕弁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烏紗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線壓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朱絛為組纓，雙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緣以青，兩肩繡日月，前蟠圓龍一，後蟠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袪共龍文五九，衽同，前後齊共龍文四九。襯用深衣之制，黃色。袂圓袪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素帶，朱裏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片。履玄為之，朱緣紅口，黃結，襪用白。

○皇后冠服附（妃嬪）

皇后受冊、謁廟、朝會，服禮服。燕居則常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十二鈿。服褘衣，深青為質，畫翟，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黻領，朱羅縠褾襈裾。蔽膝隨衣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玉革帶。青韈，青舄，以金飾。

永樂三年定，九龍四鳳冠，漆竹絲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翠龍九，金鳳四，正中一龍銜大珠一，上有翠蓋，下垂珠結，餘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十二樹，（皆牡丹花，每樹花二朵，蕊頭二個，翠花九葉。）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數，（皆穰花飄枝，每枝花一朵，半開一朵，翠葉五葉。）三博鬢，（左右共六扇。）飾以金龍翠雲，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十二，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皂羅額子一，描金龍文，用珠二十一顆。翟衣，深青為質，織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對。）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龍。紵絲紗羅隨用。中單，玉色紗為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衣色，織翟為章三等，間以小輪花四，以緅為領緣，織金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玉穀圭，長七寸，（周尺。）剡其上，瑑穀文，黃綺約其下，別以黃囊韜之，金龍文。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其末純紅，而下垂織金雲龍文，上以朱緣，下以綠緣，并青綺副帶一。綬五采，黃赤白縹綠，纁質，間施二玉環，皆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玉佩二，

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璜下有玉花.玉花下又垂二玉滴.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二璜相觸有聲.上有金鉤.有小綬五采以副之.五采黃赤白縹綠.纁質.織成. 青韈舃.韈以青羅爲之.舃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龍文.皂線純.每舃首加珠五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金玉珠寶翡翠隨用.諸色團衫.金繡龍鳳文.帶用金玉.

四年.定龍鳳珠翠冠.眞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裙.紅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文.加繡飾.

永樂三年.定雙鳳翊龍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上飾金龍一.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珠翠雲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上飾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結.三博鬢.（左右共六扇.）飾以鸞鳳.金寶鈿二十四.邊垂珠滴.金簪一對.珊瑚鳳冠觜一副. 大衫霞帔.衫用黃色.紵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雲霞龍文.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龍文. 四襖子.（即褙子.）深青爲質.金繡團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紅色.胸背雲龍文.用織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或素.紵絲紗羅并餘色隨用. 大帶.紅線羅爲之.有緣.餘或青或綠.各隨鞠衣色. 緣襈襖子.黃色.紅領褾襈裾.皆織金采色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緣襈裙.紅色.綠緣襈.織金采色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雲龍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線羅繫帶一. 白玉雲樣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鉤一.金如意雲蓋一件.兩面鈒雲龍文.下懸紅組五.貫金方心雲板一件.兩面亦鈒雲龍文.俱襯以紅綺.下垂金長頭花四件.中有小金鐘一箇.末綴白玉雲朵五. 青韈舃.與翟衣內制同.

冊寶.冊用金二片.每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二分五釐.鐫刻其書.每片側邊上下有竅.用紅縧聯貫.開闔如今書帙之狀.背各用紅錦襯護.藉以紅錦小褥.冊盝以木爲之.飾以渾金.瀝粉蟠龍.用紅紵絲襯裏.內以紅羅銷金小袱裹冊.外以紅羅銷金夾袱裹之.五色小絛.縈於匣外. 寶用金.龜鈕.朱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依周尺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九分.寶池用金.闊取容寶.寶匣二副.每副三重.外匣用木.飾與冊盝同.中匣用金鈒造蟠龍.內小匣仍用木.與外匣同.小匣內置一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渾金.座上用小錦褥.褥上一盝.寶池用銷金紅羅小夾袱裹寶.其匣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袱覆之.

○皇妃冠服（凡皇妃受冊助祭朝會用禮服.燕居常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飾以九翬四鳳.花釵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九鈿.翟衣.青質.繡翟.編次于衣及裳.

重爲九等.青紗中單.黻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加文繡重雉.爲章二等.以緅爲領緣.大帶隨衣色.玉革帶.青韈舃.佩綬.

永樂三年.定九翟冠二頂.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上飾珠五顆.金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箇.上用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大衫霞帔.衫用紅花.紵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雲霞鳳文.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鳳文. 四襖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胸背雲鳳文.用織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燕居服用素.除黃外.餘色及紵絲紗羅隨用. 大帶.青綠羅爲之.有緣.餘或紅或綠.各隨鞠衣色. 緣襈襖子.青色.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緣襈裙.紅色.綠緣襈.織金花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并韜.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板四片.金葉兒六箇.紅線羅繫帶一.玉佩二.如中宮佩制.珩以下瑑飾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 青韈舃.韈以青線羅爲之.舃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舃首加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鸞鳳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團衫金繡鸞鳳.不用黃帶.用金玉犀.

又定山松特髻.假鬢花鈿.或花釵鳳冠.眞紅大袖衣.霞帔.紅羅裙.紅羅褙子.衣用織金及繡鳳文.

冊印.冊用鍍金銀冊二片.其長短闊厚.與諸王冊同.冊盝飾以渾金.瀝粉蟠鳳.其物用裹覆.皆與諸王同.印用金.龜鈕.其尺寸與諸王寶同.文曰皇妃之印.其餘制度.皆與諸王同.匣皆飾以蟠鳳.皇貴妃有寶.餘無寶.

○皇嬪冠服

嘉靖十年.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鳳.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穀文.

冊.冊用銀.少殺於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飾之.

○內命婦冠服

洪武五年.定三品以上用花釵翟衣.四品五品用山松特髻.大衫爲禮服.貴人視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爲禮服.珠翠慶雲冠.鞠衣褙子.緣襈襖裙爲常服.

○皇太子冠服.（附冊寶） 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朝會.則服袞冕.從祭社稷及受冊納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組纓。兩玉瑱。圭長九寸五分。玄衣纁裳。衣五章。織山龍華蟲宗彝火。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黻領。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革帶。金鉤䚢。玉佩。綬五采。用赤白玄縹綠織成。純赤質。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大帶。白表朱裏。上緣以紅。下緣以綠。白韈赤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繅九就。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纓。玉圭。長九寸五分。以錦約其下。并韜。袞服九章。玄衣五章。龍在肩。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裼。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本色緣。有紃施于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衝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花下垂二玉滴。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上有金鉤。小綬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韈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采玉九。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玉圭如冕服內制。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如冕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大帶。大綬。韈舄赤色。皆如冕服內制。

常服

洪武元年定烏紗折上巾。

永樂三年定冠烏紗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親王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蟠龍一。帶用玉。靴皮爲之。

冊寶。冊用金二片。長闊規制。盝匣妝飾。悉與皇后冊同。寶用金。龜紐。朱綬。文用篆書。曰皇太子寶。方厚規制。池匣妝飾。亦與皇后寶同。

○皇太子妃

冠服。禮服。洪武三年與皇妃同。

永樂三年定九翬四鳳冠。漆竹絲爲圓匡。冒以翡翠。上飾翠翬九。金鳳四。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九樹。（皆牡丹花。每樹花一朶。半開一朶。蕋頭二箇。翠葉九葉。）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數。（皆穰花飄枝。每枝花一朶。半開一朶。翠葉五葉。）雙博鬢。（左右共四扇。）飾以鸞鳳。皆

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九。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珠皂羅額子一。描金鳳文。用珠二十一顆。翟衣。深青爲質。織翟文九等。（凡一百四十八對。）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中單玉色紗爲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或用線羅。蔽膝隨衣色。織翟爲章二等。間以小輪花三。以緅爲領緣。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并韜。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其末純紅。而下垂織金雲鳳文。上以朱緣。下以綠緣。并青綺副帶一。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皆織成。間施二玉環。小綬三色同大綬。玉佩二。珩以下瑑飾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織成。青韈舄。韈以青綠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舄首加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犀冠。刻以花鳳。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團領衫。金繡鸞鳳。惟不用黃。帶用金玉犀。四年又定與皇妃同。

永樂三年定燕居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上飾寶珠一座。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花二朶。蕋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朶。珠翠雲十六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上飾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雙博鬢。（左右共四扇。）飾以鸞鳳。金寶鈿十八。邊垂珠滴。金簪一對。珊瑚鳳冠觜一副。大衫霞帔。衫用紅色。紵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鳳文。四䙆襖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鞠衣青色。胸背鸞鳳雲文。用織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或素。除黃外。餘色并紵絲紗羅隨用。大帶青線羅爲之。有緣。餘或紅或綠。各隨鞠衣色。緣襈襖子。青色。紅領褾襈裾。織金采色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緣襈裙。紅色。綠緣襈。織金采色花鳳文。紵絲紗羅隨用。玉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雲鳳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瓣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線羅繫帶一。白玉雲樣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鉤一。金如意雲蓋一件。兩面鈒雲鳳文。下懸紅組五貫。金方心雲板一件。兩面亦鈒雲鳳文。俱襯以紅綺。下垂金長頭花四件。中有小金鐘一箇。末綴白玉雲朶五。青韈舄。與前翟衣內制同。

○親王冠服。（附冊寶。）親王助祭謁廟。正旦冬至等朝賀。則服袞冕。受冊納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九章。冕五采玉珠九旒。紅組纓。青纊充耳。金簪導。圭長九寸二分五釐。青衣纁裳。衣五章。織山龍華蟲火宗彝。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黻領青緣。蔽膝隨裳色。織火

山二章．革帶．金鉤䚢．佩玉．綬五采．赤白玄縹綠纁成．純赤質．三百二十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大帶．表裏白羅．朱綠緣．白襪．朱舃．

永樂三年．定冕冠．朱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繅九就．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纓．玉圭．長九寸二分五釐．以錦約其下．并韜．袞服九章．青衣五章．龍在肩．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褐．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如東宮佩制．自珩以下瑑雲龍文．上有金鉤．小綬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縹綠．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纁質．襪舃皆赤色．舃用黑絇純．黑飾舃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采玉九．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玉圭．如冕服內制．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如冕服內佩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大帶．大綬．襪舃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東宮同．

保和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為準．親王用九襊．世子用八襊．郡王用七襊．俱去簪與五玉．後山皆一扇．為之分體為四．郡王長子．冠如忠靖之制．用五襊．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各一．身用素地．邊用雲．其補子．郡王以上采妝．郡王長子織金為之．襯用深衣．玉色．帶．青表綠裏綠緣．履用皂綠緒．白襪．

冊寶．冊用金二片．長闊規制．盈匣妝飾．與皇太子冊同．寶用金．龜鈕．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王之寶．池匣妝飾與皇太子寶同．但太子寶盈匣雕蟠龍．王則雕蟠螭．

○親王妃冠服．王妃受冊助祭朝會．則服禮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飾．以九翬四鳳．花釵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九鈿．翟衣．青質．五色九等．織翟編次於衣及裳．素紗中單．黻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織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玉革帶．青襪舃．佩綬．

永樂三年．定九翟冠二頂．冠以皂縠為之．附以翠博山．飾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

中寶珠一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上飾珠九顆．珠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箇．上用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雙．大衫霞帔．衫用大紅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為質．金繡雲霞鳳文．紵絲紗羅隨用．金墜子亦鈒鳳文．四襖子．（即褙子．）桃紅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繡雲鳳文．紵絲紗羅并各色隨用．惟不用黃．燕居服用紫．大帶．青綠羅為之．有緣．或用紅羅．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并韜．（公主不用圭．）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為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綠線羅繫帶一．玉佩二．如東宮妃佩制．珩以下瑑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青襪舃．襪以青線羅為之．舃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舃首加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犀冠．刻以花鳳．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團領衫．金繡花鳳．惟不用黃．帶用金玉犀．

洪武四年．定與皇妃同．

○公主冠服與親王妃同．

冊印．冊用銀二片．長闊規制．悉與親王冊同．印用金．龜鈕．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國公主之印．綬用朱．印池用金．池匣妝飾亦與親王同．但親王飾蟠螭．公主則用飾蟠鳳．

○世子冠服．世子遇聖節千秋節并正旦冬至進賀表箋．及其父王生日諸節慶賀．皆服袞冕．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七章．冕三采玉珠七旒．紅組纓．青纊充耳．金簪導．圭長九寸．青衣纁裳．衣三章．織華蟲火宗彝．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素紗中單．青領褾襈赤韍．革帶．佩白玉．玄組綬．綬紫質．用紫黃赤三采織成．間織三白玉環．白襪．赤舃．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八旒．每旒五采．繅八就．各貫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朱紘纓．承以白玉瑱．玉圭長九寸．以錦約其下．并韜．青衣纁裳．七章．青衣三章．火一在肩．其二與華蟲宗彝各三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褐．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九．蔽膝．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二．如親王之佩制．珩以下瑑雲龍文．上有金鉤．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皆織成．襪舃皆赤色．

爲用黑約純。黑飾爲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八縫。每縫中綴三采玉八。縫及冠武幷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九。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佩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韈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親王同。

保和冠服。（制見前。）

○世子妃冠服。

永樂三年定與親王妃同。惟冠用七翟

明書卷七十九

志十八

服置志二

○郡王冠服

袞冕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七旒。每旒五采繅七就。各貫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朱紘纓。承以白玉瑱。 玉圭長九寸。以錦約其下。幷韜。 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幷藻宗彝各三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二章。織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其腰有襞積。本色綼裼。 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七。 蔽膝隨裳色。二章。織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親王佩制。珩以下珠雲龍文。上有金鉤。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 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皆織成。 韈舄皆赤色。舄用黑約純。黑飾爲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七縫。每縫中綴三采玉七。縫及冠武幷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七。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韈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親王同。

保和冠服。（制見前。）

○郡王妃冠服。

永樂三年。定七翟冠二頂。冠以皁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飾以珠五顆。珠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八箇。上用珠八顆。金翟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大衫霞帔。衫用大紅。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爲質。金繡雲霞翟文。紵絲紗羅隨用。金墜子亦鈒翟文。 四襖襖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繡翟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胸背金繡雲翟文。紵絲紗羅幷各色隨用。惟不用黃。燕居服用素。 大帶。青線羅爲之。有緣。或用紅羅。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幷韜。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翟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幷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線羅繫帶一。 玉佩二。如親王妃佩制。珩以下瑑雲翟文。描金。上有金鉤。 青韈舄。韈以青線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雲翟文。皁線純。每舄首加珠三顆。

○長子冠服

朝服。七梁冠。大紅素羅衣。白素紗中單。大紅素羅裳。及蔽膝。大紅素羅白素紗二色。夾帶。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錦鷄綬。玉佩。象牙笏。白絹韈。皁皮雲頭履鞋。

公服。皁縐紗幞頭。大紅素紵絲衣。玉革帶。

常服。烏紗帽。大紅紵絲織金獅子開襟圓領。玉束帶。皁皮銅線靴。

保和冠服（制見前。）

○郡主冠服

永樂三年。定與郡王妃同。惟不用圭。及少四珠環一對。

○長子夫人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翟鷄褙子。青羅金繡翟鷄霞帔。金墜頭。

○鎮國將軍冠服與長子同。鎮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長子夫人同。

○輔國將軍冠服與鎮國將軍同。惟冠六梁。帶用犀。輔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鎮國將軍夫人同。惟冠用四翟。抹金銀墜頭。

○奉國將軍冠服與輔國將軍同。惟冠五梁。帶用金鈒花。常服大紅織金虎豹。奉國將軍淑人冠服與輔國將軍夫人同。惟褙子雲霞金繡孔雀文。

○鎮國中尉冠服與奉國將軍同。惟冠四梁。帶用素金。佩用藥玉。鎮國中尉恭人冠服與奉國將軍淑人同。

○輔國中尉冠服與鎮國中尉同。惟冠三梁。帶用銀鈒花。綬用盤鵰。公服用深青素羅。常服紅織金熊羆。輔國中尉宜人冠服與鎮國中尉恭人同。惟冠用三翟。褙子雲霞金繡鴛鴦文。銀墜頭。

○奉國中尉冠服與輔國中尉同。惟冠二梁。帶用素銀。綬用練鵲。幞頭黑漆。常服紅織金彪。奉國中尉安人冠服與輔國中尉宜人同。惟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雲霞金繡練鵲文。

○縣主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孔雀褙子。青羅金繡孔雀霞帔。抹金銀墜頭。

○郡君冠服與縣主同。惟冠用四翟。褙子雲霞金繡鴛鴦文。

○縣君冠服與郡君同。惟冠用三翟。

○鄉君冠服與縣君同。惟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雲霞金繡練鵲文。

○文武官冠服。

朝服。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及頒降開讀詔赦進表傳制。則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應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帶用赤白二色絹。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　公冠八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後用玉為蟬。　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立筆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後用金為蟬。　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二折。四柱。香草二段。前後玳瑁為蟬。俱左插雉尾。　駙馬冠與侯同。不用雉尾。

一品冠七梁。不用籠巾貂蟬。革帶與佩俱用玉。綬用綠黃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鳳四色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玉。笏用象牙。　二品冠六梁。革帶綬環用犀。餘同一品。　三品冠五梁。革帶用金。佩用玉。綬用黃綠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鶴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金。笏用象牙。　四品冠四梁。革帶用金。佩用藥玉。餘同三品。　五品冠三梁。革帶用銀鈒花。綬用黃綠赤紫四色絲織成。盤鵰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銀鍍金。笏用象牙。　六品七品冠二梁。御史加獬豸。革帶用銀。佩用藥玉。綬用黃綠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銀。笏用槐木。　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帶用烏角。佩用藥玉。綬用黃綠二色絲織成。鸂鶒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銅。笏用槐木。　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大朝賀進表隨班行禮。止用公服。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禮。

嘉靖八年。定梁冠照舊式。上衣用赤羅青緣。長過腰指七寸。毋掩下裳。中單白紗為之。青緣。下裳七幅。前三後四。每幅三襞積。赤羅青緣。蔽膝綴革帶。　綬各照品級花樣。革帶之後佩綬。繫而掩之。其環亦各照品級。用玉犀金銀銅為之。不以織於綬。大帶表裏俱素。惟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又用青組約之。革帶。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銀。八品九品烏角。俱照舊式。佩玉一如詩傳之制。去雙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藥玉。各照舊。襪履俱照舊式。

祭服。凡上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祀。則服祭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皁領緣。赤羅裳。皁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四品以下幷去佩綬。又令雜職祭服與九品同。

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羅皁緣。長與朝服同。下裳用赤羅皁緣。制與朝服同。蔽膝綬環大帶革帶佩玉襪履。俱與朝同。去方心曲領。

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謝恩見辭。則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後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參。其武官應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盤領右衽袍。或紵絲紗羅絹。從宜製造。袖寬三尺。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樣。一品用大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答花。無枝葉。徑二寸。四品五品小雜花紋。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以下無紋。幞頭用漆紗二等。展角各長一尺二寸。其雜職官員幞頭用垂帶。笏依朝服為之。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靴用皁。　凡公侯駙馬伯公服。服色花樣腰帶與一品同。　凡文武官公服花樣。如無從織買。用素隨宜。又令凡內外未入流雜職官幞頭展角與入流官同。不用垂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圓領衫束帶為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

二十六年。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鷴。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凡常服制度

洪武二十三年。令官員人等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職官衣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官同。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

凡束帶

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與一品同。雜職未入流官與八品九品同。

凡服色禁制

洪武二十六年。令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不許別用。又令官吏及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其朝見人員四時並用顏色衣服。不許純素。

景泰四年。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

天順二年。令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斗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并玄黃紫及玄色樣黑綠柳黃薑黃明黃等色。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弘治十三年。奏准今後公侯伯及文武大臣各處鎮守守備等官。敢有違例奏討蟒衣飛魚等項衣服者。該科參駁。科道糾劾。該部執奏。治以重罪。

嘉靖六年。令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織造違禁顏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妝彩。圖利貨賣。其朝貢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拿問治罪。

十六年。題准今後在京在外文武官員。除本等品級服色及特賜外。不許擅用蟒衣飛魚斗牛等項違禁華異服色。其大紅紵絲紗羅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尙寶司光祿寺鴻臚寺五品堂上官經筵講官。方許穿用。其餘衙門。雖五品官及五品以下官經筵不係講官者。俱穿青綠錦繡。遇有吉禮。止許穿紅布絨褐。品官花樣照依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鴈。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官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不許混同穿用。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其餘帶俸及不係侍衛人員及千百戶等官。雖係侍衛。俱不許僭用。

凡致仕閒官員服色

洪武三年。令年老致仕及侍親辭閒官。許用紗帽束帶。若爲事黜降者。服與庶人同。三十年。令致仕官服色與見任同。若遇朝賀及謝恩見辭。一體具服行禮。

忠靜冠服

嘉靖七年。定忠靜冠。即古玄冠。冠匡如制。以烏紗冒之。兩山俱列於後。冠頂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壓以金線。邊以金緣之。四品以下去金。邊以淺色絲線緣之。忠靜服。即古玄端服。色文用深青。以紵絲紗羅爲之。三品以上用雲。四品以下用素。邊緣以藍青。前後飾以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玉色。素帶如古大夫之帶制。青表綠緣邊并裏。素履色用青綠。縧結。白襪。凡王府將軍中尉。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紀善教授等官。俱以品官之制服之。儀賓不得概服。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官。在外方面官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許服。其餘不許。

○儀賓冠服。儀賓朝服。公服。常服。俱照品級。與文武官同。惟笏皆用象牙。常服花樣視武官。

弘治十三年。定郡主儀賓鈒花金帶。胸背獅子。縣主儀賓鈒花金帶。郡君儀賓光素金帶。胸背俱虎豹。縣君儀賓鈒花銀帶。鄉君儀賓光素銀帶。胸背俱彪。故違僭用者。革去冠帶。戴平頭巾。於本處儒學讀書習禮。三年方許復職。

○命婦冠服

禮服。凡命婦入內朝見君后。在家見舅姑并夫及祭祀。則服禮服。

洪武五年。定凡命婦團衫。以紅羅爲之。繡重雉爲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

二十四年。定命婦冠服。公侯伯與一品同。大袖衫用真紅色。一品至五品。紵絲綾羅隨用。六品至九品。綾羅紬絹隨用。霞帔褙子皆用深青段疋。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繡雲霞翟文。三品四品金繡雲霞孔雀文。五品繡雲霞鴛鴦文。六品七品繡雲霞練鵲文。大袖衫領闊三寸。兩領直下一尺。間綴紐子三。前身長四尺一寸三分。後身長五尺一寸。內九寸八分。行則摺起。末綴紐子二。紐在掩紐之下。拜則放之。袖長三尺二寸二分。根闊一尺。口闊三尺五分。落摺一尺一寸五分。掩紐二。就用衫料。連尖長二寸七分。闊二寸五分。各於領下一尺六寸九分處綴之。於掩下各綴紐門一。以紐住摺起後身之餘者。兜子亦用衫料。兩塊斜裁。上尖下平。連尖長一尺六寸三分。每塊下平處各闊一尺五分。縫合於領下一尺七分處。綴之上。綴尖皆縫合。以藏霞帔後垂之末者。霞帔二條。各長五尺七寸。闊三寸二分。各繡禽七。隨品級用。前後〔三〕四各繡。臨末左右取尖長二寸七分。前後分垂。橫綴青羅襻子。牽連並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綴墜子一。後垂二尺三寸五分。臨末插兜子內藏之。墜子中鈒花禽一。四面鈒雲文。禽如霞帔。隨品級用。笏以象牙爲之。圍首方脚。長六十四分。闊一寸五分。厚一分五釐。

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三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銜珠結二箇。）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四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銜珠結二箇。）一品至二品霞帔。（用蹙金繡雲霞翟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翟文。）三品至四品霞帔。（用蹙金繡雲霞孔雀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孔雀文。）五品至六品冠用抹金事件。（珠翟三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五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銜珠結二箇。）五品霞帔。（用繡雲霞鴛鴦文。鍍金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鴛鴦文。）六品霞帔。（用繡雲霞練鵲文。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練鵲文。）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二箇。珠月桂開頭二箇。珠半開六箇。翠雲二十四片。翠月桂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銜珠結子二箇。）七品霞帔。（墜子褙子與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繡摘枝花。墜子與七品同。褙子繡摘枝團花。）

常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命婦常服用顏色團領衫。

○進士巾服

洪武初定進士巾，如命烏紗帽之製，頂微平，展角闊寸餘，長五寸許，系以垂帶，皁紗爲之。深色襴袍，緣以青羅，袖廣而不殺，革帶青鞓，飾以黑角，垂撻尾於後，笏用槐木。廷試後進國子監領出，傳臚日服之，至上表謝恩後，謁先師孔子，行釋菜禮畢，始易常服，其巾袍等仍送國子監交收。

○狀元冠服

朝冠二梁，朝服緋羅爲之，圓領，白絹中單，錦綬，蔽膝全，槐笏一把，紗帽一頂，光素銀帶一條，藥玉佩一副，朝靴氈襪各一雙，（俱內府製造。）禮部官引至御前頒賜，上表謝恩日服之。

○生員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皁緣，皁縧，軟巾垂帶。

○吏員巾服

洪武四年，定各衙門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穿皁盤領衫，繫絲縧，戴四方平定巾。十四年，定皁衣改用青色。

三十年，定令史典吏皆服吏巾，巾樣不與庶民同。

○士庶巾服（公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初戴四角巾，今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執仗之士，首服鍍金額交腳幞頭，服諸色辟邪寶相花裙襖，銅葵花束帶，皁紋靴。刻期冠方頂巾，衣胸背鷹鷂花，腰線襖子，諸色闊絲區縧，象牙雕花環，行縢八帶鞋。皁隸冠圓頂巾，衣皁衣。又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許用紬絹素紗，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綫裝飾。

四年，定皁隸公使人穿皁盤領衫，戴平頂巾，繫白褡褙帶錫牌。

六年，令庶民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並同。庶民帽不得用頂，帽珠許用水晶香木。

校尉只除束帶幞頭靴鞋刻期雕刻雜花象牙縧環外，餘同庶民。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又令校尉用金鵝帽，黑漆戧金荔枝，改作銅釘，樣每五釘攢就，四面稍起邊欄，鞓用青緊束之。各衙門祗禁原穿皁衣，改用淡青。又令僧道服色，禪僧茶褐常服，青縧，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縧，淺紅袈裟；教僧皁常服，黑縧，淺紅袈裟。僧官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惟僧錄司袈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皆綠紋飾以金。

二十二年，令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樝䯼。官下舍人，并儒士吏員民人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二十三年，令耆民儒士生員衣製同文職，惟袖長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

六寸，袖椿廣一尺，袖口五寸。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

二十五年，令文武官同籍父兄伯叔弟姪子壻，及儒士生員吏典知印承差欽天監天文生太醫院醫士瑜珈僧正一道士將軍散騎舍人帶刀之人正五馬軍并馬軍小旗教讀大誥師生，許穿靴。校尉力士遇上直許穿，出外不許。其庶民商賈技藝步軍及軍下餘丁，管步軍總小旗官下家人火者皁隸伴當在外將下陰陽人，皆不許，止許穿皮扎翁。其北平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并直隸徐州地寒人民，許穿牛皮直縫靴。

二十六年，禁官民步卒等不許服對襟衣，惟騎射士不拘。

正德元年，禁商販吏典僕役倡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僧道隸卒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紗羅綾錦。

十六年，禁軍民人等如有穿紫花罩甲等服，或禁門或四外遊走者，許緝事并地方人等擒拏。

萬歷二年，禁舉人監生生儒下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戴忠靖金線冠巾，穿錦綺鑲履及張傘蓋，戴耳者，聽五城御史嚴拏重責枷示，仍從問。

○士庶妻冠服（侍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許用紵絲綾羅紬絹。五年，令

凡民間婦人禮服惟用紫染色絁，不用金繡。凡婦人袍衫止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用藍絹布。凡女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帶，窄袖褙子。凡婢使人等，綰高頂髻，用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使綰雙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成化十年，令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鐲釧，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鐲釧，犯者本身家長夫男匠作各治重罪。

○教坊司冠巾服

洪武三年，定樂藝冠青卍字頂巾，繫紅綠褡褳。樂妓則戴明角冠，皁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長皆服鼓吹冠，紅羅胸背小袖袍，紅絹褡禣，皁靴，色長皆服鼓吹冠，紅青綠紵絲彩繡百花袍，紅絹褡禣。歌工皆服弁冠，紅羅織金胸背大袖袍，紅生絹錦領中單，黑角束帶，紅熟絹錦腳袴，皁皮琴鞋，白棉布夾襪。樂工服色與歌工同。 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帶與百官同，至御前供奉執粉漆笏，服黑漆幞頭，黑綠羅大袖襴袍，黑角偏帶，皁靴。又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又令樂人戴鼓吹冠，不用錦縧，惟用紅褡禣，服色不拘紅綠。又令教坊司婦人不許戴冠穿褙子。又令樂工當承應許穿靴，出外不許。又令樂人衣服許用明綠桃紅玉色水紅茶褐顏色，其餘不得穿用。俳色長樂工俱戴皁頭巾，繫雜色縧。凡中宮供奉女樂奉□等官妻本色鬏髻，青羅圓領，提調女樂服黑漆唐巾，大紅羅銷金花圓領，鍍金花

帶。皁靴。歌章女樂服黑漆唐巾。大紅羅銷金裙襖。胸帶。大紅羅抹額。青綠羅彩畫蟹肩描金牡丹花。皁靴。

奏樂女樂服色與歌章同。

璽印

玉璽三十四顆

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天之璽。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敕正萬民之寶。丹符出驗四方。又有奉天之寶。爲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用兵。則用信寶。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國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賜誥則用誥命之寶。賜敕用敕命之寶。以進御座。則用御前之寶。獎諭臣工。則用廣運之寶。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餘各以類用。

印信制度

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

征西鎮朔平羌平蠻等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

宗人府五軍都督府。俱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一寸。

六部都察院。幷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三分。厚二分。

衍聖張眞人中都留守司俱正二品。各布政司從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景泰三年。賜衍聖公三臺銀印。

順應二府尹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釐。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及京衞。幷在外各按察司各衞。俱正三品。苑馬寺宣慰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

太僕寺光祿寺。幷在外各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釐。

鴻臚寺。幷在外各府。俱正四品。國子監。幷在外宣撫使。俱從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

翰林院左右春坊尚寶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六部各司宗人府經歷司。幷在外各王府長史司各衞千戶所。俱正五品。司經局五府經歷司。幷在外招討司按撫司。俱從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

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

都察院經歷司大理寺左右寺正五城兵馬司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各京縣。及僧錄司道錄司。幷在外中都留守司經歷司斷事司各都司經歷司斷事司各衞百戶所長官司。及各王府審理所。俱正六品。光祿寺大官等署。幷在外各布政司經歷司理問所。俱從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釐。

吏科等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經歷司工部營繕所太常寺典簿廳上林苑監蕃育等署。幷在外各按察司經歷司各縣。俱正七品。中書舍人順天應天府經歷司京衞經歷司光祿寺典簿廳太僕寺詹事府各主簿廳。幷在外各衞經歷司鹽運司經歷司苑馬寺主簿廳宣慰司經歷司。俱從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戶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兵部典牧所國子監繩愆廳博士廳典簿廳鴻臚寺欽天監各主簿廳。幷在外各布政司照磨所各府經歷司。及各王府紀善典寶典膳奉祀良醫工正各所宣撫司經歷司。俱正八品從八品。銅印。方二寸。厚二分五釐。

刑部都察院各司獄司順天、應天二府照磨所司獄司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國子監典籍廳上林苑監典簿廳內府寶鈔等各庫御馬倉草倉會同館織染所文思院皮作局顏料局鞍轡局寶源局軍器局都稅等司教坊司。幷在外留守司司獄司各都司司獄司各按察司照磨所司獄司各府照磨所司獄司。及各王府長史司典簿廳教授典儀所各府衞儒學稅課司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紀司。及各巡檢司。俱正九從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

各州縣儒學倉庫驛遞閘壩批驗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織染局稅課局陰陽醫學僧道司。俱未入流。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二釐。

以上俱直紐。九疊篆文。或云。取乾元用九之義。

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

總制總督巡撫等項。幷鎮守公差等官。銅關防。直紐。闊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疊篆文。

萬曆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淸德州天津衞關防。又給昌平管糧通判關防。令兼理居庸關商稅。又給監收肅州倉臨洮府帶衙通判固原州倉平涼府帶衙通判靖虜甘州涼州莊浪西寧洮州六倉掌昌府帶衙通判監收永豐倉同知各關防。是年。又頒淮鹽驗糧關防一顆。付委官收掌。凡遇解到內府鑛糧。驗中會同科道覆驗鈐記關防。以防抵換。四年。添鑄南京戶部監督銀庫關防。二十六年。戶部奏議處海稅事宜。給閩海商稅府佐關防。

賜印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賜中宮皇后白玉印。方亦如之。曰厚載之記。太宗初賜仁宗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宗卽位時。宣宗方爲皇太孫。復舉以授之。命印識章奏。明朝惟仁、宣二廟優禮大臣。賜銀圖書。以示優美。後亦有踵行之者。仁宗朝。蹇義、夏原吉、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俱被賜。其文曰繩愆糾繆。而義又有蹇忠貞、士奇有楊貞一之印。

宣宗賜蹇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一，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又文恭世家吳中曰和敬詳遠，賜太監金英范弘各銀記，其文不傳，又賜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景皇帝賜少傅胡濙曰忠貞惟篤，少保王文曰忠貞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謙禮崇德，是時王直、陳循、高穀、于謙皆有之，特以景帝賜，不登志傳。

憲宗賜司禮太監覃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息，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右記一，曰補袞宣化，又特賜方士李孜省銀圖書二，曰妙悟玄通，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又鄧常恩圖書一，曰燮徵陰陽，崇一圖書二，曰至眞玄妙，曰丹誠歲月。

世宗賜楊一清曰耆德忠正，又繩愆糾違，張孚敬曰忠良貞一，又繩愆弼違，又別記永嘉張茂恭，桂蕚曰忠誠敬愼，又繩愆匡違，李時曰忠敏安愼，方獻夫曰忠誠直諒，費宏曰舊輔元臣，夏言曰學博才優，顧鼎臣曰經帷首選，翟鑾曰清謹學士，又繩愆輔德，嚴嵩曰忠勤敏達，仇鸞曰翊卿，又曰股肱所寄惟卿一人，又賜方士邵元節白玉印，曰闡教護國，爲玉印，曰太和子，眞人陶仲文，又白玉印曰凌虛子，又爲玉印曰林眞，銀記曰秉一保國，又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愼，曰輔忠，曰勵忠，司禮太監麥福銀記一，曰恭勤端愼。

神宗以張居正乞歸葬賜銀圖書，俾得馳傳密封言事，文曰帝賚忠良。

明朝文武臣領敕行事者，俱給關防，以銅爲之，其模制大小，雖相臣行邊與部局無異，獨正德間，太監張永征安化王及再督三關，用金鑄，嘉靖間，大學士顧鼎臣居守，用牙刻關防賜之，皆特恩也。

洪武二十四年，眞人張宇奏前代皆給正一玄壇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用於符籙不便，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今按眞人府舊有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凌回讐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眞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劉家也。

明書卷八十

志十九

輿衛志

史官論曰，若天子獨行廛市閭，匹夫得而犂之，即蹈三五而遊，數惡少得而扼之，是以帝王備法駕，千乘萬騎，群司百官，黃鉞蜺旗，金華芝蓋，警蹕在前，屬車在後，傳聲名文物之盛，出警入蹕，聲震四海，使天下仰之若神明焉，然非以畏民，以親民也，民性悍，朝嘆咏之，朝成聲容，則否，彼見天子之不可近如此，而閭閻之事一一關之聲威，爲之播疾苦，慘寒暑，而民以爲上之極其懸絶，乃如宿諸懷焉，而天子乃益親，豈徒修鷄翹旃翠之觀哉，抑亦所以與之也，與之斯服，服之斯足以長人矣，古天子不獨抗嬌，而使百司得擁，堂宋所謂鶉鶡出谷，干旄在郊，非耶，夫臣者共君以撫民也，以撫衆也，不然，使匹夫惡少得而嚌之扼之，而威令不行矣，威令不行，則撫之而民不戚，教之而民弗靖，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其斯之謂歟，明輿輦前代豐殺之宜，定爲制度，儉於秦，齊於漢，質於唐，華於宋，彬於元，朝廷有鹵簿，輿衛，百官有儀從，呵殿，可謂得聲名文物之中矣，初輿衛成，太祖覽之，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上顧謂宜公等，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別，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尊威，至太平

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佐邦家。衛宇旗寧易之。庶幾順理。旣而復曰。此亦近誇。其去之。有司奏造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我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作輿衞志。

大駕鹵簿

纛旗一面。（黃質。上闊七尺二寸。下三尺二寸。黑繡字。硃漆攢竹竿。長八尺二寸。下有鐵鑽。）䌫旗一面。（與纛旗制同。但用繡字。）金鼓旗一對。（黃質。連旒闊一丈二尺五寸。下七尺。紅金鼓二字。硃漆攢竹竿。貼金木槍頭。通長一丈四尺九寸。內槍頭長一尺五寸八分。上飾紅纓。下有鐵鑽。）金龍雞角二十四枝。（木質。黑漆戧金爲飾。上飾寶相花。中諸樣身畫龍雲文。下節八寶雜花。）鼓四十八面。（木匡。加紅油。冒以革。面徑一尺七寸。匡畫寶相花。畫面雙獅綵毬。）金四面。（以銅爲之。徑一尺七寸。）金鉦四面。（銅質。竹匡。用紅絨繫鉦手。匡鉦徑九寸五分。）杖鼓四箇。（木匡。細腰。匡兩頭加黑漆戧金雲龍文。鐵圈二。皆冒以革。附於匡。繫以紅絨。飾銅龍頭獅子。以青絲縚繫之。）笛四管。（紋竹爲之。六孔。長一尺六寸。）板四串。（鐵力木。板各六片。以青絲組。各長一尺一寸。上闊一寸九分。下闊二寸五分。）白澤旗二面。（一面紅質。上下幷各邊加黃綱。赤火焰間綠身。杖竿加紅纓。綵繡白澤。火狀及雲文。旗上旁有素帶。繡白澤二青字。旗身黃襴。火焰長六尺六寸。闊二尺九寸。腳長五尺。搖以硃漆攢竹竿。貼金木槍頭。通長一丈三尺六寸九分。內槍頭長一尺三寸五分。飾以紅纓。播用鐵。一面青質。但白澤爲走狀。餘同前制。後凡繡旗圖像。種種字色。竿纓纓制皆同。惟黃旗北斗旗稍異。）門旗四對。（紅質。中織金爲門字。餘同白澤制。）黃旗四十面。（黃質。上闊八尺。下四尺。硃漆攢竹竿。貼金木槍頭。共長一丈一尺三寸五分。內槍頭長一尺三寸五分。上飾紅纓。下有鐵鑽。）金龍旗十二面。（織金雲龍文。制同黃旗。旗二字。自此至雨旗。皆青質。）日旗一面。（織爲日。紅色。及日字。）月旗一面。（織爲月。白色。及月字。）風旗一面。（織其象。四及風字。）雲旗一面。（織五色雲文。及雲字。）雷旗一面。（織雷文五。及雷字。自此至北斗旗。星宿皆金繡。）雨旗一面。（織畢星八。附耳一星在旁。及雨字。白月。）木星旗一面。（青質。織木星一。及木字。）火星旗一面。（赤質。織火星一。及火字。）土星旗一面。（黃質。織土星一。及土字。）金星旗一面。（白質。織金星一。及金字。）水星旗一面。（黑質。織水星一。及水字。）角宿旗一面。（織角宿二。及角字。自此至軫宿旗。皆青質。）亢宿旗一面。（織亢宿四。及亢字。）氐宿旗一面。（織氐宿四。及氐字。）房宿旗一面。（織房宿四。鉤鈐二小星在旁。及房字。）心宿旗一面。（織心宿三。及心字。）尾宿旗一面。（織尾宿九。神宮小星一。及尾字。）箕宿旗一面。（織箕宿四。及箕字。）斗宿旗一面。（織斗宿六。及斗字。）牛宿旗一面。（織牛宿六。及牛字。）女宿旗一面。（織女宿四。及女字。）虛宿旗一面。（織虛宿二。及虛字。）危宿旗一面。（織危宿三。及危字。墳墓四星在下。）室宿旗一面。（織室宿二。及室字。離宮六星在旁。）壁宿旗一面。（織壁宿二。及壁字。）奎宿旗一面。（織奎宿十六。及奎字。）婁宿旗一面。（織婁宿三。及婁字。）胃宿旗一面。（織胃宿三。及胃字。）昴宿旗一面。（織昴宿七。及昴字。）畢宿旗一面。（織畢宿八。及畢字。附耳一星在旁。）觜宿旗一面。（織觜宿三。及觜字。）參宿旗一面。（織參宿七。及參字。玉井四小星在左。足下伐三星在內。）井宿旗一面。（織井宿八。及井字。鉞一星在旁。）鬼宿旗一面。（織鬼宿四。及積屍氣一。并鬼字。）柳宿旗一面。（織柳宿八。及柳字。）星宿旗一面。（織星宿七。及星字。）張宿旗一面。（織張宿六。及張字。）翼宿旗一面。（織翼宿二十二。及翼字。）軫宿旗一面。（織軫宿四。及軫字。長沙一星在中。左右轄二星在旁。）北斗旗一面。（黑質。三邊黃襴。黑綠火焰間綵腳。織北斗星七。及北斗二字。輔星一在旁。）東嶽旗一面。（青質。織綵爲山形。及東嶽二字。自此至濟旗。山水及諸彩皆綵繡。）南嶽旗一面。（赤質。織山形。及南嶽二字。）中嶽旗一面。（黃質。織山形。及中嶽二字。）西嶽旗一面。（白質。織山形。及西嶽二字。）

北嶽旗一面。（黑質。織山形。及北嶽二字。）江旗一面。（赤質。織水文。及江字。）河旗一面。（白質。織水文。及河字。）淮旗一面。（青質。織水文。及淮字。）濟旗一面。（黑質。織水文。及濟字。）青龍旗一面。（青質。織青龍形。雲文。及青龍二字。）白虎旗一面。（白質。織白虎形。雲文。及白虎二字。）朱雀旗一面。（赤質。織朱雀形。雲文。及朱雀二字。）玄武旗一面。（黑質。織龜蛇形。雲水文。及玄武二字。）天鹿旗一面。（赤質。織天鹿形。雲文。及天鹿二字。）天馬旗一面。（赤質。織天馬形。雲文。及天馬二字。）鸞旗一面。（赤質。織鸞形。雲文。及鸞字。）麟旗一面。（赤質。織麟形。雲文。及麟字。）熊旗一面。（赤質。織熊形。雲文。及熊字。）羆旗一面。（赤質。織羆形。雲文。及羆字。）紅旛一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槍頭。共長一丈三尺九寸。內槍頭長一尺六寸。徑一寸四分。用犛牛尾染紅纓爲蓋。上施抹金銅寶蓋。周圍珠絡。繞於竿。下有鐵鑽。）皂纛一把。（與紅旛制同。但用黑犛牛尾。抹金銅寶蓋。）紅節一對。（硃漆攢竹竿。抹金銅寶珠頂。用犛牛尾染紅纓。成如圓斗大。凡四層。每層上施抹金銅圓頂。周圍綴寶珠絡。繫於竿。下有鐵鑽。竿長同紅旛。）小銅角二箇。（長三尺八寸。加漆貼金。）大銅角二箇。（長三尺六寸一分。加漆貼金。）纓頭一箇。（硃漆攢竹竿。貼金木槍頭。用犛牛尾染紅纓。圓上施抹金銅頂。纓於竿下。有鐵鑽。共長一丈一尺四寸九分。內槍頭一尺九寸五分。）豹尾一箇。（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三尺四寸九分。內龍頭長一尺一寸八分。下銜抹金銅頂。遊斜皮襻。垂貼金銅鈴十二。兩周綴珠小點。紅黃綠三色髮頭。中垂大豹尾。長五尺。竿下有銅束。凡竿爲硬韌節等物。竿刻龍頭。俱以鐵爲飾。）弓矢一百副。（弓用竹爲幹。木爲弰。絲弝。幷箭筈黑角。於箭末叉用角爲面。牛筋飾背四節。纏以絲。加黑漆面。硃漆背。用黃絨練絲爲弦。矢用竹爲幹。木爲扣。加鐵箭頭。雕翎形。兩頭俱用牛筋幷絲纏之。加硃漆近扣處。加鴈翎羽。箭二用黑斜皮爲之。）御杖六十根。（硃漆攢竹杖。銅鍍兩頭。長四尺九寸。）誕馬二十四匹。（紅纓黃韁。上施鞍轡。）領頭六對。（硃漆攢竹杖。銅飾兩頭。長四尺九寸。）黃麾一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銜一尺。銜抹金銅圈。懸抹金銅頂。四角紅羅寶蓋。高七寸五分。圍二尺七寸五分。蓋四角加抹金銅龍頭四箇。懸絨綵。繫抹金銅佩一十六件。間銅鈴三十六箇。寶蓋下周以綠羅襯黃羅三層。繡金鸞鳳文。中垂大紅羅幡。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幡上節綵繡荷葉蓮花。座其中青羅幅。金書黃麾二字。中節描金雙升龍。下節描金雲日文。幡下綴五色綵帶。）絳引旛五對。（制同黃麾。但用五色羅爲幡。不加金繡。三層用紫絹幷字。）傳教旛五對。（制同黃麾。但幡用黃羅。繡青傳教二字。中描金升降雲龍。下節書日三層。用綠羅頭銜銅佩四件。銅鈴三十二箇。其銅佩銅鈴俱抹金。後同。）告止旛五對。（制同黃麾。但幡用黃羅。繡青告止二字。描金升降雲龍。底襪文三層。用青絹。銅佩銅鈴如傳教之數。）信旛五對。（制同黃麾。但幡用黃羅。繡青信字。描金升降雲龍。及銅佩銅鈴之數。與傳教同。但三層用黃。）龍頭竿五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長二尺五分。銜抹金銅圈。懸抹金銅頂。五角紅緞寶蓋。高七寸五分。圍二尺七寸五分。蓋五角加抹金銅龍頭五箇。披繫綵抹金銅佩十件。綵以銅鈴十五箇。寶蓋下周以紫羅襯紅羅三層。飾雲龍寶珠文。中垂青羅帶五。綵成幡。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每帶上描金。下描金符香草文。中描金孔雀形。下綴銅鈴五箇。）豹尾二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銜長一尺。下銜抹金銅頂。垂斜皮寶蓋。周圍帶銅鈴八箇。中垂豹尾。長四尺五寸。）儀鍠氅十對。（硃漆攢竹竿。貼金竿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竿頭長一尺三寸五分。帶抹金銅束。圈井頂。綴五色羅爲氅。懸之。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下綴銅鈴五箇。）戈氅十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龍頭。承戈。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長一尺六寸二分。繫木板粉飾之。並升降雙鳥。綴五色羅氅。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下綴銅鈴五箇。）戟氅十對。（與戈氅同。但貼金木龍頭。承戟。長一尺七寸五分。）單戟三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龍頭。戟頭。共長八尺三寸九分。內戟頭長一尺九寸。）龍戟三對。（制同單戟。但戟杖有龍頭。）班劍三對。（刻木爲劍。其上有龍形。下有龍頭銜劍。皆貼金爲飾。垂紅絨綵結。）吾杖三對。（硃漆攢竹爲杖。長六尺九寸五分。兩頭貼金爲飾。杖或以木爲之。）立瓜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瓜。立置於上。承以龍頭。共長六尺九寸。內瓜及龍頭長一尺四寸。貼金飾。）臥瓜三對。（制同立瓜。但以瓜臥置其上。承以龍頭。瓜及龍頭長一尺二寸五分。）儀刀三對。（刻木爲刀及鞘。鞘貼銀爲地。貼金鈒文爲飾。垂紅絨綃結。）鐙杖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馬鐙。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鐙頭長一尺六寸。）金鉞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鉞形。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鉞頭長一尺六寸五分。）骨朵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朵朵。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骨朵頭長一尺六寸。）羽葆

幢五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龍頭銜長一尺。蘸抹金銅圈。加白羽。銅頂綠羅寶蓋。下以紅綠羅間紅黃紅綠羅圈凡五層。每層上施抹金銅頂。覆斜皮雲盤絲絡。）青龍幢一把。（制同羽葆幢。但頂無白羽。有青紗表襯之衣長七尺五寸。闊一尺二寸。金繪青龍雲文。）白虎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白紗表襯。金繪白虎雲文。）朱雀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紅紗表襯。金繪朱雀雲文。）玄武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皂紗表襯。金繪龜蛇雲文。）稍節十二對。（貼金攢竹竿。非綠漆。共長一丈二寸五分。內[illegible]貫天下太平[illegible]六[illegible]六頂井下盤皆木質貼金飾。頂用絨絲四條。黃羅為衣。節之繡金升龍文。）金節三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龍頭銜一尺。蘸抹金銅圈。井銅頂。綠羅寶蓋。以紅綠羅間黃紅綱。凡八層。每層上施抹金小銅頂。覆斜皮雲盤絲綸鈴。黃紗為衣。龍之衣長七尺五寸。闊一尺二寸。繡升龍四。）方天戟十六對。（硃漆攢竹竿。其上以木為戟。承以曲頭。貼金飾。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戟及龍頭長二尺五分。）紫方傘四把。（傘骨面方井頂五尺五寸。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一尺五寸九分。皆以紫羅。垂三層。凡傘柄俱用竹加紅油。[illegible]以藤帽。曲柄傘硃紅漆攢竹為之。）紅方傘四把。（制同紫方傘。）紅曲柄繡傘四把。（傘骨面圓井頂四尺二寸五分。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皆以紅羅繡雲盤。垂三層。上繡升龍。下三層瑞草文。曲柄以鐵心貼金龍頭承傘。）紅直柄華蓋繡傘四把。（傘骨面圓井頂四尺七寸五分。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皆以紅羅。垂三層。繡雲花文。）黃直柄繡傘四把。（傘骨面圓井頂四尺二寸五分。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皆以紅羅繡綵雲文。垂三層雲龍文。）紅直柄繡傘四把。（皆以紅羅繡綵雲文。垂三層瑞草文。餘同黃直柄繡傘。）黃曲柄繡傘二把。（抹金銅鈴。全傘骨面圓井頂五尺一寸五分。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一寸九分。皆以黃羅。繡綵雲文。垂三層雲龍文。曲柄以鐵心貼金龍頭承傘。）青銷金傘三把。（傘骨面圓井頂五尺一寸五分。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一寸九分。皆以青羅銷金雲文。垂三層雲龍青草文。）紅銷金傘三把。（皆以紅羅垂三層。餘同青銷金傘。）黃銷金傘三把。（皆以黃羅垂三層。餘同青銷金傘。）白銷金傘三把。（皆以白羅垂三層。餘同青銷金傘。）黑銷金傘三把。（皆以黑羅垂三層。餘同青銷金傘。）黃油絹銷金雨傘一把。（傘骨面圓井頂七尺八寸。柄及貼金銅龍頭共長九尺二寸九分。面銷金寶珠雲文。裏如常製。）紅繡花扇十二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面徑三尺三寸五分。面背皆紅羅。俱用大紅羅面繡四季花。背銷金龍鳳花文。柄用攢竹。加硃漆。）紅繡雉方扇十二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illegible]漆板高三尺五寸二分。板高五寸。扇下圍二尺四寸五分。中圍二尺六寸五分。大紅羅面繡雲鳳花文。青羅背銷金寶珠花。面為表用白羅繡雉尾。並青鳳表用青綵雞板繡金雲文。扇柄用攢竹。加以硃漆。）紅單龍扇一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面背皆大紅羅。面繡單龍雲文。背銷金龍鳳花文。）黃單龍扇一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面背皆黃羅。面繡單雲龍文。背銷金龍鳳花文。）紅雙龍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背面皆大紅羅。面繡雙龍雲文。背銷金龍鳳花文。）黃雙龍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五分。面背皆黃羅。面繡雙龍雲文。背銷金龍鳳花文。）紅素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九尺六寸。內扇圓徑三尺四寸。面背皆紅羅。）黃素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九尺六寸。內扇圓徑三尺四寸。面背皆黃羅。）黃羅銷金九龍傘一把。（與前黃銷金傘制同。）諸扇二把。（與前黃羅繖扇制同。）黃羅曲柄繡九龍傘一把。（與前黃曲柄傘制同。常朝用。）鳴鞭四條。（以黃絲為鞭。鞘頭以蠟帽。用龍頭木質貼金為飾。）金馬杌一箇。（木質金漆。金丁[illegible]釘盤龍雲文。）金交椅一把。（木質金漆。[illegible]金丁[illegible]釘。椅中嵌花升龍雲文。穿以黃絲[illegible]。四垂黃絲絛。黃織金紵絲[illegible]縚。）金脚踏一箇。（木質金漆。[illegible]金丁[illegible]釘[illegible]方騰花文。黃織金紵絲踏褥。）金水盆一箇。（黃金為盆。中鈒雙龍雲文。邊鈒香草文。西洋布手巾一條。）金水罐一箇。（黃金為之。有蓋有鍊。小口耳嘴。純素質不加飾。）金香爐一箇。（黃金為之。有蓋有[illegible]。兩耳三足。蓋鈒雲龍文。以硃漆竿舉之。竿首抹金銅龍頭。其下龍尾。）金香盒一箇。（黃金為之。蓋鈒雲龍文。盒鈒香草文。）金唾盂一箇。（黃金為之。形圓如缶。蓋鈒龍口。下有盤。鈒龍文。洪武間修造。）金唾壺一箇。（黃金為之。小口巨腹。有蓋。鈒龍文。洪武間修造。）拂子四把。

（以紅絲拂為心。上以黃[illegible]龍之。抹金銅[illegible]首。硃漆木柄。鈒金雲龍花文。柄黃[illegible]。拂用馬尾。亦用紅繩。）紅紗燈籠六對。（紅油竹燈竿。銅[illegible]外以紅紗[illegible]之。硃漆竿。竹貼金龍頭。其下[illegible]五色紗單之。）紅油紙燈籠三對。（紅油竹竿。下有攢竹木座。以竹[illegible]糊以油紙。如紅油紙竿同紅紗燈。）魫燈三對。（制同紅紗燈。但用魫為之。以魫為燈竿。）仗馬六匹。（紅[illegible]上施鞍轡。下垂綠[illegible]紅纓。）鍍金銅玲瓏香鑪一箇。（制同金香爐。）寶匣一座。（木質硃紅漆匣。頂井四面鈒金雲龍文。[illegible]花并香草文。）硃紅漆馬杌子四箇。鞍籠二。（皮質硃紅油飾。描金升降龍文。邊描香草。上施抹金銅[illegible]頂。[illegible]飾紅圈。又平頂[illegible]一。[illegible]同。[illegible]銅[illegible]紅[illegible]。）黃[illegible]房一座。（用黃木[illegible]布幔并[illegible]幕上施[illegible]頂。[illegible]漆柱并杖竿竿首[illegible]頂用[illegible]。）大輅一乘。（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闊八尺二寸五分。輅上平盤前後[illegible]并鳳翅及四垂[illegible]瀝珠板。其下轅三條。硃紅漆。各長二丈二尺九寸五分。[illegible]金銅[illegible]龍頭尾[illegible]。紅油[illegible]搭[illegible]皮一條。平盤下方前後四面[illegible]紅漆[illegible]各十有二。內飾絨地描金[illegible]獸。六尺七寸九分。四柱上五尺八寸五分。皆硃紅漆。[illegible]二柱[illegible]金柱首寶相花。中[illegible]雲龍文。下[illegible]文。[illegible]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各闊一[illegible]。四周[illegible]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illegible]紅漆[illegible]二[illegible]明[illegible]金。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illegible]黃線[illegible]。上[illegible]沈香色。描金雲龍五。上硃紅漆[illegible]股金雲龍一。屏後俱沈香色。地上四[illegible]描金雲龍四。其[illegible]雲板如其數。下三[illegible]描金雲龍三。其[illegible]雲板亦如之。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illegible]黃[illegible]線穿硃紅漆[illegible]座。[illegible]大[illegible]四[illegible]座下蓮花[illegible]石[illegible]座上[illegible]花[illegible]大紅錦[illegible]并[illegible]褥。[illegible]紅漆[illegible]椅一座。其上[illegible]背[illegible]以沈香色描金[illegible]龍一。下雕雲板一片。[illegible]紅漆[illegible]板一。并[illegible]椅中黃[illegible]金[illegible]褥。四圍[illegible]全[illegible]圍[illegible]黃[illegible]錦[illegible]成。用黃[illegible]羅。[illegible]外用青[illegible]錦[illegible]邊。[illegible]紅[illegible]一十[illegible]用[illegible]黃[illegible]線圍[illegible]二條。黃銅[illegible]金[illegible]頂井[illegible]盤高三尺一分。又[illegible]金[illegible]寶龍頂[illegible]仰[illegible]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illegible]垂[illegible]頂黃線圍[illegible]四條。[illegible]盤高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沈香色地描金雲[illegible]。內四角青地[illegible]五彩雲。以青[illegible]寶[illegible]。亭內周圍貼金斗拱。承硃紅漆[illegible]寶[illegible]。以八頂[illegible]以黃[illegible]之。黃[illegible]頂心并[illegible]周圍[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九天[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紅漆上安[illegible]木貼金邊[illegible]板八十一片。內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illegible]間[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板八十一片。[illegible]下周圍黃[illegible]釘裝。上[illegible]黃[illegible]三[illegible]八十一[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文。四角垂青[illegible]絡帶四條。各[illegible]五彩雲升龍三[illegible]。四角[illegible]轅坐板用[illegible]四條。井貼金木魚[illegible]。亭前有左右轉角[illegible]杆二[illegible]鳳接一宇。[illegible]前左右轉角[illegible]杆一[illegible]扇。皆硃紅漆。內嵌[illegible]木貼金龍。閤以五彩[illegible]三[illegible]。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illegible]龍一。及[illegible]金五彩[illegible]花[illegible]柱[illegible]杆內[illegible]。）太常旗二面。（在轄卒後。左右用黃[illegible]羅夾[illegible]。每面十有二[illegible]。每[illegible]內外[illegible]升龍一。[illegible]硃紅漆攢竹[illegible]竿二。左竿[illegible]日月北斗。竿[illegible]用[illegible]金銅[illegible]。右竿[illegible]竿首用[illegible]金銅[illegible]。竿[illegible]抹金銅[illegible]二[illegible]紅[illegible]十有二[illegible]。上[illegible]抹金銅寶[illegible]。下[illegible]青[illegible]。）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硃紅漆。其上黃絹[illegible]。用抹金銅[illegible]片裝釘[illegible]。）黃絹[illegible]衣。（[illegible]黃[illegible]絹[illegible]夾并背襯各一。）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illegible]又一件。）抹金銅寶瓶并象轂[illegible]。（各二副。）玉輅一乘。（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輅上平盤[illegible]。其下轅二[illegible]。硃紅漆。各長二丈二尺九寸五分。[illegible]硃紅油[illegible]搭[illegible]皮一[illegible]。平盤左右下[illegible]板。及[illegible]輪二[illegible]。每輪輻十有八。皆硃紅漆。[illegible]周[illegible]金。各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轄首內[illegible]心各一。用抹金銅[illegible]花[illegible]輪[illegible]裝釘。輪皆左右各用硃[illegible]金[illegible]龍[illegible]一。以抹金銅[illegible]龍[illegible]。等[illegible]木[illegible]至地[illegible]四尺一寸五分。亭高六尺七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八寸四分。前二柱有[illegible]貼金升龍。[illegible]九寸五分。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闊二尺二寸五分。其上四周[illegible]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illegible]硃紅[illegible]二[illegible]明[illegible]金。俱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illegible]黃[illegible]穿硃紅漆[illegible]風。上[illegible]沈香色。描金雲龍五。[illegible]下[illegible]硃紅漆[illegible]雲板如其數。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illegible]黃[illegible]穿硃紅漆[illegible]軟座。[illegible]大[illegible]座下蓮花[illegible]石[illegible]座上[illegible]花[illegible]大紅[illegible]井[illegible]。硃紅漆[illegible]椅一座。其上[illegible]背[illegible]以沈香色描金[illegible]一。下雕雲板一片。[illegible]硃紅漆[illegible]板一。并[illegible]椅中[illegible]織金綺[illegible]褥。四圍[illegible]金周[illegible]黃[illegible]錦[illegible]成。用黃[illegible]羅。[illegible]外[illegible]綺[illegible]邊。硃紅[illegible]一十[illegible]。各用[illegible]黃[illegible]圍[illegible]二條。[illegible]銅[illegible]金[illegible]頂并[illegible]盤高三尺一分。又鍍金銅[illegible]寶龍頂[illegible]仰[illegible]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illegible]垂[illegible]頂黃[illegible]圍[illegible]四條。[illegible]盤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沈香色地描金[illegible]。內四角青地繪五彩[illegible]。以青[illegible]寶[illegible]。內周圍貼金斗拱。承硃紅漆[illegible]。以八頂[illegible]以黃[illegible]之。黃[illegible]頂心并周圍[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九天[illegible]三[illegible]。皆硃紅漆。上安[illegible]木貼金邊[illegible]板八十一片。內[illegible]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illegible]間[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板八十一片。[illegible]下周圍黃[illegible]釘裝。上[illegible]黃[illegible]青[illegible]水三[illegible]。每[illegible]八十一[illegible]間[illegible]五彩雲[illegible]文。四角垂青[illegible]絡帶四條。各[illegible]五彩雲升[illegible]三[illegible]。四角[illegible]轅坐板用[illegible]四[illegible]并貼

金木魚。轎亭前有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背後紅漆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及綵金五彩妝雲花檐帶。闌杆內四周布花毯。太常旗二面。（在轎亭後左右。用黃綫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鑽。各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綢十有二。綢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綫絲綃。）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行馬架二。（硃紅漆其上黃絨圈攔。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撥攄銅金。）黃羅幰衣。（卽遮塵油雨衣。幷青紵表各一座。）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漆拓又一件。）抹金銅寶瓶幷象鞍鞦轡籠。（各二副。）大馬輦一乘。（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闊八尺九寸五分。盤上平盤板前後車櫺幷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各長二丈五寸九分。用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漆馬攢皮一條。平盤左右下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輞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輪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首左右各用漆貼金鍍銅龍頭插栓一。實以抹金銅鈒鍍頂管心裝釘。軸中鑿黃鐵轄索。前至地三尺四寸五分。輦亭高六尺四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五寸四分。檻座高九寸五分。其上四周硃紅漆攔環板。門高五尺九分。闊二尺四寸五分。左右門闊二尺二寸五分。前幷左右各櫺二扇。後櫺三扇。明栿全。皆硃紅漆。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櫺心一紐黃綵雜穿。亭內四周黃綵雜穿。硃紅漆屏風座。黃綵帳蓋。大床四條。座下蓮花雲石。敕座上施紅錦褥幷席。硃紅坐椅一座。其下鏡背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屏風板一。幷褥褥中黃綫金繡寶蓋四。四圍褥金。周圍施黃綺繡幔。幔用黃綺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二扇。各用捲簾圓帶二條。黃銅圈金鍍頂幷圓盤。高二尺六寸五分。又鍍金銅鍍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綫圓條四條。盤上下俱硃紅漆。以青飾雲。內宣硃紅漆木屋。圍以八項。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幷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雲板。計八十一片。內飾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俱繡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三。四轉角迎蓮座。板用攀頂黃綫圓條四條。幷貼金木魚。亭前一字闌杆一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左右闌杆二扇。內嵌雕環板。皆硃紅漆。四周計一十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綵金五彩妝蓮花檐柱。闌杆內布紅毯一。）太常旗二面。（在輦亭後左右。用黃綫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鑽。各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綢十有二。綢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綫絲綃。）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行馬架三。（硃紅漆其上黃絨圈攔。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撥攄銅金。）黃絹幰衣。（卽遮塵油絹雨衣。幷青紵表各一座。）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馬鞍鞦轡轡鈴纓。（全。）小馬輦一乘。（高一丈一尺五寸九分。闊七尺九寸五分。盤上平盤前後車櫺幷雁翅及四垂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轅各長一丈九尺五寸五分。用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漆馬攢皮一條。平盤左右下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輞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輪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首左右各用漆貼金鍍銅龍頭插栓一。實以抹金銅鈒鍍頂管心裝釘。軸中鑿黃鐵轄索。前至地三尺四寸五分。輦亭高五尺五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四寸五分。檻座高一寸四分。其上四周硃紅漆環板。門高五尺。闊二尺二寸五分。左右門闊二尺一寸九分。前幷左右各硃紅漆櫺二扇。明栿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櫺心紐黃綫穿。後硃紅漆屏風。雙柱周圍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硃紅漆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幷席。硃紅坐椅一座。其上鏡背雕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屏風板一。幷褥褥中黃綫金繡寶蓋。四周圍施黃綺繡幔。幔用黃綺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四扇。各用捲簾黃綫圓條二條。黃銅圈金鍍頂幷圓盤。高二尺五寸五分。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綫圓條四條。盤上下俱硃紅漆。以青飾雲。內宣硃紅漆木屋。圍以八項。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幷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雲板。計八十一片。內飾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繡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上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升龍二。四角迎蓮座板用攀頂黃綫圓條四條。幷貼金木魚。亭前一字闌杆一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左右闌杆二扇。內嵌雕環板。皆硃紅漆。四周計一十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綵金五彩妝蓮花檐柱。闌杆內布花毯。）太常旗二面。（在輦亭後左右。用黃綫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鑽。各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綢十有二。綢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綫絲綃。）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行馬架二。

（硃紅漆其上黃絨圈攔。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撥攄銅金。）黃絹幰衣。（卽遮塵油絹雨衣。幷青紵表各一座。）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鞍韂鞦轡鈴纓。（全。）步輦一乘。（高一丈二尺二寸五分。座高三尺二寸五分。方闊八尺二寸五分。座用硃紅漆。其下四面雕木五彩雲板貼金龍板十二片。間以雕貼金仰覆蓮座。其下雕木綵金五彩雲板二十片。座下硃紅漆板四條。中二條各長三丈九尺五寸九分。每條以鍍金銅鈒龍頭龍尾裝釘。亭高六尺三寸九分。四柱各長六尺二寸五分。檻高一寸四分。皆硃紅漆。其上四圍雕木沈香色描金作草板十二片。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門高五尺七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五分。左右二門闊二尺三寸五分。前幷左右各硃紅漆十字櫺二扇。雕飾沈香色描金雲龍板八片。其下雲板如其數。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沈香色描金雲龍板三片。又雲板如其數。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施紅花毯大紅錦褥幷席。硃紅坐椅一座。其上鏡背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屏風板一。幷褥褥中黃綫金綵褥。四圍繡金。周圍施黃綺繡幔。幔用黃綺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捲簾黃綫圓條二條。黃銅圈金鍍頂幷圓盤。高二尺六寸一分。又鍍金銅鍍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綫圓條四條。盤上下硃紅漆。以青飾雲氣。內宣硃紅漆木屋。圍以八項。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幷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雲板八十一片。內飾綠地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繡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二。四角迎蓮座。用攀頂黃綫圓條四條。幷貼金木魚。亭前有硃紅漆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各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綵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紅花毯一。）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黃絹幰衣。（卽遮塵油絹雨衣。幷青紵表各一座。）大涼步輦一乘。（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雕座硃紅漆座幷四面硃紅漆 [illegible] 紅漆如意滴板如其數。座下硃紅漆 [illegible] 各長三丈六尺五寸九分。前後俱飾以雕木漆貼金龍頭龍 [illegible] 八尺五寸九分。四柱以硃紅漆。門高五尺八寸九分。闊二尺五寸九分。左右二門闊同。其上四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幷左右各有櫺二扇。後櫺三扇。明栿全。皆硃紅漆。通綃黃綉綵穿。雕板上施紫雁如紅錦褥幷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坐下四面雕木沈香色描金實相花。其上鏡背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屏風板一。幷褥褥中黃綫金綉寶蓋。四圍繡金。周圍施黃綺繡幔。幔用黃綺羅。內飾硃紅漆闌杆香桌一 [illegible] 綠襯一對。亭外青綺緣邊硃紅簾三扇。各用捲簾黃綫圓條二條。黃銅圈金鍍頂幷圓盤。高二尺七寸五分。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一分。垂攀頂黃綫圓條四條。頂用硃紅 [illegible] 間繡五彩雲龍文 [illegible] 寶蓋繡五龍 [illegible] 亭前左右硃紅漆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皆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綵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席。）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漆拓又一件。）黃絹幰衣。（卽遮塵油絹雨衣。幷青紵表各一座。）紅板轎一乘。（高六尺九寸五分。轎頂高一尺六寸五分。硃紅漆近頂裝圓匡。轎以鍍金銅。實在上蓋金銅大鈒寶珠帶仰覆蓮座。高六寸九分。四角鍍金銅 [illegible] 以鍍金銅龍鳳鈒葉片裝釘。[illegible] 硃紅漆。左右門二扇。高四尺五寸九分。用鍍金銅釘鉸。轎內硃紅漆坐椅一座。[illegible] 金。下鋪 [illegible] 各一座。又青紵表一座。紅紵綵絛全。）

皇后鹵簿

（凡大駕用龍頭者。皇后皇妃皇太子妃以下。皆易以鳳頭。皇太子以下。仍用龍頭。）

紅杖一對。（以下如大駕制而稍損之。）清道旗一對。黃麾一對。絳引旛三對。傳教旛二對。告止旛二對。信旛二對。龍頭竿五對。儀鍠氅五對。戈氅五對。戟氅五對。吾杖三對。立瓜三對。臥瓜三對。

儀刀三對，班劍三對，鐙仗三對，金鉞三對，骨朵三對，響節六對，羽葆幢二對，紫方傘二把，紅方傘二對，黃銷金傘一把，黃繡曲柄傘二把，紅繡傘一把，紅素圓傘二把，紅繡雉方扇六把，紅繡花圓扇六把，青繡方扇六把，紅羅素扇六把，拂子二把，紅紗燈籠二對，紅油紙燈籠一對，魫燈一對，金交椅一把，金脚踏一箇，金水盆一箇，金水罐一箇，金香爐一箇，金香盒一箇，金唾盂一箇，金唾壺一箇，行障二葉，坐障一葉，輅一乘，踏梯一，行馬架三，黃絹幰衣，硃紅油盝扇梯一副，安車一乘，（高九尺七寸六分，車上平盤板前後車櫺并雁翅板下轅二條，皆硃紅漆，轅各長一丈六尺七寸六分，用抹金銅鳳頭鳳尾鳳翎葉片裝釘。車亭硃紅油，馬搭皮一條，平盤左右垂雲板及平輪二，貫軸一，每輻十有八條，前硃紅漆屏風，抹金銅帶各一，軸首左右各用紅漆銅抹金一箇，轅中幽黃緞駕轅鞭，車亭高四尺四寸，硃紅漆方柱四，長闌其上，四周飾五彩花板十二片，門高三尺七寸六分，闊二尺二寸六分，左右門闌閣，前并左右各硃紅漆，上明下實，十字櫺二扇，後三山屏風，屏後裝板，俱硃紅漆，用抹金銅雲花葉片裝釘，平盤硃紅漆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四周闌干，黃線縧，內用黃絹羅，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四扇，各用掐絲黃線圍縧二條，黃線圍全，車蓋用硃紅漆，高二尺六分，抹金銅寶珠頂，覆盤座高六寸，四角抹金銅鳳頭，用攀縧四條，并紅漆木魚，蓋下施黃滌水三層，俱繡金鸞鳳文，鳳頭下垂紅帶結。）踏梯一，行馬架一，黃絹幰衣。

太皇太后鹵簿

皇太后鹵簿（俱同）

大樂制度

麾一，戲竹一對，簫十二管，笙十二攢，龍笛十二管，頭管十二管，方響四架，鼗八架，琵琶八把，箜篌八把，杖鼓三十六箇，鼓衣以紅綺一幅，掐杖，板四串，大鼓二面，鼓衣一。

中和韶樂制度

麾一，柷一，敔一，搏拊二，琴十張，瑟四張，簫十二管，笙十二攢，笛十二管，塤四箇，篪四管，排簫四架，編鐘二架，編磬二架，應鼓二。

東宮儀仗

令旗一對，清道二對，幰弩一張，刀盾一十對，弓箭二十幅，白澤旗二面，青旗二面，紅旗二面，黃旗二面，白旗二面，黑旗二面，素青旗二十面，金鼓旗二面，金龍畫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搠鼓二面，金鉦二面，金二面，板二串，板鼓二箇，小銅角一對，大銅角一對，纓頭一箇，領頭四對，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羽葆幢一對，儀鍠氅三對，戈氅三對，戟氅三對，吾仗二對，儀刀二對，班劍二對，金鉞二對，立瓜二對，臥瓜二對，骨朵二對，鐙杖二對，殳叉一對，戟十對，稍十對，夾稍一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金節二對，響節六對，青方傘一把，紅方傘二把，紅銷金傘一把，紅繡直柄圓傘一把，紅繡曲柄圓傘二把，紅繡花直柄傘二柄，紅圓傘二把，青圓傘二把，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青繡孔雀圓扇六把，青繡花圓扇四把，紅繡花圓扇四把，紅繡孔雀方扇四把，青

繡方扇四把，誕馬八匹，鞍籠一箇，金馬杌一箇，金交椅一把，金脚踏一箇，拂子二把，紅紵絲拜褥一，金水盆一箇，金水罐一箇，金香爐一箇，金香盒一箇，金唾盂一箇，金唾壺一箇，紅紗燈籠三對，紅油紙燈籠三對，魫燈三對，仗馬二匹，金輅一乘，紅旗二面，踏梯一，行馬架三，紅絹幰衣，硃紅漆盝扇梯一幅，馬鞍轡鞦轡鈴纓全，鞍籠二，青帳房一座，戲竹一對，大鼓一面，鼓衣一，板一串，杖鼓十二箇，鼓衣一，看杖，龍笛二管，笙二攢，箜篌二把，鼗二架，琵琶二把，方響二架，頭管二管，簫二管。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清道二對，幰弩一張，刀盾一十對，弓箭二十幅，白澤旗一對，金鼓旗一對，畫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杖鼓二面，金鉦二面，鑼二面，搠鼓二面，板一串，笛二管，小銅角一對，大銅角一對，戲竹一對，大樂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十二面，笛四管，頭管四管，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儀鍠氅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四對，班劍一對，斧一對，立瓜一對，臥瓜一對，骨朵一對，鐙杖一對，殳叉一對，戟十對，稍十對，夾稍一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響節四對，紫方傘二把，紅方傘二把，紅銷金傘一把，紅繡圓傘一把，紅曲柄傘二把，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青繡圓扇四把，紅繡圓扇四把，紅繡方扇四把，誕馬八匹，鞍籠一箇，馬杌一箇，拂子二把，交椅一把，脚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唾盂一箇，唾壺一箇，紅紵絲拜褥一，紅紗燈籠二對，紅油紙燈籠二對，魫燈一對，帳房一座，象輅一乘，紅旗二面，踏梯一，行馬架三，紅絹幰衣。

世子儀仗（同）

郡王儀仗

令旗一對，清道一對，幰弩一張，刀盾八對，弓箭十八幅，金鼓旗一對，畫角十枝，花匡鼓二十面，搠鼓一面，金鉦一面，鑼二面，板一串，笛二管，戲竹一對，大樂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八面，笛四管，頭管四管，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吾杖一對，儀刀一對，立瓜一對，骨朵一對，斧一對，戟八對，稍八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響節三對，紅銷金傘一把，紅圓傘一把，紅曲柄傘二把，紅方傘二把，青圓扇四把，紅圓扇四把，誕馬四匹，鞍籠一箇，馬杌一箇，拂子二把，交椅一把，脚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紅紵絲拜褥一，紅紗燈籠二對，魫燈一對，帳房一座。

皇妃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旛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儀鍠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

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鐙杖一對．骨朵一對．金鉞一對．響節二對．青方傘二把．紅繡圓傘一把．紅繡方傘四把．紅花圓扇四把．青繡圓扇四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唾盂一箇．唾壺一箇．紅紗燈籠二對．鳳轎一乘．（青頂上抹金銅珠頂．四角抹金銅飛鳳．各垂銀香圓寶蓋并彩結．轎身紅漆木匡．三面篾織紋簟．繪以翟文．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用紅漆木轎杠．抹金銅鳳頭鳳尾裝飾．青銷金羅緣邊紅簾并看帶．內紅交牀并坐褥各一．）紅銷金羅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葉．坐障一葉．

東宮妃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幡一對．儀鍠氅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臥瓜一對．鐙杖一對．骨朵一對．金鉞一對．響節二對．青方傘二把．紅素圓傘二把．紅繡圓傘一把．紅繡方扇四把．紅繡花圓扇四把．青繡圓扇四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紅紗燈籠二對．鳳轎一乘．紅羅銷金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小轎一乘．紅素羅轎衣二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葉．坐障一葉．

公主儀仗

世子妃儀仗（闕佚）

郡王妃儀仗

紅杖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幡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骨朵一對．響節一對．青方傘二把．紅圓傘一把．青圓扇二把．紅圓扇二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紅紗燈籠一對．水盆一箇．水罐一箇．翟轎一乘．木紅平羅銷金轎衣一件．木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葉．坐障一葉．

郡王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吾杖一對．立瓜一對．骨朵一對．響節一對．青方傘一把．紅圓傘一把．青圓扇二把．紅圓扇二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紅紗燈籠一把．拂子二把．翟轎一乘．紅羅銷金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葉．坐障一葉．

官員儀從

凡文武百官．自四品以上．用金扇藤棍雙引．六品以下．橄欖單引．凡官員從人．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凡役使奴婢．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凡官員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用錫槊鋼叉藤棍．七品以上引導二對．用錫槊鋼叉藤棍．在外方面堂上官引導三對．用錫槊鋼叉藤棍．各府及鹽運司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引導二對．用錫槊藤棍．七品以上引導一對．用藤棍．八品九品．用竹篦一對引導．雜職不許引導．若府

州縣官倘徵用竹篦巡捕用叉刀之類導引者．不在禁限．

明書卷八十一

志二十

食貨志一

史官論曰．凡物之情．蘊則亂．積則散．有天意存乎其間．天不愛寶．道日為芸生養．而君曰天子．奉天子民者也．庖犧燧人邈矣．堯臞舜黧．大禹胼胝．成湯不殖．周家父子兄弟多聖人．自日昃不遑暇食．以至得人之國．不惜鹿臺、鉅橋之貨．而後日以稼穡艱難為諄誡．皆非憚勞其身為天下餉．以故數千年間多治少亂．天子甘儉．民用康阜．秦以天下養一人．蔑仁義．尊強勢．緊天下之需．肆情以窮．積前古所未有而物之宮府．身死物化．率不能以數年．後世之君．多棄天以自豐其身．運際熾隆．亦致殷裕．而子孫蕩侈．任心計之臣．窮極撲毀．百姓或至攻食．骨骸積路．繰羅稱戈．以九重天子．有取野蔬園菜為饈餚．珍十盤之膳以供膳者矣．刻彼寶玉．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若重徵曾．其誰不怨．又曰．善為國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謂積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孔僅、楊炎、王安石之流．自以謂能．人主信之．然不悟得之有限．所傷無窮．今國家賦貢．皆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

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俾游惰盡力田畝．則爲者疾．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司計之臣．皆宜究心．毋爲朘斂．以傷國體．嘗出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藏以爲天下用．吾何敢私．苟有侈妄斁．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私也．乃戒後世子孫不得關庫藏．無寶玩之供．御珍異之獻．除服食器用外．不以資煩四方．累朝節儉．宮室不崇於露臺．巡遊不耀於海隅．而內帑充溢．其後至於穆、神之時．遂無長慮．濫無稱弄．累貨鹽壅．貨物源來．雖穆宗稍嗜珍寶．神宗頗好封殖．未皆苦虐百姓．極於掊克．及懷宗末年．李賊逼長安．徵天下援師集闕下．樞臣請帑．懷宗言內帑所餘止六萬．至於揮涕．而祖宗之積．天子不知．後賊之去也．百萬豺寇．攫內府之金珠錦綺．輸踏揹載．絡繹滿途．而曾不去二三．及賊勢既熾．民多逃竄．河以北荊屋之下．農婦山僮．至被龍袞．有積珠數斗．僅以易米一餐者．其爲害者何也．儉耶積耶．散耶亂耶．語曰．天之所與．莫可奪之．天之所奪．莫可與之．悲夫．作食貨志．

錢法○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古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文爲一錢．其貨錢相貿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已敕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餘各如其當之數．而小錢以一錢爲準．嚴私鑄之禁．工侍郎秦逵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朕思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行．小民迫於誅責．勢必至毀器物以輸．其爲民害甚矣．其已之．八年．罷寶源局．九年．罷行省錢局．十年．令各布政司設寶泉局．專鑄小錢．二十年．復停．二十三年．復定錢制．小錢一文．用銅一錢二分．餘折當者遞增之．凡鈔一貫．准錢一千文．二十六年．獨戶部鑄．而各省之鑪復罷．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鑄永樂通寶錢．嗣後凡改元．鑄其年號錢．皆與古錢兼行．天順中．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古今錢．依數折行．不許挑揀．正德中．嚴錢禁．令職官折俸以十分爲率．一分給錢．里甲收受錢糧．准收銅錢．嘉靖中．議以洪武通寶有當十當五諸制．見今堪用．復有一錢七十文．及一百四十二百一十之異三等．任從民便．而嚴銷鎔舊錢造作佛像及器用之禁．犯者比盜鑄錢律．十九年．以鑄錢得不償費．停止之．二十三年．復鑄．時御史閻鄰上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則列聖所鑄．如洪武、永樂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如開元、祥符等錢是也．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僞造．不過編其舊闕．其於原制．尤不甚相遠也．邇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翦裁．略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值銀一錢．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反爲壅遏．乞敕下緝捕衙門．許以制舊二錢通行．其僞造私藏者．期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僞錢進呈．上惡其濫惡詭異．命榜示如章．已南京吏部司務朱希皋復上言．納例開礦以濟用．不若倣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禁其僞．行其眞．新錢既成．貿易轉輸．賜予俸給．皆於此取之．甚便．上曰．今天下郡縣．則壤成賦．以耕爲定者．復採銅充賦．未免紛紜．且兩京俱有寶源局．未嘗廢．可特令補鑄制錢數．及盜鑄者．後以錢法不通．戶部言由輕重二弊．未能迭相爲用．請以新舊二錢爲則．官司收稅．亦准此例．不得輒有增損．有阻壞者治之．上命以七十文爲一錢．舊錢倍之．復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錢．每號歲百萬．嘉靖錢歲一千萬．先是民間行用濫惡錢．無復形製．□之曰皮棍倒好．至以六七十文易銀一分．致僞者成黨猾夾其中．因給事中李用敬言．乃詔公私用錢．如洪武例．而嘉靖錢以七文准一分．洪武等及古錢上品者如制錢．餘不過二十文准一分．其濫惡者禁止之．犯者如律．是時小錢行用久．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以大學士嵩請．出內庫錢八千一百萬給官俸并軍糧．特令不論年號．悉以七文折算．由是市易者官及軍匠．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大饑．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議者歸咎錢法不通所致．於是御史何廷鈺上言．乞許民以小錢六十當一分．其庫貯諸錢．仍以七文行．而戶部駁以爲濫錢法所當禁．若官令用之．是開私鑄之門．以王者利病假盜賊也．且方下屬禁．未期月輒更法．令不信．格之．小錢雖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興制錢通行．四十三年．罷寶源局．初上以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諸名．民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鑪車．以鑿鑿代之．從之．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琢治而輪廓粗糙．色澤昏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由是姦僞之徒．益多盜鑄．濫惡．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即廢棄者．商民悔怨．并佳者皆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者立斬．終不能止．上憂之．召大學士階問弊源．階奏言．臣惟濫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中奸猾之計．開私販之門．二．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禁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官府以此給與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臣以爲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應給錢者．即以錢本銀代之．上從之．已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立法嚴治．而寶源局向所鑄錢輕小．蓋由於官匠侵料減工所致．爾部究論之．乃逮作官及鑪頭工匠送法司論遣有差．穆宗即位．令貿易貨物一錢以上者．銀錢兼用．以下者．止許用錢．而以制錢及舊錢．皆以八文爲一分．勿低昂．乃鑄隆慶通寶．每文重一錢三分．尋以京城內外錢法不通．命廷臣議．於是戶部奏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於錢．故錢之用廣．其後鋪戶濫受惡錢．以充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故錢法始弊．一也．又法令疏闊．私鑄者多．眞僞混淆．則姦揀擇．揀擇太精．則難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煽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濫惡者可禁．其洪武以來制錢及古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諸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低昂價直者．重罪之．詔從其議．已總督倉場侍郎譚綸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於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戶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定以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以五文爲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

前制錢及古錢．悉聽民便．執錢盛行．則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及俸隨軍糧．俱從中半收錢．如此皆以行錢為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得矣．上如綸言．而大明通寶錢終不鑄．萬曆四年．令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俱開局鑄錢．每處發錢式．詔覆南留前鑄佐海肥之用．十年．俸各布政鑄局．二十六年．給事中郝敬陳錢事甚悉．曰．責專官．定規則．廣鑄局．鑄大錢．採礦銅．廣工本．嚴稽算．禁盜鑄．算歲息．重賞罰．曉愚夫．聽販買．上善其言．而不行．已戶部奏錢法．上曰．令公釐置之．制錢宜多鑄．濟用．不但餉軍給商．亦可供俸祿賞賚．須如法鼓鑄．務期上下通行．不得隨時低昂．以滋阻壞．點局司官．若能殫心任事．效有勞績者．優敘之．天啓初．以光宗在位不久．未追鑄錢．命鑄泰昌通寶錢一年．以存一代之號．崇禎中．內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鑪鼓鑄．以資軍餉．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號．因兆李自成之亂．洪武時．天下共開錢鑪三百二十五座．歲鑄錢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一萬四千八百文．後多盈縮．不可得而考云．

鈔法○洪武初．中書省及在外行省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姦民多盜鑄．又商賈貿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害．遂詔中書省行工部造大明寶鈔．工部造鈔屢不就．太祖一夕夢神告以當用秀才心肝為之．既寤．未得其計．因語孝慈皇后曰．神豈殺士而為之耶．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寤曰．得之矣．明日．取太學生課簿搗而製之．遂成．以皇太子董其事．仍嚴僞造之禁．以桑穰為料．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色青黑．外為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為三方．上方為篆文．卽題額．中上兩旁復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狀．十串則為一貫．其下楷書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為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貿易．違者罪之．告發者卽以其物充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錢三鈔七．一百文以下則用錢．十三年．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令軍民倒鈔．貫百昏爛者．許入庫易換．收工墨值．已復論天下不許取鈔料．但有字貫可辨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紙補．卽收解京．抑勒者．及不堪辨驗眞僞解京者．罪．太宗卽位．言鈔板歲久．篆文磨滅．且皆洪武年號．今改元．宜併更之．太宗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故鈔終皆洪武年號．尋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貿易者．以奸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仍許入庫換易．收工墨直．蓋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使．通行之制甚設．然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也．宣德中．令於順天、應天、蘇、松、鎮、常、揚、儀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寧、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桂林、太原、平陽、蒲州、成都、重慶、瀘．計三十三處皆立署．曰鈔關．又諭令天下．凡菜果園．及塌房車房店舍停商買者．菜地月納鈔三百貫．果樹十株百貫．房舍每間五百貫．差御史同戶部官催勸之．又令凡以車載

貨物者．每輛納鈔二百貫至五十貫．以小大為差．船如之．若油房磨房之類．皆納鈔．久之．民嗟怨．上命之減三之一．正統中．復申行之．先是永樂中．令大口月食鹽一斤．納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百文．而笞罪以下．准以鈔贖．至是亦復申其制．成化中．令天下稅糧皆錢鈔兼收．及弘治六年．令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至是鈔漸微．而錢行．計太祖時．賜鈔千貫則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千貫猶作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賜鈔三千貫．僅值銀四兩餘矣．而鈔愈難行．於是上議者．以為請做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成閣鈔錢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以來．錢始行於西北．自天順來．鈔之用益微．必欲如寶鈔闊錫之形．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盛世所宜有．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鈔每貫亦十文．四角完全未甚折者．每貫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可易矣．上不聽．先是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把不行．遣御史鄭楚往按之．衆以為非起大獄．中著令．法不可得而行也．楚念著令已玆．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姦以獻．曰．市人聞令下皆震慴．今鈔法通矣．事遂已．孝宗知其難行．不強．聽民便．正德中．以內庫鈔匱之．無以給賜．令天下鈔關徵解本色．從之．嘉靖中．御史魏有本上言．關初關稅全徵鈔貫．嗣後改令錢鈔兼收．邇年以來．鈔法不通．錢法亦弊．而關稅仍收錢鈔．無益於國．有損於民．以收鈔言之．每鈔一張為一貫．每千張為一塊．時價每塊值銀八錢．官價每塊准銀三兩．是官以三兩之銀．反易八錢之鈔．此則上損國用．以收錢言之．各處低錢盛行．好錢難得．官價銀一錢值好錢七十文．時價每銀一錢易好錢不過三十文．是小民費銀二錢以上．充一錢之數．此則下損民財．每銀約一萬兩內．五千收鈔．該鈔將二千塊．計用大櫃五百方．又五千兩收錢．該錢四千串．用櫃四百方．而水陸腳價進納．猶難計議．疏入．上命錢鈔留各地方．而內庫用銀．則錢鈔皆不入矣．厥後鈔益無用．而各關皆徵銀．雖朝廷賜予終用鈔．得之者為無用之物．置之而已．懷宗時．以國用匱乏．議鑄銅鈔．製樣已具而未及行．

鹽法○明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筦權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曰兩浙、兩淮、福建、山東、長蘆、河東．各設運使運同知副使判官經歷．鹽課提舉司者九．曰廣東、海北、四川、鹽井衞、靈州、雲南、黑鹽井、白鹽井、五井．各設提舉副提舉吏目．鹽課司一百六十九．而鹽課歲有定額．歲終．轉運者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制定行鹽地方．買．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招商納粟中．已給引指場行支．鹽如目．而鹽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卽所在繳引退官．運司數違．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要之令．其竈丁勸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役雜泛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非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而河東則簽里甲為鹽戶．遇鹽結則召撈．

而皆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為常。而各司有分司。有額課。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一。總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其鹽課司三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二萬四千五十七引有奇。兩淮都轉運使司。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其鹽課司三十。其額辦歲課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有奇。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其鹽課司七。其額辦歲課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有奇。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洛。其鹽課司十九。其額辦歲課鹽一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引有奇。河東都轉運使司。其鹽課司三。其額辦歲課鹽六千八十萬斤。長蘆都轉運使司。分司二。曰青州。曰滄州。其鹽課司二十三。其額辦歲課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廣東鹽課提舉司。其鹽課司十四。其額辦歲課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有奇。陝西鹽課司二。曰靈州。曰漳縣。其額辦歲課鹽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四川鹽課提舉司十五。其額辦歲課鹽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斤有奇。雲南鹽課提舉司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三十七斤。又折綵布七百二十段。後改折小引鹽。惟廣東如故。而行鹽各有分地。各王府及南京各衙門俱儀真所關支鹽六千四百九十引有奇。四十九衛及五城兵馬司。皆淮安所關支鹽九千二百九十九引有奇。又解送光祿寺者白鹽一百五十□引。其北京各衙門係長蘆辦納食鹽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四斤有奇。而諸邊鹽不與焉。初明太祖率已始議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二年。以各處鹽二百斤為一引。尋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後四百者曰大引。二百斤者曰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又以山西行省言。邊糧路遠費重。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入米石三斗。給長蘆鹽二百斤。以省轉輸。從之。而陝西如山西例。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牛之類驗直準之。六年。商民沮壞鹽法。利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罪。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可遽以死論。法司執奏。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出此。原其情不過為負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後定禁令。凡除正額鹽外。將餘鹽私貨者死。而兩鄰車船戶引僱牙行。其罪輕重各有差。而商人和沙土及影射曾鹽之諸禁令甚具。已敕中書省臣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行之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其議減鹽價。俾輸粟者願而省輓輸勞。於是凡輸粟者量地遠近。減價有差。而鹽運使呂本言。往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盡非均也。臣請於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將量為分則。較一詳定。而均平之。便。詔曰可。雲南布政使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斗十斤。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多輻輳輸其後有司不收穀。商罕至。餉乏。請仍舊從之。而各場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尋定淮、浙各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十六引。重二百斤。復鹽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引。民頗稱便焉。上以民之艱於商抑也。命戶部聽民買食。尚書郭桓執不可。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恐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損民多矣。其時涼公玉令僕中到湖南鹽萬引。倚勢先支。上知之。怒曰。此事侵奪民利。沮壞

鹽法。嗣後但是功臣家中鹽悉沒官。後有犯者皆不宥。永樂中。定戶口食鹽利以疏鈔法。先是洪武中因徒發煎鹽。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有奇。太宗即位。盡放之。而四川九十五鹽井悉閉十四年。命遣徒開之。時鹽法大壞。九月。始命巡鹽御史釐積弊。仁宗即位。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少。想自通。原吉對曰。斂之易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則止。然必寬為則例。庶人皆趨向。遂命多官議定各處中鹽例。各減十之四。滄州每引鈔三百貫。河東百五十貫。福浙百貫。鈔不問新舊。引到即支。上曰。第其速行之。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召中鹽商若士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蓋憫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嚴督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一小引給米麥二升。已增給至一石。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北六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給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遊改易。諸為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日滋矣。五年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先是永樂中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粟。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緩急有備。至是行常股存積法。常股七分。歲支以為常。存積者貯於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貯越次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存積已常股。存積無定額。或四或六。而常股價輕存積價重。蓋亦鹽法一變矣。然未嘗輸銀運司也。景泰中。令竈戶正稅皆納鹽。每米豆五斗。草五包。折徵鹽一小引。竈戶稱便。復論戶部言。邊不輸粟。軍食匱。令天下能自備腳力運臨清倉米於代州諸處。三百石與冠帶。二百石旌異。餘有差。每引米淮八斗。浙六斗。長蘆六斗。河東二斗。而邊忽多米。已而薊鎮亦行之。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積多。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走廣西市。而巡撫葉盛以為鹽出境者聽之。則法壞而利商。禁之。則商滯而利謝。律乃請許鹽商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皆利之。成化中。太監潘洪請令弟姪中鹽疏積鹽。而戶部覆奏言。祖制。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壞祖法。且啓在位逐利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養生送死者。朝廷為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韓太監梁芳恣差鎮撫梁山等於兩淮運關欽賜鹽五萬引。而江南巡撫王恕執奏。近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芳題稱欽賜。而愚民難以戶曉。未免致疑。且需索多端。人情恐懼。乞撤回山等。而以鹽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戶部科糾劾。使人無覬覦。公有儲積。不聽。然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時有富民呂銘等托勢要奏中淮鹽五萬五千引。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而鹽法於是大壞。弘治初。以竈耗敕刑侍郎彭韶行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其疏言天下小民。無處皆窮苦。而莫甚於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煮海為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古未有歌詠。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滷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

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貧辦之苦也。塞外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微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逋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作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給貧瘠竈民。曬淋熬煎。貧竈折閱。若朋償之若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祭酒章懋親鹽事利弊。代都御史爲奏言五端。一曰存恤竈戶。以爲鹽之出於地。而成用必資人。濱海之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煎。爲苦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恆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猶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并。鹽課爲其乾沒。煎者既多。私貨者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備。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合行優恤。且照黃冊事例。遇逃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之數。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命鹽司以舉下餘鹽行諸縣關佃。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曰申禁鹽窩。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餽乏而飛輓勞費也。乃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營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餉。近遇開中。則豪勢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即無由中納於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先朝雖有禁例。而法玩不行。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於官。有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以益之。至有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關津。賄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訖。引不即繳。往復數次。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行而正鹽已壅。請敕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者沒其貨。關津有容全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發者。罪如法。乃其閒遊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賣之。即不售。輒挺取其財。又伺閒爲椎劫。已跳身疾轉。瞬息相失。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也。而其責在巡江。時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主臣。今鹽法壞甚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賈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曰常鹽。有剩堆積曰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乃即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於是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曰開中引鹽。與販私鹽。賤賣官鹽。買補殘鹽。夾帶私鹽、越境鬻鹽。而因及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政。於是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割私餘。皆乃遂權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遺何幾哉。其住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雜買糧草勢要並勿得求討窩佔。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賄。違者聽巡按御史究劾。已戶部尚書葉淇奏淮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大倉收貯。分送各邊。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於是淇爲之奏。而閣學士徐溥爲淇厚同年。亦受其賄利。因然之。

得積銀至百餘萬。人以爲利。而實鹽法之大變。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近。價遂騰踴。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益艱苦矣。是時定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許本場買補。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至正德中放洪。而鹽法於是大敗。繼造太監得以販鹽。其後織造太監王瓚奏乞長蘆鹽萬二千引。是時戶司官李夢陽、王宗文等言於尚書文曰。今以淮鹽予內臣。不可。文執奏。上召近臣曰。戶部何不與。閣學士健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懌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內官壞耶。十人中亦有四五好人。而恩予如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奏立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吉、臨三府發賣。因灘高、民苦之鹽。欲暫停止。而南贛巡撫王守仁遂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姦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意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以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向鹽課送各邊曰年例銀。劉瑾專政。欲難戶部。而曰祖宗朝無此例。遂查原自天順年始。瑾怒曰。此戶部官通將撫共盜內帑明驗。悉遞各邊都御史革年例銀。而各邊於是大匱。因而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務。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淮米一石。百姓不堪其困。戶尚書顧佐答劉瑾之非。始弊如此。世宗即位。乃撥河東裁革鹽。每引二錢五分。淮八錢。浙六錢。餘定價有差。召商上納。而御史秦鉞上言。餘鹽納價。本朝令典。本商自納。每引一兩。而開中止八錢。或減少。正鹽母。餘鹽子也。正鹽守支久而費多。賴中者少。而餘鹽乃到即支掣。則賴中者衆。今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乞以後令本商自納餘鹽之苦毋開中。於是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上運司銀。每引五七錢有差。嘉靖六年。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弊。由於私鑄者多。宜不爲禁。其區處之。戶尚書鄒文盛對曰。臣思救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法。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窩占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若錢法。必率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宜布條格。俾爲僞者不容。而後錢法乃行。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禁占窩。禁奏討。明限期。添刷引。錢法三事。曰通制錢。禁私鑄。禁私販。上納之。已上曰。邊儲缺乏。其詳慮經久之策。戶尚書胡世寧言。邊儲缺乏之由。祖制墮壞。昔永樂時。邊需悉資鹽利。每引輸粟二斗五升於邊。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築屯堡。所以歲時屢豐。而芻粟不虧。自天順成化中。變其法。許舊以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時粟一石值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乃課銀四錢二分。銀二錢得一石。鹽一引得二石。是一引致利八引矣。乃令商人中鹽。輸金戶部。或運司。邊賈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頹。保聚日渙。遊民日去。荒地益荒。今千里沃野。莽然邱墟。米一石值金五兩。今欲厚邊儲。莫良於祖制。上深然之。而不行。至是鄒文盛添刷鹽引事行。而巡鹽御史王廷立上言。欽依添刷引目。而商人莫有應者。其故有二。一則昔時餘鹽。先製鹽而後納價。今則否。既輸於邊。又輸於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

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比之舊額。增四錢矣。有損無利。其誰肯從。今宜以濟邊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併徵之苦。而將中餘鹽減三四錢不等。以恤虧折。庶新法可行。上從之。而都御史周金因言。裁革餘鹽。不如收買爲利。官買不如商買便。解價不如解邊便。照票不如開引可行。或謂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刷。鹽銀不可解邊。部劄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遏私販以通官鹽。正法也。假課額餘鹽。權宜也。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鹽盛行。倍收餘鹽。則旱澇難齊。而邊引淤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引目。則祖制有違。中鹽有引目。別買立則與引目相背。官收買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遂徹開邊。又恐將來難繼。從之。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鹽收支壅。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竇。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儲益虛。良法壞。時戶兵二部集議。以裕邊儲以清理鹽法爲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淮、浙四運司鹽法。而給事中郭鑾言。官不宜輕設。戶尚書李如圭言。鹽法不行。由占窩賣窩之弊未革。商人無利。其餘鹽似難輕革。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此。其亟罷餘鹽。於是悉罷餘鹽例。明年。吏尚書許讚請復之。而餘鹽復行。三十七年。更定兩淮掣鹽法。運司一遇各邊中完工本鹽商賚到勘合。分正餘鹽引。即聽各商自向小竈買補出場。依期循單赴掣。仍扣減鹽引之價。淮南引五錢。淮北引三錢有奇。而淮南以萬六千引爲一單。定以半年。南掣四單。北二單。先是江西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贛、吉三府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袁、臨、瑞皆私食廣販鹽。撫、建、廣三府私食福販鹽。於是僅十六萬引。而鹽計大詘。巡撫馬森極言其害。於是嚴關禁。稍增至四十九萬引。先是以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法。後命大臣。吏部希嚴嵩旨。以鄢懋卿往。於是懋卿關通苞苴無虛日。鹽法大壞。故事。諸府州縣巡司邏卒責捕鹽盜。般遺者罪。不処以次。懋卿奏立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鹽若干。販夫若干。舟若干。其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爲次。不及數亦不錄。削其顧役錢充舟鹽值。故此曹終歲不得支一錢。乃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船旅舟。輒誣爲鹽盜。攙鹽入舟。盜攙劫致刑獄至死亡。害不可言。有司或增賦於民。徵金作舟鹽值。不復資邏卒。而私鹽橫行。正鹽愈壅矣。迨御史林潤劾罷而稍平。其後隆慶初。以先年有請行河東鹽於太原、汾州等處。而禁民私煎者。時議以邊地不毛。率賚鹽抵稅。而併禁之。令民失業。不可復有晉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商運難致。乃許行私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販於嵐、保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稍平。行運鹽。然商人亦多不至。至是御史趙睿奏太原、大同原屬河東地。以有土鹽。故官鹽不行。即令開中亦難。稅入無幾。宜令鹽御史查照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或濟邊儲。或作祿餉。著爲令。報可。而御史郜永春理河東鹽。上言。鹽池南北產鹽。非有豐嗇之異。而採鹽者往往在北不在南。以往來之未通。招募之無術。壓支之爲患。丁夫之有限也。迄未有議處者。其故有三。司官習於晏安。而不便於收支。鹽丁習於偸縱。而不便於撈取。牙儈習於罔利。而不便於處分耳。臣以爲宜於南岸開門。以通往來。省伐木遮涉之勞。一也。池南人跡罕至。而鹽多遺棄。請招貧民撈取。不必給與草直。即以所取鹽。每十取一。得給小票發賣。民將擾背而爭趨矣。二也。

池南地勢汙下。多爲雨水所傷。令各場於池南旋報旋支。三也。往者鹽丁二萬餘名。每二十名納一料顆。初無遠近貧富之分。其後令富者納直於官。官爲募民以充役。是以貧民之力益弱。而富民之値川通。臣以爲當令民鹽合一。凡鹽夫如里甲編審。一料給贍銀八兩。或給工本鹽二十五引。以爲轉輸俯仰之資。夫里甲自有丁夫。而鹽丁之名亦可除矣。四也。上從其言。而鹽丁如故。萬曆中。差內官理鹽法。所在以脧商害民爲事。一商因罪有追銀至二十五萬者。第以各官進銀多寡爲優劣。不復問其所從來。而鹽法又困。二十九年。戶部奏以國家經費。莫大於軍儲。邊儲半資於鹽法。故鹽法之通塞。邊儲之贏縮係焉。頃內璫陳增。不察原委。誤聽山東運使儀掣未銷之引。指爲餘積。上請變價。而巡鹽御史聽風則揭。稱稅監誤將即引上瀆天聽。斷課病商。阻滯鹽法。萬萬難行。夫鹽法臣部職掌也。山東稅派鹽引中開抵山東、遼東軍餉。其行鹽之地。止青、登、萊三府。而濟、兗行運司鹽。分存積常股。嘉靖初年。大約常股三萬。不足以存積補之。中歲定存積四萬。常股八萬六千有奇。遂引多鹽壅。銷掣不前。隆慶中。存積停三萬。萬曆十二年。鹽法稍疏。後復減至三十六萬九千餘引。復停三萬。迄今運司新積引目多至三十一萬九千餘引矣。此引皆邊商納過糧草之引。非積棍窩圍之引。乃正額候掣之引。非貯庫無用之引。商人趨利。因何停積。祇緣資本不敷。故多壓軼。若指剿引爲餘積。是攘奪之也。商人誰復肯輸納濟邊。臣等以爲憂在邊陲。不第困商耳。不報。天啓中。御史孫之益上言。鹽猶水也。須開其必趨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請敕各處行鹽之地及派引而稽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十萬有奇。不又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可酌而議增者。至於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並無邊中額引。雖徧地方私鹽引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寡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塞之虛。邊塞乃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括及兩淮。有折價可議。商應支而貴之資。竈應借而索之價。殊於鹽法有礙。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運折價。其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竈。邊事事則殺。上從之。後以邊餉甚。議借每運商三四十萬五六十萬不等。而壓引愈多。至崇禎時。終未能疏通。而國以亡。先是萬曆末年。定南淮鹽斤。每包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遞包索爲正引。納五錢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六錢五分。淮北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百五十斤。納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爲一引。嘉興五錢。杭州四錢五分。溫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爲餘鹽。長蘆南掣三錢。北掣三錢五分。山東三錢一分。正鹽則納本色糧草。餘鹽則上納運司。而其嵩開中則各減五分。以其險遠也。而配搭則開淮鹽搭長蘆。不更搭山東。開浙鹽搭山東。不更搭長蘆。以便支掣。其法行之三十年不變。商頗稱便。

明書卷八十二

志二十

食貨志二

茶法○初立茶法。令官給引。商人赴產茶處具數納錢請引。方出境貿易。每百斤權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句稽。不及引者曰畸零。給由帖。無引者聽人告捕。各地方委官一員司其事。及天下大定。乃設茶馬司六。曰陝西。曰河州。曰洮州。曰西寧。曰甘州。曰四川碉門。其後陝西革。諸關津要設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頒榜。於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賞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僞。而駙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買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初歲除以茶五十餘萬斤。得馬萬三千五百有奇。分給京衛騎士。設胡嗜乳酪氣濡。得茶疏利之。而邊境得馬圉操爲武備。甚良策也。以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身有庸。示賦貢無可逃。國制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所以尊體統。亦於善。若招商法。則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爲一篦。運至官司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引貨。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凡商茶。每百斤爲一引。輸官錢千文。其不及引者。納六百文。給由帖。帖六十斤。計地定程以資。而禁私販與鹽法同。諸批驗截角退引。一準鹽法行律。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籍其園入官。敕兵部時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返申飭之。其後以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貿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於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於是定例。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縣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地方各以由造冊。并收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所遇商經過。照批驗截引角放行。有夾帶罪之。年終具驗過商引。及盤獲私茶。具冊申合於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甚嚴。其天下貢茶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紫筍及舊新等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採芽以進。復上貢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復聽民自採進。三十年。詔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華夷之辨者。蓋以戎翟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患。今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也。邇因私茶出境。馬入甚嗇。於是彼馬日貴。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生矣。其峻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翟。不得不然也。後以茶易雜物而馬少。使蕃夷坐收其利。上怒。遣駙馬都尉諭蜀王椿嚴其禁。永樂中。有司言諸蕃以馬易茶。例禁夾帶貨物。今往往以他物易中國布帛紙張。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上曰。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三年。上謂兵部曰。聞番馬至。每予茶以低假。須榜諭邊吏示以朝廷懷遠之意。償如前。治以罔欺之罪。十一年。什都縣民言。十年間虧官茶十六萬有奇。乞折輸鈔。上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又令納鈔。民何以堪。其蠲之。宣德四年。上諭尚書郭敦曰。聞茶戶多重以他役。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在卿。歲額決不可增。慮耗則應減免。以寬民力。成化中。陝西巡撫馬文升奏以陝西布政司庫貯茶課及雜物易銀。遣官於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司收貯市易番馬。俵給固原、甘涼諸衛官軍。詔可。弘治三年。四川右布政使何鑑奏茶課浥爛。乞徵銀解部。先是四川歲徵茶數十萬易馬。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徵銀。上從之。官民稱便。十六年。楊一淸以景泰來茶政弛。番夷馬多不至。請復金牌信符。上言。臣考前代。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廄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如田賦身庸。必不可闕。非唐使於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漢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雕之區。能無戎馬之踐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胡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頃自金牌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止。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之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變。難施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

狩。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上俞行之。嘉靖中。令凡茶課新陳錯出。以防積朽。復招商中茶。增至百萬。多壅滯。而御史潘一桂上言。宜歲止中五六十萬。商以百五十人爲率。又以松潘近洮河。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從之。隆慶中。給事中何起鳴奏。四川巴州通江南原額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宜如舊例收折色。而御史李良臣議以爲甘州茶司之建。歲增馬六百匹。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又有搶掠之虞。有冒中之奸。害多利少。未便。若改折。則原扣脚價貨勞諸費。可買得原馬。足抵甘州之數。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道也。如謂番夷漸已納款。驟革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支解之茶。請行招納三年。茶盡而止。從之。萬曆十三年。令陝西腹裏因無官茶。私販孔多。議招商給引。每引百斤。運去漢中驗明。每百斤抽三十斤入官。而截角私茶之律如舊法。其後法益疏。邊備弛。廢茶難易。而馬皆疲羸不堪乘衛。崇禎中。屢敕嚴核。而番馬入中國。往往多駑。而茶馬幾無益於國用矣。若遣官。洪武初年差行人一員巡陝川。永樂十三年。易以御史三員。景泰中。差行人如故。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一年代。後復行人。十四年。定爲御史矣。陝西茶課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四川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有奇。各存其半爲彼處官俸折色三十三萬六千八百有奇。止徵銀四千七百餘兩。除存作番賞。而解作易馬銀止一千五百有奇。計天下茶鈔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

織造○制。南京內外皆設局。內局應上供。外局備公用。南京設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則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額。有奉欽降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命題派。曰坐派。缺而買者。曰召買。若制帛誥敕冠服。皆有定式。大約歲造紵絲紗羅諸幣及帛。約三萬七千四百餘端。初以內官董其事。弘治十七年。革局之鎮巡。後復用內官。隆慶元年。諸織造皆停止。而嘉靖中。則有陝西織羊絨。廣東織葛布之官。隆慶亦俱罷之。國初破吳獲幣無算。及破元都。亦無算。不假織造。及永樂中。始於陝西織駝䍡。歲以爲常。正統初。年富爲陝西參政。奏免。從之。宣德初。工部奏應用幣帛乏甚。下蘇杭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正統十一年。戶部奏取內庫白綿布五萬。令京民染色。上喟然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合用物料。官給之。天順初。敕織文綺萬四千疋。工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而尚書趙榮、侍郎霍瑄難之。世資曰。倘得罪。請以父子當之。上疑其要譽。逮謫衡州知府。弘治五年。令甘肅織彩妝絨䍡與撒。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奏稱古帝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且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停所織。以其費濟貧民。上命特減其半。正德五年。內庫奏缺賞賜段匹。宜召買萬五千。工部議以時正災傷。民窮盜起。昔朝廷已經遣官。而派辦宜并免之。以俟年豐。不報。嘉靖元年。命織生綾。御史何鰲奏止之。二年。上遣太監刁永之蘇、杭監織務。給事中張原等奏。不聽。命大學士廷和撰敕。廷和上言。以爲江浙夏月亢陽爲虐。入秋淫雨迸降。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加以織造之擾。非惟逃亡。又恐激生他變。臣職輔弼。實切警惕。前項敕書不敢奉詔。上以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祖宗朝惟成、弘間一行之。可罷織造爲累朝故事乎。不聽。無何。竟遣刁永。蘇、杭大擾。給事中章僑等奏劾。詰責之。九卿科道交爭。不報。後復益以太監吳勳、張志聰二人。恃寵驕恣。縱其舍中兒厮養。藉役推制工匠。恫喝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甚。稍約束之。勳遂奏卿等抗違明旨。稽誤工作。上命逮卿等拷訊。五年。浙江鎮守太監鄭文請易敕兼理織造。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刁永復請陝西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及科道張嵩等切諫。上怒。遂差太監梁玉往。而大學士一清不擬旨。上言監織之害。上曰。朕已諭玉使無擾驛矣。先是梁玉請差內官督南京織工。部執不可。言官程啟充等各上言。陛下初即位。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罷革殆盡。天下仰誠聖明。未幾。左右近臣。不知將順聖德。動稱供應不敷。變貪尤遣官。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欲得其安靜難矣。上怒。切責之。二十二年。太監李越奏乞遣內臣福州織造。從之。工部以爲上既需用。可敕撫按召買。不報。三十五年。上諭內閣。朕謂爲內庫無貯者。夫葛之爲服。見於經傳。而禹貢載豫州厥貢絲紵。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宜於四方產葛之所。如兩廣、河南、湖廣。歲貢八百端。隆慶即位。工部言。凡織造事宜分緩急。以寬民力。上是其言。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於江南諸處。工尚書雷禮切諫。以爲初詔撤回。今詔墨未乾。而織使復出。不便。乞勿遣。旣而給事中孫枝等連章上。乃止。三年。復遣佑行。已而尚衣太監崔敏傳旨諸處加造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而部覆以爲加徵不如攤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額之爲速。宜查原額數。撫按督解。庶公用不乏。而民困亦蘇。上善其言。萬曆後。則南京、蘇州、杭州織造皆有內官。至國亡不變。

礦採○洪武初。近臣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十五年。有王德亨者。言階州有水銀及銀坑。與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利於朝。上謂侍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啟釁。帝王之大戒。此途一開。勞民傷財。爲害孔鉅。用兵爭利。擾攘不休。此人第知趨利。不知釀禍。豈可聽也。命斥之。二十年。有老校丁成言。陝西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宜興之。以佐國用。上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者。皆戕民之賊也。昔聞故元豐城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消耗。一州之民。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可爲大戒。豈宜效之。已而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上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時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是也。杖黜之。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宜大發民採鍊。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而不在於利。其斥之。宣德中。上聞廣東番禺民有礦砂。煮之可得銀。錫命三司開驗。每砂百斤。得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近臣曰。朕預料所得無幾。若果有餘。豈待今日。彼小人竊取以求逐末之利。無足怪。朕皆宥之。但命官填坑洞。使民免逐末之弊。後河南嵩縣官請於其地開銀礦。上命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砂四千餘斤。累月餘。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信。遂罷之。正統三年。嚴採銀之禁。中年。各銀礦多盜發相鬪殺。御

史孫燧、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僉士悅各言開銀礦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上敕二省三司議。福建復宜開。而浙江按察使軒輗上言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搖人心。其患猶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其言。已而給事中陳傳復以爲請。中官興貲利之臣相附和。乃命戶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有奇。浙江歲課銀四萬一千有奇。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不啻數倍。厥後民困而盜亦衆。至十四年大發兵戡定。民始安枕云。既而福建、江西、河南、雲南皆開礦。後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奏言。礦坑年遠坍塌。即今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況所得不償所失。上聞之憫然。敕止之。景泰三年。御史左鼎上言。閩、浙採銀。而姦猾貪利。互相殺奪。而鄧茂七、葉宗留之屬。乘勢作亂。致煩大軍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未幾。採如故。臣以爲姦宄之民。甫能安業。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停採礦。以免意外之虞。不聽。成化四年。以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三之一。十年。以內帑之金。乃命開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金場二十一所。淘煎以進。於是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民之僵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撫按奏止。命以贓罰銀易金。以充上供。十一年。詔閉宜陽等衛礦洞。十八年。詔閉建昌礦洞。弘治中。凡礦脈微細者。詔閉之。民困稍蘇。正德十年。以神武衛千戶王玉報銀礦不實。坐斬。嘉靖元年。嚴盜礦之禁。十五年。以武定侯勛言開薊州灤水洞。遣內官及錦衣官督其事。時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有奇。今礦脈將絕。請封閉。上怒。切責之。十七年。開房山洞。及雲南大理府、河南宜陽諸洞。遂命錦衣千戶范鏞等分勘天下有銀礦者報採之。十八年。遣中官崔成等開浙江觀海衛礦。成劾參政曾存仁等奉行怠緩。皆逮赴京訊治。十九年。以給事中曾鈞言採礦得不償失。乞停罷。詔可。三十四年。復開四川、山東諸礦。乃遣制敕房辦事左通政王槐、及戶部主事任之賢、沈應乾分理煎採事務。時錦衣千戶同天爵進礦銀獨多。上謂侍臣曰。昨玉旺谷之寶大勝於昔。今可承天地之賜。如法取用。不可自棄。各處有未開之場。須查訪取用。以顯金玉露形經旨火上元風爲。戶部疏稱頤。因言帝錫嘉祉。不當壅閉於無用之地。請宣示天爵及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開之所。仍嚴督撫按等官搜訪。以稱天地降祥。及聖王足國裕民之意。上大悅。四十二年。定盜礦律。穆宗即位。詔撤礦使。封閉諸洞。嚴私採之禁。萬曆中。諸內官爭上封殖。遂命開採。言者交諫。而戶部上言。以爲方今宇內偏罹災沴。倭敵交訌。軍餉倍增。帑藏單詘。民力窘困。本部求濟時長策。雖經各衙門開列稱種。中多窒礙難行。而請開採者甚衆。但其間利害不一。處置煩難。若果有利無害。則事在可行。其有利亦有害。或害多而利寡。則事在可已。使撫按酌議。詔可。以奏報遲奪各撫按官俸。厥後府軍後衛指揮王允中及指揮陳永壽等、千戶鄭一麟等。奏開各處礦洞至百餘處。而太監王虎首督礦務。繼而王忠、陳增等數十員分督。騷遍天下。而太監魯坤請府縣官應屬所轄。陳增請便宜行事。且得舉劾。以示樹懲。戶科給事中程紹諫。以爲夫自設官以來。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特遣撫按督察其上下。而辨別其治行。典制昭然。未聞內官而轄有司。以有司而舉劾於內官者也。且有司。皇上之臣工也。內官。皇上之閹侍也。以皇上之臣工。而反屬於漠不相干之閹侍。則貂璫揚眉。冠裳俯首。體統謂何。即曰礦務煩重。分理

需人。自應移文撫按。轉行委用。詎不聽從。而必欲便宜行事。侵奪撫按之職掌。此意欲何爲哉。至欲專舉劾。尤爲誕妄。蓋有司稱命爲民牧之寄。舉劾者關其操履之廉貪。治才之殿最。使其人誠賢。即治礦不效。不失爲良吏。使其人誠不肖也。即胼手胝足於礦洞之側。奴顏婢膝於內監之前。焉可蓋其穢迹。而濫乎賢守令上哉。臣察其意。不過欲操舉劾之權。以恐喝外吏。使莫可誰何耳。不報。繼而山西巡撫魏允中、給事中程紹、浙江巡撫劉元霖等切諫。以爲礦務宜罷。而河南巡撫姚思仁言尤痛切。以爲臣自入境以來。即巡行郡邑。聞民疾苦。其間礦夫剝腐崩裂。股披肩。溺河縊樹之狀。皇上目不忍見。臣已親聞見之。變動生於肘腋。叛亂起於呼吸。大可慮者有八。一曰礦盜嘯聚召亂。二曰礦頭累極土崩。三曰礦夫殘害逃亡。四曰餓民糧缺嘯呼。五曰礦洞遍開浪費。六曰礦砂銀少逼買。七曰民皆開礦失業。八曰奏官強橫激變。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鬬死。平民以逼買死。孰非皇上之民乎。自開採迄八月。解不過四千。皆以根本重地荒歉。皇上發三萬金以全活之。今以微利及爲四千金而困苦之。恐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無濟於存亡矣。此臣拊心泣血而哀鳴於皇上之前也。不報。其時諸內官益橫。所委無賴。召亡命。皆乘傳。天下大擾。而內官陳奉激變楚民。至於焚燒省會。殺傷多命。以宮戶爲礦頭。至窮困而死。如鄉紳富民墳墓。則指其下爲有礦。任情掘發。或小人報復私怨。誣告家主。誣告親朋。逮及士紳。脇以奏。於是官民困瘁。盜賊多有。遍滿山野。光宗即位。盡罷撤之。而崇禎末年。軍興匱乏。乃漸命撫按開採。每砂一斤。煎不過二三分。得不償失。其事不行。抑以國之將亡。地亦愛寶耶。

窰冶○窰冶之設。經制浩繁。隸工部營繕都水。凡鼓鑄陶甓灰煤礦洞鐵爐鑄器。皆屬焉。除錢爲國家經費之權。而礦務關民間利害之鉅。別爲論著。凡陶器起洪武。皆取土及匠赴京師造。而成化中始命陶其地。儀真、瓜州則應酒器具一十一萬餘。河南真定則應缻瓶之屬。計五萬餘。江西浮梁則造五色龍鳳諸器用。計四十四萬三千餘。初委官專理之。後第責撫按以下官督解。凡鑄符印鐘漏法馬金牌之屬。皆需銅。多召買之。而銅砂採無時。或開或閉。不甞數焉。若江西之南昌府、進賢、臨江府、新喻、袁州府分宜、山東之濟南府萊蕪、湖廣之興國、蘄州、黃梅、陝西之鞏昌、山西之平陽府、吉州、太原府、潞州、澤州、廣東之廣州府陽山、四川之龍州、順天之遵化。皆設鐵冶。置鐵官。歲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斤有奇。而浙江、福建諸省。皆有折色。採柴燒炭。則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共山場四千五百六十一畝有奇。肥饒者聽民耕種。畝二十斤。瘠半之。煤洞則開於西山。凡百三十餘處。而陵旁及邊隘皆有厲禁。若水銀。則開場於貴州思印江及婺川。磐則取辦於廬川、崑山、安慶、桐城。歲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有奇。每三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百五十文。役民成之。先是國初洪武中。廣平判王久道言磁州地產鐵。元嘗置鐵冶都提舉司。開入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請復之。上曰。朕聞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也。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多。軍非乏而設之。是驅萬五千家陷之治中也。杖之。流海外。宣德中。工部奏造軍器需鐵。請買之江南。又以遵化

有鐵砂可得鐵。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遠買。況鐵重滑。道運尤更勞民。恐妨農功。命取於遵化。足二十萬斤已之。其時江西燒造太監張善貪黷酷虐。上聞之。命斬於陶市以徇。正統中。有司請發江西造九龍九鳳諸器。上曰。加造擾民。勿造。成化中。陶器大興。內官忤於浮梁。肆橫暴。巡撫王恕以爲言。上不聽。嘉靖復燒磁器。給事中陳棐諫。不報。隆慶詔減十之四。至崇禎中。國用大匱。命各處有銅洞銅砂。皆採鍊以資鼓鑄。而不產銅地。召買之。百姓絡繹於道。皆爲銅擾矣。

珠寶〇洪武初。破元都。所獲珠寶無算。分封婚娶尚未嘗足用。不假採取。至太宗初即位。乃遣內官於廣東起取蜑戶採珠。官四民六。十年一採。天順中。尋數內官守珠池。成化二十三年。暫撤。弘治十二年。命採珠。獲珠萬八千兩有奇。十四年。定盜珠律。比礦禁。嘉靖四年。以內府供用金寶珠璣匱乏。下戶部措處。尚寶奏金寶。金則召買。而珠石非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聽。八年。納胡世寧言。撤珠池內官。未幾。復命採珠於廣東。總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臣聞珠、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以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養生之也。自天順採後。至弘治十二年方採。珠已老。故所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半老。故稍有所獲。至嘉靖五年又採。則嫩小不堪。而得又甚少。今去採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亦莫得。今其地饑饉荐臻。盜賊竊發。乃復以採珠擾之。恐意外之變生矣。上不聽。九年。給事中王希文上言。祖宗設官守珠池。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我皇上御極。詔革守池內監。罔不歡舞而頌聖明。今革者已復。採者取盈。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求難得之物。而皆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上下其章於所司。罷守池太監。以鎮臣兼領之。上命於雲南採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有寶井。爲土夷思眞所轄地。與西洋番舶相通。竊取以營重利。此商爲木邦叛豎逆導。橫據於此。吞噬緬甸諸夷。且密邇騰衝。窺我虛實。較諸夷最黠。往年採辦。故違稽遲。又地稱瘴癘。俗尚蠱毒。皆時採取人役多傷。況撫處十年。至今始順。一行採取。或啓戎心。上命已之。十年。內庫奏乏金珠寶石。戶部以珠石爲珍奇無用之物。今取太倉之銀召買之。上曰。朕用樽節用度。不尚侈靡。第奉兩宮。又嗣歲造。召商擾民。而太倉未可輕動。乃取他項銀召買焉。十五年。上以方邱及朝日壇爵紅黃玉不可得。乃敕邊臣於天方國求之。又不可得。而館使撒文秀言二玉產於阿丹。乞遣使齎重貨宣諭購之。部以遣官非例諫止之。三十六年。召買珠九千四十萬顆有奇。四十二年。諭求綠撒孛尼石、紅剌石、北河洗石諸寶四十三年。雲南、廣東進寶石千三百餘兩。上惡其碎。詔更取大者以獻。四十五年。提督兩廣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益充斥。民疲於奔命。死徙過半。陛下歲命採珠八千兩。計所費三十萬金。今軍興尚苦不贍。豈復能辦此耶。乞改千爲百。以三年爲十年。上從之。尋上以求珠玉不得。切責戶部尚書高燿。會崩乃已。隆慶中。詔買金珠寶石。歲無虛日。三年。命購睛綠。給事中魏時亮言。以無用之物。每顆值至百金。孰非生靈膏血。天下旱。不言賑恤。胡虜方熾。不言邊防。乃汲汲於此乎。上命罷。未幾。復購求。尚書馬森、御史賀一桂、儲仰庇俱奏爭。皆不報。以所買未中上意。切責尚書張守直。郎中黃三接、員外賈仲偉。而給事中李已、陳吾德劾太監崔敏導上奢侈。傳買金寶。料撥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復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傳帖旁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止、上大怒。各廷杖一百。黜爲民。萬曆中。乃命內使王朝、李敬等開廣東珠池。採取擾民。兩廣總督陳大科奏乞停止。不允。厥後李鳳、楊榮皆搜求民間珠石琥珀龍香上進。及天啓、崇禎時。軍興旁午。無暇此矣。

採木〇始永樂四年。營建北京宮殿。乃命尚書宋禮等往四川、江西、湖廣、山西提督採巨木。未幾。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蓋神鑒相之。因賜其山名曰神木山。遣官致祭建祠立碑。遂於崇文門外拓神木廠。朝陽門外拓大木廠。凡採到木植皆貯焉。七年。左中允周翰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逵刻薄滋擾。仁宗監國。謂逵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仁宗即位。敕守南京襄城伯隆曰。軍民久勞。宜俾休息。況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暫停運。四月。敕副都御史戈謙巡視採木。陛辭。諭之曰。往者採木。多虛報數目。而起運則倉卒採辦。以厲小民。今已採之木在水次。恐多虛數。復蹈前非。特命爾巡視。但運水次之木。不可再補前數勞民。其虛數已赦之。儻仍前役夫採補者不宥。宣德四年。命吏部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材。乃諭工尚書吳中曰。湖、廣年來荒歉。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令工部採木。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稍與裁省。不急者已之。必需者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此意。五年。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務爲先。今國無大營繕。而工部採木不已。豈不妨廢農業。敕已採者積水次。其軍夫悉罷遣歸農。六年。上諭工部曰。各廠所貯材木。悉資民力而來。當加意愛惜。儻輕易妄費。罪不貸。九月。工部請令各處木植從淮安修造運船。福建修造運船。上曰。不可。山東、江西宜減半收。至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虞幽谿險。縱有船豈能渡淮。役民宜度人情地勢。此事其不可行。九年。工尚書吳中言。湖、廣、山西宜禁民採木。上曰。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一禁。滋害多矣。弘治十一年。敕兵部議修清寧兩宮。尚書馬文升諫止之。正德九年至十三年。遣命侍郎劉丙等往各處採木。十四年。有永順宣慰司進大木五百餘。有圍丈四尺長數丈者。天津河涸。每夫價一兩不能運。役河旁民至廠。用八輪車。每車費數百金。人畜死者無算。先是。潞河淤淺難運處。侍郎劉永修濬。靡費不貲。至役天津三衛軍。始達京師。河次大擾。嘉靖中。土木大興。營工尚書劉繼祖、侍郎劉伯躍於各處採木。差內官汪俊於眞定各處印烙木植。諫官朱越崢屢以爲言。不聽。以遼興大工。體恭遠繫者纍纍。諸王皆獻大木。時民不堪命。給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催料官完至三分以上。乞撤還京。上納其言。乃下詔採料各官宜安靜行事。勿得拘集小民。曠日持久。以妨農務。而淮揚巡撫李遂奏稱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丈五尺。長七丈。湧出泗水沙中。臣竊惟中都祖陵所在。此木忽現。謂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祖宗啓佑。淮泗效靈。不偶然也。成祖時。有神木。因以建廠。二百年來。嘉瑞再顯。臣謹拜手以獻。上大悅。各官賞及軍民府士官

有獻木者．咸進所予誥命．神宗時．三殿災．迄未成工．而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遂督採大木建三殿．封伯爵．及懷宗卽位．一椽未草．而國亦隨亡．逆也夫．噫．

內府庫○制．在皇城內各庫皆有所司．而大者曰金花銀．卽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南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領爲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於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闕後除折放武俸之外．悉爲御用矣．隆慶中．工部尚書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糜費．乃言．朝廷供億．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宜親發詔辭．俾諸臣隨事執奏．爲撙節地．上嘉納之．乃凡錢糧解進．皆以科道官驗收．用意良亦遠也．其各庫貯收物料．各有攸屬．曰內府供用庫．以大內官掌之．凡皇城各衙門及山陵諸處內官食米月四斗．及上用諸香．皆取於此．宮中長街路燈油燭．皆給之．曰司鑰庫．以內官掌之．凡寶源等局交進制錢及古錢．與前朝制錢．貯之．此亦待上爲賞賜之用．天啓初．曾於此得天啓錢大小數枚．而色甚古朴．命儒臣查得梁蕭莊、魏元法僧、井南詔皆有天啓年號．蓋凡乾淸門、午門、東西華等門鑰．每晚貯於此．故名亦謂之天財庫．曰內承運庫．以內官掌之．在宮內者謂之內東裕庫．關之寶藏庫．在寶善門東者謂之外庫．內庫貯金花銀及珍寶錦綺．外庫貯磁漆器皿．曰承運庫．掌絲絹．曰供用庫．掌白熟糙粳糯粟米及茶豆之屬．曰甲字庫．掌布字顏料黑鉛之屬．曰乙字庫．掌紙劄胖襖．曰丙字庫．掌花絨絲綿之屬．曰丁字庫．掌皮角麻藤漆油之屬．曰戊字庫．掌軍器及銅鐵．曰廣盈庫．掌絲羅紵布之屬．曰廣惠庫．掌帕帶梳具錢貫之屬．曰廣積庫．掌造作火藥之料．曰贓罰庫．掌籍沒官物．或作價抵俸給百官．若羨餘若乾折．若錦執．若孝順．若徵變．皆收入內庫．以明之盛時計．不下數千萬．而國事不支．竟不知所以充軍費．致脫巾掉臂也．嗚呼．

倉廒○制．設倉廒儲粟．以贍軍賑民．兩京各布政司府州縣各都司衛所及王府．莫不具焉．其收貯有時．支給有數．註銷有册．各有成法．至於預備倉．則常存二年之蓄．以爲緩急需也．曰京倉．則列於長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凡四．曰舊太倉．曰新太倉．曰海運倉．曰南新倉．曰北新倉．曰大軍倉．曰濟陽倉．曰祿米倉．曰西太新倉．曰太平倉．曰大興倉．曰通倉．則有大運東西南北中凡四．曰順天倉．水次倉．則有天津、德州、臨淸、徐州、淮安凡五．而南京諸倉．則不過備南京軍衛之需．無復國初之積矣．尙有馬房諸倉．設之墻上焉．

明書卷八十三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始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曆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曆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六十萬餘．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蠹日甚．況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曆三十年．京倉存米祇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堰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

貨。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旣而上命河臣甘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尚書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元勛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廢。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二倉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寧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臨清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是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餉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初爲暫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曆三十年戶尚書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奇。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四萬有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挪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十萬。且歷年徵解挪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慮搜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撙節。或新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嚬餉積餘。或帶徵逋欠。或算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約四百萬。歲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惜薪司之糧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牲畜。修倉庫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筏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厨料。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夷賞。器皿廠之麥。內庫之召買。京衞官軍之布絹。諸額內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恒。況逋欠數多。天下擾擾。至於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竭。遂議挪借。季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冏寺去積銀九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蒿目。而隣已無可如何矣。噫。

各鎮正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因原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真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調入。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撫夷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曆中歲例。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寧夏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於其地。其數更巧歷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天子玉食萬方。而牲餼之備。無不貯焉。除四夷之貢。各載於其國。而餼。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綿羊一萬七百五十隻。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雞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觔。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鮓七十桶。及乾鯉鯤魚筋肚各五十把筍。而南京起運。則有雜料十萬。鮮梅四十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筍四十五扛。第一起鰣魚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五扛。木樨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薹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筍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罈。乾鰣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煎等物一百五罈。鵝鵝等物十五扛。蜜芋等物八十扛。十樣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工部需用雜皮三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麂皮三萬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觔牛角膠鰾鉛錫之類。皆不可勝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將給。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給以價。上曰。上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衞卒蔣文霆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物料。多強取於民。而蕃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而買應。乞敕勿取。上從之。九年。溫州貢礬。乞附戰海舟。上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即位。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概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貴。加以不肖官吏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滋中飽。此後必審防所產之地酌值市。有仍蹈故習科派害民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每歲羊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上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猴魚皮。有詔令京民買者。喟然曰。魚出於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於陸也。不可。工尚書吳中奏造御用器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鏤金龍鳳諸器。酌裁之。宣宗即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昔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旨中餘山產膽礬。

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樂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進中進茶及採紅花芮草之類.二年.四川歸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費國用.若果難得.其減半.上聞.太醫院奏.尚衣監於福建取胼蟲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敕六部都察院力清召買之弊.其騙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皆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買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鎮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芳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謫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鎮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燈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獞之始患.荊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糧勦夔.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變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議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節費.尚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土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十六年.世宗卽位.詔卻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鋪戶.從之.四年.以造龍牀及御用等器.太監黃錦奏往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慢.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尚書孫應奎甚力.初.麻城人吳尚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人.於雲南取龍涎.至則於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而求.病死者衆.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與物.風雷變態之狀.遂發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逮論斬.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年.上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於火.命差官市之.復別購海暫香及雜香數百斤.戶尚書高燿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時供用庫火.內官駝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實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卽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年.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鼇山燈.尚書朱衡奏不可.上命罷鼇山.而補脩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夢豸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蠟二萬五千斤.尚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趨於所用.京師非出蠟之所.三月非用蠟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卽日籤商於市.而數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今市肆迯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

悟止之.神宗卽位.詔免天下歲辦物料之半.其時礦稅紛紜.而採辦無關焉.天啓中.上好遺作.魏忠賢導上取雄精料.因而靡散者無算.崇禎中.未嘗取一物.而以軍興召買焰鉛硝黃.爲火器用.閭左多不支云.

商稅○制.有商稅.有船鈔.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差官.各有則例焉.國初洪武中.詔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潴小澗.及灌溉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搜求擾民.斬採魚蝦器皿之民.何以生.敕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易令.而峻民舟行勒徑涉水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價以貿.諸有籍官牙私牙商賈者.徙化外.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珠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鐘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雜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撥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敕戶部言.雖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朕甚恥之.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餞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挑擔蔬菜魚肉果實.非與販者.毋得稅.永樂中.如章而以巡按御史兼核其事.使毋得濫稅.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臨徐、淮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薪芻及輸官物者免科.其時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雜課所資.而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溪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價.規多稅入.此其害匪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徵之也.但敕諸商賈.但於所在抽稅.其經由地方.不得攔阻.止於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上從之.正統中.令天下湖池壅塞.無從採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鰾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新課並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而監收船鈔御史皆撤回.獨於臨清、淮安設主事董之.景泰中.湖廣金沙州、江西九江、直隸蘇松、及杭州各設部官算舟船.而鈔關之法無遺算.而天下府州縣.承沿與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種.或聚或集.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而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已令大興、宛平二縣設和遠等店.立塌房.每房僉殷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守之.以集商貨.而設巡視塌房御史.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二貫折錢四文.六年.減二文.已敕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弘治中.御史陳瑤言.宣課以掊刻爲能.有傷國體.上曰.御史言是.今後止稅貨.勿得阻遏車輛.搜檢行李.其時諸王府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尚書周經言.於事大不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已令商貨於所在收三分.崇文門收七分.而諸處未稅者.赴崇文門納稅.商賈便之.正德中.革眞定抽印木植內官.先是眞定設稅課

司。印烙山西山澤花木植。而內臣漸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御史宋賢以爲言。遂罷。其時太監馬俊分稅湖廣。貪婪恣橫。及挾敕詐取官物。御史許廷光等論劾。遂逮繫。已收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始命所折銀兩皆進內承運庫。以爲常。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乞撤龍江、瓦屑等關內官八人。斂守備官司其事。上斂管榷主事計一歲所用。量存榷納稅。貯帑支給。遂撤內官。已太監李能言。山海諸關。往來商旅。宜徵稅。部議不可。以爲設關本以詰奸。不徵稅。不宜遂開利門。上從能言。命鎮巡委官抽取。而兵侍郎鄭岳復極諫。上以爲修邊計。不從。又於鳳陽正陽門設鈔關。旋罷。是時戶郎中竹類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樞。儲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胥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關人祇閱防出入。使。而戶尚書梁材條議。以爲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數解時挪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榷鈔以船堪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榷以成尺爲度。榷鈔訖。門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寄完。倘送所在府州縣庫收貯。至千兩。季移差官類解。委官季代。都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廻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上命。次第行如奏。其後太監鄭文鎮浙江。乞於商販內量收腳價。充獻新器。且費。戶部議執不可。以爲商販利薄者欲另抽腳價。是額外徵也。恣小人漁獵之計。爲窮民苦事不行。二十五年。戶尚書王杲以國計之詘。收復山場湖陂河道等稅。以濟邊餉。上從之。於是天下大騷動。二十九年。詔復山海各關及覈定稅課。隆慶中。命各關兼收本折。以甦商困。而給事中鄭大經言各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乞選清操及有才者以往。而以府官同主其事。庶有稽察。上不從。及神宗時。各稅課司都稅司皆復。加以內使四出。百弊滋生。商民大困。於是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可懷上言。國家立稅關廠於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奈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卽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略如之。至州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生舉監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金。因貨給劄。有千百戶。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流。暮卽簪黃拖紫。原是罪譴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司房參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籌。或告密。或張網羅。或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送委官。沒其半貨。再抗。卽解稅使。沒其全貨。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羣奸猶未厭也。又設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糧。又欲抽船料。盡搶地方之所有而歸之掌握。與稅使相爲羽翼。搜掘無所不至。有司睥睨不敢救。男子幸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鞭笞。或輪奸僃辱。至於死亡。或將孕婦夾折墮胎。母子並死。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於河。乞皇上念茲情辭。將一切內使。慨然罷之。無貽禍也。疏上不下。及光宗卽位。詔盡罷之。撤內使。無人在外者。天下頌聖明焉。止留鈔關七處如祖制。曰河西務、臨淸、九江、滸墅。皆差北戶部司官。曰淮安、揚州、杭州。皆差南戶部司

官。至明末不變其法。其船鈔商稅。則有定額。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四千兩。商稅正餘銀四千兩有奇。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九百兩有奇。臨淸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二十萬餘文。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有奇。滸墅鈔五百八十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三萬文有奇。銀三萬九千九百兩有奇。九江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餘文。銀一萬五千餘兩。杭州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八十一萬餘文。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淮安鈔三百萬餘貫。錢六百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揚州鈔一百六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九百餘兩。而各省稅課。亦有定額。順天等八府及京城九門、崇文門宣課分司、並通州鹽牙稅。共鈔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三貫有奇。共錢二千四百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文。共銀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兩有奇。南直隸府州及瓜埠江東巡司、五城房號、龍江、石灰、大勝三關。共鈔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五貫有奇。錢五十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浙江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西鈔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奇。湖廣鈔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鈔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奇。河南鈔二百三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鈔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六貫有奇。銀麥稱是。山西鈔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貫有奇。廣東商稅鹽課抽盤諸鈔折銀四萬三千餘兩。廣西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四川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有奇。小麥稱是。海肥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鈔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有奇。

工料〇工部四司。皆有經費。每三歲奏請科道官各一員。同掌官稽核關註一切收支完欠。而郎中等官及吏役遇陞遷及役滿。皆稽核明白。始離任。及起送在外。則各巡按御史嚴侵盜抵換買捏批單諸弊。實儻有前弊。則提審根治之。而官有挪借積逋者。參究之。四司歲額銀共五十萬兩。營繕司一十六萬。北直隸銀一萬四千八十四兩有奇。南直隸銀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浙江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江西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湖廣銀九千三百三十八兩有奇。福建、山東、廣東皆如之。山西、陝西皆銀四千一百五十兩有奇。河南八千二百兩有奇。四川銀六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而其支用。則修理經廠。造宮殿竹籐燈籠絹車年例月例。家火苫蓋蘋苑松竹抹地扒草紙。太廟等廟及各壇石灰。虞衡司銀八萬兩。如營繕派數而徵之。其支用則兵仗局軍器火器。水和炭。酒醋麪局造辦寶鈔紙。尙寶司寶色。光祿寺器皿。都水司銀一十四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徵之。其支用則御作房龍牀等。成造書籍櫃匣筆料。龍牀頂架。內官監淨車。御馬監晾馬索。司設監一切上用帷幔褥氈席簟蓋傘。尙冠監冠頂絨染局造褡料。織工局造內使衣服鋪蓋。司苑局採蓮船。供用庫板箱。內庫羅段綾絹。尙寶司寶牌絲。光祿寺酒袋及簽包。牌楔象被之類。宮人內使棺器。屯田司銀一十二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徵之。其支用則御用監物料。御馬監木柴。銀作局炭。織染局柴炭。惜薪司柴炭。剩條內使折柴。司苑局苫蓋菜蔬物料。巾帽局造內官巾帽靴料。而南京工部則各造進。如北工部焉。

廚料〇廚光祿寺。職司大內膳羞。凡米豆歸民運。果品皆官解之。歲約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而戶

部關支又三萬兩。嘉靖中用至三十六萬。後嚴加覈剔。遂減十七萬。隆慶稍爲裁抑焉。穆宗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諭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之。驢吾不忍也。禁非傳。當改元初。斂然裁節。改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計光祿餘積銀三十萬。借戶部充邊賞。而後稍稍取爲內廷用。至萬曆中。歲傳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而費則至二十六七萬。溢於原額矣。崇禎中。一切光祿不內供。而內有辦膳。日用不過昔十三四而已。而光祿銀積欠者多。餘亦有幾矣。合用白糧粳糯米六萬七千石。細粟米五萬七千五百石。小麥三萬六千石。他糧稱是。白熟糖十萬二千斤。蜂蜜四萬七千斤。他料稱是。果如遼肉三萬四千斤。棗子十二萬五千四百斤。圓眼二萬六千四百斤。他果稱是。豬一萬八千九百口。他畜稱是。乾鹽一十一萬八千四百斤。他蔬稱是。而宴享賜予皆取足焉。

凡工部顏料。皆徵於所產之地。歲不下二百萬斤。紙劄則解於各省。計歲額一百五十萬張。太醫院藥料亦取於各直省出產地。歲額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斤箇有奇。

市舶〇按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得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初設於太倉黃渡。尋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而峻其禁。初以太倉爲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徵。以示懷柔之意。永樂初。改命內官理之。非時西洋剌泥諸國來朝。附載番貨。司事者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今遠夷慕義而來。不宜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損大體耶。正統中。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韋宣奏分其貨。上以其妄擾事權歸之。嘉靖中。有倭變。禮部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雖起於市舶。今欲罷之。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而非市舶也。祖訓詳明。雖久絕日本。而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若罷之。則利孔在下。奸豪外內交訌。而上無寧日矣。遂不罷。先是寧波市久罷。至是議復開。浙江巡撫劉畿言。寧波通海夷。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防禦。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孔甚。事遂寢。明之外夷百貨俱備。無勤兵於遠。如古宛汗血駒之取則無之焉。

魚課〇天下於陂堰津泊處各設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至明季。存者一百一十五所。而革者於州縣帶管。以供歲辦。國初天下徵課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明末課三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而折鈔者半之。

明書卷八十四

志二十一

營建志

史官論曰。昔者聖人作室而卜方中。攻洛而先相宅。非以競民力。亟土功也。蓋天隨王者所居而變之。風雨陰陽萬靈宅焉。民之聚曰都。前朝後市。四方大和會焉。且以賓諸侯。納莫壤。操遷之不時。而辟在俯人。發質之既安。而君子攸躋。故上棟下宇。易取諸大壯。大者壯也。王者廓九有爲家。集勢既大。不得不示其巍巍也。周廬合宮之異。其制。左祖右社之別。其位。皋門應門之亢。其戶。赤墀青鎖之昭。其物。路寢涼室之定其居。若梧之茅茨。其固已甚。然瑤臺瓊宮。隋之屑矣。絕漢抵營。表南山爲闕。樂斯怨矣。千門萬戶。壁帶黃金塗。侈無藝矣。乃至太液承露。離宮漸臺。迷樓甲帳。爲土木之妖者。何可紀極。蓋心雄則草菅民力。意遠則幕席天地。人主鮮不始於儉勤。而終逸欲。漢營未央。高祖始怒蕭何。而終詈其子孫無加之語。隋成仁壽。文帝始怒楊素。而終感於獨孤安樂之言。二君皆造邦之主。嘗怒如出一轍。蓋侈生於業謝。情佚於懷安。所固然也。而帝室皇居之大。亦從可考焉。明興。太祖繇基江左。定鼎於龍蟠虎踞之宅。始建南內。克崇儉約。惟事堅固。不務雕華。尤可爲後世法。太宗起自北藩。仍元故都爲京師。凡所建置。皆做留都。蓋有

文王宅豐.武王遷鎬之意焉.其制度詳編.掌於工部營繕司及內官監.而國變後.圖籍散失.莫可稽考.今特撰其大略.作營建志.

吳元年丁未.立宗廟社稷宮闕.時典營繕者以圖進.有雕琢奇麗者.上皆令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第取完固.何必過爲雕琢.昔帝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爲極陋矣.然千古稱聖者必首堯.後世競爲奢侈.極土木之盛.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好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歸樸素.何必誇示雕巧.以殫民力.已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驕蕩其心耶.後於大內建觀心亭.其時宋濂來朝.上召謂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應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神祇.朕作是亭.爲致齋之所.端居其中.身在是.心即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改建大內.上命儒臣錄口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耶.上嘗退居.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上曾破陳友諒於獅子山.命建閱江樓.先命廷臣爲記.即日文成者數人.上覽之嘆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昆邱.誠不可也.今既多順欲之詞.愧婦人矣.後樓成.自爲記.八年.作鑒影堂.上以大內成.制度不甚宏侈.召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恆念少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檢制此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服澣濯.曾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非徒治天下者當守之.爾等治家.更宜三復.時有獻言瑞州文石可甃地.上輒斥之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乎.言者大慚.十二年.議建周府.以九月興工.上曰.九月正民種麥之時.俟農隙營之.二十七年.議建岷府.上諭工部曰.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勞苦百姓.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大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樓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即馳諭之.三十年.上以諸王在外.多非時興繕.乃諭工部曰.各王宜各守定制.勿得擅自興造.勞苦民匠.若有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可移文切責之.其不以營建苦民若此.建文即位.命建省躬殿於乾清、坤寧二宮之間.以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備父丹書之旨.夏書禁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太宗即位.改作奉天殿.四年.命建北京宮殿.備巡幸.乃敕泰寧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觀瓦五年.敕宋禮、金純、古朴、師逵、劉觀等分督北京大工.十四年.上至北京.命撤西宮而新之.十五年.建北京郊廟.初營建北京.凡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後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三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五年乃成.以木瓦諸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工部營繕所丞.督工文武及夫匠賞有差.十九年.三殿災.仁宗即位.議還舊京.乃諭南工臣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工匠人等.命爾督率.凡各宮殿有滲漏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粉飾.重勞人力.宣德八年.又復詔修南京宮殿.正統元年.重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天順三年.作南內離宮.弘治中.修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四川採木之擾.時議調山東民七千爲役.戶尚書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發銀雇役營之.上曰.可.正德中.乾清宮災.詔重建.及新營凝翠、大素諸殿.工尚書李鐩奏以爲乾清宮災.蓋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應.乃土木叢興.如修建鎮國府.興新寺、豹房、凝翠、大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不聽.十六年.乾清宮成.世宗入繼大統.遠興會期.御史鄭本公疏言.皇上運亨登成.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以武宗爲戒.上嘉納之.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御史張錦奏諫停止.不報.四年.詔營仁壽宮.規模宏偉.工役重大.廷臣會奏.待世廟工完營之.上怒.切責.已而大學士費宏以災異修省.請停工役.而工尚書趙璜等亦乞停玉德等殿工.但併力世廟.上命暫寬之.五年.復詔修仁壽宮.及玉德、安喜、景福諸殿.給事中張嵩等上言民困財竭.宜暫停止.不聽.七年.建敬一亭.十年.作西苑無逸殿、豳風亭.修興邸.十三年.建九五齋諸處.十四年.建端凝等殿.又建啟祥宮.及清虛、欽安等殿.十五年.建慈慶宮、慈寧宮.十八年.建承天、陽春諸門.十九年.大營興邸.計用銀四十六萬有奇.連歲併營建雷壇、景陽宮、皇穹宇、麗離樓、諸陵寢宮、沙河離宮、六聖亭及諸王諸妃營域.工尚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役廣.爲費不貲.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有奇.夫歲入無幾.而尚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藏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者衆耳.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況開納久而應者稀.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掬蹄涔而沃鑪拆也.況承天近請又百七十餘萬.各處修建日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乞暫停止.上曰.悉心區畫.自可支應.殊過慮也.而給事中朱憲章等亦上言.慈慶經始於十六年.爲工六百餘萬.一號等三殿.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皇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而物料運價之費不與焉.尚未就緒.而仁壽、西苑之工復興.恐愈煩難.上怒曰.祖宗建官.官爲耳目.各工何無一言.而仁壽所費幾何.輒擯擬.二十年.宗廟災.而翊國公郭勛言.自廟災以來.建議重建.而所司未即會計.恐不可緩.上曰.尊言是.命會官議.於是禮尚書嚴嵩等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臣等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人情.方今天戒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窮當矜.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雖不可緩.而勢亦不容亟也.興舉大役.財力爲先.天子以天下爲家.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財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而拓之.興工尚遠.徐可密圖.故規制非所慮也.今獨材木爲難.巨產楚蜀.窮崖絕壑.水陸轉運.難計歲月.此當預爲之所.須推舉才力大臣.專督其事.待其報完.然後舉事.而物料則工部爲之區畫營辦之.庶用力於休養之餘.廢材於完積之後.一舉而輪奐新矣.上於是命工侍郎潘鑑等往採木.二十一年.命作祐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殿.工員外郎劉魁切諫之.上怒.下魁詔獄.三十六年.奉天等殿復災.命重建之.給事中劉體等請宜令諸王及文武群臣各捐助以成大工.從之.於是以進多者爲忠.每手敕獎諭.計四十一萬四千兩有奇

四十年。營萬壽宮。明年成。中有壽源、太玄、仙鶴、萬春壽殿。極其宏麗。上大悅。陞匠師徐杲爲工部尚書。及侍郎通政等官。餘賚有差。經改奉天等殿名爲皇極等殿。四十三年三月。營玄熙、延熙等殿。四月。營寶月殿。八月。建洪壇、太素等殿。四十四年。作玉芝宮。四十五年二月。建極懿殿、大道殿。九月。建紫極殿。七月。作犧禖殿。九月。新宮成。復豎作乾光、洪慶諸殿。是年。更建紫宸宮。十月。詔新承天飛龍宮。旣而上崩。穆宗即位元年四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於南內建翔鳳殿。給事中馮成能等上書。紫極諸宮乃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遵遺詔悉停止之。盡拆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城之存者。旣所當毀。而南城之久廢者。顧當復興耶。蓋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爲非宜。上納其言。遂罷之。仍命毀諸宮殿材。收貯備用。未幾。作隆道堂。命建瑞祥閣於長信門南。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部尚書朱衡復奏言。地宜靜不宜動。今隆道之工甫竣。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有勞聖慮。上悟。乃止。神宗初年。大內災。命修復之。後三殿災。時務辭擬。終未重建。至天啟六年。三殿工成。而大璫魏忠賢敘封東安伯。一時督工者皆進階陞廕。重修弘政、宣治二門。及懷宗數崇儉約。算與之費不貲。帑藏空虛。則全無營建之事矣。

宮殿及禁城內規制

皇城正中曰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內東一門內則太廟。而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所謂左宗廟而

右社稷也。再內曰端門。旁曰六科。曰尚寶司、中書科。東曰闕左門。再東曰松林。凡會推大臣於此。西曰闕右門。其中巍然南向曰午門。俗謂之五鳳樓。上懸鐘鼓。供安旗纛。曰左掖門。曰右掖門。門之內。居中曰皇極門。（即奉天門。）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而考選、通政、參議及鴻臚於弘政門焉。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皇極門內。居中曰皇極殿。（即奉天殿。）有金甎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南北連屬穿堂。上有圓頂而方制曰中極殿。（即華蓋殿。）殿之南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再入。中曰建極殿。（即謹身殿。嘉文曰正心殿。）殿中向後石欄三匝。與乾清相對。曰雲臺門。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諸臣皆於此。又東曰景運門。西曰隆宗門。隆宗門西南向曰仁德門。〇乾清門外甚邃。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殿東西有斜廊。廊之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弘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再北則穿堂。居中曰交泰殿。再北曰坤寧宮。則皇后所居者。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再北。右曰端則門。左曰基化門。於此接瓊苑左右。門前則乾清宮。列宗各居暖閣多易處。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凝殿。凡御用袍服冠佩貯於此。右向東曰懋勤殿。此宮中中一路之制也。〇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月精門往北南向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

再東則蒼震門矣。〇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乾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〇廣和左門之左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爲皇太子幼時所居。亦曰興龍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房。計五所。而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此東一路之制也。〇過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向南曰養心殿。向北則司禮監直房。宮中齋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前向北曰無梁殿。爲世宗煉藥處。〇月華門之西南弘敞巨麗者。曰隆道閣。左曰仁蔭門。右曰義平門。閣之下曰仁德堂。前曰仁德門。之東曰忠義堂。大約內臣聚此。閣之西南過義平門曰慈寧宮。凡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居之。間有太妃居之。則非制矣。〇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後更名永壽宮。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啟祥宮。原名未央宮。世宗以曾生於此。遂名。於宮門內建石坊一。曰聖本肇初。曰玄德永衍。再西則嘉德右門也。其南樹蓊蘙於雲際。南向曰隆德殿。供道家神像。再西北曰英華殿。供西番諸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此地幽靜如山林焉。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再西曰咸安宮。〇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曰翊坤宮。而西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又曰長春宮。〇廣和右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凡諸王幼時居於此。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西房。計五所。此西一路之

制也。東西後柴炭園。〇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有欽安殿。供玄帝像。世宗時。南宮火。見玄帝立於此救護。而留足迹二。終不滅。殿之西曰樂志齋。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東南曰瓊苑左門。西南曰瓊苑右門。即東一西一長街北首。〇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玄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十一所。東則更鼓房。乾清宮門圍牆之左右廊朝南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則宮廟也。〇自嘉德右門之西曰長庚門。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餘門。再前曰短連。可三門。總曰廊下家。〇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過慈寧宮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再南曰外膳房。再南曰南司房。再南則對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謂白虎殿。大行帝后梓宮靈位。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西曰尚膳監。〇武英殿之西南曰御用監。再東曰南薰殿。凡徽號冊封諸大臣。俱中書篆寫金寶冊於此。再東曰歸極門。南曰逍遙城。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存一切精微及章疏於中。〇過皇極門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章奏於此。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擬清禁處也。出會極門之下曰佑國殿。供玄帝像。而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北則徽音門。再東曰香庫。又稍北。有庫房甚多。曰古今通集庫。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於此。再東曰內東華門。再北曰馬神廟。〇會極門東南向者。曰文華殿。殿內設屏。書輿地圖。左屏列文官職名。右屏列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殿側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過一門西北曰省愆居。凡遇天變災皆修省於此。而藩府之使官則宴於此。〇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後曰刻漏房。銅壺刻漏在此。凡交時則易時牌於乾清門。殿之東北向者聖濟殿。藥餌皆和於此。西則入徽音門裏曰

鱗趾門.其內曰慈慶宮.稍而列峙者.曰撝謙宮、昭儉宮、迎禧宮、奉宸宮.○鱗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內則櫟園.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轉西向者.曰元輝殿.凡選中宮后妃嬪及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俟吉禮.再北曰御馬監.再北曰御用庫.再北南向者.曰寶善門.寶善門內迤東曰大慈慶宮.北曰奉先殿.相近者曰觀德殿.（即改名崇先殿.）而奉慈殿則孝宗奉紀皇后者.街東曰隆禧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蓋鬱殿及仁壽宮之外羅也.再內曰噦鸞宮、喈鳳宮.若先朝名封妃嬪.則養老於此.再過一巷曰狗兒灣.居中曰迎華門.又爲拱進門.其南則都知監.通隆宗門.北則協恭堂.○皇城外層則有六門.正中之大明門.與內城之正陽門、外郭之永定門相貫.自端外北過公生門而向東者.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北而西向北者.曰北安門.（即厚載門.）轉西而南向西者.曰西安門.再南向西者.曰長安右門.長安門設登聞鼓.以科道官主之.懸闕設紅舖七十二處.以謹守禦.○內曰紫禁城.城八門.向南之第一重曰承天之門.前有金水橋.每霜降後.吏部等衙門朝審於此.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翼.東而西向曰左掖門.調折而入.西曰右掖門.亦如左.轉而向東曰東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玄武門.城周紅舖三十六處.而以勳臣直宿提督之.而護城河邊焉.○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鍼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所謂天子之武庫也.再東稍南曰大內供用庫.曰番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曰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南曰御馬監.而東西一街.南北分一連二連至十二連.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膳房.再南曰宣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尚膳監.撥子.者夫科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織圓亭.曰內承運庫.此總名之爲東河邊也.○過上北門東中門街北曰彈子房.曰尋齋讀書房.曰光祿寺.街北曰寬房.再東則東安裏門.過橋內則東安門矣.○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其制與乾清宮等.東西長街二.西長街有宜春宮.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櫬於此.東長街有洪慶殿.又東則內藏.自東上南門之南街東曰永泰門.其東有盝盞.上有亭.直東南曰崇質殿.英宗北還居於此.自永泰門再南曰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製及寶錄典籍.所謂石室金匱也.左右二門曰麟（音鈕.）趾左門.曰麟趾右門.再東曰追先閣、欽天閣.勒世宗欽天頌於碑.再南曰御前作.皇史宬之西曰觀心殿.爲天子習射處.稍南有門曰蒼龍門.再南曰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內有大殿曰龍德殿.左一殿曰崇仁.右一殿曰廣智.大殿後有橋曰飛虹橋.橋石似玉.極天斲神鑄之巧.來自西域.非中國工手也.橋南有坊曰飛虹.坊北曰戴鰲.橋東有亭曰天光.西曰雲影.橋北疊石爲山.山下有洞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之.有殿曰乾運.殿後二亭.一曰凌虛.一曰御風.又後爲永明殿.殿後曰圓殿.引水遶之.曰環碧殿.又再北曰玉芝宮.○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有閘曰湧福.迤東沿河再北.灑水作瀑曰呂梁.曰東安橋.再北曰泝勳

亭.又北曰回龍觀.有殿曰崇德殿.是河也.從北安門外經文昌宮東.遶步糧橋.穿東安門.至長安左門外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往東曰安樂堂.再北曰內官監.過北中門西曰萬法.又曰高玄殿.北則內冰窖場矣.○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曰北果園.東曰永壽殿.又東曰觀德殿.亦射箭處.殿之南曰萬歲山.（俗呼煤山.）崇禎中.順天府尹劉宗周以爲其煤.誤矣.蓋營建時之屑爲之也.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可望乾明門.再南過北上門.達玄武門矣.○北上西門之西曰大高玄殿.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坊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祐天民.左有閣曰吠明閣.右曰絅蘊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有世宗玄修金像.稍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又名曰乾明門.門內迤南曰兵仗局.曰袍房.曰審豐庫.曰尚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曰西下馬門.○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曰御用監.又南曰銀作局.再南曰鑾駕.亦藏鹵簿儀仗諸物亦如外寶焉.曰寶鈔司.而西中門之西曰尚寶監.曰鷹司房.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樂成殿.曰水碓.水磨室.河之西高阜上曰昭和殿.又北曰紫光閣.曰暘德門.曰萬壽宮.是宮甚壯麗.曰登豐門.曰柏梁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曰兔兒山.上建廣揚殿.曰無逸殿.豳風亭.金海石橋之南.河之西岸南向曰玉熙宮.曰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騰禧殿.河之上游倒影入水者.曰乾佑閣.後延曰嘉樂殿.出延祥門.其西則內教場.稍南臨河曰象（音引.）祥橋.其東曰洪慶殿.曰北閘.自閘迤南曰船屋.再南曰玄賞殿.再南曰砂山門.又南曰崇智殿.曰瓶芳亭.有巍然高聳者曰承光殿.北望山峰嶙峋.俯瞰池波蕩漾曰太液池.而萬歲山中有殿曰倚山.四圍皆怪石嶔嶇巉巖.鮮封叢絡.佳木異草.樛葛翳薈.前披轉石磴而上.巖洞非一.山巔曰仁智殿.曰介福殿.曰延和殿.山巔有殿甚宏.倏寒氣逼人.曰廣寒殿.旁有方壺亭.有瀛洲亭.有玉虹亭.有金露亭.過東曰凝和殿.曰擁翠亭.曰飛香亭.有茅殿曰太素殿.入歲寒門曰歲寒亭.左去曰遠趣軒.曰會於亭.循太液而南曰映輝亭.曰迎翠殿.曰澄波亭.又西南有山巖洞幼杳.迸泉而下.曰水龍遊殿.前曰流觴亭.曰臨水殿.南則昭和門矣.西有橋曰金鰲.曰玉蝀.北則廣寒殿前矣.橋東南曰五雷殿.曰蕉園.（一名椒園.）凡修實錄.焚草於此.再南則西苑門.○自玉熙宮之西曰櫺星門.北曰羊房、牲房.曰虎城、豹房.曰內安樂堂.爲宮人養病之所.迤西曰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場.又西曰浣帛廠.曰果園廠.曰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曰鴿子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爲臟罰庫.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暘德門.又西曰迎和門.○玉河水自北安門外樂王廟西橋入皇城.由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脉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會歸於皇城之巽方而出.○護城河者.自北閘分流.經內官監白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由石橋下至紫禁城牆下.斷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廠則自太社太稷壇西至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閘下.○紫禁城內之河.則自玄武門之西.由地道入至廊下家.從懷公門而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穿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

華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有金水五橋．從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之徽音門蜿蜒而南過東華門．逕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牆下雜方出．歸入護城河．非故爲曲折．蓋以防意外變．如兩宮災．陵災．一號殿災．天啓中六科廊災．武英殿西漆作災．皆賴此水．而一切大工．不煩他汲焉．

壇廟

圜丘壇○吳元年．建圜丘於京城之南．洪武十一年．卽其址建大祀殿．合祀天地．是爲天地壇．嘉靖九年．復初制．仍爲圜丘．在正陽門南左．圜丘三成．壇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甎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爲之．內壝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欞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壝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欞星門如前．高用周尺．餘今尺．下同．又外圍方牆．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各壇俱有齋殿．神庫．樂庫．諸司事房廡．

方澤壇○吳元年．建方丘於鍾山之北．洪武十一年．改建天地壇．遂廢．嘉靖九年．復初制．爲方澤．在安定門外．方澤二成．壇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甎用六八陰數．皆黃琉璃．靑白石砌．四出陛．各八級．圍水渠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壝方牆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欞星門六．正北三．東西南各一．外壝方牆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欞星門如前．又外圍方牆二重．內重門如前數．外惟西向三門．又西有石坊．曰泰折街．

朝日壇○嘉靖九年．建於朝陽門外．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壇面甎青色琉璃．四出陛．九級．圍壝牆七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欞星門六．正西三．東南北各一．外圍牆前方後圓．西北各三門．牆之西北．有石坊．曰禮神街．

夕月壇○嘉靖九年．建．在阜成門外．壇方廣四丈．高四尺六寸．壇面甎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級．方壝牆二十四丈．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欞星門六．正東三．南北西各一．外用方牆．東北各三門．牆之東北有石坊．亦曰禮神街．

雩壇○嘉靖中．建壇在泰元門外．圓廣五丈．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級．內壝圓牆徑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欞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圍方牆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共爲一區．在南郊之西．外圍牆東西面闊八十一丈五尺．南北五十六丈九尺．高九尺．厚三尺．

神祇壇○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永樂中．北京山川壇成．嘉靖十一年．卽其地爲天神地祇壇．神壇方廣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各九級．壝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欞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內設雲形靑白石龕四．於壇北．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祇壇面闊十丈．進深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級．壝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欞星門亦如神壇．內設靑白石龕山形三．水形二．於壇北．先擬設於壇南北向．後改．各高八尺二寸．左從位山水形各一．於壇東．右從位山水形各一

於壇西．各高七尺六寸．

先農壇○洪武二年．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永樂中．建如南京．壇在神祇壇後．石包甎砌．方廣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陛．壇東爲觀耕臺．用木．方五丈．高五尺．南東西三出陛．

帝社稷壇○嘉靖十年．建於西苑．壇前開耤田．樹五穀．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五尺．甃以細甎．實以淨土．繚以土垣．北爲櫺星門．高六尺八寸．廣五尺八寸．神位以木爲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壇之南設石龕以藏神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爲祭器庫．北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

太社稷壇○吳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之西南．北向．異壇同壝．洪武十年．改建同壇同壝．永樂中．建壇如南京．在午門右．同壇同壝．壇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壝垣四面靈星門．垣之方亦各如其方．

先蠶壇○初建於安定門外．而於西苑作蠶室．後以出入不便．改建於西苑．壇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廣六尺四寸．甃以甎石．又爲瘞坎於壇右方．深取足容物．東爲採桑臺．方一丈四寸．高二尺四寸．三出陛．鋪甃如壇制．左右樹以桑．而具服殿．神庫．神廚．牲亭咸備焉．

太廟○明初．於闕左建太廟．永樂中．建於午門左．與太社稷壇配．太廟正殿九間．左右兩廡各十五楹．廟門五間．左右門二座．寢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祧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皆有神庫．神廚．嘉靖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太廟專奉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而右爲三穆．

世廟○嘉靖五年．建世廟於太廟之東北．以祀興獻王．至十五年．改建廟於太廟都宮之東南．曰獻皇帝廟．遂改世廟殿曰景神殿．寢曰永孝殿．四十四年．柱產芝．乃更名玉芝宮．五間．曰芝祥門．前殿七間．題曰玉芝宮．又曰寶慶殿．左右兩廡．後寢曰大德殿．左右兩廡．

歷代帝王廟○明初．建於南京．嘉靖中．始建於京師阜成門內街北．前爲廟門．中爲景德門．內爲景德崇聖之殿．殿九間．重簷五出陛．東西兩廡．殿之右爲庫門．中有神庫．神廚．牲亭．

文廟○建於西直門之北國子監中．曰文廟．正殿七間．初稱大成殿．後改題曰先師廟．殿之東西爲祭器庫十一間．西爲樂器庫十一間．東西廡各十九間．兩廡之南．折而北向．爲東西序．各十一間．門各一．兩序之中爲大成門．後曰廟門．門五間．中門三．東西各列戟十二．

武廟○建於武學．如文廟之制．而稍殺之．門不列戟．

羣神廟○北極佑聖宮．（祀眞武）東嶽泰山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弘濟神廟．（祀玉河之神）

靈濟宮．（永樂中建．祀南唐徐知證知諤．）元世祖廟○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宋文丞相祠○姚廣孝廟○皆建於京師．嘉

在祀典者。

城垣

京城○永樂中因元城築。周圍四十里。爲九門。南中曰麗正。曰文明。曰順成。東曰齊化。曰東直。西曰平則。曰西直。北曰安定。曰德勝。正統初更麗正曰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成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餘仍舊。城南面長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一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垜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上收五丈。嘉靖二十二年。築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爲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百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垜四尺。基厚二丈。上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門甕城。崇禎中。幫築外城。增高五尺。厚一丈。垜一尺五寸。

陵寢

祖陵在泗州。皇陵在鳳陽。孝陵在南京。顯陵在承天。而天壽山皇陵在京城北。各陵有寶城。惟長陵最大。徑一百一丈八尺。而餘相地之宜。深廣不一。有明樓。有祾恩殿。重簷九間。左右配殿各十五間。皆有神庫神廚牲亭碑亭神道石橋。及翁仲異獸。前紅門。又有時祕殿。爲車駕更衣之所。有感思殿。爲駐蹕之所。而承天於嘉靖中建元祐寶殿。後曰降祥殿。後曰三洞閣。左宜法殿。右衍真殿。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祉門。又建慶源殿。皆謁顯陵。

南京宮殿

太祖定都金陵。造皇城於都城內之東。鍾山之正陽。南曰洪武門。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闕門、右闕門。洪武之東爲長安左門。西爲長安右門。東近北爲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爲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爲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亦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爲左掖門。右爲右掖門。東爲東安門。西爲西安門。北爲北安門。午門內大殿。爲奉天殿。左門曰東角。右門曰西角門。東西隔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有左順門。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爲右順門。奉天門之內爲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爲中左門。殿之右爲中右門。奉天殿後爲華蓋殿。又後爲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殿後爲乾清宮。又後爲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曰春和。

南京壇廟

其制一如北京。而載在祀典。歲時行祭於廟者。則有功臣廟、北極眞武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寶誌公廟、廣惠廟、（祀張渤。）關公廟、漢秣陵尉蔣公廟、晉成陽卞公廟、宋武惠曹王廟、南唐劉王廟、元忠肅福壽廟。

承天宮殿

嘉靖初。改郢邸曰龍潛舊邸。左曰雲作。右曰物睹。中曰時乘御天。左門曰奮行。右門曰雨施。東曰從龍。西曰陽春。又南門曰貫明。內曰正殿。後曰龍飛殿。又後曰齊運殿。曰卿雲宮。曰鳳翔宮。左門曰[illegible]。右門曰麟趾。北門曰洪載。又建統一殿。左門曰日升。右門曰月恆。又建隆慶殿。又建龍[illegible]殿。

南京城垣

明初定都南京。城周圍九十六里。門十三。曰正陽、通濟、聚寶、三山、石城、清涼、定淮、儀鳳、鍾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陽。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八十里。門十六。曰麒麟、仙鶴、姚坊、高橋、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中都城垣

洪武初。營建於舊城西二十里。周圍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西曰塗。而宮殿之制。略如南京云。

苑囿

京師南海子。周週一百二十里。設紅門四。內禁樵採。畜禽獸。爲天子遊獵講武之所。取不事遠獵妨民之意。中有行殿行宮。及晾鷹臺。及苑戶。　御馬苑在京城外。各有界限。立石標識。牧養御馬凡二十二處。上林苑蕃育署畜養鵝鴨食禽地千五百二十頃有奇。嘉蔬署栽種蔬菜地一百一十八頃九十九畝有奇。良牧署牧養牲口膳品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一十三畝有奇。林衡署栽種果樹花木地一百三十八頃一十五畝。而太常之牲。尚膳之珍。光祿之供具。皆取足焉。　南京則有漆園、桐園、棕園。俱在鍾山之陽。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紅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甚重。乃立三園。種各十萬株。以備後世之需。而不斂於民云。

親王府制

洪武四年。定王城高二丈九尺。下闊六丈。上闊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臺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王門前後殿四門城樓各一座。立社稷山川壇於王宮內之西南。宗廟於王城內之東南。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周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宮殿廊廡庫廚等。共七百九十六間。牆門七十八處。周圍甎徑牆通長一千八十九丈。裏外蜈蚣木築土牆。共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而郡王府止房四十六間。以下第給價有差。

王府墳塋

凡親王墳塋。享堂七間。中門三間。外門三間。內有廂房神廚神庫牲房焚帛亭祭器庫碑亭。周牆二百九十丈。外爲奉祀祠。計地廣五十畝。郡王而下遞有差。

京師公廨

文職則內閣在紫禁城內．六科、尙寶司、中書科在皇城內．而宗人府在長安左門南．吏部在宗人府南．戶部在吏部南．禮部在戶部南．兵部在宗人府後．刑部在西貫城坊．工部在兵部南．都察院在刑部南．翰林院在長安左門．皇城特爲之避壁一弓．國子監在安定門內．太常寺在後府南．通政司在太常寺南．大理寺在都察院南．詹事府在玉河東岸．光祿寺在東安門內．太僕寺在萬寶坊．鴻臚寺在工部南．欽天監在鴻臚寺南．太醫院在欽天監南．行人司在長安右門外．上林苑監在文德坊．而五城兵馬司則各因其地設．南京初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五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向．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於翰林院前．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六科、中書科、尙寶司如北京之制．而武職公廨中軍都督府在長安右門南．而左府、中府、右府、前府依次而南．錦衣衛又次之．餘衞散建於各坊也．

明書卷八十五

志二十二

禨祥志

史官論曰．昔者孔子作春秋．紀災異．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因數其禍福．傳於洪範．其說五行之變．與人事參槩若妃耦．詳哉其言之也．夫天人之際．似遠而近．惠迪吉凶．以戒昏淫．此聖人所弗言．天妖之符．或顯或否．推形索影．以意矯誣．此則聖人所不道也．野鳥入廟．般宗正事而興．神寶見形．秦王祀時而亡．虢夢士田．而兆失國．周得兵函．而識牧野．禍福之效．勝克有定．況乎在天五行．在人五事．五行一氣也．五事一精也．土傷者必沴金木水火．思傷者必沴貌言視聽．且夫金亦沴木．木亦沴火．術氣相通也．視蔽者必聽其耳．趾高者必惑其言．精魄相召也．洪範所云時若恆若者．存其大指．類陰陽而已．必以某事隸某徵．若執券以討其合．嘗之失．謬殆謂是歟．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君子之修德義．非以彌災而待祥也．然修其實者．致其虛者．修其可必者．俟其不可必者．雖使裨竈登臺而窺氛．子野吹籥而占氣．揆之以理．其荒實多．何況京房、谷永之徒．穿穴附會．豈賢於禹之陳惠迪．尹之論休祥也．今略紀明興以來禨祥之見於五行者．不著占驗．比於春秋之義．而天文之異．則見之司天志．茲不復敘．作

禨祥志．

洪武元年春．京師火． 秋．四方奏水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宜諭朕修省以消天譴．傅瓛對曰．陛下修德省愆．變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上曰．君臣一體．苟皆謹惕．天意乃回． 二年．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有蜚謠曰．李實如瓜．民皆無家．淮安等處獻瑞麥． 三年．陝西寶雞獻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多． 五年春．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 六月．句容產並蒂瓜二以獻． 七月．嫩康地震．震死男女十六人．及畜． 八月．河南獻白兔．命放之野． 六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西墜．化爲白氣．復曲折而上．聲如雷． 五月．洛陽進瑞麥． 八年．京師大旱．是年．庫錢飛．時南畿民家屋上有錢．墜瓦上．各以竹穿其孔．驗之．庫錢也． 時一老儒夜坐．見田間火起．曰．此有寶．識之．旦之田中．見銀一塊．重數百斤．文曰廣積．大不可舉．因呼十八人同掘取．分爭不平．聞之官．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天畀是儒也．與之．餘命輸工部． 九年．京師水溢．百官乘船以朝． 十年十月．虎白日入阜西門．傷二軍． 彰德府穀麥皆雙穗． 十一年元旦．早朝．殿上金鐘方數扣．忽斷爲二．及朝．有鵰鶚自天而隕．死於丹墀． 八月．蘇、松、揚、台等處海溢． 十二年．胡惟庸宅井中忽生石筍．漸長出水．擬毀．使人取之．筍撈復出三枝．明年．惟庸誅． 十三年．河南府奏大嶽山鳴呼萬歲者三．上斥之． 十四年．金陵久不雨． 二十三年七月．江南北海溢．揚州溺死竈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 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有婦人司牡丹爲夫賊死．越三年．同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爲司氏．召其家驗之．良是．云．死後爲韓姬廟侍婢．令借還魂耳．時懿文太子自陝還．上聞．召詢賜鈔遣還． 梧州山每出火． 二十六年．京師大旱． 二十八年．河南確山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乃可．若一邑偶然．何足賀．

建文元年．京師地震． 二年八月．承天門災．未幾．乙字庫災． 上賜李景隆璽書斧鉞．忽大風雷．舟破沈江． 三年二月．燕王兵至．叢荊袍上忽生白花如雪．凝爲龍文．鱗鬣皆具．美如刻繪． 守衛者見男子提人頭．血色模糊．入宮．偏索之．無所得． 夜宴張燈．忽不見人． 狐貍滿宮．大放廐犬逐之．不去．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北京地震． 二年七月．山東郡縣奏野蠶成繭． 九月．周王橚以騶虞來獻．王獵於鈞州．獲一獸．白首黑章．麗首虎軀．獻之闕下．柔伏自然． 十二月．禹門渡黃河清．亘數百里． 三年．關、陝各郡縣獻瑞麥及嘉禾．一莖數穗者甚多． 四年．南陽獻瑞麥． 時尙書宋禮督取材於蜀．忽馬湖府山有大木自行於坦途．聲吼若雷．巨石爲開．度越巖阻．廣寸不損．事聞．上封其山爲神木山． 六年．福建柏生花．蘇州、揚州各榆生花． 七年．交趾國進白象． 七月．密雲及繁峙皆進嘉禾． 十月．北京進白鵲． 八月．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 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騶虞． 十一月．山東奏野繭． 十二年九月．榜葛剌國進麒麟．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 十四年九月．京師地震． 十六年七月．甯夏進嘉禾二實同蒂． 九月．京師地震． 綿州獻玄兔． 十八年．諸城有牝馬牧海濱．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乃產駒．鱗臆肉鬉．龍文．其色青蒼．以獻． 十九年．三殿災． 二十一年．胡濙自太和山進瑞芝．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 七月．南京地震． 八月．魯王肇煇進瑞粟．

宣德元年北京地震。三年南京地震。四年南京地震。二月襄城伯李隆於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表質黑文馴擾不驚。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四月寧夏復進玄兔。七月廣東進白烏二。五年山西進龍馬。六年山西忻州產龍馬鹿耳牛尾玉面龜蹄鱗文被體以進。七年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二十莖或十九莖至十餘穗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六岐五岐或一節一岐者甚衆。八年山東旱大饑。閏八月海外諸番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各一。（福祿狀如驢其文白黑相錯勻受可愛）九月甘肅獻龍馬。耳額頰鬣皆青龍而全體疊白尾房疊如波文。十年四川龍州獻瑞麥。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大旱蝗。冬旱無雪。三年五月江北大水。崇文門外井中生青綠氣高三丈將二十餘日。四年六月京師大水。七年陝西獻嘉禾。八年畿內旱蝗。八月南京殿宇災。十一月殿上生荊棘高二丈。浙江紹興府山移於平地陝西二處山崩壓民家數十戶鼎山斗三日移數里。九年浙西大水。是年二至各六十一刻。浙江地生白毛。十四年三殿災。京師小兒謠曰雨帝兩帝城隍兩帝回有土木之變景皇帝以弟即位。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水中吼吼有聲視之乃二大鐘相擊而鳴官祀之以牲其一柱上鐫承安四年鑄之聲聞百里乃懸之文殊寺。

景泰二年山川壇井水化爲酒。五年黃沙四塞。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火。四年京師大水壞民廬傷人。五年江南北大水米貴甚人民多餓死。七月河水溢入開封官民廬舍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官眷及官民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衆。七年貢院火。二月晦夜空中無形有聲。

成化元年二月襄陽地震有聲屋宇搖動。四月鈞州地震有聲二十三日方止。完縣玉山店見二豬戲滹中頃之入石下少年持梃擊之輒大雷雨。五月皇城以西天墮泥丸如核桃破之有穢黃氣。八月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河南山西等處各奏水患者一百四十餘處。二年七月順天保定開封衛州四府大水。三年四月遼東宣府四川各地震。七月河南蝗復蝻傷稼。九月河間蝗。四年京師大旱。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官吏禱祭獲龍卵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持之甚重氣暖而潤。六年正月河南湖廣地震。二年京師有土炎色柘黃濺入手面如漆既而紅如血室中不辨人已如是者累日。四月大雨水。八月廣東地震。七年京師復土霾。六月合淮處黃河清一月。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軸皆自至麥地相鬪以木隔之皆損折鬪不解及曉人遠徙之其夜復鬪乍前乍卻觸之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八年四月運河水涸。七月湖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里半許。浙江江海湧溢方數千里漂沒屋舍人畜無算。山東河南湖廣蝗荒。九年三月松江天大霧忽空中墮一草船於人家樓上。山東晝晦如夜。六月河間蝗。真定以南及黃河大水。七月東直門火。十二年南京地震有聲。四月太原地震有聲。七月京師黑眚見。有黑氣一片入人戶觸害處至則昏迷傷人肌膚如爪痕成瘡痕黃水出臍乃覺傷人皆張燈擊金鼓防

之。又一物如犬而黑小金睛修尾觸傷人兼旬乃滅。一日上御奉天門朝臣侍衛忽驚擾喧亂少頃乃定按之莫得其故。十月京師地震。十三年二月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丈餘。浙江山中先有火燒山及左右草木皆被焚成一徑既入水成墟形但不見足游浮江中而去。十四得三月江北大水。八月旱朝東班官若聞有兵甲聲因辟易不成列衛士露刃以備不虞久之乃定。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五月常州府地震生白毛。九月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十六年四月雲南臨江府白石寨山裂四百餘丈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廬。六月長樂縣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十七年二月南京江北山東河南等處同時地震有聲。四月南京地震生白毛猛虎入市傷人。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臍右痛凡三日而坼剖忽腹脅右開裂生一男。十八年寧河王府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王侯諸酒食時舉火燒焚宮及十二月十八日果焚府第無遺器物皆盡妖亦滅。二十年京師地震。徐州一婦孕脇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叠消兒從此出母子皆無恙。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饑。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而墜復曲折上騰化爲白氣。三月泰安州屢地震泰山搖動。二十二年淮北山東大饑。九月武功縣王通夫婦殺人而食甚衆。二十三年京師大旱。弘治元年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景甯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其狀如馬如羊色白以數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二年二月慶陽雨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三四斤擊死人畜以萬數屋宇皆毀。六月京師及通州大水官舍民居多傾圮人畜溺死。六年癸丑五月忽大風束鹿地陷約深二三丈廣如之時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斃其首。六月薊州民家一產五人三男皆無首肢體蠕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未幾死。十二月南京雷電交作次日雪。七年二月命太監李興濬張秋河初祭天色陰晦帛不能燃其似焚不焚之處成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六月蘇州衛印紐熱如火不可握一時官吏皆試之。八年二月吳城西鰕蟆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去舊址數畝。五月南贛大疫東西諸省大疫。七月西北諸處大旱疫父子相食。九月孝陵災。十月陝西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同日地震。是年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凋。九年長甯縣民家楠樹開蓮花李樹生豆莢。六月山陰蕭山同日山崩水湧漂沒廬舍。冬煙爆。十年山西陝西地震。六月京師久旱。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未幾多火災延燒民舍十七八。十月乾清坤甯宮災。十三年西北旱蝗蝻蝗四川湖廣饑。六月獲玉璽於陝西鄠縣其文曰常命於天既授永昌。十四年二月保定獻白鵲。四月陝西地震有聲韓城縣甚傾廬五千餘間壓死男婦百七十人縣東偏地決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四五丈湧如河。七月南城縣空中有火闊面復合下墜光長十餘丈燬廬三千餘間縣殼並燒男婦有死者。十五年雲南晝晦五日。十六年京師大旱。崇明縣民家雞伏卵所出者猿首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而無聲。十七年南昌火焚民舍百五十餘家新淦同時火焚居民一千餘家。

正德元年正月。京師地震。三月。復震。二年。黃河清。五年六月。京師旱饑。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主簿在鎮江一產五女。七年。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京師赤黑眚見。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三月。餘干縣夜有火如箭。墜旗竿上。燄熾光照四野。人撼之。飛上竿首。以銳衝之。四散諸處。皆有光如星而滅。五月。廣西營中槍生火光。七月。杭州吳敬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百計捕之始死。

八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鼓夜自鳴。火起桑樹上。皮盡燔而枝葉無恙。廟宇毀而神像如故。冬。河湖凍無冰。江淮至洞庭寒甚。冰尺餘。九年。乾清宮災。十年八月。江西省城藩司火。延燒萬家。十一年。大旱。十二年。夜火陷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酆都縣一村有蛇爲梟。人伺擊之。鏗然有聲。入穴。掘之得錢數十萬。十三年五月。留常熟縣忽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吐火燄。鱗甲頭角皆現。雷雹猛雨。席捲居民三百餘家。船十餘艘。死者甚衆。半日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六月。江西大水。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民家黃牛生犢。額豎齒巖。身被鱗甲。須臾死。十二月。四川李華妻生一子。兩頭四手足。十四年春。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壞柱七轉折。十五年。江西大水。十六年五月。日精門災。六月。自江以北至邊皆大旱。福建福州府亢旱癘疫。府縣官死者四十餘員。軍民無算。七月。遼陽踢站堡大雨。水衝城。傾三十餘丈。壞道路三十餘里。民有被壓而死者。冬。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冰。高四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人可入其中。黃州師巫甯均在飛桑犀見一鼠盤旋遊上。忽入地穴。掘其下。得銅印。上篆扶鬱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風雷。後柄損不驗。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火起燒死。

嘉靖元年正月。清甯宮後室火。七月。南京江水溢。傾陷民房數十百家。城垣宮闕多頹圮。雲南曲靖衛軍胡晟妻產一男。兩頭四手三足。二年。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同時地震。八月。河南大水。南京內府火。延燒國學房百餘間。南直各府大饑。人相食。劉氏食其四歲子。姚臣堂嫡母曹洪殺兄而食。王朋殺父。臭彌千里。三年。南京陰地震有聲。是年。地震者三十六。地裂山崩者二。四年三月。仁壽宮災。玉德、安壽、景福諸殿同燼。房山地震。五年。福建大水。平疇窮爲巨浸。海澄縣山鳴。旗鼓自飛。

江南一婦人生子六目。面有角。手足各一。獨爪。鬼聲。邵陽產牛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諸物各二。南陽產牛一首兩身。貴州山崩。江西虎入城。具人手足。倏忽不可防制。雞生二雛。前後四足。是年。遼東、山東、陝西、浙江、湖廣地震二十餘次。五年。淮北、山東大水。江左大旱。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七年四月。復清五十餘里。五月。江以北抵邊大旱。八年。四川樂至縣獻瑞麥一莖五穗。二月。襄陽大饑。七月。山西大饑。河南蝗食苗殆盡。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九年。河南巡撫徐瓚奏瑞麥兩歧者百餘本。巴縣獻瑞麥。瑞禾生於郊。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二月。鄭藩獻白雀二。六月。曲周縣產嘉瓜并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十一年正月。許州地震。聲吼如雷。四川地震。傾城堞。二月。貴州銅城牛生麟。雲南、陝西、福建各地震。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獲白兔於榮山縣以進。當塗縣

民吳倫妻一產三男一女。十二年春。旱。河南巡撫吳山獲白鹿於靈寶縣以進。正月。宣府地震如雷。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有五手甲。貴州民家生男。兩頭四手四足。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臨安民家一產四子。長六七寸。雲陽縣民進異石。沃以水。可照人影。入水中可祈雨。十四年。蘇、松、淮、陽、江西、湖廣歲凶。滁州山鳴如雷。十五年六月。南京太廟災。京畿各府同時地震有聲。湖廣大饑。

十六年。徽王厚爝進白兔。上虞范家產一夜叉。離腹嚙損收生母手。走去。時夜來顧母乳。後爲人捕殺之。十七年。京師大饑。僵屍枕籍。京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十八年二月。上幸承天。次衛輝行宮。火延及寢閣。宮婢死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六月。天目山崩。七月。大水漂沒揚州。人民死者無算。一日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腳如鼎足。永城縣進瑞麥一莖七穗者二本。鄖均饑。十九年。鄖襄饑。京師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二十年。有火毬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久始滅。秋。畿輔旱蝗。二十三年。泰安州進瑞麥嘉禾。夏。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者六十四。等壇蘆委五出者一。二十四年。遼東地震有聲。黃岡進瑞兔。八月。永和王知燠進白鹿。二十五年。苑殿醴泉出。京城大水。二十六年二月。京師豬生五子。皆人形。十月。澄城縣陂山先大鳴如雷。晝夜不絕。歷三日。山崩一百丈。裂中半而下。東西分馳三四里。舊址平陷。十一月。崇德羊生一人。二十七年。西苑奏雙穗嘉穀七十五本。七月。京師地震。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八月。京師地震。十一月。宮中火。詔速出楊爵於獄。二十八年。華亭民孔方忽出腹脹。日憤憤數月後產一肉塊。剖之有一孩。肢體毛髮皆具。三十年四月。宗廟火。是日草場亦火。象山縣李樹生黃瓜。三十一年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有火光如球。直至中天星散。海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無算。諸暨縣李樹生黃瓜。冬。各省同時地震。是年自夏至冬。浙江潮汛不至。水涸。中流可泳而渡。水面十八里盡平。二十三年四月。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七月。西苑進嘉禾百五十本。盟津王祐橏進嘉禾七十八本。定海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城外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河南、陝西同時地震有聲。雞犬鳴吠。渭河等處或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華岳、終南山和而鳴。河壅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浙直地方夜有物如蝴蝶而大。入人家。變幻飛走。人觸之。傷如爪痕。民間每鳴鼓御之。三十五年二月。山西、河南同日地震。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郭外一時火發。焚官民廬舍數千區。死者甚衆。三十六年四月。奉天門、華蓋、謹身二殿、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左右廊盡燬。八月。陽穀縣地湧血。高尺餘。十月。玄嶽諸山及巡按御史馬思誠、潘恩、路楷等共進靈芝一千四百一十本。十二月。兗州地震。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巡撫都御史趙忻、巡按御史黃如上、黃孝瑞、楊惟平等共進芝一百四十二本。三月。河南地震有聲。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獲白鹿於舟山。獻之。密雲地震有聲。五月。東陽縣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蒲州、潮州各地震。大旱。禾槁。上禱雨有應。六月。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地震。閏七月。

西苑進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賞督理農事侍郎高燿以銀幣。 胡宗憲再獲白鹿於齊雲山。獻之。 十月。四方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 三十八年八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進白兔一。 [illegible]甯縣南海中忽浮來五山。如筆格。突兀奇秀。竹木鳥獸悉具。居人聚觀。自巳至申而沒。 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 四月。寧夏地震。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 九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 九月。嘉興府地震。屋宇如帆。河水撼擊。水族躍起。 十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程軏、御史李秋獻白鹿一。芝草一。 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 三月。南京獻白兔。 八月。西苑產嘉穀。異畝同本者四十九本。 十月。四方進芝七百六十九本。 十一月。萬壽宮災。 淮王厚燾獻白鵲一雙。詔賜金幣。 蘇、松、嘉、湖大水。 漳浦縣牛生犢。三目三角。 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徐階獻白兔一。芝六十四本。 方士藍道行獻彩龜。 四月。陝西鄠縣民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予以官。 是月。白兔生子二。 七月。西苑獻嘉穀。 四十二年。西苑獻嘉穀。 北京觀象臺崩。四圍並無餘土。三日後。訪知城外一潭土填夷矣。 彩龜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 四十三年。畿輔連歲大饑。 五月。上夜御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見自空中墮。明日復有一桃。 白鹿生二子。 四十四年三月。千步廊火。計焚題奏書及齋文八十三萬二千餘本。 上久居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樓。而披閱澳非上。忽見木隊數閣。 六月。有芝生於睿宗廟東柱。金色。 八月。陽山縣獻白兔。 四十五年五月。水破均州城。漂沒甚。 八月。西苑獻嘉禾。

豫章錢樹宮忽有著緋人從天而下。人皆見之。數日火忽發。宮爲灰燼。

隆慶元年四月。平□衛地震。 五月。永寧州任家隆山裂而崩。一面摧房屋人畜無算。 蘇松大饑。 六月。餘杭民周家一產四蛇。 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皆燼。 浙江省城火。燬民舍以千計。 三月。新城縣空中有聲。落地陷爲石者數處。 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能出貲。後以臥病。遂化爲女。經脈行流。與同伴民白尚野合。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驗之不謬。 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浙江、四川、陝西、江北、福建皆大旱。 延綏、保寧、堡城上及榆林、長樂、堡同時旗竿上火灼灼有聲。 七月。台州大水。決田十五萬畝。蕩廬舍五萬餘區。 浙江大水。 自正月山西、陝西、河南、湖廣俱地屢震有聲。 慶陽震倒房屋。壓死軍民男婦甚衆。 陝西震倒邊牆二百餘丈。崩淵九丈。 畿輔府縣俱地震。樂亭縣地裂一處。寬一尺。長三丈。一處寬一尺。長一丈。一處寬一尺。長三丈。各湧黑沙水出。 陝西咸寧縣如填橋、柳巷等村。渭陽縣地震。如回軍、永樂等村俱傾倒如平地。 三年五月。京師大冰。 陝西地震千里。倒塌城邑。傷人畜無算。 四年。京師地震。 遼東地震裂成溝。 八月。湖州府山崩成湖。 五年四月。杭州府棠樹生桃。 廣西省城地陷。寬二丈餘。深一丈。王府地陷二丈。深廣七八尺。布政司後堂地陷。深四尺。長二丈。寬二丈五尺。 六年閏二月。遼東旗竿及馬耳皆有火光。 五月。南直隸龍自井化爲酒。 七月七日。華亭縣東見空中一物甚巨。火引前。後有人隨之。色稍黃。轟轟有聲。向東數十里。墮地八尺餘。乃鐵也。驗之。福建物。

萬曆元年。陝西地震有聲。 二年。高平民吳守倉妻一產三男。大同民家婦一產四男。 十年。山西大旱。

人相食。 七月。蘇松大水。江海湖俱嘯。漂沒人畜無算。 十三年。廣濟龍江鎮民家一夢呼曰算報。民殺而炙之。大如甕。投之江。 五月。慈甯宮災。 十四年。保定府街市輒內忽出火。三日夜方息。又一家牆崩。有兵器甚多。 十五年。蘇州、松江大饑。 十六年正月。京城草場巡軍見火龍飛上草垛。次夜見大蝦蟆如箕。口銜火球。又鐘樓內一火龍出入草垛。遂火。積草俱燼。 蘇州大旱。居民死者十之五。 六月。慈谿縣茅家浦口船泊岸。忽見紅血從草湧出。約八九處。大如盆面。高尺餘。血腥濺至船。即出血。濺至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 八月二十二日。山東臨邑縣忽有蜻蜓蔽空。勢如飈輪。東西亙數里。數時乃止。 十七年。蘇州、松江大旱又饑。 十八年。乳源前江多蛇。銜尾自下而上。至巖口巖穴中。兩日而盡。人擊之。亦不爲害。 五月。揚州大旱。下㘭蒔田如赤如焚。忽黑鼠無數。隨蒔田食根至盡。蒔田積起如耕。居人下種甚便。 十九年。易州訛言有王氣。宜舉兵誅至矣。空城走。一日而返。 六月。公安縣大雨。有巨蛇形如牛。首紅身黑。長數丈。出水往來。須臾隄崩陷爲淵。 八月。慈谿縣地復湧血。 二十年。陝西空中有火如盆大。後生三尾。 五月。豫章永甯寺雕爲集屋上。其形如鳥。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羣鳥從而噪之。 二十一年。薊州大毛山旗竿有火如斗。及各樓上敵頭中俱有火如雞子大。即夜大雨。雷火嘷嘷有聲。 六月。忽火光入青山口。焚數營火器兵械。一時俱盡。燒死官軍數十人。 太倉州公署樓火。軍火器械皆燼。 二十二年。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南海鰍、鰻墩相望。忽海水抵塘。以長竿測之。莫得其底。衆洶懼。將往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潰走。既息。城無恙。而塘外沙儘存。 六月。西華門樓火。 蘭州火藥廠不戒。燒死甘州中衛總旗何原等十六員名。 山東、遼海等衛地震。屋宇動搖。牆垣欹倒。 十一月。蘇州府地震。 二十三年春。三河縣民家豕生八小豕。內一豕人形。手足皆具。額上即一目。產即能行。 遵化邊墻旗上生火。 松江府地震。三刻乃止。 五月。京師地連震。 九月。固原地震有聲。 十二月。鳳陽陵樹巔生火。延燒在地草木。 二十四年正月。遵州民四兒業屠牛。買牛欲宰。牛奔遂四兒逃。所至觸四兒登一樓。牛隨之。觸死。過一牛肉舉。盡毀其器。業樓梯甚小而牛大。上下無礙。 二月。鄒縣偪地生火光。 延綏大砲起火光。一夜方止。 邊墩旗上火高二三尺。 三月。乾清宮災。 遵化董家口旗上有火有聲。 四月。遼東東昌、鐵嶺二衛同日火。延燒官民室廬八百餘區。人畜無算。 六月。浙江定海衛天下火。焚鎮遠樓。軍器俱燼。 閏八月以前。杭、嘉、湖三府大旱。 二十五年二月。湖廣安鄉縣烏鵲羣聚。 衛聚□火。燒民房四百餘戶。 四川屏山縣火起。官民廨宇燒燬八百九十餘處。 六月。皇極等殿、皇極等門、文昭、武成閣及內外廊房一時俱災。 京師地震連三次。 四川威茂道地方。自去年十二月地震起。至本年六月。地屢震。其聲如雷。城垣倒裂。廬舍傾欹。 八月。湖廣黃鶴樓無故自火。延燒千餘家。 十一月。有井多怪。官欲湮之。一夜自平。有狐從洪陽門人聲哭而入。騐之杳然。 十二月。見龜蛇鬬俱死。 二十六年正月。妖書布京師。一夜各宮殿衙門市井皆徧。 福建漳州火藥局災。大石飛去三百餘步。居民房壞多死。 寧夏地震。 二月。南京朝內獲一人。供名宋四八。錢糖人。以白布包黃紙書十七册。語言荒唐不經。 福建長樂縣地陷五十餘丈。深五六尺不等。 五月。西寧古浪城樓大鐘連自鳴三聲。

七月，南京草場火。十二月，吏部文選司火。二十七年八月，狄道縣毛家坡山崩成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時，或如雷，或鼓樂者，十數日。九月，永平地震者再。十一月，六科廊火，延燒尚寶司等衙門。二十八年二月，京師地震有聲。三月，南京唐王府災，襄陽淨樂宮火。九月，鄖陽巡撫公署東北角樓大鐘大鳴三聲。八月，太湖縣空中下火，燒匯僊門。十月，福建漳南道屬地方地震有聲，連數日，傾倒房屋，壓居民甚多。本年，畿輔、山東大荒。二十九年，昭應寺大小瓦獸皆吐青氣沖天，經時方散。阜平縣礦夫張世誠饑，殺食自己六歲兒。畿輔井皆乾枯。三十三年，鎮江花山忽裂，下視昏黑無底。南京空中火光，分作三塊，墜地，尋無所見。三十六年十一月，福州軍蘇九郎妻一產兩男兩女。浙江饑荒。三十七年，正陽門箭樓災。五月，濟南、青州兩處各產牛兩頭，三鼻四目二足。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饑，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十一月，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牆二千一百丈有奇，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屋宇無算。

山東蝗。畿南赤地千里。三十九年四月，怡神殿災。十一月，臨洮產牛，人首人面，紅色無毛，人口羊耳牛身，又產羊，人首羊身。四十三年，天降魚於南京貢院闈中。四十四年，京師蝗，丹陽有蝗蔽天，止嘴竹樹萎蔫，不傷五穀。四十五年五月，江南有鼠千萬，銜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山西大旱，山東蝗旱。八月，宣府地震。九月，湖廣、承天等府夏旱秋水，蝗蔽天。山東東昌、龍關，地裂無底。江西大水。十一月，隆德殿災。漳州大水。延禧宮災。是年，濟南臨邑縣有火夜出，大如斗，色紅黃，焰高二三丈，逃匝行人來逐，近一丈餘則止，尋復散去，如是者幾一年。四十六年四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閏四月，廣甯民婦生猴，二角四齒。四十七年，宣武門外東響閘水盡赤。四十八年三月，遼陽火藥局火，暴風揚沙。八月，蘭州黃河清三日，上下數十里。

泰昌元年九月，江西大水。二十四日，赤氣亘天。十月，噦鸞宮火。

天啟元年正月，卯籍房火。丁亥立春，四方有蒼白氣。二月，日旁見彩虹。京師連日風霾。三月，昭和殿災。十二月，陝西會甯縣牛產麟於關寡婦家，以為怪，擊之而死，後留四月而不腐。二年正月，鞏昌府西門外地裂出血，如趵突泉，腥穢濺及人，多傷。三月，陝西西安府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民王進榜家雄雞生卵。五月，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俱化赤，從空墜下火光，燬房屋人畜無算。七月，萊州地震有聲如吼，屋宇皆動。九月二十八日，演象所、火藥局火。十二月，山西、陝西同日地震，城垣廬舍頹塌者多，人民壓死者數萬。三年二月，鳳凰集於河南涉縣。閏十月，湖廣沅陵縣民家牛產犢，一身二頭三尾。豕產四，最小者長嘴，豕身人腿，豎眼。陝西鳳縣有鼠一群，入田食熟穀，獲其一，如猫大，兩旁肉翅，無足，足在翅之四角，前趾四，後趾五，尾甚大，其毛色如鹿。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地震。

四年六月，南直隸大水。山東荒旱。河決，衝壞徐州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無算。八月，陝西地震，產豕怪狀異常。江南海潮暴漲，湖水暴溢，漂沒村落甚多。十月，河南漳濱獲玉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四兩。五年，陝西延安、慶陽大旱饑。六年三

月，中後所火，倉糧儲器俱燼。五月，王恭廠火，忽震響一聲，遠近搖撼，廠旁房屋皆如飄葉，壓燒死人畜無算。六月，京師地震，同日天津、宣、大皆震。草場火。閏六月，登州角樓火，先見紅雲一片，自西北直至樓上，頃刻猛火沖天，所貯軍器及守宿軍丁皆燼。十月，南京地震。南京紫禁城煙起，各官趨救，禘至諸經臺土堆上，有煙氣如縷，土隙隙中出。七年正月，盜竊天壇神器。三月，太和山玉虛宮火。

崇禎年中，山西久不雨，人相食，蘇遵評與母共食其父。河南大饑。山東荒，生人面形，口鼻目皆具。開封地方草木皆成兵馬形。河南府樹懸絲墜人形。孟津有火一塊如船，入城循行而去，離城東二十里乃散。太廟額縫出血，每有惡臭，糞污廟中，窗戶嚴密如故，煙焰塞禁門。十七年元旦，上出幸太廟，見白衣長人二丈餘，立端門，從官衛士多見者，不覺失聲閔然。

明書卷八十六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

史官論曰，昔周室展親，維城維翰，懷夾方來，然布森贊采，選於雖英，其和輯政，必先晉、鄭，濟乎衛大夫之言曰，彝器之分，嘉功之由，周雖展親，實尚賢也。夫生於帷牆之中，長於婦侍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怙侈淩德，所自來矣。而又君有猜贈之疑，臣懷答舉之恐，賢者用晦，不賢者苟全，如河間、東平之享有令名，保天之祿者，殆亦僅也。然則周有良翰，豈非賢賢親親之所致乎。明興，太祖壽斯德，茂家法，嚴明，故多詰胤。建文雖有齊、黃之謀，實由燕故。太宗枝輔相夷，猜嫌寖落，後多分建，約世祿而已，莫知其他，其建國疆域，載在年表，而如懿文諸皇子，未有表章。今取皇子諸王宗室中賢不肖行事可為法戒者，次於篇。其子孫有善惡，皆繫於始封之王下。

懿文皇太子記

懿文皇太子標，母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迪家。上為吳王，立為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上遣世子及弟謁臨濠墓，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

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勤儉．不敢暇逸．兒生長富貴．習於晏安．今出旁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祀以少牢．過太平．訪汕家．賜白金五十兩．至泗濠．以上宜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姊墓．是冬．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及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害也．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倣元制．請以太子爲中書令．不許．曰．吾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師傅．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爲中書令．乃選勳德老成兹入勳有典刑．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以左丞相善長等二十三員．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及詹事等官．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疑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國琦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等爲諭德．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諭諸．分番夜直．上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官僚冠服．命三師以下朝賀東宮．太子答拜．三年．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春．製大本堂玉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疏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即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侍郎侯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西安．並相宅．太子既行．馳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當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其慎之．比還．獻關中圖說．中聞民疾苦．重孝蠲．民咸感之．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上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上御東角門．召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既公除．上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各

老上香慟哭．上亦哭．諭之曰．爾等念太子．意良厚．顧喪事方興．諸父老壽勤年．順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葬孝陵東．諡冊文曰．朕惟先生之與生．既有名．沒必有諡．名所以彰德．諡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諡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辭習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諡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諡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太子天性仁厚．不殺．終日無疾言遽色．上嘗令人載屍骨滿輿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愴．顙首曰．善哉．宋濂以孫慎黨逮被逮．太子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上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上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解衣而救耶．乃赦濂死．竄茂州．先是．太祖爲漢兵逼．馬后負之而走．太子私繪於圖．及后崩．上益誅戮．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上默然．明日以棘杖遺於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上曰．汝弗能執．使我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上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於地．上發視之．大慟而止．其後成穆孫貴妃薨．上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跳．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衰絰見．上謝罪．上怒釋．其仁厚守禮如此．建文元年．追謚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燕王即位後．復稱懿文皇太子．配常開平王女爲妃．先太子薨．建文初．追謚爲孝康皇后．後亦創．繼妃呂氏．生建文皇帝．建文即皇帝位．尊爲皇太后．燕兵入金川門．遣人送太后．太后至．太宗遇起兵之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太后得不死．後隨其子允熥居太子陵．

秦記

秦王樉．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初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繼妃鄧氏．甯河王愈女也．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秦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寶鈔以萬計．時露宿山野．遂疾．薨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諡愍．而諡冊文曰．爾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可賜諡曰愍王．惟焯嗣王六代．孫正德四年．嗣王卒．封後請濟關以西鳳翔以東河瓜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棣也．戶部尚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材言．不許．王早失父母．育於祖妃廖氏．廖妃卒．王哀毀喪葬如禮．事其生母薛妃至謹．以孝聞．遣敕使持旌賞王．薨．謚曰定．

晉記

晉王棡．母高皇后．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嘗

學文於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兼嫻武略，數將兵出塞。行軍持重不輕發。二十三年。與燕王會征北虜。乃兒不花。燕王冒險薄虜營。王擁大軍爲犄角之勢。捷聞。上大喜曰。燕王力搗沙漠。而晉王乃怯耶。太子言。晉王能以重兵爲根柢。張聲勢。燕王亦未可獨爲功。上意釋。王得還國。洪武三十年。薨。諡曰恭。妃謝氏。

王濟熺、恭王長子。初封晉世子。洪武三十一年。嗣王。太宗即位。封其弟濟熿爲平陽王。濟熿狠戾失愛於其父。并誣濟熺不爲解。嗾諸兄弟。日訴濟熺過於朝。又誘府中宦校誣濟熺罪。竟奪濟熺爵。并廢其世子美圭爲庶人。守恭王園。濟熿遂襲嗣王。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太宗。召獄中晉府承奉左微問之。盡知濟熿搆濟熺狀。即釋微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因空室已十年。左微者。濟熿嘗言其佐濟熺爲逆。謀害京師。府中言微死久。微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解濟熺縲絏。相抱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見上行在所。濟熺病癱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逃伯灘。太宗以賜美圭。濟熿靳不與。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濟熿還田。不聽。美圭復言。此田隸平陽。不隸太原。因及盛醜搆事。仁宗遣視灘。果隸平陽。又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累年。時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矧惟賢弟。同吾此心。又諭美圭書曰。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久當憐汝。濟熿得書。又聞上賜濟熺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因賜以王冠服。遂厚致妖巫府中。造咒咀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熺父子。時問勞。濟熿咒咀事益露。蹤跡自度罪不可解。遣人解漢王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皆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上又曰。勿洩。濟熿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并咒咀事。皆化王又奏濟熿毒殺其母。濟熿始大懼。辭王爵及護衞。不聽。遣胥及收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實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人又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經。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衞。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數人。恭王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復濟熺晉王。宣德十年。薨。諡曰定。妃傅氏。潁國公友德女也。

西河王奇溯、恭王玄孫也。有孝行。母病渴。王仰祝天。池中甘泉湧出。飲之而愈。又嘗建離所。羣雙雀飛鳴、繞壇馴擾。後母卒。王哀毀骨立。非守墓。古柏生奇花二朵。異香襲人。事聞。命撫按勘實。嘉靖三年。特敕獎諭。

王知烊、莊王鍾鉉孫。其祖父皆先薨。弘治十六年。以世曾孫嗣王。事祖母及嫡母郝妃、母彭夫人至孝。母妃薨。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號痛幾絕、執喪不苟言笑。有芝生殯宮。多奇徵。事聞。賜書嘉獎。薨。諡曰端。

周記

周王橚。母高皇后。育於孫貴妃。妃薨。服以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國錢塘。工部請建諸王府。上曰。吳府且勿建。七年。改杭州護衞。上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罷護衞。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

即宋故宮爲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建文中。人告王反。建文皇帝命曹國公景隆即執。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王至京。寘雲南。已而召還居京師。靖兵入金川。王走謁太宗。且拜且哭。因並轡行。登樓相慰。又哭。遂得復王。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圮於河。改建邸洛陽。已而又還開封。封其長子有燉爲周世子。諸子並封王。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三年。各府州縣以其長史司榜文上奏。上覽。賜書曰。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偏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果不循彝。古之制也。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賢弟所命。則速追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也。是年九月。賜王書。以擅調官軍。及用箭簇燒烙無罪之人。凌虐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王遣使奏悔罪。上喜。命侍臣封王奏示齊王榑。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廟祀。則繼於始封之君。祭太祖於國。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審禮而行。已而數有過。上輒赦不問。有告王反者。上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還護衞。薨。諡曰定。妃馮氏、宋國公勝女。

王有燉。以宣德元年嗣。少有孝行。彈爲詩賦。工書法。尤長於填詞。每有所製。超絕古今。天下咸膾炙焉。王請諸嗣謝諸弟封。不許。止。弟汝南王有爋數誣王。上爲書諭王。先是有爋與新安王有熹素惡祥符王有爝。爲與趙王書。刻祥符王印記。封識獻彰德城外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聞上。宣宗疑。遣友執無跡。召有爝至。曰。必有爋也爲此書者。又召有爋訊服。詞連有熹。有爋志行故不臧。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國覺。囚繫除國。太宗始釋。遂乞誅有爋。上遣去雲南。從大理。後定王老。放歸河南。有熹寄生食人腦肝臟。薄暮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晡即斷行跡。宣宗惡其行。皆免爲庶人。已而復有燉、有爝。有燉得以獲全。在位十四年。薨。無子。有燉嗣。諡曰憲。

鎮國中尉勤熨、定王六世孫也。多讀書。性耿介。於王府事有違禮者。每力爭之。嘉靖初。以大禮陳奏。祿二十七年。復潛至京上疏。以爲臣前以建言得罪。失常祿。貧身無策。旦夕填溝壑。然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闕廷。惟陛下哉察。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祇樂爲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計謨。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戒。覺何如耶。數年來。朝儀既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耗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己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難。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慎選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堯。舜符高。將謀與堯、舜並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同遊地下。死且不恨。上覽大怒。降爲庶人。發高牆。穆宗中。赦還府。

楚記

楚王楨。母昭敬太充妃胡氏。甲辰生。生七年而封國武昌。洪武十四年。之國。王天資英邁。太祖鍾愛之。有材器。數將兵征五開蠻。有功。時被褒賞。且銳情經史。嘗手錄御注洪範及大寶箴於座右。以時警玩。永樂三年。鑄鈸牌爲驗。夜啓武昌門。湖廣都司言於上。上以書諭曰。舊制。城門鑰屬都司。今王自出牌。禮非所

宣。即停革。王悔。十五年。進馬二千匹。上嘉。受百匹。答曰。畜馬勞苦。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進諸孫也。在位五十五年。薨。諡曰昭。妃王氏。定遠侯弼女也。

王孟烷。昭王長子。王天性孝友。小心畏義。朝野無間言。嘗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皆發明性理之旨。宣德元年。發武昌護兵各千人。及他將軍征安南。王請湖廣都司給護兵兵器。上命給之。五年。有誣王反者。勘虛。罪告者。王乞減護衛三之二。王宮火。焚譜系符敕。命更給之。在位十六年。薨。諡曰莊。

庶人英燿。昭王之六世孫。封楚世子。性淫戾。狎比群小。先以陷父愍王左右人方三兒事覺。愍王杖殺其所使陶元等。英燿恨之。時嘉靖二十四年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有宮樂宋么伺觴。英燿見而悅之。潛召之別館。王知之。復責杖其使者劉金。金大恐。乃密白英燿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以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田菟等。各執銅瓜木梃伏後堂。約以砲爲號。日晡王至。時武岡王顯槐亦偕至。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砲鳴。英燿招衆擁謝六兒以銅瓜碎王腦。椎梃亂下。立薨。衆鼓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梃所傷。王既死。英燿怒未已。猶鞭王屍。徐舁入內殿。以中風薨訃。武岡王告變。撫按奏聞。英燿使健騎追奪其奏。不及。乃勸取崇陽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齎金寶賂當事。獨通山王英炊不平。陰奏上。大怒。命刑侍郎俞茂等雜勘之。收其冊寶。并逮其黨。各詞服。上曰。英燿悖逆弒父。罪惡無前。既實。朕不敢赦。乃命成公希忠告祖廟。斬於市。焚其屍。其黨皆寸磔而梟。顯林等祿三之一。降敕獎諭。仍以書諭各王府。以愍王庶子英㷿嗣王。

齊記

齊庶人榑。母定妃達氏。丙午年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年。之國。青州。王有武力。數委兵。而恣肆不檢。初封。太祖嘗令獵開平。且備敵。二十四年春。敕再出開平。時潁公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差。凱勿矜功。八月。還。建文中。榑謀不軌。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已削爵。與榑皆繫囚京師。燕兵至。遣兵召二王。尙不知爲燕之兵。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永樂改元。復封。又封其諸子爲王。榑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又面諭榑曰。無忘患難時。榑益自疑。見太宗以藩封稱兵得天下。乃陰畜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祝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苑。築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等上變告。上遣人密廉之。得實。不加誅。乃封告詞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爲悖逆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怙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榑匿告變人。欲滅口。三年。復賜書責李珙。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橚書示榑。明年。來朝而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姦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耶。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益怒曰。此心可知也。留榑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能遣罪斥府諸僚。盡出所繫囚。及諸造不法器械。群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上曰。榑因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榑君臣兄弟。出之囹圄。繼以祿爵。禮遇洽洽。誠心溫辭。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從榑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非。可勿論。榑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妃吳氏。安陸侯復女。先卒。再

娶郭氏。臨河王金女。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詐稱七府小齊王。建國人制王冠服。謀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榑及子賢熾三人皆暴卒。景泰五年。敕南京守備參贊。齊庶人。谷庶人。安置廬州者。移南京愼防之。時齊庶人賢爀。榑少子也。倘幼不死。谷庶人絕。而齊庶人得居其第。嘉靖十三年。稱高牆庶人長壽者。榑曾孫也。

潭記

潭王梓。母達妃。洪武二年方二歲。受封。封十五年。之國長沙。王聰敏嗜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讌。賦詩。品其高下。出邸中資爲賞予。洪武二十三年。以妃家坐事。王不自安。太祖諭慰。且召見。王大懼。闔宮自焚死。無子。國除。

魯記

魯王檀。母甯妃郭氏。生兩月而受封。年十五。之國兗州。王聰穎好文學。善詩歌。下賢禮士。顧好內。信神仙家言。服金石藥。爲房中術。至薨。在位二十年。上特製諡冊文曰。朕惟有天下者。必封建諸子。藩屏帝室。所冀恪守彝訓。永終天年。而或不如願者。豈是樾朕心。爾檀教自孩提。期於成立。及年既長。遂錫魯封。夫何之國以來。比暱匪人。怠於政事。嘗屈法伸恩。實省厥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諡。古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諡法公義也。朕與爾親雖父子。詎得以私恩廢公義。今特諡爾曰荒。昭於冥漠。用示方來。妃湯氏。信公和女。婁明秀。髮長髮。每櫛。登樓下垂。使人梳理之。子肇煇嗣。宣宗每稱其賢云。

王觀𤊨。以嘉靖七年嗣。荒王六世孫也。狎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益崇飾之。復履曲房。挾娼爲樂。羣小登夜。讌飲其中。或男女裸體共浴於池。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或瞽目截膚。有至死者。初莊王有少子。割田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給諸王。及王悉奪之。諸宗人皆怨。時館陶王當澁亦凶淫暴縱。先以他事革祿三之一。與王不相能。乃糾諸宗人共以王惡蹟聞。王亦訐當澁諸醜行。及戕殺無辜事。詔遣刑侍郎楊志學等往勘。皆實。上罪狀。廷臣咸請上割恩正法。上曰。觀𤊨等違祖蔑法。當革。念幼稚無知。姑輕貸。乃革祿三之二。當澁又革其祿之半。王後改行。折節讀書。能字畫。嘉靖二十八年。薨。諡曰端。子頤坦嗣。以賢聲。

歸善王當沍。莊王陽鑄子也。封歸善王。好武善射。流賊入境。射其渠魁卻之。事聞。賜褒諭。以是益自喜。貿鄉人裘欽。趙巖亦善射。與之交厚。而吏主事繫殺。微時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者。嘗於殺。謂欽、巖必反。反聽。累有千戶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郤。殺昇。并外如鳳竹言。且以瓚與通謀殺。遂告吏。吏害楊一清。一清信之。以聞。陛完。遣輕騎馳告濟南。撫府伺變事。當沍素使酒。嘗辱長史馬魁。魁啓王。謂貿等反。當沍主之。王奏聞。詔大理少卿王純等推鞫之。而當沍殊不知也。併貿等皆就執。巡按山東御史李翰臣爲師寃。劾一清殺諫。當沍。吏諭愉臣下法司。拷訊無反狀。貿等猶道戍。鳳竹流口外。魁論斬。猶發當沍高牆。既發乃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寃哉。以頭觸牆而卒。爲一清掩詭。終不能白其寃。

蜀記

蜀王椿。母惠妃郭氏。滁陽王子興女也。洪武四年生。十一年受封。王有賢德。沈志問學。經藝博洽。能文章。旁通釋典。太祖呼爲蜀秀才。嘗謁祭滁陽墓於滁州。乙丑冬。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闢西堂。讀書自娛。每暇。卽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搉異同。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荊、寧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禮。皆揭忠孝爲蕃四大字於座右。又明年。召名儒來復入講。著四箴。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命復爲記。又明年。建寶訓堂於殿之西。奉祖訓及歷代帝王大經大典列於中。又延儒教屆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太祖聞而益愛之。三十二年春。召還。其年之國成都。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常發祿贍郡學官。當是時。邊士歲出塞北征。王獨以雅好學問聞。守西陲安靖與民休息。皆發谷王反謀。以忠節顯。數蒙褒賞。永樂二十一年。薨。在位四十三年。謚曰獻。妃藍氏。涼國公玉女。長子悅熑。早卒。孫友堉嗣。

華陽王悅燿。蜀靖王友堉之庶叔也。初友堉爲世孫。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不悛。因而懟之。又不悛。益怨。誣友堉罪於朝。太宗召友堉叔姪自明。比至。太宗崩。仁宗察悅燿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燿又走京師誣友堉。仁宗怒。抵奏地下曰。適庶大倫。干分踰親。獨不畏鬼神乎。詔侍臣曰。悅燿虧忠孝。懷奸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又徙澧州。

湘紀

湘王柏。母順妃胡氏。洪武四年生。生八年。封湘王。十八年。之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能文章。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槊。上馬馳如飛。嘗僞造寶鈔。及擅虐殺人。太祖每降敕切責之。建文中。或告王反。建文皇帝遣使卽訊。王惶懼。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矢躍入火中死。謚曰戾。妃吳氏、靖海侯楨女。同焚死。無子。國除。太宗卽位。改謚獻。

代紀

代王桂。母下邳孀婦。太祖起兵時。過其家。晚。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上乃貽紫檼爲質曰。若生子以此來。王母亦以奩中裝贈行。既而果娠。遂生王。及太祖卽位。王母攜王及質謁。上命工部置別館居之。不入宮。或云。亦郭惠妃生。十一年。封豫王。二十四年。改封代王。二十五年。之國大同。建文時。屢以過聞。廢爲庶人。太宗卽位。復封。宣德二年。王請得樂器制器。王妃仁孝皇后妹也。王不悅妃。妃病。王不視。孫仕廣聞於朝。乞敕諭孃王遜烇啓王善視妃。九年。王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又與其子遜炓等變衣冠遊行市中。袖鐵斧傷市人。上賜書諭曰。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夫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豈得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其審思之。既而不悛。多罪過。上復賜敕諭之曰。爾所爲傲狠悖慢。上違祖訓。下虐君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遐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熱道遠。朕心不忍。收至。卽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

後悔。尋幷革文職諸官。王後稍斂戢。十六年。復諭以背旨。王前違祖訓。屢爲非道。所以盡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閉改省。比聞自能悔過。改行守度。特敕所司加祿二百石。及軍士五百人。復除王府官如制。正統十一年。薨。在位六十九年。謚曰簡。

代藩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凶逆。多不循禮法。與諸將軍中尉俊桐、俊欀、俊櫞、俊根及充𤏡、充熑等。聚飲作奸。大同博徒張文博、李欽等助之。已而充灼以劫大同劉知府財。詔奪祿。心銜恨。遂邀其黨密謀曰。我等奪祿。代王不爲理。奈何困死。若引寇圍大同城。我等內應。殺代王及鎭撫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燒草場。兵馬不得屯牧。爲善。衆咸從之。而其黨張淮乃告其妖人仲太、仲太曰。若祖師羅廷璽來。事可濟也。廷璽者。應州人。爲白蓮教首。數日。遂與其黨王廷榮等來見充灼。謬言有天分。呼萬歲。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爲畫計。令走約虜小王子毋野掠。直抵大同。奉小王子居之。而潛兵攻雁門。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鍚立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爲廷璽刻印。曰天子師。造旗牌火箭。令其黨四門等焚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四門等。驗治未決。有仲太黨衛奉者。曉虜語。遂使抵小王子所約之。奉出邊。見其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以一色旗。半留府。半送虜。以爲識。又使文博等爲表文與小王子。仍使奉等四人出邊。爲邏卒所獲。執送總兵周尙文處鞫之。具得充灼等謀逆狀。萬達密啟代王。遂分捕。而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獲。上聞。上使廷臣雜訊之。具服。法司擬請。上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虜。圖危宗社。充灼等勒自盡。而俊桊、俊柀雖不聞逆謀。而恆與酗肆。降爲庶人。發高牆。張文博等皆棄市。代府長史孫賢等論死下獄。久而釋之。

遼記

遼王植。母妃韓氏。洪武十年生。生二年。封衛王。改遼王。二十六年。之國廣甯。有司以士馬未集。宮殿未建爲言。上命王駐節大淩河。未幾。詔還京。後復之國廣甯。廣五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巡邊出塞。練備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燕兵起。渡海歸朝。改封荊州。王嘗撰忠孝爲藩詩。多爲人所稱賞。永樂二十二年。薨。在位四十七年。謚曰簡。妃郭氏、武定侯英女。

庶人貴烚、簡王庶長子。洪熙元年。以長陽王進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上言。簡王曾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貸。削其護衛。止給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宣宗又加軍士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而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守簡王園。而以簡王四子貴烾嗣。

庶人憲㸅、簡王六世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八年。嗣王。憲㸅性酷虐。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而假託玄修。世宗信其術。賜號眞人。給金印。益狂肆。恆變衣冠。潛行妓院中。隆慶元年。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奪嘉靖中所賜號及印。革祿米三之一。因廢妓院。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數其十三大罪。上命刑侍郎洪朝選等往勘。且得其實。所謂十三罪者。以樂婦之子川兒冒請名封。亂宗統。因

而還。死承奉等官。罪一。先皇帝賓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割其臂肉。罪三。毆殺儀賓蔡鋼縣君。勒詐宗人。妝殺官校。殺人之妻。擄人之產。掘人之塚。燔人之屍。不可數計。罪四。用炮烙剕劓等非刑。剜目炙面割人耳。罪五。縱伶人瀆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潛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于蟒衣玉帶。罪八。擅辱有司。蔑視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徽王通不軌。及奏詔追奪。猶不肯獻。罪十。盜造美花等院。混處娼少。罪十一。違例收買違禁器物。罪十二。假名遊獵。陰演陣圖。覬覦遠近。罪十三。上復命禮部會多官雜治之。皆再奏如其言。上曰。慈熁僭擬淫虐。罪惡多端。皆違祖訓。干犯孔多。應難法置死刑。姑革爵禁錮。除世封。乃遣官告太廟。仍以書示各王。而革小成按以律。

明書卷八十七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一

慶記

慶王㮵。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王。之國慶陽。二十六年。徙韋州。建文二年。冬。移寧夏。太宗令歲一至韋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仍居韋州。不許。仍許歲一往來韋州。如太宗、仁宗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講天文書。上貽諭王曰。小人訐叔祖。朕燭其虛詐。置之法。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間。愼勿疑也。既而內臣馬安往歸自寧夏。言王以謗故不自安。上又貽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正統十三年。薨。謚曰靖。妃孫氏。子秩煃嗣。

庶人台浤、靖王玄孫。以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五年。以不能抗安化王。革三護衛之一。嘉靖四年。王不檢。爲巡撫都御史張璿告變。諸陰事益漸。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騎闌馳馬出。欲走闕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璿嘗遮遏之。閉王別館。具奏聞。遣侍郎邊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附。恐患懼死。具狀未白。而創有殺王名。不可。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趨之反也。宜慰歸府。待鞫問。上命歸府待按。而行所於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勛來解。昕、勛拒勿納。王衛之。會指揮楊欽等各以率犨

罪。翊廷因與王共謀殺璿及昕、勛。謀未發而璿覺。捕欽等。欽遂誣台浤爲不軌。上遣都御史王時中等往訊。謂台浤他罪有之。無反狀。璿奏失實。上因逮璿等。而以王怙終無忌。謀戕守官。降庶人。已又不悛。十一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等奏台浤已革爵。無復改圖。殘虐家子。衆叛親離。況寧夏爲邊徼。今與諸王構怨。妄生事端。以致動疑人心。乞徙內地。用絕嫌階。於是及其宮眷等二千人安置西安。十五年。以恩詔命還邸。與冠帶。嘉靖三十年。卒。諡曰定。

庶人寘鐇者。慶靖王什孫也。祖秩炵。封安化王。父邃塽。封鎮國將軍。寘鐇初封長孫。弘治中。嗣。妻貌魁傑。術者給言有帝王相。巫王九兒降鵝神。宣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因自負。冀非分。時與指揮周昂、何錦、丁廣等。及儒生孫景文、孟彬等。聚盟約飲酒。則皆自言當王天下。會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朝政。謂一日移祚。吾屬何地。若推我爲主。以誅瑾爲名。大事可成也。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峻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意。督責嚴急。倍益頃畝。索厚賄賂瑾。參議侯啓東亦以徵屯爲至橫楚。人情大擾。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昂、錦等。并邀諸武弁楊泰等。景文因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鐇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劫衆舉兵。誰能禦者。衆忻然從。寘鐇又令人入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數十人。皆應。皆集衆待。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少卿周東。惟學與東辭不至。而副總兵楊英適帥兵出巡邊。方飲。錦等矯言敵入寇。急呼壯士申居敬等捕寇。執器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增、廣。走行臺。殺惟學及周東。縛侯啓東。放五衛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黃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帛以數萬計。勒慶王台浤與諸王將軍官屬行君臣禮。獻寶璽。而靈州守將史鏞。獨申嚴守備。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守。平虜城千戶徐欽聞反。乃引兵入城助寘鐇。遂僞造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言逆瑾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粗塞言路。括斂民財。羅殺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遠邇。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鎮、楊泰、朱霞等各署都督。總管諸衛。景文爲軍師。大總將士。有百戶鐲鋼等乘亂搶掠。寘鐇皆斬以徇。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賊中。欲起擒賊自效。恐四方兵未集。稱病臥。鉞乃遣濟入城。省陝西總兵曹雄。雄遣指揮黃正率兵屯靈州。御史周廷徽在延綏聞變。與副總兵楊雄、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寘鐇令人齎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都指揮孫隆拒不納。乃盡燔兩壩集舟。勿資寇。而黃正等已捕捲河舟。盡泊東岸。鉞聞之喜。僞稱病臥。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戍渡口。昂留守。寘鐇時欲出城祭社稷旗纛。召鉞陪祭。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昂來問疾。伏起殺昂。即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擒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滘。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欲歸府。遇百戶馬德等擒獲於賀蘭山外。楊泰、朱輔中流矢死。曹雄、楊英等先後至。於寘鐇府中搜得巡撫總兵太監諸關防敕印

及符驗。又從所爲旗牌印章兵書諸物。寘鐇爲逆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淸以都御史。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充總兵官。掛印鎭寧夏。太監張永督軍。戶侍郎陳震調軍餉。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選京營精銳繼往。未至。寧夏賊平。一淸、永至陝。適遇械寘鐇及眷屬并何錦等送北行。因還京。繫寘鐇諸王館。錦、廣等下詔獄。廷鞫伏誅。弟寘鐵、寘鏒坐窺廢爲庶人。將軍蕭材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尙者。富財遂同類。同類毆大千。大千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大千曰。我安化府蕭材也。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之。寶瓶見。詫曰。此蕭材殿下。得免死。發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蕭材死者誰也。

寧記

寧王權。母楊氏。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始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都司。王有材略。多智數。博綜技藝。大寧在喜峯外。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大寧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爲巨鎭。每歲秋九月。上嘗命燕、寧、遼、谷、代、晉、秦、慶、肅九王會出塞捕寇。名肅淸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建文中。徵王赴京朝。不至。削護衛。燕兵起。太宗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朵顏諸騎。驍勇善戰。戍卒皆闕左卑譎。不能塞。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舉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王書。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太宗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潛親密吏士稍稍漸入城。遂令陰結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太宗辭去。王餞郊外。伏兵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都督劉貞遁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皆降燕。於是燕兵益強。當是時。王在燕軍。時草檄傳諭。太宗卽位。是時王留北平。遣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封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書諭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建文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甯、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驛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上諭以書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乃遣人捕王左右急。王竟不發。上復曰。兄弟至親。兄數年躬歷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近者之事。悉不問。但欲去小人以示警備。因逮殺其親密數人。王慨自戢。仁宗卽位。請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乞改封。上曰。叔欲來見。甚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至云江西非其封國。與各王封鎭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鎭而何。叔其審之。宣宗卽位。以大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女子。不許。亟遣其從。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等。已而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祿品。王抗言。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割自今日始。誥諭多不倫。上答書。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煩說。王卽不讓。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骨肉。輕朝廷。與遠其存、朕不敢庇。是時漢庶人

高煦見擒已三年。王復上表。謂不避斧鉞。乞赦免之。上曰。覽來書。何寃何抑。而忿恨不平乃爾。朕以書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廢也。尙其識之。未幾進扇。因求鐵笛。上謂侍臣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笛雖無。命工製予之。已而乞灌城一鄕田。上諭以書曰。所論田朕何吝惜。但戶部言。灌城田千六百餘頃。鄕民賴以衣食。別無閑荒之田。稽之祖訓。亦無其例。今以與叔祖。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不可。後稍斂。託志神仙。正統十三年。薨。諡曰獻。

庶人宸濠。獻王曾孫。康王覲鈞之庶子。初封上高王。弘治十二年。進嗣王。母馮氏。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遂匿養人家。稍長入宮。肆淫縱。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宸濠通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叫離闐扉。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室。黷亂無禮。擯殺淮府長史莊典。奪其田。養死士。爲羣盜江湖。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骨相天子也。因建陽春書院於其地。號離宮。又西山有嶽龍口穴。先朝所禁者。乃以葬其母。宸濠嘗異謀。時詗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譽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懌。武宗卽位。所寵倖人臧賢、錦衣衛錢甯、江彬及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等。皆受賄爲之黨。而兵尙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爲奧主。勸以千萬金爲朝臣壽。上起居飲食。皆日報。始王府故以罪削護衛。通逆瑾得復。安化王寘鐇反。瑾誅。又革。未幾。又欲復。大學士費宏持不可。儀制郎中劉滲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滲。下兵司馬嚴逐之。卒用計陞滲尙寶卿。陸完令其引祖訓爲言。完爲覆復。益大肆。下文牒自稱國主。而改令旨曰聖旨。詭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點僉校尉爲由。巧索民財。恣暴橫。乞降敕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糾治參奏。上嘉而許之。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芳。盡籍諸附王府長民。妄戮寮魏二姓幾千人。副使胡世甯上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宸濠出金璧萬計。遣內官涂欽入京。偏遺中朝內外文武大吏朱甯、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械凡二年。廷臣稍知其冤。諸奸亦慮事未可知。減死戍遼東。自是益無顧忌。脅南昌豕生象。諷三司稱賀。布政使張嵿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不從。怒。遣人餽以四果。則棗梨薑芥也。嵿慨曰。此早離江界也。吾受命於天子。行止非人所能與。果晡嵿。吏部陞光祿卿以去。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造兵器。皆於宮中舞劍。四顧北望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旣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權奸。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査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遺諸奸臣。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盜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閹畢眞移鎭浙江。并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等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上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以幸事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巡撫都御史孫燧日爲防遏宸濠。託勦賊名。盜都邑城郭兵食事甚悉。

皆歎曰。御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在旦夕。宸濠黨皆遊說途不得達。諸奸懼得其賄。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寘非罪。往往匿不聞。宸濠益懼。燁欲去之。乃遺書陸完。時已爲吏部尙書。且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愼勿用吳廷舉也。既與錢甯發憲謀。甯矯詔賜以玉帶龍袍。宸濠喜。令府中官廚衣紅者四十餘日。及覩江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潛設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江以南。旬日間張揚幾徧。意欲迓上臨幸。又飄諸生頌以賢孝。求孫燧、林潮奏之。燧等欲縱其謀。卻以聞。時江彬寵幸日甚。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甯。甯至。上賢之。讒曰。保官好陞。保王賢孝。欲何爲耶。忠乃乘間曰。臧賢、朱甯交通甯王。其意不可測。今舉王賢孝。譏上不賢不孝也。上怒。頷之。一日。上幸賢第。飲。其酒觴精巧麗。乃宸濠所餽者。上詰所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甯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宸濠失賄。銜之。比龍歸。小劉抉上。且笑曰。爺爺尙思甯王物。甯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祈爲疏云云乎。上乃益疑。而宸濠所遣人多匿賢家複壁中。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宸濠。大學士廷和初亦與關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乃大索之。且嚴旨謂王府奏事人雖見有常期。不得潛匿京師。而給事徐之鸞、御史蕭淮中、沈約等交章劾其不法狀。上曰。晉官晉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遽忍加兵。遂遣駙馬都尉崔元、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去護衛。仍搜匿賢家。偵卒遞走歸。値宸濠生日。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蔡震擒荊藩故事。且從制鈔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罔不記趙王事也。時六月十三日丙子也。宸濠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卽舉事。是夜集兵以俟。左右帶甲羅殿廷。各官入謝。宸濠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都御史燧曰。請密旨。宸濠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及副使許逵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汝爲賊。遂殺燧、逵。時烈日忽陰晦慘淡。劫鎭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銳、參議楊守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淸、白昂等。皆倉卒稽首呼萬歲。令各羈留之。遂釋獄囚。收倉庫。遣人分踞諸郡邑。奪印。宜春王拱樤、瑞昌王拱栟、將軍覲鍵、宸滈、宸瀾、宸灃等相率趨命。僭卽皇帝位。改元順德。以吉贊、涂欽、萬銳爲太監。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廿四等各爲都指揮。王綸爲兵部尙書。而潘鵬、師夔、梁宸、楊璋、唐錦、馬驥等出獄。仍視事。惟參政黃宏、主事馬思聰憤不食。死於獄。急走人令韋異反杭州爲應。遣涂欽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皆旁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崔文、楊銳等力禦不下。宸濠以潘鵬安慶人。遣招安慶。文錦誅鵬家屬示之。宸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時南贛巡撫王守仁在吉安。傳檄遠近討宸濠。多設疑牒。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與拱栟、士實等東下。凡合六萬。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都督。分一百四十隊。爲五哨將。啓禡祭。几折牲覆地。又封宸瀛爲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宸瀛溺死。彌愼懼曰。此雷亂之兆。令士實等作僞檄指斥朝廷。誹上以昔滅郡。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居販。下流賤品。車輿不樂爲。樂從宗社傾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里。積貨無厭。嬉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賄賂。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先既斬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甯所爲也。因率衆泊黃石磯。留師夔守之。遂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守仁兵進南昌。宸濠聞而懼。欲歸援。而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正大位。則江西自服。不聽。乃解安慶圍。先分兵趨南。身繼之。丙午。聞大兵已破南昌。擒拱樤、萬銳及其子三哥、四哥等。而宮眷皆縱火自焚。二十一日壬子。宸濠乃使精卒從間道。欲出不意攻取南昌。大兵卒遇。戰失利。明日。再戰。勝之。甲寅。守仁督兵乘勝進。知府伍文定以正兵當賊鋒。而知府徐璉、邢珣、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徐文英、知縣王冕、李美、李楫、王天與、戴德孺、劉守緒、劉源清等。分兵設伏張翼。以躡其後。甲寅。至樵舍。乙卯。戰於黃家渡。宸濠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乃出金銀厚賞士卒。而以九江、南康守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取九江。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大戰。文定立銳矢間。火燎其鬚。殊死戰。賊大潰。守仁急督火攻。賊又大敗。二十六日丁巳。宸濠方晨朝羣臣。責斬不用命者。兵掩至。及其副舟。衆奔散。妃婁與濠泣別。多赴水死。宸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及其子大哥。而士實等皆爲官軍擒縛。詣守仁處。餘賊被殺傷。及棄衣甲落水死者無算。宸濠見守仁。舉手曰。我欲盡削護衛爲庶人。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曰。婁妃投水死。願葬之。守仁曰。然。宸濠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上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舉其罪惡。告郊廟。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先遣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朱暉等先發。是時宸濠已就擒。濠以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敗。然濠反謀蓄久。潛佈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而諸僞將賊徒未嘗知戰。士實等徒以區區文簡議論負時名。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大兵至。皆逃潰。宸濠檻車至南京。上受俘。諸權奸得濠金錢者。尙在武宗左右。或擁兵。間通言濠。謂且得釋。明年十二月。上至通州。賜死。燔其屍。而逆黨拱樤等皆伏誅。以弋陽王拱樻攝府事。嘉靖十五年。有男子朱聚者。自稱爲宸濠第三子。妣趙氏。育於鍾氏舍舟中。甫四歲。舅趙贇負之走。聞母趙氏在高郵。欲見母。守臣以聞。命驗之。又訊趙氏、鍾氏。皆實。命發高牆。例給養之。

岷記

岷王楩。母妃周氏。洪武十二年生。二十四年。封岷王。國岷州。上以雲南新服荒僻。必得親王塡撫之。改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中。西平侯沐晟發其凶悖事。建文皇帝降敕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後益肆。遂廢爲庶人。流漳州。太宗卽位。復王。懷晟宿憾。復交黨。上賜書諭王。召戒嚴還鎭。未幾。驕橫滋變夷人。奪冊寶。辭太宗敕諭之曰。爾在建文時。革爵拘囚。困已極矣。朕卽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吏。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略無敬君長之道。且常有輕宗廟之日。沈湎酣酗無度籍。至對闕數。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冥頑無慚如此。尙可有爵士耶。今以同氣。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職。尙其改行。毋作匪彝。貽後悔。洪熙元年。徙國武岡州。而以華陽王居澧州。無王宮。寄居州治久之。乃建。景泰元年。薨。諡曰莊

王徽煠、莊王玄孫。弘治十七年。以江陵王封世子。嗣王。嘉靖中。爲江川王膺熾譖加誣。戶尙書梁材言。岷

府郡王歲祿五百石。米鈔兼支。制也。不許。王與其弟南安王彥泥互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逼迫多官稱臣。亦革爵。降爲庶人。令子譽榮攝府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府事。上授王冠帶。十五年。上兩宮徽號。詔復王。二十三年。薨。謚曰靖。

谷記

谷庶人橞。母惠妃郭氏。滁陽王女也。生於洪武十二年。十四年。封谷王。二十六年。建邸宣府。即古上谷。再二年之國。王幼不好學。多識智。建文初。燕兵起。橞遁歸京師。建文皇帝甚親信之。令守金川門。燕兵渡江。先期約太宗。燕兵抵城下。橞登城。望見太宗麾蓋。與李景隆迎太宗。太宗即位。賜橞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鞍馬輿蓋。歲加祿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張興、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時尚書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橞。橞以聞。逮下詔獄死。橞益肆無忌。造戰艦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張成等及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衆聰輒應。僞作讖書。以讖爲十有八。云我高皇第十八子。陰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脅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虞廷綱屢諫不聽。誣殺廷綱。時張興懼禍及己。因奏事北京。首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冒聞上。上順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橞又遣使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失。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昔幾、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不聽。嚴書切責之。已而蜀王子崇甯王悅燇得罪父。投橞。橞納之。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久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上見蜀王疏。歎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橞入都。且令橞遣悅燇還蜀。橞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橞。橞頓首伏死罪。成國公都御史劉觀等廷劾橞王曰。周誅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橞。奈天憲何。上曰。橞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橞逆跡顯。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曾生橞。二月。削橞及其二子賦灼。賦煽爲庶人。誅諸通謀者。興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罪。初錮西內。後安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嫌。父子俱賜裁。

韓記

韓王松。母周妃。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四年。封。建邸開原。未之國。二十七年三月。太祖令王及藩王省、榮、竹、燕、周、齊王。分道而行。不憚勞苦。冒暑征進。見之者咸讚。秋八月。還。王少年老成。恭謹。動中禮法。富文學。永樂五年。薨於南京。謚曰憲。子沖㦲。永樂八年。嗣。改國平涼。正統中。上書陳邊防。詔褒答。以境內無鹽。請易鹽。許之。久之。幾絕茶鹽。其七世孫定王融燧復以茶鹽請。戶部言。茶易戎馬。鹽供邊餉。不許。諸王將軍皆大困。各王府惟韓士孳祿薄。人衆。甚貧窘。存身無計。往往遂劫有司。知府吳世良、顧祈、任守德、王松等屢被窘辱。而祖桓等數百人至闕。總制尚書譚訴求賑救。終不能請。噫。藩之不可以封邊如此。

伊記

伊王㰘。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洛陽。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暨屬數省奏王無道。上命御史廉狀得實。召王入朝。誡之。厚遣還國。王辭。請罪其舅氏等。上不答。出上顧侍臣笑曰。伊叔眞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況無罪乎。令王歸。必加罪彼矣。遂急遣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間道入京師。王索之弗得。乃已。十二年。薨。謚曰厲。

庶人典楧。厲王六世孫。敬王訏淳庶長子也。嘉靖二十三年。嗣王。允屬牽意。勵不循紀。大拓府第。逼奪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洛陽縣獄、儒學、文昌祠、法藏寺。抑逐民房百餘區。起民夫日千餘人爲工作。擬立東廠緝事。鈎索小民過失。闢府。輒城一。重城一。各有重門。建離宮。起懷春、清和、鸑鷟、騰光宮殿。有花萼、乘風、御氣諸閣。凡十一處。皆僭上不道。選閭校大索民間婦女。佳者留。不中者令以金贖。累有司拷掠。撫按官以聞。上遣刑侍郎趙大佑等覆勘。皆不誣。下三法司奏。以爲王驕縱淫虐。違祖訓。法宜重處。上不忍。敕令改過。去其遂從者左右人罪之有差。而王怙惡不悛。奏辯以各官風聞妄言。疏三四上。而廷臣皆劾王怙終吝改。稱制言官。上曰。典楧違祖訓。行僭擬。前敕諭改正。又抗違。消撥撫按官。其以前諭切責之。若仍不改。具奏聞。已王不奉詔。復奏辯。上怒。奪其祿三之二。革護衛諸輔導官。皆逮訊。既益驕。益怨訕咒。既而詆聞嵩父子有變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賄世蕃爲援。世蕃受之。典楧意嚴氏父子藏己。益驕恣。造弓劍。獲戰馬。國大熱。又爲九五常乾牌。置宮府中。而強奪民間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閉門搜縛。及世蕃敗。典楧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予之。而使其黨邀於陸路。殺而奪之。以故事大著。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禮部擬罪重典。上又不忍。命廢爲庶人。禁錮之。

虞記

虞王雄英、懿文皇太子長子。母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洪武七年十月生。薨。追封虞王。謚曰懷。葬鍾山。

吳記

吳王允熥、懿文皇太子第三子。虞王同母弟。洪武十年。生。建文即位。封吳王。建邸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太宗降封廣澤王。置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降庶人。十五年。薨。其宮眷皆錮鳳陽。英宗復辟。儕出之。但有老婦女五六人。時年皆八十矣。

衛記

衛王允熞、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洪武十七年。生。三十一年。封。建邸衡陽。未之國。太宗即位。降封懷恩王。徙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削爵爲庶人。未幾。殺之。

徐記

徐王允熙、懿文皇太子第五子。洪武二十四年。生。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太宗即位。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甯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起火。王暴薨。年十六。謚曰哀簡。

建文皇帝皇太子記

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太祖曰。十月晦。日月皆終。大不懌。建文改元。立爲皇太子。燕兵入宮。時七歲。不知所終。

少子記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能言。太宗入宮。老媪教之。牽太宗衣哭號而求食。曰。饑兒饑矣。饑殺孩兒矣。太宗亦哭曰。汝生帝王家。當有餓死理。命善撫之。幽於中都廣安宮。號建庶人。英宗復辟後。因思建庶人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心也。倘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儻有謀立之。將如何。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歎服。遂請於太后。出於鳳陽。歲給祿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賜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少子。少子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曰。不意今日復見天日。時少子五十餘歲。始出鳳陽。不識牛馬。未幾。少子薨。自是建文皇太子無後。

明書卷八十八

記一

皇子藩王宗室記

漢記

漢庶人高煦、太宗第二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八年。封高陽郡王。永樂二年。進封漢王。初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講學於京師。煦不肯學。日遊嬉。輕躁無行。建文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公徐輝祖言於上曰。臣觀三甥。獨高煦高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宜留。而都督徐增壽、駙馬都尉王甯力保其無他。得遣還。而輝祖因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兇橫狂悖。狡黠陰狠。殆不可御久矣。燕兵起。仁宗居守。以高煦勇。從軍。頗有功。建文二年四月。戰白溝河。太宗爲平安、瞿能所窘。燕兵卻。高煦奮力揮刃。帥精騎殊死戰。擊擐原野。擊南軍。斬其將瞿能父子于陣。而平安亦敗。十二月。復擊破盛庸軍。明年四月。魏公輝祖、開公升敗燕兵於浦子口。太宗見南軍盛。欲還。適高煦領兵至。太宗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候天下若定。當立汝爲太子。高煦麾所引胡力戰。南軍潰。庸降燕。太宗以高煦類己。甚愛之。已而太宗即

位。議建儲。靖舊臣邱福、王甯數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太宗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其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猶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太宗狩北平。庶人益不法。陰畜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爪撾殺徐指揮。乘冀敝輿。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太宗還北京。聞不豫。逆謀益著。太宗聞之。怒。促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欲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上顧謂皇太子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朝發可夕擒。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書戒。竟不悛。太宗北征崩。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仁宗微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太宗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且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其嫡子瞻坦爲世子。餘八子皆爲王。未幾。仁宗大漸。宣宗自南京奔喪即位、賜漢、趙親他府特厚。高煦僭陳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然書時。大詔衆臣曰。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高煦日有所請。上皆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亦與之。高煦亦自疑。元年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夜縶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刀旗幟。令寘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剋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上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太監侯泰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數南面坐。蹴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惶悚不勝。唯唯退。還。上問高煦何言。對無所言。又問其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辱命。且二心。而錦衣官之從泰者具陳奏上大怒泰。罪之。是月丁卯。高煦遣人詣闕。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修理而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嘆曰。漢王果反。議遣陽武侯等將兵進討。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上乃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漢王若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命大索樂安奸黨。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命指揮芮勤

守居庸關、令法司查弛軍旅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景昌、彭城伯昶守皇城安鄉伯安、廣寧伯瑄、忻城伯榮、建平伯高遠守都城．己巳．命豐城伯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容、武安侯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漢王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而南．漢王外多誇詐．內實儒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當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城中虛實．官漢王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省會諸官覺之．防禦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恆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漢王初聞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武大臣諫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利．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猝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塵靄、陽信吏人皆先入樂安城．無一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黮．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罵噪．大軍發神機銃箭．聲如雷．城中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敕諭之．再遣敕．皆不答．國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盡焚其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死戰．無為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命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人．罪止同謀．凡協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詔獄．癸未．令陽武侯祿、尚書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州．八月乙酉．班師．高煦父子削爵為庶人．命中官與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繫王斌、朱恆、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等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誅榮、榮子義．而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崇、青州指揮劉斌、滄洲衛指揮鄭典、溫英、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械仗敗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窩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初高煦被執．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句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上怒．乃命壯士舁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之輒動．積炭缸上如山．燃炭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並死．

趙記

趙王高燧、太宗第三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五年．生．永樂二年．封．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府．王負南征功．

密與漢庶人謀奪嫡．時時譖東宮．傷其官寮．繫獄多死者．永樂四年．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七月．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皇太子力解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八年．命將修北京城池．查理兵馬．以廣平侯容、泰寧侯珪輔佐之．未幾歸南京．十年．還北京．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二十一年．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太監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於上．且素厚王．常陰為之地．因譖言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廷．由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遂起推戴王心．而欽天監麻宜王射成每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堅．遂糾合指揮彭旭等．鎮撫陳凱、高以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於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分兵執府部大臣．豫撰偽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發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王．以正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上變告．上覽偽詔震怒．立捕慶等誅之．御左順門．召皇太子及王與文武大臣．上顧王曰．此詔爾為之耶．王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為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因鞫治得實．誅賢、射成、以正等．升瑜為千戶．王大懼．自斂戢．遂請還常山左右二護衛．仁宗即位．就之國．加祿歲至三萬．封其子瞻塙為世子．諸子為郡王．宣宗即位．王奏彰德外軍民家多開田．而護衛軍無地營糧．撥賜上田圃八十頃．及漢庶人反．上親征擒之．還駐蹕獻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謁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執趙王．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士奇以為不可．山又詣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意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遂還京．而主事李儀言趙、漢連謀．宜盡去趙護衛．而朝議亦請拘王不已．上以問士奇．士奇請遣官開諭．上乃遣駙馬廣平侯容等以璽書往．而高煦至京．又言嘗遣騎指揮等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及羣臣章並持示之．王得書大喜．即獻護衛軍及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上待王日益厚．而薄山義．一日．召士奇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誼．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嫌二十八年．薨．諡曰簡．

鄭記

鄭王瞻埈、仁宗第二子．母賢妃李氏．永樂二年生．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府．王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國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王持重寡言．鎮靜不佻．宣宗亟稱之．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薨．諡曰靖．

王祁鍈．靖王世子．成化四年．嗣王．復躁信讒．惡其妃不相睦．既卒．惡其世子見滋．既長不選婚．長史江高程等屢諫不從．責辱之．七年．上聞．敕諭之曰．祖訓有旨．王國文武官有能守正規助王保全其國者．勿得輕易淩辱．爾箠楚輔導．疎薄世子．夫人之大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爾所為如此．悖祖宗．違朝命．三綱如何．爾其改之．不然．敗名失德．爵位莫保矣．九年．復遣英公懋等往諭．王乃具奏謝罪．世子見滋以抑鬱卒．乃以其孫祐枔為世子嗣王．

王厚烷、靖王五世孫．懿王祐檡之第四子也．王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嘉靖六年．嗣王．是時上嚴厲．凡宗室

有控者處過當王上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因親郡王抑勒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好身不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貧且祖訓曰宗室縱有大過亦不加刑今皆箠楚慘酷乞降敕戒而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官將所統王量罰祿以示懲上不從敕部催查未名封者以報二十七年上不視朝肆玄修王疏諫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隱諷意攻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譏謗者故効尤如狗吠者一無賴子耳爾其今之西伯也諸欲為請為之上愈怒而王又矜其淵博飾好撰采詭祕之文之事以釣奇取譽大為宗室所忌盟津王子祐橏以請復父爵不行尤銜之會進萬壽表王失書臣字時陶仲文建金籙大醮諸宗遣使進香而王否上益怒下使者於獄祐橏遂偽手詔集亡命造兵甲與妖人宋剛等謀為不軌王亦疏參祐橏擅稱長子僭繫玉帶及擅殺良民諸不法事詔會官勘王反狀無驗第奏為信華小劍二仙廟有才館為上僭而掉弄章句規犯至尊法當首論祐橏縱惡殃民亦宜懲戒上於是削王爵為庶人發高牆祐橏罰祿隆慶元年復王爵還國未幾薨諡曰獻

襄記

襄王瞻墡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宋之國上崩監國漢庶人反王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還襄陽土木之變王上章懇切慈壽皇太后發府庫募勇敢圖恢復以鞏宗社疊疊數千言皆大計切時務皇太后嘉納之故奉中王上疏奏皇太后開英宗起居及郕帝朝太上皇於南城俱不報奪門時石亨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太監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復辟詔詢之王上章白且請朝見而上於景帝宮中檢得王疏大感悅奏皇太后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上因手書賜王御名奉書叔父適得叔父前日章再三觀覽深見叔父忠誠發於辭論無非為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欲來朝本不敢煩遠行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齎符敕及書迎請即時濟和惟叔父從容就道竚俟其至四月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行家人禮酒行王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槩人咸稱槩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釋槩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上為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寵賚輸賜王歲時得遊觀不為例特設一護衛衛王護衛時不設久矣成化十四年薨諡曰憲

棗陽王祐楒憲王玄孫也嘉靖初上疏乞尊本生考妣為帝后入廟上優詔答之又上言乞許宗人執士農得自贍免饑寒無煩朝廷廩祿下禮議不許以挾承寧邸序自降庶人後復王

荊記

荊王瞻堈仁宗第六子母貞靜順妃張氏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天資聰秀嗜學能文每過朝廷大慶必祇肅恭無怠容然御下太寬其承奉謝強占民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稼又禁軍民掠財物建昌知府陳鼎以聞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靜攻苦詩書守藩無過凡此

害民皆小人誘歸怨於王王令德為所累其取紹等置之法凡所侵奪令退還禾稼給償敕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蘄州景泰四年薨諡曰靖孫見瀟弘治五年坐不法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而以見溥嗣

梁記

梁王瞻垍仁宗第九子母恭肅郭貴妃與滕懷王瞻墺衛恭王瞻埏同母永樂九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安陸州安陸故郢王棟邸梁並得郢田宅園湖王柔儒寬和有承奉孔勤者侮慢王上聞之曰梁王朕嫡弟奴敢如是逮勤王又為解上曰奴侮王耳遽誅勤未幾上喪不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王故特不問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獻王入城相燕歡甚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卑濕乞更爽塏地上曰郢中歲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年薨諡曰莊後以其莊地賜襄王興獻封安陸得梁郢邸田供二王祀事焉

德記

德王見潾初名見清英宗第二子母宸妃萬氏正統十三年生景泰三年封榮王建邸德州天順元年命更名改封德王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二十一年請業南旺湖以開漕渠故不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庶人牧馬草場上下其事於所司而濟南知府趙璜執歸於民從之正德中王又奏莊田向畝徵子粒二斗欄奉詔止徵三分藩府無以自給乞如故上允行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逋多且山東久災厄百姓凋敝當威意外虞宜如三分便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患貧其不許十二年薨諡曰莊

秀記

秀王見澍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王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六年之國汝寧王凝重有識好賢樂善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滯於途民以為擾左右為言王輒星馳抵國官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曰夫子萬代師法豈可輕撤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勘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勘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實勘黎兩長史辨大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予講義卽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動色長史皆頓首謝八年薨諡曰懷無子國除還葬京城之西山宮眷皆召還京

崇記

崇王見澤英宗第六子母孝肅皇后周氏景泰六年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卽秀王邸弘治七年王求入朝禮部言王雖至親於例不宜從之八年孝肅皇太后思見王上敕有司齎牌符迎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何以堪黛之水溢呈蝕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罕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謗之隙宜勿召王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十八年薨諡曰簡

徽記

王厚爝、祖莊王見沛、英宗第九子。母德妃魏氏。父簡王祐楡。王以嘉靖五年嗣。性剛戾。國鈞州。嘗請陞州爲府。朝議以肅藩、荆、岷皆爲州。鈞不得獨陞府。以鈞州歲解祿不時。怒讓知州陳吉。吉不爲理。王使長史李廉時等捽衆毆吉。吉不勝辱。乃發王不法事。王誣吉。上怒。逮吉幷逮巡撫雒昂、巡按王三才降革有差。又以用膳陳乞引鹽。戶科駁止。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已而復有鹿邑莊田多管莊人害百姓。逮宗命革去。至是復請給敕鐫碑。以示永久。上曲許之。於府第建樓。高數十丈。下瞰城市。王上章乞額。幷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上賜樓名賓鸞。而所乞以無例不許。車駕南巡。迎送恭。加歲祿三百石。備金幣。二十九年薨。謚曰恭。

廢人載埨、恭王子。嘉靖三十年嗣王。以左右不得於知州劉舒。謂衡命。執而箠之至死。巡按御史劾王辱朝廷守土官。大不敬。上詔御史庇其屬。部議逮詣京廷杖之。王益恣。日縱護衛卒掠士民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民間子女稍端麗。強舁入宮爲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眚。輒捶死焚其屍。或生啖虎豹。或生錮柩中燎斃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縉紳士道遇伶人。輒遠辟易。不則必遭嗤詬。聞白王。王仍直諸伶。又架飛梘數百丈。自北城上屬府後苑。爲械激潁水入。視輪苑沼。其視柱所植處。無論士民。即發屋樹。不可即遣撲。或沒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載埨好方術士。煉女發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染散人者。以羽客出入府中。散人知上好方術。乃竊鉛走京師。夤緣獻上。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載埨。載埨恚曰。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爲市寵也。靳不與。散人銜之。初王好微行。嘗從其食客之留都及中都。遊數月乃返。一日。上從容問散人。邇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以前郤奏曰。日者猶未歸事。自之留都中都還。乃大驕倨。上愕然。自是蓄疑。會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以過捶死。毀其屍。安慟恨甚。走京師上變。告載埨謀不軌。且指其潛竊重地。睥睨非望諸罪狀。下所司勘不妄。上怒。命削爵爲庶人。錮高牆。於是會官督衆圍王宮。載埨懼。勸妃妾四十八人嚴妝自經。王亦縊死。貲貨沒入官。初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出沒。占曰。當亡國。載埨不修德。果驗。子七人俱從削錮。國除。

懷獻世子記

懷獻世子見濟、景帝長子。母杭妃。正統十五年生。景泰三年四月。思明土官黃竑者。初以功授邛還衛指揮。陞廣西都指揮使守備潯州。思明土知府黃堈、竑庶兄也。堈老。子鈞襲知府。竑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堈家。支解堈父子納甕中。瘞後圃。即引衆還寨。明日報至。佯不知。號哭仆地。走思明發喪。訪堈父子屍不得。又慟哭仆地。揮涙遣人告竑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竑子殺堈時。堈有僕福童見堈子。幷識其左右人。脫走憲司。訴竑父子殺堈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竑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竑大懼。謀於侍郎江淵。令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親敵。文武將吏十喪八九。僨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徇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非亘訓。反復雖當

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發。勢權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翼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竑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鏜、張軏、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敏、指揮僉事李福、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鎡、王一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使王復、參議馮貫、卿蕭維楨、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儁、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留、鄺鏞、王詢、王璲、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璟、朱英、涂謙、丁泰亨、強宏、劉琚、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竑、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懋、亨、濙、直四人爲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爲太子太傅。鏜、文淵、濂、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蕭、文、翱九人爲太子太保。鎡一寧、滋三人爲太子少師、山爲太子少傅、錫、維楨、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爲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中敷爲太子賓客。嘉言爲詹事。文耀、琦爲少詹事。翰爲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爲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爲右左庶子。修撰林文、侍讀徐珵爲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爲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倪謙、呂原、修撰柯潛爲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爲贊善。編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爲左右贊善。編修周安、李泰、林聰、興籍、鄒循爲左右司直郎。侍書陳穀、徐懋、監丞鮑相、縣丞高誠爲左右清紀郎。檢討倪遜、傅宗、五經博士陸藝、曲籍李鑑爲左右司諫。編修王僎爲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爲正字。教諭劉潔、蘇事序

琪、楊欽、王政、周寧、溥榮爲通事舍人。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爲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鑾香亭。稱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賚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沖年。百官朝朔望。丁未。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太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賚諸親王公主。乙卯。賚遂預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賚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鎡宣戒敕。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敕。十一月。以御史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上命胡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

儀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讀。李侃、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昉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諡悼獻。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悼獻世子。

悼恭皇太子記

悼恭皇太子祐極、憲宗第二子。先是貴妃萬氏生長子。未名而薨。太子以成化五年生。母賢妃柏氏。七年十一月己酉。册立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十二月薨。葬西山。諡曰悼恭。

榮記

榮王祐樞、憲宗第十三子。母康順端妃潘氏。成化二十一年生。弘治八年封。正德初。尙居京邸。王正直有才幹。與吏部尙書張綵謀逐權璫劉瑾。瑾敗。主遂王之國常德。嘗奏其世子厚勳。福寧王厚熙念母妃劉氏。欲每歲更番出城祭掃。上不許。請食鹽荣戶。許之。嘉靖中。王著賢聲。賜沅江、酉港、天心、團坪、涂池諸稅以膳。十八年薨。諡曰莊。

哀沖皇太子莊敬皇太子記

哀沖皇太子載基、世宗長子。母貴妃閻氏。生三月而薨。追册諡。葬西山。莊敬皇太子載壑、世宗第二子。母貴妃王氏。生嘉靖十八年。册立爲皇太子。大赦。三十一年薨。諡曰莊敬。

憲懷皇太子記

憲懷皇太子翊釴、穆宗長子。母莊皇后李氏。以嘉靖三十四年生。生五年而薨。初贈裕世子。隆慶元年。追册諡。

福記

福王常洵、神宗第三子。母皇貴妃鄭氏。萬曆十四年生。二十九年封。皇貴妃鄭氏有寵於上。生王。而孝和皇后王氏生光宗。孝和出於微。光宗九歲時。羣臣數上章求册立。而帝遲遲。蓋有舍長立少之意。十八年正月。上居毓德宮。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時行因乞册立東宮。係宗社大計。願皇上蚤裁定。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然長子尙弱。俟壯後行。已令四臣勿出。宣長哥來。著先生每一見。光宗與王至。四臣見光宗岐嶷。稱賀。因請豫敎。上曰。已令內侍授讀。時行奏曰。皇上六歲正位東宮。卽讀書。上曰。朕五歲卽讀書。乃指王曰。是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臨出。復再三奏。越明年。言者益紛爭册立事。而皇妃弟國泰雖疏乞册立及分封。以杜羣議。二十二年。命光宗及三王並出閣講學。羣臣復爭事體不同。始夾第讀書。二十六年戊戌。先是皇妃刊閨範圖說。序引仁孝女誡、章聖女訓。爲書。而給事中戴士衡因奏皇妃僭擬。有易長心。王蓄危。上不聽。留中。二十九年。册立皇太子。遂封王。建邸河南。三十一年十一月。忽刊一書。名續憂危竑議。又曰國本攸關。一夜徧宮府及各公卿大略。東宮官未備。謂上有易儲意。立王爲太子。語甚悖亂。上覽之大怒。立命索奸人。而緝捕人罪出順天生員皦生光手。雖刑榜掠無驗。上益怒不測。而併逮觀察士錢洛、御醫沈令譽、百戶劉相等。皆註誤繫獄。多刑死者。識者因以生光實之。置之法。王益危懼。是時福邸賜田頗多。王上書辭減莊田。上從王請。遂命減十之二。四十

二年之國。越明年五月四日。蘇有風顚男子持梃入東宮。擊守門內侍。僕太監韓本等集衆執之。是時光宗爲皇太子。熹宗、懷宗尙幼。俱居東宮。皇太子疏送刑部鞫審。初審男子名張差。稍有瘋癲疾者。以入重地擬浚速。廷議紛挐。謂出皇妃意。行刺。俾王冀非分。上乃召百官入慈寧宮。執皇太子手諭之曰。此兒極孝。朕甚愛惜。從少至今。成丈夫矣。朕有他意。何不於彼時更置。待今長成耶。况其弟福王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文武大臣草詔。彼能飛而飛至耶。因顧問皇太子曰。爾何言。皇太子曰。如此瘋癲。殺之已矣。久恐株連無辜。又曰。我父子親愛。外廷若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可痛恨。上又述其語諭羣臣。再宿。刑部主事王之寀嚇張差。使謂有主之者。於是興大獄。幾波及王。賴上鎭定而止。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破河南府。王薨。未及諡而國亡。世子由崧走江南。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弘光。

獻懷皇太子悼懷皇太子記

獻懷皇太子慈焴、熹宗第一子。母貴妃范氏。天啓三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册諡。葬西山。悼懷太子慈炅、熹宗第二子。天啓五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諡。葬西山。

皇太子記

皇太子慈烺、懷宗第一子。母周皇后。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卯時生。三年二月。册封爲皇太子。詔赦天下。九年。出閣讀書。太子聰穎端凝。凡於古今多解悟。出語謙沖。審審時濟翰墨。賜講官。十七年。李自成破都城。不知所終。國變後。京師一皇太子。南京一皇太子。出京師者劉鼎元。南京者王之明也。皆僞。

靖江記

靖江王守謙、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也。南昌王從祀廟廷。子文正。少孤。其母妃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愛之如己子。比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犯。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卽曰。叔父不先衆人而殆私親。何以服衆。且叔旣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上善其言。益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同僉。辛丑。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討統元帥趙德勝等鎭守江西。號令明肅。癸卯四月。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猛擊。文正主畫軍中。隨方應敵。剿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徇城下。文正不爲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且夕至。諸君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七月。上統舟師二十萬來援。友諒始解圍。逆戰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甲辰。文正遣部將何文輝等討平江西未附州縣。然在江西雖功高。多不法。驕淫暴橫。強奪民間女子。所用牀榻器物。僭以龍鳳爲飾。吳元年。上遣人責之。文正頗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爲密奏。上大驚曰。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卽日登舟。至南昌。泊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遽

至倉卒出獄。上泣曰。汝何爲輒起此意。遂欲與俱歸。羣臣勸請伏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法則傷恩。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諭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狡。貽我憂。我育汝。汝長成。且封汝爵。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煒。又改名守謙。國桂林。桂林獨秀山前。見元順帝潛邸。改爲王宮。服冠服祿如郡王。官屬如親王。九年之國。陰賊險狠。狎比小人。肆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寘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旣七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訓戒尊切。王至雲南。復故行。掠殺不辜。民怨咨。上仍召還。安置鳳陽。又橫恣不法。乃召至京。撻而錮之。二十五年。卒。不爵子贊儀。尙幼。上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愼。好學能畫。三十年春。遣省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湘、楚入蜀。歷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甯。遼東。轉而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少。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卽位。遣之國。卒。謚曰悼僖。其七世孫邦甯。嘉靖六年。嗣王。盛氣濆湧。不肯事學問。先是靖江府食鹽給鈔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二十六年。奏以爲臣祖奉御書。全支本色祿米。而後則折支。屢奏未有明旨。爲不關祿米者二十年。緣是地促軍窮。地方官簿辱府中臣衛。挑撥凌轢。皆以無祿之故。請全祿。且罪侵者。且言去冠服。居城外。若不得請。則削髮披緇。弗入府。上覽之。怒曰。邦甯爲祿故。捃拾紛瞭。詞忿激。迹涉要脅。敕廷臣議。已而巡按御史徐南金劾王信姦黨。違法害人諸罪。上因遣刑侍郎某及給事中錦衣各一員涉勘。戒之。三十九年。宗人怨王。名封不以時。各持陰事相訐。而巡按御史龔儀不直王。上疏極言王淫縱狀。上切責之。令自改省。擒治諸左右寘重典。由是王勢阻。不復能鈐轄宗人。宗人大爲地方害。官無如之何。撫按乃復奏王悔過修德。宜降敕褒恩。以重王權。彈壓宗人。於是賜王敕。令鈐束各宗。申明祖訓。其有抗違不服。及出入公門。刼掠強橫者。許王大者參奏。小者懲治。而諸宗稍斂戢。薨。謚恭惠。

明書卷八十九

記二

起兵諸國記一

史官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內資羣力。外藉羣雄。爲驅除難乎。迹其並奮閭巷。崛興龍戰。互馭風雲。莫適爲雄。運窮勢極。乃歸眞主。夫當隗、彭難御之時。尉陀帝制之日。豈能尺組封之。折簡召之哉。及其委心發縱之役。張耳儲生之說。雖曰人事。亦有天命焉。大哉光武之詔公孫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皆欲爲君耳。故其禮河西。敕銅馬。誠明於天命之故者乎。胡元失馭。羣傑紛起。漢爲勁敵。吳次之。西夏等又次之。論者比吳、漢於陳、項。則過矣。項王戰鉅鹿。降章邯。沛公資之入關。陳涉立六國後。亦爲秦勁敵。此驅除首庸也。若二國者。崛起江湖間。竭其主之力。僅以勝之。而無逐鹿之功。後雖牽羊之順。而太祖禮遇歸德。完其子孫。比於漢祖。大度倍之。昔遷史登項於本紀。附涉於世家。蓋因成敗而立例。有帝王之威焉。作起兵諸國記。

滁陽王郭子興記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游定遠。定遠人爭信之。業稍饒。尙未娶。里中有富翁。

有女瞽。郭公爲推其干支。生子宮貴。翁以女卽貴。鄉之人知其將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貲日益饒。久之。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生子三女一。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俱精裕著。以富爲豪尉。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潁。徐壽輝擾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附徐州。子興心動。椎牛洒。散錢帛。結納雄勇。時淮南北盜蝟起。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舉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事不寧一。俱自稱元帥。有事則共議之。元帥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投入城自保。壬辰閏三月。太祖自皇覺寺仗劍趨濠。門者以爲間。縛之。行伏鑕。子興適巡門。見太祖狀貌。大驚異。解縛與語。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襲營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衞。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與謀事。甚寵重。引爲親兵。而宿州人馬公者。常使氣殺人。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女爲鄭媼出。以託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既殊異太祖。夫人張氏亦間進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爲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辭。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諸皆得末坐。意殊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於是德崖等合謀擠子興。每公會。與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恆引病不與會。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爲勉强赴。九月。元丞相脫脫攻復徐州。彭早住、趙均用以其衆奔濠。德崖等不能拒。以其故盜魁也。遂尊事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旣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心第有彭將軍。寧不復知有將軍也。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篡而縛之。械德崖軍。或告太祖。子郭公所親。或叵測。宜急避。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父有急而去之乎。知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偕子興二子往愬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馳至。破械出之。已而元賈魯圍濠急。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濠幾不守。明年。春。賈魯卒。軍中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子興爲元帥如故。使太祖行收兵。得故里中壯士七百餘人。加太祖鎭撫。遂以所從二十四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復收驢牌寨民兵。得三千人。夜襲元知院老張於橫澗山寨。走之。收其精兵二萬。招豁鼻山寨秦把頭等。而繆大亨亦以其衆二萬來附。於是吳復、調國用、丁德興、胡淵、儲興等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來歸。而洪山寨有衆數千。丁德興以百人一鼓下之。降其衆。太祖乃集諸軍諭之曰。諸公故所部非不多。且勁。不精不可以當勁敵。宜一聽節制。戮力成功名。衆羅拜敬諾。七月。攻下滁州。何世倍來降。幷收繖佛、三汊河口及全椒、大柳諸寨。時挾子興屯泗州。遣人邀太祖。太祖故不往。未幾。二王爭權而鬨。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幷有其故部曲。而德崖等衛子興留爲陰陽之。子興危甚。太祖乃行金賂均用左右。使說用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開壁不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在滁。勢重。必不相忘。卽不若善遇之。藉其力以爲緩急。均用乃已。又告均用。郭公居肘腋。且夕爲患。不若縱出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以歸子興。大悅。已有隙太祖者。鎭撫得衆心。欲自王。子興惑之。絀太祖。奪其左右用事。使寡於他將。諸挺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卽欲收李善長歸其幕。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有所獻。獨太祖無所獻。子興乃不悅。高后知之。乃悉所有遺子興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挺朱某不發。今會若奚賴矣。子興悟、乃稍信用太祖。十月。元脫脫圍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於滁。太祖與使者有舊。夜半開門納之。而子興故不慊六合帥。怒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滁不獨存。自請將兵行。子興曰。諾之矣。太祖曰。事可否斷於心。行無悔。遂與耿再成南援。瓦梁壘爲六合聲援。元兵不敢逼六合。來攻壘。以計敗走之。方急他所。釋滁。滁完。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太祖曰。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兵且萃而攻我。未便。子興不得已。爲寢其議。乙未春。太祖以數諫不聽。因謝病。至是再召。乃爲畫下和陽之計。曰。簡攻民寨。得所赈甲。青題曰廬州路義兵。今如製選敢死三千。椎髻左衽。以四駝僞爲廬州遣使者。入和陽行賞。和陽人見之必喜。乃以絳衣千人繼其後。俟關門開。火舉攻之。於是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繼進。至陡陽關。和陽人具牛酒遠出迎。日午。就食他道。過期不舉火。再成疑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縋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走。元兵逐之。會日莫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適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敗走小西門。湯和追及之。斬浮橋。登城大呼。也先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訴太祖失策。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塡三門。兵於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或疑不進。於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規取和陽。自將及中途。遇再成幷其兵。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據得之矣。呼門。城上舉火。太祖免冑示之。得入。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皆比肩。太祖欲觀衆情。密令撤廳事公座。易木榻東西行。且日會。太祖獨後。俗座尙右。則諸將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卽就末座不爲異。已而遇事。諸將瞠視無可否。太祖剖決如流。皆闒。城守最急。圖奉命甓城。太祖按所畫界刻期成。諸將率皆廢。太祖乃作色置坐南向。陳檄於其上。下拜曰。恭主帥命。非我敢擅也。因按劍稱總兵權符。自今違命者問軍正。諸將始惶恐。下拜。先是城破。軍中多掠婦人。太祖出見小兒呼其母於軍。惻然。誡諸將。悉索所掠縱其各扶去。騎元兵十萬來攻。太祖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迄夏乃解。濠故帥孫德崖饑欲以其衆就食和陽。太祖曰。吾拒之則形爲相仇。爲人所乘。不如開門納之。子興怒。將來視師。及坐館。太祖始往謁。子興益怒。太祖曰。罪有之。顧不審處德崖事。不測。德崖遣人謂太祖。而翁不快。吾去之。太祖過德崖。留之不得。時有出餞其前軍者。邀太祖與俱。距城二十里。聞城中軍鬨急。太祖促騎而追者至。抽刀扼中道。持馬銜擁而行。太祖奮。旣脫銜疾馳。則追者備集於背。去十里許。復爲伏兵所及。顚躓。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某審從傍解之曰。而公存亡未可知。殺朱公子必不幸。而公若。兩俱。吾爲子驗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未釋。張繼力夜與共寢。且復縱麻湖中。會徐達等奉命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躁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太祖故強縱之。旣失去。悒悒不得志。乙未正月。發病卒。葬歸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名。置鴆酒。將往迎太祖。謀洩。太祖道。忽控馬仰天爲悲。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卽若負。若乃見鴆。二子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時孫德崖聞之。欲來有其衆。會太祖別將與元軍戰。不能來救。時劉福通奉韓林兒□□使招子興子。撫

而使張天祐往受救於宋天祐還以宋主命子興次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太祖爲右左副元帥太祖乃略巢湖水軍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據衆數十萬子興長子與天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禁先登逆拒秦淮水上戰死次子病死少子以失職鬱鬱死而季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即郭惠妃生蜀代谷三王洪武元年追封子興爲滁陽王夫人張氏爲王妃命有司建廟滁州以中牢祀歲不絕郭老舍者子興次夫人李氏出洪武四年命復老舍家十一年以鄉人貢黃兒韃靼出走十七年太常丞張來儀撰廟碑遂云王無後而命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以其親宥氏爲奉祀世守又命蜀王往來修祀事二十八年老舍返發里鄰將宥論入四川候蜀王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璇世以王孫朝京師弘治中賜冠帶爲奉祀正德中求印遂奪官嘉靖中仍予原衛職奉子厚復革遂絕無一命云史官曰子興奮發固左名義舊正能以滁和山水之間幾成霸業亦可謂傑俊識時者矣拔眞龍於豫且之淵而活之更假事兩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太祖之有天下誰之力也然而度量狹隘疑忌忍生和陽告孤不能執太祖手痛哭而託其子噫亦愚矣觀其爲太祖所選辭功不可掩雖廟祀血食報亦鮮矣若使老舍通侯世世豈爲過哉豈爲過哉

宋韓林兒記

韓林兒本姓李欒城人其先世多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至父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起兵詭稱山童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主中國以宋末丞相陳宜中皆自古城歸託帝昺已入倭遂爭附之且聳衆其傳檄略曰蜃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又曰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大率以復興亡宋爲辭先是至元中天下騷動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首鑒難光卿引歸大明棒秀卿等爲助戲號大金改元赤符而棒胡以其衆自信陽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四川韓法師自稱南朝趙王元皆令所在討平之自是袁州周子旺稱周王自爲年號而李志甫起漳州范孟起河南亦相繼撲滅辛巳改元至正則趙州府內何仁稱順天王汀州羅天麟陳積萬及吳天保相繼起湖廣岩洞南山東不可名者三百餘處至丁卯而盜熾八年戊子台州方國珍始據土地元帥以官秩之十一年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紅巾爲號略地設官屬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六萬浚黃河民大擾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遂僞鑿石埋溝處如其語民相詫詫從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爲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氏與林兒遁武安山中而其黨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等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眞陽等縣及汝甯府光州息州八月元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至十餘萬壬辰郭子興亦起濠陽太祖往依之得領兵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爲帝軍中稱曰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時元至正十五年也母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福通弟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劉人爲糧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徒擁空名

事皆決於福通凡起兵叛元者爭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福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會郭子興子亦使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主歲正旦中書無大小咨行然實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逆戰敗元兵於長葛會哈喇不花引兵來援遂敗福通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兒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及首尾呼應之法不問根本亦未嘗招聚以規便取勢尋謀遽出事無規律且號令不嚴行劫民財子散走於是兗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迤長安南涉江淮皆其蹂躪所及民不堪命丁酉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闖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年戊戌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時元師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兵最勁遠近震之凡福通所遣毛貴之圍山東者初陷膠州元脫脫死之連陷萊陽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摶霄大破貴兵於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摶霄以老疾辭請弟昂霄以代未幾復命摶霄守長蘆方北行曰吾釋此濟南必不守及摶霄行駐南皮詔改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猝至諸將以無備請引避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被殺不見血有白氣及半空是日昂霄亦格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南貴果陷濟南殺守將愛的陷般陽及薊州漷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喇不花敗貴兵還據濟南建賓興館設屯田三百六十餘處於萊州攻滕州元守將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貴與田豐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府冠州時田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貴獨擁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擣濟南都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貴亡走龍鳳五年己亥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殺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李武等入潼關殺元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亡何武等復陷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尋破武關趨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責之急遂叛降於思齊而福通所遣田豐先於丁酉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繼陷東平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豐據東昌是年復陷益都大掠廣平以東昌爲窟穴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不應辛丑七年與察罕戰不利察罕子擴廓帖木兒會關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拒之不得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會擴廓帖木兒以書招豐遂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爲元前鋒下東昌州及濟寧壬寅八年豐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以力士從不許曰吾待人人防之矣乃輕騎十餘人按豐營爲士誠所殺豐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州代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既領兵攻益都急豐乃間請救於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豐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

賊豐、士誠以祭其父。豐等既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諸將。被擒虜等處。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百花死之。亡何。察罕遣賽因赤復晉寧。關先生等乃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狩冀、寧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阨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郤。以懷慶叛歸宋。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遂攻察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以其不進。殺之。時關先生乘察罕遣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遼陽。元總管李侯死之。久之。士誠困死登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遂降元。先戊戌時。福通所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據鞏昌。以喜喜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陰益兵鳳翔。誘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躁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隨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討喜喜於鞏昌。喜喜亦敗走四川。至於宋別將吳天保。故猺賊。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尋敗沒。而俞君正亦聚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其別將□仲連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荊門僧智因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又有鄧忠者。亦屬於宋。初起兵。陷建昌路。宣黃。而涂潛、郡武、應必達等亦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淵出奇計擒潛、必達。而復其城。蓋自己亥八月。宋主入安豐後。諸路兵將多敗績。安豐之勢日蹙。癸卯。與張士誠遣將呂珍圍安豐。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詣金陵求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破。殺福通。據其城。宋主出奔。太祖至。擊呂珍敗之。棄城走。廬州人左君弼來助珍。亦擊敗之。太祖遂奉宋主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宋主。劉基從後叱太祖所坐胡牀。不果。因寄陳天命所在。甲辰。太祖即吳王位。每有事於下。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丙午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林兒殂。稱帝凡一十有二年。時元至正二十六年也。太祖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明年戊申。即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讖也。

史官曰。元滅宋。韓氏借宋以起。太祖終用宋號。卒滅元。然則滅元者仍宋也。無往不復。宜哉。當其時。椎結幾甞非之度。種蒙凝炎祿之宇。趙媼邪閎。爭肆虐刻。豸狐敲翔。卒鮮遐談。弛弓弗張。隳斃臟脈。於是徐、劉猾亂。陸海飛濤。林兒獨控制士中。旁窮猛噴。而太祖以爲宋可用則用之。殆異於韓林面鳴鏑者也。蓋帝王之興。必有先驅之凡。鯨浦頗波。卒歸乘御。及十年後。韓氏殂。乃自立名號。太祖之遇林兒。洵善始善終矣。然於滁陽則祀之。而林兒則否。太祖寔未嘗北面非之。故有異也。林兒以宋起。元以斬宋滅。林兒之食報弗渺矣。迹其黨。如所云竊一邑。殘一方。以人爲糧者。詎不宜速宋禍耶。悲夫。

天完徐壽輝記

徐壽輝、一名貞。羅田人也。姿狀魁厚。爲布販。往來蘄黃間。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瑩號妖彭。能爲偈頌。聚徒。而袁州慈化僧瑩亦以彌勒爲言煽人。湖湘狂惑。適壽輝浴鹽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勝與之。聚衆紅巾爲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爲蓮臺省。壽輝自稱爲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鄒普勝爲太師。黃陂人倪文俊爲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立于大木死之。壬辰元至正十一年春正月。遣其黨丁普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僧法興陷安陸。知府丑嵎戰死。進陷沔陽。推官俞述力戰被執。罵不絕。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黻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及難。三月。復遣歐祥陷元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饒、徽、諸信州。乃自蘄黃沿抵嚴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略自徽、饒辟攻杭州。城無備。元參政樊執敬出戰死之。時詭託彌勒教。不殺與淫。投服者但署姓名於簿。籍取官府庫物。從者益衆。會元帥董摶霄攻安豐。過徐。移兵來會。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摶霄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摶霄拔劍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七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梅元等。進復廣德、蘄、饒。延徽州。壽輝黨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擒斬之。首功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天完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繼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救援不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俄中流矢仆。敵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寨。乃蘇。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刃死。癸巳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蘄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壽輝徙漢陽爲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元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藍水陸并進。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恩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自是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弒壽輝自立。不果。奔黃州。而文俊部將陳友諒乘釁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玉珍爲文俊部將。文俊死。玉珍已據有西蜀。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左丞余闕死之。夏四月。復破龍興。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夏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劫壽輝於江州。殺其部屬百官。自稱漢王。庚子夏五月。友諒弒天完主壽輝於采石。壽輝凡稱帝十年。友諒自立爲皇帝。先是自稱天啓、天定年號。久不用治平。國號漢。改元大義。而天完主戚屬皆被害亡。

史官曰。發憤爲天下雄。或奇偽并潰。或猛氣縱溢。太上志在民。其次亦貫戰勝。卒能清皇路。樹駿烈名。而壽輝以布販起。胸乏致治之術。力歉控馭之策。不數十里。輒稱大號。蓋斗筲易盈者矣。委柄旁落。坐受霸縛。又蔽智耶。乃始終託彌勒名。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壽輝之謂云。

漢陳友諒紀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陳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性躁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爲沔陽府獄吏。不樂其職。浩然棄去。嘗出泊磯下。有鳥聲呼。或如皇帝云。因自負。父普才歎曰。捕魚兒何爲。吾不忍見矣。即毋令我知。聽去。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從羅田徐壽輝於漢陽。初隸倪文俊爲簿書掾。獷迅敢猾。出沒匪常。所向必克。屢功爲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爲。丁酉。文俊擅權。謀弒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既心忌文俊。乘其貳。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

州撟制。時太祖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魏壽等。友諒以戰艦來爭。敗去。明年。友諒攻元安慶守臣余闕□偷死士猝擊敗之。已而友諒爲樹柵。起飛樓攻之。城陷。死之。遂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復陷明池州。元建、撫、饒、汀諸州次第陷。西道兵略衢州。復別將攻襄陽。而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數日又攻。又破之。友諒弟友德益攻急。而王奉國梯城入。的斤死。十二月。陷杉關及邵武諸郡。已亥春。復攻明太平及樅陽石埭。不利。徐達進兵逆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復取明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結。致普客。謀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潛走友諒所親惡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使者。友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內叛。親走安慶軍。猝邀議事。斬普勝於雁汊。徐達乃率張德勝等疾攻安慶。拔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東徙都之。友諒忌其來。沮之不得。陽出迎江州。伺甲西門。入壽輝。閉門伏發。盡殲其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立府置官屬。誅賞專權。一歸友諒。壽輝徒擁虛位而已。明年夏五月。友諒挾壽輝擊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乃作遣使告平曰。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諳致界兵。前閏月。忽以重兵突太平。乘漲。舟尾接城堞西南隅陷。其衆跨堞入。守將花雲、知府許援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伏壯士袖鐵撾狙擊壽輝。壽輝中撾死。左右皆友諒所私。無爲壽輝死者。於是即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甚雨。羣臣露立草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餘各拜官有差。既而仍返江州。方數日。輒大出兵順流壓金陵。又預遣人於周張士誠所約好。令夾擊金陵。金陵大震。方以其初貴發轄。不爲備。又勢促。衆寡不敵。獻議者請以城降。且欲奔鍾山避之。劉基獨瞋不言。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及奔者。乃可破賊耳。因定應敵計。或曰。吾先拔太平。以牽制敵勢。太祖曰。濠塹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不能援。失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又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百里趨救。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間出兵信州。以制其後。而令指揮康茂才僞約降友諒。速其來。茂才故與友諒善。其老閽嘗常事友諒。奉書紿告金陵虛實。且令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李善長曰。計悖。即以漢兵爲憂。奈何速之。太祖曰。遲之。陳、張交成。吾左右危矣。友諒得茂才書。喜過望。且問江東橋。曰木耳。因誡閽者。吾至。呼老康爲驗。閽者許諾。太祖夜以鐵鑄橋。比旦橋成。令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而常遇春、馮勝、華高等帳南五翼兵伏石灰山下。徐達等嚴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龍江關外。親督大軍於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之右。令曰。寇至。赤幟舉。舉黃幟則伏盡發。己丑。漢舟師至大勝港。沮楊璟。港狹。舟不得並進。遽引退。衝江東橋。橋堅。知中紿。急呼老康無應者。猝返泊龍江。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中。遣命去蓋。衆咸奮欲戰。令曰。天且雨。會食後。乘雨擊之。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頃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鼓震。黃幟舉。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遝。內外夾擊。漢兵大潰。虛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無算。友諒乘別舸走。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

巨艦百餘。俘七千餘人。徐達乘勝據慈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采石。益邀擊之。搗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顙。猶血戰益力。旋回者三。而周顯、別勝於銳渡橋。擒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復至。漢軍有皂旗。最驍健。盡披靡投水。友諒收餘兵。乘太平遁去。遂追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漢兵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爲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趙伯仲守之。天完舊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反擊漢。獲其將友仁。太祖令善歸友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輒使李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摧陷。胡大海先使人邀玉山。乃與李文忠由靈溪合擊。敗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漢二降。其兄建昌守平章溥白效。是月。漢使張定邊復取安慶。走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利。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卽下。劉基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梓數曰。安慶著面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傅友德等咸迎降。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道戰。大敗。夜半。挈妻子西奔武昌。而江州下。乘勝遂拔蘄、黃、興國、黃梅、廣濟等郡。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餘千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陳州陳龍成納款內附。而趙德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襲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悉定。獨鄧克明爲漢守撫州。佯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僞。擊走之。初友諒之逃武昌也。徐達追至夏陽。還鎮江州。方奉命馳建康。未半道。而友諒兵已猝入江州。遂又縱擊大破之。俘其眷屬。因復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胡廷瑞以龍興附。其部將祝宗、康泰不與。奪於廷瑞。未發。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存恤窮苦。謁孔子廟。宴滕王閣。集諸儒賦詩爲樂。放鹿西山北。築臺城龍沙之上。改龍興爲洪都府。三月。徐達西攻武昌。令宗、泰二人從行。宗、泰中道叛還。夜劫洪都。發礮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倉卒出走。知府葉琛逆戰於市。及都事葉思誠死之。於是徐達還擊洪都。宗走死新淦。獲泰廣信。以廷瑞之甥宥之。四閱月始定。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乃命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鎮之。江西諸郡雖附。然多觀望。而漢八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起新淦。熊天瑞寇吉安。陷永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竊陷吉安。至癸卯正月。臨江、撫州、饒州等處復叛。文正次第遣兵底定之。當是時。友諒既控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蘇。太祖議所向。或以爲姑蘇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游。名號不正。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引而東。則漢必躡至。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遂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皆來請援。太祖必自將往。劉基力諫不聽。時友諒憤其敗。欲報洪都。乃作大艦。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艫舶皆裹以鐵。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氣銳甚。號六十萬。四月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其百道。連晝夜。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謀。軍中分布拒守力。隨方應之。友諒攻撫州門。兵各冒竹盾如箕狀。矢石不能及。總管元帥而下。傷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搏戰。斬漢平章劉進昭。擒副樞趙祚。漢兵稍退。友諒益增修攻具。欲破柵從水關入。文正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反奪更進。於是更煉鐵鉤出。手灼爛不能奪。德勝方巡宮步門中。斃張對

凋襲骨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攻圍各郡．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將曾萬中．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還爲漢人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否立死．子明詐諾．至城下．呼諸公但堅守．大軍剋期至．勿憂．友諒殺子明．城上聞呼．守益力．時太祖偵安豐之行．曰．吾悔不入劉基之言．使友諒解事．乘虛揭帆金陵．大事去矣．圍南昌計之下者．趨還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萬赴洪都援．癸未．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時洪都被困已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其前鋒．漢兵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守．戊子．布舟師爲十二屯．命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餘艘．軍威大振．漢將張定邊驍捷．直薄犯中軍．太祖舟適膠淺．倉卒厄．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願假上冠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疾援．水涌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退去．日暮．軍中精精懼不斂．太祖夜集諸將吏約束．己丑．漢兵悉鎖巨舟爲陣．旗幟樓櫓．望之如山．我師怯於仰攻．太祖親執號麾之．左右卻．急斬隊長十餘人．猶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剄．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與宋貴、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戰狀．直立舟中不仆．郭興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已小見其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實荻葦七舟．和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甲冑爲睨敵狀．以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火舟於巨舟下．敵苦高不能俯．退又聯舫猝不脫．乃乘風縱火．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溺萬餘人．友諒爲氣奪．明日庚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檣白．漢兵併力白檣．急令諸檣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解．劉基侍．忽揮手劍呼．難星過．捽太祖衣急引他舟．太祖倏徙．顧前舟已破碎．左右半溺水．壞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軍中遙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巨艦後．飄飄而出．勢如游龍．諸將士見之．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友諒大敗．辛卯．欲退保鞋山．爲大軍所扼．不得出．俞通海乃請放舟入江．據上流．稍且休．而劉基亦密請移軍湖口．決勝於金木相犯日．遂令夜船設一燈．相隨度淺行．比明盡渡．泊於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其右金吾將軍進曰．軍勢相抗．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然．我師尚衆．且力戰．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大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使戰．友諒怒．留使者不答．而盡殺所獲明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者．若諸將士之死於敵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云．公即僥倖生還．亦宜修德．勿復欺人．亟御帝名．待真主．友諒亦不答．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遏復蘄黃、興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方達涇口．岸兵合擊．時鐵冠道人侍．大笑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唶．無妄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親兵船外．探首四顧．忽流矢貫睛及顱死．遂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爲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船載俘．白舟乘士．過湖．浮屍盈蔽．歎曰．嗟．士爲我死．酬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曰．陳理孤豚．久當自斃．慎勿與戰．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擒漢張必先援兵於夜婆山．復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詘．夜遣驍將陳英傑獨提騎入中軍．且劫王．王方披帳坐胡牀．將郭英宿衛．前呼郭四爲吾殺賊．英稍臂一呼．陳應聲倒．既而遣羅必仁入城諭．癸丑．理銜璧．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乃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參知政事守之．自是沔陽、荊岳郡縣皆降．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承恩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友仁追封爲康山王．命有司祀傳龍之．友諒稱帝凡四年．年四十有四．時漢將之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逸民鄧仲謙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相周文貴走湖南．詔命常遇春鄧愈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及楊璟等下江陵．取夷陵、澧、沅及辰、衡諸郡．寶慶路漢地皆平．獨贛州不下．乃諭遇春曰．天瑞孤城不可久．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瑞．遣將諭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於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殺城來降．漢文貴走湖南．分其黨復寇辰溪．總制辟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等據之．漢遂滅．久之．置普才於滁州．徙理於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史官曰．肆情凶逆者．終啟反噬之局．機詐謀取者．自速危亡之口．蛇豕之毒．雖觸．螳螂之臂必斷．所由然也．友諒以雄傑之資．跳梁湖湘之濱．芷閩開朵．蹩躠足飛．儼然專大．吞竊鴻名．怒辟輕敵．目無雷霆．秋鶴既作．吞噬乃逞．擬者比之項羽．事有相符．當其鼓行而下．建康勢岌岌矣．時婺州甫定．籓閫遇國．勁敵在前．不得不戰．鄱陽之役．互爲雄雌．天之所興．是奏環樹．項羽曰．非戰之罪也．予於友諒亦云．藉友諒能乘機豹隱．收召豪傑．連東吳．扼安慶．吾不知金陵兩大之間．枝梧何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而乃洪都蹶足．江東盟謀．屢敗不悛．亡其何待．況有賢而不能用．卒使穎國諸人．毅然決去．即陳、張、熊、饒輩．奚足取耶．獨其以捕魚兒跨有全漢．規模粗立．抗制四載．身心之勦．猶迅弗屈．攤戰之血．至死猶羈．友諒儼足稱雄者之英焉．

明書卷九十

記二

起兵諸國記二

吳 張士誠記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鹽儈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士義、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有膂力。輕財好客。寬闊寡言笑。而性激鷙。遲發不肯化。市鹽諸富積始多忽易之。往往色侮。或負其直。而弓兵邱義使氣。尤窘辱。士誠不能堪。憤起。與諸弟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數百家。自度不得免。見汝潁兵起已二年。官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各場游手少年。謀舉事。爲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王克柔。亦泰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撫判泰州。士誠密與深結。至是幾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其衆。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弟士義中矢死。士誠激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衆。五月。陷泰州。元命李齊招諭。士誠請降。願受民職自效。時參政趙璉移鎮泰州。促士誠治舟船趨淮泗。士誠心疑有變。不肯發。起伺閒。執璉以歸。璉以身撞士誠。罵不絕。被害。其僕揚兒護璉亦死。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元左丞相倶哲篤鎮高郵。出齊守僞駐湖。士誠黨數人偶乘閒呼噪入高郵掠。倶哲篤懼。及其屬官皇走免。及齊遁。城門閉。士誠竟據高郵。元苦不能制。復赦其罪。諭使至不得見。還詭稱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爵。於是更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昭舟中。勸反戕元兵昭不從。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府君來。至則強齊伏跽。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椎其膝碎剮之。元竟憚用兵事。冀士誠有降意。令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錄事孫撝輔行。撝反覆曉譬不悟。拘撝軍中。後從徙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樞密院都事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錄軍功陞都事。詣行省陳策。丞相達識睦爾與兵萬人。夜銜枚直趨寶應。士誠黨大潰。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三面攻。普將中軍攻北。而蒙古軍千騎突遮普前。欲收先入功。士誠引兵拒之。千騎恇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擠水。普直入陣。多殺傷。遂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果行。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尋改永興。曆曰明時。設官爵。攻揚州不克。陷盱眙、泗州。時右丞相脫脫以議出。督諸軍事。舉討士誠。士誠大敗。以十餘人突圍走。元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間擯去。安置淮安。副使哈喇撻曰。丞相行。我屬度不免。卽當死丞相前。因拔劍自刎死。士誠乘隙還擊之。元兵敗走。復據高郵。是歲。太祖渡江。駐金陵。下鎮江。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爲盜。渡江詣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建國。願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才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多瞻薊。不足守。謀衆弱以自固。弟士德智略可任。於是遣將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禦之。不克。其館客楊椿鼓變於曾。曾罵不絕口而死。妻王氏哭軍中求屍。爲所執。不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死。守臣貢師泰遁去。士誠入城。卽承天寺爲府。改平江曰隆平。迎奉其母曹來自高郵。服御皆天子制。以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宏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並知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爲參軍。用蘇昌齡爲學士。尊禮之。規模稍稍立。與高郵殊。分兵陷湖州府、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於太倉。士誠名爲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綬爲賓友。亦束帛迎故員外郎楊乘於其家。乘遺命其子鹵卓詭。晦日酉。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自經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擒其妻曰。從我乎。妻憤觸刃死。尋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州民黃仲起一家抗死元令。初達識等屢敗。乃招土官楊完者至。有兵十萬。自嘉興來擊士誠。士誠敗之。復其城。達識遁守杭州。已而犯閒宜興。設將耿君用戰死。子炳文代領其衆。太祖貽書比士誠隗囂。士誠不悅。縶我使楊憲不遣。遂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遂承太祖命。因遂攻常州。周遣士德將兵來援。遂設三覆以待。與戰。士德遇伏墜馬。遂擒歸。太祖爲色喜。周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布萬疋。及金銀諸物。爲盟信。太祖責其開釁召兵之罪。士誠不報。於是遣達兵三萬破常州。周計窮。新附將僉院以七千人叛去。反攻達。常遇春等敗之。遂圍於牛塘。擊敗之。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以炳文爲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湯和爲元帥守之。周進寇長興。反去。別將張鑑等克周泰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馱山。矢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等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奪艦。奪秦望山。江陰下。擢兵吳良分院判守之。弟禎協守金陵界。周唯長興與江陰。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枕大江。姑蘇通

舟濟渡。於是士誠水陸饋餉之路絕。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取常熟。士誠兵敗氣懾。而士德旣被拘。潛審士誠。俾降元爲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識請降。爵多不遂。陰賂楊完者爲代請力。達識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錢穀甲兵。專斷如故。戊戌。周兵攻常州。進攻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敗之。時楊完者恃功驕恣。而苗軍貪殘不馴。達識不能制。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窮自殺。苗衆潰。其部將蔣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無忌。遂脅達識據元杭州。以兵迫莽嘉興、紹興。并據之。乘勢復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絕其餉道。達以是拔之。而廖永安分舟師徇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許。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楊國興守宜興。國興與戰。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十九年己亥。邵榮破周兵於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暨。改爲諸全州。呂珍率衆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之歸。以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閑林寨。周伐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迎戰。大破之。旋復寇江陰。艨艟蔽江。吳良以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寧國。皆敗去。於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周復遣兵陷紹興。庚子。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稱帝。使使約士誠夾攻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復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總管楊泉、張珙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三溪。焚其營。元徵糧於周。別詔方國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識爲往來游說。

得運糧一十一萬於燕京。初士誠臣元。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旣而士誠驕蹇。臣昔不濟貢。思齊曰。昔爲賊。今爲臣。不可。士誠大怒。抵案仆地。思齊遁去。辛丑。胡大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略。嘗以牛革囊兵濟以襲我。每戰令軍作歌高蹻。遂著保越錄以自詡。久之。李伯昇將十萬寇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德等援兵三路。皆被劫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急遣常遇春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千人。二十一年壬寅。故降苗一日叛金華、處州。殺胡大海、耿再成。士誠疾乘間遣其弟士信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僞檄緩其攻。檄信州胡德濟往援。夾攻大敗之。敵爭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於金陵。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拔其城。並走左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貿杭州。太祖使李夢庚節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知。何異給配。執夢庚以諸全叛降周。寇東陽。李文忠令嚴備五指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於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浙東藩蔽。失此。衢、處無以爲守。請更築城五指岩下。不旬日城成。乃以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是時太祖與友諒會戰鄱陽。急遣徐達備士誠於建康。士誠方幸無事。脅達識爲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宮室。設官屬。尊母曹氏爲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卽吳王位。士誠恨達識不爲用。而於右丞答蘭帖木兒等斯諸之。媒孽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其短。勒自陳老病。幽之於嘉興。答蘭等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士信遂取符印。竟自爲丞相。復令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於紹興求寇受王爵。普化不從。往逼其印。普化封其印庫中。曰。卽斷頭不與印。從容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

幽中愧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於是遣士信寇長興。不利。己巳。復寇耿炳文每破之於城下。吳兵自是不敢復窺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胡深州縣官屬爲必拔計。胡德濟挫其先鋒。閉關嚴備。李文忠遣張彬走浙江爲聲援。而大兵抵龍潭。陳旣交身陷其中堅。敵爲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之。走伯昇。流血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驗。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自執士德。不食死。椿以讒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窘敗。更委政於士信。士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器自隨。日樗蒲蹴鞠。酣飲爲樂。及爲丞相。治第東城。所任王敬夫等三參軍。皆諂佞險邪。專事蒙蔽。太祖曰。彼沈湎忘機。不亡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興。與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泰、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翦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達等克海安。趨泰州。敗其援兵。而吳壘舟師海安。駐范蔡港口。以通明兵。太祖知其詐。遂諭達曰。敵非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備水寨。而疾走陸寨。搗達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去泰州遠。首尾遙闊。不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禦水寨。大軍慎勿輕動。此月必克泰州。如期泰州下。分兵徇興化。進高郵。復命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泰州。再諭以持重。是時士誠攻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高郵。吳又出艦百艘。馬馱沙。泝流窺江陰。太祖命吳良嚴兵以待。親督軍往援之。比至鎭江。吳兵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將伏江陰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於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圍高郵。擊援宜興。時馮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千人。及達還。并兵。勝憤甚。鞭軍士。一戰下高郵。乃以遇春守泰州。而達進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

以城降。并獻所部泗州。淮地悉平。時濠已爲吳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進取安豐。江北之戰。迄於成功。皆出太祖遙畫。其料事應機。不爽銖黍。乃議平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以行。諭以勿肆擄掠。勿妄殺戮。勿發邱隴。勿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輕樵牧。因榜士誠八罪。其略曰。惟爾姑蘇張士誠。始私販而行劫。繼負固於海隅。罪一。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罪二。旣襲浙西。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親弟被執。坐困楊苗。首尾畜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朝。陰擅假王。達識見幽。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曰。熊天瑞意怏怏。此往必叛。吾陽如副將軍計。直搗姑蘇。使彼走告士誠。而吾師徑趨吳興。出不意。於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擒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翦軍出奇搗吳興城下。擒吳參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昇共城守。閉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率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誠養子梁虬也。身短小。英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珍等出我師之後。屯於舊館。築五壘自固。常遇春、湯和等更以奇兵由大全港復繞敵背。絕其援路。薄壘走潘元紹於烏鎭。士誠親率援路。遇戰於皁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大風雨。遇春將划船數百突東阡。擒吳將徐志堅。是時潘元紹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濟烏鎭。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縱火平望屯。器仗一時盡。遇春已下烏鎭諸寨。乘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六寨。吳將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

塞。旣時故引數舟檮敵。敵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大呼劇擊。敵皆潰走。遇春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飛舟互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將張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將降吳桐廬。遂掠富陽、餘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詣軍門納款。執明叛將劉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遂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軍。架木塔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爆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懷寶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逆我軍。指揮茅成中槊死。圍益堅。時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江益蹙。吳元年。吳民錢鶴皋反上海。率鄉民持農器稱義師。捷起三萬人。追殺知府荀玉珍。逼華亭知縣馮榮。幽通判趙倬。脅其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遂遣指揮葛俊討平之。鶴皋伏誅。初上海知縣祝挺被執不屈。曰。鶴皋敢爾。不聞單騎入兜鍪營。屈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逼。乃合亘姓起兵復上海。太祖以士誠被圍久。諭之以書。憤不答。乃以精卒奔常遇春閶門營。遇春截北濠與搏。士誠自出山塘爲援。勢銳甚。塘路狹。苦進退。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獨稱君猛。弼應聲揮刀狙擊。吳兵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益憤。降將李伯昇使客說士誠曰。公知興亡禍福之機乎。士誠曰。不知也。客曰。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此天之爲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危於旦夕。卒脫虎口。孤軍奮擊。雄據三吳。地方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西楚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使說令[illegible]置姓樂附。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盍早言之。客曰。臣有言。即安得公聞之。乃者子弟親信。褻屬婦女。酣歌爲樂。軍旅盡韓、白。謀畫皆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臣何所進其忠計耶。士誠曰。吾亦甚恨。奈何。客曰。臣有奇策。公不能從。士誠曰。死耳。客曰。死有益於國家。利子孫。猶公死。螻徒自苦。不見漢友諒之弒壽輝乎。奄有荊楚。帶甲百萬。鄱陽之戰。舉火燒江左。天爲反風。兵敗身死。何則。天命有屬。人無如何。今外援俱絕。抗此尺寸之地。獨恐勢極患迫。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以臣愚計。譬博者得諸他人而復失之。於公無損。順天之命。自求多福。投戈開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戶侯。詔書所云竇融、錢俶故事在此日矣。士誠仰首沈慮良久。曰。若且休。吾熟思之。終憤莫能決。於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銳甚。遇春擊之卻。怒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斂入。遇春乘勢奮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右方進桃。未及嘗。飛礮碎首死。士誠益蹙。蓋吳君臣皆以寬得民。故圍城日久。民不內變。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太尉愛壻。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若等宜何爲。一最少段氏跪請死。輒入室自縊。六人亦相繼死。舞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其烈。叛將搪天瑞猶敎士誠作飛礮。大軍多所中傷。九月。遂破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閶門新寨。吳將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將餘兵二三萬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初士誠見勢窮。謂妻劉氏。我敗死矣。若自爲計。劉曰。賤妾死豈負君。至是賂乳媼負其二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遂自縊死。遂遣李伯昇往諭意。士誠方拒戶自引。伯昇急決戶。令降將趙世雄

抱解之。氣絕復甦。潘元紹曉譬者數四。終瞑目不答。以舊盾舁出葑門。至舟中。不飲食。及龍江。堅臥不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語。不答。及復謁。不肯仰視。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而言不恭。賜弓絃縊死。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驕佚。闇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築景賢之樓。開宏文之館。名士之至。輒厚贈遺。而宿將老見疎失。上下乖疑。或奉遣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一出。軍無紀律。雜以遊談宴博。至喪師失地而歸。往往不問。上下偷弛。終以是敗。先有謠云。黃菜葉。作齒類。一夜西風來。乾癟。蓋當時用事者。即前所稱三參軍。至是卒敗。果如謠云。凡獲官屬諸將校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金陵。而神保等遂還元。熊天瑞伏誅。莫天祐者。猛有力。人號爲莫老虎。壬辰間。結鄉民自保。及士誠略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爲元太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密院爲士誠守無錫。至是並以城降。士誠養子火眼張以通州降。吳地悉平。改平江路爲蘇州府。師還論功。戒張氏逸樂。不爲殷宴。諭諸降將。常如吾濠泗故勤苦相保。毋爲故習。永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史官曰。士誠眞小人哉。擁豐沃之士。席雄賈之資。錦玉厚粧。妖麗奪目。宴安耽溺。規進之謀。坐困一隅。亦其宜矣。說者謂其勿爽擬邗江。乘隙都役。蓋士誠要以金陵爲西衛。不知太祖之持重先其劇疾者。而自翦其守逾金鐵。蘇臺永遜。雖啖古胯齒之遺。而寇昧漸闊之勢。太祖確見其守井蛙之智。乏神龍、之矯。故緩而挨之耳。然其兵力強壯。獨戈鐵騎。甲於一時。觀夫弄元君臣。擲楊完者。如鼯潛淵。良非庸懦。所以太祖不用開平而擣姑蘇之謀也。後乃攻之。十閱月而始下。不亦艱哉。使士德不擒。吳之存亡未可知。不然。獲一將。太祖喜動顏色。事輕於戰鬭孰甚乎。既而舁出葑門。慷慨就死。其於古之奉姓銜璧者異矣。

夏明玉眞記

明玉珍一名旻珍。以避諱更玉眞。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務信義。爲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潁兵起。玉珍團鄉兵屯青山爲屯長。天完徐壽輝潛號都漢陽。招玉珍。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鎭沔陽。與元左丞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人稱旻瞎子。值歲饑。乙未春。以兵將斗船上夔府。至巫峽貿糴。皆滿還。時元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鎭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千人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設曲留飲。且殺之。漢覺。脫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珍。因言左丞哈麻禿、右丞完者都互不相下。可圖。玉眞猶豫未決。萬戶戴勝等曰。鳥困投林。且公在沔陽。爲民也。今遠來貿糴。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半以糴還沔。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蜀。不濟歸無害也。果乘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果州。獲哈麻禿。父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四方降者相繼。乃獻哈麻禿於漢陽。天完進玉珍隴蜀省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軍嘉定之大佛寺。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改復姓名萬勝者。智勇過人。擣嘉定。相持半月。玉珍躬率兵繼之。完者都及參政趙資平章郎革歹等被獲。皆死之。世稱三忠。玉珍皆禮葬之。先時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薦元進士劉禎才可佐謀議。玉珍躬訪。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矣。邀與共議大事。因署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庚子。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文俊同事徐氏。今若此。予當討之。先是友諒既殺文俊。玉珍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

乃令莫仁壽東守夔關．絕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執霍昌．分設守戍．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稱帝於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做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賢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祭．蓋所裁定．皆出劉禎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獨深入．元梁王孛羅遁走金馬山．勝入據其城．孛羅復集兵攻勝．敗於關灘．引還．鄒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珍卒．三十有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即位．稱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與丞相共理國事．其都察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潛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太后旨殺之．以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稱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且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崔某來聘．命侍御史蔡哲報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且求大木．洪武二年己酉．太祖既克元都．關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勉以審守之道．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諭昇入朝．昇牽於羣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軍達征元定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河州．別遣金興旺、張龍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寇興元．守將興旺等纔三千人．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面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級．友仁益決濠塡塹．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夏人．多死傷．大將軍得報．遣屯益門鎭．遣傅將軍夜襲木槽關．列炬斗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罷城將莫率兒歸州．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襲．大破之．辛亥正月．太祖親郊廟神祇．告伐夏．以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王弼率水陸師以從．太祖諭和等曰．天下大定．惟蜀未平．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爲戒．又諭傅友德．蜀人聞吾伐西．必固瞿塘與金牛以拒我師．我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等勉之．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練兵馬於襄陽．給餉征蜀將士．進取歸州．時明昇徙都重慶矣．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助平章莫壽仁等．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引鐵鎖爲飛橋三．平木版其上．設礮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亦果遣兵北守金牛．二月．湯將軍取夏龍伏隘．奪罡溫湯關．三月．楊璟攻夔州大溪口．分兵赤甲山及白鹽山南道入．師身與王衡等進攻瞿塘．戰不利．征西將軍和曰．今失勢仰攻．實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征虜前將軍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諜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遂提趨陳倉．選精銳五千．開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奪敗其守將平章丁世眞．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遁去．遂下階州．急進距文州．拒城三十里．世眞斷白龍江以結營．友德修橋以渡．世眞復屯險五里關．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擊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太祖以湯和等出師數月無功．復遣朱亮祖益助友德．

進克隆州．徇下江油、彰明．都督藍玉夜襲綿州．乘守將向大亨內擾．綿州下．五月．兵至漢江．不得渡．即軍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日月．投江報瞿塘將士．夏戴壽等聞階州破．急抽瞿塘精兵還援漢州．留老少守關．兵未知而友德已逼漢州．令曰．援兵遠來勞困．大亨新敗．衆洶洶．一戰可克也．果敗戴壽兵．拔漢州．於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斬二千餘人．友仁入保寧固守．友德遣兵成都．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官屬軍民三千三百人來降．捷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俞平諸洞寨．旋至中途返．太祖以和等逗遛失事機．詔促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次於平州．蜀已失險．今俟水落．豈不誤機事．前語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決．及得木牌漂江．乃與永忠進白鹽．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分軍爲前後陣．夏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既接．後軍爲兩翼傍擊之．興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乾糧帶水筒以濟渴．衣青蓑象草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兵不覺也．度其已至．乃盡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營．船頭皆裹鐵．置火器而前．黎明．夏兵盡銳迎攻．則已破其陸寨矣．俄上流出所舁舟．揚旗鼓譟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橋鐵索．須臾斷．火礮大破之．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等皆遁走．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己亥．永忠進搗銅鑼峽．夏主昇大懼．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況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膽落無鬭志．拒守徒傷多命．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昇遂使使詣永忠營納款．永忠須和至．癸卯．和至兵駐朝天門．昇乃面縛銜璧．與其母及羣臣詣軍門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文州復爲夏丁世眞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棄城朱僉事哉．裹創血戰．力竭．爲亂兵所殺．友德以兵援之．復走世眞．七月．圍成都．壽、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友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反走．踐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捷至．壽等知昇已降．得家報云．室家並完．乃籍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友德軍門降．友德按兵入市肆不驚．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夏嘉定知州尹鉉清獨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率兵民降．友德普撫之．而恤善清家．旌其忠烈．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虜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雜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略雲南．還過其叔父．隨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號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都．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致孟昶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太祖曰．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多僭．昇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以公服朝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已而夏丁世眞糾畔衆寇秦州．圍五十日．秦指揮等堅守．尋爲其帳下小校殺之．以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太祖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爲．而夏吳友仁猶據保寧以抗．友德、和合兵共克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班師．諸將各上所佩印綬．幷獲玉璽金章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

士五萬九百八十人。馬騾驢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太祖親爲文記功低昂。諸將稱傅第一。廖次之。顧時以下遞減。而召和及楊璟、朱亮祖、趙庸數其過。贈汪興祖東勝侯。明氏有後居南京。世千戶。

史官曰。玉珍風情慷慨。仁心義質。既恢強武。終事天完。宏圖雅節。有足稱焉。繼據險遠。屏絕昏虐。誠賦禮賢。文教彬郁。負川錦以爲固。控全蜀而稱制。要亦偏安之令規。霸者之高烈矣。中道而殂。惜哉。開熙之歲。昏幼無知。委柄匪人。備禦失策。果不出太祖廟算。而猶能以母氏一言。全生靈於傾巢之下。卒禮遇於尋戈之後。與漢沔之驅率餘燼距命王師者殊矣。宜乎其終不失祚胤也。

方國珍記

方國珍、後避仁祖諱。改國眞。台之黃巖人也。身長面黧黑。負膂力。性頗沈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咸剛猂。父伯奇。農儒無所不狎侮。恆歎曰。吾子必有興者。無久苦我。俗佃戶見田主。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縮。至不自容。里人羣笑之。國珍見伏。恨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事之如此。伯奇死。兄弟僇力作。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督責甚久。積辱色不堪。國珍怒。佯雞黍醉田主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國眞有怨家陳氏。誣與盜通。國眞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訴於官。來捕。國珍方就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弟及姪亞初諸鄰里之繼連及者。咸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旬月間。得數千人。掠漕運。執海道千戶事關。詔行省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福州五虎門。國珍勢促。且焚舟去。忽官舟內自擾。國珍反襲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於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眞雖受官。無所任。兵聚不解。仍出沒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三月。副元帥董摶霄以兵敗之。國珍走。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去攻溫州。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來討。次慶元。遣元帥泰不華以火筏襲之。乃引退。於是孛羅期不華大閭洋會戰。國珍諜知之。夜率健卒突鼓譟。官兵不戰潰。赴海死者過半。執孛羅及郝萬戶囚舟中。使招安。郝故出主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公行。二人倖得脫。誕言於朝。元主歸海道梗。下不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發舟師征徐州。國眞以誑言疑懼。復叛。劫衆下海。二月。不華灌澄江。道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從海門犯馬鞍諸山。不華督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矣。國珍使其黨陳仲達僞受命。比至。仲達與語。目動氣索。不華知其詐。手劍斬之。躍上紿船。格殺五六人。賊舉刃至。不華瞋目叱之。衆披靡。奪衆人刀。復奮殺數人。衆攢槊刺之。洞項。不華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國珍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請授官。時劉基爲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是教反。執政多受國珍賂。駁基議。謂基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治中。皆道之官。終疑懼不赴。擁舟千艘。復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元帥納麟哈剌會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趙士正諸豪起

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進秩。功罪反。人無以勸。於是上下解體。多甘心從亂。而方氏益橫。國珍既受官。不踰閏時。汝潁兵亂。四方多故。元征糾廢不能問。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知州趙宜浩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不屈。使盜殺之於陸。是月。御史普山與黃巖。不克而遁。慶元路與台相接。舉錄王剛甫嚴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敢寇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珍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國珍陽尊禮納麟不犯。沈慈谿令陳文昭、永嘉丞達海、鄉進士趙惟侄於水。寇昌國州。爲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珍憤。復益兵爲寇。或諷高昌去。高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高昌力戰死。乘勝陷餘姚州。同知禿堅義責之。遂捕殺禿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係襲溫州。陷之。以姪明善爲鎭撫。屯兵千佛寺。先是溫之帷閣王子濟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楮溪劉公寬稍禦盜功。官都事。偕子濟死。率衆襲鎭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入城以居。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明年丙申七月。元經略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判院。明善脅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勢蹙。明善屬陳珙誓公寬。因計飲醉公寬。而密購其僕金與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與叛主。斬以徇。丁酉春。大造海舟。或問曰。舟已多。何更造爲。國珍曰。倘兵多至。易浮海去。人見其但爲走計。無大志。豪傑多去之。戊戌春。黃巖章子善好縱橫術。往說國珍曰。夷虜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泝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數十萬。然後南北抗絕。擒漕粟而食之。如是青、徐、幽、薊、遼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國珍曰。君言遠矣。誰不能用。久之。元欲□方氏以定姑蘇。因授國珍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省樞官。國珍聞吳中富饒。亦欲自爲計。率舟師五萬。進攻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爲陣。國珍自瀕海泥淖步騎互且蹶。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爲也。自率壯士趙□子楊奮擊。周兩將軍復戰。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然舟師竟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於元。元願奉正朔。元令國珍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十二月。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國珍欲藉聲援以觀變。己亥三月。乃遣使奉書幣。並以其地來獻。令次子關爲質。太祖曰。交質此衰世事。今眞心來歸。吾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安用質爲。尋復錢鍪珠玉於馬鞍來獻。事歲貢白金給軍費。許之。遣博士夏煜授國珍行省平章。庚子正月。煜還。言國珍方爲元具舟合士誠漕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用錢穀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卻之。復上書。願守郡邑。如錢鏐故海入元都。加官太尉。衢國公。時太祖急備漢。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太祖既破友諒於龍江。國珍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珍。國珍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太祖遣人祭之。更遣典籤劉辰通命。國珍飾二姬貽之。辰卻不受。國珍慚而退。始元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國珍海舟。至燕通好。元遣尚書張昶來覘。俄而察罕死。太祖兵威日盛。國珍誅昶。以紹我。甲辰九月。明善攻士豪周宗道於平陽。宗道急來歸。胡深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其將吏。移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諸子弟皆改官。初國珍約杭州下

便納十八侍。丁未吳元年，李文忠下杭州，復據境自若。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國珍懼，集羣黨議，獨邱楠力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朱亮祖討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嚴德破平陽，徽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國瑛於台州。亮祖進薄城下，國瑛走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國瑛於黃巖，守將哈兒魯以城降。國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楨副之，合討國珍於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溫州，破明善太平寨，至城下。明善使人城守而已先遁。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擊明善於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慶元。國珍乘海舟先遁。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廖永忠發兵助湯和合討。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時國珍欲揚帆遠去，風帆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和求降。又遣其次子關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鑾輿親擊，至於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於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大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俟定杭越，容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頭成昏昧，兄弟子姪，器志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到溫台，令臣計無所出，避使再三。顧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汎海計者，昔孝子於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候儀誅。太祖覽之，歎曰：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活國珍矣。賜書原宥。國珍既降，得舟楫器械以萬計。昌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為明州府，後改為寧波府。徙其官屬劉庸等於濠州。明完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國珍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為指揮僉事，明完為鎮撫，姪明嫌亦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國珍卒，年五十有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諺曰：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國珍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邱楠、張楠、永嘉人顧廉愼，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姪分治二郡，刑政租賦，率任意為輕重。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璋、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計。及降，參佐皆杖死，惟楠仕為韶州府知府。

史官曰：初國珍之發難黃巖也，元祚正燄，四海奠盤，雖朝政隳替，中原未至潰析，國珍非有乘釁伺隙之便，輒誅讐結衆，淩風窟穴於江海之陬，不可謂非雲甫之壯烈焉。叱咤數年，始多控弦勒騎之衆，是亡元者國珍也。元即啖以爵祿，誰能縶虎兕而令弭耳哉。使鷄章子翁之論，天下事未可知也，乃終不建號稱王，卒歸命真主。國珍之識，蓋有過人者。固視吳、楚俱燼消灰滅，而獨樂天年，保富貴，子孫安享厚祿於太平，迅雷之下，非沈勇知幾而能若是乎。說者咎其不夾擊江陰於質子之日，取公侯分諸券，果爾則前安

得岸然受官於浙左者幾二十年，後亦與傅、李諸公同受慘苦矣。

明書卷九十一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二

史官論曰：余讀史記功臣年表，其言幽、厲之世，尚有唐、虞諸侯，而漢封功臣，至太初百年間，見侯惟五。未嘗不嘆世主之德衰，而開國承家之始謀不古若也。夫君臣相保，自古難之，惟有禮者能安，惟有德者可久。子犯隨重耳十九年，逮反國，臨河而弃，曰：臣執羈紲以從君於四方，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馬超歸蜀，至與昭烈相爾汝，昭烈左右欲殺之，乃大會示之以禮，超嘆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夫關閫握手之時，君臣之分未定，禮未嚴也。或斬袂射袪，以相昔日之讎，或戚塊鞭韉，以濟一時之急，當時以為德，事過思之以為辱，而武夫悍士，又無學以養其心氣，盛怒至勢或忘之，釁生間作，恩猶豢焉。先軫之唾，范夫之怏怏，所為不能以禮終也。至夫功德在人，十世勿替，君璞其儀，民懷其政，所息之樹，猶不忍伐，故燕、齊之祀，與周並存，若前無武子之德，後有穢德之惡，或陰謀為道家所忌，嗜殺為數奇所兆，庭堅且忽不祀，況庸庸者乎。此固不能以德終也。然弓鳥之恨，烏喙之悲，抑其君寡恩焉。君子觀於明之公侯，始未嘗不星羅碁置，而後乃凌夷衰微也。能世其家者，蓋亦無幾，豈君無十宥之仁，臣鮮萬石之慎歟。今錄其功德

最著者爲開國世家。而不以享國之久暫爲重輕。得十八人爲列於篇。

中山王徐達世家

徐達、字天德。鳳陽人。生農家。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其儕伍咸壯憚之。元至正癸巳。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爲麾下。嘗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三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效。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日視其動靜語默多不羣。授鎭撫。俾諸位稍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殺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太祖乃馳單騎往解之。爲所執。而子興亦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太祖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太祖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太祖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令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頓首請死。乃赦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鎭江。一鼓而下。走苗帥楊完者。俘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帖然不知兵。達自是專爲將矣。沿淮與營元帥府於鎭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襲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於太祖。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太祖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遣鐵騎副總管王均用將之。乃誘致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達大破其軍。殺虜以萬計。送士德於建康。太祖曰。得是可以縻周百士誠不以易也。進圍常州。不克。太祖乃故奪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周。達乃殺閉。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佯示弱狀。周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

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甯國。破走其將謝國璽。甯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太祖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匹。復以輕兵徇宜興。獲別道下常熟。走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以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口絕。宜興下。時太祖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退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太祖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精卒擊破之。普勝乘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太祖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太祖取無爲州。遂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村。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分守之。達還鎭池州。而太祖謀知陳友諒且略地。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且夕至。則重遏於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筴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

兵應之。達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太祖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既陷太平。遂盛兵襲建康。太祖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尋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隳其纛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太祖取江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遏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癸卯。友諒以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太祖亦悉師遡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薄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船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尙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太祖疑之。顧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示以鎭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太祖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卽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尙右。達爲左相國。拜日。太祖召而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意綏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業一焉。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其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走汴梁。既而率兵徇漢地之在荆湘湖南北者。兵至荆州。友

諒守將姜珏降。遣參政傅友德攻夷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抵澧州。土酋易華降。辰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唐隆如文貴。破之。隨走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乃命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討周。先淮東郡邑。首克泰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取興化。降其敗將李清。會周師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周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納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太祖怒詰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得兵萬餘。馬千五百匹。糧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舉徐、宿二州以歸。時安豐復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復破大相撒卜帖木兒於徐州。俘斬萬計。淮南北悉平。丙午。太祖與諸將議平吳。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尙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威德。以大兵壓之。常自潰。太祖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觴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擄掠。毋殺僇。毋發邱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閶門之外城。毋據而犯欺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太祖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周右丞張天騏、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

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擒之而獲。其從卒多死。天驥等敗。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遂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遂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遂逆戰。大破之。獲其僞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擒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擒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驥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棚。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遂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設攻具最雄密。遣使之建康請事。太祖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削弭群雄。今就期來請事。事取裁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尋爲其豪錢鶴皋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皋。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消息。達邏得釋而厚賞之以爲間。使往來。因盡得城中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蓋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啓。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奪。攻益急。凡十閱月。遂諜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入。檻士誠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咨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班師。獻俘於戟門。封信國公。賜綺帛。改官儀。備左爲右相國。尋改相國爲丞相。達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虜主以臨天下。太祖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捲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掌握。不待塵收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有也。達曰。上策之善。太祖顧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於是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今諸將非不武勇。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嫻將體。無如大將軍。且曰。臨大敵則遇春領前鋒。馮宗異分左右擊之。薛顯、傅友德皆勇略冠軍。可當一面。達專主中軍。此行必自山東始。爲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吾聞將者三軍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大將軍以下皆敬諾。大將軍至淮。會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與其叛黨十餘人。太祖勞大將軍。遣賜書曰。大將軍卽何嘗益都。則必率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得益都。西取濟南。濟南二都便兵難險阻。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逆金。應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寧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籍其兵民五萬。進攻安山。擒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還濟南。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時太祖已卽大位。立皇太子。遂兼領太子

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衛師角。若何。我悉遣下授公。能一決乎。君弼咋舌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反走矣。克彝乃驅兵民夜開北門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達緣中濼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脫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逆拒洛水之北。副將軍遇春奮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達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遂徇嵩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儀。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太祖聞達等平河南。乃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詣行在。太祖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亡身。國爾亡家。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勳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俱魄奪遠竄。元都一窠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臣不難走元主。遯外。臣有厚望。使得竄逝之。不爲異日憂。太祖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愼勿焚掠。元之宗戚。皆善待之。達遂拜命。行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太祖賚陣圖以賜。禡奎都、徐州、濟甯諸衛將悉集。遂復入汴梁辭。已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務取廣平。大將軍遂駐臨淸。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南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馬無算。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逃北去。踰五日。達進師塡濠入。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欵。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傅邏隘口。立燕山六衛。孫興祖總之。以固北平。楊敍撫以升師守直沽。捍闘。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薄下河間。下眞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略平定州而北。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瞰居庸關。搗故都。達聞之。詔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以勁敵。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因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偵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且

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廓擴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變.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餘兵馬降.遂次日.建大將旗幟.拔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追斬、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西州.而身率兵自雀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趨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繇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仗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眞保、平章梁子中、商暠等降.遂遣偏將軍以天策羽下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甯.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元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逃之甯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兪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遂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動.良臣出兵鬭.麾壯士擊敗之.悉捕斬其伏騎及諸援者.已復徼其兵出採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功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綺五十襲.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於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搗定西.以取擴廓.左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數日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軍聲振野.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鄭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贏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至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繇甯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太祖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士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勝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遂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太祖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劵.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不絕.皆文綺.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從山後、順甯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設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太祖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旌之宴賜弓五十.彤弓十.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太祖若注達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太祖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尙出沒.奈何.達乃請曰.願發兵搗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太祖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輞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覘.而心易虜.虜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遂闔壘以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過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其子.以私匿馬騾.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鎮北平.虜憚.希復犯.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入寇.達仍以大將軍出征.右將軍友德輕騎襲灰山.克之.盡獲其部落人畜以歸.復鎮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宵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舁臥正寢.寤大驚.輒俯伏階下.叩首呼死罪.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令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爲燕王、王太祖愛子也.國於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畏達威名.不復敢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姻婭.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後從王大率多南俊之士.左丞相胡惟庸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因以內好.達惡之.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時時緩頰爲上言.惟庸不可過任.後惟庸敗.太祖以是益重達.十七年.自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太祖延致天下名醫爲調劑.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歲.以爲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稍愈.上屢遣中使候宵息起居狀.逮召諸醫曰.若等急去.稍遲.若醫誅矣、諸醫不知所爲.爭遁逃去.一日上賜食.食已竟.上果召諸醫.諸醫已去久矣.年五十四.太祖跣奔達喪.撫屍而慟.爲輟朝.給謂群臣.太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傍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迺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壞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著其勳烈.宜於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謚武甯.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碑一區.又貿安神

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光昭天日．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遂薨．太祖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穎國公友德三人．其受賜亦數．然上恩遇咸不如遂．諸所飭勵．惟稱中山、開平二王．而燕王即位爲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遂嚴精而實簡．令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且善撫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就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櫬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恩結其意．皆樂爲用．所平二大都三會省．留郡縣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乘裝．以還邸舍．生平無聲酒伎媵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太祖郊祀後．即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圖遂戰功．與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遂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珩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爲王妃．輝祖在忠節傳．後益死．仁孝皇后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上念遂功大．且以故后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誥券歲賜祿田．明年來朝．不待命辭．上猶恨之．復削爵徙鳳陽．仁宗即位．欽復來朝．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嘗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矜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俌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亦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俌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嬖其妾．奏立爲夫人．欲以其子邦甯稱嫡．會有所格不得立．立其嫡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太祖孝陵在留都者．以盛戚世世奉祀．文皇初即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在奸回傳．太宗贈增壽爲武陽侯．再進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甯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恩超進太傅．旋以監修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萬曆中．子弘基嗣．弘光敗走．被擒．

史官曰．太祖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楚角．實擐甲乘銳．而其它十七皆遂力也．遂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爲過焉．勢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厥後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允宜．然椒房得而弗以宗功．是未免令人撫遺簡而慨然也．舊武略皆與太祖合．獨其窮追元君之論．太祖似不及遂．然遂所論者天下之勢．太祖所存者故君之情．卒使五年之三路．二十年之金山．三十一年之捕魚海．勞心瘁力．而遂之智計．又出從常萬萬矣．其子忠候不同．令人感慨興嘆、雖千古若出一轍．悲夫．

開平王常遇春世家

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世業農．遇春長身白皙．有膂力．猿臂善射．元末．羣盜起遍江、淮間．而盜魁劉

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搏掠．毋遠圖．心輕之．屬太祖駐兵和州．乙未．乃偕其私卒數十人來歸．臥道旁．夢神人金甲擁盾呼曰．起起．而公來．而太祖騎從至．遽前伏謁．太祖與俱．居兩月無所見．自請爲先鋒．上曰．爾饑來歸．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儻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登陴於磯上．舟相去磯三丈餘．矢刃蝟集．諸將相顧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刃躍而進．敵以戈刺．遂提接敵戈．登磯如飛鳥．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敗其衆．乃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總管．上既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時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采石斷滁、和音問．上使遇春多張疑兵分其勢．而自帥正兵擣之．陳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舟分爲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不復扼江．而南北通矣．丙申．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從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周兵合．反圍達．遇春以師援．表裏擊破之．擒其驍將張將軍．遂進統軍大元帥．丁酉．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從徐達下甯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上取婺州．攻下衢州．降其院判張斌．得卒萬餘人．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周益兵來援．累戰．後少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漢衆．語具中山王世家．已而漢友諒大寇．薄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上襲友諒於安慶．擒取江州．還督龍灣師．周將李伯昇圍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去．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將．稱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刦之．事覺．執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崇勳臣．衆唯唯．遇春前曰．人臣以反名．尚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遣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周將呂珍圍宋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營而擒之．僞左右軍敗中壘軍堅壁不得去．則殊死鬭．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逼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移攻廬州．且下．而漢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匝．凡三月餘．而上總達、遇春解廬州之師以應．遇漢兵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遂敗其前鋒．焚敵舟．敵不退．而漢太尉張定邊犯上舟．舟適膠淺．軍迫．遇春奮擊．從傍射定邊中之．稍解．引去．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漢兵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懈．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江上流．而別出奇兵絕偏道．凡旬五日．漢友諒中流矢死．俘斬無算．班師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士田金帛．甲辰．太祖即吳王位．復從上討漢陳理於武昌．圍而合．其丞相張必先將驍騎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陳理窘．開門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

遂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繼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廷議平吳。遇春獨抉曰。臣聞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吾使一鐵姑蘇。何煩他兵。上曰。吾意翦其羽翼。先吳興。遇春張目執議。上曰。攻吳興不克。失利姑蘇。則軍敗矣。命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羲等。直取湖州之毘山。與吳兵水路鬬。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右丞相張天騏出三路逆戰。術者誡此日忌兵。遇春按劍叱罵曰。兩軍相擬。卜吉哉。奮攻其南。拔之。士誠乃撤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厭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東阡。御厭其背。絕吳餉道。突劃船數百。擒吳將徐志堅於東阡。吳王弟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再戰。士信遁走。追至昇山。舊館之卒降者六萬。而湖州亦下。進圍平江。遇春破閶門。凡八閱月。縛吳主士誠以歸。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祿秩與相國等。復議北征。遇春有所獻策。諮其所。乃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謝詔。既行。太祖卽皇帝位。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太子少保。遂與大將軍略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乘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前騎。大呼入。盪殺二十騎。敵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將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甚鉅。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算。效驅馳。固大幸也。上悅。三日辭去。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元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敵鋒銳。勿與正決。恐多死傷。不如夜劫之。彼必有走而潰耳。達曰。善。而擴廓果潰走大同。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將軍馮宗異上。出鴈取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召遇春東馳故元都。部署將士。以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甯。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大興歸卒。復大敗之。擒元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悼。喪車至龍江。親出奠哭之。爲文敍其功甚詳。始命有司。詢問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鍾山之陰。明器爲瘞凡九十。皆官給。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

王三代。皆賜謚。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爲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享廟庭。與祀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敬愛之。終始無少間。及乘鉞專征。又能節制將校。所向克捷。惟性稍好殺。而程以此不能比大將軍。然稱名將者必曰徐、常云。上亦爲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子三。茂、昇、森。茂弱冠封鄭國公。貴驕不練事。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從婦翁宋國公馮勝比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徹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己獨不得偏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勝約束。而勝兒子畜之。數加責誚。茂恆慢辭應。會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置酒與衣未決。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部卒驚潰。勝因得修怨。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詔即軍械茂至京。而茂亦列上勝貪淫不法事。上乃收勝大將軍印。削茂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茂至流所。而龍州守某者土夷趙貼堅。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爲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匿之他所。實不死。上爲窮索茂。且大發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蹤跡。次昇在忠節傳。子繼祖。繼祖子甯。甯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嗣。紹卒。子經嗣。經卒。子玄振嗣。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卒。子胤緒嗣。

史官曰。太祖以神武定區夏。其臣咸莫及。然至於達與遇春。則心儀焉。遇春甫成大業。天不假年。而榮休弗與。宣太祖之悲思之也。考其智勇。不出達下。而心每遜之。暨至貴四勳齊。每受命出副。亦不生異同。卒所至樹偉烈。皆謙恭自然天性也。世所傳遇春有殊勇。夫喑嗚跳盪。百夫敵耳。彼豈知其所優者耶。子昇忠節矯矯。殆所謂龍額不群獸。

明書卷九十二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二

岐陽王李文忠世家

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王貞。母曰曹國公主。太祖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小字保兒。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攜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上多畜義子材勇者子之。得文忠更喜。使冒國姓而從。從文正列。受書外傳。閒習兵法。上嘗攜所著撰傳示模倣曰。即以文忠廉太平對策。吾家卿士材。顧無賴此時。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年十九。俾以舍人從軍。寨攻池州。獨擊破天完陳友諒。驍勇冠諸軍。隨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諸縣。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淳安萬年街。復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覘軍士多倘飲而淫。夜獨起。潛殺所獲婦女。而焚其輜重。明日諭軍中曰。公等且力戰耳。吾嘗爲公等更作家。衆皆率法。遂南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薄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兼僉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周師來爭。挾苗獠水陸

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臨逆擊大破之。劉所誠縣樓放之中流。因奪其水軍。亦夜遁去。己亥。進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義門鄭氏避居山谷。扶甫其家。會苗帥楊完者爲士誠所殺。其將蔡不花、蔣英等以三萬餘人赴款。文忠誓撫之。敗周兵於劉溪塢。又敗之於背口。遣將克汾水。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辛丑。援廣信。擒漢將李明道。王溥以建昌降。代參政胡大海分省事金華。壬寅。故降苗將蔣英等反金華。賊殺大海。文忠疾以兵馳赴蘭溪。賊南走。金華定。而降苗李佑之等亦反處州。耿再成遇害。文忠令屯兵縉雲。遏其侵軼。處州亦旋定。進浙江行省左丞。總嚴、衢、信、處各衛軍。而周士誠乘閒以兵十萬圍謝再興於諸全。文忠顧嚴卒寡且急。桐廬衍不足援。喈檄信州胡德濟使東。而詭流榜義烏之古樓檄曰。平章邵榮兵五萬定處州還。右丞徐達亦五萬出徽州。尅日會諸全。賊周將呂珍果驚。謀退營五里。德濟曰。賊虛可作也。夜半。蓐食開門。突金鼓。敵陣亂。追擊大敗之。爭渡溺死無算。癸卯。再興以諸全叛。引周師寇東陽。文忠旣嚴堵五指山。而身以精兵日馳百六十里。大敗之於義烏。是時文忠處兩反側間。又嚴巨敵。數殊戰。最繁難。而繕甲練兵。示以鎮靜。屹不動。太祖無東顧憂。旣失諸全。用胡深議。築城五指山下。號新城。爲固。尋與司徒李伯昇以兵十六萬圍城。不克去。乙巳。復悉兵號二十萬來攻。而別將遡釣臺犯嚴州。文忠旣分遣兩路出江浦爲聲援。而舟師遇釣臺。先鋒謝佑遇伏敗。衆懼。文忠意氣舒詳。身率朱亮祖等赴援新城。去十里。壁龍潭。議者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兵無以形驚。苟一頓。不可復矣。更約督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曹也。勉之。不如令。視軍法。天方重霧。忽開朗。麾下令。此時出當吉。衆咸奮。戰旣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軍益。各呼噪聲迅。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餘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丙午。統水陸師取吳江浙。下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杭帥平章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紿爲緩師計乎。彝謝曰。今王師所過。秋毫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何敢紿。文忠見其誠。引之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卸師。帥府庫奉圖籍。執叛將蔣英等出降。乃以女樂導文忠入。文忠麾卻之。遂入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戮以徇。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請減杭州田租增額。從之。戊申。太祖即皇帝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寵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命守宮省。文忠旣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移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伐。由道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開平王卒於軍。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下。而元東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宜援大同。或以爲未奉明詔。文忠按劍叱曰。大將專閫外事。抗令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遊騎數千。擒平章劉帖木。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時天雨雪。引數騎入覘山伏。而前軍已去元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令移營五

里。阻水自固。元將脫列伯果夜率衆來劫。壁堅不可動。質明。元兵益大至。文忠計以二營委虜俾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更出精兵爲左右翼。躬前鋒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逐北。擒脫列伯。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明年庚戌。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伐。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貞。敗太尉蠻子平章沙不兒朵兒只八剌。進次開平。獲平章上都罕。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督兼程進。大破其侯騎。猝圍應昌。明日拔之。元主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册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擒江、唐二國公。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兵民萬六千餘人。奏平沙漠班師。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辛亥。鎮撫成都還。復以左副將軍又從大將軍北伐。出東路。師由和林進可林。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曰。千里襲人。若負重退而歸。不得戰。乃留輜重騎驅河。而人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張蠻子遁其妻子。北去。悉衆渡河。而嚴騎以待。兵接。文忠方戰。乘馬中流矢返走。則乘馬短兵步搏。從者劉義以身前突爲衞。指揮李榮脫所乘馬乘文忠。而奮擊敵。馬乘之。左右文忠。得馳麾兵殊死戰。虜敗北。至駒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示弱以啓虜。散牛羊於野。多張火爲疑兵。虜果懼。稍引去。得解歸。失故道。乏水喝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出可兒麻思野。忽所乘馬砲地。地陷。故泉隨湧出。士馬賴以俱濟。人以爲神。文忠軍是役名爲全軍。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覓敗。賞故不行。癸丑。復與大將軍行邊。屯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明年。總兵北伐。駐代縣。分遣將分道出捕虜。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大國公鄭李羅帖木兒。又破其甯渦州。斬其宗王朵朵失理。皆擄人口畜物以歸。至豐州。追斬魯王。虜益遠避。邊境無事矣。丁巳。還師鳳陽。己未。理軍洮河、岷溝。置衞所。召還。與李善長同知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又詔命大事皆取裁二公。尋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文忠與達皆折節延儒生講說經義。文忠尤號文采。嘗以門下客言。勸上少誅戮。毋太盛宦官。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胡惟庸之死。或謂曾通日本。上欲與師海外。文忠又諫。上曰。此儒生家言。安得出汝口。乃盡殺其客。以是忤旨。病悸不治。上幸其第撫之。癸亥三月。暴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侑享太廟。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而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文忠器識沈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駿發。遇大敵。膽氣益壯。好學篤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明性理之學。有三子。景隆、增枝、芳英。景隆襲爵。上親製誥文。有云。姊子景隆。非智非謀。幾累社稷。蓋深疑之。故不得其死。景隆小字九江。在奸回傳中。永樂末。以凍餒死。芳英早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璟爲南京錦衣衞指揮使。卒。子遂嗣。卒。子性嗣。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督府兼漕事。卒。子言恭嗣。卒。子邦鎮嗣。卒。子弘濟嗣。

史官曰。文忠不數秉麾鉞爲大將。將輒有功。敦詩說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耶。太祖起民間。歷更變儲。兄之子獨文正。姊之子獨文忠。而文正不善居勳。父子廢徙。太祖恤之。不絕其國。使剖圭襲冕。式是南邦。與明祚並。而臨淮之嗣侯。則太祖遺意哉。然驕橫窮極。而僭擬不檢。文忠幾不血食。侯之敗。忠也如此夫。

甯河王鄧愈世家

鄧愈、字伯顏。泗州虹人。父順興。有三子。長友隆。仲即愈。愈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羣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入臨濠自保。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太祖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兵來侵。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元尉元帥以長槍軍逼州城。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甯、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元苗軍元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擒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神帥汪同來降。愈率兵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帖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得兵如之。移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拔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槍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己亥。領兵略臨安。敗周師於岡林。破元將昔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庚子。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佈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萬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已歸。上因其兵使取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將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省暨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號令嚴明。廛市不易。民爭獻酒食。澄詞慰勞苦之。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鎮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上還建康。從容爲官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趨新城門。舉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奔撫州門而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副之。明年癸卯。漢友諒圍洪都。號六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守撫州門。城爲要衝。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太祖以大兵來援。大破其兵。圍始解。友諒敗死。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定許等二萬人於永豐。擒叛新淦。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

嶺、十洞諸山寨。閩贛州。降熊天瑞。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平。還討饒鼎臣於吉安。兵或不律行掠。判官潘振入諭曰。將軍奉揚天威。而民不自保。非仁人弔伐意。愈大懼謝罪。戢兵士。撫慰百姓。進行省左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旗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國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特見嘉納。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梁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相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太祖即皇帝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吐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十年。吐番諸部為梗。劫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分兵為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之崑崙。斬首捕虜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嘆曰。愈事朕二十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兆葬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為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委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長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夭。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嗣。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斷號防禦觀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楨嗣。卒。紹煜嗣。卒。子奕隆嗣。

史官曰。愈風采光朗。懷情篤順。號稱絕力。以敢戰摧敵名。亡幾而建勳方面。勞勤汗馬。常其乘洪都拱手而東。若怯矣。而闕門與六十萬爭衡。抑何勇也。倘獲上公。盟中帶礪。天年中折。不獲與耆臥綠沈雨拋金鎮之暇。惜哉。或謂太祖末功臣鮮克令終。以夭為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靖盡瘁。未必與不善居功者羅弓藏之慘也。予過襄陽。幾三百年。人尚多道衛公云。

東甌王湯和世家

湯和。字鼎臣。濠人。與上同里閈。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羣兒嬉。輒勒習部伍。身為帥。擇一雄者為敵。分壘而角之。必勝乃已。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工騎射。饒智略。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濠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戰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湖。再從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太祖以王增將帥職。請於王。得和共事。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為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太祖等夷。驕莫肯下。而和長上三歲。獨恭謹執部曲禮。上甚悅之。及上總兵和陽。奉檄未上坐。和為推榻下拜。衆皆下拜。上由是益尊。元將陳也先來寇和州。和敗卻其衆。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寇太平。和擊其水軍。戮溺。流矢中和左臂。不為撓。卒勝之。尋與徐達、鄧愈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衝其中堅。大破之。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丙申。從平建業。復與徐達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復寓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守之。與吳接壤。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啓請事太祖不獲允。頗憚而怨。醉中訓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之。有言於上。上隱不發。和醒大愧。悔。悉力拒吳師。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千計。癸卯。從中山王大破吳兵於錫山。俘其梟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天祐走之。擒其裨。遷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鄂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吳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遂西取永新州。俘其守帥周安等。歸其士馬於京師。還出守常州之戍於師。丙午。從伐吳。進略太湖。降其背衝。轉戰湖州。降守帥張右丞。復攻吳江州。遂薄姑蘇。圍之。吳平。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戊申。太祖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為太子左諭德。時方國珍據溫、台、慶元三郡。反覆未果下。和以兵壓之。進國珍海島。追逼之。悉俘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陳友定擁為元守建寧。城嚴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擒友定以歸。應上幸汴梁。同宋國公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復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擒其猛將虎陳。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為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上始露其守常州時醉中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為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趨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給予之彩帛八。洪武五年。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為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盜晉著。以久勞於外。數賜寶鈔勞。尋擢通州之外郭。徙鎮彭德。疏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塋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相砥礪。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效。且念其為里閈長者十年。乃封為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加祿至三千石。與誥券。明年。與曹國公李文忠練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又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剌里、樞密副使九通。十三年。巡四川永寧之璞淼。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猺亂。和以兵討之。鹵斬三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握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為上言。臣老矣。不敢將兵矣。顧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為諸功臣營。而宋穎公諸國公徵侯成治第。皆極宏壯。既而倭寇海濱。方國珍從子鳴謙請沿海設衛所宿州。太祖謂和曰。日本寇爾數侵盜。不欲與爭。第因封守。卿雖老。強為朕一行。於是使和與鳴謙偕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五十有九。盡發州縣錢糧及役入與人貨物給用。工匠往往過程。丁壯多入民家。鈔其貨根塔序之石。及諸確磴作城。某民謠曰。京國巨倉公卒聊浪。蟲除確磴。公城擴溢客啓日。民謠矣。和曰。吾

聞成遼算者。不近拉。任大事者不細瑣。若以國之無備。及於戈鏃。蕘草延蔓下。崗羅生井臼。安所得碓磑乎。復有謂者。老夫能手碎之。及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四民取一丁為兵。戍之。和婁事而新第成。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胡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即幸其第撫視。惋嘆良久。遣還里。命其女魯王妃歸甯侍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慰。最後復大朝。疾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敍里閭故及艱難勞勸。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為之彈涕。出藏鏹付有司。為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沈毅。資直。入聞國論。一語不洩。臨敵敢果。或談古兵法。笑曰。無為。在臨機智謀耳。家畜妾媵百餘。暮年悉貲遣之。賞賜多惠鄉里。加憫故舊。精於相地。凡省郡州縣。多所改正。正德中。浙江御史英上言。和沿海守備精密。倭迄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詔從之。海上父老。往往指烽戍頌信公不衰。有五子。其四先和卒。長追封世子。而少子醴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蠻。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弟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卒。子佑賢嗣。卒。子世隆嗣。儆衛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嗣。卒。子國祚嗣。

史官曰。和早託肺腑。風規讜抑。和陽下拜之日。其意固已遠矣。然而搴旗無幾。殊烈寥寥。後復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終爵上公。騈蕃之錫。浮諸勳舊。豈亦以館角布衣之契故重耶。爛功宿將。或以嫌獲罪。或緣疑受戮。而和獨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和之謂歟。其海上烽戍。遺民賴靖鯨鯢焉。和功頁可剛誠哉。

黔甯王沐英世家

沐英。鳳陽之定遠人。父早亡。育於母。八歲。母復亡。上行兵。路見之。歸馬皇后收而子之。遂失父母名氏。撫軍中。太祖嘗稱是兒長。吾世屏翰也。當時厚重如成人。及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年十八。從上征伐。入侍帷幄。迸夜勤勵。目無迕視。上心器之。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延平。擒陳友定。有功。歸。上一日問之曰。朱文英汝難子耶。對曰。臣陛下子。屢詰之。對如前。上笑曰。汝朕八歲時發子耳。為述狀。英感泣曰。沐陛下母后聖恩如天地。上即其言賜姓沐。更名曰英。出鎮建甯。節制邵武、延平三衛。擢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英特受上心膂託。佐李岐陽為政。徒精明。九年。命乘傳巡陝西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充征西副將軍。從甯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攞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士卒以萬計。駝

馬牛羊十倍之。師還而甯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迭失迦及三偏將副使曰舒朵兒。曰只都。曰烏都兒。卒二萬餘。雜二十餘萬。平朱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還鎮關中。十三年。復率所部討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白質陽。擒伏總者。得其處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元大師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覆其全部。還。仍鎮關中。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褭。掩四部卒。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宜等。還京。亡何。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友德、永昌侯藍玉討元梁王於雲南。蘇長沅出雜鬼。遂躡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曲靖。為先驅。兼程疾掩之。適匝剌瓦兒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士十萬阻曲靖來拒。[illegible]大霧。東盤壁白石江。敵始知之。驚擬。則陽將衆若將渡者。敵悉銳挽渡。軍而別出奇兵。潛從上游出敵陣後。角巘山谷皆應。更他設旗幟為疑兵。達里麻驚。撤後軍應。已渡軍水上陣亂。英整師涵數百人。蒙盾當先。既渡益頭。敵退數里。肆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血漬漬。穎川、永昌二侯更多縱鐵騎貫壘而登之。敵大潰。生縛達里麻。僵屍百里。相國偭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梁王棄雲南走。以死。時大理術為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為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壓騎亂流至關。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列衛戍。簡督守令。勸課農桑。復與穎川侯分道平東川烏撒蠻。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留鎮雲南。而召穎川、永昌二侯還。穎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麼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八年。宣撫思倫發聚其衆號三十萬。叛號川。英所部止卒三萬。拒之。前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攻。象皆被甲負戰樓。周若欄楯。為敵挾大竹為筒於兩傍。筒置短槍十餘。以飛刺。英分卒為三隊。命都督馮誠為前鋒。都督寧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礙神機槍弩為前。更番進。而身立馬上督戰。敵有背刺者。健鬥。左隊小卻。英令馳取隊將首來。隊將急。奮貫敵軍。諸隊皆踴躍蹈敵。呼聲振天地。象反走。英以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以死。賊帥刁斯郎等皆伏殪象背。萃僞虜賊率貢。不敢復為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召還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上撫其背曰。乃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英陛辭。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祈番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二十五年。懿文皇太子薨。英故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計聞。上慟哭輟朝。命葬都門外。追封黔甯王。諡昭靖。王其三代。王好禮士。擇卒校有恩節曰疏。不肯為煩數。讀大學衍義而悅之。手不釋。追鑑綱目論事。輒引為據。擇氏秀及士官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風以禮義。平居無所嗜。獨有馬癖。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吾大將。當與之以為匯友。何以為樂。有五子。春、晟、昂、昶、昕。春字景榮。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初嘗從父出征。累功擢鎮撫。十八

年。例試後軍都督。上曰。是兒不比他侯家。特賞授。時因霸山。湊犁數百人。往蒲那海於蒼州。白其擒逆非兵。亦斬數百人。從宋公出沙漠。降哈納出。嗣侯。鎮雲南。討降羅雄決東邊能平弄山諸蠻。二十七年。進平越巂賀哈剌。走瀾滄衛鎮之。擾叛阿資於赤窩。遠州光刁拜爛負固。討平之。久之。麓川刁幹孟逐思倫發爲寇。春以八千人破誅刁幹孟。歸思倫發。加前將軍。麓川貢雲南兵。三十一年卒。謚惠襄。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寡言笑。喜不形於色。而資穎敏。讀書強記。太祖甚重之。甫冠。即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進左都督。嗣侯。即代爲雲南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嘗與晟交惡。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它故。徙國楚。獨晟自如。及建文帝出走。太宗疑晟所使。使詗察。久之無狀。時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踞其地。晟舉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湾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久之。八百國之長使其偏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之。而自搗其後。至蠻自潰退走。追獲其帥。歸賜璽書。佑以金幣。永樂四年。安南黎季犛殺其君陳日焜。以其子蒼更胡査。自稱爲帝。國號大虞。紀年號蒼戕我使者。擁水陸師號七百萬。天子討之。詔朱能爲征夷大將軍。晟爲左副將軍。合二十五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八十萬。繇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栅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拔洮、汭寺沙。舁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擁擒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檜江仙侶等賊。悉剿平之。胡査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攜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誥劵玉帶金銀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寵異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亡何。胡査之孽簡定作亂。反化州。稱日南王。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戰於生厥江。不利。簡定遂自稱上皇。擁從子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興慶。詔英國公輔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而季擴等尚未平。矯命改元重光。晟連戰不即下。於是輔復出與晟並進。獲季擴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鈔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蒔據富州叛。晟降之。仁宗即位。召還賜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宣德元年。再反。晟會安遠侯柳升戰。死。晟敗。廷臣劾晟失律。宜降削。上特馳章示之。正統初。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茂翠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而晟寡不能進。晟退師金齒。詔還鎮。晟內慚懼。至楚雄。自縊卒。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而天子以絕遠且世將。籍而隱焉。南方諸服晟父子威信。非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官所。其威儀出郭迎迓。盥而後啓之。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父子前後措國數田業三百六十五。曰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恆數百人。役使閹奴亦可數十百。而審事中貴。多通遺執致不絕。然能備制其下。是以人安之。晟有子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合定西伯蔣貴等兵始

平之。昂復還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西伯。謚武襄。斌嗣公。十一年。縱建撫定功。卒。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尋甸廣西土官互賊殺拒命。乃擒其倡亂者。詮旋宥治之。撫孟密。討叛酋師五彝邱等平之。璽書褒獎。加太子太傅。工詞賦。馭下寬簡。得宜。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後。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襲者。又合川、貴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鳳曾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數歲而爲。朝輔之弟朝弼嘗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其淫惡甚。且屢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於南京之故第。以幽死。孫啓元嗣。卒。子天波嗣。國變後。據黔者久之。

史官曰。世俗傳英爲太祖外婦子。非也。計太祖長英十五歲。當英之生。太祖方嬰孤。安從取外遇哉。英以鎮靜饒兵略。爲天子篳路藍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繼德之世保亦社。爲明藩屏。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錮死。昌祚嗣興。法與恩不相縱。明德其且遠矣。

明書卷九十三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三

潁國公傅友德世家

傅友德、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而至性敦篤。沈毅多智略。爲里中所推服。元季。避亂潁州盜山中李喜喜。雖致幕下。從之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蹂躪。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降。見於小孤山。上與語。見其英偉奇之。俾爲別將。嘗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友德操輕舟。衝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於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策功最。復從上親征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漢盛兵據之以爲固。嚴不得上。而近營咸苦。頗爲所窺。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拔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澧黔、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其援兵於馬騾港。旋敗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位之元年。太尉方有事於浙西。而以

友德守彭城。元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師次陵子村。友德度兵寡不敵。飲其衆方散掠。突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單騎奮槊。狙刺其驍將韓乙。墜馬。師乘而進。遂大敗之。即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約曰。聞鼓盡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鼓而躁。友德親援枹大呼。鼓發。士騰躍搏又大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御前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攜音伎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慰友德曰。卿擐甲胄出百死。一歡飲固常。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諉勉不四五人。獨曰。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軍。可授先鋒。當一面。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進取廣平、臨清、滄德。遂克元都。以精騎偵還古北諸隘。擒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眞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賊營而陣。友德帥死士五百衝卻之。因合謀夜掩其營。王保保乘單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收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遂竹貞。至宣府。收脫列伯功稱最。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慶陽。遁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隘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洪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輕重。移兵伐蜀。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遂其平章蔡琳。遂入河。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充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布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四年。詔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聲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單弱。即自陳倉選銳。攀緣岩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馳馬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龍江。進拔綿州。時漢水漲。伐巨木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於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圍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及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大敗其將向太亨城下。遂擊壽兵敗之。拔其城。進圍成都。以強弩及火器破其象陣。象反走。兵蹂藉死亡殆盡。時湯和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言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已復友德所遣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太亨以成都降。和等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降。保寧諸郡。功第一。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時論以爲賞不酬功。而和等無徵賜。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則爲文首發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先率驍騎五千

馳趨西涼。遇元將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餘。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將軍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將騎出之。絕漠徒去。追獲其平章鄧李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遺書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冠皇太子諸王講武荊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尋同中山侯和出備兵延安。元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爲備。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擒之。盡其士馬輕重無算。上將取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匹。上別遣內廄良馬十五匹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襲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儲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元雲南。軍行。上親餞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後之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以分其勢。而身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之。士會安瓚、羅鬼、犵狫諸苗望風降。復攻下普定。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白石江。友德與右副將軍英計。率兵揚聲欲渡。而別遣將潛渡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衆寡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論將卒。四面遠邇。曲靖平。乃自率兵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既集。友德鼓士疾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以次降。威楚、曲靖、中慶、澂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復進兵下大理。擒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破金齒、車里、廣些、和泥。平緬悉降。獻梁王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於京都。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千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者留雲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凡數十。縣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奉行無所闕。功成而不驕。歸功於上。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協鄭州復叛。友德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設諸司。遠邇畏悅。事大定。詔友德等還京。而以右副將軍英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寵勞有加。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賜錦段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謫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召還。率長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殘叛反者。時東川、梵復叛。據烏撒山。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苗阿資。遣鐵平及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南方悉平。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

率副將軍趙庸與、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復進臨黑嶺。至鏵子海。擣臚皮山。悉擒閭廝而還。詔友德以諸降將歸朝。勅命依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鈔錠文綺被褥甚夥。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遼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鈔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潁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將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尋副宋國公勝總山西、河南兵屯田。公侯在北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保。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以功名內懼。定遼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我輩何如。上聞之。會冬宴。從者撤饌不盡一蔬。上責友德不敬。上曰。召二子來。友德出。衛士傳上語爲攜二子首來。友德殺二子。提其首入。上驚曰。何遽爾。忍人也。上怒。友德度不免。乃出匕首自刎薨。二子者。長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次讓。金吾衛所鎮撫。上以公主故。收錄其長孫耆名爲金吾衛千戶。後隨太宗遷都北京。改錦衣衛千戶。友德故有三子。天錫、字佑之。元末亂。與父相失。竄雜儒。善經生業。家杭州。爲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文忠兵至。投之。授朔州調遣。俄機先引倭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謀。言於州將。設備誘縛。乃以功陞知大名府。元孽擾城。任甫七日。備未具。出走。下獄。赦。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定賊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士人立祠以祀。子寬。寬生瑄。瑄生澄。澄生安。安生良弼。爲給事中。世居雲南。不與錦衣之在京者通。嘉靖中。繼絕以嫌故不得封。

史官曰。潁公初以敢戰名。然十不失一。身冒百死而無所忌知。及其遇眞主。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筴不虛費。且其英風壯采。猛鷙鵬鶚。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金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拓地。威加炎湖。北部長其犁庭。豐燹爲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者。不在常、李之下。況甞河哉。然以無罪而冤。到子孫無徹侯之封。明之待潁公。可謂薄矣。而繼絕之時。無人爲潁公出一語。人之生死。皆有禍幸焉。豈非天哉。嗟夫。

宋國公馮勝世家（兄國用）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貴。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饒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而。磊落倜儻。生時。黑氣滿舍者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太祖以兵略地至妙山。儒服謁門曰。書生上六字。太祖坐國用上坐。曰。試爲我言。國用曰。有德昌。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儒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士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太祖見勝尤愛異之。兄弟俱侍心膂。預進止機宜。甞李善長亞。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斃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寨。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破擒陳埜先兵。盡獲其衆。太祖教埜先與之盟。歃血而暱。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埜先果行則不克。叛走。爲其下所殺。兒子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中丞世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國用、勝將之。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暴疾卒。上親臨哭之慟。賜葬江甯。贈郢國公。子誠幼。未嗣。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從禦友諒龍灣。大戰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前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獨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拔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皆代達圍高郵。吳將俞僞降。紿曰。推女牆爲號。勝墮其計。失受降千人。太祖召撻之。使徒步之軍。勝愧。一鼓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破吳興。執其將呂珍。進圍蘇州。下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伐。下徐、宿、濟、寧、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寮。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汴梁。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渡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趨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尋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盌子城。取澤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制留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次之。偏將軍楊璟又次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眞保。進兵逼臨洮。李思齊降。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上諭達。大兵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鎭之。節制諸路兵馬。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遂遲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吾欲將軍外遏敵。內鎭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者。一旦棄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減金幣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擒元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蹙。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牙爪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匹。明年。出鎮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敵。且分其勢。勝至蘭州。而以右副將軍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卜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元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橚妃。夫人何卒於京。上賜賻甚繁。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畢後之鎮。並建周王宮府。及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

據金山．數寇伺爲邊患．二十年春．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之．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果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逾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乃無恙乎．乃剌吾頗爲述上恩德．且遍勝大兵．納哈出度不敵．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哉．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皆輕直．宣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勝大軍直前逼之．至是乃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親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酬酹所攜酹酹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酹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揕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輜重亙百餘里．獨其二子堅不肯降．勝爲折弓矢信之．尋亦偕至．勝以禮宴待納哈出．深撫令歌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歸鄖國公．上聞大悅．因械茂至京．而盡將其衆南行．使濮英以三千殿．上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

會有言勝妾虜女及受良馬者．會降者邀都督濮英返．去英不屈死．失三千騎．而茂至京．亦自陳所以揕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滿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遣即上事．仍奉朝請．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論勝家奴如律．特宥諒死．因諭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勝姻親．不忍不爲卿言．二十八年．勝家居．僮僕倚勢橫擾．擁輕重乘載．勝獲羅打場塞麵場下．謫徒謫其上．取其有轄轄者．出入騎善馬．皆與奘父戲．而致交訟．奘父遂發其居家所爲．若曰．勝下藏兵器．上曰．我不聞也．時上春秋高．多猜忌．而勝號雄勇．又時時失上意．上乃飲勝酒．懽甚．勝飲而歸．遂卒．勝爲偏將時．踐武將職．及爲大將．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子誠以柴南職功官至左都督．亦不予世職．

史官曰．馮氏昆弟並有傑才．早備心膂．經營留兩．茂勛當赫．仿古名將．何以尚茲．而勝饒大將材．積血甲箭刀者最久．卽其中不能無欲．時露驕態．亦其勢然也．至金山之役．鎰晉三下．始免中戒．繼以愧終．然勝功大過微．卽勝論廢．何至雄死．卽非王者弗侯哉．覽風雲之故蹟．故宋國之遺芳．非勝負明．明負勝矣．若夫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之四乎．六字皆生千古聖躄．噫．惜哉．

韓國公李善長世家

李善長．字伯室．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盡持文墨．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擾．善長欲從雄末果．會太祖爲滁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衣書生服迎謁．上聞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首以不嗜殺人之說進．指次大勢了了．大喜．遂收以爲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能．而惟藉持賄者爲關通．顛往往倒植而行．怨使下不得盡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哉．且夫今持攝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辟過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勢閱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人皆安之．善長聲稱聞於滁陽王．時滁陽王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終泣涕弗肯往．滁陽王亦不復強．太祖以是皆顧復此厚直．善長又以上生臨濠．近沛．挺漢高祖而自擬蕭何．上曰．吾徐將軍．推陰無以過．卽安得留侯者與兵事．對曰．命華宋濂博學洽聞．兼通象緯．上曰．以予所聞．莫如青田劉基．自是以總同徵二人．卒舉大業．上總兵鎮和陽．元乘猶遂王子秃堅、樞密絆住．等分營和陽．上屢破之．時出略地．留少兵佐善長居守．曰．敵至謹自保．元兵諜知和陽守單．夜來侵．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歸笑曰．雖鄰而盧．盧握算．徒披纔棲．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結小姑之息．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及糧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豫榜諭士卒．有擄略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遺．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適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與諸將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必爲留守．轉餉兵餉無乏之達．友諒既克江州．約吳士誠夾攻．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詒勝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速誘之．上曰．友諒踞而果．離與吳約．不能待也．小綏則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獲卮．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實長省事．太祖克江州．兩平洪都．撫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轉上卽吳王位．超拜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遂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上充行之．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淛商開鑄．冶定魚稅．避若煩悉而裁取有叓．民不困而國用饒．上與諸將計伐吳．善長請緩之．上不聽．吳元年．率諸臣勸進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輩．翦削殆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不許．曰．吾居恆笑陳友諒．草草五通廟地．幾拿耳．黃屋左纛．自雄卒以昇．我若乘屐．我安能復蹈之．命後人笑也．天命果在．自有時．及與平．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封宣國公．賞賜如大將軍．始更百官制．尚左．以爲左相國．上從容謂群臣．吾

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甯自留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幸卒賴勤勞大一統。善長乃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郡。時懲元政縱弛。頗用重典。法有連坐三條。善長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與御史中丞劉基等並裁定律令。已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戊申。上即皇帝位。上告天地文。有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語。蓋歸德善長等。先是一切禮儀皆其裁定。既即位。凡諸册典。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錄元從。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可。曰。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從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必中書令哉。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諸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編祖訓。奏禁淫祀。存恤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上皆允行。時大將軍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平一隅。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最大。比蕭何。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上曰。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剸繁浩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讟。卿受封當。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略。然意忌不能尊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忤意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斂戢。而善長事寄如故。既富貴。寖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田及佃戶。爲置守冢百五十家。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建中都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著藥賜之。復詔善長。臨濠昔沛豐地。數苦流移。蒿萊不治。今徙江南民十有四萬實其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存義二子伸、佑皆爲羣牧所官。尋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甯疏糾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皇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特赦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過裁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詞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燭天。既數以事見督於上。倉惶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先與存義謀。後聞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審欲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當推淮西地王太師。以餌善長。善長嘆息起曰。吾老且死。惟爾輩所爲。又旬日。惟庸指善長。延之東西犄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遂通倭。倭以精兵藏貢舶。而掠庫兵入海。上知之。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甯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仲亨。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心膂。勿問。止除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甯伏法死。右大夫安然能歸。復命善長理臺事。預議文臣贈封階敍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二十一年。甯清逆黨。榜列勤臣。善長獨居第一。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皆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據實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黨當徙邊者皆緣。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大非法。而永昌侯藍玉破敵。獲其逆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於敵者。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鞫得績往來沙漠私書。詞連善長。語勸善長當伏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再論劾善長。上乃捕佑、仲亨獄。獄具。詞惟庸初爲甯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盤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仲及吉安侯仲亨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長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能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稱冤。略曰。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僥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善長老。偷安苟容則有之。倘謂有血氣之強躁動感於其中也。抑爲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爲大象告變。大臣當災。至於殺人以應天象。豈上天之意哉。使天下曰。功如善長又何如。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時有僉事王濂、善長婦兄也。恂恂儒者。語曰。李如王習古。可以無魏徵。神采精深。毅然不可奪。謫以爲執法官。貪墨者去恐後。先善長卒。及善長坐事。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是。

史官曰。善長奮布衣。持文墨。雖無汗馬摧陷之勢。而居中贊畫。軍興餉餽。使士不苦庚癸之呼。太祖無內顧之虞。厥功亦匪渺矣。及四方底定。帝業宏宣。而翊運佐謨。條制極盡。垂國家奕世之極。若善長者。即食鄴永永可也。末年蹤無定見。以致右順之流涕。太祖詎不貸法善長哉。雖然。其初獄亦何曖昧少證也。臣

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親初十年而加肆者。實能從善晃眞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太祖顧爲稱念乎。

鄂國公郭英世家

郭英、濠州人。父山甫。太祖微時過之。山甫一見嗟愕。便飲太祖酒。醉。辟人進曰。僕非相人。相人多。足下天表特殊。他日富貴毋相忘。既去。語子若弟曰。吾觀若行錄皆可乘時。定以此人矣。英身長七尺。敦重誠愨。性孝友仁恕。喜讀書。博及天文地理百家氏之言。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直宿衛。甚親愛之。從克滁州、和州。乙未。從渡采石。遂定金陵。丙申。取鎭江。丁酉。克常州、廣德、甯國、江陰、轉戰無錫。傷右脅。轉常熟。傷左足。進攻安慶。爲前哨。力戰傷左臂。轉戰杭州之北羊橋。又攻高郵。右膝傷甚。太祖重心臨之。命帳中護侍。癸卯。充帶刀舍人。侍上援安豐。蒞隨上大戰於鄱陽湖。時金瘡尙未愈。英力疾乘海舡逆戰。大敗敵衆於禁江口。友諒死。諸將士有言其功者。英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太祖益嘉其不矜。嘗以郭四呼之。甲辰春。從上征武昌。陳理敵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逼犯太祖於中軍帳下。突馳入。上方坐胡牀。遽呼郭四爲吾殺賊。英持槍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賜之。發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又攻克岳州。乙巳。克襄陽。丙午。陞驍騎衛管軍千戶。丁未。進宣武將軍驍騎指揮僉事。從定中原。所至有功。戊寅。平東昌棣州。遂克汴梁。平河南。進取陝西。還謁太祖於汴梁。尋同大將軍徐達渡江。取彰德、廣平。至直沽。抵河西務。遂進攻通州。爲先鋒。距城三十里而營。衆請速攻。曰。姑示弱。出不意破之。翌日。會大霧。伏千人道傍。乃更以精騎誘敵。戰良久。佯敗。敵乘勝躡我。伏起。敵兵兩斷。奮斫大破之。擒梁王孛羅。斬首二千。遂克通州。追破元都。克永平。取眞定。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從常遇春趨太原。下之。己酉春。破大同。取鹿盩、西安、鳳陽諸處。至亂山。遇元將賀宗哲。戰敗。面足皆中矢。庚戌。進本衛指揮副使。從大將軍經定西。夜率十餘騎潛入王保保營。舉火爲號。伏起。保保潰去。克登甯州。進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甲一套。辛亥。進驍騎將軍河南衛都指揮使。出鎭河南。時甯妃、英女弟也。上遣至其第。攜內饌餞之。因謂英率諸僉。賜白金二十鋌。廐馬二十餘匹。英至鎭。布威德。綏士女。明賞罰。肅防禦。流移風聞。皆就土。日以千計。盜息民安。戶口蕃盛。境內稱治焉。丙辰冬。移鎭北平。其去河南也。父老軍民號泣送之。遮馬數十里不得行。民思之。爲立生祠。比至北平。多虜類不自安。開誠罄心。諭以禍福。人心遂帖。恩威日著。元左丞何尤中等聞之。率衆來降。凡九千餘人。上喜。賜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庚申。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尋改前軍都督府。又討平灰山賊。賜馬七匹。辛酉。同征雲南。英分道進討。諸將欲速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乃領兵趨烏撒。夜乘霧濟赤水河。遂擒烏撒幷阿容諸蠻。進兵曲靖、六梁州、越州、龍海山及關索嶺、石元帥寨。皆拔之。壬戌。平雲江川之椅子寨。進攻大理、金齒。降段平章。攻靖甯州、鄧七寨。一日夜破之。遂城其地。是年冬。大理又叛。英同西平侯沐英討復之。進安甯州。傷左腹。益奮擊。又取仁德府及姚安、楚雄。敗賊將李日久。癸亥。平霑化等處。雲南悉平。乙丑。論功。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誥及世券。尋加靖海將軍。出鎭遼東。丁卯。討北虜。凱旋。虜衆襲其後。英

轉戰。槍傷左脅。箭洞右腹。益力戰數十合。虜衆乃卻。進征虜右副將軍。還鎭遼東。二十一年戊辰。出捕魚兒海。擐甲直抵虜營。虜王潰圍出。手斬其將。發子太尉。虜大敗。遁。獲金寶珍玩圖書物無算而歸。已。還鄉里。庚午。入朝。召見便殿。賜坐與語。歡甚。上念英忠謹。特命掌禁兵及在京諸軍事。辛未。命充總兵官。同潁國公友德討故元遼王阿割失理等。大捷而還。丁丑。川陝寇猖獗。上顧謂英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征之。生擒賊首高福興。并其脅從。因奏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從之。英事太祖四十餘年。小心畏謹。終其身無可過。嘗侍坐便殿。見有來奏事。急起避之。上曰。居。英鞠躬屏立。其謙謹如此。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氣不少挫。前後俘斬獲人馬一十七萬餘。席寵。未嘗生侈心。教訓其子孫。必以儉素力學爲先。時公卿多治產。英獨不然。上叩之。對曰。臣布衣仰荷寵庇。叨有封爵。子孫衣食得饒。安敢增益。俾其驕惰。英性至孝。事母單太夫人疾。嘗籲以身代。疾愈。人稱孝心所感。後太夫人卒。廬墓側泣不絕聲。哀痛之情。三年如一日。居家。兄弟翕如也。建文時。從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不任。永樂癸丑春二月卒。年六十九。追封營國公。諡威襄。有子十二人。長鎭。駙馬都尉。尙永嘉公主。次銘。遼府典寶。追封武定侯。長孫女、仁宗貴妃。銘以貴妃弟故得襲侯。銘卒。長孫珍之子昌嗣侯。卒。子良。弘治間嗣侯。良好聚書爲詩。樂與文儒交。正德二年卒。子勛嗣侯。尋爲團營總兵。加太保。進太傅。嘉靖中。作威福自恣。楊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鏜論劾。奪團營總兵。保傅。寄祿中府。九年。以張孚敬薦。復保傅總兵。提督郊廟工。十六年。上疏乞進英侑享太廟。許之。十八年。扈蹕承天。進封翊國公。尋以罪死於獄。久之。孫守乾嗣侯。

史官曰。英自垂髫預侍衛。從征伐。前無勍敵。屢建奇績。至晚年。金瘡徧體。每陰雨作痛楚。而一聞軍旅之命。即日就道。未嘗以老疾辭。謙謹孝友。恂恂儒素。宜乎令終顯爵。有以異於開國諸臣也。獨於建文時一發輒衄。說者謂英之名損矣。不知此英之陰福耳。夫開國之得侯者止英。然仍以椒房之戚封。報豈緣厥功哉。小說家謂英刃刺客。射友諒。擒士誠。率皆傅會不可信。後嗣幾以括亂失。殆哉。

明書卷九十四

列傳一

勳臣傳一

史官論曰．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功者遭其人與其時不得已而自見者也．馬伏波有言．當今之時．非徒君擇臣．臣亦擇君矣．樊、酈、絳、灌．不過劉季．讙索之吹簫販繒中、與成大業哉．然所當經綸屯難．披草萊．杖馬箠．出入鋒鏑．與人共心膂．立功名．此遭時可爲而爲之者也．樊、酈、絳、灌是也．時平無事．胸臆納結．乃鑿空權奇．飛而食肉．揚名萬里之外．此遭時不必爲而爲之者也．張博望、班定遠是也．至於禦大災．扞大患．以勞定國．或身名俱泰．或身危而社稷安．則又非閥閱之士已．若君子是以論其世也．作有明勳臣傳．

胡大海、耿再成、（附子天璽）廖永安．（附弟永忠）花雲、濮英、濮眞傳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衞．佐鄧愈自績溪進攻浙東諸郡．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聆納於遂安．元苗帥楊

完者以兵十萬來爭徽州．大海衞諸軍．斬其部將．遂克嚴州．與李文忠擊敗完者、攻徽州．擒其將．與文忠鬪秩守之．二人微有郤．上密戒文忠．由是相協．進克諸全．火九華觀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因語鄧將軍愈曰．蘭谿爲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蘭谿．進攻婺．婺不下．上躬來親師．大海見其將烏江王宗顯．上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上喜．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爲守．元將果開東門納師．元守臣僧住死之．上以宗顯知府事．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以王愷爲都事．督賦軍器成闕焉．時上方逆拒陳友諒於龍江．遣擣廣信以撓其後．一戰破之．城以糧匱．勸引還．大海曰．此閫、外於鈐．不可．以孩子擣擠協諸將．縱之．已而諜李道明來犯．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之．呂珍圍諸全．堰水灌我軍．公親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於馬上折矢求解兵．許之．參佐曰．賊殺未可信．機不可失．乘之可立盡．公曰．皆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殺之．不武．遂引還．珍亦遁去．上以婺、浙東大都．通閩引越．以公爲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己亥．克處州．初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附．隸麾下．大海喜其驍勇．待之不疑．至是英等謀亂．震曰．胡公遇甚厚．何忍背之．李福罵其衆曰．胡參政待我甚信．然兵柄在主將．不殺則事不成．舉大事尚暇顧私恩乎．衆從之．潛會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英等陽邀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僞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幷子關住殺之．王愷亦遇害．僉書安慶院判張斌偵從．既殁．敵人數犯婺．闉闕辟異．每夜出兩目有光．約約如炬．或人夢大海指挫．或親鬬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每出師．必大捷．李文忠下杭．縛苗英至京．上命懸大海像．剔英血以祭．贈越國公．諡武莊．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歿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定祀功臣廟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大海及廖永安、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王與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尙存．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以故所至健兒歸附．編保甯輯．有祭征虜之風．德濟積戰功．歷雜奉．進同僉樞密院．明年癸卯．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吳．左丞李文忠遣德濟屯兵五指山下備之．因晉浙東行省參政．統重兵守諸全新城．丙午．移守杭．洪武三年．從大將北征．居陣東偏．爲虜所襲．不能禦．械至京．宥復官．爲都指揮使．鎭陝西．卒．王宗顯旣知婺州．開館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耿再成．字德甫．泗州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鎭江．陞元帥．守鎭江．克揚州．改守揚州．時宜興數被吳寇．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卽以爲守．石抹宜孫率衆騷至．擊敗之．宜孫走死．嚴戢部下．招撫流亡．有竊發者．擒治．赦其餘黨．先是軍興．徵私粟民間．號寄糧．民甚苦莫敢言．再成曰．民盡飢死．軍亦何爲．白於胡大海．罷免之．民賴以安．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叛．方與客飲．變作．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猶許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衆刺墮馬．猶口罵不絕．死．總制胡深等收其屍．藁葬之．贈高陽郡公．洪

貳二年.祔享太廟.三年.加贈鄞國公.諡武莊.子天璧.方起發當軍入京.聽用.行次石港.聞變.驅還.收舊部曲討賊.而李將軍文忠已破賊斬之.卽襲父職.李將軍討諸暨叛賊.以兵策應.方國珍據溫州.乍降乍叛.張士誠寇東陽.皆討敗之.上於處州設制衞.用爲指揮副使.克浦城.進城建甯.擊敗陳友定.隨李將軍下杭州.陞指揮同知.世襲.縛張士誠.走方國珍.擒陳友定.皆與有功.征兩廣.攻取三山.生擒賊首陳祖保等.諸郡以次平定.調回.從征漢陽等處.遂至西安.策應.招諭河州.臨洮皆下.改杭州指揮同知.七年.出海捕倭.屢逐至外洋.舟壞.沈水卒.

廖永安.字彥敬.巢人.先黃州人.父旺.生五子.永清、永甯、永堅、永安、永忠.旺謀上渡江.遇亂不仕.永清以子弁附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永甯早卒.元亂.妖寇彭祖兵起.永安與永堅爲其萬戶.祖既敗.永堅往仕友諒爲參政.永安乃與其弟永忠、同巢趙普勝、俞廷玉、玉子通海、趙伯仲、伯仲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舍山人華高以戰船千餘.結水軍屯巢湖扞盜.廬人左君弼者.亦故盜魁.以書招永安.永安等不從.君弼率兵.來攻.屢爲所困.乃使韓成持書見太祖和陽.遂以舟歸附.從攻蠻子海牙於峪谿.大破之.是時.永安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於靑沙坊.獲其闘舡.從還和陽.與通海、德勝攻鱒魚洲.遂長官、新生沙二寨.獲人馬以歸.從渡江.永堅亦來歸.取采石、太平.襲安慶.往來用兵.滅陳兆先.皆與通海同事.功亦相參.戊戌.取宜興.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院.已而士誠兵寇常熟.大敗之.又敗之通山、狼山.十月.再救宜興.追擊至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水淺舟膠.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俄士誠弟士德見擒.遣人求和.請歸永安以易.上以士德智勇.斷張氏右臂.不許.甲辰.上念永安.遙授平章.封楚國公.賜號及誥.而贈旺爲涼國公.丙午.卒於姑蘇.年四十七.洪武元年.祭雞籠山功臣廟.配享太廟.六年.諡曰武閔.八年.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鄖國公.無子.以永清子昇嗣爲指揮僉事.弟永忠.智勇兼邁.從兄來歸.上見其年少.曰.汝亦欲圖富貴耶.永安既爲吳所執.上以永忠爲樞密僉院.領其兵.友諒入寇龍江.與張德勝乘勝追及采石.奮擊敗之.復太平.遷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俞通海盪擊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仰攻不可上.永忠度其城勢.架櫓舟後.反舟而嗣.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安牆齊接而登.克之.復與趙德勝攻下瑞、臨、吉安諸郡.從戰鄱陽.冒鋒出上舟於闘.友諒中矢死.及武昌平.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特鑄金字入賜.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帥.旌其門.規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士誠以兵犯海安.搗我師.駐蔡港.未進.上誡徐達圍泰州勿動.而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淮、揚悉平.從克姑蘇.錄功陞平章.副湯和會討方國珍.降之.十二月.自明州徑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太子詹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招陳友定不下.攻其西門.部將開門降.閩地悉平.明年二月.由海道取廣東.朱亮祖爲副.時何眞守湖州.先以書諭之.眞卽款附.上印章圖籍.四月.師至東莞.眞率官屬出迎.次中.至廣州.盧左丞迎降.攻破僞參政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悉捕誅叛酋土豪.馳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進取廣西.六月.至梧州.降元達魯花赤拜住.其尙書普顏帖木兒、張翔聚兵迎戰.無有應者.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翔赴水死.七月.至梧州.命楊璟收未下州郡.兩

廣悉平.明年.還京.命皇太子迎勞龍江.仍送歸第.七月.再往撫泉、漳.十一月.封德慶侯.初論功當封國公.以鄱陽之戰.使所善儒士窺意徼封爵.故稍次之.食祿千五百石.贈三代.十二月.詔湯和舟師由瞿塘伐蜀.平之.功次傅穎公.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剿捕倭.八年三月.以其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暴卒.既而以賜之子權.取湯將軍女.爲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勝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盤.十三年.副侯.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巫節.移守廣州.十六年.召還.十七年.卒.權之子鏞.以嫡子任散騎舍人.歷官都督.建文中.議兵事.充宿衞.太宗入京.以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使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个是字.鏞、銘復命.上怒.收孝孺族之.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衞奏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叔昇、昇爲蘇州衞指揮同知.俱謫戍邊.母湯及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指揮同知.自首獄死.永安雖以功受封.每每失上意.故卒後贈諡皆不及.後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上特赦宥.詔諸將相大臣論之.以永忠犯法僭侈爲戒云.

花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癸巳.仗劍謁太祖於臨濠.上奇其材.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獲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襲破繆家寨.上以濠城殘敝.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道.顧後隊尙遠.雲舉鎩翼上.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何來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取和陽.將兵數百人.以功授句管.明年乙未.率所步從渡江克太平.以忠勇充宿衞.下集慶.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千遮道.雲行且鬬.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圍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拜院判.丁酉正月.克常熟.獲兵萬餘.七月.兵過甯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雲率以三千餘人結陣苦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士馬饑.乙亥.城陷.衆縛雲.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左右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也.盍不趣降.賊怒.攢碎其首.縛於舟檣.叢射之.雲至死不少挫.罵不絕.年三十九.追封東邱郡侯.妻郜氏、子煒、婢孫氏.自有傳.

濮英.廬州人.少勇敢.開國累功爲西安指揮使.陞都督僉事.十三年.襲廓西涼.破之.開路通商.仍獲元平章豳王以下數千人.七月.至苦峪.復獲阿者失里王之母妻.斬部下納哈撒答等八十餘人.還兵肅州.洪武二十年.馮將軍征納哈出.率所部從行.既至金山受降.餘衆驚潰.竄匿山谷者.聚大將軍之後.其馬設伏於途.邀襲大軍.英爲殿.廝伏發.英馬踣被執.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贈金山侯.諡忠襄.是行也.大將軍功甚重.以英歿喪失三千騎.故賞不行.且加切責.子璵.生數月.上念英忠.卽襲職.封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璵年幼.趨朝蹣跚.命鑄玉字懸牌與冠.俾人遜避.旣壯.從征討有功.又出練兵臨清.二十六年.坐藍黨.上念英功.戍五開.永樂中.赦還.官璵子爲指揮.賜姓鄭.以愈男婦爲英女也.

濮眞、鳳陽人.稟性忠勇.初授副元帥.從渡江.取姑孰.下金陵.尋克宣、歙、池、婺諸州.又平江西.定武昌.同大將軍進兵中原及關陝.皆有功.陞西涼指揮.進都督僉事.洪武丁卯秋九月.統兵討高麗.深入.兵挫被執.

高麗王詰之曰。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其正色曰。我主神文聖武。主有華夷。爾國叛服不常。主上一視同仁。不忍加兵。數遣使諭意。不即奉正朔。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與王愛其膽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其厲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輩猶若下風。我以此畏我耶。王怒。欲以兵脅之。其復罵曰。害吾。吾主必滅爾國。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豈爾屈耶。即觸心以示之。王大懼。乃遣人入朝謝罪。仍送其從兵士以歸。太祖曰。渡其當危難。秉義不屈。志節可嘉。乃追封爲樂浪公。表其門曰。雄超羣將。志邁雄師。

史官曰。士窮見節。猶有不獲已之意焉。是數君子者。咸奮身壟畝。乘會風雲。或銜龍虎之節。或先熊羆之師。皆能摧勁無前。獨當一面。而精北日月。與太祖倘非心符許之。及其臨難之際。甘死若飴。所爲貫於泰山者矣。忠貞天植。豈不獲已者哉。予故取爲勳臣冠冕云。

桑世傑、（附子敬。）張德勝、（附弟汪興祖、周顯、陶文。）趙得勝、（附弟及從子龔穎等、及死南昌十四人。）程國勝、曹良臣、孫興祖、（附孫虎。）俞通海、（附弟通源、通淵。）韓成（附三十六人。）傳

桑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永安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從上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蠻魚州鎮長官水砦。取采石、太平。擒陳埜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陸。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駄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瑞。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殲海船。瑞等促來降。贈永義侯。侑享太廟。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死甚多。最初爲宋國興。定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甯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每出先登。授總管。上與陳埜先戰南益。兵卻。國興年十八。請出鬪。上壯之。衣以白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敵見袍。誤以爲上。攢集刺之。穀執見殺。遇春翼上。潰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諡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昆丹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更諡。上從之。而國興未之及。後其弟晟立功永樂中。封西甯侯。世傑子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立戰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群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拔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殁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爾家。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府僉事。俾纘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彰美前人。朕嘉爾忠。特封爲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襲。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繕浚城隍。經略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屯軍平陽。已而鎮出山陝、北平練[兵]。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自巢湖以舟師來歸。其弟義後賜姓遠爲天完趙普勝所留。不得從上。率兵拔和陽。營於新河。授萬戶。渡江取采石、太平。擒陳埜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天完普勝陷池州。進擊敗之。攝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捷。降其將張志雄等。追至采石。復大戰。殁於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聞嗣職。宣長。上命宣嗣爲中軍都督府僉事。坐黨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璧。孫昂、晏。曾孫男。元孫淮、源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弟表義初隸雙刀趙。及趙死來歸。積功陞僉興武衛指揮事。北征山陝。嘗有功。以鳳翔、慶陽、興元皆下。陞興元衛同知。五年。統兵入海征倭。十四年。從征雲南有功。明年。鎮楚雄。力禦寇。寇遁。加楚雄衛指揮。使入朝。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爲染其鬚髮。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稍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卒。子聚。襲指揮使。汪興祖、巢人。初冒姓張。名同。德勝戰殁。子宣幼。興祖以張同嗣職。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擣湖安慶水寨。克江州。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又從救安豐。敗張士誠之兵。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涇江口。友諒敗死。擢湖廣行省參政。從平武昌。還攻廬州。克之。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樞府。從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遇之特甚。兗東州縣皆降。洪武元年。立皇太子。兼領右率府事。從攻樂安。克汴梁。還濟甯。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即命守禦。敵兵再至。皆敗去。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汪姓。克武朔。爲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年。陞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問。亦弗與語。券令自效。圖實封。從傅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眞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傅將軍怒。疾進兵大破之。以殁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同時合肥有周顯、陳文同德勝來歸。皆驍勇。顯從常、李二將軍有功。戰殁阿魯渾河。贈汝南郡伯。文孟實父。舉母至孝。從收吳越中原。以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武臣諡孝惟此。

趙德勝、太祖所賜名也。濠之鍾離人。狀魁偉。有膂力。馬上運槊如飛。壬辰兵亂。爲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善戰。爲儕所畏。屈居亂羣中。無所自見。西鄉鎮撫王忙哥。察其馭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上駐軍滁陽。聞母李在軍中。乃棄其妻來從。命爲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元將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幾殆。上親臨觀。乙未。剿雞籠山寨。與僞將韓渾曹殲。直搗烏江。下和州含山。三月。夜襲陳埜先營。復戰卻之。四月。拔板門寨。五月。擊其營寨。遂取儀眞。錄功授總管府先鋒。六月。復從拔采石。下太平及諸縣。皆有功。丙申。元將蠻子海牙擁兵采石。斷淮西路。陳埜先營方山。相掎角。皆力戰破走之。庚午。下金陵。功最。丁酉。副魏公取鎮江。破苗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宜城。補承信校尉。御軍先鋒。六月。取廣德。七月。破張士誠水寨。九月。魏公困牛塘。援出之。大敗其衆。擒其將將張將軍。丁酉。取毗陵。擒張士德。戊戌。攻湖州。已而宜興叛。七月。還兵取定之。擢中翼左副元帥。庚子五月。陳友諒犯龍江。德勝守虎口城。力戰。伏起。友諒敗走。遂復太平。陞後翼統兵元帥。辛丑八月。從上伐漢。乘風直擣小孤山。抵九江。友諒宵遁。遂克九江。分兵收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吉安諸州。壬寅。從上至南昌。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從魏公復其城。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上以益任大都督文正鎮南昌。德勝統兵爲戰將。四月。友諒以兵六十萬圍南昌。德勝率步卒闢城門迎戰。湊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射之。應弦而仆。敵氣大沮。明日復合。環城數帀。晝夜急攻。城且壞。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乃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弩中其膝。將膂深入六七寸。即拔出之。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

矢石賤矣。其重無論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不慍。所恨者不能從上掃清中原。垂令名於竹帛附。擊案而卒。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謚武桓。子觀。代領其衆。後配享廟庭。位第八。德勝沈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士君子之行。叔庭都指揮同知。世襲濟浪衛指揮。武桓兄弟六人。父曰仁。兄均辭。弟鑑、端、裕。均辭先卒。鑑官指揮僉事。端沈鷙剛果。嘗從征伐。積功陞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端子麟代。逾年。復拜廣東都指揮同知。裕興化衛正千戶。麟以嵩終辨之日生子本、字宗立。襲鄭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船。創新閘。運神木營宮殿。以才稱。四嘗出塞。皆有功。獲優賞。領班兵入衛。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僉事。尋回治司事。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本曰。支尚不給。不給轉溝壑矣。仍發廩放如額。僚吏執不可。本曰。有罪在本。因以聞於朝。卒如所請。賴全活者甚衆。未幾卒官。年五十四。本器量淵洪。風采凝峻。生平以忠孝自厲。蒞官行政。寬猛得宜。善謀而有勇。好讀書。於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辨斷甚明。子輔嗣官。正統十四年。輔以都指揮練兵禦虜有功。充參將。出居庸。守懷來。天順中。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總兵征兩廣猺。俘斬二萬餘。明年。封武靖侯。食祿千二百石。又明年。征建州。俘斬千人。四年。論功予流侯券。辭流侯。乞世伯。予伯券。二十三年卒。贈容國公。謚恭肅。子承慶嗣。卒。子宏嗣。卒。子瑛嗣。方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德勝先後死者。右副指揮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率兵取吉安。潰兵略城。三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萬戶程國勝。出圍突戰。中矢死。樞密院判李繼先出戰。被掠去。死。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至板橋。戰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萬思成。康泰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追射賊墮塹中。賊鉤去誘降。不從。死。明有膽略。善修飾。軍中號爲胎裏識。嘗往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坡。被執。友諒益官萬戶。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即攢槊刺死。張德山。濟出禦賊。反擊死。夏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礮死。友諒滅。贈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國勝附有傳。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旺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自有傳。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繼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濟、思成皆贈官。同廟祀南昌。凡十四人。其死而未入祀者。吉安知府朱叔華、萬戶宿輝。

程國勝。初名元佐。上爲賜名。休甯人。英偉美髯鬚。元末。團結鄉兵禦寇。丁酉。明兵下徽州。歸附。署總管府先鋒。徇下方山諸寨。楊完者重兵薄徽州。以百人衛之。皆驍勇。胡大海兵適至。因覆其營。戊戌。從攻婺源、嚴州。平之。士誠合楊完者兵攻嚴州。敗其舟師於東門。庚子。降饒州。友諒兵至。數拒禦之。取浮梁、平樂。從衛公襲撫州。降鄧克明。南昌之役。守寺步門。與海龍夜劫營。中流矢死。時年三十有一。喜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遇變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贈安定侯。謚忠愍。

曹良臣。安豐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元季群雄競起。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爲兵。立堡以禦外侮。約束嚴明。無敢違令者。壬寅。上駐金陵。來歸。上謂持兵可觀望而能效順。嘉之。命爲行省參政。從征廬州。戰鄱陽。成功。下襄陽。從徐達下淮東。平浙西。克姑蘇。陞行省左丞。從定山東、河南。大會臨清。進平元都。陞行省平章。奉命守通州。元丞相也速來侵。時大軍悉往山西。守備單弱。兵不滿千。也速萬騎營白河。衆洶懼不敢戰。奮起按劍曰。彼亡國之餘。衆雖多。心實懼怯。不足畏。以計擣之。可不戰而走也。密遣人沿河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接聲。鐵騎引去。追至薊州。斬獲而還。是年。從征陝西。歸。復守通州。再從大將軍敗王保保。封宣寧侯。祿九百石。四年。征蜀。克階州。至瞿塘。與廖永忠分水陸進。會於重慶。降其主明昇。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漠。領東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裨將周顯、常榮、張耀等皆戰歿。贈安國公。謚忠壯。子泰襲爵。後永樂中削除之。

孫興祖。字世安。濠人。剛毅有膽略。初從上陽和。在行伍中無有知者。比渡江。屢有功。敗陳友諒於龍江。陞統軍元帥。從攻瑞昌八陣營。進伐南昌。遷指揮使。鎮海陵。敵不敢犯境。陞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軍取元都。以重地建燕山六衞。命興祖守。紀律嚴肅。軍民得安。牒報王保保將來犯。爲必取計。衆懼。興祖慨然奮曰。深壁堅城。部勁卒以逸待勞。攻則曠日持久。彼力自屈。乘其疲而擊之。蔑勿破矣。保保竟遁。救太原。不果至。今人咸壯之。洪武三年。北伐。與指揮平定、同醞等夾三不剌川。遇胡兵殊死戰。出入[illegible]斬獲近萬人。援兵不繼。皆歿於五郎口。年三十五。上聞震悼。致祭。配享於通州開平王廟。贈燕山侯。謚忠愍。同時別道死者。孫虎。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時。遣從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化、安樹、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新城。取桐廬。皆與有勞。陞衢衞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之。鬭嬴建。及還。從左副將軍征沙漠。至落馬河。與太尉賀驢力戰。死之。詔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

俞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元末有彭祖及金花小姐者。以妖術惑衆。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從其部將趙普勝爲軍。妖徒旣戰敗。乃結水寨巢湖自固。屢爲妖黨左君弼所困。乙未。聞上開閫和陽。納款乞援。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士馬糧盡。欲渡江乏舟楫。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我機。五月。親率兵至巢湖。蠻將逆上。登舟謀出東口。時桐城閘、馬場河等隘。皆爲元將蠻子海牙所扼。惟一小港可濟。然淺澀不容巨舟。卽欲與海牙爭。計不勝。已而大雨彙旬。川谷溢漲。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上喜曰。天助我也。乘漲發至黃墩。通海黨雙刀趙普勝陰畜異志。謀不利上。華高知其謀。密以爲言。上乃詭言歸和陽。取舟載兵合攻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遂得歸。普勝走去。乃集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海牙。敵船高大。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進。神勇無敵。直趨和陽。敵皆潰走。繼攻鱘魚等寨。大捷。授萬戶。遂定渡江之計。六月。從上率舟師徑渡。克采石。取太平。有功。遂攻取蕪湖、水陽。八月。攻行廟山、溧縣。克小北圩寨、溧陽。九月。克鎮渚東壩。及固城民湖寨。復取三汊口。時海牙悉聯戰艦。結寨采石。與元帥埜先從子兆先合淮兵屯營方山。相掎角。敗太平。丙申正月。攻采石寨。二月。復從攻海牙。大破走之。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縣沙港、焦門。克阿魯灰者林苗軍水寨。拔鎮江。追康元帥降之。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宜興。四月。克宣城、甯國。復與樞判趙誠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略

太湖。克大浦口。降周守帥王貴、鈕津等。經東洞庭山。遇其右丞呂珍等。時大軍已西。獨帥餘舟接戰。矢中右目。痛劇。下舟令親丁披其衣甲立船上。賊不敢逼。戊戌正月。討江陰。獲馬馱沙。四月。攻雙刀趙。復取通州。十月。克宜興等處。時雙刀趙據樅陽。己亥四月。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樞密院事。庚子。擊走陳友諒於龍江。焚其舟。進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陵。擣九江、蘄州、黃州等郡。壬寅四月。取南昌。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劉福通於安豐。通海等援南昌。友諒解圍來戰。丁亥。遇康郎山。戊子。大戰。先諸將乘風縱火。焚舟甚多。漢驍將定邊直前戰。舉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舟小。漢巨艦來壓。通海往往以首抵艦得脫。餞盡發。隨乘風棹七舟。載葦荻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諸王友仁、友貴皆戰死。敵稍退。時舟深入膠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意已沒。少頃。舟飄颻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之。敵遂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欄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其歸路。戰愈急。通海進曰。湖有淺沙。舟膠不利戰。盡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擣易耳。太祖從其計。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窘蹙。繇下流突出。與諸將追擊。敗之。友諒死。甲辰二月。下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事。四月。廬州平。守之。拊揗勞來。復業者衆。繕埤堞。興農田。兵民皆輯。丙午四月。從取浙江。克湖州。十一月。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僞帥陳仁壽乘大艘百餘。已遁入海。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里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元年。圍姑蘇。敗敵。滅渡橋。提兵薄其營。至桃花塢。中流矢創甚。以四月九日歸自軍中。上幸第視之。病革。顧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已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卒。年三十八。駕復臨哭之慟。葬聚寶山。追封豫國公。洪武二年。配享太廟。六月。列功臣廟。三年。改封虢國公。諡忠烈。通海沈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廷玉從渡江。以戰功陞元帥。取丹陽。丁酉。克檣江營。獲老牛兒等。陞僉樞密院事。總戰船。歿於陣。贈河間郡公。次子通源、通淵。通源字百川。通海卒。卽軍中領其兵。攻蘇州。擒士誠。嗣通海官。從徐達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從將軍馮宗異等會兵太原。取陝西。克慶陽。尋張良臣復以慶陽叛。率師自臨洮疾趨至慶州。合兵圍而斬之。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晉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徙江南衆四十萬田鳳陽。命撫輯。開水利。墾田。攻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斬數萬。二十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後逾年。坐黨事。以死不究。仍賜葬聚寶山虢國公傍。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從徐達征秦隴、燕趙。功陞都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班師。轉餉二十萬石。江西。又征都勻。撫揚諸蠻峒。克辰、沅、寶慶。俘獲多。上又念俞通淵父兄功。封越嶲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築城越嶲。二十六年。坐累罷侯。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衞指揮使。戰歿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是年嗣官。明年卒。次端。又明年襲給錦衣。未幾亦卒。遂無後。通源子祖病。殘不能嗣。孫宗。曾孫信。信宣德十年乞嗣。信子瑞。瑞子仲。仲弘治五年乞嗣。皆不許。

韓成。虹人。有勇略。壬辰。從上舉義。率先戎陣。克泗州。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之。乙未。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蘇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陞元帥。守金壇。從攻常州。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擣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攻廬州。鄱陽

之戰。至馬家渡。上舟膠。敵衆薄急。衆無所措。成奮然曰。聞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辭。遂服上冠袍。對敵躍入水死。衆復力戰。上得脫。上追悼。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建忠臣廟配之。位第一。子觀。字彥賓。有父風。初爲散騎舍人。帶刀侍衞。忠謹。上甚愛之。父沒。命爲桂林指揮僉事。世襲。討平象州叛賊。尋勦古田賊。滅之。丙寅。陞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爲人勁悍忍刻。己巳。鎮廣西。有儒生來迎。曰。此賊覘我。悉斬之。嚴紀律。軍士股栗。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州縣。殺守吏。邊民苦之。觀勦捕。人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遺歸。諸蠻聞。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二十八年。秋。充副總兵。平黃世鐵等寇。陞都督同知。三十年。副楊文征五開蠻。平之。永樂初。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四年。充征夷副將軍。從征交阯。尋進將軍。有功。留鎮交阯。十二年。卒。賜祭葬。宋貴以水軍枕軍元帥。戰死鄱陽。贈京兆侯。陳兆先、元將也。父埜先。領兵爲元守采石。太祖破之。埜先死。遂領父衆。屯方山。丙申。拔其營。獲兆先。釋縛。撫爲元帥。從征有功。克常州、宣州、江陰。救宜興。定婺州。拔諸暨、紹興。破友諒於龍江。守太平。下南昌。破安慶。積功忠勇。表表。上益親信之。戰死鄱陽。贈穎上侯。李信以秦淮翼元帥府右副元帥戰死鄱陽。贈隴西侯。王勝以右副元帥戰死。贈太原侯。丁普郎。驍勇超異。初爲友諒守小孤山。辛丑。秋。上過小孤。普郎率所部來降。收隸軍中。屢從征有功。陞行樞密院同知。癸卯。秋。大戰康郎山。五晝夜。身被十餘創。首截猶植立不仆。執兵若戰狀。贈濟陽侯。張志雄。初爲趙普勝將。善戰。號長張。友諒忌殺普勝。志雄憾之。庚子。秋。從友諒犯龍灣。太祖擊破友諒兵。志雄來降。命爲將。因陳平安慶之策。既而友諒復陷安慶。上遣志雄及廖永忠等攻之。破其舟八十餘艘。獲濟遂泝江抵小孤。進江州。友諒敗走。進行樞密院判。兼水軍元帥。戰死鄱陽。贈清河侯。李志高以水軍元帥府同知戰死鄱陽。贈隴西侯。昌文貴以左副元帥戰死鄱陽。贈汝南侯。余昶以左副元帥戰死。贈下邳侯。徐公輔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死。贈東海侯。劉義以帳前水軍右副元帥戰死。贈彭城侯。陳弼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死。贈潁川侯。陳國勝。字昌佐。休甯人。汪廣洋妹婿也。負氣節。每以義許人死。上甚知之。命爲帳前總制親兵萬戶。出入行陣。常翼上左右。從戰康郎山。凡五晝夜不決。國勝臨陣誓兵曰。滅賊而後見主。否則血濺草木。遂死於戰。太祖聞之輒揮淚。贈安定伯。王咬住以中翼元帥府副使戰死。贈太原伯。姜潤以驍騎衞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王鳳顯以驍騎衞千戶戰死。贈羅山子。石明以驍騎千戶戰死。贈梁縣子。常惟德以驍騎鎮撫戰死。贈懷遠子。王德以驍騎千戶戰死。贈合肥子。朱鼎以長槍上千戶戰死。贈合肥子。汪澤、盱眙人。隨從克江西、九江、湖廣、黃梅、廣濟等處。壬寅。復安慶。授百戶。戰死鄱陽。臨死顧問同列曰。大業在此一舉。勉之。贈盱眙子。子二。長致潤爲羽林左衞指揮僉事。次致澄爲錦衣鎮撫。歷洛陽中護衞指揮僉事。王宏仙以千戶戰死。贈定遠子。汪澤以千戶戰死。贈廬江子。丁宇以千戶戰死。贈含山子。逯德山以管軍鎮撫戰死。贈汝陽子。羅世榮以管騎都尉戰死。贈隨縣男。史德勝以千戶戰死。贈定遠男。陳沖以管軍千戶戰死。贈巢縣子。裴軫以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常德勝以大驍所副千戶戰死。贈壽春男。鄭勇與以驍騎

後都尉戰死。贈隨縣男。袁華以管軍右副千戶戰死。贈虹縣男。王理以管軍左副千戶戰死。贈五河男。王仁以千戶贈舒縣男。曹信以鎮撫贈含山男。甲辰。太祖軍武昌。諭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典。於是省臣以三十六人進。乃並丁、張二將軍同立廟於康郎山之旋。命餘干縣令主祀事。歲時祭。復各恤其家。

史官曰。桑世傑等洵烈丈夫哉。艱難百戰。而卒血灑征袍。以至決脰屠腸。殘肢體而不悔。嗚呼。亦何壯乎。徐、張有解揚之義。韓成追紀信之風。取義成仁。仿古大節。何以加茲。循其功烈。雖珥貂百世。何云忝乎。撫劍張弔。未嘗不致慨於金川後也。悲夫。

明書卷九十五

列傳一

勳臣傳二

康茂才、吳良、（附弟禎）吳復、丁德興、韓政、鄭遇春、蔡遷、胡海、薛顯、郭子興、（附弟德成）傳

康茂才。字壽卿。蘄州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有志事功。元末。州結義旅捍敵。元授長官。復九江。擒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歷總管府事。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屯兵和州之峪溪。乙未。上渡江。將士家屬留和州。茂才移戍采石水寨。阨江為阻。兵不多。善戰。士皆用命。常遇春以游兵鹵擣之。度其力疲。夜設伏。背關。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壁天甯州。明年。上命諸將以火礮破其寨。奔建康。授淮南行省參政。甫踰月。上克建康。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率餘兵三千詣軍門降。曰。前日之戰。勤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效尺寸。上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馬馱沙。八月。張士誠來攻。逐走之。獲其樓船。戊戌。從攻池州。取樅陽。遷都水營田使。上曰。比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商潯勞。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友諒既破姑孰。將窺建康。上知茂才素與友諒善。密諭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紿以虛實。非汝莫

可使者。若致書為降。約內應。友諒來。吾事濟矣。家有老閽。嘗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因為書言朱某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蹙。四面勍敵。僕委身執陛。欲奮拔鱗翼。惟明公臨。若大軍分道速進。便當獻江東橋。一效馬首。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厚賜閽者遣歸。答書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當不爾吝。書至。上曰。賊陷彀中矣。即命李善長一夕易橋以鐵。友諒至。見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遁歸營中。旂鼓旗四散驚潰。益大窘。曰。老賊紿我。太祖乃自將。麾伏兵四起。大破之。勞茂才曰。今日之勝。皆汝功也。賜賚甚厚。辛丑。從上征友諒。拔江州。又敗友諒八指揮。降二萬餘人。明年。復龍興。又明年。破殺陳友諒。及降陳理。皆有功。進親軍副都護。從克廬州、荊湖南諸功。進大都督府副使。從取泰州。士誠犯江陰、京口。上自將擊之。士誠兵遁走。命追至巫子門。敗之。獲士卒二千餘人。擒淮安。拔水寨。遂攻湖州。逼姑蘇。大戰尹山橋。破之。縛士誠。陞同知大都督府。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北伐。駐師陝州。造浮梁濟軍。遂鎮河中。招降絳、解二州。遮蔽潼關。秦人不敢東。三年。從征定西。取興元。召還。卒於陝州。年五十七。贈中書平章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襄。上親為文祭。葬幕府山。子鐸。以父功封蘄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鐫蘄國武襄公五字於衛上。復御書康二子謚承先業愛爾勤功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鉞以寵之。八年。詔鐸督民開荒田於鳳陽。十年。征辰州洞獠。十一年。平松、疊諸州有功。十三年。巡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徐大將軍北征。既還。從傅將軍征雲南。克普定。破盤山等寨。卒於軍。年二十三。追封如父。謚忠愍。子淵、澄。皆幼。淵[illegible]給充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三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良。雄偉剛直。與弟禎俱以材勇稱。良能沒水偵探。而禎俊異服。為間諜。太祖起兵。兄弟來附。從取滁州。克和陽。先戰有功。渡江。與元兵戰采石。克姑孰、溧水、溧陽。定建康、常州。皆有功。進鎮撫。破周兵於秦望山下。江陰以指揮使領兵鎮之。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江陰據江口。當往來要衝。而士誠多變詐。動以金帛招誘諸將士。且日窺伺。良行。上諭之曰。良惟誠可以破詐。爾為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輕爭。保境安民。惟爾功率。命治兵惟謹。戊戌。復命弟往助守。是秋。敵來侵。擊敗之。俘數千人。拜樞密院判。行分院事。己亥。士誠盛兵寇境。良遣禎率部將王忽當等自北門擒敵數人。敵懼莫敢前。良復分兵出南門合擊。敗之。是冬。援常州。間道殲周兵於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去。召至京。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儒閣學士宋濂為詩文以美之。還守江陰。乙巳。上大發兵取淮東。士誠以巨艦數百艘溯江。良戒嚴以待。明年正月。上親援之。至境。敵遁去。追至巫子門。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上回幸江陰。見防禦有方。喜曰。吳良汝非吾吳起乎。稱歎久之。大賞賚。下及偏裨。良在鎮。仁而有勇。武不弛文。屯田平獄。嚴禁遊惰。興名師。新學宮。敦飭士習。絃誦蔚然。有禮義風。其馭將士。不妄刑殺。犯則繩無貸。故下皆畏愛之。至其自奉。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時歲旱。躬自禱。大澍歲登。居守凡十年。與長興、宜興、常州聲勢聯絡。敵

不敢退。民以獲安。丁未。克姑蘇。移良井鎮。僉大都督府事。武備益修。洪武三年。論功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五年。爲征南將軍。討廣西叛蠻。盡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踏浪諸溪峒。撫夷民。威懷輸租。率法令。八年。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其事。十二年。齊王受封青州。命營建王府。納其女爲王妃。留三歲。疾卒。年五十八。贈江國公。謚襄烈。肖像功臣廟。長子高嗣侯。歷出練兵。征虜。二十八年。有罪。調征龍州。北平兵起。守遼東。與楊文數攻永平。燕王患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爲也。乃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二人所。二人得皆并聞。建文皇帝果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尋敗。永樂初。復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略。十二年。被劾。黜爲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卽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侯。不許。弟禎。字幹臣。初名國寶。與兄同歸。賜名禎。孫德崖之變。從上城外。策馬先還。卒免於難。渡江嘗有戰功。陞右翼副元帥。副良守江陰。首破張士誠水寨。擒其驍將朱定。甲辰。授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從上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取湖州。勒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留戍焉。吳元年。平張士誠。進僉大都督府事。副副將軍討方國珍。引舟夜入曹娥江。通道夾壩。出不意直抵[illegible]慶。方國珍浮挈家入海。追至盤嶼。戰自申至夜。三鼓之。盡獲其船馬輜重。國珍降。仍由海洋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明年。破延平。擒陳友定。閩海平。歸次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立勦之。洪武元年。兼太子左率府副使。與王左相、大都督府僉事。明年出鎮晉暨慶陽。三年。巡海上。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尋爲王傅。解督府事。以事奪侯。尋復之。五年。發兵東戍定遼。總舟師由登轉餉。道險遠。調度有方。七年。海警復傾。沿海各衛兵出捕。乃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輒有挾私怨。募引平民富家充兵籍者。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罹良民爲兵。不可。吾甯獲罪死。當爲民請命。卽上封事言狀。辭甚懇切。上嘉士宏言。卽日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宏、嵩州人、稍擢雄府通判。卒於官。）禎兵至琉球大洋。獲倭寇船。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寇亦遁迹。十一年。疾作。歸京。明年五月卒。年五十二。贈海國公。謚襄毅。子忠。襲封。豎衛鎮撫。永樂初。革。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沈鷙寡言笑。因亂結衆保鄉里。自署千戶。甲午。率衆歸。從偏甫臨。從克泗、滁、采石、太平。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元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奮至。死戰。躍馬持矛。追奔數里。拔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還圍廬州。先登。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元同僉任亮據安陸。復將先鋒。倍道襲之。縛亮以歸。洪武元年。北征。克汝州、魯山。陞指揮使。移征陝西土蕃。克河州。趨援漢中。拔南鄭。回安陸。從傅將軍平蜀。又從湯將軍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再征土蕃。有功。僉大都督府事。洪武二年。封安陸侯。祿二千石。又從征雲南。克普定。充總兵官。勦殺蠻寇。北取廣西。轉偏橋江。卒。年五十三。追封黔國公。謚威毅。與世侯券。加祿五百。復平居恂恂。至臨陣奮發。無堅不潰。身冒矢石。體無完膚。在普定。買妻楊氏。年十七。侯殮。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以指揮嗣。歷出山陝、

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川。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眞定。戰白溝河。失律。謫南甯衛指揮使。永樂初。革。子璟乞襲。及後正統、弘治間。孫鐸等屢乞嗣。皆不許。

丁德興。定遠人。甲午。歸附。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與郭英俱典親軍。是年。取洪山寨。徵勤兵七千。德興所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帥。克滁州、和州。敗青山寇兵。從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埜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從上策應。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皆先登。時蠻子海牙集樓船結寨采石。陳埜先旣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乃從克采石寨。破方山寨。擒兆先。攻金陵。取鎮江。陞管軍總管。下金壇、廣德、宜州。領精兵圍常州。平之。陞左翼元帥。宜州復叛。率兵佐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復克甘露。援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攻雙刀趙。獨進挫其鋒。克宜興。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其城西通太湖口。爲周餉道。德興分兵絕之。併力急攻城。拔之。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廬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迎戰。立擊敗之。是年。上攻安慶。克九江。援安豐。皆從有功。友諒圍南昌。從上親征。遇於康郎山。死戰。友諒死。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同克廬州。進征湖南諸州郡。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淮安。征浙西。擊常熟舊館。敗士誠兵。下湖州。降李伯昇。克吳江。圍蘇州。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月。肖像功臣廟。追封濟國公。德興沈勇威嚴。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不伐。上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忠、授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錄恩賜守塋。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甯。

韓政。睢人。元季爲義兵長。上定江左。同曹良臣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名爲吳守。而觀望未決。上命齎書招濟。不報。上曰。濠吾鄉。濟據他人。是吾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葉珍等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降之。守將竹都、竹貞逃去。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城壞。遂破安豐。追擒竹都。而竹貞、左君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之。安豐乃定。至潁。獲其運船。留政守之。淮東西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政攻梁城。知院盧斌等皆降。分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甯、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徐達取元都。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淸。元都定。政分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縣西北二十里。元右丞吳庸、王居義等據寨。剽劫旁近。給軍食。民甚苦之。徐達收蕃山寨。蟻尖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庸等。庸等降。同征陝西。遣兵守磁河北。征塞北。至大小興州。斬獲獨多。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辛亥。鎮山東。未幾。復鎮河北。招撫流移。壬子。從李文忠出居庸。擣應昌。取和林。深入土剌。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淸。十二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鄭遇春。濠人。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從克滁州。取鐵佛岡、三汊河、大柳樹諸寨。皆爲先鋒。乙未。克和州、含山。渡江。拔采石、太平。授總管。攻蕪湖。遇霖戰死。并領其兵。從征溧水。破海牙水寨。擒陳兆先於方山。定金陵。拔鎮江。征常州。解圍牛塘。取宜州。皆有功。陞右翼元帥。從克揚州、婺州。再擊敗走友諒兵。下黃梅、南昌。復定祝宗之亂。大戰禁江口。殺友諒。平武昌。下廬州、淮安。取安豐、潁州、六安。陞指揮僉事。留守濠。征中原。下

汴、洛。克元都。轉征迤北。克朔州。陞指揮副使。進都督僉事。封滎陽侯。祿九百石。予世券。四年。往臨濠開屯田。行大都督府。坐累奪爵。十三年。復侯。從征雲南。率楊文等經略城池屯堡。凱還。督金吾諸衛。造舟海上。二十三年。卒。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芝蔴李據徐州。芝蔴李敗。來歸。上以為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及陳埜先。皆有功。丙申。定金陵。陞千戶。從徐達取奔牛、呂城。克廣德、宣城等處。遷萬戶。進攻毘陵。拔橫林三山營寨。攻青山小北門。獲其黃元帥。遂為都先鋒。從奪馬馱沙。克池州。攻樅陽。及討宜興。征衢、婺二州。有功。陞帳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從諸將擊敗之。遂進復太平。後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江。敗陳友諒八陣指揮於途呂。遂克南昌。討淮安。命率兵為援。又從拔安豐。移鎮合肥。會友諒攻江西。召還。大破其兵於鄱陽湖。焚其戰艦。友諒死。從征武昌有功。進指揮同知。後從下廬州。甲辰。命率龍驤衛諸軍從常遇春。討新淦鄧克明餘黨於沙坑諸寨。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饒鼎臣於茶陵。擒獲甚眾。遷龍驤衛同知。從克高郵。破馬騾港。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即命守淮安。復以兵克壽州。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州。從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攻克之。改荊州衛指揮使。遂進克廣西。累遷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兼靖江王相。復討捕諸叛蠻。悉平之。蓋為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討。每戰。輒勇猛獨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卻走不敢近。既逕金沙瘴癘。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略不以為意。賦性寬怡。若不見其有為者。尤善處交友。上以是甚加愛重。及卒。尤惜之。詔贈安遠侯。謚曰武襄。親為文祭之。稱其智足以率眾。勇足以前驅。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執銳。野宿風餐。親冒矢石。身無完膚。勤勞多矣。護喪還京師。卜地以葬。命有司給葬具。詔皇太子致祭。禮極豐備云。

胡海、字子祥。定遠人。初從上起兵。以管軍百戶。敗元帥賈魯於泗州。尋取滁州、和州。從渡江。定采石、太平。攻蠻子海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常州、甯國。皆與有功。敗元帥謝國璽兵。充先鋒。略江陰。攻湖州。墮其東南月城。破天目寨。攻宜興。從下婺州。諸暨之戰。生擒賊眾四百餘人。陞都先鋒。破陳友諒於龍江。取潛山。克安慶。與友諒兵八戰八捷。從徐達援安豐。攻廬州。晉授花槍千戶。從克荊、澧、常、德、衡、潭、漵、浦、寶慶諸州。擒元帥唐隆、鎮撫李賢。陞寶慶衛指揮使。留鎮益陽。洪武元年。從平章楊璟征湖廣、廣東西之未歸附者。遂下新陽。克永州。加授昭勇將軍。體充總兵。勦平左江、上思州蠻酋黃英等。獲偽將及眾二千餘人。調征蜀猓。伏陸。進攻天門山賊。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使。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百餘人。擒戶八百。事聞。遣使勞以金綺。又平靖州及五開諸蠻洞。授鎮廣將軍。從傅穎公平雲南。還。冊功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鈔萬錠。督居第於鳳陽。復從馮勝北征。充左參將。降納哈出有功。復充征南將軍。領兵十萬。平九溪六東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金五千兩。綵段六十匹。歸老於家。至是疽發背而卒。年六十三。海慷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勇猛務。從者亦無不激勵自效。故所向多捷。訃聞。致祭。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子觀。尚南康公主。死白溝之戰。自有傳。後宣德中。公主乞子忠嗣。授孝陵衛指揮僉事。後以斌戰沒無子。進都指揮同知。

薛顯、蕭人。為元泗州守將。辛丑。太祖取淮南。顯來降。授指揮。壬寅。助守南昌。漢友諒以大衆圍城。攻急。臨將銳卒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副樞趙祥。敵乃退。尋鄧仲廉據新淦。討斬之。因徇下江西諸郡。即陞行省參政。從平淮東。伐吳。攻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來援。常將軍戰稍卻。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大破之。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常將軍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勇悍。既破。而暹、珍亦善戰。皆降。士誠為之奪氣。論功。進江西行省右丞。大將軍北伐。上諭曰。薛顯勇冠諸軍。可別領兵。獨當一面。遂克山東、河南。進攻臨淸、德州、通州。下元都。偵邏古北諸隘口。俘獲數萬。從征山西。大破王保保兵。下太原。逐賀宗哲於石州。已而往保定。招諭未下山砦。其最強者。桃花、蠔尖等寨。以次平定。會兵入陝西。分攻馬鞍山西番寨。大破之。俘王保保部將毛祥以獻。張良臣以慶陽降。顯往受之。已而良臣有異志。夜半襲我營。被傷突圍得免。尋大將軍攻良臣。王保保遣兵來援。顯與傅將軍駐兵靈州遏之。慶陽遂平。追賀宗哲於絕塞而還。三年。封永城侯。不與券。惟賜錦帛。上諭之曰。顯歷摧大戰。可稱奇男子。然其性剛忍好殺。屢戒不悛。千戶吳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利其所獲。殺奪之。師還之日。妻子訴冤於朕。又輒殺馬軍。罪不可恕。而天下初定。即殺有功臣。又所不忍。今封爵如例。謫居海南以示懲。分祿為三。千戶、馬軍各得其一。而一以養其母妻。庶幾相准。國法不廢。四年。復召用。五年。定祿千五百石。給世券。從北征。八年。鎮河南城池。十三年。督屯北平。十五年。理山西軍務。明年。練兵北邊。母喪。二十年。征降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弟綱妻張納券。後胡黨事發。以死不問。弘治六年。珍自稱顯曾孫。乞嗣。不許。

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壬辰。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王者。據濠城稱元帥。興隸麾下。時太祖在元帥幕館。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金陵。先登。授管軍總管。克鎮江。陞五翼元帥府。陞統軍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克南昌。進破鄱陽彭蠡之戰。海艘斫進。賈勇先登。征武昌。濺血驗戰。斬獲獨多。陞龍驤衛指揮使。拔廬州。援安豐。陷陣大敗姑蘇兵。平襄陽、衡、澧。遷高郵。踏淮安。劉昊興往往遡劍力戰。平姑蘇。陞鎮國大將軍。僉都督府事。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捍塞慎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為秦王府武傅。兼陝西行府僉事。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賜地佃墳戶。辛亥。伐蜀。克成都。十一月。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以疾卒。贈陝國公。謚宣武。子四。景儀、振宗、官僧、弟英。列世家。女弟入宮。進位甯妃。興有弟總戎事。太祖為饒驕食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某府都督。懇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為。總戎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散。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儻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惟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願卒賜。上大喜曰。斯人舉能若是。吾刑可措矣。立賜敕。賜黃封百甕。金彩稱是。寵待益厚。每成常侍宴後苑。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盡。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總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意。上嘿然。既醒。大懼誤觸忌諱。遂盡剃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已。上笑謂甯妃曰。爾兄

戲言。乃貴爲之。非祗而何。德成常見其兄弟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檢。以壽終。

史官曰。計太祖之功臣。鮮有令終者。而諸公或臥老軍中。或訣辭陛下。幸矣。茂材初依日月。去天甯之戰無幾。給事一事。保無僞冊爲與賄乎。而不洩於開者之一言。危哉。吳氏伯仲。其江陰鎖鑰乎。鴻序聯翩。將任將帥。嵐規亦何罪也。吳復平居恂恂。而遇敵飆發。擒與有功不伐。致金累丁。韓、鄭、蔡、胡乘時立功。身名俱泰。薛顯以好殺而獲譖。然分祿辭讓。眞所謂斯倜豪傑也。子興屢經戰陣。而無所損。智將哉。而其弟德成以酒自全。古人蓋謂知幾者矣。然成勳名竹帛。垂榮無窮。誠一時識務之俊傑焉。惜其身死未幾。後嗣夷隸。薄待殊勳。然又非于太祖之列矣。噫。

曹興、周武、張龍、張赫、張銓、華高、仇成、孫恪傳。

曹興。一名興才。未詳何許人。初歸有功。授管軍千戶。從取姑熟。定建康。克南徐。收武昌。陞指揮僉事。平吳。進指揮使。從征中原。定元都。己酉。陞河南行中書省參政。討西番洮、羌。征操甘。凱還。進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懷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軍務山西。已二十一年從北征有功。後數年疾卒。

周武。不知何許人。從取江南。滅漢。攻淮東。平吳。稽戰功。歷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歷陞都督僉事。西番叛。爲參將。與藍玉、張龍、張溫、王弼等從沐將軍討平之。取朵顏。獲人畜十餘萬。洪武十二年。封雄武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世指揮使。理軍務河南。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京。復出巡河南。洪武中以病卒。

張龍。濠人。從渡江征伐。累立功。陞都先鋒。改花槍千戶。吳元年。陞威武衛指揮僉事。領偏師立功。陞都督。征西番。斬獲招附功多。鎮守鳳翔。洪武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子麟尙福清公主。爲駙馬都尉。龍卒。麟歸葬父。還京卒。孫傑侍母公主京師。永樂中。請嗣。不許。因失侯。傑子綱。宣德中年乞嗣侯。又不許。

張赫。濠人。歸附。授千戶。從征定遠、泗、滁、和州。拔采石、太平。陞總管。收集慶、鎮江、常州。進常春翼元帥。守常州。大戰鄱陽湖。截禁江口。征武昌。降陳理。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克慶元、溫、台。降國珍。陞福州衛都指揮副使。沿海捕倭功。陞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冒多註功奪俸。統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獲多人。調興化衛。還仍予俸。陞都督府僉事。時遼東艱食。命赫督海運。庚申、辛酉歲一行。捕東椒山寇。仍督遼運。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一行。二十年。封航海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復三督海運。二十三年卒。贈恩國公。謚莊簡。子榮。累功至指揮使。永樂中。請嗣侯。不許。孫鑑。指揮使福建都指揮使。巡海捕倭。擒賊楊總。從成國公征廣西。留鎮交趾。曾孫當爲指揮使。

張銓。定遠人。從取太平。定建康、南徐、毗陵、婺州。討僞漢。擒江州。戰鄱陽湖。收鄂渚。攻淮東。平吳。累戰功。陞陞指揮僉事。從取中原。下濟南。克汴、洛、燕、晉、三秦、四川。累陞都督僉事。並繼齊邸於青州。征五溪。擒討平水寨、源通、塔平、散毛諸洞。從征雲南有功。洪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子嗣指揮使。永樂中除爵不嗣。

華高、字則危。含山人。智而有勇。謹愼不伐。會江淮兵擾。集衆數百人。甲午。入巢湖自固。以舟來歸。克采石、溧陽、太平。授總管。丙申。破海牙水寨、方山營。擒陳兆先。從定金陵、鎮江。陞秦淮翼元帥。獨破援兵萬人。殺數萬石。下丹陽、金壇、常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擊敗趙普勝。漢人犯龍江。高與張德勝敗之石灰山。辛丑。從征友諒。克安慶。拔九江。援長興。爲李伯昇夜劫而潰。尋復振。敗之。下南昌。應戰鄱陽湖。從友諒武昌。陞湖廣行省左丞。從取海安、高郵。還攻下淮館。進圍蘇州。平吳。召見戟門。賜采幣。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鎮全楚。洪武三年。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與世券。券成。會高征廣東。亂海南城池。券留內府。明年辛亥二月。卒於廣州。上命中書省補支高祿三百石。無子。納券墓中。贈巢國公。謚武莊。仍肖像功臣廟。從子岳授指揮僉事。

仇成。含山人。有膽氣。負大志。集鄉人蓄干戈。嘗豎曰。大丈夫胡可束手就斃。不奮出爲所能爲。以乘彝於世。可乎。見太祖行兵有法。乃仗劍來歸。上甚喜之。留麾下。從渡江。克采石、太平。定金陵。下鎮江。爲領軍先鋒。收毗陵、甯國、池、婺。擢統軍大元帥。從取安慶。破江州。援安豐。大戰鄱陽湖。陞指揮僉事。從平吳。陞指揮使。鎮守安慶。調度有方。軍民安業。陞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充征南副將軍。征谷、美諸洞蠻。平之。還至常德。從征雲南。克普定、普安、曲靖。與世侯券。加祿五百石。二十一年疾卒。贈皖國公。謚莊襄。又明年。子泰嗣。永樂中。爵除。泰子宗。宗子銘。銘子璇。不得嗣。

孫恪。父興祖。恪以父功嗣指揮使。常在上左右。纖敏小心。未嘗有過。屢戰功。陞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一年。

爲右參將。從藍玉征胡。至捕魚兒海。先登陷陣。對壘有功。二十二年。封全甯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未幾卒。永樂中。爵除。子乞嗣。不許。

史官曰。飛龍在天。六氣以類。風雲元戚。蓋有天命焉。帝王之興。莫不資材武勇力。以翼扶帝室。成於棟楠。而舟濟於檝櫓也。曹興而下。是九人者。能各據其所長。前後樹定鼎之績。終以守正不敗。厥惟人傑也哉。而子孫曾不及九門白河出塞晉毅之璞。考古者甯無扼腕。

耿炳文、周德興、胡顯、李新傳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從上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采石。下金陵。丙申。戰死。官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下長興。改爲安州。擒士誠守將。降其兵。以炳文爲都元帥。鎮安州。郭城副之。時張士信詐卿。與諸畜之。留贊軍事。辛丑。周將李伯升來寇。敗之。張士信益兵圍城。又敗之。凡十餘年。寇屢至。困守待援。兵至輒敗去。竟不能越境窺金陵。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從征中原。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從平汴梁。從平山陝。守長安。饋運粟昌。不乏。遂鎮陝西。大修堰渠。興水利。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自陳祿入不給。歲賜租亦如之。十四年。破勝北黃河。復還陝西。十六年。往論征南諸將。并調城池軍馬。撥寇叛。尉平之。二十四年。賜鈔造第鳳陽。封先塋。贈父君用爲侯。當墨逆黨。坐夷功臣。以炳文附徐達爲一等。二十五年。陝西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剿平蜀盜高福興。俘三千餘人。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北兵起。炳文爲

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眞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鄚州。先鋒據雄縣。燕兵出不意。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魏忠等皆被執。因告燕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眞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尚數萬。復戰。大潰。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因守眞定。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去之。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皇帝始有疑色。召還。遣李景隆代之。北兵旣入。迎降。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龍鳳。玉帶僭丹鞓。詔籍其家。炳文自縊死。子璿尚主。爲駙馬都尉。瓛、後軍都督府僉事。北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與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謀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瑄、散騎舍人。撫尚寶司卿。先後皆獲罪死。炳文有伯父君美。從克滁、和。禦士信兵。君美子瑞力戰中矢死。從弟忠。亦有戰功。爲參將。

周德興、濠人。長於騎射。剪悍有力。甲午。來歸。從定克鐵佛岡等處。克滁、和。渡江。克采石、太平。攻溧水。破陳埜先水寨。三月。入建康。下京口、毘陵、宜城、江陰、池陽。有功。陞左翼大元帥。戊戌。從取金華。戰龍淵、安豐、高郵。援安豐。征合肥。陞[illegible]指揮。從常將軍討贛州。克之。定安福、永新有功。擢提兵救吉安、西安。再陞行省湖廣參政。進行省左丞。丁未。爲副將軍。偕楊璟取廣西。還受上賞。仍出鎮湖廣。拜征南將軍。平慈利土酋覃垕等。議設衛所。洪武三年。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是年。討平長沙峒蠻田氏。辛亥。爲征西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上曰。南安侯俞通源開田弗勤役。擬三月考算。日工一夫。闢止四分。不及半畝。遣卿督責。尋理軍務。庚申秋。往福建。築海上諸城防倭。辛酉。召還。四溪蠻作亂。德興請行。時德興老。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手書云。古之臣忠於國者。嘗奮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馬援其人者。朕每嘆美。爾今日不可復見。乃者五溪蠻叛。違王化。禍良民。朕方擇將帥。卿毅然請行。朕憫卿老。不忍勞以遠征。而卿乃固請。今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旋師。當有厚報。七月。至五溪。蠻人震懾。遂潰遁。德興安輯兵軍。方欲班師。會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作亂。德興即軍中拜征南將軍。討平之。九月。還。賜田莊爲子孫世祿。甲子。春。德興請浚荊州岳山壩。通水利。得溉田。歲增官租數千。尋往河南。召集故元將校。未幾。思州五開諸蠻叛。充征虜副將軍。討之。分勦搜捕。俘斬四萬餘人。二十五年八月秋。以帷薄不修。論死。收其公田。爵除。

胡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陞官定遼都指揮同知。昭敬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封武昌。故顯武昌護衛。洪武十四年。從王之國。顯隨父陛辭。上曰。泉老矣。致仕。顯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都督府僉事。侍王二十一年。從普定侯等征東川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寶獻上。明年。封梁國公。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建文三年。坐交通楚王革爵，父子並徙臨濠山安泣。泉竟死山中。永樂元年。楚王言。母弟胡泉、泉子顯無罪擯屏臨濠。泉死矣。乞赦顯。召顯授皇陵衛指揮僉事。改鳳陽。陞同知。楚王又言。顯母在武昌。乞還顯養母。詔還武昌。卒。至曾孫深。襲都勻衛僉事。

李新、濠人。癸巳。來歸。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姑熟、鎮江、江陰、諸暨。彭蠡大戰。平武昌。取江陵。累功陞正千戶。下湖州。圍平江。平吳。陞指揮僉事。守茶陵。爲都督府僉事。督孝陵有功。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食祿千五百石。二十八年。坐事死。爵除。

史官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四人者。皆自作孽者也。炳文長於守禦。而任戰則否。眞定之敗。氣已餒矣。詎足亢燕哉。父子駢死。有以夫。德興功差居。而僨名於閫閾。胡顯以寵死。李新以罪死。所由與明哲保身者異矣。

明書卷九十六

列傳一

勳臣傳三

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胡美、朱亮祖、梅思祖、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顧時、陳德、華雲龍、楊璟傳

黃彬、不知何許人。先從徐壽輝。守袁州。及友諒殺壽輝。歸友諒。然心鄙其所爲。上拔江州。因率所部來歸。授江西行中書省參政。從取新淦。討定康、祝之變。復南昌。大戰鄱陽湖。克武昌。進階中順大夫。上諭江西守將鄧將軍曰。熊天瑞龍鳳八年降。今負初言。理宜聲討。令彬從鄧將軍討贛州。贛州平。留鎮。移袁州。彬招集諸山寨之爲民害者。旣投順。願爲農者。放免復業。皆給賚糧以遣。遠近聞皆來歸。願爲軍者。置袁州衛以隸之。洪武三年。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尋討捕上猶山寇。十二年。往臨清練兵。十三年。坐胡黨。上念其未嘗有過失。宥之。居數年。卒。

陸聚、不知何許人。元樞密同知。守徐州。丙午。濠州李濟旣降。上遣使齎書諭宿州吏民。聚大感悟。以所部徐、宿二州來降。上喜。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裁省糧稅軍儲崇役。防北寇。未幾。元擴郭帖木兒遣李二來侵。聚敗之。復來。遂擒其將。從北伐。取山東、河南。還鎮。受賞。改山東行省參政。征克德州、長蘆。定

元都。略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克保定、眞定。略平定州。崗攻鳳山城、山縫山諸寨。進攻平坡岩。降之。二年。分守井陘固關。攻克承天寨。征陝西有功。遂鎭徐州。三年。討平沂、郯叛寇。功最。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予世券。移鎭山東。十三年。承制理福建軍務。召還。坐胡黨。上念其爲奸臣所誘。宥之。尋卒。

金朝興。巢人。智謀卓犖。初結里中少年立砦自保。會俞氏父子、廖氏兄弟以舟師來歸。即率衆從上渡江。克采石。定建康。下京口、廣德、宣城、常州。授都先鋒。取江陰、湖州。復宜興。陞左翼元帥。上自將取婺州。朝興爲奇兵。征紹興。拔諸暨。復太平。克九江。下黃梅、臨江、吉安。大戰康郎山。截擊於涇江口。漢平。陞龍驤衛指揮同知。取襄陽。調振武衛。收淮東、濠、泗、睢、宿。從攻舊館。下湖州。平吳。陞振武衛指揮使。又從征中原。徇河北。擣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定元都。遂下保定、中山。征山西。略大同。衛征宣府、東勝。陞都督僉事。世指揮使。兼秦王傅。尋命專王傅。解都督。伐夏。破成都。出塞。率東道兵取和林。至土剌河。征西番。俘殺數萬。獲馬二萬、牛羊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洪武十二年。封宣德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徙昌。至會川。道卒。贈沂國公。謚武毅。十七年。以雲南功授世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鎭嗣。二十三年。追論胡黨。降平壩衛指揮。累功陞都指揮。卒。子潤嗣。戰歿。潤弟澄。澄子桂。桂子華。華子壽。壽子　世官。壽功陞都指揮僉事。

葉昇。合肥人。驍勇有大志。歸上和陽。從渡江。拔采石。定金陵。克京口。授管軍總管。復太平。陞右翼元帥。從征友諒。破安慶。擣九江。下南昌。大戰鄱陽。克武昌。陞指揮僉事。拔廬江、襄陽、淮東。克湖州。進平吳。陞府軍衛指揮使。從取明州。還征中原。陞驍騎將軍。僉府事。充參將。征蜀。入重慶。陞都指揮使。鎭守西安。復陞都督

府僉事。西番叛。昇與都督王弼等往征。降乞失迦。爽其部落。復討平延安伯顏帖木兒之衆。擒洮川番酋。洪武十二年。封靖寧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五年。鎭守遼東。論昇絕高麗。修海、蓋、復三城。召征雲南。平。班師。二十五年。追論胡黨。坐昇論死。

胡美。初名廷瑞。湖廣漢沔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太祖拔江州。遣降將李明道往說之。廷瑞遣使鄭仁傑詣九江降。上至南昌。廷瑞與其副將祝宗、康泰等迎謁。上慰勞之。以犯太祖字。賜名美。仍故官。從克海安、太郵、淮泗、襄、潁。下湖州。進圍蘇州。執士誠。丁未十月。爲征南將軍。由江西取福建。太祖即位。進中書平章。參同知詹事院事。克建甯、興化、建陽、福州、延平及汀、泉諸郡。統兵守福建。已而召還。上幸汴梁。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畫。乃招集故元散亡士卒。編爲民。洪武三年。封豫章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庚申。奉改封臨川侯。尋於湖廣董建潭王府於長沙。後坐胡黨死。除爵。

朱亮祖。六安人。元季團結鄉里自保。其勇冠軍。賊不敢犯。授義兵元帥。帥其黨據梁山。掠江東。與太平州官搆仇。乙未。上渡江。下太平。亮祖懼。使人納降。仍故官。已復叛。數與我戰。俘去七千餘人。上方欲取建康。未暇討也。丙申。既定建康。明年下毘陵。遂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甯國。常遇春等俱被創而還。於是上躬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上詰曰。爾將如何。亮祖厲聲曰。大丈夫功不成。死則死。上壯其言。貸之。三戰簡釋之。留麾下。所向克捷。功陞元帥。樞密院判。從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李文忠戰以大

捷。亮祖復以兵合擊。焚其營寨數十。合攻桐廬。圍餘杭。降僞平章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參政。副李文忠守杭州。吳元年。率馬步舟師敗方國珍。追至黃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追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上以浙閩既平。命副廖永忠由海道取廣東。進平廣西。歸還。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二月。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兵至蜀。傅將軍已攻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文輝同鎭北平。移鎭廣東。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上念功臣。不付吏議。職居江省之德安。繼將遣還淮安。十一年。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夜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逐之無有。擊之若有聲者。詔亮祖以牲文祭之。乃息。十三年。坐胡黨。治不服。上怒。并其子暹鞭之。俱死。上爲誅壙以侯禮葬。其卒之處。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有功。爲指揮使。

梅思祖。夏邑人。元末。父爲王保保所殺。歸張士誠。爲中書省右丞。守淮安。徐達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籍甲兵來歸。并獻所部四州。士誠殺其兄弟數人。上嘉而憐之。授大都督府副使。制曰。昔項從劉。知同曲逆。今竇去遠。識陳伏波。從取浙西。降其將呂珍。下湖州。進圍蘇州。縛士誠。陞浙江行省右丞。從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追於彰德。龍二復出走。城降。統和陽衛兵守之。尋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慶昌四郡。八月。克邠州。獲故元參政毛政等三十人。三年。從破王保保於定西。

還兵破略陽。入沔州。取興元。論功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予世券。四年。伐蜀。五年。率周武等征甘肅。還命巡撫山東、陝西、遼東城池。十四年。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等諸洞蠻叛。命爲征南副將軍。同周德興率兵討平之。十五年。從傅將軍平雲南。留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壬戌。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鎭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與平章潘原明同守。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卒。子義。武德衛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後追論胡黨。籍其家。從子殷。駙馬都尉殷。自有傳。

唐勝宗。濠人。壬辰。勝宗年十八。挺身來歸。從攻常、宣、婺、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於涇江口。平漢。辰、衡諸郡。皆有功。戍潁川。從拔延安。初勝宗自中衆帥驍騎、隱騎、安豐三衛指揮。十餘年。多著勤勣。平吳。陞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同知。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出守應門。擒胡酋。還征處、衢、溫山寇。巡視陝西屯田。練兵移鎭遼東。敕勝宗絕高麗曰。朝廷今奉高麗之使。水陸甫至此。非臣子臣附行悔慢。明彰數猾。此眞自古悔中國。構兵禍。可與絕交。雖漢四伐。絕誠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晉再伐。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羊八萬。虜其王臧等。數於市。遼五代。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與王暨耽羅。捕殺之。耽羅以故爲元牧馬之野。兩出征遼左。使至辭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上。遽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斷路京官甚衆。內有一覓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不報。成今而知誘而能湊。田豫不德。獨名千古矣。遂壞東界轄綠比鄰囑寒。非多算不能守備之。勝宗在鎭。威望惠懷。兵

民蠹賊。防奸剔侮。邊境肅清。十三年。坐胡黨論死。

陸仲亨、濠人。少負勇略。壬辰。見太祖。未冠而狀武。從征滁、和、姑孰。平建康。攻京口。下常、宣、江陰、婺、越、三衢、常熟、高郵。皆有功。進左翼統軍元帥。從上親征。取南昌。下合肥。敗呂珍兵於安豐。從征友諒。仲亨矢天自效。不敢愛生。殲友諒。宣力先登。甲辰。漢平。加驍騎指揮使。取贛州。改贛州節制。南安、雄、韶諸府。遂克梅州。及韶平。會昌、湘鄉。悉剿諸山洞。戊申。率兵同廖永忠征廣東。遂自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廣州。改廣東衛指揮使。八月。平廣西。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代鄧愈鎮襄陽。洪武二年。改榮祿大夫都督同知。三年。封吉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出守雁門。十三年。坐胡黨。法司請併罪之。上曰。朕初起兵。仲亨年十七。喪父母兄弟。避亂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成就。累功封侯。此吾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其勿問。十四年。鎮成都。烏撒再叛。佐傅將軍討平之。二十三年。肅清逆黨論死。爵除。子賢。尚五皇女汝寧公主。授駙馬都尉。

王志、濠人。驍猛□謀略。臨陣無前。至正壬辰。年十八。集鄉兵取滁州。且戰且守。甲午。來附。濟江。克建康。圍常州。身犯矢石。騰欄先登。授右副元帥。功爲最。徇諸郡邑。屢戰有功。辛丑。從上取安慶隨郡。壬寅。復從徐達平江西諸郡。拔九江。下黃梅。戰友諒於彭蠡。從征武昌。與敵遭[illegible]。還克廬州。拔安豐。進親軍指揮使。守六安。洪武元年。北征。從馮將軍渡高河。進取懷衛、澤潞。常爲軍前鋒。克平陽。留守絳。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卻胡。還軍平陽。累陞都督同知。三年。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予世券。五年。還京。復從大將軍出塞。統中軍。大獲而還。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明年。取大理。尋蠻悉定。十六年。鎮雲南城池。安輯軍民。十八年。還京。十九年。卒。年五十二。贈許國公。諡襄簡。四子。威、璣、瓊、琛。威二十二年嗣侯。坐林來保事。謫安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弟璣嗣。改濟平衛。世其官。後以志坐胡黨事。以死不問。

顧時、字時舉。濠人。太祖起兵。以同里來附。勇敢善戰。常侍左右。渡江。先後戰功。應不與焉。自百夫長轉元帥。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司事。丙午。會韓政攻濠州。降之。伐張士誠。攻昇山水寨。乘其懈。縱擊破之。進平蘇州。從大將軍北伐。拜驍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從開通舟師。遂平元都。與諸將偵邏古北諸隘口。二年。巡太和嶺東北路。北攻蘭州。克之。從圍張良臣於慶陽。敗其東門兵。追賀宗哲於六盤山。不及。大將軍還京。命將騎兵略靜。寧。宗哲寇蘭州。往援。望風遁去。洪武三年。封濟寧侯。同知大都督府事。予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四年。伐蜀。副征虜前將軍傅潁公出階、文。以次平定。五年。副李文忠北征。異道相失。糧且盡。遇虜。士疲乏不能戰。獨奮厲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敗走之。略其輜重牛馬。軍復大振。七年。鎮北平。築保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畜牧。號令明肅。明年。召還。尋復鎮。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贈滕國公。諡襄靖。四子。長敬。襲侯。十八年。爲左副將軍。討龍泉山寇。平之。屢從征有功。次英、華、秀。先是十三年。坐胡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

陳德、字至善。濠人。世農家。有勇力。善騎射。壬辰。來歸。明年。克滁州。充萬夫長。下金陵、京口。上爲吳國公。陞五部都先鋒。以德等爲之。自是連歲用兵。每戰必克。陞帳前大元帥。辛丑。拔長興。走敵將李伯昇。都湖之

戰。陷陣斬獲。上舟膠淺。常先力戰。身被九矢不退。乃得脫。甲辰。從攻陳理。降之。討張士誠。大敗其兵於舊館。陞親軍指揮使。平姑蘇。陞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從伐中原。克河南。立行都督府。署府事。討諸山寨。悉平之。二年。從征陝西。師至秦州。追呂德於鹽館。擒之。徐達圍慶陽。分略城南。獲其諜干讓。攻破之。三年。封臨江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年。伐蜀。從傅將軍出階、文。分道入綿州。大敗吳友仁之衆。會攻漢州。拔之。進圍成都。遂平蜀。五年。北征。遇虜別立篤山。力戰敗之。擒元岐王。克甘肅亦集乃路。六年。總兵節制諸軍出塞。敗虜三岔山。是秋。再出。戰於歹剌河。三戰三捷。七年。鎮北平。十年。還京省母於鳳陽。病卒。年四十九。追封杞國公。諡定襄。十三年。揭胡黨。時已歿。得宥。子鏞。少以功臣子肄習武藝。九年。授散騎舍人。十四年。襲封父爵。十七年。爲左副將軍。討平龍泉山賊。及廣東猺賊、江西順天王。尋同馮勝練兵汴梁。十九年。駐兵通州。巡邊。從晉王脫顏。同吳顧築會州城。勝以大兵征納哈出。遂從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遇虜戰死。厚賻之。

華雲龍、定遠人。才勇善劍術。元末兵亂。集衆少結砦韭山。來歸。從太祖克滁州。下含山。授千夫長。渡江。克金陵。合破廣德。戰。周有湯元帥者。善槊。疾前馳刺。雲龍運劍一擧斷其槊。擒之。陞右副元帥。遂克常州。自後每戰皆與。勞績甚多。方克南昌。分攻瑞州等處。皆下之。既殲友諒。降陳理。陞指揮使。回攻廬州、江陵。皆取其城。大軍既克高郵。命鎮之。移守淮安衛。從征浙西。獨任嘉禾一路。會兵蘇州。縛張士誠。從徐達北伐。徇樂安。其郎中張仲毅出降。留雲龍守之。仍徹會臨清。進破元都。陞都督僉事。副孫都督守北平。仍兼其路參政。下雲州。陞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築城建王都。封淮安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再出雲州。俘獲多。進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諸寨。擊敗壯兒國公北奔去。在鎮七年。慎固防守。威名大著。初元都破。其達官女多與我師爲婿。殘虜頗倚之爲間諜。上知之。命舊仕於元者悉遣江南。有未發者檄遣之。雲龍舉詔稍遲。上怒。又聞其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僭用故宮器物。益大怒。召還。中道暴卒。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後坐胡黨。以死不問。子二。曰忠。曰斷。不得嗣。

楊璟、合肥人。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又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婺、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璟爲參政。移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南蠻洞。駐師三江口。招討功。陞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克寶慶、永州。圍靖江。朱亮祖自廣東來會力攻。有降者給白皮帽百餘。使入城爲內應。遂克之。并下柳州、潯。降左江土官黃英衍、田州岑伯顏。還京。爲偏將軍。征山西。出中路。戰於韓店。兵少失利。定位居湯和下。平唐、鄧、南陽。留鎮。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璟遺書與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當瞿塘、魚腹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上宥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今足下果能悟。自求多福。豈不賢智哉。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

時．老弱子．將安歸耶．卽是下年幼未諳時勢．暨及老弱．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較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又不省．湖廣慈利土酋覃壘諸蠻爲亂．命率兵討之．賊詐降．遣部下黃永誠往報．爲所執．來諸軍前．上以昇誤擬限日月定之．遂力戰．賊逃入溪洞．還兵捕斬殺皆叛民．三年．封營陽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從湯將軍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既平．以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鎭北平．召還．又赴北平．會往遼東各練兵．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後坐胡黨．不問．子通．十七年．與靖甯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以鞭糧官罪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衛指揮使．次遷散騎舍人．

史官曰．黨之爲禍．亦烈甚矣．諸將勃起草萊．經營禹甸．當羽檄紛馳之會．英雄蝟集之時．咸能自拔等夷．附光日月．甲生蟣蝨．視金革如衽席焉．迹其籌略．蓋雄武之資．皆可以爲所欲爲．自成霸業．而乃心眞主．骨無二三．何其於胡逆．則委心傾肺也．不待智者而知其大謬不然矣．一語連及．參夷不惜．悲夫．而貴彬、陸聚等．咸生擢其咎．沒有所．於皆得脫網羅．免斧鑕．何幸不幸之殊耶．

藍玉、王弼、趙庸、曹興、張翼、陳桓、朱壽、費聚、謝成、納哈出傳

藍玉．定遠人．長身赬面．有勇略．晉勛異常．始以常遇春妻弟從征．每戰先登．摧鋒突圍．無堅不下．其威略與遇春埒．遇春數稱於太祖．太祖以遇春故．故容寵異之．初授管軍鎭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沐英討西番．擒其酋靈靜子．函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從潁川侯討雲南．戰捷．平之．增祿五百石．又以征虜右副將軍同馮勝出塞征納哈出．有功．二十一年．卽軍中代勝．拜征虜大將軍．率師十五萬出大甯．進至慶州．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率勁騎十萬趣進．至百眼井．用定遠侯王弼謀．戒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至海南．瞰知距虜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始見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主方欲乘北行．忽見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殺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虜主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后妃、公主等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婦女十萬七千餘人．玉璽暨寶玉金印圖書符牌．駝馬駝牛羊十五餘萬．車二千餘輛．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人畜六萬．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歸至北平．以名馬獻太宗．不受．玉慚懟．歸見太子．太子妃、遇春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爲誰．太子曰．鳲鳩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觀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最愛．有幽術者．燕地有天子氣．臣竊託肺腑．願殿下自愛．錄北伐功．賜白金寶鈔文綺．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嚬唶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剌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潁國公．尋與徐達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西隰馬徽僞．上手詔撫勞之．召還．賜米五百石．復出理蘭州等七衛兵．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地．番衆遠遁．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破其衆．月魯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設諸衛．且將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語曰．我乃不堪爲太師．玉故恃上．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恃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按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常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弗善也．會有許玉出塞時陰事者．上詰玉．玉不應．且對不遜．上大怒．念玉功不忍發．二十六年．玉益驕．每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密與謀．爲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籍斂其家．凡有片紙隻字者．坐逮玉黨．上集群臣廷鞫．玉辭辯．輾展扳染不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卽吾黨．遂併逮徽．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也．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誅死者可二萬人．後卽宋、潁二公雖不染黨．亦以不良死．又四年．太祖崩．燕兵起．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王弼．定遠人．勇略過人．號雙刀王．元末．於三台山結柵自固．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從下徽州．克池州、石埭．攻婺源．獨進南門．殺三十餘人．遂拔其城．擒元帥．進克蘭谿及金華、諸暨．皆有功．從擊陳友諒．復太平．遂西征．平江州、南昌．力戰鄱陽湖．回從圍蘇州．士誠突出閶門．奔常將軍營．弼之分兵北壕．截其後．與鬪良久未決．常將軍拊其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卽馳鐵騎．揮雙刀出．敵衆小卻．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從平元都．陞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西番寇亂．副沐英進討．自延安、臨洮而西．兵至察罕腦兒及紅羅斷頭山．討西番．俘獲人畜二十二萬．斥地萬里．班師．封定遠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十四年．副征雲南．悉平之．加祿五百石．二十年．充副將軍．征大甯等處．及金山納哈出．悉收其部屬．明年．同藍玉出塞．至百眼井．不見虜．玉欲引還．弼曰．吾輩提兵十餘萬．深入虜地．無所得．遽引還．且兵以不意．善勞而歸．使客我而彼主．未便．且師老財匱．何以復命．乃設謀成捕魚海之功．事在玉傳．二十二年．賜還鄉．又四年．坐黨暴卒．年六十三．六子．知名者曰德．曰鑀．

趙庸．小字老哥．廬人．與兄仲中糾衆屯巢湖．已而率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太平．定金陵．克安慶．陞仲中僉院．守安慶．友諒破安慶．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勳舊．幸曲赦．上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九江、南昌．陞參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通海、永忠等以六舟深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死友諒．賜庸金帛．從平武昌．克廬州．安豐．海安．高郵、淮安．從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從徐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北州縣．克元都．西收晉、秦諸郡．走擴廓．降李思齊．還攜永平．過忠州．至大甯．也速遁．破開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三人．元兵攻大同．李將軍謀於庸．出雁門．至馬邑．擒禿列伯．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出野狐嶺．進兵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又從李將軍克應昌．獲買的里八剌．至苦脫孫、紅羅山、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雄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同知大都督府事．伐蜀．定潮州、海陽、程鄉、東莞．撫輯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討饒平王．獲賊黨萬人．班師．出山西．理軍務．巡北邊練兵．召還．二十六年．坐藍黨死．

曹震，濠人。立功開國時。洪武十二年，以征西功封景川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三年，與營陽、永城二侯屯田北平。從傅將軍征雲南，收臨安諸路。十八年，請討施南宋甘。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尊，愼宜鎭靖。遣從四川傅道，召還鄉，未及行，又命核征士四川。代藍玉還京。上便宜五事，報可。二十四年，往四川，鑿石通河，爲灘百九十三，爲橋五十四，永甯至大壩，建昌至西番，皆爲驛舖，詢識任勞，雨雪不避。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爵除。

張翼，字子飛，臨淮人。父聚，來歸立功，授前翼元帥，從平江南、淮東，累遷指揮同知，致仕。翼隨父軍中，勇而善戰。嗣父職，從北伐，及征陝西，擒殺諸叛賊，陞都司僉事，再陞都府僉事，從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取鶴慶。洪武十九年，封鶴慶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陳桓，濠人。長軀偉貌，多力。癸巳，以行伍從上略定遠，克滁、和。乙未，渡江，取采石、太平，充副先鋒。丁酉，收甯國，及江陰、宜興，從克金華，遂攻諸暨，生擒賊二百餘人。戰彭蠡，定荊湖、淮揚，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擢元帥。甲辰，陞指揮副使。平中原，陞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征雲南，桓與胡海等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克曲靖城，爲撒得七星關，通畢節，進克大理，更定官制，改左府。洪武十九年，封普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尋與靖甯侯征東川、龍海，俘獲甚多。還，二十年，又與靖甯侯總制雲南諸軍，立營堡屯田。還，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朱壽，未詳何許人。從征，爲萬戶，渡江，取江左郡邑，陞總管。取常、婺，克武昌，平蘇、湖，轉戰南北，積功陞大都督府僉事，與張赫轉餉有功。二十年，封舳艫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後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費聚，字子英，濠人。父得興，元季兵亂，教聚武事。歸立功。壬辰，上濠歸附，上狀其貌，多材勇，留幕下。定遠有民兵栗號驢牌者，乏食。上遣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赴之。其帥出迎，申密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上又帥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又降豁鼻山，得八百人。取泗州、盱眙、和陽，下金陵，克鎭江，帶刀參侍。下長興，立永興翼元帥府，爲副元帥，佐耿炳文守之。諸原明來寇，擊敗之。召回，管黃旗軍。李伯昇復寇長興，往援，先登，擊走之。癸卯，管鈴船，大戰鄱陽上，被圍，力戰得脫，遂殲友諒，克武昌，還攻廬州，爲指揮同知。再破張士信兵。丙午，同馮勝克高郵、淮安，還攻湖州，從平吳。陞指揮使，會湯和等討方國珍，同吳禎取明州，海道進取福州，擒陳友定於延平，剿昌國海寇。從征中原，取山西，守關陝，改西安衞指揮使。尋召爲都督府僉事。未幾，出鎭平涼。三年，封平涼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從征雲南，平之。再叛，再平之。總兵進征廣南，生擒其酋阿迭，俘斬萬計，餘郡縣次第皆下。二十年，還鎭雲南。又三年，召入京。二十六年，以子坐藍黨，卒，年六十八。二子：長超，征方國珍戰死；次璿，以人材起家，授江西試左參政。未幾，歸。孫宏，初充參侍舍人，衞鎭撫，從征雲南，功世指揮使。二十年，坐奏對不實，戍金齒，尋予侍養，坐藍黨死。先是，聚征姑蘇，坐事，上召而責之，遂見疑。二十一年，坐胡黨得釋。上對羣臣，謂聚有反謀，故不得歸。

謝成，濠人。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太平、金陵，功授總管。南徐功授管軍千戶，歷戰彭蠡，平武昌、淮東，轉攻

湖州，克姑蘇，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平元都，收趙、燕、魏諸郡。遂取山西，破陝西、平涼、莊浪，陞指揮使，爲晉王府相。征朵兒甘，降萬戶乞失迦，討平洮番十八族。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討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二十七年，坐黨累，卒。田宅以賜莊賢。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爲元萬戶。元都破，送京師。上見其魁岸有容，厚遇之，居常鬱鬱，形諸顏色。上令降萬戶黃時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上欲從。徐達力阻，以爲不可。曰：此人瞻顧非常，歸必爲亂。上曰：人臣各念其主，況有父母妻子之恩，竟資遣去。納哈出既歸，出沒遼東塞下，殺掠吏民。洪武十九年，馮將軍率兵十五萬擣金山，降之，及其部落二十餘萬。明年，至京師，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賚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分其衆隸雲南、兩廣、福建諸郡司。納哈出常言立功。二十一年，隨傅將軍征雲南，至武昌，道卒。納哈出嗜火酒，嘗夏浴，因得疾，上每戒其過飮，不聽，竟以是死。賜葬南京。子察罕亦累有功，改封瀋陽侯，後坐藍黨論死，爵除。

史官曰：鳥盡弓藏，古悲之矣。漢高百戰而定天下，皆諸將之力，而能享茅土、考終命，不數人，此藝祖之所以仁厚高千古也。當太祖削平諸國，汛埽中原，諸虎臣已奏績十八九，而就玄壤、資草野者亦十八九。獨藍玉成諸將未成之功，使開國之勳無遺憾焉，何其偉也。然至謀反事，則有可疑者。徒以奏請不下，何微而出此？而故牘不載其詳，徒曰獄具，則二萬餘人已隨玉燼滅。嗚呼，欲死諸人，惟黨之一字可以連類而及。太祖此舉亦慘極矣。使玉尙在，太祖骨肉未寒，何至灰飛宮闕，血濺堦墀乎。悲夫。

明書卷九十七

列傳一

勳臣傳四

馬雲、葉旺、甯正、花茂傳

馬雲，不知何許人。與六安人葉旺少隸長槍軍謝再興，後歸附，數從征討，有功，皆授指揮僉事。洪武四年，故鎭遼東。初，元主北走，元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參政劉益屯蓋州之得利嬴城，相爲犄角，以保金、復等州。至是上遣斷事官黃儔齎詔諭之，益遂以地圖并兵馬錢糧之數奉表來降。上嘉之，置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下詔獎美，比於竇融。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等擒彥翬誅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遼東之衆因共推良佐權衞事，以狀來聞，且言：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時高家奴宿兵山寨，伺遼陽。知院哈剌張屯瀋陽，而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各擁兵彼此相依，謀侵犯。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鎭撫軍民。先將所擒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械送京師。上以吳立、張良佐爲指揮僉事，因置都指揮使司，總轄諸衞，陞雲、旺都指揮使鎭之。旋祭劉益，歸葬鶴山。上知黃儔被殺，書諭納哈出，

且招之。不勝。八年。敕雲、旺等曰。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愼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可坐而擒也。虜果大至。雲、旺令吳立、良佐、商暠等嚴兵城守。納哈出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境。趨金州。時城垣未完。軍士甚少。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厲士卒。命守諸門。選精銳殺之。元裨將乃剌吾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乃伏弩射中。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虜援兵且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旺預其將遁。先引兵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隍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約十里伏兵以伺。命老弱捲旗登南山間。戒以聞礮即豎旗爲號。蓋旺於城中亦立大旗。令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不動。四顧寂消無人。已虜至。旺等伺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南山旌旗蔽空。鼓譟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旺乃出兵追擊。至畢栗河。斬獲無算。復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雲、旺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有此勝也。乃剌吾至京。羣臣請戮之。上不許。命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而雲、旺皆陞都督僉事。十二年。命雲征大寧。諭曰。此寇甚黠。知官軍至。必遁入山。兵回復出肆。宜分大軍駐要害。遣人招撫之。否則伏兵可以盡獲。凡得賊首。即斬以懲其餘。進兵悉平之。召還加賞。以潘敬代鎮。旺乃同事。時高麗遣人致書及禮物。上謂間諜之漸。戒以人臣無外交。勿得輕信。又有來降者。諭以人情莫不安土重遷。此必示弱於我。以起邊釁。遣還之。使彼無以藉口。尋復遣禮儀判書周誼至京。上以其國中殺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責敬、旺。振絕。仍留誼。歸其通事。嚴備待之。十九年。召旺掌後府。甫三月。遼東復有警。還鎮。二十一年。旺卒。在遼十七年。翦荊棘。修城隍。建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至萬餘頃。遂爲永利。雲功亦相埒。還京。坐胡黨。成化中。立祠遼東。

曾正。字正卿。壽州人。少爲里中覃德成養子。元末。德成從太祖克滁、和。渡江。克太平、建昌。與有功。宣州戰歿。贈京兆郡侯。正襲職。代領其衆。從克常州。戍戍。從取婺州。又從克衢州。戰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改雄武衛。從傅將軍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副指揮使。從定中原。克元都。招降元將斷[illegible]兒等八千餘人。山陝戰功皆與焉。洪武三年。從鄧將軍克河州。留鎮守。吐蕃來寇。遏河。正率兵禦之。時河未冰。正焚香祝曰。正仗國家威德。鎮撫一方。將以休養生民。今賊在邇而不能禦。何以報國。天寔破賊。河冰當合。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來。大風閡之。須臾冰合。且堅。正捽兵直擣虜營。虜大驚。以爲神。俱投戈降。又招徠時士會趙琦及孫平章、鄒院使等。悉與衣冠。厚遣之。自是諸部土官相率來附。奏請西陲軍糧苦民輓輸。而降番及茶可以易粟。給各衛軍士。令其貿易便軍需。省民勞。詔從之。正始至。其兵不多。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諭之曰。受命同出。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盜。其誰禦之。民被其害。凡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保。與其死於閫洪。無甯死於王事。於是衆感激自效。河州遂爲樂土。尋陞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陞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九年。復姓曾氏。從鄧將軍征川。有功。十一年。從沐英征西番。追襲叛虜朵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甚夥。十二年。兼領甯夏衛。修築

瀆、唐俗、巢。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衆萬餘人。十四年。經略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金甯四部。十五年。改四川。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剌瓦藏卜等來降。復移兵討松茂、疊州西羌之未附者。擒賊首。悉平之。十九年。改鎮南。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刁思郎等聚衆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從沐英進戰。斬其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瀾海、渦西等山寨亦據險叛。又從討平之。二十五年。西平侯卒。詔授左都督。代鎮。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降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從秦王平打魚溝番寇。三月。還京。卒。擢其子指揮僉事爲甯府都督僉事。

花茂。巢人。元季起兵。從陳埜先。丙申三月歸附。癸卯。授安豐。敗張士誠兵。從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百戶。累功。洪武八年。陞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春等縣叛賊。收捕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平東莞、龍川、興甯、南海、香山、翁源民亂。二十年。陞廣州都司指揮同知。平電白等賊。二十一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陞本司都指揮僉事。晉都指揮同知。賜誥。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寇。二十四年。勦廣西、湖廣等處猺賊。獲斬三萬餘。二十六年正月。致仕。上命其子爲東勝右衛指揮僉事。茂仍治事。四月。統軍滅東莞爭闘等處叛賊。二十七年。上言。請徙沿海逋逃蛋戶爲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衛所二十四處。築城浚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要害山海立墩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征捕黎賊。明年。入覲。上嘉獎之。且曰。爾歸。令次子英來。朕將用之。六月。茂還。捕獲黎賊郡佛蔭等。即遣英赴京。十一月。陞本司都指揮使。明年。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首黃黑面等。地方賴以甯靜。四月。茂卒。賜葬。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勳。後致仕。

史官曰。開國功如馬雲以下四人。誠顯巍哉。然不得膺五等。列通侯。而後世無汗馬推選之績。乃居然指玉藏綏。永盟帶礪焉。原其所以然。固不在以才猷結主知也。蓋命與數司之矣。

張輔、柳升、薛祿、陳瑄、朱榮、何福、任禮傳

張輔。祥符人。父玉。燕兵起。戰東昌。輔壯勇有儀。從燕王奉戰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九月。太宗即位。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朱能討交阯。能卒。輔入境。遺卒即詔輔爲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趨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來我襲。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獲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於是交南悉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設交阯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二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伺。輔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

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犛以獻。十三年。留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二十二年。册輔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輔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輔。輔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平之。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輔辭兵柄。時時與蹇義、夏原吉等諸大臣侍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英宗出土木。敗績。遇難。卒。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輔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首功爲多。輔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恭慎有禮。歷事三朝。皆篤眷遇。長子忠。勛衛。病。忠庶子傑乞嗣。弟文安伯輗、太平侯軏。言傑本忠婢子。不可嗣。景泰五年。庶子懋嗣。懋倚好禮守法。知兵。歷三營十二營總兵。累加太師。正德十六年卒。贈甯陽王。謚恭靖。子崙嗣。卒。嘉靖十四年卒。子溶嗣。卒。子元功嗣。卒。子維賢嗣。

柳升。字子漸。懷甯人。父崇。開國功。爲燕山護衛百戶。升嗣官。燕兵起。從攻懷來、密雲、白溝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積功歷官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偕張輔征南安黎賊於富良江。大敗之。斬獲數萬級。江水爲赤。長驅至悶海。獲戰船無算。復敗賊於茶江。又獲戰船三百餘艘。餘衆悉潰。追至綺羅海口。遂擒季犛及其子澄。南安平。四年秋。封安遠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八年。北征。至元冥河。有功。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仍世伯。出鎮甯夏。還總京營兵。又從太宗北征。至蒼崖峽、鬼力河、嵐州。殺其酋長數十人。大敗虜衆。論功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失律。詔繫獄。尋宥之。二十年。又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黎利反。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保定侯梁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參將。率兵會沐晟討之。二年。兵至隘留關。利上書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已列柵拒我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斂迹無守禦者。升喜。謂

賊窘弛備。銘及參贊尚書李慶時病。慶力言賊詐。升不聽。至倒馬坡。入賊伏。升中鏢死。是月。銘病卒。明日。慶又卒。崔聚收散兵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死戰。賊驅象大至。兵遂亂。聚被執。賊逼降。聚不屈。死之。聚、懷遠人。燕兵起。及征胡。累功至都督僉事。升毅而有勇。頗不善謀。後貴重驕慢。易敵。究至殺身。贈融國公。謚襄愍。子溥。宣德十年嗣侯。鎮守廣西。天順初。加太傅。出守甘涼。虜殺掠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上怒御史言。濬下獄。落職外除。比濬還。上悟。欲罪溥。罷太傅。溥輒乞進駝馬。上怒。卻其獻。未幾。令溥總神機營禁兵。卒。子承慶病不能嗣。孫景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鎮守兩廣。弘治四年。坐法奪職下獄。七年。與冠服閒住。景先後屢乞恩。十二年。得復侯。與祿三之一。卒。子文嗣。卒。子珣嗣。鎮守兩廣。以撫莫登庸功加太傅。卒。子震嗣。

薛祿。初名貴。膠州人。充燕府騎士。燕兵起。奪九門。東攻薊州。破雄、鄚。圍眞定。擒驍將李堅。東援永平。遂大甯。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皆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兵。略沙河、沛縣。焚南軍貲百萬。轉戰淮上。有功。陞都督僉事。從北征胡。進右都督。訓練幼軍。偕陳珪董建北京宮殿。永樂十一年。以功與勞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甲辰。再出從征胡。仁宗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即軍中勞賚。予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宣宗討高煦。以祿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

州。戰敗虜寨下。留鎮蘇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庚戌。又出巡邊。遇虜鳳凰嶺。擊敗之。斬其首。收人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永甯衛、團山及雕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使守禦。尋以疾作。召還。是年秋。卒。贈鄞國公。謚忠武。祿有勇略。善謀。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子勳先卒。宣德七年。孫詵嗣。與初祿千五百石。卒。子琮。正統五年。優給。尋嗣。卒。子倫。優給。尋嗣。卒。子翰。嘉靖九年嗣。無子。從子鋹嗣。卒。子濂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嗣。父謫戍遼東。瑄請代。原戍。從征北木瓦寨。冒險先登。有功。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進四川行都司同知。再進都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燕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右都督。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創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崖崩。瑄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郵、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艖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濟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淸、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仁宗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備述江南轉漕。軍民疲困情狀。上覽之惻

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敕獎瑄。予世伯券。宣德中。鎮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上言楚王府密事。詔曲防調護。衛軍漕上。不從。卒。贈侯。謚恭襄。瑄剛爽英毅。宏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娓娓。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縉紳士。時相講論。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元夏時沿江入海貫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淺沙。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能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後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淸。卒。贈黔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撫賊。擒還俘掠萬人。召總漕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索賄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尋赦。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圭襲。優給。卒。無子。從姪王嘉靖元年嗣。卒。子王謨嗣。

朱榮。沂人。洪武初。起燕府舍人。從征雲南。功授百戶。出塞征胡。功陞大甯副千戶。燕王至大甯。榮率衆降。陞指揮僉事。從還北平。戰鄭村壩、白溝河。拔滄城。功三遷至都指揮使。伏兵淝河。大戰。又戰小河、靈璧。渡淮。下揚州。入金川門。太宗即位。陞都督僉事。從征交趾。立功。進右都督。永樂八年。從上出塞征胡。敗本雅失里、阿魯台之衆。轉左都督。再從征出塞。和林爲先鋒。遇虜大破之。又從上出塞。敗虜於殺胡原。二十年。論

功.封武進伯.食祿一千三百石.予世劵.洪熙元年.卒.贈侯.諡忠靖.子冕嗣伯.正統四年.出鎮大同.十四年.與虜戰沒.贈侯.諡忠愍.子英嗣伯.卒.子崇嗣.卒.無子.弟嵩嗣.卒.子潔嗣.卒.子本嗣.卒.無子.叔江嗣.卒.無子.從弟海嗣.卒.子承勳嗣.卒.子世雍嗣.

何福、未詳何許人.洪武初.以開國功爲指揮使.洪武十四年.從三將軍征雲南有功.來歸.擢再遷都督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年.充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阿資.三十一年.擒永甯酋.十八加如.誅木鼈川亂魁刁幹孟.降其衆.又討平畢節、都勻諸蠻.進征五開.自是南徼馴服.建文初.班師.進同知.燕兵起.從軍.歷戰淮南北.太宗即位.爲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甯夏.節制甘肅、河南、山西諸兵.永樂三年.上以福屯田積穀多.又常請定屯田賞罰.爲經久計.賜敕勞福.六年.賜令大臣協守甘肅.上曰.汝久鎮番漢兵.恐勢頹致擾.爲此言耳.汝老將.朕推誠倚任.勿有顧慮.七年.本雅失里殺使臣給事中郭驥.糾阿魯台數入塞殺掠吏民.已而二酋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合散潰.寇河西.敕福防禦.福言.韃靼脫脫不花至把禿、王都督伯克帖木兒、都指揮哈剌吹、國公孫因帖木兒、司徒撒兒、桃吾罕、知院都禿阿魯把撒兒等.來歸.率衆駐亦集乃.上敕楊榮諭福曰.脫脫不花等來歸.止亦集乃.恐過回生疑.宜與衆深誠.其哈剌火敦.伯克帖木兒初與把都帖木兒同來.已而叛去.故徘徊近塞.欲進未果.開誠柔遠.不計前過.即遣把都帖木兒往亦集乃.諭朕意.或與俱來.或令居亦集乃.許以權宜.在榮與福.是年九月.諭福早事皇考.多歷歲年.典兵督府.小心謹慎.朕初即祚.遂聯戚好.寄任干城.撫附番虜.命楊榮即軍中封福甯遠侯.食祿千石.又密諭福.近日韃靼來歸者.且勿給田土.令來北京.願從.從之南.散處畜牧.脫脫不花之事可鑑也.軍中事宜先發後聞.無失機會.八年.從征沙漠.違節制.群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略.由宥福.已而有怨言.都察院又劾之.福懼.自經死.爵除.

任禮、臨漳人.燕山護衛軍丁也.燕兵起.從戰懷來、白溝河、東昌、藁城、順德.入金川門.數有功.歷都指揮同知.永樂庚寅、甲午、壬寅、癸卯.四從出塞.征本雅失里、阿魯台.有功.歷都督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宣德元年.從征漢庶人有功.陞右都督.正統元年.充總兵鎮甘肅.三年.轉戰石城、黑泉.斬捕首虜中律.封甯遠伯.食祿千二百石.十二年.仍鎮甘肅.降沙州都督喃哥等.予世伯劵.景泰中.守備南京.成化元年.卒.贈侯.諡僖武.子壽嗣伯.鎮守陝西.征滿四失律.論死.宥戍邊.子宏乞嗣.吏部言.壽總兵失律.脫死卒謫戍.宏不得嗣伯.與京衛指揮使.弘治中.慶乞嗣伯.不許.

史官曰.戮力四方.芳流奕葉者.君子亦恕其初矣.太宗起燕邸.名號弗正.而一時喜功名.矢矯揮斥.卒皆膺上公.被華袞.嗚呼.視齊、黃諸不汗頸縮.撫地哉.若臣不憚.以成厥業.未嘗不感嘆於宿將之彫殘也.自張輔而下七人者.討叛逆.拓封疆.馳伊吾、天山之外.有餘材焉.而陳瑄更以大任漕.爲後世利.智未可厚沮.彼何福、任禮.俱以失律死.子孫不獲侈圭玉.亦奚益哉.亦奚益哉.

・陳懋、劉榮、[illegible]傳

陳懋、壽州人.父亨.居和州.開國功陞大甯都指揮使.征虜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初.爲大甯行軍都督.從燕

兵戰場上.先登.建文二年十月.戰華山.爲平安所敗.贈遼國公.諡襄敏.懋緒從父兵.爲前行.廣昌、濟南、眞橋西水寨、東平力戰有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甯陽伯.食祿千石.予世劵.出鎮甯夏.永樂七年.捕虜赤保達.卽軍中進侯.加祿三百石.三從太宗北征.女入宮册麗妃.特與歸甯.二十一年.總陝西三鎮兵征胡.直搗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後殿.仁宗加太保.予世侯劵.宣宗初.從討漢庶人.宣德二年.復鎮甯夏.明年.從靈州城.六年.還朝.十年.移鎮河西.正統元年.勒詭罷歸.五年.卒朝請.十三年.充總兵.討鄧茂七有功.班師.留宿京衛.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濼國公.諡武靖.懋偉貌修髯.洪懋禮敬文士.長子昇勳衛.坐與誠成.昇弟潤嗣侯.成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侯晟爭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六年.晟子輔生二年矣.晟言臣罪應死.男宜優給.瑛本借臣爵.宜還臣男.內批侯輔壯.二十二年.輔嗣侯.與瑛爲勳衛.弘治元年.輔坐殺人.會赦.革爵.輔死.八年.瑛子恩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年七歲.與米月十石.正德元年嗣.卒.子繼嗣嗣.卒.子大紀嗣.卒.子應詔嗣.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燕兵立功夾河、藁城、滹沱河.陞都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榮率領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榮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後久不敢犯遼東.召封廣甯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劵.復召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英宗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登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職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英宗入京.言官糾劾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　進封侯.加祿六百石.予世劵.成化七年.卒.贈崞國公.諡忠僖.子少兄子璟嗣.安子璇嗣.仍伯.卒.子信嗣.卒.從子泰嗣.卒.子允中嗣.卒.子嗣德嗣.卒.子　嗣.

費瓛、定遠人.祖愚.洪武中爲燕府左相.已革府相.改護衛指揮使.父肅嗣官.卒.瓛嗣官.以從燕兵功.累官都指揮同知.鎮守山海.永樂五年.召爲後府僉事.六年.充副總兵.備倭海上.七年.征湖廣叛寇.八年.充總兵.鎮甯夏、甘肅.討平叛虜亦令眞巴.十年.又出甘肅防禦.仁宗即位.充平羌將軍.鎮甘肅.尋陞右軍都督.宣德元年.入朝.上念瓛藩臣舊勞功名.封崇信伯.食祿千一百石.予世劵.復出鎮.瓛和易善撫循士卒.守邊二十年.塞境肅靜.征漢庶人.嘗爲先鋒將.佐籌祿有功.予劍.宣德三年嗣伯.景泰中.鎮守福建.卒.天順八年.子淮渾爭嗣.憲宗曰.淮母朱氏.以劍故封夫人.淮卽適子.渾不得與淮爭.成化元年.與淮祿一百石.優給嗣伯.習學國子監.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言.淮不務學.奪半祿.冠平巾以母乞恩.故原淮.卒.子柱嗣.卒.無子.弟栻嗣.卒.子煒嗣.卒.子坤嗣.卒.子田金嗣.卒.子天澤嗣.

史官曰.人之立品也.固不難哉.其始進以正.而殆末路之蹉跎.君子欽其始而悲其終.始進以不正.而收桑榆之效.君子亦並恕其始矣.予每於燕之役.多嚴詞.而三人者.二以邊塞.一以勦倭.荒沙流戰馬之血.海陬擅推陷之威.名之以勵時.云展矣.

蔣貴、趙安、山雲傳

蔣貴、江都人。燕兵起。以小卒累戰功。世昌國衞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從征番賊任昌。深入狹谿。斬關。進同知。鎮守松、潘。潘夷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守諸番。歷總兵平蠻將軍。鎮守四川。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總兵。討戎王阿台。擒乃顏賴忽孛羅等。三年。論功。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券。七年。征木籠川功。進侯。加祿三百石。予世券。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糧器仗身自裹負。不役一人。臨陣冒險衝敵。敵皆披靡。子弟士卒。追隨向敵。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略。然天性朴實。忘己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琬嗣侯。成化初。充平羌將軍。總兵甘肅。劾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盡桓典耶。八年。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充團營總兵。上言六事。二十年。充平胡將軍。出雲中禦寇。虜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虜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鳩鴿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入堡勢相首尾。滴水崖遠。猝難救援。不可徙。卒贈涼國公。諡敏毅。庶子驥嗣侯。嘉靖三年。守備南京。道卒。子傅優給。尋嗣。卒。無子。弟祐嗣。卒。子建嗣。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爲土指揮同知。坐罪死。安謫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北征。屢功陞指揮同知。宣德二年。陞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征松盤番。散刺有功。陞都督僉事。五年。充參將。從父昭討曲先。十年。援甘、涼、鎮番有功。正統元年。進同知。充副總兵。鎮甘肅。出塞降虜。捕斬有功。封會川伯。食祿千石。九年。卒。子英爲指揮使。立功陞都督同知。卒。子鉞嗣官。乞嗣伯。不許。

山雲、初以指揮同知從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關至山海。著勞績。從太宗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雲廉勇有謀。充征南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五年。斬平樂蠻四百。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伐。澹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屬威嚴。刻期征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先是永樂中韓觀威嚴不可犯。作鎮。每醉殺人。牢度不可殺者。輒留待觀醒白之。以故觀頗德之。觀卒。雲繼。一日。雲呼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澣。雲笑曰。人言土夷饋遺。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法甚嚴。乃不畏朝廷畏蠻子耶。雲舉手謝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史官曰。賞不可濫。濫賞則弗勸。古誥之矣。正統封者九人。沈清、譚廣、陳懷、馬亮。起從燕。後無大功。亦不獲世。不足紀。王驥起東班。蔣信列降虜。若蔣貴、趙安功相埒。而一獲世。一不獲世。有異報焉。山雲勇略冠軍。饒儒者風。綏亭障。出撫北。平猶夷。坐鎮其久。而愈見其長。乃不得列勳封。歿始追贈。嗚呼。既濫矣。而獨靳於此。何哉。

明書卷九十八

列傳一

勳臣傳五

方瑛、楊洪、郭登、毛勝傳

方瑛、全椒人。大父銘。開國功爲百戶。父政。以從燕爭戰爲都指揮。正統三年。進右都督。總騎兵征木籠川。戰沒。贈威遠伯。謚忠毅。四年。瑛以父功爲金吾衞指揮使。憤發報父仇。乞領父兵。從定西伯效死。先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戰賊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雲南。已而從侯侍郎征貴州功。陞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征香鑪山賊功。轉召總五軍營。論先後平賊功多。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征銅鼓賊。平之。留鎮湖廣、貴州。天順元年。進流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卒。謚忠襄。子毅嗣伯。卒。子壽祥嗣。卒。嘉靖中。以贊論大禮。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卒。子炳嗣。無子。弟□嗣。

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搗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鷙疏洪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即械至京。詰責汝二人者。時洪頗爲衆忌。上又每獎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洪守邊屯營。善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

門、曾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餘。正統十三年。論前後功。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殺之。呼楊王。十四年。虜入土木。上皇北狩。洪閉城門。遂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效。洪興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躡虜涿州、紫荊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餘。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謚武襄。洪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愼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稱名將。諸大臣皆重之。每左右洪。初指揮杜衡謫洪。尚書魏源即訊雪洪。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謀逐洪。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發力。也先之難。猶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爲最。時石亨爲大將京營。忌洪。洪又與孫鏜不相能。時忿爭。洪子傑嗣侯。嘗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尙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弑脫脫不花。幷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旣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使。我正兵堅壁淸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搗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敢顧。必擒其妻孥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寄。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狃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也。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恥偸生。縱此虜驕悍。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于謙上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讎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束制。分別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探凶險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謙議。先是遣俊及劉深充遊擊將軍。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堡。參贊參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乞遣深代俊。遂令俊護瓦剌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曰。我常殺陶指揮。上不聞。諸裨校力解得釋之。還。廷臣劾俊論死。會傑卒。母請釋俊罪。傑得降都督僉事。遂得嗣侯。後坐法罪死。宥革爵。子珍嗣。天順元年。石亨坐俊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謙。斬西市。嗣珍戍廣西。莽議。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衛指揮使。孫越乞嗣開平。洪從子四人。能武強伯。信彰武伯。仁、錦衣指揮僉事。智開平指揮使。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木盤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請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登慷慨自誓。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戴。是年八月。虜挾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納賂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郭瓊出見。獻上皇金帛。瓊尤效力。及內贖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兵。幷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寇。三關失險。賊留邇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入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奏上以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充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以爲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己知彼。可守則守。其涞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淸野。京兵分據掎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者善也。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自全矣。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虜氣奪。遁去。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是年。論功。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人。以爲一時戰功無與比者。明年閏正月。登獲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時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入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住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畏大砲神銃短鎗。時鎮守陳太監忌登。會姚都指揮使發陳太監姦贓二十事。陳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召陳太監還。論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振。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涖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登與孫鏜不睦。乞分登軍。登亦會病。稱疾不

出．宮爲閧於朝．上詰責鏜．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憲宗即位．復爵．出鎮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鏜事母至孝．居喪盡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無子．以兄尙寶丞斌之子蕃請於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毛勝、初名福壽．元大都人．伯父那海爲元官．歸附爲燕山中護衞閧教官．燕兵起．從戰有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建文四年卒．無子．福壽父安太．那海母弟也．嗣羽林衞指揮使．永樂七年卒．福壽兄濟嗣官．卒．無子．福壽嗣．以兄濟九龍口殺胡鎮功．進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征木籠川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復征木籠川有功．進同知．十四年．以禦宣府功．陞左都督．是年冬．守宣武門．又哨虜紫荊關．景泰元年．充左副總兵．率河間、東昌遼兵征湖廣洞苗．章同烈．戶部主事陳汝言言．福壽本虜人．奸黠不可信．敕王驥候福壽至．督御之．無使懷疑．已而有功．三年．封南寧伯．食祿千石．五年．進屯金川．斬賊功．與世券．改名勝．移金齒彈壓諸蠻．天順二年卒．贈侯．諡忠壯．子榮嗣伯．八年．坐法謫廣西立功．卒．子文嗣．卒．子良嗣．卒．子重器嗣．卒．無子．弟邦器嗣．無子．弟國器嗣．

史官曰．人之稱說．豈足信哉．是四人者．往往故老皆能道楊、郭．而忽方、毛．其以方、毛之立功在炎方．而楊、郭之立功在近畿耶．方、毛發奮推陷．不可一槩知．楊、郭特守禦能耳．拖甕挈瓶．遽膺爵券．不亦忝哉．草野猶總傳聞．則在廷左右之毀譽．又何當焉．

孫鏜、施聚、曹義、陳友、焦禮、楊信、衞穎、趙輔傳

孫鏜、東勝州人．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進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爲都指揮李奇、楊洪劾其徇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爲鏜勇敢．得釋．已而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忿爭．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遣、就兵出塞襲虜．敕止之．後天順初．以奪門功封懷寧伯．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尙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遞上前．告急變．稍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蹤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擒鏜．得殺此賊．上喜．手敕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敕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與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鬭軏．擲鎗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北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初．盡革奪門封者．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涞國公．諡武敏．子輔乞嗣．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嗣侯．卒．子錝嗣侯．卒．子瑛嗣．卒．無子．弟瑨嗣．卒．子㮚元嗣．卒．子世忠嗣．卒．子維藩嗣．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開國功．授千戶．從燕兵戰功．累進金吾右衞指揮使．從出塞征胡．戰沒．聚嗣官．積戰

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擢進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遼東．進總兵右都督．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西．裨將爭進牛酒．聚曰．主上安在．忍受此耶．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樸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方．拼緝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諡威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卒．無子．弟璘嗣．卒．子瓛嗣．卒．子嵩嗣．卒．子光祖嗣．

曹義、儀眞人．父先．以開國功．官燕山衞指揮．義嗣官．永樂中．出塞至半壁山．有功．宣德中．征梅花洞賊．累陞都督僉事．充遼東總兵．破虜開原．進左都督．天順元年．封豐潤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侯．諡莊武．子麟．先卒．麟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冠．習禮國子監．逾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子愷嗣伯．卒．嘉靖中．子棟乞嗣．吏科駁棟義非開國靖難功．不得嗣．上特准棟嗣伯．卒．庶子松乞嗣．吏部言義以邊將立功．封伯．傳三世．予襲請上裁．松得嗣伯．卒．子文炳嗣伯．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從征胡有功．歷陞千戶．正統初．通使順寧王脫歡．降附．進都指揮僉事．十九年．充遊擊將軍．捕虜寧夏．功陞都督僉事．十四年．龍門口捕虜功．進同知．充左參將．隨征香爐山．功．陞右都督．守湖廣．天順元年．捕苗賊五開銅鼓功．召還．封武平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二年．出鎮番．斬虜功多．充總兵．捕虜延綏塞功．加流侯．增祿百石．四年卒．贈沔國公．諡武僖．子能嗣伯．卒．子綱嗣．卒．子勳嗣．卒．無子．弟熙嗣．卒．子大策嗣．

焦禮、山後人．父焦八思台．洪武中來降．授薊州衞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開國功．太祖喜禮．與禮官．禮辭．宣德初嗣父官．累立功遼東．陞左都督．充總兵官．守遼東．景泰元年．破虜小團山．斬獲數千．天順初．封東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禮守遼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贈侯．諡襄毅．適孫壽嗣伯．卒．無子．壽弟俊嗣．卒．子淇嗣．卒．子一鳳．優給．卒．無子．淇弟洵嗣．卒．無子．再從姪棟嗣．棟者．洵從兄澄之子．禮長孫也．卒．子文耀嗣．

楊信、幼武悍．正統初．從伯父洪征興州虜．轉戰西涼亭、白塔兒．斬獲有功．累陞指揮僉事．十四年．進都指揮僉事．守紫荊堡．從洪戰虜紫荊關．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出宣府．累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再守懷來．會洪病．移信協守宣府．五年．充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同知．移鎮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虜孛來、毛里孩入塞．奮兵擊走之．又明年．虜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彰武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遙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圖上．上從信言．命爲平虜將軍．總諸鎭兵．至延綏．厲兵秣馬．待虜烽火．虜奸．不入戰我．輒突入塞．信縱兵邀擊上臨州鐵甬原．虜錯愕．遺棄所掠人畜．遁渡河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虜又入延綏．塞信西援．信曰．虜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備封胡柴溝．虜果至．伏發．奮擊．斬獲功多．八年．又敗虜伯顏哈答於塞下．自是虜不敢輒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贈侯．諡武毅．子瑾嗣伯．卒．子質優給．祿嗣．卒．子儀嗣．卒．子炳嗣．

衡穎、華亭人。世官濟南衛指揮。正統九年。陞署都指揮僉事。京營練兵。十四年。禦虜功實。遷授揮同知。是年冬。出守黃花鎮。戰西直門紫荊關功。陞都督同知。景泰三年。總兵守宣府。天順元年。陞左都督。以奪門功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破虜於鎮番。斬獲有功。八年。捕番賊斬獲功多。召還。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穎亦在革中。兵部言。穎有軍功。得不革。增祿四百石。四年。被劾奪祿。七年。乞宥。與祿奉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諡壯勇。子瑾嗣伯。卒。子錞嗣。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卒。子國本嗣。卒。子時春嗣。

趙輔、鳳陽人。曾祖瑞。開國功累官都指揮使。世指揮使。父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卒。輔嗣官。正統十四年。大臣薦陞都指揮使。練兵禦虜有功。充統兵參將。出居庸。守懷來。禦虜有功。天順八年。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充總兵。征兩廣蠻。俘斬二萬餘。二年。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三年。征建州。斬俘千人。四年。進流侯。十六年。輔辭流侯。乞世伯。與世伯券。減祿二百石。二十二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子承慶嗣伯。卒。子弘澤嗣。卒。子世爵嗣。卒。子光遠嗣。

史官曰。英宗復辟。德左右臣下。施予大過。而迎駕奪門。垂貂綴蟬者纍纍。及後。上有貪賄之輔弼。旁多權倣之倖變。此皆巧費其欲。以陰中人主之喜怒。而邊將希寵榮。輦金錢溢都市。接刃無幾。輒飾奇捷。掣羊充斥。牧監縱恣。皆得分茅土。紓朱紱。又何必楛矢束翰。犀瑣南舶。毳裘稱萬歲。玉環表純徼也。與官及此。不能詭辭於孫鏜以下諸人矣。而是數家者。子孫長世。與寶鐵同沈朽。自視之實深愧慨焉。

朱永傳

朱永、字景昌。河南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戍卒隸北平。生異。燕兵起。積功至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永父謙。鬪邊戍。與虜接。角鬪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參將副總兵。遂爲鎮朔將軍。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予世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略相埒。然謙勇略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諡武襄。永偉貌。舉止顧盼有威容。虜之挾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錫牌陛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英宗復辟。視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乃見朕於宣府水門者耶。永頓首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爲浮飾。往往稱旨。上雖貴重擢吉祥、大將亨。而內疑厭之。往往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泄。分領大營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廄馬。寶刀。玉斧。上尊。金帛。鎧甲。弓矢。不可勝計。英宗崩。以屬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率兵治裕陵。天順六年。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修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郭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亦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儲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成化二年丙戌。荊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以靖虜將軍總兵。南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

始從兵撓巢穴。斬獲九百有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路山。擒執千斤子聰等百餘輩。籍其符印資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三年。北虜亂。加思蘭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虜遁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幷階勳。追封及三代。五年。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十。獲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敕即軍中予世侯。留鎮三邊。它虜復屯榆林諸處。出沒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登選三千一百二十人。於格太濫。詔乃弗予。十二年。入侍經筵。再鎮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增祿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權閹汪直門。十六年。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結三衛入寇爲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參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敵大驚。壯者遁走。乃破其營。焚廬舍二千餘區。斬獲以千計。然皆老弱馬牛羊十三。是時直等得便宜生殺陞賞。遂左藏爲竭。明年。永進封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鉞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爲平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永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及抵延綏。虜已悉遁去。一亡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廕錫陞等。而永

無功。自此始大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券。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數。斬首百二十。獲駝馬牛羊二千餘。甲仗幾七千。賜世公爵。再與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遷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八佩大將軍印。入統六軍。盡殲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時汪直以少年懷銳。喜功名。特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特永。永特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有閹優阿丑在上前裝爲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爲之發笑。永懼。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擢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姦私。幷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興永小隙。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及憲宗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精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於勳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弘治丙辰。以久疾卒。年六十八。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謚。詔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奧援。詔特予襲一歲。暉長身奕貌。然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略。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兵。又二歲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逵、右

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並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擒虜。會大雪。虜前已遁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逵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錄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虜首級故數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爲渾冒。請罪之。上雖苗逵。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享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官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位。充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麟不得嗣公。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鎮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平田州。僇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宜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兩廣。召還。卒。無子。從弟岡嗣。

史官曰。朱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又嚴整有法。然未嘗有拔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國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譴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繼侯。世世勿絕。是遭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親從戰也。其臣細何不可同年而語。以視朱永何霄壤也。士大夫往往駭守仁、成梁。而怨永弗見久遠。良可嘆矣。

毛忠、劉聚、仇鉞傳

毛忠、涼州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歸附。從軍戰沒。祖拜都。征哈密。又戰沒。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戶。老。忠嗣官。立功甘涼。歷陞都督。成化三年。征番。忠先登手斬番賊。轉戰俘獲功多。論功封伏羌伯。食祿千石。總兵鎮甘肅。固原土達滿四反。猖獗。敕忠討之。力戰先登。後援不能繼。中流矢沒。子海。孫鎧。皆沒於陣。贈忠侯。諡武勇。與世伯券。子銓先卒。孫銳嗣伯。有祖風。弘治十三年。鎮兩廣。累加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逆瑾索銳金錢。不能應。落太子太傅。奪祿。十五年。勒龍。瑾誅。銳自陳。得還祿。復宮傅。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諡威襄。子江嗣。無子。弟漢嗣。無子。從子桓嗣。卒。子登嗣。

劉聚、潤豐人。聚叔永誠。以司禮監太監出鎮甘肅。聚驍勇有智略。隨永誠塞上。冒功。歷陞都督同知。天順五年。捕曹賊功。陞右都督。成化六年。充總兵。出延綏塞。遇虜。身被七創。濺血力戰。大破虜也烈忽。斬首百級。獲俘二千餘人。七年。封寧晉伯。食祿千石。八年。爲征虜將軍。總陝西諸兵捕虜榆林塞。斬首四百五十。獲馬畜千。與世券。是年。捕虜鎮靖堡。未幾。虜大入塞。聚設伏破虜。斬首百五十。獲人畜數萬。十年。卒。贈侯。諡威武。子祿嗣伯。卒。無子。弟福嗣。福爲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上召輔臣平臺議諸將去留。福與成山伯王鏞皆勒罷。卒。子岳嗣。卒。無子。從子文嗣。卒。子良質俊給。謗嗣。無子。叔斌嗣。卒。子應元嗣。

仇鉞、鎮原人。以開國功世指揮同知。後立功。陞指揮使。充遊擊將軍。鎮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勳者。又與賊聯姻。爲外應。大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賊。勳以賊故姻。遂疑勳不用。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白上用勳爲參將。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勳寵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俟

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請渡河。潛入見鉞。言諸兵於河干。鉞賺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鉞猶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椎殺昂。斬首。鉞乃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據城門。擒寘鐇。以總兵鎮寧夏。論功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遐子鸞嗣侯。鸞怙恩通虜。磔死。另有傳在佞幸。爵除。

史官曰。遠宗朝。運際清寧。環玉五服。風教遠播。帝室恬熙。中原無擾鬭之蹤。潢池之赤子之弄。誠明運之正中者矣。而毛忠等以駑劣之材。竊汗血之號。策勳天府。曳玉蟒頭。撫摩癰疥。漫稱和緩之神。拜爵留枝。飾作斧斤之利。視乎竭心膂之力以啓疆。效股肱之任以翼衛。不啻徑庭也。非擊鸞自速厥禍。亦將與毛、劉同世矣。嗟哉。

明書卷九十九

列傳一

勳臣傳六

金忠、吳允誠、吳成、和勇、金順、蔣信傳

金忠、本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孫。虜中呼爲王子。永樂二十一年冬。上出塞。駐王莊堡。也先土干率妻子種落千人來歸。上喜。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詔諭天下。與鐵券金印玉帶綺衣金幣鞍馬牢醴居第器用。歲祿千石。并官其部曲。時時侍從。仁宗即位。加太子太保。支二俸。諭蹇義曰。朕嗣位。文武大臣進官。忠得無冀恩澤。亦以慰其心。蹇義對曰。胡人降附者衆。皆視朝廷待忠何如。聖慮及此。柔遠之道也。宣德三年。從巡邊。出喜峯口。至會州。請深入捕虜自效。或言忠非我族類。去必不反。上曰。朕推心待人。何疑於忠。同此復叛。任其去留。竟與兵數千遣去。數日。俘斬首虜及畜產以歸。上大喜曰。忠朕之金日磾也。出其背飲之酒。明年。進太保。忠勇悍好謀。恭慎不伐。感三朝恩遇。矢心竭力。至死不懈。無子。除。

吳允誠、鞑靼人。在彼爲酋長。號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三年。都督宋晟招諭。父子率衆來降。因賜姓名。爲都督府僉事。出塞爲鄉導。至卜哈思。擒哈剌乞台等。進同知。八年。又從敗阿魯台。進都督。九年。又出塞。逐

虜。至臨脫赤。斬首虜中伴。封恭順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先是允誠父子從太宗出塞。留家涼州。其部將虎保。脅允誠餘衆。劫其妻及其少子管者叛去。妻召部將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出兵。盡擒殺諸叛者。上遣行人敕勞允誠妻。賜綵米羊紗。陞管者指揮僉事。允誠卒。贈邠國公。謚忠壯。子伯客。十六年嗣伯。賜名克忠。二十二年。屢禦出塞有功。洪熙元年。以戚里恩又有功。進侯。與世券。加祿二百石。宣德中。爲副總兵巡邊。正統九年。統兵出喜峯塞。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沒於土木。贈鄖國公。謚壯勇。弟克勤。累官都督。亦戰沒。贈遵化伯。謚僖敏。管者亦累功封廣義伯。克忠子瑾嗣伯。曹欽反。劫瑾。瑾不從。死。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侯。子鑑優給與半祿。天順六年嗣侯。卒。子世興嗣。卒。子繼賢嗣。卒。子惟英嗣。

吳成。本名買驢。遼陽人。胡種也。父通伯。元遼陽行省右丞。洪武中。隨觀童來降。買驢充總旗。出塞征胡功。陞永平衛百戶。燕兵起。從攻眞定、大寧、鄭村壩功。陞指揮僉事。廣昌、白溝、館陶功。再陞指揮使。夾河、藁城、西水寨功。陞都指揮僉事。戰淝河、小河、齊眉山。靈璧先登。渡淮。克揚州。入金川門。再陞都指揮使。永樂八年。從上出塞征胡功。陞都督僉事。已而三出塞。斬獲多。洪熙元年。陞左都督。是年。大松嶺破虜。封濟平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宣德初。從擒漢庶人。三年。出喜峯塞。敗虜寬河。斬獲。進封侯。祿如故。八年卒。贈渠國公。謚壯勇。子忠先卒。又明年。孫英嗣伯。卒。子璽嗣。卒。無子。弟琮嗣。卒。子傑優給。尋嗣。卒。子家彥優給。尋嗣。卒。子國乾嗣。

和勇、祖阿魯台降太祖。封和寧王。父阿卜只俺。授左都督。勇以父故爲錦衣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紫荊關斬首虜功。歷陞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同知。五年。充遊擊將軍。征廣蠻有功。成化元年。又征廣蠻。累功。歷陞左都督。加祿貳百石。已而潯州叛賊。會斬首功多。封靖安伯。食祿千一百石。十年。卒。謚武敏。子忠自應戰功爲錦衣指揮僉事。乞嗣伯。不許。得爲錦衣指揮使。

金順、瓦剌人。原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七年來降。授大寧都指揮僉事。八年。從北征。至威胡鎮。追敗本雅失里。靜虜鎮又敗阿魯台。進同知。洪熙元年。進都督僉事。宣德三年。又從巡北邊。有擒虜功。明年。上以順遠歸效勞勤事皇祖。封順義伯。食祿歲八百石。卒。子忠甫五歲。優給。長與指揮僉事。

蔣信、故降胡也。初名把台。從舅氏忠勇王來降。歷戰塞北。勇敢。所至摧陷有功。陞都督。與全傑。正統中。又立功邊塞。封忠勇伯。食祿千石。土木敗。爲也先所擒。也先令信隸其弟賽罕王部下。景泰初。信從部曲遣官伯顏答里從皮兒馬黑麻來貢和。告于譯曰。把台欲南歸久矣。不得間。每南望揮涕。感國恩。慟死無地。諜因奏言。信從虜肆惡。皇上曲全其家。信或未知。況因諜用間。取勝之術。宜令伯顏答里等。諭令信家人無恙。令其設策。破虜入寇之計。或擒殺也先來歸。即授王爵。非爲以疑虜心。即成亦足彌亂。上從諜言。後信從上皇至大同。大同諸將吏不肯出。寧嗾虜殺袁彬。得信告上皇。獲免。信竟從上皇歸。時已倖信。陞至是補給。卒。附侯。謚僖順。

史官曰。昔委沙來附。育鞠萃歸。穹帳蠻迹。從允郊甸。誠興王之上烈。撫縻之要術。然榮驁虞。劉埃鬱盛。臨固其常也。而留其懷情質樸。鍔信不移。無嘛門之奸雄。有日磾之忠篤。則也先土干諸人。俱有可取者。彝問無斯。想積榮暢。不亦休歟。

楊善（附袁彬、哈銘、沙狐狸、吳官童）傳

楊善、字敬思。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燕兵起。時善已知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畔睍間。太宗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仁宗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諸中官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跛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上皇在虜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上皇。顧倨而其辭甚嫚。然虜始挾上皇歸我。路不甚艱。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官。悉益市綺繡綿比阿錫女紅線釦之數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詫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皇帝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智者計。沿邊要害。皆隳金椎三尺。所值踣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惜之無用矣。問何以曾無用。曰。和議方成。且情密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以所攜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也先及其酋婦左右。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稱予亡弗貲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翦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翦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覺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戮剽劃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嗇聲。今者能奉太上皇帝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曰。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帝。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帝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賄。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上

皇.上皇謂善曰.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嘿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曾中國禍乃若此.遂以輕騎奉上皇與善歸.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役銳.善復泫然曰.太上皇帝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閹振.後更事閹吉祥等.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上皇謀.遂與之合.而齊南宮錮.太上皇帝復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都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鎭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面疏善僥功.請傳之三公.遂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疏細.明年.善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三歲.例襲爵.爲金吾衛指揮使.稍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險佞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死.陳循等之寘.善皆與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讒、文爲梟.而李賢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褫職爲民.其時英宗北狩.著功勞者.有袁彬、沙狐狸、吳官童.袁彬.江西新昌人.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從英宗於土木.沒虜.壁下牧馬.久之.乃使侍上皇.上皇方坐穹廬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柔多計數.善言笑.時時

爲醫語悅上皇.獲一羊餅.烹而共啖之.斧薪伐冰.則以背承上皇足.夜而寢.虜挾上皇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踰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皇至爲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爲賜姓楊.以譯鞮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談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配上皇.上皇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皆病中寒.上皇親爲治麼嘆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上皇還.居南宮.彬隨還.紲彬勞.僅拜錦衣百戶.英宗復辟.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賚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醯醬乾脯充實.又加賚妻與綃精緞各有差.擢楊銘爲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略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顯.達初以錦衣校用.又無害.理鎭撫司事.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尉逯杲繼起與同列.上故緣大閹吉祥及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千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彬固辭不敢.乃屬杲.杲數伺亨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彪誅之.上益貴重杲.理衞篆.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誅.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直.遂佐理衞.得兼治鎭撫司.鎭撫於錦衣屬也.專治獄.或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鉤發者.俱以委鎭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爲人沈鷙善計算.所藏悅規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慚不自安.復借達爲監.而達多所陰賊.數遣都指揮僉事.治鎭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賞賚無算.而達內害賢亂.譖於上曰.是常受陸瑜金.酬尙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達恐袁彬.

猶以義故位已上.伺知上稍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欲以彬撓法.爲慘然不樂.曰.是負我者.然須還朕一活袁彬.此外一任若.蓋恐其陷中之也.逯退.則執彬下獄.會以大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服矣.而燕中少年楊暄者.性鯁直.常爲漆工尙方.俗呼爲暄漆匠.奮曰.袁公上所服倚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救.以爲昔者駕留□□.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讞錄.則死無憾.逯條逯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復下逯述聞.逯恚甚.捶暄至百餘.暄恐逯死不得白.乃謬曰.吾有陰非欲告公.逯令徙與前.前乃叢逯耳曰.吾小人.何辦爲此.蓋受李閣老教耳.又云.且今日言之無據.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將無詞.逯大喜.趣能答.出詣休沐暄.膠肉食之.持牘於上前.訴曰.李賢令楊暄中臣爲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復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比羣臣皆至.乃出餘肉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枉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醢肉食我.教我反指李也.然李閣老貴人.吾何從見之.逯失色.計沮.遂減論.上悟.趣赦彬.令分司南都.餘從不問.然自是逯寵漸衰.不復寄心復矣.居一歲.驛召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賢益重.逯內不自安.出怨望語.以御史奏劾.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瀕行.袁彬帥僚出餞郊野.握手語繾綣.已揮囊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舊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遷掌衞事.至都督僉事.乃卒.逯竟死嶺表.沙狐狸.衞士也.在虜中侍上皇.常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御膳.也先嘲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爲長條.縧各繫三羊.擔著兩肩而行.也先已與之.復

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叩頭復命.畢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蘗.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遭逢至此耶.亦故隨從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汝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汝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即來此矣.也先聞.頗動心.及上皇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事奉虜命.帥部曲至朵顏三衞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詔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朝廷多發兵衞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揮其屬憪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且甚富.至京師.見上.上疑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此周娘娘手製也.今囊固在.乞進娘娘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物也.上乃授以金吾千戶.及宅一區.吳官童、宣府人.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論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也.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皇.上皇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宗與也先不曾相見.未有定禮.官童復以理論也先.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見.再拜稽顙.進膳.英宗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宗配.問於官童.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

給之曰。爾妹朕因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爲嬪。復卻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上自歸。官童從至復辟。加千戶。後二年。有哈哈者來朝。上在胡時侍婢也。上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上叱曰。豈有此事。復戒曰。敢泄是言者磔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宗疑之。亦有在矣。官童居京師。年八十餘乃卒。

史官曰。楊善巧人也。景帝本無迎英宗意。是以善足用其巧。說者謂景帝君臣以緩得之。若使果能篤急於緩。則東宮南宮之事不盈出。而迎駕奪門之封不足奇。故曰。善足用其巧也。夫以片言而取飛龍於淵淼淵淵中。非膽力足濟。其孰能之。前惟廝養卒。後惟善耳。然而陰鷙儉佞。卒弗長世。宜哉。至沙狐狸諸人。皆奇士也。誰謂沈淪華中無奇士耶。

王驥、王越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宜寧。徙東鹿。爲東鹿人。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略。既入仕。通法律。尤嫻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暇。而給事中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錄山西。兼飭邊備。奏罷驛遞課二十餘萬。稽晉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持憲有聲。超入爲順天府尹。事治。宣德二年。遷兵部右侍郎。坐事繫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遷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庸。稍以剸繁許驥。偕偕備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正統二年。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遣驥都務行邊。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敕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至乃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會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墩。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遂奮直前擣虜。敗之。渡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牌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竭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魚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非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沸。得右丞達以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六年。麓川宣

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蕞爾小夷。非策。時太監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南都諸鎮士漢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繡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時大暑。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進兵。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侯川。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榉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上江者賊巢也。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戛、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賊五萬餘級。上江遂平。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水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鍛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鍛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關把。至馬鞍山。麓川大寨。尋敗其象陣於泥滞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蠻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南安。傳檄捕之。南安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捐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予誥世券。賜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綵幣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擊至大將。摧推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緬。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圍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辭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犍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搗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革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撫司於隴把。凱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閹振內主弗恤也。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十三年。先是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後復反。於是驥復總督軍務。時貴已病卒。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級。然竟不

能獲孟養酋興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乘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一循訓導簡英者官其地。上賞驥等殺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酋。使賞重報。幽懼戢閣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躪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上爲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上不許。然眾已興勞。驥既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敕勸驥還。而改驥爲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劉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議閹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嬉戲。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誰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能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帝於南宮。驥亦與焉。復得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光祿大夫。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孫添。尚嘉善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嗣伯。卒。子憲嗣。卒。子瑾嗣。卒。子學詩嗣。卒。無子。弟學禮嗣。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長軀七尺餘。風骨奇邁。自少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且多力善騎。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景泰二年年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卷飄去。已而不見。皆怪異之。爲試御史。請再給卷。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卷來。曰。其主方視朝。有大風飄天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聞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當任風憲。於是由進士選入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視越進士。與奏對數日。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深僚吏無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以故愛異之。留館諸道章奏。天順四年。擢山東按察使。名聲藉藉。七年。大同有虜警。當選巡撫。以某薦。上嫌其貌寢。能不用。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繕兵致器甲。簡士伍。修保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召署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鹽鹼川。俘四十餘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爭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襲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犄角。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

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乩、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簿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劫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擄男婦二千有奇。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

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又一歲。兵部缺尚書。越還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躋之。越怨忿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捷。謀皆自己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未有陞賞者。下兵部。而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閹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伐蓋州夷以爲功。遼東都御史陳鉞斷之宜且姑謀也。以故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謀。竟不及越。尋破蓋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懟之。乃謀於直。以虜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初至邊。與永巡察堡壘。出隘。周視虜砦。虜猝至。眾寡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走五十里抵城。虜不得入城。永問曰。何也。越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弗覺也。永歎服。然雖與永同事。每念直之征蓋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掩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用老卒計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餘級。鹵男婦將二百人。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及世券。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總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時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爲戲者阿丑。以常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爲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知。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餘。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拜封橫濫。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蓋越以文臣得不得

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炭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餘。功較前事爲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中御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盡錄其諸子錦衣衛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憫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故名能知人。其在邊所旌拔御史張濂、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命有爲

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恆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雖畢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技搯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久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威寧海也。將至。忽風雪起。塵霾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遊獵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權閹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長都察院。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廣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滽為吏部。德越。而閹廣與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掎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給密封。以兵援其王還閹。疏上。不報。而閹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是悸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邀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史官曰。太祖既定天下。刊訓誓載之盟府。曰。文臣非汗馬勞。無得封公侯伯。明興二百餘年。封者僅數人。驥以麓川。越以威寧。守仁以宸濠。而有貞、晉又其下焉者。驥材足揮斥而多欲。武略則優。越則天下多貴其才而穢其行。然皆稱良將。為時傑。竭人才之難也如此。而皆阿私中人。以獲勳爵。人臣之建樹。亦豈無因哉。噫。

明書卷一百

列傳一

勳臣傳七

韓雍、項忠、馬昊傳

韓雍、字永熙。吳人。弱冠舉正統七年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陽山教諭邱純責縢夫邱磨兒。磨兒父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曰。吾兒也。於是坐純極刑。雍疑之。躡跡得磨兒。純始白。十三年。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練事。雍抵境。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黨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事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姦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景泰七年。劾寘豫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府僚。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論戍。雍坐是謫山西副使。尋罷歸。二年。召起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

劉敬坐直所遊亭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其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亭午時大臣中悄有朝夕爲其門。實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冬虜復掠內地。詔雍巡撫宣大。陛辭。賜宴及鈔。上諭善爲朝廷守北門。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戎政大修。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雍狀貌。進兵部右侍郎。諭大學士楊溥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溥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雍。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眞將官也。英宗崩。閣大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閒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遊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憲宗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士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於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雖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監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盤賊平陽峒及修仁、荔浦諸峒。直抵大藤峽。訢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知間也。悉斷顆。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竹棘中。纍纍相屬。賊大駭沮曰。韓公天威也。乃奪其險要。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獲四萬有奇。捷上。上大嘉賞雍功。詔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賜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乃改大藤峽爲斷藤峽。設藤縣千戶所控之。復獻策。二廣賊勢。皆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諉不便。於是命總督軍務。鎮撫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羽。功最劇。六年。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審。以故謗議遂起。內官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雍。上爲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諡襄毅。雍洞達明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鶻搏。雖發姦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視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趼黃百數。不覺也。還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進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又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忠及寧遠伯趙勝逐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遠近戒嚴。敕忠總督軍務。將兵往討。忠至師。自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時伏羌伯毛忠戰死。且軍遂退。忠即陣斬一退縮官以殉。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盡。堅守可破也。兵部議益師。忠力止。於是絕壘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賊稍急。忠單騎逼賊壘。曉禍福諸酋。從賊日相率來降。滿四以精兵來劫營。大小二百戰。皆卻之。於是擒獲賊愛將楊虎翀。忠叱令斫頭來。虎翀伏地乞宥自效。忠即假以詞色。許立功。解金鈎束賜虎翀。遣去。故滿四意爲虎翀所誘。擒急。擊下石城。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以石城險。盜據卒不可下。乃留兵戍之。是時兵事急。衆危懼。忠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常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召還。晉右都御史。協理院事。故馬文升每語人曰。滿四驚猛。關中根本。四發難。朝野洶洶。使眞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逃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敕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勦僇負險不服者。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猶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忠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詔還院。荊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忠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如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賊盜。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枉殺慘酷。甚於夷虜。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媚惑。千百成羣。遠近蓁聚。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誰耶。其餘黨賊不忍濫誅。籍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其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千。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因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中山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恍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既殺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勘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諸。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皆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涖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尙遺厚患。而得高擢厚賞者。圭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上嘉之。不允辭。十年。代王概爲刑部尚書。十一年。改兵部尚書。代白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大夏、陸深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權閹汪直爲伺察。屢曲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姦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以疏草與直。幸上聖明。大怒。罷直廠職。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復令直偵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

挾法．忠急奏遣回衛．因而附直用事．搆忠落職去．久之．直敗．乃起忠兵部尙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御史交薦不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附權倖．隨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錦以世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時憲宗頗好寶玩．諸璫言前朝常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珍異無算．上乃命內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忠令吏檢故牘．大夏先檢得匿之．吏檢不得．復令他吏．忠曰．署中舊籍焉得失．大夏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弊政．牘在尙宜毀之．以拔其根．猶究無有邪．忠竦然再揖．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位不久爲公矣．

馬昊、關中人．本姓鄒．昊長身趫捷．善騎射．弘治中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直鉤指．民家有流御奸盜亡命．悉擒之．尋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昊於眞定稱保障．甚宜．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餘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尙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遂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尙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居臨江市．空其民．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夔．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可委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塡．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窺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曾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正德中．蜀廖麻子死．尙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於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蓬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擣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高珙筠連人．嘗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岡覘寨曰．此固易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絕泉口．而撤南方圍待．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嘗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史官曰．韓雍稱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人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大藤峽百世功也．而雍獨首破之．守仁力易爲矣．項忠逸氣豪挺．夙標神略．其坐困滿四．智侔充國矣．不然．套虜橫逆．鴟張．其何底也．馬昊出奇制勝．風情暇逸．而終致斷挫．昔胡世寧嘗於世宗時盛言於朝曰．昊名將．可寄閫鉞．而撫蜀時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是三臣者．功不在三王下．而究無尺寸之封．豈其猶守正不阿者歟．何相懸之甚也．

王守仁傳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仕典．累官南京吏部尙書．有長者稱．母鄭．當娠而祖母岑夢神人衮冕乘五彩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守仁生．岑以語其祖天敘．名之曰雲．五歲尙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此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祖悟．因爲更名守仁．卽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題詩驚絕．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遊客熟視之．出錢市雀而送守仁歸．並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屛闢他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守仁自是稍愛綴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知聖賢何學問之歟與．乃欲令我愼見之耶．已負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中進士．使治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旣葬．而其子出越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夢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凱．報聞．尋授刑部主事．當直獄．歲行獄．諸尙書侍郎齋豬於署．飼以囚食．甚嚴．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論囚江北．因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精耗神．因築室於陽明洞．頗習導引．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以爲仙．而實無所得．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留聘主鄉試．所爲程式文出．人咸服．所獲多顯名士．入補兵部主事．時閹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聖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卽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令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旨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逾年始至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必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論．乃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總其凡．閭閻空虛．他若立保甲．淸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鎭守橫斂．至今守之．爲甲令焉．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尋調吏部驗封．在都乃肆講知行合一之學．明年．累進考功郎．尋進南京太僕少卿．分署滁州．從遊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大闡天理人欲之分．縉紳多怪爲迂僻不堪用．是時王瓊爲兵部尙書．用事．獨奇守仁才．會南贛、汀、漳賊據險爲亂．擢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令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太祖訓敕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而守仁左右至郡邑輿臺．多爲之耳目．守仁廉得老猾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悔言賊情．吾貰汝．隸迫．吐實．守仁笑而遣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每擇吉日出師．又復止．或將發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精選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與當兵．參教擊射．明賞罰．忽出破賊於長富村．追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守仁怒．責之曰．賊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而需狼兵

耶。乃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給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再舉。諜賊懈。卽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六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俸一秩。賜銀幣。守仁爲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以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奏改提督軍務。悉聽便宜。於是守仁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賊酋黃金巢、盧珂等相率來歸。已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俘。斬五千有奇。因襲破桶岡賊。擒其酋藍天鳳等三十四俘。斬二千有奇。浰頭賊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讎。守仁使使諭降。報曰。大鬢等欲歸。恐盧珂等乘隙掩我家室。今者用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等。而珂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老我師。守仁復陽怒責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鬢等。且諭使來。大鬢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行閩之。遂以勇賊百人。擐甲來見。守仁慰諭安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冠。習禮。供張儲峙甚設。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乃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卽僇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於獄。使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酋及斬獲二千有奇。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僞告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弗與成功。每疏捷輒歸本瓊。時內閣惡瓊。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在軍旅不廢講學。後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撤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窮理思辨之功。以行爲一切皆粗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於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實跡之士多嗤其脫略浮薄焉。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其黨劉養正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十四年六月。守仁適勘事福建。取道南昌。至豐城。而宸濠反。守仁聞變。返。宸濠已遣兵逆之。守仁入漁舟得免。乃過臨江。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迎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時兵未集。而恐宸濠兵速出下南京。乃僞遣諜檄諸郡邑使備餉。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數十萬以紿宸濠。使濠不敢出南昌。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從臾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縱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點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誰而縱之。宸濠得書檄。果疑。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而兵已大集。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悉衆

至樵樹鎭。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進破南昌。遂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等。守仁納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脅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聞南昌失守。解圍回救巢穴。守仁以伍文定等四郡兵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爲疑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顧。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作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陣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蠭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兵小卻。守仁急斬先卻者。遂進擊。擒斬二千餘。溺水者以萬計。宸濠始大懼。乃聯舟爲方陣。乃大犒士。詰責敗者將斬之。兵奄至。砲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郡王、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有奇。溺水死者無算。浮屍衣甲器物亘十餘里。乃分道搜捕其餘黨。捷聞。疑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令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獲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淸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及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託國有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尋卒。守仁家居。而從遊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曰。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胥守仁之所籌席者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桂萼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以故廷推兵部若三邊若總督。皆弗果用。而旋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令。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挑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督兩廣及江西、湖廣四鎭軍務討之。守仁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

亦素惜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旣進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僅留楚兵數千自衞。招論蘇、受等。皆大悅。率衆來歸。守仁薄懲之。遣歸農。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蘇、受皆弗誅。刻石云。爰告思田。無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刻石田州云。山石平。田州寧。田水潔、田山迴。府治新。千萬世。堅且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諸猺。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聯絡四十餘巢。盤亙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至者。守仁使蘇、受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士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馘三千餘。獲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衞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齎璽書獎諭。及平斷藤捷上。上以手詔問閣臣。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淸等有密對。桂萼以爲守仁擒宸濠日。攻城紀律不滅。奏捷張翊無籍。而學術邪僻。足壞士習。宜削官爵。上惜守仁功。不許。先是楊一淸者。雅知守仁。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淸。淸甚厲。一淸不能無移憾守仁。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尊又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參其擅離職。幷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停世襲及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衞副千戶。隆慶初。贈守仁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誥詞。稱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伯。正億卒。子承勳嗣。卒。子先通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旣以氣節名世。又建大勳。柰有志道學。一切盡掃去之。而隨者不歸盡然。又其惡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其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史官曰。守仁學術凡三變。漸入玄虛。是以多譽之。古云。兵不厭詐。而守仁用兵則專用詐。然而非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獨其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使樂安之變。勳有如守仁者。宣宗無藉躬之勞矣。厥功懋哉。昔人謂學士大夫與守仁辯。未嘗不心折。及退而議其書平平耳。而世宗語李時曰。守仁凡事虛浮。好名士耳。可謂人倫朗鑒。然其御烏合。能豪傑待胥人蹈險出危。假僞權譎。則過人遠矣。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

伍文定傳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窘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寧庶人宸濠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避入城。文定卽閉門繕甲兵。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卽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時遂同趨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宸濠兵舟萬艘蔽江面。文定薄冒矢石。火燎鬚不動。士爭殊死鬭。大破之。獲宸濠。語在宸濠及守仁傳中。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脅。臨不屈。執而撻之。竟杖病歸。世宗卽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師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乞歸。卒於家。

時以爲宸濠之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淸。首誅持兩端者。尙氣好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殺兵不利。褫官爵。

史官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強藩。不爲動。衝強陷深。至介胄之夫披靡。夫江西因制帥。從遞揮裕。提其領夾之不少矣。而反不獲世爵。惜哉。

明書卷一百一

列傳二

忠節傳一

史官論曰。孔子稱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怨不怨。聖人所難言也。夫人生也直。圓刓委曲。豈性所樂哉。利害炎於中。安危交於外。感慨未已。而悔吝隨之。故意變於初。而行枉其性也。若夫嚴氣正志。赴蹈爲期。指刃鑊以遊心。凌風霜而辨槩。慄慄嶙嶙。豈利害安危之可動其中耶。而死生尤其大焉者。於是乃慨然曰。人臣死生之際。顧不重哉。丁國家傾仄之運。昏濁之朝。或沈惑辭遊。或鼎圖嚼疑。而夷然若無預。此人世之大僇也。若夫見理明決。義不返顧。以片言博仁人之利。亢章而進。力足回天。不惜血碧幽嶽。卽瀕危而不死。而觸涉刀鋸。如飴之甘。屹然如山峙而不轉。使天下萬世仰之如岳、恫焉。不亦休乎。亦有委折以濟事。留身以有爲。卒之時過事遷。勢無如何。遂曉然白於天下。以見前之所以生。爲後之所以死。而人乃服於其隱。以釋其疑。設相時之所舉以罵直以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秋。而曰我致死而未獲。竊哲明哲之保。爲竄身之巧。伊誰欺。欺天乎。縱顙血不濺。頭顱苟全。而其心則不勝誅矣。若君死之自死之可死而幸勿死焉。而天下萬世頌之。懍然有生氣。一時之生終死。一時之死終生。人臣倫鑑。不以機

賊予君。而斤斤於生死之名焉。其品已卑。況彼爽然若無預者哉。如明之持初節。嘗戰場。遺燕難。爭大禮。孫極禍。過喪亡。而皓碧血殷郊原。漆身圖豎牧。剖截支體。婚九族而不悔。而甲申之變。妻徇其夫。子殉其父。闔門殲燼。視死若歸。真足以泣鬼神而動天地。而或抗顏直諫。至於流離沈滯。氣壯河山。如此者皆人傑也。爰錄於篇。以媿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而不忠節者。人臣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若而人其古之求仁者歟。嗚呼。此皆明興來祖宗教養之遺澤也。平時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養士者鑒之哉。養士者鑒之哉。

王綱。（附王名善。陳敬。）王禕、（附子紳、孫稌。）孫炎、葉琛、許瑗、王愷、熊鼎、（附黃殷。）胡深傳

王綱、一名性常。字德常。溫州人。弟乘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綱尤善識鑒。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嘉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知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綱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筮曰。公後當名世。然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綱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俗緣未斷。吾固知之。劉基微時常造語不忍去。謂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予性在邱壑。異日得志。幸勿以法見累。則善矣。基薦綱於太祖。曰。王綱命世才也。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如少壯。上見而異之。親策治道。大悅。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廣東參議。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民咸叩首服罪。事竣。歸增城。遇海寇曹真鼓噪突至。截舟。願得為帥。曲諭不從。叱罵之。遂共擁而去。賊為壇坐綱。日羅拜請不已。綱痛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綴羊革裹屍。負之而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粗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時有王名善、義烏人。洪武七年。為高州府通判。四年秋八月。黨寇縻子仁劫郡府印。逼名善附之。名善罵賊不屈。執至巖嵎新營。遂遇害。未幾寇平。旌名善。又有陳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轉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敬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收其屍。事聞。命有司恤其喪以歸。

王禕、字子充。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滑。戊子。元政亂。公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以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被徵。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摭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上頌。上覽頌喜歎曰。吾固知浙東二儒。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禮侍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康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散。收廩賢士。擢除姦蠹。經理墾壤。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禕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日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又曰。修德之要。忠厚以存體。寬大以致用。無外法天道以順人心二者。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為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為纂修官。開局天界寺。禕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禕召還。五年。往雲南論元梁王把币剌瓦爾。既至。抗言曰。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旦夕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四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特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遺孽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寢登楊氏家。脫脫聞之。譎責梁王不得已。出禕脫脫。欲降之。不屈。罵曰。天既訖汝元命。實代之。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大兵旦夕至。屠梁矣。傍有解者。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殮而火之。既葬。表賁其處。時六年十二月也。年五十二。雲南既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縉。父死時甫十三。明悟能文章。鞠於伯氏綬。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獨傑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歸。曲暢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攝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能下士。聞之。聘以為客。紳痛父死節。徵遺骼未返。白其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號哭訪求。不獲。幾絕者數。過者洒泣。巡滇陽作哭記志感。乃還。建文皇帝即位。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合薦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殄奔鯨。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兔。曰埽殘虜。曰海波平。曰拓關境。曰定關陝。曰蹕川蜀。曰散苞桂。與方孝孺友善。皆尊孝孺為百代儒宗。每勸著書澈來學。孝孺不應。紳悟。遂略文藝。潛心道德。尋上言父死節狀。贈禕翰林學士。謚文節。明之文臣有謚自禕始。正統中。改謚忠文。紳以建文二年卒。年四十一。有繼志齋集二十卷行世。子稌、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稌周旋其間。又與盧蘇、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太宗念其祖死國。特宥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背巖之下。稌與童景肅書信。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榷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衆味。稌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千百年不變。居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為鄉賓。分獻先聖廟。稌疏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叢、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莊先生。稌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如鐵。跛一足。持辨風生。能為歌詩。時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相切劘。好

立機括.觸紙爛然.雅能飲.與對引務出奇.得一爽句.輒浮白拍案大呼.拔劍起舞.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蔑視章句.常曰.孫炎男子.豈死蓬蒿下哉.太祖渡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以成大業.上悅.辟行省掾.論事慷慨激切.多合上心.從征浙東.授池州府同知.尋遷華陽知府.已亥.擢行省都事.是年冬.處州初下.山澤間盜賊嘯結不解.甚難治.上以炎才.授處州總制.聽其辟任.一切不從中覆.上實未嘗與一兵.但責以口舌安反側.乃匹馬入城.召父老諭以天命所集.宜寬教化.不且爲俘.衆皆感悅.募擇勇健者練爲兵.紀律嚴明.賊皆退縮.時才俊士因亂多伏居山谷不肯出.炎悉爲鉤至.劉基、章溢、葉琛皆知名.而基爲最.使者再往返不起.基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諭基.文詞贍美.基不答.然已心折炎.久之相見.飲酒酣.炎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略無枝複.基乃深引服.歎曰.基自以爲勝公.審今基何敢望.會上來聘.遂送基京師.炎在郡.日悉反側子.而大寇充斥.日置身狼虎間.無所疑憚.壬寅.降苗叛.害將軍耿再成.炎被擒.幽空室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賊覬非本情.恐留自遺患.燼臘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劃臘舉卮酒曰.嗟呼.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睨炎.炎飲酒自如.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上所賜.吾當服以死.何可解.引枕而臥.賊猶不忍.伺其睡.乃害之.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炎妻亦爲賊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殷急可恃.遇匱乏者.解衣推食.所著詩文甚多.有散佚.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元季兵亂.從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時青田葉實三等作亂.琛爲畫策擒斬之.其餘山寇竊發者.以次剿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明兵下處州.琛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清明.必成大事.遂來降.而又爲孫炎所招致.僉院胡大海以琛偕劉基送建康.辛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鄭愈守洪都.祝、康之亂.愈脫走.琛被執不屈.大罵死之.事聞.上痛悼.遣使往祭.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於院判耿再成之祠.有司歲時祀.後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書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戊戌.太祖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于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取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埽除僭亂.宜攬收英雄.此急務也.上曰.民塗炭.予用英雄如饑渴.大善之.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黎庶.庚子.漢友諒率舟師攻太平.與守將花雲拒戰.城陷被執.罵不屈死之.追贈高陽郡侯.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通經術.爲府吏.人服其平.乙未.太祖渡江.召至幕府爲掾.參決戎事.時新下京口.民杌隉不安.遣愷撫之.及建中書省.遷左右司都事.遇事彌綸元戎宿將.咸信其言.戊戌.苗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遣騎至軍論之.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胡大海已戍蘭谿.命與愷定議.取婺降之.已亥.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調度有方.兵食俱足.有警以五丁應付.一丁攻守.凡得萬餘人.會常遇春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侵民.愷知之.悉械而撻諸市.遇春使人來讓.報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歎美之.開化馬宣挾黨印爲亂.江

山楊明特險劫掠.悉討擒之.郡內大安.出粟賑饑疫.興學校.士民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力調解得安.往來李文忠軍中議事.多用其策.六月.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搗廣信牽制之.愷謂俊曰.廣信爲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師往不可.乃止.俊請胡大海行.廣信乃潰.辛丑.分省於婺.控浙東.胡大海日治軍旅.以民事悉委愷.時力役無藝.乃核故田賦.糧多者爲里正.寡者副之.合計約一斗役一日.賤貴無苛免.金華周麥、義烏柳昌特挾貲民.逮至獄.猶德之.自是投避.猾胥潘立道操一邑田賦柄.久緣爲姦.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綱紀肅然.苗軍亂.胡大海被害.擁愷而出.愷正色責以大義.賊帥劉震欲生之.其黨吳得眞案驗愷.愷曰.無自貽患.乃殺愷.并其子行及掾吏章城俱及難.愷年四十六.追封當塗男.愷善謀能斷.常白事未許.卻立戶外.比暮不去.上出.怪而問之.從容諫如初.上爲允行.尤長吏事.以儒術飾案牘.辭簡而意周.暇爲詩歌.情富爽豁.上每語侍臣.以經濟材稱之.子三.長祿.爲侍儀使.次行.同死於難.次升黃.後官郎中.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鄉薦入試禮部.以議論奇乖不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柵結民兵自守.一郡獨完.漢友諒遣致之.不應.鄧將軍愈下江西.聞其賢.邀至.欲薦授官.辭.上至江西.召見.慰勞甚至.授以官.又以母老固辭.乃留愈府參軍事.母喪.既葬.徵與諸儒撰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丞.錢鶴皋反松江.德清震恐.民逃散.鼎坐鎭之.卒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儀.遷中書考功博士.尋任起居注.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俾辨聲律.升對忤旨.上怒.欲寘升法.鼎從容論解.上曰.升每講審音.嚮不辨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解.釋升.升既出.謝曰.非鼎君.吾駘幾殆.會有自廣信還奏郡縣官違法.茲稅多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又不從.鼎與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曰.止.追御史毋往.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上悅.即詔罷之.明年.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多預聞.上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則部僞官悍將二百人舉如虎猿.出奇計盡劾遣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溫有邪師.自號大明教.飾殿堂極麗.民之無業者咸歸焉.以其瞽俗眩世.奏毀之.散其衆爲農.地多倡家.每朝使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鼎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乙贓罪事發.下鞫.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鎰辯不已.民數百廳門爭之.鼎將鞫之.吏曰.奉詔按獄.而釋知州.情則得矣.知身受故出何.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已誅罪.吾敢身提鍵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械害支解黎異.死冤久滯.婁進牒鼎.鼎覽牒疑.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冤.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奏改.兩郡民瀧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既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

察司於山東。擇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論能州縣貪私數十輩。六郡肅清。遷副使。三年。拜晉王右傅。治宮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授晉府參軍。復以尙書授秦王經。明年。改刑部主事。八年。授衛經歷。時朶兒只把雖降。尙持兩端。鼎上書萬餘言。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漸致跋扈。宜稍給糧糗。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參守之。則彼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奏。歎曰。人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涼打班驛。遇朶兒只把叛兵。擁之北行。以大義切責。兵脅之不屈。遂與中使趙成等皆遇害。年五十有五。上悼惜。遣使葬之黃羊川。立祠致祭。恤其家。時有黃政者。亦死難。政、確山人。爲僉都御史。以事謫爲桂林府吏。或言其知兵習武。書召還。八年。命往宿、徐收集舊戰士卒。赴遼西從征。二十一年。復從征雲南。未幾。還至晉安。遇寇。與其子竭力戰而死。卹與比鼎。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穎拔有智略。涉獵經史。及天官術數之書。父鉞。仕元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嘗對母趙談兵。父聞警之曰。才雖撥亂。智在識主。父宦游京師。深年十歲。往侍。父使高麗歸卒。奉柩南還。廬墓。益讀書。尤工文辭。元末兵亂。歎曰。浙水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結鄉里自固。石抹宜孫辟參軍事。募兵浹日間得數千。引屯竹口。時盜賊所在結聚。往諭曰。爾曹良民迫至此。棄伏卽良民耳。盜以深長者不欺。遂降。會韓虎等殺主帥據城叛。深曰。城中叛者惟一二人耳。請往諭之。軍民見深。相泣曰。吾屬自變旦暮鬼耳。若得更生。敢不惟命。遂以城降。從征鄱陽賊。青田潘惟賢聚衆不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焚縣治。深之師曰王毅者。隱儒教授。乃與門弟子集義兵擒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毅。時深在鄱陽馳歸。執肆害者盡殲之。移師攻遂昌。賊酋出戰。深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滅。今來。是天授我也。分部諸校。以正兵接戰。奇兵夾擊之。別遣遊兵擣伏匿。比戰。賊三面被擊。大敗。生擒八百人。明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宜孫所守不降。己亥。太祖遣胡大海由閩道取處州。宜孫敗。大軍入城。徇屬邑。葉琛來降。遣琛招諭深遂來。上素聞其名。至京。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旨。詔還處州。招集舊部曲。從西征。上既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苗軍變。殺守將。已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寇竊發。人情未固。捕首惡誅之。防禦甚周。處戍兵單弱。多方招募。遂得兵萬餘人。曰。兵足矣。語於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餉。奈何。衆對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而況於食。遂量民產勸輸粟。軍與以給。稍寬鹽稅。二十取一。商販大集。以沒入田代租。民甚賴之。薦進士吳世昌司學校事。文治大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來援。議以浙東屏障。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乃築城相犄角。其勢益固。時李伯昇大舉入寇。頓城下。堅不可攻。敗去。上聞。旌其功。賜名馬。遂平青田方明善。取平陽。出偪帥復之。并復瑞安侵地。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叔國珍議歲幣。乃還師。太祖卽吳王位。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陽。敗將阮德柔兵四萬。友定懇帥銳卒來鬬。深以氣惡未卽戰。爲朱亮祖所迫。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敵悉銳圍深數重。日暮。率精兵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封縉雲郡伯。深智識絕倫。數術無不精曉。倜儻好施予。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宋濂侍上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保障。吾甚賴之。比伐閩。有星變。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深已被害。上聞。痛惜之。爲之流涕。子楨。剜木具衣冠葬之。友定既死。上使楨斮其肉以祭。

贊曰。明明祖。旌余祀福。忠義相望。芳名載籍。銜命守土。捐徇弗顧。慷慨就刃。蹈義自劓。遇難買首。苟免無恧。闕代傑揭。儼之冰玉。

史官曰。嗚呼。自王綱而下。皆以死事著聲。成仁取義。賁哉。方之古烈。奚以尙茲。綱不受賊釋而死。烈哉。梓遲回。欲的當以報也。子孫孝義高一時。不愧其祖父矣。炎奇峭。獨以文章能得士。琛之洪都。瓛之太平。無負此士哉。王愷饒治材而兼武略。鼎雖倉卒臨難。而平日表表有足過人者。使胡深不死。大將才也。其心辨二世不足風。

于光、張子明（附徐明。）傳

于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初集鄉兵自捍禦。尋徐壽輝破都昌。以光爲元帥。守鄱陽浮梁。未幾。陳友諒弒壽輝。光誓不肯北面友諒。庚子七月。光及左丞余椿等擊走友諒都將辛同知。遂取饒州來歸。太祖命光爲江西參政。同鄧愈鎮饒州。已而令光開分省於饒州。與愈連營守禦。尋入金陵。謁上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俾伐徽州。比行。召還。解金連環賜之。光頓首謝曰。臣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辛丑八月。從上伐漢。至安慶。遂攻敗破其水寨。癸卯。從戰彭蠡。大捷。遷指揮同知。甲辰春。武昌平。進鷹揚衛指揮使。戊申。同大將軍徐達取陝西。下潼關。遂領兵守潼關。九月。元兵攻潼關。光出禦。舞矟大呼。橫貫其陣。敵衆大敗。己酉。移鎮鞏昌。飭號令。練行伍。繕甲兵。嚴警備。敵至。輒擊卻之。是冬十二月。與戰王保保走之。洪武二年。保保知大軍南還。盛衆襲蘭州。守將張溫以兵少不與戰。嬰城自守。光聞。卽赴援。比抵馬蘭灘。敵猝至。腹背受攻。被執。保保以光至蘭州城下。使諭溫降。光諾。則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宜厲城爲守。徐將軍五十萬衆且至矣。虜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竟引去。光死事聞。上遣祭以少牢。配享功臣廟。光氣貌修整。幼讀書。知大義。善鼓琴。能詩。雅健可觀。兼通岐黃術。望之翩翩佳士。及持戟上馬。意氣雄壯。所向無前。既死。人皆痛惜之。

張子明、張元帥之子。初以軍功任千戶。取南昌。從大都督朱文正守南昌。癸酉夏。漢友諒圍南昌數重。勢急。文正遣子明建康乞援。子明取小漁舟。潛夜從水關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得達。見太祖具言之。上曰。兵勢如何。對曰。敵衆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無所用之。又師久乏糧。若援至可破也。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語之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官萬戶。子明佯諾。比至城下。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大軍旦夕至。將軍無苦。當堅城以待。友諒以見賣。怒攢槊殺子明。文正得子明言。氣益倍。隨方應敵。城得不破。援兵至。友諒敗死。初附武

毅將軍飛騎尉。後加贈忠節侯。擬祀南昌。時有徐明者。有膽力。善修飾。軍中呼爲胖裏說。爲管軍百戶。從守南昌。漢友諒圍城急。嘗夜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友諒乃設坎以誘之。明善飲。一日浮白狂叫大醉曰。我此番當得友諒首矣。出。賊覺。明逐射賊。失入坎中。遂執之。歸誘降不屈。見害。追贈合肥縣男。列祀南昌。

贊曰。兵以正勝。尤以奇應。誘敵成功。慨然殞命。不有所捷。柰心奚定。破敵全城。允藉決勝。良馬之獲。膽氣壯盛。

史官曰。于光、張子明之死。若出一轍。皆有晉解揚之義。呼吸之際。足以鼓三軍之氣。而奪敵人之魄。身死城存。似能實正。可謂烈矣。昔人以唐劉感事例光。謂崇報無聞焉。雞鳴列祖豈忘豳州哉。

李仕魯、陳汝輝、青文勝、薛祥、葉伯巨、周敬心傳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幼穎敏。嘗閉室讀書。不窺戶外者三年。旣博淵沈。益切尚友之志。聞鄱人朱公遷得晦翁朱子之傳。千里負笈。一見深相契合。專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元末隱居不出。然所在瞻望奕奕。太祖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晚也。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縫掖下士。溺於章句。不能左鞭右弭。馳騁中原。冀禮興樂成之會。臣以文事進。故竊有所待耳。上曰。文武初無異道。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夙願惟欲朝夕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乃擢留抵任。風裁整峻。政理寬和。民之瘵殘者卹之。吏之矜黷者斥之。期年。以治行卓異聞於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峯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陛下建極之初。宜所新斷。卽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儀表。柰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疏至三十上。上堅不從。入端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爲。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事亦不果行。

陳汝輝、字耿光。韶安人。幼攻儒術。兼通武略。尤邃天文地理及數學。結廬南皋。嘗與趙子貞、柳舜舉遊燕、趙。以觀豪雄者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叔紳登臨衡湘。久之。歸隱於越。結屋飛初溪潭上。樹種瓜果。以待喻侶。恆卽景賦詩。笑傲自若。上旣渡江。秦元之、陳遇交薦之。降書徵辟。時張士德聘辭亦至。並不應。報元之飛龍在天。書再徵。比之伊、呂、孔明。復不忍。繼而徐達復遣使徵起。亦不至。天下旣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使大臣校其學行。第一。擢爲八閩元士。時其門人陳元震同舉。元震視法太嚴。擢甚。乞歸。汝輝留。毅然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民瘼吏弊。還奏吳松閩數千里之地。塘港所泊無乇貨食物。悉有征稅。此皆承襲元污。未盡更刷。一切宜增除之。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致太平。末則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臣觀勳舊有德。思欲去位。而緇流憸夫加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遠。府生太學生之斥。視宋臣詠柏貽讖之逐。能幾何哉。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天下之賢可收。天下之治可成。復承制奏論政疏。請法程顥所陳十事。言之至再。上謂其志大言迂。不達時變。徒滯成語。紛更朝事。汝輝因自

劾求歸。不許。以爲大理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覩十二月大理寺獄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本有內旨不敢准理。臣謂張爲廉使山東。杖一僧人。李爲知府。忤一屯道。翰林學士但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姦惡。刑部及本寺究覈。因得內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累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旣奉詔卹刑獄於山東、浙江。歸遷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賦詩。名黃花宴。宴畢。仍以鞍馬賜歸。一日上問卿幾子。朕嘗擢用。對曰。臣有三子。長在太學。次爲吏部選除序班。季尚幼。上復賜白金綵段。幷及三子。汝輝挈子入謝。復留賜宴。因問閩中菓物。汝輝誤對稱俺。科臣劾汝輝倨傲無禮。汝輝謝罪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副使張甲不奉敕。論權習內戚。上欲處於大辟。汝輝力爭。封還御旨。上怒。遣御前指揮率赴刑部。金水橋投水死。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救死。製文諭祭。葬鳳凰山。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皋集。

靑文勝、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爲龍陽縣典史。龍陽治瀕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課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斃於敲扑者相屬。文勝至。歲大祲。疏請蠲恤。不報。再疏。復不報。歎曰。吾爲民請命。不得。明主可以死悟也。袖諫章。擊登聞鼓。輒自經鼓下。太祖聞之。爲改容哀其志。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有奇。定以爲額。邑人貌祠之。扁曰惠烈。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裔有登科者。

薛祥、字彥祥。無爲州人。元季。與舒城許瑗各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來附。爲水寨管軍鎭撫。從戰得侍黃鉞。與議軍政。太祖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彥祥不能成。以後攻浙。拔吳。定中原。皆與有功。洪武元年。漕運孟津。上遣人謂曰。聞有亡命潛伏來劫。毋得輕敵。夜半抵蔡沙。賊千人果至。祥理解散之。上聞甚喜。祥方患背疽。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汝等其善護祥。且言其多軍功。勤供億。古蕭何、寇恂也。特命爲都漕運使。自揚達濟。修築堤堰。衆勞無怨。論以奏功授職者三十餘人。時幽薊初附。官民南遷者皆賴之。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討平之。擒萬餘人。祥與會問。無名號者皆釋之。所活甚衆。八年。召爲工部尚書。李善長奏鳳陽工人魘鎭。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釋無罪者。活數千人。九年。督護身殿。部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等。上大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廷。復奏曰。是成廢人。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爲布政司。授祥北平布政使。三年。爲天下治行第一。胡惟庸惡之。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嵩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上謂羣臣曰。汝何不言。對曰。臣無所知。十四年。復以直諫死杖下。子四。夙、館、敎、寶。皆徙于瓊。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延爲相。性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慍也。以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得平遙。待諸生如子。人咸愛敬焉。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怛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急也。主上有天下。增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審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禍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吳閩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何不據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當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易使義。國小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前。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於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誠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觀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古之爲仕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能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曾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力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廟意也。賊人偶四大王。突竄山谷。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祗候。今軍士散從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概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

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藝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生師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賦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銜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攝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以訟獄爲要務。一不稱職。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其始。但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豈不深可痛惜乎。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解。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書奏。上大怒曰。伯巨何物。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心憤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且啖其肉。逮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則瘐死刑部獄。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歷數。審知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奏以爲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三代尙矣。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宗之誠愛。繼以眞、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歷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埽滅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邁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効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偏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爲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哉。則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攜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煨燼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眞。官故乃止。女直之亂。遼王延

臍遁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絕．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涸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鑑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冒罪名．不分臧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盤孫不難．夫豈無故．臣又聞明主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藝．厚斂窮民．不嚴取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上怒．既而原之．後隱居不仕．

贊曰．危言觸諱．身攖逆鱗．風節矯矯．直氣嶙峋．力闢與敎．冤抑爲伸．登聞死諫．楚廷捷春．刑威屢霽．終以諫矧．陳說痛切．無慚古人．

史官曰．犯顏抗對．折檻之風邈矣．而仕爲以死爭儲、甚之辨．吾道關繫甚鉅．其孔、孟之功臣乎．書汝輝壯遊四方．結廬南皋．迹其始類縱橫家．而廟留後所奏論切時要．皆廷臣所刳舌鼠項而避之者．徵書所謂伊、呂、孔明．即不及．亦其流亞歟．文勝自殺以活人．不愧忠烈矣．祥敢言．卒死於言．安在明主可爲忠言也．使伯巨分封之議行．第王燕以數縣．即黥長過服．寧遂貴不可言．敬心畢其所忌．得老死牖下幸矣．皆所謂逢、比、九、鄂之選哉．

明書卷一百二

列傳二

忠節傳二

徐輝祖梅殷傳

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母謝．生輝祖．少而白皙．秀眉目．豐頤方面．及長．身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父達鎮北平．留宿衛．御家．家衆肅然．理左府事．給月祿．達還自北平．道病疽．手詔達往迎勞．達薨．又三年．己巳．襲爵．賜誥．稱揚中山之烈．而勉輝祖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諱．改名．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綺紱四十端．俾遊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特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歲支祿五千石．時諸將皆老．輝祖以材器特見信用．數往陝西、山東、西北平、河南練兵治餉．降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爲人所發．上密詔王鋼質而命輝祖以詔往．於是悉得實．合衆捕誅之．還領中府．又遣諭燕王遜府府至京．并出獵勒兵之法．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請重臣甄別國子師生．上以輝祖同禮部翰林官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上知其有文．故特遣之．人以爲榮．建文皇帝即位．用爲師傅．與曹公李景隆領朝班．加太子太傅．先是輝祖

嘗侍孝康皇帝於潛邸。同諸王講讀。學通經史。又從府希原學書。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教鄭大興。時藩國驕盛。齊泰等議削藩。亦與密謀。數實見定進止。燕王尤以駙馬見疑。先太祖崩。遺詔各王臨本國。燕王不從。入臨。至淮。特敕阻歸。明年小祥。燕王入朝。行皇道。被劾不問。尋辭歸。世子兩郡王皆留。既猜嫌益甚。燕王稱病。請遣世子郡王。朝議以遺命喪畢方遣。不許。燕王固請。未決。建文皇帝以遂女爲燕王妃。召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且密奏高煦好勇無賴。自恃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它日必爲大患。請收之。增壽以百口保無它。高煦已竊入輝祖廄。取其善馬馳去。輝祖即以聞。欲追之。增壽與駙馬王寧力爲庇。黃子澄亦曰。留之生疑。并世子及二郡王皆遣歸。燕謀得行。仍數數陰餌之。確然不撓。上益信重之。燕兵既起。謀大將。當屬輝祖。終以王妃相左。嘗一出兵。又有疑而罷者。鬪廟私親戰不力。亟召還。由是諸將連敗。增壽密爲內應。燕兵日迫渡江。輝祖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援何福於齊眉山。斬燕千戶李斌。燕兵再卻。尋召還。燕王入城。輝祖仍舉兵巷戰。不支。獨守先廟不迎。太宗即位。廷臣論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達開國功。子孫免死而已。太宗大怒曰。此與齊泰輩同罪。宜誅。沈吟久之。削爵錮私第。尋下獄。尋竟自裁。年四十餘。十八年。上念中山王達功。且以后恩。召其長子釋伽保見。賜名欽。襲魏國公。盡還諸券。歲祿賜田。欽乞守父墓。上怒。復削爵徙鳳陽。仁宗即位。欽來朝。復爵。尋卒。子顯宗嗣。太宗封增壽爲武陽侯。進定國公。世襲。萬曆初。詔錄建文死事諸臣。各以官稱立廟南京。而輝祖居首。

梅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號曰梅榾。鄱陽之戰。矢幾及上。梅榾假上坐得避。矢從上左側過。僅一綫耳。時力戰與死者甚多。上倉皇不能盡位。亦不能一一頒賞。比上即位。榾老矣。失明。無爲言者。他日候上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榾耶。上親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洪武十一年。殷尚太祖第二女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太祖尤愛殷。十九年。敕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鹽方。敕語謝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受密命輔建文皇帝。燕兵起。殷充總兵官。鎭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燕王遺殷書。欲進香金陵。殷報書云。皇祖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時燕王稱兵已三年。所得燕南及山東州縣俱不能守。又大敗於東昌。甚窘。會有內閒言南朝諸重將皆分屯山東。京師空虛。遂引兵直趨南。南諸將反隔於後。倉皇追戰。咸不利。沿淮相持者數日。糧乏。欲走。合勢出戰。俄以驚疑大潰。諸將皆被執去。而淮安實不聞。燕王遣使假道遺書。言興兵以除君側之惡之意。殷割使人耳鼻。授詞答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燕王憚其詞直。又城堅兵勢重不可攻。竟不敢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太宗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以達殷。殷得書慟哭。詢皇帝所在。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上疑之。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瓦剌灰。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覦。以公主故。隱忍不罪。而心銜益甚。永樂三年冬。早朝。召殷。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隨水

淺不能沒。瞽舟御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乃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罪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公主以上果死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僉事。景福爲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曰。殷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成化辛丑進士。爲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初燕兵起。公主嘗貽書以大義阻兵。太宗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之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擁兵禍。公主應不答。殷死。瓦剌灰乃持刀斷深、曦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墓。遂自縊於旁。灰降虜也。向蒙殷恭下。

贊曰。徐居元勳。梅受顧命。外藩懿戚。內實君命。守死不移。國亡猶靦。功媿其無。死得其正。一心靡二。親臣之鏡。

史官曰。書稱熊羆不二心者。保乂王家。而漢室帶礪之盟。爰及苗裔。勛戚尚矣。剖開國元功。密受偶寶之命者乎。金川既啓。喋血飛灰。忠義性生。自難委折。然椒塗有俔天之妹。潢派有釐降之姬。少一移志。當以元舅帝甥居上公備心膂。不亦以功名終乎。而輝祖恬然趨死。殷乃怏怏不忘。身可幽。名可榜。爵可停。榮顯如土苴。而志必不可奪。蓋此之所處極難耳。魯昭公之失國也。叔昭子所死。君子以爲義而哀之。司馬孚曰。臣死之年。固大魏之忠臣也。予於徐梅亦云。

方孝孺、林右、盧原質、廖鏞、胡子昭、葉惠仲、劉璟、王高、鄭公智、劉政、鄭居貞、林嘉猷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寧海人。祖炳。子二。長克勤。次克家。克勤洪武初由郡辟爲濟南知府。學術治行名於一時。生孝孺。是夕有大星隕其所。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盈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年十四五。從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考古聖賢遺蹟。喟然曰。無尼父安所瞻依。如顏、閔固未可企。假令與游、夏共遊孔門。亦當比肩伯仲。聞者以爲狂。會克勤以空印事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曹公李文忠見之。期以國士。時宋濂以道義文章重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閱士多矣。未有如子者。克勤殁。孝孺扶喪歸。是時濂亦乞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濂門多天下名士。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比於歐、蘇。濂每稱其凝重洞釋諸理。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濂入京侍宴。受命作靈芝甘露頌。歸醉臥忘之。孝孺度其未能興。密爲代之。比旦。濂愕曰。死矣。孝孺曰。無恐。某已代屬草。未知當否。濂即攜入。上覽曰。此非學士筆也。濂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召見。試以一論五策。立成。上改容歎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見東宮。宴禮部。則遣使人欹所坐几。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而□其傲。謂東宮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留輔汝。光輔太平也。諭遣還家。濂爲文送之。期以遠大。有曰。予所許汝。不獨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爲知言。其秋。濂徙蜀。孝孺爲文籲天。願

揖已爲年益師。壬戌。與棐、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子山絕頂。縱涉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杜門著述。適有仇家發罪。詞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曰。是方生耶。釋之。令孝孺母棐挈妻子還。二十五年。以薦召之。入對。上方策對。求迪教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嘉甚。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考文京府。皇太孫即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孝孺每曰。治先制作。經制在周官。建文皇帝虛己以聽。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即召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官。會改謹身殿爲正心。獻銘。作凝命神寶。又作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燕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其手。先是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密啓曰。臣有所託。江南方孝孺者。學行高卓。必抗不降。乞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兵及江上。孝孺獻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皇帝既去。宮中火燬。孝孺乃服斬衰。晝夜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繫獄一日。王遣諭再三。終不變。復召草詔。及見。背立悲慟。聲徹殿陛。太宗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曰。成王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太宗語塞。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哭且罵曰。死即死。草不可得。上大怒。叱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十族乎。命以刀抉其口旁至耳。孝孺噀血犯御座。罵喃喃不絕。復繫獄以俟。捕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

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括朋友門生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之聚寶門外。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與二子中憲、中愈先已自經死。二女投水死。宗族坐死八百七十三人。時外親族盡數鈔沒。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謫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死者復千餘人。距謫情別時給二十年矣。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先嘗宋濂死。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荊棘往祭哭盡哀。言於蜀王。厚恤其孤。整遺骸。復艤舟哭移時乃去。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譚及。輒泣不能止。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及與政。輒慕古王政。盡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篇。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附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篡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爭誦得一字寶於金璧。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攜遺鄉者。故各處多孝孺墓。同時文學用事之臣。際會功名。作實錄。極詆孝孺。後彭澤作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仁宗嘗諭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稱歸。因即故居立祠祀之。後王稌輯遺文。爲侯城集。謝方石鐸與黃文選孔昭蒐集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集。孝孺自號也。又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誡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

宋史要言諸書。弘治中。給事中金華吳世忠請褒祠孝孺等。台人謝鐸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爲言。皆不報。至萬曆初。始詔許褒錄建祠。祠於南京朝天宮前。位居第二。南都察院司務余焦建廟祠於聚寶山之木末亭。方氏既無嗣。惟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沿和城海上加賦。率民事赴闕奏減。孝復與其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及孝孺死難。鈔連不及。軍故孝復以軍支幸脫。仁宗大赦。孝復子琬援例除海門衛軍籍爲民。繇是方氏之嫡胤始歸。成化十八年。謝鐸偕祠。琬孫志淵出迎。歸墓先生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瑛者。避於海寧。得見鄭瑗。毀其說。遂以人傳。又乞王世貞爲復姓記。天啓中。松江人俞斌覓聾丁。欲脫其籍。賄於事。黜其卿。改縣志於名官籍冊下摘去黃萌三行。寘入托孤一節。指幼子名德宗以爲俞允、任勉等。求王世貞作復姓記。松江金張大其事。遂祠立碑。纂譜宗像至事海甸告修葺。知府洪都松人主其說。歷數年。後始奉查明確題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總之遺族數逸京者其實錄也。兄孝聞、字希學。少有至性。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及父卒。居宿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出血。扶而後起。寢成羸疾。守禮益確。家素貧吉凶之禮。儉而不匱。卒居未嘗去書。稱學五經。而邃於易。纂譯究釋爲文章。理深意遠。議論風偉。從學者甚衆。孝孺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於家。弟孝友、字希賢。臨刑出與孝孺訣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後亦見收。其友有林右者。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中。爲中書舍人。嘗奉詔行邊。有勘定功。遷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聞孝孺死。爲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島夷犯江海上。台郡甚。地方官聞

右才。請爲閭里計。右勉起親兵。督鄉子弟勦平之。上以此知名。遣使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然猶以溫語相慰勞。欲錄用。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精舍何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上怒。命剮之。竟死。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文學得於方氏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庚午。以父喪歸。服闋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嘗參謀議。壬午。孝孺死。原質坐黨。族其家。與弟原林等。太宗皆收殺之。

廖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興兵事。時宿衛殿廷。燕王既破京師。以鏞與其弟銘皆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復命。太宗大怒殺孝孺。鏞、銘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逮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論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從浣衣局。從兄甚指揮同知。投獄死。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賓。四川榮縣人。富經術。性耿介。少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之。聘以詩。以明經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遷山東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四年九月十一日。坐方黨死。臨刑高唱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紹、紘、繼等皆謫戍。妻女給功臣爲奴。正德中。巡按御史館相立祠祀之。弟子叢一名志遠。洪武時爲睢

歷蜀府典寶。聞兄死。棄官辟丹陵。蜀獻王深憐之。令削髮爲僧。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方數歲。子羲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生。二子皆免難。嘗攜二子遯去。莫知所之。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名見泰。並有文名。時稱二葉。各有集。惠仲性亢直。雅爲方孝孺所知。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入史館。與修太祖實錄。二年。爲會試同考。陞南昌知府。未行。永樂元年二月。坐實錄書燕兵爲逆黨。上怒。追以孝孺黨。籍其家。年六十四。妻齊。給功臣家爲奴。

劉瑞、王高。俱南昌人。建文二年。同舉進士。相友善。端由給事中遷大理寺丞。高爲刑部郎中。皆廉明執法。壬午之變。端約高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上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剕之。太宗笑曰。看你還副面皮。端答曰。我到有顏。即死。可見皇祖。上大怒。立搖殺。戍其家。先是孝孺見收。端、高俱爲法官。息孝孺樹陰。上已心惡。至是殺之。端著有儒行十二篇、懷古詩集、百家輯錄行世。後建大節祠。並祀之。

鄭公智、字叔貞。浙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猷皆方氏婣戚。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史論詞藝。公智數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薦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燕兵至。坐方黨論死。而宋濂孫懌又坐鄭黨。辣謀請並罪之。太宗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宥之。獨殺公智。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幼聰睿力學。居恆以忠義自許。建文己卯。舉應天鄉試第一。考官方孝孺以託孤寄命命題。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有寡鳥孤鳳之語。一時稱爲得人。及燕兵起。感憤不食成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臥病未得行。數問其家人曰。燕兵得無渡江乎。恐疾劇。不以告。後聞京師破。孝孺被收。乃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一伸志以死也。因擗足搥前。嘔血死。

鄭居貞、初名久成。改士復。以字行。徽州人。豐頰美髯。善書。從父濟官閩中。因家焉。從尚書貫泰遊。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論死。有閩南集、閑暇行藁、歸來藁、隨藁、檜廷藁。子孫因留居福州之瓜山。

林嘉猷、初名昇。以字行。浙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戍南。族婣無敢顧者。惟嘉猷徒步千里。遠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鱗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類。更名良顯。建文初。薦修太祖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燕邸召。入居久之。得其隱情。以告孝孺。達於建文皇帝。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藏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燕兵入京。坐方黨。逮入詔獄。友曰。此大丈夫見義勇爲時也。太宗遂殺之。

贊曰。讀書種子。烈烈志節。肉殷已甘。十族亦決。氣厲岳搖。忠精日揭。不有斯人。維傾軸折。二劉、二盧。爲師殉。志高、見恭。居僚踏黨。二鄭能吏。嘉猷名儁。黨禍連結。不隕厥問。高、瑞俠烈。仲理畢命。臣義交情。千古

之正。

史官曰。嗚呼。昔生於盛明者。著書立說。謂孝孺平日以周孔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而格心之學。經術之業無聞焉。又謂諸紛更去新莽無幾。噫。亦未會其時而易言之耳。予生明末。見所謂君死臣因之會。慷慨就義者百無一二焉。始服孝孺猶之不可及也。孝孺方詔格澤馳。故主而殉於帝所。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悽慘。正氣沸鬱於天壤間。與星日其名。而金石其言矣。至使雷霆之怒。不能快意於其間。其遺烈足千古矣。身處清平。何輕重較若盧原質以下數人者。皆死孝孺者也。以太宗之智。不能自用諸人。而使諸人爲孝孺用。計亦左矣。死孝孺多一人。則事燕殿下少一人。諸人可謂有君有師有友。而太宗於君臣之義。其謂之何。死見高皇一語。尤足剌心哉。人謂太宗之勢如火烈。而不知其氣大沮。孝孺之氣且長伸歟。自孝孺及程通。皆殉難者。故其傳以次第敘焉。

齊泰、黃子澄、楊任傳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擇諸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時上年高。皇太子參機務。召與語。甚悅。曰。此經濟才也。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手册袖中進。簡要詳密。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遺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頗不悅。謂此齊尚書譖於新君。矯皇考詔間我也。比燕王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符勒歸國。王益恨泰。泰嘗使燕。厚餽。歸。上於朝。上嘉之。益信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諸王有罪。輒除國。泰欲先燕。以王英武。志廣而氣剛。可借以懾諸國。子澄不以爲然。其後諸王有罪。輒除國。而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燕兵起。泰慷慨任兵事。建文皇帝得自寬。日召學士輩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度。君臣欣歡。閫外事一委泰。泰謂削燕屬籍。移檄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名正言順。敵乃可克。衆不能奪。而燕遂以誅泰爲名。時諸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英在太祖時未嘗特將。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會兵五十萬。進征北平。時上遣諸王監督諸軍。泰以谷王橞爲師逆遲。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奏召還。遼王植汎海至。寧王覺不至。炳文既戰敗。使李景隆代。泰極言其不可任。建文皇帝直以門第肺腑至親。必遣之。師大衂。四年。燕兵已逼淮、泗。上猶以燕其甘心泰等。謫泰、子澄官。而令景隆致書燕請罷兵。燕王曰。紿我也。不爲進兵益急。乃復召泰。未及還。金川門失守。上遜去。泰追之廣德。不及。至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馬白。慮爲人所識。乃以墨塗馬。既而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籍九族。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時彥等謫戍。妻及姊甥姪俱發教坊。女至死守節。兒甫六歲戍邊。洪熙改元。赦還。其後有存者。嘉靖中。知縣謝廷瀧爲祠祀。稱中山書院。

黃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分宜人。先世嵩、宋靖康間爲太學生。從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復貢開封尹王時雍姦邪。爲廉州司法參軍。子澄少從歐陽貞受易。周興學受尚書。梁寅受春秋。博學負儁聲。洪武十七年。江西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揭榜。五色蝕見。廷試第三。授編修。陞修撰。東宮伴讀。累官太

常寺卿．建文爲太孫時．皆密召於東角門．謂左右曰．諸王皆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僅自守．不足恃．萬一有變．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茲事終仗先生．及卽位．命兼翰林院學士．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謹奉命．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王雖然．今無所跡．不可．周齊岷代在太祖每以不法見怪．何況今日須先周．夫周．燕之母弟．譬手足．翦一則燕必來爭．可以幷坐．泰曰．善．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先收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遣歸．坦懷無疑也．乃白上．會周府人告周王．遂襲執周王．補錄．取燕王．議其罪．王上書言周王所爲．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寬宥．如其顯著．祖訓具在．臣何敢私．伏望陛下體祖宗之心．與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上覽之惻然．謂事且中止．子澄泰爭之．未決．明日復言之．曰．周王已獲．可處者獨有燕．擒燕則大事定矣．否者燕威名日盛．今不去．後難圖也．上猶豫．且曰．朕在位未久．連去數王．何以自解於天下．燕亦疑懼．稱病不出．子澄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上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宜更審之．乃以備邊爲名．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燕府中事．燕兵遂起．自以周公輔成王．且索諸大臣．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上憂之．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以天下富強．區區一隅．豈能當哉．今以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臨行餞授以兵略．景隆庸懦不能用．既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赦不誅．子澄哭爭之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祖宗．厲士卒．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哭而數其罪．請誅之．

上不聽．自是江淮諸將連敗．或投入燕軍．子澄拊膺慟曰．事去矣．錯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不得已．逐子澄泰．然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冀緩師．不得．燕王書給諸斥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印已上．更遣少卿薛巖□說兵．又不許．兵抵江干．子澄奉密詔攜妻子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匿子澄子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僻．新王爲里正．更名彥修．卒俱許相約同死國事．善又上書．子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閒遠．以快敵人．方亟召子澄．未至．而燕王金川遂卽位．購子澄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京師．見不屈．稱殿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忍卽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議論．昔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秉輪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況當僨賊息何足輕重．殿下向來悖戾．恐子孫有效尤而起．何以爲訓．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汝欲借兵日本抗我乎．曰．皇祖起兵．定天下．以殿下勇力冠世．與東北大藩．得與兵永衛王室．而鋒鏑塞北．不能靖．顧反內噬．若臣引泰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上曰．此輩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今引江西所錄族屬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震天．子澄色不變．太宗問曰．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聽何罪．給筆札自供．大書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愼勿足法．太宗大怒．命截其手．曰．雖汝不入凶藉．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族人無大小．籍江西皆斬．惟變姓作嵐山田．家解役．收骸骨瘞焦山．一妾在警所．爲紙牌記之．怒一日．盡當大風飄瓦．懷其主去．久之來．會漢王高煦謀逆．上乃追思子澄之言．例

漢護衛．徒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爲鑑．洪熙元年七月．移葬崑之馬鞍山．御史鄭謙爲立傳．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祐爲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風山之力．藏名於中萬年．出至萬歷四年．其孫黃鱗與蔣乾同以祭墓爭地．致訟．縣令至山勘．忽地中發宿化．青氣上沖西北．去裂滿得劉御史徵志．令大驚．上聞．因表墓立祠．其在分宜葬者．亦曰馬鞍山．永樂初．舉發革除之黨者．亦曰蔣乾．易世．公物人皆異之．兩地各有以存孫一人主祭．

揚任．嘉興人．母章氏．初生有胡僧過之．囑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戮耳．任性至孝．博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州．政多宜民．燕兵起．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姚善．同復．共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舉大事．成若誓死．收集義勇．事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姻屬金莊章范諸姓．戍邊者百餘家．

贊曰．泰稱受遺．澄比家令．削藩召戎．除惡生變．謀之不終．徇死則順．任志勤王．欲熾餘燼．天命有歸．同殞厥命．

史官曰．葉伯巨分封太侈之言．其至言哉．太祖且怒．謂況使吾兒見之．使當日聽其言．稍一裁抑．諸王孰不垂耳頫首以安之．而身骨未寒．叛生嫡胤．使帝宮飛成陽之焰．空山有瞿曇之跡．伊誰咎也．太宗英武雄竊．其立太孫之日．已發虎視．龍擾之思．卽削亦反．不削亦反．而論者乃欲援漢文賜几杖不朝之例．何其迂也．齊黃誤國之言．亦永樂諸臣發論耳．然泰不爭．炳文而子澄乃薦景隆．挫衂不支．未嘗不憾其謀之不臧也．泰走廣德．擬復起．事卽無成．有文信國之風焉．子澄喃喃一再．殿下．齒溫而亢．使太宗追思教尤之言．亦一快也．任以林居急國難．考之古人不多得．

鐵鉉、（附高賢寧）陳迪、（附黃魁）暴昭傳

鐵鉉．祖父原色目人．居鄧州．爲鄧州人．鉉生聰敏．歸洪入大學．通經史．選授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太祖嘗試以事．知其能．甚喜．賜字曰鼎石．時朝政威肅．羣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任使．有諸府大獄．刑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建文初．遷山東參政．燕兵起．耿炳文戰敗．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飛芻輓粟．軍興不乏．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績．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燕兵追襲．鉉與參贊高巍立誓．涕泣出臨邑．漏血同盟．以口舌激義．大集民丁．固守濟南．僅十日．燕兵環城．以書傳矢射城中．招降．而諸生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以破其解．傳矢答之．堅守不爲下．城夜壞．則機甃奉裏壹崩塞破．望之若城．旋卽補治．燕王堰濟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人登陴哭．求降．出千人伏地詐命．時燕王甚苦諸郡縣旋陷旋守．至是大喜．諸將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軍中皆呼萬歲．遂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燕王入城．必呼千歲．輒下版．旋卽斷橋．燕王乘馬率勁騎度橋而登．導者入門．伺燕王至門中．望之呼千歲．版下稍急．傷燕王馬首．燕王踣．急棄馬奪從馬．走至橋．橋

堅不可動。乃得馳去。大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羣譟罵。燕兵攻益急。以大礮擊城。城且破。鉉復多書高皇帝神牌懸受擊處。遂不敢擊。每因機變化。計盡毀北兵攻具。出城累敗之。相持者三月。燕王不得志。舍之南去。圍卒解。捷聞。賚金帛。進左布政使。時歷城侯盛庸代景隆將。合兵戰東昌。大捷。召鉉趨朝受賞。宋參軍說鉉曰。北兵去濟而南。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守臣郭資輩書生不知兵。公能出奇兵疾馳。眞定。我諸將潰還者稍稍收合。不數日覺取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宜署部。號召招徠之。此走魏都計也。破則北兵顧家室。心亂勢必敗歸。徐、沛間素稱驍健。若撤諸守臣倡集義勇。乘勢晝夜躡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逆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既久。士卒憊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遂賦慶歌。激發忠義。尋進兵部尙書。佐盛庸軍事。燕兵既至滄州。十月。徐凱見擒。復命鉉守濟南。與高巍賦詩。慷慨對泣。庸帥兵往來邢、博間。燕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竟趨東昌。辛巳。由萊河還戰。拔城。遂略彰德、眞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璧。至宿州。鉉率兵躡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幾欲棄師而歸。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督兵渡淮。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感憤不自裁。左右拂之。燕王踐位。尙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京。見太宗。背坐廷中。不肯屈。令一仰顧。終不可得。劓耳鼻。終不肯顧。碎其體。以肉納口中。問曰。甘乎。曰。忠臣肉甘。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編伍河池。康安七歲。充匠。尋皆殺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楊憂憤死。二女終不受辱。上聞曰。渠竟不屈耶。赦出之。皆適士人。鉉以非常之才。匡難殉國。雖天命已改。志不克就。然剛毅果敢之氣。耿耿激烈。不可屈撓。自其蚤歲受知太祖。已負託孤寄命不奪之節。乃卒以烈誠奇蹟。震耀古今。太宗每對羣臣。特稱其忠。爲後高賢寧被執。太宗曰。此作論秀才耶。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無妨。吾食餼有年。義不可。上不罪而遣之。卒年九十七。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太祖覽而異之。十二年。薦召爲翰林編修。遷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明年。遷雲南右布政使。時苗定等諸蠻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建文皇帝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爲禮部尙書。燕兵起。上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極言其庸不可用。恐損國威。二年。知貢舉。水旱詔集議條奏。迪言。刑獄未清。宜敕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臨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衰。且提追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暫免差役。凡二十餘事。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保。時黨倖景隆及諸將屢戰敗。乃受命督軍餉。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太宗已卽位。召迪責問。迪抗聲家故君。慢罵不屈。并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就戮。命劓鳳山等鼻舌。煎熟與食。問迪好否。曰。忠臣孝子之肉。香美無比。彼逆豎狗彘且不食。俱陵遲死。宗族被累者二百人。既死。人

於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若頭侯來保恤其遺骸歸邑計家楡。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八歲。爲怨家所訐。太宗宥之。詔戍撫寧。尋徙登州。遂爲蓬萊人。洪熙初。詔釋迪宗姻遠戍者還鄉。給產業。成化中。郡人祀迪鄉賢祠。甲辰。郡守徐觀、吏部郎李默誠判甯國相繼祠祀故居。私謚曰靖獻。敎英贊曰。江漢之水。濯濯精鑒。不瑞於物。鍾爲喆人。擢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藩。乃伯南詔。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諧。直哉惟清。上爾廬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保峻秩。臣何敢有。鼎鑊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冤陵大節。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無窮。時有黃魁不知何許人。爲禮部侍郎。行高古。有文學。習典禮。與迪共事。相善。亦不屈死。四世孫鼎、字文相。號大竹。弘治乙丑登第。授禮科給事中。勁廉愷悌。舉鄉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臣璫爭辯不屈。坐繫獄。能歸。嘉靖改元。詔復陝西參議。撫治商、洛時。逆賊猖獗。聳震三輔。督兵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番彝叛化三十餘年。比至。撫循有方。所在事帖。及歲哈密事起。擢浙江按察使。尋陞應天府尹。未任卒。子其學。博聞。嘉靖甲辰進士。作御史。彈劾縱帥陸炳擅作威。縱諸校乘傳驛騷。自立鏹法。禁切民間。至於罷市。又使私人盔甲結京山侯崔元專擅利。詔下甲獄。權姦懼然。戊申。按兩淮鹽法。多所建議。商民稱便。庚戌。出爲陝西僉事。尋參議榆林。備兵肅州。時哈密諸彝爲亂。出塔定之。以參政守花馬池。尋進山西按察使。晉僉都御史。撫大同。虜俺答、几愼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走之。遷副都。屢有戰捷。先是韓藩歲祿大萬。而宗室日繁。額逋且六十萬。至是秦國將軍融燿等百四十餘人入會城大譟。其學設法賑其急。詔廢融燿爲庶人。餘不受詔。卒戢事正法。以戶部侍郎總陝西軍務。陞右都。敵入花馬池。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級。以原官兼總宣大。逆人邱富等入犯。弘賜堡。督趙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召理戎政。復陞南刑部尙書。尋致仕。卒。謚恭靖。子璟。官至太守。

暴昭、山西浮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大理寺務。歷北平布政司參政。二十八年。陞左都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尙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麻履而已。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例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六月。昭以平讞理二廨論辨因。上諭昭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亦安有此。爾等毋論囚引陛見。一時裁決。恐未得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親聽。以外悉令奏聞。所司引囚至外朝。命行人持訟理牘傳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牘宣諭之。繼令府都院科等官詳審冤者。卽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建文皇帝卽位。充北平采訪使。甫至境。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爲備。燕兵起。徙北平布政司於眞定。昭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畫。平安等敗。召還京。金川失守。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齒。斷手足。猶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贊曰。耿悲守。亞夫戰。鉉兼之。當一面。昭與迪。各宣勞。非弗濟。死無逃。常山舌。睢陽齒。三人烈。同一軌。

史官曰。戮力行陣。嘔心轉輸。功有相等者。鐵鉉守濟南。智計百出。幾殲燕。及參盛庸軍。捷東昌。顧邢、博。與平安戰小河。而卒無救於燕兵之南。誠以參預不若專制之得爲也。使得三數人者。遮眞、鄭、滄、德之間。燕

能飛越乎。陳迪以遠智殉軌。赴難如歸。何其純一也。初羽翦山東。再犄森營衛。兵事練矣。而不委之暄鉉。惜哉。暴昭請爲備而不及。事勢瓦解。乃以簿書勞之。亦可謂不知計矣。然同致死。其譽骨蓋壽河山哉。而鉉之賦詩天心水面。亭夆喜易形。兵法所忌。甚爲鉉不取也。悲夫。

明書卷一百三

列傳二

忠節傳三

練子甯、（附錄子綱）。卓敬傳

練子甯、初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傳伯尚。善詩。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判臨汀。閩鈄安卒於官。子甯幼即英邁。從鄉長者竹莊先生學。多解悟。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贈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過安慶。謁余闕祠。弔以詩曰。將軍忠節著荊、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死。名垂青史漢碧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洪武十八年。會舉入對。上自發策。子甯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至殷。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誠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諫。飾諱以亡身。非臣敢任也。陛下所問教事而畏時人。此乃唐、虞、三代命官之辭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驗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實。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

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遽以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故。而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以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校育天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分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德至矣。能詳於始。則可略於終。能勞於先。則可逸於後。陛下命臣以志極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於委曲求恩。希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上善之。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甫三載。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復除監副都御史。調工部侍郎。建文即位。與方孝孺並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拜御史大夫。燕兵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子甯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上駭而罷朝。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議。用事者怒而詬之。子甯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顧所論吾輩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燕王即位。指揮鞠傑縛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甯噴血直前。手探舌血書成成王安在四字。遂族其家。姻戚遠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其姻也。每爲鄉人所持。恆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太宗曰。使子甯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甯與方孝孺同朝。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辛亥。郡丞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夢陽刻其集。并建金川書院。祠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銳祠伯尚於鄉賢。子甯被逮之前夕。以血大書一練字於裙幅。令侍婢抱匣藏子匿民間。得免。屆輸入閩。備保六世孫綺。爲新甯陳舉業書記。萬歷戊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一夕夢子甯持冠來揖。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雅皙不凡。問其姓。答曰。姓練。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泪交頤。生固叩之。則從衣領中出故裙幅發之。有光灼然。上沖者久之。生以百金贈之。辭不受。遺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誼。且九族亦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白當郡。以禮聘之。授衣巾。俾奉先祠。爲置廬田百畝。一時聞者歔欷泣下。萬歷改元。詔錄諸臣苗裔後。得子甯裔秦氏。振生戍所者。曰善慶。俾主祀。子甯本淦東山之三洲人。嘉靖初。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祠。詬訟。知府錢琦議兩祀之。其同邑有徐子權者。舉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太宗立。聞子甯死。慟哭。賦詩有頓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遂自縊死。

贊曰。力請尚方。志在除賊。手探熱血。豈必存舌。悲幽友生。香錄玉屑。方叔侯城。精光爲蜺。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徙滄州。少穎悟。十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與群兒嬉。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骨法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長出就塾。性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讀書香山。夜歸。值風雨迷

路。極閣微有火光。窺得一小院。見老叟。與僧帽不受。求歸。與一牛爲之。行及門。經之則熊虎也。虎驟去。洪武戊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曰。吾諫職。居其位則直其道。道苟直。死不可回。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親敎。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儀衛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笑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一日。與同官入奏。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本。又改爲源士。尋復稱給事中。敬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入。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太宗卽位。執敬。責以不迎。曰。此非對日裁諸王者耶。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太宗怒。欲殺之。憐其才。且曰。爲臣欲害朕。敬止欲徙朕內地耳。繫獄。或諷以管仲、魏徵事。不聽。姚廣孝以敬素不見禮。銜之。獨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斃衍。陛下所新爲瓦。全在地勢。使敬言見用。離北平直籠中物。豈有今日哉。上猶使中官諭之。堅不屈。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誅三族。太宗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得一卓敬。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悉能察究。詩文峭拔磊落。有詩文五十餘卷。又著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宣德間。門人黃觀光作年譜行狀。侍講劉球爲之傳。

私謚曰忠貞。

贊曰。鳳陂廖游。山奔海峙。伊、周姚才。龍、比同志。猛虎可馴。亢龍有悔。自詭夷、齊。媿彼管、魏。

史官曰。觀人於忠節。取其氣。尤宜取其度。觀子甯尙不能容賢者之語。卓敬從容徙燕之奏。其度越諸臣遠矣。子甯執法必欲殺景隆。卓敬毅然不爲管、魏。而俱慷慨同歸。又何毅也。不容於道衍。是以勸老叟嗟耳。觀子甯對策。有經濟之材。惜不柄用。黃、練同稱。吾有以疑之矣。至於死君死友。子樞無媿焉。

景淸（附劉固）傳

景淸、本耿姓。陝西眞甯人。倜儻尙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固不與淸觀。淸固請。約旦日持還。生果旦日來索。淸謬曰。吾初無假書。生忿。訴祭酒。淸卽持書往見曰。此淸故所業書。當卽與生並誦。淸爲撤卷不遺。生瞠視不能出聲。旣退。淸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祕太甚。特相戲耳。初淸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妖不至。去卻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淸語之。故淸爲書景淸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妖絕不至。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廷對及第第二。授編修。三載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器其才。命署左僉都御史。與官僚會坐臣鄭文鑑、劉觀及淸奏事。能以疏字訛悞。同入刑科更。旋爲科臣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初。陞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太宗雅之。淸言論明快。大被可賞。尋召還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燕兵入金川。諸臣競死節。淸素與兵謀。且

興方、黃等密誓。約慷慨殉國。獨遲回覘建文所在。審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太宗喜曰。吾故人也。仍故官。委蛇待班。若不意。與燕邸故僚比。人頗疑之。會司星奏文曲犯帝座甚急。太宗因疑淸。是日早朝。淸獨衣緋入。命收之。得衣間所藏匕首。詰責。奮起嫚罵曰。淸所以至此者。欲爲故主報仇。上大怒。數之曰。若卽不爾天子。卽親王敢爾乎。盲意不悲。命抉其齒。且抉益不悲。頃之。含血若有所啓。直前噴御衣。上命剝其皮。草櫝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其骨。族其家。是夜。上夢淸仗劍繞遶。稱過。其屍索忽斷。乘風奔三四步爲犯駕狀。乃命焚之。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人。轉相攀染。謂之瓜蔓鈔。村里爲墟。淸同里人劉固、字永貞。以儒士授齊州敎諭。建文初。以母老乞歸。許之。淸爲都御史。以書招固。因與姊適楊氏者及弟國來京師。以避五藩之亂。淸薦固學行可大用。未及授官。燕兵迫金川。固攜母出城。固曰。母老甥幼。不可去。況固受朝廷恩。雖未及用。而義已許國。惟有死而已。知禍必及己。乃潛寄甥於王氏。城陷。固衣冠闕門兀坐以待。尋淸以行刺被殺。逮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受刑。聚寶門外。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十餘人。事聞。命磔之。萬歷中。有降於乩者。曰。予劉永貞也。名固。以耿大夫禍連死。詩曰。且酌盃中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死野猿哀。人問先生今何仙。曰。方入靈初宮。踰年又降於乩。詩曰。短劍光飛雪。疑霜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宮擁陛呼。

白虹徒貫日。回霧機人無。靖難罪臣劉固書。又詩。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煙。枯藤葉攢結。衣鞠那叙闡。椒燒沁心熱。明月照寒籬。離離淸且冷。樹上棲鳥啼。幽人未能寐。窓山來磬聲。幽韻流鬱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徹。書法遒宕。南工部侍郎徐良彥、大學士錢士升前後爲之記。

贊曰。詭跡尊爵。幽懷孔烈。山魈避名。文曲象赫。一劍之憤。十族之誠。以魂驚夢。桐械斷經。固暨英英。横豎通徹。死而不亡。虛空有舌。

史官曰。景淸緋衣進刄。與荊卿俱屬。惜皆不成。而蒼涼報國之意。千載並見。智氏已滅。豫讓擊衣。猶足愧二心。況遜荒故辟無恙哉。恨司星無漸離之筑。徒使奮屍犯駕。厲鬼無能。悲夫。劉固降乩事。人多以爲誕若然。則邪之避。夢之入。屍之行。亦同誕矣。

茅大芳、林英、周璿、司中、甘霖、王琎、李文敏、董鏞、謝昇、連楹、丁志芳、王度傳

茅大芳、一曰毛大方。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走鄒、嶧。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嘉興陳堯道。父友也。嘗贈以詩。比之陸機、賈誼。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擢秦府右長史。上勉以董子輔相之功。大芳謙辭彌綸。不亢不諂。甚得大體。嘗顏其堂曰希董。以彰聖訓。方孝孺稱其志偉才傑而敦大和雅。深有會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副都御史。執法嚴正。尋轉吏部左侍郎。燕兵起。憤懣日蹙。常以詩寄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蟠地軸。莫交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燕兵起。爲鐵鉉等所拒。尙未渡淮時也。太宗卽位。得所作詩。執之。詰責不屈。與其子順寶、道壽皆死。至永樂四年。獲幼子文生殺之。孫二。添孫、歸

孫死獄中，妻張發教坊死。正德末，祀於鄉，郡人侍郎儲巏輯其遺文，曰希黨集。

林英，字育叔，古田人。洪武末，由貢士選授御史，有晉英會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供職。英竭心奉詔，庭薦官仲以重郡縣，順民心爲本，太祖深嘉之，賜帛馬楮幣。建文初，欲援抑宗藩，在行主父偃之策，不報。復劾李景隆誤國，其語激切，反爲所中，下都察院拷訊，謫知瑞安府。時民多逋亡，存者苦稅澄，爲按畝丈量，所餘盡撥令墾荒植之，立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興諸生講學。燕兵起，用御史大夫景清薦，遷英留職，命與翰林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北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太宗即位，取英家屬妻宋繫獄中，自經死。

周璿，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署事，擢左僉都御史。燕兵起，數力戰守，後爲燕王擒，不屈死之，妻王、子貴兒皆繫獄死。

司中，豐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燕王入金川，聞中名，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肉至盡而死，姻親同死者八十餘人。

甘霖，宜府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正敢言，中丞推重之。燕兵至，被執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濙宗祀之鄉賢祠。御史王珏，蘇州人，以薦辟爲御史，坐匿姦黨論死。李文敏，貴州人，以監生爲監察御史，遷四川按察使，未行，亦不屈死。

董鏞，長沙人，以文學薦入太學。建文時爲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相誓效死。遇

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金川失守，執殺之，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謝昇，沛縣人。建文時爲御史，練兵給餉，夙夜效力。燕兵入金川，不屈死，父旺、子咬兒謫戍金齒。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太祖美其剛正，改監察御史。十餘年，彈射不避權貴。燕兵起，與御史董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輒露章劾之。城破，立金川門下，詈燕王馬前欲犯，被捨，詞色不屈，引頸受刃，有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人咸異之。

丁志芳，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初任吳橋知縣，考取擢御史。燕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攜幼子潛去，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魏，孫穀中成化丁酉鄉試，後復其姓。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章，爲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監察御史，糾繩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燕兵起，度預謀兵食，時盛庸代李景隆，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並譏度，度見疏斥。燕兵南下，密急度請募兵，又有小河之捷。敗，度勞軍徐州，比還京師，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皆誓死社稷。燕王即位，坐方黨戍賀縣，而以出語不遜，復殺之，赦其族。萬曆中詔赦，惠州守黃時雨查度宗三十五人，皆放還。

贊曰：嶽嶽執法，避詩書，湍湍勇冠，共持風紀，咸洪同遊，快然一死，柏岐烏臺，千秋映碧。

史官曰：西臺爲綱紀所由出，大芳峻節，賦詩慷慨，有古睢陽、燕趙之風。林英慷慨，不負其初論矣。而周璿

以下，能以糾邪之職爲如始之歸，方之古烈，復何愧焉。聞同時御史殉城去者四十餘人，惜名沈野草，勒金石，不然，亦當與大芳等同樹幟烏臺矣。

胡閏（附子傳 仲讓）、高翔、鄭璉（附子楷 陳顯晟）、陳繼之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宗實爲同志友。諸葉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歎曰：「天下何時平乎？」題一松於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飛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爲吳王，下饒州，過而見之，甚喜，因召見。洪武四年，郡舉閏秀才，上曰：「此題詩鄱陽生也？」耶授都督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即位，改官制，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燕兵起，與齊泰等日夜密謀設法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燕王入京，著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太宗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太宗以族族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詈聲不絕。太宗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與其族二百十七人皆市斬。次子傳福方六歲，發教坊局習匠。宣德十年，宥爲民。女郡奴，自有傳在烈女。其地胡家橋城西，凡掘後左右荒棒，時見光，惟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雪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史，許榜邑門，忽爲旋風捲入天際，若求驚翔，迴自午迄申，復墮邑庭中。人以爲異。先是凡與閏有涉者，悉爲陳瑛搜捕，役柴斌籍錄，老弱婦女死道路，及格拷死者無算，幼男女曾竹笠摃赴戍所，中道困多棄之，得至戍所者，率一丁一衛，骨肉四散。如閏外祖顧名關父子五人，三死獄，兩遠戍；閏姑夫張應原戍死；陳鎮住父子遠戍；閏婿史秉方，其祖父俱瘐死，三子與近宗四人皆戍；閏弟婿祝帥安與三子皆分遠戍；閏母舅江寶祖父子分戍，寶祖之婿劉貴祖尊父子皆分戍；閏妻之母舅方君之婿傳繼祖父子皆分戍；閏祖母之姪妻克敬全家遠戍；閏前祖母之姪于普興一家十人皆分戍；于之婿黃道源父子七人戍；閏之甥陳、徐、李三家皆分戍，徐之婿余姓者亦遠戍；閏男之妻家曹氏全家戍；閏男妻之姨夫李慶賓父子六人亦分戍；閏曾祖母之姪張福緣父子三人，一戍海南，一戍塞北，一戍西涼；閏妻之姨夫霍玄益、霍之婿程閏生、閏妻之舅祖蘇得民三家皆分戍；閏之中表親周、劉、黃、左、包、史、張七姓皆分遣遠戍；□□□□□□□江普華等、閏母之姨姪劉午孫等皆遠戍。從來族法之慘，莫有甚於此者，故詳著之，以志感云。張仲讓者，饒州人，國初以賢良徵，初爲教官，陞惠州知府，居官清儉，多善政，民感之。以閏甘亂母族，遠竄沒無所，有陳瑛疑有私匿，復用柴斌自惠州加梏拷歸饒，士民奧爭賂斌求寬，至饒而仲讓無居，無他族親，遂以非刑苦之，遣戍甘州。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所論奏皆國家機要，多被采納。建文時，數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初，翔與程濟並徵，翔爲名節，濟好術數，翔每以小道止濟勿爲，不聽。已而兵興，濟每勸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約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燕王素聞翔名，即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沒其產，業給高氏產者皆倍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塋

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瀦澤園。

鄒瑾、永豐人。洪武中皆宦弗擬。僉華王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人也。建文二年。爲大理寺右丞。燕兵既入。與其子樸、甥魏冕等俱死之。樸字爾賢。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諫沮其邪謀。王不聽。戳刑禁錮甚密。王逆謀發。大臣以樸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陞御史。尋陞秦府長史。聞父死難。憤激不食死。魏冕時爲御史。勁直有才名。燕兵至。徐增壽私謀開門迎納。冕與鄒瑾輩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增壽幾死。會視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誓不與此賊同生。聲聞禁中。而御史曾鳳韶等復力請。建文皇遂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所唾棄。奈何徒自壞也。遂自殺。陳瑛論追罪。籍其族。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請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燕兵南下。建白抗禦。多所指斥。又言於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果然。燕王即位。召責問。不屈。磔於市。籍三族。父四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皆卒於道。男徽仔。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奴。女阿宗。給武臣爲奴。弟余翰等坐戍邊。弟婦發軍中。女皆送浣衣局。

贊曰。胡三十姓。鄒四百人。甥、冕繼之。同罹苦辛。髦倪不恤。骸骨亦焚。哀猿泣雨。正氣干雲。壽哉賊瑛。長君逢君。

史官曰。蒼龍誠有骨。既召不即錄用。僅以一經歷終太祖朝。然建文亮節。在太祖時。卒不甚顯。知國初官人。以福不以才。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斬經易以草實。猿猶哭其墟里。哀哉。高翔怒燕及先墓。其慘更甚。知其於戎行必有大過人者。鄒瑾與其甥冕毆孽姦自裁。其有先見之智乎。繼之能發增壽之陰謀。使此姦一去。燕豈不瞭如管哉。若鄒樸郡奴。蓋不愧其父矣。

郭任、盧迥、戴德彝、宋徵、巨敬、韓永、盧振、黃彥清傳

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爲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欲以次及燕。任奏曰。天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誠以爲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此豈上策。且兵貴神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有坐困耳。燕王聞而惡之。及兵出。給餉不乏。燕兵入金川。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盧迥、一名珙。仙居人。性疏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目爲盧狂。即仕。頓折節謹愼。建文三年。陞戶部侍郎。燕兵至。不屈。縛就刑。長號而死。台郡立入忠祠祀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入編修。陞侍講。上諭以翰林兼職論思。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以唐陸贄、崔羣、李絳爲法。德彝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竟擢上。直聲震於朝。後改御史。益善於其職。建文中。改右拾遺。燕兵迫。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獻策防禦。燕王即位。召見。不屈死。族其家。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追索。嫂向乳見五臟。終無所承。德彝因有後。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宋徵、建文元年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卓敬先數奪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當治罪。燕王既立。得其章疏。責問不屈。死。籍族。

巨敬、平涼人。初爲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充史官。清慎有聲。後與陳迪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籍其族。

韓永、陝西西安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豐偉美髯。吐音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門不出。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逮。太宗欲官之。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爲。不屈而死之。時同遜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觀、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盧振、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兵部郎。燕兵起。與齊泰等謀畫戰守。殫力爲多。燕兵入金川。縛至。振厲聲數太宗罪。乃榜掠而死。籍其族。其時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

黃彥清、徽歙人。建文末爲國子博士。燕兵既入。以竹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文君。坐死。并逮從子祉貴與史金蘭等繫獄。放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後官知縣。又有黃清者。以都御史出巡撫。太宗詔拒不受。欲圖興復。下皆效命。顧兵力不足而死。

贊曰。當門之蘭。不得不殺。七尺可捐。此志不奪。郭、盧而下。事與趨同。清議匪私。千古英風。

史官曰。郭任先制燕。誠上策。觀燕之起甚難。若一舉而圖之。如振落耳。曠日持久。四字洞肌髓矣。迥長歌以終。死協金石。德彝以詞臣具骨鯁。宋徵以卑秩關國是。皆爲驚而獄麟也。敬抗直。永慷慨。人才中豈易得。盧振數罪。彥清私諡。皆磊落可欽。數百年而後。猶令人想見風采焉。

張昺、謝貴、葛誠、余逢辰、杜奇、湯宗、倪諒、彭二逸傳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乃出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使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燕。燕王皇恐謝。衆疑不測。昺、貴知燕必反。乃集兵部署防守王城。飛章奏聞。燕王稱疾不出。昺嘗問疾殿中。燕王擁爐。四圍火。猶寒顫。昺等以爲果然。長吏葛誠伺報昺。謂王無病。病僞也。昺且信且疑。顧兵備已嚴。睨王府在附郭中。不甚加意也。張玉、朱能請王起兵。燕王曰。非計擒昺、貴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燕王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付之。二人猶豫未進。燕王促而使者急趣之。二人謂燕王實窘。不得已聽朝廷命。遂入端禮門。伏發被縛。燕王時詐病扶杖。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昺初至北平。以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刺事燕府。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燕得爲備。昺死。僞署友直北平參議。渡江後。昺抄家。株逮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太宗曰。張昺之親。與賊同頑。直須鞫治。引出生燒之。疏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亡去。久之。太宗屢夢昺披髮爲厲。命焚其屍。面色如生。洪熙元年。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留一人。餘悉縱還。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

謝貴、洪武中。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宥之。降河南衞指揮僉事。建文元年。議削諸藩。時燕王稱病。朝廷名爲備邊。齊泰薦貴才。以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布政

使張昺俾通王府官屬。伺變練兵。先發後聞。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衞并屯田軍士布城內。圍王城外籬。又以木柵斷端禮諸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寨可也。貴等乘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王城守卒。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欲激燕以擒之有名。而王知其故。爲備甚嚴。不爲動。七月。有醉卒磨刀於市。鄰媼問故。張目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指揮張信。信入語王。乃召指揮張玉、朱能等。集護衞勇士八百人。議先擒貴、昺。王曰。彼防守如此。猝難動。須以計致之。事在張昺傳。乃匿壯士譚淵等擒昺、貴。王親臨詰斬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不出。稍稍散去。遂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往諭守者皆散。乃稱兵。

葛誠、不知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建文帝即位。燕王使誠奏事京師。觀朝廷所爲。上召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遂密有委託。使爲內應。誠許諾。遣燕復命。王覺其詞色有異。深疑之。王佯病。官司入問疾。皆稱危篤。獨誠知王僞。私告昺、貴。使勿信。宜爲備。又使人上變於朝。及昺、貴死。捽誠下殿斬之。後族其家。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伴讀。燕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涕泣以諫。不從。死之。

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勿二。語懇篤。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

鄒宗、贛州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書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瑛謫廣西。燕王入京即位日。乃召瑛還爲都御史。專治建文諸臣。多坐森滅。恨宗尤甚。捕至族死。株連頗多。

倪諒、燕山左護衞千戶。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誅死。太宗即位。收諒不屈死。籍其家。壯者戍邊。幼者面刺離間親王四字。發教樂局。

彭二、逸其名。以行稱。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驍勇善戰。有威名。聞昺、貴被害。二急上馬。挺槊大呼市中曰。燕府反。從我有賞。集千餘人攻端禮門。遇燕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衆亦散去。

贊曰。兆徵大橫。事殊顧成。昺、貴、誠。振正疑爲傾。徒偽賞勇。慘歸頻烹。倔倔不替。乃有奇、辰、宗、諒與二。庶幾成仁。

史官曰。昺、貴而下。或防燕。或諫燕。皆不能制燕之命。回燕之心。嗚呼。疏而愚矣。疏則僨。愚則忠。卽僨不嫌忠。予以爲諸人皆忠也。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若倪諒以燕千戶而不與謀。能上變告。尤足取焉。聞有何峯常者。不與燕謀。卒免於難。何賴是峯常爲。死見余、杜。面孔奚施。彭二事雖不成。蒼首禦燕魄矣。

龍鐔、石撰、程通傳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以國子生超授浙江按察使。有罪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燕兵起。朝廷徵兵於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燕王即位。械鐔下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圖報。非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石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爲晉府左長史。燕兵起。諸郡縣皆下。撰在太原力贊主將爲嚴守備。以抗燕。久之。燕王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字德正。性溫厚。與友張德良罹法。株連者衆。波及平。御史諭曰。誣於衆則汝免矣。平謝曰。家世儒業。非義不敢爲。不幸爲人所誣。而反又誣人。是欺天也。御史歎異之。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傑偕行。仲傑悍戾。盛暑閒憩樹下。仲傑屬守行裝。趨酒家飲。俄驟雨水大至。平自救不暇。仲傑還。責償于平。乃如數還之。至延安。仲傑依于梅百戶。明年。仲傑臥疾。以所有寄之。梅曰。待子至付之。旣卒。梅調守他郡。平爲理後事。或曰。彼待子如是。獨無憾耶。平曰。同里無依。我當自致。聞者歎服。後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行至汴。聞仲傑死。而囊資爲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紿其母曰。吾買地葬父矣。出所攜衣曰。此遺物也。越三年。平子實來省。遂命負其遺骨歸報朱氏子。令迎葬。德生觀不顧。平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乃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歸。績溪距休寧百里。豈可不一送。旣命孫通負至其家。實剛直尚義。兄純。洪武中以人材爲潮之程鄉知縣。有治蹟。其子泰將省父程鄉。稚不任行。實與俱。中道聞兄被逮。且豫作。偕行者誘泰反走。實怒曰。汝父坐事。正當赴救。歸何心耶。遂徒步至潮。冒瘴死。通其長子也。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徒步走廣。扶父柩還葬。廬墓三年。哀毀。至妻子不相識。時祖平老病延安。通上書乞骸骨。極懇切。太祖憐之。持其疏不下。私驛召平。旣至。乃召通對立玉階下。顧問平。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咽。不能仰視。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遣平還鄉。庚午。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貢士於廷。對稱旨。擢第一。授遼府紀善。辛未。從王國武臨清。祖喪歸。復廬墓三年。復任。太祖上賓。從王渡海南還。燕兵起。草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進左長史。明年。從王徙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國事皆咨焉。先是在遼。衞士紀綱者。山東臨生也。狡猾善詞。事通每召而管戒之。及太宗即位。綱得見。留爲錦衣指揮使、發通舊事。通逮京師。瘐死。家人發戍邊。籍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帖皮數張。黃者范方知府事。雅與通善。至是亦連坐。并籍其家。初遼王雅敬重。命圖其像。又錄世譜。親爲贊。後十年。與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並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讐家欲誣之官。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世譜。通厲志聖事。居常抑抑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莫能奪。故所立如此。詩文辭氣超越。有集百餘卷。悉毀於官。

贊曰。藩垣屏翰。事與晉、遼。惟三長史。乃心王朝。龍、石守□。通躓於強。移孝爲忠。維音曉曉。

史官曰。急國難者。不在受恩之淺深、官爵之崇卑。三長史皆聞曹亦梁園老耳。而慷慨發兵。嬰城固守。封事備禦。纔千言。何其謀遠而猷壯也。奚必常依日月之光。早備心膂之寄。而後烈烈扇世有古國士之風焉。

明書卷一百四

列傳二

忠節傳四

黃觀、（附金有聲、張同知.）黃鉞、陳性善（附黃彝、陳子方、彭與明、劉伯完.）傳

黃觀、字伯瀾.一字尙賓.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待制黃冔.冔死節.觀益砥礪.博通今古.有聲.性至孝.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第一.外艱服闋.仍入監.皆繪父母象.圖自隨.閱之輒泣.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稱旨.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上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命觀撰.成即書之.兼理軍職貼黃.及彙註銷諸司案牘.侍東宮講論.累遷尙寶卿.禮部侍郎.復姓.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侍中一員.位次尙書.命觀爲之.仍掌尙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燕兵起.索齊、黃急.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四年.燕兵已迫.密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燕王已即位.列文職奸臣罪狀.觀名第六.先是索寶不得.或言已付黃觀出起兵矣.於是索觀急.觀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

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旹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夫人紿以釵釧出市酒.復急攜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淸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遣使見迫.知不可爲.紿曰.入賀新朝.請習儀.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急鉤挽之.僅得珠絲棕網以獻.太宗命束芻戴觀帽而刳於市.年三十九.逮姻黨百餘人繫獄.仁宗初.放還.友人柯暹爲之傳.是後淸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皆識爲觀也.駭歎立祠.景泰中.邑人進士孫仁使遼.於老卒朱銳處得其文集.銳故諸生.從觀遊.以累戍.觀故宅在學宮西偏.貴池令顧守愚即其所立祠.而南京祠亦益拓.有金有聲爲刑部侍郎.與觀及張顯宗等徵兵浙江.至南昌.將入援.爲所部百戶劉恩縛送京.死之.又有松江同知周繼瑜.聞觀奉勤王詔.乃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痛詆燕王.乘恩逆義.太宗即位.械至京.磔於市.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贊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不敢近.久之.土人瘞於橋側.萬曆中.青陽施益臣爲封樹立墓.夫人投水時.嘔血於通濟橋石中.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影.衆戒勿踐.有僧舁致菴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黃公妻翁也.僧因沃以淸水.悲愴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髣髴鬒鬒.人咸異之.戶侍郎徐良彥移置祠中.題曰.翁夫人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熙刻銘於上曰.湯湯淮流.炳炳潔石.愛滯貞魂.乃昭靈跡.金光隱見.玉顏映觀.冤並飛青.怪疑藏碧.昭哉侍中.有赫烈媛.命際蛇窮.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睡現.年歲可遷.精英不變.儼然法相.恍同梵侶.鬱影沈雲.幽香陰雨.蓬鬢慘容.嚴凝悴宇.儼固留痕.明月印礎.鸞鏡修容.與義峩淺淒.孝義聖母.媵嬪賀覽.飭我巾幗.嗟彼蛾眉.貞砥不毀.千載傳彝.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少明敏好學.貧無藏書.日從書肆流覽.倚徙終日不歸.主者憐其少.多與觀.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而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好學.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兒何爲自速不聽.不能止.則潛走友人借書.道中披覽.比至輒盡.每以無餘爲恨.楊滋者.元末隱士也.學古行高.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於無人處竊吟哦不休.異問之曰.豎子好學如此.日能讀幾何.答曰.兒不省事.得觀古人爲樂.苦貧不能多得也.滋曰.我多先人遺書.去此不遠.子能從吾遊乎.可以遂子樂.鉞喜.再拜.即從滋至其舍.與數冊去.輒即來易.滋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誦如流.滋大喜曰.吾架書且萬卷.寶惜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翮同起處.三年.盡其書.郡縣聞之.辟鉞賢良.并及翮.滋恚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獨攜一子避遠郊.冀此餘生.難以子好學.乃用相餌.奈何不自晦.卒爲人知.累我翮.翮死矣.鉞徐曰.翁毋悲.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翮結束如農夫.誡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因與詣尹曰.鉞與翮同居數載.知甚深.翮才能無所長.而翮父老病.不可行.即行.恐不足應詔旨.君且得罪.時翮訥訥.故作不解.尹心知其詐也.乃罷翮.獨上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往弔.屏左右.密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也.君吳人.又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指揮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

精之。晚矣。孝孺是之。因附書致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自誓必死。鉞守父殯在陂上。築廬居。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者。鉞鄰乃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叉泥淖。御史徒步抵舍。鉞從稻中對語。移日。家人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牲禮客者。卒以菜粥對食而別。燕兵至江上。善奉詔總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登舟坐。指畫慷慨曰。明知無益。義不可諉也。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燕王既即位。購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千戶性桃謐。因得親近。縛善送獄。鉞聞。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或傳善款服。已得宥歸。瞪目曰。豈有從逆姚蘇州哉。且少俟之。善事定。吾乃引決。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七月十一日。報善死。鉞起祭琴川橋。西向再拜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烈矣。吾何忍背義獨生。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捕善黨急。縱橫鄰邑中。且訐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竄。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貌如生。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蹤滿。夢落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附野老淚滂沱。葬虞山北麓。邵圭潔爲立石。

陳性善、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上第。臚唱過御前。太祖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節工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與焉。諸人憚天威嚴重。多戰汗不成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上嘉悅。賜飲饌。時誅譴叵測。性善留中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既出。乃大驚。拜禮部左侍郎。薦起薛正言、韓宜可於戍籍。皇太孫在東宮。久熟性善名。即位。一日退朝。獨留賜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使書以進。性善益感知遇。盡所欲言。上面允行。而中多止。一日請對曰。陛下不以臣迂。猥承顧問。臣既備塵聖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上爲動容。未幾。燕兵南下。改副都御史。監平安軍。戰靈璧。遂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賓等十餘人皆被執。燕王旋縱之歸。性善曰。辱命罪也。而又活於燕。何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河死。後徙邊。洪熙初赦還。時餘姚黃璵、陳子方與性善同死節。與明、萬安人。建文時以大理丞贊諸將有風裁。伯完精占候。多奇中。預知靈璧之敗。後被釋。不知所之。

贊曰。矯矯伯淵。忠壯之烈。赴江投淮。一家若安。叔揚就義。從容爲難。復初抱憤。去不復返。怒濤若立。悲咽淵漠。吁嗟汨羅。萬世斯丹。

史官曰。嗚呼。從容就義。古今所難。若其懷翩翩之情。昧舍生之概。避經濟之小節。忘見義之大勇。即桃榮顯勢。君子醜之。黃鉞獨發勤王。名居第六。如斯壯。可不謂烈焉。黃鉞舉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殉命。寤自沈不赦以違禍。不紓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琴川俎豆。信不愧友。偉矣哉。性善縱不偷生。情非畏罪。均無傷勇之譏。咸樹成仁之軌。其垂名徽潔。與河流俱永矣。

王良、程本立、曾鳳韶、龔泰傳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二十六年。任僉都御史。轉遷刑部右侍郎。建文初。轉左辛巳。坐末減燕軍校罪。出爲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步武。非人也。金川之變。慟哭誓殉國。太宗以前事頗銜之。特召將大用。使者至。良執下獄。詰旦且縛。氣以殉道中。忽衆鼓譟奪去。良還坐堂上。抱其印及其餘九印。悉縢盛於篋。攜歸謂妻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備妻厲聲曰。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從容俛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廁。投池水死。良往覓子。前匍池旁。屍浮起矣。殯殮畢。積薪閉戶。戒其家人毋得出。命妾抱其子往僚友某僉事。延其祀。遂舉火以印投之。身赴火死。事聞。太宗曰。死自其分。乃毀吾先皇印。詔徙其家於邊。既而風雨晦冥。人恆見其神出沒。後至者不敢居。正德中按察使梁材始卽司門內水鑑亭爲祠祀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徙杭。再徙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暴掠。爲陳利害。成悟。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本立少有大志。從邑人鮑恂、貝瓊游。讀書不務章句。海鹽沈壽康時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勉之曰。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子質厚年富。當務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乃從金華朱克修。得考亭之傳。復往學于白雲許先生。國初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從故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讒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攜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會施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之。會咸悅附。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本立深憫民夷之患。矢心盡瘁。創爲賑濟安撫之策。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民夷稍安。三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徵翰林。充纂修官。預修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作御史箴。尋卽眞。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淸御史。建文三年。坐失陪祀。鐫俸。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行。燕兵入京。痛哭自經死。燕王卽位。追奪官。籍其家。無遺貲。所著有巽隱集十卷。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中。爲御史。會諸藩王入覲。馳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大書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敍叔姪之情。由是道不拜大不敬。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燕兵逼。朝議遣書燕論罷兵。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姚廣孝言於燕王。勿納。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縫之。亦不報。建文皇帝出亡。鳳韶請從。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麾之去。鳳韶泣曰。臣願以死報陛下。太宗卽位。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嗣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古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斂。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少聰敏。日記數千言。洪武十九年。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薦力搜剔。獄淸弊絕。吏部策試第一。除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燕兵逼。命泰巡城。泰與妻傳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撫幼稚歸。否則無辱也。妻諾。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燕兵所執。見燕王於金川

鬥不屈。王以非奸黨不殺。因曰。主辱臣死。況已亡耶。乃獨身投城死。妻負骸歸。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

贊曰。智岳雖愧。裨褋以血自勵。有備去家。則決。懷懷忠忱。四人一轍。

史官曰。王良斬使不遂。縛而過市。遂斬衣焚。火其身不火其名。赫炎哉。程本立撫夷有方。奪職甌池而猶徇國。可謂無怨矣。甘霖詔在。聲動殿陛。且歷御寵召。其孰能之。龔泰巡城。死於城。與雉堞俱崇也。若四人者。蓋不徒臨難勿苟。而平時之略。有足嘉焉。

王叔英、王艮、陳忠、廖昇、周是修傳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孤。從母嫁陳氏。因姓。久而後復。負至性。往往聞孝子友弟。卽爲之感激流涕。好獎進士類。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歷漢陽知縣。有禱雨文三首。約四日不雨。誠一食。五日減二。六日絕食。以俟神之顯戮。其誠如此。隨禱隨止。皆應其請。遠近異之。建文初。孝孺被召。詒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於高帝。能用其才者。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平、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量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施行。又曰。太祖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識者知其有經濟遠略。上深嘉之。與孝孺日見信重。燕兵渡淮。上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皇帝遜。燕王卽位。慟哭。會齊泰出奔。相値。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止移書於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之麓。命治棺。書絕命詞。藏裾間。沐浴冠帶。自經玄妙觀柏樹。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年三十七。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斂之。葬於城西五里橫山。時方治姦黨。妻金已自經死。二女赴井死。弟原默。變姓名匿京師商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受戮。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爲文以祭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岱山長川。祠山之麓。旣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士奇微時館漢陽村落中。叔英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入視。士奇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稱賞。亟召其面曰。此公輔器也。邀見以文字相推

重。偉庭爲訓導。復贊陛選理。有幼子名期。謫戍大同。士奇以百金與同鄉涿州同知張璵、治中孟穀。訪得教諭甚篤。卒無成。士奇曰。奈何。抱持痛哭。復與金遺之。遂不知所終。後祀學宮。成化中。知州莆田周瑛修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懷忠祠。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巖巖山。叔英自號靜學。卽以名集。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已定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居首。靖後名廣。靖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等語。見擢。艮次之。又次同邑李貫。並授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設文史館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秘閣書目。預修太祖實錄。纂集類要。及時政記。屢上書言時務。飭身正色。不可褻玩。聞燕兵起。常憂嘆不食。目就羸憊。金川門變。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闔門痛哭。告其母曰。兒且死。有弟三人足侍養。母許勿念兒。亦訣妻子。遂自鴆死。燕王卽位前一日也。文章雄偉。常曰。悖於理而工於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調高古。一以理爲主。字猶精楷。皆稱其爲人。子修。後鄉試亦第一。靖、貫皆事太宗。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非軍馬錢糧諸涉於犯者。悉令焚之。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以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貫大慙。久之。貫遷中允。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

陳忠。字思中。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燕兵入金川。忠不屈。死之。

廖昇。襄陽人。以舉行知名。進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由左府斷事。上知其賢。超擢太常少卿。建文初。留翰林修太祖實錄。爲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審南北用兵事。語多直闢茹常等。自龍潭敗還。謂割地不許。燕兵逼金川。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徇義諸臣。昇死最先。都御史陳瑛奏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特宥昇家。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薦明經。爲霍邱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曰。勸人爲善。子弟孝弟力田。上嘉。擢周府奉祠正。先是有異人送藥。上皆之。卅古云。當得善人。至是符夢。賜書褒美。在周府。每應教賦詩。援筆立就。王甚重之。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尋得侍皇太孫。大承恩眷。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中官屬於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皇帝弟也。上聞其母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胡樵賢。復書樵諸二字賜之。一日帝檢古樂府作思美人賦。以賜王。未就國。留翰林。預纂修。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下集議。用事者怒。共摧折之。旣不爲動。燕兵將入金川。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銘其衣帶。略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學。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豈非天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因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有九。其帶至今子孫寶之。祭必以陳。太宗卽位。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聶同文因迎燕王。天熱徒步急。暍死途中。先是。是修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國難。燕兵入。廣方囑家人飼豕頗。餘悉負約。後是修子轅請士奇作傳。士奇謂轅曰。當時我亦同死。今誰為若翁傳者。聞者以為笑。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恒直。寄懷沖澹。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每旦伸紙溜惡。自述所懷。文先理致。若不構思。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醇類纂、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生死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不負其志。蓋燕兵渡江。翰林諸臣先死者。惟是修。繼有文名。萬歷中。御史饒位即其經閣旁立祠祀之。

贊曰。節義二字。禹、光不識。所讀何書。古今大惑。二王諸人。名蜚翰苑。節義文章。忠亦其匹。彼餵豬者。千古作色。

史官曰。王叔英等英才卓犖。飛聲翰苑。既無軍旅之嫌。復不參帷幄之寄。儘可效志鴻冥。避嵩竄鼠。乃皆從容就義。不負所學。嗚呼。與見執而不得不靖者。蓋有間矣。蓋有所慕與有所激。又未免二時哉。王叔英、通達時變。王艮名理暢徹。陳忠雖乏表見。而義存。周是修自靖聖城。蓋優入聖域者矣。不然。即為楊、解、胡、黃、金、李、奚難。

高巍、劉璟傳

高巍、字不危。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督府試左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因它事坐罪不測。以議賢議戍貴州關索嶺。仍許其諸子代役。建文皇帝即位。放歸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略曰。太祖有文王紀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星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之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遂犯朝制。無所顧忌。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眞哉。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勿為晁錯削奪之謀。當行主父偃推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封於秦、晉、燕、蜀。其餘岷、遼、谷、代、寧、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實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宜父男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焉。上深奇之。會燕兵已起。命從李景隆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說禍福。明親親之宜以折之。遂逕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昔魯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輒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君。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衡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使衆。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故求盡一言。即頸血汙地。所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檻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比隆。而慮不及此。乃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濞似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有奸雄。鳩集無賴。因時乘釁。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如。儻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死孝死忠。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遏燕兵。飛書報捷。巍與鉉燕天心水面亭。作賦志喜。有日。至濟南而被圍。思張惠之忠堅。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襄勷。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儀。大叅宋公之周旋。撫陣張都統之能勇。給餉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賓奉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縊死驛舍。後弟宜謫戍南海衛。

贊曰。指大於臂。古今所疑。推恩散權。偃賓實奇。巍言若行。可以杜危。惜讒徙喻。事與其移。死忠死孝。志願可悲。

劉璟、字仲璟。基之子也。弱冠通諸經傳。喜談兵。究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基嘗以二子見太祖。太祖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父殁不仕。鳳陽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太祖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宜璉為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俾以糾正時諸司。每事執法以鯁直聞。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當殿陛殿。上曰。可謂不負此使。因命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會谷王封宣府。詢侍臣擇可為輔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且曰。王年少。凡事執正。谷在宣邊。兵機尤不可忽。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燕王與璟奕。璟勝。王怫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燕兵起。璟隨谷王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九年。數諫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蹶。璟力破冰。跳躍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跣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涿州。遇璟。翼上馬南奔。知景隆決誤國。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輿疾赴闕。進閱見錄

千萬官又不聽。辭歸。燕王既即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趙朝。否有重罰。瑛稱疾堅臥不起。陳瑛論瑛逃叛。逮至京。臨行。宗族以魏徵事勸瑛。瑛曰。吾志決矣。入見。伏紳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詔下獄。縊殺。自經死。法官欲坐其家。上以某故不許。得歸葬。嘉靖中。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某祠。

贊曰。矯矯仲瑛。英偉剛直。父志持運。子目行是。一奕不苟。而況生死。勇過孟賁。一字正史。遠天信心。懍然不絕。

史官曰。高魏之事。其用近晁錯。錯議削其所守。而魏乃分其所疎。所謂施行有漸也。處士上書大義炳煜。周公不恤流言。九設何歉矣。協守濟南。燕不得志。誠如宋參軍之謀。疾走北平。天下事未可知也。卒使賦詩不足退敵。悲哉。劉璟風烈適拔以要變讖。蜀再上書皆不用。其志行不亦悲乎。然太宗終不能逃一篡字。千古定評。又何譏焉。

張安國、劉原弼、何申、方法、王省、陳思賢、張倫、儲福（附妻范）傳

張安國。浙定海人。建文中。爲工部郎。燕兵逼京師。安國與妻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予職非司馬。既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盡臣以事人。奈何。遂相與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言燕王即位。安國大慟。於崖上致祭。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讐主之世。恥莫大焉。遂登舟鑿其底而共沈。崖人哀之。爲立石誌。

劉原弼。字良輔。扶溝人。洪武中以貲任刑部主事。燕兵入。原弼率家人巷戰。遇害死。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爲人葬之。六世孫自強。萬曆初任至刑部尚書。自有傳。

何申。嘉興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聞太宗即位。慟哭嘔血死。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少孤。母程氏教之。奉訓勵志以儒術顯。魁梧奇傑。朝廷利害。輒昔激慨。欲以身任。建文己卯。方孝孺典應天試。庚辰授四川都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太宗既立。諸藩入賀。有表當署名。法獨投筆奮袂出曰。諸君安在。此名節所關。死矣。庶可見方先生。尋詔逮登舟。謂家人曰。及安慶告我。既至。望拜先墓。慨然曰。得與我先人鄉。可矣。拜訖。踴沈於江。求屍不獲。妻鄭收其爪甲於巾笥瘞之。鄭守節幾四十年。卒遂命以伯通之髮爪納棺中瘞而葬。其後裔如大美、大鎮、大任、大鉉、孔炤、拱乾等。多顯官。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獨乞歸養。薦以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燕兵至。爲前哨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衆諸生。曾曰。若等知此堂何爲稱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皆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邑人周嵐岐。爲即墨主簿。聞北兵至濟陽。女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績。成化中爲鄧州通判。亦抗節死於賊。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誼爲諸生。隨材教誨。多所成就。太宗即位。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俱死之。嘉靖中。提學使邵銳立祠祀之。六生侍側焉。

張倫。河北人。爲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嘆曰。恨不身親爲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兵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歸。詰明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燕兵南。倫率殘兵據崇守。太宗即位。招倫降。倫笑曰。倫將自賣爲丁公乎。伏劍死。

儲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末。幫舟師。妻范逃去。太宗即位。詔何戍卒入位。福福曲辯衛。復幫舟。妻以行舟中。日夜號泣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竟不食死。母妻爲營地葬之。妻少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不忍傷姑意。則走山谷中長號而返。有貴官微其姿。聘之。范執刀誓曰。吾持此以待貴官。聞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邊浣衣。見其旁有草若絲繭。因取織席賣。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爲塚於墓旁。年八十餘卒。淵旁草遂不生。土人異之。即其處葬爲范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贊曰。江湖可隱。乃不忘君。巷戰遇害。舟撞迎奔。申法衣。抗節致身。卓哉賢省。教先明倫。賦章附注。實惟成仁。炳玆史冊。餘芬風人。

史官曰。張安國身既隱矣。又何以死。其有遯不食之意乎。都曹聞冷巴蜀萬里。此非計勢無之不能苟活者。而必以身殉。誠明於義也。儒官之秩卑矣。王省身任綱常。陳思賢從容盡道。且能使諸生就死不悔。孰意海邦荒僻。乃有若人。張倫武弁。儲福賤卒。志能殉君。其妻亦終盡節孝。忠義之在人心。豈限愚夫婦哉。南京故老言。建文中。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處士中。輒拂之而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茂。向義者多。聞燕兵入城。百官遁者百餘人。惜其名不傳。蓋名節之漸深矣。

姚善（附王賓、韓奕）、陳彥回（附黃希范）、張彥方傳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質。學識高遠。自題其讀書處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薦。爲祁門丞。同知慶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逸式。繩以重法。誥惡者吏持短長。恐喝起難。治者網睫收韁。諸吾人情。數延郡賢。詢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由是衆皆易嚮。韓稱大治。高隱王賓。字仲光。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舍車徒步。叩門自稱太守姚善。賓乃開門延語。盡歡。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遜遁。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奕潛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錢芹。字繼忠。少好奇節。自守甚高。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出絕漠。解職家居。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訓士。一日。邀茱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更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月朔會學宮。當如期致迎。芹上坐。肅應禮。芹曰。此經生業。今事有急於

此者方黃公料理耳.善竦然跪請教.芹出一冊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異之.時燕兵已南下.善密結傍郡起兵赴難.薦芹爲行軍斷事.芹詣京師.獻防禦.時朝廷用議破七國策.貶齊黃以緩燕.善言於朝.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孰有過黃太卿者.反置散地以快敵.今事已狼狽.盍急召之.乃召齊子澄.澄遂而善奉詔.遣督蘇松常鎮嘉五郡兵勤王.未及戰.燕王已即位.索子澄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太宗.詰善曰.若欲以一郡乃敢舉兵抗我耶.善曰.燕亦不過一郡耳.辭多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祠戍.幼子繼兒坐配保兒智匠.正德中.巡撫秦金爲之鄉賢祠.王賓未冠父歿.終身不冠.夙善姚廣孝.後廣孝擂葬歸吳.謁賓.賓閉戶不見.已徙步往.乃納之.陷未卒.遺哲老臨而仆.口日俱欲.廣孝後復往.不見.從門隙窺見.呼曰.仲光仲光.賓作吳音曰.和尚差哉.有光庵集行世.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爲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隨戍雲南.弟彥困.戍遼東.大父及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去.顧貧不能歸.閩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往依之.更姓名曰黃禮.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定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者四十日.太祖器之.陞平江知縣.上崩.彥回願入臨.廷臣薦其文學廉幹.擢知徽州府.至徽.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奏以循良受上賞.是冬.祖母卒.會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因請復故姓.詔許之.釋前罪不問.除彥困戍籍.又乞賞服.不許.許襄事畢即還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徽郡北山之陽.彥回召徽人泣諭曰.吾故莆田前罪人也.向所蒙恥而受職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歿.固宜自請死.上矜宥之.恩大何以報.日走墓下哭甚哀.方回視事.徽人名爲太守山.先是恆以亡命冒宗爲愧.悒悒不自安.因號曰訥齋.屢欲陳首.輒自辭曰.祖母年高.即蹉跌奈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燕兵至江上.奉詔糾義勇勤王.適彥困至自遼東.邂逅旅邸.郡士往賀.彥回泣曰.此身蒙朝廷再造恩.今骨肉重聚.予固有以處之矣.當遣吾弟歸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予身許國.他不卹也.乃書移本二大字以遺弟.俾其歸以孝弟力田修身克家爲務.未幾.太宗即位.彥回猶糾衆奮力入援.爲新安卒冥與縛至京.不屈死之.年四十七.籍其家.彥回既去代守徽郡者黃希范.政令嚴明.士民信服.修武備待戰.聞變.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議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還卒捕去.論死.籍其家.而彥困逃去.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江西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率族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北來游兵.執至樂平.梟首縣廨譙樓下.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贊曰.勤王之旅.寥寥罕觀.五郡方糾.中台已渙.彥回投袂.慷慨決策.彥方纓冠.毅然植髮.偉哉丈夫.豁揚如戟.相視青蠅.附風時易.

史官曰.夫封疆之臣.則死封疆.死其所也.不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乎.若姚

善諸人.竭力以抗.不濟則以死繼之.斷不忍須臾之苟活.受萬代之詬.爲縣貢父所編奚.成以王琎.魏微事爲解夫琎.微受命爲青宮謀僚.其不可與委質任事者同日而論.明矣.人臣之義.當以王艮爲正.若姚善盡懷下士.更爲人不可及.

明書卷一百五

列傳二

忠節傳五

顏瓌（附子有爲 子情黃霖）向朴、鄭恕、鄭華傳

顏瓌.字伯瑋.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辭.建文元年.徵賢良.擢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瓌布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年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築七堡.爲防禦計.尋調三千金山東軍.所存皆羸弱不任戰.四年正月.燕兵來攻.急呼弟珏.子有爲曰.兵勢如此.孤城無援.瓌與城俱殺也.歸語大人.無過傷.且爲我善養.得全者爲幸.瓌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夫因題詩縣院壁.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瓌具冠帶升堂.望南再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半道還.自刎父傍以從.俄而諸軍至.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珏脫走.濟.事踰月.還沛.詢邑人.知父子屍已爲縣丞胡先理瘞.乃至徐告同郡徐守旻.旻璧有行誼.能文.弁以爲瓌傳.言其孝友敦內行.嘗與同官運德州.通粟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以其膽志深惜之.後秋士奇

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爺太師。欲酹邱墳何處是。離離荒草淚空垂。瓌、顏與鄉後也。正統初。御史彭勖起墳祠祀。

廣子濟者。在沛有善政。民愛之。伯琛令其調兵食。司一切邏察事。子濟矢力不懈。燕兵執子濟。欲殺之。將兵者欲活子濟。子濟曰。吾誓不令顏父子獨死。願相從地下。乃及難。黃謙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城下。伯琛禮遇之。殫效盡職。燕兵執之。使至徐招降。謙曰。不能招我降之。能令我招降人耶。死之。

向朴、字遜博。慈谿人。宋向敏中嫡裔也。父蓀。宗慈湖之學。世稱爲樂齋先生。朴幼精究其旨。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才應詔。陛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也。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攜妻子。兵燹之餘。闢荊榛。教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燕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乃集民兵。激以忠義。與燕將譚淵迎戰。力不敵被執。慷慨死。獻民哀之。拾遺骸葬道左。已而陳瑛亦獻人。其追戮死事諸臣最酷。有楊姓父子。懼瑛知其葬處。攜夜負骨潛更葬邑北十里。微聞之。永樂初。中書王尹實北上。夜夢朴服血汚葛衣。其貌往來。起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渚川令韓彥復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於寶峰菴佛座。三人皆義士也。二子道清、道徵。道清被徵。稱瘡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柏悲號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奉詔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氏父子腏食焉。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尚書。工詩。好古博聞。蕭然斗室。與生徒數十人。日講論經義。高標勁節。一時傾嚮之。聘爲昌國縣訓導。轉知蕭縣。大得民心。建文四年。上平燕疏。不用。燕將王聰來攻。力竭城破。不屈死之。徙籍其家。妻彭、妾夏蓮及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從子溫、汲。謫北平種田。祀台八忠祠。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稱旨。太祖亟稱之。建文元年。詿誤東平州吏目。燕兵起。與其妻蕭訣。蕭亦以義相勉。以家託友人無錫丞趙英進。薊遼州。州長貳以下盡棄城走。華獨率民吏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燕將未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乃力疾戰。不屈死。年甫三十。祀台州八忠祠。

贊曰。獻、鄭、河上。沛、蕭、淮甸。兵衝地要。螳臂奚堪。朴、華殉死。瓌、恕甘殲。闔城殉義。乃有□濂。一時烈禍。千古奇男。

史官氏曰。剖符列宿。吏勵星躔。微論下僚。能扶綱紀。斯固守土之英。忠良之選也。瓌之於沛。朴之於獻。恕之於蕭。百里符重。如是哉。子濟與謙。何其感義而興起乎。鄭華以吏目獨以守城自予。顧其所許大也。以視迎麾投獻者。其相去不啻天壤矣哉。

侯泰、葉福、陳植、樊士信、王彬（附鄧崇剛）傳

侯泰、字順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燕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餉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經營苦心。晝夜不寐。京師失守。泰至高郵。與其隸上高人

茅卯仔同執不屈。與其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時有徐尚書者。坐罪建文又繼之去。誅死。一女爲樂。樂官陳儀儀能執義不令汗玷。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民。

葉福、字叔時。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燕兵起。福守金川門。勢危。自期盡節。遣家人歸報其母曰。福爲王臣。不得爲孝子矣。戒勖之曰。所欲有甚於生。吾人不當爾耶。爲內叛者殺於門。祀閩三忠祠。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爲吏部主事。建文中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慷慨誓師。有督將僉某謀降燕。植責以大義甚厲。督將懼。殺之。出迎降。自陳邀賞。太宗立誅之。使人斂葬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樊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燕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死。後追族。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御史巡按江淮。燕兵日南。彬方在揚州。括餉糧。備樓櫓。飭器械。鋭意守禦。指揮鄧崇剛沈鷙善謀。彬使贊其軍。因相與躬履艱危。激示忠信。日夜巡城。率勵將士。七日不解甲。燕兵抵之。揚州衞指揮王禮謀以城降。彬知之。執禮及其黨下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恆以自隨。燕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弟崙及其黨欲應之。憚力士莫敢睨。乃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彬適解甲浴。崙等與千戶徐政突入。縛彬幷剛。縋城送燕。破獄出禮等與俱降。燕將欲降彬。彬不屈死。剛亦死。府衞官皆降。江都知縣張本率父老降。即以本知揚州府。後歷官兵部尚書。

贊曰。乘城捍圉。惟力是視。天欲廢之。金湯曷恃。隸也同死。弁也倒戈。豈圖邀賞。被戮則那。

史官氏曰。侯泰等或任守土。或司防禦。皆能矢志不回。與職俱盡。雖勳績無成。而風烈有餘也。如張本即終踏義顯。遺唾萬世矣。彼區區武弁又何誅焉。

馬宣（附曾濬）、宋忠（附余瑱孫泰彭聚）、楊松、潘忠、朱鑑、瞿能（附小馬王）、鄧戩、陳鵬、莊得（附楚智皂旗張）、楊本、宋瑄（附徐凱崔聚周洪元）傳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燕王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度不能勝。東走薊州。悉發守兵。西逆戰不利。復還。張玉等來攻。與鎭撫曾濬共閉城堅守。燕王遣人反覆諭之。兩人終不聽。燕兵力攻。宣出戰被執。罵不絕口死。建文帝褒卹其家。曾濬繞城大罵。亦力戰死之。

宋忠、錦衣衞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末。有爲百戶論死非其罪。忠疏救。御史劾忠。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幷宥百戶戍邊。尋以疑挦忠作威福。遂名與調鳳陽中衞。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防燕。名備虜。敕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兵護衞壯士從忠。節制護衞胡騎指揮關童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衞。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掎角。約北平諸鎭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燕王既殺昺等。稱兵。忠率兵三萬詣居庸而守。將僉謂爲燕所敗。退保懷來。燕兵奪居庸。忠不及救。燕王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須乘其未至擊之。衆皆謂衆寡不敵。宜固守。王曰。用兵當以智勝。論力則我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且忠輕躁寡謀。先擊之必破。乃以精兵八千人。卷甲倍道

趙偵來獲誅。官忠勵諸將士云。公等家北平者。盡爲燕府誅滅。當努力復家讐。報國恩。衆奮。燕王聞之曰。知所以破忠矣。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衆遂翻。又見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故無恙。輒罵與忠欺我。倒戈走。忠率親兵倉卒渡河。戰大敗。被執不屈死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王笑曰。忠庸才。得之不足爲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爾曹戒之。燕使人紿余瑱曰。石頭城破矣。瑱曰。石頭城破。吾與此城共存亡。力盡被執。亦不屈死。時都指揮孫泰、彭聚並從宋忠戰懷來。泰先登。頗有斬獲。燕兵叢矢射泰。流血被甲。慷慨裹瘡。與聚皆力戰。奮呼陷陣。皆死之。時諸將燕俘者。多不肯降。發憤死者十八九。多不可考。

楊松、潘忠俱都指揮使。耿炳文帥兵三十萬駐眞定。遣松爲先鋒。都督徐凱壁十萬於河間。潘忠屯鄚州。松帥驍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犄角。燕兵乘中秋不爲備。圍雄城。忠兵來至。松乘城守禦。黎明。城破。松率麾下南走。燕王度忠在鄚。必引衆來援。遂伏兵月漾橋。忠果至。伏兵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之。生擒忠。並追獲松。二人皆不屈死。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太甯。勇冠諸將。將皆畏避之。燕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文皇帝加卹典。

瞿能、字世賢。合肥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藍玉擊西番有功。又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改副藍玉。能破賊雙狼寨。建文初。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通帥精騎千餘人殺入彰儀門。景隆忌之。以大軍未至止之。於是北平連夜汲水沃城。天寒冰凝而滑。明日。南軍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兵迎戰。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多。燕兵遂卻。日已暝。各收軍還營。燕王曰。彼軍雖衆。明當破之。及朝復戰。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南軍飛矢如注。馬三被創而三易之。射矢亦盡。幾爲能所及。王佯招後兵疑之。脫去。稍卻。能復引衆躡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俞通淵、滕聚復引衆來會。會旋風起。王見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能父子皆死於陣。通淵、聚亦皆死。有小將王者。失其名。官指揮。臨淮人。嘗乘一小馬。故名。白溝之敗。脫冑付其左右曰。吾爲國以此歸報家人。立馬豎槍而死。不異生時。

鄭觀、陳鵬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眞定。燕王曰。若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倘來求戰。下策也。當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人荷擔胥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出兵與燕兵遇於藁城。突入奮擊。矢集燕王所建旗如蝟毛。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兵順風乘之。傑軍大潰。與鵬俱被擒。死之。

莊得、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從盛庸戰夾河。德力戰。斬燕將譚淵。明日方戰。勝負未分。忽逆風起。塵埃漲天。咫尺莫辨。燕兵乘風大呼縱擊。乃大敗。時有楚智爲都指揮。嘗從馮勝、藍玉出塞有功。軍中稱驍將。力戰死之。張某者。亦都指揮。充偏裨。力挽千斤。每戰輒搴皂旗先登。屢有俘馘。人皆呼爲皂旗張。亦力戰死。手猶執皂旗不仆。人以

爲異。

楊本、中牟人。火色雄幹。頦無鬚。初爲太學生。精法術。建文初。徵才略之士。本起應聘。曰惜事不成。奈何既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而一軍皆不見。王及左右並駭問故。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禦。本常持一鐵杵。重三十斤。臨陣馳突。燕兵披靡不敢前。屢破之。其陰忌本功不上。已而本約日出戰。請諸軍爲後繼。其陰沮諸將曰。今日譬如一園瓜。我輩種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誅。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某字與耿炳文征討北平。喪軍士二十萬。皇上憫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還。業已洞燭其情。曹國公李景隆自進兵以來。喪失軍馬無限。皇上寬閒。乃歸罪麾下。此實總兵之罪。而邪說得行。支吾廢法。將何以勝。乞假臣柄。用實能官員召募驍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驅燕師。以成戡定。庶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疏入。未報。本率孤軍獨出力戰。燕衆共扼之。被擒。

宋瑄、鄭國公晟之長子。洪武中。爲參隨舍人。立功。遷指揮僉事。建文初。陞指揮使。數從諸將禦燕有功。靈壁之戰。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督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之。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其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宜嗣。上惡瑄。以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時有王資以指揮守淮北。有膂力。善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糧車穀粒委棄狼籍。不能獨完。燕兵執之。詭得脫。走鳳陽。從知府徐某防禦。然事不可爲。後爲人縛獻死之。又軍前效力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孝義縣丞衡健讀儒書。達吏事。膂捷過人。與讓應募。齎書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遂並授衛鎮撫。尋皆戰歿。周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重。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對策。授鎮撫。於軍前占候氣中。每引兵防餉舟有功。被燕兵執。不屈死之。

贊曰。赳赳武夫。裹革是誓。鷙陣陷堅。洞肩決脅。有時不死。若得死所。大風驚沙。天意如此。熊羆同盡。邦家之瘁。貢父有誅。以愧竄鼠。

史官曰。觀諸力戰而死者。皆偏裨也。而大將徒建旗鼓。擁旄鉞。莫展一籌。莫效一烙。坐使燕山之馬。漸飲江波。藩國之旂。直指帝闕。嗚呼。誰之罪哉。諸武臣死綏數若此。足以見燕無倒戈之迎矣。自馬宣、宋忠等而外。滄州之戰。則有都督徐凱、程暹、陳暉、都指揮俞琪、趙諧、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獻。眞定之戰。都督甯忠、都指揮劉燧、宋榮。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滕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啟忠。渡淶水。則指揮賈榮。陷東平。則指揮詹璟。失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哈三帖木兒。如火耳灰。則降燕矣。其鬼里及淮河之戰。則丁良、米彬。靈壁之戰。則都指揮孫成、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嗟乎。燕事不成。豈不金書鐵券。廟祀榮世世者哉。

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傳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嘗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既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伏罪、遂下獄、已而燕兵果起、上異之、赦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敍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燕王過徐、見碑問故、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其後按碑族之、鮮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殺之祭、蓋禳之也、其神術如此、淮上敗聞、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屬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此小道耳、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矣、子盡孝、臣盡忠、從官盡職、戰陳盡勇、何事預知、既而有兵事、濟又耤翔學之、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死之、建文皇帝素知濟神、急召入問計、泣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耳、立爲帝祝髮、遂從之出、每遇險、以術脫、相從數十年、濟嘗病、帝親爲煮糜、有所往、必令濟筮、從隨帝至京師、人尚有識濟者、曰、此程編修也、自著從亡隨筆、其文繁蕪、載其略曰、燕兵入金川門、帝徘徊殿庭、欲自殺、召羣臣問計、羣臣多散亡、至者數人、濟請出亡、帝曰、敵兵四集、且朕病足不能行、柰何、濟曰、臣卜出南方可免難、時司禮少監王鉞以太祖遺篋爲請、帝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三、帝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各祝髮、分其牒、濟袖出黃冠自易、漸羣臣至者約三四十人、忘其姓名、願隨亡、帝令散之、以太子文奎付廖平先行、帝獨與濟及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王坐金川、燕兵在外、朝未入、詣河得小舟、良用易服鼓棹而行、抵南門、舍舟而徒、良用自赴水死、濟挾帝出城、晚走神樂觀、宿道士王昇家、時宮中火起、燕王不及追捕、是夜應能、希賢及金焦、吳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和、郭節、馮灌、王資、牛景先、劉仲、郭良、史仲彬、鄭洽、王之臣、黃直、內官周恕、何洲先後會、帝曰、以後以師弟稱、各訂約散去、適史仲彬有舟在通濟門橋下、師入舟、楊、葉、鄭、史、程五人從、時壬午六月十四日也、泝江由丹陽抵吳江、至仲彬家、仲彬稱師於水月觀、成學來會、已祝髮、即辭去、八月、縣丞鞏德至其地蹤跡、師同希賢、應能、濟至京口渡江、從六合走襄陽、入廖平家、平寘師於西山中、景先至、尋朝有捕索令、平舉家遁、師留景先山中、自與希賢、應能、濟入蜀、遇馮灌於途、灌皆食荒村、留三日而去、癸未正月、牧雲南永嘉寺、命濟訪廖平家事、六月、濟來、知梁良玉死、甲申正月、離雲南、三月、仍還襄陽、就景先於西山、五月、命景先入吳約仲彬、六月、師行、八月、至仲彬家、師一宿遂行、仲彬問故、師曰、昨道中遇一冠蓋者瞪目視、速去爲徼也、相與泣下、與濟先行、希賢、應能、景先、仲彬以次會於吳山、九月、遇焦、趙、灌、仲於天台山、尋過廖平於耶谿、冬、離台州、乙酉二月、西至重慶、結庵於善慶里、遂留居焉、夏六月、將如雲南、命濟筮、得乾之姤、曰、恐有偵者、已胡濙、鄭和果入雲南、遂止不往、冬十一月、黃直至、留三月去、丙戌三月、別菴行、夏四月、至沐晟家、旬日、有朝臣以使事過滇、見師去者、晟恐、請師遁、五月、希賢、應能結茆於白龍山、請師居之、丁亥三月、師病、七月、濟出乞食、出遇郭節、程亨、史仲彬來覲、八月、節、亨辭去、十二月、師祭死難諸臣、爲文哭之、戊子二月、仲彬來、夏六月、菴災、七月、葺菴、賴道者張靜成之、濟筮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不久將毀、冬十二月、成學、焦、黃直皆至、己丑正月、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成學、焦、直從、三月、復至善慶里、成學留、五月、復過襄陽、知廖平家徙蜀、庚寅三月、師還菴、辛卯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師至浪穹、賢、能復募建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盡而順、吉卦也、然龍戰之詞有凶、壬辰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師哭之過慟、病、並葬於菴東、師納弟子應慧、十一月、灌、直來、癸巳正月、辭去、五月、師南行至何、濟及慧從、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十月、鑄應明鐘、師爲銘、篆之、甲午秋、師學易數、冬、應慧死、納弟子辨空、乙未三月、師夢賢、能來、偈覺、設奠爲文祭之、夏、師出遊、路遇灌、直、留其主家數日、八月、師與濟至衡山、遍訪灌、已知滇師還滇、偶寄宿野寺、見廡下有二病者、即灌、直也、因留視之、灌、直相繼卒、葬寺東、師題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菴、立從亡死者之主於菴東、丙申冬、師自敍從亡傳、藏之山巖、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鶴慶山中、七月、成學弟子了空來、知成學已卒、冬十一月、胡濙、鄭和復至滇物色、師往衡山、作感慨詩曰、我行自東、自南自北、黑霧毒諸、燭龍沈色、我行自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可行、戊戌三月、返至黔、五月、命濟爲圖、己亥、師註楞嚴、法華經、著曰文和尚註、九月、命濟輯會遊諸詩、庚子七月、仲彬來、八月、辭歸、十月、師與濟遊蜀、登峨嵋、師有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之句、辛巳四月、復入蜀、七月、南行、入粵、遊海南、冬、還菴、師蓄髮爲道士、日號太元老莊、壬寅春、遣空智主鶴慶靜室、師別居漾泉、癸卯二月、師與濟遊楚、登章臺山、六月、至漢陽、登晴川閣、師有江波猶洶湧、林鳥欲翻愁之句、七月、留大別山、甲辰二月、東行、九月、遇仲彬於途、十月、至仲彬家、信宿、彬族人宏送至杭、十一月、師與濟至寧波、渡海、乙巳正月、至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十二月、命濟出岑、丙午正月、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六月、濟還、知資、焦皆卒、八月、祭諸人於菴、丁未二月、師移居鶴慶之靜室、命空智還主浪穹、四月、師復祝髮、八月、滇凝亂、師與濟入蜀、冬、宿永慶寺、師有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銷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之句、戊申春、聞仲彬獄死、遙祭之、秋、遊牛擔磯、師詩云、猶猿夜泣湍波急、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十月、至漢中、遇廖平弟子、乃知平已死、會稽文奎娶平妹三歲矣、己酉五月、還浪穹、菴已焚、六月、至鶴慶山中、九月、師復蓄髮、庚戌四月、師欲廣其菴、濟、空出募、七月、成、師顏之曰潛志軒、辛亥二月、師遊秦、濟從、四月、至延安、七月、入蜀、九月、抵夔、絕糧、幸有二道人給之得度、壬子正月、入楚、至公安、宿野寺、二道士初不識其貌矣、既去、乃知爲郭良、梁中節、五月、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八月、舟下九江、九月、復至吳山、十一月、至天台、留赤城觀、癸丑、師在赤城、甲寅五月、至吳江、訪仲彬之子晟、留五日、八月、還至夔、十月、還山、乙卯三月、師遊粵西、七月、濟遇何洲於市、洲隨行、十二月、洲死、丙辰八月、還滇、仍卜築浪穹、丁巳二月、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濟筮、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從師復入漢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還至浪穹、戊午冬、智道、師恐跡露、遂復入粵、己未正月、濟勸師還滇、不果、庚午春、師決意東歸、復筮得歸妹、濟掛兒曰、大凶、師怏怏、題詩寺壁、時有僧自詭稱帝、滇司以聞、詔械入京、下御史鞫、僧名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師乃曰、吾老矣、歸葬故都何如、乃是年八月、自陳所

司上聞。九月至京。命中官稽侍者吳亮診視。師語疇昔事較悉。亮大慟不能語。返奏。詔迎入大內。號老佛。養之。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紀始末付了空。遯去不知所終。後人以爲仙去云。葉希賢、浙松陽人。以進士爲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屢言用兵事。皆劾耿、李二大將軍失律。楊應能、杞縣人。爲吳王府教授。壬午六月。京師陷。與建文皇帝同時祝髮從亡。初出亡。諸臣皆哀慕。宿六合野店。濟抱帝足睡。希賢、應能皆盡脫爲衣獝之。已從遊吳、楚、蜀、滇間。死鶴慶。並葬於浪穹。

贊曰。臣也抱足。君也衾靡。一心相從。萬死不移。探易之祕。決策以奇。爲寶爲珠。匪彝所思。草莽君臣。間關生死。朝夕一堂。雖邁雖已。生兮同袍。死兮同蛻。彌久骨香。千秋不毀。

史官論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羣臣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挈戈隨死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於大義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襆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爲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噫。臣主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皆得以有位無位論也。五蛇從龍。周流天下。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亦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程濟輩三十七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宛支之臣會曰。我君是事。非事國也。臣曰從君。豈曰從國。嗚呼。使人流連於此。豈能以宮中之焰輕爲抹殺耶。

明書卷一百六

列傳二

忠節傳六

牛景先、徐垕、高巽志、豐寅初、劉亨、王進、孫鎮、石允常、孫岳、周縉傳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脊遁。至丹陽過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杭州寺中。後追論。執景先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死。遺子名能。能生智。智生誠。誠生鐩。鐩生濬。凡五世。皆正悃不失身辱祖。萬歷中。禮部祠祭郎葛寅亮訪確。除樂籍爲良民。

徐垕。字宗實。以字行。黃巖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氣。自相師友。抱負雖富。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仲淹之爲人。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末。居永嘉。授徒自給。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尚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以薦聘入京。數奏剴切。授御史。辭。除銅陵尉。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謫役淮陰。人爭延致爲師。尚書楊靖率先受業。尋召還教駙馬胡觀。嘗請中使援例撤駙馬位南向。師席東向。垕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布衣故黜師道哉。引駙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拂袖出。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爲下泣。執弟子禮。上聞嘉之。復命爲梅、王二駙馬講古今典故。歷主文衡。號稱得人。陞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賑饑。嘗春夏擬興治水之役。諸上官以爲妨農。止之。垕力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孰甚焉。且有田者出粟。則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爲勞。水既通。其歲大穫。請旌前節婦王、貞婦楊。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垕曰。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耶。遂著爲令。海州有盧氏女。未嫁夫死。如夫家哀喪翦髮自矢。請旌。禮部以未及格爲疑。垕上言。立志卓異。非尋常比。上從之。未幾。擢兵部侍郎。使兩淮。以過家稽留。左遷尚寶丞。尋復官。上十事。皆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爲所嫉。上獨知之。復奉命使浙中。工部請銅數千斤。民無所措。垕令毀銅佛易以泥。士人難之。垕曰。佛法慈悲。今官民迫切。勿祈乃其慈悲也。況佛若有靈。視銅土何殊哉。嘗道過旋風迎垕。垕令蹤風至湖濱上。有數屍。檢衣中得布印。戒勿泄。紿曹卒官買布甚急。且從其價。應者雲集。竟驗得賊。衆驚以爲神。浙西郡庫與寺鄰。庫焚。坐僧失火。垕諦庫多銅油。嗟曰。非僧罪也。取油設日中。並而火發。僧得釋。燕兵起。奉詔集兩浙義勇勤王。燕兵入京。棄官去。法司以爲言。太宗亦不追罪。居田著經史詳要錄數十卷。

高巽志。字士敏。號嗇菴。先廬縣人。元末。父德。爲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嗜古。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鄱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轉秦府紀善。累官侍講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歸居朐山。建文元年。召爲太常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巽志爲同考試官。取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太宗立。巽志棄官去。

豐寅初。字復初。先瑞昌人。後徙於鄞。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張燧。陳德化教論。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五歲卒。子熙。正統己未進士。兵科給事中。陳南城及易儲事。繫詔獄。景帝方怒章綸、廖莊言。痛與杖。偶忘疑得免。英廟復辟。陞河南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左布政。正糧稅。禁徭役。循聲大著。一日行部。有貪令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僞之致餽。初未知省也。既而熙子以告。熙佯曰。試然之。熙子曰。然而不然。又曰。不然則還之。次日。從容謂令曰。汝燭不然。盍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令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子耘。教授。耘子熙。字原學。少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選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十六。師王氏。爽庭蓀。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鄞顏子也。宏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孝宗親閱卷。奇之。置第一。已易第二。賜狀元袍帶。授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轉諭德。逆瑾用事。出掌南院。世宗立。陞學士。詔定大禮。議不合。用事者摭其危詞。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三年。杜門著書。絕口時事。嘉靖丁酉卒。熙性嚴重。不妄交。博極羣經。潛心六經。尤邃於禮。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盭於矩度。金石之作。尤其所長。所著有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鵝集、一齋集。子長坊。嘉靖癸未進士。南吏部主事。工書法。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出爲眉州訓導。建文皇帝立。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文義。下禮部議之。多見采用。陞武

進丞.修學校.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傍作遵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者省.野闢.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褒美.四年.縣民李端茂等作亂.亨率衆擒首惡戮之.諭散其黨.燕兵逼.尙遣使勞以金帛.太宗即位.有言亨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罷歸.遂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力辭.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廷臣復薦亨學行可爲師表.亨言年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尙傳經.八十何不可.亨懇辭.賜鈔還鄉.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以明經任教授.課諭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超授甯波府知府.淸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丙夜.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詣學課諸生.諸生僞乙夜起.無間寒暑風雨.諸生成就者多.境內淫祠悉毀之.或懼殃譴.璡曰.如有靈.宜降割我.不汝累也.政教兼擧.俗化大行.下邑俗皆丕變.自奉儉約.一日.饌有魚肉.璡戒內人曰.汝不憶吾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璡痛抑之.建文四年.燕兵至江上.璡造舡.取海道勤王.爲衛.爲左右奸人縛獻京師.太宗已即位.問造舟欲何爲.對曰.泛海直趨瓜州截路耳.太宗曰.舟今無用矣.釋還田里.閉戶著書甚富.卒無長物.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爲諸生.應經明行修科.入太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太祖嘉之.賜鈔以旌.尋上以課程事逮坐諸司官.鎮進諫.以天子爲利.不問臧否.槪爲處分.殊傷國體爲言.詞秀氣旺.上怒.謫戍滇南.己卯.以廷臣薦復官.應制賦楊柳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徵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蝻.神奉效靈.燕兵起.郡當南北衝.夙夜防衛.民賴以全.兵既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太宗即位.以抗節不附.逮下獄.謫戍山海.宣德初.敕還.薦復官.不就.卒於邸.別號沖玄子.有集行世.

石允常.甯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淸潭.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哀.廉知其女爲閽官逼奪而死.奏於朝.捕官抵大辟.羣官銜之.巧羅左遷常州同知.燕兵起.率郡兵防江.諸將皆降.郡兵潰.棄官歸.太宗即位.追錄建文間擅毀周府官僚事.逮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太宗命各贖米五十石.於原官加一秩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謫戍北邊.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遇赦還.過南京.於故宮前感愴仆.歸邸卒.遺稿曰過安集.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燕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村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壘淮西.水陸有備.燕兵不敢近.迄從下流渡淮.京城破.尙堅守中都.太宗即位.法司劾岳.逮至京.將死.謫戍海內.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洪武中.以明經入太學.授永淸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措置有方.燕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淸密邇北平.縉極力爲拒守計.而民皆爭先逃散不與守.懷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靖難.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京師不守.有司捕送京師.慷慨就行.至下獄.謫戍興州.居三十餘年.子代還.作唯下公文.年八十.卒於家.

贊曰.不激不隨.遇險非躓.而諸君子.文武是力.令終有俶.何慚忠義.烈烈秋霜.在此春暾.魚不蝸樸.亦云

徵猷.

史官曰.雷霆之威.何物不虀.山岳之崩.何遇不碎.而有不虀不碎者.非威與崩之所不加.有天焉行乎其間.天不欲盡殲善類.故威與崩有所不施.牛放先得不措紐.徐魁以下.或解組遠遁.或稱兵抗命.均無喪心之語.蒙面之迴.似足以嬰誅戮.而皆獲壽考.眞天幸矣.豈太宗如天之量能容已乎.

陳洽、劉儁、潤貴、侯保、史安、何忠、劉子輔、易先、李任、劉安、徐琪顧.（附審）傳

陳洽、武進人.通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以布衣.薦舉.授兵科給事中.廢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太宗即位.歷吏部侍郎.左改大理卿.討交阯.出參軍.兼給餉.交阯平.敘將士功罪.建授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隆寒.剖決如流.皆中節.復吏部左侍郎.是時尙書黃福兼掌布按兩司事.專務寬大.嘉意撫輯.洽頗拔才能.振以風紀.交人悅服.還朝.陞兵部尙書.復鎭交阯.仍參軍事.洪熙元年.召黃福還.洽代兼兩司事.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琪苛斂橫暴.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賊背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忠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劉儁、字子奇.江陵人.父從政.感異夢.寄儁字.是夕生.遂名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既壯.志益堅.遇事勇決.登洪武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尙書.永樂丙戌.交阯反.以儁贊軍務.往征之.屢捷.太宗深嘉之.未幾.交阯又反.命儁同張輔往征.儁曰.此行當以死報國.既至.屢出奇制勝.一日.轉戰至大安海口.風沙大作.人馬莫辨.儁嘆曰.天乎.夷賊背天.我實奉天.而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乎.力戰援絕.陷賊.賊啗以富貴使降.不應.賊使之拜.厲曰.堂堂華夏衣冠大臣.豈爲爾狗鼠屈耶.死之.事聞.仁宗語禮部曰.婦人猶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爲國.當優異.詔加太子少傅.諡節愍.遣官致祭.

潤貴、字孟敬.武陵人.登洪武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轉出爲交阯左參政.善爲撫輯.交人多歸之.練訓士卒不倦.比三年.得士兵二萬餘.皆勁勇善戰.時朝廷命中官馬騏往監軍.妒貴.盡奪其兵.至是黎利反.貴欲戰.騏止以羸卒與之.遂戰死.贈左布政使.

侯保、贊皇人.由國子生任褒城令.有善政.擢交州府知府.尋陞交阯右參政.永樂十八年.交阯黎利復叛.保出禦.力戰死.仁宗贈右布政使.

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以文學初任兵部主事.性醇厚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于仁宗.屢被嘉獎.宣德二年.陞禮部郎中.是冬.參軍務征交阯.時大將柳升失策喪師.安赴賊死之.加贈卿.

何忠、江陵人.登永樂進士.爲御史.廉慎持正.人莫敢干以私.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鯁.事上藩司.會甯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誑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口練習老衰謝.委命忠及千戶桂勝同習老行.請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忠.忠不屈.刀

錄臨。忠不降。且錄忠。忠瞋目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以肯從汝求生耶。罵不絕口。乃從容賦詩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衡荒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遂父子及勝俱死之。事聞。宣宗深悼之。遣官致祭。贈廣西南甯府同知。諡忠節。勝亦贈卹。

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為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附。子輔獨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奮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參政。

易先、湘陰人。以國子生為諒山知府。有善政。任滿當遷。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死。贈參政。

李任、金華人。襲父官。從燕有功。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指揮使顧福、劉順、內官馮智。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來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架梯登城焚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衆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順、智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後贈任都督同知。顧、順都指揮同知。智太監。復其家。

劉安、征交阯功為指揮僉事。留官交阯前衛。守備乂安、將避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璣、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乂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

徐麒以指揮使同千戶蔡順守丘溫。賊攻城。悉力防拒。糧盡城破。猶率衆巷戰。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順皆死之。贈麒都指揮使。順指揮僉事。

贊曰。炎海蒼飛。崖險不辭。毅節遐邁。豈曰幽微。棄為異域。英爽奚歸。事雖敗衄。色勵紫綏。

史官曰。南交梗衡。再稱聲刃。將卒限於邊側。白骨暴於鵝江。至不得歸者十餘萬人。噫。勤兵於遠者。常無憯怛哉。治等仗節而死。誠得其正矣。說者謂宣宗輕棄已獲之邦。若猶屯戍備饑。反側終不可靖。而所失更甚。予以為宣宗決然獨斷。蓋慮遇人遠也。然輕以祖父艱難之所獲。若敝屣然。要不可為訓耳。

陳祚傳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性忠讜。登永樂壬辰進士。選庶吉士。尋拜河南右參議。嘗疏奏時政得失。太宗怒。謫太和山佃戶。惜其疏。留中不傳。比至。躬自耕食。有不堪其憂者。處之裕如。凡十年。宣德改元。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具疏大略言。帝王之學。莫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誠聖賢格言。甚為切要。乞當御經筵講說。庶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疏入。有惡之者。摘一二語以動上怒。逮至京。下詔獄。并籍其家十六口繫獄中。父瘐死。子弟下錮室。凡五年。英宗即位。詔復其官。釋其

家屬。是時祚有父母喪。哀毀未成服。乞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極痛切。略以為古人立德。必孝以事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官。而求為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嘉其懇。許之。河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真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數年。起擢福建僉事。閩人素聞祚威名。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毀既而得瘵疾。不能視事。民有謠曰。山魈節題神為類之。公屬乎神。亦自屬之。未幾。盜起。巡按藩臬皆被罪。祚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租稅紛殺。既公我攝服。公毀我害。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年七十乞歸。自號退菴。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李東陽嘗稱之曰。祚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經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存其亡。關於天下者甚重。又謂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李時勉、陳祚。

贊曰。玄嶽之石。其高嵂嵂。於以田之。黍稷薿薿。表表南服。惟是永錫。雖曰累親。氣淩風霜。

史官曰。陳祚干太宗怒。至於竄耕。必有大中其竅者。惜其疏不傳。宣宗夙稱寬仁。能任賢。而亦使祚有十六口之慘耶。其諫疏雖不傳。而陳情之奏。懇惻悲切。至性溢毫楮間。厥後閩中之政。見一斑矣。古人以死義為大節。以不怕死為勁節。若祚者可謂勁節矣。亦奚必其疏之傳。

曹鼐傳

曹鼐、字萬鈞。其先為宋武惠王彬。世居靈壽。祖徙甯晉。遂為甯晉人。資賦明敏。自幼有大志。日誦數千言。純一剛篤。事繼母以孝稱。舉鄉薦第二人。授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可為人師。願得吏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邑當衝。盜賊無虛日。鼐酬應井然。餘閒中每挾書卷自隨。仍修舉子業。其尹謂之曰。欲作狀元耶。鼐曰。人生進學。何有已時。恐不獲試耳。試當如公言。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上疏。入省試中第三。明年癸丑。登會試高第。楊士奇一見奇之。廷對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鼐獨稱旨。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從楊溥遊。所得益深。正統丙辰。英宗初御經筵。充講讀官。又同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五年庚申。入內閣典政。每議大事。咸決於鼐。而疏通俊爽。恰中事機。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每憚之。甲子。進學士。乙丑。陞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己巳秋九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車駕親征。鼐屢諫。時王振挾勢車駕進兵。諸大臣禁無一語。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社稷安危。豈可遽進。而欽天監正彭德清。陳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乘輿於草莽。誰職其咎。振督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虜大至。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鼐於軍中乘馬索上駕不得。遂與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尋詔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欽賜衣冠葬之。官其子恩為翰林修撰。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仍予孫錦衣百戶。鼐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正體。才智出人。士林重之。

贊曰。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神孔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史官曰。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於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張。唐之祿山。叢蓄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漸漬偏安。勢匪其敵。而明以全盛之業。王用三驅。縱獵射隼。乃受禍閹豎。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

天子蒙塵，而奸人殄瘁，如倫者眞然大僚，將來夾輔之功，殆不可量，而身斃草野，血濺黃沙，不亦可悲者乎。

章綸、廖莊、鍾同傳

章綸，字大經，初名省，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與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覽乾剛，在親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儲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公卿；四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器；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忠諫；六曰廣開言路，在崇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條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皆切中時務，反覆萬餘言。時瓦剌也先行成，綸言宜暫結和好，力圖修攘。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景帝見疏大怒，下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公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於午門前，杖一百。鍾同死，廖莊遠謫，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楚，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竊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聞綸，稱綸節義。天順二年，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綸再疏，請得減租十之五。綸緊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轉改南京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尙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願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敕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敕綸會南掌院都御史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南諸司排綸，激言官怒，並譏章劾綸。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評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孝宗即位，贈尙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千萬言，豈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鐸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子玄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綸嘗著論，謂學者須大其心智，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不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祗懸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節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發揚。論居

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其篤論如此。學人稱爲楓山先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爲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便宜從事。當是時，楊士奇在內閣，莊抗章劾其不職，不報。八年陞大理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應降詔旨，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尙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雖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咸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雹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綸、鍾同二疏入，景帝忽念莊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英宗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其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交劾之，乃請老。上曰：「莊有大節。」不許。逾年卒，贈刑部尙書，諡恭敏。莊任性易直，而好剛尙氣，言辭憤激，好面折人，人不能堪，中雖無芥蔕，人故銜恨之。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懽狎。卒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賻助，人始信其廉靖而闒遂，固天性然也。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當景帝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下詔獄，械繫榜掠。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之闕下，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淺掩國土，莫敢收葬。英宗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憲宗又憐同以忠受慘禍，錄同妻羅，官其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遣儀，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殁久矣，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援綸例請諡，禮官謂同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得諡恭愍。

贊曰：轉喉觸忌，黠者咸避。其識既眞，其氣復厲。發言成經，事光信史。翳茲三人，宮僚愧死。

史官曰：南城之錮，固非然。英宗可爲太上皇，而景帝則無藏身法。景之立東宮，則更不可解矣。然景方欲千秋萬世傳之其後，而綸等嬰其鱗，侃侃朝廷，大義由立。詩云：「邦之司直。」此之謂也。使景能聽其言，復遜

宗東宮。且令名無窮焉。詎以七年纔纔展驥。撓其社稷功。悲夫。三人中、非同死。綸獲生。能終不二。其節。誠偏宗哉。

明書卷一百七

列傳二

忠節傳七

劉球、岳正、楊瑄、（附子源。）林俊、鄒智傳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薦侍經筵。預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而其間總乾綱、親正士。皆言中官王振。振見疏怒甚。欲致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以球疏中第四款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囑曰。此可幷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主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乃縛至暗獄中。斧碩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巖。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巖。球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沈思精學。好義力行。文詞雅麗。金善玉並人共賀之。如

月蝕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蔭中殿子鉞、釪。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釪雲南按察使。

岳正、字季方。直隸漷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編修。至天順改元。陞官左贊善。兼修撰。王翱薦其有宰相才。召對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親見。遂曰。好。及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倘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避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爾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意切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曹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亨祥。獨不及亨。吉祥努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同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亨始蠹杜謙。下妖言誹謗令。以不問過亡。其國乞以秦爲戒。上不出榜。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曰。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許其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歷數諸弊政。詞極切直。二人者遂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賈直訕君。父不數日。中旨降正欽州同知。欽極南海。多瘴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惡正嘗言其不可用。嫉讒者誣以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都督季鐸謹奪公廨。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上密諭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曹又反誅。上思正言。解士伍放歸田。憲宗即位。朝議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上曰。勿調。復故官。充經筵講官。預修英宗實錄。未幾。楊溥欲薦爲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僞爲正劾溥章示溥。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出爲興化知府。正至興化。勤力民事。操利權。興修水利。稍殺出羨餘。補助民役。興化士人覬利弗遂者。騰謗書。彭韶獨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入計。乞致仕。時季鐸敗。朝廷還正故廬。未幾卒。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正自述云。有自京師來者。傳上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乃寫容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成。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師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貌偉美。嘗論酒酒。動循矩度。石、曹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正嘆曰。焉謂我諫官邪。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卽言。撫藏宿。以奇放正者雖多。忌者亦衆。所著有類博稿。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英宗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舉訴曹、石奪民田甚多。乃疏劾二兇怙寵擅權勢。上喜其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其名。且大用。旣還京。亨宇邀見。辭。亨勢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洩其謀者。二人乃先詣諸御史。上前。旣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實。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冠瑄誣引大臣。刑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當道者踴戍餘貶斥有差。奏上。會大風雷。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末

誠。瑄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曹、石相繼誅。釋歸。憲宗即位。復官。尋爲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抱海塘。縣西走馬堤。衛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力爲修築。海鹽塘綿二千三百丈。工尤巨。勢患尤大。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勿設奪民利。禁婦女勿入寺觀。整風俗。甫半載。病亟。疾劇候。猶論築海塘法。及諸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立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斷除內侍羅祥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候得連日霾霧變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河陽驛。卒。妻斬蘆覆尸葬之。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日習法。執比擬密。而歸之平恕。時憲宗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警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驅擄。戍卒殺害。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散於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怨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飢至此。識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責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賚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飢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啓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說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往京師。多方賄緣。致蒙眷寵。敢復惑亂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綿昌。民命咸永。邊疆底甯。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躬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土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無定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爲之者梁芳。芳傾險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貶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貨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繼曉。陰求建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奏上。下詔獄。謫判姚州。孝宗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皆犯者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稍新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宮。遷湖廣按察使。風儀嚴肅。吏不敢犯。會壇內甫雷震。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鬭。民疲轉輸。撫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於創建。而又難於修葺。又居人難光。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增。乞循常襲得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爲著例。奏入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漢、唐、宋、元。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剴切。時武宗在青宮。上嗣猶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巖中、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獵庶故。備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禍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蘇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與幼學。趨向大幾。正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淳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愼醇粹。學行高古。於勸講宜稱。仍乞命致時中。使爲宮僚。而命閔以布衣入侍。更敕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其選。陶冶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奏入又不報。乃累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事宜。所至宣上德。恤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蠹。褒獎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宏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當廣人貪猾爲快。寧取藏米過倍官稅。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藏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宸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謀。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後起督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持。力辭不赴。四川盜熾。王議擇部者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俊遂誅上。疏言。昔吳沙衛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傳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也。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賢者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上不納。益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之。時諸邊征剿。宦官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益惡。曾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劉鶴大敗。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

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宸濠反，俊聞之，卽夜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在藩邸，知俊名，入卽位，召起工部尙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尙書。未至，卽疏祖宗親御經筵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順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膏，盡於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壞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率行之，成約冒濫侵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譬能講，俊又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講讀，不肯少輟，不厭勞，文華清燕亦不可輟。熱如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輟罷講。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上德，上嘉納之。俊在位，於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上言。諸正德中結黨倖幸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溲伏法。時內官如葛杖、盧良、劉實、李朝用、劉孟錫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今雖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恐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於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鞫。一下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

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上不聽。案官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逮鎮撫司，俊奏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明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朱鉉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逮鎮撫，非祖宗之舊。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投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入，上乃允。俊平生不繼宦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廉約，不取錙金，不營公廨，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臣，每推先焉。及遘疾，猶表薦尙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家貧，嘗讀書龍泉庵，燈樹葉焚照，至徹夜不寐，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明年，上春官，道謁三原王恕，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恕笑而不答。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口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尙書致仕王恕，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尙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

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由是知名，頗爲憸邪所嫉。惡與御史壽州湯鼐友善。孝宗卽位，每勸鼐親近時復先朝面奏之事，鼐不聽。未幾，王恕起，至京，智先見曰，公必未就位，請見上陳時政之不便者，恐一就立難言矣。恕亦不答。弘治三年，湯鼐劾安、吉，直安、直去，吉獨留，恨鼐甚。時御史魏璋附吉，吉嗾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私劾鼐黨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誣智者，因入智下詔獄，身繫三木，僅餘殘喘，猶賦詩不輟。獄官苦訊，智操筆供云，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二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或論書恨智坐智及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辯不可，大學士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槩亦謫戍。智旣謫，毅然就道，友結襪穿袴，不能存襲謫餽遺，堅卻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廣政恐擊，遠近仰慕，人爭師事之。時總督都御史秦紘撫輩，檄致會府，居廣城，與陳獻章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遺無百文。順德令胡廷擧爲治喪，適左布政使劉大夏至邑，廷舉不暇出迎，大夏廉知其故，反加禮待，且資柩還其家，廷擧由是知名。

贊曰：瑱耳可饗，血忱徒灑，淵俟散明，千古嘅息，球乃裂脂，正乃鍍服，瑄乃覆壺，智乃困斃，俊獨完身直節。不易攬册，與思誠爲臣，則仗馬寒蟬，胡不投畀。

史官曰：球之言行，必無己巳八月之事，正與瑄之言行，必無辛巳七月之事，俊之言行，必無邪道醮齋紳之禍，智之言行，必無政府喪廉恥之風，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不避，可謂志貫金石矣。觀彼受顧指爲權貴鷹犬，博一笑諸者，眞天淵哉。

韓文、何遜、黃鞏（陸震及諫死諸臣及張英附）、符芬傳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彥博，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萬故吏兵尙書李秉、王竑皆顯涉南宮，越又附任，直以故謫文華殿拷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尙書。孝宗知文名，召爲戶部尙書，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擾擾，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價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武宗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犬馬鷹兔，歌唱角觝，廢萬幾，文每朝退輒泣。員外郎李夢陽說文曰：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中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盈，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伏睹朝政日非，帷主少國疑，聞前後心爲如飢，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日朝政日非，號令漸乖，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

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中持旨官堅不肯下閣瑾等窘甚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健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大學士劉健謂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召瑾入司禮監而斥劉健謝遷去國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廷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逵博於九菱之餘人心攸闢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擬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文恐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何遜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少爲諸生一日師策問范滂母事遜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選遜獨引疾弗出曰吾不賣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荊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遜罷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遜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貨者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罰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歸行李蕭然其時劉瑾、江彬相繼用事導上遊幸矯稱名山將入江南而宸濠方謀以侍子入朝特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雜伺機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讜言劘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上大怒彬復揚言鞏等旦夕且死衆以屬遜遜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遜與衆爲彬所阨又鞏罪臣訓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乃矯詔下遜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宗益大怒榜示朝堂無特劾尤遜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能道彬自臨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索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遜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遂越三日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諷登之前侍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耶遜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疏已書匪鄉人太僕卿周金、偏懸陳折後事語不少亂當遜被杖時父錄與家人盡祭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錄長號曰遜

其死矣已而果然嘉靖初贈尚寶寺卿廕子世守爲國子生祀鄉賢於應天府學禮部又請得建專祠題曰直方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德安推官陞刑部主事鞏十五司讞獄改兵部歷遷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北巡人心危疑或沮鞏行鞏題書尾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從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甯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甯、張銳走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郎倡諸司上疏諫鞏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者不可舍彬爲變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甯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尤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昔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唯聖人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延訪忠良以陶德性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即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謙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尊陛下而以公尊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遊於佚罔淫於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佚於遊於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戕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遠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遣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遣其家革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篡弄威權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

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晃很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發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駡。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綰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險。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始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觀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之。卽碎己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衆、震。縛下詔獄。紲杖於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踰月。除名。震體最羸。衆咸痛其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蠻疏。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世宗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少卿。蠻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蠻沈毅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陸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大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於廷。死矣復甦。嘗與諸子曰。吾雖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後附主事劉校、尙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棨、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淩人。超權擇便。交遊貴倖。欲宦圖亨。凡朝廷大闕失。姦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揭揭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錄忠節。此豈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疑。張英者。京衞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盛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剄。血流滿地。侍衞人縛送詔獄。問英盛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生而穎異。六歲時。授孝經、論語、誦背。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漁至。獻馴鷗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淸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卒業南雍。誦讀晝夜分不寐。勵志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書論、詩稗說、春秋疑義。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進士十一人。廷對萬言立就。是科問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本。悉以答焉。芬敷陳道法。直言時弊。甚詳切而卒歸於道德仁義。御批第一。授翰林修撰。時

武宗巡幸不時。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陳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猶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貿避難。未有輕身不設侍衞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於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慮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大水。乞恩終養。辭極悽愴。疏五上。不允。己卯。上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啓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庶。先是。甯庶人宸濠久蓄異謀。結陸完、錢寧爲內應。士大夫多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懼。皆謂天下事大僨矣。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鑾。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淵道之心。陸完以藩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剿閹中。謂一切危安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懷。時完以智術幸高位。利於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以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之。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卿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誓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復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上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日朝大酉退者五日。芬嚴毅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皆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變。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丁橋。折鐵柱七。若斬。杖幾斃。移臥翰林院中。掌院者懼禍至。擯出之。芬咤不爲動。曰。吾官此。當死此。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昔羅倫以劾大臣遣喪起復。亦謫此。後閩人欽其道德風節。立祠並祀之。芬裹瘡就道。旣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庚辰。外艱歸。世宗卽位。肆赦諸貶謫者。服闋。復官翰林。道濟謁先師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撰闕里記。實闕里圖、夫子宮牆圖、釋奠禮儀及士相見禮儀。題曰東觀錄。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上疏謂皇太后主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視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嗣是乞致仕。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與朝紳慟哭於廟。上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明年乙酉。內艱歸。乃作周禮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刪僞一卷。旣校定正經六卷。題曰周禮定本。嘗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未幾卒。芬貫串經史百家。於天文尤精。觀象星氣。有占必應。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麻明時。庶節相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麻。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麻備矣。識者韙之。嘗語人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忿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與學偽。苟能格君。其機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貫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皆賢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

傑禮爲本。周禮爲末。謂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惡也。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箕踞。夜必計過自訟。言動必準諸禮。議論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毎以聖賢自期。嘗惜異學之惑。曰。老實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著論說甚辯。至於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如釋、老。居閩未幾歸。琉球人莫不哀號追送。自京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乃爲文禱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務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將藏不入於心。潛蓋不忘於念。卒之夕。大風雷催伐木。鳥異號。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臨請所欲。乃瞑目開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經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歉。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世宗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實名大擢。及陳仁義。格君心之非。世稱爲忠孝狀元云。

贊曰。瓚侯煽焰。炙手可熱。禍烈冠裳。人多結舌。鳳鳴朝陽。鴟鴞驚飆。或死或竄。恐不可及。何以方之。黨禁松柏。

史官曰。武宗之不亡失也。顧不幸哉。頗爲姦回。溺情狗馬。星旂與於遠塞。桂檝鼓於洪波。閩左歸賢。賢哲狹氣。直無解骨德矣。韓文力闢狂且。足稱破寐。鴻章丹炳。而李夢陽之力爲多。至於萬乘南遊。何遵、黃鞏等奮螳臂。當龍御。有古斷鞅之風。舒芬爭近幸於前。持大體於後。忠孝天植。作世斗山。嗟嗟。有臣如此。不能爲止輦之受。而爲斷梗之棄。坐使臣則名成良顯。君則冒貫非幾。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能不致恨於璡等也。

孫燧、許逵傳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遷福建右參政。再遷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甯庶人濠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甯。大爲恣□。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遣二家僮往南昌。詗得濠且舉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探得濠奸黨實跡。輒告濠。先是濠中傷胡世甯下詔獄。得燧力爲調護。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舉發實。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鄰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請敕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掎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官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並出會城兵器外府。濠逆謀急。乃屢密疏。言濠必反。又盡爲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京。亦爲諸權倖壅。致濠所索金壁。燧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日。鬢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濠所畜賊凌十一等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賊遁沙井。乃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賊並走匿濠椋墓中。不可蹤迹。會言官發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書。曰。太后密旨召我盜國。燧毅然斥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時移。汝獨不知也。益憤。厲曰。安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厲聲罵。遂縛燧。許逵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鍾折燧左臂。併逵殺之。濠遂用諸賊爲牙爪。僞稱將軍。濠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濠又遣人招諸賊黨。則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比至安慶。王守仁等起義兵擒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燧死節。久之。扼於奸倖。未得襃䘏。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錄其子堪錦衣正千戶。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鷙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逵獨募死士千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以功進山東僉事。分巡遼海東甯道。禮神愛民。下士讞獄。邊鎮懷輯。遷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排結。莫敢誰何。逵毎禁其黨。引法批繩。翦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燧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寄之。凡規防機宜悉與議。宸濠反。逵不屈。罵在燧傍。濠並縛逵。逵厲曰。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令縛燧、逵出。逵顧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刃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直烈。必不屈。既而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官其子瑒錦衣正千戶。進指揮同知。

贊曰。張、許嬰墉。齦骨嚼牙。其肆罵憤。勁節並嘉。有時孫、許。能折藩角。烈烈方張。魄陰以奪。何待石礎。乃爲

飢獲。

史官曰。范氏云。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初幾者。以理隱難窮。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當宸濠未反時。燧、逵日夜爲防奸遏亂。自分必死。卽死。所賚撫戍。禍兵食出器械。足以困滅賊。燧、逵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雲合。此王守仁之所以成功也。守仁生而名成。燧、逵死而功隱。隱顯之際。可不悲哉。

明書卷一百八

列傳二

忠節傳八

張原、陸粲、楊爵、馮恩（附子行可傳）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故戶部尚書王承裕、講理學、與馬谿田爲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卽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斂、愼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業。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其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充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幽賾益孰、夷方士風、爲之一變。世宗卽位、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激、益以諫諍爲己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慄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闕下。先是原有停司禮監諸乞一疏、爲閹銜之、以故廷杖獨重、竟死、年五十一。時禁方嚴、弔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原同杖、幸不死、爲之經紀後事、因哭以詩曰、七載夷方隔、三年諫議班、家聲楊汝史、封事動天顏、弔客何人至、秦川有楊迎、不才同逐放、後死淚潸潸。穆宗初、詔恤諸言事者、贈太常少卿、錄其子爲國子生。

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爲人疏眉目、美鬚長尺、骨稜起、聰慧、目數行下、嘗讀書貞山、後學者稱曰貞山先生。長洲陸粲盛傾邑、族人完嘗傾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粲守諸生、絕不附依、及完敗、而獨粲昭然、乃自以經術藝文爲王鏊所知、曰、是子也、成將掩我。舉應天鄉試、明年、成進士、皆以春秋冠其經、比對策、大學士石珤奇之、拔第一、有忌之者、匿其策他所、俟半而出之、珤大恨曰、吾爲人所賣、粲聞之、不肯名石公客。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凡七試皆第一、究心經世之學、以其餘爲古文辭、每片言、人以爲鑿復生。應授官、大學士楊一淸復取第一、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幸、爲術疏以諸庶吉士皆故輔臣私人、上惑之、俾出就選人格、因料工科給事中。拜命三日、卽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策。楊一淸讀而歎曰、嚮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彼家敬與何遜乎。彼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一淸意欲一嘗粲、粲引避、又不肯名楊公客、璁萼惡、乃劾其嵩焉、疏辯斥市之議、省冗累數萬、司廩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之。粲發其奸、因列收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主浙江省試、所收多知名士。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鬪、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識得之、獄大辟、其人迫行賂東廠、而慶陽爲武宗外家、閹窺上心內稱之、卽疏誣張實毆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上。果下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浹等力持前獄、上怒、爲奪浹官、餘鐫秩其差。粲抗章謂浹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廠閹不當徇、其辭甚危、上怒逮廷杖之、仍奉職如故。璁萼時並相、挾上眷、凡事洩一淸、萼尤驁、特與璁角寵而擊粲、蓄曰決盡者乘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璁萼之橫、以爲不盡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哭於庭、粲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屈我、卒且函上之、上大感動、爲罷璁萼、而特鐫萼保傅、以示懲勸。粲然猶難輔臣體、置粲獄、會詹事霍韜故與璁萼議禮合、失黨而孤、且疑出一淸意、遂抗章詆一淸、而爲二人鳴不平。上卽日召璁入輔、還萼所鐫保傅、粲擬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一淸遂去國。都勻在深山中、粲裹劍以單車往、不攜家、至惟著書不輟、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苦劫而樂訟、以訟爲生、比至、首嚴保甲法、奸無所容、乃購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擒貪之、而其最雄者彭璜、徒黨數千、出沒鄰郡不可捕。粲稔邢獄有大俠、故嘗與賊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爲我縛賊來。因授以方略、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賊、又計縛舍劫之豪者、皆斃於獄。黠師積猾、悉捕執之、數辨冤獄、人號以爲神明。粲乃曰、吾去矣、可進之教、乃纂四禮儀式、雜他條約、講之學宮、而後布之士民、儀嚮他邑視以爲準。會當內遷、念母老而璁方在事、曰、我豈與彼屈膝耶、拂衣歸。吏民以數萬計哭挽之、爲祠祀。歸、杜門多購異書、經史子集以至方釋方技、黃衣稗官之書、亡不通曉、皆手校讐、尤精先朝典故、與客談、纚纚若貫珠、其披摘精覈、指縱橫略、尤出人意表、客亡不恍然自失也。爲文節奏經緯、斐然成章、爲詩匠心古調、不欲悅俗、絕不通京中貴人間、當其論劾璁萼時、皆嘗及嚴嵩、嵩貴用事重於二人、其嫌隙又倍之、以故卒不出、韜頗自悔、嘗列薦之、又使人鄭重道殷勤、粲夷然不屑也。韜亦爽然、人兩賢之。事母孝、母老失明、所以娛悅者備至、家具聲伎、人或訾之、粲笑而不答。及母卒、開閣散遣、後粲病革、歎曰、慮此五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卒久之、穆宗卽位、詔錄故言事者、粲以言謫他官格、小注又二歲、始贈太常少卿、所著有春秋鐫附注、

胡傳釋、煙霞山房文集、庚巳編、見聞隨筆、鈎元抉秘、禮記、史記注釋行於世。

楊掄、當平人。以進士歷官爲御史。疏直有聲。世宗中。疏請攬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非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與交。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發。非祥瑞而稱賀。讒說而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發。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愆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輦下所祈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藎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其恐勵。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勛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赴。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勸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勸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郛耳。其諸五城。尙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曾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累無止。工部關官。派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營宮萬里。建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蹶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營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敵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猶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舜業業。如禹惜寸金。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皆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閒闕。經筵曠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蔽。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道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怪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褻。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訪廣詢。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倘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當。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稱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將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讜。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勸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敕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援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愼獨。以發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壽躋千億。燭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疑正直。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會尙書熊浹有所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掄。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掄時抵家方十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掄。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掄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掄啗蔬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

掄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歸老田里。終身不言仕進。

馮恩、字子仁。吳人。嘉靖癸未進士。爲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從守仁學。守仁嘗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選授南道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移刑曹郎保爲獄。不復相關。恩必從曹錄獄牒訊。諸曹郎譁其尙書。謂御史屬吏我。尙書以詰恩。恩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衡可否耳。尙書屈。遂著爲甲令。嘗疏論留守魏國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魏公懼不敢役。巳巡上江。故事。運卒獲盜多寡爲殿最。恩歎曰。是必有擊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踰時汪鋐爲南掌院。指揮張紳最幸。挾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鋐時以上寵故勢張甚。請大計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候暴事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奏之。恩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今乃欲自收寄而雜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鋐恨險。能伺上旨。沮析其黨。又阿諛時相。數更駿守以自周。恩復極論之。時上方喜任張孚敬等。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懟不合者。著論以邪徒斷之。中外惴惴莫敢抗。恩獨上疏。以爲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誣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與爲平易。以持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謫。不惟父母妻子。慮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迹往來。以避權臣之禍。陛下尙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甘心作仗馬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

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朝廷爲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蠶外．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譏外也．譏陛下爲何如主．至於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天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尙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膺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空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蟄木蠹．亡子遺矣．江省大水．黨禦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盜賊不絕奏．陛下了不知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敕諭．紛更變亂．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乞速停二祀．宏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僅報聞．當恩自以爲必得遷．而上寬之．銓曹寖見．逢梅論汪鋐爲腹心．彗井及時相臣．遂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備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大怒．馳逮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慘酷．執辭不移．尋移刑部獄．得從輕比．上奪尙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俸郎以下皆遠謫．乃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斬．時鋐以北掌院遷太宰．王廷相代之．上言恩律不合．不聽．尋嘗論報．例會審闕門．鋐宜執筆．故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鋐怒．詈汝上書欲死我．旣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今我死汝矣．恩叱曰．若安能死我．若欲弄天子法耶．鋐益怒．詰因何敢叱大臣．恩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鋐摭詔獄因何得受人餽．恩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發餽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且賞以數事．鋐怒甚．推案下欲毆之．廷相曰．馮御史何罪．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爲快心破祖宗法．謂鋐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禮尙書夏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乃止．鋐提筆直署情實．恩挺身出．觀者嘖嘖稱歎．謂其膝鐵．口亦鐵．膽骨皆鐵．因目爲四鐵御史．上頗聞其事．是冬．得不死．初審後．有遺以鵝者．曰．毋再辱．恩不受．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歐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恩在獄．其子行可甫十三歲．卽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毀瘠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輿過．卽攀號泣訴．其辭絕慘愴．不忍聞．皆掩耳促舁者疾過之．如是二年．年十五．會冬審迫．乃刺血書疏．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竟決都市．緬念祖母吳巳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尙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上有旨下法司更審．刑尙書聶賢乃以前律不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時鋐亦以慈事罷．恩至雷州．與父老紳衿皆師事之．居六歲．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時母吳年九十．恩亦六十．每盡色養．諸孫孺子嘉．恩材大．蓋廢亡所施．居恆慷慨．謂猶可以爲德於鄉．乃極計然之策．久之．囊大裕．爲贍其宗族親友之貧．不啻數十百指．咸授之室．或責之學．或卹其死．

又爲贖人之子．及盡賑饑．施藥餌．始恩急治生．人多疑之．旣伺其所爲．乃曰．偶公殆爲他人治生耳．穆宗卽位．薦諸言事者．恩已七十．銓曹欲用之．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丞．禮部請特旌行可爲孝子．表其廬．行可懇辭．不許．於是父子忠孝舉大著．年八十五．卒．祀鄉賢．行可後官光祿署正．歷遷應天通判．剛正如其父．有事預中貴人皆憚之．戒曰．此馮御史兒．勿犯也．致政歸．大約行宜皆不愧先閣云．

贊曰．疾惡如仇．執理如石．原死大讎．榮致鬼泣．爵本昌言．恩稱四鐵．讀讞詞傲．發機正直．衆疑星對．何須禁過．

史官曰．世宗稱英明．自朝博雅．以彊毅爲用．恥見屈於羣議．而怒受詆於臺諫．以尊親之過．爽智賢俊．原之死也惜哉．璁、萼以議禮貴．貴縱矣．攖其縱鋒必靡沮．榮之不死命也．爵正直可感獄卒．疑駭而獨格於愼主．然其言千古壯之．恩父子忠孝．足以風世．其有功名數大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此者可以當之矣．

楊繼盛、沈鍊、海瑞傳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洪武中．小興州數被寇．詔徙其民內地．繼盛始祖百源徙容城．家焉．七世生繼盛．幼有奇質．父富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乎．七歲．母曹卒．其父嬖陳．始日爽公於野．使牧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問住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退而心好之．歸謂兄繼昌．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乃艴然曰．夫幼任牧牛．顧不任學．兄言於父．父奇而聽之．繼盛覺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卒．久之．兄坐邑賦．賤吏．繼盛往代．錢吏至十三．始從師受經．十八．補邑諸生．貧寄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所讀文誼．會寒無下帷．遣燒尾行．且溫誦日所讀．令匱以上．皆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浣．水手凍．置於纓．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繼盛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嘗事．問醫調藥．卽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奔歸．日夜不解衣而侍藥．愈．時人異之．爲諮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觀楊子．庚子．舉鄉試．明年辛丑．下第．入太學．繼昌以入太學有負．裳乃乘其出．予贖以八石．殺膳著．及游太學有篤．萬紳遍館．發之．稍稍具裝．中裝而婦治裝有天幸．歸還．覺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斂而從館者．懼不勝負裳．裝爲兄累．今幸有餘．歸是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第．兄愧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十三金爲路費．悉推兄使輸邊．復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署郎事．與考功郎鄭曉友善．曉案負鑑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之．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劇宿弊．立章程．吏胥肅然．皆畏簡．稍用力詞誼．久而厭去之．是時關西韓邦奇爲兵部尙書．邦奇大儒．繼盛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猶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擣桐竹絲絲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邦奇．邦奇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堂上．授以金鐘．使擊之．曰．此黃鐘也．繼盛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等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竊

志樂成。而九韶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邦奇既歸老。語繼盛。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繼盛乃偏習焉。而會諸家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人咸謂此皆子什伍賢聲。奈何中之。繼盛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薄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壞嗜當往者。繼盛獨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敵退而止。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塞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己聽之。而鸞驕。且內投敵。敵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敵踐躪我之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輸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敵使。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旬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伏莽之戎在在有之。往者懾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懦而畏彼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族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聲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塞。入寇矣。而鸞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制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雖□族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擾也。至無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彼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為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懾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懾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是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銘。懸俺答之首於蒿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仇鸞恚憤曰。豎子目不知□。宜其易之。乃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繼盛詔獄。就讞。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陜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之。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得從典史事。令實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盡其職。冬月受

諸識。蒞莫非倦。臨洮民翕然稱其神明。即監司以難獄鞫獄者。輒問其云何。不以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之晚。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闢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焉。為立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夷。搜飛瀆者伏糧得三十石。而罷所乘馬及妻張服裝。買民間歲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倣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歲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衙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皆擊楬者。乃持其人曰。御史無責楬也。責楬。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楬者矣。居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稱為關西夫子。是時□數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罪至族。繼盛言大售。上念之。稍遷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疏。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嚴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妻張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曰。何謂也。曰。夫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瞿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夜密草疏論嵩。抵任之十二日。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嚇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持寬。其嗣不二年即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陰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強敵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強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慈。又嘉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歲少遂。滿闕立見。其亟失事。又獨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竊。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黜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歷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尙諱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卽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妻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譸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鎭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級功。造冊繳兵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戶。今任驍營事。效忠嚴鵠皆世蕃綠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尙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旣作。傚效成風。將臨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所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臨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強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貪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還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辯以賄賂。嵩父子於時皆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排謗。以泯初黨之迹。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旬數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

面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寇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若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其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實官也。縱實不當。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攬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遍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害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淸。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惜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令而備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封。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閒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已經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鈍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惜。則授之論

輒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瘐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深。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患其怒，而嚴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排之。復下錦衣獄，詰以何自引二王。對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皆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以蚺蛇膽者，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屛去藥食，乃碎甕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刑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郎中史君佐稍持獄讞之，擬議辭之侍郎王學益，遲矣。繼盛以冬月行論，從容贊書不殺，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傳錄奏疏，至紙爲貴。繼盛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進之，至枳道不得發。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齗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齗齕固當。而又稱指所繫三木歎曰：奈何不以戕嚴嵩，而戕楊公也。上意且惜之，欲免死。居二歲，而嶽有失律，逮冬月行盩，人藉藉謂且不免。司業王材謁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某、鄢懋曰：不可，公不聞養虎自遺患？已。嵩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乃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發聲長嘯以死。旣死之七年，而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餓而死。又三年，世宗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名居首，贈太常少卿，錄子應尾太學生，謚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後人稱之曰椒山先生。妻張，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死，不允。有許其婚而悔匿者，都御史王遴爲兵部郎，當繼盛下獄，慨然以女女其子。先是，繼盛抗疏論嵩者，有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董

傳策，皆相繼竄謫焉。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生具異質，少慧捷，長從王守仁學，守仁一與語，即奇之曰：沈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抗倨忤御史，調佃茌平，以外艱歸。除補清豐，錦衣帥陸炳每仰其風節，得爲衛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取觶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習與尙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高唱出師二表，已慷慨發聲長嘯，或泣數行下。於時□闌入塞，都門不啓，世宗御齋宮憂之。會□獲壩上內官，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蹂而郭。時禮部尙書徐階聚諸大臣以御朝，請下其書，會文武羣臣計執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何所謂貢也？彼傅城而軍，我爲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宜御奉天門，出內帑犒士，厲言者旌功臣，□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唱言：吾姑寬□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鍊復爲申貞吉理，不休。吏尙書夏邦謨怪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古不云主辱臣死耶？邦謨意不自得，罷。而階稍持衆議，上竟弗予貢矣。次日上出視朝，有所誅遣矣。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則若爲闢首，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逮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彝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泣語遜業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倚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蝟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嚴嵩父子狐虎鼠社，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邦謨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訾喧嘩亡人臣禮，今復誣誹大臣，自爲名，廷杖六十，謫田塞外。先是貞吉亦坐他事謫斥。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里長老聞知鍊狀，咸喜，助薪粲，各遣其子孫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愈爭爲詈嵩以快鍊。鍊亦喜，里人至爲偶人三，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適侍郎楊順總督宣大，順故嵩客。前總督樊繼祖還，與不敢拒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或夜殺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繼祖恨甚，旣得代，囑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敵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鍊復廉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邊人非有言責，毋爲。鍊怒曰：吾向者豈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肯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爵、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爲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病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餞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繼祖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遂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卿寺用。順猶

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豈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袞、褒杖殺之。移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論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襄理。遣其諸生。穆宗即位。詔褒言事者。鍊冤始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少子袞太學。襄應貢。乃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奸黨狀。會科臣奏劾。詔下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嘗寇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詔炳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炳言於上。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創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卑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盡而吏治偷。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不可支。瑞慨然思拯之。至則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率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人皆畏服。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蔬芥。旦夕取自贍。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瑞無所饋。宗憲竟無讓。一日。語諸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繼攝三省使醜藏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

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爲書上懋卿。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太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懋卿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諸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聽。幾累我輩矣。瑞時已遷嘉興通判。懋卿私人袁御史者。迎懋卿意。以他事摘瑞。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瑞述八事上之撫臣。獨畝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世宗尙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敢以下所不能堪者。上覽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章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乃下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遂大著。尋世宗崩。穆宗立。奉遺詔出瑞於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歷陞爲左通政。未幾。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瑞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蹊灃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瑞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瑞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大學士徐階。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民乃獲甦。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兩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

意。故其令巖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民得保守田業者。相率繪像尸祝。然瑞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之。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公卿爭薦相疏。神宗立。聞瑞名。起南僉都御史。尋遷南吏部侍郎。瑞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甚。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旨難語。奏入。上鑒其忠。欲召大用。有陰沮者。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聳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輒目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以疑不下。乃屢疏乞歸。不允。歲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賻金以斂。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祭於途。哭數百里不絕。訃聞。上嗟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贊曰。楊繼劾嵩。名章燁燁。與虎鬥鼠。尙方斬佞。中人主忌。岸獄何病。鸞鳳羽儀。終屠豺獺。

史官曰。明之人。田夫野老。街談說忠臣。直聲傾聽聞者。未嘗不口楊繼盛、沈鍊、海瑞。斯亦可徵品矣。繼盛有社稷功。天下知世宗怒而僇其身。而不知用其言燭蕃、嵩之奸。是繼盛之言終行矣。鍊爲幽盟嵩不勝而戍。然爲嵩憾。鍊則鍊死。鍊死。神譁韓不死。而嵩、蕃、順、楷其死矣。瑞夙號敢諫。所言切世宗膏肓。惜世宗之不悟以崩。瑞以直起。終以直抑。甚矣直之難也。繼盛精於樂理。鍊長於詩文。瑞優於治術。雖謂僅以言勵天下後世哉。

明書卷一百九

列傳二

忠節傳九

吳中行、趙用賢傳

吳中行、字復庵。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俱以隆慶五年進士選改翰林庶吉士。神宗即位。中行授編修。用賢授檢討。嘗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歷箕、尾。芒亙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議論洶洶。先四日。大學士張居正聞父訃。時內璫馮保挾神主擅重柄。居正固交卑事之。兆擠元輔高拱去。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爲媚之義勇。因冒制科鼎甲。而自居太師。刑名剗覈。其間耳目牛馬。藉氣力齮齕人者。率多鄉寺省臺要職。奴游守禮。横倨甚。雖仟縉紳間。具以楚濮呼之。先是御史劉臺上疏發其奸。語切直。逮赴詔獄。謫戍去。且乙聞訃。昧爽時。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保之命絡繹至。附耳竊竊。而居正時作戀山狀。授意指於二輔臣。引彝情例以聞。神宗懋勉損貶殊至。居正初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即卒章幾務於苫塊中。辭疏僅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驛歸辭葬喪事。時中行爲編修。稱疾杜門。用賢爲檢討。與修撰沈懋學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嗟曰。彼流淵狂。延之隊之甚

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留國承旨，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出，屬其長爲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垂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中行、用賢皆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聞，各草疏，具聞史臣無旨貫結侯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義。久之，用賢過中行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逸王錫爵。錫爵憤猾，次述沈懋學貽書戶部尚書李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毀。李董爲居正周親所雅善者，幼滋答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拱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維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違此耳。次日，沈懋學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教而起者，誰與。中行遂出袖中草示用賢，讀之扼腕拊膺，茫茫然歸，亦草疏。錫爵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世道陵夷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啼之怒，甚於嬉罵者，君能從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也。中行頷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辦此矣。錫爵爲之墮淚，奏上，居正聞之大怒曰：賢子且須何旨。禮尚書馬自強讚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囁嚅，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明日，用賢奏亦上，二疏俱留中，諸內侍皆縮頸吐舌，居正怒益甚，招編修劉瑊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爲伊、周，何乃做一箇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語多悖戆，瑊承命中行，謂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爲餌。中行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戮殺僇足以錯愕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瑊返命，而怒不可解。自強、錫爵率翰林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居正拒不接，而錫爵獨徑造喪次曰：爾生狂妄，宥之。居正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卹聖怒亦爲公怒。語未訖，江陵忽屈膝舉手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遂趨出。中行、用賢席藁待罪朝房，而中書秦柱改服挾醫周旋於左右，貲坐黨削籍。明日，刑部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疏，語尤激切，居正亦徬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顧囑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雨夜，徹傳四人皆杖戍。中行、用賢語其子弟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册，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者千萬，願留見忠臣丰采。朝房隘不能容，至壞欄八，膺擁中陛，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者移時，而校尉數十出，遂扭繫四人。四人辭色從容，笑而入，旁有內官私相語曰：朝廷且不知也。各六十，血肉糜潰，舁曳出長安門，以板舉舁之行。赴戶部，赴京兆，赴縣，馳驅自己至酉，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晚，舁中行、用賢絕復甦。穆、思孝加鐐鎖，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翰林講讀趙志皋等二十餘人俱有援救之奏，格不入，而進士鄒元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人受杖，旁觀發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亦廷杖，如四人，都中華歌云：科道羣狐搖尾，翰林雙鳳鳴陽。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鄒艾能將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定須傳。而居正已襲冠裳於賽經筵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緋繫玉與吉典矣。南京六卿暨六科復疏奏乞留，尚書潘晟、太常呂叢、給事中傅作舟、御史王薌、張一鯤、林應訓爲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岳疏請居正奔喪，以全大節。御史朱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懋學分貽書當路及居正子，伸經權忠孝之辨，娓娓數千言，居正怒不止。中行、用賢皆於路中剔去肉數十臠，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萃

一般云。錫爵、懋學皆棄職歸。中行、用賢家居六年。居正敗，皆以原官召用。中行歷官學士，致政歸，隱居不仕。用賢爲南禮部侍郎，改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移疾歸。中行爲文章，華藻有哲匠之風。用賢爲文，博達詳贍，尤長於奏疏，各有文集，而用賢著有三吳文獻、制關朝典章因革錄。大約二人出處絕相類云。

贊曰：僊僊雅流，雄擁百城，文麗鄭、韓，擬財援聲，前有一峰，後有吳、趙，綱常所關，弗沈厥抱。木天煜燿，騰彼坐嘯。

史官曰：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移孝作忠。忠與孝無二理，無二心。居正緣忠以滅孝，爲猶矣，尚留其成夾輔之勳，陳堯、舜之道，沖主何賴焉。解之者曰：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綱常倫紀之際，聖道絕續爭於斯，豈眇末耶。予謂解者之罪通於天矣。中行、用賢以風化所本，毅然執之以正，而居正作市井之態，爲毒螫之行，曾不旋踵，身死家破，而二人者榮祿休暢，提而較之，其相去遠矣。

楊漣、（附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萬燝）左光斗傳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漢楊震之後，流入安南，宣德中，從英公張輔歸附，賜居應山，遂爲應山人。曾祖譯，好任俠，爲人報讐。祖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之。父彥翔，好儒尚氣節。生漣，雄幹，鬚鬑鬑蔽胸，孝友誠篤，家貧喪父，躬營葬，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少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與陳愚交，每以豪傑相期許，常雪夜，兩人行歌獨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萬曆癸卯，舉於鄉。三十四年丁未，成進士，授常熟知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猾亂吏治，必收案致法，吏人摔手索氣，丞尉嚴畢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間，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詭寄盜息，邑以大治，大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已未，擢給事中，歷進兵科都。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偕癸天下大計，多中要緊。先是光宗居東宮，久間於鄭妃，儲位危甚，神宗寢疾，光宗爲皇太子，希得召見，每徬徨疑門外。漣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詞內侍故事，傳語伴

讀內監王安。太子常力請入侍，漣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光宗即位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久侍東宮選侍李氏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謫知上病不起，陰屬鄭、李踞兩宮，挾皇長子以要國命。漣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兄子養性，貴妃即日移慈寧宮。漣上疏極論貴妃所進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王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覬汗，起居發病狀，斷損盛德。上督敕萬幾，進皇長子及諸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撤輕發詔令，以尊國體。疏入三日，上特命錦衣召漣入，畏且得罪，上對羣臣從容言病狀，而數目漣，指皇長子曰：科臣謂不當去狀左右，甚有理，後再召，與閣臣顧命，漣凡注視左右，咸異之。光宗崩，選侍猶居乾清宮，羣閣教選侍挾皇長子不聽出。漣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宮，羣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閣計格矣。諸大臣從之，乃羣詣乾清宮，閹人持梃拒，漣大罵奴才，格御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漣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居乾清，未暇移，訛言洶洶，謂欲垂簾聽，賣御史左光

斗疏中武氏何僭。迺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熹宗進居乾清。後先爭辨。備選侍不得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覆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脅聲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擊徹御座。殿陛皆驚。上聞。謂近侍曰。鬍子官何聽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不知所爲。漣乃外戒金吾。飭緹騎。周廬徼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顚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竣。羣閹失其所憑。抜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奸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之。乃上移宮始末疏。優詔嗟嘉。復聞漣交關司禮王安。脅取中旨。以恚之。又發憤再疏移病歸。忠賢用事。於是王安以毀死。明年。卽家起太常少卿。時賀客踵至。子弟皆色喜。客退。呼曰。兒曹何癡。而以而父進賢冠爲作牛馬耶。今沖聖子立。野有伏莽。外有強寇。內有逆豎。綢繆宮府。皆而父死所。要且不暇。何喜之有。聞者駭之。漸行。語友陳懋等曰。楊漣此行。不知歸路是何如也。入都。尋擢左僉都御史。進副都。見魏中賢、客氏專擅無等。遂憤激上疏。略以爲高皇帝定律令。中官止供埽除。不許於預政事。王振、劉瑾。旋卽誅戮。聖明在上。乃敢恣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隳宗社無窮之陰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厚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以票擬責閣臣。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眞僞莫辨。近乃三五成羣。逼勒票擬。甚至有竟自內批者。大罪一。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忠賢急於翦己之忌。示意孫杰論逐。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鄒元標等有言之。嗾言官論去。是何仇於忠義。不容皇上不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如王紀、鍾羽正當年功在國本。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或使人呼辱於部堂。迫之去國。或與沈潅交通。陷之削籍而柔媚著附者。則驟加蟒玉。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枚卜重事也。忠賢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等。且矯旨擠出。其欲門生宰相矣。大罪五。廷推南太宰北少宰。皆矯旨點陪。顚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滿朝薦等九人。抗論忠賢。傳奉降斥。大罪七。皇上南郊之日。傳聞一宮嬪稟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將娩。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不附己。驕其私比揑報無喜。矯詔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不恩發曾以十四月而始生耶。大罪九。猶曰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流虹繞電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客氏實有謀焉。是皇上且不能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先帝在東宮。內臣王安不無微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犬彘。其大小內臣。無罪擅殺。不曾千百。大罪十一。窮奢極欲。今日挾獎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屋宇。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如魏良卿、傅應星等。口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登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枷死良家人數命。欲搆害皇親。搖動三宮。興嫁厲之大獄。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窰近忠賢之墳。謀以開礦。立致之死。殺盜長陵一杯土。又何加焉。大

罪十五。諸生王思敬等。徙占牧地果眞。自有撫按學院。乃徑擊繫獄拷鞫。青燐赤碧。結於泮宮。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疏糾織監。卽暗織監而謫士樸。以成中官之尊。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持法平恕。竟令削籍。是祖宗之律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不可不遵。大罪十八。未也。且示移於綠綸。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明旨。緣不依附於鴻臚報單。傳旨詰責。及科臣回話。省臺交章。又變王言。幾成解訓。玩言官於掌股。等天語於兒戲。大罪十九。東廠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快恩讐。行傾陷。傅應星等招搖引納。陳居恭等撥唇鼓舌。以至投匭打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造謀告密。闔同文之獄。大罪二十。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及事露。乃竟令避去。假捉事成。忠賢且爲胡廝首功矣。況厰督條肅常城。地非耶。塢計耶。大罪二十一。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大盜刺客。東廝西爽之人。安知不寄名內官之家。伺隙作變。大罪二十二。進香涿州。鐵騎擁從。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清塵墊道。歸如鑾駕。羽幢旌蓋。夾護環進。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今春走馬御前。大無人臣之禮。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賊子之心。寸磔不足以蔽其辜。大罪二十四。忠賢負此大罪。擅權內庭之際。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權外廷之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扳附枝葉。倚託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奉聖夫人客氏復爲之羽翼其罪狀。遮護其回邪。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以至都城之內。天下之大。皆然。每見中外有切緊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內邊不肯。是皇上爲名。忠賢爲實。無怪邇日涿州之役。天顏咫尺。票擬者不請上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也。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不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託。三宮之安危何託。皇子之安危又何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訊。立劉正法。以快神人。其客氏亦必敕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太平。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忠賢閱漣疏。不令上覽。矯詔云。楊漣尋端沽直。本欲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從不問。魏廣微督大學士。入內閣。黨比亂政。漣復上疏。闢廣微爲忠賢羽翼。疏未入。傳與救。削漣籍爲民。天啓四年五月。下中書汪文言於獄。羅以王安夙偵康妃。捏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於漣。辭通逐康妃及皇八公主。酷毆出宮。漣公然以定策自居。遂馳緹騎就家逮漣。漣舁櫬就逮。父老子弟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謀奪者甚衆。漣悉麾去。既至。下詔獄。而北鎮撫司許顯純復於別案誣以漣受罪臣熊廷弼銀二萬。求緩刑。乃酷刑拷訊。漣曰。天下豈有貪贓楊大洪耶。七月二十四日。從斃杖下。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不可辨識。僅其髮存。死之日。白氣貫北斗。漣死三月。上聞左右曰。何久不見都察院楊鬍子也。家貲贓莫辦。牧夫酒削柴傭皆以錢投贖。醵代完。三年而後已。懷宗卽位。詔錄諸死璫禍者。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子之易。肖像祠於順天府。漣眞鬢生風。丰裁峻挺。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明白洞達。推賢讓能。遇事慷慨憤烈。不顧利害。嘗曰。人果知心。何難貿易首領。其生平如此。殯之夕。鬼臨呼護其穴云。先是二十四罪疏始奉旨。有魏大中、李應昇者。皆申其說。魏大中字廓園。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授行

人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以奸閹持權羣邪滂煤事關封疆宮府無不力爭及楊漣疏下矯旨上自爲解大中憤激上疏略以爲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至於不可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死人怒於下天怒於上輿情不勝切齒顧未有數其罪於皇上之前者忠臣楊漣以發惡顚禍在皇上宮禁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出之日人情踴躍以爲禍本可拔乃漣疏未發發蹤而忠賢之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積惡之罪案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輔翼之逆迹不能置辯而代與分謝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皆豈出忠賢之意與代草者之手而謂之疏皇上必未經省覽也伏乞皇上詳加省覽將疏中所列之事一一研究立正典刑皇上何難斷於忠賢何難斷於客氏至觸左右屏而皇上孤立於上夫皇上爲天地祖宗所式憑百臣民所擁戴何藉於忠賢若忠賢一日不斃客氏煽處恐左右之人皆忠賢客氏之人皇上眞孤立於上莫可爲仗耳疏入矯旨逮詔獄斃沈慘死懷宗即位贈太常寺卿予祭葬諡忠愍

李應昇者字仲達江陰人萬歷癸丑進士授南康推官擢監察御史吏事明敏風采大著多有人所不敢言者以背父擾君疏參魏廣微以黷貨無厭疏參崔呈秀及楊漣疏入不省遂具奏略曰昨臣等官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於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言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厥罪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綸先下羽翼四布驚曰孤臣忠賢雖無度驚曰忠亦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輒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辨也千萬罪無可辨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辨而皇上反復爲之辨則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眞可聽其受立乎外廷眞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眞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說親裁昨聞漣疏到閣依然傳擬而閣旨諄諄逐一一爲忠賢任過矣臣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結主心根株旣深呑噬乃肆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畜豺狼將來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弓影之疑即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解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箝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居上九厲之釁將必極之況於忠臣義士所請尚方之劍者哉疏入忠賢大怒矯旨逮下詔獄拷掠不勝死懷宗即位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愍又有繆昌期者字當時亦江陰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右諭德時喧傳以漣疏實出其手忠賢怒因矯旨逮下詔獄加酷刑殺之懷宗即位贈正詹事蔭子國子生諡文愍又黃尊素者字白安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亦上疏申理漣疏忠賢怒削籍爲民歸里爲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逮下詔獄拷死懷宗即位贈太僕寺卿錄其子國子生

左光斗字共之號浮邱其先左難當佐唐封王世襲食於涇後明初徙桐城遂爲桐城人兄弟九人光斗居五初生鼓樂聲異有火光遶屋人咸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文好睹奇書喜讀節俠傳十四郡太守趙勸農有瑞麥光斗作賦上趙奇之命爲文立就稍長才名益譟家貧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墨每語人曰貧家無樂惟率諸弟讀見其各有成就欣然忘寢食萬歷庚子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鄉會皆冠其經房授中書舍人明年戊申歲大水民饑謝封從府過里乃稱貸賑三黨與邑令畫策多方拯救辛亥復大水以差遣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辦爲言則毅然曰不記十六七年荐饑乎吾父鬻荒州母嚼指救米薄粥強進兒女菜色尚分甘親屬死爲具棺殮撫恤之至今日朝廷升斗而反難之癸丑選爲監察御史後命八年雍容依膝下樂山水課諸弟力學商確古今一日嘗曰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籍李綱於高宗初議上疏極諫皆爭事而不知爭人蓋事之失只是一事人則貽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況吏兵二部用人知人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時論聞點曰某賢某奸其留心夾袋如此又謂吾在久靜觀宮府鉤連魍魎晝見姑以小人之奧託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賤爲夷狄疑陰威召疑變收拾而本症從一念機獨始吾徵品本消未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已未始考選命下列西臺是時神宗靜攝久邊境大擾光斗首請皇上御朝早定大計時兵部採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即自領至京光斗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力止之巡中城捐參錦衛金鼎臣等遂假印七十餘顆文卷百餘宗假官百餘名給寶一清疏墾差畿輔屯田以勝國備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疏上賦總由北人不知水利廢屯田乃疏三因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勸皆報可時孝端皇后崩制禮部請敕差官計告乃閣臣未擬敕禮部臣未請敕內衛差官竟批代敕旨光斗以爲非禮疏參改正神宗不豫東宮閣魏忠賢等矯皇太子令旨以索世廟威廟寵畫首頂至私寓脇以必從光斗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敢私授受乎閹怒而去旣又疏參巨閹陳登奪民屯題覆免十三場通租民咸復業又念譽是開墾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子員廩餼卽取給屯糧詔曰可旣又改督畿輔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以私以道義砥勵多士疏請開武學教諸生射躬象才蚤與文並興人競超距白蓮妖起收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設水田三千畝贍貧生每郡試給諸生卷費永爲例康妃李時爲選侍光宗遺孔倡進封后光宗崩李仍居乾淸宮光斗率諸臣叩宮請皇太子出臨文華殿拜呼萬歲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急召光斗光斗不爲動曰天子耳目官不奉選侍召又從容與楊漣執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時熹宗卽位擇定九月初六而選侍猶未移楊漣具疏力爭乃移一號殿閹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遂計無從出盛昌邪黨流言選侍難經皇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疑嗣光斗亦不知移宮後上恩禮選侍甚渥乃具仁義兼盡疏奉旨切責時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光斗曰先帝一月幾葬何忍言削卑作物視宗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妥否且今日之事天啓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歷也議出始斷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諸閹內操威鳴鉦鑾性輔臣沈㴶實典重兵光斗乃上內威與兵奸

相與兵、宦官典兵一疏。言甚危峻。上是之。先是廷弼初撫遼。恃才剛愎。光斗疏論之。廷弼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廷臣交薦復起。欲盡分南攻廷弼者以謝。光斗獨疏救之。廷弼愈不能平。光斗每語人於朝曰。廷弼才優而量不遠。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左僉都御史。邪黨憚忌。乃於魏忠賢處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密為布置。肆擠排。會楊漣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推揭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都御史高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遣戍。於是邪黨益急。巧為借端。而攀龍等俱去國。光斗方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疏。將發。為家奴所洩。矯旨削籍歸。疏不能進。里居。嘗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齣。每飲撤演。聲聞京師。忠賢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弼賄誤封疆為罪端。先逮汪文言下詔獄。酷毒拷訊。文言甘死不屈服。乃不責文言詞。而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光斗聞命。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為別。汝曹善解之。勉其子曰。修德力學。勿以爾父為戒。而隳善不可為。里人奔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幟於四門。示擊緹騎。光斗曰。是抗天子命。不可。慰止之。檻車出郭。里父老子弟遮馬首。哭聲動天。緹騎為踣泗。而從者約數百人。詣闕上書。光斗譬以利害。至黃河。乃返。閹知羣心歸。愈戒嚴防之。下獄考訊。坐贓二萬。勒限比。體無完膚。卒之夜。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年五十一。是時赤族之禍。一日數十發。變盧完膚。不滿千餘。株連兄弟同宗以及三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丁卯九月。懷宗即位。誅忠賢及黨。下詔優恤。悉釋諸繫。贈太子少保、副都御史。諡忠毅。廕子國子生。予祭葬。祠鄉賢。建廟祀。學者稱為浮邱先生。又曰蒼嶼先生。

贊曰。鐵面稜稜。豸冠嶽嶽。虐焰薰天。不為氣奪。首發大逆。星日同懸。不屈獄吏。血書載傳。左為士宗。世賴安危。封事懇懇。千古揚輝。死骨同聲。五夜猶飛。

史官曰。世之議漣者有三。一曰以移宮貪功。一曰以攻奄鉤奇。一曰以過激致禍。予不暇置辯。獨是二十四罪之疏。發之於羣言未聞之先。古云。蘖蘖不採。一掌堙河。漣可謂忠肝義膽矣。卒寢移鼎之謀。正色夷之罰。漣之始疏。折之也。託孤寄命若漣者。足以當之矣。第移宮不必使賂顯。而氣噬毋威挾睨弱之聖論。出自王安之手。熹宗罔聞。與漣之死則同。而過激之言則非矣。君子於漣取其節焉。若光斗之立朝。敷奏明試。其於禮樂兵刑諸大政。多所底績。而其戢宮闈事。與平昔章疏絕不相蒙。嗟學博氣雄。無所不可耶。惜三十二斬之疏。存空名而受實禍。嗟夫。魏大中等申明之旨。烈烈有生氣。亦皆慷慨男子也。

明書卷一百十

列傳二

忠節傳十

周順昌、（附五）人。萬燝、（附劉）鐸佐。周宗建、方震孺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為諸生時。與友衆相砥礪。每感人情日澆。慨然有振起流俗之志。多發之筆舌。萬曆壬子。領鄉薦。癸丑成進士。廷對時。微雨。有璫延之入室。固辭卻之。授福州府推官。稍稍法比。一切請囑賂無所徇。性極慈。嘗曰。吾為刑官。每念用刑非以飾怒。六年中未嘗用重刑。時稅璫高寀為橫。順昌初至。不與相見。璫役犯法者。悉捕置之法。璫所問罪。屬郡縣追理。或加嚴刑。順昌爭之力。民賴以少甦。已而寀以民變劫撫臣。質其二司。或議以周司理代。順昌曰。此豈吾死所哉。誓不往。而與監司之媚璫者相左。欲棄官去。一郡大閧。撫按挽留之。乃止。操履清潔。孽者移莫能難。秩滿擢吏部主事。銓郎一人以數吏供之。新極侈汰。後以美缺償之。順昌一切謝絕。嘗飲湯覺味有異。叩之。則吏所供人參劑也。出金酬之。戒勿再進。嚴絕餽遺。都人以為從來所希。至進退人才。侃侃不讓。所汲引多孤特之士。其人皆不知所從來。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順昌臭味既別。不能無左右袒。人遂得因而位置之。因推舉大僚。失要人意。遂引

歸.時逆璫魏忠賢已駸駸向用矣.既歸.而一時相與者相繼去國.已而璫燄日熾.順昌與人言.義形於色.其語漸聞.天啓五年乙丑.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順昌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門.順昌過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於是御史倪文煥疏劾順昌.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順昌署選時.貨賄狼藉.至漕灣舟爲之沈.而順昌嘗取道中州歸.疏出.聞者咸唾罵.然順昌竟落職.而璫怒未已.丙寅三月.織監李實疏論順昌及周起元黨比.於是以緹騎馳逮.聞命之日.親知畢集.咸爲泣下.順昌意氣自若.明日人情洶洶.蓋順昌廉.又時時爲上官言民間利病.吳人愛之如父母.緹騎至.脅賄.衆助至千金.而脅者彌衆.吳民聞稍傳魏太監矯旨殺順昌.宣旨日.士民聚而與撫按抗言.緹騎叱之.衆遂大鬨.毆擊緹騎至死.撫按諸官皆匿散.順昌立不移.請囚於獄.又三日.始以昏黑行.所過道路.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清官清官.有泣下者.下詔獄.順昌對簿不屈.強坐贓三千.五日一比.會火起王恭廠.停刑.至六月.復嚴比.衆皆委頓.順昌獨瞋目罵璫極口.遂死.順昌爲人篤孝.少時嘗與友人飲醉.母夫人戒之.自是終身不飲.居恆持論平恕.而獨與璫事義憤激烈.乃以口語致禍.明年.逆璫敗.又明年.倪文煥戮死.李實以疏非其出.末減.追贈順昌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毆擊緹騎民顏佩韋等五人坐斬.後吳人憐而葬於魏忠賢生祠之基.立碑題曰五人之墓.奠酒葬者不絕.佩韋就訊.主者問誰爲首.對曰.是日舉事者皆可爲首.何問爲.及赴市.揚揚不變色.告郡守曰.公知我等抱義死.非亂民也.郡守頷之.監司張孝以下皆爲流涕.五人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

萬燝.字元白.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工部.歷虞衡郎中.管寶源局.時慶陵工甚急.無所籌.疏請內官監久積廢銅鼓鑄以資.而忠賢以侵內權.怒矯調屯田郎中.督慶陵.至陵見百務未舉.遂上疏.其略曰.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人主.則竭澤而漁.殺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之.是人主之權.臣下毫不敢睥睨.而況刑餘之人乎.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操王爵.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卒半登於濫臣之首發.與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爲摭拾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於先帝.而敢不一安先帝在天之靈.大不忠於皇上.而敢不慰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誤陵工.爲通天大罪.凡臣職掌者.尙未言及.臣敢爲皇上陳之.皇上之寵忠賢.以服役先帝也.忠賢既先帝之役.則當事先帝之事.既受皇上之寵.更宜心皇上之心.然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先帝之陵寢乎.以陵工而用財.是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也.至撥財以爲陵工.是又臣下體皇上罔極之苦念也.陵工原無額派.籌自於外解.而外解無轉移於事例.又不多.臣承乏寶源局.隨蒙調屯司陵工.又臣之職也.臣在局目擊錢銅匱乏.百計購銅而不可得.咸言內官監積破廢銅器數百萬斤.但一移文.可資鼓鑄.而陵工可不勞他項及諸解.而忠賢怒矣.謂內邊之利.豈可擅移於外臣.隨具奏.而忠賢益怒.奉旨不允.旨下而臣闕矣.嗟嗟.以無用之物.而成皇上大孝之舉.此微臣區區一念.而不料觸忠賢之忌也.甚且詬辭及之.使忠賢少思盡安先帝之靈.盡慰皇上之孝.必不專制若此.然忠賢貨賄山積.何難損此破廢.以襄鉅典.忠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握天下之利權.既操天

下之利權.自全操天下之政權矣.臣詣陵相工.轉至玉泉山.見忠賢所營墳塋.碑石崢嶸.隧道深幽.翁仲簪纓冠帶.環列.羊虎按劍.駝以森羅.制作規模.無異陵寢.且前列祠宇.鼎建佛堂.殊網懸星.璇題炳日.丹青照耀.金碧輝煌.欷歔久之.不覺失聲而歎曰.何物么麼.僭擬若此.所費不下鉅萬.是何來耶.至今鑿山伐木.斤杵常動.布金施粟.車馬如流.曾不痛念先帝之陵未完.督陵之用無措.使忠賢少有心胸.必且以營墳之急.轉而爲先帝陵寢急.以奚梵剎之貲.轉而爲先帝陵寢貲.伏乞皇上俯念陵工要務.發廢銅以資鼓鑄.斯忠賢立寘重典.以懲其盜利權.誤陵工之罪.廢其墳塋以杜後來僭侈之端.於以謝先帝而快人心匪懈也.奏入.矯旨以誤陵工飾詞罪之.杖午門外一百不死.忠賢囑校尉引錐剌心而死.燝既死.而有劉廷佐者.字含白.萬廣人.萬曆丙辰進士.歷任監察御史.身嬴弱若不勝衣.遇事敢言.以直聲聞.曾以言事謫降.後復官.見燝以杖慘死.遂上疏言.臣惟功名富貴.人之所甚欲也.死亡貶辱.人之所不願也.然人臣有甯爲此不爲彼者.豈獨其性與人殊哉.忠愛激烈.不忍君之明蔽於宵小.權移於左.而國至於亂而不可救.是以甯棄生存而蹈死亡.遺榮利而嗜斥削.其苦心蓋難言之矣.古哲后知其若此.每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雖指及闕失.亦霽顏而受.未聞抨彈一閹宦.不能保其身.如工部郎中萬燝者也.燝效役陵寢.循職盡言.皇上若怒燝之攻忠賢.即立斥燝以洩其忿足矣.胡因忠賢而死燝也.皇上死燝.已爲失刑.皇上爲忠賢而死燝.不可言也.忠賢借皇上而死燝.尤不可言也.臣親見死燝之狀.忠賢令惡校兇璫.鎖燝入朝.一路拳毆腳踢.衣裂膚碎.是未杖而已欲死燝矣.既杖.乃引錐剌心.是已杖而又加慘死矣.皇上亦知此光景乎.嗟嗟.人臣有言不當.猶望聖主之能容.彼引裾折檻.季世之主能容之.留爲美談.先帝期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願皇上爲何如主.使皇上有斃諫臣之名.傳之夷裔.書之史冊.大爲聖德之累.此之罪踰又在二十四款之外.皇上豈可仍親信倚任之.而不加顯誅戮乎.伏乞皇上憐骨鯁之臣.死於忠賢之手.將忠賢立寘典刑.以慰忠魂.不然.忠賢借叢憑社.恣肆益甚.則自今以後.懲燝之死.孰肯拚七尺以干不測之威.犯在旁之怒.成一瓊規監謗之世界.使皇上孤立於上.天下事尙忍言哉.奏入.詔追以死.愍宗即位.贈燝光祿寺卿.贈廷佐太僕寺卿.

周宗建、字來玉.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有善政.以循卓擢監察御史.入臺.疏劾客氏以保姆而威福.甚則肖其夫.官其子.及甥.盜竊名器.疏入.不報.客氏覘知忠賢而歎曰.宗建膽懸舌端耶.何法以斃.旁有聞者.拍手舞蹈.其富貴乃在斯.以宗建爲奇貨.搆城非以中之.傳旨廷杖.以速至午門.杖復免.及巡光祿.復劾貪婪司禮太監王體乾.體乾謀之忠賢.謂此人不去.我輩耳不得清淨矣.復傳廷杖.至午門.又傳免.忠賢巧於播弄如此.宗建欲棄官去.不許.天啓壬戌秋.京師久旱.上躬禱獲雨.雹以從傷稼.羣黨皆以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以爲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能窮大義.耳目聾瞽之際.日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日以相耗.甯不壞政事干天怒.疏入.忠賢大怒.時上御文華殿日講.宗建應侍班.方撤講.忠賢竊綠指督.嘵嘵辯目不識丁語.狂告號奔.直逐御座.願乞爲僭.上爲勸容.命杖宗建一百.於朝.輔臣葉向高等力救獲免.等忠賢益肆.而給事中郭鞏附忠賢.持內計.搭擊排擠特甚.宗建力爭.以鞏交結

近侍。律當斬。大發忠賢之姦。嘗書紳曰。見邪不擊非忠臣。畏死不言非勇士。忠賢持章示輔臣。擬逮繫。而向高復緩救之。奪俸。乃其黨曹欽程遂疏其投楚獄事。下詔獄。時許顯純掌北鎮撫司。即訊。五毒備至。罵宗建曰。犬豕。此時尚能說老爺爺不識一丁否。御史王心一奮然於朝。以公義責執政。執政屬擧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時向高已去國。心一反復論辯。執政意怒。心一含淚出曰。宗建死矣。忠賢使人以鐵釘釘其體。不死。復令著緜衣。以沸湯淋之。皮肉捲爛。躑躅二日而死。懷宗即位。憫其冤。賜白金五百兩。䘏其家。贈太僕卿。官其子爲部司務。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萬歷癸丑進士。初授沙縣知縣。爲政清嚴不可犯。而仁惠在民。民尸祝生祠之。秩滿。擧天下循良第一。四十四年。擢授監察御史。神宗末。朝政多爲諸要人所持。震孺力請開門戶之禁。薦起高攀龍、李邦華等。後爲名臣。或死國難。其人倫之鑑如此。光宗薨。熹宗立。逆閹魏忠賢結客氏表裏爲姦。震孺上三朝艱危疏。以在牀在旁爲喻。忠賢恨之。及巡視南城。忠賢甥傅應星强奪人妻。震孺執法窮治。忠賢躬詣門請。震孺笑曰。有執法御史。無徇法御史。忠賢怏怏謂人曰。我與小方豈宿世冤家耶。遼陽不守。奏請添設巡撫。疏通海道。調集邊兵。更換司馬。皆中窾。及遼陽破。震孺哭請於朝曰。諸君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請自往犒師。乃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存熱血黃沙之想。臣無足濟。欲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向東耳。是時忠賢嫉之甚。惟恐其不出。及將行。復奏以爲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臣不敢愛死。惟是越二十七人而臣膺是役。後來必有以擯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擯。而擯此危險刀頭誓死之差乎。見其疏者。多悲其語。及至河西。敵數萬騎隔河陣。震孺集兵露處。爲虛實示不測。七月而敵無隻騎渡者。中外倚以爲安。於走卒中拔萬鏞一貫、劉徵可爲大將。後果皆著戰有功。守鎮武死之。其識英才如此。遼旣潰。候代於前屯。敵渡河。督撫迎戰。全軍沒。大帥擁兵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著。若敵大帥去。夫豈有幸哉。即日馳赴。握手曰。將軍歸否耶。歸相保富貴。不歸請即殺我以明心。大帥泣下。攜歸。得兵數萬。火器以萬計。糧十萬。而視師者忌其功。不以聞。震孺亦不言功。而主事徐大化等逢閹意。疏震孺摸差。下部議。都御史鄒元標猶筆曰。御史保全關外無過。且有社稷功。何中傷爲。勅徹免之。而給事中郭興治劾元標庇御史。謫歸。復劾震孺河西多藏私。遂矯旨逮。忠賢苦於對簿無左證。嗾緹騎曰。死御史更佳。緹騎至。焚其居。倡言夷三族。欲使自裁。而親使仗義左右之。至下詔獄。震孺在獄。會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詩含譏諷。忠賢怒逮。併誣其與鐸詩酒交通。擬斬西市。會皇長子生。得免。忠賢不釋然。遣邏卒伺動靜。卒心恤忠義。報惡疾旦夕且死。得延而不死者。邏卒力也。震孺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懷宗即位。釋之出獄。觀者如堵。至馬不得行。省臺交薦。謂宜待以不次之擢。而執法忌其戇。或云當爲一贊。震孺笑曰。使方子而行賂。魏璫時已九列矣。遂老不仕。

贊曰。搏虎而陘。未得勢也。揭姦而蹶。失厥志也。氣壯山河。志亦咸也。誅夷黨禍。勢亦行也。

史官曰。順昌請諡平恕。稱善人。惜義憤激烈。不暇反顧。以口語致禍。酷烈可痛也。觀衆毆緹騎。五人就死。可以得其梗概矣。燝以陵工諫。顯其章。忠賢罪可道耶。宗建罵忠賢目不識丁。震孺以在牀在旁爲痛切。熹宗不悟。奈何。震孺嘗曰。天下無一才可廢。廢之則成瘡痏。名言哉。他如死於璫禍者。則有高攀龍、周起元、袁化中、魏大章、周朝瑞、吳裕中、劉鐸等。或抗疏。或題詩觸忌。斃慘桁楊。命畢狴犴。嗟夫。他如一時死者。或以封疆失事。或以賄賂多寡。誣附忠直。陰護庇附。而熹宗七年寘諸廢黜之官。皆得借端。燃灰當路。燕石奏玉。薰蕕類鉤。可同日而論哉。

范景文等死國難諸臣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歷己酉。擧於鄉。癸丑。成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鑿壁就學。便以天下爲己任。有其先仲淹風。父永年。爲南寧守。以恪修直道聞於時。景文初授東昌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人呼爲二不公。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卯辰間。山東大饑。飭行荒政。躬親賑恤。所活以億萬計。民皆肖像尸祝。入爲吏部主事。天啓乙丑。爲文選員外郎。即一樸被臥署中。經旬不赴私寓。獎恬抑競。銓澄流品。海內翕然稱之。庚申。光宗即位。署司事。仰闢閶門。旁求舊德。枚卜起廢。無慮百人。皆先朝名宿。關繫建儲。攖鱗觸忌。守正不阿者。人以爲光宗一月堯、舜。其於用人。景文實襄成之。天啓甲子冬。起典選。不報。乙丑。起補文選郎。見逆閹魏忠賢姦柄。政府變閹入朝。首疏請仕路。發士節。以廉恥杜請託爲言。姦人耽耽側目之。時大學士魏廣微猶以鄉曲故多方招致。景文竟不一投謁。比當例推。彼先授意部堂。芟除異己。如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景文侃侃與爭。執義不爲徇。兩魏以其私人曹欽程疏論李應升等。而景文危甚。於大選日嚼舌出血。噴灑几席。遂以病歸。家居閉門卻掃。同鄉知故。概行謝絕。著書立說。皆有益經濟。丙寅八月。銜門循序進卿寺。矯詔不許。時父永年官南工部營繕郎。強項不拜逆祠。亦乞假歸。懷宗即位。省臺交薦。即家起太常少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不踰月。遵鄰不守。敵薄都城。景文不待詔命。傳檄帥兵勤王。所過秋毫無犯。敵聞風卻。保、涿獲全。移鎮昌平。扈陵寢。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護通州。尋養病歸。起南掌院右都御史。崇禎八年乙亥。進南兵部尚書。於留都廢弛。多所條飭。改北刑部。轉工部。極力裁節。國儲賴焉。懷宗親擢入內閣。晉大學士。甫四十日。寇薄城。疏請發內帑。鼓勵將士。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憂憤至廢飲食。詔對時。已絕粒三日矣。歛泣入告。聲不能續。三月十九日夜。直忽傳車駕南遷。景文曰。主憂臣死。分也。予將與都城共存亡。入朝房自縊。左右解之。遂草遺奏。略以爲皇上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旗。惟有一死以報皇上。惟皇上可以爲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擧。闕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難爲爲之。能不痛恨於誤國之姦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姦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義。早圖恢復。直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又遺囑其子玄秀云。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恥。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已畢於死期。死可見太祖列宗而已。爾以遺疏追奏。見微臣一片忠赤耳。慷慨賦詩。遙拜其先人。冠帶赴井死。閣臣六人。死者惟景文焉。而景文獨先死難諸臣。所著有昭代武功錄、大臣譜、師律諸書。及詩文集行於世。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歷官祭酒。以知兵事遷兵部右侍郎。有文名。一時制誥皆出其手。崇禎十六年。戶部尚書缺。懷宗召元璐等於平臺。言天下大務。稱旨。拜戶部尚書。時

軍興旁午。一切倚辦。闖賊李自成困京城。人間元璐曰。儻有不測。將如何。元璐曰。臣死君死。儻何二三耶。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寅刻。聞城破。即整冠帶望闕拜。復向南拜其先人墓及母。不別其內人。易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關聖前。對酌三醆。復出廳正席坐。攜袖中小語僕輩曰。分當如此。意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諸僕欲解之。一老僕跪於傍哭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囑已再三矣。請勿解。賊至。索戶部印。見其面如生。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開化知縣。調蘭溪。擢刑科給事中。爲吏科都給事中。多所建明。歷官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奉命守德勝門。城破。端坐城樓。賊至不動。賊衆脅之。大罵。賊毆殺於城樓。仍以火焚其遺骸。

孟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大理評事擢吏部主事。遷郎中。歷官刑部右侍郎。兆祥初以劾標閹魏忠賢削籍。直聲素著。朝野仰之。懷宗即位。起爲太常少卿。後累陞至是職。奉命守正陽門。賊至。不屈。死於門下。子章明。崇禎癸未進士。未就官。候銓京師。聞城破。曰。吾父忠直必不辱。吾豈敢辱吾父哉。遂自縊。闔家皆死。人皆憐之。

周鳳翔、字□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左庶子。聞懷宗崩於萬歲山。北向冠帶拜。賦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遂自縊死。二妾亦同縊。

劉理順、字湛持。杞縣人。崇禎甲戌進士第一人。歷官右諭德。聞京城破。乃題名於壁。字盈尺。有成人取義之詞。乃自縊。其妻妾及四僕俱死之。賊多河南人。約一二百人相率覓之。羅其門曰。劉公居鄉良善。里人咸沐其恩。此來正欲羅衛以報之。何至於此。乃羅拜奠獻而去。有留守其居。仍紀其喪者。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右諭德。方食聞變。投箸曰。是當死。僕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更辱親大矣。二妾朱、李自縊。世奇向闕拜。復南向遙拜其母。裂帛自盡。

汪偉、字長源。江寧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慈谿知縣。以循卓選入翰林。授檢討。聞變。與其妻耿呼酒對飲畢。索筆大書於壁上云。身不可辱。義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雙芳。遂就縊。偉懸右。妻懸左。妻耿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正左右易而死。

李邦華、字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初授涇縣知縣。擢監察御史。出爲山東參政。入遷光祿少卿。歷官兵部右侍郎。魏閹時。削籍。懷宗即位。起督通州。入理戎政。遷南掌院左都。轉兵尙書。改北掌院左都御史。聞城破。走文丞相祠。慷慨哭拜。縊祠扉上。

施邦曜、字爾易。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自工部郎出爲福建參議。歷布政使。入爲光祿卿。再遷左副都御史。聞變。賦詩自縊。

凌義渠、字茗柯。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行人給事中。風采凝峻。有直聲。出爲福建參政。五遷爲大理寺卿。聞變。盡焚平生所著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望里拜。書四十餘字。付僕人歸報其父。有盡忠即所以盡孝等語。寓中繩刃皆爲僕所匿。得短綆。爲繫於窗之楞。奮身而絕。臨有賊居其寓。五日始殮。猶含怒色。

申佳胤、字素園。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爲儀封知縣。陟吏部。歷進爲郎中。緣事忤執政。謫國子學博。再遷爲太僕丞。時出畿輔稽馬政。適賊逼都城。相知道者。謂在外可暫棲僻地以免難。觀進退。佳胤曰。君在何可逃。乃單騎赴闕。見事不可爲。貽書里中云。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逃。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時其母年八十。仲子涵煜年十四。爲聚賓客行冠禮。明日。城破。左右請易服避。佳胤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僕固守之。紿曰。吾自擇善地可避。僕信之。至王恭廠。有巨井。躍而入。僕挽之。袖爲斷。入而水僅腰。僕曰。主人可登矣。佳胤曰。汝等歸慰老母。即出吾亦必死。徒擾擾。乃俯首坐而死。次日舁出。顏色如生。兩目爛爛有光。其母撫之曰。兒不瞑。爲我耶。有子作忠臣。尙何憾。遂瞑。長子涵光有文名。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建昌推官。擢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聞變。將垣中參駁諸要事一一簡出。付其僕曰。賊入。必縱焚。吏必失。吾所掌不可沒也。沒負君矣。一語不及家事。從容自縊。家人星散。海鹽舉人祝淵從賊羣中收其屍而斂之。數日面猶如生。賊皆義淵。不迕之。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中書。歷官戶科都給事中。寓與周鳳翔比鄰。外城破。過鳳翔寓。鳳翔已盡節。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歸寓。沐浴衣冠。北嚮再拜縊死。

王章、字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行人司。選擢監察御史。與光時亨同受命巡城。並轡走城上。城破。賊至。衆皆倉皇墜城遁。章攬轡神色自若。賊至迫之降。時亨下馬降。章不爲動。賊三問。章三不應。賊斫其膝。章墮坐馬上。罵不絕口。遂被害。

陳良謨、字賓曰。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大理推官。擢天下廉吏第一。擢監察御史。聞變。與妻時痛飲至醉。聯古詩數十句。相對而縊。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初授義烏知縣。擢吏部。歷考功員外郎。城破。其役頗約投降。直曰。吾生可捐。吾計已決。時傳懷宗出齊化門南遷。其友羊君輔勸曰。上已南遷。公盍正宜擬蹕偕行。共圖恢復。何必以有用之軀輕一擲也。直唯唯。相與結束出門。一望賊衆蝟集。曰。當此干戈。欲焉往哉。忽傳懷宗崩。號慟不能起。君輔與諸僕扶掖之曰。公親老子幼。奈何。直瞋目曰。有吾兄在。是夜。書家信一函。憑几上作詩六絕云。舉士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除安得赴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負國巨罪豈容誅。塔毀腥聞駭毒痛。磬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讐慘古今。么麼逆豎倡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吾皇遙禍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讐未復身先隕。浸化啼鵑淚血傾。擲筆翻然亂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露生前恨。肯留死後猶。畢命僕取麻作縊。僕手戰不能成。直叱出。遂自作。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其友君輔斂之。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滋陽知縣。後擢兵部主事。再遷爲武庫郎中。賊臨城。即致書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死。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兄忠孝夙著。諒有同心。城破。猶未聞懷宗確信。忍死。及聞懷宗梓宮於茶菴。慟哭往哭奠之盡哀。賊爲感動。歸伏劍刎死。

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再遷爲郎中。辭不就。逮下獄。踰年宥之。旋復官。守銓京師。賊逼城。左右曰。公非見任官。可早遁去。之茂曰。君臣定誼。何必見任。賊不赦。有從君耳。城破。爲賊所執。使跪。不屈。大罵。賊以梃擊脛至折。不跪如故。遂以梃洞胸折脅而死。

金鉉、字伯玉。順天人。天啓丁卯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高等。爲工部主事。時以戶工錢糧多委卸參差。設總督內臣主兩部錢穀。立專署。以太監張彝憲爲之。彝憲到任。兩部郎以下。皆趨拜於庭如胥吏。鉉不往。彝憲查知。屬逼入署。鉉堅臥。卽草疏諫。不宜以中官綰利權。違祖制。上不省。彝憲怒。核兩部故庫歲貢器。罰鉉督造銃火門不端。弗堪用。奪職。尋甲申起兵部主事。鉉風致曠逸。居近西華門。嘗徘徊於西苑金鰲玉蝀之間。愛其風景。每自攜尊酌臨飲橋上。或賦詩高唱。內閹觀者如堵。鉉旁若無人。自如也。時歎曰。吾死。得葬此足矣。聞者駭之。闖變。急衣冠赴萬歲山。過其地。號哭罷。呼皇上者三。奮身入水死。

王鍾彥、華亭人。歷官工部主事。城破。左右趨令投賊。鍾彥笑曰。豈有此理。入房自縊死。同邑人宋天顯爲內閣中書。亦自縊死。

劉文炳、海州人。孝純皇太后兄。懷宗母舅也。聞城破。奉祖母時年九十。妻及子繼祖、孫文炳、文燿會揮一大井。男女子孫十六人盡投於內。閉門縱火焚賜第。火發自縊死。

鞏永固、字皇圖。大興人。尙光宗第八女樂安公主。公主先一年薨。柩在堂。遣子女數人。聞變。悉以黃繩繫於柩。縱火焚死。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自縊於庭。

王長錫、孝和皇后兄也。封永甯伯。聞變自盡。

張慶臻、永城人。襲封惠安伯。詳孝誠太皇太后紀。闔門數十人登一大樓。縱火焚死。遺三歲兒稚凝。爲乳母所竊。索不得。至今存。

張世澤、英國公也。薛濂、陽武侯也。郭振明、博平侯也。衞時春、宣城伯也。周鏡、懷宗皇后從兄也。爲都督。皆聞變自盡。

朱之馮、字樂三。順天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宣府都御史。衞景瑗、字帶黃。韓城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巡撫大同都御史。馮師孔、字芝圃。中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巡撫陝西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巡撫山西都御史。徐標、字□□。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眞保都御史。皆以兵將降賊。與城俱盡。

贊曰。天崩地坼。宗國淪亡。鼎湖痛兮。明運不咸。主辱臣死。況滅立王。諸公盡節。汗簡遺芳。忠懸白日。義概秋霜。方之古烈。文山首陽。

史官曰。逆闖怨陵。肆犯宮闕。鐘簴失守。廟社震驚。致懷宗殉大寶之遐棄。憤皇圖之胥覆。含辛血衿。飲恨雉經。皇后宮妃。魂消椒殿。太子諸王。身縶金紲。一時在位者。雖不能策馬揮戈。衝擠、尙於蘇竹。力疾苦戰。死下盤於濟溪。然而伏節殉君。橫屍闕下。如范景文等。絕脰不辭。湛族無悔。非識君臣之大體。明生死之至分。何能有死無二。取義成仁若此哉。嗚呼。若甘心賓闖。反面射天。飲食梏桎之下。流水金珠之獻。靦顏金紫。謗誣莽新者。可勝誅乎。至於託蔣沈之絕粒。賀樊系之忍辱。以視景文等蓋霄壤矣。悲夫。

明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三

儒林傳一

史官論曰。夫儒者取其明理義。闡性道。使聖賢之傳。昭然如日星之不晦。乃稱功焉。昔司馬遷六家之指。班氏中九流之略。皆緣儒於道、墨、名、法。此蔽於時之見也。漢施、孟、梁邱諸人。多沿習訓詁。不能有所發明。使微言大義。絕不復存。而公孫弘、兒寬之屬。徒以經術取卿相。彼二子者。謂儒止此耳。其事止於說經文。而效不過拾靑紫。烏在其賢於釋家衆流也。自唐韓愈指辨邪正。衞道孔嚴。而後濂、洛、關、閩大昌於宋。相與明彌綸之奧。析義利之微。示求仁體仁之方。發理一分殊之旨。道學大明於天下。而儒始尊。而儒始眞。然宋人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謹辨而守。卽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要足以通物方。弘道用而已。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指歟。陳同甫譏之似矣。明興。太祖重道崇儒。徵聘四出。講論闕廷。建文篤尙文治。太宗裒章聖經。而宣、世兩朝。克敦至道。以故名儒蜚出。衞道甚勇。至薛瑄之守。王守仁之用。尤其彰彰者也。諸儒咸能修身理性。以宗正傳。俾聖道昭垂。燦然明備。以視漢人之專已守殘。宋儒之告密

精微者.則有間也.烏得與六家九流同日而語耶.作儒林傳.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德一.又字仲裕.祁門人.世傳理學.父應新、字元美.記誦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克寬六歲.教之孝經、論、孟.隨口成誦.於理學發悟.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搜諸書.元延祐戊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見吳仲迂.以文印正.吳曰.讀書明理.鞭辟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曰思復.銘於壁以自勵.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眞知作春秋心法矣.舉浙江鄉試.次年.下春官第.益刻勵爲學.棄科舉業.取春秋傳考諸家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淵.故爲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四方從遊甚衆.嘗識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諸學者稱環谷先生.洪武二年.聘至京.修元史事畢.特旨留仕.以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采段.給驛而還.

趙汸傳

趙汸、字子常.歙人.少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意.輒不釋.夜歸.取大全集.語錄等書稽閱.由是有得.遂勵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聞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再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又再往.留歲餘.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翰林虞集授館於家.一歲.嘗爲書曰.聖賢之學大矣.學可不知其要乎.嘗聞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虞大稱之.元末.四方擾攘.起鄉兵.輔汪同保鄉里.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戰不求智勇之士.眞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智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歲得其時用兵之弊.丙申.明兵定徽.寓衢之柯山.潛心著述不少輟.洪武初.有事與徵辟.繼以義禮召見.辭.已再以山林遺佚徵.修元史.竣事.得請還.卒.年五十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汸每謂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桂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如求筆削之旨.而不考舊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力用之階.其於易經.則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史開端、乾坤也三卦解.其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嘗曰.讀書最忌多疑.每展卷則羣疑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毋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

卽以名集.

張美和傳

張美和、初名九韶.字以行.清江人.從外祖孫先生學.不待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卽能詩.合程度.孫曰.汝學駸駸來逼.吾不能教汝矣.往師前進士余復鄉於襄陽.盡得詩、禮之傳.隱居教授.益攻苦.於書無所不窺.參互考訂.以窮其說.來學者甚衆.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避地沛中.讀書授徒如常.諸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不爲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繼以異端.開其類凡五.各爲之條目.析衷以己意.去取詳明.剖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尙見之稱賞.題曰理學類編.洪武初.薦爲本縣教諭.七年.徵天下貢士入太學.銓用者多其弟子.十年.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教.氣貌嚴整.將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illegible].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罕.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嗣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禮部.二十七年.再典禮部.會有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深敬禮之.無奈何.復召校書翰林.力勤.纖蠅頭細書.皆出手筆.書成.辭歸.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類編八卷外.有羣書備數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貝瓊傳

貝瓊、字廷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上嘗坐奉天殿.召諸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誠諭.皆頓首受命.瓊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適作大韶賦見志.宋濂爲司業.建議爲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不聽.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疑議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庖羲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尙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是唐、虞於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能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

是朱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由是觀之。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歷世尙、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仰之。祀以王者之禮。猶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也。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曰。先生辯晉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與三皇之祀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盛廣殿。儼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卽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為人文行超越。素有名。學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朱廉傳

朱廉、字伯淸。義烏人。少刻苦厲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受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知名。師道尊嚴。人皆式之。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鎭嚴州。大加禮敬。辟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曆。徵為纂修官。書成。授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扈行至中都。進詩十首。上覽喜曰。佳詩。朕為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當時以為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久之病瞶。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多所闡明。嘗取考亭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述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

趙俶傳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博通經史。為文適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薦至京。太祖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顓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為法。就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乞歸。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以盡餘齡。上可其奏。加俶官翰林待制。敕給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為兵部侍郎圭玉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因睠視之曰。誠老矣。歸養為宜。俶頓首而退。當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

政有名。世以俶為愛而能誨。越七日。詔出庫錢二十五緡賜俶。拜謝遂行。朝貴皆賦詩贈俶。成什。學士宋濂等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者。咸羨其榮遇云。

黃鼎傳

黃鼎、字伯器。一字孟鉉。先盱人。後徙吉水。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勸學。於書靡不通究。父彥榮。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鼎、岳尤傑出。鼎天資絕人。八歲能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為文章。馳騁馬、班。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歎曰。今之軾、轍也。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然必推服其兄鼎。洪武中。用薦授鎭江府知事。鎭江密邇京師。庶事叢脞。簿牒山積。既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詿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為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六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覃微。涵泳浸漬。久益沛然。其從學者日衆。嘗闢論獎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凡教人。以實踐為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歎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為文章。脫略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學古齋詩文、宋史論。卒年八十三。楊士奇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殆盡。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為己任。故後之名碩。多出其門。鼎才高意廣。樸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

趙謙傳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蚤歲孤貧。寄食山寺。勵志聖學。東遊鄞、台。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烏山萬卷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緝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廬右。嘗謂士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遂纂考古叢雖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鄙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思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啓後學旣迷之徑。四明鄭氏有曰。學者以斯為範。當為名世大儒。洪武十二年。上聘修正韻。年二十八。宋濂深知之。遣二子從遊。自信其說。衆多嫉之。出授中都國子典簿。正韻成。多用其說。明年。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吏部郎中侯庸薦奏。上曰。朕知之久矣。將老其才大用之。又具啓懿文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為教官。有忌者曰。可行蠻貊。乃俾教瓊山。解縉為文送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嘗覩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雖將門弟子。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遊者。若莆田朱紹、三山鄭貴、鳳陽孫岳、臨川吳均。皆為最著。由是南海始聞聖學。而名世之儒。寖出矣。二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永樂初。門人柴廣敬擢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上

奏。詔藏秘閣。先是臨終書手別瓊士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乎。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水與冰時爲之。非其自爲也。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也。方圖成。授王惠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而謙之闕。又所以發二書秘。故臨終所得如此。謙於世利聲華。澹然無所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

蕭岐傳

蕭岐、字尙人。泰和人。祖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崖山寨。公四歲母亡。承父靜安之訓。悲讜。知讀書爲文。督不失先業。性穎悟。成童以書經有聲。元季。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爲人所稱。比壯。博通群經。尤長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爲諸生。臥誦四書。終卷不失一字。性端重。不喜諧謔。宴會。衆士有垂老者。終席酣暢。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蕭生是託。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闕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年往往諠譁恣肆。馴至取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公在側。欣然相語曰。一蕭先生足可鎭席矣。待諸少不惡而嚴。斷稍不當。惟正坐不應。四方來學者。誘掖諭道。纍纍不倦。或以爲太勞。曰。敎人當如此矣。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與人交。不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父孝愛。遇盛宴有珍味。不舉一筯。諸生承意輒餽於家。始食。明太祖大徵諸儒。首舉不就。洪武十五年春。詔舉天下賢良。有司彊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書。一曰。審督誣告謀叛者。以便善良。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上書。三曰。免祖墳之稅。以便耕種。四曰。蚤分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蚤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圖局拘盤。以便民自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懲陳氏無寸鐵之刃。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納賜宴。明旦召入。授潭府左長史。以年老辭。至再四。忤旨。謫敎楚雄。明日。上念其忠且年老。追還入見。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別室。有古書飫饑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除平涼訓導。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敎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縉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又三年。被徵赴京。詔考定典籍。宴奉天門。退朝。上目之曰。眞老成人。可敬。賜御饌。令十日優與供給。入對屢稱旨。宿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廣。論議多所推重。未幾。放歸。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鞾韈。給道里費。比歸。營葺東山。自誌而銘之。寫眞自贊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時語人曰。吾已老。若等宜守法律。勿犯條例。上神聖聰明。動必加法。不汝貸也。二十九年正月。誕日。親友稱觴爲壽。笑曰。吾鬚髮白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岐以六月得疾。無一語家事。每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正固集、金華叢、歸來藁、鄴遊藁。求文者填溢。常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習別人。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比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語。先生胡爲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陳海桑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岐平生不信鬼怪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爽不正之氣。故得此證。鬼安在也。學者私諡爲正固先生。子二。忠、字用文。始被鹵爲居臨洮。岐自平涼還。忠適入覲。遂返道左。遂得歸。道、字用道。鄉里以孝名。

曹端傳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自幼立志。以聖賢爲必可學。務在躬行實踐。而靜存居日。潛心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篇。歎曰。道在是矣。益玩索不忘。有自得處。輒親爲之注釋。以暢其旨。居家事親至孝。父雅慕佛家流。端日以聖賢之道幾諫之。父心回向。因作夜行燭一書以進。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言皆粹然合於道理。比兩親喪。哀毀。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廬墓六年。孝思沈如也。又建祠堂一。事先。建義祠一。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嘗詣縣上書。請毀淫祀。年荒勸賑。全活者甚衆。歷舉同儕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歛之。永樂戊子。舉河南鄉試。己丑一榜。授山西霍州學正。十餘年。明聖學以訓迪諸生。然敎人尤以身先爲本。士子多薰其德而心悅服之者。壬寅。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乞留。蒲庠亦連章爭之。霍州先備奏。遂允。宣德甲寅。卒於霍。卒之日。人爲之罷市巷哭。學者稱爲月川先生。正德中。兵部尙書彭澤稱端爲本朝理學之冠。欲奏請從祀孔子。因致書河南巡撫李某曰。國家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於道傳之學。則繼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崔銑曰。月川曹端之執節。介菴李錦之清閒。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遠。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改。民僞滋。安得斯人矯之哉。先是正統末。御史蒲州謝琚嘗著論曰。釋氏、老子之敎。流布天下。舉世而尊信之。莫能發其非也。能發其非而距之。而後可與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者。釋氏出於自私之厭。而專尙寂滅。老子出於自私之巧。而專尙虛無。三代隆盛。未之有也。秦、漢而下。始起而肆其言。人皆尊而信之。莫能發其非也。是以愚昧者惑於誑誘。甘心迷役。高明者□於見聞。醉生夢死。嗚呼惜哉。誠能發其非而距之。而後可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韓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朱子曰。佛、老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則所謂發其非而距之者。堯、舜、禹、湯之道。賴之而復明。周公、孔子之敎。賴之而復行。聖朝道學大明。眞儒蔚出。於是河南靖澠之間。而月川曹先生出焉。方其幼也。則以希聖希賢爲己任。其壯也。則以繼往開來爲己事。而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則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民秉之彝矣。老氏以無爲道。則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民用之常矣。其於聖賢精一執中之傳。果何有也。豈非所謂發其非而距之

者賦。

薛瑄傳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母齊氏。耕就館。先一夕夢紫衣人降舍。寤而誕瑄。幼有異質。清徹透骨。五臟露如水晶。七歲通論、孟。垂髫參議李宗問欲致見之。不往。因觀性理大全一書。歎曰。此孟、孔正脈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讀至忘寢食。其爲學事務體驗於身心之間。致知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入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每不滿陸象山所言。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輒歎息。若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日玩經書。以及濂、洛、關、閩諸家粹言。多所自得。嘗隨父居玉田。時有御史謫戍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厚。父嘗命瑄往從之學。三人皆待以吾友。因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舉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高第。宣德丁未。授御史。時楊士奇在內閣。求一識面不可得。往監湖廣銀場。益潛心理學。每方寢或思。有所得。卽秉燭起書。尋巡按山東。建言內外風憲。緘默不言。左都御史顧佐惡之。比考滿。署下下坐。是不得進階。瑄不爲動。正統元年。擢山東提學僉事。以憲臣督學始此。首明理學。以淑士類。山東士人稱爲薛夫子。已而吏尙書何文淵欲薦代己。稱之曰。不愧往哲。時王振有寵。與瑄同梓里。振欲效蔡京引龜山故事。思拔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之。振卽召入。擢爲大理寺丞。比至。士奇勸詣振謝。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竟不謝。一日。偕諸僚友過振於途。瑄獨不加禮。振滋不悅。會百戶某死。遺妾有姿色。振姪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其嫡妻賀氏毒殺其夫。時都察院問已誣服。及送大理寺。瑄鞫得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論死。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素謹厚。不甚曉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爲。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爲之動。得不死。仍繫錦衣獄。尋除曰。放歸田里。通政使李錫歎曰。眞鐵漢也。比歸。閉門不出。造詣益深。未幾。起原官。景泰辛未秋。乞致仕。戶部侍郎學士江淵言於上曰。薛瑄廢官。罷而復起。終始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稍踰六十。耳目聰明。未嘗衰耗。臣愚以爲瑄之才之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遂不許歸。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並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以此重其爲人。及回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時南京鎮守太監興安、袁誠於端午遺瑄扇。瑄辭之曰。賜扇天子事也。二人皆重瑄。亦不敢怨。瑄初被召至京。會蘇、松大饑。民向富家貸。不與。遂焚其廬舍去之。蹈海以避罪。朝廷遣王文往案其事。文坐以謀叛。連及五百餘家。瑄抗疏力辨之。從理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瑄奏事。爲更袍服。人曰。不冠不見汲黯。是也。未幾致仕。蓋是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日甚。瑄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懇歸。詔許之。居家八年。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卒之日。先書其案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

通。是日正衣冠危坐而逝。有迅雷白霧之應。鄧文潔、呂涇野云。薛文清爲今代道學第一人。給事中張九功、侍郎姚夔、布政使許讚、吏部尙書喬宇屢薦。以爲世之眞儒。明道適用。潛心理學。有功名教。宜侑食孔廟。無忝。上不聽。隆慶改元。御史周弘祖又疏請入祀。而廷議竟未有成。瑄嘗謂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故其教人。一於復性反己。功夫絕似曾子。故其言曰。讀書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方有味。不然。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尤從事於居敬窮理。久之有得。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理矣。瑄於天下事皆理會得過。故曰。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又曰。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吁。其博而約者乎。時有嗤朱注爲訓詁。瑄曰。四書集注。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詆議。或勦拾成說。以行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少保大學士李賢嘗曰。今日士夫中能篤於學者。僅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身心體驗而有得者。及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是以卒能身以及其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略不能動也。淺者或疑其言之不華。蓋指相如、揚子雲勝於曾子之一唯邪。楊廉云。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觀其讀書錄。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瑄嘗罷內閣歸。中途絕糧。其高風介節類如此。

胡居仁傳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端慤。孩提時。言動卽不苟。比學於家。塾師殊目。年十七八。習舉子業。已而聞吳與弼。往從之。因有所悟。遂退而藏修於讀書窮理。深慨記誦詞章之非。而謂聖學之成始成終在一敬。因以敬扁其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作。故其自銘詩云。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眞在此。堅不愧蒼天。其主敬如此。學先於主忠信。而要於求放心。終日乾夕。孳孳不倦。由是存諸心而理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故自言曰。惟己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嘗著進學箴以自勵云。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因歎學者好高入於禪。陽詞失於矜。不務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時陳憲章負大名。一時英流皆北面之。居仁深詆其學爲禪。嘗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蓋居仁於斯理。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嘗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已而築室山中。曰禮吾。曰南谷四方友門者。日與講習。因著居業錄。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者。皆筆之。而名以是名。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意。專以排禪爲急。其言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廻。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屛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

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是這箇極妙玄。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楊廉云。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張吉云。先生老於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昔無安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今讀居業一錄。其闡經傳旨趣。學問工夫。致教基本性命淵微。皆悉焉。而於異端佛、老。尤詳闢之。使末世不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先生教之澤不淺。居仁嘗示人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眞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衰。不係於天乎。羅整菴云。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做成。又云。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斷於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所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竊觀似之亂眞。非精於禪者。惟敢辭而闢之。然而排似是之學於狂波之時。實自居仁始。

陳眞晟傳

陳眞晟、字德晦。又字剩夫。漳州鎮海衛人。氣清爽。性穎特古樸。年十七八卽然。不襲俗味。遂厭末作盡心而棄之。惡異端害道。拒之。致儒業。先是從進士唐泰業舉子。被薦就試。見有司遇士不以禮。督察嚴瑣。遂歸。蓋自是不復應舉。隱居力學。務踐履之實。初讀中庸。做存省工夫。未有得。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覺有下手處。因讀大學或問。知敬乃大學基本。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人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因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遂從敬字做工夫。而尤於愼獨用力最猛。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雖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自號布衣。學者稱布衣先生。天順二年。循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推極於六十四卦。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以黑白象陰陽動靜。而分爲乾、坤、坎、離。繫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性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於此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天下之功。至於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記誦詞章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思、孟。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載。至周、程、張、朱氏出。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因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眞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釋者。但能體此學下之功。循循訓至。於以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與聖賢相傳者也。次乃嚴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奏。先疏乞召見面陳其說。不報。及書奏。下禮部詳看。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竟寢歸家。因讀提學憲臣頒行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倫孝弟忠信禮義等語。歎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勸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而據而行。告諸當道。終不能行。又疑。已而聞吳與弼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從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於道旁。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入南昌。見張元禎。止之宿。因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某敢僭謂斯道自朱、程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眞晟聞之若然。遂歸。尋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知府彭桓立石。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讀表章先哲。始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喜文字。有雜藁若干卷。邑人林祺爲之編次。名存藁云。周瑛爲布衣學有所得。行之皆無所遇。四顧徬徨。不能自釋。及見張元禎之許。乃歸。尋卒。陳獻章云。閩中陳剩夫者。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康齋與布衣並起。一時從之者不及布衣。人共惜之。

明書卷一百十二

列傳三

儒林傳二

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母林氏。旣孕將娩。父先一月卒。始生獻章。有異質。目光如星。臉具七星如北斗狀。身長八尺。音吐淸圓。喜讀書。一夕。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號石齋云。年二十。舉正統丁卯廣東鄉試。明年戊辰及辛未赴試禮部。皆不第。一日讀孟子至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歎曰。大丈夫行當如是。時聞江西吳與弼。遂往學焉。事母林氏甚謹。嘗在外。母有念。輒心動而歸。果然。母頗信浮屠。及病。以佛事禱。獻章聽之。始從與弼以伊洛成語及經史百子爲教。獻章服其說而未悟。居半歲。以母告歸。乃絕意舉子業。足跡不履城市。閉門讀書。徹夜不寐。小困則以水沃其足。如是者累年而未得。乃歎曰。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又數年。久之。恍有所悟。然後見吾心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

繇。如水木之有源委也。因答趙提學僉云。吾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有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其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致賀給事中書。爲學須從靜坐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南昌張元禎聞其學。遣詰問之。答以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眞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縯藏及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弦。蓋向所謂自得者。見乎此矣。成化三年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盤石剛。中夜攬衣起。沈吟獨徬徨。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章固粃糠。聖途萬餘里。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編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時含章。爾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㫤、章懋、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獻章論。即日抗疏辭官。事爲師。旣家。遂肖獻章像懸於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獻章自京歸。四方學者。聚徒日盛。東西兩藩都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其廬。獻章日與門生講學。或質友論天下古今事。每至漏下。亹亹不少倦。時江西布政陳煒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士者師。謝不往。進士黃瓊以舉使貴州。取道如白沙見之。出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至京師。人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十八年壬寅。廣東布政彭韶薦於朝。謂其潛心聖賢之書。洞達事物之理。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上即命有司以禮勸駕。未及行。巡撫都御史朱英又亟薦。遂就道。至京師。年已五十六。朝廷敕試吏部。疾不果赴。乃上疏略云。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入。除翰林檢討。親終疾愈。來供職。遂歸。弘治庚申卒。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獻章初從吳與弼。苦支離。比歸。自得主靜工夫。故凡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端倪。嘗曰。人之所以學。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觀破。若說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時。將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終一意勿忘勿助。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日用而不知者。自此進出面目來也。其語門生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

輒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自此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嘗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得山莫杖。臨溪莫喝。蓋佛偈矣。獻章晚年喜於詩。興若大小遠近。喜髮哀樂。山水花木禽鳥蟲魚。每每發之詞章。及諸門生直截上達一節。皆玄虛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為事業。如云。耳目無交不履街。此身如在太清居。後學高明之士一入其說。非惟目程朱為老生。將置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為猖狂。一得志。恐荀卿之門有李斯。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可勝言矣。楊廉曰。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棲遲衡門。優遊卒歲。於吟詠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非一日矣。予考其所為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備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必有知之深者。而不嫌乎余之言也。其為贊則曰。有浙象山。吾嘗竊識。儒以為禪。佛謂無事。公學所期。自得為至。箋經注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語錄。無所隱秘。堯夫法門。懷卷隨世。何椒邱致羅一峯書云。近得陳公甫二書。及其門人林緝熙寄公甫詩。僕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可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則所以入道者。不外乎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藉異說也。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說歟。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歟。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功。如是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絕類離倫。乃可以得道歟。至於緝熙之詩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歟。凡此數說。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為可駭。不知公甫何為而然也。近世儒者所學。詞章而已。潛心道學者。惟閣下與公甫、廷祥數君子耳。而公甫之說又如此。豈所謂智者過之耶。羅整菴曰。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為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為余言。其為學本末。因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獻章之為學如此。獻章授檢討歸。一出都門。便張蓋乘傳。作勢人譏之。

吳與弼傳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與弼自幼英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慨然欲為聖賢之學。及讀明道亦嘗有獵心。益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子業。日玩四書諸經、諸儒語錄。尤邃於易。嘗處一小樓。收斂身心。沈潛義理。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誓不下樓者二年。尤以刻行著稱。嘗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少司成之子。動履效古。隱不欲仕。獨有時名。陳獻章師事之。正統、景泰間。僉事何自學等累薦不出。天順初。石亨有圖。門客謝昭請亨效宋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得致名士自重。亨信其說。一日。議事內閣。談及山林處士。大學士李賢首薦與弼。亨慨然欲薦之。遂擬賢代草。明日奏入。又數日。上問賢曰。吳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之高蹈。請效古聘入朝。上頷之。是冬十月。遣行人曹隆齎敕往聘。與弼翻然入京。戴尖頂闊緣棕帽。賢首咨以下學上達。與弼曰。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注不得。已而上問賢與弼當授何官。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明日。詔吏部授以左春坊左諭德。辭不拜。尋召入文華殿。從容賜問。對亦無甚奇。時上諭之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以疾辭。因遣太監牛玉以文綺羊酒柴米送之館。既就穀。仍具疏三辭。一日。賢往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敕書重以伊傅之禮聘。卻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曰。如此亦固執矣。朝廷待先生當大任。今必欲如傅說、伊尹作宰相。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竟不願除。遂稱病邸兩月餘。乃疏六事欲進。過賢寓。適尹直、邱濬至。坐良久。二人欲進。與弼揖之曰。大人先出。吾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二人遂別。與弼門人黃順中送之。既出去。直卻步謂順中曰。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為乃爾。順中曰。適日耳。直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於宰相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說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於宰相。順中曰。吳先生見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先生終後把作得住。方可就職。故來問耳。直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此當自度才力何如耳。適見所白六事。皆經生之恆談。無大裨於治教。且詞語寂寥。學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致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順中曰。諒不可留。與弼日懇賢為乞歸。一日。賢於上前從容言之。上曰。果如此。亦難強也。復召入文華殿。賜敕嘉之。賚以銀幣。丁寧無忘著述以繼前賢。遂遣行人王惟善護歸。仍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贍之。陛辭。復條陳十事以進。與弼既家居。益自多。頗有傲世之志。或曰。中貴擁要厚遺之。輒造拜。又藉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以故士論疑之。陳真晟聞其名。擔負入南昌見張元禎。因元禎語。遂不見。番禺人張璝守撫州時。與弼以弟鄰其田。乃自褫冠。蓬首襲衣。束帶雜稠人中。跪訟府庭。璝閱狀。始知其為與弼。下堂禮之。未幾。又訴布按二司。張元禎為書切責。首云。拈起此筆。怒氣沖天。末云。嘗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為名教中之罪人。吾且按兵以待。成化五年己丑冬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學者稱為康齋先生。說者謂與弼之學。未究其所歸。然好異而不茍。苦心以招學。亦近世之士也。陳白沙云。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如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遊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遵師道。勇儋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甚。羣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發也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敍述與弼。不過著其胼胝稼穡。遺風危坐。尊嚴師道。不受束脩。詩作雅淡奇古而已。尹謇齋曰。與弼自應聘後。矜肆無復故態。或者陳建曰。與

驗文集序記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瘦寞。草率粗略。無所發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再至至三。爲攀聖附賢。嗚呼。羅整菴曰。吳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當取其大而略其細。眞褎云。昔楊時赴蔡京之薦。爲朱子所譏。與弼雖不拜官。然石亨之薦。不可出也。其學無所概見。所著康齋日錄及上言十事。皆常談。無過人者。其惡宦官釋氏及病宋末語錄之繁。可謂有見矣。要之力學修行。不失爲儒者。

邱濬傳

邱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濬性最穎悟。一目數千言。輒成誦。六歲能詩。長博涉羣書。尤極該洽。嘗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宿儒見之大稱歎。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舉正統廣東甲子鄉薦第一。登景泰甲戌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寰宇通志。時兩廣經年用兵無成。因條事宜上。內閣李賢爲代奏。上嘉納之。付所司舉行。成化改元。時以九載秩滿。經侍講。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盍正其非。濬曰。己巳之變。可無謙哉。謙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實錄成。進侍講學士。五年。轉學士。乙未。主會試事。丁酉。纂編宋元通鑑綱目成。以原官管祭酒事。踰十年。尊師道。端士習。時士子爲文。多以奇怪相高。至不可句。嘗考南京鄉試及會試。一切痛裁抑。錄斥不恤。以是文體復渾厚。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則時勉不及。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事。嘗謂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平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丁未。孝宗即位。首奏是書。孝宗覽之。嘉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文綺。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時年七十餘矣。弘治辛亥。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冬十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年壬子春。上疏陳時政之弊。略謂我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太祖也。迺觀漢、唐、宋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豫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歸。故也。今成化間彗星三見。逆犯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信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二十一條。設爲論答之詞奏之。疏入。上悅。即付諸司議行。七年甲寅。兼少保。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尋以疾乞休。凡十三疏。皆不允。會吏部奏黜在外大小官幾二千人。因言於上。此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又非祖宗制。請凡歷官未及二載者。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蹤跡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然自是貪殘日肆。吏部尚書王恕執不肯。濬滋不悅。會醫官劉文泰以醫出入濬家。文泰失職誣訐恕。人疑濬嗾之也。以故言諫交勸。濬又乞休。不許。乙卯春二月戊午卒。年七十六。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爲尚寶寺丞。有瓊臺類藁。世史

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行於世。濬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平生有三不可及。一。好學。至老手不釋卷。一。介慎。絕不爲中官作文。一。廉靜。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然立朝與人多好持己議。以此大不悅於人。王鏊謂濬學於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於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爲是。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齗齗不休。人無敢難者。陸象翰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論郊祭則以類於上帝。類字讀爲同元始。以同字不爲讀。不可以葬磨。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蓋禍滯立論好異類如此。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又謂公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孝宗。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舉。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非是乞休家居。濬嫉之。嘗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恕也。吾當國必殺之。甲寅。累被召入京。大學士徐溥以爲言。濬謂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其量如此。獨謂其性剛不苟取。而恬於仕進。年七十以學士終。濬嘗言。明朝相業。三楊遜矣。然當其時。南郊叛逆軒龍易位數使旁午。瀕迮兩洋。曾無一語。樵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其持正論如此。

羅倫傳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自幼厲志聖賢之學。遊邑庠。爲舉子業。嘗歎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處窮而志愈篤。吉安知府張瑄嘉其志。憫其貧。因遺之金。謝弗受。成化丙戌年三十六。舉會試第三名。及對策。歷歷數千餘言。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宰執見之曰。宜截下句。倫不從。時讀卷官吏部尚書王一夔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宜居首。大學士李賢曰。論文不論書。遂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賢報憂。詔奪情起復。諫者不敢言。倫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上疏乞終制。不允。倫復上疏。略以爲臣聞朝廷擢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瞻。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

119
16A

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策書之,以為盛事,士夫頌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強盛,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近謙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識風俗之盛衰,審邊方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草萊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廢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爵紳以起復為美名,貪稍衣錦之徒,棲遲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義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難為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媒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聰,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姦計,略為虛辭,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係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

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簿歷,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貽,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背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衰衣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靦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忤旨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士論榮之,直聲大振,三年丁亥春,召還,會有奏事者,辭連倫,下錦衣獄,一鎮撫見之,驚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趨成讞之,倫得免,仍為南京翰林院修撰,居兩月,以疾乞歸,不允,六年庚寅,辭益切,許之,既歸,即金牛山結茅爽數間以居,取給田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日注經,與諸生講習不倦,用度空乏,恬不介意,其所自得充然,不為勢利汨汨也,倫之學專宗朱子,陳獻章嘗造之,嘗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倫亦不以為然,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四十八,學者稱為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倫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為子者言,依於孝,與為臣者言,依於忠,言居官必及民所疾苦,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歡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胡敬齋稱所志不凡,任道甚力,章楓山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先生剛毅之資,似程伊川、劉元城,至其脫官甘貧,學以考務,充然有顏陋巷之風,是以廉頑立懦,豈非吾道之偉賴耶,陳獻章謂倫才大不及志,考成化間,論德行文章氣節者,當以陳、羅並稱,陳克菴身既貴顯,燕會唯服先人故衣冠,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罷喪還,行裝蕭然,惟巾一幅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不及者,羅一峯常欲做古義田以贍族,而力不逮,或助之堂食之錢,則謝而弗受,過乞人死於塗,輒解衣以覆之,家居時,有客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蓋二人所得同,故其趣向同,而於世味亦同,或問王廷相以陳克菴

曰。節行處世。問羅一峯。曰。學術衞道。請折諸聖。曰。山士賢充之。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雍正充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蓋躬行君子也焉耳。昔楊士奇作相時。以百官廕薦。議得折柴薪銀。後遂爲例。及倫獨不受。

周瑛傳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遊踪篤至。瑛發科甚遲。登成化五年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首修民遠於鬼神。著祠山雜辨。又民不知非祭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隨政有聲。擢禮部郎中。遷撫州知府。調鎮遠府。累官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瑛嘗自撰墓志銘曰。年過四十始仕。旣處觀斯道之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從仕路。而初志爲始奪云。又謂其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恆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先是與陳獻章友。時獻章首倡習靜之說。一時樂其說之新奇。士翕然趨之。嘉魚李承箕、字世卿。往從之遊。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則其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繩束細紼。欲撤去之。瑛亦知承箕。致書云。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心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閒闢人也。今世卿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白沙。吾欲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以一貫之。自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旣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由情性之微。以及形體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常然。又於自然當然求所以然。積累旣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體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皆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過越之異。然而旣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瑛自契於中而見乎辭者如此。瑛嘗講邵氏、蔡氏注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宗藁、金臺藁、金陵藁、桐川藁、臨川藁若干卷。

明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三

儒林傳三

賀欽傳

賀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甯。遂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嘗讀近思錄。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部給事中。見陳獻章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錮。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宏治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疑。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育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等。或陷主廟庭。身殁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特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

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宜官無慍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崇之初.舉行朱子褒韙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尙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蕩之風日盛.乞申明正禮之常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田遼東.人皆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掠.然相戒曰.毋入東街.犯賀黃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衆旣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齎直拜跪求生.償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曹軍至.且勸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應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誠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心經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其與聖賢之道.多所申暢.鄉人皆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精粹.手不釋卷.著易說.卒.鄉人祠之淩溪釣臺.稱爲齊閩先生.子士譜.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丁璣傳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受.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長逾倍者.皆曾事之.吳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上疏.言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術.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群奸側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宏治初.三原王恕爲吏部尚書.雅重璣.延見坐語.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豎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厲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恕韙其言.欲引爲吏部郎.遂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佐以怨羅鄰民爲盜.斷其舌璣之獄.汚衊其妻女.遂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邪.內艱服闋.倪岳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淸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克養深粹.居鄉涖方.身不渝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純雅.其爲教.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處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篤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止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大學士靳貴從受學.許非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稱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氣質粹然.飭躬厲行.動準古人.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眞派.造詣深而養之純.發爲文章.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舉成化丁酉鄉薦第一.登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舉以爲屬.祭酒邱濬.時稱海內儒宗.不屑一世.每對人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

進之於古人.嘖嘖加歎賞不釋口.尋以母憂去任.服闋.仍補禮部.乞改南.又補吏部主事.未幾.以父老乞終養.居父憂.旣除.擢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理學淑士類.因出其作易、四書蒙引授學者.傳及四方.成宗師之.曰虛齋說.時仕江西者.朝甯王皆朝服.清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先是每朔望朝王.俱次日始謁孔廟.清力言不可徇舊例.遂以初一十五先謁廟.乃行禮.時甯王欲奏討護衛.清阻之.以是拂其意.會都御史林俊有憾於王.讒人因言清與俊厚.王遂併怒清.尋謀中清.使人飛謗京師.欲以併陷之.清歎曰.如此誠虛一旦死於非命.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其斯文責望之意.而害於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亟引疾乞休.家居二十年.始終一貧.責負轉展.數口之計.乃常不辦.歎曰.此士之常也.正德初.起爲國子祭酒.命及門而卒.寔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六.學者稱爲虛齋先生.林俊云.先生不日精力.盡用之易.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又云.先生督學江右.甯藩讐予.因讐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爲龜山.非幸耶.清嘗言.分陰不惜.學力不充.嘗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故楊月湖稱之曰.學識操履.如介夫者.幾不多見.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王恕一日與清論今學者滿天下.何異才難得.清曰.是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倖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而舉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塲文字.幾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又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鮮幾.又且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矣.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又曰.異才之難得.果舉業累之耶.舉業不謂累人.而人自累之.異才之稱.非必其聰明睨班、馬而淩韓、柳也.賜之悟不若參之魯.存乎其學耳.有其學則有其才.今世學者.其始也依所業以干進.循文子套子.熟時其體式.如販者然.多招奇貨.以衒鬻於人.而遑恤其貨之非己有也.一旦登科入仕.惟以是爲事.脫六經四書如敝屣然.故夫親民事、職簿書.旣以不暇於學.若被選館.皆職任絲綸者.亦不過勤閱秦、漢文而竊其似.以號古作.陸想韓、柳文而竊其貌.以淹文法.觀六經四書爲譾詰.目濂、洛、關、閩之言爲不足以藝於文.而驚世駭俗也.

張吉傳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或口授之故事.輒記不忘.長從鄉先生學.見諸生各治一經爲舉子業.歎曰.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常去取者.乃力肆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久而有得.喟然曰.道在是矣.日務窮理致知.卽聖賢言語.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夕不解.尤以名節自砥礪.故同類多忌棄之.惟教諭鄭重先爲之延譽.成化丁酉.魁鄉薦.登成化辛丑進士.高等.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皆以術得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因指斥二人之罪.疏入.邪黨切齒.因擠摭其過不可得.踰月.乃嗾吏

部尙書尹旻貶爲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僚皆提避.吉獨造門省數卷.儐僕數輩.出都門.適然而任.先是景東僻處西南極邊.民風鄙烏.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不能易其俗.吉至.首布令.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反覆開諭.間有不法者.亦薄示以罰.約無再犯.又夷人不知書.吉手錄諸經.聚齋舍.討論其中.久之.夷人馴服.漸開中國之化.寓官舍.政暇.卽取古聖賢教人修身之要.分爲四門.作愼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日以自勵.時居景東.未攜家室行.陶土官謀爲置妾.拒之.尋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陶亦遣子柴來學.柴亦遂能諫父非.以孝著.宏治元年.轉雄慶府同知.陳獻章講學.吉往還與之論.深究義理.辛亥.都御史秦紘爲總兵柳升所誣奏.逮赴京獄.吉上疏代辯.紘遂得白.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堂.時尙書王恕雅知其名.甚禮待之.曰.以之教士有餘矣.欲擢以提學.不果.癸丑.轉梧州府知府.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士類賴之.庚申.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忤權奸降兩浙鹽運使.轉河南參政.調廣西.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陞貴州右布政使.以疾乞休.家居數年.十三年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吉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祀兼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忌憚.居家嘗訓子弟.以節儉.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窒礙.吉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宏裕.病且革.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楊廉贊云.五經四書深契奧妙.呂、陸是攻.各鍼其蔽.及觀所著.有闢佛學論、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

楊廉傳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建議多關國家大體.邊防要務.宏治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轉南太僕少卿.晉南通政使.正德七年.轉順天府尹.平徭減役.裁諸冗費.愛人節用.有聲京輔.稱淸.十年.進南禮部侍郎.轉進尙書.大禮議起.同南九卿具疏.請考孝宗.母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疏出其手.廉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耿介.恥回互.論事多據經義.通達古今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時文.緊緊乎先儒之矩度.尤篤好程、朱之書.自修身施政.以至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舉言諸雜人.莫適從.廉輒舉二夫子書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他理義多所發明.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有古風.而氣節尤厲.接人未嘗有疾顏遽色.迅事.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說之.自當於理.登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作新廟學.諭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稍散法.行計口說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士民稱便.宏治癸丑夏六月.許州小趙鎭有巫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寶恐其久而惑民也.取而毀之於庭.杖巫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厲淸聲.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對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擧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寵.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瞀趨.而建布於朝省.驟躋淸華.椎埋嚚悍.黃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剝削之賤.兵績義.負販之僚.輿馬騶奏.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對有辜.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擧.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卽眞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又多貧下之家.不免拋棄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

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望風而靡.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勵兵.但敕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講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有何取夫節義哉.尙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內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鄕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爲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書.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之.上嘗數稱奇才.兵部尙書沈縉忌縉年少得上寵.乞改御史.使遠上.縉在並常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善長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縉又時時敢直言.競作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之.召對便殿.慰諭賜鈔曰.汝歸益讀書.益盡心古人.後十年來.未晚也.又召縉父開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進所學.然遣命修元史誤.及續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留中.歸家八年.太祖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

林爲侍詔。燕王渡江。縉與胡廣等迎出金川門。燕王大喜。及卽位。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入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陸縉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驕。嘗晉人左順門下。縉遇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退。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甚信用。賞賚縉與六卿等。嘗召侍。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言。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韋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喩。遂冊仁宗爲皇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泄。邱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其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塞。輒逃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幷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死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竄邊郡。初太宗寵信之。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之曰。汝疏其人品。縉實封對。以爲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太宗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非狂士。因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躍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尤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長於敘事。詩豪宕豐贍。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先是燕兵逼都城。縉與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楊士奇、周是修約死難。是修死。縉與衆迎太宗入。後縉爲是修作傳。乃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耶。當是時。胡廣頗有聲望。金川將啟。縉使人覘廣。見廣如廁。回。問家人餵豬否。縉知之。笑曰。一豬不捨。肯捨性命耶。遂決意迎太宗。

史官曰。太祖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元臣。親如善長。貴如惟庸、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震。罔不懾僨。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書。批逆鱗。無顧忌。而大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與弘遠矣。召旋河隴。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耆臣所不及者。卒罹讒口。莫之與白。悲夫。跡其閱豬易盟。作傳戲譏。縉之狂。奚其解諸。

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明年。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教行

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喩日來頗有淡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弧。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卒年九十五。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禮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爲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滿名者。

羅僑

羅僑、不知何許人。孝宗時。嘗爲台州府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著有潛心錄。所論性理之蘊。極有旨趣。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魚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斷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其體驗於心身者如此。可以爲儒矣。

陳茂烈傳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宏治九年進士。先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梅峯。髫年喪父。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甫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勞瘁。止之。乃緝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獻章。語累日。甚喜。獻章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隱之懲。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議。擢監察御史。袍服樸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推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畏勁不勵。茂烈勤偵密劾。崔逸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辨一敘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蓋。妻子服食蠶織。一女適彭事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指若。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貧甚。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得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之情。圖欲自盡。倉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疑地疾轉甚。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楊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虞公康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

東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康。恤其家。見來曰。陳公頓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甯之流也。

羅欽順傳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懿。登宏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先是不知所謂禪。居京師。偶遇一老僧。因向問佛。由僧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樹。欽順意其必有所謂。遂爲之措思。徹夜不寐。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覺。流汗通體。若有所得。既而取禪家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凡幾年。已而漸歸於聖賢之道。多有覺處。至宏治十三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未嘗一日去手。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張、朱。早歲皆嘗學禪。亦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又曰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欽順始悔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者。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之說。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正德三年戊辰。以忤閹瑾落職爲民。庚午。復職。辛未。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辛巳春。召爲吏部左侍郎。條奏久任良法。併及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嘉靖元年。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許之。欽順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謀。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脫然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及是冢宰命下。人多榮之。欽順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不涉城市。又潛心二十餘年。每曰。道之在是。乃爲有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尋卒。祭葬如例。諡文莊。欽順信道最篤。一於尊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遂得其正宗。又於諸佛書尤多博覽。欽順以其似欲亂我之眞。常辭而闢之。曰。釋氏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又云。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聖門實甚。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禪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先是陳獻章好隱談學。人疑其禪。獻章之言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欽順深詆其說之禪。獻章之門人湛若水嘗致書欽順曰。公指白沙先生爲禪。水謂白沙先師非禪也。先師教人。初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因某聞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水以

爲天理須切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便合得。先師嘗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者。此種何患不到聖賢佳處。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明矣。欽順復書曰。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斷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眞切也。儻安得而不疑乎。未幾。王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天下高明士。多從之者。守仁之言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欽順以爲此非學。欲致書辨之。而守仁卒。因嘆曰。王、湛二子。皆與余相知。於王蓋嘗相與論文而未細。忽焉長逝。可惜也。湛則會晤絕少。音問亦稀。然而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區之見。終未相合。蓋雖彼說長而正學愈衰誠矣。世之士有喜禪者。聚徒談禪。而程、朱蒙詬、於是欽順又著論曰。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舉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著有困知記。多辨近時學術之非。

胡鐸傳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性質直謹厚。言如不出諸口。晚造詣正大。力排異說。先是以易領浙江鄉薦第一。登宏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以忤閹瑾出爲河東運副。勵清節。變頹風。轉福建僉事。去之日。民咸焚香注水餞之。爲立生祠。入閩。守建甯。獎儒雅。摧豪猾。政迹卓然。巡按御史疏其事二十條聞於朝。下爲政式。不報。三年。擢進副使。督福建學。設科條。正風俗。士子翕然丕變。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在閩時。同列有以術試鐸者。鐸不疑其詐。久之。且曰。胡公篤實。眞古君子也。嘉靖二年癸未。以母憂去。徒跣奔喪。哀毀踰制。坐臥一小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官府。服闋。除順天府尹。改南京太僕寺卿。居滁陽。地僻事簡。閉門著述。作典學說的、畢學辨及天文地理律呂卜兵陳諸書。各有辨正。十五年丙申秋七月。寢疾。忽舍後星殞。紅光燭天。翼日。鐸從容衣冠。卒於官舍。年六十六。朝廷遣官諭祭葬。大學士顧鼎臣稱之曰。闢邪崇正。如吾時振。聖賢之道。有不闢者乎。偕肯篤行。如吾時振。聖賢之地。有不到者乎。孫燧每曰。閩公撰書。皆立正心。崇正道。講正學。而闢禪佛者也。我朝自薛文清公後。僅見公一人而已。黃子皋曰。文學肖曾子閔。篤實如司馬光。房無侍妾。宅無樓臺。信謂趙謝獻一人。鐸痛時多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爲錄其略。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說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羅西銘。嚴鋼伊川。而支離其學。又云。昔列觀寇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譏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明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致。知也。即惟精也。誠正修身。行也。即惟一也。昔傅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知三行別之。是又其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混之。

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示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或舉象山晚年悔悟。嘗張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能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分爲兩截。始悟夫知行之爲一而不可分。鐸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力行先須知。夫致廣大極高明者。所以存其心涵養也。盡精微者致知也。道中庸者力行也。誠如象山之旨。則存養無施於靜居之時。必待致知力行而復爲之。然則君子戒懼於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者。將爲之盡精微耶。爲之道中庸耶。象山非特欲廢乎知。又將并存養者而廢之。惟欲歸於不用而已。哀哉。或曰。然則不待存養之定而後致知。知之盡而後力行歟。鐸曰。非也。朱子嘗推程子之意矣。三者以涵養爲主。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然亦須一時並行。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或又舉中庸天命以至位育。未嘗言知。蓋以存者之中自有知。象山略乎知。而惟從事於存者。蓋有得於中庸者。鐸曰。象山止求於一心之念慮。而欲廢其他。於此而偶有見焉。遂謂知行之功。一舉而可以兼得。其爲惑也深矣。或又舉象山之旨。有曰。踐道則精神。又曰。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此皆其近理者。鐸曰。彼以精明生於踐道。一卽爲涵養。此皆混合之意。但讀者不知耳。彼雖不廢知。而其所知者。不由致知而得。皆其意見之偏。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朱子嘗告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欲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其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王守仁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氏格物之說。而譏程朱。鐸辨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者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爲玩物。又以絕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使人玩物以喪志。嗚呼。自鄒孟氏沒。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爲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出。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彀而射者。必先明乎的。如跣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厭窮理之煩。而欲詆其說。何耶。或又引明道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爲言。鐸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窮天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或又曰。象山嘗令徐仲誠思萬物皆備於我。是亦以物爲我有也。何謂外而絕之。鐸曰。孟子云。物備於我。非爲有外也。必心體乎物。而後能誠。象山言我有物。非假乎外也。必心不累物。而復能誠。故其告徐仲誠曰。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語則似是而實非也。毫釐之差。已判於此矣。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象山之言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曰。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蓋言吾心與耳。本自有知。豈非釋氏以聞見緣塵爲外。必如亢倉子七竅自覺。五臟所知。方謂之在內耶。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也。苟專求之心。而果易窮也。孔子嘗先爲之矣。何以曰思不如學也。嘗謂讀書窮理之要也。張子曰。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顧以爲累心。何也。孔子施教。先之以詩、書。子路曰。何必讀書。則佞以絕之。象山乃欲廢書。嗚呼。學之晦也。豈不以多說之亂之也。而雖然。或人又謂朱子與劉子澄書亦云。始知言語文字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其所見。亦以讀書之能亡羊而去之也。何獨非乎象山哉。鐸曰。朱子答子澄之書。正以其專事編綴異學以爲業。而無日用切己之功。乃託爲自貶之詞以箋之。觀其前後諸說。豈直欲廢其言語文字耶。或又謂象山之欲廢者。諸儒之傳註也。非古訓也。故常言秦不廢乎道脈。至漢而大壞。故以讀伊川易傳、胡氏春秋傳、范氏唐鑑爲陋說。蓋曰。六經皆我註腳。固已贅矣。又復讀註腳之傳註。不亦厭繁精神矣乎。鐸曰。遺經之難知矣。傳註之翼經也尙矣。焉遽逃古史之言曰。孔子傳禮記。否則儀禮之喪服。非子夏之傳乎。否則大學誠意以下之傳。非曾子之意乎。否則十翼非夫子之傳易者乎。程子易傳序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予惧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以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若夫漢儒雖非伊、洛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且老、莊之教。尙虛無。滅禮法。爲我之過。而不擇義利。惟適意者取之。楊氏、申、韓。皆其流也。秦以其教而遂至焚書。晉以其教而基亂華之禍。象山不此之追議。而反罪吾儒。且曰。漢禍甚於秦。亦見其自比於僭王猾夏。說淫亂而助邪以攻也。象山之欲廢書。我知矣。蓋其於書。初不甚解。盧乎有問之不能答。而見訕於門人也。乃豫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易簡之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象山常教人曰。格物者研究其理。但不究於物。而物究於心。去其人欲。而存其天理。噫。研而究之者。擇善之功。去而存之者。克復之事。象山不知天理人欲者。焉能去而存之。何也。象山以天人而分理欲。非也。象山謂樂記、論語分別天人理欲之言。皆根於老氏。則其於理欲之介。混淪而不欲區別者矣。平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豫究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至於酬酢之間。須臾之頃。方欲去之存之。其爲義外而襲也甚矣。烏得以是而反譏訕夫精義者哉。自象山之倡爲是說也。而近世之解夫格物者。遂恣爲橫議。而莫可禁止。惟訓格爲正。取尙書格正、孟子格其非心爲義。以爲有證而實非。聰者是之。而不知其悖理甚矣。或又曰。格物者非正心也。所以誠其意也。象山有言曰。誠意者毋自欺也。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夫物有所蔽。斯意有不誠。惟格而去其蔽。則誠而明矣。是得其用功之要者。何子不憚煩。而必瑣瑣之窮理之務耶。鐸曰。此正象山之學之蔽也。非大學之道也。今如其言。以誠意代乎格物。而移於致知之前。以致知不爲擇善。而移於固執之後。非其序矣。且自誠而明者。非性之而聖者乎。聖人無欲者也。既曰猶有欲之可去。則未至於聖矣。欲其自誠而明。有是理乎。而其異學辨下篇。力辨陸學之雜於佛、老。鐸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極之流形也。其在於人爲性。卽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以作用者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極。是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己而已矣。又曰。余觀象山自鵝湖辨論之後。亦兩致書於朱子。自悔前日偏見之說。而朱子歲謂其自[illegible]滯來。故其再會之間。辭多斬屈。余竊意欲有逃焉而未能者也。或有問人於子。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鐸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蔽。正韓子所謂雜佛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相近。而用則大異。老氏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精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并其精而滅之。象山凝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竊之似是而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於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

揣摩乎人爲用。是又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錄曰。象山嘗自肯其性好與人異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稟之雜。余謂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錯看入門之誤。又其一乃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人之誤。又其一以發知卽爲致知之誤。又曰。於其問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獨下克己二字。仲弓沈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如見大賓數語。噫。夫同己者則進之。而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歟。

明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三

儒林傳四

呂柟傳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性質敏誠篤。未總角時。輒有志聖賢之學。雅不喜辭章。嘗居一矮屋。衣冠危坐。日誦六經性理諸書。雖盛暑不廢。嚴寒則履藉麥草。夜以繼日。潛心道奧。與馬理、康海儕聲價。舉陝西鄉試十名。就禮部不第。入太學。以親喪歸。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賜進士第一。除翰林修撰。時年三十有四。賜冠服帶履。服若固有。明日。有中官來賀。卻之。劉瑾也。柟學尊古。是時瑾乘國事。意柟爲鄉人。欲引附己。每喝以靜。佐可力致。且授先朝故事。得入內閣與機務。柟陳遜謝之。遂避不與往來。瑾深憾。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免。九年。在告歸。嘉靖元年。復任修撰。三年。議大禮忤旨。出判解州。六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九年。轉南尚寶司卿。十三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十四年。轉南國子監祭酒。爲四子抄釋。以示諸生。皆發周、程、張、朱粹言也。篤行率人。勤於講迪。每有條約。勸道古訓。經皆子史。博綜群玩。並有發揮。論者謂其不愧成均重任云。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十八年。致仕居家。凡四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五經

說、史館獻納、奏稿、涇野文集十四種。柟之學。大約從克己。務實行。至於闢異學之非。則見道甚卓。柟曰。所謂格物。在隨時隨事處格。念之所起。身之所處。事之所接。皆是學處。然鳥獸草木。元初與我。也是一氣生的。怎麼不要格。如伏羲亦皆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須近取諸身稱是。若離卻己身。驗鳥獸草木格做甚。又曰。聖賢之道。雖千言萬語。不能盡。切於今日之急務者。惟有二焉。一曰改過。二曰甘貧。又曰。今之學以甘貧爲本。改過爲急。故能行焉。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苟不能實踐。雖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或問陳白沙之樂。似與孔、顏之樂。微有不同否。柟曰。孔、顏之樂。只疑處解不來。便是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如今人言樂。只在推開了事去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之風矣。時陸伯載宏齋、鄒謙之東郭皆盡從守仁遊者。二人數以守仁之學難柟。柟曰。子敢以陽明之學爲是乎。子敢以陽明之學爲不是乎。二人曰。如子之言。不幾於持兩端乎。柟曰。不然。昔者先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況陽明之學。痛世俗靡章之煩。病世逐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因近及遠。而曰。行卽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嘗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內者不可與言禁酒也。好爽者不可與言禁財也。故夫子訒牛之諸言。色商之直義。遂師之務外。懼由之好勇。故德無不成。材無不達。如今病痛有在手者。有在足者。有在肩背者。有在面目者。皆足以滯一身之氣。而塞百骸之脈。所病去。則全體無不安矣。故受藥亦異。而起其病亦不難。故有知而後能行者也。猶自見而後足亦走。未有不見而能走者也。若曰見守齊舉。知行並進。此惟聖人能。故陽明之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道也。亦何嘗盡是乎。雖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之爲急也。其弊至於殺民而病國。則陽明之學。又豈可少乎哉。又曰。古之異端猶可闢。猶異類也。今之異端不可闢。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鬭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醜者。世稱博儒。趨時競勢者。世稱通儒。談元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斯非皆誦孔子之書之徒者乎。然製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者。又曰。達磨面壁之事。學亦良苦。是蓋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壁。猶擾擾爾。王學謨云。薛文清公有言。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旨之適足以爲口耳之末耳。而涇野呂公亦云。只不恥惡衣惡食做將去。便是實學。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余觀兩公爲人。潛心聖學。不求人知。皆述其行事。一不屈金英。一不附劉瑾。至於解經訂傳。安貧守道。幾微不爽。所謂儒宗也。

王艮傳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補衾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益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追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檻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守仁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訖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艮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難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

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時遣趙中謁質。乃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買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說諸衆心而反。而艮意終遠矣。艮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宇。卽知其所存。學者意盛稍疏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問僕隸。雖頑貪悍戾不能舉者。聞其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豁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留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艮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切大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閒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其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艮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御史洪垣搆舍居其徒。御史吳悌抗疏薦不報。卒。大學士趙貞吉謂艮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學者稱爲心齋先生。生五子。衣、襞、褆、補、雍。皆有立。而襞最知名。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守仁召視之。知爲艮子。訝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守仁左右多名宿。宗順以守仁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疎神涌。耳新目明。由枝葉而達其根源。派流而迴其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艮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艮沒。宗順嗣。日隨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歌大篆。皆唔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宜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途也。新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聞精討。雖不愜其欲以去。或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習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凝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成。成也。所凝者道也。凝道者。處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盻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賞日乃能。蓋艮以修身格物爲端。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嚴於行誼者。毛髮必謹。以爲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艮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醇謹者。以林春爲第一。

林春傳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春生平東橋之間。見之者色怡。行必恤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崖岸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闊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瓌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賦也。正德中。登進士第。累官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籍。雖親故不往拜。春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僂僂下之惟謹。出部。則屏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孫孫如也。而同志日繁。是時搢紳士以學聚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畿。志行惻悃。則推春與吉水羅洪先。洪先於朋友中最沈密。子仁猶而旎之。以其踈才也。然春本以長厚精苦。隨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誠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登精顧以春爲未至。卽春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譏者失所歸。而春終以實行名。春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董澐傳

董澐、字蘿石。海鹽人。家約。好學。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守仁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守仁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詢其名。曰董蘿石。守仁故聞之。與之語。連日夜。澐退。謂何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王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淸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王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王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澐聞之曰。王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至。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積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王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進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澐曰。甚哉。王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澐日有開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

若是耶。還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憐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後歸家。以講學老。子穀。仕至漢陽知府。亦精於名理。著有四存稿。

王畿傳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守仁講學。以致良知爲宗。鄉人駭而不信。畿嘗往授業焉。畿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劵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乃曰。致良知三字。雖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守仁命往。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樸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入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秦已焚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辨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技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守仁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畿所興起爲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守仁殁。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相究旨。守仁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諦之。畿從旁請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元機。守仁亟可之。守仁至洪都。

鄒東郭、劉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守仁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居里究覺此非。諸君只要相往浙。相與質之。常有證也。明年。守仁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畿辭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守仁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皆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各以所見。有疑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稍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言議選宮僚。其增儀制郎與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言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卻耶。若負道學名。謂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講筵。備顧問。言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乃再疏乞休。後以考察能歸。專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肯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能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查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所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傳訓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而相指授。欣然有契。積諸遺編。所可識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是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鄒守益傳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守益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六年辛未。會試。王守仁爲同考官。賞識之。拔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也。積疑於懷。會守仁開府虔。守益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會宸濠反。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守仁於越。留月餘。守仁戀戀不能舍去。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其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友王艮輩諸賢講學。興禮風勵鄰郡。徽寧、池、太間皆向風志學。六年丁亥。陞南禮部主客郎中。在部日與湛若水、呂柟相與講論。辛卯。請告。趨會稽。會守仁卒。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辟瑞從亂議。時與徐階、羅洪先、唐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尋改南監祭酒。於

是則成憲。中章程。立號册。俾出入相友。敬歷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皆自陳。守益於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四十一年壬戌。年七十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有文集若干卷。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非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其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辭作爲外者。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羅洪先傳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步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倘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其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年十五。聞王守仁講學虔臺。心即向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擢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議而意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駭。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改左春坊贊善。疏請豫定東宮朝儀。忤旨黜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饋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親賢問道。搆誠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剃莽斲鑿。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雩陽閣。四方搢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洪先宅舍漂沒。假宿田家。巡撫都御史馬森以其家被墊。而嘗御臺省。傀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辭不受。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因答書顧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獨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詢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順之訃。始下榻哭。邑當造賦册。念詭寄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册吏使即以己册請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欣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先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提學副使王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蓋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私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

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所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諮於松原間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王畿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惜厭執著。放縱張皇。矜傲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定靜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見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乎。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明年。錢德洪以王守仁年譜成。請序。乃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踏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鄒節推周宏祖問學。洪先手書册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蓋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冰求中得由人識取。洪先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輸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溺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川先生。嘉靖八年己丑。會試第一。及廷試。時相使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居二甲首。第一則江西羅洪先。一見洪先。知其人品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以疾歸。値母難服闋。起改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居恆留心有司。稔知某某賢。後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順之即密白其賢。多擢科道。不使其人知之。時張璁議改部屬官爲翰林。六部首推。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道思、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順之作。心服之。而自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順之尤自歉。時則王畿居京師。順之見之。叩守仁之說。因留心聖賢之學。校對完。例當陞賞。順之不欲受。又以璁愛己。將遠其嫌。堅告歸。璁始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貧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會皇太子立。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爲春坊司諫。又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皆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刻苦無虛日。御史舒雲用奏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順之好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必繇。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恆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尤精。文章詩賦極於粹精。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若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

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睨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處怨而友。吾非爲也。其與人言。將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鄙褻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人之窮與困頓。又若痛癢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親不論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箇武子之愚。蓋自況也。三十三年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順之日籌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外艱。而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時。胡宗憲不能平此寇。文華歸朝。首薦順之。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進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上敕巡按督促行。乃赴京。進郎中。陛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順之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斬幫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斬郎中。十二月。將至浙。賊聞而遁去。順之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夾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寇訊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艘。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敗走匿三沙。陞太僕少卿。宗憲奏留同事。尋進右通政。於時江北告急。宗憲檄總兵盧鏜往援。順之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赴江北。與巡撫李遂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賊遁。復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滷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順之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宗憲輒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順之每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嘗以身許國。曰。胡公許事先我一著。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因積勞病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乃勉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倡有司易米。散各地方爲粥。以食饑民。順之素仁愛。又以淮揚爲天下要道。恐有變。倭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甚。治軍旅不少休。三十八年己未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熟。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順之卒。

羅汝芳傳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賢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嘉靖十一年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十九年庚子。入省赴文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汝芳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生也。汝芳悟。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

正嘗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教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汝芳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陸綠從增本具從味。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昔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紛飾[illegible]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事小。心病則未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疾也。汝芳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翁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若今復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駭。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工部郎。出知甯國府。所至不事刑扑。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每至彬彬有敎敬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大學士徐階。階謂曰。吾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階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託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汝芳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威事尙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難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芳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事權不歸。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幷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得業。豈不發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喜。翌日大會濟宮。汝芳亹亹發明。音吐洪暢。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思戀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萬曆改元癸酉。起復入京。見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居正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甯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甃城濠。省徭役。致暇召同志講學。從者益衆。轉參政。入賀。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慈寺論學。居正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十五年戊子八月。偶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沐浴冠服。謁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敎。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右萬蛋聞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辭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稱曰近谿先生。

殷邁傳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純靖。有雅志。居恆自誓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嘉靖十年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游益自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乙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就請致仕。丁卯。穆宗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

川右布政。管南太僕卿。請告還。萬厤元年癸酉。復就家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卿子管祭酒事。居數月。復稱疾乞致仕。許之。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始邁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遜若不勝事。至所居職輒辦。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邁爲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邁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韙之。在太僕值閣政廢弛。吏因緣爲奸。隨事振刷。不辭煩劇。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冗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邁不得。至海內士與邁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辨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廢眠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潛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樹聲稱邁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文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欲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大約皆理學之旨。

明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三

儒林傳五

張元忭傳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綿竹人。徙山陰。父天復。進士。官至行太僕寺卿。生元忭。元忭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元忭每篝燈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議時政得失。人物臧否。父時抑之。會楊繼盛諫死。元忭遙爲誄詞。慷慨泣下沾襟。天復大奇之。元忭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沈思久之。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而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師心印聖。而襲躡其下風。豈何陋也。隆慶二年戊辰。歸自京師。而父天復有滇難。蓋天復故嘗副滇臬。撫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誣語。卒從吏訊。元忭身挽父萬里赴逮。已復馳如京。自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天復官歸越。復馳如越。顛及門。血縷縷滅跡。天下聞而哀之。四年庚午。遊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褐取上第。娛娛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遺典而研究之。詞林故請署。籍雍

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元忭獨舉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纂紀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尾兩端。萬厤元年。元忭疏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鞏二南之化。不報。六年戊寅。外艱。服闋。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元忭曰。若曹日近至上。可使習爲諛物貂、管蘇非人乎。乃取忠鑒錄自爲箋解。又作訓忠諸吟令誦之。尋管理誥敕。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詔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林。所至多題詠。著有槎間漫筆。家居久之。歲丁亥。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請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摯摯向學。喁喻受講。挖風勸。而講臣不竭忠雖知以進寢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厤覃恩。乃即疏白其父冤狀。請以恩及己者移父。至是復申前情。作皆格不行。元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射攫甲胄。斬首獲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沈冤。長負君親。吾死後已。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雖功不售志以殺。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縲紲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元忭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守仁。然不空事口耳。繩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剿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歧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守仁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肯嫵媚事人。然坦焉踰中庸之疑。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元忭之進也。出張居正之門。當其炙炎時。卑者蠖附。高者鷙鳴。而元忭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卑蠡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書爽請留病體。某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剩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人皆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雞骨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父病。以屬元忭。元忭撫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父作山陰縣志未成。乃續成之。已又著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皆嚴斧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肩評、皇明大政記。

史官曰闕

趙貞吉傳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白二親欲往從王守仁於越。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由鄉薦走謁故相楊廷和里第。廷和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値母喪。泣曰。人世飄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御史王廷相撫其卷曰。維治安策弗能絕也。置第一。上嫌其語過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貞吉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眞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貞吉日與同志徐樾、羅切劘。踰歲告歸。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翕然知學。起教習內書堂。同修會典。尋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拘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訕訾。於是判性道

之旨。茫如也。貞吉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憮然。咨嗟渙而新。二十九年庚戌。敵大舉。八月。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貞吉上破敵策。是時敵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召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敵必入城要索不已。既內外夾攻。胡以禦之。階曰。足下必有奇策。貞吉曰。爲今計。請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其言。手詔嘉其壯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敕宣諭。幷給銀。惟所措。然敕未有督戰語。可就撫諸將以行也。貞吉以請於相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翼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敵騎充斥。乃單騎出城。先指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意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敵。則閉營傳諭而以詰朝入城復命。方貞吉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嵩陰覘其至。遂令人請偏將疏故爲遲之。貞吉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詰貞吉領銀未報措置。爲尚文、束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三十二年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以滯參。因上問趙貞吉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政通。明年。陞南光祿寺卿。明年。三殿災。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怒。庚申。乃得陞南戶部右侍郎。時貞吉已聞訃歸。服闋。改禮部右侍郎。抵任。上歷道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郎督糧練兵者。嵩以屬貞吉。且召貞吉酒。說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辭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階問薊州事。階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貞吉。而諉林侍郎。嗾其黨給事中張益劾林。不數日。并劾貞吉。竟奪官去。貞吉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祚。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蘇汝南遼而問學。貞吉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裁梓以傳。及家食。多居玉溪莊。皆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後儒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膠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宗崩。臨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爲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學學祭酒坐講當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管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厥后章。上見其闡發精明。音吐洪暢。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尊寵。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口陷石州。貞吉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尚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貞吉。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召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貞吉執不可。曰。鑒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於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議者謂其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貞吉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歷具爲執政格不得上。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於講筵謝。上面諭盡心輔佐。貞吉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卽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喜。於時上多恭默。而面諭者再。舉臣謂自端御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貞吉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撰敕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貞吉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撫勘。貞吉爲是遂注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貞吉感上眷。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悒思退。上溫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疏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諭。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爲辭。上姑兩解之。然皆貞吉發端。明年庚午。上言遵古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擅兵之害。永樂末。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宏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設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操練教習。仍以文臣巡視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得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敕將兵於關外。事平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號令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貞吉建白本意。上以貞吉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大學士高拱兼吏部。方欲挾權寵制諸臣。意假貞吉公爲分謗地。故推以兼院事。已而兵尚書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貞吉前議大同及己。乃於求退疏中誣其主使。貞吉疏辯。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避拱。不允。拱尤銜故相徐階。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託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彰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宏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貞吉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之。乃共改槩。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貞吉言去大獄字。拱以是益不得逞於徐階。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網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得例在應議。列當請於三法司集議定之。奏□閣中擬票。是日。拱邀貞吉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產。自是拱與貞吉勢不兩立矣。亡何。宜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貞吉語李春芳曰。此邊鄙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春芳擬旨。僅曰。是貞

吉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豈不在納降也.惟當譎詐與降人官職.將來者心.其制口機宜.一付之督撫.乃改如貞吉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口求封貢.朝議紛然.獨貞吉力主其議.遂令督撫姑從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答速獻投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口劫盟.又貽崇古書曰.吾外備悉俱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其為邊計懇切類如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嗾劾徐階.而都御史王好問因訐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擠好問與刑部尚書毛愷.欲因以傾階.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率駁不得行.拱恨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貞吉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貞吉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論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貞吉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不可奪.竟從之.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眾.然拱益恨之刺骨.嗾給事中韓楫劾貞吉.乃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眾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允留還.時論惜焉.貞吉行後.口果送叛人武全等.獻俘禮成.上以貞吉與議.廕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歸設教聚水寺.會穆宗崩.貞吉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銳擬作二通.選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為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即開局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從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興人發世之念.可少慰矣.至冬.末疾作.輟編.萬曆四年丙子三月卒.年六十有九.訃聞.上憫悼.諭祭誥.贈少保.諡文肅.貞吉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覺先一世.雖百挫不回.至其學問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博如此.其文章博辨雄深.要歸於道.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及進講錄.

史官曰.闕

鄧以讚傳

鄧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為定宇先生.新建青岡里人.青岡卜居自成和始.和生璣.璣習靜庵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鄰驚為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璣其五世祖也.累世有隱德.以讚自幼簡默.常聞其父儼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聞出語類夙儒.而復勤學.父憐其勤.屬之斗室.以讚遂習靜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即以所得者發之制藝.少年未之奇也.袁洪溪見之.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王敬所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大奇之.隆慶元年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初張居正

為主考.閱諸首卷.不憚而詫之.晚得以讚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元雅.大奇其文.置第一.及相接.居正以為冷冷抑抑.如玉如金.神為之悚.歸而其兒衡州知府伯子問相國狀.以讚曰.相國心大有為.但恐緩急難張.弦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採其語.後果驗.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遊取予.茹荼忍窮.寒甚.僮僕方啾啾.敗絮中以讚起.以殘楮當火.燃指曉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亡何.視神宗即位.高拱去閣.將吾春多事.以讚過居正.時有匡拂.居正弗善也.遂移疾.以病請.居正持不下.遣子就學.已聞其父病.始從之.還里.値外艱.有終焉之志.五年丁丑.強起至武林.念母老未遂歸.時王畿寓西湖.羅洪先、張元忭約以讚對龍溪精舍.畿曰.何功.以讚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懷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畿業心服.已而備語試之.以讚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皆以以讚必能光明絕學.而居正奪情後.橫政愈甚.疑其出山.言旅幾有入.己卯一就列.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母側.諸縉紳罕視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皆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育.始為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儻乘雲霧.上昔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將坐偶有齗齗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平對.客覺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則若此.居家遂省薦撫臺日萬曆十六年戊子.時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中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國子祭酒.上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其倚恬退.以職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惜居爭之實.豈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為趨.遂仕路機變之巧.抑摩賢者以臣為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上不允.既至.有謂之者曰.南國士慨非嚮.宜嚴.以讚至.多士洗心聽約束.常示諸生曰.惟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翕然願化.曰.勤戒內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我輩遂先生約.不得為人.以讚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律身非嚴.誰能悅之.時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時吏尚書溫純.都御史陳瓚.皆海內名德.同心共濟.計籍出.人共稱服.亡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乃奏以為天不言而信.蘇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冊立以來.盍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疑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條.為有嫡立庶.斯為首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默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己出.願早正春宮.猶切於備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發斯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為順天下也.且信者

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特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就不知其幾。禍胎於此奏。語語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亡何。以母喪過哀成疾。扶櫬將歸。病宿郊寺。僅存殘息。知友皆道路是與偕抵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聞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詔贈禮部尚書。諡文潔。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以讚自少即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筆之成書。皆發前人未發。八十猶慕。一生傍母。人以爲至仁純孝。平生強半林坳。退然陋巷。人以爲廉靖孤介。且衾影無愧。一門藹藹。內行純備。人以爲其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然不得大行所學。人多惜之。

史官曰。闕

楊起元傳

楊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人。弱冠時。賊躪東平。使民舍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舉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游近盱江。黎允儒歎然相得也。黎爲羅汝芳之甥。爲述汝芳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駸駸向往之。萬曆五年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汝芳之門。而寘學焉。往復參證。因會悟性命之宗。曰。乃今知吾得歸矣。因次汝芳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十五年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人爭傳誦。己丑。遷國子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爲修玉牒。充經筵講官。勸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千百言。壬辰前及丙戌、己丑三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吉士。外艱歸。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即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踰月。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上之。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有內艱。遂歸營葬事。日荷春鑱。哀毀之餘。感寒疾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獻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過。亦不加鞭扑。微以寓諭戒之而已。一聞羅汝芳講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雖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履常滿戶外。每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即不覩不聞之本體。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辨。久之翕然服。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緒白沙語錄、證道書義。

史官曰。闕

顧憲成傳

顧憲成。字叔時。溧陽人。自幼沈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每至舉字。以犯父諱。囁嚅不忍吐。歸以告其父。父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奈何諱舉。嘗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儆。一日。師講禘之說章。憲成請曰。夫子既不知。何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哉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講養心章。又請曰。愚以爲寡慾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非關豈庸語哉。萬曆四年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以外艱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等。授戶部主事。朝夕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劘。求不愧科名。視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共擬書上大學士申時行。甚有所匡亂。後覩魏、劉書詞純而意切。遂焚己書。附名進。不省。張居正病。傾國走禱。望禱。業署名。憲成走馬立削去。後居正卒。得傳吏部。孜孜人才。即幽隱不遺。以母老數請告。許之。閉門註易春秋。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私尚書何起鳴者。起鳴疑都御史辛自修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憲成上書訟起鳴。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言者與被言者。自當自反。持論公正。通國傾服。爲當路不悅。落職。補桂陽州。先是蘇、柳二公及非景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其來。如三先生式廬之。執經受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府推官。值內艱歸。起理泉州。壬辰。大計。舉廉正第一。移擢考功司。甫至。值三王並封議定。首疏爭。及與大學士王錫爵往復爭。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南星司計典。盡黜諸要子弟鑽營頗太甚。南星奉旨罷。憲成以考功同其事。願同罷。不報。已進文選郎。凡啓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錫爵所欲用者。復尼不行。久欲中之。以其時望攸屬。不果。尋以憲成推內閣起王家屏。遂削籍歸。歸自甲午。得重病者累年。各有劄記。沈濟粹精。與讀書錄相表裏。學問者日衆。乃與高景逸等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記。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橫行。蓋有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即家三起光祿卿。堅臥不起而卒。年六十三。憲成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恂恂雍雍。居然古儒軌轍。不少假借。孜孜接引後學不倦。故人樂得師承焉。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商語、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學者稱爲涇陽先生。友朋私諡曰端文。弟允成。字秀時。號涇凡。允成生有慧質。頭角嶄然。顧好弄。其塾師使其父更僕以激之。已幡然改。請一切受教。乃復之。初習口佞耳。卒操機下帷。若老生也。久之。同兄憲成遊儲嶺張原洛門。張以詣薛應旂。與語大悅。輒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泗以遡源委具是。若志之。異日無忘老夫也。弱冠。聞文遵嚮。爲論者所賞。萬曆七年己卯。舉於鄉。癸未。舉南宮。心戀母遂歸。至十四年丙戌。始廷對。時上冊鄭貴妃。允成疑治危明。射策數千言。纚纚不少諱。其畧云。皇上以鄭妃勤於侍奉。冊爲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疑過計。請冊立皇太子。冊封皇恭妃。不報。能則峻遣矣。夫鄭之勤於奉。私也。太子天下本。恭妃國之輔。皇上奈何以私掩公。示天下偏。則皇貴妃或以愛恃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以愛恃弄威福於外。閹人宮妾。或乘而弄威福於內外之間。又云。頃皇上以天下事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臣工莫不風靡。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輩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皇上二。此屬之專。遂與皇上一。二則易間。一則難閭也。其辭甚剴切。大約懷內寵將將。羅小將還兩端。讀卷者驚怖其言。殿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上。即遂上。死不恨也。遂以彈房仲海歸。久之。以薦起南康府教授。允成以母老又善病。力乞致仕。亡何。丁內艱。服

閱。再起保定府教授。遷國子監博士。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允成謂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乃上疏。略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遽迴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聖諭。元子與三子五子一並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論。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卽次輔趙志皋、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爲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立一事關係何如。皇上奈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瀆聖聰。卽如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皇上不安於心也。且聖諭惓惓大旨。以皇后生子爲言。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以安。不然。徒借虛詞。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飮血推心。甯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內計出判光州。時兄憲成遡源性近。天下學士多宗師之。因從兄參驗身心。務歛然以爲廣。當憲成使認自家。允成曰。世者吾省吾表。思爲天下第一流人。情則近狂。比按其實。尙遜砥也。性復近狷。竊恐兩無成耳。憲成以中行進之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我何敢焉。特自審狂旨將在粗耳。憲成謂粗最近眞。由粗覓眞。則中行不遠。且狂是智猜。猜亦智性。若眞性情兩者何有。從此究極。便識自家。譬之親承孔孟。卽五百尤雄。當之勝之。彼魔鬼厲。見睍消也。允成憮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中行。以正曉醒狂狷。夢寐半生。遽焉大覺於阿兄當下也。厥後義學旣遂。輙謂吾常一舉。非出言須從太虛起念。若旁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景逐耳。或有疑者。曉之曰。便於本眞得定。不妨六虛周流。不然。於此模糊。便思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又鄉愿之嫠理學。直將試逆萌芽。佈人心。竊使天下滋蔓不覺。下此則天崩地折。無少關係。在縉紳則明哲保身。在布衣則傳食諸侯而已。其持論如此。偶得楊龜山故址於東林。請於兄。爲築廬結社。四方風趨雲從。訂其會講。皆以應氏叔季爲紫王功臣云。允成孝友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父母心。痛父之不逮祿。時時與其兄諸及交。相泣也。事諸兄尤恭謹。嚴取予。不少假借。平居布衣疏食。角巾徒步。又假儀好施。歲饑。輙分半廩以賑。所交多名碩。與同志處。嗤合平坦。侃侃不言。而令人意消。至於論議臧否。策成敗。初以駭人。久之若持左券。故疑起。華曰。允成有眼。高存之曰。允成眞除魔手。嫺於書。閒。曲數諧謔儉游戲筆墨。具有關鍵。意趣居恆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編。覽業而後易之。然竟嘗不句帶字比。彷彿意象。陋扃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司章奏。百氏傲首。有關廟社者。輙諷誦不從。尚耕朱紫陽無極王翁諸辨。嵩以發世。又鑒其論治者。如編兩粵布衣。黯從先欲上書。訟都御史李見羅冤於朝。允成力從臾之。代爲疏草。病革。語憲成曰。吾領凝神定慮。術術默默。俟吾天機。若挺入他念。便爲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了然於易簀之頃。去身世如屣脫。卒之前三日。有大星隕於居傍。至期。自謂。吸雌陽且至。家人都從容中聞。其曰竟矣年五十有四。所著有

小辨齋集。

史官曰。闕

高攀龍傳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自幼即頴異。潛心讀書。言動如成人。毋使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窺諸儒語錄性理諸書。嘗嘆十年壬午。舉於鄉。居嗣母喪。丙戌。丁亥。顧憲成方講學。聞之甚喜。卽曰。學將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憬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卽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卽身卽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服闋。謁選。授行人。自盟曰。吾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勞負。庶幾深造適奏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疏。上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辨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皆論河東粹言。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又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皆德性功夫少也。每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借房皆其嚶嚶啼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覺誠卽邪。存之卽是。簡字豈從因以改爲。奉使金陵。還朝。感時事。上書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閣之坦然。降雜職。辭闕。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嘗心氣澄寂時。有寥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絶灘頂。一悅心當境。皆爲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來擾擾。然一斬絶。抵官。勤職事。課藝。集諸子要語刊示之。三月。覓差歸。至淯。謁李見羅。李謂旣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眞有無所事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齊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嗳緊沈潛。豈可平鋪帖說。都無氣力。幷條目次第。潛統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參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迹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讀遍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非。餘盡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閉關跌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絶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諸子爲貫通。於孟子爲集義所生。於顏子爲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庚申。光宗卽位。廣臣以次起用。召拜光祿寺丞。天啓改元。辛酉。進光祿少卿。贊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閱於前。尋卽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詩太常少卿。作貨食說。幷除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善。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

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上怒。使重處。大學士葉向高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得奪俸。時魏忠賢尚未大肆。特大理少卿。進大僕卿。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尊諧以身譬喻。冀有感動。向高留之甚力。明年。蔭除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治雖不倫。數皆駁之。大要皆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稱亂。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亂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吏尙書張問達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舉遷。舟行。卒業勗甚。抵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霧。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亡何。晉刑部侍郎。趨還朝。時趙南星爲吏尙書。給事中魏大中首吏垣。相約一以措非其類。內外懍慄。顧忠賢已用事。魏廣微結爲族。入閣初。對衆納諱之。忠賢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爲非。一日講筵後。忠賢剌剌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難手惟閣臣。未發。忠賢爲副都御史楊漣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顧內懼。謀於廣微。謂必去向高乃可。因求其歸。陽爲慰諭。迫以不堪。乃行。始無所憚。會憲缺。衆議楊漣。畢忠賢不允。議馮從吾爲代。久之。卒用攀龍。既入臺。首糾御史崔呈秀之貪。奪官勘贓。尋其疏中嚴憲約。責成都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節。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觸。向高深得此意。未幾。攀龍告歸。[illegible]崔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興起大獄。殺楊漣、魏大中等十餘人。趙南星戍。欲并坐攀龍。會有力解者。得免。六年丙寅三月。遣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皆退。移時寂□。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年六十五。鄉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滿水不入腹。剛目成殮。而色如生。其遺表云。臣雖削籍。猶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爲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崇禎改元。忠賢伏誅。餘以次論擢。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祭葬。諡忠憲。廕一子。讀國子監。

明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四

名臣傳一

史官論曰。余讀書至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未嘗不慨慕帝世之盛也。天惟純佑輔主。臣賢才竝出。其大者昌明渾厚。穆穆迓衡。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其小者亦靖共持直。世傑致效一官一方以自見。智名勇功。史不勝書。於乎盛矣。明自高、文之世。武功最盛。制科薦辟文事聿興。沿至仁宣。卷阿翽羽相得益章。凡薪槱於先朝者。咸爲名臣。憲、孝之際。號稱治平。實相企踵。六官之長。罔非民譽。明之得人。於斯爲盛。世、穆以後。進舍日煩。人才漸陂。而議禮考文之臣多出焉。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紀元首股肱相得成功之著者也。君子覽茲。而明之人才。思過半矣。

章溢（附子存道）傳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始生。音如鐘。父過。俗疑爲不祥。幾棄不舉。成童。嶷然莊重。諸兄應龐。頗爲儕類侵苦。溢岸然曰。彼弱我耳。我不自勵。豈男子耶。乃往受業。衆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毅叔游學。嘗曰。吾聞古

人主躬行．章句之習．非其所屑．故器宇夾隘．而於是非．皆毅然折衷於理．以身從之．聞金華為文獻邦．出路訪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語．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溢忽心動．力辭歸．則父病革．越八日逝矣．壬辰．蘄黃寇起．犯龍泉．從子存仁為寇所執．溢衙曰．吾兄止此子．不可使無後．冒刃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即殺兒．吾願代之．賊素聞其名．及得大喜．縱存仁歸．乃坐溢上坐．問計．溢曰．吾有良策．使諸公首領俱全．父母妻子安和保．賊曰．何如．溢曰．莫若釋兵戎而歸農．賊怒．繫之柱．以刃臠其頸曰．不降且死．溢正色不為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即死．何恐．賊為縮．竟不殺．夜紿守者．脫歸．集里兵往擊卻之．府判官乘是以兵來．欲盡誅詿誤者．溢走說石抹宜孫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挻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為良民．今若剿屠．失民望．且資賊非計．石抹宜孫善之．即檄罷捕殺．因留議軍事．盡平劇縣．上功授龍泉主簿．辭不受．海寇起．石抹宜孫移台州．而海民亦為變應之．犯台急．檄溢為援．溢方退居．得檄即起．集趨勇數百人．趨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而海饑．豪民積穀閉糴．溢言於石抹宜孫．行縣賑之．抵豪鄉．發其粟充用．龍泉饑．亦閉糴．溢私以己田易粟貸里人．婉行勸分．民受惠為多．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民因遣惟賢來攻．以甘心寶忽丁．寶忽丁走．溢與王剛叔召豪傑戰．賊敗走之．縣治遂復．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溢等有功．乃使人誣剛叔．且及溢．溢辨剛叔死．言於府帥．檄兵擊殺之．寶忽丁遁去．時處州盜起．行省移石抹宜孫分治處州．溢謁之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宜孫曰．惟君慮之．乃授千戶．帥勝安方略．一戰降之．以功授松陽尹．復辭不受．尋討麗水賊．敗之．賊首就縛．復平土寇周天保．散其眾．尋授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至是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吾因以為功名．不祥．又力辭不受．歸結廬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己亥冬．明兵克處州．溢避入閩．太祖束帛迎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僉營田司事．課江淮田稅．籍有等．嘗有疾在告．上數視．小愈入謁．上勞見甚懽．問左右．章溢康強否．左右對曰．溢念母邑未愈．即日命歸省．賜金綺．浙東始設按察司．以為僉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深入朝．及深出師溫州．復命還守處州．給餉無缺．漢平．設湖廣按察司．溢往．入見．上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荊襄多曠地．建議分屯田．上善之．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坐以法．河南按察使宋思顏等有罪．辭連溢．上遣劉基諭曰．予素知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深入閩．陷歿．處州震動．改溢浙東副使．鎮之．比至．山寨多叛．乃宣布詔旨．勸兵誅首叛者．餘皆帖然．募處兵悉發．戍浦城．而慶元寇亂．乃召故所部義兵襲走之．上以長子存道提兵為游擊．溢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疆場．顧效他人嫌疑耶．浦城軍乏食．上命李文忠至．與溢計之．文忠欲運糧處州．溢曰．不便．今軍中所掠糧甚多．請俱入官．均給償以直．食乃足．時建寧守將阮德柔來歸．或疑其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圖自全．非詐也．時請以原官守之．擒斬松陽盜周瑞卿．通平陽、瑞安之路．處州僉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田之稅．時海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擒略盡．會朱亮祖取溫州．軍中多掠子女．溢曰．此非將軍所宜．悉搜出還其家．海隅甯．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方良苦．俟平吳有後命．吳平．入朝．令分兵征閩．而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於邊．其功不後諸將軍．廷議征閩．以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溢密進曰．二將二討閩必勝．而李文忠威信素馳閩．若令從浦城取建甯．此為全計也．上立詔從之．時處州餉閩師．歲加徵十倍．皆以溢言從寬額．溫州朱君逵既叛又請降．奏殺之．方造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限以峻嶺．即有木何從出．力奏止之．上即皇帝位．與劉基并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時廷臣多迷上意．尚嚴．溢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恃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溢奏曰．風雨已迷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善．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為霽威．上禮重溢．嘗語溢曰．先生年向老．恐感霜露致疾．不宜早趨朝也．先是上既從溢議．令文忠入閩．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以從．及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也．初詔許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溢請故常為叛者籍為軍．使北征．而備其勿叛者以示信．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腐哉．存道部浮海北行．走京師謁進止．上諭曰．汝父宣勞為多．汝又北上．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戍上黨．尋移平陽．洪武二年．溢喪母．悲戚過度．居常怱怱．營兆宅．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卒年五十六．上憫悼．親為文祭之．溢孝友．父未葬而盜焚其間．溢哭抱父柩．火遂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能請二兄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發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器局軒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宋濂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三年．存道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明昇將吳友仁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將軍湯和出瞿至斷頭山．戰不利．死之．

史官曰．章溢未遇高皇時．屢平劇賊．衛鄉里．威望已行於江東矣．及帝以儒術召．而父子戮力．出入括蒼、閩海間．招攜伐叛．以武功顯．儒者固不可測如是哉．迹其始終部署．俱江東子弟．溢孝友過人．孚於鄉曲．不忍以子弟肝腦易富貴．此一念可儒可將．宜其得人心而成大業也．

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有大志．博涉經史．潛心濂、洛之學．尤邃於易．為文、純雅疏暢．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兩節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干守將．不見聽．乙未．太祖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郭迎．見上狀貌．退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為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聘基、濂、溢、琛至．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故為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逾於安．命為守．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寬賦省徭．招徠

流亡民皆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急。與千戶朱炳協拒守。登城反復諭賊。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會援兵至。賊大敗去。諸將怒。請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民爲立祠。祀與宄年。遷翰林院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試如卿言。夫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因賜門聯旌之。時御史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汝何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誣舉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尋出爲江西參政。安寬仁。遠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安有二子。昱、昶。昶爲浙江按察使。貪。僧用經薄小吏。上幷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發戍。州司追索。安繼妻陳裴母入見。上問繼爲誰。具以對。上曰。陶先生幾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二子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發戍。州司督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上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曰。朕渡江之初。安首陳幾務。先後蒙涉諸艱。功在乘鼎。家人所犯。卽盡赦之。安前妻喩、名德。賢著聞。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喩要母同行。母不可。喩曰。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託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得以移居免難。人服其先見云。

史官曰。陶安杖馬箠。立軍門。渡江數言。開招形勢。何以異婁敬輓輅之說。鄧禹初見蕭王數語也。可謂壯士。嚴守江州。修扞著績。天下既定。稽古禮文之事。皆取給焉。無變之與不虛耳。

唐鐸、嚴震直、韓宜可、羅復仁傳

唐鐸、鳳陽人。自庚子從攻江州。洪武二年。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句。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已而改院爲府。復起爲詹事。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謀總兵楊文軍事。綏靖守衞。撫輯猺獠。鐸重厚愼密。靖廉不妄取予。太祖初起兵時。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進鐸。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繫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變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誹謗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典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簿。皆舞文弄法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謂德海涵者以爲愚人之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輟朝哀慟。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有器識。魁岸。性誠實。不善讀書。長於算數。太祖起民間。知輸糧苦。有司奸吏多案詐。洪武四年。令東南歲入田賦額萬石。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爲徵督。給勘合運入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既久法壞多生事。郡縣官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主其事。於湖州得震直。持潔自厲。二十年無纖芥可指。名舉爲列郡最。以布衣授布政司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改戶部郎中。考覈江西賦稅。二十四年。賜第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六月。拜尚書。時營建方殷。綜理周密。以夫六十萬開胭脂河。事辦。繼奉命集天下工役二十三萬有奇。請戶役一人。父兄子弟不相緣。計煩簡更定班次。人皆便之。里人有訐其弟姪不法事。命震直自按理。無所徇。上幷宥之。二十七年。以事降御史。凡囚有誣枉。力辯之。多獲寬貸。它御史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上曰。此故尚書也。小事何足論。不踰。廣西龍州趙宗壽恃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王城。開示利害甚悉。皆悚息聽命。凡所饋獻皆卻不受。幷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立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便之。桂林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海。北江曰湘。自洞庭達長江。築隄治閘三十六。旁通靈川千秋嶺。錄象鼻口峯。黔灘磯以通舟車之路。西人紀謂秦史祿、漢馬援及震直古今爲三人云。上聞。喜曰。老嚴成此巨功。朕任得人矣。又均徭賦。振風俗。懲貪殘。愼刑獄。征南之兵。需牛數千頭。皆取諸民。請給鈔償其價。大師兵不擾。及靖江王府人爲民害。奏劾之。猺民嘯集。移檄撫安。邊徼以甯。殷器少父子冒法。子匿而父出。誅其子宗仁。及壻莫淵將自脫。事未白。守仁瘐死。奏爲特誅器少父子。而釋其壻。三十年。還。起遷右都御史。淮民食鹽逋稅。罪至數百人。奏釋之。上嘗召其三子宗禮等入見。曰。都御史有進兒福。未艾也。以劾御史李斌降御史。八月。陞工部尚書。奏工役贈還家者四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戶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詰難殺其事。後悉過赦免。念起自畎畝。自拜官及超轉。控辭廩祿。不敢升斗被留。蠲其家徭役。力辭。降御史。不敢居賜第。還家陋巷。致仕。居西寒山中。太宗卽位。召入。宣諭山西。九月。至澤州卒。孫杰、文粱並咸進士。杰御史。文粱主事。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末御史辟爲掾。不屬。洪武初。以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錄事。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甯、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方宴語。直前長跪。出彈文。劾三人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問。然上心著其言。疑三人自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按察僉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論發。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論合律。從之。十三年。甯等皆坐死。歸朝。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獨不受。且以爲非聖人篤典。尚書旹。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濫不可則。孥及妻子。何居。豈以夫衆享其樂。既坐當坐罰。陛下一怒。而羣臣家屬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聖明所宜有。上是之。著爲令。後坐事將刑。正天明。忽震雷遶殿。上驚曰。非枉此人乎。雷卽息。趣免。又上封事二十餘。上皆嘉納之。未幾。罷歸。復召還京。命撰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島夷詔。堯舜禹湯傳賢論。皆稱旨。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二十三年。薦起雲南參政。尋陞左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爲己任。官僚震竦。未幾卒官。時大星墜地。聞者皆驚。以爲其應云。生平峭厲可畏。而緣情酌法。要歸平恕。上爲霽威者屢矣。

羅復仁、吉水人。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曆。初陳漢辟爲翰林編修。遁迹去。壬寅。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上嘗。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撤蠟書招袁、臨、吉、贛諸郡。諭降武昌。擢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使山西曉諭將帥。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遣金貝土物甚多。卻之。上聞益義之。隨拜宏文館學士。復仁性簡樸。若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每舉錯陳得失。無所迴避。至質直以對。上顧呼爲老實羅而不名。一日幸其第。復仁方操畚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節。制水龍吟一闋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惟離粗舉。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籍諸不便民事。上憐其老。留三月。賜玉帶鐵杖裘馬食具遣還。未幾卒。有玉堂唱和集、子養蒙。孫簡。有傳。

史官曰。事英主者。威嚴叵測。惟正直忠厚爲可久。明祖深知唐錄之厚德。心許宜可之快口。而發直、復仁時以老實呼之。故數人久膺殊眷。雖罹文法而獲免。若才既不及。而挾詐以御主心。鮮不殆矣。凝直綜理周密。多所建樹。宜可風采嚴毅。歷內外臺。不吐剛茹柔。又豈如錄之才不逮德哉。

王濂傳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好讀書。知大義。習舉業。詩。音節韶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濂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潁、亳。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爲萬夫長。歷官至工部尚書。以其必無所成。聞太祖克金陵。乘間挈家南渡。時李善長其婦兄也。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遂詔爲執法官。悉心詳讞。務協於中。全活者多。丹陽令白辨、應天知府王子誠其濫也。上深簡注。進中書員外郎。出爲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害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疏奏。歷述災傷病民。上爲罷征戍。尋嬰疾休於家。洪武三年卒。年五十七。上痛惜之。每謂善長曰。王濂識力與王佐材。今舍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腹亦安所託。後善長坐事。上嘆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濂齊。或共論議。或張目吐氣。指畫方則。滾滾數千言不休。臨大事。神采精緊。毅然不可奪。好面折人過。性和。在官行多慈惠。每以不殺進勸。畢親盡心力。人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伯韜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書名畫多所鑒定。著成書以才爲鎮撫。

史官曰。■

王嘉會傳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客松江。爲人溫潛和綏。後進樂親講論。上海令康伯廷見其所作。敬禮爲上賓。時咨文章曰。非欲飾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以明經聘至京師。太祖命賦詩作文。稱旨陞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斅嚴立規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如。正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從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憫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不許。明年。許之。未行。卒於官舍。上聞嗟悼。命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錢作先亦爲司業。稱曰海濱二老。

史官曰。■

陳修傳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甲辰來歸。擢理官。請畫律令。崇寬厚。省煩苛。復倫要。斷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如有一統之制作。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進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條列兵制。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爲定法。太祖即大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途炭甚。大將多隸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出爲濟南知府。疏勸闢墾荒有成效。居二年。詔書褒美。超拜吏部尚書。修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疏數。遠近寬嚴。課功殿最。賞賜豐殺之類。皆辭請妥確。未幾卒於官。繼之者莫能易。宣宗采其事載於五倫書。

史官曰。■

杜斆傳

杜斆、字致道。壺關人。質冥純明。學問融貫。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陞臺州學正。西安儒學提舉。省院辟之皆不就。歸授徒。學者爭從之。多感慨。形於歌詠。自號太行樵者。學者稱爲南坡先生。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御書官爵制誥以賜。每進見。講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爲範。一日。上曰。朕治天下。其於前代帝王何做。李祐對曰。當做唐太宗。上默然。斆對曰。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上曰。我非敢當堯舜。卿等願效稷、契、皋陶。時國學成。上咨斆誰可爲祭酒者。斆對曰。舉滑縣宋訥。即徵訥。訥爲祭酒。甚當上心。上每曰。非老杜舉訥。其何能教如此。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賡和。尋以老疾懇辭。給驛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翩時集。

史官曰。■

吳伯宗傳

吳伯宗、本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父儀、字明善。元季鄉選。世稱東吳先生。講學授徒。多所成就。尤深於春秋。著禪傳、類編、五倫辨義三書。辭深旨密。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壬辰。寇起。集鄉黨自保。入明。其太守聘起之。力辭。卒。伯宗十歲能文。先達見者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舉洪武庚戌鄉試第一。府判官王騏夢城中迴狀元。告人曰。必吳子也。明年辛亥。中會試。及廷對。太祖親製策問。詢以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伯宗條答稱旨。果擢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伯宗儀觀儼恪。應對明辨。上甚喜。賜袍笏冠帶。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歷。時胡惟庸方用事。羅致廷臣入其黨。伯宗亢直不爲屈。惟庸中以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上得奏。即召還。使安南。得方物以獻。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立就。詞語峻潔。上常稱曰。才子也。賜綺錦衣。陞太常寺丞。轉國子司業。皆辭不拜。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復召還爲檢討。壬戌。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以弟仲實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坐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博學能文。詳雅不苟合。歷幾謫無所悔。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史官曰。明以制科取士。士亦以此自奮。故得人於斯爲盛。浚秋至於季世。而宋春華。忘秋實。爲王、楊、盧、駱者多不稱其行。制科遂爲天下詬。吳伯宗制科初開第一人也。就才絕學。不忝身椪相。首陳正心誠意之說。其樹立何如哉。予故表而出之。爲取士權輿云。

明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四

名臣傳二

樂韶鳳、張智、崔亮、朱善、吳沈、劉仲質、翟善、滕毅、錢唐、任亨泰傳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乙未。謁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授江西行省管句。累任起居注、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兵部侍郎。六年。拜本部尚書。正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并定賞罰各有差。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編集大明日曆。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韶鳳上所撰降祥、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辭。存規切。八年。與諸廷臣正中原雅音。書成。名曰洪武正韻。致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升則用節禮。復定登壇脫舄禮上之。上命著爲令。未幾。以病免。起國子司業。十二年。陞國子祭酒。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韶鳳考據精詳。上賜諭曰。文廟之設。以尊先師。因之爲國學焉。歷代以

之觀君綱以重。故賢王必選名儒以爲表率。朕命爾韶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其毋怠忽。以補於朕政。欽哉。十三年。詁穰奉天殿。上以羣臣多不職。罷斥者甚多。韶鳳因致仕。以壽終。兄弟皆知名於時。曰暉。以人材知開封府。曰禮。太常卿。曰毅。諸暨同知。并知名。韶鳳有友五人。曰趙奎、陳旭、陳友、王才、俞文質。並起畎畝。奎偉貌魁岸。有才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衝殊死戰敗之。上嘉加賞。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累官都指揮使。旭以從燕封雲陽伯。友以平蠻封武平伯。

張智、字玄略。延平人。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祕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不爲嬉戲。正色端莊。如老成人。嘗侍父。慨然曰。采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即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授智同知新喻州。辭。居建陽。洪武戊午。以明經薦爲夷陵州學正。凡九載。辭歸。起以儒臣超勉。超拜禮部試左侍郎。疏請宜以經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未幾。實授。是時諸儒多不稱任使。至鄙陋。上謂智等曰。古人務學明體實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被天下。朕擢用儒士。布列百司。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以明賢之道自律。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定歲貢生員制。甄詳學校志。壬申。懿文太子薨。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事。畢禮。其當祭祀及遂非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尋以時享在邇。命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尋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中。進司業。智儀容嚴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勸。老而彌篤。卒於官。

崔亮、字義夫。藁城人。元末。爲省掾。明兵來。歸附。授中書禮曹主事。遷知濟南。有善政。洪武元年。歷至禮部尚書。詔定官員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朔旦以來。日有黑子。占者疑祭天不順禮所致。詔廷議。亮引川漢、唐、宋及元俱並不同。復以國朝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正祀日月星辰太歲爲備當。上然之。後上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陞自午陛。祭社陞自子陛。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上是之。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親王。稱曰皇太子某王。又定大朝會宮朝及內

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諸禮.幷定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墩.墩制酌宋典爲損益.其他請旗罷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大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孟及歲除.凡五.定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又定大射禮儀.定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時輿制草創.凡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於□.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善少聰穎.十歲能文.既壯.以經學授徒.兵變隱居.以道學爲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太祖開設學校.初以薦舉爲訓導.尋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善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明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慍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幾賜還鄉.語子述撫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祖洞雲先生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時方革元俗.嚴中表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姻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釁家誣訟.或以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或兒女行立.有司逼拆.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己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壻.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又如溫嶠娶姑之女.呂榮公娶姨之女.今此事甚多.以致訟獄繁興.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上是其言.遂弛其禁.十八年.校讀闕.進文淵閣大學士.嘗進講心箴於文華殿.奏言.致治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以敷文治.惟留意焉.上曰.善.尋遘疾賜告.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諡文恪.是時有金思誠.爲上海令.博雅宏粹.少負文名.鮑恂.字有孚.崇德人.博學篤行.所著有大易傳義、西漢集.全詮、安吉人.裴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廷薦.思誠、恂等明經述治體.遣使徵之.入見.上甚喜.賜坐顧問.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俯免卿蚤朝.待日晏入.不久當從其志.恂等復固辭.聽還鄉.惟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

吳沈.字濬仲.蘭谿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文學.沈累辟爲學訓導.不就.太祖取婺州.改甯越府.王宗顯知府事.辟沈及朱廉、徐原主教事.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授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冒昧不更.是欺罔也.告改正.上曰.是誠慤人.遂蒙眷遇.參謀議.尋以奏對錯誤.降編修.未幾.復待制.十四年.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非禮.沈駁之曰.國之大本.莫安得異.上是之.十五年.降謫詔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尋晉東閣大學士.上將享太廟.致齋武英殿.謂沈等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敬天.臣忠君.子孝親.人道立矣.其摘古經傳類編三事.爲書.書成.賜名精誠錄.沈爲撰序.十六年八月.進講後期.降侍書.改國子博士.時方興文事.沈獨謂兵不可廢.每云.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禁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武經則云.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者.立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崑

由秦約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十九年.致仕卒.沈富畜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慍色.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邱濬皆主其說.幷欲去諡.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博通經史.洪武初.爲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旨.擢翰林典籍.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擢禮部尚書.太祖諭之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敍.其功參乎天地.其令天下郡縣學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上謂仲質曰.國學新成.將釋奠.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上曰.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祀孔子.入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遂拜.朕深服其明斷.不惑左右之言.朕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進.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列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尋命條學規梓行.頒賜師生.進華蓋殿大學士.未幾.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爲人云.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有聲.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伏誅.以善署部事.勤慎稱旨.特陞本部侍郎.仍署事.會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舉凡設官分職之類.編爲書.名諸司職掌.二十八年.實授.一日.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宇宏闊.他莫能伴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多合上心.上每曰.善.朕良佐哉.命工部爲善營第於泰興.善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不忍奪人以自益.況未有所報稱.何敢當.上喜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故戍籍.上欲免之.善頓首曰.戍卒宜拆.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免歸.

滕毅.不知何許人.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太祖征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留徐達幕下.尋拜起居注.令毅同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事以進.上曰.古人君所爲.善皆可以爲鑑.惡亡以徹惕.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爲戒耳.又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講說經史.甚見遇.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命毅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定律令.毅於湖廣.務存寬大.於休養急.民多宜之.洪武元年.超拜吏部尚書.六卿初設.一切選除考課.皆毅與省臺官裁定.不激不隨.人稱體.二年.出爲江西參政.卒於官.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尚書.二年.詔春秋孔子釋奠國學.遣使降香於曲阜.每仲月上丁致祭京師.而令天下府州縣不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事.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祀如故.上以孟子有視君寇讎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幷議廢配饗.懸法曰.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孟子言仁義.得聖道.不可廢祀.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幸射不洞胸.命太醫療之.時已撤主.復之.得不廢.一日.召講

唐肅．陸立而對．或糾肅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諂不爲倨．又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上怒．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以老乞致仕．不許．尋坐累作謫判壽州．卒於官．

任亨泰、襄陽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陞少詹事．二十七年．擢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食之．不愈．乃殺三歲子以禱．祭有司以聞．上怒曰．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杖一百．戍海南．命亨泰等定旌表例．亨泰議．凡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割肝臥冰者．總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定蔡氏書傳．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亨泰與焉．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二十八年．秦王樉薨．詔定喪禮．亨泰奏喪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享．智輟朝一日．因議世子襲爵禮．爾其集議以聞．亨泰議．凡諸王薨．遣使者立嗣爲王．則玄冠素絰喪服以承詔．事畢．反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又議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得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勸懲．上命列九品班後．請繼朝參賜食．先是每日視朝御門殿．公侯一品官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於門外．五品以下官於丹墀．叩頭皆坐．光祿以次設饌．叩頭而退．卒以爲常．亨泰以事煩請罷．從之．十一月．將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命亨泰同御史嚴震直往諭之．國王日焜以壯執孫落．議論英發．敬禮之．明年．使還．上聞市蠻人爲僕．降御史．尋免．

史官曰．明祖投戈講藝．延見儒士．惟恐不及．士之一技鳴者．皆得論難侃侃於天子之廷．樂韶鳳、崔亮諸臣．皆議禮制度考文之選也．雖應事草創．比於叔孫之綿蕝．與張蒼之章程．規摹弘遠矣．

周禎傳

周禎．字文典．江甯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平漢．以薦擢授江西僉事．吳元年．入爲大理寺丞．尋進卿．詔禎同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洪武元年．設六部．拜刑部尚書．尋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出爲參政．開省之初．經理曲盡．奏旌香山縣丞沖敬能集流移．寇至．敬率民捍禦．以勞死．雷州同知余驥孫開設府治．增築海隄．揭陽縣丞許德攝公署．核田畝．廉州知府脫因招徠流民．農多復業．惠州知府萬迪興廢舉墜．不受私謁．乳原知縣張安仁創城池．立學校．撫綏流徙．清遠知縣李鐸勸政興學．歸善知縣木寅勝立廨宇．長於撫恤．由是有司競勸．遠表以安．而廣東大治．會下詔開科舉．禎奏應聘名儒司考事．從之．二年．刑部尚書世家寶坐黜．復召禎代．多行寬政．三年．致仕去．

史官曰．闕

端復初傳

端復初．字以善．先賢子貢之後．以亂遷溧水．爲溧水人．生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歸溧水．道絕．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明兵取金華．常遇春聘爲幕官．辭去．薦於朝．召爲徽州經歷．均田賦．定科徭．鋤宵會．政績大著．遷吉州府通判．俗尚譁訐．教誡殷勤．民不忍欺．尋擢磨勘司丞．凡泉粟刑法物貨．句稽精審．臨爲令．僉假歎服．皆以貪敗．棄東市．惟復初以清白稱．超拜刑部尚書．按律持以平恕．以杭州馬甲飛糧事逮繫者百餘人．詔往勘．分囚別所．人各鞫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真．否則僞．

郡守以下皆服罪．洪武壬子．出爲湖廣參政．亂後士廣民稀．多方撫綏．民復業者蠲其賦．事皆豫計．時設官多闕．復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稱得人．事舉．民得以安．召還疾卒．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學士朱升謂復初爲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尊道似腐儒．曠視精悍似俠客．掀揭談笑世事似辯士．而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友．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翰林待詔．義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人所服．朝鮮名其所居館曰雙清．

史官曰．闕

劉敏傳

劉敏、肅甯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嘗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視事．妻織蘆席．鬻以奉母．人或曠亡以青磁瓦器遺其家者．懸於梁．候其人復來．還之．進楚相府錄事．値中書給沒官女歸於文臣家．成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雄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識．時與茹迪皆爲上所知．十二年．擢工部侍郎．勤於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誥．有善治國者．必擇仁人．刑期於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爲徽州府同知．尋卒於官．

史官曰．闕

彭通傳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上親試之．拜給事中．參勍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遜爲勿如．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上稱之．賞賜稍宋濂．醉學士府和之列．九年．於力微等十六人俾轄御史．巡京都．薦達賢能．搏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可．遂達上聞．乃已．陞山西參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姦．寘於法．賜寶鏹旌之．吳印本僧也．官方伯．以材辯受上知．嘗署殺食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爲人恭謹外柔．而內剛直．爲政不事嚴察．然所舉刺．勸無道失．故能以功名終．

史官曰．闕

范常傳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中孫也．嗜學．淹貫古今．純粹無競．篤於行義．太祖克滁．召見．問曰．天下亂孰定．常曰．聞之．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今四海擾亂．民總總憫不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爲心．不安擄掠焚燒．俾各安堵．內據精銳半從軍．半乘城．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不爲他盜攻劫．則四方之人．皆合爲集．天下不足定也．上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橫擾民．言於上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公當有以處之．上即召諸將切責．凡軍被驅婦女．悉遣還．民大悅．上間與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興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爲伍．各設長試典司之．耕

作隙．則習肄毋懈．非平之日．聽其爲農．如此則兵無坐食．而不詘於用．一日．上以驍雄未一．命嘗爲辭禱於天．稱上意受命興兵旨．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預謀議．命爲太平知府．募民植桑．時兵亂後乏穀種．官廩貯穀數千石．請悉發貸民．熟則收之．秋大稔．公私充牣．興學校．民甚安之．召入爲侍儀．諮以時政及古今事宜．應對無隱．又嘗紀灤、和事．踏上之．洪武元年．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禮樂之事多委之．嘗賜坐賦詩．上覽笑曰．老范詩質樸而無華．類其爲人．遷起居注．足疾累在告．賜安車出入．尋允致仕．御製詩四章褒獎之．賜宅於太平門．遂家焉．常自號鄉鄣山人．或曰．山人隱者之稱．今君朝夕天子左右．奚何用此．憮然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列侍從．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犬馬之齒．日益衰暮．天子倘賜矜憐．首邱之願．可以終遂．山人之稱．因其志也．未幾卒．子組．行修潔．官至雲南參政．從子濬．材武立戰功．累官都督僉事．

史官曰．闕

汪叡傳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能詩文．元末．應鄉舉不售．會兵亂．與其弟同集義旅．協官兵復饒州．元以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辭歸．其帥固留之．對曰．叡本儒生．不通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於此．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養親教子．此素心也．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遂得歸事親．至孝．連內外親．歲荒．明兵下婺源．同方率兵爭鄱陽．不克．亡走西湖．朝疑之、錄叡及妻程、子淵存爲質．會同爲周所殺．釋之．授安慶稅使．壬寅．奏事還京．安慶城陷於漢．妻子竄入山谷．復安慶．令舊任．尋與甯同隨軍參贊．以肺疾辭歸．尋從王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調入閩、越．浹歲．又以疾辭．歸卧病．教授鄉里子弟．有白諸者．浮梁人．王寅．來爲宰．廉公有威．強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來犯．城陷．白遇害．叡爲擇地葬之．洪武甲子．召入京．命釋西伯戡黎篇．發明詳審．稱旨．敕備顧問．侍東宮．授左春坊左司直郎．與朱善、劉三吾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太祖憫其年老．賜朝房以居．嘗製薰風南來諸詩．皆見褒賞．當春夏時．有罪至死者．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輒允奏曰．此發於真懇．非他徼名市恩者比．每稱曰．善人．善人．再踰年．丙寅．力請歸．允之．將行．上御奉天門．敕中使宣召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起對曰．未知．曰．昨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若光陰有限．今既言歸．若雖嬰嗜病．恆見負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所深知．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但若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好善之心．今若還鄉．郡邑官勢須來見．當閉門筆之於家．俾僮旌示之曰．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其敢自速厥戾．如是不亦善乎．叡頓首謝曰．與上愛人以德．適茲叟訓．是欲臣全其晚節．敢不欽佩．毋負上心．明日．行送車數百輛．觀者莫不嗟以爲榮遇．生平和而純．莊而數．默而智．言而信．窮而不變．樂而不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期中道．所爲文章．深厚古雅．賦頌詩歌．要歸醇於正．名若溪集．卒年七十九．

史官曰．闕

黃哲傳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幼孤．刻苦讀書．通五經．能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浦澗．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辭家度庾嶺．過吳、楚、燕、齊間．一時英豪皆與遊．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過朱文昭、涂穎．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嗟曰．君才如白雪．如寡和何．名大噪．太祖駐金陵．建國吳．拜哲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懿文太子甚重之．屢應制賦詩稱旨．大見嘉賞．尋奉使青、徐．諭諸反側．以事出知東阿．青隸初以儒士易之．公剖決如流．一邑帖服．歲大旱．哲齋戒徒跣．暴烈日中．甘澍應祈．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俄溪有怪物．倏出沒竊人．哲爲文檄於神．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人稱其誠感．時亂後．民多流徙．聞哲善政．復業者數千人．辛亥．遷東平通判．是歲．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濬．哲董其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故元覆轍．可永戒．毋貪目前．事遂寢．尋上書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會山東行省奏哲捐俸修先聖廟．築河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未幾．乞歸．有司請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以東平事詿誤．竟死於法．哲始北上．舟行倚篷聽雪．嘗自詫曰．天下奇音雅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榜軒曰聽雪篷．學者稱爲雪篷先生．

史官曰．闕

程獻傳

程獻、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略．上在臨濠．引兵趨定遠之池河．初縣大姓陳氏與獻謀招健兒屯守．挾縣尹爲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獻獨挾尹來降．上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獻獨降．非有識者不能．留典飲食．預征討之事．密謀曲算．當上意．禮遇甚隆．既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兼掌晨昏歷．以指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始事之初．惟兵食最急．仍命護滁州倉．既度江克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還．陞爲郎中．是時．上左右唯獻及善長．凡政令軍餉羽檄．皆二人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進參議．戊戌冬．上親征婺州．署中書省事．方寄心膂委任．俄病卒．上親爲文．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至非所親其窆．始還．子驥．備宿衛．命就儒師學．上親訓督．尋爲管軍千戶．大兵征漢鄂．定襄陽．下吳興．俱從征有功．上卽帝位．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驥帥師討平之．倭寇浙江．率浙江、太倉諸軍征之．捕斬過當．進僉大都督府事．

史官曰．闕

王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進士．洪武二十六年．爲廣東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止之．有持部徵來徽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採閱．十取八九．先是．行海運．多漂沒．民不勝困．溥自臨庾嶺．備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填澗．修砌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時兵起無糧無籍．軍司恣徵．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概起取．賦稅從何出耶．遂入奏．上是之．停取．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告其實．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愼．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命返之路遺弟歸．

及奏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食饌．爲皆吏陷誤．逮詔獄．行李蕭然．寒廚餒饉．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三十六．廣人惜之．

史官曰．闕

王敏傳

王敏、字進德．浙甯海人．爲諸生．有同舍生能文．往叩之．其人以年少．固靳不以告．憤且奮．晝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氣節有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每欲異俗人．家貧好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讀蓬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屬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關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遂去．後舉舍諸輕薄士．目攝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卽皆畏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試高等．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隆晃以行．得太原．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敏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韓婦人偏室．酒酣．內其中．鑰門以去．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謝．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祇敏一拜辭父老卽行．無念發私受．諸生罪發．多誅死．敏獨得免．時監收嘉興糧．以舟運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敏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事天．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敏所部舟獨無虞．遷拜御史．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卒於家．年三十一．敏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樂屈於人．而居家孝友．兄意德．爲燕府紀善．師事之．終身不懈．弟琦．能文章．篤操守．有名．金華胡翰嘗與宋濂論獨行事．自言於鄉得一人曰汪珪．珪故嘗仕．斥不用．獻友獨履．卒於窮死．然其議論卓犖不凡．而敏亦每稱珪爲人．蓋其操持如此．

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先從蒙族也．洪武三年．以才舉．授禮部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遣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民賴以安．權豪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鈔法．莫敢誰何．同廉得實．捕之．悉械繫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破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於亮祖之兄弟．善估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以他事笞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深惡梗者．卽命使殺同．適同奏亦至．上始悟．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釋宥之．二使同日至．同已死．民悼惜之．上知之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於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罟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釋．求同寬釋．同曰．徐公亦欲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同死後．民多奉其主於家．出入韜告．有事卜之．輒驗．人咸以爲神云．

史官曰．闕

郭資傳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員．陞綠襲發．陞僉都御史．尚書都新盧改北平參議．上書言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燕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幷備．輸餉兵民．轉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太宗卽位．陞戶部尚書．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從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七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資調度．仁宗卽位．念其舊勞．寵有龍賚．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敕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起掌部務．明年．復召入．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資矢恭謹．祁寒苦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受眷三朝．歷登八座．衣食僅充．歿不能葬．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沐陽伯．

明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四

名臣傳三

黃淮傳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丁丑進士．爲中書舍人．建文四年．燕兵渡江．淮．同衆官歸順．太宗卽位．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及淮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寢．卽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令入內閣．專掌制敕．旣又選五人與共事．名直文淵閣．是秋．陞編修．進侍讀．立東宮．陞左庶子．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太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太子仁厚．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明年．上北狩．又明年．上征虜．長沙妖人李法良反．梟太子遣豐城侯彬討之．漢王忌望太子．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旣而法良就擒．十一年．上再北征．淮復留守．漢王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幷中傷淮．十二年．坐淮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仁宗卽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支三俸．辭尚書俸．仁宗大漸．皇太

子在南京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洶．淮與楊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候皇太子至．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佐二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固請歸．時淮父卒．賜葬蕆事．入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月與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上喜．寵錫有加．八年．禮部會試貢士．命淮與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十年．宣宗崩．淮奔喪．留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諡文簡．永樂初．冤獄大起．南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淮言不可．九年．時虜酋阿魯台歸款．請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聽其約束．欲朝廷出誓詞鐫金定．集諸酋瀝酒中飲爲盟．衆議且從之．淮曰．古言外夷狼子野心．黨勢分則易制．一心力則難圖．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善淮言．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曹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賜大寶法王玉章．示淮璽．淮言．例祇賜外夷．用敕命廣運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從其言．

史官曰．黃淮神識洞朗．鯁力峻拔．有古社稷臣之風．繩愆糾繆．不一二年．遂屏跡丘園．計淮園士十年．家食二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雖摧．廣亦蠅滅．胡儼早休．惟士奇秉鈞最久．榮謀幄最密．是皆有幸不幸焉．說者謂方孝孺之誅族．尹昌隆之罹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淮．而祭酒劉鉉謂淮好讒毀同列．約之始進非端．百善莫贖．淮之蒙訴．不亦宜乎．

蹇義、夏原吉傳

蹇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太祖顧義問．汝蹇叔後乎．頓首謝不敢．上喜．卽賚義字賜之．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殿且用義．建文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太宗即位．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得洪武之舊．義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其忠實．從其言．或遂譖義不忘建文．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義往導意．太子尤愛重之．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九年．與夏原吉同滿考．賜宴敕旌諭．十七年．外艱歸．起復．詣北京謝．道中宣諭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義言．國家多事時．謹法綱吏．人將不勝．斥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楊士奇詘．繫錦衣衛獄．尋釋．仁宗即位．領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義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義及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淮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制蹇忠貞印賜之．義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腸．楊士奇謂義勿過思．義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士奇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上．上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譖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義．時議赦交阯．義及夏原吉力言祖宗地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阯．義薦伏伯安．楊士奇語夏原吉以伯安不可使．義嘗揭前力爭．當是時．上尤

信任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遂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蘇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義亦不以二人爲異也．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曰．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保貴重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璡代爲尚書．又賜義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命有司治義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義生日．賜鈔萬．馬一．英宗即位日．義適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孝友質實．和厚恬靜．處人有益未嘗一語傷□．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於正．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子二．英、荃．皆尚寶司丞．太宗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義及郭璡、王直、王翺．而何文淵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吏十八人．而尹旻最久．十四年．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洪武中以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廷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摧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會劾諸司怠事者．上問．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爲誰．對曰．豈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當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皇帝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太宗即位．轉左．或言原吉爲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行視水道．僉都御史俞士吉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之．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縣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瀦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矣．俟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鉅萬計．皆取辦於原吉．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原吉日入朝．獨近

最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原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報返還京．奉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糲餐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輔．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守．上發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官遂勸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遂．都科事．都御史陳瑛劾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言官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悅．論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阯平．上問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歷我於後日無窮．上從之．西番大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為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北征．原吉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原吉繫所．呼之．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仁宗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警．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手敕褒勵．請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南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首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宣宗即位．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之．原吉亦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微赦租為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辟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醫臣兵事輒沮．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縋城窺原吉．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靜．曰謙讓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原吉老．敕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是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諡忠靖．復其家．朝議以宜贈伯．楊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施德不報．嫌怨不釋．其理財賦．以愛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雖倔強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為君子長者．呂震嘗於上前短其柔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成功．陳瑄於太宗初欲殺之．後原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歷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太宗時．外綜藩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歷監修太祖、太宗、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學士解縉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

著．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然於建文事多曲護失實．又寶訓十五卷．原吉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潴防盡壞．周忱治之．幾十餘年．又壞．成化中．侍郎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侍郎徐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尚書李充嗣又治之．

史官曰．蹇、夏逮事六朝．為高皇養成人才．所謂數求輔後者也．蹇質實簡厚．無智名勇功．而左右謨國．潛多啓沃．每事推讓．有盧懷慎之風焉．原吉外總六曹．內參機務．文帝方之玄齡．東南水利．至今賴之．才巨而濟以含弘．誠大受之君子也．天佑人國．壽耇充廷．斯仁、宣所以致治歟．

張紈傳

張紈．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紈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歷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改右參政．陛辭．上製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紈裁定．夷民爭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欽、韓宜可．遣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賜敕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奠輯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略見焉．當時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是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亡異．吁．今不然．道善勿從．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鎮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為善．從者寡焉．何其艱哉．西南既平．爾紈撫守實先．今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今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州十二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紈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功解．錄上敕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其六體．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言命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大兵西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既奠定之後．神機妙算．出自上裁．有詔有敕．或論大將．或諭守臣．暮下．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廣以典命繇．釋者謂冊在凡七．象昭闡之意．臣紈謹按故事．再拜錄藏於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輸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收之斯中．取之斯變．豐功偉績．如是神也．於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二十六年．再朝．宴賜如前．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闕下．專命紈試．鑒識精詳．各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府審理副．太宗既立．仍其官．因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紈與其數．既迎附．赦為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召．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紈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史官曰．闕

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寬平人．遨遊山林間．布褐蕭然．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其先為恩縣人．恩、古貝州也．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太祖初．擢用單縣儒士張簡．簡薦倫．徵為贊善大夫．事懿文太子．陳說多

長庚驛。太祖聞而善之。洪武十八年。陞左春坊大學士。東宮講。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右參政。盡心民事。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上封事數千言。多當上意。又上書薦雍州吏目葛伯衡。太祖立召伯衡爲陝西參議。三十年。坐誤免官。輿致滇南。太孫憐其老。賜道里費。行過成都。蜀獻王深重之。賦詩八章。至滇。作養成就。雖蠻童夷獠。皆知向方。建文皇帝即位。以東宮舊臣召還。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扁。及榛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寵翰之賜。晏殊題衍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祓殘。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顚連之狀。初。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恨縉。中傷縉。上令縉十年讀書。來京擢用。未及期。上崩。縉赴臨。有司嫉之。謂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吏。倫於縉遊。左右之。得詔還爲翰林待詔。倫賢直敦厚。篤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燕兵至。倫年八十餘。致仕出京。悒悒多疾。數日卒。

史官曰。闕

解縉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大庖西。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偏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於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皆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蝟集一時冤園寒士。鈔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删其無益。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龐雜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一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儀。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嚴制閹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陛。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俾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瓊珠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編役。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時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繆。狀見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拳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鈇鉞之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綱紀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聞見多寡爲勤勞。甚非所以屬罰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剴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逆迎甚易。而或蒙寵。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陞清華。椎埋嚚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朝履之賤。寵縊義負販之儒。與馬齋奏。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古者鄉鄰。舉選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燭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其僞莫明。即眞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地有磽瘠。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稅。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又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果皆不爲墾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猶於晏安。毀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變。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

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道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罹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有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內職也。而以名爲六尉。御史詞臣。所以居寵秩開。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儒之徒。蕩無廉恥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謬竊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次序。亦不暇紬繹成文。冀以將來取舉。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嘉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之。上顧數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縉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上。縉作衆。嘗爲王國用草諫書寄韓國善長冤。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縉又時時敢直言。竟作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之。召對便殿。諭縉曰。汝歸益讀書。盡心古人。後十年來未晚也。又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進所學。然縉命修元史誤。及隨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留中。歸家八年。太祖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

林爲待詔。燕王渡江。縉與胡廣等迎出金川門。燕王大喜。及即位。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人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箠人左順門下。縉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逞犯禮法乎。興退。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雅甚信用。賞賚輒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言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嫡奉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諭。遂冊仁宗爲皇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斷灑。邱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阯。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貢賞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疏縉。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其怨望。改交阯。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幷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死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謫遠郡。初太宗寵信之。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之曰。汝疏其人品。縉嘗封對。以爲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太宗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俟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即位。出縉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非狂士。因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直義慳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對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幅輳。率與之無倦。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叠出。長於敘事。詩豪宕豐贍。其教學者恆曰。當爲有用玉。勿作無用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先是。燕兵逼都城。縉與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楊士奇、周是修約死難。是修死。縉與衆迎太宗入。後縉爲是修作傳。乃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耶。當是時。胡廣頗有雅望。金川將啓。縉使人覘廣。見廣如厠回。問家人餵豬否。縉知之。笑曰。一豬不捨。肯捨性命耶。遂決策迎太宗。

史官曰。太祖網羅英俊。智出羣策。當時元臣。親如藩長。貴如惟庸、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當選所寵。罔不慴伏。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逆鱗無顧忌。而大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宏遠矣。召旋河隴。跡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者。卒罹讒口。莫之與白。悲夫。跡其嘲豬易盟。作傳戲謔。縉之狂奚其解諸。

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明年。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親。改餘干。署爲令。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蠲逋賑乏。除虎驅蝗。表祀衞良。屢有異績。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燕兵已渡江矣。太宗即位。擢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欽天監官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解縉又薦之。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儼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上爲傾聽。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外艱去。起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救時急務。儼持論少讓。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出內閣。儼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上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縝密謹敕。上下無間。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太子賓客致仕。復其子孫。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教尙恥義。時諸生犯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申論得免。儼旣出內閣。雖不復預機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推儼列總裁。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遜、葺丹家食二十餘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閑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然終日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理。務求相安。羣倫中有不如意。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敬愛之。其質愨朴訥。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曆律醫卜。皆通其說。文章簡質。不尙辭藻。晚年沈潛性理。充養益粹。言行醇篤。稱耆儒焉。

史官曰。胡儼端謹持正。頗好直言。嗟夫。三代之遺。其行於叔季也。跡其平生。絕少奇策異能。而檢重無佻習。師道臣道。兩盡之矣。嗟儼蓋急流中勇退人也。舊稱儼爲祭酒。太宗亦稱之。公卿莫不加嚴憚。士出太學。即至顯達。無不執弟子禮惟謹。可以知儼矣。

況鍾傳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員事禮部尙書呂震。震奇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乎。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府。賜敕乘傳之任。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闇。越三日。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擲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嚴勵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旣發倉備糶賑飢。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忱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觀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項。同收受互覺察。除免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紬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及難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欠。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被逮。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鉞

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設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設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官。專厲豪猾。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薦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劾御史王運罪狀。法司論運罪。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進鍾正三品。仍知蘇州。七年。卒。罷市巷哭。送其喪。立祠祀之。鍾剛正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儼毅弗馴。惠流時雨。雖忤弗懟。國初蘇州知府有王興宗者。與葉舂及魏觀輩。詳循良傳。

明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四

名臣傳四

金善、王英、儀智、鄒濟傳

金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燕兵渡江。迎順。太宗卽位。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侍翰林坊局官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擬正。呈上覽已。進講。縉與楊士奇閱易。廣閱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巡北京。八年。從上征虜。上歷指所過山川。諭幼孜記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嚴險。雖鐵騎千羣。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小伯顏山。東北卽開平。次環瓊岡。指塞北山川曰。古黃河在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水帶沙出。唐碑尙在。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巓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此南望北斗矣。經闊灤海。曰。此周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次通川甸。遙指海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十一年。扈巡北京。從征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十八年。進文

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上曰。善。立命草詔。遂次清平鎭。宴華崖。命內使歌高皇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敍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飽之失。朕嗣鴻業。惟恐失墜。獨相與勉之。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畢。命內使歌之。榆木川之變。楊榮與幼孜留軍中議喪。仁宗卽位。進戶部右侍郎。兼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繩愆糾繆銀圖書。洪熙元年。陞禮部尙書。支三俸。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冤。上命臨決。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幼孜知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母卒。宣宗卽位。起服中爲總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册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閔忠閣。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虜。至闊灤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碑。沈河中。絕虜爭。上顧英書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謂爲用。宜宣力勿憚勞。英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閡。駐安平鎭。軍中有怨言。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尙書李慶給餉及犒賞。二十二年。上崩榆林川。太子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仁宗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宣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愼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英宗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尙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英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順直諒好裁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卒不得大用。人多惜之。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之。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爲禮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禮尙書請賀如常。智獨爭議不可。未幾。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義、楊士奇薦智。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常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楊士奇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上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智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尙忠厚。遇非是非。又輒別白。爲太孫陳說。不屑附會。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字子新。學於吳訥。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爲行在禮科給事中。內府校書。改編修。陞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帝初。陞南京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爲兵部尙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經儒士.授餘杭訓導.累官平度知州.濟博學性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兼通老、釋.太宗即位.大臣薦修太祖實錄.成.永樂元年.陞禮部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諸儒臣推濟總裁.征安南.濟參贊大將軍軍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參政.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仁宗留守南京.擇宮寮.改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諭問曰.卿善自攝.即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攜.不使墜入蓬蕩.濟尋卒.後仁宗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建祠.令有司春秋祀.子幹.仁宗監國時.選入應天學.給米月二石.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善述、天台人.爲左司直郎.陞右贊善.耿介恬靖.汝玉、長洲人.仕贊善.兼檢討.坐戍邊.東宮特宥之.以累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諡文靖.善述太子少保.諡文肅.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厚端方.累官北京刑部侍郎.兼宮寮.謫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前事下詔獄死.洪熙初.贈少傅.諡文簡.潛、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太宗即位.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永樂十五年.以廷臣薦.副楊士奇輔太子監國.坐事被讒.與周冕并逮詔獄.卒.妻楊氏.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閎爽弘毅.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爲文章.務去陳言.出新意.冕、寧波人.爲右司諫.

史官曰.文帝雄武蓋世.顧宴與文士周旋.雖行間左右.無學士則不樂.金幼孜、王英皆以鞬披負糗鞘以從者也.天子幸邊.儒臣載筆.登陰山脊.碑李陵碑.南望北斗.與銘燕然.封狼居胥者同雄心矣.儼智、鄒濟皆以宿儒爲宮寮.智老而傳太孫.故獲免.濟傳太子幾得罪.竟以憂死.一時宮臣周冕、梁潛輩皆不免焉.豈博贊神策.實啓維禱.抑社稷攸關.居者不如行者之無罪歟.

宋禮（附金純、周長、藺芳）傳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遂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太宗即位.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宮殿.命取財川蜀.七年.親擊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勞之.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海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禮初治漕河.於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從十五閘.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減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固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禮居第一.長以衎私.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成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浚衞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禮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賜葬祭.正德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禮剛果直下.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金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

陽伯.純寬和有容.處事幹敏.宣德三年夏.詔初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瀆罔.俾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仁宗嘗論純及寺卿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昔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常曰.朕或喜怒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周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燕兵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都督府.治漕河.卒.贈棠陽伯.諡忠毅.又有藺芳者.夏縣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禮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史官曰.大廈之成.非一木之任也.天下之大.非一士之智也.宋禮修復會通.浚黃河故道.遏汶入河.爲濟餉百世利.歲運四百萬石.無航海之勞.厥功懋矣.然皆任用羣策.而已受其成.智豈可專耶.故知鯀績勿成.敗由圮族.禹功告錫.益在昌言.禮之用智大矣.

郁新傳

郁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進士.除戶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陞北平戶部郎中.又明年.超授戶部右侍郎.考滿.上廷中對羣臣稱新才.陞尚書.在戶部者凡十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民有節.上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新應機悉答.無遺謬.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賜物又萬石.新議定歲一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建文中.調兵食各有勞績.太宗即位.復戶部尚書.永樂元年.言淮河閘漕多淺灘跌坡.阻運舟.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至衞輝.入衞河輸北京.二年.上屯田賞罰例.三年.卒.上顧解縉等歎息.稱新才.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出.今誰可代新者.嗟不已.新篤實有禮.家素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賑施.

史官曰.闕

段民傳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累進郎中.永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山東.十九年冬.陞山東左參政.討平之.廷議捕寺尼.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直隸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緝.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太宗再親征北虜.勅民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臨閘出納.民節約曲算.省財力.民不擾.事業.道中忽降勅令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爲戶部右侍郎.潚劉姦貼.出納清允.尋改刑部.特賜敕.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先是榜例越訴者杖百謫戍邊.民請罪如律.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訥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葬盛請諡.不果.民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

史官曰.闕

錢幹（附羅玘）傳

119

18A

錢幹、初字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貢上禮部。七年。會試中甲科。時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上喜幹。幹之鄉人邀幹者。持幹短長。幹行潔修無可摘。乃指爲練子甯姻。宜坐。姦黨劾幹。幹懼。告楊榮。楊榮爲聞。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賴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甯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幹感泣自奮勵。仁宗即位。陞翰林侍讀。知制誥。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朔。霜寒。上顧光祿饌。文官早朝寒。盡賜羊酒。又顧幹曰。皇祖考臨朝。毎日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五年。陞侍讀學士。七年。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幹頓首曰。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愽覽古天趣悠然。上喜。正統初。與修宣宗實錄。三年。陞學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幹不設楊士奇、楊榮座。閣之。讓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聞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敍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上特用爲禮部右侍郎。或賀幹者。答曰。吾今且爲有司。又奚賀爲。未幾。陳循、高穀等皆得陞侍郎。入內閣。公幹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幹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議論。士類宗仰。歸山十五年。年八十九卒。諡文肅。南城有羅玘。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時武岡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給事中龐泮等以救遜下詔獄。玘上疏救。主事李夢陽論外戚收拷。又疏救太監李廣死。言官劾文武大臣附廣者。請按籍斥逐。玘言不可暴其名。蓋

朝廷。宜令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陞南京吏部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逆瑾逐榮王。虛朝

廷。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爲國家遠慮。忤時宰。致仕去。潛心學問。文益奇偉宏暢。富庶人致百金請。玘走避深山中。李東陽處瑾、永間。曲調護善類。玘引大義責之。絕削門人之籍。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史官曰。

胡廣、胡儼傳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祺。洪武三年。爲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延平知府卒。建文二年。燕兵起。廣對制。有曰。親藩陸梁。人心不搖。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更名靖。爲翰林修撰。太宗即位。召入內閣。陞侍講。復名廣。改侍讀。陞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勅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十二年十一月。命廣及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明年九月。書成。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再從上出塞征虜。上時召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還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廣不知兵。以文學論議侍上。備顧問。上不得諸學士相與語。不悅也。廣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上諒其樸厚。信任亞於楊榮。禁廷應對。慎密不洩。操履清謹。廣退輒杜門讀書賦詩。罕交遊。崇儉素。爲文下筆滔滔。制命典册。多出其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力言封禪非禮。上斥訥言。廣因上卻封禪頌。奔母喪還朝。上問民間疾苦。頓首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府治建文時姦黨。株附扳連坐。誣善良甚苦。上立命罷追請者。人或毀廣。上不信。或讒斥去毀者。廣善詩。行草尤善。十六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已而上念廣。官其子翰林檢討。仁宗加贈少師。楊士奇曰。我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及公始。然建文時當諡王禕文節。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戶科都給事中。時或傳建文皇帝崩。或云遯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疑。大索建文諸臣。遣濙巡天下。名訪張僊。獨又頒書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安在。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復。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浙江。二十一年。巡均疑還朝。會上駐宣府。濙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勞濙。賜坐與語。濙言不足慮也。先濙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叛。適遣飛騎。上命濙往察。密疏聞。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宣宗即位。復召爲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會濙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使。三年。賜文華世家、詩和恭端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州豪人田宅。盡賜濙。尋兼府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濙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國家大議。與諸執政相可否。必執正論。上皆曲意從。及楊士奇、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英宗即位。益禮敬之。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敵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奚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徐曰。防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使旋退。賴濙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還。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萬壽。濙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即位。力疾入一見。謝老去。遣子長甯來謝。上念濙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悃。授長甯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諡忠安。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薄簡。興居有常。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

史官曰。文皇嫌猜。篤忍。大臣小失意即頓繫。雖蹇、楊不免焉。而胡廣以謹身慎密。出入侍從數十年。持文墨。備顧問。卒鮮過舉。胡濙尤荷心膂之寄。周爰諮詢。於父子君臣間。彌縫甚厚。歷事四朝。典禮文章。較然可述。此豈不對省樹。執策數馬之流歟。詩云。小心翼翼。天子是若。二臣有焉。

楊信民傳

楊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參議。皆勤能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伸信民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於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玘爲太學生。廣省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著祀典。成化中。諡恭惠。

史官曰。

顧佐、軒輗、魯穆、熊槩、邢清（附傅遵、向寶、馬勉、潘禮、胡拱辰、王璡、李滿、宋彥、孫鼎、陶鼎、龔謙）傳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莊浪知縣。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

天府尹.等以營建冗蔽.改順天.佐縣南京尹.剛稜不撓.貴成歛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變.故貴州按察使.蓋以勳戚家不利佐.以故相排擯去.仁宗素知佐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寮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當選者.二人未卽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楊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益有風采.楊榮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遘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爾何顧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佐.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彌勵[illegible].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宜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核御史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嫣狀等三人爲民.五年.皚潛入京.造詞奇人.佐又劾皚蹤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皚西市.陞右都御史.蠹吏犯科者.摭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發端.不欲暴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因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擠佐.必下法司法.對曰.未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故謗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曰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因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誠清.清教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覺擠之去.先是有師逵者.東阿人.太宗北巡.常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駛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永樂元年.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兵部事.征散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尙書.兼領吏部.逵孝行絕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歷驗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書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永樂元年.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仁宗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敕南還致仕.瑤有文學.履繩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棄被.有司急進衣.卻去.竟俟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惟一肉.或致僞雞.見者皆笑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遂裝卽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監丞阮隨.亦清謹安靖.與輗齊.輗既去.陳璇代.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起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入南臺.內艱.天順初.首用輗爲刑部尙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九疇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輗亦病.請致仕.上召輗至文華殿面諭留.輗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陛辭.上復問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箇.是汝乎.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輗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輗去.上復思之.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輗嚴毅.歲時謁諸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散出行禮.謝畢.竟御肩輿歸.僚屬聞其來.輒避去.不樂與之處.南武庫郎沈琛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儉素.不務文飾.閒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校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輗前有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司.廉樾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仁宗每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仁宗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辨冤獄.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娶吳氏.吳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並殺其婢.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按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卽服.澄富人周允文初無子.後兄子已爲嗣.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託以己子.周死.兄子言妾子非周子.逐去.盡奪其貲.穆大召縣中父老及周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周種也.兄子始服罪.其斷讞多類此.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穆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綜經史.常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歿不能斂.公卿賻襚.僅足棺衾.

熊紳.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瀘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僚屬有羨.不入私家.在鎮西.寇三年不窺邊.人以爲韓、范復出.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紳致仕.紳屏居山中.斷絕音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於朝.贈南刑部尙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紳.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無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故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澤.若紳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諡卹寡.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紳子端米月一石.諡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南工部尙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績.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卒.贈太子少傅.諡莊懿.邦問亦仕至尙書致仕.年九十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瀧李嘗、字世贈.篤行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愼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孥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出爲彰昌知府.陞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裳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鑰、字學吉.成化八年

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僴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遹，儲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授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業劇，恤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諒，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徹行能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譴戍。

薛遠，原籍無爲州人，祖祥，佐太祖有開國功，歷陞工部尚書，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遠遂爲瓊州人。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安南還，陞右侍郎，母喪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猺，改戶部，調兵食，論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積委節，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歆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能而能，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恆不足，今安忍有餘。

邢濟，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之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即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周知制諸郡，應天尹冀綺欲以此膺之擇，維揚運司委器，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流俗興道，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贄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寶、巡撫林俊累疏薦之，吏部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吏尚書馬文升、都御史戴珊廉其賢，授監察御史，委督盧溝抽分，痛革宿弊，姦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清督皇莊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濟悉核以應役，咸曉。張延齡奏人負勞若干緡，得旨追給，濟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耶。駙馬崔元、都御史張敷華咸以爲囑，濟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二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之。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清積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攔掣，勢豪鹽商，屢屢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清査意節縮，遴諸姦蠹，倚閹宦爲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於是閹焉永成、家僮及諸貴人合謀，妄奏閹瑾，因遣官校逮濟，榜於午門外，家人泣，濟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講誦課子而已。瑾誅，來釋，撫濟所陳，停布匹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克嗣、巡按王完交薦。嘉靖二年癸未，起陞雲南僉事，至任，適巡撫王啓惡臨安推官江魚，嗾千戶魏勝翹魚，欲坐以貪穢，戮之，濟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啓大不悅。後巡撫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瀆，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糧柴薪而已。比齎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斂甚嚴，下至胥吏輿盡，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覲察當調，聞報即南，家居逾時，桂蕚重其名，檄取赴京，以疾辭。八年己

丑，又檄補廣西，至，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濟不動一兵而坐擒之，蠻囤晏然。巡撫以其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濟倦游，上書乞休，得請歸，無家，僦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貲無著且可設，林歎息而去。禮尚書霍韜以沒官田餉之，力卻不受。二十五年丙午秋，卒，年八十。陳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貧，饉寠必飭，萬里來歸，葆哉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史官曰：傳曰，無欲實難，故既富方穀，明主不以苦節概天下，然而有其人，則褒異寵郵之者無不至，凡以勵鈍而去貪也。如瑄、儲佐之簡潔，軒輗之竹籠，周能綺之孤，給禮、胡拱辰之興廉，使人皆誦其名而愛重之者，夫介性天植，皭然不滓，如王琦之儉，夙冬寧曰：吾求無愧於心，雖饑寒無不樂。薛遠之言曰：吾少事親恆不足，今安忍有餘。斯其人豈以名實毀譽動其心哉，蕭然素業，邈矣高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劉實傳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金華阜賦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餘輒探閱經史，即視事掩卷，已則復然，羣僚或竊笑，不爲改。郡有孝子顏宗忠，猶呂東萊祠，嘗爲之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由西，爲疏乞免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否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辯徹開陳，閱者皆愕，相戒勿以書示實。尋擢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推其餘餉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祠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官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郡人擁之，竟出。中官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廉，且歸言中官橫索賄辱太守事，中官懼，急傳馬馳奏實抗敕使毀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食粗衣敝，欲爲國家愛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勘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爲著述，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輒童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生平清強，甘心貧寠，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當時稱其有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傷不沮。

史官曰：[illegible]

明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四

名臣傳五

高穀王直林聰傳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士奇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鼐從行．穀居守．景泰初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敵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釋也．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穀悲憤不平．加太子太傅．穀亦不辭．是時內閣不相能．穀上疏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蕭維禎．庶子王詢入內閣．上令詢鼎侍經筵．文遂得入

內閣．文既入內閣．又嘗與穀相持．五年．敕穀視南畿災．穀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不死．七年．加少保．爲謹身殿大學士．是年首輔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試官劉儼．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黜．惟穀以忠謀故．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穀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穀爲端、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同列．亦以是受知於英宗．成化初．吏部尚書姚夔、及王佐．陳鑑．前後上言．穀剛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駕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駕．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諡．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諡文義．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黃淮楊士奇及直輔導監國．再遷[illegible]．[illegible]．歷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立太子．陞右庶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事．兼職如故．英宗初．總裁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蒞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濙．八年．爲吏部尚書．代郭璡．十四年．上北狩．學士周敍自南京貽直書曰．永樂宣德間．常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務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敍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冀．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敍豈亦可偸生．非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採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尋被劾得白．初上欲親征．敵．直率廷臣疏止．不獲命．留守．加太子太保．景帝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元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宜絕虜．直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上不悅曰．朕非意大位．若曹過爲朕宜．今奈何異口．于謙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俯遂命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羣臣退．綠出文華門．內臣興安[illegible][illegible]而呼曰．嘻壞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擢李實羅綺使虜．三年立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爲尚書．佐直．中書舍人何觀劾直．上不聽．未幾文淵去．王翱代．文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直．累辭老不許．英宗復位．諸老去．直方面修髯．氣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乘銓軸．益廉慎．時方面官能．廷臣遞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干謁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臨川孫大年常謂直．直不爲慚．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有二王名．東王翺．直西王謂英．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直歸田．康樂常言曰．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不出部．丁

丑正月當坐首竊。能免遼陽之行乎。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裴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直得之高穀所。直與胡濙欲聞上。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聳且止。聰議首直穀皆股肱大臣。不得私言離間大政。詔按之。穀曰。得之小錄。小錄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常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意。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儀。從其議。三年。抗議易儲。改右司直郎。四年。商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之。嗾御史彈劾其挾持吏部。竟還教官。得審近地。下廷議。按致聰賂不得。坐比擬選法死。胡濙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官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乃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進副都。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剿乞免。願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寧輯。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聰往賑。奏裁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文升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聰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史官曰。景帝時迎鑾之議。廷臣窺上意指。環顧不敢發。惟一二小臣。毅然請往。請從厚。俱主高穀。穀之忠義可倚也。王直面斥興安。林聰抗議易儲。皆義激於心。惻隱故老。皇計復辟之後。身名幾全乎。咸躋上壽。爲四朝耆老。厚德之報也。

楊士奇　楊榮　楊溥傳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從母。敎敏力學。手不釋卷。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顧生攜書數冊。過館下。色倦甚。士奇問故。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京貧。京貸守備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令平恕。邑有冤囚。士奇爲言。令得解。囚懷金爲謝。士奇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游楚中。楚中人皆慕士奇。諸楚中吏欲薦之。輒辭。建文初。廷臣薦士奇名儒。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見士奇策。驚曰。時務有用之才也。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燕兵至江上。與衆迎順。導侍入金川。太宗即位。選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知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舉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

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媚世。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來朝。載嶺南土數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科臣受命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附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目。是年陞諭德。六年。扈駕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輔導皇太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翫文字。兩漢詔令嘗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聰敏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與。去年時享。頭風作。醫言當謹。殿下曰。祼即不敢廢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濡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謂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禮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宣罷請能宴徹樂。呂震不從。彊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能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懼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惡。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得免。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閱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別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別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即遣鴻臚官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薦侍郎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宜今廷臣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嘉之。二十二年八月。上北征崩。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趙府爲變。因秘不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首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即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尊首藏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常悉究心。吾當重用卿。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仁宗即位。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諭如太祖。儉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倡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畢甯每執喪。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朝。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言是。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進少保。是時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少卿。而以副吏楊時習爲卿。士奇執不可。上從之。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官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孳牧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執不可。慶堅不納。士奇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奏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舉用矣。此令所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常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耶。聞李慶呂震蹇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爾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敕止散馬也。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來例。不責生駒。磨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顧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豈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時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乞敕禮部。寢而不作。上是之。洪熙元年正月。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常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啟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令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上寤。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敕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最久。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廷臣交劾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士奇又進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第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惡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臣言安足信。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四月。蹇義夏原吉及奇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愀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臣亦流涕謝。上曰。即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特

賜士奇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服勞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于治。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錫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共艱保守。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糊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上親征。擒庶人。尚書陳山迎見。請移師彰德。擒趙王。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而已。榮遂傳旨令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義原吉。言不可狀。義原吉曰。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往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敕。吾當以聞。俄復召義原吉二人。乃以士奇言白上。上不懌而止。而言者不止。乃特召士奇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與陛下最親。上曰。吾固念之。欲封羣言以示令自處。士奇曰。善。須更得一璽書。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衞。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召士奇曰。吾與趙不失親親者。卿之力。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反。詭陳氏有嫡孫爲表乞立。上密示張輔。輔曰。此黎利譎詞。當發兵誅討。示蹇義等。皆曰利不可信。與之無名。徒示弱。明日召士奇與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辭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是也。太宗初心本欲求立陳氏。後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爲示弱。臣侍仁廟久。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虞。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秋。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庀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惶懼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處昏昧中。上笑曰。思一見卿。故夜闌乃還。明旦。遣太監弘問尚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發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用觀輸連坐。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舉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罔。英宗即位。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爲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第令吏部選除。士奇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敕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官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耶。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豈出下。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

斷。只依先帝敕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甯參軍事。士奇以爲不可。贈詩有征夷勿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費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非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服闋。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實惟舊臣。在昔朕繼統。啓沃讜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稽顙。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仁宗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原吉治水蘇州。得繼文以歸。偶見之。故薦焉。又士奇偶見屈昉詩。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入京。士奇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明經修行之士。士奇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其留心人才如此。又因初諸司皂隸主騶從。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因士奇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幷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宣宗嘗奉太皇太后謁陵。士奇蹇義楊榮等皆從。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在宮中。數卿等姓名及行事甚悉。其間才學優劣。孰皆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太皇太后大漸。召士奇等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雖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朕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歷行一時。史信於萬世。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皆疏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宣宗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遂弛其禁。又宣德中。上謂劉觀貪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中。太宗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數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英宗嘗立文華殿。召士奇屏左右。言嚴瑛等謂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者。士奇對曰。榮嘗從太宗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即位沖年。高皇后臨朝。獨委任士奇。嘗乞屯田以省漕運。調通俱獄。作養士民。嚴戢百姓。推薦才傑。公卿諸臬願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閹豎上畏母后。下憚士奇。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士奇卒。振乃大肆。士奇預修四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初建文時。王景總裁。永樂初。解縉總裁。再修則士奇總裁。人謂擬失其眞。言壬午事多謬。所著有沙漠藁、石岩藁、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人稱爲西楊。又曰東里先生。

楊榮。字勉仁。初名子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薦解額。建文二年庚辰進士。高等。授翰林編修。太祖即位。上爲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最少。最警敏。一日晚。甯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六人。皆已出。惟榮在。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甯解此。今當何處。兵往救遣。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已發十餘日。敵必退矣。但敕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堡隄備。夜半報至。敵圍解。詰旦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進修撰。歷侍講。永樂二年。七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與若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皇太子立。歷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疾。上命御醫守視。時時報瘳。乃已。五年丁亥。夏奉甘肅規畫軍務。歸。奏對盛暑。上取瓜親剖賜榮。六年外艱起復。明年內艱。會上北巡。又起復。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虜脫脫不花王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又持節詣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爲甯遠侯。又往甯夏。與甯陽伯陳懋規畫邊務。還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敵。壬戌。上度野狐嶺。召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詩。榮有聖主兼居四海安天教戎敵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敵情。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構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敵自相殘。前詩果讖矣。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四人失道。太宗命中官舉兵士追尋得之。時已夜。中官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去。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武復墜。鞍裂。榮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騾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軍中。太宗見之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猶多。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五月、駕至臚朐河。賜名飲馬河。上親選勇士三百護衛。以榮領之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食者。即日趨中軍。以御前所儲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軍得飽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金幣。六月還。詔復其家。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等叛。數入赤斤蒙古爲邊患。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還具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迺寒。士馬疲瘠。不足以勤大軍。虜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從幸北京。明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上詔榮曰。朕長孫聰明英勇。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命榮兼掌號令宣傳之事。敕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發。乙卯。師次大石鎭。上坐御幄。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十三年乙未。命榮督修性理大全成。宴禮部。賞賚有加。十四年陞學士。庶子。冬。扈駕南還。十五年三月。復從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鈔幣文綺。十六年掌翰林院。上眷注益隆。諸臣多忌之。賜北京秋祭酒。乘醉薦榮。上曰。榮可。但求可代榮者。於是衆意銷阻。十七年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曰。皆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言之則羣臣益猜疑忌。當使御史言之。御史鄧眞上之。上飭諸司悛改。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四月庚子夜。三殿災。火勢烈。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文書。舁之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壺酒古銅器各一。鈔千錠。時侍讀李時勉等爲飛語所中。上大怒。榮力救得免。是冬兵尙書方賓得罪死。逮夏原吉等皆下獄。呂震侍左右。言夏

原吉懷邪謾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上釋不問。二十年三月從征沙漠。秋還京。九月宴隨征者。榮坐前列。賜鈔幣及二品金織襲衣。冬、又將西征。或以建文中江西操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發。榮曰。此兵夫皆有詔令復業。且二十年。復徵非信。勸衆非仁。料兵非勇。上笑曰。善。二十一年秋。從西征。八月駐官府。軍務一切悉付榮。晝夜或三五接。或宣詔。但稱楊學士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甯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衆疑僞。莫敢定議。榮親往受降。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從北征。五月。榮言軍士疲甚。宜遣使諭敵。釋其不順之罪。請班師。時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處州山寇反。請發兵誅捕。上問榮。榮對曰。愚民爲有司所苦。饑衣食。不得已嘯聚。勦則害民。宜遣使撫諭。皆遂散。既而撫之。皆順服。七月丁亥。上坐翠微圍帳殿。諭榮以傳位太子之意。榮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必不負上託。辛卯。次榆木川。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途崩。時皇太子在南京。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假他事作敕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榮乃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遺命。仁宗即位。陞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錫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缺失。朕弗聞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愼毋憚煩。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洪熙元年五月。詔修太宗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崩。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洶洶。榮急迎太子入、即位。是爲宣宗。登推心委任。修仁宗實錄。榮復爲總裁。宣德九年八月。漢庶人反。皇太后召榮計。榮力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與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礮至。庶人出降。事平。賜鞍馬白金鈔幣。交阯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據地反。大臣皆言發兵誅此賊。榮及楊士奇請棄交阯。畀陳氏。是年秋。從上出巡塞邊。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樞。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曰。願陛下勿忘今日之言。遷進少傅。賜鍍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己未。皇太子生。上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三年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蹇義等十八人至。入內苑。登山泛舟。上乘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酒、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班師。榮進平胡頌十篇。五年。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丙申。上親賜宴於文華殿。八年。少傅滿三歲。賜宴禮部。九年。扈駕巡邊。給天閑名馬。英宗即位。命榮視山陵。秋九月。修宣宗實錄。充總裁。正統元年。少傅滿六載。進光祿大夫柱國。宣宗實錄成。加少師。五年。從耕籍田。歸歲。請告展墓。詔許之。命內侍佇行。力疾就道。次杭州。卒於武林驛。年七十。訃聞。上慟悼輟朝。贈特進光祿大夫左國太師。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中官護喪歸里。工部營葬。予世指揮使。先是。都御史盧睿在邊。以敵使入境。節

損供給。爲中官所毀。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榮曰。事固有輕重。使容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太宗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榮。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値上不樂至甚。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榮從不卻人之餽。凡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則酬以別物。如所餽焉。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詔。撫順討逆。綢約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綢繆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雙山二藁、訓子編、兩京類藁。

史官曰。朱熹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嫌釁交構。匪才弗定。強敵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姦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士奇正而不譎。榮譎而不正。爲乎可。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太宗即位。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皇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思采文帝事編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時漢王巧中東宮。宮寮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鞫。詞連溥及芮善王豈。遂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溥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之曰。命且叵測。無徒勞苦爲。溥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太宗崩。仁宗立。釋夏原吉。並釋溥。溥出獄哭太宗。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翰林學士。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閣。是年仁宗崩。先是仁宗欲近羅之。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講王進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謂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之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溥皆密疏言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召與議次及治兵。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敵。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願禍亂生於不虞。嘗爲警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言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祭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埽姦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溥等陞禮部尚書。兼學士。英宗即位。昭皇后宮內助。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善。一日。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

及英國公輔尚書蹇義曰．卿等老臣．嗣君沖年．幸幷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歷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太宗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爲言．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舊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溥夙寡淳實．操性直剛．不尙機辯．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能舍己從人．略無保寄時候．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溥南楊．正統五年．榮卒．又明年．昭皇后崩．又明年．楊士奇卒．十一年．溥卒．而王振肆．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史官曰．楊士奇玉質金相．通達國體．隨事納約．不詭於正．而意皆近厚．轉導盛圖．保身濟主．有大雅之明哲焉．楊榮揮斤游刃．遇事立斷．蚤遇英主．相得益章．累從出塞．綢繆萬里．文經武緯．俱展其長者也．楊溥安貞履節．中更險難．遇二楊者二十餘年．更入弘文．昭后臨朝．與民休息．翱翔醞釀．參合成名．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范理傳

范理、天台人．性安義自守．登宣德庚戌進士．授知江陵縣．時楊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不爲禮．以告父．溥因而奇之．後廉其能．卽擢知德安州．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所至多惠政．或勸宜致書謝．理曰．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及溥卒．理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後仕至吏部郎．

史官曰．宰相以得士爲功．士以守己爲正．溥之待理．與理之自處．可謂兩盡之矣．世道下衰．好進之徒．且無因而登宰相之門者．又有朝薦一人．夕不登謁．卽以爲稱．而後中傷之．吁．觀此其可愧或乎．

明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四

名臣傳六

呂原傳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性資樸渾厚．貌容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或勸之火葬．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厝痛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酸惜．已而躬扶母南歸．家甚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之見．原入見．衣藍縷甚．試以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以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舊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受．懋益大奇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補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甯、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儼、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豎黃賜等書於文華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侍講．原對臣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壓。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肅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避坐旁陛下。上曰。何爲降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皆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嘉二人敬愼。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中。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入內閣預機務。尋陞翰林學士。曹石擅用事。知敬原。原朝會青衣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替原列上曹石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怒。遂共謀擠。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黜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正大膽。何敢爾。原姿儀厚。左右正何也。正去。原得留。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隆恪。稍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纂修。母憂去。道景州。啓父殯歸合葬。哀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不聽。舉柩舟中。寢苫枕塊。哀毀如初喪。竟病。抵家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任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輒分論賜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稠第無墮過。至老勤學。旦夕不少輟。子叢。庭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史官曰■

劉儼傳

劉儼。字宜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憲宗在東宮。儼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儼。儼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其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朝官劉宣卷注翰林考中。發入貢院比書榜。竟落寘名。二人因劾儼。稱非禮命題。護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例坐罪。重閱落卷試士。上命高穀覆試。穀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放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壞法□。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嶽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縣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英宗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儼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儼學有淵源。文無險澀。取予明潔。而剛直之氣。百折不回。人稱爲鐵漢。

史官曰■

李時勉、陳敬宗、孫鼎、魏驥、陳選、謝鐸（附夏寅[illegible]姚[illegible]）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號古廉。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什希賢。四勿三省。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養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逮擒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仁宗即位。時勉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撾十八瓜。折其脅。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九年十月。上憤時勉言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遣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其入。亟走還。縛送西寺。然已得見上。面備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其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楊士奇欲祭酒難其人。時勉曰。豈乏之人耶。程偕在旁言無過公者。時勉不悅。竟

以爲祭酒。初時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見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時勉貌少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御下。時勉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時勉每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餘錢。力爲賑給。皆諸生讀書。疑與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其守正不阿。嘗擠之。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時勉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信。北面頓首慟哭。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

陳敬宗。字光世。慈溪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敬宗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勗其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太祖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轉嘗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肅。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敬宗之政著於朝廷。因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餘姚生徒挾忿。訟之法司。詔逮理。周忱曰。壹疏中嘗。即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敬宗學。上遣鼎至監。精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敬宗善飲。飲無量。伯李隆所。隆知重敬宗。賓從。輒留再飲。飲酣。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噪中人伺敬宗。見其舉措扶護。其於嚴如此。敬宗剛正介潔。不見淫慢。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驥同致仕。敬宗德爲文章。彌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庵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曰澹庵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鼎教一以德行爲先。而文藝次之。學從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之。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隨閱隨定甲乙。使開門呼名而出。寮屬隨之。先後尤懲私囑者無所措手。常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分內外諸生詞唱之。一生獨取其二。鼎問之。以奉親對。鼎大賞措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活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景泰元年庚午秋試。時英宗北狩。鼎小試題。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嘗簪花燕飲。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闕上疏。請留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救所部。道過吉安。誓衆。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敕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鼎從行。控御其度。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薦不起。都守金綬張宣疏。鼎孝追曾閔。學巍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者。必請

於其歲。鄉人子弟考德問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居六年。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年六十六。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燃柴粥勞問。諸生益感激旨秩。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皇帝監國。令復任。復秩三年。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眞。八年老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謁驥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英宗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咏。矢口適情。自有雋脉。老年事其兄。教論斟酌。悲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昉疏。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時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驥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德雅望。海內遵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韜。景泰間爲福建右布政使。選自幼端慤寡言。潛心理義。毅然以聖賢可學而至。悟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因號克庵。凡古格言。多手錄不倦。舉順天鄉試。庚辰會試第一人。登進

士高等。授監察御史。貌古而粹。接應人言。若不出諸口。其執法也。正色直言。不忌權貴。憲宗即位。首疏論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愼。言甚剴切。時學士倪謙錢溥嘗教中官書。時欲援李閣柄用。選力擊之。遂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不報。出按江西。貪殘吏望風解綬。人稱名御史。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未幾。督學南畿。時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性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糊封。曰。吾且不信。何以信於人。修古禮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密視。周旋磬折。紘漱遵立。古風郁然。前後三載。疑色之言。不施於衿珮。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人稱罷南督學第一人。遷河南副使。仍視學。河南如南畿。會閹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耶。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卿提學。官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嚴義正。而諸生皆集門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是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卓有善政。雪冤獄。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服闋。起爲廣東布政使。任廣數年。首除繇役。罷和買。儲賑濟。以甦疲困。先是有閩人賴克詡等三十人漁於海。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官司以通番論。又邑民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選皆廉其情。悉處分。有閹弟冒武職。逼娶孀婦。選爲奪還之。時市舶太監韋眷倚進貢爲姦利。招集無賴羅倫數百人。分布郡縣。專魚鹽之利。役戶苦於供需。選奏減其數。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私販。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眷利其貨。不問。選因發其僞。擊之。奏遣歸。眷深銜之。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得厚賞。比還國。又欲航海滿剌加國市獅子邀賞。選言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遂其謀。必貽諸番之笑。且珍禽奇獸之奸。不可以示外夷。從中國事竟止。眷每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

移文獎瑤。眷以每事爲所沮抑。亦不勝恚憤。於成化二十二年。遂奏誣選以他事。朝廷遣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時兵民數萬人塡衢巷。向詔使號訴。眷復以賂嗾選所黜吏張褧者證誣。褧死不敢枉。時勘者鞫實不得。必欲文致以罪。竟逮赴京。行時民數萬擁留之。不可挽。日夜從行者數百里。入見選。鋃鐺蓬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已而疾作。至南昌卒。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淸苦。殮以時服。公志也。而褧裝走京師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曾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消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雖圖估冒之中。尚推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怒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而知縣高瑤按法持之。移文嘉獎。以激貪懦閫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尾兩端。以致眷橫行胸臆。肆嬉潰節。營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風旨。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賕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闕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辭。文致其辭。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由庇屬官。

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頸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它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救。又潛遏饔子。竊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胥人侵毒。一至於斯。司寇之職。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毒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取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按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乞事罷眷鎮守。遷雅尚濟泊撫異韋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督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省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以教子弟。禍訟不事刑扑。隸人惟令業網巾於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瓢。詣被告家。使自詣官。罔不如期者。民感其德。皆不敢欺。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行確然一出於誠。爲文理致精密。讀之有味。選正直忠厚。立朝不究所施。人多惜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人以選甚貧。舉田還其子戩。戩不可。曰。先人行義。戩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稱其有子云。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朗。襟懷儒素。以古人自期。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致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納之。進侍講。以艱去。孝宗即位。起修憲宗實錄。李東陽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淸修勇退。恥絕功利。不爲時局所惑。弘治中爲南京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儲蓄。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廩舉監。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正德初。閹瑾用

事．嫉皆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諡文肅．所著有冀西山諸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鄉人方孝孺．陷身滅族．沈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錄遺文．粹之以傳於世．嘗著說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一．舉甚南服．統一天下．二．威加□國．鋒刃不交．三．躬自臨業臨御故久．四．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五．則者以爲格論．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宏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辨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參政來．寅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敷惜有容．愛民節用．寅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郎出爲浙江提學副使．初糊名鄉士．擧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陞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悅．伺察無所得．不得陞者久之．未及銘敗．陞工部侍郎．孝宗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六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王恕在吏部．倚信之．王恕致仕．衆望屬焉．徐溥邱濬皆不喜悅．建議用翰林入吏爲侍郎．出爲南吏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稍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多饌．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守陳嘗曰．吾友三人．時勉、廷秀、鳳儀．皆始仕刑．爲名卿．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游．授編修．益沈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儉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背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恬情鄉墓．益敦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歲．諡文恪．

史官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內之司成．外之學使者是也．非其道德可師．坊表可樹．節概可風．如昔賢廉頑立懦者．而徒取儒雅章句之末．糊名易書之文．以示公程．藝欲得人而釀化也．不已難乎．南陳北李．蕃聲太學．而李尤苦勁．類死者數矣．陳遷爲提學．不屈節權奄．石亭之死．何異夕陽．魏璫不受廬主之私．孫鼎請褒山河之憤．謝鐸表章正學之文．皆不避死．壁立千仞．高風偉節．百世可師．以之化民成俗．何多讓焉．

劉珝傳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少還儁．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尚在．珝昧爽入家問安．畢．復詣墓所．人稱所居曰仁孝里．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天順二年陞右中允．七年陞侍講學士．侍東宮講讀．憲

宗即位．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卿．仍兼職．外艱服除還任．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務．珝在經筵久．上甚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十三年．進戶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銜刺深恨之．百計中傷．二十一年九月．乞致仕．允之．歸家．卒．贈太保．諡文和．珝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容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珝與劉吉同在內閣．人因上呼珝東劉因謂吉爲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擧寺．俶術買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類俱縮．縛下詔獄．鬼籙爲伍．惟公立爲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作．搆惡於羣小．假威於還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珝孝友孚化於鄉閭．爲立昭賢祠祀之．

史官曰．闕

陳音傳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執古有烈士風．登天順八年甲申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如起用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語多剴切．當道者咸銜之．不爲動．時中官最貴．有母喪．或議往弔．音奮然曰．堂堂翰林．而拜內侍之庭．奈天下笑何．議遂寢．丙申侍讀．加從五品祿．侍經筵．會憲宗首闢西廠．坐以中官綰事．勢焰不可當．其黨韋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幷掠其妻．音居比舍．頭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敢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聲氣益厲．其人爲之少戢．放其妻縛．成化庚子．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視事．吉已疏辭．陰託外戚萬喜言於上．固留之．音貽書勸其力辭．吉不樂．音業詩經．學者多從之．若太常卿齊章．通政吳裕．少詹事王鏊．皆其所授經弟子也．歷官至南京太常寺卿．致仕．

史官曰．闕

商輅傳

商輅．字弘載．號素庵．淳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敵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戰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輅唾面斥之．敵逼都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敵．征各邊寨．選兵入援．揭榜敵營．購敵人首．僞爲善嘗報謗也先．皆敵得榜與嘗．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景泰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歷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太常少卿．賜居第．議易儲．輅獨曰．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猶窮治不已．輅極言懷言不可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忠始坐罪．衆得釋．五年．章綸請復儲．上怒下獄．輅力救得免．景帝不豫．太監興安詣廷臣云何．輅於公疏．援筆增二語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英宗復辟．即日以迎立事陷于謙王文等極刑．

召輅與高穀入便殿。諭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今正欲用爾。其安心辦事。勿疑懼也。因議改元年號。草詔頒赦。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祖制孰敢擅改。亨等不悅。嗾諫謗輅。欲附致于謙刑案。興安爲輅解。而上亦怒。興安奏曰。當時北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耶。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也。旁有擠者。久之竟不復召。憲宗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勸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非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寬言官。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罪。尋遷兵部尚書兼學士。五年冬燠。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輅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納諫諍、嚴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常召見。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輅因對請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矣。但畏忌無敢言。輅上疏略曰。皇太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敕令就近居住。皇上仍須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夕之公論。上召輅擬皇子名。逾月。皇子母紀氏薨於永壽宮。輅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殯殮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太子。十二月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輅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傅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能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公府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用一內臣。輒能危天下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而退。奏上。乃即日撤西廠。由是諸內臣大忌輅。會楊榮孫曄及董璵以罪逮至京。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誣輅不自安。同列又輒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爲首輔。遂復西廠。直掌之。諸大臣皆諂事直。惟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修峙。方果好直言。與于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劉吉嘗曰。吉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筆下妄殺一人。馬文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史官曰。商輅方正端亮。見事透朗。處永壽昭德間。順以濟險。斯實難矣。說者謂其廬高峯四合。千巖撑豁。殆關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相。若輅者。視古先哲何愧耶。

周忱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嘉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簡牘。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忱辭越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之。人悅服。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巡撫二十二年。先是胡概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曰。胡卿敕有祛除民害語。我敕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嘗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牘大駭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多流徙。忱創爲平米法。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圖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的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鎖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徵。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倉。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復轉運。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借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傭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忱與平江伯瑄議。奏軍舟民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江北衞所漕者出通閘。還徵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衞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通州草場立官廒。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貿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忱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匹准糧一石。舊例匹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忱言農間布匹觔重紗麤。價頗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廳害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忱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忱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時采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朝廷遣官督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遇諸途。督使遲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上從之。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杖數百

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盡渚須水磨.非還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鋤.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合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忱度支.海覺不能不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施給僧道.問報饋遺.往往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歿而尸祝.永思周尚書不去懷.忱宇量恢宏.才識通敏.盡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絲指無遺算.嘗爲册籍.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綴地豐凶.量緩急爲弛張.斟酌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先是蹇義秉銓.夏原吉.揔利權.皆二十七年.劉大夏尚書南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胡濙爲禮尚書三十二年.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所長.後鮮能及焉.

史官曰.善理財者.權萬貨輕重.操奇贏轉輸.以利其餘.名不加賦而用足.其敝成與商爭息.雖劉晏趙開不免焉.若周忱.止爲江南貧民平賦減耗耳.而疏剔之餘.不可勝用.至於備凶札.給上供.興利補壞.百廢具舉.而民不告病.誰謂理財無大道乎.然忱善用人.其鈎算蘇賦以況鍾.條齊漕輓以平江伯逖.知忱所以不勞而成功也.

明書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四

名臣傳七

鄺埜 王佐傳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察院.以廉平名.十一年爲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衆謂將起大獄.埜往捨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敕埜.事卽實.會官軍勘.埜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餘誣者宜釋.四年陝西饑.移粟賚粥.全活衆夥.埜最清謹.父又貴.常市褐寄父.父貽書屬.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污我.父教官.埜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屬.辭不至.歸喪服除.擢應天尹.興利去害.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埜攝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霪雨.壞廬舍.埜言此陰陽爲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數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之.矯旨令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淮安.墜馬幾殆.從者請留就

醫.埜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至岩嶺.還至宣府.敵大至.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趣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敢談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潰遇害.贈少保.諡忠肅.佐.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給事中.正統初陞戶部侍郎.六年陞尚書.十二年兼吏部事.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瑣.恥不若人.晚尚學問.贈少保.諡忠簡.

史官曰.土木之變.自英國張輔學士曹鼐而下.死事者數百人.或諫或否.史不勝錄.然未有如鄺埜王佐之數諫回鑾.力折逆閹.幾以死諍.而回天無術.竟以身膏草野也.埜父子俱嶽嶽.壓平大獄.賑饑民.活人無算.而遺家不造.罹此鞠凶.天下尤痛之.

樊瑩傳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其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爲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掠盜.殺吏民.有議用兵.瑩移諭禍福.交人畏其清鯁.皆納款.出知松江府.府故富饒.瑩布衣蔬食.孚於士民.有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數事行之.後人遵守.再知平陽.以賢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爲應天府尹.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計擒錦田賊首.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兩百萬計.尋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冗安輯.馬文升又薦召爲南刑部侍郎.雲南地震五日.敕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閹瑾誣瑩妄理黔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價.奪其官.瑾誅.瑩卒已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諡清簡.瑩明習律令.潔己好修.侃侃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史官曰（闕）

王概傳

王概、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達敏有才.暢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陞郎中.歷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訟.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勤.鋤豪撫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覈釋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入爲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錦衣獄奏.參酌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請律比者.類多深刻.概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駮.有文切理.倫要簡暢.博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商輅深知之.薦代姚夔爲吏部.主議者不果.竟用尹旻.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爲廣西參政.託病歸.

史官曰（闕）

崔恭傳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聲.出督延綏邊儲.大學士李賢薦知萊州府.府庫

故歲入滸海市數萬。稍浥爛。破庫人家。恭請盡留滸海市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新泉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又請辨疑獄。人稱神明。明年。敵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粱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時賊侵武岡。督偏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徐北圖書衣數襲。江西省有黃濟庫者。庫官吏乾沒至五十萬。恭發其姦。都御史韓雍覽法。逮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斟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眞漕河。恭役夫六萬人。程工蠲廢。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王翺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能歸。九年。起爲南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恭寬平坦易。中無芥蔕。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變。其在吏部。愼惜人材。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史官曰闕

王翺郭璡李秉年富傳

王翺。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士入南京者甚少。舉進士者往往恥獲前列。是年初會試北京。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以寺事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陞行在御史。謹重識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推姦。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翺出督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敵入塞殺掠吏民。我師敗績。遼東西震動。且械淮陽。翺提督軍務。敵退。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十四年改左。是年秋敵分犯廣甯。滿野關之。敵退去。景泰三年召還。尋加太子太保。四年建州長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翺遼東。不許。會兩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上曰。翺練兵務。可督兩廣。明年賊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翺轉吏部尚書。官銜如故。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敵至不戰。戰亦不力。翺至。會諸將責之曰。某某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翺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諸墩堡。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敵見嚮指走。翺益簡練卒伍。賑卹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寨孤遠。宜興屯田。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馬飽騰。人皆願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敵。斬首千餘級。比至領南。亦用收贖法。時翺威望素著。諸蠻聞其來大懼。翺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翺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患。翺初入吏部。佐王直。天順初。落太子太保。直致仕。專任翺。翺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謁。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時李賢爲石亨逐去。英宗召見翺。問賢何如人。翺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賢在內閣。亦左右翺。上進退大臣。時

時召翺而可否。稱先生而不名。翺屢乞休。不允。以故得行其志。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常命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尚書王翺老耳。時翺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憲宗即位。免其兩寄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翺審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其薦用。翺本北人。常召對英宗。每曰。北人質直雄偉。雖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非北人不可。以故翺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爲吏部尚書。皆反翺。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翺。功名措於禮部時。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欽反。亦知重翺。不忍加害。李賢常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曰。王翺淡然無欲。不識妻姬面。況官且乎。古三不惑。於翺見之矣。人皆以爲確論。子纘世錦衣副千戶。

郭璡。北直隸新安人。初名進。以太學生於永樂中爲戶部郎官。質直寬簡。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以朕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嘗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房允文材館錄是也。愼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璡試賢嘉禾詩。卽目賢爲輔相材。特奏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主上沖年。吾儕當先朝倚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服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歸。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卽劾貪縱內附都督並斌去之。又盡更徵諸不才將校。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邊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芻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尙不給。何以供敵。使且永樂宣德間敵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邊草地牧放。不許入城駐劄窺伺。正統間亦往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敵使旣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冬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秉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圉方棘。不得以細故措大將。下巡按御史劾報。廣亦訴秉專權。召秉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上爲且留琳。遣言官傳勸。改琳甘州鎮守督軍務。巡撫秉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鷂兒嶺戰沒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并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一子視疾。後起復。起巡撫遼東。其在遼東。能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敵亦知秉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趙輔討降山。逮山至廣甯誅之。徙其黨於廣西。加太子少保。尋入掌都察院。爲左都御史。四年轉吏部。代王翺爲尚

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秉遼東。竑陝西。未行。改淮揚。翰都給事中張甯薦秉爲兵部尚書。竑左都御史。葉盛入內閣。時盛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秉尤可爲。業弊名損於嶽而不可爲。爲秉及王竑。上用竑兵部。秉都察院。葉亦改實府。未幾秉入吏部。其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車爲考功郎中張賓所持。御史康定又以星變。合諸官乞汰京官。京且劾禮部兵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學士商輅定向與秉善。諸大臣咸忌之。請會業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孫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又有御史戴鎬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吏部。御史劉璐、又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親黨。而侍郎時時短秉。科臣遂劾秉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常言之。柰不肯聽何。秉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讒快諸譏忌者。諸言官又疏言王概欲入吏部。彭時爲之內主。以故逐秉。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彌縫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輔左。葉盛舉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並論官。薦家居。朝臣屢薦。大臣忌其方便。竟不起。卒。諡襄敏。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譌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鄒平訓導。疏乞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蠹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鄉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御侈靡。風俗爲之一變。時敵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悉賞。必嚴無濫。襄垣王遜燁譏富。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爲姦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汚風遂大臣。黠卒吳淮譏富不法。詞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數度御史中丞。督諸大帥卒聳。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與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又奏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譏富。請置獄訊。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譏富得自便。假以逃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童力轉貪虐。力轉又譏富。遣按御史爲雪富罪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官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大學士李賢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賢薦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富。左右不悅富者。輒巧譖沮之。上諭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爲戶部尚書。時王翺年七十八。上又諭賢曰。繼翺吏部。非富不可。富經理財賦。益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慮之軍興。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徒官。富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己。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富剛正橫忠。簡靖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史官曰。郭璡秉銓十四年。潔廉能自行其志。賦嘉禾而識宰相。未易才也。王翺李秉年富。皆以封疆之臣。入參密勿。功名著於邊徼。及秉均司計。持剛方有執。衆正連茹。使人主計其疑命。以爲晁任。於都哉。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論世而有餘慕焉。

何喬新傳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乞致仕去。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濂裔陳文定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葬地。衆謂比吉壤。喬新曰。棄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轉刑部郎中。孤介嚴冷。持法平。即執是莫可撓奪。爲按察副使福建。摘豪強。捕海盜。滅賊謀。罷牛租。控險設縣。表備賢政縞高儀。不宦府籍其。陞河南按察使。諸貴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喬新鞫驗坐法去。撫輯南陽山谷流冗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會荊襄大水漂千家。民饑。喬新均賑平糴。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會山西又旱饑。出倉粟賑糶三十萬石。敵自河曲入寇。急遣伏兵夾濠旁。斬敵。大敗去。召入爲刑部左侍郎。敵人擁衆犯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敕喬新巡邊。遣諜覘敵營。聲言遣兵搗其巢。敵懼。不戰遁去。山西又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因請內帑准鹽銀。及粥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獻饑人疏溝渠。出粟假直。凡活人三十餘萬。播州宣慰司楊輝嬖妾。仍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屬不肯從。輝矯奪大壤鎮等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喬新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喬新因愛侍命。衆耀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喬新至。盡得友子母姦惡罪狀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章。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廣洲邊民。孝宗初。召爲刑部尚書。喬新執法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邊服邊關。鄒御史者凶橫。欲識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鄒御史恨之。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御誣喬新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喬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事雖辨白。覺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竟不得起。卒。久之得諡文肅。喬新守官精慎。律己方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史官曰（闕）

陳俊傳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徵秋青草天津諸衞。俊言舊負未償。新額應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猺。假俊便宜。敕督軍興。內艱奪情。明年猺平。解兵。始奔喪。成化元年起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拔登籍。條析利害曲折。佐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其言。七年京師大饑。敕俊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俊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敵入河套。兵出。俊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擒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兵吏二部。又九載請老。俊孝友廉慎。沈毅簡默。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貲數十萬。卒諡康懿。

史官曰闕

林鶚傳

林鶚。字一鶚。浙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摭拾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獨持大體。略細故。嘗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考官劉儼。又以鶚邑子林挺得舉。誣其私挺。逮挺考訊。且幷逐鶚。及校挺文。文固有醇疵。事得白。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敢獵挾勢碍嚴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鶚知鎭江。比辭。召見。賜食及楮幣。諭擢用意。鶚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道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深浚通川。春夏啓閘。秋冬渡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居民。地利甚便。竟停役。從其言。未幾更劇。治蘇州。鶚一切脩辦。即有建革。必審核再三。吳人重其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即又稱林太守廉濟才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輒重輕。徇上下意。屬邑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旁近邑盡驚。鶚械其魁。衆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猺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境。成化六年陞南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間務適情法。內難服閔。召刑部侍郎。時年未五十。譽望出諸卿右。衆冀鶚大用。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殮。黃九昭謝鐸二人爲經紀歸其喪。鶚秉禮直義。造次必恭謹。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極敬愛。母不悅。跪請移時。必母說乃起。歷仕中外二十六年。家無餘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二十二年。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史官曰闕

周洪謨傳

周洪謨。字堯弼。長甯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春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譎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即勸英宗勸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闕嶄峻。又上言崇禮儲賢省刑減役薄稅禦敵撫夷等十事。明朝祭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祀樂不稱。封號不加。洪謨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尚書。鄒幹不可。憲宗用洪謨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洪謨又言宋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古步不合。乞更定。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來貢。徼賞濫溢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益不可詰。洪謨請視海中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皆責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齎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洪謨言月能抗食。陰盛故也。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盜賊。力疾上安中國御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諡文安。

史官曰闕

夏時正傳

夏時正。字季爵。其先慈谿人。徙仁和。正統十年進士。歷刑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大饑。盜且起。輒發倉賑贍。不待報。上聞之。喜不問。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祲。巡視江西。斥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理版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隄。城不得壞。長河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弊三十事。當路者不悅。謂其好名。遂致仕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西湖書院。於孤山處焉。久之書院火。歸慈谿。已又還杭。凡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八。時正博學高才。工詩文。辭皆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葉盛稱其文如春容屛雲。動合雅意。又如織實抽絲。秋鶴引吭云。

史官曰闕

明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四

名臣傳八

姚夔傳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條上政務八事。內艱闋。復入科。會寇變。累疏言禦寇方略。景帝監國議即眞。夔倡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敕考察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英宗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楊溥遷改吏部。代孫弘佐王翱。七年代石瑁爲禮部尚書。上顧夔儀度豐碩。奏對都雅。眷甚。憲宗即位。率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成化四年。疏請進小星爲篤之分。以召百男之慶。容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袝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罷。夔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皆內閣無忘朕言。此綱常大事。臣不忍誤朝廷。又率文武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孝宗皆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遷夔。彭時欲遷王概。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夔代恭。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夔力陳遭戕。叛亂將起。致心危論。賢

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變蛟儀山立。臨戎河醫。雄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變識。不避嫌故。成化初。贈官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

史官曰明

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基仕於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化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河南郡公。曾祖九思。仕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祖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德。謙生而穎悟。異容止。七歲僧闌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異日救時宰相也。為諸生時。按察僉事督學貴諸生過峻。爭嘩而辨之。方嘩擾間。僉事贖祚宮淮。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救之。起。僉事乃欲以罪歸謙。謙徐曰。喚公者走。不喚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喚公者。而罪不喚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悟乃止。謙由此顯名。宣德中。舉進士。年二十三歲。拜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宣宗前。上必為傾聽。是時顧佐為總憲。御寮屬嚴。獨才謙。以為己弗如也。按江西。辯冤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屬挾和買為市厲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蘇。歸復偕錦衣官校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蹙於權幸不少避。扈蹕下樂安州。漢庶人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服。上大悅。還師。賞齎與大臣同。久之。擢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廩儉則吐廩粟減值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嚴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開鑿井以利行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稀至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俾上各治之。而又鑑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遂用充邊。謙於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載。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遇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歲數嘗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曾無一二土物。如合蘑乾餱裹頭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閹振持乘勢強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勸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會識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惡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致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以少卿復撫二省。又明年。復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以弘斷。部

事雖稍傷。然尚扼於王振。不能大展。亡何。為正統己巳。外國也先既破路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鼠竊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牽以與鏖人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俄至土木覆敗。報至京師大駭。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王振雖已殁。敵中外恨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為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毆之立死。又捶二閹之昔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披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辭弗允。乃上言盛選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遣。郕王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慮已委羽入對。慨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甲。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器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罷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糧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敵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謫。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景帝皆嘉納之。敵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陰陽星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官召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官之鼠竄者。戀土者。相半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帑歸。謙乃慨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皆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敵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事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示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督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敵見我兵盛而嚴。不可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上皇所在。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遁。詔褒嘉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退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恥哉。復上疏固辭。又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賄其將以款敵。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道而敵隨入犯。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譎侮我而輕我。何假而可言和。況敵不共戴天讎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敵遂邀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矧貴以介胄臣委蛇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敵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挾。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兆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以右都督楊俊帥焉。皆屹然成重鎮。俄諜報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關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

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敵尙遠。邊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官喜寧者。故俘擄也。上寵寧得近。而後復沒敵爲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敵間者小田兒。敵自是計益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和者說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顏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盛降敵近畿也。先入犯。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換其精騎以往。屢奏之賞。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附敵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衞。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牆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鎭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棄之何以通滇蜀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將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震懾。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飭威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副□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轉於石亨。亨聞益愧且恨。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尙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變此。又不許。乃從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甚。上使中官興安擶瞥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尙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蒔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

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官。往往役占士卒之難。半以委敵。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援。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令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每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鎭兵。大舉逐敵。而犂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値敵。値敵未必勝。而彼乘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非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劾。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官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凌之。甚。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鑰。迎太上復辟。嗾御史劾謙。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文與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讞殂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詰鍛鍊。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旣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者。何時徐有貞與亨比。漸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

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涸見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諸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猶慮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代爲尙書。不一歲而敗。籍其貲列內庭。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敵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有子冕。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蔭巡撫至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爲都督僉事。鎭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俊。然少裁削。獨其於奏疏。則切當。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萬歷中改謚忠肅。

史官曰。李夢陽爲謙記曰。謙死一時痛之。爲語曰。鵝鶿冰上走。何處尋魚嘴。當敵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人登陴曰。頼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復如之。而謙又獨厲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本兵。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罰其能。因圖非有布衣腹心之素。一不合則疏。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故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竊發。元勳甫戮。厝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決。悲哉。

劉定之傳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留中。進侍講。景帝登極。又言十事。乞罷德勝門戰功陞職。以崇廉恥。作敢愾。陞洗馬。尋進右庶子。北敵邀使。廷議未決。定之言宜遣使緩敵。我得益修內治。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大學士李賢卒。上欲得人入內閣。敕王翺擬上。柯潛萬安定之等疏上。特用定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明年改禮部。定之在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定之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授徒資束脩爲養。既仕分祿。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安。

史官曰闕

楊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直。言動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繼宗悉獄曰。此曹罪皆死。卽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食飮。俾沐浴。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翺薦知嘉興府。繼宗攜一苔頭。布一囊。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勤士。憫農賑災。夙夜不倦。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姦蠹及良則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有孔御史者。挾威淩有司。杖殺人。繼宗扮通衢。孔

御史酷撻人至死者曹府。孔御史見之。卽之旁郡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簽羈歷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卽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市布絹。金數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憚敬之。在郡誅鋤姦蠹。盜束手斂跡。但得改過卽止。不深究。滿九載。民遮道扶擁。不忍令去。爲立生祠祀。陞浙江按察使。繼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比至浙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走避。罷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未幾內艱歸。一錢自隨。惟衣數襲。制律皆數冊而已。制闋。起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成化二十一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或言其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非知繼宗者也。孫新民。熹宗朝爲御史。有聲。清節大著。有祖風。

史官曰。闕

張寧傳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儼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曹石關乞畢。上以是知寧。朝鮮毛憐仇殺。內降。遣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旣行。遼東奏至。敕臣取便進止。寧時至遼陽。拜敕。晉酋仁臣忠。敢自便乎。竟至朝鮮致命。憲宗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說。皇太后壽誕。詔修醮禮官。欲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懽祉。釋老不當崇奉。齋醮非可。祀盛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勸李賢。罷謫逐。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忌之。適廷薦甯及岳正可任。堪清黃侍郎都御史者。卽其疏陞爲汀州知府。及至汀。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屬民弊政。勵學生。遺祭器八百事。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諸上官故忌甯才。甯爲給事中時。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輒推挫之。甯亦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甯貌偉俊。度雄文直道。御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遏歸。養高林壑。閨家有則。孤蹤無玷。

史官曰。闕

徐有貞傳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卽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贄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而有貞居首。上甚屬意焉。居二載。上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博洽而好智。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侍職而後習。則已晚矣。英宗卽位。天下承平久。執柄者新方從事西南兵。而不虞敵。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敵事尤切。下所

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閹王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郕王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敵未深入。迎故都爲便。興安等面叱之。尙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景帝卽位。有貞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撥。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使宜行事。易置警而後發。時所治彰德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承之屬素見信者使招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衞。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雜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敵退。有貞罷鎭。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旣負材器。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大學士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必喜有貞。數爲上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缺。循以言。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之不遂。不能無望。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北東汛衞西豫濟汶。沿衞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堆。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之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河。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又參綜古法。狀長揮善。加神用焉。發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掣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儲徹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水。匯濮濼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九。先是有貞皆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推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晉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景帝大悅召對獎勉之進左副都御史殷殷用事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遊以謀語之彬曰舉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曰世其復爽耶遂與共決南宮鑰而英宗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術治河命則大學士商輅與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成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戮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等埒時上既以虛己委有貞而石亨與曹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闢上於亨吉祥不能無慍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爲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會御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占民田諸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洩以告亨亨驗訴於上謂鵬乃已傳兒豎永納子結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而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亨節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有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上謂有貞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李賢謫福建右參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戍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官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遂逮歸詔獄拷掠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詩詞續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民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憐於我我且歸而石亨死獄中籍家其冬上御文華殿論李賢王翱曰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乃赦還里又二年吉祥族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上竟弗召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文雄奇詩亦遒勁覺鬱鬱不得志而卒

史官曰徐珵狡猾傾險怙恃才技幸天下有事沾沾自喜嘗竊出而私語所親驅妻子去國不聞叩馬之忠及北狩而倡議南遷傾搖人心幾蹈靖康之禍賴廟堂君非宣和臣有宗李屹然不惑再奠鍾簴而珵自愧其言之不酬包藏禍心皆欲勸危天下而已有大功奪門之役所自來也玉帶貂蟬衛貂冠此亨軏志驕黨得濟伏殺機遂至於鵬舉之誅碧萇弘之血貽人主藏弓之悔傷天下忠臣義士百身莫贖之心珵之肉豈足食哉跡其守國之智曾不如金英而媢嫉之才乃甚於林甫千秋萬世當比於盧之殺顏張之殺岳並汚青史臨河功何足道哉

莊昶傳

莊昶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諫發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而帖詩證題目仍令依資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聞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燈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罷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玩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煙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敵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臣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之陳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燈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因薦召至京徐溥言當復原官翰林止復行人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居對寺明年乞休不允輒歸先是廷臣薦邱濬惡之曰我則不識莊定山卒不獲入翰林及補行人司副張居正語人曰昶復能作大字拜帖耶人謂昶不如不出昶家居潛心理學從講者常數十人海內望如羽儀人稱定山先生

史官曰■

陶魯傳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廕官錄一子魯得一官時年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藴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魯瞠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作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慴慄若不自勝一日顧問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飲食侍左右徐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據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意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何謂邑不能理乃首擊賊若寢嘗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雖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罰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蕭璘廟統廢色事後乃爲獨名臣公孳無爽魯使得畢技常悉縛諸酋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納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異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懸格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薦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子爲錦

汝千戶。魯南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所由終此三百人。魯有以服其心。異用不顧。時有之。一夫決。萬夫雖。況孰三百。

史官曰 闕

明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四

名臣傳九

儲瓘傳

儲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瓘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揜。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胤祚等。不宜以言事下獄。武宗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爲戶部侍郎。閹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瓘愧憤。引疾求去。李東陽與瓘善。得允致仕。上以瓘有才望。行且起之。去數月。瑾誅乃起。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瓘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侍郎。是年冬改南京吏部。辭益力。起益數。其澹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史官曰 闕

李東陽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祖以戍籍隸金吾。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

奏上。上大喜。抱諸膝。賜寶鏹及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鄉試。天順八年甲申進士。二甲第一。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陞侍講。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預修憲宗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敕。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占城爲安南侵掠。請賜誥。上命中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詔而不聞。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爲。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僅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詐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觀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怪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願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適武岡知州劉遜以忤閹逮繫。科道公□奏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復召見面議團營練兵官去留。是年清甯宮災。東陽復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彌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聰。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常。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非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執不可。及清

甯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執不可。上皆從之。十二年己未。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通私。命東陽覆試。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召同東陽極言奏對鹽法之弊。語具食貨志。上不豫。召入御几前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餘如故。正德元年丙寅。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侈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胄戰鬭之象。不可施於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瀉。雷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撼人。不聽。又與同官上疏[illegible]傳。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殿大學士。二年閹瑾擅權。益恣肆。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瑋爲邏卒詗執。荷校長安門外。東陽力救得戍邊。大治內苑。御船。爲獵獸之戲。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廢牧斷役。紛充禁籞

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廣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遵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災沴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東陽又疏救.釋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旱.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留上坐東角門.凡五品以下.群臣班和近者三百餘人.悉逮詔獄.即日仆地死者數人.東陽又力救出之.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當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七十家窩主鄰佑.俱發邊籍沒.東陽執不可.曰.七十家尚未必眞.況若干無辜耶.皆得免.瑾又巧取橫斂.因科迫文臣.凡公移錯誤.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罰粟.初一二百石.漸至千五六百石.俾輸邊.東陽委曲開導.瑾不從.乃奏移邊倉爲開倉.地稍近.猶不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州縣預積倉粟.東陽言各官罪納.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使納之原籍.其隨事處變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上疏.以爲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穀.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管糾劾刑名.而錢糧則不預.其權盡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也.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漢去處.則設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之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茍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旣革其巡撫.若并付鎮守.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也.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上從之.遂止便宜.陳俊之得罪也.瑾因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銀爲贓.致大獄.必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河通漕.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以傷世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鄧.皆百戰功.今子孫且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餉不足.遂以爲萬世之功.位居第一.蓋足食然後足兵.使常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成功.蕭何饋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漕.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諭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煊赫.驚疑天下.姦非之徒.因而矯託.眞僞莫辨.今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異者取回.則爲者無所容姦.因以天順元年舊事示之.瑾語塞.會張永發瑾姦伏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尚寶丞.是時籍瑾文書.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文.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見大怒.欲降敕切責.東陽諫曰.自古定亂賊者.正名定罪.誅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交通文書.會諸將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況劉瑾亂政.假上威福以劫天下.天下誰不屈意奉之.書信往來.難於法有.但因畏罪避禍.多不獲已.況王府餽贐.若指此論罪.則遠近傳聞.各不自安.事有不可測者.今瑾旣誅.惟聖明從一切不問.悉焚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取文書焚之.無延及者.東陽見上

多乖政.乃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祥.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艱.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王師衄德州.惠安伯張偉不能出.馬中錫以祖墓恐爲脅.倡爲撫議.東陽憤然主勦.賊就平.上以爲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使至邊練習.調邊軍衛京師.東陽疏陳不便者十.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無事而勵.一.京軍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京軍出則駭人耳目.致驚疑.三.京軍在外.恃勢搶奪.淫汙.將官雖知不肯禁.小民受害不敢言.四.邊軍在內.狎恐市變.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則愈爲恣肆.五.遠鄉井.背骨肉.或風氣寒燠不相宜.或日費不繼.而嗟怨.六.正糧之外有行糧.布花之外有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往來交錯.無寧日.或變起道途.或患生肘腋.八.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有謂東陽撰劉瑾造立眞觀碑.極其稱頌.人始以其擒捕瑾等事.故得全.而鄭曉謂東陽穎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儒雅.又能奬進才雋.推挽聲舉.風類所漸.人皆嚮附.非孝宗稱忠勤.武宗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濟謹弗渝.休休不專.致歸鄉寺.人顧思之.

史官曰.李東陽高才絕學.掩映一世.而休休容物.使疑之者傾.忌之者服.故能奮謨於治朝.委蛇於亂世.弘濟時艱.保護善類.天下陰被其澤.而人不知也.夫陳寔不去.以全鉤黨.呂好問不去.以圖反正.彼以潔身之義見繩.惡知龍蛇之用乎.

馬文升 余子俊 柴昇 傳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貌瑰奇.多膂力.童時常與群兒戲.每仆群兒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時王文王翺領院.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巡督楚.有神君之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懲鎮守中官擾民.繩以法.民戴其德.謳謠載道.成化元年.進南大理寺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胡滿四反.據石城.我兵屢敗.即家起右副都御史爲巡撫.佐總督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餉道.五日而啟.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轉左副都御史.賜金帛.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過關火蝎兒.滿城王彪、聚衆劫殺.敵官軍.文升悉計剿除.又破敵阿樂.出亂加思蘭.八年.敵入寇平涼臨鞏.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詔命節制三邊.九年.敵至.遇伏遁.盡棄輜重.獲之不可勝記.擒斬二百.勒石以紀.又勦平岷州叛番.擒其首.文升每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至十二年始召入兵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圖.訓士皆成精兵.上禦邊十五事.敵退.轉左.加俸一等.十

四年。巡撫陳鉞誘坿殺貢夷屬。由是蠢夷諱懼爲亂。命文升偕大通事往撫。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從疾馳至鎮撫。乃蠲赦其被擄家屬額式等數百餘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三衛。皆嚴兵來聽。文升察其詐。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果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獲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懾。悉請歸命。比汪直至。敵已解散。直無所獲。忌文升。鉞行事乖方。文升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大慍文升。會直巡邊。鉞具戎裝遠迓。除道。飾廚傳張餞備。賄託僕從。文升獨與直抗禮。又無所遺。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誣文升。鉞乘間讒毀。直益奏文升妄起邊釁。謂三衛諸敵。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肆寇邊。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上言賓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鉞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釋。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辨蠲科害。人無敢犯。文升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明年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旋入爲兵部尙書。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不可。惟遣官撫處。卒無它。人服其識。尋方士李孜省寵倖。欲有所薦引。取中旨。改南京。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入爲左都御史。是春上耕籍田。旣宴。教坊以雜劇進。出猥語。文升厲色曰。聖皆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二御史以糾彈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上特命提督十二團營。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侍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謹當外者。明年改爲兵部尙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擇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窺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會文升有小疾。而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內臣挾醫視文升疾。文升謂此敵方敗於它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備而揚聲遏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勸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而折諸廷。安南嗣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其姪溥相讎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將吏戒飭。已皆悔悟和解。時天下多水旱。文升力請敕撫臣發廩以賑。方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時傳經請工張玘等爲錦衣千戶二十七人。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歉。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予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宜第予散官。上皆爲停之。四年內艱起復。敵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文升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先是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太宗寵其王。予金印。居哈密。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擒。奪金印去。弘治四年。速檀阿力久故。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敵。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可懾服諸番。與服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去。邊臣檄問。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邱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

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略。駐嘉峪關。撫通阿黑麻。黜非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追赦使往。稽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服。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懾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無何。阿黑麻復命頭目牙蘭率番虜二百餘據哈密城。文升曰。事急用兵不可以已。顧方略何如。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牙蘭策。文升遂薦許進爲河西巡撫。與總兵劉甯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襲牙蘭。牙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幷以陝巴金印來歸。於是文升奏還其貢使。管護諭而哈密復。時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議修繕。文升言團營軍疲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廠有儲木。尙可材。太僕馬價薪。薪其價。可以賚工匠。木石價不足。則擧發內帑數萬金足之。故落成而民不覺。皇太后徙居大慵。賚予有加。十一年皇太子出閣。文升上疏略曰。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悉斷倡優。上嘉納。十三年。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宴饌。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統兵爲備。敕各邊嚴斥堠。修戰具。又遣文武大臣許進陳鉞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尋虜遁去。十四年。拜吏部尙書。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上坐煖閣。召文升而諭。明年天下覲吏畢至。卿用心採訪。大彰黜陟。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也。臣敢不殫心。命中官撤下衛。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孝宗崩。梓宮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里。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白金約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幷借公侯勛戚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命與戶部搜括那借。而大禮具擧。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寫習西天番字。已得請。文升力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肯從。不聽。給事中安奎疏乞文升言。不可墮姦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端。漸既文升拒命。賴諸大臣力辨。事始白。文升累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會閹瑾用事。恨文升持正。三年焦芳擠中官。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削籍。調文升子錦衣百戶璣鈞州所。瑾誅復官。璣錦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擧止嚴重。修髯偉貌。器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値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無幾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戒其賊黨。此中有馬大人家。不可動。捨弗攻。去攻泌陽。獲焦芳家。剷其先塚。時焦芳先跳匿。鐩取芳衣冠。縛草爲人而戮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迥異常兒。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明習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子俊一言立斷。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都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爭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子俊爲開新渠。引山泉。而循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旣田病迥不得溉。子俊出府金。資募強吏鑿水開山道。舃斥鹵。變田千餘頃。歷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鎭守。榆林未城也。禎

始城楡林。及十八寨移鎮楡林。徇未衞也。成化七年始設衞。八年子俊請廣楡林城。增三十六營堡。乃請蠲放陝中伍籍之流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留還伍。實楡林衞。又擇俊子弟教之詩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闢。子俊又教之樹藝。果闢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十萬石。自是楡林始爲重鎭。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綏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綏爲內地。國初逐北出塞。遙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綏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翻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營堡。況營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劃削。或壘甃。或挑塹。隙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爲對角敵臺崖、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虜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成。自是虜犯益稀矣。十二年移鎭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屬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三年陞兵部尙書。子俊在邊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與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尙書。乞致仕不出。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楡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鎭。欲推楡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鎭邊牆。沮於讒忌。功方有緒。竟不能就。常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推委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鎭楡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子俊巡撫楡林時。羅山徐廷璋以選舉巡撫寧夏。亦沿邊築牆。增亭障。有功。馬文升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虜復讎。如此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虜退。請明賞罰。書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靑。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謙儲虜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陝州流民聚爲變。敕盛往視。除貸逋。賑饑寒。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奉還朝。疏進役名。皆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餉。時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入城。被虜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得次第施行。又設驛鋪便行旅。均減團給將士。贍死扶傷。興舉練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又請官銀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

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盛至廣。請令商人米餉邊。與都督楊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鎭宣府。代李秉。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養老幼與賢才。留意風敎。盛在兩廣時。邱濬不喜。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謗盛殺降至斥盛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賢卒。上欲得人入內閣。敕王翺愼簡之。翺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及盛吳節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禮部侍郞。五年改吏部。六年奉命賑圻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敕盛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奇便。上從之。九年轉左。盛在吏部。留意人才。務求賢行。議論恆守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諡文莊。盛博學宏才。淸修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稱慕范希文之爲人。尹長常問張寧宣德以來制科中人物誰第一。寧曰。季聰。長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史官曰。好水川之捷。馬文升武功爲最。若其安海西。款紫粵。卒坐制勝算。不以武力。可謂伐謀而威讋荊者矣。項忠坐困滿四。處置荊襄流民。余子俊增築墩牆。使楡林屹然重鎭。葉盛修復獨石。破兩廣賊砦。皆功在嚴疆。聲勢彪炳。而不免於讒。故知衞禹作相。甘陳沮封。充國功成。主由魏相。自古爲然矣。

黃孔昭傳

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改字世顯。浙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旣長。執友建寧守賀沈知其賢。薦松溪訓導。不果。歎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屛居讀書。刻苦特甚。志忘寢食。淸介有守。自舉進士。卽著廉名。爲工部屯田主事。寮友忌之。嗾姦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故舉益起。陞都水員外郞。調吏部。歷陞文選郞中。持銓淸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凡出署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册。並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孔昭不妄交遊。陳瀛謝鐸。獨以道義相好。奉詔爲應天府尹樊瑩。羅紀按察僉事章懋。孔昭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讀書尙理致。尤精詩格。謝鐸言其在文選。每見色喜。則知賢者之得進。如見色變。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蓋有十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郞。王恕屢薦之。竟未及柄用而卒。張悅稱其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尙書。諡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郞中。俌子綰。官生。從張璁桂萼後。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郞。進使交南。陞尙書。未行。落尙書。以侍郞致仕。

史官曰■

王鴻儒傳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鴻儒自少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其書。頗奇史。史對曰。吏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淸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給食授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

直隸。贊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主事。進郎。弘治九年陞僉事。山西提學。十五年進副使。仍提學。在官九載。孝宗勵治思賢。常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卽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發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常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鴻儒稱夏原吉王翺二人賢。可師法。完意不悅。十四年二月陞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鴻儒出忤倫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儒立朝行己。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塞。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欺人。私人亦不敢以私鬧也。南陽知府段豐。幽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潔有吏才。

史官曰闕

劉鉉傳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樸不隨俗。介不附權。有上世君子之風。以楷書選翰林秀才。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再預修宣廟實錄。進侍講。常因內閣曾鶴齡薦。命教庶吉士。十四年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改元。充經筵官。遣祭濟瀆。先是鉉有同鄉人楊嵩。侍上於王邸。至是常被召入內殿。嵩因主於鉉家。雅識其爲人。手疏鉉可大用以上。授太監宋某。曰。俟有缺書之。久之莫聞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念所書何許人。曰。長洲人。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乎。今爲何官。盛以劉草對曰爲吏目。宋曰。非也。翰林學士爾。盛曰。劉學士古板人。宋曰。上亦嫌之。且將召之矣。盛退以告鉉。且欲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既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哉。必嵩之言也。主於我而言我何貴哉。時易儲之議漸萌。侍郎缺兩正卿。廷議可任者。宋卽出手疏於上。上令從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遂擬鉉以進。時江淵不喜鉉。乃退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喜曰。江公知我者。三年歷國子祭酒。壬申。嚴條規以淑諸士。未幾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同官司業言於鉉曰。百官俱勸進。國子獨無可乎。鉉答國子監課士則可。勸進則不可也。遂止。後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上曰。卿可遷傳東宮。遂命爲少詹事。將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錄其子啓爲尚寶少卿。

史官曰。昔人謂鉉介特自持。言行不苟。楊士奇楊溥嘗過其所居名假菴。甚歡隆。題稱爲古人。歎賞久之。觀其不謁中貴。則與薛瑄之不枉見王振同一貞操。不裝易儲。則當時於商高陳諸人且較一籌多矣。如鉉者。豈非可大用而不究其所用歟。

明書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四

名臣傳十

陳鎬（附弟欽）傳

陳鎬。字宗之。系出會稽。以祖嵩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璣由鄉舉爲豐城教諭。鎬賦資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蒞學時。校閱精核。公廉詳愼。始終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審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正德五年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七年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弟欽。字謙之。早負文學。兄弟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事。秉持詩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

武庫郎中婁性被誣．下獄取戮．同部人皆袖手避．莫敢慕白．欽獨俯身疏其冤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性病日殆．賴欽周旋得不死．久之性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塡委．欽洞達民隱．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郡縣．問民所疾苦．庸有司賢不肖而黜陟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毋．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天下卓異者十人．請加褒賚．以欽爲首．擢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橐素一如寒士．爲文典則閎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篤隆也．所著有白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

史官曰闕

王竑羅通傳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謫戍河州．遂爲河州人．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在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獨前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貴王長隨．監國爲戮死．血漬丹陛．內臣灘血．長史儀銘曰．勿灘．爲若曹鑒．復彈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觸戰勝．退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勸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以蕭啓代．景泰二年．總督漕淮上．兼巡撫．措理鹽法．賑濟有方．民多賴之．劾巡河御史王恒貪淫．謫民戍開平．四年會災傷．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過者新春．風雨連月．寒逾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常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而不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警戒之嚴．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諸無益之工．罷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官．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庶幾君子小人莫逃天鑒矣．臣濫處憲臺．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覽曰．賢哉都御史．勿自劾．乃自引咎．敕諸大臣修省．下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煮賑．每遇舟載．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鈔布帛之屬．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亡安輯者一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顯鴻鴈之哀鳴．方思鶉鷃之棲戢未寧．更藉休養．庶民康寧．四年陳循金濂皆薦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義．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謫浙江參政．英宗百嘗曰．竑者是諸我弟籍振者也．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犯陝西．我兵再敗．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涖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憲宗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盜反．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非罪廢者耶．議乃定．竑守法嫉邪．人多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年乃卒．正德中諡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羅通．吉水人．弱冠舉永樂十年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四川．有風節．十九年通偕諸御史上疏．諫忤旨尋發．亡何．交趾通．上詔諸御史．爲其地知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與禦之．時成山侯王通與黎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衆將曰．王通不奉上命．棄地辱國．此城乃羅通生死所耳．衆將曰．如教．於是獨不與利淸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攻圍．通以少擊多．殊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王通議．乃率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皆能論有差．而獨召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邊．赦歸．正統初起兵部職方郎中．從尚書王驥往征阿台朵兒只伯．有功．十四年冬．英宗北狩．報至．以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廷議並授僉都御史．時景帝初即位．面諭吏部．謂云．副都御史二人．竟得副都御史．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以三萬騎逼居庸．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虜去．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人告通．通伏劍擗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虜乃趨紫荊．選兵追敗之．未幾．虜脅那言帖木兒五千衆南擾．至狗羊山．通率兵斬捕．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通疏乞敕石亨楊洪各率精銳．亨自紫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巡哨提督官軍．堵塞關口．修理牆櫓．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疏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陞六萬

六千有餘．又疏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惜言．與于謙不協．謙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何至六萬．因乞罷兵柄放歸．府部院翰林科道疏乞留于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公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犯野無所掠．擁衆以迭擾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虞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鎭山西．上以命通．時昌平侯洪乞遣文大臣率兵出鴈門、川鹿角榛莽．護山西餽運大同．兵部請命通．通意不欲行．疏言于謙楊洪建此策．乞命與臣同行．奏下．謙復疏曰．當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去．上仍令通往．三年冬．通言虜恃馬力出入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價賤則馬益至．不數年寒馬自衰．此坐弱強虜之策也．是年帥兵逐虜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加太子少保．龍門關鷄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遺芻糧數萬．通言上虜來有鄉導．欲焚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總督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共計上．已而虜退．通請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略。命以訓練將士。是秋進右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十八年。陳興父老泰己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敕祠居庸關。

史官曰。任天下事者。必有蓋天下之氣。方英皇北狩。中外岌岌。莫敢誰何。手捽姦臣之首。血濺殿陛者。王竑也。邊帥入衞。伏劍厲聲。不令隻馬南渡者。羅通也。可謂有蓋天下之氣矣。卒之守居庸。遏朔騎。北門屹然。皆得兩臣之力。豈徒以抗厲自雄者乎。

顧璘傳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知縣。陞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五年庚午知開封府。癸酉謫知廣西全州。丙子起知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例改南京刑部尚書。璘識朗閎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判決敏利。摘伏若神。至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蹂躪。彭澤領兵壓境。上飭璘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勘亂。謀畫居多。鎮守中官廖堂特璫黨。閹豎自恣。璘每折其萌芽、璫誅。堂能去。而王宏者尤肆設機堂出鎮。璘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甯爲援。媒諂遠近詔獄。璘抗言條對。一無所承。甯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繫三附徙全。全僻荒遠陋。璘不鄙夷其民而撫教之。久之民用又安。士興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衞錯居。俗獷而囂訐。胥吏並緣爲姦。璘屏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衞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陵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築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璘爲弛禁。俾得自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輒償得肆侵牟。璘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閘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喩其旨。已而洪水猝至。民居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其先見云。璘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爲參政。與左布政日鎣練達。展采措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議。潤補吏胥。皆吏蠹蠭結。前政所不敢問者。璘排根絕蠹。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璘輕車偏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荊湖沃衍。而流庸情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登。比在鎮逾年。多爲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藏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諮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隙以藩府駁閡。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璘長於料簡。程省兆解。視他所營。率惜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爲刑尚書。不肯執誠徇人。苟擢於寡。必以法繩之。而然諾是興。蓋璘負天下重望。高視闊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

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請均畝禮。舉孝獎進之。惟恐不給。坐視忌者側目。雖晚躋尚書。卒困於讒以沒。人多惜之。平居事親孝。父病疽。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濃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竹不肯委勞於人。歲饑從兄弟尤篤友愛。少學於李璠。璠死。妻爲困饑寒。日爲晉給。又爲其子置產。宅庭廡。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育於家。死爲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之。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觴。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侍講陳魯南太僕王欽佩及從弟副使璟相友。聲名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璘顓其間。所歷沅湘天台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不忘觚翰。所至傾客讌遊。歲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暎林壑。有古尚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藁山中集息園集遊几集登衡小記。總若干卷。弟璟有奇節。著綦松齋集。並行於世。

史官曰闕

耿九疇黃紱高明傳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議論持大體。有清操。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九疇性節儉嚴肅。尤愼交接。無毫髮私。吏胥奸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常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奪情陞都轉鹽運使。常坐水旁。謂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讎逮下獄。得釋。進都御史。仍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聽辨疑獄。勢利不能休。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又出理兩淮鹽法。已而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書循撫流民復業者七萬家。錄諸郡大辟因寬得釋者甚衆。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九疇疑之。釋苟兄弟。已設法詮得殺婦者。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己。九疇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蔣增臨洮諸衞戍兵。下九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何不可一以當百。加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敕九疇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九疇右副都御史鎮守。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掌院敕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遂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右侍郎召至京。陞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轉優閑耳。四年卒。上聞之歎曰。可惜此老。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退食焚香。讀書而已。交遊不苟。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剛自太過。以與故衆寡合。累遭讒困。益清貞。子裕。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九疇在西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九疇。斥去。謫裕爲泗州判

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於國學。裕知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十二年歷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旻。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孝宗即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為禮部尚書。婚喪諸大禮。傳經作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議。裕請遵祖訓。遣書止勿朝。西夷由南海貢獅。裕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卻去。六年復改吏部尚書。代王恕。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李賢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援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為例不可。十進士器不遂。裕劾十進士。皆為除名。餘謫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惜毀譽。莫能潰撓。守正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論。杜絕倖門。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諡文恪。

黃紱。字用章。封邱人。曾祖思豫事太祖。掌太常寺。以罪編伍沅州。又徙戍平越。紱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鄉試。正統十三年進士。為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風發。即權倖時貴不恤。必欲行己意。人或笑黃郎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移沮。亦竟以是得名。人皆稱曰黃呆。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馳人。常奪民廬墓萬畝。貴顯人衆與譚千戶酒飲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廬墓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數年。初督松茂軍餉。勤治將領侵冒。摘諸倚勢恣肆逆上者。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紱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告州西寺云。紱密訪州西去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紱即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縶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壯。紱搏惡。詰之無詞。械鞫。即塗醋墨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瓦塘。夜殺投宿人沈塘中。衆共分其囊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窖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搜出人妻女。給資遣。倉吏倚王親侵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為錢穀吏。精作比。輒能發摘姦伏。威行川中。貪冒令聞風解綬去。為右使時。奏閱建昌衛。為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勢熏人。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鐫名籍墓。實逃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庸弁。擒豪奸。紱行邊。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慟。俯首歎曰。我為巡撫。今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往往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餒不問。延綏人素忠樸。至死無怨言。聞其慨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為黃都堂一戰。廚亦不至。俄有詔毀菴寺。紱令汰尼。還俗。併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至紱去延綏。多有攜子女拜道傍送者。進戶部尚書。威稜絕然。釐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紱竟直崖異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將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

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手。明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深曰。高明能御史。先是明劾兵部尚書陳汝言估勢納賂。下獄死。汝言當闕人。代于謙為尚書。不數月姦贓萬計。誅石亨。明及門達籍亨家。明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王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嘗謂李賢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明振綱紀。劾能諸貪殘吏。會霪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敕明勦捕。明造巨艦。榜彈亭。往來江南北。偵賊。又授方略。御史龔職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諸邏堡萬山望候。賊出沒蹤跡。不得逞。江淮間稍靖。中官鬻私鹽。糾儀真指揮。舉卒大閱。明盡籍其贓。劾中官。又條勸戶部及諸巡撫綜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明敕。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論撫。賊降。賊恃險不靖。進兵擣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控賊海口。民嬌令募亡。初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首。衆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敕去。嘗曰。孔戢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明天性孝直。倜儻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史官曰。明制設都御史。出撫軍民。入總臺憲。任至重也。樹威以懾。倡法以廉。故埋輪攬轡而天下安之。若耿使君之清逾止水。黃都堂之俯恤健兒。斯稱其職矣。高明能劾陳汝言貪賂。必有以自立者。宜其有能御史之目也。

李賢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宣德七年舉於鄉第一人。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堂上。布政使李昌祺酬酒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明年成進士。才藝有名。以核荒使山西。時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學。益好學沈潛。英宗即位。上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庶。羈縻外國。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今京師韃官萬餘。以俸言之。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奇。冗食橫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胡造亂。殷鑒不遠。乞敕兵部漸次徙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己巳之變。釁起降虜。言始驗矣。正統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頹廢莫甚於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此。可謂大舛。帝詔新太學。又有旨。文武誥敕三年不得請。必待九年。賢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九年得者少矣。無以分貪廉。立勸懲。上從之。十年陞考功郎。轉文選。選法公平。十四年扈駕土木。得還。景帝初立。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銃。行可禦虜守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在乎將士。善馭將士。在乎賞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命察四川諸有司。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上言也先弑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雖講和貢馬。頻淩貪血。邀金帛。醜類日強。民生日困。持此悠悠。皆非良策。乞敕邊兵臣練兵觀隙。于謙壯其言。請下賢章勵邊臣。

五年轉吏部。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爲鑑古錄獻上。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寘竄。遂召賢入內閣兼翰林學士侍郎如故。山東饑。請賑金內帑。徐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事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救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力請發三萬兩。上特增四萬。當是時。曹石表裏姦橫。弄威福。上不堪。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上壯瑄。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瑄。曹石意出內閣。哭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已。上不得已。諭言官劾有貞及賢下詔獄。是日忽雷雨大風。拔木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詔調外。亨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應如此。上不應。賢得調福建參政。瀕行。適吏尚書王翺得間對。語有闕。上曰。賢不當與有貞同黜。翺因頓首力言賢醇謹可大用。請改南吏部。翺意賢且遠去避禍。上顧不書。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懼。勸上遂留賢。不得已匿怨接懽。勸得伺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踰月進尚書。天順二年東宮將出閣。領春坊事吳與弼聘至。上問授何官。對曰。與弼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東宮。與弼辭再三。賢請從與弼請。勵風節。三年亨坐誅。上因問賢迎復事。對曰。當時有奪臣者。臣不敢從。上怪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須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此輩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此輩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歸諸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矣。上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中外竦然。是年賜第於京師之。是時。上視朝左右顧。必呼賢與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五年虜騎來入寇。中寨至應門。明年虜又入河西。賢薦將帥顏彪等。調兵食。奏上五事。籌邊。時江南北大水。賢請下詔寬恤之。發蠲所取花木板枋及督免采柴追馬。清匠制卷諸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曹欽反。斫賢傷首及耳。又刼賢疏申救。賊收。上益召見賢。請下寬恤詔。散解逆黨。開言路。加太子少保。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警。王竑白圭出禦。虜引去。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虜其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共輸疲困已極。宜班師。使民得屯種。上從之。章皇后崩。値冬享太廟。上問賢。請俟釋服。七年癸未。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問賢曰。遣官攝大事可乎。賢請駕出郊壇。即不能行禮。人心亦安。遣攝不可也。上力疾至齋宮。復召問賢曰。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行禮。見敬天之誠。掖何不可。二月

卒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請下寬恤詔。詔靜慈仙師者。宜帝廟后也。上念之問賢。更諡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達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無左驗。賢請戒緝事者。達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救彬者。達又并誣疏出賢。賢乞罷不允。未幾達坐附中官讒戍嶺表。時禁中有讖言。謂憲宗不宜復位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八年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奏請出宮人。又請簡近侍左右人。大風電。拔郊壇木瓦。賢上疏乞撫䘏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令奪門功冒陞者又乘間訴乞復官。賢言曰。自石亨敗。此輩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官以雪幽枉。上是其言。有司請造鹵簿。賢急入言先朝所造未經御者尚多貯庫。今恩詔方頒。何須以此擾民。上寢其事。成化二年二月外艱。詔起復。賜賻甚厚。遣內臣護行。於非事畢。促上道。五月入京。上慰勞有加。疏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常起復。人無非議。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矜從。不允。修撰羅倫極論賢不當起復。謫官。賢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與廷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法嚴。內外閑術。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穴。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先後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馬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上論選庶吉士必北人。賢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地。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參酌可否施行之。王九皋馬昂在吏兵部。皆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景帝崩時。左右請汪妃殉。賢請存妃以全其母子。上是之。先是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問賢。賢對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亦並赦吳庶人於東內。命中官護送鳳陽自便。

史官曰。漢文自代來。絳侯尊欲請間。文帝謝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大哉言乎。杜萬世邀立邀功者之倖門矣。英宗以營寵北轅。及復辟之日。貪功怙勢。實繁有徒。偶持太阿。使天子不得舉手。微李賢忠以犯難。勇以斷割。知以當機。奪擧小威福之柄。以還天子。其不蹈士木之轍者幾希矣。賢之功以是爲烈。至於止汪后之殉。出建庶人之錮。其言足貫幽明。古稱社稷臣。何以尚諸。

彭時傳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與商輅同日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除服。不得入內閣。供職翰林。初入閣與陳循共事。稍周旋相可否。天順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楊前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臣不才。謬恩拔擢。因頓首。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益經。召見後命以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尋典機務。陞翰林學士。上獨用李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部兵部王馬兩尚書相商榷。賢陽退每諮時。時持正論不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天順末錦衣門達怙寵。中傷賢。上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或語之。時毅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上。賢事竟寧。戊寅春。上尊列慈聖皇太后徽號詔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逐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敕。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始與徽號相合。賢擊節曰。是也。卽擬進呈。上大悅。後因著爲例。河南衞官強橫凌人。剩事者誣謀反。熾錄成獄。時持不可。坐如律。

沒其家百口。憲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議上兩宮徽號。時力持同尊及加二字。事詳宮闈紀。成化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上嘉納之。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大學士。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翰林銜。不得與院事。盡二人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宮寮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事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顧復有此疏。謂余不維朝章乎。永樂中楊士奇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竟不許。四年慈懿皇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其疏言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典禮。卒從時議。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時乞修省疏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端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七月陝西土達滿四反。時請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劉清敗績。兵部請命各鎮兵赴援。衆息從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軍多敗。劉玉忠至。分兵圍賊於石城。會毛忠戰死。京師聞益危懼。以撫寧侯朱永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永難之。奏定賞格。時見其張大難於遣止。第令且整軍裝待。十一月忠知別命將。乃請星馳赴援。儻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中官召兵部尚書程信至閣議、信謂事急宜行。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二月賊必窮困就擒。京軍何用再行。因問信曰。京軍何時可至。曰。來春。時曰。事之成敗在歲終。此益緩不及事。信忿忿出兵。首曰。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相知者盛爲時危。時曰。諸公勿爲時危。時觀忠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已而十月執四賊。寨皆平。羣言始息。五年無雨。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姦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遷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七年冬彗星復見。疏言修政之要。一罷佛事。二罷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廣受直言。六戒勵百司。掊剋之禁。太監劉永誠歿。家人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力阻得寢。八年水旱。復疏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加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時資稟既異。充養學問。敬慎粹溫。休休有容。乘謙抑誠。終歲未嘗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不輕棄。非其義一毫不取。

史官曰。彭時練達朝典。能斷大事。觀其並尊兩宮。全人主。坐策西師。止京軍之行。皆有定識定力。即韓琦之調護。魏相之決策。不是過也。與南陽同心輔政。曰賢去不獨留。又古者師師休休之風矣。視樂說之儆。[illegible]何如哉。

明書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一

徐溥傳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修。天順元年兼司經局校書。成化元年陞右庶子。兼侍講。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孝宗即位。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是年十一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改戶部。進武英殿。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進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請敕委積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誥敕。上從其言。用李東陽謝遷。未幾星隕地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溥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佞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制。今所傳樂章。雖在永樂大典。是皆博采兼輯。不可以瀆禮。臣等謬習儒者。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叙傳旨復職。溥言皇上即位

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佾非地有勞．宜並與賞賚．傳帖既行．倖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倉卒倒敘章對．不知溥等至殿頓首．上曰近前．溥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健．以片紙數幅與李東陽謝遷．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商議．溥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謝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審詳擬上．上稍不悅．曰．文書尚多．欲盡攜閣中亦閒．盡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惟自英宗召見李賢等後四十年．憲宗初歲．不過一二見．進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願應對不能副上意．又慨慚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溥自告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靖．溥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其人．災異屢見．旋復消滅．虜犯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溥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彌縫消弭．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爲多．

溥嘗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下戶部蠲籍．

史官曰．語云．達觀其所舉．況端揆以用人爲職者乎．徐溥在憲孝之世．雖無大建明．然能舉李謝自輔．六官之長．罔非民譽．休休不專．此亦有足多者．太平既兆．奉身而退．視李謝晚節則又幸矣．

王恕傳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博綜經濟．無意文事．所以不得留．出爲大理評事．遷左寺副．偕上刑獄之不中者六事．上命行之．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少全活．出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以考最治平第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贛寇犯贛州．恕率敵卒師討平之．安輯流亡有方．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而盜多乘隙殺人．特開府鄖陽．恕首蒞之．會兵搗襄盜．平其巢．餘悉解散．艱生乞避位．因勸上去奢崇儉．戢內親．會荊襄大盜起．起復會朱永勦之．劉千斤石和尚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因榜示流民．各使復業．流民爲建生祠．繪像祀恕．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轉左巡撫河南．賑災均賦．獎廉抑貪．人多稱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總河道．濬陸刑溝．省河隄吏．有成功．九年改南戶部．十二年復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官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僕往．中官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美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灝報以異寶生金犀象諸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個截遺．恕廉得之．道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鞫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通滇．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使之乘驛以貢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戴販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黔公諸大帥以及士官皆恪奉三尺．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都察院．兼參贊機務．往返衣書一篋而已．條上□操京操事宜．並舊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禁番使毋得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干溷．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illegible]．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椒及庖人贍工．請爲減省．皆從之．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其夏稅．又以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革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計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二十八年．恕二年．以忱仿姚崇．恕仿宋璟．時中官杜堂以中旨下常州取古玩諸物擾民．恕上書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卻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好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閑納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菲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敕中外．無獻珍玩奇物．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玩．所至騷懼．恕上書．當此凶歲．尤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涼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不敢不效之．又中官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並條其狀罪三．劾奏之．上立詔械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王臣．梟其首於江南．并戍其黨十八人．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守備南京．與恕共事．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有敬事而已．尋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建寺．下獄．督府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恕上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不報．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附恕名．落宮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言恕忠亮不可去．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成．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盈滿．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納．得進退大臣．大臣皆頫首甘心依附．惟恕著節不撓．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進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剛直被抑．如周英鄒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己不屈．南科道劾吉．爲恕宜入閣．吉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恕力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概御史李興以忤吉下獄．恕力解得減死．內旨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恕言祿出科目．自能遂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之．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柱國．上念恕老．風雨免朝．徽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恕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訐．坐致仕．恕極言紘不當罷．卒留紘．爲南戶部尚書．恕在吏部時．嘗諫勸巡撫又潘都官．內批下．疏斥．恕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京又疏宜入內閣．內閣宜忌之．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任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邱濬忌恕爲

御醫劉文泰草疏指斥恕。恕疏辨。上留恕。恕力求去。遂致仕。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貞懇切。蓋憂世之志如范仲淹、濟世之才如司馬光。直諫如汲黯。惠愛如鄭僑。年九十。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常言我衰老方瞯會事間。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尚書。諡康僖。

史官曰。明制文極六曹。天造無論矣。蹇夏經綸惆悵。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囊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李賢。密書顯斷。萬機精聚。局體一變。成化間王恕、王竑、秦紘。居則岳屹。動則雷霆。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施。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抑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劉大夏、韓文、馬文升、許進、周經、耿裕、倪岳、劉宣。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辭。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遜矯直。亦運數然歟。

劉大夏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成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解館爲職方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大夏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雅得寢。朝鮮使言。苦建州敵邀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地。下部議。大夏曰。朝鮮貢自鴨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寢有虜入。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擢出爲福建參政。巡視海道。兵又弛。大夏至。追唶船。營倉計備。立收支法。塞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歷廣東右布政使。常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興。專任大夏。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大夏集山東河南首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口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詐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皆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入寇。師行乏軍興。進戶部侍郎。經畫饋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關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領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諭。貴子弟即欲收糧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乞致仕。賜歸。杜門怪跡。築草堂於東山。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即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部擬二畫行。兩廣人聞大夏來。大喜。大夏至。延賢才。斥貪墨。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擣虜。上召大夏問。力言不可。上曰。太

宗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邱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虜戰守。猶爲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下部軍役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忤工部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上詔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後。將以不職困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興革。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斷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曰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治太平。上曰。劉健常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託。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忿。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從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奏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議。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大夏用李傑。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大夏。上手一帖付之。帖書李傑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材。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傑。去鎮無幾。劾章至。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與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立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疏遠。何以得此。榮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廢賢。時戴珊爲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珊面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恨愧擢。上崩。大夏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閹瑾專政。劉宇恨大夏孝宗時面對不爲宇地。謂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十萬金。瑾因尚書焦芳譖總兵毛銳獄詞有大夏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之。下廷議。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益地。五年赦歸田。瑾誅。復官致仕。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常行。未嘗先為。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道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常預作墓誌東山陽記曰。予常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與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飾張行業。以誇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濫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褒譽。言以溢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輩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又常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史官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賢、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如恕、文升、大夏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齗齗然。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撓。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遺賢之語。少有傳者。

程信、秦紘、鄭廷瓚（附程敏政 朱英[illegible]）傳

程信、字彥實。休甯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景帝即位。疏薦薛瑄。虜犯京師。信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徙。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擊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信不肯。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驕。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士。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諠嘩。發銃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亨于謙移營關廂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言道過徵餉。民饑乞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官生徒并府學。乞復設。廷議奉迎太上皇。時有與千戶者。投衞皆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上取覽。留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議。獎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崇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山東參政。備兵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衞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令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其言。歸太僕如故。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虜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遼東。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虜孛來欲犯遼東塞。信提兵出境。屯三月。解。遼東總兵海甯伯董興倚吉祥納又既。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贓罪四十事。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就霖籍其家。英得繫貨。未械霖。霖遂深。遂劾信嫉外寮官。潛與鼎謀。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陞刑部侍郎。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咸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督川廣雲貴諸漢兵討賊。信至永甯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航鋪。賊恃險拒敵。飛擲下壘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卻。扳崖上。順風舉火。焚其柵。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爲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潰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窈幽暗不可入。盤洞固守月餘。賊死殆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掠。又大捷。請移瀘州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甯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信上首虜不實。信四疏請老。不允。七年無南警。信經略邊關。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遼東殺掠。過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事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折。非大更張。終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信曰。參贊雖非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襄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信才雄氣果。然沈思曲算。猶不輕洩。先是敵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備楊信將兵十萬搜套。信執不可。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迨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廟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撫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奉祭自儉。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劇田五百畝爲義莊。贍姻族人。子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敏政幼警異。少時讀書一目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李東陽文章俊麗。陳音性行真純。敏政爲諭德。侍講武宗於東宮。弘治十年起復。副總裁修會典。辭不至。明年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侍東宮。又明年主考禮部。忌敏政者。訟敏政洩會試題。鬻進士。得金錢無算。言官糾劾。上遂逮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儕嫉非人。亦幸敏政敗污蔑。去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敏政既奪職。逾年憤恚卒。敏政讀書著述。尚本實。議論考覈。參法理。惕惕行檢。凡此皆讒忌之口也。敏政少負時名。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被黜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鄉。后蒼說禮爲首。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大抵敏政議與宋濂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後裔。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從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注新安文獻志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遺民錄。進二百卷。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貢驛丞。御史陳鼎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紘捶得罪。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

官府．破廚柴濮堡．韓巡撫陝西時．奏府放校肆橫．苦軍民．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淩親王．憲宗怒．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資．嘉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命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節．紘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其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於鴆鵠嶺．走匿四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陵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賄其將千內降誠賊．因摭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尋諫交章論救．上悵闕．王恕在吏部．極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上特旨用爲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越馬文升故事召紘．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鎮化馬訓練．置馬開豫．與成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寨一萬四千所．劃山塹三十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太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粢糲．蔬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貧乏不能自存．閹瑾專政時．紘義兒丁玉．與其微妾弟楊璉爭訐．璉因誣紘子聘行賄萬計．瑾喜．即籍其家．無所得．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淄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廷瓚．薦知梧州府．會母喪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廷瓚知程番．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學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翕然．薦知中州．超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恣肆．守臣告急．敕廷瓚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苛瑣．益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於民．毋徒費．顧猺獞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可以設兵備憲臣．巡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猺獞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所獲首惡李宗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雖寬和如莫規其際．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李增．陞廣東參議．葉盛每事諮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修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兵革久困．民得休息．流人復業

者十五萬家．出八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保．諡恭簡．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慈谿姚鏌．弘治六年進士．有文學．遂吏事．偶儻有負荷．嘉靖中督撫兩廣．土寇岑猛積凶□數十年．鏌討誅之．遭讒而去．三人齊名．兩廣祀之．稱爲三神公．

史官曰．兩粵多深崖箐險．爲猺獞窟穴．與黔楚夷獠相表裏．往往有事．朝廷皆遴大臣威武者鎮之．韓雍尚矣．秦紘廉威．尤著西陲．南越聽爲廉幾．馬羊金粟之風矣．至結以恩信．不草艾其民．廷瓚之德甚厚．若奏程信之言曰．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然則不貪功．不黷武．如數公者．咸愛允濟．庶幾招攜懷遠之略歟．

劉健、謝遷傳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寤而寤．恍然如有見也．時母白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父大異之．景泰四年癸酉舉於鄉．天順四年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十年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卽位．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謝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賜宴禮部．賚予有加．當是時國家治平．上顧健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醮．懸旛蓋醮．命臣等撰敕幷祝文者．竊惟茲山宮官．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民生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及．若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寺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卒困縶塞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以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佛塔之供．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輿．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臣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號止一二字．此徵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爰勞求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不得聞．左右大璫．每從屛隙竊．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健確直見事稍遲．東陽才敏捷．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上性至孝．躬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易．有時諸宮府欲毅然側議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之舊．健贊成之．不遺餘力．上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進御榻前．執手歎歔．令皇太子侍立．其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語秘不傳．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冀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翕

然。閹豎劉瑾竊柄。姦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勸上奏。其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瀆擾。查革宿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諸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疑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侍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撫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叨寵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攄愚議。上塵天聰。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致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及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漏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遷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常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健與謝遷自陳致仕歸。李東陽相健。欲歔泣下。健厲聲曰。何用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瑾尚恨不已。矯詔奪其官誥。劉粟。瑾欲起大獄。盡逐諸不附己者。矯敕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及劉健、謝遷、韓文、戴珊、楊守隨、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蒨、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爲姦黨。榜示朝堂。健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聞上數遊幸。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詔求遺老。方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健有知人之鑒。先是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其必宜在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文何用。授明自中書舍人至副使而卒。人服健之識。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甲午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三。廷試進士及第一。授修撰。滿九年考陞右諭德。孝宗即位。推恩宮寮。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以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與李東陽同入內閣典機務。十一年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二年己未。加一品服。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孝宗大漸。入受顧命。武宗即位。閹瑾專政。遷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致仕。許之歸。瑾矯敕榜姦黨。列遷第二。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以進士第一人。遷儀幹修整。蘊藉含弘。遷明暢亮直。優於政事。寬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邱濬卒。寬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

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竟不得入內閣。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健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吾豈私嫌博耶。鄉與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予起次在此。慚甚。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健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薦寬及王鏊自代。遷初入內閣。徐溥劉健相繼爲首輔。當是時。東陽位在遷上。凡條答敕奏章疏。皆出東陽手。遷與健並被致仕。而東陽爲首輔矣。鏊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爲重。告瑾內閣宜南北各用一人。以故芳與鏊同入內閣。先是焦芳入閣。恨遷嘗舉王鏊與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閹瑾翻遷違詔格。與劉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入繼。遣行人齎敕存問。迪起參議。丕復任。廕其子正爲中書舍人。遷上謝疏曰。臣匪才。誤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衿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愧慚。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拔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蒙寵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暇閒之時。尤宜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疑難。即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踐阼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政之臣。面加商搉。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從。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於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疏逖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時年已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辛卯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史官曰。當孝宗之朝。君明臣良。劉健相而李謝連茹以進。所造膝密陳。皆天下大計。或謀或斷。蓋有房杜之風焉。晚際沖主。姦閹擅朝。機事不密。幾蹈倒注之禍。遂翩去國。以明辯獻。語及顧命。未嘗不隕涕也。嗚呼忠哉。均躋上壽。以俟河清。斯平格之佑矣。

明書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四

名臣傳十二

戴珊　張敷華（附）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爲監察御史，督學南畿。成化十四年出爲按察副使，督學陝西。窮鄉下邑，無不躬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二十年歷浙江按察使，遷福建布政使。弘治二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珊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教爲營陣法。獨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歷刑部侍郎，即訊荊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檢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檢精核。上親鞫大獄，據司震慄，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愼，每延宣接膝而咨，至移晷刻。引疾求去，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出有宣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羸疲，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彼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

之。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曰，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德性和粹，顧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資，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敭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歿於土木。敷華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木爲怪，年十歲，即指麾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劉大夏同出爲兵部主事，歷郎中。大夏醇亮端恪，敷華方毅强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歷浙江參議，鼓商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歷湖廣左布政使，會歲大饑，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胔，高値米商，卑且告糴，亟修學宮，其傭直以業饑者，得全活甚衆。三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諸鎮餉。大同多折色，民困，敷華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發兵討之，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瀆貨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而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損，漕是以窮，闕貸取息，大非政體，奏勿假。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實羅，民賴之。十四年改右都御史，總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北都察院，首黜嚴赫奔競貪酷者。上知其名，與劉大夏、馬文升、戴珊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拜家廟，退終正寢。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貢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史官曰：孝宗語戴珊曰：朕以天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君臣魚水，情溢乎辭。此與帝歌臯虞何異。讀史至此，未嘗不感慨而三歎也。妖僧事起，朝議發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必能了此。當此之時，非但君知臣，臣亦知臣哉。於乎盛矣。

倪岳周經童軒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誣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謙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爲名。岳狀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緝，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傅時政，言意凱切，音吐洪亮。上嘉。歷陞侍講至學士，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耗，戎機利害，無不諳悉。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饒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豈達。下至瑣屑條貫，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侍郎，破舊國朝九廟已備，今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懿熙仁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矣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太宗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議岳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剗剔諸宂費議皆出岳手耿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見岳建議審不啻己出綜科左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闡其旨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尋遷左侍郎因災異求言與尙書共疏實陳天戒七事未幾復自陳八事守徽南內臣韋眷跡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裕爲尙書內臣韋泰傳召旨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屏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復殊駭羣聽馬文升言成化間以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二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板日耗異端日繁患耗民財坐蠹民食宜立嚴科痛加釐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兵部參贊機務乘正遂變百廢頓舉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疏勸聖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觀遊懲賦斂恤困窮核名實疏滯獄擇將領節營造償公費停工役斥姦貪進忠直恤刑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爲吏部尙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正言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副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表朔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部議岳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文升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今宜稍增以足國用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誰任其咎因是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禕後再見云岳奏議多不盡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今大患當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邊寇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賴於榆林者若偏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處輸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割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延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延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驅掠之處極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翩翩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患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貪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衰邊患不寧上係廟堂

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擔爵優游朝行競房與金充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出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掩而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寇平民妄稱逆寇首級未嘗至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搭爲解考其功薪所祿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殷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轉輸之民天怨人怨識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縱虜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鎭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遼東薊西虜人姦態擣虛批亢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豈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貫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去矣他尙何計輸將不足則有借貸借貸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爭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推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廩餼之費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殄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之議論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易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辱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精蕩不規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誘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邊虜安知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興□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附吾圉今若是將使虜人生心諸羅頃域遺

膏髓盡。邊費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爲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可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卒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逾近而其支禍。逾大而難救。此皆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毀譽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將生典兵。詡詡謀爲撫發。乘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撫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剿南虜。復倡疑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遂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惟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墮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皆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廣積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僅加疏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建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者悉加疏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宣德乙卯舉於鄉。初爲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爲寬大祥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陵。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經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孝宗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經宜貽請東宮坐聽。經不從。弘治二年。進禮部侍郎。條奏傳經議。改吏部。靈壽姦民以其縣山水之間曰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語甚切直。頗傳躍跡。此疏出讙。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王卒不問。十年。歷戶部尚書。凡諸上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淮給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罷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言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其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曾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斂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皆縱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上從之。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監蕭奏增灑掃卒常給月糧。經再疏竟不與。修

清寧宮。議調役山東七千人。經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輕動。請以戶部羨餘僱役。諸宦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途成溝壑。苟指目爲田。增畝稅。貽累貧民。特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得獨優。又聞憲宗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視民。諸宦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擢第十三年致仕。武宗即位。起南戶部。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經初在翰散遊三十年。[illegible]館閣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剛毅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黃軒、字士昂。故壽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舉。占籍南京欽天監。軒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軒[illegible]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常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惟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鮮諸物以萬計。軒極言止之。英宗復辟。覽軒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宗踐阼。軒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實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行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盡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遇。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於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軒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軒至。[illegible]臨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廳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悉歸。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軒借鎮巡三司分兵勦撫。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勢猖獗。委咎於軒。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江壽昌令。成化五年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冤。於是禮部尚書姚夔薦軒僉事。督南學政。軒精於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撫按交章薦。召拜太常寺少卿。以世業天官。掌欽天監事。軒嚴考天文諸生。公儉廚之費。省廩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書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置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十九年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元年。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軒薦。命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常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弭變。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銓自代。是冬遷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饑。軒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糶以決久積。先是久旱。軒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若番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疊戍邊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衞。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衞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發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並一以聞。非下所司議行。脩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勝戎。薦按察使林俊可大任。時論韙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軒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軒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脩學迪勤。見者實厭之。性孝友。事嫡母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卹婣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疏食水飲。泊如也。刑侍書顧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謂翰。必執其方。慎哉斷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尚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論。蜀芸錄。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

史官曰。倪岳通達國體。曉暢邊務。指識時弊。一瀉千言。晁賈之流也。要其大指。如伐病療機。歸於適用。與表餌請纓者遠矣。周經謇諤有執。持正敢言。軒條奏懸河。能義能任。幸遇明主。得行其志。殆邦之司直乎。

石瑤傳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少博雅穎悟。通周易。與兄玠齊名。先是曾舉鄉魁。同登成化丁未進士。時稱二鳳云。瑤選庶吉士。除檢討。弘治初以纂修憲宗實錄成。進修撰。侍經筵爲講讀官。賜金帶四品服。正德改元。進侍讀學士。掌南院。時士風漸渝。瑤憤嫉作媒說以諷。己巳陟國子監祭酒。謹己好修。士類倚嚮。會閣臣用事。以勵精爲名。宗令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寬之。又令曠課責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解取供。令其每夕書酉。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明年。召爲北監祭酒。癸酉晉南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改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十六年辛巳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嘉靖癸未代王瓊爲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片楮公九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時柄臣不悅。僅兩月解去吏部。遂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甲申夏五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乙酉夏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召平蠻燬關議。廟樂再議。廟衞又議。追尊太后皇后。謁世廟儀。瑤守己見力爭。上謂其非通。儀遂作旨。六年二月致仕。尋卒。加少保。諡文隱。瑤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辭其爲文。初喜法古。後頗嗜莊列。在南監時取多奇崛。文體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

兄玠。累官戶部尚書。

史官曰。儒曉曰。瑤秉銓清勤。不悅於楊廷和。微議大禮。乃不肯負廷和。自瑤去國。而呼喘之風微矣。

楊廷和毛澄蔣冕毛紀傳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進士。爲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二年陞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允中。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十八年陞少詹

事兼學士。正德元年進府事。仍兼學士。二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侍義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能。上詞閣瑾曰。經筵講書。何故增若干支辭。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學士。尋加少傅。進謹身殿。七年加少師。進華蓋殿。九年正月奏請視朝。御經筵。及罷邊兵。西僧。市肆諸事。上以早朝深居在朕自幽。經筵昔有成規。邊兵何必議能。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斷。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疾去。十二年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敕。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行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庸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逾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宗將至京。廷和奏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進啓。上覽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爲也。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謂其爲姦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命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入論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經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賜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遵皇號。廷和等偕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等邪說。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衞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加少師。十二年考滿。舉手敕楊廷和輔翊朕躬。勤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先是劉忠與廷和偕南。忠曰。此行別適否。廷和曰。事已如此。再趨見。人必謂我與交瑾矣。忠不往。廷和以錦幣辭。後瑾乃厚廷和而疏忠。人謂其賢友。隆慶初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忠。子愼。正德辛未廷試第一人。以議禮謫戍。自有傳在文學。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武宗即位。預修孝宗實錄。瑾惡之。矯奪其官。仍侍讀。尋進侍講學士。正德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澄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問。恭默謹愼。諸貴

傳亦不俱澄。武宗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甯侯張鶴齡韋太監[illegible]親。迎世宗於興邸。以功蔭子一人。世錦衣衛指揮同知。辭。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澄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卽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懌。或又勸其將順者。澄[illegible]再移書。謂今日主濮議非是。澄不從。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加太子太傅。令乘傳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諡文簡。澄心術平夷。學識淵正。狀貌抑抑謙恭。正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蔣冕。字升之。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喪歸。還爲侍讀學士。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尋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諫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爲疏上之。其言尤危切。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旣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迴鑾。上所從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而是時中官張永張忠與都督江彬許泰挾上。羅勢張甚。然不能毀疵冕。以是望實頗歸重。而武宗寢疾崩。冕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與商略詔草。有社稷功。世宗自興邸來。論封伯爵。力辭至五。乃改蔭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旣相得懽甚。而冕尤耿介。抗顏執諍。侃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厚友也。有所建白。冕迂之。遂上章劾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能補導。冕恚甚。因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爲睚眦誣訶故舊斥之。南人兩病其隘。然廷舉更累進秩。冕弗問也。其所持追崇興王禮。旣雅與廷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上遣中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強起之。再三乃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益決。雖勉稱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尚書汪俊。以怖冕。旣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略如廷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皆請留冕。不報。冕去。毛紀爲首輔。距其代廷和止兩閱月。歸未幾卒。年七十。贈太保。諡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侍東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武宗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閹瑾惧之。僻左諭德。復爲侍讀。孝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擢戶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時遣中官使西域。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改戶部。進武英殿。階光祿大夫柱國。武宗崩。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世宗卽至。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宗

實錄總裁。論功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廕襲。復辭。以一品六載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敕諭甫下。而上復入張璁桂萼等言。驟遷其官。下禮部議稱孝宗爲皇伯考。獻帝爲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廷執奏不聽。令具儀聞。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疏爭之。上大怒。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珤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當上聖母册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有旨捕繫首事諸臣。他待罪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寬天威。急收人心。上使中官諭。數紀朋姦背君。紀乞休益力。上責而許之。其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廷和子翰林修撰楊慎。以倡從衆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之永昌。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罪狀廷和。稱自詭門生天子定國策老。法當僇市。削職爲民。蔣冕與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紀歸老。無恙。受恩詔得復官。年八十。命撫按官卽家以幣彩牢醴慰勞。又年卒。贈太保。諡文簡。紀無子。家貧甚。

史官曰。世宗大禮之議。論忠佞則楊廷和蔣冕毛澄毛紀及伏闕得罪諸臣。皆忠也。張璁桂萼霍韜等之附和。佞矣。論則爲人後爲子之說。與繼統不繼嗣之辨。皆是而皆未是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失則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皆名之至大而不可易者也。考孝宗而不考興獻。非名矣。帝興獻而后興國。可謂名乎。以父子還興獻。必當以君臣還孝宗。乃稱考不已。尊之曰帝。稱帝不已。益之以皇。必欲稱列宗而後已。徇私恩而忘大義。則璁萼等長君逢君之罪不可蓋也。嗟乎席書之議曰。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瞍爲父。禹繼舜。未聞不以鯀爲父。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爲帝。此萬世大公案也。稱曰皇帝與獻王。則君臣父子之名皆正矣。廷和等不知出此。徒執定陶濮王之議。言不順矣。使小人得乘瑕蹈隙。肆其辨博。以逞其阿私。此皆不學無術之過歟。

明書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三

薛蕙傳

薛蕙，字君采，亳人，蕙性寬簡質直，不與人校，尤善施與，拯人之急，歲荒歉，捐金活民為多，自幼穎慧，七歲能屬文，年十二，有詩名，題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圓圈，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人咸異之，十五攻文詞有聲，時都御史儀封王廷稱之曰，是李何之流也，登正德九年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尋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尤繼意為詩，凡樂府歌章，溫雅麗密，邈乎追闕漢魏矣，嘉靖初議大禮，廷臣論奏紛然，蕙著為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儒子可以為後，又著為人後辨，為繼統與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眥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忤旨罷歸，所居之西曰西原，故有水竹之勝，築室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逍遙自適，凡一十七年，儉約常如貧士，人亦不敢以非義干之，紛華聲利之習，一不出口，已而當路者屢薦於朝，堅臥不起，卒年五十二，蕙晚隱沈酣釋老諸書，久之深於其說，其言曰，老子之道，卽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

子卽仲尼之道，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所罕言，故老子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之不知其同也，遂此道德經，皆飾以儒語，又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地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語老子之言，皆所謂殊途而同歸也，至於論佛氏，則曰性命且近之實，非荒唐汗漫之論，特於其至近至神難以覺悟，故闡之玄妙耳，儒者執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為歸，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歧徑，不勝其雜，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不眞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為無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旨豈非同條共貫乎，卽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識之陋矣，其大指如此，人多翕然從之，唐順之亦以為類論云。

史官曰　闕

王鏊傳

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十一年會試第一人，殿試第三人，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奇之，目為天下士，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初，歷侍講，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薦陞侍講學士，為日講官，時內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寓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王鏊之論乎，蓋為廣也，上每出遊後苑，鏊進說無盤於遊田，辭嚴意暢，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其凡事進規類如此，鏊學問贍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尙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鏊有力焉，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鏊，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尋進吏部右侍郎，時馬文升為尙書，韓文及鏊為侍郎，會虜火篩入犯，鏊上禦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遂爲秦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甚先有官者量才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而脫去體則之陋矣，其選將才亦然，十六年，憂去，武宗卽位，復除侍郎，兼學士，俞吳興謝遷求退，薦鏊自代，當是時，八閹導上遊狎，中外洶洶，羣諫交論，不聽，韓文時為戶部尙書，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閹，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鏊對曰，八人者不去，亂本不除，上竟不去八閹，反分布要路，瑾入司禮監，韓文劉健謝遷相繼逐，瑾欲引焦芳入內閣，而廷推鏊，瑾恨之，迫公論，不得已，遂與芳同入內閣，進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逾年加少傅，改武英殿，上時政四時，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徵瑕，輒枷械死，鏊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瑾俱又不已，必欲寘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黎諸逮詔獄，坐激變士官罪死，鏊曰，士官未叛，何名激變，咸惡楊一淸於瑾，謝樂遊大發，瑾又欲罪之，鏊曰，楊總制高才偉略，為國修邊，豈可以功為罪，初瑾見鏊開誠與言，亦頗聽之，芳專事於阿，瑾雖悖日甚，鏊無可奈何，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衆鏊相忤，又偵發怨欲中傷之，鏊惴惴

杜門.瑾敗得免.嘗自贊曰.瑣碎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偶肩公孤.官居崇階.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熾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婉阿.一有逸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獨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崇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謀者乎.居閒十餘年.世宗立.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鏊疏謝.乞上講學親政.略以爲國家經筵之設久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其中則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日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輪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有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宸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智自天.春秋鼎盛.請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言親政.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

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除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官.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所著有震澤集記聞長語、行於世.

史官曰.當劉謝去而焦芳入.斯高之勢成.鏊又與韓文毆言八閹者也.鳳峙鴟林之內.直以全身.復多所教正.要必有以服其心矣.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況終於去乎.

彭韶、傅珪、陳壽、林瀚、王雲鳳傳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時.張岐以壽甯侯兄.從外臺遽僉都御史入院.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晉郎中.其司有簽殺關事.多涉貴近豪戚.奮挾撓沮.韶屹然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敕韶即按頃畝.韶至具定.繞田周視還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於薛.驩故折券燒賜薛人.今其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爲恆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韋太監廣甯侯屢奏唐民.賴先帝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壽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顚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莊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壽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韶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尋進按察使.請王府非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恆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亂彼章憲.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爲事.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誼.誼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韶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韶每事輒邀名.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謫韶貴州.未幾.吏尚書尹旻薦韶大臣器.上故知其名.二十年.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

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孝宗即位，亟趣召入，為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敕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鹽法沮壞，復敕韶理鹽法，韶繪竈海貧人鹻淋煎負析關劵償之苦，為八圖以獻。上覽之惻然動容，曰：竈丁如是耶。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四年晉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狀，欲破法擠紘，詔竟抵景法。讞其附景贓方入八百兩，韶言降獨官。部言景贓始此，須即擬，他日遂可營復侯位，侯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漸不可長。韶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韶孝友直諒，寡欲清心，儀狀嶽然，不曾塞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閹瑾惡翰林不附己，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陞禮部尚書。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莫知之。而番僧請腴田千頃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執奏孰公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盆出後曹內臣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倡曰：兵老賊疲，賊日熾，以冒功者亢，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腹心民間罷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誓死不願賁，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既有旨令致仕歸，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諡文毅。珪朴直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典。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戍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為中書舍人，選給事中。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寺丞劾壽吏部尚書王恕，言藩庶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南鴻臚卿。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勍逆瑾被逮，壽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瑾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許之。初，壽任方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于國，是壽疏論，繫詔獄得釋。在延綏，會火篩入犯，出奇兵卻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鎧暴虐吏民，楊一清言壽忠鯁，輕去就，宜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勤，鎧畏敬。比去，陝人號哭擁之不能行。壽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邊敵，請卹其後。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益著。尤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殆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壽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然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楊一清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林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為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為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大略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歎。詔開貢，瀚為祭酒

凡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諸匠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百數，瀚悉貯官，撥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仍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諸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獄訟，汰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為綠傳奉授中書舍人，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職，救回中書舍人成命，杜倖進之門，則天命天封，自協至公。忤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劉瑄、董越、謝鐸、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言辭懇切，亦不允。正德元年，吏尚書缺，給事中邱俊、御史石玠薦其學優才贍，簡方貞介。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遵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懋先帝先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制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狄，節省冗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等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於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冗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奸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是時閹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焉，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瀚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為奸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司副使陳伯獻常稱其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㭿，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諡康懿。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康。庭機子燫，亦為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三世皆為祭酒。燫弟烴，亦進士，為參政。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為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旦自郊壇送，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雖經罪，宜早賜召用。不報。明年陞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如故。政尚嚴厲，士始不能堪，終多成就。正德四年入為國子祭酒，益嚴厲。明年改南通政使，請告。七年起家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發舊才氣，日夜理邊事，邊吏憚其威。疑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鹽兩淮、浙，遂上疏乞休。又移吏部尚書楊一清曰：山中興出讒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頌，皆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遷超擢在公等耳。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雖一夢論奏，以死岳岳然，立朝終身，極貪陸布政，嘗得超拜尚書。今文達貴勢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者，惟利達者，相見則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諫之言，無由上達。雲鳳墨辱，甚痛感激，斷懷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塞，百藥不效，冀得耕田納秋，養親讀書，惟俯垂矜念，使猿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疏上，乃告。雲鳳樂於從善，勇於聞過，居常言動儼然，終日立朝正色，不避權貴，常

宦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遺閹瑾誣賄。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

史官曰。衛藜藿者必猛獸。逐爲雀者鸇鷹。孔父立廟。奚敢致難。拂士之須於國家久矣。彭韶、傅珪、陳壽、王雲鳳之所彈劾執奏者。非戟賊驍之田。卽折中消之角。使人悲憫於朝論。率相愧其移書。壯矣哉。其有鷹鸇之致乎。陳伯獻稱林瀚曰。賤者卽之不知貴。愚者卽之不知賢。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儼然不可犯。諸君子之風裁可槩見云。

劉忠、費宏傳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忠修飭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迺有文學詞藻。好交遊。有聲譽。忠獨恭斂沈默。正德二年丁卯春。與楊廷和充經筵侍講。故事講書義畢。後必獻規諫之語。旣罷。上問太監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對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陞南京禮部侍郎。時南京無缺。爲添註。及行。忠謂廷和曰。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更見之人。必以我變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以錦幣辭瑾。瑾喜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厚廷和而疎忠。至南京進尙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忠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南京名吏隱。多俛仰取合。忠獨毅然持風裁。奪越關點吏寘名籍詭冒者千人。焦芳願知忠。薦忠賢。五年正月。瑾傳旨召入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管誥敕。是年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畢永復如瑾。忠益持重。永遣其黨盧鵬來謁。忠不加禮如儀。又卻其餽。永大不說。忠在閣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忠每進讜言。貴倖益不悅。正德六年。累疏辭疾。未允。強起考禮部貢士。出院卽乞省墓。上忽召李東陽至煖閣。摘錄中語詈欲罪之。東陽爲力解。忠卽日陛辭去。歸田杜門。其在內閣未久。以故無大建明。然重厚持正。同事者忌而擠之。嘉靖初。遣使存問。卒。贈太保。諡文肅。侍郎崔銑初入翰林見忠。忠慨然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祿食者乎。許進當與銑論當世人物。獨推許京懋雍太。且曰。子初仕。愼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於人如此。太常卿魏校曰。忠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凜爲一時之重。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鉛山人。祖授五子。長瑄。鄉薦。早卒。次璠。號復菴。進士。官參議。璠宦遊於外。而宏父五峰瑤。暨弟順菴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寀峰瑞相上下。璠喜曰。光吾宗者。必二子也。攜入京。躬課督之。成化十九年癸卯。甫冠。遂與叔瑞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邱濬爲祭酒。甚重之。二十三年丁未。舉進士。廷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璠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璠笑曰。此附遠到之兆也。吾常夢汝入北監。領班鐵鑑。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常遊北監。中狀元矣。汝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宗崩。孝宗卽位。預修實錄。弘治九年丙辰。皇太子出閣。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宗卽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閹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

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姑驗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尙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歸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聽缺者四人。習字四人。挨次備補。庶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甲戌二月。進戶部尙書。兼秩如故。會錢甯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甯。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編修寀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舉從有與鄉人爲讎者赴愬。宸濠知之。招讎家人令捃摭入奏。欲以釁動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兵尙書彭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旣駁。能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掠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塋。宏恐。避處縣城。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濠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淸所斬。會王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州知府周朝佐鉛山知縣杜民表等皆舉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守仁。畫方略。濠平。守仁欲上聞。時御史謝源伍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寀。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阻止。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宗入繼。甫旬日。卽降敕起宏。而寀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嘉靖三年甲申五月。進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於激。不叛者故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覘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宗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進華蓋殿。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允之。特予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寀乞歸侍養。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十四年乙未。上念宏。召起用。遣行人王寔芝捧敕催促。宏遂於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二十日至京。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輔舊元臣。入閣辦事。郊陪祀歸。一夕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史官曰。劉忠風裁嚴肅。再忤權閹。斥不獲立朝。難進易退。暇然廉而不磷者也。費宏拒濠護衛。幾蹈虎尾。濠敗獲免。階有天幸。父子兄弟。俱躋清華。抑守正之報乎。

楊守陳、吳寬、張元禎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家居八年。至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守陳進講武成曰。論語稱大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園藥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豔。反啓驪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異耳。上傾聽稱善。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守官五品一十六年。孝宗爲皇太子出閣。循守陳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聲望日起。遷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孝宗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守陳。擬南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

此.即途去南京李.未幾.詔議祧.禮官謝鐸議.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宗功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稷乎.周亞乎.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皆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勤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勿深.外責弗博.銳志少懈.怠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嘉其言.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即稽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下每退.歎息.守陳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疏.宜亟退.上不許.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承專職史館.而以張悅代.云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略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猶目爲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多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先付史館.以備遺亡.未幾卒.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辨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淸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鈔.凡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卒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諡康僖.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有貞常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寬.初授修撰.歷官春坊詹事.侍武宗於東宮.東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上嘉納.寬於經筵進講.倜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雅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上改容聽之.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皇后崩.中外紛紛.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容廟.禮皆如適.至諡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諸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廷臣議.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寬言.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不生者.惟宋李宸妃.以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其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故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孝穆太后.今稍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稱太后.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淸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王鏊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揚有典則寬.方之無愧焉.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少以奇童知名.七歲.甯獻王召見.命爲詩.大加稱賞.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即位.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語逆萬安等.萬安等惡之.乃告病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大著.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陞侍講學士.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衆交薦.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陞學士.日講.孝宗立.薦元禎文名.時特傳講說.每輒稱善.內艱歸.久之即家進南太常卿.召入修通鑑纂要.改太常卿.侍武宗東宮.尋掌詹事府.成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閱孝宗取二書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困於讒口.久之.進吏部左侍郎.未任卒.爲人孤峭奇拔.以是不容於時輩.平生博涉羣書.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時文爭賞.爲人所重.楊廉稱其造詣高出一時.必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史官曰.明祖有言.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者.如守陳寬元禎之講學議禮.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後世經筵爲具文.議禮如聚訟.如三人者.蓋其鮮哉.

明書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四

名臣傳十四

梁儲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縣南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十四年戊戌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事.孝宗於東宮日.侍講讀.旋丁內外艱.弘治四年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宗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於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册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册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宗實錄.及續修會典.俱爲副總裁.轉左侍郎.明年進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閹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儲不置.捃摭媒孼.假有旨調南京吏部.尋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

戶。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首於武宗。數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廷和至。儲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廷和與蔣冕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儲與毛紀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為牧地。錢甯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賄。啗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良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為聞言。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儲曰。公等皆託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所請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壬人勸為不軌。殘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上欲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敕。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而促儲。儲不敢草。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臣草敕。他日陛下毀而悲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赦矣。上擲劍起。不促草敕矣。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甯陰受甯王宸濠賄。謀入甯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者。甘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欲寢。十四年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給誥命覃諭。賜宴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欲親征。儲與蔣冕扈從至南都。凡七疏回鑾不報。時且欲郊。儲與冕疏言南都郊。仁祖配天。北都郊。太祖太宗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乃不果。又將南幸。北歸尚未有期。儲冕復跪請於行宮西階。自卯至酉。汗浹衣。上遣中使傳諭再四。儲俯起曰。未得俞旨。不敢起。上乃曰。予不南矣。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墓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上固留。遣官為治葬事。賚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大臣同受遺命。策世宗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贊率行禮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盡不辨。攻詆者屢屢。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敕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蓋十六年辛巳夏五月也。儲歸日與弟參議儀、徜徉山水間。嘉靖四年乙酉秋。上念定策迎立功。惟儲未錄。詔廕子世錦衣指揮。疏辭。上重違懇。報可。而遣子均補為尚寶司卿。儲疏陳謝。慰勞有加。六年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儲沈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崔銑著論曰。儲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詡。故人不得知之。聞謗不辨。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儲以自庇。反操戈向之。故海內後進之士未面之者。徒聞謗語云云。亦附和而毀焉。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儲與王鏊無受餽。廣州同知沈尚經曰。南海梁儲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滘圳。從化賊巢。磽瘠不堪之土。其家儉樸如此。御史王溱請典刑儲給事中田賦。儲門人也。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籍其家。儲

在南京初聞報。色不動。及鈔閱。家無長物。世宗御極。言官連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對獄正罪如尚書陸完。儲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辨。儲不辨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儲。實廷和當制。事在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御署筆跡。故不得而諉。儲唯引罪。連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人服其渾厚焉。贊佐曰。蔣冕方在廬塚。儲延攀宮府。力扶為輔。御史西王張璁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以進才。引臨往謝。立宣麻揚覺至大用。連終身慚感。後楊一清在內閣。親承世宗面諭命撰敕召用。而訃音至。世宗悼惜久之。

史官曰。當武宗時。君有穢講之荒。羣小在側。強藩外伺。而能艱難正志。執籥納以拌牧圉。入左腹以獲明夷。蓋其難哉。惟梁儲辦以全身。誠以悟主。退讓和易以遠患。回天納牖。不避艱險。蓋兼甚之容、皆之德以成其弘濟者。當世一人而已。

許進、李承勛、胡世甯傳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東。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己功。逮李百口至京。鍛成獄。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進閱牘疑。詭他事徧取商賈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弘治元年陞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汝政修明。小王子亦剌兩種聞其威名。遣元哈桶察孫少保等兩年三貢。僅稅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境無敵患。當是時。士馬強壯。軍容嚴整。進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為倘。進一切持法行己意。諸郡王觀懼。進會武邑王瑗沐不律。進發其罪。廢為庶人。憚勸諸郡王。諸部王自是不敢誹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劉侯士綸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旗幟。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七年冬陞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速檀阿力及其黨牙蘭劫忠順王陝哈密。馬文升薦進改巡撫甘肅。至鎮。結赤斤罕東諸夷為援。又結小列禿截吐魯番後。聲言遠征。不憚浮議。冬月與都督劉甯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搗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蘭既走遁。則穰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侯。進曰。拊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耕。安忍以多誅為功。逆天道無後。違者斬。八百人皆得不死。疏請撫罕東諸夷相援。雖吐魯番窺與。益其勢。西域遂定。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進為革役、調佃與水利。闢屯田。去貪殘。獎循潔。格強禦。馭下有權。人稱神明。關隴大治。十年召為戶部右侍郎。會刑部主事鄭岳言事下獄。疏救岳。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進往核田歸民。與戶部尚書周經上疏曰。此皆小民恆產。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為。十三年敵入大同塞。且犯宣府。京師戒嚴。進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禦敵。銳失律。總兵王璽遂進節制。又敗。銳璽得罪。進致仕。既歸。廷臣論薦四十八疏。孝

宗知進。時稱許進可大用。又曰、鈞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未及召。孝宗崩。武宗即位。首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九年代大夏爲兵部尚書。當是時大夏將求去。俟進至。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爲國家負荷。報先帝。時上不親政。進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代焦芳。時閹瑾專權。進持正不可干撓。三年考察外官。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吏。進不肯。瑾怒。百方欲中傷之。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郎再署郎中爲非制。又誣進薦雍太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又摘進在大同時籍士出屋役錢。失勾稽。爲吏乾沒。且籍進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少保。卒後十七年。巡撫上其功。得諡襄毅。進子八人。詩鄉進士。誥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南戶尚書。博學能文。卒諡莊敏。贈太子太保。讚歷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乞致仕。上不喜。罷職。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上常稱讚端慎。爲夏言嚴嵩所持。在吏部不得盡行其志。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略。好談兵。進以子讚贈少保。與稱父子科名官爵極盛。輒推許氏云。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端毅。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賓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陞南京主事刑部。歷戶二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驟熾。內外孔棘。承勛深略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詞諜。籍壯丁。扼溪澗。賊進戰。擒胡學二。饑逼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論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即上疏請蠲逋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執兵部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輸兵自德興。南昌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承勛資賊餉。命大理卿燕忠即訊。未幾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敵患。自任直開邊。敵輒擾武。援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承勛修築定遼歷古城鎮。與松山柴河六鎮墩一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圍少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掌南都察院。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爲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甯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亂其羽翼。勛怨之。欲并中世甯。承勛辭營務。不允。八年爲兵部尚書。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吐魯番犯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寇。承勛與世甯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承勛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向邇者。承勛恃上聖明。一旦翦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上書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精核。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宜往譏。彰義門破敵。東市勦寇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其議。九年大風霾晝晦。上恐懼發邊。詔問方略。答曰。聖祖有訓。謹備外攻。去歲冰合。北敵羣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甯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

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荒。維時河西急。若吐魯番亦卜剌又深入。南下夾擊。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緝塞設險。斷臂截遏。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宜撫。即爲門庭之患。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擁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之。承勛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禋。又詔問之。承勛以傳經術、順人心爲對。承勛楚人。久有重名。上稔知之。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册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年五十九。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子枚、益府長史。

胡世甯、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世甯骨相奇古。家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韜戢。留心世務。初爲德安推官。陞南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春。詔求直言。世甯條上十事。其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銓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佐理其來有漸。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獠鄉。多土官叛。世甯至。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一歲創置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閱數旬成。太平州會豪李濬逞刑撓法。莫敢詰。世甯密受方略。龍英土知州趙元瑞。元瑞擒濬來獻。散其兵四千人歸。然元瑞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勢。衆路土夷。土夷以故懾服。益輕中朝士人。世甯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衙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士人走送者數萬。服闋北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世甯入城爲州防守。賊攻城不能破去。補寶慶知府。節約公廉有威。諸府人不敢忤。盡平其役賦。當是時川蜀江浙盜起。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東鄉盜藪。初縣世甯勦強撫順。東鄉安戢。督戰裴源及廣昌城三邑。時都御史俞諫用兵桃源久無功。甯庶人有逆謀。世甯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恐臨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憚。惟僞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戰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之效可竢。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已。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圍。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鍛殺刑名。奉行府旨。近者賀辨。漸行於外府。搔擾偏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懷有疑懼。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甯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民窮

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務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遵奉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致府吏宜嚴其官閣，恪守禁例，施舍已貲，惠及貧民，莊田畫址，悉還原業，再有欺罔不悛，及致光燈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巡以下官，欽奉太宗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準，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盤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偏賂權奸朱甯臧賢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甯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甯，世甯先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偏遣兇徒，挾上旨殺世甯，巡浙江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人，索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甯，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於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賴愍，天日共鑒，南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世甯士伍，薦除湖廣按察使，未任，嘉靖初，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甯疏勸修德講學，條上四川為吐番所苦，俾道梗阻，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未幾召為吏部右侍郎，未至，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世甯疏乞早定大禮，赦群臣小過，簡賢求治，又因群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復上疏言群臣心欲效忠，詞乃過激，乞擴然開釋，消除疑沮，圖回治安，召為兵部左侍郎，上京東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大學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臣無得僭易、大傳不出戶庭無咎諸議三章，疏入留中，會官因勸世甯告歸，世甯乞下其章宜示，引躬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人疏，尋以病乞改南京吏部侍郎，未幾擢南京工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召，與李承勛同過帝，疏漕河事宜，改刑部尚書，霍韜言世甯廉直宜擢，遽加太子少保，仍右都御史，提督團營，尋復為刑部尚書，張璁惡陳九疇，世甯力爭九疇有功河西，忠勇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風霾詔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疏言外敵方強，內變日生，天下之人恬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勤為國，不得保全，其幸免者，依阿模稜，坐視變亂者也，援姚崇李晟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夷、定邊儲、杜弊源、正禮讀、惜人才十事，時桂萼倡言太平，激上消兵興禮樂，世甯又特疏申論武略人才二事，上知其忠，硬促上任，遂行十事，又議興哈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使亡部省沙保木末，誅據匿諸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為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李承勛代為尚書，逾年又召起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不赴，嘉靖九年九月遣坐而逝，贈少保，諡端敏，世甯懷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淡薄簡靜，清素不沽廉譽，皆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銳曰，胡公疾惡如讎，薦賢則猶己，余南為公屬吏，手畫勉余忠孝大節，公兵曹不數月，凡弊大奸利事，數嗣十五六，議哈密與方獻夫不合，與芒部功，王瓊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贖賢才，桂萼以為從官相厭，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吐魯番議倡畜梅驚，此魯番劫而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吐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乃議曰，先衛本中國藩牧，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忿城邊，無益事實，吐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賂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遂貳我，陽爽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救王遺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刻製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赦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吐魯番方倨傲中國，懸衛諸夷，但遠越流沙，為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嘵賞義務，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以牙木蘭以風諸夷，及鹵馬昊施儲禍，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許從張璁、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皆化嗣伯下廷議，世甯言吾恐不得以厚賂，故疑朝廷，桂萼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賴上明聖，鑒其忠純，終始眷注，寫集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嶺西知府，有材行，幼子繼，幼慧，世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甯謫兵至江西，兵官以世甯出見繼，繼曰，兵來不畏，宏能見我父哉，兵官詰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甯歸，因大異之，顧兵官非能喻此者，以詰，不能辭，具實告，世甯嘆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凡變賊，必從繼方略，世甯十不失三，繼算十不失一也，世甯勸宸濠變，繼跪曰，藏入必得重禍，奈何，世甯曰，吾業以身許國，疏入下詔獄，繼奔哭病死，世甯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史官曰，許進撫代撫河西，國威遠夷，旺悅黯勤其雄略，馬釣陽之惡也，事失首功，不毀脅從，宜後世有興者矣，李承勛提兵南北，壓平劇賊，其大助尤在中樞，使宮府內嶽一且那消，誰之力歟，胡世甯懷忠茹直，結以恩信，勸撫定策，為行間寶符，至於直道侃侃，發江藩之奸，與舉朝文武為難，抑何壯也，史稱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直匪躬之大臣矣。

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甯，雲南安甯州人，父從巴陵，又從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淳，十四歲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交結海內名士，益有文名，從學者日衆，出為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陝八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顧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故歲必一試，其從事愈久愈嚴，更變之用，殆無虛日，士試慎守法，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以上可貧可舉者，未常一抃及之，性明知人，方遺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其言，嘗語人曰，陝有三奇士，康海、呂柟、馬理，後皆為聞人，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總用不盡，當是時，雖宗室不能奪諸生之席，雖撫按不能撓課士之權，為明提學第一，十一年召為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十四年進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大夏言馬政廢壞，擢副都御史，督理茶馬，鹽陝西人素喜一清，一清官益高，才益展布，清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條上茶鹽收事宜，及易茫馬吏，奏請輒允，收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庭舍，河湟固關，弊絕成群，又奏罷招商，自出官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值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得買馬不過千匹，如此可得馬二千匹，官益而商不損，與閘中不同，著以為制，十七年敵入花馬池，總十八年敵一清經略邊務，拿總撫陝西，一清修邊事，勸能繼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裁折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劍城平散紅古以捉固原，繕垣棘河以捍靖敵，敵入閘，一清至輒遁去，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甚

年陞右都御史.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城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拆牆而入.犯環慶固原.踏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脊背之疾.腹心之病也.成化初年北敵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延綏地方邊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敵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漸弛.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敵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殺掠四郡.敵大得志.始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僅七百餘里.自謂可無敵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各敵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雖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廑宸慮.敕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敵情邊事.頗嘗究心.但今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餽餉不繼.敵衆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開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相宜.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敕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勞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寖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敵巢穴.深山大河.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敵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邊防.設法修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敵衆聞知.威懾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咸專主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簡選官軍.策勵將士.備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北敵若復侵犯.臣當躬率諸將.恭行天討.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首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敕一清便宜經理.二年一清言臣卽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皆總制.事益繁劇.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閹瑾恚一清不已.又羅織逮詔獄.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方有端緒而去.凡經營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餽餉.辦運木石.皆一

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慮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廢壞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鼐陝西巡撫副都御史曹元乞簡用.瑾意不欲將邊.內批罷役.銀餉大闕.解京.事竟止.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寧夏.召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鋒至陝.仇鉞已擒賊.一清聞永曰.藩寇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儕狗.又都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謁見.如一清策.竟誅瑾.永力薦一清才望.上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金山之捷.皆其貽書陸完、指授機宜.卒如所算.賊平.加少保.一清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濫官.一清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濫官.一清疏救.謫衛陝西鎮守太監廖鑾奏巡按御史張珩劉天和王天和.逮下獄.一清又疏救.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一清不屑曲謹.羣嬖惡之.以災異自劾去.歸丹徒.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貽書調金山軍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地方恃以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賦歌兩晝夜.有導上復南幸者.一清從容諷諫.遂不東.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璁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璁等向用.力薦之.嘉靖四年.敵大入塞.擾關隴.起一清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大學士謝遷.費宏遂請老.一清亦請老.尋加少傅改華蓋殿.上憐其老.令朝朔望.一清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敵.上亦用其言.竟中止.一清惡郭勛驕橫.諷御史趙鏜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八年秋.一清計去璁萼.罷萼曰.議大禮者吾與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一清二十四罪.上立召璁還內閣.假朱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名爲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上又憐一清老.有功不問.奪官爲勒削籍.明年疽發背卒.繼孫元援詔請復官.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斷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譽己.顧揚譽之.一時俊遊習功名者.亦爭趨其門.先是一清在靈州.日習演營陣.人多笑之.一清知之曰.予儒書生.不諳軍旅.嘗聞古人行必偵探.止必儆備爲法.每論諸將曰.無事當如有事時隄防.有事當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耶.笑者服其識.一清明於知人.如拔仇鉞於列校.擧王守仁於庶僚.錄楊宏於編戍.而有功消逆.識伍文定而首倡義旅.用喬宇而捍禦留都.拔俞諫而總制江右.皆儲賢於無事之日.卒靖大變.有幹才.人多稱譽.史官曰.韓魏公自謂才周四面.方是經綸好手.如楊一清之有猷有守.好尚既端.於邊防馬政.薦士用人.

投之所向。無不卓然利令而法後。近代才相。鮮能儷之。至於用寺人去寺人。附賊大奸。如距斯脫。劉謝諸賢。不得不讓美矣。

梁材、劉麟、雍太、吳廷舉傳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衞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十二年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刻苦勤敏。一日勘事他邑。軍囚越獄去。材遲留於城隍。賊未幾就擒。材詰之曰。汝既逝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獄大小無遺情。刑尙書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閹瑾誅。榜諭天下。出材手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先是東陽與楊廷和各擬一篇不愜意。乃會刑尙書何鑑都御史楊綸。介其屬稿爲之。東陽見材作。喜曰。以古詞雜律筆。足示天下後世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其廉幹益著。閱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遂去浙。適倚鎭守中官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將若何。材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衞。自是奸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讎爽者。六載未定。御史須材爲之。材卽召致。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嬰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材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闕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遞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材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塗。所至立專祠祀。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郞。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文定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尙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材受敕偕宣城伯衞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裁。實淸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尙堪任使。乞亟召用以盡其才。上命之。起原官。加太子少保。材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豪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張璁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璁意其謬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尙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材以戶尙書行考察事。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上命兼刑尙書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尙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用刑部皆以特旨從此。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尙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時。翊國公郭勛恃寵擅專。掛兵冒餉。材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懾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稿。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災疫。所在告災。材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初世宗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宗心不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後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宗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恆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尙書。歷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蹡而出。詈不已。材顏視辭甞。端坐自如。富慚而退。爲戶部尙書時。語其屬曰。若能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請能峻卻之乎。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貨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材精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圃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補綴。唯謹鮮潔而已。爲尙書宅凝歸。始有居室。翟鑾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途人丐子相語云。今天服闕。召爲梁公矣。此與司馬光入朝何異。西長安街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掃地設榻而已。予甚愧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請卹典。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劉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至麟始登弘治九年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麟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孝宗爲之霽威。事稍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郞。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郞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舉不和。閹瑾銜麟出守不修謁。縉摭細故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贐。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受一錢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關內饑。敵數深入。朝遣大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麟曰。靖邊本以衞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麟亦嚴核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其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郞。尋陞工部尙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麟咨自吏部。盡選才廉先曾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冀臣同典出納。上嘉其意。賜庫名曰節愼。實自麟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溢典式不受核。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官用此御麟。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杭。麟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卽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鄭公者。其於文、以沖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寄妙機緘。冥與神會。審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諧。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常謂王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樓居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爲娛。卽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不知也。性恬約。疏布自喜。事繼母弋。過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吏尙書李默言麟僦居溧陽。常遊門人候之。麟引至臥內。見四壁惟掛帶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晚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酤。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尙如此。常以爲麟操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於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平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淸惠。

雍太、字世隆。陝之咸甯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知吳縣。吳濱湖。湖灘淪田千頃。太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

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盡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蹤跡不可得．妾父矜財．始知死所．太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伏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搏而服．十年召為監察御史．奮令行．吳人富奸饒．太不受一錢．遷監兩淮．淮竈丁貧而鬻者幾二千人．太巡諭．俱與完室．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艘．盜竊橫行．太先收富家人抵罪．羣盜悉平．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太具草且聞上．稽跪堂下乞受責．願自新．太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稽乃晉太時相．貴官遠勸太以撫將官能．退居章山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其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左副都御史撫江閩．辭弗允．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閹瑾用事．以太鄉人．欲羅用太．太不應．遂斥太去．而諸所薦太者．馬文升許進皆獲罪．太歸從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稼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年八十卒．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劉大夏為左布政使．知廷舉．移文輒具尺寸．廷舉益盡力效職．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遇．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貲之．廷舉對曰．令非有備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璫悄已之．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當盧也．太監怒．取金去．托御史誣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士民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磚屑計斤兩．廷舉因服．稽手曰．請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弘治九年．擢入為吏部尚書．時廷舉為令十年矣．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潯州兵備副使．時閹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奉有旨取作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五年．瑾矯旨坐其枉道．荷校不死．戍雁門．再月．赦罪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費萬計．賊益熾．廷舉饒智略．勇不避難．及蓬盤賊．益尋與副使胡世甯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且論解散．反為賊得．賊劫廷舉求撫．廷舉辭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執其酋出．廷舉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僧役．十年．獵西瑤猺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廣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歡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廷舉為陳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撫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舊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推惡其遷撫江西．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鑿．止宴工．南圻肅然．廷舉長身而狹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窺之．輕財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所居敝陋．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殮．都御史姚鎮為之經理．崔銑稱其貞才潔廉．厚行定力．鮮儷也．又曰．廷舉恆衣食人．妻子

乃不能給朝夕．官四十年．百罹九死．不能一月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己．卒未聞報德者．

史官曰．大臣之負經濟者．類以才掩其節．若梁材之食無兼味．劉麟之四壁東書．風尚可揭也．俱與名郡．俱覽國計．磊磊有治辦聲．梁之才至今兼稱六曹．其經濟何如哉．雖太能完竈丁之室．而廷舉不肯從大璫家廟．道受遺．近古之人歟．崔銑曰．吳公恆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百罹九死．卒未聞報德者．苦節如是．亦可為世慨已．

明書卷一百三十

列傳四

名臣傳　十五

陳察　陳寰傳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母夢斗間氣下墮．懷．寤而視腹有赤文曰原．已遂娠．生察．察生爲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舉進士．初為南昌推官．遷授南京監察御史．閹瑾擅權．察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米邊百五十石．瑾誅．官彬嬺起甚．察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老母耶．是時母諱老．乃移疾歸養．又九歲．會弟憲免檢討亦歸．母諱趣之起．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孤天子恩．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著為令．甯王宸濠反．江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上欣然．殿中外且發．察抗言弄兵者陸梁彭蠡間．豈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斜取．奈何屈萬乘尊．作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寄撫．噬卽北不發．敵不發當轄內耶．上不懌．切責之．發一歲．俸．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營棘．而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率臣濟縣官場而征之．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幾察．持不可．曰．此兵餉也．且上以采用事者觀其利．余觀其害而從臾之．不可．乾鑑濩金齒

帥沐嶷挾中宮寵而嘯察。勤治如律。上未有子。察抗疏略曰。臣邇在外。徼安于國家大義。死罪死罪。陛下之蹟先帝修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歎萬一。宜早定大計。擇親賢宜然耶。端良之士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疆。庶有以培本根。消竊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武宗崩。世宗入繼。詔求直言。而察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利弊。復出按蜀。察奏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官。具其狀悉。中官尾得書。衛之剌骨。謀格不下。然上固已心動。僕次第有所裁。其如其奏。其按鎮蜀。一騎青騾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方面而下大僚服。惴惴亡以奉下風。戢吏多解印綬去。內艱歸。服除。再入爲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上意輕大舉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亂邦奇。上盡爲大臣遊說。鍛詔獄訊。端五毒。察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驅易楊言地下。衆皆愕引避而上迺自攝之。不爲動。退其草言。亡論邦奇指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上體貌終始。其爲自勤。邦奇則下司寇逮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曰善。因逮寬言獄。郭助方挾幸爲奸利巨萬。察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謂御史難。吾不愛助以對御史。其令助就第。察守御史久。同列脫起大位幾徧。始遷太僕少卿。垂拜。察復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人。坐謫潮州檢校。察怡然卷衣出。借道趨潮。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倖陳公。莽歲移信州推官。距籍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晉浙江按察僉事。歷副使。躐年遷山西按察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江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既上皇子生。贈祖父官。錄一子太學生。改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至鎮。申約束。定保甲。講要術。勸習技射士。衆爽授之。捕搜盜魁。盜相戒諸明吏毋汚陳公爲也。而察益媚高皇帝大誥。閭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乞骸骨。疏數上。許之。故受經羅欽順而友張潤章拯。相與劘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生書。希闗外事。監司歲時行部問造察。察度其人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修。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與語。剌剌是非。咸逡巡避去。所疑即生平不二炙。蔬食。衣冠服亡易。第令緣以秫稷。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視以不堪。或相率摘舉其非情云。既老病且甚。捐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子孫修者。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弟曰寰。字原大。生而秀眉疏提。嶷嶷。母譚宿治佛嚴。昆從樓蹻諸品經。而臥實樓下。縱觀則已刪記可十餘品。譚毋誰曰。豎子安所得之。寰曰。媼且不樸誳耶。僭者吾固嗤之。之弱冠舉鄉試第三人。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年授翰林檢討。大內災。寰上書言先帝未辨色而起謁上帝。已復告於寢。出朝羣臣。召對以問考得失。祭必躬祼獻。終十八年即亡以寒暑小故廢罷者。未上所親視也。今奈何獨廢法服。對拂士。貂狐之裘。且帶翺翔而射馳大鹿之墟乎。臣恐笑之諸王邸。仰視先帝嚴游屏。備不虞。甚慨悉也。上往奪中貴璫笑邸。龍王口不說。璫自以孤上易發耳。臣恐以爲修故事。擇近劇賢者寘邸中。上一旦有子。令還國。亡害也。箴入發奸人諱。又他條絕逸欲。遵顧命。禁橫斂。正法度。節濫用。語多戇上不省。奸人從帷中下其奏。奪半歲俸。寰鬱鬱不自得。且念母老。謝病歸。與其兄更出入侍養。母若中疾。不解衣而持侍者月餘。衣濡膩垢生蟣。親相髮蚤白。世宗即位。修武宗實錄。召仍檢討。寰言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館。此不過從諛叢中探得之。何嗣人主大計。即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古。左右史記言動。如燕之制。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盜爽闕事。又太宗下金陵。諸緣故主駢僇。父老一二志焉。臣不佞。首陽之闕。豈紂聖武王非耶。上幸入賜傳。瑕瑜不掩。庶有以風示永永。不報。楊廷和器之。謂曰。吾老矣。薦爲經筵講官。其所陳析治忽要致。營營不厭。上復目屬之。且爲閣臣。若講不當如是耶。宮中有妃之戚。或謂且能講。寰言人主事以一微戚廢大典。無已則殺吉而事乎。上曰善。時寰以久當遷。會類。日馳一羸食頃從而南。哭不已。抵家。工方爲母諱像未成。寰戶忽有開。蹶然驚曰。余庶幾得之。跪命畫丹粉。增未絕而母諱之像儼然。兄察自蜀來。望大號曰。母而在哉。服闋守故官。會張璁等由議禮驟貴。患所羽翼寡。而宿嚴重寰。欲以風致之。寰謝曰。諸君善故人。非不知從諸君佳。第吾愛身後耳。乞南。遂爲南司業。亡何兄察坐事謫潮。寰聞。棄官偕行萬里。抵潮而別。遂歸臥益堅。後以薦起爲國子司業。世宗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皆言闕里廟器物王者非當。實持不可。曰。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崇。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聖意。宜罰。上從之。歷南京國子祭酒。已拜。則上所論次太學章。及勸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齋祀。上覽書善之。謂寰忠愛。睠所進留覽。寰先後蒞太學。其大指究禮稱情而行。最後條教。策怠惰。時時周訪諸生。貧老病者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幸甚。然衰晚更宦海。助教劉世龍上封事。多所譏訐。下獄。柄臣疑其出寰。銜之。遂致仕、寰歸。兄察亦罷歸。日夕相與考問德義。間出而罹行。白鬚眉髯甚都。稚子走相邀。指曰。此陳先生也。卒年六十三。所著集二十卷。

史官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陳察、陳寰。至性孝友人也。觀其思成母像。與徒步隨兄萬里。可謂孝子悌弟。故一出而觸閹寺。死諍友建國儲。皆犖犖大節。風百世。史稱陳元方兄弟。閨門雍睦。有德有行。以今絜古。何愧二方。而宦業殆過之矣。

王以旂、周金傳

王以旂。字士招。江甯人。生而穎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金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閩帶贈之曰。君異日服此不難也。正德六年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旂剽劫庫獄。以旂集鄉兵。要害處偏設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數十人。閩境帖然。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監察御史。掌院左都御史彭澤甚見器重。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璫者黨濠。倡議罷試。以旂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璫又傳武宗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以旂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枚玉闕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璫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以旂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代還。先是以旂父歿。風聞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御史。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以旂繪四省交會圖錢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轉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涸。漕舟

滯不行。尋議晉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疏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而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董築土埽若干。濟艘得如期達京師。故上治陽閘、故有四水櫃瀦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漸侵沒。多獻德邸。逋其率制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旂罰水櫃復。廉者洩有地。河溢則縣河以入湖。河涸則縣湖以入河。足備殺急。遂任毅力復之。非雄。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人皆偉金澤附帶事。至是驗矣。以旂與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而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爲溢。曩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洪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副都御史以公鍇、參武弁至千餘員。有實贓罪。以旂念衛官多貧。當黜。被詔至。即承祖宣悉獨之。數年載議。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閒閘工興。經費節縮。得不重役。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鈔羊酒。丁未。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以旂思彭澤語。益盛發務。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即命以旂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陛辭。馳入關。函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遣。又嚴盜馬之禁。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愼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與屬羣策。如延安設遊擊一人。濟平高家二堡。興濟水。修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口西甯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殘番久留甘肅。以旂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餘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結室廬。分比合。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頭領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幘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矢。而數十年積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口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敵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敵忻都。庚戌。敵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甯塞。敗之甘涼鎮。敵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敵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邀敗之圖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墩。已而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敵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俘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敵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敵中間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寧定邊等處城堡墩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査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蔭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敕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加太子太保。癸丑。春病劇。無椄代疾。得旨致仕。不及出關。三月三日卒於固原。聞者莫不奔喪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以旂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逐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大古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治。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予祭葬。贈少保。諡襄敏。蔭一子爲胄監。以旂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溫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懍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故舊。恩義尤篤。爲工部尚書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推三喪。居遠兒窮。時舟已踰百里。輒命回舟。留五日。出俸爲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聞其長厚。自

金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摠考、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兼都御史。巡撫延綏宣府保定。推陞南京刑部尚書。改戶部。金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金爲人開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頁。武宗數游幸。金上疏諫早朝。躬覽章奏。總攬權綱。屢見采納。又嘗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豎織。鹽財引鹽。橫道路。嘗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覺黜。是時閹竪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獄。金爲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卿。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科。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金。金口對甚辯。聞者心惕。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金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吐魯番、復哈密。金條言西邊虛僞。而吐魯番險遠。且瀕海之賊。窺伺西甯。乃欲遠搗哈密。可乎。衆曰。如吐魯番納金幣何。金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卒從其議。於是衆以金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嘗推金往。金既豁達不拘。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金色厲。既已心安。金益務寬簡。以撫帖之。常欲蓄一二走卒。時窮多多。不矜金惻然曰。邊人實乃若是。遂不忍督。而百方爲之招商糶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臺。礧石渠。期於利益而人不勞。邊人益愛之。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攢眉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詢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尙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豈其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楊侍郎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鬨甚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懣然而噪。因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尉奔白。泣告金。金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謁問曰。是若豬夠惰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者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慰諭以利害。衆謝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金。延宣皆敵衛金內撫諸軍。外禦諸敵。斷城要閉邊虻機帶。四五年記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金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金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拒紫荊。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令其定巡按李御史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抉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至逮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金聞之。是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蠹長庇其屬。爲之訟冤。金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金而黜御史。金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婾婀。此蓋金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璫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惝惝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

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披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金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雖。江千里。免於伐樹毀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入爲刑部尙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明年病卒。年七十有四。金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皆有昔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讀書。與俗人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欵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敎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史官曰。明自中葉。武功不競。官塞上者。以附烽堡遠斥候爲務耳。自曾銑以套議見戮。益噤不敢言出塞。而王以旂在甘涼肅關。隴奏首功。俘馘過當。前此未有也。周金善撫邊甿。恩及窮袴。卒能止譁定變。坐安反側。威愛兼克。斯封疆之毘乎。

張時徹、喻時、沈啓、陳堯傳

張時徹。字九一。鄞人。少內敏而狀默默、就外傅。日授書數百言、輒誦。益之輒又誦。又強以十日所當授書益之。輒又誦。人多異之。二十舉於鄉。又三年登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進兵部員外郎。還復爲禮部郎中。官南京八年。所日與呂柟、鄒守益、顧應祥輩遊。工詞賦。名籍甚。擢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江西爲貴臣藪。請謁請。一切報罷。以是不能無[illegible]。會九廟災。嗾言官論調之。時徹笑曰。一博士長應天道耶。尋得白。補山東。以故官飭治臨清。至則益持風裁。能使客額外供重餽文闕。剖決風發。又時申東約、撤上毋得容尺刃寸繳入境。緝剽攻警、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參政。閩循故無準。乃衡準著籍、以式來者。遷雲南按察使、多辨冤獄。黔公顧忿。疑者與抗利。藥三木以徇。時徹道聞之。曰。讞旱不當讞時。徹曰。讞無預旱。破而縱之。遷山東右布政使。時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夙案如洗。吏自逋復署者五十餘人。外艱歸。服除。補湖廣。時有楚藩。諸司出入陳兵衞。時徹獨否。曰。誰敢干天子法也。諸宄散常滿不得去。鶉衣而俟命。時徹憫之。謂執非臣子乎。趣吏治移一月。而得滿去者百餘人。又嘗脫屛吏戍。并釋連坐六百人。宗臣無以難也。遷河南爲左布政使。諸內賦者至即驗入之。曰。毋使居亭鍛工竊民也。已徵其道里費。而官輸之塞。曰。毋使道路虞民也。王將軍嘗頗祿辭。封之人自爲授受。曰。毋使國臣得侵漁民也。有指吾任之。守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行未抵川。而白草番攻陷堡寨。殘裨將。人或謂撫之便。時徹奮曰。蜀徼僻。不以此時一伸法。將奈命吏何。乃率撻之。克番寨五十餘處。斬首千餘。俘獲五百五十餘人。與降者約。出賦親內地。捷聞。進兵部右侍郎。治如故。已又平馬猓番。賜金綺。已又平敘瀘蠻。以中蜚語罷歸。薦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以敵警召入兵部。是時仇鸞挾寵肘腋間。鸞寵勢張甚。既已奪侍郎商大節兵。又勸使聽約束。大節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瘐繫。而時徹每與鸞議左。鸞惡之。嘗出邊。挾時徹從治兵。欲遂中之。而鸞病疽死。於是爲白大節冤。且當大用。會大節部兵上書。請得復以爲帥。時徹署部事。如所請。上大怒。謂帥生死由其部卒耶。且責其無狀。鐫二秩。道內艱歸。倭寇起東南。起復爲南兵部尙書。倭有勁者僅百人。轉鬭千里。所抵皆奔潰。至南京郭外。時徹發兵出禦之。不利。方調兵逐倭。而嚴世蕃夙惡之。搆勸致仕。既歸。益肆力文章。所著述不休。每弋釣山水。張宴樂。與文士爲詩酒之樂者二十四年。少時其族子邦奇長時徹十六歲。先入翰林爲庶吉士。以經術行誼稱天下。時徹方髫。見其父曰。叔父其代興哉。邦奇爲南兵尙書。時徹尋繼相之。人以爲代興之言大信。

喻時、字中甫。別號吳皋。光州人。成進士。爲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爲奸。時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爲絜法稽衞之。秋夏稅以限上。毋事敲撲。力役以則。應以時。毋待徵召。鄉小民闘閱。毋復之三老。就時片語立決。大者皆遣之。各自得意去。其郡國下訟牒。及他科害關白。緘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間不得半也。即不敢望得一廝矣。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治不爲操切。撫按巡部邑。時有所刺促。皆取大滑吏治警之。竟時任無敗墨吏。即諸按部抵吳江。亦不聞吏及大滑。每曰。令治之久矣。以治行第一。徵拜監察御史。劾敵欲求貢。或謂敵綏給我。且非體大。弗許便。時疏曰。毋謂也。敵以虜給我。而我遂絕之。是授彼名也。敵以貢驗我。而我逆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探其疑。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又條備敵十四事奏之。上皆嘉納。時嚴嵩初得幸。有盛聲。時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貪。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卽素服候訊北闕。上心動時言。而難去嵩。勿究。視鹺河東。尉藏旱。時霪雨。旱弗利民。而當饒得鹺。或強時毋禱。曰。國以民爲本。吾不忍以吾鹺易吾民。竟霪雨立謝。歲大稔。而鹺額亦不虧。嵩日益貴用事。乃移疾歸。會內艱。服闋。守故官。出按蜀。自嚴厲操守。有風稜。即方面大將、覷法不徇情。糾彈之。窮治亡所縱舍。汙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治。一夕夢數百人焦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爲災近千家。焚死者不能殮。時謂棺櫬。爲設薄奠。夕復夢來謝如初。還遷應天丞。轉太僕少卿。俄以右僉都御史撫真保。日夜拊循其吏民。練兵實。選將扼險。敵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營而和。邊遂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京。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時奪其謀。進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時故常爲令。屬江南運爲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腳直。詔可。著爲令。時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盡。辭羨餘數萬計。皆上之朝。時人爲語曰。擧擧鼓。下長淮。與若翁。背天來。俄提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逐捕首□百餘。馬駝牛羊稱是。□吉能貧兗台吉入犯。時合三鎭兵擊破之。獲首□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擣□。獲百餘級。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俸。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上八事。其嚴補替。禁奸詭。定編派。於戎政尤切。敵入犯京城。時佐大帥鎭遠侯營於郭。敵不敢越而南。手詔嘉勞。賜玉食法酒。改南兵部侍郎。會尙病在告。而時攝武選軍政。進其屬。矢天論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之者。中以浮言。詔候別用。遂歸。里居三年。召爲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時業已病。強起供職。條上四事。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詔次第行之。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時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謂之喻氏學。

沈啓。字子由。吳江人。啓弱而父歿。爲諸生時。朗儁有聲。常搆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鄉

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世宗嘗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尙書周用寬疑之。以問啓。啓曰。召商謝材於龍江關。急辦備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置水衡。用乃大省。啓。中官請修顯陵。錦衣朱指揮往視之。尙書宋景請啓與偕往。朱指揮謂啓。顯有請也。錦衣故嘗通部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啓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啓曰。顯亦有請於公。太祖制顯陵毋得動寸土。進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慍曰。請如教。見中官人。啓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旁臾之。乃祇飭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於是賢啓。不以官稱。而恆稱爲先生。當三載考北上。故特餞於郊。曰主事固不當餞。自爲國士餞耳。考最留爲刑部主事。陞郎中。時尙書聞淵稱已賢啓。而啓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亭持法。回至損上威以信所守。淵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特陞紹興知府。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嵊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賠產以償。啓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人人稱便。鑿田於山多苦旱。室廬備北苦火。又濱海苦鈔爲虎者。啓禱於神颶應。至虎復爲鈔。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買船之議起。蓋船客許棟王直輩。挾萬衆變噉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上旨恫喝之。且授疏稱曰。公第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啓持不可。與紳怒之刺骨。陞湖廣副使。時督撫侍郎張岳爲紀功。啓卽請從軍中。往。岳不懌曰。捷至不若遊。瞰危乎。一旦叵測。奈吾何。啓起謝曰。故事也。卽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爲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黑苗會某也。公黜之。黑苗會某久著勇。而此僞驗。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會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寶得我。時官兵利級貸。多所縱殺。啓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甚衆。岳亦遂賢啓。且欲薦啓大用。而以守紹興他事罷。前後四爲南北曹局守郡監司五。受其長知。而其長皆海內稱名臣碩佑。皆大賢啓。然不能勝其郡之毁。搢紳。興一二用事者。知者冤之。旣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倪索。若不爲官者。其教子弟治術。孝弟力田。斷斷有法。不輕出入公府。而使者干旄以時至詗。卽爲露見利病。佐其守推稅已。佐其令繼據度行。而有私損勿憚也。性孝義。急人之難甚於己。常與計偕遊。道過其師處生。病傳其從者舟人皆會之。啓與共載。且夕護視湯藥。未抵舍而愈。攜寬不染也。卒年七十八。至老觀趨不衰。啓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巡靜稿越吟稿楚吟稿雜寃說稿南廠志南船志收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窗便覽若干卷。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幼而穎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卽他兒所受書。耳之皆成誦。而藝工屬文。知通州。高鵬得其經生業異之。已偕諸生試文益奇。爲飯齋中。鵬間詣焉。有宿稚兒可念也。者頭出甕語之。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堯怒叱之曰。咦。吾豈汝曹抑首人耶。鵬聞而得其故。益異之。撫曰。生自愛。必爲國器。竭冠舉於鄉。名聲驟起。然因公車者久之。顧於文益工。歸從呂柟遊。反而求之身心之間。純如也。成進士。隸事工部。時議爲獻皇帝立廟於大內。世世勿遷。部尙書以試堯。堯乃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法。夫所謂勿遷者。德祖也。太祖成祖而三也。獻皇帝之世次則孝宗也。其廟宜以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

俟大船則並出之。尙書弗能用。然心韙其議。授都水主事。嘗治清江廠。遷部郎。林春內賢堯。欲引以自近而不得。堯旣之任。有庶勤幹好讀書。思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黃河之上游避淮口以達清江。而沮於都御史。不果。後都御史檢故牘行之。世世受河利。陞營繕郎中。時上方勇於宮室之事。無虛歲。而將作諸僚且緣以博功賞。堯獨務爲節省。建沙河行宮。堯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徵商。堯爭之不可。乃曰。事毋相撓。請得分半而任之。堯所任獨不徵商。主事亦不敢征也。迄工畢。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已復建大高玄殿。堯入觀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之三。已又視工直籍。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率多中官之私人。與虛直度無如堯何。則更目堯曰。陳古人。陳古人云。所省又以數十萬計。工完當上功。新堯獨辭。尙書意甚假之。比奏上。獨不遷。久之。擢知台州府。比至。輯去一切供億。所讞決以情。直三尺而行。吏抱案望皇受成事。伍伯持挺兩廡。愉愉至日晏。不得一飽。然率以善滿去。堯任無留牘者。暇則延見諸生。講說經義。遇旱爲禱輒雨。歲稔。如是者膺上治狀第一。而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安府。郡當嶺南孔道。香藥犀象之類。故守之市之若徵稅者。堯併不復市。堯所領郡多佳山水。數從其賢士大夫遊。以其不好飲。相與稱爲醒翁。作醒翁亭以配宋歐陽修。堯亦因自號云。陰黨轉長廬轉運使。時鹽鹺歲不登。堯白其御史。云私鹽禁不厲。則亡罪官鹽者。不爲官鹽利便。則驅而入私鹽。其要莫若嚴私而寬公。所謂嚴者若而條。寬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至萬餘。而商不病。居長蘆復五載。人意堯不能無怨。堯笑曰。我何怨爲。卽薦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遷廣西右參政。二載。遷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災。所採木倚貴州。兵民不勝力。堯爲更番之議。以紓其趣。布政使用奇法採丹秩。貫都御史。議開永甯銀礦。堯皆力持之。三載。遷雲南布政使。未上。移廣西左。其再至廣西也。吏民鼓舞相慶。時靖江宗人無慮千計。率貧而祿於官。堯曰。天祿也。非朝命不可他。罷兵歲五百戍會城。浸淫而倍者三。堯悉勒令如原數。諸降湖從粵者世廩。已別子則以報效世半廩。已又其別子則又以報效世半廩。堯第令廩及身而已。所裁省帑賦復以萬計。陞右副都御史。撫四川。既爲以非其意。謂客曰。彼何人也。而亦爲帥。堯聞之不爲動。旣而謀以諭從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勢且用兵。堯曰。無用也。移檄授其嫡長符。遂定。妄民相聚爲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捕以爲功者。堯獨致其首誣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移文。欲堯擒之。堯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蜀也。急之則窮鬥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祝知堯亡他意。東身歸。其不貪功名。先大體。類如此。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常議修高郵河隄。當用石。堯曰。石所從遠。而湖力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而委土實之。役率省半。又鉤淮徐之河負三萬金。召爲刑部右侍郎。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葬。輜重千艘。而漕艘復入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堯疏之甚。還一大枚探勾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濟口入。轉而達湖陵。亡所失。堯旣得代。卽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請益力。許之。毋尙在。生事死喪。適恆常。堯天性孝友。皆以餘俸置丙舍。負郭數頃。旣而念其仲冠叔完據悉畀之。冠有子大壯。成進士。完亦舉鄉貢。皆成立。堯他亡所好。顧獨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有治河湖使樂。巡鹽御史張皆出堯門。每詣所託。謝無有。則爲梁官通夫役苦。節寬之。可活數十百人命。爲設官通有聲舍。而領眞州

臨不便．任之可歲減長數千百緡．二人唯唯行之．鄉人皆感焉．堯後先持憲以姚懇聞．然皆奏記大學士徐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僅僅耳．即中人影．而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易敗．有才而暴施．則見忌．此兩者器使之近賢．苟貴之近不肖．姑縱而觀其後可也．階善之．卒賜祭葬．祀學宮．子大科成進士．爲河南府推官．文學政事有士風．

史官曰．張時徹按滇．能雪冤獄．師錫多戰功．所至有聲績．而阻抑不得竟其用．諭時篤仕與介．卽赫赫裕治辦．馨條列東南財賦．可運諸掌．苟勍居相．識論辨姦矣．沈啓踔厲風發．應甲明敏．綏上而不能諸下．負介志焉．陳堯著績水衡．通工惠商．其所省將作河隄金錢以億計．皆優劃劇之才．不束於流俗．有爲有守之臣也．詩云．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諸臣有焉．

明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四

名臣傳十六

翟鑾 李時傳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永樂中籍爲錦衣校尉．遂籍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貧善屬文．正德中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孝宗實錄成．當增秩．而閣臣抑之．與其儕俱外遷．鑾得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滿九載．進侍讀．主應天試．世宗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音吐．工進止．上固已目屬之．預修武宗實錄成．進官．時侍讀學士資紀超爲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大學士費宏欲拔以與張璁桂萼埒．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鑾以次復得之．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能弗用．再主順天試．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上所以慰賜．往往同尙書．而會閣臣缺．命廷臣會推．上意欲用新貴人．顧所推皆耆碩．上弗悅也．命再推．始及鑾．上不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內閣．首輔楊一清頗以鑾資淺疑．上報曰．用鑾．於顧問差得益耳．未幾．竟用張璁爲尙書大學士．出鑾上．久之．賜鑾銀記二．其文曰清謹學士．曰繩愆弼違．俾以啓論．俾密封言事．時一清位高而鑾前璁幸用事．時有所陳啓．

鑾默默而已．上詰之．則曰．聖德無可獻替．上以是心易鑾．而鑾獨謹身自守．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又久之．始進武英殿．後至者輒居鑾上．洊加至保傅．鑾前後六年．故自如也．上建無逸殿於西內．命鑾與輔臣李時坐講．鑾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賜宴賚．又賜縱遊苑中．使中官簪紅藥於帽．縣爵爲於帶．俾賦詩稱謝．賜飛魚服．人以爲榮．尋內艱服除．而鑾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苞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自給．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夏言當扈從．顧鼎臣居守．上曰．北敵且伺間而動．柰何．鼎臣請廷推重臣．按行九邊．以兵威怵止敵．上不懌．已而曰．吾得之矣．翟鑾自內閣出．足稱重臣也．卽家起充行邊使．改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羅衣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督鎭巡．皆聽約束．鑾乃齎內帑金二十餘萬．自宣府西巡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營．入楡林．仍自花馬池而西抵寧夏．由莊浪涼州趨甘肅．盡西嘉峪關而止．還歷鄜延．取內道．出潼關以東．撫保定．轉自遵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甯．還薊門喜峯．燕河．太平．馬蘭諸鎭．所至宣上威德．散金錢以賚士．練兵保隘．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尙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在喜峯．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和議拓關．關成．予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論邊斬級功．予世襲錦衣衛副千戶．鑾以輔臣出行邊．邊之文武大吏．咸櫜鞬出迎．惴惴望顏色．鑾一切以寬和待之．遂至監司而上．皆盛供帳．館飫讌浪．至連日夕．蓋始而畏．中而悅．終而狎且易之．歸囊皆盈．而猜崇之風寖矣．尋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賜玉帶蟒服．以陝西捷．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及俘奴．夏言既以忤旨歸．鑾代爲首輔．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考授光祿大夫柱國．鑾頗以溫厚回上意．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特許風聞故耶．爲之解．又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尙文．小過嚴耳．上曰．卿言之審．嚴固當以寬濟也．尙文果爲名將．常以所厚門生張惟一屬吏部尙書許讚．欲調之選曹．爲讚特奏．上兩不問．而爲之斥選部郎．以其誤許讚也．鑾在內閣．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

清之巧．張孚敬之雄．夏言之倨．俱貴而有勢力．鑾皆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安．而其居首輔．則嚴嵩次之．其材諝藻飾皆遠出鑾上．又能以勤敏結上知．上所以謀擠鑾者．時時越鑾而致厭．特以鑾用事久．不忍棄也．而鑾猶用故事持嵩．亡所遜避．嵩漸不懌．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儉．太學生汝孝連占高第．物情洶洶．嵩尤忌之．給事中王交等因而劾鑾．鑾奏辨．上大怒．會鑾不候處分．肆行擬讀．服以近無逸爲辭．嚮同夏言禁苑坐輿．罪止一人．全不知懼．以朕不早劃．並若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宜分明並用．下部院參議．疏上．因盡奪鑾官秩．併二子削籍爲編氓．旋以困厄死．年七十．穆宗初．其子疏請昭雪．詔復其官．諡文懿．予祭葬．而二子卒不得牽復．一子汝儉．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榮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致仕．時生而端重沈默．有大人度．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孝宗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俸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試．再主順天試．世宗初．侍經筵日講．同纂修武宗實錄．遷禮部右侍郎．修睿宗實錄．充副總裁．假以母憂歸．服除．爲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轉左侍郎．遂拜尙書．時素以寬厚不立異同．得長者譽．

而上自講筵故已目疾之既撰實書則上與少傅張孚敬相推明大禮後則采用都給事中夏言議大者如四郊分祀而配太祖出太宗追獻帝令皇后親蠶議定孔子廟祀時率行而已度有所不可則稍稍持靜然亦不能既而上以其終長者意安之賜玉帶銘以四郊告成加太子太保假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加少傅孚敬方得罪歸時入即居首召對文華殿而見上論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一切毋負而委神奎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上於西苑建無逸殿成而御之賜時坐命講周書無逸篇大學士翟鑾講豳風之詩歌事甚歡且引見皇聖母太后賜白金文綺既而孚敬復用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孚敬甚謹亦不敢有所抵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與恩獄諸疏諸時出異語以爲結物情上亦不爲動時是見僚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人材曰慎刑獄且請宥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爲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愼至是爲之開中而失之疏請歸上弗聞特爲補鑄以賜久之加少保兼皇后爲大禮副使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嘗召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諸大臣材器皆稱當時欵伏以爲非所及孚敬得請老起故相費宏代之甫兩月宏復卒於是時始居首累賜飛魚蟒服麒麟服上謁陵命時尊居從途次供張一切出自方朝夕隨乘以備顧問禮成回鑾奉母后汎西湖時與侯勛尚書言鼓楫前導復命汎舟西苑之太液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是朝訓錄成加少傅嘗謹身殿大學士九廟成加太子太師子一子尚寶司卿時進加華蓋殿大學士昭聖既以尊重失上指而其弟延齡復犯大辟章聖與並列而恥爲之下既各居慈慶慈甯二宮矣而章聖病不豫上忽論時以慈甯宮多不靜欲奉居是毀慶宮時朝謁時皇恐不知所謂祭云聖母遂和甯任遠道皇上膺社稷重寄豈宜遠出凡持之者再三而上始謂昭聖實爲歷鑾且欲行大事時益皇恐不敢明所以第云臣萬死不敢聞命上亦止嘗從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者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時靜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所司核治而當民婦犯蹕罪上許之時爲相於叡故間有所庇徇然最爲老成詳謹以體肥不禁勞得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謚文康子坦舉進士爲光祿少卿先卒

史官曰昔姚崇相而盧懷愼每事推崇遂有伴食之目翟鑾李時清靈不及懷愼才又遜之而僭出僭入皆一時才相其不爲伴食者幾希矣時有守多所救正力排昭聖之獄兩宮安然時之隱德也

景暘傳

景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眞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宏雅嶷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瑚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閹璀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悚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深念作自訟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者若爲閒省業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是興而夜寐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尙慮其有退若謬言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則且弗測又不容以緩而敢是職者必日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遲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涵講

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屬研編劇之功而退復不來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甯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失路弗愼爲誇爲毀爲獄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駘爲讎行已弗愼爲矜爲貪爲放縱爲淫邪爲奢爲誇且爲侮爲輔爲傳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子賤女淺識僕與卑里間皆輕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關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嘗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繼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職則女職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而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嘗進講必越宿齋沐則有所啓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常通侍謝蕭儒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暘曰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詔發面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放便利暘於師範整切訓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洌不輟典籍諸賜私益以解後知之歸其金曰吾雖貧何相賜也辛巳以母憂去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縣弧處也人成異之暘爲人篤於孝義每日宦萬方避之不愈且夕哭於神一日變哭瞑然髙嗇疾如失人謂其孝感云歸早卒奉其母居爲媛撫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昔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昔尋卒暘哭曰吾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適甚不異布衣時每升堂乘一杙嬴蹤蹤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迹尺尺寸寸務求肯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溪集若干卷

史官曰賈生爲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稱近世視爲冷局類以飫愓自放而暘爲詞以自刻責何其厚也乃若歲高爵厲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暘之言可以愧矣

劉天和歐陽鐸傳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進士遊令疊城命天和從楊廉試理學因以古人期之嘗告其父曰此子實可與進道二十舉於鄉天和爲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岸三國公車游太學人爭友之成正德三年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居二歲除會武宗誅閹瑾於是臣多所更置天和以筬異徵拜監察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鎭陝太監廖鑾貪橫甚而其弟鵬官錦衣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邸中甘口言府爲堂請一日就天和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堂不法事於衢飾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牙數人於獄堂聞爲惱惱時一切將自新天和亦冀其能悔小寬之而榜街則陰上奏會癸酉監鄉試事而鵬嗾奴事錢甯從中搆堂榜街誣天和詔逮天和既就繫堂使所親伺天和倡晶峻卒且陷之祠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萬餘人擁哭擁車車爲輒不得發額舉震地壯者至搭搿求堂欲搖殺駭其肉堂恐杜門引避成甯民郭鎭等詣死車下堂遺親信尾天和行欲戕以滅誣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天和所過食傳必週視食必先嘗堂所遣尾者不得近訖以免入京下詔獄宰臣皆入鵬賕考掠其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疏救出獄謫金壇丞十年乙亥進爲令有治理擢擢蘇州府同知時

孝豐大盜湯毛九等倡亂．撫按檄天和往治平之．陞湖州知府．至湖則專禮一隱碩儒奮．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前代湖守晉謝安石唐顏眞卿宋文彥博．凡六啟．世宗初．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仍故官．督陝西學校．嘉靖六年丁亥．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卿．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措剋．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又備禦者四．曰回賊當處．曰海賊當防．曰黎賊當勦．曰番賊當撫．疏上．以次報可行之．尋以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尋改撫陝西．天和前後凡三莅陝．其一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官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事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共相指曰．此吾儕者撫軍公耶．何吾秦之多幸也．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中首三百．敵倂之．已又平湖店大盜．獵其魁．論功．賜白金文綺．已又平洮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進右副都御史．仍撫陝西．十一年壬辰內艱歸．喪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服闋時．會黃河驟南徙．歷濟徐皆旁溢．不可以漕．乃起天和．以原官總理河道．比至．晨夜改舟車爲橇樏．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瀆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兗尼諸山達南旺河．濟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是冬召入理部事．未受代．丙申來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申軍令．豐儲偫．廣埤塹．選鋒銳．飾甲械．士氣踴躍思戰．是年七破敵．明年丁酉十一破敵．又明年己亥又十一破敵．所上級多至二三

百餘．少亦不下四五十．上以歷有功．推恩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幾數百千．己亥春．諜敵吉囊將大入．萃犛帥而督之．大出賜金爲牛酒犒士．陳二寶劍堂上．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命者徇此．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營焉．天和前已間得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敵譌愕不敢犯．引而西．天和召麾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移臨敵．會天大雷雨．敵弓膠皆解．馬躑躅泥淖中．天和以所檄延綏兵搗其左．甯夏兵杜其右．固靖兵躡其後．親以大兵尾之．強弩火礮四合．敵遂大敗走．梟敵酋及強敵五百餘級．敵人畜器械無算．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禮．下詔褒予甚寵．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爲世官．賜金幣諭等．尋加少保．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入爲兵部尚書．督團營．時中官大將多所私股腋其焰．以恣名予奪．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臂螳以尼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敵將大入．天和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疼疾．敵去．因懇休．上賚而許之．賜驛歸．歸四十四年乙巳十二月卒．贈少保．諡莊襄．遣官諭祭葬．天和賦性忠孝．居官三十五載．條潔正大．家無長物．所著有問水集．撫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詩文多雅淡可觀．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泰和人．少穎卓．四歲能誦論孝經．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踰冠登鄉薦．明年成進士．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潔身．而進則宰天下者．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報聞．移使蜀．蜀王奇其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皿．鐸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

私拜王賜．歸下峽．舟東於灩澦欲覆．衆叫號不已．鐸神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泊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其器量．遷行人司副．陞工部員外郎中．時有鎮淸江中官假冠帶．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謂大臣皆茅塞．鐸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奈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兵．節鉞不輕假．中官不當妄帥．勿聽使大臣賴其強．乃已其事．鐸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嚴吏胥．肆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頒者．其頒者亦毋予羨．諸曹署甚稱之．時爲宰爲尙書賢．鐸至．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因當讓歐君也．出爲延平知府．鐸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淫祀．淫祠故數百十所．悉撤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建李侗祠．館諸儒生．文治彬彬矣．禁死者毋久匿弗葬．毋張宴．毋得爲佛會．民翕然從之．司禮太監蕭敬其鄉民．外戚爲其護．而舍從子弟多丞郎緹帥諸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逋其賦．列肆輸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民苦賦．爭徙竄．鐸驅賦於竊竄．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侵椽．且復御我盡役而肆夷．已又得寄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人子憤跳之．敬所說之．敬大懼．曰．今乃魚肉我．一旦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以危法．將爲緹騎逮．吏尚書陸完微聞．惜其才．舉撫繁劇．改調福州．鐸喚曰．彼亦有大璫在．將負我穿也．竟投劾歸．部閣檄鐸上．及三而鎮福太監尚銘．果盛氣以待．曰．璫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而帥也．鐸不顧．裁減其橫索且半．郡有祭嘗循胙．故事．並市肉．肉且及其客．成福．勿爲市肉．肉亦不及客．銘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鐸陽喜．謂諸吏曰．尙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苦耶．細分肉．詣謝．銘益不自得．會迎春．鐸又削其宴劇．銘益恚．因謁次庭詰之．鐸不爲動．銘至出惡語．鐸徐拱手曰．公以臣子忍爲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鐸危．喝銘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窘而變矣．客大懼．銘以解．而鐸益自厲爲苦節．寬省刑役．牧養小民．抽石之錢．不以自供．皆備賑之用．凡絕一切饋．銘廉得治狀．自愧服．舉治行第一．嘉靖二年癸未入覲．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副使．督學政．滿三載．陞雲南右參政．未上．召爲太常少卿．是時世宗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太祖之祀．下羣臣議．咸唯唯．而鐸獨以時詘未可．報．大爲人望所屬．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爲官師省搜乾沒．稽出入．上嘉納之．著爲令．尋以繼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左副都御史．督操江．兼僉院事．會服以外艱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未幾改撫應天十郡．皆糧儲．復謂吾不度他郡．獨度蘇蘇．以一郡當軸天下半．即不給奈何．歲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厲而叢也．於是議均法．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通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鐸又令民歲以四出緍錢優役．毋得仍十年復．我省郵湣濫費．定收納．凡歲十百條．推行之無害．民大悅．時顧鼎臣居政府．以書貽之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

千石．然爲百貧家家減十石．鐸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章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道經所治．鐸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糗糒．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宮有他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鐸曰．使非徼倖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其不傷時．既已

遷南京兵部左侍郎。給俸。上雖以山陵使官俸俸。而所遣閹者交得其治狀以聞。上心釋之。亡何。吏部闕右侍郎。以應補者辭。不應。凡再辭再不應。而特用鐸。其入佐吏部。當考察。鐸佐其長。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不妄枝。其斥黜以否不以毀。人皆服之。九廟災。大臣當乞休。鐸引老乞歸。上以其不老而偽老。怒許之。明日即東裝辭。就道。人謂公姑緩。上姑怒。行且召矣。謝曰。去非敢留。召非敢辭。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悲。不知我者以我為懟。及歸。卜武夷之勝。構肝武草堂。繪簪杯咏其中。若將也。可二年。所有商者累二十餘疏。鐸不動。已而疑疾。箕坐瞑目。不語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肝武。若常晷。雖不獨江而墜故居。年五十八。

史官曰。當世廟時。人主雖端居玄室。而能親裁章奏。若阿封題。不予左右以權。故劉天和不死於盧堂之手。而歐陽鐸得伸其志於鎮閩之二疏。良以威福不測。有以懾其心也。天和當功西邊。士畏民懷。咸樂為之用。如康順之用超人矣。歐陽撫吳。吳至今思之。守其賦法不變。雖田時之歌。何以尚諸。

徐階傳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元年壬午舉於鄉。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會張璁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之。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創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滋。為亂。監司以屬階。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薦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政。會皇太子出閣。遷宮寮。入為司經局洗馬。兼侍讀。久之。進祭酒。為籍籍諸生。澈厲。月朔廷鞫之。以吉服受澈籍。崇服受屬。籍然有膿昧失者。多務擬甚之。諸生以故人人盛激。相戒勉。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吏部。故事。吏部官畢歸。門示重。階以為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雖僻署部事所推設。多感厚長者。抑刻深儇捷者之人。常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為定。天下翕然賢稱。未幾。陞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階議喪禮稱上旨。上察其慎勤。召直無逸殿。階遂以請立皇太子。不報。二十九年庚戌。敵薄都城。中外震恐。階請出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敵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其忠。會中涓陷敵歸。為敵乞貢。上御便殿問羣臣。階曰。賊深入。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上曰。何指。階曰。遣辨士縱諭以無文。敵且微其情實。實則令譯命於虜脫。為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發集。敵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敵始意。許之衾。一小快耳。而損軍威。長敵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敵亦退。時聶豹以副使坐法戍。豹曾令華亭。階悉其才。曰。欲威敵。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流為都御史。階上言。延安卒善譟。而雲中卒善譟。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朵顏三衛為敵耳目。請斷賞之。階謂三衛導敵。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賞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為然。自是嘗便宜者舉密啓之。寖益任用。吏尚書缺。廷推階。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既崩。一日上忽除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階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

殿別室。上盛怒。趣再議。階不得已。遂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做古廟數遷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穆祧。而后先祔。成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然天下皆趨階譏。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寵入衛卒。階言其非計。又請汰督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費。但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亂東南。上疏請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罪。及城陷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雖肝腦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奮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具。守令果則偵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又疏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階念敵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貴。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論嚴嵩罪狀。嵩念階於吳張俱座師。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為者。上下三人於獄。拷掠無所得。三人遂戍。階護解。尋加太子太師。嚴嵩所以危者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宮。隘甚。階朝夕旁皇曰。此豈至尊居。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少師。時嵩奸益露。上久察階忠。密札諸問。交午階所。鮮及嵩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嗣。令擬詔。階謝不敢。部奏陞應龍通政參議。上忽切責部臣。以應龍為邪。不宜官。階力陳。亦悟弗責。稍寬。直廬賜階。階既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倖竇。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階盡謝御之。或謂非宰相體。階曰。夫操柄以希望者。而亦負荷鍾耶。而是奏功。率賚閣臣。階以為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興賞。匠頭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階力持。祇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階小疾。上親為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尊進長生藥。階力言不可餌。又問階比日乩何以不下。階謂此曹持紫姑術。冒得於衆口。而乩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稍息。厭方士語矣。北敵由牆子嶺入犯通州。報至。兵尚書楊博以上方有行宮禍。益不敢奏。而便宜令閤門戒嚴。敵阻白河水。掠香河。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敵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兵敗。上銜博不早計。博危懼。階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於官。上姑解。階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為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奸人謀欲更樹。階力稱引古今。諷諭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上下制延尋增及吏興都故宮殿。階第以藏匿為言。工遂已。天下饑歉。淮揚尤重。歲賦六十餘萬。嵩當國。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括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雜繫。階請仍其舊。流徙登復。而額盡登。海瑞上書斥乘輿。上甚怒。逮詣獄。欲殺之。階疏其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從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獲免。上久疾。欲幸興都。階力言不可。至上崩。穆宗即位。階推先帝意。擬遺詔。罷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

進久廢者。所草登極詔。事事急民利。天下大悅。階明習典制。中外倚賴。上欲幸故邸。力言亂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耤。俱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雖不懌幸。而以頃刻歸。亡何。御史齊康受高拱旨力詆階。乃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之辨誣。而臺諫因劾康及拱。拱竟去位。康以遠謫。而階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階爲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詔。上爲能容。上謁陵而至齋宮。使中官以箋問曰。祀在明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悅。祀畢始出觀。上欲以大監李用等分監督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官習騎射。階持甚力。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留慰。加伯爵俸。尚辭。久之乃視事。上數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疾不出。御史張齊因劾階奸利六事。階再疏辭。允之。還里杜門自守。而高拱再起。以宿憾銜階。拱知交爲吳監司郡守者皆伺階。凡與階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使之。會拱爲張居正馮保所逐。階獲免。萬曆二年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十年壬午年八十。神宗使使存問。賜諭優渥。階材而好學。少從聶豹切磋理道。後與歐陽德輩推明王守仁良知之旨。相爲將淬。獨勵躬行。以抒經濟。生平不蓄姬媵。不爲蓋樹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祿賜。輒以推弟姪。十一年癸未閏二月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爲文有根抵。嚴於法度。

史官曰。徐階事遜辟之君。且與奸相伍。而能藏身近主。納約自牖。不府權。不斂怨。審處大事。克厭衆心。故雖有嵩虐不能斃。後有拱而莫之勝也。然拱賢者。何以相厄。蓋嵩驕而階慎。拱直而階婉。薰蕕也。方員也。皆不可同器者也。休休有容。自古難之矣。

胡松傳

胡松、字汝茂。滁州人。幼即嗜學。家窶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少即負聲譽。嘉靖七年戊子領鄉薦第一。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進郎中。陞湖廣參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參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爲陝西參政。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擢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移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盜劇寇。前守畏不能收捕。設法擒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其惠而畏其威。至構祠祀松。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縱悟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積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値湖北叛苗鎮筸之變。松紓籌策。親歷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賜白金綵幣。其督學山西時。松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會士酋入兩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松慨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此奚要守爲。守將懼。啟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松遂上疏曰。敵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怯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辨。奸宄潛入。外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敗。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

備禦何由嚴。而寇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塞。曰懷遊武。曰蕃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殘。疏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擢參政。協守偏關。上嘗語侍臣曰。胡松可大用。松以文臣一旦起言邊事。人多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松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烏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覽形勝。當有脫悟處。時松同年友羅洪先唐順之亦以言事廢。二人並有志學古者。與俱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松之神情脫然也。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松。乃起陝西駐平涼。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缺。軍食俟時。松案發之。贓巨萬。人心恟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松受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嘗受其衝。莫若其要地增置城堡。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始廣西賊帥張連者。黠驁獷猾。爲諸酋長。其巢穴連諸洞寨。驕桀時出寇抄。諸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松之力居多云。松勳隆望重。不數遷爲吏部尚書。天下望松大用。而竟卒。松於書靡所不窺。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體格嚴峻。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

史官曰。闕

明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七

陳其學傳

陳其學。少聰慧。博文強記。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沈靜自守。丁未選御史。彈緹帥陸炳擅作威。縱諸校乘傳驛。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於罷市。又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奸凜然敬憚之。戊申按兩淮鹽法。州通泰之賑。請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値。劾總兵及內臣容盜侵據。疏呂梁洪夫額之濫。及河漕大臣遷轉之非。詔皆允之。庚戌陞陝西僉事。轉榆林參議。五載。悉心兵防。邊境以安。備兵肅州。時哈密諸夷爲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敦煌。防其猾獗。久之陞本省參政。守花馬池。陞山西按察使。晉僉都。撫大同。會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走之。癸亥進副都撫山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率參將孟鋻戰捷。先是韓藩歲祿已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燧等百四十八人至會城大譟。撤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鹽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幷列其狀。得旨悉如議。廢融燧爲庶人。燧不受詔。

逐津者.且執平涼知府祁天敘毆之.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徐擒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糧儲.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總督如故.敵大舉犯花馬池.禦之.斬級頗多.會別部有所亡失.歸待勘.事白.仍以原官總宣大.逆人邱富等入犯.宏賜保.遣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部尙書.尋致仕.久在邊.習敵情.戰守相資.多所斬獲.歸家.爲大忠祠.以祀忠節.爲風勵.市田以周學校.歷遷加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餘.謚恭靖.子環官至知府.

史官曰.闕

劉自強傳

劉自強.字體乾.浙人.中嘉靖甲辰進士.授廣平推官.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忤嚴世蕃.已.遷太僕少卿.猶出爲陝西參議.晉山西副使.營卒王鑾乘夜爲變.城中大駭.知鑾有嬖妾.遣勇士伏旁舍.待詰旦鑾來.擒擊.輒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大旱.一城亡所得水.相廨舍旁鑿之.泉源涌出.居人神之.名劉公泉.進湖廣右布政.轉左.歲歉賑饑.全活甚衆.四十三年甲子.遷應天府尹.一尙書以事賄.怒擊其隸.人治之.就進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爲.會湖湘兵討之.時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數掠.自強曰.黃中穴鼠耳.封而守之可立斃.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伯貫.一鼓殲之.還兵向中所據牛欄坪.險絕.斬木爲雲梯.陽攻之.而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賊悉降.擒鄧.賜金綺.拜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隆慶二年戊辰.轉右都.掌南院.進南戶部尙書.再改南兵部.參留務.庚午入爲刑部尙書.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曾金.荊州知府趙賢.郎中呂需孫應元.後皆爲名卿.萬曆初.累疏乞歸.許之.自強內行甚備.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則.爲德於鄉甚多.萬曆十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子懋武.以廕爲徽江知府.

史官曰.闕

夏言傳

夏言.字公謹.號桂洲.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箋札.少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徙占農地二萬餘頃.糺中官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皋等.繫逮.及請愼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邪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褫爵.爲人所傳誦.內艱.服除.守故官.尋轉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亂衆.據青羊山爲亂.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覈勘.來策功罪皆當.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糾敵.憲有難色.言勸能之.而上賢心器言.會吏科都缺.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上方幸張孚敬.尊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旣親耕耤田.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敎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旨稱獎.而南北郊之議起.太祖初卽位.爲圜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復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蓋顧用漢唐故事.上與孚敬議.不以爲然.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卽位.謂爲據.而罷漢唐以爲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匱.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於地.卑不稱者.上乃召言見便殿.賜賚甚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悉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下詔獄.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配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宜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致古禮以請.上又益大悅.以祀典成.特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尙書.言嘗薦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缺.廷推言與諭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己地.言亦辭.上乃勉留言.俾食四品俸.澤以孚敬力.復超爲太常卿.言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衛之.且視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尙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爲兩解.而孚敬與澤亦遂疑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爲始祖.居中.而太宗下皆東西相鄉.至大祫.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響秋報之禮.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禘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德祖旣爲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顓頊裔.宜祀顓頊.輔臣孚敬會羣僚議衷.附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上雖寢未決.而心是言.旋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疏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才言.至進講.每目屬之.旣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孚敬傳.言出獄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學士如故.掌院事.未幾.晉禮部尙書.與李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朝臣多與孚敬仇.獨言能抗之.而言旣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喩希禮上疏.謂祈求祀不在祠禱.而在行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恭默凝神.從數穆順.使其眞精內蘊.根本固則螽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詰責之.命言參究.毋得竄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宥罪可迓天休.是但常情禍利之說.發心不貴勤察.則啓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疏.罪實難逭.第原其本意.似亦無他.乞優容.上益怒.切責言位列大臣黨護.逮希禮金於詔獄.鞫究微.及言謝罪.弗罪也.以是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敎時宰相.上旣以制作禮樂自任.多所更易.言爲禮尙書.所建白多當上意.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賜銀記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督建皇史宬.加兼太子太傅.重審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御書緋蟒飛魚麒麟玉帶兼金.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爲之釋先戍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郤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故究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疑言庇其密而主之.因上書訐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劾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

巳轉爲南京禮部尙書矣。乃上書論言。以陸臨爲故少師費宏請諡得文憲。且誠緊關情節。當死。言亦訐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問。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上亦不深罪。而言氣乃驕。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白金文綺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居首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輕視八座。皆從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慢不敬。言皇恐乞休。上勉留之。時獻皇帝巳崇爲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帝。惟下禮部議。尙書嵩議。以功則太宗。親則獻帝。以配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褫其官。於是嵩懼。如上命。獻帝遂稱睿宗。入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祗薦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十歲。言躐資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聖皇太后祔葬顯陵。躬行謁祀。言與翊國公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善爭敵。爭敵左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妒。上至承天謁陵畢。嵩請率羣臣賀表。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詔以賀非卿等職。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遊竟日。上閒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健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上指。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敕遲。上怒責言。因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惶謝罪。固請上所賜不吐。上愈疑其有所毀損。落勳階少師。以少保尙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御書手札四百餘通。幷銀記上之。辭行。上怒解。遣中官止之。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入朝具疏謝。上勉從勵初忠。盡心匡輔。乘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中怨。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悅。詰責之。乃一其疏中洗改字。言皇恐引罪。亡何。雷震奉先殿。召言與大學士鼎臣往視。震所不時至。上復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上曰。朕所數寬言。非爲言。爲左右論重也。言乃遊惰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禮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尙書嚴嵩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迹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爲民。御史坐謫。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上勉曰。勿負朕心。還言所賜銀印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璽書褒獎。明年以北邊議。再賜璽書褒獎。時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往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懽。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太

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誤字。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休。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尙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怒。乃上備敵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蘊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齋醮。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尙書嵩稱旨。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掊克益斂以數十萬計。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敕勛與提督大臣命派役卒。勛非便也。內閣擬敕凡數月。而勛弗肯領。嵩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勛寵久。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吾股肱也。而相妒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嘗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頷。久之。而給事御史伺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劾勛故不領敕。爲作奸權黨以亂國法。勛奏辯。詞多不遜。上大怒。於是削同事者尙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鏸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條。上下詔獄。移三法司雜讞。論斬。奪封爵誥券。獄成。疏留中。尋復言少傅太子少傅。餘如故。俾疾愈之任。言雖以疾在外。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指授株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兼復其階勳官職。賜敕獎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下。嵩事之甚謹。言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爲禮部尙書。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遣上所幸方士鄭諫持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必愛嵩甚於言。言乃日蹙。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稍憐之。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尙方倣而雕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尙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昭聖章聖太后前後崩。郭勛請改其一宮爲皇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地。言偶忘之。念與作工役甚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成公等入對。能言不召。尙書嵩乃以冠香冠。而帽輕紗帽以至。使上見之。上果悅。因令成公等三人出。獨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陵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上遂手敕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敕下獄矣。猶復攀械不已。與太監高交關其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獨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上蓋欲言官論劾言。何疑言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上忽宣言入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常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御批。令革職閑住。時日食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延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部院盡覆移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亡何。勛病死刑部獄。上以悲。因他事奪尙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還勛子孫侯爵。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入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遙

其且復用，間遣通接，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節，官居恆邑，邑過元正聖誕，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嵩故得上意，獨和，上欲聞其事，特召官自家復任，既陳見，嵩復共所勸職，狄時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亦加官少師以示並重，而言仍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直行意，不復顧嵩，嵩心恨之，故非閣臣日給酒饌，常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賄賂，報復睚眦，海內咸恨之，稍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爲快，未久，言復恣，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遽泛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應得，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彈之，語連少詹事頁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并淵俾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氣奪，不復敢抗，都給事中厲汝進劾嵩子世蕃及王錫爵，尚書王暐皆有詔歐言欲借以搖嵩，嵩辯疏上，上即爲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睥斥爲民，杲坐戍，言不救，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有所淮獻，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而謀構言，言殊不悟，上左右小璫求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瞷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醉，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憑客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者，言亦不復顧，嵩則而益精好其事，以是上益愛之，未幾河套議起，始言由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因居恆謂太祖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歸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託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會銑者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雅久棄之邊與敵，共欲策復其地，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悅，而言之繼妻蘇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謂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十餘萬，言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寶劍，得專僇節師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論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搖塗之慘耳，言懼不敢決，請上乃以前論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嵩度既以窺上指，乃上疏，及稱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旅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嵩，以言私厲，言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饑欲耳，而不尤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忽先臣等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脅衆，下部院參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辯，上怒甚，罷河套之役，遂逮捕銑，而部院奏言事爲任意，述涉強君，上因爲奪言餘官，俾以尙書致仕，官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甯侯仇鸞鎮甘肅，貪恣，敗，逮總督進止，銑論究其罪狀，言擬旨令逮捕，嵩既得志，與崔元陸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銑曾用陝總兵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敵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輒出定邊營，損卒復數千，後而遣其子曾嵩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

爲之解，而戒使復誣以爲功，時曾銑以貴子在太學，上遂捕銑與蘇綱下詔獄，陸炳極意鍛煉，崔元行金於諸中官，皆言其事獄上，論綱遣戍且追所受金，因逮言，言始視鸞辯詞，彼方就逮，疏時上下論不爾引，何以知上語而數預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謀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上方怒甚，弗省也，銑獄遂以小教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姦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性果敢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冤之，詔言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嘻吾死矣，復具疏辯，甚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擬銑律以請，謂言嘗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其賂藉及官而不戴香冠事，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削職爲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七，言雖以驕蹇得上怒，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論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論云臣今數已盡，尚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者，挫邵勛，與不肯戴道士冠時天下方恐助之横，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謚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妒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歸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言竟無後，

史官曰，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權利之際，蓋其難哉，及言以更制變禮，驟結主知，此洛陽少年所致恨於絳灌者也，既躋貴近，志得意疏，抵隙蹈瑕，日在伏弧履虎中而不悟，方以爲君恩可恃，而刃已在其頸矣，夫受憎變於前，禍如發矢，鮑在鄭子之忿，車食桃也，使言學道謙讓，見微知止，何至與霍韜郭勛同類而並譏之耶，

鄭曉傳

鄭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祖徙鹽官，爲鹽官人，曉少有異質，年甫十歲，通經傳子史，嘉靖元年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執政甚愛之，曉竟不一謁，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盧實強弱之數，兵部尚書金獻民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不報，內艱服除，補武選，又外艱去，家居八年，會朝廷特詔起廢，時許讚爲吏尚書，薦曉考功，逾年始至，至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劾得其實，反論御史，夏言擬會有詔考察，議誠，嚴嵩在去異己者，曉吏郡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尙寶丞，曉爲非故事，不聽，嵩益怒，密疏曉抗上市恩，貶和州同知，世蕃遂遷尙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能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曉至，鎮勵將士，遣民兵集膽勇之壯勇鍛之於通泰，鼓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捻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殘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瀆，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嚴嵩故衛曉，僅擬加俸，遂以文學聞海內，又烜然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多以爲不可測，三十四年乙卯，遷吏部左侍郎，

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行。上以曉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悟。戊午改刑部尚書。何楊博總督宣大。曉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博久鎮北門。曉上疏。謂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當獨宣大耶。上雖重博。且重曉。詔令博還本兵。曉仍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枉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嚴嵩。張翀董傳策與嵩來不可罪。謀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王忬阮鶚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嵩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嵩揣時宰意。妄以贓罪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嵩不能奪。乃從中排之。詔曉執法終是自尊。乃奪職還家。角巾布衣。數擔一僮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藿。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樸。尤嚴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於筍竹几。蒲薦綠帷。蕭然如山僧焉。四十五年丙寅秋卒。子履淳等訟曉受誣事於朝。詔復其官。穆宗即位。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爲胄監。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輩以憾官南京都察院閱。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階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簡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陸贄抗衡。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

史官曰。鄭曉練達時務。兼資文武。經術經世。卓然行其所是。絕無阿格。此賈陸以上人也。兼有良史之才。敍事覈而不夸。質而不野。是非必衷於道。使後世據爲信史。嗚呼若曉之直諒多聞。施於有政。誠不愧倘友矣。

呂本傳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生而端穎異凡兒。稍長頎而白皙。眉目秀朗。父暨攜謁謝遷。遷一見奇之。撫而嘆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丕善誨之。當是時有鄒綸諸夔者皆名士。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丕攜本至京師。俾質所業於費宏。宏復奇之如遷。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而其父客丕所以疾卒。本千里奔扶柩歸。除服。薦於鄉。明年遊北雍。祭酒魏校甚許可。獨稱爲賢。登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時大學士李時器重本。以爲公輔器。世宗嘗問時。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時獨以本對。授檢討。充經筵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南京司業缺。時翰林以南國子爲外僚。多不欲行。而皆謂本欲得之。時怪問本。對曰。非敢欲之。唯上命耳。遂南。時南祭酒歷馬汝驥鄒守益黃佐程文德四五人。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本劑而嚴之。皆得其平。至本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大得士心。守南司業可七歲。澹然安之。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已遷左中允。領左春坊事。上心不欲權下移。而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文又殷精剴。大得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籍籍傳本且大用。明年遷南祭酒。甫至。召領國子祭酒。本素以寬平得士心。其任南都國子。士爭稱頌之。時嚴嵩獨相久。上謀從貳。令廷臣舉推。吏尚書聞淵。南吏尚書張治。吏侍郎徐階。南兵尚書韓邦奇。禮侍郎歐陽德。末及本。上得本名。意若曰是故能尊君者耶。持之十日。因嵩採國子諸生稱本者一口。於是特簡本與張治。而本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本少時。謝遷引自擬。而遷之大拜。其廷推與李東陽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遷。時上居

西苑齋宮。獨嵩直侍機政成趣之。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爲。用手錄國史之有關於館閣者。凡十餘帙。居久之。上始召本與治入直。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稍與機政。尋給修明倫大典。充總裁。明年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嘉靖庚戌。大敵闌入都門。內外戒嚴。時徐階爲禮尚書。而本與之階嵩召對於永壽宮。上顧本與階曰。二卿久失相見禮。階頓首謝。因頭陳戰守之策。而嵩請視朝。本皆推言之。上稱善。敵退。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本。本言日風霾不以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方握兵柄。挾上寵橫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言敵入犯。請發褊伍從軍。又不給。則民禾困寇食也。聽卒自食之便。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復藉褊。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納取人一物。即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鸞又議開市與虜和。本又持不可。鸞以是銜之切骨。數上密疏詆本。上不爲動。而鸞竟敗。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階其僚長。咸抗直無所依徇。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上以己酉春立莊敬皇太子。既冠出閣。亡何薨。上疑之。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王。禮臣請冊東宮。上以問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早建元良。以正國本。申令皇太子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王皆長。選婚禮有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上謂不難己酉春事耶。本又對己酉春非何足慮。天所授之。必不以冊累也。亡何。禮臣復上請。婚期迫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府。乞暫於宮中舉之。上謂諸王婚於其府。例也。何宮中爲。本又言先年五王婚於府。故名位尊。又當各之國。今冊立禮將未行耳。於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上竟不省。別禮。聽以明年三月冠。六月出閣講讀。九月纔選婚。本又言婚必當在大內。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天子尊而羽翼壯。上骨肉唯二王耳。而疎遠之。願上煢然處空宮。臣等不勝寒心。上又不聽。二王即邸隔一垣而居。歲時不復召見。宿衛單薄。人心洶洶。謂上有所適莫。各欲自爲地者。中允郭希顏上奏。請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乞辭罪有建帝立儲語。上怒甚。促趣之大辟。本從容爲上言希顏狂悖死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大是。果爾則東宮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覬覦亦息。上大感悟。卒如其言。時創敵議築外城。而斂之士庶財暫南關。獨當其大半。上欲環城其四垂。本請併力以城南關。俟竣事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祿歲費至三十萬金。上疑其有乾沒。以問本等。其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資姬頌好用之需。而今倍之而更不足者。豈盡上所用也。乃條上四弊。曰傳取錢糧之費。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之費。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聞。本又與同官疏。謂入直諸臣有常祿。有大官餼饌。而又日三飯。於費尤甚。上爲停二飯。時嚴嵩久貴。爲上所親。禮雖祇其僚。而子世蕃挾之橫甚。所顧指諸司亡不披靡。巨璫勛臣。緹騎大帥。靡不託姻婭相結納。顧以徐階地逼。百方批根之。階惴惴不自保。本起東海。孤生亡絲毫爪葛其間。不親不疎。坦坦行意自若。嵩亦無以難也。上多絅蘸甘泉應制之作。咸以稱旨自喜。本獨不爲意。聽客裁上而已。有所奏對。因心而發。即不能逈合。亦不至忤。人以爲本遘每得天。盛德所假。蓋亦有之。自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上特命本於吏部。俾差次六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斥。畢疏稱旨。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廕一子入冑監。甫子昇中書舍人。累賜麒麟飛魚蟒衣。屯金銀錢帛不可勝數。賜俘奴如功臣。而屯若道永明殿釋奠先師。皆儒臣所希覯者。本以爲極。本非求如鍔玉。旣以盛年居大位。出入朝行。咸目屬之。謂軒軒朝霞舉。如會稽王。搢紳士大夫有情禮。而性又至孝。其居官。母未許一日不在養。母卒。本已踰五十。哀毀不勝。上欲慰留不得。遣行人護行。給驛傳歸。上書謝。旣服除。念受上恩過深。不敢自同於去國者。遇大慶則賀。大工則助。而上亦時時念之。詢鄉人誰本在。輔臣缺。輒意屬之。而誤聞其病。乃寢。本家餘姚。餘姚之故城小。在姚江北。而江南多竄江而居者。十倍於北。本念爲寇方訌。請之督臣胡宗憲。謀城江南。本募材以倡。而其民憚興作。且逼江。廬有侵室也。晦而夜焚其材。本嘆曰。吾出資以衛彼。而彼乃仇我。復令其子元與邑之士大夫疏請於朝。下宗憲所。官爲給直城之。其偉亦數倍於北。寇後至無所掠。徙睥睨去。民始大德本。爲生祠祀之。本歸。以宰臣上壽。與祀祠者踵相半。本自惟姚故饒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吳。而皆奸胥豪猾之飛詭。田與賦恆相失。田去而賦留。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於十年兩循。雖名爲逸四而勞一。然當其勞。則加派蝟出。力疲而不可支吾。又邑多貴客。科第優免過當。於中產役東湮。白於邑。盡循其民。民歲出錢以予縣官。官爲召傭。又請以身先之。不得名一畝。循士大夫倍本。亡敢違者。賦不循。俱不困。民益德之。而御史遂推行之全浙。及屯省。皆稱便。本家頗有池亭花竹之勝。客至則留。留必盡歡。本頹然其間。竟夕不倦。人以爲裴晉公白香山之在洛。不是過也。本居相位。仍李姓。自號南渠。人皆稱爲李南渠先生。至是始疏復姓呂。更其號曰期齋。謂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先生。年八十。上命彩幣鹽酒。卹家存問。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六人。本頓首曰。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邱壑之腹。累縣官帑。因上書謝辭。不允。錄一子中書舍人。又四年卒。上聞之爲咨嗟。賜祭葬。贈太傅。諡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所著有期齋集。奏稿。爲文典暢平直如其人。

史官曰。呂本立朝。與嚴嵩俱。幾罹拱冤之颶。才弱位逼。鮮或免者。卒能安坐政事堂。竊擠公孤。以功名終。豈傳所謂得天者乎。抑道固委蛇。不來入宮之妒也。他日太常議謚。郭正域毅然欲起而奪之。斯其人可概睹已。

明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四

名臣傳 十八

宋儀望傳

宋儀望。字望之。永豐人。成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即擢監察御史。移疾歸。復爲御史。未幾陞大理寺右丞。錄事落職。出知夔陵州。未任。拜薊州兵備僉事。尋陞大名兵備副使。即移福建軍。尋削二秩。偕次。久之始補四川按察僉事。即進副使。移福建舉政。以婦卒自免歸。道遷其省參政。即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太僕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始令吳。其邑人猶少之。儀望不動聲色。發摘奸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儀望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爲差次。卽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敵大入犯。餉不給。戶部計、專官併責吳。吳人洶洶且亂。儀望白都撫爭之。而能處其緩急。宜者皆復。乃與北邑合而從發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大變。孔門賢哲子。故吳人爲倡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爲名公卿。儀望旣

釋於法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不踰時解去。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敵自重。無人臣禮。時鸞特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其言。疑不下。未幾鸞敗。復陳時務十二策。上皆允行之。按河東鹺。持法亡所徇許。鹺事簡。乃創河東書院。與諸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銓復爲御史。因論邊事。譏及嵩子世蕃及胡宗憲淫侈。撫臣阮某之逗撓。請備治之。嵩等不說。會儀望督視三殿工。中官議工直日一鍰。儀望不可。又欲悉易殿址石。又不可。第易其甃而弗堪者。世蕃私貿人金。囑工尚書歐陽必進者。辟與工事。又不可。於是衆怨叢積。工成。敘遷大理丞。世蕃自以爲功。而儀望無所報謝。急請歸。適風霾變。嵩欲有所釁樹。乃考察諸司。時必進爲吏部尚書。與世蕃比。遂謫夷陵。其兵備蘄州日。前是有西寧侯宋道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死。盡劫其貲財。詔捕之。格甚峻。儀望鉤得其巨魁。悉置於理。蘄人懾其威神。竟任無竊發者。稱爲郡之南輔。力請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論洪武以來養馬逋稅。民大悅。甚自大名移閩監軍。於大帥戚繼光合策破倭寇。斬無算。胃闈建鄉試。程式文出其手。冠絕一時。咸稱其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謫復下矣。乃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灌園。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前後十八疏。於是起北補四川僉事。五遷歷撫南直隸九郡。以其故令吳。深暸民間疾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松江金壇溧陽豪貲人之逋賦。而以重累罪亦者。亡所縱貸。會郡邑水災。乃上書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是時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儀望獨與兵備王叔杲計。修除皂練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忽倭鉀至。乃遣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敵口。奪杖器甚衆。會有詔建文死事諸臣。儀望謂金陵其死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宋楊邦義以不屈敵死江甯。有祠與墓。而墓且湮。儀望求得之。爲治封樹。因爲祀而屬有司歲饗之。其敦勵節義如此。太常卿袁洪愈國子祭酒姜寶皆里居。向爲張居正所擠。儀望力薦之。意與居正左。嗾給事中劾之。儀望不動。坐與御史論盜事相異同。雖入爲大理卿。猶用前隙營毀。解任去。遂決意不復出。萬歷六年戊寅卒。年六十有五。海內惜之。儀望少磊落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岳飛事。掩卷而嘆。父怪問之。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楡首者。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嘗從鄉先生聶豹遊。已又遊歐陽德鄒守益門。最後印證於羅洪先。其旨益醇深。服膺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時方議以守仁從祀孔廟。人多難之。著或問一篇。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守仁從祀。儀望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而內行特純篤。所著有陽山稿華陽館集。

史官曰。闕

趙孔昭傳

趙孔昭、字子潛。別號玉泉。邢臺人。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十九舉鄉薦。二十六成進士。授鄢陵令。孔昭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斷。其興利去奸。腕字衆赤。凡吏胥索舞文。習若負宿學。而大指寬。閑詣學宮。惆其傾圮日非。鼎新學宮。誨惠生儒。增修邑城百雉。必取堅緻。諸所措置。不以煩民。蓋前六十年爲故少保王憲爲令有善政。鄢人思之。至是爲之語曰。前王後趙。擢監察御史。始按遼左。風裁肅然。大帥李錡者。故與成甯侯仇鸞比而貴。貪虐任情。抗疏按核之。褫其職。他償帥以次論奪。毋得免者。再按福建。所操持如遼左。於吏治加嚴。時閩已中倭。孔昭籍戰伍。核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嘖嘖賞服。再按浙江。是時島夷訌。朝廷命工部尚書趙文華視師。文華貪鄙無恥。恃時寵。挾嚴嵩卵翼。則又益橫。文華以浙人持監軍節。會都御史曹邦輔有戰功。文華忌其不相推遜。反欲劾其調度失策。孔昭業爲救邦輔。疏以示文華而語之曰。年來遺賊至。唯有鳥獸竄耳。所見唯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厲天下。文華語塞。第曰。任公救之。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孔昭曰。惡。是何言也。但爲臣子伸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文華度不可已。又終以桑梓故。憚孔昭難之。追疑其疏。以解孔昭。會監臨浙闈試。文華有一子應試。乃諷瞩而要之曰。老牸舐犢奈何。孔昭陽爲不悟。入棘。約束諸從宗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寵其卷不錄。文華恚甚。然莫能報也。文華具報績。因蔽能諸人功。而歸諸已。孔昭嘗會[illegible]章。蓄劾其張大紀罔語。奏疏大有異同。文華雖崇貴。卒以此敗。陞南大理寺丞。進南右僉都御史。督操江防。外艱歸。服闋。召撫宣府。宣府故敵衝。頻年士騎瘃且盡。孔昭撫循其瘡痍。尋敵入犯。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孔昭與總督江東犄而尾之。走。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見訐摘解任。需次於家。將發而吏以故事進賄數千金。洒卻之。不顧。尋內艱除。而鬢盡白。人皆交口譽。以其所在著績。而浙爲最。遂以故官巡撫浙江。提督軍務。浙人讙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及至而島警剛已緩。則爲汰冗兵。節縮不切犒賜濫屢。尚方織作歲日益。民不勝機杼。疏請寬減之。得報可。又條奏地方便宜數十款。其要者如定驛郵之彙轄。禁島士之開釁。搜鹽盜之窩當。蠲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何成。補國貸。上皆行之。著爲令。奏復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召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江北。時淮徐境中水。飄蕩廬舍。民採茅莒。網鮭蝦。供朝夕猶不給。孔昭於當請蠲賑外。復移帑金。招糶商米糶。值所全活不可勝計。以漕運阻免歸。穆宗即位。言官薦起。改兵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山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孔昭行相邊徼要害。乘高爲峻。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敵騎至不敢入。賜白金彩幣。無何。大臣閱邊者以其績上。賜如初。孔昭於屬吏賢者加膝。而至破僥倖。收伏蹤若神。一切以三尺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入協理京營。尋病卒。年六十五。孔昭爲人。皙而秀眉目。朗洞軼坦。不爲崖谷。孝友天性。習爲儉。衣浣不至三。組不至三。不易也。出入儉素。徒從稀簡。所貲產多廢。好吟詠。尤邃經術。所著有文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

史官曰。闕

李世達傳

李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涇陽人。少穎異。日誦千言。自髫年卽具偉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鄉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名驟甚。爲布政使楊守謙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知府胡敬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登精大道。旁練經世業。常夢謁太虛。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鄉試。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元年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陞郎中。調文選。丁艱歸。三年起陞右通政。進南太僕卿。神宗卽位。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進湖都總理河道。六年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居八年。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歸。許之。二十七年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賜祭葬。諡敏肅。始世遴在戶部。監兌湖湘。且殫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拱手聽擬。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階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訥。世遴與陸光祖同爲司屬。得以投揭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擢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封山東。議延換錫。稍遞減馬價。著爲絜令。時斯大僚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遜齡以知印。楊巢趙蛟以都吏進。膠河議起。世遴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士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撫浙不數月。辭疾引退。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爲議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一萬有奇。在南吏部。與海瑞意氣相期。偕荷國事。所甄敍羣品。如燭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爲刑尚書。章數十上。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世遴剖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人稱爲回天力。會密遣廠校偵部事。世遴慮弊竇不可長。屢疏明其非體。乞遁能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數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世遴具疏革其甚近供事餘正罪。以杜禍源。每發宮闈所未發之奸。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御史職雄峻。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世遴謂吏治日窳。民生寡遂。皆此之由。乃舉行四道考察。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數人。臺中懍然。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饋相加遺。所屬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世遴正以覆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衆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細而不撓。獨斷於是非雜擾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衛擧旣濟。身名亦全。其經濟之業如此。有奏議八卷。

史官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當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世遴胸懷洞達。無所不容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咸舉以試之。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夷簡爲相。於四方賢能罕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將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囊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備之素也。相傳世遴有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纖悉皆具。惜未大用而去。然其及於世者。不可沒也。

陸光祖傳

陸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談安南事。從旁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其言。嘉靖十六年丁酉年十七。與其父同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知濬縣。濬故額五十里邑。被耗不能役。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卒如所請。秋潦傷稼。光祖謝泣是兩歲。皆以非時御其賦。乃自爲疏上之。辭甚懇。上爲惻然。下部減稅之十三。邑多輕俠爲盜藪。光祖把其宿負編之伍籍。尉以軍令。咸願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編

鉅姦李以平書異志不使乘入覲。嚮花符爲樊覲。歸。立擿之。邑文士嵐樹宮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以得罪令。令懋中格。權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時高貴。莫敢釋。光祖立出之。御史故難之。曰。若不知樹宮耶。光祖正色曰。獄果當。陳仲子無生理。否則否。尉何避焉。竟出之。樹爲謝。光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寵。勢張甚。邑有李棠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治諸法。仲文奉命禱邯郡。故出魏。效爲樂地。光祖不爲移。獄內鄉王古甚恒民田爲業。民訟諸長。諸令皆嘿唶不能禁。以屬光祖。勸巢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胡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光祖持不可。錦劾其撓軍興。上從不問。及復請出餘錢更。三輔民賴以免役。陞南禮部主事。內艱服闋。起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光祖卻之。知縣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光祖召至邸責曰。若儒者而欲拔幸耶。官之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慚稱疾去。微皆王入京。自陳殷勤。諭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大怒。光祖言王擅離國。迭亂辭。宜有所懲艾。他變非語不足聽。上從之。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旋入留中。有頃賜銀幣賚。中外翕然。服其有卓識。癸亥調驗封郎。已轉文選。光祖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尚書。諸對如流。黑白分別。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惜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時、曲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挂人齒頰。光祖力爭之。謂此皆天下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資格抑。留諸人。後皆躋九卿。以邊勳績著。淳安知縣海瑞。爲上官所排。光祖力明志節。奏擢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智數附權幸。士論薄之。畏其奧援。不敢動。光祖推爲南工尚書。衡不勝悁。嗾御史論光祖恣橫。時已遷太常少卿。而內璫位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卽位。起太僕卿。遷南大理卿。入爲工部侍郎。居正方柄政嶺。光祖其同年生也。以故事候朝房。大僚皆屏息立。光祖索坐。坐故久。居正目攝之。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觸切居正。居正怒久。及爭改折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光祖曰。某忝九列。顧不得使論列天下之事哉。公奈何以饒饒聲。拒人千里外。移疾歸。居正敗。起南兵部侍郎。改吏部。時攻居正氣銳。又力爲居正解。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疏舉訐發科場諸不法事。驕悍執政。上心動。光祖佐尚書楊巍上疏。劾諸言事者。左遷各有差。嘗登疏。尋遷南工尚書。謝病歸。又二年。起南刑尚書。亡何。入爲刑尚書。改吏尚書。攻者齗齗未已矣。光祖不顧。毅然以濟議爲己任。十年壬辰大計。破情面。拔孤寒。又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當注意老成。一時名碩在考察者皆推起。或問曰。公之啓事何善矣。多要津所不予之人。何也。光祖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天下以好惡之臨。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情。一切從某始。先是富平孫丕揚代爲刑尚書。長安老嫠訛曰。是故御史以專權擿去者耶。光祖聞而笑曰。昔吾被放謝恩歸。而拜御史於朝。片語相知。今三十年矣。趙用賢、沈思孝蹇諤自守。廷議敢面辱光祖。光祖故折節。斯而柔之。且力爲推轂。用賢時語所親曰。吾乃爲平湖所容。思孝嚴居久。得挽脫時政。曰。持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論者以此窺其權略。而政獨恨刺骨。曰。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祖昔爲郞。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蹙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曾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

誣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不堪.卒相信.今老矣.昔以文貞輔相公.不宜和公留之深也.文貞者.徐階也.光祖在銓.一行其意者.大指以抑僥倖.振淹滯爲急.京師爲語曰.近世之銓僥也.辭以枚卜拂意謀議.彈去之.大學士王家屏.亦已封還去敝.同出闕門.光祖歸杜門.後進有知人明者.光祖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拗狂闊見排.卒多樹立.咸稱善處事識時務.此其人非君子者流.即使任事.亦無用.人以爲知言.

史官曰.余雅聞薦紳間論近世有道之士.必嘖嘖當湖云.及光祖生平行事.多矯矯孤立一意.以別白黑.辨流品.爲己任.意所獨是.毀譽紛於前.愛憎叢於中.嘗之屹如也.傳所稱仁者必勇歟.夫蘇之模稜.歐之中庸.其不得列於有道也久矣.

嚴清傳

嚴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祖子敬自浙嘉興徙居滇.父縉生四子.清最少.而呫嗶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撫增得之.以女歸焉.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咸以輭清.此未淬之劍.而輕斬鮫斷犀耶.清謙對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公之所鍔.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起.以敘薦陞爲天下最.內艱.再除邯鄲.治如富順.尋入爲工部主事.陞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護出納.使傘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辭不受.受加俸.外艱.復除兵部郎.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科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二年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清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賦之當輸京者.議蠲二十萬金.劇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撥民者.實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興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參半.而趙貞吉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詿清.當落職.貞吉力爭.得予告候調.居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陞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清.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殉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揭選者之默識.賢否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上擧擧以太平屬清.年未艾.以病歸.歸之日.遣使慰老.仍賜驛傳.萬曆庚寅卒於家.清性儉朴.勤於事.其操行嚴於遐介.辭受尤嚴.嚴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然也.縣中裝.雖圖書與琴.不敢取諸人.獨王慕之.使致鳳餌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衣色.束素犀帶以朝.其僚或指戲之.清釋褐時秖用七品帶.故在耶.清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獨恐難爲上耳.清藹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立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矯物之行.隨詐抵掌之談.以故主希俊謹.而海內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推清云.

史官曰.闕

程文德傳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覽文德對.嘉之.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貴轉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羅學顏鑑疏

詩.親置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常開無逸殿宴近臣.文德與上無逸講章.乙未益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晉郎中.陞上親□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督奉旨擬調盤侍宣武門.并和陵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旨.褫職罷歸.文德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與甘泉吏部尚書湛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移其身.憪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皆祭長陵.中道偶感孝宗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貲犍封事講停.削名甚衆.拷掠無一籍.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擧諸生.選信官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興里役.推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在兵曹皆言軍職法.多見采行.陳南粟.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聽服習.爲事故事.發帑留而遣外嫌.文德閱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逮下.爲計粟麥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至以得罪歸.囊無餘金.

史官曰.闕

李遂傳

李遂.字子升.豐城人.生而倜儻.不妄言笑.成進士.肄業禮部.奉昭聖皇太后遺詔使蜀.蜀王與其傳按藩臬守令餽遺珍貨甚厚.悉卻之.又使滇.黔公而下餽之.卻之.俱入蜀.授南兵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前是司出納者.不能無染指.倘半與役卒.尚書張邦奇一見器遂.遂以委之.遂請邦奇會部官曹郎而下.坐堂皇上.集役卒授之.卒皆懽服.邦奇勒其法爲契令.尋進員外郎.後宋景爲尚書.事事倚任之.其最巨者.諸衛貢船.責之衛卒之饒有力者.官給其直.而中官監之.直盡入中官囊.而受責者.傾其產以償.猶不給.遂請毋令中官監.亦不以責衛卒.而官董之.景如其議.人大稱便.景入爲左都御史.公卿出祖龍江.景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虧其才.恢廓者.虧其守.於李郎吾復何虧.已.獨留遂.促膝論天下事.久之.乃別去.尋進武選郎中.繼兵尚書.爲韓邦奇.引遂與吏部郎楊繼盛輯定樂志.擢山東濟南知府.山東諸藩臬.驛傳皆資之.泰山進香.珍貝錦帛織作之類.藩臬郡邑之長多私其重者.遂獨會諸寮儕等之.使次第持去.不以毫髮私.守帑.使者聞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諸長亦媿如其指.遂上請惠民藥局.撫按業許之.遂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復持不可.於是改建祠祀先儒.使諸生讀書其中.計吏爲天下循良第一.進湖廣按察副使.進右參政.遷廣西按察使.時靖江王與諸宗閧.而各上章相訐.下遂.下藩臬.以藩使之懦不任也.使遂.先遂以謁王.王辭疾不見.乃奏記王曰.大王以某之來.爲宗人耶.某非爲宗人也.爲大王也.某之來內之.必欲拒遂者.何也.王乃許以翌日見.見而嚮怒待之.坐定.王盛氣言曰.不啟之先王.舉高皇帝恩.以有茲國.當撫諸宗人.諸宗人不受撫.而子大夫乃右之.何也.遂對曰.大王宜自責.毋責諸宗人也.王益怒曰.何謂也.遂曰.大王能念高皇帝恩.甚善.先王者.高皇帝從孫也.以郡巖嗣子倖僭王.實而高皇帝復王之名.雖一郡.其禮秩威命.實大國也.今嶺以南毋貴於大王者.諸宗人之衆.亦無如

大王者。乃大王挾貴以淩諸宗人。諸宗人亦挾貴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也。諸宗人甘心有司之約束。而褻延不入端禮門。大王能忍之乎。忍之是大王徒擁虛器耳。不忍之。則王與諸宗人之訐無已也。且宗人之去賤籍幾。豈易勝也。非指逾萬數。不易盡卽人。有如天子一旦赫怒。咫尺之闕下。大王能慨然而已乎。某等所以見者。願大王之爲悼僖王。不願如先王。故曰非爲諸宗人也。爲大王也。王色動。過前席曰。先生何以幸教不穀。遷遂說王曰。大王急下教自貴。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某等請分諸宗人爲十餘房。房擇一賢行長者長之。其長得以懲訓不率。重則付柱後。惠文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見。祭必從。諸名請昏必以聞大王。則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亦服。王曰。善。具如議上。上從之。靖江遷皆進湖廣左布政使。當入覲。宿鄉中。盜以左使當嚴囊。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箱實者。發坑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棄而去之。課績復爲天下藩臬第一。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眞定。至卽疏請闢隘。考軍實。計儲餉。分保甲。定審編。嚴窩禁。設險分堠。以時哨發。權閣謂保深州人。有任宦嫌。有盜可五十人。道劫其資莊。其兄疑仇家爲之。白州。知州審其誣。縱之。遂白遷。謂守納盜賄。遷曰。守不受賄。吾悉之。復白之監司。爲捕仇家。鍛鍊五毒。張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遷曰。張氏始誣服五十人。胡百耶。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去。保開怒甚。具疏草以語公卿。欲論守受賄。而遷故庇之。兵尙書楊博曰。吾不知守。知中丞毋太草草。當以質中丞。遂貽書聞之。遷報曰。不佞以民命若泰山。此官敝屣耳。所能者爲貴人實捕盜。不能爲貴人理私仇。亡何。眞盜發。州守得白。敵大入犯自燕子嶺關。京師東北邊關警。使其將勒騎入勤王。自以兵躡其後。兵至都門。敵漸斂。已而諸鎮兵悉合。蹙之境外。破之。所部斬馘甚多。論功賜白金文綺。尋入爲工部右侍郎。丁艱。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諸軍。兼理糧餉。倭方大入。侵掠廣東。疾驅至惠州。督諸軍大破倭。斬寇以千計。俄詔兼巡撫廣東。餘如故。其時古田酋亂。遷請平之。上便宜。報可。乃簡狼土兵十三萬七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帥俞大猷統之。而參政柴淶副使孫惟中等監其軍。檄湖廣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陸防奔逸。身自移鎮梧州節制之。申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擄掠。兵進薄其寨。搗六十五。擒大酋韋銀豹酋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降餘衆二萬。進古田爲州。使監司鎮之。他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奏上。從之。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文綺。廣東蘇繼相世蟜據揭陽之賀寨。僭稱王。而其黨曾魁據石磴。杜高山據大節。相犄角爲聲援。流劫遠近。郭成故以總督劉燾檄討破之。且下矣。而繼相通成之叔人戈犄。入附於成以免。遷廉得其狀。召成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司農金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也者。日幸酒被色。歌舞自愉快。安乎。且汝之入三盜賄而縱之也。吾非不知。姑貰汝死。責後效。汝能自勉勵否。成惶恐叩頭曰。幸貰成死。苟不擒三盜者。必不敢復戴首而歸。乃調兵二萬人。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強自力戰戈船以陣。遂破繼相。乘勝進之。遷於五房後。破擒曾魁。兵少憊。杜高山乘間裂營偷以去。遷切責諸將。踵之。破其大節寨。窮追獲於古銅鼓嶂石岩前後。得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困四百人。自拔歸者二百餘人。投崖跳死焚燒溺死者。不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鹵斬五百餘。朝元乾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洸。追之至狼毛山而後。俱磔於市。得賊田二十萬頃予民。捷聞。上賜白金文綺。時船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陰縱之。時取賂艦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而許瑞相引倡嘩爲亂。諸將入謁賀。遷笑曰。吾已付倭許瑞矣。以武往。卽千人不必勝也。第令裨將將卒二百人往。俾擬市人立陣睨叩。而使監司檄喻瑞。若名事中國而不純。今急取倭自效。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爾。非可贖免也。瑞惶怖。搏倭艘。悉擒以獻。前後所捕倭及劇盜。凡十大勝。不報捷。或謂胡不報。冀得一男爵以貽子孫。遷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會高拱爲首輔。薦六奏。諸侯之帑亡非重者。遷竊以尺書挾兩吳龍進。乃罠之地。唯曰。豈酸至是。第用我買名耳。以故於功多所裁節。是時消遜興風作。地震。英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廩賑貧者。因上疏引罪。且乞裁黃蠟芽茶鐵鍋魚芽柘莢銀硃烏梅銅鍋麻皮絲線鍋錫諸進稅。不報。他疏若停逋稅以安反側。存撫傜以省嚴留。修水寨以資戰守。嚴門禁以固重地。稽商稅以贍民窮。究武職以飭戎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報可。兩廣賴之。凡三上疏乞休。不許。又陳情乞歸養。乃進南京刑部尙書。遷堅以骸骨請。允之。所積廩粟五千。悉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笑曰。我以不貪爲例。歸無復世念。顏其堂曰止足。偕御筍輿戒路款段。縱遊山水名勝。與田叟野父相問訊。或發使而下。及故吏屏干旄過之。欣然具鷄黍燒筍蕨。清言竟日不倦。不及仕宦語。張居正。故人也。有鄉人入都者。乞書先容。乃具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正體。曰愼用人以肅官常。曰宥諫臣以開言路。曰修戰守以重邊防。其言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遷不可。旣而曰。上春秋鼎盛。江陵猶稚視之。且怯悔矣。是安能久。旣而果然。以微疾卒。所爲詩文。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所著有詩文集十一卷。遺集摘稿、皇華錄、京畿奏議、兩廣奏議、濟南議稿、鄢曲同聲、楚越吟稿、西軺集、延役雜言、修邊雜考、國朝典故、皇華便省錄、濟晉饒秀錄、星槎萬里錄、官中紀事。

史官曰。李遷清足以勵薄俗。辨足以懾強藩。勇足以戡劇寇。天下才也。而能知止不伐。以功名終。近代賢公卿。鮮有儷之者矣。爵旣不稱。諡亦不及。請聞諸司勳者。

申時行傳

申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吳人。少卽能爲古文詞。明經。人稱爲經神。下帷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作祛俗鬼文自勵。其後傳播入禁中。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繕寫。揭御屏。外艱服闋。提學御史吳道遴選才第一。時吳令某輯卷於句容佛剎。至時行卷。忽有巨人從空冉冉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祥也。嘉靖四十年辛酉舉於鄉。以尙書魁其經。明年壬戌會試中式。廷對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一日代大學士袁煒草進白兔表。及白兔瑞應詩。大見稱賞。於本朝典章。多所熟悉。癸亥丁艱。服闋。丁卯復守故官。尋晉中允。充經筵日講。無何晉諭德。修世宗實錄。充副總裁。未幾。穆宗崩。凡詔誥勸進箋表。皆出其手。聞皇太后及神宗覽之。爲之色動。萬曆元年癸酉遷庶子。充講官。甲戌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丙子晉詹事。充會典副總裁。一切綱領條例。悉苦心剏定。丁丑主會試。尋晉禮右侍郎。穆宗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郎。是年張居正奪情事起。一時廷杖五人。時行不勝義憤。詣政府方解不可得。丙夜

密從縱帥揚俊卿謀調護之。五人拜杖出。時時飾饗饋。及出都門。一一料理之。扶維調護。而自不任德。戊寅以吏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己卯春進禮部尙書。是歲江南災。時行奏留今日採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鋤搏擊之事少。庶可保固根本。振起凋瘵。上然之。庚辰主會試。廷試居正以其子嗣甲爲請。且示以上意。時行佯爲不省。列二甲。居正怒。密從閣保庇。易置中外譁然。而知非時行意。八月皇長子生。時行奏曰。時哉不可失。宜有大慶施天下。張四維以爲然。乃盡出諸司所擬寬恤條指進上之。人謂此番詔書名爲襄陽春光。先是加少保。疏辭不允。癸未張四維以憂歸。時行爲首輔。疏請節用閣臣。乃薦新安許國。上從之。已隆起廢。吳中行、趙用賢晉中允。一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冤見抑者次第登用。盡洗舊習。言路大開。已而止太和內監于預都司之敕。減三吳織造之額。寢戚畹李偉國公之贈。請寢邸之園之疏。止遼府爵土之復。恤江陵老母之田。上皆從之。是歲以雲南隴川平。晉少師中極殿。力辭止。予文廕。明閣臣自張治前。凡有軍功無不廕錦衣者。其有軍功無世廕。自時行始。嗣後遼左報捷。慈甯宮竣。會典告成。上咸特敕褒獎晉秩。累疏辭不拜。嘗語其子曰。吾叨冒極矣。深恩難報。厚福難消。人以爲名言。乙酉夏五月大旱。時行引咎乞罷。上慰留。時行遂力請赦錄言官。減上供袍服。停造磁器。蠲免天下災荒錢糧。俱次第允行。一品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支正一品俸。仍廕一子中書舍人。一日上幸兵仗局。觀兵器。或言先朝有內教場。蓋指正德年間事也。上欣然舉行。乃選內豎二千餘人。更班團練。每朝砲聲相聞。外議洶洶。時行深以爲憂。乃偕同官具疏。略以爲宸御淸嚴。宮庭邃密。詎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安人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一以省濫費。不爾恐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及諸司官亦以爲言。如故。時行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也。乃語諸大璫曰。此事關在禁廷。諸人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徒竄入。爲害叵測。卽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入。吾迺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璫皆竦然變色。乃乘間以閣臣言力奏上。遂命罷。其諷諫潛移類如此。丙戌春正月。皇長子五齡矣。時行念上亦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略曰。國本係於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皇上德澤浹於寰區。嘉祥鍾於允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於玆矣。卽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玆時。查得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尙未週歲。蓋冢嗣升儲。所以明儲器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伏望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敕下禮部。早建儲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於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旨諭後越一日。復疏。稱旨宜冊立。報聞。周府中尉勤僕越關訟冤。語侵撫按官。上意欲罪撫按。時行力救。且云。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軍轄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故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非不聞親王。不下撫按。此亂之道也。上是之。是歲荒。奏借發臨德二倉餘米。以充賑濟。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消戢。上稱

善。卽行之。丁亥時冊立久稽。異議漸起。乃以建儲封王並舉入奏。略謂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三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卽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卽封德崇等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皇長子宜正東宮。皇第三子宜卽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庚寅元日。上御毓德宮煖閣。召四輔臣入諭之曰。朕是心。先生是股肱。心非股肱。何以運動。又曰。朕倦委任。須代朕主張。任勞任怨。對曰。敢不服膺。因勸上崇聖德。保養聖躬。淸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勸上時御朝日講。以慰羣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上皆首肯之。方與同官叩謝出。上令內官拔止之。云俟宣長哥與先生一見。少選。皇長子皇三子俱至。上於榻前手攜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皇三子玉筍蘭芽。娟秀可愛。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昔商山四皓一出而羽翼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聖明。特鍾慈愛。造膝之一見。賢於苦口之萬言。因懇請冊立封王。又屢疏請豫教。俱不報。兩京九卿科道咸合辭疏請。時行又特疏曰。當今第一大計。無如冊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祖宗家法。傳畀萬世。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元嗣者。皇上纘祖宗之緒。須守祖宗之法。皇長子當正儲闈。萬萬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今年又奉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旦之辰。皇上親摯元子。令臣等諦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猶在耳。皇上豈得失信於天下。失信於臣等。二也。向來道路訛傳。皆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願猜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玉音。謂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鄭國泰之疏。旣上而不報。已報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嘗試。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衅在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竊聞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元子。敕禮部具儀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羣疑。使臣等得竭其忠。無事曉曉強聒。自外於心膂股肱之託也。臣等之言。盡於今日。臣等去就亦決於今日。不報。已而上特命中書傳諭之。詞意甚厲。時行知上督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流言一日不息。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鑒白上意。解釋羣疑。莫若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大禮。上覽奏報可。嘗疏言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充宿衛。向者內操人員。持杖出入。山者每有隱憂。今內操久停。而兵器猶藏。罪當通行備查。申明禁制。此又防之於漸者。上覽奏曰。元輔眞可謂忠愛慮之至矣。因屢請冊立。上惡煩聒。適工部郎張有德請上大怒。時行等力救。上不釋然。因力辭乞骸骨。上許之。時行瀕出都。以三事上陳。一曰早立儲宮。以安宗社。二曰力持廟議。以奠邊鄙。三曰甄錄逸才。以充任使。而復勸上愼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蓄爲富。親政典學。治以無逸爲勤。娓娓數言。及歸三年。皇長子出閣。至辛丑冊立皇太子。敕時行知之。陳謝疏中。猶諄諄然冀上返初心。終始政。勿令已渙之汗。反而復行。不調之絃。更而復設。上嘉納。嗣後以皇孫誕生。又以年及大耋。屢存問。上遣官齎敕方及門。而時行卒。贈少保。謚文定。時行嘗語人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脈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其在事。一切以持平行之。不激猶。不

忮憤。過即釋然。又曰。吾受上恩。溯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盜名。以誠心直道。處己待人。可幸無罪。陸樹聲嘗曰。申瑤泉正己以御物。倪直以持國。是苦心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間。而進退從容。沈幾不露。王錫爵曰。參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辨者猶能之。吾獨服公於中持迫側。眾咻紛擾之時。不驟不疾。翕如鄰如。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而不能盡。數百歲而不易者。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簡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子用懋。進士。爲太僕卿。用嘉。舉人。

史官曰。申文定當江陵專擅之後。而能平心以御物。退讓以自持。盡反忮憤吐茹之習。爲師師吉吉之風。近世賢相。無能絜其度量者。武侯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作輕重。文定亦云平衡而擋。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斯皆可謂端揆金鉉矣。

劉景韶傳

劉景韶。字子成。崇陽人。少家貧。無書可讀。往往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市肆閱之。歸而闇誦。且釋其義。至終夜不寐。其所肄舉子文。亦以臆摹時式。然輒工。始試爲諸生。輒利。諸生譁謂其鮮所師授。崇陽令沈碩曰。是子天下才。非而曹所知也。無何。遂舉於鄉。時碩猶在。詫曰。是子異神授也。又三年。成進士。授湖陽知縣。湖陽故遠而名爲僥俗以嚚勝。景韶至。首寬其大猾於理。乃次第聞俗所利苦而平之。除虛賦。搜伏稅。禁逸讞。導河利。築海堤、釋滯獄、策鄧書。凡十餘事。次第就理。謳誦載道。逾四載。入爲刑部主事。曾務閒。偕其同舍郎李攀龍、高岱、魏裳輩、相切劘。爲詩有聲。而問益習獄法。所讞以精明稱。攀龍戲曰。是日嘵嘵者何。安所得司空城旦書乎。久之敵入犯都城。景韶以選守安定門。時出奇佐其長。數退。進署職方員外郎。會築外城。景韶得竄見長陴睥睨間。以功予實授。而忌者用尋事。尋之出爲貴州兵備僉事。蜀嶋苗之界貴與蜀者閧。議殲與撫孰便。景韶爲策曰。撫未易也。殲吾所不忍。獨不云乎。分背三苗。姑曉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貴者貴。蜀者蜀。諸苗帖然。所全活無算。總督馮岳益器重之。薦爲撫苗參議。苗之擁閹羈者三十六稱。八十三寨。其魁跳梁錯發。景韶乃與岳合策。擒誅其尤黠者。既奏功。景韶獨得大會王毓任宸等。獲首寇二百餘。詔賜白金。加歲俸。會江南北賊中倭。羽檄不時。上遷按察副使。治兵備江北。而李

遂時爲都御史撫其地。景韶念所治與遂督撫府。而民久不習兵。即賊至而亡所問弓矢。弓矢具矣。度不能出一騎。乃請於遂。以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皋。北抵揚淮。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緣衛運鹽。務爲不可勝以待。明年倭果大至。前鋒犯如皋。景韶單騎赴之。敕吏士開門以待。不敢逼。援兵亦至。乃呼諸將歃盟。晉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咸奮。會賊據白蒲。欲西。景韶計紿之東。遣諸將據丁堰爲犄。自率兵犄之。景韶又策廟灣重地。請於遂以大軍軍焉。而身尾賊。殲其殿於潘莊。賊遁西。與遇於余莊。復敗之。又敗賊於馬邏。復尾賊於蒼莊。賊犯泰興。追之。泰興民爭挽之。請急入保赤子。景韶笑曰。城外非赤子耶。且吾在何虞。城陴兵衛。縛賊諜宇莊。走之。乃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月。大敗賊。所俘獲無算。諸家欲從酒高會。景韶不可。曰三沙之賊勢且趨我。未幾。三沙倭果北渡。徑趨如皋。乃率諸將分道進。掩之於仲家閘。殲其衆。賊走偽閘。與參將邱陞追及之。陞突前。中伏死。景韶併將其兵。力戰

敗之。巳戰於小海灘。巳戰於劉家橋。巳戰於白駒海沙。各有斬獲。賊窮。悉衆扃劉莊。食其巢。當是時。三沙之稗將劉顯。以失律詔自勁。景韶器其才。悉中權之勁畀之。曰請以賊爲君功。顯奮而前。景韶鼓之。賊巢潰。追殲之於白駒場。殄盡。寇賊遁去。景韶前後不解甲者三月餘。生獲數百。斬首三千餘。使溺無算。寇遺器輕重以萬計。捷聞。上大悅。進俸級二。賜白金文綺。遷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再論功。進俸級一。賜白金綺帛如前。尋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當景王之國。道淮揚。中官責供張。驛騷甚。景韶力持之。民得無擾。郡邑頌功德者屬至。至爲六祠祀之。尋內艱歸。爲御史誣彈。予閒住。服除。杜口不言冤。與破倭時事。穆宗即位。詔復其官。卒年六十二。所著有秋螢燕幕戰餘漫稿。太白原稿若干卷。別號白川。世稱曰白川先生。

史官曰。闕

明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四

名臣傳十九

孫鑨傳

孫鑨。字文仲。燧之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諡文恪。嘉靖丙辰成進士。除兵部主事。迺翔兵部郎。署數年。世宗齋居久。鎖言事諸臣。厥興大獄。舉朝屏氣。鑨上疏極諫。借秦宋爲喻。甚亂不法非護敵者。徐階咤曰。憪也郎。奈何輒批逆鱗也哉。中官懼上覺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穆宗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太常少卿。右通政。進光祿卿。時張居正奪情。鑨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讀書嘯咏自如。萬曆十四年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都御史。更律例多紕繆不可行。下法司議。鑨爭之強。兩請。上是其議。進刑部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改吏部。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隉。一切選除大政。不謁內閣。進退閣臣亦不避。於是閣部水火。鑨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己任。時徵聘之典久廢。鑨獨於一二篤行士。於科目外不次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元錫不赴。如貢士王敬臣王升篤行可相繼進。士論韙焉。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中趙南星儆儆曰。法之不行。

119

22 B

自親晛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三餘少與南星為齊名士。趙都人語人曰。無甯不讀王三餘。天下奇才趙南星。此察以示公實急之也。而鑨以廉其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時胤昌為時論所詘。人譽鑨曰。以渭陽不庇其姊子。公固無成心哉。愀然曰。言此渭陽此心苦矣。自是部院嫉者。莫敢以意庇其私人者。亡何。給事中劉道隆糾鑨擅權擬大臣疏。上亦以專擅切責之。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俸。鐫考功郎秩。諸朝官相繼申救。上不省。鑨去志決。獨以擅權二字不可為名。上疏辯。報聞。乃疑臥乞骸。上遣中官賜賚羊上竹。辭疏累十上。許之。歸踰年卒。贈少保。諡清簡。鑨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皆引祖訓。上封事久不決。鑨率九列廷爭之。議論始是。

史官曰闕

陸樹聲　弟陸樹德傳

陸樹聲。字與吉。別號平泉。華亭人。登嘉靖十九年庚子應天鄉試。魁其經。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御批第四。乃登二甲第四。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宅授者。以見殿試無加禮。見推署與講敵禮。遂欲議宅授。張治故庚子南畿舉主。夙器樹聲。宣言曰。林生聰與嘉省則令之題矣。拜部郎無所容聽。乃以公議不合授編修。惟健翮孤立。一意謝絕請賓客。一日偕詞林入講筵。衆服吉。樹聲獨素。衆問故。曰不知嵩自國之。又嵩宅九月盆菊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樹聲從後謂諸人曰。無厭倒影彭澤。閣者解頤。館師初入館。閣大學士手卮酒。其人跪飲。樹聲怒。譙譙不休。高儀笑目之曰。乃公性發耶。附而立出。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為職業。獨謝不為。嵩雖恚樹聲。每心折之。同館有為冢宰不禮者。羣訴嵩所。嵩曰。公等如林子閉戶寡交。彼橫逆者何施。外艱歸六年。起補南國子監。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南翰林院篆。改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貞教樹軌。略去繁瑣。所著汲古叢語。及諸訓條。先定志歸於慎德。國學峯以為功令。猶存與惜。愛人才。凡人際夏楚。發勤勵不能殺人。十一。樹聲感人人多於精神路陳中。戊午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辭不起。三年。起原職。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高拱攬機務。過不如意事。輒三歎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趙貞吉猶心憚之。以為得此老成人。左是入朝。上亦為感動。神宗即位。晉禮部尚書。疏辭不允。姑免赴。計去國時二十年矣。陛見張居正。首謁六卿於居正。多改容事之。樹聲亦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居正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諸請托。會和戎議升歲幣。樹聲曰。虜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塡無窮。涯壑恐不繼。識者偉之。禮闈屆期。詗知居正欲私其子。而以其能滲辭留。乃勃然欲歸。時有進諂者曰。今非昔。相公幸稍遜禮。閣桁且在曉夕間。且江陵意固屬與同事。樹聲心惡其人而怒曰。適貽二十年出山為門鞫鈎軸地耶。行矣。吾家菜甫無恙。遂五疏乞歸。許之。乃條列十事奏上。曰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居正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為此者。擬報聞。歸臥雲間者三十餘年。弟都御史樹德請歸侍。既而子行人彥章請終養。上嘉其孝。特與當倖士人高而榮之。又從子考功郎請南侍。旁晨夕。舁藍輿出遊。羊神娟娟。咸作天際真人想。奉特恩。加少保夫米。又賜存問者三。樹聲退然穆然。時寓招提。時棲名園。其心木樹。頗苦行陀。一號無諍居士。一號長水漁隱。一號適園主人。

一號九山山人。一號大欺生。所著有汲古叢語、適園雜著、霜林餘瀝、清暑筆談、陸學士題跋、書餘雜識、長水日鈔、病榻寤言、耆術眦議、公約、家訓。卒。頂溫熱。獨體柔和。作黃金色。里人望巨星。從田間及屋角墜者二。贈太保。諡文定。

陸樹德。字與成。少有聲於鄉。四十餘始成進士。授嚴州府推官。在事精明。雖耿介絕俗。而不為煩苛。每勇往無所避。太守意忌之。弗善。守入覲。署郡事。而巡撫意有所要。非屬詗守何狀。樹德力為明其無他。守得免。亦不使守知。奉檄按武義令。令夜行竊。樹德叱之出。盡法無貸。御史龐尚鵬於僚屬鮮當意者。至樹德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陞刑部主事。益治文法。亡何。改禮科給事中。穆宗每視朝。及經筵。默不發一語。樹德謂易上下不交為否。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斷若德而酬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又條議諸邊計甚明晳。歷其科右左。巡視內十庫。乃擇諸中官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輪戶以公等抑勒。壓破家。然非自公等始也。吾欲言則傷公等。不言則不忍於破家者。公等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為名。諸中官爽然。相戒弗留難矣。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樹德疏所以齊容學者。而末歸之身教。詞凱切詳至。是時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閱其疏。歎曰。向永流也。穆宗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為災。樹德前後疏。皆危辭假借。會上不豫。乃疏請慎藥餌。內嘗伐陰之劑不可服。又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慎。其指益危。上意不懌。留中。獨下其所請召輔臣以資靜養疏。諸閹恨謂輔臣曉醫耶。必靜養而召輔臣。如我曹何。諸閹中復有請開戒壇為上造福者。業得請矣。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雜宣。淫導侈。則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陛下不以聖躬為疑。無所事佛。陛下而以聖躬為慮。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遠聲色。萬全道也。亦非所契也。上為止之。未幾穆宗崩。時閹馮保橫甚。高拱決策去之。而樹德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拱。併齮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樹德。會當議祔廟。樹德請毋祧宣宗而祧睿宗。於嘉靖初所處世室。奉之議不行。天下韙之。神宗即位。遷尚寶卿。擢應天丞。改太常寺少卿。故事九列若四品侍從須待遷。亡滿考者。乃前後七年。以馮保在事。故抑之。以進南京太僕卿。入為太僕卿。甫上。進右副都御史。出撫山東。會保敗。樹德益發舒。且感上知。思有以稱。遂入境。問民疾苦。罷供張。與使者約。脯修不相入。軍門絕私謁。僚屬相戒為慎。絕優宴。齊魯之請盜者濫。悉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冤者。裁革兵敝。蘇里甲。被甚聞。東人大悅。行部所給奉。不過疏粥一簋器而已。儉朴不妄施。獨於貪墨吏無所縱舍。時時一按核。皆以為神明。德藩宦後有曰雲湖。故民田也。棄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官代保者密有連。必欲復之。執不與。是以多齮齕之者。邑鬱不得志。上疏請告歸。歸幽門謝客。惟與兄少保向晉樹聲。日尋山間水。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跼蹐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傅。為人孝友忠信。而砥節乘行。有壁立萬仞之概。生平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貴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卒年六十六。

史官曰。蓋嘗聞故有二陸云。樹聲雖遇易退。振衣千仞。而能履虎不蹴。觸舟無慍。所謂鳳凰芝草。庸愚皆識為美瑞者也。樹德論雖傾倨。犯顏廁上。一不得意。則奉身而退。為時完人。二公皆晚而進。天奪平格。因

盛世之臣哉.

陳洪謨傳

陳洪謨字元卿.杭州人.成嘉靖二十年壬辰進士.與其兄業對大廷.俱奮而胡錫被曆.班行中爭目屬之.曰彼猶者伯仲也.而偕國器.授刑部主事.遷郎中.刑部號才藪.其儁者往往習古文辭.杯酒倡和.洪謨長古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爲法比.是時同舍郎吳維嶽.杜拯.盧夢陽.王崇古.翁大立.王宗沐.皆善刑名家.斷獄推次其精.六歲擢知彰德府.人畏其門法嚴.出必斤斤三尺.而殊不然.務隱恤閭左疾苦.小民戴嘯社而治.所餘飭田野.關橋梁.倘傳舍.楊劇.彰德大治.時郡所奉鄭王.考需著危旨以四爲上.觸世宗怒.時有嚴侯謁伺指.卽疏王罪惡至大辟以上.上爲置獄.使中官偕刑官鞫往治之.以屬洪謨.力持之.弗巧鍛.亡所得.中官怖曰.如非上指何.洪謨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王僅坐長繫.闔無幾.其後復爵如故.入覲.能天下郡守第一.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戎器.寬卒輸.繕完城壕.盜起.必窮跡其窟而洗之.長江偃然.內艱歸.服除.仍得故治.而益以楚之蘄黃.其吏民鼓舞迎其入.不待拮据而理.進山西左參政.時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聞.上使刑侍郎趙大佑.偕中官提鞫往按.如鄭故事.大佑左右顧無可任者.既而曰.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今在晉.移以往可也.上疏薦之.卽報許.而其治伊獄.械逮其國臣羅虎者.致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伊故淄王.非鄭比.洪謨不以指故小屈法.天下快之.遷晉.猗北廣.陸白蓮教大盜.論功.賜帑金.又常設法輸庾.斂萬石.救饑.遷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當

褫.斥其墨者.而寬其中微文者.人服其明斷.遷四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寬令齎金爲壽.乃大怒.麾曰.吾曩者誠寬之.何所自得金耶.令攜而去.尋轉左.時上方興土木.取材於蜀.蜀且不支.洪謨從容調發.公私俱賴以濟.上計.復爲天下第一.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施州衞黃中叛.據川東支羅.牛欄坪.閻國劉掠傍郡邑.詔洪謨督楚蜀二鎮合兵討之.乃自川東率大軍入深箐.多張疑兵.誘其毒矢石殆盡.而間道募死士繞出其後.急擊大破.殺數千五百餘級.焚洞砦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蹙之.黃中迫.乃挺身走入楚.卽軍門請死.時貴與蜀兩鎮有戰功.而楚坐得賓首.蜀自以驅之故.與楚爭功不能決.洪謨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勦者.誰與撫.地不有撫者.誰與勦.且皆天威也.三省安得較之.疏上.兵部尚書以決.更推其能讓.而洪謨又與都督石邦憲合兵破叛酋楊珂之六綱十二寨.悉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前此計返國其兄訃.過哀羸疾.至是劇.遂上疏請骸骨.詔許之.候代.而強遭印水巳恨苗普而爭叛.率兵與疾剿平之.歸而御史三上前後戰功.被賜白金文綺.加帑.性侃直.不能脂韋.處遇.然亦不復留.尤不好修飾.角巾挾二奚.輕刀僧步湖山間.卒値之.不知爲貴人也.爲詩文復雄立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屺峴諸稿.督撫奏疏.白鷹緣.叢談.時年方五十.至萬歷九年辛巳卒.年七十.人稱公抑庵先生.

王錫爵傳

王錫爵.字元馭.別號荊石.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於鄉.越其年壬戌舉禮部第一.入對大廷.成

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穆宗卽位.御經筵.爲講官.立襃其講書明爽切直.己巳.陞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神宗卽位.充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陞右庶子.實錄成.陞侍講學士.轉陞祭酒.錫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廕襲諸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丙子陞少詹事.改修世宗實錄.充副總裁.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張居正父死.奪情.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錫爵獨邀詞臣詣禮部尚書而下數十人.謁居正求解.拒不見.乃獨造喪次切責之.居正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竟有旨到而已.竟入不敢.卒取中旨廷杖此兩人.錫爵持之大痛.且首倡醵斂.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三月.使者輒疏請卽召.使速錫爵署名.叱之曰.此何事.而以浼我.爲覺投箸起.乃上疏省親歸.居正敗.人爭擠擊爲名高.錫爵復持平其間.曰人人如此.如國體何.後畏氏得解免.壬午.外艱歸.服除.進禮部尚書.召入內閣.預機務.疏辭.遣行人敦趣就道.乙酉入朝.上禁諸臣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疏.又疏圖機陰.止新工.所裁省以百萬計.錫爵既在政地.實寬佐上.急民疾.進貞良.屏貪墨.丰采時絕.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加太子少傅.先是入都.首以朝廷寵恩.禪士大夫.重廉恥爲奏.故凡綬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皆辭.允之.戊子.江南歲大祲.力請蠲緩.格調賑貧民.得以不流.時國本未定.巨閣張鯨.滑奮.興寃.挾東廠勢.張甚.錫爵與同官決策除之.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錫爵皆力爭之.得釋.鯨亦敗.是年加太子太保.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

擁皇長子令就觀.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復拜如前.上攜手止曰.不可.旋出.詳事.錫爵於仁政欲寅之法.而獨且周錫爵曰.卿意云何.對曰.于仁誠有罪.若予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親.朝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册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乃上奏曰.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第因而早勸册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因而進愛勞之.以豫教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且近册立與豫教.皆不可緩.既而御札連下.册立元子.倫序已定.暌豎有親愛偏執之意.俟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錫爵因與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暗欲伺嘗數候.會疏起.上遂聞閣臣.錫爵陳其非便.一防疏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鎮撫.四示圖度.形令四國.得窺伺.探深.非算.事疑.後去而採役.與幸卯.以母病數請歸.省久之.濱行疏乞上舉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歸七辭.不允.上遣之.癸巳入朝.上悅.賜白金錦衣.麒麟服.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欲皇元嫡.不立庶.欲暫册三子.一併封王.若中宮無子.乃行册立禮.錫爵封還力諫.上不聽.又疏請先行豫教.安人心.皆不報.復疏陳太妃服.以定國論.一改體.反覆數千言.又請召對御門.發章奏.賜宴講.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稱待眷啟沃.而般般於爲君國者如此.八月.封皇長子.入紫禁壇.錫爵奏言.紫禁壇.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册立.可議此.越上罷.後又奏曰.皇長子年十三矣.復何辭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國元子乎.上曰.俟

之。乃連六疏上。略不爲迮。上又申三王並封之說。而錫爵極論嘗有差等。上乃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從臣以上。悉用東宮儀。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官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復其請減十之三。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錫爵請與同官盡辭新俸佐賑民。而亦望皇上暨兩宮各捐發內帑什一以賑。上及中宮貴妃各有助發。全活者不可勝數。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因請薦佑補王家屏。會病作。上爲之發帑建醮以祈安。病甚。辭疏允之。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白金彩幣。行人護送馳驛歸。臨辭。勸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頒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撰讞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抵家數月。卒。上聞。遣官賜札及開祭。又遣官視葬。是冬皇上以册立禮成上尊徽號。推恩舊臣。遣官齎敕存問。曰册立朕志已定。但因激迅。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何嘗於懷。今元子已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乙巳皇太后六袠。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錫爵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之不置。復召入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趣。適病卒。家以遺表聞。上震悼爲輟朝。凡祭葬皆加等。贈太保。錄其孫爲尚寶司丞。謚文肅。子衡。舉順天鄉試第一。成進士。有文名。

史官曰。錫爵先後入相。調護升儲之力爲多。然亦以此叢詬。處人骨肉之間。宮府阻絕。昌言則內激。入告則外疑。蓋其難哉。需遲歷年。更端納牖。注意漸移。元良斯建。而錫爵身已遜矣。神皇遣中使詔之於家。若家人父子之告成事者。自陳之奏。史册皆載之。功何可沒也。其語岳元聲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權則未也。亦可謂廷其身以善其君者矣。

陳有年傳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進士。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勳驗封郎中。會成國公希忠薨。其弟挾閹璫保爲重。張居正陰主之。以張懋例請贈王。下部議。皆唯唯。有年按令甲持之堅。居正擬旨竟王之。有年移病。或曰不已甚乎。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理耳。竟歸。萬歷十二年甲申。起稽勳。歷考功文選郎。居正敗。有年芟其餘孽。亟徵諸名流。海瑞家食十餘年。久不召。特起爲南吏侍郎。上亦嚮用。特改左都御史。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暴吏。絕餽遺。儲樸爲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祲。有年酌積儲。縮盈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方萬山爲南御史。有賈人子流言以過雜糺。有年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轉北。趣召日。以二敝簏隨。鄭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耶。視事止息公署。於朝房見客。中官人自矢。各肅門狀。曰公簡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謝曰。老踪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佯應曰諾。有年大要以核名實。崇退讓爲主。且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未幾。刑部以中官獄迕上意。譴訶一司官。而中不與事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請。而故文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曰。此新令也。安得寬前事耶。姑不問。有年引罪乞休。不允。亡何。會推閣臣。忤旨。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有年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鄉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閔珪耿裕皆推首推。今舉論先名望。粗不拘資品。蓋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歸。又謬以孫鑨孫丕揚爲不拘資。溫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推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議。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慣。以請朝發立儲事。取自睿明。得過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愧。皇上獨含臣而罪司臣。臣能靦然已乎。昔者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不以會推者。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由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有年哀懇稱病篤。上眷留。遣中官賜羔羊。上尊。乃請益力。疏十四上。允之。賜乘傳歸。歸至西湖。其夫人迎之。紫紬蓋數百。有年訝問故。對曰。杭陞數椽。何恃不爲糴南計。聞者相顧嗟歎。有年雅留意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孤標峻節。岳峙淵渟。卒。謚恭介。

史官曰。闕

張佳胤傳

張佳胤。字肖甫。別號崌山。重慶人。少穎敏秀俊。七歲父舉古書傳語。即能識貫如素習者。稍長。知府劉某出行部。得其文大奇之。使其與子游。劉倜以古文詞名。又好談兵。多奇文辭。益以勵佳胤。每與其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斂也而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吏甲。周條侯之安臥于攻壘。斯其亞矣。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歷間。多所祇咀。二十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知滑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與旨並重。佳胤一日寢坐。有弁而急裝者。一聲輒之。至邑門。門者執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佳胤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霧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佳胤入別室。出匕首突置於項。佳胤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賊者曰。某庫有萬金。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官邑賦長名。長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賊者曰我何忍。第欲得金耳。佳胤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卽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皆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貲金甚急。何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躑躅儀門外。尙謂果官校捕官。既得其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函進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之。曰民貧。所賦金止此矣。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三十。何以解二公寬。復令一人前。怒擲而就之。縛者出不意。卽自剄死。擊殺其弁者。訊之。名任敬。僭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路郊外。有三四騎皆逸去。捕得皆得其人。磔於市。佳胤見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既解。鼾臥達旦。人以是知其可大受。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時李攀龍守順德。爲比壤。謁攀龍。出其詩爲贄。攀龍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時歲大饑。平價納諸倉。爲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擢戶部主事。與徐中行梁有譽宗臣吳國倫相酬倡。出榷關

廣。金帛壺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外艱歸。服闋。補禮部郎。故社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民表汝南、張九一、濮陽李先芳、盧陵胡直、多所倡和。側目者。譏之。嚴世蕃曰。故王李社中自微而識俠敢者。此子尚無他。於是假風霜察諸官。役謫除州同知。遷知衢州。遷河南按察司僉事。備潁上兵。尋改雲南提學。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點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聲益重。遷廣西參議。陞大名兵備副使。累陞分守甘州右參政。山西按察使。所至有聲。未幾超拜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爲梗。乃夜趨潛山。歸九江兵備使鄭報。安慶軍門且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佳胤自桐城走金陵。任。獨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而郡守抗。而知府吳志隆以南兵部出稍裁之。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等恐役其舍人。挑悍卒故常爲盜江洋者吳鎬等。張旗幟犯志隆。志隆跳。遂行剽居民財。志隆乃與守備殺策平之。佳胤上其事。請正法。而留守中官寇盛之。謂守臣激變。謂違指揮等論死。以劍付其行法焉。守卒得白。時出巡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念。以母老上疏乞休。而吏尚書楊博故諳人。熟其賢。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先是佳胤爲高拱取才。而張居正亦從臾之。佳胤無所報謝。皆疑其偏有所厚。拱去而居正怒之。欲甘心焉。蠶驕中。會南安慶指揮王應桂爲之於居正。遂詘用。乃歸。諸謂其冤而才可大用者比比。居正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居正雖忮。而尚能爲國家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未幾。遷南光祿卿。移右副都御史。巡撫眞保諸郡。未任。內艱服除。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闌入獨石。時久已通互市。乃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佳胤思縱之則見狎。殺之則見仇。乃以屬大師麻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救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死矣。佳胤益以威德。八賴誓不敢復掠邊。然八賴馴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佳胤下令有從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糾段奈台吉銀定偕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殺略。佳胤移文順義王。罰段奈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倚不浪強。俺答不能制。於是廷議有少益賞以羈縻者。佳胤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哉。即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審一鎮之力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倘毋使虜輕我。上曰善。虜既聞其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匹。牛羊槖駝。將之求無解互市。上嘉其處分能懾敵。特賜金帛過當。是歲所減省糧餉以數萬計。城七堡一城。又城獨石半壁猫兒峪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尺。功倍而費省。復屢賜金帛。入爲兵部右侍郎。是時浙江有驕卒之變。浙督撫吳善言常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善言車中。冠履俱破。主演武場。羣嘩欲殺之。會工部郎譙與二御史往解。皆然猶責狀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善言遂出逃於湖州。此時吳楚閩越卒皆驕。而督撫多懦。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張居正曰。此事非佳胤治之不可。遂命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事。佳胤甫與善言代。而市民之亂起。始杭城中諸棚俱有役夫司干版諸生著者寡游手充之。其後必取其役。其人猶多借貲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遊手無所得食。傭客丁仕卿假利便爲之壟司。鄉黠窟然曰。諸吾曹無爪距耶。遂謀之市猾相構爲亂。會佐

卿坐他法。郡縣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聚集行焚貲勢家。謂庇其廝役者。遂破撫按署門掠衣資。諸官皆匿跡佛廠以免。事聞。佳胤謂其人曰。營兵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喜曰。吾知所以靖此矣。從吏僅僅無人色。佳胤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民行剽愈甚。橫騎逕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轅門。佳胤以輕輿出諭之。祇從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矢翼以從。直前鞫而諭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擊僇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爲強有力役貲勢者以免。免而官若罔聞。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爲汝族。即下令除役。衆詰叩首退。退行剽如故。火光亘天。佳胤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檄之。衆裂其檄。乃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縱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營長入。勉之曰。亂民如此。非爾曹比。易爲也。何不自以爲功。可贖罪乎。咸踴躍聽命。又呼點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佳胤乃率討之。四戰皆大敗之。生擒二百餘人。縛丁佐卿與其黨五十人。皆斬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鳥獸散去。乃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邊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上優詔褒答。以其奮身犯難。定變俄頃。賜飛魚服白金文綺。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錄一子予蔭。乃私念事既平。而倡亂者未伏法。乃召馬文英劉廷振曰。爾罪可贖矣。爲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揚揚羣卒間。多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倡亂若自爲功得官。而使吾曹尚儑儑殊憤憤。佳胤度二人與衆心左。無能爲。乃與兵備顧養謙。俾發諸營卒嘯海去。遂密兵二人軍門。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衆歎呼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復具疏聞。上大悅。拜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召入理部事。劉子聞之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勝。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遂拜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董理糧餉。至則申約束。嚴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燠之也。時遼左大虜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佳胤虛心寄之。共率精騎搗其營。斬首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虜馬一千七十三匹。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復拒之。大有斬獲。賜蟒衣白金文綺。陞百戶爲副千戶。虜又大入。復與成梁搗其營。獲首長十三級。餘八百三十七級。優詔加太子太保。進千戶。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黃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方強。與謀兵夾攻之。可得志。佳胤獨謂邊釁不可開。潘籬不可撤。得弗行。諸所陳邊備委曲數十事。於當虜出入要害。督繕墩百七十七座。牆六萬五千七百尺。營舍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入爲兵部尚書。中官驕。故以兵部爲外府。佳胤多執不之應。以是多怨。臺諫乘之。佳胤乃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得歸。卒。有崌崍先生集若干卷。

史官曰。佳胤度足以鎮猝。權足以制變。當生死呼吸之際。而能出奇無窮。機權韜略。亦張乘崖之亞也。昔魏公謂成事在膽。未嘗以此許人。佳胤談笑匕首之間。與魏公引頸春夜之刺客何異。英雄有人。不得不以此許之矣。

余懋學沈思孝羅萬化傳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叢神爲祟，背人形聲，伺其臥，將祭之，逡巡視其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可動，吾儕避焉。臥者皆側之。自是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其有大臣器。隆慶二年戊辰成進士，授撫州推官。撫訐訟刁健，至則按宿牘，讞決若神，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翕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幣金。神宗卽位，拜南戶科給事中。時張居正獻白燕蓮花頌於上，懋學以上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同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南京守備中官恃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懋學遂列其罪狀，得罷。所以相及，閹皆目攝之。時居正挾上沖，欲盡攬大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異己者。懋學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責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謇諤，三愼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甚凱切，居正銜之次骨。其愼名器語，獨指中官，餘乞無度，恩賚踰等。中官恚甚，合謀於居正，斥爲民。乃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居正思中之未已，因下傅御史應禎獄，訊，嚴其援引，傅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徽郡民爭絲絹賦，而謂以激變歸之，移咨撫按坐之罪，撫按皆指天自誓，不肯從。有第答程任卿狂時，二人以解之，獲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而寘名其中。又明年居正死，姦狀露，其言大驗。起故官，舉遺賢，校圖籍，纂輯典謨，無歲幾上，驟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嘗以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懋學慮開之爲寖漸也，且羣臣相忌，交口謗譏，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歸過之下，曰蔽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己不受言，而責求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竊國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擺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一一如其所指切。尚寶者二載，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直支邊費，懋學曰：等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己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酒家爲諜，懋學廉得狀，立召而廷扑之，疏以聞，朝士多其不愧納言。遷南刑部侍郎，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糧儲。每取記籍鉤考，斟酌之，歲爲成法。據以絲絹事坐程任大辟，每懷昭雪之，不果。至此歎曰：沈冤未雪，吾何以立於朝乎。乃上書白冤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上竟釋之。攝工部尚書事。裁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以老罷歸。卒贈工部尚書，予祭葬，錄其子昌祚於太學。懋學內行恂備，里居自爲約，非賓燕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每褻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榷古今，無矜貴氣。性嗜書，饒著述，明習國家典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著有尙書折衷、春秋蠡測、論語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婺稗隨事排纘、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

沈思孝，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蚤年英穎，卓有巨志。於隆慶元年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辛未授番禺知縣。番禺爲金玉窟，墨者相望，思孝處之泊如。時總制爲殷，居正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外國樓子母錢，爲縣府收。思孝曰：是奪富民，引賊入室也，不可。又聽豪家設令縣開海口山，可徵稅無算，思孝復

曰：是必掘諸朽骨，驗死不爲，如是類者甚衆。會兵亂，立撫定之。總制不能難，秩滿以卓異召。同事有憾於思孝，進屬總制曰：一令倔強乃爾，若令爲時省臺，乃公得蠢然乎。總制密奏中之，不得與省臺擬，刑部主事。尙書以其有文名，欲屬起奏草，謝不往。萬曆五年丁丑，與員外艾穆疏劾居正奪情事，語極切直，奉旨廷杖八十，謫戍神電衛。抱瘡赴謫十一年，癸未賜還。而說者曰：茂苑鳳翼大公在堂，稱婁蛇亦臣子天性。思孝憤而起曰：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入都，會御史丁此呂發科場事，楊巍疏此呂妄言，思孝與之爭，而漸有波及者。思孝私忿曰：江陵雖往，遺氛猶熾耶。於是有擊之者，遂由順天丞徙南太僕卿。疏劾御史房寰，不宜論海瑞，及三進士罷官事，拂當事意，請歸。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調河南，不赴，晉大理卿。敭閩鄒僉獄事，僉同禮張誠等人，誠恫喝，不爲動。晉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協理戎政。疏誠筆鉞，及止查甲之議，省錢無算。又廷爭日本封貢，乃與當事者左，疏乞歸。歸十餘年，杜門不出，年七十卒。總槩思孝仕所至，輒與人角。陸光祖曰：吾里操行清潔，沈純父、朱汝鑾兩人，獨純父疾惡過嚴，人以爲確許。詩文爲王元美、吳明卿諸人所推重，有集若干卷。

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會稽人。少凝重，六歲就塾舍，舍傍屋忽圮，衆孩奔散，萬化端坐自若，識者異之。嘉靖甲子領鄉薦，隆慶二年戊辰舉於禮部，廷對擬上，穆宗有所更易，歸而探籌得之，遂第一。及臚唱，狀貌清偉，進止中度，一廷皆爲色動。授翰林院修撰，與修世宗實錄。辛未分校禮闈。神宗卽位，錄成，陞侍讀，充理講筵，與修大明會典。萬曆七年己卯，出典應天鄉試，明年復分校禮闈。張居正柄國，以嚴峻爲治，萬化意內不然之，數形歎論，而居正亦以其伉厲自遠，欲羅之門下。其幸客周生者，生同邑，私欲從中縫合之，每過邸舍，數微詞勸之。萬化覺，亂其緒，成舉酒浮之，令不得竟。居正寵奴尤七，建三清殿於都市，周生私爲請記於萬化，萬化恚曰：吾天子侍從臣，而當爲奴作記耶。是歲復爲其子先期請試題，萬化愈怒，起曰：吾曉裝兩篋，且出宣武門，謂吾雖去官乎，何薄我以是。愈失居正歡。每與銓曹言，令外補，萬化或難之。居正怒曰：楊惟雄非狀元，不肯補外耶。不果。而終居正不遷官。居正死，始遷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明年陞國子監祭酒，條教甚嚴。會有欲代之者，陰言於執政云：羅若親老，念之欲南。萬化聞之曰：正吾懷也。詰朝櫂馬詣朝房，如其言，請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外艱歸，居五歲不召，朝賢或爲訟言。十八年庚寅，復起南吏部右侍郎。辛卯入爲吏部左侍郎。無何，奉命攝部事，盡銓體，不假借。或諸司有失朝請，輒面詰責，甚至遣繫掾吏榜之，銓事肅然。壬辰陞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正史副總裁。是冬同理部事。先是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上以二十一年行。至是期迫，首輔王錫爵適以召至，深慮上意未可必得，而元子漸長，講讀失時，欲姑援嘉靖時封王例，出閣講讀，而陰繫以立長之說，欲以聳上聽，取萬全，以諮萬化。萬化持謂不可。明日三王並封之命下，萬化率其佐詣朝房，陳說時勢，言甚懇至。錫爵謂已苦心邀顧，取一時宜適，而公不己諒。遂頗拂萬化，抗辯不已，面頰俱赤。明日繳疏論上，疏曰：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出而必待嫡之謂也。臣不暇遠引，歷考本朝故事，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因時豫建，計不少待，無他，爲宗廟社稷立重也。今皇后誕兆未彰，皇長子睿齡日茂，節奉

明旨。昭如日星。而復援立嫡之疑。嘗從封國之典。將使觀望嫌定。疑釁叢生。臣等具員禮官。深惟大計。有死不貳。奉命會諸司疏日百數上。事遂寢。萬化復奏曰。皇上聖度如天。俯徇廷議。臣等可勝慶忭。惟於冊立大典。猶欲少俟歲時。臣等反覆思惟。此宗社大計。皇上豈不心明之。而未能斷行者。豈猶有疑礙於中。不能自決者耶。夫上意之微眇。誠不可喻之於下。下言之委曲。容有不敢舉之於上。此百言而百不中情宜有之。竊念廷臣之最倚信於皇上者。莫如大學士錫爵。誠宜及此時。御便殿。召而問之。令之考證古今。詳計審處。一言而定大禮。決大計。在此舉矣。疏凡十奏。錫爵亦具揭爭之。於是國本乃定。朝鮮之役。當事者力主封倭。而雖信者。請勘使封使並出。萬化謂封議已堅。勘使祇假設耳。即令勘使果不虛出。而以封命之預出而復返。國體爲何。乃奏以爲今日封倭之議。皆臣力任之於外。樞臣堅主之於內。則倭封已爲成事。更復何說。然舉朝爭之不遺餘力者。何也。蓋以倭本逆而撫以爲順。本詐而撫以爲誠。懼於墮倭計。損國威。爲天下萬世笑也。而督臣不察。至欲以封命與勘使同出。夫我以封而賞寇。倭以兵而邀封。釜山非封命所出之途。阻兵釜山。亦非叩關乞封之禮。此與城下之盟何以異。豈可使四夷聞且見耶。後封使竟出。倭敗約。使辱命返。上震怒。大出師逐倭。倭乃遁。竟如其言。宗祿既告匱。議者咸謂宜通祿制之變。令稍散四民業。疏支得開科應舉。而當事者惜倡持後慮。積不敢決。萬化毅然請施行之。諸府祿制釋封。上意向予之。堅不予。至有詔切責。執奏詞愈切直。時枚卜閣員。或言中人須少貸之。萬化歎曰。吾山谷寒士。被遇至此。於吾過矣。此何官而可貸得耶。會病作。思母。連疏固請歸。許之。賜驛賫金。所以寵行者甚渥。既行。病加遂至竟篤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史官曰。懋學居官謇諤。能持大體。思孝所至枘鑿。不爲禍惕。萬化特立。輕去就。終始不渝。皆傳所謂剛者也。當江陵專國。呈身韜指者多矣。三君子乘厭黜之志。較然不惑。卒以功名終。孰云太剛則折乎。

明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四

名臣傳二十

高拱傳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十九年庚子年十七。魁其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嚴嵩徐階各以計相傾。拱無所見厚薄。時穆宗爲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選爲講官。盡心開導。穆宗目屬而心儀之。時人情洶洶。穆宗日懷恐懼。兩府錯雜。讒言肆出。拱竭力周旋其間。王深倚重之。陞侍讀。尋陞侍講學士。在府九年。陞太常寺卿。管祭酒事。穆宗賜金鏤盤盞。哽咽不能別。時雖在國子。府中事必令中使往問。穆宗思之切。親書懷賢二字。又書忠貞二字。又書啓發弘多四字。皆遣中使賜至第。四十一年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乙丑陞禮部尚書兼學士。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及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賜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宗中年始。有事在閣。世宗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階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煒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拱正色問階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料故事。世宗崩。徐階擬出遺詔。欲以遺命。

盡反先政．拱嫉階太甚．與郭樸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剛於上前．揭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會穆宗卽位．議賞費．拱曰．神宗無此例．自英宗卽位．始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度宮資加倍．今第如正統時．則四百萬中可省其半．會科臣論勸大臣某某人實不當去．而諸輔重違言者意．議以揭請上裁．拱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諸事宜斷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徧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誠難於裁．有所旁咨．天下事去矣．會科臣胡應嘉上疏．中救諸大計被黜者．執政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外廷爭謂拱主之．於是言者至十三餘疏．因力請去．不允．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等劾之．遂以拱拾遺．上不許．更力求去．上臨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上猶弗許．久之．賜馳驛歸．賜白金彩幣蟒衣．居一歲．詔還內閣．兼掌吏部事．拱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凡旦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拱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奕．區區小廉細節耳．曾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拱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册．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册．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册．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愼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八百十餘册．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虜頻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慮．拱疏謂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聞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專任．門庭難舉．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瞭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馬始．兵部司馬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他方兵備．卽以司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殿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鼓不竭．以勵王事．爲濟必多．上從之．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邊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宦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驟沮．又何望其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優功名之路．一開．或有藉口邊方以圖幸進者．則爲一定之說以限之．於是各邊各有分地．而邊吏猶常用降黜例．吏尙書執筆．乃秉燭閱獄詞．議盡不休．旦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出寃獄一百三十九人．時入覲．乃集天下有司策之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尙隱淪．有何兇頑尙梗化．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長而

弗革．皆得盡言之．令封識以告．拱每取入奏．故天下事如在目中．時重制科．輕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得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是於尙書．拱令吏抱牘至後堂．同堂屬揭之．酌可否．而私不得行．舊馬官暨邊方知府．率謫視之．以故乏善政．奏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數遷貧薄之區．饑饉常苦寒之地．皆特寬其額．則官不苦．錄往司教職．遐陬壤諸官．皆處以他省．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拱謂彼無民社責．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嚴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合．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皆拱經如故．黔公沐朝弼旣斷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請則．以致歲豐．朝弼逃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入閣問計．拱曰．謬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黔鎮衆所寓目．奚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動天地．朝弼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削職錮耶．越數日．昌祚奏請還其父．且言撫按羅奏．廷臣始服其明見．其議處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事．詳四國韃靼傳中．至議封貢事．時虜哀求日懇．而朝中多疑畏．羣議皆以宋人講和爲辭．拱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虜酋吉能等亦以爲請．三邊總督難之．拱擬旨切責．復貽之書曰．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方開關．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吉能亦附焉．而邊境大寧．復上疏曰．嘉靖十九年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使倉卒失策．當事憚於議謀．乃卻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弭耳入貢．息境士之殺戮．免生靈之荼毒．省內帑之供億．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前功．遂爾偷安．若從此懈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隆慶六年壬申．上久不御殿．忽且視朝．鐘鼓殿傳宣閣下．急拱趨至．則上已立於陛中．執拱手北行．至乾淸宮．拱不敢入．上顧曰送我．拱承旨直至乾淸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遂云有人欺我．拱曰．有國法在．上色慍甚．拱慰解之．暫退．上傳高閣老夜宿乾淸宮門外．拱謂張居正曰．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輕重也．吾爲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淸宮門外．稍容．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閣門．陛下召．可頃刻至．上可之．報御體稍復．乃退．且疏請上慈忿寡欲．上覽甚嘉．至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皇太子．一授拱．蓋遺詔也．拱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哭．二內臣挾拱長號以出．神宗卽位．拱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緊大難以徧閱．自有節要．請先發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

民章疏．常行常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是時居正與閹保比．取中宮旨逐拱．拱卽日乘騾車去．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後有王大臣之獄．馮保借危之．卒獲免．萬曆六年卒．贈恤半給．又二十餘年始贈太師諡文襄．錄一子尙寶司丞．

史官曰．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爲己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懸懸可施之當今．鍊選睦鄰．救時賢相也．然昧於幾事．輸誠同列．卒受傾危．抑所謂不學無術者歟．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生而卓犖．精甚廢庠．都御史王某延爲子師．陳其書篋．嚴鑰之．正域一宿．輒稱病出．武昌守徵爲古文詞．遣吏督促．乃故不應．曰此誠士法也．識者已知爲公輔器．萬曆十一年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自念北扉重地．而奈何諸君子遊於外．皆以作者自雄．妄翻登壇．不由史館．吾當有以振之．博綜群書．尤究心朝典．文必西京．詩必鄴下．一洗冗闒體相沿之習．至於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與利弊興革之宜．辯若懸河．胸有成算．丁亥服闋．補編修．大學士沈一貫初出山．欲自負正域獨不降．一貫恚．正域侍東宮講讀．講業四年．例不當出．出亦不當南．而一貫以南祭酒遠之．未幾遷爲禮部侍郎．則大學士沈鯉爲次相．與一貫出首輔上．勢相逼．毎引正域爲忘年交．遂有南北黨之目．而一貫更大恚．正域以禮法繩．其甚者議奪．次議改．而故大學士餘姚呂本在議中．沈一貫．王家屏聞之曰．吾二人在．誰敢改．正域聞之曰．吾敢改．若以黃光昇當諡．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當諡．則沈鍊當殺也．若以呂本當諡．則守禮諸人皆當戮其軀．沒其恤也．奪之宜．疏上．竟留中．禮部所司藩封例．藩由中尉進封者．次子不得封郡王．而秦王請次子爲世子．堅執不與．秦王又奏．既不得封世子．請封郡王．又爭不與．巨閹魯保既領兩淮鹺政．又兼南京浙江織造．請敕與關防．內閣業與敕．正域獨不與關防．爭之閣中．不能得．退而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魯保欲任二職．將南北諸閣效尤以請．將奚爭無已時．非體也．關防竟得無給．會有楚藩事．益與一貫忤．楚宗人華越奏．謂楚王爲某氏子．欲邦滅郡．正域素聞諸宗口語．不爲王辯．而諸宗嘖嘖謂郭侍郎爲王地．欲須其歸．以鐵錐錐其首．斃其處．正域偕一貫請行勘．一貫以體訪拒之．正域以楚士所遣金上聞．有詔廷臣會議．於是人持一說．正域恐太煩．爲節略以進．而言者謂其匿歲單．不以實聞．遂疏辯．語侵執政．一貫亦自理．會楚王訐正域陰事．正域行次楊村．而妖書之事作．妖書者．爲東宮作危語而波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見之震怒．下詔大索．時朝官引繩批根．無所不至．意常在鯉與正域．至形之章奏．而正域兄正方友．如刑部于玉立．禮部田大年．布衣沈令譽．僧達觀．繫掠且死．卒無狀．又數存人恐喝．勸其自裁．正域非爲動．同官華亭唐鶴之會稽陶望齡等以名義動一貫．而一貫曰此上意也．我何與．邏者謂爲京諸生皦生光素險厲．所引語略和合．宜坐罪．主獄者恐生光自誣．無從牽正域．而御史牛應元沈裕刑部郎王術古證成之．生光死．然亦不足爲生光雖也．當其爲南祭酒．有王生者．條上太學利弊．諸生鬨而歸．將群毆之．正域陽治與益解釋者．而陰虞其魁率罪之．當途伯之孫．婚於魏國．驕而過文廟門．博士執而扶之．須臾李家奴數百．闖邸門恐逃．而魏公亦至．正域詔魏公曰．今天子尙皮弁拜孔廟．奈何人臣騎過廟門乎．已則廢禮令肅及門相謝而罷．其在禮部．回與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傍．正域上其事．上違命冰逃罪予之．常熟諸生試於府．罪以小忿辱常州知府．戍罰人衆法所不及．正域曰以衆廢法．孰不與衆．有力者挾衆犯法．而以衆嘁抵罪．長此安窮．請錮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詬悔．庶有懲艾．其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自是辭歸不出．卒．熹宗卽位．光宗遺詔疏恩後講．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諡文毅．

史官曰．郭正域與時相忤．幾不脫虎口．然所爭藩宗．在禮官禮．皆守官正論也．妖書事起．張網彌天．小人之傾險至是哉．

李化龍傳

李化龍．字于田．號霖寰．長垣人．母娠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庭中．化爲龍．所以命名．少聰穎．讀書五行俱下．爲文操觚立就．一時稱爲聖童．郡守王鴨谷名士也．重之．招之署院中．每試輒冠軍．萬曆二年甲戌進士．授嵩縣知縣．纔二十歲．吏胥見其少而秀．咸易學故草草試之．化龍心度弘廓．不問也．其黨遂駭愉．化龍忽攝以威嚴．寘之法．豪猾皆聳．邑大治．遷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平稅無所染．尋調南吏部．曹務閒．時魏懋貞鄒爾瞻諸賢皆在南都．相與結期講游．采石雨花燕磯之間．稱詩賦．人傳之爲金陵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每試．隨收隨校．一目十行下．卽品題其所指文中利病．甚悍核．有是學而久不遇者．往往駭拔之．人多歎舞．一時稱神．已遷參議．復督學山東．嘗御試．例考遺才．有司以請．化龍曰．經我目無遺才也．既而曰有病及丁艱服闋者乎．凡數百十人試之．校其文．曰有舉子六人．幾失之．皆獲售．已而擢河南參政．尋入爲太僕少卿．晉通政．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最壞．難其人．京朝官僉曰．李化龍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辦．如斷之圯輕塵．此何所不可．遂陞右僉都御史．撫遼東．是冬虜東西合謀入犯．化龍策曰．西虜數萬．其鋒不可犯．東虜僅少易與耳．乃檄大帥董一元．杖兵鎮武堡．空其營．賊入．率兵掩擊之．斬虜首四百餘級．虜遁去．明日西虜至．攻右屯．乃撒將兵夜趨營．虜望引去．上功．晉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虜以鎮武之忿．數入犯．化龍以精兵敗之於鎮遠．又敗之高平．又率兵出塞擣巢．大敗之於什方寺堡．自是不敢內窺矣．捷上．賜金帛．升俸二級．因念兩親老．且數病．求歸．許之．時有播酋楊應龍之變．先是守土者墮馭無術．或冒沒重賂．酋既驕矣．而又治以漢法．激之成驕亂．乃詔勘．上卽家拜兵部尙書都御史．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尙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已破綦江．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戰死．化龍往．從容談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卽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浹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詞慨激烈．以是人人自奮．乃殫力經營．開蠻方略．破其巢．擒其亂賊．傳酋投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俘．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日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勳柱國．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之計．皆報可．適外艱．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闋起故官．總督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藏里居者以所築隄次遞潰爲世詬．化龍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

寶周者。舒瀦河遺跡。愼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閘泇河。鳩工濬衍渠八十七里。闢新渠八十二里。諸隄隄閘悉備。於是漕運千艘無所礙。皆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消迷觀之。又見秋水泛漲。不無衝嚙。乃疏請爲分黃保泇。一勞永逸計。以內艱歸。服除。起兵部尙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賄償於天市。而取之於職方。化龍擬其費數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以功次參酌之。倖進頓息。考覈軍政。諸特與擢。多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化龍稔其貪懦狀。斥之。時論壯之。前後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卒年五十八。贈少師。子不矜。爲錦衣指揮同知。不盈爲錦衣指揮使。其爲詩文。隨手而成章。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淵雅澹。而未嘗有驕貴。遇事敢爲。計慮周審。所著有奏議藁二十卷。年計十卷。

魏允貞趙南星傳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父怡以明經爲通判。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爲大人。年九十六卒。妣楊生三子。長允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三年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爲時論所推。允貞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外傅。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四年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荊俗剽悍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允貞傅律斷情。悉斷遣之。時張居正擅權作威福。官其地者。率提舉之。乘饒求容。推允貞廉正自植。民賴以安。張氏奴有不遜者。衆咋舌莫敢問。獨繩以三尺。居正不悅。更重之。壬午徵爲監察御史。會居正卒。遺表薦其私人禮尙書潘晟。當入閣。爲身後之利。允貞上疏極言潘晟品下齒衰。衆必不服。不可相。若不知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爲聖治之累甚大。不報。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愼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辭多發執政。而居正諸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故事。駮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謂嚴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謫判許州。戶部郎中李三才疏救之。謫東昌推官。尋陞南吏部主事。南吏部舉備。獨胥吏有貼班錢。以佐四司僕馬費。允貞請悉革之。南吏尙書邱橓。侍郎海瑞。皆倚重。許其有大臣器。是時鄒元標以言事謫南刑部。李化龍爲南工部。相友善。講道論文。人目爲德星之聚云。如是者二年。念親老。疏請致仕。不允。遷光祿丞。奉命祭秦藩。秦藩饋遺甚厚。皆卻之。陞少卿。請告歸。三年。卽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亡何。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虧。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上皆報可。文武吏奉敎令。兢兢飭簠簋。無貪墨者。平陽知府某歲所餽數萬金以報。允貞極其辭讓。用充平陽稅租。於是有司能嚴裁革者衆。疏過於剝削。覈其贏曰。非人情也。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知州官卑不能制。奏改爲府。卜山西與虜鄰。自款市之後。邊備日弛。乃親歷其地。觀要害。興軍實。建議飭。易忻州崞縣方山鎭城以甎石。而黃花袖水寨山河會水泉石韭等處。皆創爲堡。調官發屯守之。發人徙條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皆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無他科索。値宮殿災。有竊以礦說進者。武弁如仲春等爭言礦處。允貞上疏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調遣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賢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貸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行抽稅法。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迕其意者。每縶繫於千萬里之外。候遣兵省。久留京邸不下。允貞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逞舉劾有司。如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逮處。允貞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職宜罷。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撤其爪距。皆響見。允貞不能出一語。允貞不少假借。其權大窮。遂奏允貞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發酒稅等金數十萬。皆入己。上下其疏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詞上言。允貞操節淸苦。天下莫不聞。彼既參內臣。內臣誣謗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訴留。非遂擬中使之疏初上。允貞所與建諸偏其役者。及支給之數。簿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餘外。卽屬給乃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家人往來。皆自備車馬。所過傳舍食餘計所費償之。傳吏以報。於是衆益歎服。咸知其淸。誠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撫晉九年。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報。至是乃下。卽日命駕。軍民遮道號泣。皆爲祠祀之。允貞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人。居則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勗勉。允貞爲國家生民計。不知有生死利害。故能傾心孤往。無旁顧卻慮。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正月卒。子廣微。萬曆甲辰進士。官翰林。仕至大學士。與閹忠賢聯宗比暱。人以其有愧於父云。

趙南星。字夢白。眞定高邑人。少聰慧。倜儻謔浪。不可一世。萬曆甲戌二年成進士。授汝甯推官。稱廉平。陞戶部主事。張居正臥病。朝士禱走羣望。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仍爲紀事詩曰。二豎臨髮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居安殺。以輿望入銓司。改吏部。吏尙書楊巍挾私怨。欲糾御史丁此呂。南星洩其謀於給事中王士性。巍怒南星。南星長揖。遂引疾歸。後起選司主事。吏尙書陳有年。一日問南星曰。不敏多過。何以教之。對曰。人惟淸靜。安得有過。有年曰。是謂我不任事也。因起用幽廢。如海瑞何以尙等。以內艱服除。補歷稽勳員外郎。調文選。有直陳時務疏。所抨擊多人。朝論翕然。復引疾歸。後吏尙書陸光祖將去國。特起南星田間。與執政議相左。二十一年癸巳。廷臣當大計。孫鑨爲吏尙書。南星司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南星故入察典。皆不免。開銓相水火。凡省臺之長應預事者。南星以非其同類。恐撓其事。不盡使之知。癸上。諸失職者又大鬨。省臺臣皆恥不預聞。首糾稽勳虞淳熙。給事中劉道隆疏劾其黨同伐異。剛愎自用。尙書鑨俛首聽從。鑨奪俸。南星外謫。南星嘗主計時。靜坐籌燈。精心參酌。有幾與於耳。論成而不覺。援筆注考。於要津掊擊嚴。遇一權勢姓名。齊眉乙之。有疏救者。旨批削南星籍。二十八年。熹宗卽位。卽家擢太常少卿左通政。尋晉太常卿。未赴。明年改工部侍郎。旋晉左都御史。掌都察院。天啓三年癸亥主京察事。吏尙書多迴避顯。南星作四凶議以發其覆。所鋤去略與癸巳等。遇撫按報命。自爲吏及鄉人才。有溢譽者。立糾彈之。人多畏憚。亡何。轉吏尙書。衡力仔肩。以澄敍爲己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擾於應酬。亭午入署。倦憊不支矣。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曹郎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選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驟遷。擬官亦報部。多循故事。以卑冗及惟魯寡援者一二人塞白。使貪墨漏網。寫與天下滂灑。此皆往時八品官移封父母有例。請下逮九品。疏辨

選法。寮官以下。皆屬撫鼓舞。以盡其用。謂宜遏濫則彈壓輕。戒上官毋入守令貲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率朧豈籍。省至雄貫。過銓郎多與廳躬折。剌剌耳語。嚴飭諸司。毋徇一切請託。有挾而來者。白其事奏上罪之。人始肯脊稱屈。所以謗讟繁滋。南星不恤也。時鄒維璉由兵部郎調吏部。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嫌格。又不與江右諸省者謀。獨二三同志決之。又大閱。先是忠賢知南星爲人。欲傾意趨往。嘗於上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書爲贄於南星。南星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參。南星語忠賢曰。主上沖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南星遂杜門乞歸。而魏廣微父允貞。昔與南星爲同好。南星素以通家子畜之。無少假。廣微時在內閣。南星畜之益峻。或卜肆閒說。執不可。稍俱入骨。與閹比而謀嚙之。左都御史高攀龍。發御史崔呈秀狼藉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閹忠賢所請命。皆不去某某。我兩人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南星推謝應祥。乞垂涎者不與。而論者謂謝爲吏掌垣師。故南星舉之。選郎與吏垣皆譴。南星亦上疏乞骸骨。許之。閹忠賢首用某御史實典詔獄。周內鍛鍊。奏多贓證。南星行。撫按拘訊。當事者方耕事效首功。辱之訟庭。子工部主事清衡。遺痛極。枷楊於市。觀者多憤泣。坐贓萬五千金。追呼甚急。六世之業。一朝如洗。親友故人皆醵金爲助。讞上。南星謫戍代州。清衡謫莊浪。而其甥中書王鐘龐亦遣戍。南星坐短檠。攜殘書一篋至代州。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葺除士舍。顏曰味蘗齋。日夕閉卷。或弄筆爲適。即有憤然之音。鐵扉不敢應。晉撫遣使存問。未敢開命。年餘。懷宗即位肆赦。未及發。卒於戍所。其爲文抒寫磊塊。汪汪千頃。激爲懸濤。源本馬遷。而取裁於韓蘇。雄奇之中。刁斗秩如。詩則淋漓沈痛語。使人欲泣欲嘔。有易水擊筑之音。有不得意。及有所稱揚。輒發爲詩歌。以攄其幽憤。無所回護。往往以此招怨尤。所著有芳茹園文集數十卷。世稱儕鶴先生。魏忠賢敗。復其官。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予祭葬如例。子清衡。甥鐘龐。復故官。

史官曰。允貞南星生同地。允貞忤政府。忤中涓。特立行一意。而無能中之者。以其公廉盡節。官下鮮伐異之謀也。南星嶽嶽。人折其角。寡少激矣。遂爲閹禍首。兩賢相得。而盧奕有子。實殺真卿。嗚呼。忠孝有世類乎。悲夫。

成基命傳

成基命。字靖之。別號毖予。避宣宗御諱。以字行。大名之元城人。少生有異質。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屬文輒工。時鄉大夫皆以猶龍稱之。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以特選入太學。時葉向高爲祭酒。每語人曰。成子公輔器也。試輒高等。雍雍雖。不受鉛槧羈縻。益肆力學問。至三十四年丙午舉於鄉。明年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乃取累朝舊典。若方輿利病。皆條悉不遺餘力。而於詩文獨追沖淡大雅以上。館閣師皆重器之。庚戌外艱歸。壬子服闋守故官。丙辰分校禮闈。所得多知名士。皆蔚爲名臣。戊午典江右試。庚申遷右中允。轉改洗馬。管司業事。敦倫風節。爲太學先。諸生多所成就。熹宗即位。疏請臨雍。不先關白內閣。閣臣恚。以原官回局。於是請告歸。癸亥預修光宗實錄。錄成。遷右庶子。管誥敕。詞獨雅宜人。人爭求以爲榮。補日講官。每遇講敷析詳明。寓以規諷。上肅容傾聽。其方音不合者。輒諭曰。查取正成先生。陞少詹事。加太子

賓客。進禮部右侍郎。時閹忠賢初竊政。附影觀風者。每舉羣獄秩。基命風裁澄峻。每正色講筵。獨弗推榛逢抱。怪歎淵。每自矢曰。無負細旃也。會楊漣左光斗諸獄興。擠者羅以爲逆黨。以激怒閹。果恚。及天啓四年甲子。以講筵敘遷。獨基命守故官。不晉秩。基命遂決去。或謂之曰。執政有瓜葛可解也。基命不答。從容謂之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自墮。安作皇上規繩。乙丑注籍不從歸。遂擬例以原官掌南翰林院篆。便道歸里。再疏乞骸。不允。亡何。以他人疏內批閒住。遂歸。集友人結春華社。詠嘲高蹈。快發高朗之旨。不復念堅羿之矢。而顧尺口。若將終身焉。懷宗御極。即家拜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每進講。披瀝忠懇。如曩時。與修神宗實錄。基命每對上。鵠立至表。懷宗每目屬之。尋回部管左佐郎事。力任澄敘。疏進剔澄。飭諸曹郎各舉其職。乃奏議罰單贊訪。使京朝官各舉所知。疏進上覽。以資推補。仍先起廢。懷宗皆允行。未幾邊警亟。上御平臺。集廷臣籌求方略。基命念綸扉爲戎行根本。無論籌略出自帷幄。即文武大吏。在用得其人。而內爲應。非綸扉所願。多讓焉。綸扉非人。安問大吏。樞貳佐樞。曾不關其說。而悠悠置之。不問預儲。事急則議多任少。或條議薦舉。非鑿鑿可行。常盡度勿問。至於大豪傑。抱負賢大略。急宜敘廷臣署舉。分曹甄試。不至要人攜所暱以要常事。逆之遂有煩言。從之。輒以庸人當非常之變而敗。乃應對條四事。曰儲輔弼。簡樞貳。采薦議。廣招來。懷宗嘉納之。崇禎二年己巳。特旨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一日合同官入對平臺。懷宗方救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關門。乃一一詢方略。基命奏云。宜以戰守機宜付承宗。俾盡其才。勿掣肘。承宗必有以仰副聖衷。而他所敷陳。於戎務獨才。一時皆心服焉。懷宗每拊髀思得士一當敵。時庶吉士劉之綸薦蘇州僧申甫。申甫獷而黠。饒談兵事。之綸嘗陸沈陳申甫有撥行之請。曰募生兵。僱衛車。懷宗壯之。命基命詳閱。極言此小技。敵張甚。非可嘗試。第以甫爲駿骨之招。可。懷宗默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竟不效。人皆服其先見。會諸兵逼都城。旋歸東。時紛召外兵。基命以爲外兵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七萃乘城之士。宵且不得下。宜募之勁卒入衛。仍常額招。備諸衛要。調集費繁。額賦當急。凍糧當運。明年領兌顧運之法當行。新餉常增。屯運當緊。豆料之費當均。行糧常覈。而司空之局收發辦造。仰盤饑怒。給發收貯當斷。內造外造當促其期。目前見行當急。來歲當預。然筆鑰之選。或當簡括。鐵頭鍬鑊。黃口又沓拖。不可奈何。愈以環衛屬士。不甘寄遣。而四方選卒。抵折輒爲賊散。至於六垣往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聞。亦徵眞實。發仍支應。即錯立族談。未有擘肌分理。基命乃一一條晰諸興革大計。仍痛言所以籌邊之策。稍不堪。再上請納。嘉命擬敕諭行。懷宗重瀆。欲復勳臣運道。而諸勳攻詰國體。基命極論勳臣剏軍蠹濫諸弊。事得寢。冊立東宮禮成。加太子少保。一日。懷宗御文華殿。詔輔臣曰。近法紀廢弛。宜大振刷。基命對曰。治道第宜去太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懷宗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如。基命默然。每以懷宗燥怒不測時。多所挽回。人莫知也。是時諸兵尙謀遵永。而兵尙梁廷棟忌總理總兵馬世龍。謀更置之。先是世龍同廷棟分總文武。世龍負氣。岸不相下。廷棟入本兵。職即未嘗勦世龍。基命獨破羣忌。力奏。上乃敕世龍進取。得弗更置。使世龍統五將軍下。西南州壁於灤州。未幾。世龍又於衛夏三戰。獲首虜七千有奇。非基命力護不及此。內府乘機要挾。劉嵩請增兵。基命上言。西

懷宗我龔恩顧爲助逆．應如聖諭．逢賊卽殺．不問種類．其召募當令督撫挑練土著．補足舊額．不必別鎮臣妨勦．懷宗深然之．宣督議圖插以伐合謀．其命謂東難方殷．插患再啓．力不堪兩應．但勿非其類．而力爲持重．從之．至議固根本．則請用道昌派三鎮重臣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兵餉當籌．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聚．幾如藩鎮．因請一中樞大臣．親提勁旅．以彈壓懾懼．懷宗悉嘉納焉．上方銳意精嚴．一時臣下．兢兢自護不暇．其命每遇所讞誅．輒按法原情．反覆開陳．不爲矯法以徇時急．多平氣而奏．如尚書張鳳翔、喬允升、胡應台、韓繼思．皆與申理．得從寬典．如副都御史楊鶴．邑遣下詔獄．力奏改刑部．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以私書論斬．其命獨疏救．略云．非論嚴旨．仰見皇上明作求治．飭法懲貪之意．然罪至決不待時．法宜無以復加．二臣所犯．積習因仍．原非一日．有此一番天威．亦足使人警惕．濯魄洗心．祖宗法讞．眞正死罪．無可矜疑．猶必經幾番覆審．再三才奏．總以事關重辟．不嫌過愼．因跪會極門．自辰至酉．上意解．釋遣戍．時御史劾州邑稽遲長吏．朝廷欲以軍機論罪．又以各鎮餉司收放任情．致軍丁譁躁．當遣官督察．乃詳奏長吏稽遲之苦．又奏餉司已飭撫按考核．而將佐兵驕．動以邊餉爲辭．罪不在餉司也．懷宗俱從之．先是主事李逢申以擁戴爲嫌．除論其命．其命再疏請告．溫旨慰留．尋逢申以炸燬神器．同徐申懋擬辟．懷宗怒．欲殺之．其命奏謂大辟下．卽遣而永戍．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不諳練．致遺誤．非有他也．戍之外更無可加．得戍．人服其平．以克復功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子中書舍人．辭．奉旨褒辭功罪．乃奏謂敍功不宜併摘其罪．似當於行賞後明論前過．庶人知功賞區分．懷宗允行．以偶病不入直．上遣中官賜上尊白粲．持襆被卽欄面簽擬．時軍興大匱．而戚畹乞墳價數萬．其命曰．此不足濟軍餉乎．戚臣宜當體國事平．補給宜晚也．會病劇．數上疏乞骸骨．允之．賜白金綵幣．遣官護乘傳歸．具疏謝．猶懇忠愛．進以保躬節用．懲遼之前車．備宣雲之未雨．上優詔答之．旣歸．遂幾馬懸車．作耆英會．爲詩酒．然時惓惓以國事爲念．中外望其出以安天下．前後論薦無虛日．於崇禎八年乙亥八月卒．卒之夕．猶備沐草遺疏．所云振國紀．肅吏治．正士習．蘇民困．覈兵食．綱紀數千言．奏上．懷宗震悼．予祭葬如例．贈少保．諡文穆．其命長身玉立．鬚髯疏朗．居恆恂恂溫厚．及遇事毅然獨斷．力定．確不可奪．嘗帝前每發所欲言．析衷羣議．酌稽故典．體合公心．人咸心折．閣事不作游移．樹屏翼而賢者自親．不肖者自遠．至於機密之否臧．刑賞之輕重．文武大吏之去留．每以一言用不用爲效．天性孝友．周急恤孤．獎掖後進．汲汲不倦．門無私謁．能相日．家無長物．人號爲淸白相公．子克靖．成崇禎癸未進士．官翰林．

史官曰．其命當閹孽焰灼日．去之若浼．其時文人雅士．率蠅逐影響．以希聆睞．況生同梓里．獨弗寬炙．乘爲借枝．羅吉運辭橫捐而不爲動．可謂骨鯁錚錚者矣．孫承宗謂其立朝忠厚正直．能見事於蚤．定謀於猝．衆默獨斷．衆智獨愚．衆佻獨沈．衆遲獨敏．知言哉．余謂非神識堅定不及此．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五

孝義傳一

史官論曰．君子樂道人善．至於孝子悌弟．貞朋烈士之狀．往往播於街談巷說．稱夫牧豎．拱立而傾聽．人孺子．留連而諷誦．不必述者之爲惇史．與稱說者之爲君子也．嗟乎．天性之舉．出於至誠．入於無間．理塞幽明．而精通玄感．豈不信哉．予考史傳．必列孝義．以其爲王事所決．一代人心風俗所繫．樹風者必採焉．然吾觀王者有作．禮備樂興．猶屢屢不敢言符命．而醴泉甘露．時流荊蓬之庭．麋鹿馴鳥．每聚茲廬之側．是匹士得天感於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或求一事之幾於匹士而不可得也．嗚呼．豈不偉哉．

廖欽、字敬先．吉陽人．自少論學．明毛詩易書春秋．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同薦上．有司不偶．輒隱．以事親講學爲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供給．以輸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匱．課稅非數．逮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爲晉曰．民窮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效．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欽．欽求逃匿人姓名及數．榜列於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欽．咸奔走面集．惟恐後．未及期

錄是。公私不授。欽旨於省臣曰。設既是。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之。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於道。民曰。微我公。我其得免乎。八年秩滿。調吳江丞。宋劇難治。蒞任多惠政。民信服之。有隄田數千頃。久爲水所齧。田業漸削逃。勢家相推諉。事聞於朝。令官修築。期迫甚。同僚皆以他事遷去。欽獨怡然任。詣隄估工費。召民諭曰。隄成。爾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罪。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協力成之。毋俾我公受責。至期隄成。秩滿既去。適河內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爲欽。欽亦不辨。遂受誣。役作鳳陽。河內吳江之民來助役者千百。既而釋歸。杜門讀書。鄉中無賴子。携詞以誣欽。兄弟俱逮下獄。欽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事。爾得歸事親。俱斃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蓋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於縣庭。主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戍宥峰。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廉父也。欽紿曰。我商人。非廉。於是衆老少爭饋之。乃羅拜。欽不能隱。婉持酒殽相勞藉。留信宿。各持鏹以進之。須臾真數百匠。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汝縱汝錄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贈爲可受。則皆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買今日之利。民益懇請。欽揣知民意堅。夕遁去。

林鶚。字宗道。以字行。改字良御。先莆人。父實。字惟實。元末游擇。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爲吏。不私人一錢。民有冤者。百計伸之。後生鶚。少亦試爲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業儒。因究心。得其旨要。事父蹈程從。洪武五年十年再徵至京。懇乞終養歸。備訪實曾。從趙撝謙遊。撝謙宗程朱之學者。依三年。歸以教授爲業。立家法。別男女。嚴不順之婦。凡冠婚喪祭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父喜且曰。吾爲吏三十年。閱居官者。始未嘗不皎皎著廉聲。久之竄其徽。純白者鮮。將如是。異吾子。大吾名矣。十五年再徵。辭不獲。赴京。同召者八千餘人。對策第一。上命學士府徵廉德行科。復居第一。賜宴內殿。與同時趙甫申甫。曾以布衣入侍。尋拜監察都御史。時有狂人入御座。詔求直言。陳格君心、澤民物、二十事。言甚切直。上嘉納之。每侍食。論大政。因論同列都省參劉乖政體。上兩釋不問。實黨給事中黃希摘疏中字激怒上。徙滇南至蜀之瀘州。會大赦。當歸。郡縣以未得旨。留滯之。上忽思之。召入見。使者抵家不得。御史蒞檄其父詣朝。令偏覓。至蜀。聞鶚病卒。上思益甚。乃畫像。詔取鄉居者。募求之。給路關。且面諭曰。得宗道人賞千緡。時門人陳格在道中。遇櫬於播州。距父沒二年矣。至激州。始以告。被髮號慟。行奔喪禮。至武昌。觸極陸父墓。悲不自制。赴水死。時洪武二十一年也。學以禮爲宗。修於身。教於家。及於鄉。皆以禮。故鄉人號爲愛禮先生。其教人內謹心術。外謹威儀。言詞日記功過。歷相考驗。反覆開諭。必使有所感悟而後已。故惡釋氏。欲驅之使不立於中國。陳北溪。晦菴高第弟子也。產於漳。鶚謂北溪之學。皆自庸行庸言。模實頭做去。故其學一本於躬行。趙撝謙則謂鶚少講明而多篤信。輕體察而重力行。林雍稱鶚事親至孝。扶植綱常。陳眞晟稱其執禮化俗。大有功於名教。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嘉。趙府長史。

陳雅言。永豐人。父立本。興元路學正。雅言生年十三。祖可權。常閉戶授書。偶至其傍。輒探架上書與語。舉琅然無一字闕誤。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景徵。授書於徐江東。二人見其穎異。咸歎賞之。肆力古

學。經史子集。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丸藥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元末以茂材薦。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己寒松二賦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於擾中殮葬必盡禮。明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學廨廡。以雅言典教永豐。事創始。戶口土田失實。供億百出。縣官束手。求雅言爲規畫。公私稱便。建廟學成。無揭。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孤寒者。撫而訓之。有貧者衣食之。父母妻子歿無以殮者。又具棺衾爲葬之。行之數年無倦。民有負官租。至三年不能輸。督迫甚急。鬻其一女爲償所逋。女得歸。改嫁士人。郡守屢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日。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疾作。洪武乙丑卒。年六十八。

鄧學詩。字重雅。吉水人。有孝行。元季之亂。寇至。恣殺掠。母劉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隆巷空舍中。踰日。寇騎索得之。解所攜金得免。繼復有獲者。求金。盡矣。斬之。已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傍甚哀。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適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巢寇。詢知其從者憫之。予酒肉。又自爲詩令和。嘉之。遣其下將出城。使逸去。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爲宣使。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哉。謝病歸。尋復舉於朝。授固陵稅課使。乃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廉介寬平。商賈爭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己愛民。如固陵。甫再歲。日告致仕歸。自號疾退子。耿介修潔。氣岸軒豁。不屑治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往往慕其人與其學。爭延致之。則挾策日往來。時爲歌詩以自適。官司皆知而禮之。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人曰。廢於官。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或死。或遠出里。後生賤以士名。有不能究知平生。多侮之。學詩不屑較也。年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歡歡。寒冬不得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屑苟諛狥人。以求所欲。建甯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之。官滿將去。念將無以爲終也。爲備斂葬之具。遂去。自士希去。知者加鮮。未幾卒。有紫雲覆屍上。閱旬日。面如生。人咸奇而葬之。

唐璩。字川之。南海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得獻。猺寇至。被執不屈。死。有稿肆集傳於世。璩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蕡遊。作詩文有古風。性剛介。交友盡義。痛父死非命。作蓼莪亭寓感。每日再至其中。東望號泣久之。蓋其葬所也。學者即其號稱爲樂濟先生。與東莞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菴。劉子羽芸菴。何淮溱菴。劉子高。稱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衣冠嚴偉。爲人所欽。酌定鄉約。人皆信守行之。輸公賦。補尺籍。必遣少壯當行之人。禮遵文公。必敬必戒。子弟教以孝友。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毋令侈衣冠。博奕飲酒。鄉立爲甲。譏其出入與所行事。即有奇衺。聞之有司。子璉有文行。母瞽。不能自食。璉旦夕飲食之。徧求醫。母目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莫不敬重。參議陳性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友也。璉勵術禮。大祭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爲迂闊。曰。文藝末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正統黃蕭養之亂。避寇佛山。書黨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王順、字性之。義烏人。幼嗜學。皆從許文懿受學。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陂湖。瀦水溉田五千餘畝。歲久堙圮。天稍不雨。田咸作龜拆。民不得蒔。順即倡與築之。約田為輸作有差。而自出布錢。斲石作水門。視時蓄洩。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皆緣為姦利。即老幼廢疾不任役者。諸悉籍。甚者捕比鄰以代。順白縣覈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墟疾急不能致藥。順儲峙以待其需。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棺櫬殮之。逋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為移文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其學。月旦十五日。具船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講生堂下。而自正衣冠於中。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官知其賢。凡婚姻貨產之訟。往往下順所調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初定田賦科由之籍。請順鉤校。諸宿弊盡剔。順欲遂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素服而臨葬者千餘人。大雨中皆為歲立。縣官嗟異之。順樂易未嘗有慢色。好賢樂善。通周易。每鄉人飲酒。奉律令。每為人解釋之。閒居輒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

潘樞、字恭嶽。鄱陽人。元末吉安為劇盜李道明所據。安福州屠掠尤甚。明兵下江西。李道明遁去。以樞擬為安福通判。署州事。舊有俘略男女數千。官軍將奴之。眾無敢言。樞問曰。此當何罪。王師如時雨。將平天下。而反累平民。且及其孥乎。白於主帥鄧衛公。請一切釋放。眾皆憤憤。鄧獨欣然。令騎兵大索曰。敢匿者斬。乃得出。自設廩食之。婦女稍黠者。俾以塵土涴面。眾卒議乘夜來劫。樞知之。授以計曰。脫有覺儆。當同聲大呼。已而果然。衛公驚起。執首惡者戮之乃已。因度道里遠近。次第放歸。無家者與居傍縣者。召其戚屬辨驗而歸之。大軍道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半。潛與李寇通。夜抄掠為姦利。民訴於庭。樞擬作。如所失償之。日撫循賑恤。漸以完實。而卒終不悛。引寨丁二萬。鼓譟南下。知不可守。開城門。縱百姓避寇。詣府乞師。與賊大戰。敗之。州以復完。已而徐達以大兵至。走轅門獻計見用。進攻永新。轉餉不乏。戊申。改州為縣。以為主簿。前後九年。治為江西第一。癸丑。召赴闕。未及用。卒年五十一。父希古。有文學。推善易數。號東湖逸士。一日病疫。將革。妻胡氏披髮祝天。期以身代。翌日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受汙。後遇寇將加害。樞及弟機樹柄爭代死。賊憫而釋之。人作五義士傳云。

朱煦、仙居人。世儒家。母楊性嚴。諸子稍不如指。輒撻之。煦畢之盡悲。不致母怒。父季用。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僅五月。亦以例逮。日用錢僱役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上。謂煦曰。吾膂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為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悒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耕業共守祠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潛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戮死無恨。父寮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憫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痛亦死。或者以煦誓死得免為幸。又以父子俱死。王叔英憐而傳之。其時有陳叔弘黃巖人。與鄰人爭。鄰人以贓告弘。弘罪當死。其子圭上狀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父。陷不義。圭罪當死。使父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使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刑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戍圭代。而減其父罪。兵嶺南。聞者皆恨濟之酷。王中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李英力耕養母。冬必溫衾席。母患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周炳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獐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趙讓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敢傷。弭尾環繞而去。盜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反遺之鈔。即埋於地不用。給事中魏敏以母病乞歸。未至而母卒。敏即走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慈烏數百。且鳴悲號。集樹亦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踰逃難。妻擁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采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為供。母卒。仍求其前世三人遺骸。合葬之。又盡詔同旌其門。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祖本和。號梧岡。以篤行稱。瑛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年十三。中省試。元亂。奉其祖及母崎嶇避難。最後自雷州奔廬陵之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即冒兵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告無子。惟此一孫。情極悲慘。賊憐其義。兩釋之。瑛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妻張駭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既解其姑。復縛張。既就鄰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賊持之急。益大罵。攢刃解之。明兵定江西。有司知其賢。凡三薦。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為人豪健慨然。以氣自負。有劇寇殺人。有司懼不敢捕。以屬瑛。立擒殺之。一子曰遂志。中進士第。官山東僉憲。

孫維中、瀛州人。世為阜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興學也。愛古名臣言行錄。能背誦之。為儋海州吏。時貢益都府。會父琳卒。皇皇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苫塊啜粥。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多為泣下。日毀瘠。僅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類面而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不對。聞之縣令戴友諒。勿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歷廬而過。孝子嶺然塊處。風雪中。聞足音。遽問曰。暮夜欲何為。戴歎息上於部使者。請旌。妻劉氏從維中之化。維中居廬三年。劉亦居墓室。不近酒肉者三年。子尚志。業儒。為禮部主事。

祝大昌、字公榮。麗水人。色養父母。意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如失。得一味甘。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餌。奉飲食。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間走禱群祠。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墮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殮殯奠。一遵於古禮。會傭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棺俱焚。火忽自滅。既葬。乃肖二親像於堂。祀之如生存。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歿。號哭顛仆。久乃蘇。撫其孥以同爨。為念請於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莫敢不率。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間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為吾不睦不友之過。故鄉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特。耆敍史上下數千年。治忽興微加指掌。尊賢重儒。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傍行雖不周

之死，給之棺斂。儉輒出粟下糶，惠族鄰，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以薦徵，辭，隱居而終。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父遂仕元，爲蘇州提領。嗣興生而純愨，事親至孝。母患癰潰，臭穢不可近，爲躬浣洗，執扇驅蚊蚋，晝夜不休。既又患氣疾，百藥不治，乃刲股肉作糜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啜之，氣疾如失。一日，母思麥食，時麥始花，求之不獲。凡川有麥者，解衣入水覓之，膝脛赤腫，號呼顚沛，得三麥，人以爲精誠所感。既而省徒，祛歎曰：「事急矣，株守不得，如父母何？」移入郡城，稍貸富貲，賈分息，悉歸鄉計，貲大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宅心仁厚，里鄰者必思賑給，而不欲其知。有王姓者來貸，負母疾不能償，嗣興往以錢二十緡救贈而去。民有告糴者，卽沽衣百緡，知其貧，而贈與受其直五千，佯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有負販者至，值高下，嗣興一聽其言，不與較。鄉人怪之，曰：「彼過索直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用乎？」遂大儉，來依者益衆，嗣興擇屬近舍舍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藉，每晨躬調粥藥撫視，卒賴以全。方寒朝出，道中拾遺簪，悉歸來求者。未幾，又有忘契券白金者，見而還，贈曰：「白金固易致，契券乃貲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密伺而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捷欲死，謝曰：「三尺微命，皆公所賜也。」嗣興遂不請其報。其篤行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晚慕浮屠，讀其書，豁然有會。後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既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乙卯病，恐廢書，圖揭屏間，日之。卒年八十四。莊官至參政。

邱鐸，字文振，祥符人。通經史，善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行省提舉，鐸侍母留吳越，欲歸。會天下兵大起，鐸擬避地四明。及歸職方，復率母至建康，每向西泣曰：「武昌有來者，庶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至。鐸賣藥市中，給供養，怡然忘其貧。未幾，弟鈞爲上虞丞，迎鐸與父母皆赴上虞。母疾，鐸晝夜泣禱。及歿，哀毀幾絕。將葬，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今逝矣，可委吾母於無人之域乎？」山當白馬上湖，人跡罕到，白晝虎豹旁午。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寒夜月黑，悲風肅颯，如臨鬼神，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虎豹交跡廬外，聞哭聲輒避去。會稽人楊維楨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亡者八人，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死皆返葬。鄉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寡，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純篤，他皆類此。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貧窶清純，爲人剛介，幽居僻舍，力學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元屢聘，不仕。洪武三年庚戌，定以經義試士，慨然曰：「道可行矣。」以春秋舉省試，明年登吳伯宗榜進士，授臨清丞。會有族叔任憲司，改績溪簿，有惠政。奏最，陞上元令。上察其清，將拔置要職，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奉歸葬。服闋既久，或勸之仕，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況吾志亦小試矣。」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有異同，曰：「是吾德薄不能化之。」終不安，且生他隙，於是避居梅溪養母。至於析箸，悉聽弟自擇，惟拾一二朽敝之具。庶弟仲舒甚稚，母子孑孑無所依，爲子視之，及長，悉所有俾後成立。洪武丙寅，母弟伯讓得罪出亡，上遣官捕之弗得，逮所居，執其母覆命。公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婦當也。」親故諷之亦然。曰：「母雖去，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全己身耶？」官按爾難之，徙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竟死，人皆悲之。詩文溫雅，見李忠文於孺子時，奇之，勸必教以正。逮別，送者數百，無不痛泣，神色怡然。遺忠文書曰：「吾以家也，子異日爲國，勉之，勿自怠。」

竹鼎，字元友，太和人。祖愼可，教授，稱鴻江先生。父思立，篤學不仕，稱竹齋先生。鼎性孝謹。元末紅巾亂，奉母走避，寇追及，執其母以去。鼎隨之，號母老無供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鼎號泣以身翼蔽，寇益怒，運斫其頂、肩及足，流血被地，而捧母不舍。寇帥至，憫之，捨其母子入營，調而藥之，得愈。會遣從出江西行省金齊卷撤迴，辟爲濂溪書院長，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里。經兵燹，室廬皆燬，縣尉楊爲構數椽居之，榜曰「竹孝子廬」。母歿，哀毀盡力襄葬。江西平，辟與課稅，人稱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爲縣，知縣劉昭以明經舉，辭，教授鄉里。鼎眉宇秀朗，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強記，寡言，隱絕，工隸書八分，善爲小印章，渾然古雅，精曆節數，占筮奇中，人皆稱之。二子廷、顯。

陳思道，字用和，鄱人。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節自守。督思道學甚嚴，雖大寒暑，必使執事往，或少懈，泣謂之曰：「爾父名爲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撫育者，賴汝有知，取法成立也，奈何背之？」思道泣奮，恐罪，肆力於學，每夜分不休。母卒，思道哀毀疑狂，號曰：「既不侍養，又未見成立顯吾親，何以生爲！」於是求死，家人百方喻解者久之，乃釋。服闋，入郡庠。母先爲擇婚石氏，至是年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爲養姑也，先母又爲用婚？」親友交責之急，乃得成禮。合巹後，號泣凡七晝夜不絕，婦亦化而哀之。益勉學不廢。洪武六年，貢入太學，以知在屬其室劉嘉陶朝官瓜之陷，以詩文稱純孝焉。

毛鉉，字德玄，蕭縣人。幼事繼母以孝聞。至正末兵亂，寇至，衆驚走，母老不良於行，鉉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死耶？」鉉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寇不忍犯。後避地冥睢山，會父病疫，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猛虎，弗可行，鉉徒跣出山，乞酒還飲父，父愈。與兄弟分財，悉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歿，方殮，兵驟至，人皆懼棄匿，鉉曰：「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護而還。再從叔殯城隅，遭世亂，人取其柩殆盡，鉉買地葬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皆出資爲妝。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追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鉉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紘、綎，皆以道學名。紘由國子生爲禮儀司序班。

吳宗元，字長卿，諸暨人。宗元孕十四月而生，幼穎發，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以高壽太息曰：「母老年，得力田爲養足矣，何以仕爲？」固辭。母卒，號慟幾絕。久之，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惟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大病，是子衍食嗣之。製家教書，訓飭凱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鄉族之事居多。性恬沖，於物無忤，親謁澄山，絕出甚不繫成中，有聚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琴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吹之，聲振林木。晚歲齡髦，行步如少壯時。及卒，期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不絕。

朱環，義烏人。赤子時無兒啼。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生子豐及宗周，顧疏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

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歛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撻環榜掠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號泣謝過。終無一語辯其冤。桂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數瀕死。怡順受無怨言。桂見過璧益厚。璧子應多。繫入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行子曰元。女曰壽。元字子初。盜起樹岩。沿岸峽源山。精劫環及兄。賊奉之爲帥。環莫知之也。元聞。遽歸走白二父。當速避。環老憚奔走。又謂亡是事。不聽。號泣請。又不聽。罵之。元度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抗盜者。必殺盜。魁有名。伏垣下。賊偵騎至。斫殺。梟其首。以血手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旣獲。環亡奴素有怨在焉。誣以通賊。遺之金。逮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多論死。會元病。不能出辯。壽已嫁。適歸省。元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聚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儻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號益切。馮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第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環尋讀書。嘗舉元進士。入明不受辟。年八十六卒於家。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坐法謫役浦江。貞昉時爲諸生。聞之奔訴郡守。願代之。守以其名隸儒學。難之。貞昉號泣曰。人孰無父。奈何獨沮於我也。得如請。卽日上道。詣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詿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年九十。且衰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終天憾或及其身。臣犬馬齒方壯。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上從之。貞昉乃欣然改服就役。然體尫弱。不勝負任。苦越七月卒。人皆憐之。貞昉通周易。能詩。性剛直。讀古書孝事。歛袵久之。且曰。使吾生其時。亦當若是。每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年二十八。

姚斌。八歲好讀書。貧弗能自給。從里中大姓塾師就讀。業成。元季亂。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沈。斌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遁湖。已爲淮兵所得。疑從盜中來。縛送郡上軍。辨得白。將署爲都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上冊。歸母遘。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鳥攫致白魚盈尺以爲供。後兵息。臺臣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益高其節云。

嚴宗齊、字思凱。常熟人。元時亂安豐爲總帥令、入明。以鄉兵抗諸郡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宗齊私念時法嚴必死。父老。萬萬無就遠理。兄冢嗣。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卽身詣吏曰。宗齊精力彊。久任官中事。父兄無所與。吏不疑。被訊一一引伏。獄具。洪武辛亥夏六月斬於市。顏色不少變。年二十二。知者無不哀之。爲具斂。以屍歸其家。

崔敏、字好學。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爲縣竹尹。父子不相知識。踰三十年。獨依母氏。泊兄居。幼勤學。壯而彌篤。元末兵亂。與母及兄皆相失。孑然獨居。思其父母。辭室家往徧求之。入秦不遇。乃入蜀。抵縣竹。其城邑數經兵亂。奔爲荒落。詢遺民。求父邸墟。無一知者。乃獨傍徨叢棘間。仰天號慟。絕而蘇者數四。無所見。復歸秦。行次鳳翔野。遇其親戚有知者。訪得其祖父葬處。卽啓攢。負其骸以歸葬。人皆稱曰崔孝子。

劉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逋死京師。謹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四。慨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衆勸勿行。卒不能尼。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卽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制。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年十六往。不能代。於是又歸。悉鬻其家貲以往。會赦。三往返。卒歸其父。父歸家貧甚。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憲使張偉聞於朝。旌之。後子孫相繼科第。多貴顯者。人稱天道云。

楊敬、歸德人。父晏。洪武間死於陣。時敬十歲。聞訃哭踴。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於先塋。事母孝。溫凊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裒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異之。事聞。詔旌其門。子懋。舉人。任知州。

顏琇、字季粟。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偕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卽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庋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旣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腆腧。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總代。竟不肯。父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死。敕駙馬都尉梅殷監刑。時剛往省代役。立河上求渡。聞之。遂裸跳泅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誦云。

鄭氏、金華浦江人。出唐宰相滎陽浦江白麟之後。於婺爲山邑。俗樸茂。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錢氏同居者三世。至乾道間。鄭氏有名淮者。自滎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去白麟十九世矣。淮生照。照生綺。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綸數萬言。事父母孝。父非罪逮。當死。綺上書郡守[illegible]請代。得白。母張氏病風攣。綺保護如嬰兒。每適廁。必抱負就之。三十年不懈。數薦辟不仕。卒。賜號沖素處士。當處士世。實始創家規。勸子孫無異爨。綺生聞。聞生迷。迷生政。政生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仇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德珪竟以計先死之。子文嗣文泰。家益昌。蓋同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順帝至元二年復其家。初文嗣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方正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儼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箠。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以爲有三代風。吉凶之禮。一遵古人所定。有家範二卷。使者余闕行縣。書東浙第一家以寵之。太子聞其事。歎之曰。此國家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子鉉。字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日侍左右。操其槪度。助大小之政。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雍雍。有周旋。皆得其懽心。比主家。鎮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鉉歿。從兄銘字汝鼎。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贅婿於遂塘張氏。盡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之。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從子渭賢

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內虛其席者久之．渭受春秋學於吳萊．大義畢通．吳萊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翰宋濂．晝夜相劘切．肆力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嗜鮮魚．必偏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力致之．焚香禱以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而目蹤數．不妄言笑．不□與人交．終日默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不苟．□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卒年六十二．從弟鉉．字□貞．嗣主家政．方嚴有禮度．父病．適喪妻．不敢哭．強顏笑．進湯藥．後八日父卒．一慟幾絕．三日鬢髮皆白．或勸再娶．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忍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家範益增而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疏也．有家務．羣趨竝赴．雖甚勞不懈．不知其事非己出也．義洽仁孚．和氣充溢．過其門者．神融心怡．而謁客之萌．銷沮無餘也．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纖悉毫．咸有文可覈．諸子弟皆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若無．踐韋布色充然自得．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卽童幼．不識闤市嬉戲事．諸婦惟執女工守教．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僕有施嚴者．父死行喪禮如其主．蓋所感如此．鉉持正．尚風義．善文辭．而於人有恩．出遊至燕．謁文安公傒斯黃文獻公溍．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論詩文或達旦不休．仲子沐．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鉉上書陳時政．多採而行之．一時士大夫無不敬信．卽卹獄．聞公廳．未嘗不斂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且三十年．里中煢獨廢疾者．多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塡門．論之不服．元末兵亂．大將數統兵入境．皆戒士卒無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衆五萬．驛至劫掠．說以利害．阿魯灰傳問計．對曰．浙東據山阻海．其民柔順．撫而有之．使盜兵不敢東．爲朝廷障蔽．功莫大焉．阿魯灰不覺屈膝．致束帛爲謝．天兵取婺州．鉉家避入諸暨．李左丞統兵至．歎曰．此義門也．躬爲扃鑰．舉卒．道兵護歸浦江．甲辰年七十卒．葬於諸暨州．以沐封從侍郎浙江行省左司都事．渭字伯陽．文顯之孫也．父繼．義門第八世．主家政．均平齊肅．有盜入林．僮往覘．爲所擊．僮妻往護．墜塹死．禁勿訟．官自殺之．人皆感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二．繼者濂．字仲德．號宋苓子．美髯長身．貌肅而氣和．田賦推擇爲長．入覲．太祖識之．旣與弟浦湜洽爭死．得宥．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黎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懷之歸．舉割分其家人．上遣人詗知之．歎曰．眞家法也．欲官之．辭老不任．上生辰．捧香詣闕拜賀．勞之．時浙江巨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數千指獨完．且食祿被賞．人以爲忠信之報云．上患俗習澆僞．欲尊顯鄭氏以風天下．命御史嚴震直有疏薦．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狀端正．論明敏可用者官之．常選宮寮．濟爲春坊左庶子．同時有王氏亦善家法．上知之．選一人曰數爲春坊右庶子．久之．擢濟弟沂爲禮部尚書．從子榦爲御史．濂自成童至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竭誠心．主家政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其王氏兄弟曰子啟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鄭氏之風而興起者．湜．字仲持．奇偉有長才．貌魁偉．洪武十四年二月．有訴其家交通胡氏者．吏捕之急．渭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受刑．自詣吏請行．濂方以事至京．

迎謂曰．吾家長．當認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爭入獄．上聞召至．勉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賜酒食．擢湜爲參議．上命舉有所知．以同鄉王懋等五人對．詔皆授參議．竝館其官．退抵官．吏民熟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與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鄉曲多掠其婦女爲奴．言於主將．縱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過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於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公夜取盜鞫訊．因轉置於庭．匿吏案下．俾竊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沈屍井中．明日詰之．盡服．人以爲神．十五年入京．卒年五十六．洪字仲容．明初嘗鄧公辟爲參謀軍事．已而薦入朝．爲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寶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辭累洪．累死獄中．妻石氏悲慟不欲生．晝議當配．石氏仰天歎曰．生爲義門婦．死則爲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汚其身以玷義門乎．遂絕食而死．事聞．太祖悼之．謂侍臣曰．此眞義門婦．竝歸其喪．渭字仲宗．好學篤義．卽爭死入獄．病卒．太祖憐之．歸其喪．鄉人私謚曰貞義子．柏淵．字仲淵．與湜皆師宋濂．習舉子業．讀古文詞．有志濂洛關閩之說．濂亟稱之．謂其有聞於道．文沐潔而木茂．進未有止也．母病逾年．抱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聞疽．不能坐．跪進藥．膝爲生胝．母病革．思食西瓜．旣食而卒．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而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闋．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賊盜作．挈從子弟避東陽．遇盜奪褫．淵在金華聞之．泣涕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冱寒不恤也．從弟澧與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擇名冑嫁之．家族蕃衆．卽有疾．不擇疏戚．夜三四起視．有死喪．匍匐身任．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有族五十人．流寓浙右．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鄰人貧不能養母．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卽欲養．其可得耶．厚周之．蓋解衣推食．建渡濟物．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藹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薦不就．明初聘以儒．辭．卒年四十八．宋濂深痛曰．其事我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先予而逝．引徐仲車事銘曰貞孝．所著有遂初齋十卷．子楷．鄭氏旣多賢子弟．源字仲本．剛介有志節．好施與．濤字仲舒．溫恭．學多深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入經筵爲檢討官．危素稱南冠而北仕．德行當推濤爲第一．濤與宋濂爲金石交．漢字仲徽．主家．建文四年．詔旌其門．漢入謝．陛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旌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印．燕兵旣入．有告建文匿其家者．遣人索之．先是廳事列十櫃．五貯經史．詒子孫．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史．乃寘其半不啟．而枋以鈎鑒暫暖．乃得無事．浦江歎異．以爲神實陰佑之也．

劉氏．先金華人．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之後．南宋有知言者．通黃帝內經．治疾奇效．歲大疫．日夜賫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敦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明經講授．出其門者皆翩弱若子也．鄉閭質平．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劇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且卽出．再娶楊撫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商卿孫曰玉文．宋季亂．父巾爲盜得．抱文頸求代．被創．得免．議婚應氏．已納綵．而女墮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竟娶之．應遵婦道．爲宗人女師．玉文子銘．少穎稱神童．吳丞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裴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銘事甚

諱。兄銘早世。撫其孤有恩。念族屬衆。登聞識。正月吉與日長至。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賦詩。情文稠叠。疾必視。喪必弔。朝暮祇謁先祠。大寒暑不闕。家畜二貓。偕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竊。未產者往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所鍾。鄉井爭化。有鬥忿。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陽埼堰。漑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里民。造版籍。嚴斂而嚴其書之。錙銖格。子姓有不善。面質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舉燈書目所爲於籍。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自鄭氏外。若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興關洛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上海民錢鶴皋乘時未定。率鄉民鼓譟入城。執華亭知縣馮榮、學官李宙。其補等。將害之。潤挺身翼其鋒。曉以大義順逆。舉家爲保。榮等得免。猶置獄中。知府荀玉珍逃之野。復還。遇害。潤匍奔死所。收其遺骸。函斂哭奠。授其家還葬焉。府及屬司入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穉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聞識不識。悉爲置之縣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梟悖。潤復具牛酒醪迎犒於郊。費皆自己出。既又率父老詣徐達拜其纛。渠脅從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邇榮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固辭乃止。時咸稱何義士。

王世名。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利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復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值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曲宥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當霽晝慘然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殮開喪焉。遠近奔哭者載道。

明書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五

孝義傳二

張翼。字飛卿。無錫人。大父存仁。負氣不羈。至元中江南皆亂。有詔降授官。出入從擁。夜過之。張自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詔爾主。尚敢作此態耶。反足蹴破紗籠。其人恚甚。執送縣令。欲斃於獄。縣令命吐詞數聲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翼長七尺。面如頳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翕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潔。雖當時貴人。有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議疾惡太甚。則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尸爲。及張士誠據姑蘇。無錫爲莫天祐所據。與士誠相左右。號莫老虎。其所部兇驍盜販之徒。首幘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嘖呼。民情洶洶。恐且罹有屠戮之慘。咸謂翼曰。避寇路絕。奈何。挺筆大書邵堯夫聞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來問計。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大將軍達破姑蘇。遂遣別將圍無錫。天祐猶欲聚亡卒固守。魏公遣兩命使者諭降。俱被殺。遂怒。傳令曰。卽不下。可屠其城。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抗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欲何爲。況未必能守耶。金陵兵有節制。攖之者無不齏粉。一城生死。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良久。擲帽於

地。曰、誠如君言。賀乃縋南城而下、走陷軍中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剽擄之中、咫尺雖近、隔千里、耳目壅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孰敢不懼。今特爲生民請命、惟公加察。主將視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國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賀入城、即城門呼曰、兩開、吾非淵矣。闔城皆歡而入、天貼出降、所活數十萬人。主將去、民爭聚錢爲賦詩、詞鑄之。賀作詩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爲不可及。柴有志事功、常路慰其縮直、不敢當。洪武中卒、年六十九。賀學不倦、嘗愛試子發氣之說、反覆爲諸子講之、舉詩須典。成章皆可觀、而未嘗存稿。子彝、字惟中、博學攻古文。元浙江鄉舉第一。未仕。洪武四年、爲同考校禮部主事、與尚書陶凱等議海王嶽瀆可法戒者、爲昭鑒錄。五年、凱出湖廣、六年、彝亦出廣西、皆參政。九年、禮部尚書定襄服制。十年、例作。十二年、起員外郎、尋免歸。

楊煥文、鄱陽人。生而精悍奇偉、讀書尚氣義。元末四方兵起、寇及於鄱、乃倡義旅、結寨、民賴以安。或勸乘時樹功業、則俛首不答。洪武初、鄉里有剽寇匿山谷、剽劫爲民害。官捕之、久不獲。縣重賞、有能致者給之。煥文糾輸勇敢輩、往覘其巢、寇覺、鼓其黨舞戟出拒。煥文力戰卻之、寇賊生縛之、械送有司。上功幕府、以前賞給、卻而不受。議獎與爵、酬其勞。辭曰、特爲民除害耳、豈希利祿耶。竟拂衣歸。而鄱劉某父爲寇害、往拜之曰、吾不共戴天之讎、微公不能殄。獻白金爲壽。煥文笑曰、官賞且不受、寧受私謝乎。爲士者固當除殘去暴、況交遊之讎歟。三日而別。時稱多之、稱曰關西義俠。先時嘗涉海遇盜、覘過城形勝阨塞、及得敵人虛實之情、因慨然將圖上方略。或勸之曰、計若遂、恐公筋力非少壯時、幸審之。乃撫膺嘆曰、誠晚矣。某在桑榆矣。遂絕口不復言。每暇日登高、指顧山川、感劉豫州髀裏肉生之歎、因以杖擊石長嘯、歌老驥伏櫪詩、究五緯河洛之書、以耕釣終焉。

蕭翀、字鵬舉、西昌人。早孤、育於季父自成、受學於劉尚賓崧。明初、廢京師城、賦郡縣民陶甄運、上遣御史廉治奸者。自成長千戶、翀往代役、爲奸者所發被收。自成詣御史言、縣賀命非我姪也。翀亦曰、弱任役者我也、叔罔無與。御史輸辨名、覺坐自成、謫滁州。翀號泣傾資送之。自成後亦得還。四明烏斯道爲作翀義傳。自成沒、翀與弟鵬翔、鵬遠、鵬霖同居相親愛、諸弟亦皆敬事之。惟嘗是翀。劉崧爲作孝義傳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應制賦、指授草稱旨、授蘇州府同知。盡力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地得金、匿不告、而求去甚力。有以其故白翀、翀詰問者、翀曰、彼所自得、與吾何預。聽之去。復起爲山東運副、儉素不變、至沒、囊篋一緼袍。翀河

南時、所製誠心恤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咏而已。諸上官咸敬禮之。長於詩、有集若干卷。歸老於家。

杜元、字一元、吉水人、居金陵。善學、有材氣、能爲詩。元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薦、不起、以布衣終。少時父患痼疾、夜數驚、冠帶伏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侍疾數月不寢、至愈乃已。貴人賢士多樂與游、未嘗以事干之。及有失心者、則爲用力不怠。趙弘中爲縣史、掾坐法謫徙、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教授資給被裹、金帛費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夜失火、方靜臥、

衆怖散、無賴子利其資、將劫之。則辭衆壯士爲出貲、贖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矣。鄉人陳鼎舉室死於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猶曰脫、并殺兒、陳氏絕矣。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郡邑吏輸料金陵不足者三千、解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憫之、爲質於大賈以償。吏以物來謝、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寂求救、匿之故人家、獲全。宋楊忠襄邦乂廟在城南、公本吉人、歲時率本廟游寓具牲酒以祭。攻醫良、於家治藥、疾病來造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必獲效。大疫、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由是人多稱其賢。及兵亂、相戒不犯。洪武壬子卒、年七十。子二、曰瑛、曰環。環字叔循、博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太學初建、環以儒士爲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至、流輩中罕見其比。故環之書名大盛。還太常贊禮郎、終太常寺丞。爲人醇儼直、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常允恭死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尤悲者、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魏敬先、而子友也、盍往依之。母附舟詣魏、魏不納。母大困、念子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冀一可資、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至杜元家。母服破衣、雨行。其時元死、環故嘗識母、是時對賓客滿座、乍忘之。已忽省、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膳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養乎。且環父與母之子善、今母困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無所過而返。歸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病、親爲烹藥、進匙筯。以母故、家不敢大聲疾語。越十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奈何。環促之、終趑趄未發。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僞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又三年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世世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殯而葬之、歲時常祭其墓。

李疑、字思問、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賃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瞑瞑未暝。即與藥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概不舍。其少恩如此、閭巷尤甚。獨疑以尚義聞。詷問巷子弟、得粟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困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爲人部掾、得疾、無他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困。延坐、就精舍、具牀褥饘粥、使處其中、徵醫躬藥、旦夕執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甚、溲汗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刷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篋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來其里人偕往、攜以歸、而發篋、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死、出己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篋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至、同發篋取籍、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饋、

都弗受反驗以貨遺歸平陽秋子應橋至京其妻孕將育乘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間敗歸罰婦曰人孰無毅急安能以室屋自隨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戕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俾婦遂以歸後州疑命婦若祝之踰月辭去不取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嘉與交見者皆曰審士審士疑前背爲文亦可觀皆以儒舉辭不就

姚伯華杭人元末兵亂盜旁午肆剽掠至親避匿山澤不相顧時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夕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度不能存奉二親踉蹌原山挾貲行爲草盜所迫投叢莽間各散失盜過父不度後盜至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母聞奮所挾物往救盜拼驅以去至一山路崎嶇甚夫婦老不能步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獨野追求不可得哭聲撼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臨斷間俄漁人棹小舟來伯華出貲乞渡復肩二骸至祖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穵土飢寒無力又慮他盜至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丈餘以二親殯於穴仍負土築塋高三尺慟哭嘔血而出明既定天下民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居而尾之子然一身形影相弔久之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在二月亡忌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妻灰灑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溼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悲已進飯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足不免跣得之以濟始從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變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幾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伯華少忠厚嘗寄人物甚夥一夕火發家貲燬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捲之可給以火伯華皆按籍各還之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篋視之皆鈔急追還之弗及逾年過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謂曾遺不自記憶其地出篋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繫獄死其內弟火其骸攜歸匿之紿曰得牧事可解伯華發其所有不足復鬻田付以去既而歸紿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至黃山寺益往取之衆知爲所紿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盍勿問

趙祥字林德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獲轉鬻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窮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天也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遽留之還令還國許給歸贈諭金山獨其母存不識曰吾兒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鄉里未幾重遣上命則去祥至日本啓以事竟請復還王允之仍令入貢中前請詔許謁職歸養祥母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鄉夷之狼得遂其養媿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疾三載朝夕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詠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辭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不怠父友璋病瘓延年餘起臥粥飯共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氏貴家女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嫌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辭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應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臨旁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貲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孝兒至矣已而父疾良已辭與妻盆偶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無所不至見父形於夢寐鎮中人聞誠孝所感士高善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値暴雨成霖其急行笑曰暖急等耳壽九十七終里閈評辭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虞謙字伯之明州人謙侗幼時即依依繞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書至明發有懷蘇蘇阻咽見者異之既長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謙代之行謙曰父命也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穆墓次彭城訪劉士熙遺事過沛拜王陵像皆有紀著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尚書楊守陳爲之請得免歸弘治辛亥父遘病謙侍疾嘗糞備極恐懼每夜稽顙北辰祝曰皆瘉於余身久之顯爲埋瘗血頰稜稜見父卒哭絕復甦殯殮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啜母入復嘔去坐臥苫塊祖髮而黑如困拓皆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個畢乃哭哭至淚下浸輒輒爲毀裂喪畢歸像設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殮哀真一如其父至還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閫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謙惟拊心嘆哭謙節親壯像至是骨立不復舊容守陳後見之憐其志爲詩歌里人稱曰虞孝先是月朔哭有白鳩來巢殯室旬甚每聞哭聲嗚嗚若助之者

楊妥字克彰淮安人口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名益著妥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悌父母世哀毀特甚母隆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備極孝養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衣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衆某嘗作官頭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變成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悌爲先才質輕儇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論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瘖禱醫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殁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饋夕奉澄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時閩縣邱陵爲太守王鼓爲都巡撫淮聞其名奏旌其門後子理爲給事中封如子官東海張澀過淮聞其事爲之贊曰予嘗過淮聞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嗟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蘇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眞孝也

劉和字元中吉水人孝性廬墓玉華山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繞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肯者惡所

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閏知且議費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徂山就道院中避遇時天寒遊人遺以衣色不衆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先是年十三時聞父理豫蘄死祖州慟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濟號者累日聞者皆爲隕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歸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後祭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好戲劇或強之卽據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既老而貧祗行愈高人皆以道人目之子天麟生五六歲値和卒能茹素盡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

歸鉞字汝威早喪母父繼娶某氏繼有子鉞由是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繼母令盡食將鉞輒逐去於是父子飽食鉞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耶輒復杖之屢瀕於死鉞依依戶外不敢入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繼母與其子居鉞稍不見收因負販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飮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繼母不能自活鉞往游泣奉迎母內自慚無所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壽死繼母終身怡然諸與鉞游者皆曰未嘗見鉞言其母若何鉞少饑飯而責而憐於小族人呼爲萊大人族子有歸鉞字華伯亦以負販養母已乃至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鉞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鉞所轉買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饘食一罹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餽終鉞無愠容鉞妻朱與鉞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郞吾獨被完潔耶叔之亡有遺子鉞愛之如己出里人稱爲歸氏二孝子

何鑰字宗道江山人天性至孝居父喪哀毀瘠口久之尚日吞嚥泣如初喪時見母毛尤謹溫凊定省必如禮家雖貧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殮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不釋服不入內寢飮亦不赴曰親在淺土吾其忍乎守令皆高其行聘之對使者拜受終不遺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鑰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復從王心齋王龍溪游充然有得其所論說皆發逮賢之奧其邑令嘗欲見之鑰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族人向鑰頓首請其人鑰不往族人皆之不顧也有酗酒者摘鑰於塗同行者欲毆之鑰曰此飄瓦觸舟耳奚毆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鑰覺識其人而不言將取寄姑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慚盡還其器物曰盡孝子者不祥自是不復爲盜

崔鑑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毗姍者善治容佑悅之與之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每諫止之佑不聽娼恨母撓諫佑每詈辱王王鑑惡之娼由是益肆一日佑出倡以語佐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泣鑑自學舍歸詢其母王曰吾爲娼所撓被辱甚狀今且自引決矣善自愛鑑聞之泣怒曰母姑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瞷娼所在娼適賴於廡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挾刃刺其左脇深入八寸許娼隨斃鑑以刃置牀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罪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已繫王將愬諸理

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未不信欲舍之鑑曰若殺不吾信請與殺人之刃尙在牀下驗識果然兼乃釋王而獨以鑑論報聞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刑部尙書聞淵尊衆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發伍淵請以鑑幼且情可原宜併釋之乃公上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可矜憫是上曰崔鑑既爲母冒誅情可矜恕其原之鑑得釋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幼有至性及長篤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歿則衣冠號寢牀下晝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謝房室訓徒鄕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於怜之爲助其葬母殁哀毀骨立廬墓側寢經讀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質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先受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少保林俊疏薦曰劉閔學行高古雖顔閔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敕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使者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瞻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於家瑾遂自省鄕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致樸臨事周愼頗有閔風

榮析定海人性孝友家以孝戶輸官析承其役弟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濟高氏辭從兄弟歲輸鹽竈自縊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己之毁事上聞上以淅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捕各倉戶豪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析亦在逮中其弟稅顧代往析曰吾之往也死生未可知吾有三子爾尙無後豈其可稅又詣縣庭請代析曰析之名固不可易服力任事當析也稅固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追及析行一舍許稅追及之析叱之去不離卽乘峭垣以塊擲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析果死析前瘠窮理凡婚卜地理皆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哀之稅走負其骸歸葬焉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元以儒吏爲河南淮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於衙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杖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竊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憫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營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移文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

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登之庸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就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除人。我更何恨。遂持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留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兄士享。弟士貞。皆有文名。

高瑾、大梁人。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且趨侍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喜誦讀。每稱說先王。不飲酒。皆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訕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瑾官邸。輒蹙額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遂歸。時從令得代去。往問瑾曰。我孰與新令賢。瑾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瑾趨拜御立。里中人假偷僕使。不復問白其主人。雖豚放猶一家。過者咸歎異之。斯蓋足爲滄風矣。妻侯□孝謹。有幼子。爲嫂子挺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謝瑾。瑾不受。詣侯。侯不受。曰。吾利金而出汝耶。

任瓛、字庭圻。金華人。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嘗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豪黠奸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吾則同吾子弟也。願聽恩比義而同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由驕胥之擾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値役者趨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尙何憚乎。顧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劃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簿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逮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守令大善之。延瓛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瓛爲畫。欲關兵。瓛曰。無以爲也。此直偷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瓛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豎持符速至。莫不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瓛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今遂論從。復無凶歲乎。且瓛嘗召之。瓛不忍民罹辜就逮而死也。守感□□解散其獄。

王芳、字德滋。太倉人。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習閩豫益篤。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蟲。亦存恤。濟舟每施棺掩骼。人呼爲佛子。有長洲舒告急。倒篋出百金畀之。請券。復以鄉人周氏所託金十錠貸舒。舒尋被讞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鵲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生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惟謹。

明年春感異夢。攜至同舟南旋。復夢蹈橋下。拯之不得。覺其弟辭也。與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容。生數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哉。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潞州。畀易輕舠。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儒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今且喪。孰爲彭殤。豈君遂人而但化耶。摩其眶。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撫之曰。四海一家。雖非兄弟。骨肉弗而。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謝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置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邱。稱貸爲棺衾。手浴含殮。權厝牛塘僧舍。訃其父。踰月而至。舉其柩弗而還。明。芳素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殞涕者。

羅韓、字宗器。吉水人。其先曰復仁。明初以弘文館學士。從太祖定天下。後辭封爵。太祖嘉之。賜歸田里。其孫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瑢其孫也。幼能愛敬。長嗜屬文。以廕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歷遷常州府同知。所至清愼有聲。政。嘗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墓次。狎犬爲侶。瑢偶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鷄爲鳩鳴。久而不去。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

史五常、內黃人。父蓋。洪武中任廣東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子。且無貲。不能歸葬。遂留和光寺僧地權厝之。攜五常北返。嘗謂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移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矣。乃入廣求之。既至不得。旦夕泣告於天。里人哀之。有爲進食者。數日。按察經歷張珪知之。爲多方物色士人。識其處。啓之。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櫬官醵貨。爲給舟車費歸葬。五常仍廬側居三年。事聞。詔旌其門。

何宇新、字子完。廣東博羅人。幼失父。事母至孝。鄉人稱之。及母歿。貧不能葬。聞者爭憐。比發引。負者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輛車屆道。適在輒晴。雨若爲之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當死。盍蚤食我。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既且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市。虎亦尾之去。疾愈。返墓側。虎又來。遂狎焉。若素衆者。先是家畜一黃犬。犬三五日輒候墓所。宇新欲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人稱皆孝感云。事聞。詔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南太學。人見其近體尙結衰絰。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有羅瑢者。廬墓亦有馴虎之異。

楊成章、道州人。父泰任浙江長亭巡檢。嫡母何氏無子。泰娶杭州丁氏。生成章。甫四歲。泰卒於官。丁氏留杭州。何氏攜成章扶櫬歸。成章長爲庠生。初丁與子別。剖銀錢爲記。及何氏臨歿。出銀錢付成章。具告之故。成章持服闋。出遊尋母。不獲而歸。意猶悲切。後因鄉人李紹議爲東陽典史。知丁氏所在。復往求之。遂得母。人以爲誠孝所感。吏部侍郎唐龍上其事。授國子學錄以旌其孝。

劉廷梅、別號同野。吳人。少悄學好遊。父封歸而讓之。長跪曰。兒以佚故傷大人心。罪甚大。請自此改趨。遂

折節強學。於易文漸工。其父以格言得之學。乃授之楊讀小傳。仰視楣畔。即佔傳錄發。厲父卒。嘗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口。時祖父母猶無恙。其祖母叟強解之曰。若子爲而父死。不念而父之父母且夕入乎。且面母寡而弟弱。而何以死也。母爲泣之曰。若歸胡昔已委。倉可從俗娶也。廷梅謝不敢。母爵曰。吾病礙。不能舉二孫。人誰與代吾饋者。即吾倘亦誰治。胡之父聞而憫之。歸女爲廷梅妻。成婚也。旣免喪。貧。其祖父母相繼卒。廷梅哭踊於母前曰。天其遂死不肖耶。將困之極而玉於成也。計竊矣。有饘粥之產。敢廢以歸三喪。於是殯葬皆不廢禮。用過毀遘病。病益貧。於易文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督學御史蘇祐復首以其經誼行術超卓。檄主同仁書院。弟子蓋三百人。弟廷梓於東析之。餽上以奉母。甘毳而餘資指學。母崩不甚愛廷梅。獨愛梓。嘗兄弟就試。而梓病作。偕行萬山中。乃徒步募二夫。俾與梓假。一夫病作。路。廷梅匿跡從輿後。肩之。梓不發也。道遇識者。咸目之而笑。不顧。及偕領鄉薦。梓竟以疾不能赴公車。廷梅登第後。念梓病無起時。而崩母益痛。假歸。梓死。母崩果痛不欲生。廷梅百方解慰。陰痛幾絕。迄不令母知。旋選得歙令。奉母崩往。歙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乃麾揮之出。曰。是害我也。自今即東菜從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友汪伯玉戲。邑無魚。偶舍人可以彈鋏矣。伯玉贈之。至明日得一大魚以餽。欲辭不可。割而五之。以其一供母崩。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息。至彌月不盡。蓋自母崩外。居恆未嘗嚐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轉出。以爲誤也。引之愈長。笑曰。葉也。吾以代餘飼。伯玉見而笑之。廷梅亦笑曰。吾昔藏書時。嘗坐一木榻。而積葉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備葉吾足侈矣。令歙多善政。居四年。以循吏徵。乃檳車轍。母敝衣羸馬從之。士民奉壺漿。百里不絕。得南兵部主事。母崩卒。廷梅擗踊如少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除服仍補南部。累進郎中。出守漢陽。比至漢陽大饑。以便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婺貲歸之士。從方略誘縛盜魁之渠於柳洲者。境內稱治。時楚國賜田在漢川者。與民田相錯。而欲併得之。楚人大譁。督撫關。廷梅爲正經界。樹標識。楚王不能難之。擢廣東按察副使。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符。攝司事。時寇大發。條戰具。而徵卒捕船盜七十。且以其贓使貿之。嚴按之則皆貿人。悉與辯理得釋。其署鹽笑吏歲羨千金。悉歸之庫。充軍餉。引年乞歸。許之。既歸。篤其衣冠。杜門逍遙。偶出則布納練袷草屨。居然一田父也。聞時政。則掩耳稱草莽臣不敢語。及昔治狀。則曰忘之矣。凡利益人者無不勉爲。每與邱墓。既白髮頹顏哭每如初喪。先是居母喪時。尚無嗣。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群睨而欲瓜分其貲。忽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藥。遂寤而起。睨者立解。卒年八十一。有子曰仕敬。能文章。

李德智、號大癡。武昌人。生平有隱德。得黃老養生之術。母死。鄰家火起。撫棺慟哭。反風。火竟不燃。一日晨起。坐門前見伺者倚門而曰□之。德智曰。汝無乃伺而盜乎。伺者驚曰。某非伺。亦非盜也。某名般卒。撕跛衞人。本衛以墳分料銀計千餘金。來納于都司。綠過黑舟渡。舟覆。文移溺水中。獨以身免。欲歸而請之。某以孤身挾重貲。泛巨浸。恐不免。聞公好善君子。願以相累。俟請文而納焉。計四十日往返耳。德智慨然受之。至八月不得報。比其人歸。去家一日而病且死。過所知陳大通大道來。哭謂曰。我且死。煩爲家人言之。永祿喪。然竟不言官錢事。二人歸而告之。家人至則死矣。後衛逮其家人。比捕官錢。家人無以應。則墓前

二人來告喪。或爲所匿。告之。竟文致之罪。當死。後德智宜前何者以四十日爲期。而今三年矣。事且有變。逮封識前金。詣都司言。都司受之。爲文往勸會焉。而陳大通大道在獄中。衛官見之。大驚曰。楚有大賢者此乎。率大通等焚香籲天曰。我拜前。前拜後。其非常人也。出二人獄。聞者莫不義之。德智後持清齋不茹葷。遇異人授五岳神符。治百病輒效。壽八十三。無疾而終。

朱仲福、晉壽人。世業農。父生仲福早卒。仲福孩提時即能行喪禮。人咸異之。成童不爲嬉戲。出牧牛。每於鄉塾聽讀書。輒曉大義。從里人借書。即背誦之。乃識字。長力農養母。每帶經鋤。隴畝誦讀。夜不輟。貧不得書。每從里中士借得一覽。輒返。人問之曰。閱乎。曰顧閱。人無知者。母卒。哀毀盡禮。三年不笑語。鄉鄰異之。邑人給事中何鳴會知之。造廬與語。大奇之。遂與之遊。獲譽薦紳間。人皆以得見爲榮。仲福常戴圓帽。衣如布衣。諸士大夫贈以巾。仲福曰。仲福本小民。所戴此圓帽者。遵朝廷之制也。一加以巾。則諸公又何必與仲福遊。年四十。妻卒。便絕慾。獨處草堂。誦讀積歲。而諸士大夫家競寄書籍。深明律曆。每元旦登其鄉之阜。曰望氣。輒言一歲休咎。無不奇驗。人勸之著書。曰天地間道理。聖賢已盡言之。著書非複則僞。何益。況人世書未見者尚多。一落筆。焉知非古人所已到者耶。人咸服其言。子二。力耕以養仲福之母。庭前手植一柏。仲福終身不忍折一枝。每教其子孫。必以樹下。鄉里化之。無爭鬬者。曰。恐朱老知也。恭謹端方。雖疾風暴雨。無改步。自鄉至邑八里。步履安祥。士大夫每使人尾之。未嘗有惰容。嘗與諸士大夫遊許由山。其山觀唐宋碑甚多。衆爲碑文一過。數年後。談及其碑佳。情遺忘。仲福一一誦如流。人始服以爲神。出言簡而理甚透。嘗有一偶儒士過其前。適一車至。仲福曰。君知車之所以載重而行遠乎。其人因放論數千百言。仲福曰。不然。彼體方而用圓。是以如此。其人嘆服。大略與人談多如此。一日。忽語群公曰。明年某月某日。我長逝諸公乎。衆驚曰。先生康強。何言此。有術乎。何決如斯。仲福曰。吾無術。第臥聽吾耳。至每一伏時若干則一斷。過一日則少若干。以歷法計之。明年某月某日盡矣。至先三日。偏辭鄉里親故。坐一室。人皆環視之。談笑如常而逝。其子爲修墓。人皆見仲福立墓上。鄉人私稱碣曰孝德先生。有著（折寘歷談十三參憎未村林）。

阿奇者、濟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奇。阿奇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觀爾老僕。乃將我累爰。阿奇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鬻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奇。奇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子。既檢粟爲大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奇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奇私畜者。竊啓其篋。寸縑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

明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六

循良傳一

史官論曰。夫循良者。抱道還淳。與民宜之。一夫失情。則負結於衷。千人緩帶。則適忘於體。誠因心賦政。惻隱之至也。然仁至則義盡。而利必興。害必滌。去甚去泰。而不居其名。里井用休。傳稱國僑爲政。老人作嬰兒啼。蕭曹清靜。民以寧一。循吏以斯爲最。潁川近名。朝歌近術。風乃弱之。夫褰帷行部。所至有赫赫聲。或飾廚傳。通環瑣稱過使客。以賢高舉於天下。又其賢者。內飭簠簋。外長耳目。亭豬烏肉。察及細微。以爲守令聰明。周疾苦。治如是。是亦足矣。而長者爲治不倘異。昔漢帝詔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又曰。悃愊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主在上。良牧在下。上之考績。以實不以名。下之報政。以拙不以巧。其治之本。止於悃愊。其治之效。止於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已。明太祖嘗論廷臣曰。今布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斯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病民多矣。所以重考課之法。嚴貪墨之刑。一有所犯。不爲少貸。而良吏乃發出。然後貪墨成風。是非顛倒。守令貪廉之目。專以苞苴之多寡。諂事之分數。執券而酬。不爽毫末。上

部下諭。無所底止。以致民窮盜起。國運崩摧。守令之關。豈其渺哉。今取其體仁長人。化道蒸蒸者。爲循良傳。庸以風焉。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實瑞。有隱德。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懈。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性靈。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末薦被徵。辭不就。明初。觀與劉基宋濂俱受聘。同謁太祖。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及遷國子監助教。陞浙江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二年十月甲戌。甘露降乾清宮。上問異祥。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則甘露降。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偕危素齊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上覽大喜。三年。轉太常卿。七月命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某。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陞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爲讀卷官。得吳伯宗。開科之始。得人最盛。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遂知安遠縣。未任卽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上曰。前日遣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召至內庭。諭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藏。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公忠強幹。可爲朕一守。觀頓首受命。蒞事懲陳寧苛斂。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闢賢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illegible]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觀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頹行。風教勃興。課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川參政。蘇父老顧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爲士誠褊隘。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贊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而高啓爲上梁文。俱獲罪見殺。既而上悔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歸葬於蒲圻燈窩山。觀高明端重。學博詞贍。與宋景濂蘇伯衡相上下。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爲之。所著蒲山牧唱集。人咸稱之。

王宗顯。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僑居嚴州。戊戌。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遇。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幕下。是冬太祖親征婺。召見。上曰。爾與我同鄉。正濟所用。命潛至婺城。察鵝非體。其語甚密。至婺。察得城虛實。歸以告。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進攻首敗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城猶未下。樞密院同僉寧安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果如宗顯所言。夜遣都事李和縋城詣上請降。開東門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設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爲甯越府。以宗顯知府事。於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較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未幾卒。上遣使祭之。

王興宗者。江浦隸也。拔知縣事。李善長李文忠皆諫。上曰。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南昌府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嵩集民爲軍。興宗上奏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興。軍民兩分。若皆爲軍。何所徵賦。上曰善。陞懷慶知府。朝京。時上問[illegible]稱稱官吏。至興宗。曰府主公勤不貪。不須罰。還郡中道使知蘇州。三年。盛有政。民安讙之。陞河南左布政。詣闕辭。上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髮亦白。賜

寡飾撫遣之。

方克勤。字去矜。甯海人。學宗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嘗喟然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元季亂。隱山谷中。辟穀。採松柏以食。明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甯府知府。錫冠帶襲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廉衛。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平。聽詣府自言。禁隸卒呵問。引者遷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爲師。廟祀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有佃把者。撤浮屠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聚講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墾閑田者勘。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山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定儲峙。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觀產等第。吏不得並緣爲姦。歲終轉衣於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餓死於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備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懼也。故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役兵築。指揮使横甚。五六月胝。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焉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連二歲。凡三禱皆應。皆大熟。五年。郡境蝗。克勤聞即省懲饑食。稽首籲天。達夜閉室中。蕘蕘嘗。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管。治小事論道。不留案牘。庶獄輕轄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餬食之。每秋成。即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樂解。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甯。水陸千里。撫如郡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爲其耗。每歲。下借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垌。如承平之世。諸壇壝修舉。民不知勞。郡故以茨囷峙糧。火輒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鎮燕。官吏索糧芻叢集於前。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疏河。以軍法申督。克勤夜泣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其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郡故煩劇。民學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桎械。懸鞭樹間。示無刑罰。六歲。績最。錫燕賚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尋爲尉吏程貢所構誣。詔遣御史廉按。楊與程有舊。恐程坐誣得罪。以用倉中炭罪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數千人。子孝孺上書。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歿。年五十一。克勤孝友。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儉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酒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笥而卻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鵝鴨備書。力卻去。而待人最有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假舟車送之。嗣劉以事經濟。旦夕延其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徵投獄。進所爲。夜必自之天。俯仰無愧怍。人皆以爲古儒道成德之君子焉。子孝孺在忠節傳。

胡壽昌。字子祺。以字行。吉水人。幼而好學。同郡吳華樂賞重之。妻以女。明兵初下吉安。病塗寇辭至。民陷於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悉將盡殺之。壽昌走謁。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心。皆得免。洪武三

年應詔集京師。尚書考最上者十八人。壽昌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爲御史。即襃賜宴。數陳時事。嘗上言今國家宜從都關中。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循近臣往治。上曰。爾上湖御史。其人達大體可遣。授廣西僉事。周察民瘼。遇犯法者多爲哀矜。時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壽昌獨曰。法貴持平。率不爲變。每三四覆訊。曰。是欲其死無憾也。遷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兵興堰壞。議修者衆。謂伐石鍛鐵。役多難成。壽昌曰。土木可固。豈必鐵石哉。請之不得。固請。乃聞於朝。從之。即以委焉。初議用萬人。曰。得二千人足矣。春藏決激濤。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竇堰岸。江水乃復。又修堰口諸堰。成都各郡田悉資灌溉。民大利之。初堰廢。井泉皆竭。民出負汲十數里。甚以爲苦。堰成。井飲亦復。教民務學。民益知其愛己也。莫不聽順。居三歲。流亡盡歸。稅初至增數倍。收瘞白骨。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庭有枯槐十株復榮。三年。擢延平知府。郡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修學校。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期年百廢具舉。民皆敬信。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先日有大星墜舍。至是復然。其日歿於官。年四十五。郡人罷市奔哭如所親。長子直。次子廣。大學士。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倜儻英偉。善詞辯。長於應對。明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九年。授蘇州知府。爲政嚴毅。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懼之如神。有黠吏錢英。累搆陷長官。莫敢誰何。廉得實。以計縛至庭。立撻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上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歲大饑。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爲延請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量出貨。代貧困者之逋。衆欣然如指。逋乃得完。朝廷嘉其能。榜論天下。勵意政者。姑蘇賢守。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並祀學宮。

郎敏。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監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九年陞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醫鬪。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都指揮司潘率兵往捕。兵至饒。敏遮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既至。見民皆耕牧如常。時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銜諸大姓。故重誣。敏獲實。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於是各以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言者。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性謹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近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副守多阿承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凡有不便者。慨然以身自任。朝廷皆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塡數。規免己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聞漢陽民言。郡守則稱恭讓。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孤貧。自奮於學。博記精思。元季兵亂。走避巖谷。飢餒困窮。未嘗廢書。性耿介。一言

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垂成。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陳海桑先生嘗稱性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聘性。及楊子淵鄭奎商三人為之師。時號楊鄭。四年中鄉試。明年教免會試。授德安同知。先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殺郡守。劫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甚急。蹤跡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精李皆死。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首。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皤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也。詰而逐之。悉出所繫諭之。與爲期十日。得精李即釋爲良民。衆叩頭願盡力。乃悉縱之。七日縛精李至庭下。前繫者皆勞而遣之。方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鐵無所辦。居廨後治蔬圃。鏗然有聲。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餘者皆入官庫。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贓吏無所假。吏劉仁盜官麥。遠治逃去。誣訴於僉事朱逢吉。將就鞫。參政陶凱與譬曰。十七府之賢守。裁三人耳。（岳州[illegible]許紹彭）安可枉。其事得白。仁始正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性攝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黃木染軍衣。爲陳甯所劾。謫戍西安。既至。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諸生從之受經。後多大成者。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鄭奕獨曰。合吾儕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文章切實深厚。詩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七十餘卒。楊士奇少孤。依以居。受其教育焉。

楊卓。字自立。一字子淵。南昌人。父觀山。篤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卓傳家學。博記精思。於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舉於鄉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廷對二甲第一。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禮部主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卓儀度魁偉樸蕭家貧。清修苦志。確不可拔。而爲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之不可近。兵卒二十八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遂疑二十八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搒掠。皆引服。屬卓署府。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鞫。列庭下。視其色。聽其言。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周始歎服。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說。主之累歲不決。卓至。悉屏私說。獨召兄弟兩人。曉譬深切。皆感悟相讓。卒歸於弟。歷官皆繁劇。躬服勤敏。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罷官家居。號其室曰退庵。杜門惟經籍研覃。足迹動浹旬不出戶。嚴交友。不苟許可。獨與滕性鄧伯契合甚篤。世稱楊滕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有一行非其學。將何顏復見。後羅爲德安府同知。鄧爲四川鹽運經歷。冰蘗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卓冰清玉潔之行。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父以業儒。鄉人師尊之。履好爲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沾其衣弗知也。履少從聞人夢吉學春秋。俊邁磊落。長通諸史。文有奇氣。最好書。尤工行草。元季教授鄉里。明兵取婺。李曹公爲浙東行省左丞。聘主郡學。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辭。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易之。履默默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縣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

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鬚。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廡下。好言誘之。諭人人自餽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奸。民王璵與仇其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王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執家人歸。且縛璵輝逆道遮。至家復解衣撻之。殆死乃釋去。璵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願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璵輝語曰。獨羅氏圖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以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法固止於毆。不得過也。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正法。汝悔何及。璵輝久之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璵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璵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感服有所上獄。皆卻去。縣令尉以中都至。召典韓輩鞫。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追及。命卒笞。不肯服。走入山。屬令曰。官當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躁動令。欲誣一鄉民圖叛。逮六七人下獄。扃鐍甚嚴。卒再往捕。未返。鄉民大驚。履廉得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履椎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履曰。觀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窘蹙。卽以獄付之。始得解。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祀。履罪神巫。投其主江中。乃熄。爲丞六年。歷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甚衆。其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士豪多糾民爲兵。既歸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履計事。履曰。易氏未有反狀。柰何激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侯曰。令言是。吾且從之。履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履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齏粉。是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履得情故寬之。曰。俊原或未必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履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乃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遣戍衣。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悍。恐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與。越三歲。遷知濰州。民畜官馬。率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馬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馬。履獨戒民勿償。守怒問狀。曰。民實不欺罔。烏可責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除民疾苦。爭少數匹馬耶。守語塞。并上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能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履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濰獨得完。他日受命。役千人都送鄰縣牛。履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肯往。上官怒。居之自如。久乃得解。先後爲吏十五年。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面直之。解釋其怨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爲之空。

凡上官數下。所需於民。不務迫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踊。民視他所費。悉減十二三。民樂其簡易。吏威激爭先。居二年。會改縣爲縣。召還。縣民遮門抱其足泣拜。送之至京。謝事歸。

蘭芳。夏縣人。倜儻有節概。讀書通古今。重義氣。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太宗卽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已召改重慶。民更思慕歎息曰。賢侯去。誰能繼者。已而芳至。持重得大體。明習吏事。聞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宋季有宦官銀冶。嘗閉坐礦抵罪。至是無賴子。述其說聞於朝。遣官押其人覆視。父老羣訴其閉。芳憫然。備告者聞之。噤不能對。父老又言其人罪惡積累。皆應坐死。悉惴惴懼。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卽吐實。言某貧妄意邀鄉人爲此。死罪死罪。太守何以生之。芳乃草奏。大意謂告者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舉以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某未嘗有。卽不實。甘受鐵鑕。官人人同識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芳曰。有罪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上得奏曰。吾固意奸民之妄也。遂寢其事。帖以告者出於寧意。亦不罪。芳自奉儉約。日常蔬食。被服無紈綺。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於前。有未善必讓之。芳跪受教不違。後爲工部主事。浚河南河渠。凡所經郡縣。民情吏治。有未便者。輒疏以聞。陞本部侍郎。疾卒。吉安自芳去。其民稱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顧光遠。嘉定人。元末辟爲京口掾。太祖下江南。京口首納款。光遠預有力。從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餉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釐革積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前守吳去疾有能名。以民好訟。告於光遠。愴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甫集。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者十二。又俾凡訟者居譙門思三日。然後來訴。思不三日。去者過半。乃擇吏純謹者一人。寘齋受詞訟。而句稽其始末。民誠有冤也。輒爲疏理。顧悔自止者。雞來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其精敏。無敢舞文病民。時禁民私畜兵器。虎患不能制。訴於光遠。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祖母疾。赴闕辭。命留翰林議編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未幾起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詿誤逮繫。疾卒。臨卒爲詩盈冊。遺其生平。有自疑歸朝之歎。聞者悲之。性澹泊不尙奢靡。所居庳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衣食取具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所至號令旣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蘆境翁。詩數卷。遂以藏之。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家貧力學。嘗遊將節書院。與諸儒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元末兵亂。教授坐中。太祖徵賢才。薦赴京。丙午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八。銘至。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還本土。勞來安集。出於至誠。流移四歸。邑漸完復。民有繼母告不孝者。察其民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出以市之。政暇卽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穫。獎勤戒惰。一縣戴如父母。甫二歲。陞臨淄知縣。治一年。民稍給足。銘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神無所託也。旣興學校。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皆

欣然從之。初來臨淄時。常將軍過焉。兵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譁動一市。銘呵止不服。因笞而遣之。卽往見將軍白其事。軍校有先告者。且曰縣令大罵將軍。旣至。詰曰。汝何敢罵。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笞耶。某雖不賢。亦知名分。其敢他有罵詈。常意解。責軍士而謝銘。一境晏然無敢譁者。未幾徐大將軍至。軍校有知銘者曰。是敢抗常公之健吏也。因相戒勿犯。銘迎送有禮。自大將軍以下。皆賢銘所爲。臨淄古大縣。俗喜夸詐輕亂。素難治。銘廉靜平恕。上下化服。卽鄰縣亦聞以灌溉。東土之民。無不樂業。洪武四年。入覲卒。銘儀秀朗。天性寬厚樂易。有仁人長者風。平生不妄交遊。非儒紳君子不接。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者。

陳灌、字同叔。廬陵人。幼孤事母孝。讀書穎悟絕人。元末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圃樹木。人莫測其意。數年樹成列。盜大起。募義勇屯其中。部署精明。人人效用。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來招。俱至九江。知陳氏必敗。去之。太祖在武昌。因謁復仁薦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北征。旣克泰州。留督築城。旬日工成。賞勞。總制眞州軍事。丙午除甯國知府。灌廉清介。爲治務寬厚。與教化。是時習亂。人久不識俎豆。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履畝覈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宜城田瀕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啓洩。諸邑率虛籍民租。官屢徵辦。人有發其事者。衆皆惴慄。念此特術習耳。非始作奸也。巽言常以某時行視邑屋。俾得豫爲計。及期公帑皆盈。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覆案曰。此鄉民因舟渫抵岸。挺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坐先取一人。餘從減。得代去。代者山東駱處哲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觀灌設施。不覺歎曰。眞良守也。當勿失耳。其年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撫恤有方。民皆趨事。還朝辭歸省。洪武四年復召至京。未命卒。

錢本中。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猾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增置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暇則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纔足朝夕。以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鄉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丁積。字彥誠。閩西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聞邑中有理學陳獻章者。則大喜曰。吾得師矣。旣至。卽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爲脩給。陳謝不受。有所興。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大閱弟梁長貸民逋過倍。復訴之積。據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裒爲禮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閱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淫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設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常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莫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中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號然無復事。陳獻章爲

賦獨龍詩曰長宵絪似丁明府中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秋未入土精禱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鐵瑚以祈夙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迨卒官民相與弔哭於途閭巷里有一媼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明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六

循良傳二

徐成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於俗居官不事皦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罹兵燹後且值陵谷變遷民嗷嗷待斃成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成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歲入覲屬吏託餽贐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卻之擢晉陞秩南兵部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兵尚書喬宇雅知成會武宗南巡成凡事豫戒備無不周宇曰能助予者成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旱躬率父老偕修壇闈從曝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成計擒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道南作楚紀列成於登積傳其時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成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能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對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事親孝田宅不侈常祿之設悉畀仲兄節率怡二親不飭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私儲計後家事日落寒暑襲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率躬飲食至老

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闉曰韓春每遇暇日邀兄弟宗黨攜壺榼詣於霽麓竹徑酣詠陶然也卒年八十有八

徐九經貴溪人舉進士初爲句容令蒞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蒞服坐一笥與延見諸候人愉愉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袖中九經搜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贓也九經曰吾不治贓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纔戒寮佐毋得挾擅請及稱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牒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而諭使之心服間一杖之數不過十毋須笞獄然至於武斷并奸蠹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徭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署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費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鄉役之輕重必以費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攬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籍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邏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費之黠豪趨輕而貲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審得其概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剕之既定爲籍使拈各以分去毋得色居恆謂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胃酌緩急而已悉革一切浮浪費且正經驛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門戶以爲便邑最衝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居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錙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盈有廢圃廣輸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蓄蔬果鑿池種魚間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東西車馬所踐塵土盈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淖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塼役之羨甓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歲大祲民至析榆而食而上方祠盤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哉顧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鄰古道也鄰民即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搜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上司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餉其清嚴覺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祲益甚穀價踴貴丁都御史發廩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飢者飢者起輒按倉穀餘尙多使羸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值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糴貨而遏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殺民乃殺盜以微文其惡者成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罷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藝餽粥膳油之費不乏而其部無恥者從之又方於事上既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汝邑廩故常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責下邑索吏賄不得酗而詬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將徵敕譏呂某九經執罰呂某者賈人子不習事不足以辱侯聊尹逾怒而會丁都御史又他有所下治荒者周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德者中以蜚語丁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

數千人擁而延見，稱九經賢，泣諾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丁壹稱勘下附，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𦎯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梅毅九經收莞諸奇贄與居飯善狀，且誣無恥諸生，罰者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賢不與供生，丁壹大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使會丁入內哉。有所舉劾，而九經在劾中，暫及擬舉下吏部，尚書熊浹憮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劾耶？考功郎邦孝具前後薦劾詳報尚書，乃論黜丁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聞都御史力不能肆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遇必責曰：何以見令？若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稍九歲，始遷工部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無以訓爾，曾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啖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九經所貴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祝之。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論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鉗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規陸炳園者，炳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使對曰：強寇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嘿不敢發，圖分爲三。遷員外郎，督清源輒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逆宦，必使附阿之，曰：此法也。遷都水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泄，而不餒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田漕賴焉。時倖臣趙文華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隄郎迓迎恆出境外，餼饋充溢，猶不得一欸色，而九經第遣一介賫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賫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若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謁貴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曾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自奉儉，不以老益豐。衣絕袬，怡然用施予，故竟年八十五微恙，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佞然諾，強直自遂。家與少師夏言同里，未嘗造其門。及夏言再相被逮，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嘗從檻車中間面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昌、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九經故不相往來，捐月俸囊館而致之。其所爲往往如此。

程爆，字文純，建昌人，舉於鄉，授泉州學正。提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及文藝。當塗引流，命主蘊洲書院，遊十八庠弟子員，偕者從講習。轉充浙江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丁艱，補曹州，轉松江府教授。松俗習靡，爆力鎮浮囂，崇廉質，躬儉約，上禮讓，斥奔競，路嚴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祠學一生於講末，教頌美，裝賞倍方。能爆慰其賊佞，取貲散諸生，斥貴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瀕海，邑民窮賦徭，多奸豪，蠹正之遊，早蠹民饑，爆躬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隄捍決河，劃水灾，倉使轉運，凡與民與利去害，竭誠盡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臺下，俗雜政厖，勳閥姚爲省率謝，爆一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與語翕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驕恣，夫隙外無偏也，璫怒，欲辱之，爆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罪中徵入死獄，其爲直爆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莞鼓平市，値約公價，役成守以爲法，著牽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尚書霍韜在禮部，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諺曰：禮部霍，天有日，上元程爆，月無雲。蓋以並也。陞南刑主事郎中，出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爆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覓糴市，公聽斷，懲悍橫，稍寬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又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安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邛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懲之，擒其魯盤，俛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爆竭力振釐，墾不下數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驗丁馬，除餽疾，作蠹仕去，爆入官四十年，初終一操，廉勤端愨，所至樹風教，白趙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觀辨於前，訟者自愧遜，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於碑，或尸祝於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篤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措祭田，修譜乘，諸先塋，護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見子又舉其半貲之，作樓自障，爲時有風雨半閣樓蓋紀實云。

唐侃，丹徒人，讀詩勵名檢，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覓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離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豆，藉茅以居。初令永豐，繼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詐，侃世弟務挽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獄朴寄和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淫祠，居人奔走，輸男女香火無容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溺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刑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誠當於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愛人，時議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侃曰：武定戶籍三萬人，是空州半矣。有議欲謫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而填巨壑，皆得寢。章聖皇太后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責民出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閹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得賄。同舉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鬪之曰：吾與若錢與所納焉。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賄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卒空橐以歸。及觀考，諸入京師，又卒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忤者，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龐嵩，字振卿，嘉靖甲午中鄉舉，授應天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府尹缺，攝府事。初至，大旱，當督賑，委悉審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七萬人，已而弭其賴通，於以勞來撫循之，所由以復業者十萬餘人，所部民苦重役，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錙免其雜辦，付之印簿，以防

僕撫。濟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辟驛馬匹以甦衝塗。嚴晉逋僞免。及詭稱官戶寄莊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遷籍。時江甯萬仙永豊二鄉。數有水患。居民止餘七戶。歲課不能辦。嵩爲築隄圍桑。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既無代輸之苦。百姓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竈畔縣匿巖立。林木蔥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嘶。伴執村老阿問之。對曰。我但見戶。遂得元二發狀。又窩藏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嵩偵知鄰有費工。以其妻歸且惡也。計致費工審讞之。聞者以爲神。威嚇王湖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非論死。居間者萬方振不應。嵩繼吏幹在事。指摘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貲給。膳寒畯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盡性實歸者。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與起者爲多。天性嚴明。斷斷不可犯。以是施政持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而惠愛百姓。委曲周詳。人目爲胤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嵩謂非禮。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功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爲祠祀俎豆不絕。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生有異質。其祖蘧尉與國。思兼方五歲。從尉所讞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乃抗言曰。此不當受。祖奇之。稍提知學。祕籍流聞。時人以爲機警。復出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休。爲古詩歌。詹事陸深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作此語。爾將爲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知山東平度州。州故凋瘵。雖屢役守皆以不審去。思兼至。涖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廬轉一籃挈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畢行。民皆懽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歲。州大治。父老鴆往颺思兼治狀。獨猾行宿吏案民舍。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經歲月。亡論枉直。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決。適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與婆子環拜而祝之。祝則思兼像也。潛府閣縱莊奴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攝莊奴繫之獄。閣賄王裘之。下所司鞫。逮候吏傷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按疑其事。檄思兼往。王召宴。衆戾有它。王自陪宴。竟席王不敢吐一辭。思兼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僉事亡意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耳。令爲宗藩故加罪一等。閣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末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思兼治之。將加勦。驚曰。此嬰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爲變。爲作小木牌數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者集城下。吏恐不敢納。乃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銀穀。皆復業爲良民。兵罷不用。幕府奇之。所得月俸。每輒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鵲來巢。稱類驟繁。因取贍親。州人以爲天所相。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嚴嵩用事而懸計吏多有餽遺。思兼僅持一銀環。詩而贄之。嵩亦知其廉。歸其環而報以詩。吏部考天下治行第一。當遷州父老伏闕下請復留。遂還任。辛亥擢工部員外郎。督廠臨清。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臨清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之。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思兼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乃爲色喜。或曰。不幸受某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思

兼亦爲泣。同年生李姓者。貌相類。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周君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歎息去。李初不測所以。已知之。皆爲人道其事。鄰廠故多滯利。猾民窟食其中。至則以常例獻。怒卻之。已摘其奸狀。尤著杖而戍之。奸黨蓋絕。嘗坐公堂。時呼吏卒以水灌階。曰毋污我階。時河勢將決。思兼爲禱於神。率民夫士築隄。身立雨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魚龍。州人感之。居臨清雖不治民。其惠愛不減平度云。晉郎中。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既夙著廉能聲。至則益使僚屬所事受成。暨吏豪民。聞風屏迹。武岡州有宗藩將軍五人。席藩封。恣爲奸利。糾集亡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疾走匿衙柱而出。州倅以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爲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思兼聞而命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盡得諸奸狀。使民捕其黨。羈五將軍者。盛氣入。爲搆不勦頃之辭。蟻載手鳴噪於門。又不爲勦。已而民各縛其黨至。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負匕首入。思兼逆知之。稗爲揖而釋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適爲此。曾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遂密條其罪於院。騎奏聞。上詔即訊逮。得旨。覺械當爲黯。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自是吏得爲治。民得爲生。皆焚香作舞。爲塑像立碑。思兼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舁碑藏之。謀篡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思兼。嘗夜密投千金。思兼怒。廣設方略殲之。威惠旁流。雅稱辯誼。初二親就養。思兼雖在官舍。朝夕跪問起居。孝養備至。二親欲歸。乃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駁罰胡以至此。思兼曰。吾以送親得罪。夫何憾。使者退而服其言。未幾以二親迎喪。服除竟不復出。逾七年。足跡不入官府。爲歲饑。食指不給。閭門食貧。約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操水艇攜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以開。嘯咏自得。終不令人知有故吏門生知迎候。即趣棹歸。其狷介如此。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多隱德。不可勝紀。即家起爲浙西僉事。堅臥不起。未幾復起爲廣西督學副使。會病卒。年四十有七。思兼少嫻於文。御軼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篆。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斂而贊化之。凡世俗所嗜宮室輿服聲技珍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常㴱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辯析參互。手織口佔。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徒興標道學名。所著有西齋日錄道學紀言若干卷。

樊玉衡、字玄之。黄岡人。玉衡瘠瘦骨立。幼不好弄。事親極孝。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藥書數畝。擁數千卷樂而忘死矣。自是口不言財利。而讀書父母有所予。或耍家從貲。悉以市書。湖廣布政使劉某好獎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獨秀。蒲圻有貲人女新寡。數而厚嫁。欲屬之。即託疾曰。吾不堪也。萬曆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知商城縣。還里覓一竹兜二。奚奴從之。蕭然寂然。里中豪貴慕其太朴。嫌笑曰。是何卑汚苟賤也。玉衡笑曰。卑則卑矣。不汚也。賤則賤矣。不苟也。已之商城。初下車。文案山積。執筆不輕下。商人疑其少年不諳也。一月後。察知吏事皆蒙。出視事。無巨細。斧斷犂然中情。未明而興。日中而退。吏民大驚。以爲神明。一切文移擬算收貯出納。皆身自鋤檢。吏胥司文牒。率奔走而已。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而爲奸。所費幾半。公費。玉衡召其民與約曰。今知諸保伍爲小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庭。是爲千金裝而與狐謀之也。

謝果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懷幽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徙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兵。兵率徵至人家。家立破。遂罷馬兵。爲訟者自相拘。於是民謠上一日鑿。集公庭。訟卽畢。又爲息訟歌。悟以敬。使木鐸巡於路。監門號於里。獄卒歌於獄。時自起與訟者稱引孝弟忍讓和睦之說。獄因夜半鬨鐘聲。無不流涕。又飭其輕者遣之。朞年而獄幾空。有訟詞輒付外識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僕然不悅曰。有何大非。而終競不休也。少爲嘗曲直去。汝類蒸趙聞。有豪黠民持官府長短。及人家得失。玉衡案誅其魁。而豪猾股栗。奸黨散落。有幽叟訴人盜園中茄。曰夜盜。余安得知。因私譬之曰。汝當以竹絲貫茄腹。勿令人知。叟去。翌日縣市茄。竹絲在焉。汝何爲盜某叟園茄。其人驚服。而邑之小盜屏迹。亡何。闕採內臣至。時內臣所歷騷。各縣賓金錢以結其驩。趙鵠薔伏庭下惟謹。玉衡移文內臣。具言商邑無礦狀。以止其來。不得。則鴟嚇列仗。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索。覺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笑答曰。此手不汚金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何。自苦乃爾。答曰。我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已令人開礦。則導之險道。攀藤捫蘿。攝衽而上。岩異。採者不堪勞。鎮逆無有。又趨而之金剛銀盌兩山。乃爲文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礦耶。無礦耶。近民爲汝寘。遠民爲汝徙。巨家爲汝破。何不吐符陳貫。以抒明主憂。聖天子視民如傷。如令與內臣。鉗口括金。以負聖天子。願神奪其魄。殛其命。辭極酸楚。商民感泣。已而竟無所得。中使怏怏去。欲中傷之。乃先摭其所移檄文。有歸過主上語。曰。若謗訕朝廷。我不奏聞。而敢媒蘖我乎。欲草疏上。中使懼而寢。遂亦毀前疏。以安其心。事定。語人曰。人不可無友。吾於中使執前不撓。光州正薛君勸吾一意行之。他人勸我如他邑下之。此事豈一下所可了。鬨崑山人。成爾商館崑嶺。不可以商治也。玉衡曰。惟煩也。故以簡。諸凡勸農息訟。一如商。崑俗好訟。縣署前牙儈借獄爲市。起高樓酒館。及爲治一年。幾於無訟。酒家徙去。是秋雨傷稼。車胥役携小艇。勘視墟落。與饑民相對啖粢粥。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俸。崑逋至二十萬。玉衡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我奈何惜己月俸。使萬口訕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禁。籍記之。玉衡曰。吾方求士。顧閉令邁。何禁爲。第署簿上曰。求濟羣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矣。崑嘗編審。賦四十萬。隱覈萬狀。前令號開徵。鉤校月餘始完。玉衡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庚子大計。無一錢通長安貴人。卒舉卓異。擢兵部主事。旨不下。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縣欲相率往謝。玉衡曰。彼自擾民。觀郡邑懾之。彼不我謝。反謝之耶。吾卽往。不屈議。恐反敗君事。郡縣以君不可。遽皆謝。在崑前後六年。皆數擢吏部禮部戶部工部。旨皆不下。而父病乞歸。上官及邑人士競留之。度不可卒解。以印綬付學博士。五鼓騎歸。卒。崑縣皆祀之。學宮又特祀之。私謚曰孝介。

歐陽東鳳。號宜諸。潛江人。以進士歷郎署。萬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至。屬邑設供帳。所値數千金。東鳳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潔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稽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一郡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於祠中。講學閭啟。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於激濁揚淸。抑強扶弱。有惓惓焉。每受訟牘數百紙。

非保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見肺肝。皆以與朝布辨。民無守候之苦。亦不敢以詞再訟。亦不敢至常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大寇大猾。悉擒治之。積年大盜誠賊遁罪。官府莫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皆以聯訟時下。縣解官餉至。吏科盧右。公據案批牘自若。科舉。卽曰爲辦。包銀何帑獨重蘇許。驗之果然。立杖吏。人以爲神。朝廷無下議稅之旨。邸報以已到府。東鳳不白當路。卽以已到撫所都關稅。當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東鳳對曰。大哉王言。何則文如之。救民水火。事緩須臾耶。後官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出。東鳳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多不寐。文移往來。日至夕發。不滯信宿。校諸紳士人物。藹而正氣慨然。人無敢干以私者。擢監司去。民爲之爲祠祀。

馬思理。字遂生。閩之長樂人。天啓壬戌進士。筮仕爲烏程令。思理冷面古顏。不苟言笑。毅之有不可犯之色。而居心甚慈。接物甚和。被服造次。一準儒而已。暮歸蕭然。僅篩難遣。公事如蟬。席端皆安一卷書。小隙卽潛玩。如諸生。自謂心腸一日不接書本。則鄙吝叢生。幽間嘗失。蓋天性然也。縣賦重。胥吏竄穴其中不能理。思理特立淸單。里甲自赴納數。次第押完。不施一鞭。樸無負者。其法後人皆遵之。邑民雀鼠爭。往往以人命相訐。訟師傾入。一檢驗而其家立碎。思理約法不先檢。必待審實。罪者坐之。訐風始衰。民多完家。思理愛民如子。持身如處女。出於至誠。人不忍欺。訟者至庭。望其愀然之容。卽相率罷去。黠吏窺伺左右。未嘗見喜愠。覺無以中之。終其任無胥卒敢爲欺。他人雖嚴因禁切之。蔑如也。暮與邑中士大夫游。一見磊落離合。雖貴不加熱。雖卑不加倨。久而益傾。無不欽服。尤加意造士。出錫子衿。手藝文相質。則禮之客館。賞奇析義。終日不厭。間有所干請。則正色謝曰。至公庭議之。士面赧而退。且潛心道業。明鑒若神。其校士有季課有月課。皆手自點閱。激揚鈍鋭。盍人種智。使物物怒生。被其鑪錘。無不成就。遠方之士日進。捷半浙闈。其所拔士。如凌義渠。溫璜。皆以殉國大節表天下。至以登甲乙榜者。不可枚數。數十年中起家之賢。皆所拔識者也。思理每遇水旱。爲民專禱。必芒鞋去蓋。躬踐塵泥。或盛夏暴烈日中。請祈禱賑。情見乎詞。上官亦鑒其誠。曰。馬君所請。何可同他令。故在邑再罹儉歲。凶而不饑。緩徵錢羨。輸額至七分以上。卽止不徵。病篤無吏呼於門者。五年以考最內召。鄉民扶老攜稚。擁車下。自烏程至吳江界。七八十里間。踵趾相接。頂香奉袂。號慟而泣。爭以卮酒爲壽。思理亦泣。勉爲舉觴。入京以上考擬給事中。湖民士思之不已。立祠尸祝。比於吳興。每邑人以運務上京。望其署如鄉。走謁如家人。有所便宜新請。應之如鄉士。再起。而民之思慕如一日。其顧復亦如一日也。思理在垣多建白。選革場。以忤閣下詔獄。以救翰林黃道周再下獄。垂老以國難蹈海死。

彭長宜。字修符。海鹽人。崇禎癸未進士。筮仕爲上海令。長宜家本寒胄。而刻厲苦。有操藻駿。發身高秋。與物奉附。至淸而能容物。甲申夏聞變。以衰絰蒞任。哭於邑署。時人情倉皇。有倡亂海上者。往往嘯聚。而南當新建。徵發驛騷。仰屋興嘆。長宜撫綏遠近。開陳大義。內銷奸萌。外供征繕。人情帖然。長宜朴若無能。才周四應。邑故號劇。一切錢穀刑法獄讞。闒茸之案。皆手自料給。不召募客一人。官署如僧寮。入其中蕭

舊無有。凝戶皆畫封。案上惟圖書數卷。旁列竹筒。貯公服角帶。布衾在牀。奚奴一二頭在廡下。自到任至去官。不錄一物。其甘節出於天性。上海去家近。凡衡舍魚米。皆取給家鄉。用不足。其妻至擘指以紡績續之。嘗言值此季世。身家俱空。皆質有毁家紓國者。我縱不能。豈可食官下一錢乎。邑民有擠水供官者。長宜則其故。曰。此繼甲所濯。長宜曰。汝能不飯而遠汲乎。奈何以我渴貽汝饑。遂計脚錢與之。故非令坐公堂。咸遠出。主藏吏必備器械以從。長宜謝絕。日趨事覽著一盂。鄰外迎送。日晏不歸。則市胡餅療饑而已。縣多逋負萬方。督之不能差。長宜至。設期會。與民約束。不撻一人。鹽革火耗。免頭若欄役。併封有絲毫贏者。杖之。里民爭輸。恐後。至自相戒曰。往時持鑼入官。一比限而輸吏者十二。輸免耗十三。公今爲之。以此抵官。過半矣。有君如是。忍負之。非人也。里有羸甲爭詬詐之。數月中逋課盡完。民小關訟。第開論散遣。亦不施鞭棰。琴堂閴寂。終日不聞竹肉聲。隸皆垂手無事。事歸。戒其妻子曰。若曹必餓死。即餓死不敢謂非好官也。邑民皆以嗟略作偶聯。粘縣署雙扉殆徧。又爲太平謠。徧揭街衢。好事者錄之成帙。皆耘夫野老所口占。無一文士語。元旦啓門。父老望而再拜。焚一瓣香。婦媼亦過而膜拜。如入廟禮佛者。行春之日。邑人執香而隨者塡馬首。家家榜其門曰。官清民樂。有大璫以督餉行部。所在苛索。至上海。即促還。餽曰。此老不解事。可亟去。邑有重客。長宜以一雞餽之。曰。物雖微。非盜泉。可飲也。客笑謝曰。吾亦不敢食西山之薇。相傳爲雅談。長宜以至嚴律己。以至慈接物。與人言。惟恐傷之。窺所不可。毅然難犯。乙酉夏。邑人攀衣留之。長宜曰。世祿圖恩。留此必死。遂辭之去。去一日即死。可謂不食其言矣。長宜大節未傳。傳其循蹟。

明書卷一百四十

列傳七

武臣傳一

史官論曰。武臣者何。別於勳臣云爾。人臣以德立宗廟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勳之勞之功之者。是不可以已也。舍是三者。而惟武是取。是或可以已也。古者擐甲執兵。非尋仇讎也。則以征無道也。若繼人以自成。亂人之家國以自爲名。人之稱斯臣也。則謂之何。詩云。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美周公之有是功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悲周公之有是武也。且明非周公而爲是武者之尤可以已也。斷自北平之師。乾後之開邊典兵者。爲武臣傳。

張溫傳

張溫。以指揮守蘭州。洪武二年十二月。元將王保保覘大將軍南還。帥兵十萬。奄至城下。溫會諸將議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卻。遲明。溫收兵入城。敵遂圍城數匝。溫堅守不與戰。于光來援。被執。至城下。大呼大將軍將至。城中守益堅。多方御敵。保保引兵去。方急時。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佑被酒醉。臥不覺。巡城

官軍擊御之。圍旣解。溫執佑將斬之。天策衛知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旣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佑而釋之。上知之。謂輔臣曰。友聞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官長。此正人也。宜加賞賜。綺帛各五疋。陞溫都督僉事。陝西行都督僉事。入謝。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持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爾能守之。可以長保富貴矣。仍賞守禦將士。詔曰。蘭州乃西北重地。近因大將班師。元帥王保保乘隙攻城。指揮張溫獎勵將士。堅壁固守。屢出挑戰。大振軍威。元兵力屈。又聞大軍入關。彼遂斂兵遁去。以此保障關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指揮人賞文綺帛十四疋。千戶衞鎭撫十二疋。百戶所鎭撫十疋。圍城之日。在內守禦軍士。不論新舊。總旗人賞銀十兩。小旗九兩五錢。軍人九兩。其守鳳翔臨洮鞏昌綏德者皆賞。次蘭州。

史官曰。蘭州關西繫重輕。蘭州破。則保保西連羌。北連寇。以數十萬窺關中。天下半搖矣。鳳翔臨洮之屏蔽壞。即守亦艱難耳。溫以智勇撐半壁。厥功偉哉。事平不侯。亦可惜爾。于光列忠節。而溫之功又光成之乎。

朱能、徐忠、李彬、陳珪、李濬、孫巖、徐祥、陳志、張興、梁銘、趙彝、郭亮、高士文傳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開國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能嗣官。辦事燕府。建文元年。燕兵起。能及張玉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擊破大寧遊兵。破雄縣。鄚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眞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能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追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逃戰敗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燕王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能率周長等兵合□騎衝戰。燕王潰圍東北角出。還營。能在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諉能。是年。擢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燕兵窘。得能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興陳亨諸將攻眞定。能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大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衞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衛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遂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眞戰死。平安兵大捷。燕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厲聲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常嘶。衆遂定。燕王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濟山爲陣。能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靈璧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沈毅驍果。善撫士卒。被常服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太宗廟庭。子勇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寇卒至。勇引兵五萬迎擊。冒入鷂兒嶺中。遇伏戰歿。隻騎不返。子儀乞葬祭。不許。停撰。景泰二年。詔己巳諸將敗歿者。皆受朝廷旌算陣亡。成國公修武伯與子襲侯。贈勇平陰王。謚武愍。

儀始得嗣。守備南京三十餘年。卒。贈太師。諡莊簡。弘治九年子輔嗣。守備南京。卒。贈太傅。諡榮僖。子麟嘉靖四年嗣。卒。八年弟鳳嗣。卒。子希忠。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入直西苑。卒。子純臣嗣。國變死難。

徐忠、字仲達。合淝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官。征寇功陞濟陽衛指揮僉事。鎭開平。燕兵起。歸附。立功燕趙齊楚間。白溝之戰。敵揮刃斬忠兩指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發憤進戰。大捷。陞都指揮僉事。太宗即位。封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仁宗監國。留忠南京掌兵政。卒。贈蔡國公。諡忠烈。忠三庶子安敬讓爭襲。永樂十六年。上令長庶子安嗣。卒。子昌先卒。昌子鏞嗣。卒。子溥乞優給月給米十石。卒。庶長子源嗣。與優給。長嗣侯。

李彬。定遠人。父信。襲指揮僉事。彬善騎射。嗣父官。從傅將軍征朵顏。經略宣府興和雲州。獨石金懷來城。從燕王率騎兵攻薊州。轉戰雄鄚眞定。擊大寧。歷鄭村白溝濟南滄州。掠彰德。皆有功。陞都督府僉事。建文四年。護仁孝皇后至京。明年。封豐城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鎭西陲。六年。以交趾功加祿五百石。永樂二年。卒。贈茂國公。諡剛毅。明年。子賢嗣侯。鎭守大同。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諡忠憲。四年。子勇嗣侯。卒。無子。弟昇之子熙嗣。無子。姪儒嗣。無子。從姪璟嗣。卒。子宏濟。

陳珪。泰州人。開國功陞百戶。調燕山護衛。擒□乃兒不花。陞副千戶。從燕奪九門。雄鄚功陞指揮。又壩上立戰陞都指揮。大戰楊村陞都督僉事。建文四年陞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靖國公。諡忠襄。子瓚先以從燕功爲指揮使。瓚子鏞已嗣。珪次子瑜遂得嗣侯。二十年北征失律。下錦衣獄死。鏞與瑜子鏞爭嗣。仁宗以鏞庶長孫。二十二年嗣。卒。子瀛嗣。卒。無子。弟瀛乞嗣。宣宗曰。陳瑜失律。念珪有功。錄孫瀛與嗣侯。給半祿。十年吏部言瀛年十五。與全祿。己巳陣沒。是年弟涇嗣。成化元年失律坐斬。赦還。侯停祿。卒。子桓八年嗣。十年桓坐與僧娼飲酒淫亂。奪俸一年。子璇嗣。卒。子儒嗣。卒。子逊嗣。卒。無子。弟瓘嗣。卒。子良弼嗣。

李濬。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爲燕山護衛千戶。濬嗣官。燕兵起。從執謝貴張昺。奪九門。克居庸。轉戰永平眞定。功陞指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建文四年。封襄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出鎭江西。召還。三年卒。子隆年十五嗣伯。八年從上北征有功。十四年留守南京。仁宗時出鎭山海。未幾。復守南京。先後凡十八年。正統五年入總禁兵。十一年巡邊。明年卒。隆有才略。頗好文。恭愼不敢縱。守法度。明年子珍嗣伯。又明年沒於土木。無子。弟璡病不能嗣。璡弟瑾景泰元年嗣伯。成化三年。總兵。與程信征川貴。蠻大戰渡船鋪。毀其巢。賊退保大壩。貴人輸之。川人角之。賊敗奔入洞。竄而閫之。逾月皆死。四年進流侯。宏治二年卒。贈芮國公。諡武莊。子鄘嗣。卒。無子。遂子鄘嗣伯。正德四年卒。子全禮嗣伯。嘉靖十八年卒。明年子應臣嗣伯。卒。子守錡嗣。卒。子國楨嗣。死闖難。

孫巖。鳳陽人。開國功爲流百戶。改護衛。十三年從燕王之燕山。久之致仕。子亨嗣官。陞正千戶。建文元年巖以致仕官從燕兵。守通州。奪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掠餉舟三百。復還守城。又敗遼東兵。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應城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十六年卒。贈郯城侯。諡威武。亨先以從燕兵立功薊州永平

鄭村壩大同白溝河滄州彰德靈璧入金川。歷陞河南都指揮。嗣父伯。卒。子英嗣伯。無子。弟傑嗣伯。正統元年坐不敬。勒停。卒。子繼先嗣伯。卒。子鋐嗣伯。嘉靖十八年卒。子俗嗣。卒。子文楨嗣。

徐祥。大冶人。護萬戶歸附。從軍。陞燕山護衛千戶。燕兵起。攻奪九門。轉戰漁陽眞定永平彰德白溝河滄州保定小河齊眉山。渡淮河。入金川門。有功。建文四年九月封伯十三人。祥第一。爲興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祥在燕諸將中年稍長。及封。益勤愼。不敢驕怠。永樂二年卒。子永未嗣卒。永子亨嗣。正統元年征湖功。進流侯。加祿百石。卒。諡武襄。子賢嗣。禍賊。與半祿。免朝請。卒。子盛優給。十六年嗣。卒。無子。從子良正德三年嗣。卒。勤嗣。卒。子夢陽優給。嘉靖二十年嗣。卒。子□□嗣。

陳志。巴人。開國功。累陞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兵戰眞定白溝河濟南。再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封遂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卒。志二子。長良坐法謫戍死。次泰立功爲指揮使。先志卒。泰子瑛嗣指揮僉事矣。至是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部上請。太宗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適孫也。泰有功陞指揮。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奈適孫何。瑛又不肯讓。下廷臣議。議上。瑄適孫宜嗣。上曰。瑄與瑛令陛見。朕二人者見。上曰。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汝鬮。鬮得伯者嗣。瑛得鬮。上笑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瑛。卒。子塤幼。與半祿。優給。尋嗣。正統十四年隨上北征陣沒。無子。塤叔韶與瑄又爭嗣。帝曰。先朝言二人者皆得嗣。今國家急人。總兵石亨楊洪俱舉于韶擇嗣一人。必有功也。與世嗣。韶等上言瑄老韶壯。帝令韶嗣伯。天順八年。韶坐于挑軍致奪坐營。成化三年又坐事謫立功遼東。明年赦還。七年乞恩與半祿朝請。卒。孫鏞嗣伯。正德中爲薊州總兵。朵顏入寇召還。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子先早卒。孫樹嗣。卒。子□□嗣。

張興。壽州人。開國功歷陞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奪九門。戰漁陽永平大甯廣昌白溝河濟南夾河西水寨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從子勇年壯有膂力。從興行間。先登。興嘗單騎追敵。破十餘鋼。病。勇領其兵。嗣護衛指揮使。戰淮泗。渡江。入金川門。陞都指揮同知。太宗即位。封安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卒。贈侯。七年勇嗣伯。明年從征□失律。謫交趾總旗立功。十年赦還復伯。道病卒。十五年子安嗣伯。正統十三年出鎭廣東。十四年戰賊黃蕭養敗沒。子鋐優給。卒。無子。安弟甯嗣伯。卒。子珣嗣伯。卒。子勳未嗣卒。孫坤嗣伯。卒。子鏸嗣。

梁銘。汝陽人。洪武中嗣父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起時。南兵攻北平。又攻通州。銘守戰甚力。積功至督府僉事。侍太子監國。坐事下獄。永樂十九年赦。令補役廣東。仁宗即位。進督府同知。充參將。鎭寧夏。上念銘舊有守城功。封保定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銘守寧夏罪狀。上特原銘。遣銘訓練升征交阯。卒軍中。銘坦夷寬簡。敢勇當敵。能撫循士卒。銘不死。崔聚亦未至敗沒。子珤宣德十年嗣伯。正統十四年坐失律謫從石亨立功。尋與半祿。復其爵。斬敵首。復與全祿。景泰元年充平蠻將軍。代王驥征貴州。又征湖廣。皆有功。三年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世伯。天順元年與世侯。卒。贈盞國公。諡襄靖。子傳嗣伯。坐不敬。逮獄。習禮國子監。卒。子宗幼。與祿歲百石優給。卒。次子任嗣伯。卒。子永福嗣伯。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繼璠嗣。

趙彝。虹人。洪武初由百戶。調燕山右衛。從穎國公友德征沙漠。城宣府萬全懷來。歷陞永平衛指揮僉事。燕兵至永平。彝以城降。從徐忠等轉戰有功。陞北平都指揮使。太宗即位。封忻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十三年鎮徐州。仁宗召還。卒。子榮嗣伯。卒。子溥嗣伯。卒。姪瑾嗣伯。卒。子武正德十三年嗣伯。卒。子瓛徵嗣。卒。子樵嗣。

郭亮。合肥人。父聚。開國功。陞流百戶。亮嗣官。征□功。歷陞永平指揮。從燕兵與都督耿瓛戰。又與都督楊文戰。皆有功。當急時。燕兵南下。亮獨守永平。與北平爲聲援。建文四年封成安侯。世伯。食祿千二百石。出守開平。繕烽堠。永樂二十一年卒。贈興國公。諡忠壯。庶長子晟嗣侯。宣德五年扈蹕。先入德勝門。歸私第。勸下錦衣獄。天順二年卒。無子。弟昂乞嗣。上曰。如誥券。與伯爵。卒。子鏞嗣伯。卒。子甯嗣伯。卒。甯子瑋早卒。瑋從弟瓚嗣伯。卒。子寶嗣。

高士文。陝西咸甯人。洪武中雲南塞北功。陞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戰大甯廣昌白溝夾河東平汶上。每出入陷陣。先登。累陞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交趾。五年交趾平。餘寇奔入七源諸川山谷中。出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壁夜急攻。賊突出走。士文又進追賊。中飛礮死。部兵復追賊。賊又竄入七源川。以士文力戰故。賊竟潰亂。張將軍繼遣都指揮程錫平賊。贈士文建平伯。令子福嗣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卒。子瓊嗣伯。宣德五年與成安侯扈蹕。不敬。下獄得釋。卒。子霖病不能嗣。瓊弟遠嗣伯。卒。無子。弟鷙之子瑾嗣伯。卒。子繼宗嗣伯。

史官曰。昭余之獨貔虎而破江臯也。策勳勸定稱奇傑。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彝之於武臣何哉。南風自不競耳。當時太宗以烏合之衆。數戰數敗。諸將倒開國之道也。喜功之習。決於胸臆。遂爾轅斷江淮。戈殘宮闕。方之魏鄂。實媿颺揭。享國久長。蓋有天幸焉噫。

邱福、孟善、火眞、李遠、王忠、王聰、張武、徐理傳

邱福。鳳陽人。以小校事燕王藩邸。積年勞。授護衛千戶。燕兵初起。與朱能、張玉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眞定夾河滄州藁城。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四年封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是時錄功畱福第一。福善高煦。數勸上立高煦爲太子。上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見敵輒深入。永樂七年爲征□大將軍。總兵。率武功侯王聰、同安侯火眞、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五將軍。竝出塞擊□。上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命爾徂征。自開平以北。即不見敵。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堠。遇敵設奇擊。否則審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略。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敵遊兵。與戰敗敵。遂乘勝渡河。又獲敵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願飲□尚書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敵。時諸軍未集。皆曰。此敵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敵計。福不從。又命□尚書爲鄉導。率衆直薄敵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欲徑乘敵。遠力言敵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揭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礮。以張軍聲。勞困敵。使敵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衝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

奈何不慮此。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眞使詐□求和。解□謀。率精騎劫□眞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將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敵伏四起。奄至合圍。遂聰率五百騎突出陣。斬敵數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眞忠皆被執歿敵中。太宗聞敗大怒。命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又遣使諭順甯王馬哈木。邱福敗績。或本雅失里得福軍旗幟衣甲。詐劫攻爾。愼防此敵。以故福後不得嗣。

孟善、海豐人。立功洪武初。爲定遠百戶。十九年從征雲南。又後征金山。捕納哈出。歷陞燕山護衛正千戶。出塞敗□哈剌□。獲多。又以驍勇著名。時召宿衛藩邸。燕兵起。初攻九門。執薛參議。破松亭關。進指揮僉事。戰眞定。破齊尚書兵。陞北平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常山戰勝。進同知。夾河藁城敗盛庸兵。進使保定。收官軍萬三千人。陞督府僉事。進同知。建文四年封保定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滕國公。諡忠勇。子瑛嗣侯。洪熙元年。瑛弟賢連坐。褫爵毀券。謫雲南安置。宣德十年赦。與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天順元年詔與嗣伯爵。卒。子昂乞嗣伯。吏部以詔無世襲文。執不許。內批昂嗣伯。卒。子遠成化八年乞伯俸給。不允。十一年又乞嗣。仍與京衛指揮使。宏治元年又乞嗣伯。不許。

火眞。韃靼人。名火里火眞。居開平紫乾嶺。洪武初歸附。爲燕山護衛千戶。從燕兵取大甯。克眞定。戰白溝夾河。馳馬突陣。手斬數十人。長興侯兵敗走。眞領騎兵每出輒有斬獲。呼嘯歸營。敵皆憚其悍勇。陞都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同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八年戰歿敵中。

李遠。懷遠人。父實。開國功。累陞蔚州衛指揮僉事。遠嗣官。燕兵起。率所部及萬全衛兵從攻大同。破滄州。徇東平汶上。沛沙河渡。斷南兵餉道。累功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安平侯。食祿千石。流侯世伯。永樂七年出塞戰歿。追封莒國公。諡忠壯。遠沈毅有膽力。善騎射。在諸將中言論侃侃。自許忠義。子安嗣侯。洪熙元年爲交趾參將。失律。宣德二年下錦衣獄。奪券。十年赦。謫赤城備禦。尋陞督府僉事。征鎭番阿古敗兒只伯功。進同知。充總兵。征松番及木龍川。又失律。正統七年下御史獄。論獨石立功贖罪。卒。子清十四年請嗣。吏部言安再失律立功。病死。清不得嗣。天順元年詔與都指揮同知。

王忠。孝感人。建文時以指揮守薊州。強勇自負。燕兵起。與李遠歸款北平。戰白溝濟南滄州藁城。率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功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靖安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歿漠北。無子。弟禮斌姪全累請嗣。吏部言券文子孫世襲。無弟姪襲文。不允。宣德十年。忠妻援武城侯姪孫王玘例。授斌京衛指揮僉事。奉忠祀。

王聰。蘄水人。起燕山總旗。陞百戶。從燕兵取漁陽遵化。徇涿州。轉戰南皮平滑口。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復南宮冀南。徇淮泗。首艤舟渡江。累陞督府僉事。封武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歿敵中。追封漳國公。諡武毅。上以李遠及聰皆諫福。故得襲爵。無子。姪孫玘請嗣。吏部言聰券許子孫。玘姪孫。不得嗣侯。宣德十年。特與玘京衛指揮僉事。已而玘又累乞侯。不許。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護衛百戶。從燕兵戰眞定。破耿炳文兵於滹沱河。設伏戰勝夾

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時武功第三薦二人邱福朱能封國公武侯第一卒太宗出內廄馬賻武府器皿公諡忠愍無子將誠子塞襲兄張旺嗣嗣券天順二年薨入官

徐理西平人甲午從軍累戰功陞永清衛指揮僉事從燕兵敗都督劉貞兵於宛河再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又戰平安兵於白溝河斬先鋒瞻騎追至徒轉戰濟南滄德間至夾河戰敗盛庸兵西救水西寨陞都督府僉事小河攻何福督兵克淝揚入金川門皆有功建文四年封武康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六年卒子勤嗣正統九年卒子勇嗣卒無子成化九年勇讓兄嫂趙奏勇從姪文英家西平吏部言勇效且二十年文英不得嗣伯

史官曰諸起於北平者多膺纘奕奕令終太平而邱福等投隙龍驤雄略赫著然或以譴死或至絕嗣不得與張輔等騁步爭頭永爲鐵券考古者爲之惋然又爲之快然

李震王信牟斌劉鍇傳

李震南陽人父謙都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征兀良哈木壇川香爐山蟒蛇寨功陞都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官征武岡黎平賊五年進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選兵湖廣征荊襄賊功陞左都督十一年討水江斬捕功多封興寧伯食祿千石十四年革爵閑住震鎮湖廣時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黃白術得罪即附會震書謂道人私習讖緯且有謀反逆人辭逮之途遇直震呼冤言一介武夫叨恩侍僚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爲此讎家經所爲直不聽下震錦衣獄鞫問無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賜券不許子昂不得嗣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歿母岳生信方半歲持節旌撫忠臣節婦既長嗣官己巳敵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蠻捷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主帥逗留不援信多張旗幟夜火晝夜不息累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破賊以爲援兵至賊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督食糧移鎮湖廣條陳入事又條上愼簿任實倉儲修兵衞精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叛獠腹中之盜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提防勿窮兵其患自息荊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遽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寄托敗襪未試儲糧已空機杼將停布帛何在乞選公正仁慈守令大加存恤遼陸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査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宜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戰於朝日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事官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撫防則賢才多隱志士沈淪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但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督沈敎領軍被服儒素出入省闥從騎不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閉門展玩經史寬袍緩帶飄飄雅致故人過爽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箇無華衣屬

無肥馬鞍圍之下寂無人聲子瀾華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牟斌字益之趙人正德初掌錦衣鎭撫司遷指揮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瑾戚銳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覺諸從上奏時從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若得名乃僞耶遂介復獄嗣去其疏首樸閣字斌不肯語其僞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黨道碑以失原奏被害吾儕非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官僞旨廷杖垂死逐誅斌復任錦衣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幹并陷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賜三百金斌推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矣若受金行及此冬斌庫屋數友再遭禍怕怕若分然祖誠曰正德中前則劉瑾後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甯江彬肆其凶暴士勝顏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而已

劉鍇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兼世職以才能選遣撥船廠把總以清慎勤敏之聲不遏然衛兵尚書喬宇廣陵南京族手等衛把總運糧付武宗時江彬用事以勢迫逼索運船之利鍇死不從寧濠羅守備浙江溫州等處地方精宿弊防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陶琰特奏還監一隅漕運重務必得鍇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運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江西糧運自宸濠之亂歲免者幾歲不克完鍇盡心區畫不離自是兩盛科道撫按交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都御史盛應期知鍇公明每鞫以疑獄多所平反鍇乃酬依期給糧以餉軍士請衛門宿弊以杜奸究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紅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議入閣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於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請栾劉及劉鍇之謠朝廷亦知之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委爲副總兵命未下而守仁卒尋充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兼注錦衣衛凡條議漕糧疏皆允行尋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鎭守淮安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禮軍政明濟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糴運凡三十餘疏後皆守爲遵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賜賜白金綵幣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不許再疏乞休改僉南京前府事尋改僉後軍都督府事歲餘又乞休不許轉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鎭守淮安再疏淮安於勢要愈不假借又屢疏乞休得歸行李蕭然杏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已疾未幾卒聞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兵尚書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爲之請皆力辭少事父疾禱祈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猶己子官雖顯歲時必拜伏以問親黨至於卻舊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可謂盛德矣且嗣學致治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沈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畜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有奏議數十卷

史官曰夫人之可傳不必聚善即一節著稱已有過人者李震免非辟出罪網必其行軍之際有五事之仁七德之安和也王信獎拔異材爲紹鈞之所難牟斌典獄存大體不爲掉媚蓋君子之流歟劉鍇功在

漕儲與國命脈。厚德公心。超絕流輩。洵可傳矣。君子是以取其節也。

明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七

武臣傳二

楊銳、馮永、梁震傳

楊銳、字進之。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增嗣其官。掌小軍營。銳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轉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遣漕艘於淮浦。力餘事集。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連尾。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兼余關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江盜獲江賊於蓮花洲。事上聞。銳曰。江賊何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甯藩也。又曰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從戍於湖口之高嶺。可遠窺。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時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設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督勵逆。

賞得大功。告知府張文錦。傳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渡十先。一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詬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力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闕據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即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銳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蠢衆走。火光周而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梯。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籠以大將軍火。銳實石被緋。金鼓震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梯道出。燒梯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砦甚濤。力鏖。夜斬睡。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號擊。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弱卒突入岸上。督與嚴。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游舉帆順風而遁。奏捷。武宗下璽書褒之。又賜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以旌。晉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鄭岳胡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都督僉事。廕子平爲羽林千戶。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左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保定人亦立生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改南京右府。八年授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多著邊功。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明年忌者有言。俾歸。又明年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殁。囊無餘錢。諸子僦衣爲葬。天下惜之。

馮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薦宣府兵隸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後。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寇。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健。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歲齊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武宗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馮永也。笑而止。柴顏答把兒孫結諸虜要賞。不得。輒入寇。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等。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恐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乃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永抗疏乞宥大禮言官。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十六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七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言馮永爲將。善詗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多至方鎮云。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敢戰先登。進遊擊將軍。益簡勵士卒。練訓東西。驍騰。有斬寇功。尋進副總兵延綏。以斬寇首功。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慰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睚曰。我飛章訟官。以相搖。震聞命卒

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毋爾淩．爾毋我叛．王法軍令俱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向鎮兵將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斂縮．十六年春發率兵出玉林川．斬寇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紫山門．各斬首八十．蔭一子百戶．十八年旋始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每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寇不敢近塞．未幾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震既歿．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答歲三入雲中塞．直逼太原．窺平陽．震不死．五堡不再廢．寇亦不敢輒犯人．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思震．復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震在邊事雖家丁．時時出寨劫寇營．寇不敢輒近塞．得寇馬及財物．盡與諸出寨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寇以故益畏之．敢爵以出邊赴敵者．殺戮肆有之．謂承平時寇收穫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擾殺邀功也．乃今寇數深入．將帥避上．官僉民僉．十去七八．何名趨賞．冀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團．令入伍．後邊將多得其力．

史官曰．古具將帥之才．而無先幾之見．之禦辨之智．兵法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果何指歟．明中葉承平久．人歸壯武．一狂稻狡輒擒斬夥．雖天子羈縻殄滅卒爾．猶說預策．甯遽臨敵制變．卒老山澤如素．鑒賞哉．馬永鑒武宗．爲以廷臣之力．爭不得．而永立得之．武宗其氣必有過人者．梁震定亂兵．捉動旅．獲宵寇．五堡之立．稱人成功者數年．是三人者．皆所謂仁智勇無斷者乎．以方之東平．何幸不幸之懸歧也．

沈希儀、俞大猷傳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奉議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平搏賊．征永安蠻．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曾斷嶺之．希儀瞋目以逼．蠻飛石足護刀．顧射蠻者中決頸死．又舉刀斫刀骨於鐵叫．齊其頰求．又射其弩曾．覺御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新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掩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擒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險而致之狹．伐岸竹擲岸上．編筏以爲繼．頃刻成數百．旗幟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得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都御史姚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常助猛．奈何．希儀能求得士官隆串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說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鏌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盜栖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戰又盧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虞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撥壘．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遂以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袤餘糧爲稀齋食士．會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闞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斷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賊歸順．幾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鎮爲軍門矣．戲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蠻而田州果叛．後竟從士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兩守劉璋歿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卽閭閻中稍動色．賊在數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猺志出入．賊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撫厚之．使爲間．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與動．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鼓．則諸軍立集．始令曰．出某門．旗幟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幟所向自不知嘗之劄營．賊衆至．殺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益潛伺．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寨．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嘗勦必其劇巢．鈔掠纏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官．立勳曰．若奈何陰助賊．賊破刀弩．而門關者．曰．劉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關我師．於是賊聲勢無敢陰助賊及門關者．皆欲動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皆以甚雨．使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潛遣人齎火若砲．衣髮制與其同色．潛巢賊中．夜發．衆賊大驚曰．老沈來矣．挈妻子奔伏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做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巢益驚．陰測之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閱者矣．後熟猺既服其威信．調征他巢．雖很督不敢不往．甚而大雨淫潦失期．沮溪水以遷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叛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從[illegible]會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諸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亦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往田時聞問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留已．呼留入密室與語．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聞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響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希儀罵曰．金本士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遣散其五千人．卒復金而思恩復常．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鎮潯．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犯．詔宣大乘缺都督．總兵江淮．已復

調廣西貴州．在江淮．剿賊之背．幾絕．然天雨輒苦傷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璽諭五指山熟黎．本順．世知州禪潛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黎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得釋．他諸黎疑而動之．則傷亡．撫而勸之．則附從．莫若獨拘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視俛矣．是公以生靈萬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始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剿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賞不失頃刻．皆樂爲之用．所部卒至自戒於神前以誓．穿手刺股．猶嘗諸情者皆匍．最後者一人．至以當穿喉．其得士如此．唐順之言．當世名將．識希儀．及馬永．永魁壯．長偉．見人斷首下詢．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蠢蠢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幼時．輒偶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餐．顧誦讀不綴．鋭意文

事。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趨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第。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兩辟之。尋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盜爲其家。遊京師。以書干尚書毛伯溫、侍郎霍韜。韜得書甚歎寵之。薦一軍。然終不盡用。移守汀漳。還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猶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集海舟以擊之。遂破之永安萬甯。而安南國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塘皆迎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背論死。大猷坐黨職謫官。於是東南之禍日熾。復浙直鎮守。而大猷首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焚燬。偶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盜不除之賊皆勦盡。汪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句倭與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騎。責總督胡宗憲。令必得自效。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紿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遣逐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苦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世。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悉失信。快快曰。吾爲余帥笑矣。而羣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於是逮大猷詔獄。讞成邊戍。平民張璉反。號張流官。陷江閩廣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兵。聞璉出行。則下檄書。襲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棄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邀而斃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奔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誠請歸之。大猷曰。賊窟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蔭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饒道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江兵未至。上怒宗憲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摧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欄以逃。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進。負亦可退。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設地營濠。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緩。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以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議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福建都御史吳桂芳曰。倭寇以出海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籌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歸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逸瞬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潮兵二萬以來。巢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窟。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世者。偽附從充襲。將爲死間。賊得黨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取之。諸巢巢聚雲溪以緩討。乃陰旨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貫先登。爾死間。而東嶺遂平。桂芳上其功。大猷爲將。事必先周處萬全。既事往往爲書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恕。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效。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長寗舊戶鄰。咸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撫殺楊弘舉曾濟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歷官督衆。陣師軸旅。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望物氣數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侍郎譚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猶小知。誠如孺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託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識豈得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但推戚繼光。

史官曰。唐順之之論沈希儀。譚綸之識俞大猷。書不沒其所長。不諱其所短。夫是二將者。平生功業烜赫。故宜侯。皆非侯。其功卒不可沒。就功者多殺戮傾人以爲勝。絕類以爲雄。而二將存心仁厚。於殺伐之際。率多生全。古善用兵者往往凶終。而二人者殆其爲君子歟。

萬表、戚景通、戚繼光傳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寧波人。表生有異相。玉色方面。頎有三文。丰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滿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崛起。不卑家人業。遂習騎射。夜燒燭讀。脊揭孔明甯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嘉靖庚辰。武舉中式。石璐閩表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諱。抑之。詔授都指揮僉事。督全浙糧運。管視浙江闔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表歷漕既久。洞計綱運。河渠通塞。釐剔及時弊。當復當議。雖不明行。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析之。力言黃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濱沙淤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河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河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濟也。今二洪復淺。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世淤。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然實其故河也。蓋自洪逆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倚河衛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蔡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惡。自當濟寧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皆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

此無異故。蓋堅而遏之川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孰能障之。此會通河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者以衛輝晉倉。議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衛之糧令山爲河遞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背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遼薊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皆由海至山東遂萊貿易云雖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至與雇直。益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薊運若輕賫之。議以濟軍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民不聊生。表憤然曰。此其患不獨在窮軍。而且移之閭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置農薄賦。爲漸鹹潟之地。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欲往擊。會以都督僉事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楓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道街與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節。寧不亦美乎。時賊據七闡八闡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都御史周珫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斂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閫檄通。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擒其黨。衆下募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柵夜遁。殲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稍寧。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勇魁其曹。表策其疏敵可誘而縛也。屬鄞人蔣洲張懽遣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遠約縻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酤當陰齒。未及行。而表卒。後胡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翻爲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狄。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俗。居處飲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風九重之變。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率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制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徒。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鄉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向。將帥勇怯。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勤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寇闌入塞內。薄京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且曰。吾世受國恩。今變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聞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表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諸書具切。不離見解。又嘗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謂爲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爲己也。視聽言動而不謂不止焉。亦己也。通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大海見龍宮。嘗舉手動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表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嘗皆抗言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將無爲師者嗤耶。爲文敘給疏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指言、九沙雜言、玩鹿亭藁、及籌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鈔、濟世良方、玄門入道、香嚴山中集、諸書行於世。表嘗田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瓶鉢蕭疏。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殞於庭。光射數十丈。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軀修髯。頰闊壯猛。既世官。歲運京師。嘗席地讀書。常暑不懈。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當從難。著此者爲劉黨。通且日爲黃冠遁去。將舉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副使王良臣分部盤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傍。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陣以待賊。擊卻。遂入鄒。登陴督衆嚴守備。一日率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列陣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竹俱香。吾誠得與同盡。九泉無憾矣。爾曹厭病之耶。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能以軍政掌印。都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計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需索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誓勿欺。吾寧受稽責。弗自聚。已輸倉不一錢。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懼嬴金三百饋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嬴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爲同宗。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被在勳府。即自附。譏者之謂何。卒卻之。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甯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權。不踰月告成。大甯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晉安橐可。橐奉百金爲壽。目擊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衆慚而退。未幾坐神機營。母閻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羅拜前。即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景通大詬曰。孺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食肉。爾父清白。必不能辦。爾他日將毀卒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列綦履兆著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從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稍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暮年籌策備湖。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湖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會人納錢袖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奚可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子繼光。字元敬。幼而倜儻多權奇。陰學方略。讀而慨揚。英氣勃勃。顧斂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

馬門。善相人者曰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乘鉞專征。不五年。則三孤矣。庚戌。侍試武闈。虜入犯。部列城守。簡材宵戍九門。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繼光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都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敢悍。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調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於邱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二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覘旌旗皆辟易。所備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盤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我曾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怦臧立盡。仙夷部繼至。殺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閩南奔。躡追絕跡。勒功平遠臺。乃班師。兵倘怦趨錦代督府發浙餉。竭繼光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蓋。當戰務釋俘囚。國脅從。首功居多。隆慶初。寇陷石州。東掠昌黎。用廷臣議。召兵部譚綸及繼光入。籌備邊。乃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寇禍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甯卑腹軍費。錢外舍見。視寇偽歸。尾而剿勳。掩老羸爲功級。旣實而賞有差。封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睡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

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運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節練調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胥虜。追其非時大舉。討賊之師。遂北而虜大漠。然後屯田足餉。能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渾淪出就督府。命繼光將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於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寄公。無肯字。撫人徒。無供億。督府首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衡。而練兵之議寢矣。又督薊當肩舉。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凡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隨圮隨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非地受。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敵至則當陣以守。退則番休。節力糾未能舉虜。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訥。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設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是日朝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壯。繼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卽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則以南兵爲襄長。薪水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糧餱。繼光進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定賞。決罰有差。黔析益以壯庇。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轄戎。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戎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聯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敵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輪下。距敵馬排擊之。敵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累師不宿飽。復益輜重以從。有警則南兵當選鋒入。衞兵策應。主兵戍守。暨更者任輜輸。

昔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捋。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寇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遲。卜不靖。遂謝東湖。款關入貢。部言敵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敵謀。卽軍政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繼理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如薊。罷總理虛名。秩如故。及張居正當國。上遣兵侍郎出行邊。於是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肅。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嚴。號令賞罰必信。侍郎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嚴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闉闍。比邊報悉以狀聞。旣畢。使歸居正。上輔兵議。居正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以經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及居正敗。人言波及繼光。西樞將起記室。繼光卯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頃之而自代。始移鎮南粵。敵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繼光度嶺南。任總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盡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風職得指揮僉事。所著有紀效新書兵制錄諸書。

史官曰。晉郤縠善讀父書不善將。君子譏之。余謂正不善讀書者耳。人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儒。余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將。夫爲將必通古今。知往蹟之成否。究兩性命。然後戰必勝。攻必克。卽其方略。成籌策。皆彬彬可觀。而不知詩書闇中兵法。此又應運之天授。非其恆矣。萬表具玄悟。貴通崇讓。而明季諸將帥具文武資。多推南塘。嗚呼。可以爲儒將矣。

明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八

隱逸傳

史官論曰。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道塗殊方。要歸一致。亦云性分所樂而已。顏氏子操瓢[illegible]簞。曾參歌聲出金石。豈必借適魚鳥。寄情林草哉。負道而處。充然有以自樂。不以萬物取舍動其心。故形槁而神無惡。終身安焉。而不知外之可慕也。若飛華以激其飢。怒縱以發其身。以隱成義。光範足垂。至後世散髮林間。箕踞觴飲。詆禮敗俗。或身江湖而心魏闕。指終南爲仕宦捷徑。此作者所嗤。豈哲人語默之道乎。故曰心隱爲上。身隱次之。茲獨取國初諸人。以其潔身自完。附於賁井丹之義。而所關者鉅矣。至太宗卽位後。忠義之士多遯荒野。蹤跡詭秘。時露形廛市。間不可究。其人總謂之逸。亦法孔子以夷齊爲逸民意也。故並列是篇。若夫遭世承平。耕漁岸傲。此乃自樂明時者矣。奚足取哉。

嚴明德。吳人。洪武拜左僉都御史。掌院事。以疾求歸。上怒。謫戍南丹。剌字於面。後遇赦還。居於蘇州之樂橋。布衣徒步如齊民。人不知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調征過吳。苦民家。亦入明德室中。鬨明德舊手毆之。西軍遂訴於御史李顯立。逮至官。顯坐堂上。明德詭陳云。老子亦曾在這句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

而悍若此。是單舉也。穎問何年在邊。明德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榜所稱嚴德明是也。穎大驚。急持起。延入後堂。詢所以。縷縷道之。歡洽竟日。次日往訪。則已先期擔一番走遠村。徙空居兩三間。無可覓矣。久之。復歸樂橋。同鄉御史饒漢。延教授李綺飲。倩明德陪。明德時貧甚。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明德因述本事。綺大驚。拜謝。辭。因避下坐。明德曰。先時國法嚴。仕者多不得保首領。余因不食之頑巢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稱曰聖恩聖恩。人漸知之。有所餽遺。皆不受。以疾卒。年九十餘。而縱迹不露。人皆服其隱德云。

唐桂芳、字仲實。歙人。少時博涉經史。穎悟絕人。益遊學。廣所聞見。客金陵。以聘主明道書院。再聘司訓于昇。一時名碩皆重之。商推詩文。莫不心服。後至句容杜叔良家。以薦為崇安教諭。再為南雄路學正。未上。居艱。蘄黃盜起。挈家避亂。陳友諒留寘軍中。一夕脫去。戊戌太祖下徽。訪問耆儒。僉院鄧愈以朱升、姚璉及桂芳薦。召見。上問曰。喪亂以來。民心望治。吾深知。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又問曰。鄧愈築城怨乎。曰。頗怨。上曰。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聞爾博通。必諳成敗。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主公聖明神武。兼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水火。措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上是之。曰。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以為軍需。無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養之。曷敢忘。頓首曰。誠如是。民生息可立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盡言之。皆拜謝。賜布帛。鄧愈聘奉儀舉事。秋祀三獻未終。知府魏均辭飲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桂芳惡其瀆法。擊鼓立廡階上。朗讀糾勤之文。左右莫不震悚。為桂芳危。而愈尤加敬焉。遂辭歸。授徒為終老計。學者稱白雲先生。無何。駙馬都尉王克恭、太守魏均辟。俾領紫陽書院山長。院有二穹碑。宋理宗賜紫陽書院四大字。皆額題。桂芳為壁識之。後疾革。自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雲。巋然而逝。年七十三。桂芳長身美鬚。鬢髮如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壯。對客議論風生。其不徇聲譽於利欲。與人交。洞見肺腑。孝友特至。若居他郡邑。遇父母生辰節令。必刻期而歸。文章以氣為主。辭嚴理正。詩清新流麗。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有武藝白雲集四十卷。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家貧力學。徧通六經。累舉鄉不第。棄去。遊金陵饑塘頭。一時名士。多願與交。聘為集慶路訓導。居二歲。辭歸。會兵起。隱居教授。及太祖定天下。詔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三局。寅於禮局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帛。授以官。以老病辭。許之。歸。結居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為梁五經。或問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報吾君。公舉手加額曰。嗟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願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盡於華封三祝矣。新昌有士人。負氣自豪。篡仕得嚴邑。比行。來謁請教。寅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得矣。復何言。士子叢來謁。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以不檢罷官歸。慚且歎曰。吾不敢見石門先生。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參義、詩書辨疑、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

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於世。

吳海、字朝宗。號存齋。閩人。元末以學行著稱。會時大亂。遂絕意仕進。深自韜晦。間與人說經。賦詩。一時名人。如貢師泰、俟官雅重之。明初。部使者薦於朝。力辭不就。闢一室於家園隙地。日讀經史自娛。適因採摭古人孝順節烈。及友愛之事。附以感應禍福。各為一卷。以傳布巷閭。令人誦習之。名曰本命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史氏之賊。支詞虛說為文章之賊。上之人宜取其書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歧徑之當塞。名曰書禍。平居虛心樂善。或有因事規正者。欣然立改。因扁其齋曰聞過。常慕鄒魯士風淳厚。欲徙居不果。因以魯齋自號。志所願學也。為文嚴整雅奧。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有聞過齋集行於世。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秫坡。少岐嶷異凡兒。七八歲時。與弟裕於塘。弟溺塘井中。雙足猶漾漾未沒。貞亟投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曰此可持顛破塊者。五羊孫蕡有英才。為文章立就。不以死生榮辱得失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可及。發為詩文。滔滔寫自胸中。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運汙隆。人物賢否。數出己意。而多得之自然。洪武初。以學行聘署新會訓導。辭去。築釣魚臺於居室前。自擬嚴子陵。後以事受譴。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中。益肆力學問。識趣愈高。會赦歸。聞益著。從者甚衆。諄諄善誘。隨淺深有所造就。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湖海浪游。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督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秫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孫蕡以事見僇。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葬安山之陽。為文祭之。讀者莫不比淚。自遼歸。適已稱祭。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人疑以為僊。久之乃扣門返家。其胸次脫落。皆類此。

李曄。字孟言。錢塘人。少受學於楊維楨。負氣尚節。善為詩。寓樂金陵。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樗散生。市人病者。踵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矣。不容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將尺。有尺將尋。惟恐人不知己。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成。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曄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廢我是用。而我足用。固存。指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齗齗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賢賢之壽有至理。醫之技足公普。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多廣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眙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一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者。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宗儀沖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不第。棄去。好古學。無所不窺。出遊浙東西。師

張羲、朱善、李孝光、杜本間等。肆力文章。其結撰法度過人。尤劉志字學工。則氏集賢學士趙雍[illegible]。家甚貧。抵華亭教授。遇人無夷險。侃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說日不倦。至正間。浙師表不華。南臺御史。一時文士依以周旋者甚盛。議署諸猶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推上。皆以病不赴。成節譏之。歎曰。親不逮養。捧檄祇令人悲。況今賢良畢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竊分之榮。其敢覬乎。藝蘭一區。果蔬度足給賓客祭享。餘悉樹菊。栽桃藝蔬。皆身自爲之。閒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崎嶇亂離殆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弟宗傳。代縣令。宗儒。文選郎中。

王冕、關中人。少時牧牛。每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默記。漸學問充足。父母亦不知也。少多放言。嘗入終南山數月不出。採薇蕨食。探古洞深巖。流連不歸。其家尋之。因求歸。乃出。後父卒。遂日侍其母不出遊。朝夕盡心力。家貧。出教授以養母。每過市中。以白牛駕母車。自被古服冠御。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有欲薦之爲府史者。冕曰。若我者。胥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都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扁舟入吳楚。歷覽名山大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皆異之。北遊燕都。去曰。此中狐兔遊矣。人以爲狂。既歸。家居。種梅數百株。結茆其間。嘗天大雪。獨上華嶽最高處。四顧大呼。爲歌聲振遠近。冕貌豐偉。美鬚髯。嘗戴大帽。穿曳地衣。翩翩而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嘗著書立說。出人意外。每對人縱天下之務。旁若無人。人目之爲王景略復生也。開發爲論事。有殊致。每當風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多怪語。人不可解。皆鵬騫海怒。讀既毛髮爲聳。客至不爲賓主禮。高論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辭謝。洪武中徵聘不起。入山不知所終。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攻琵琶之戲。不屑屑拘拘法度士。稍長。翻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人生貴適意。習古歌詩。吟詠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舫悉取諷詠。期於超邁。出遊江淮浙閩。與名士相磨切。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政蘇天爵聞其賢。欲薦之。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亂。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晦不出。易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庚子夏。太祖聘宋濂、葉琛諸人於金華。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青絲縧。立於江渚。貌偉神竦。指濂而笑。且以語侵之。急入舟中。葉琛競來揖讓。各取冠服服之。欲攜解纜。舫不可。宋濂不相識。問於劉得之。故聞其名。亦起致謝爲讓。酌酒而別。劉基舫以隱故自高。數言於太祖。招致之。愈自避。不可得。卒年六十八。有瑤林江二集。唐詩通考。舫平居喜怒不形於色。聞調雅際。性尚氣義。宛陵羅氏舉五百指來避兵。衣且食之。樂病瘥死。居久之勿懈。舫平具瓦舟藏窆冢。卒後。宋爲立傳。而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子膺亦有文名。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父炳。勤治生。雄於貲。生瓚。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輕財。田廬生產託子弟。各有程度。師非益昌王仁輔。王老無子。養終其身。見義則爲。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喜周人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illegible]。談辯絕人。好客之名。聞於四方。所居清閟閣。幽迥絕塵。藏書甚富。悉手所校定。彝多成顧。鼎彝名琴。陳列左右。巧於位置。松桂竹梧之屬。數紓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曰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平生無他好。惟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而絕不作人物。謂世可謂無人也。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張士誠欲鈞致之。遁漁舟以免。遭者過之。微聞異香。曰。此必倪處士也。跡得之。將縛以獻。以計紿逸去。同時有張介福亦力拒不應聘。人並高之。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丰采高秀。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衒暴。濤而不汙。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益聰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詩尚古雅。理致沖澹。所著有雲林集。洪武甲寅。疾卒。年七十四。

王元吉、字閏祥。金陵人。幼奇偉。喜兵家書。年十四。榮然凌等輩。出其上。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將劫之。兄懼走匿。獨不爲動。徐紿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詐道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可善防之。不使失事。盜以爲然。散去。福壽金陵。盜陳也先、潘甲自稱元帥。擁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坐火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密問計。對曰。此難與爭鋒。盜有兩元帥。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兩人必相讓。則主者當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彼一人易矣。從其言。潘甲果至。執殺也。先失勢。亦自敗去。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知不足與言。復歸。太祖已都金陵。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因歎曰。主在吾鄉不之識。而棲棲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多說何爲。因嘆不更及世事。歷肆中自給。務爲詼機。事父孝謹。事兄友愛。卒以布衣終。爲人敦厚識。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賻千餘人。

王顯、字徵仲。號溪漁子。元吉從子也。少脫略。不與羣兒嬉遨。氣處其上。什伍部署之。無敢違者。父兄長者禁切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其師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結交大俠。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撫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多智。長於爲文。數雄飲。自放於歌詩。二人自皆負高一世。顯在淮上。嘗釣海濱。與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引歸逆旅。出酒相飲。縱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動。排難上下古今事。識者知非狂生。或不識。則共罵指笑之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過適意時。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躡市人後。市人呼之。弗辭也。後遂悔故所爲。買書鍵戶讀之。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粗有識。然不足望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補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聞者以其論高。愈疑之。

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入明。不應辟。終其身。

陳洞、烏傷人。號竹溪逸民。幼穎異。涉獵百家言。文章蔚茂。習騎射。謂功名可唾手致。忽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謂逸者適意耳。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藍竹翛翛然。當月高風靜時。洞輒攜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湖氣爲凝。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鶴唳已。每叩舷而歌。人見之。曰。是誠世外人也。欲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識者則曰。是有志當世。生非其時。有託而自放也。性喜菊。種之滿園。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或譏其留物。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日自怡。豈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初萼。皆赤腳踏深雪若溫。見輒凝視。或登白鶴山。往數日不出。洞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益孤矣。其友疑其厭人。以其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

林清、閩人。不仕。變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蠹八音命文之。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聽教栽樂圃。土花春長護書齋。革除一點浮雲盡。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歎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攜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江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清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是耶。清曰。若林君安得見之。此民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罷。明日府公物色。無清蹤矣。

陳亮、長樂人。字泉明。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薦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巢穎。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於志慊矣。不願仕也。作讀陳摶傳詩見志。山中爲小樓。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廬曰滄洲。因以自號。與名士王恭高棅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江。登江投上方題詠。每倡倜傳。逌爾如也。以此自終。詩沖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鮑輿、鄒平人。故業儒。嘗問學。文名藉起。元末隨父官浙中。值兵變。避地吳淞。貧困乃棄業。稅居僦賃以爲資。發大褡。母王病。左右奉事不懈。母喪。廬墓三年。父亦不妥。其養父先意承志。無所不備。與乘舟遊江湖間。瀟然物外。洪永間。官蹤跡爲徵。遁去。取玄眞子漁樵背以自號曰漁樵王者。見者咸曰。此鮑公父子也。其繼張騫而乘槎者耶。後不落人間蹤跡。徵者無從物色之。乃已。

鄭天和、趙郡人。少磊落不羈。自負豪傑才。恥同於衆。居山中。意氣灑然。周貧恤孤。一物價。平出納。欲銷世之貪鄙者。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買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咸呼曰顛公。天和嘗假人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貧。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貧。復告曰。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酣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歌屈原漁父辭以自況。洪武中以地方薦遺逸。人勸之仕。乃喟然答曰。而不見飛廉氏爲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鬐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斃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蹄。[illegible]藪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終身不仕。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風神俊爽。精華文黑。輒明潔如圓珠。衆謂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競識爲師。多不應。居白鹿山。戴樓冠。被羊裘。帶經耕壟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莫能測也。尚鄭樊鳳來爲州牧。獨造

門拜。請爲州學師。力辭。義不得已。令闔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必移辭控白以利病。裨助良多。鳳爲謝再興所殺。其妻以身翼蔽。亦死。爲殮而送之。後數年。侍御右唐鐸出守越。欲薦辟。子辭。性醇篤。無矯僞。崇尚名義。峻責斥不少恕。家貧。臨財甚介。山民誤坐法當死。憫其愚。請鄉黨活之。俱挈耕牛爲謝。曰。東作方興。非此何以耕。俟冬或可耳。至期。民復來。恆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求迹疾。持其戚毀委爲致饋。饋以金帛。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耶。悉遣去。人復譽曰。是可以義取者。生負堅執如此。況其他乎。鄉人因其所居。稱曰白鹿生。與宋濂游。濂復薦之。竟不就。

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燕兵入金陵。玉田祝髮爲僧遁去。不知所終。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輪藏。閱藏上櫃囊、有聲。異之。令人緣梯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數日稍稍可辨。其可辨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祕錄。贊良玉曰。行借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郭梁。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同行。棄官爲道士去。合贊曰。觸言觸引。嗟嗟林皋。用以自默。就此龍韜。戈我戾日。眞明麗霽。頹波莫挽。仰天以號。白雲迢見。使我心勞。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有道德經注釋行世。

梁良玉、定海人。仕中書舍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金川不守。變姓名避去。終不可蹤跡。其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濟建文君逃。投水死者五人。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變名。挾卜筮奮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後有人識之。輒遁去。

何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友善。素以忠義相勗。約棄官去。竟莫識者。

雪菴和尚。不知其姓名。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盧中有隱士杜景賢。叩之。未應。題絕句於壁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訪。與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巖壑森蔚。和尚欲寺。謀景賢。景賢豪有力。爲之寺。寺成。和尚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迓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詗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和尚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賦楚辭。時時袖楚辭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讀。讀終卷。又復買一部。如此。衆莫測其云何。和尚不戒酒。日注酒一壺候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人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旣罷而寥。和尚頎形秀碩。指柔白如劃。落筆成章。詞語不甚工。悠然意氣渙發。屋流屯走。紺雪逃出。能成偕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時在成化初年。踰百歲矣。有雪菴詩集。

河西傭、燕兵破金川。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止

浪家爲傭。傭久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以故葛衣。葛亦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裘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嗤之。樂去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吟或夜哭泣。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傭走南山中。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後數年病死。呼主人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勿埋我骨。傭家從其言。

補鍋匠。往來四川夔巖閒。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歲復來。夔巖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習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巖閒人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齋食時。與之食卽不復錢。錢稍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寄宿蕭寺中。忽雅州市中逢遇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皆今永訣。不可復相見。作一詩別。隨裂碎且吞之。一日。値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深而艱。驟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卽續吾詩。指顧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詩。强而後可。問以它事不答。若病風然。卒晦以死。莫知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遜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義。力爲君王固首陽。濁翁在雍州。以常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劃去。時當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永樂改元。詔至臨海。鄉中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謂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死。竟不知何人。

樂清樵夫。每自山採柴歸。聞太宗卽位。殺方孝孺等。籲天號哭曰。國既就簒。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潭橋下水死。官聞之。爲之殮葬。題曰樵夫墓。

耶溪樵人。未詳所自。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斲薪二束。足則食。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徵孤竹伯夷貧。恰行苟活緣何事。要了癡癡一點眞。尋因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攜茗具華鬘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至死不言所以。

玉華山樵。自號大呆子。性天然。寓東陽縣東山。儀容俊偉。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書。詩書雖未過人。亦不庸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皆有歌云。七年叛離走閩越。日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偶不盡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鳴土隨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宿歌對酒忍嘗歡。撫手論心惟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孤鶩何時還。終不知爲何如人。常有歌附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云。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九

雜傳一

史官論曰。嗚呼。主臣遇合之際。豈非天哉。方劉基釋元侍從。居西湖時。與主倘在塊中也。基指異雲爲金陵天子氣。十年後當輔之。此與留侯謂天授。第五洪聖主者。尤濵濵幾先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既曰覩之。豈不從之哉。故王者受命于域。服心嚮從景集。成取之四塞。或育之敵國。韓彭不產豐沛。馬耿不必南陽也。況明太祖得國之正。度越前古。諸臣從之。順天應人。亦不失春秋之義。與夫褰矩忠唐。王斯背宋者。不可同年而論。吾於諸人何譏乎。雖然。昔平元挺至。詔羣臣嘗仕元者不許賀。且建余闕李黼祠。俾羣臣每歲遣官致祭。而獨子陳遇以州倅擢太僕卿。及坐胡黨。特宥之。於艤舟蹂躪之老臣。則褫之以文天祥。而終寘以死。其風示固深遠矣。因仿歐陽修五代史立雜傳。而宋伯仕元者特紀於斯。以元官之小大爲序。卽無事跡可考。亦存其名。使覽者有以感焉。

陳遇秦從龍（附葉兌周良卿）傳

陳遇。字中行。建康人。父辛之。元淮南學錄。從學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精先天之學。元末爲

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品行才識。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失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金陵城。暇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祇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恆虛側席以求賢。庶定太平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宜我良輔。能備正道。今古皆然。湯文命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志。起儀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廸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衔爪牙以黷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歟。與其韜光斂迹以全己。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扶飯車塵。起辰來龍。丙申四月八日書聘。入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籌謀帷幄。益見親信。陞奉其第。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即皇帝位。遇疏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授翰林學士。不受。賜肩輿。選衛士十人從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奏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復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又辭。時西域進異馬一。甚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沈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歎。遂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値祭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舉。力爲救解。每從寬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盍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效。上悅。賜對衣象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省視。辭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論祭賜葬鍾山。親爲之文。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所著述皆燬於火。故所存無幾。子欽誠俱蚤卒。弟悲字中復。皆顯遇侍太祖（由鄉貢士至工部尚書）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鎭江。丙申明兵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鎭江。太祖謂達曰。其地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上喜甚。命朱文正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妻陳偕來。上親至龍江迎入。時上寓王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旣而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爲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諸謀。嘗漆板間書。左右皆不知。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日上與太子皆有所饋。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遇甚厚。乙巳從子嗣死。告還鎭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卒。年七十餘。上聞甚悼。未幾督兵至鎭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恤其家。同時有葉兌。字良仲。甯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以布衣獻太平策。一綱三目。中時務。上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金幣還里。又建康周良卿。素有德行。上入城。以禮延請。詢政事。號曰三老。上咸敬重之。

史官曰。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冥鴻避繳。翩羽寥廓。弋人其何篡乎。滔逸從龍皆以終身不受官。得保首領於霞舉之下。吁異矣。論者謂其逃死非眞。辭爵假鴻。是夫以故元遺老。果能逃死。而不膺新組綸諸公卿之列。此其胸然於志者時之大者哉。然史稱每佐帷幄。不知北伐之謀。付與聞否。此時爲退與從

龍者。亦回首燕趙。灑淚金陵之淚否耶。

朱升傳

朱升字允升。歙人。幼師陳櫟。刻勵力學。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偕趙汸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注。是秋登鄉試。丁丙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因歲入官於他學。官吏設位。旣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辭官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下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謨。遂參密議。尋辭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爲我國宗之老。賢爲眘哲之英。於開國諸公。好得其官。無何與學士誥程爲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月衡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上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誤以宮音爲徵音。上不懌。顏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顏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威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與修女誠。而論升修齊之本。遂受命爲樂章。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居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注及書傳補科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爲禮部侍郎。

史官曰。朱升名善冒而失於官徵。其解夢多諛。所研討者何在。第其於六經之旨。多所發明。誠一代儒宗也。以曾仕元故抑之。雖然。一眚奚宥。其猶亦可以恕矣。

劉三吾傳

劉三吾字如孫。以字行。初名昆。茶陵人。初避兵廣西。授靖江教諭。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歸茶陵。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愼。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旣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燕王。召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卽日立建文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命三吾與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旣又命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省躬錄云。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爲吏部侍郎候缺。勤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揆超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共鷹多詭詞纖巧。命三吾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丁丑主會試。取士被黜落者所訴。命覆試。三吾嘿以忿之。拙蹈者進呈。上覽之。他擇得其情。大怒。遂謫戍邊。尋死於法。三吾爲人慷慨坦蕩。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

史官曰。元良主器。適嗣承祧。誠千古不易之經。非一時權宜之計。愛憎不得而移。庸者不得而亂。英雄之主。每多惑焉。而三吾犯鑒炳燭。風哉山立。一言而太孫正位。前史稱其當大節而不奪。有由然矣。雖術文不能讓錯。何至以戮。此君臣相保之所以見美於朱祖也。嗚

宋訥傳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壽麟。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附參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短篁自

檢。性持重。齒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歸家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爲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十三年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擢蕭師黌。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敎文十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命爲太學碑文。賞賚。上每親裁。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矣。上親製誥詞。引倘父與周八百爲比。蓋自宋濂啓同而後。惟訥時被召對。旣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爐臨至膺乃發。上製文弊訥曰。臨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訥皇恐謝。明年代吳顒爲祭酒。嚴繩準推恩義。身嘗並教。寢食學廨。不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嚮崇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公兼領監事。由是冑肅然。一日訥病。遣中使諭。嘗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瘳。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上側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茶。踣而碎其罌。念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留江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遠人。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必致爲患。邊關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屯營區分。概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略。豈無如充國者。陛下宜選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田。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罷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享泰廷對第一。名訥所賞。命譔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賺吏部尚書余熂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知故。皆坐誅。圖形梟罪。敕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材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詰出入儀文。微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夤緣爲姦。誣祭酒訥受賕。餓死生員。尅落師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餚。厚禮於師。此皆父兄也。彼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賕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常告知典簿。疾甚。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今以卑誣尊。飾非惑亂。禍人不淺。仍堪訥復任。二十二年命譔帝王廟及暨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尙猶來詣。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廚官懇請歸家。臨辭曰。是何風寒氣少。男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葬者。給自訥始。又官其次子鄭邑訓導。復擢爲司業。其後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其門。上每擧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訥。坐奉天門論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適用。朝廷以故得人。訥辭終歿以禮葬祭。近年老秀才爲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廢訥學規。年少秀才。則遂犯學規。投匿名文。謗師長。自後如是者首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統中諡文恪。訥家西南三里。即瓠子堤。父崇祿搆亭曰西隱。訥更號自雲茅屋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史官曰。嚴師道。存古誼之矣。宋訥嚴氣正性。型範克端。以故教有方。曲成者衆。太祖崇文重道。經始太學。數臨視而規模閎壯。適古辟雝。宋訥旣正皋比。有成效。而安邊一策。尤徵實用。豈特擬頭巾徒自白雲茅屋老者哉。及後屢有高等。輒歎曰宋訥之功。以勵後祭酒。其不以故元鹽山令。視等老臣。素太祖可謂能用其所長哉。第不知於講席上。以節義則諸生作何語。

劉基傳

劉基。字伯溫。浙青田人。曾祖濠爲翰林掌書。每陰雨積穿。登高邱。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籍錄融。株連甚衆。其理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胠篋私記。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燒籍走。尋之不得。遂佯驚。籍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燼餘也。衆並得免。祖廷槐。父爚。有智計。通經術。爲遂昌教諭。基少穎脫。讀書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徧及五經。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無不精析其奧。講性理於鄭復初。聞濂洛心法。元末擧進士。揭傒斯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在燕市得天文書一册。閱之。翌日卽背誦如流。其人驚以歸之。笑曰。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識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出秘書相授。在官摧抑豪右。人多怨之。嘗反新昌故獄。檢官以罪去。囑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避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擧。充考試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授臺抨詰。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遊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當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共飲。沈醉乃別。西蜀趙天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上方有事。宜自愛。勿落小盜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辟爲元帥府都事。築慶元諸城逼之。時左丞帖里帖木兒議撫。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威福。奪職。羈館紹興。幷罷左丞。基欲自殺。門人持之而免。乃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多爲詩歌自適。而國珍遂不可制。山盜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縱基與之相犄角。軍聲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經略。使李國鳳右方氏儻以故儒學晉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卽棄官歸。集鄉黨自保。衆避國珍者。多依以居。著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弃絕。庶幾藏器以遇其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客或說以句踐事業。基笑曰。生平鄙國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天命行有屬。我姑待之。時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上使孫炎來聘。乃語其衆弟陞曰。善保墳。勿爲方氏獲。遂與宋濂、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旣見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

昧間。尺土一民無所疆藉。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荊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拔。位亦則不臨。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擊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略太平。將犯龍江。上欲禦之。而衆惶擾甚。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至有勸納款者。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入問之。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諒特太平之勝。驕氣東下。我師縮斂。勢已不敵。然明公初有建康。圖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賊。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倒、易懲也。敗驕在彼。倒懲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開至誠以固人心。興王大業。在此一舉。且臣閒者氣。敵衰我旺。決可取也。上曰善。於是賜基劍。分諸將齎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竦然。誘與戰。覆其衆盡。時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猶奉小明王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大陳天命所在。乃止。議伐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天道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而擣江州。從之。友諒倉卒戰敗遁去。張勝攻南康。上使基授方略。書片紙付曰。夜半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頭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爾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啓謝之。初亦莫信。已而具如所言。始以爲神。遂破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上有難色。公從後觸所坐胡牀。上悟許之。洪都遂爲明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作。賻祭諭等。歸至衢。苗軍叛殺守將。衢人洶洶。其將夏毅登之。迎基入。衆即帖伏。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已鄧平章兵至。悉誅諸叛將。方治喪。國珍奉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陳時宜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即。署名稱老先生。基事事條答。皆懸中機宜。促驛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將欲出戰。止之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鼓聲。莫敢發。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薄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上率師迎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基疾呼揮手曰。難星過。急更舟。遽易舟。返顧、前舟已礮碎矣。相持未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勝。陳氏遂平。乙巳。遷太史監。秩正三品。基領之。上戊辰大統厤。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基入見。頭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因待之。杭州及海甯降。上悅。悉付基縱歸。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僇。基言宜下詔罪己以回天意。明日。上見羣臣自引咎。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詳滯獄。甫決而雨。諂待時基奏爲上信。誓言無不驗。中書參政張昶。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娛樂。則得意。上出示基。基對曰。是欲爲趙高也。昶色動。愎忿。乃使其腹心齊興嚴伺基陰事。未發。昶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異。讒遂飛章論基專恣。顧所行皆取審旨。誠有請報可者。上怒詰問。知出張昶。斬之。上即大位。擢御史中丞。仍領太史

令。諸大典制官册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稅。比宋制當加五升。上獨令青田止五合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旨有殺運三十年。基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持除繫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盛。基獨與抗。善長不能平。而適以事見讒。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上言李勳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基頓首曰。計大體。安得及私。上乃解。累欲加封。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聞帥。上每稱曰。伯溫、吾子房也。嘗因卜相。問楊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且不學。未見其可。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問胡惟庸。曰此僨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爲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僨無爲室。臣非不自知。顧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劇。恐辜陛下恩。其後憲以估亂。廣洋以輕。惟庸以不遜、皆坐罪。一如所言。上巡汴梁。基與善長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許之。遂督責宮省。糾舉姦惡。小者捕治。大者啓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貪縱事發。善長以彬省僚。且素暱。請於基求緩。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善長大恨。俟上歸。訴基方疑夏祈雨。僇人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基以妻喪告歸。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即別里閭。指邸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雄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蠡□戰。礮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册。言非僞造。皆出朕誠。爾遂命駕。良基既至。賚賜甚厚。是時上方幸鳳陽。建爲中都。說出邀滅王保保。基謂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雖傑。不可輕忽。進陳弘文館學士。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永嘉郡公。至是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問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且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煽惑是非。卒莫能治。即今天象盛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厤數休咎。討論封來。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樂。使者往回。勿贅以物。茶飯發回。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又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上是之。宜付史官。遣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以右丞相攝左事。憚基。每思中傷。基亦自料兩人不並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驟書以聞。甌括之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鹽盜藪。元末應方兵爲亂。基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姦民謂地屬溫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廣三逆何。處州宿猾持郡邑事。不以時聞。基使璉上書奏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挾從事從怨基。及宿猾逮至。使訴基欲踞談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當坐罪。上不問。復講逮其子璉。又不問。基懼。馳入朝請罪。留京師待罪。上曰。基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胙。奪俸一月。惟庸既縱橫。基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爲修好。八年正月

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久之遂劇。上遣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御製文賜之。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識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顯爵。垂名後世。敕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發生。致使不安。國有八議。爵祿存名。卿趨朝不辯。釋疑親君。可謂不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卒。年六十五。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積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授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毅勇壯。不復返顧。要上特知。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參密謀。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對。每戰慴失容。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人交。開心見誠。過所不可。義形於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自炫。恬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犂眉公集五卷。皆峻潔嚴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上聞而未嘗。問汪廣洋。對以不知。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於是深思基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既並卒。二十三年命子廌復故封誠意伯。賠詞謂其父子俱沒於姦邪亂政之時。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璟奏基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燕兵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璟獨不屈。法亦停襲。永樂二年。法與璟子貊進太祖御詔宣德。三年授貊刑部照磨。卒。法子樞。樞子磐。磐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璟四世孫文讓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敕建祠於青田。成化十八年敕取基像。祿子瀛來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基子孫宜世爵。瀛子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開人營。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贊計。勸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齊。允爽清貞。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瑜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瑜言。下廷議。皆言太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嘗嗣。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世嘗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阻世。觀圭裳於末裔。存礪帶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非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疏嫌。雖一屛途死。傳聞多謬。而載審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乃入祀太廟庭中。列六王之下。錄以俸序。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年少氣銳。振武營之變。撫諸大臣至小教場。呼譟。衆皆悸無人色。不能出一語。世延厲聲諭以國威。騎鞍罵曰。汝等反反即殺我。大軍至盡殺汝等。衆稍稍懾。乃散而聽命。由是自負。藐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益恣橫。掌管事。益縱其下侵奪民田。有詔勸回原籍。數不肯行。曰。我有鐵券。赦死一人。納一可免。雖殺我者。論者蜂起。倔彊自如。顧始消家

蠢奮。不能支矣。萬歷丙午下南京刑部獄死。子孔昭嗣。

史官曰。世以劉基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爲瑰怪之說。傳之往往過實。故不錄。其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卒上之中秘。世無知者。然必有神秘者焉。大約基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畢忠竭智。讚謀軍國。誠英偉不羣者矣。古稱豪傑勇智之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何以全。基數仕元。不用。能歸以歸太祖。是元遺太祖以基。不使角而使用也。嗚呼奇哉。或謂其類張良。其籌策縱橫。殊無遜矣。至出處大節。明哲保身。方之遜矣。然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隆侑享。抑何篤厚也。功足當之云爾。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九

雜傳二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字文達。性樂易。好禮法。有隱德。子二。長淵、[illegible]教諭。次即濂。母陳氏妊七月而生。六歲授李翰蒙求。一日而盡。九歲能詩歌。號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爪逐行按而試之。按輒誦。受業於聞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兼通五經。時吳淵穎萊方內儒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招曰。舉子業不足溷濂。爲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幾悉得其閫奧。吳辭去。濂代講席。鄉先生柳貫、黃溍深器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莆田陳旅稱其文沈懿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玄則曰。非才具衆美。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遂以文名擅天下。至正己丑以布衣薦爲元翰林國史編修。曾世亂自韜晦。遁入小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所說周禮集注諸書。劉基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戲佛老。皆納飫粱肉而兼茹茶飲茗。猶稱其大。庚子太祖徵入見。問世亂奈何。對曰。顧明公不嗜殺人。上悅。語必稱先生。除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奉

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上論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曰。尙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上曰。知之。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太子贈有加。上箋謝。皆奉太子勸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上覽大喜。召太子令曰。誦其書一過。賜書褒答。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召賜坐。上執金杓燒湯於鼎。投露手卮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時大都督文正得罪。濂婉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上嘗曰。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民安。心神恬逸。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藉失朝參。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業。復坐議孔廟禮。稽緩。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已上坐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講畢。復進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頓首曰。皇上愼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侍上觀稼。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又命序祖訓錄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凡一百卷。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一曰撫生南服。統一華夏。二曰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三曰治政詰戎。羣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后妃不預政。外戚循理。閹寺給掃除。家法之嚴。六曰大帥佩印。率兵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復與詹同等稽皇明寶訓。上之。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旣侍上久。有問陳說直諒。不務文飾。上喜欲相之。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一旦任非不效。將負陛下。頓首力辭。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得失。講治道。甚條析。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又問其否者。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卽有之。臣不知也。命爲詩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藁。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强之飲。醉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各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傳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愼爲序班。仲子璲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太子選賜良馬。又爲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爲尙書。祖德政太常少卿。誥詞上皆躬撰。復留之。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罪當誅。濂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中。頗有足采者。召謂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因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譏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抑可謂賢矣。十年歸。賜綺絹。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拔愼賢。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上曰。江險。宜循河行。敕愼侍至家。遣愼表謝。曰。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得。上召問愼。而翁去此而雜從。撫兒孫乎。興生財也。涉田園乎。愼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

有之。上曰。雖然。尙有他。愼對。無他。第時時過訪國政。僅知一二。雖在鄉。尙冀皆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之屢矣。至大喜。賜敕褒諭。命禮部致酒米餽果。日進見。從遊覽。或使殿侍食。至暮始退。上歎曰。純臣哉宋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敕求文。獻百金。卻之。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上喜。歲盡辭還。旣行數日。上語璲曰。朕昨昔之夜。夢爾父談笑如平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賚甚夥。又明年歸居靑蘿山。閉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蠹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眞。內誠外恕。一見傾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誡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視近甚明。夜然燈於几。臥絲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疏曠。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幘。翛然自樂。十三年庚申冬。孫愼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高皇后及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辛酉五月。行至夔。宿野寺。有老衲與語。多解悟。濂曰。吾閱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於是。衲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衲默然。是夜自經卒。年七十三。妻賈、先一年卒。門人方孝孺曰。太史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旣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彝鼎寶冊。誥諭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爲人取重如此。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懌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弘治中。四川巡撫邢表賈俊旣以濂爲言。令有司於葬所春秋致祭。正德八年。謚文憲。二子。長瓚。先卒。瓚子三人。愼、憕、恂。皆無後。次璲。工書。稱爲國朝羲獻。子三人。懌、愃、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彝。奉母謫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皇帝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懌嘗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朝。而濂門人有舉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史官曰。有謂明之學始於濂。蓋猶孝孺之傳也。孝孺一再傳爲何、王、金、許。濂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而別錄謂濂一生多流於禪。以其聰明博洽。能根極理性。其所成就。必有過人。舍周鼎而問康瓠。大爲濂惜。然亦不必深辨。獨是文章議論。施於朝廷。達於夷夏。眞超拔羣倫者矣。聞老衲一言而悟。卒死於繯。卽不啻殺人之劍。王道也而病乎禪哉。

何眞傳

何眞。字邦佐。東人。少英偉。好讀書。兼擊劍。仕元。管句河源務副使。嶺表騷動。棄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眞倡義兵討之。擒仲玉。成築砦自守。進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錢十千。未幾。成奴縛成以出。眞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覆轉輪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偕奴嘑火。奴一號。聚觀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子密不過是也。行省上其功。元授賞之。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州。貪暴民不堪命。衆請眞議。遂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知。尋進廣東都元帥。癸卯。邵宗廷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眞聞。率衆復其城。擢廣東參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功擢宣慰使。務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宗廷復來圍廣。眞力拒。絕糧。出避。城陷。明年復

克之．宗迁遏走．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爲慰佗計者．逮而戮之．示於元無二心．洪武元年．黎永忠率師取廣東．先遣人以書諭降．眞遣都事劉䎘佐僉款降．收後論以竇融李勣爲比．入朝．授江西行省參政．蒞官有威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四年．命眞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士卒三萬餘人．明年再往．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來朝．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眞．封眞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眞貌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旣貴．其壻上時有紫氣．歸國夙夜寅畏．惟謹．太祖推心弗疑．故能以功名終．子榮．字輝先．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襲封．後以藍黨檄捕．逃反南海．捕得伏誅．貴．字季先．常侍皇太子．爲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事．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史官曰．何眞武略．不下陳友定．然其務威德．飾以儒術．友定不及也．而友定烈烈．存元於海濱之邦．眞初不從陳符瑞之言．似其烈烈．昆仲友定矣．至望風輸款．論者謂其識時知命．號稱俊傑．未免夢魂之間．慚愧友定耳．悲夫．

朱守仁傳

朱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嗜古讀書．落落自豪．視齪行岸然．爲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滁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院同知．守舒城．甲辰．明兵攻廬州．守仁舉城來降．徐達送至京師．陛見．太祖嘉其樸茂．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襄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折獄未變．守仁從身廉潔．撫循有方．又裒疾恤鄰．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尋改北平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改高唐州．頗有善政．十年．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姦伏

徵欲易煽．守仁威令簡嚴．鋤黠吏．懲頑民．郡邑從化．以惠利斷．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上念濱爨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經建學校．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績來朝．闔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鹽牧甫蕃．上留心馬政．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滁泉滁州諸處牧馬．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群．克舉職．孳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上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守仁奏．准留二僧．主馬神廟．遂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永樂二年．朝京．疾卒．

史官曰．朱守仁威惠兼著．循跡頗多．老成練達．無堅不破．洵有用材也．以元樞密．明司空．屢蹶再起．艱難蒐徵．終回寺．雖跋歷足嘉．而頗樸可恥．

安然李幹傳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

事中．尋擢山東參政．心行平□．撫綏勸勞．禁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奉命於社稷壇北建祭殿．又建拜殿．以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爲差．官給其費．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歿者不建享堂．墳墓葬具．皆自備．惟戰歿者官給．五年．調河南參政．九月．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免．以雷震奉先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府．召充其任．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正以五刑．奉得旨．送四輔官及諫院給事中．覆核無疑．然後行之．著爲令．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上念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

李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退居於鄉．洪武九年．授本州訓導．尋遣敕召之．曰．朕即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爲姦．雖四兇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臺薦博學洽聞．特遣齋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授四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爲試官．後以老致仕．

史官曰．安然李幹等．未有穆穆平格之素．爲元官．歷舉任．殊勳讜議．闃然未聞．而使之調和陰陽．備燮理之任．嗚呼舛矣．大臣朋比不職．小臣卽有聖哲之懷．付之浩歎而已．而以安然覆反其行．不意太祖聰明絕人．乃出於此．

詹同傳

詹同．字同文．原名書．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槃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家黃州．仕陳友諒．爲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明兵破武昌．來歸．太祖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時方集功臣子弟於內府．命教之．改國子博士．易今名．尋陞考功郎中．歷待制起居注．奉命求遺書．致宗廟時享禮．奉命進古孝行．及起自戰伐勤苦．爲圖以垂世訓．洪武二年．陞侍讀學士．時或屈辱大臣．不以禮．中丞劉基疏請存待大臣之體．同因取戴記及賈誼書以進．上納之．陞吏部尚書．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選視吏部．與樂韶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充．告腯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九月．同等上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再闢乾坤．軼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傳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纂．上召昶西苑．撫問良久．復使見皇子．賜綺裘帛履．它日．上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使

開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選．復宣赴右順門．上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耶．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亟取觀之．笑頷頭曰．朕卽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昶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沈、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一日偶言及竹．上曰．竹數亦多乎．對．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枝而上．若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爲邛杖．上曰．有諸乎．對曰．有之．旣退．簽一枝以獻．上麾甚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聚．綺書賜之．七年．五月．大明曆日成．共爲一百卷．又與宋訥言．曆日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臣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聚政爲書以傳．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令日紀錄之．隨類增入．九月．詔罷科舉．令有司

寐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材者．與所舉參用．授吏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彰通等爲給事中．并國子生李擶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號小秀才．丙寅請老．賜敕遣歸．未幾起爲學士承旨．六月考宗廟時享禮．初獻將畢．令分獻官行禮．亞獻終獻皆如之．混上香儀．上皆從之．復以老乞休．許之．官其二子．爲徵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出御文賜之．卒於家．所著天衢吟嘯及海岱集．

史官曰．詹同風旨縱駿．博辯有文．比之危素相頡頏．而同獨寵遇無懈．同之才必有可稱者．英印以鍾山僭受知．出藩齊．爲材給莫及．其家橫誹中不問．太祖亦拔爲才炫矣．人主知臣．不以德器倚勰俄頃．信爲良顯．嗚呼每每擬天下事．可勝道哉．偶摭同傳諸及之．

危素傳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少能讀書．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與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據座爲人師．徒步臨川吳澄、清江范梈之門．質而正之．二人皆折行輩與之爲禮．澄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皆多與參訂．因受知於虞集孫楙．間出遊金陵．或所其文示南臺中丞張起巖．起巖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之．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起巖入朝．遂挾以行．遂官貴人．更相論薦．至正元年入經筵．爲檢討．年四十一矣．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行所在訪摭闕失遺書．書成．其力居多．元順帝知其學問．特命注爾雅．較君臣政要．改國子助教．以善筆劄．詔書釋氏諸經．辭曰．臣官尚監．以教化民爲事．外教之典．不宜濫書．得止．尋歷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嘗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待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眞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素爲御史時．亦嘗請封諡劉貲．皆寢不報．至是舉行．學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顯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廟僧宿．明兵入元都．素故與侍制黃昌同邑．少同學．相約死難．昌將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昌曰．將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則紿午還舍取告身．若欲輸大將軍者．午喜還報．已浮屍井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爲就沈狀．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公毋死．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勸歸寓．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言於鎭撫吳勉．籍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所失．俘至京．拜侍講學士．太祖嘗訪以元興亡之故．對答詳贍．甚見禮重．日與劉基、羅復仁、胡鉉、睢稼同居館中．時貢獻納宋穆陵顱骨．爲楊璉眞珈所發．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飲器．言於上．索取得瘞之聚寶山．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一日同諸學士賜酒饌．賦命盡醉．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於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哉．其有先覺之意．他日上御東閣側室．素履聲蹇蹇．行簾外．上曰誰．對曰老臣危素．上笑曰．謂文天祥也．而乃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謫含山守余闕廟．踰年．每不言笑．愧憤死．所著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藁五十卷、元史若干卷．

史官曰．危素學問淵邃．才識通捷．固含英咀華者流也．初以經學、史學著聲．元時吳澄等折節與友．白事丞相．極言無隱．何其壯乎．入明．瞻顧徽纆．祇以判答詳贍見禮．亦可傷也．而述其生之死之之狀．殊可笑．

張以甯傳

張以甯．字志道．古田人．生質清粹．甫六歲日記千言．八歲時．人誣其伯父逮於獄．忿不能平．詣邑伸理．言有條序．令異之．命賦桂堂詩．立就．語甚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十五往富德．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方歸．學業大進．登元泰定丁卯進士．初任黃巖州判官．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歷六合令．有惠政．內艱．阻兵亂．教授淮南者十年．後徵爲國子助教．累官翰林學士．有俊才．博學彊記．尤長春秋．嘗授其學於趙光爲．元末以當擅名於時．人呼爲小張學．洪武元年．明兵破元都．與危素、黃肅、夏以忠、王時皆送京師．太祖拜以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承顧問．後上每厭之．漸見疏遠．己酉．與典簿牛諒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陳日熞．未至而王卒．世子日熞遣其臣阮亮來詔印．不許．曰此吉禮．非凶事也．且既易世矣．當以奏聞．因留居洱江．俾諒往諭世子．遂復遣其臣來告訃．上嘉以甯稱任使．親爲祭文．遣吏部林唐臣、編修王廉往祭安南王．始入境．嫂封事．又安南止以拜爲禮．喪事甚簡．以甯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上聞嘉之．賜以敕書．比之陸賈、馬援．御製詩八篇獎諭．庚戌五月．得疾卒於道．命有司還柩於家．以甯清潔自守．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乘槖都無陸賈金．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行世．劉三吾稱其節制似柳宏放似韓蘇．宋濂稱其文豐腴雄峭．潤圓委蛇．王時亦拜侍讀學士．前在元以白金三千．令方國珍市馬．汎海而歸．老不可用．

史官曰．張以甯能訓夷以禮．而不能守己以禮．可謂見物而不見己矣．黔被覆身．壁金空囊．清名自喪．亦人之將死其言善．皦不然．迹其賁乘監絕．文腴流美．豈不爲世名家．

程徐傳

程徐．字仲能．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進士官編修．與兄助教端禮．皆尙經學．修飭古行．時人稱爲小二程．徐邃於春秋．由元校書郎歷禮刑戶三部主事郎中．以才稱．王保保承辟爲兵部侍郎．不赴．後以國子司業晉兵部尙書．致仕家居．太祖平浙東．召見．命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令孔子釋奠止行曲阜．徐奏．以爲古今之祀典多矣．而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於天下者．豈無故哉．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者而已．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有國者敬而祀之．必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道．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心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豈可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哉．若曰孔子非如佛氏之千百化身．不可一日則赴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禮．則三皇后稷亦皆生爲人而殁爲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於一日之內乎．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即綱常之道．斯道所在．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即家至而日見之也．非可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

通於天下。則其祀亦宜通於天下。臣愚謂陛下欲稍革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過。其於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闡示正學之方。扶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當而無遺矣。上覽奏從其議。改刑部侍郎。三年改本部尚書。未幾卒。精勤通敏。事無留滯。能文尤工詩歌。有文集。

史官曰。程徐其爲人不足道。至通祀孔子之議。蓋聖人之徒歟。天下士大夫始終無類者幾何。節使一節著稱。亦可□□□□不朽。

吳雲傳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舉。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仕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魏公達定元都。俘至京。太祖釋之。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渭南縣丞。有善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驟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參政。八年坐事被逮。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上諭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計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紿梁王。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雲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敕招降汝。汝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平。朝廷方知雲死。適其子瀫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瀫爲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其嘗仕湖廣。即葬於江夏。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巡撫王詔。爲請於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禕並祀雲南。曰二忠祠。嘉靖中。復官其仲孫承宗。爲中書舍人。

史官曰。梁王雖據一方。與故元消息不隔。而欲使雲一身以口舌收黔滇百粤之廣。而且使其人共偕往。是太祖死雲矣。焉知非太祖薄雲而故舍之耶。

秦裕伯傳

秦裕伯。字景容。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閉戶力學。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居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異。一日侍上。言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刁風始息。二年。除待制。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料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果若貪愚之人。不

可使也。尋出知隨州。卒於官。

史官曰。秦裕伯居母喪上書。有足采者。及侍太祖。無善可稱。後以溺死。吁。枉卻此一出矣。其時有王時程儒濮、李善、張昶、李賀、什緊、黼瀚答、祿與權、王偁。皆以元官入明至大僚。因並紀之。

明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十

文學傳一

史官論曰。文章之制於人主。譬川瀆之制於海也。隨其材分取。及高高下下。傾折而赴人主之好惡。故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上好存焉耳。漢武志凌雲而枚、馬作賦。唐玄尚經術而燕、許應制。何則。利祿之途。人斯往焉。士無賢不肖也。明太祖諭侍臣曰。古人文章。明白易知。而誠意溢出。近世詞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故明初陶、宋諸學士文。質直無枝葉。有漢始風氣。而諸才人繼元季之亂。又多隱居肆力文章。彬彬盛矣。自制科興而束九牧才人之心力以從事四子五經之文。銖心劌肝。揣合銖寸。醜好成敗。一決於遇不遇。一遇之後。棄如委屣。當其遷化。朝榮暮落。及其乖塞。則童而習之。皓首不能工。乃太息而委之命。併不從人主。然天下以爲利祿之途。釋此無由也。其父兄之所敎。子弟之所肄。旦夕從事於此。俟其一遇而休焉。雖有卿雲綺貫之姿。不敢攝幅而爲詩古文詞。其爲詩古文詞者。非宦成游藝。則林叟遷客。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藝苑寂寥。不能軋漢魏而掖唐宋大家者。三百年才人之精神智慧。不在乎此也。然自北地、歷下、瑯琊、毘陵諸家。競爲古文詞。嘐嘐經術。包含百氏。庶幾

大歷、貞元之盛。厥後才人繼踵。稍變而爲縱橫天矯之文。其間騷人逸子。唱和名家。或彼此互讓。人擅一豫。爲東野之鳴者。亦班班有文在人間。此皆溢出於制科之外者也。豈士能自拔不從聖人歟。發采其人之尤著者錄於篇。文則無暇錄矣。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其地鐵崖山高百丈。上有萼綠梅數百株。築層樓俯花。積書數萬卷。號梅花道人。父宏。母李氏。生有祥徵。稍長授春秋。講析辨刺。凡百十家。人莫能難。父期以重器。不爲授室。俾遊學甬東。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下帷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署天台尹。地有八鵰。廉其姦。治以法。民皆稱快。然其黨蟠結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屢白民病。頓首謁泣。爭之不爲屈。至欲投印去。遂誠引額三千。假外內艱。環廬所植竹筠發叢牙。枝葉鬱如。遲起調者十年。會修遼、金、宋三史。獨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有沮者。爲用常調。擢舉杭之四務。日夜爬梳。姦不得容。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悉心獄情。務使無冤。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間。留中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壽鴻漸遺蹤。自雲間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者。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無所用。鑄爲鐵葉。笛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江上老漁狎道人。不時唱歌欸乃。道人爲作煙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久見烏生雛。城中皆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李聞吹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餐。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始張士誠據浙西。聞其名。累使求致。不能屈。撰五論反覆告以成敗順逆之說。太祖聞而高其誼。天下大定。詔遺賢修纂禮樂書。召至京師。僅百日疾作。作老婦吟見志。上奕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遊。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邀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兩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年七十五。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離婚。不聽。卒娶之。疾尋愈。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瑤臺、洞庭、雲間、鄮上諸集、通數百卷。藏於家。初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仕不得志。遂大肆其力於古辭賦。以先秦、兩漢爲文準。評者謂如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陵厲。駸駸將逼盛唐。求文者座無虛席。崖巔野刻。布列東南。然其風神蘇沖。無一芥蒂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山。縱情遐覩。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其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仙。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姿。超超直上。蓋數奇諸孫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新進小子。或文時一句字之美。必爲批點。黏於屋壁。指以示客。尤不錄人小過。黠奴負金。度無以償。竄。書收廚。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揮手曰。吾業

與之矣。無賴者僞爲維禎文。冒受金紵。或疑將發其姦。曰。此誠予所作。不論遠近。皆頌其寬厚長者云。生平無宅嗜好。病棘危坐。不披衣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並爲奕損心。書爲人役。見即屏去。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臨殁。以志銘託宋濂溪。世稱鐵笛道人。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生時有大星墜屋。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正不妄言笑。卓然自立。嘗與人夜歸。限大溪不能度。忽有人操小舟泊岸。即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皆奇之。里中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甕。即與封甕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驚。凱側躡蹤、驚聲嘶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凱以束脩助。治喪如禮。祖母塋奪於勢家。贖而歸之。無他兄弟。一妹適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相者袁珙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至元中以明經除永豐教諭。不受。至杭州。施克安家。太祖起兵。訪凱。延至。畫上虞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群雄地實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坐地也。在取之易耳。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則去。戊申即大位。以書徵之。凱矢心不仕。上求之切。諭使人曰。陶凱不來。可取一族人首來。族人四遠求得凱。見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上曰。歸德於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登省府各設編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感獻詩。又進方療孝慈皇后有效。賜免死牌。命與擺濟作天下民難易見圖。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論見卓遠。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復以參政致仕。密謂弟中吉曰。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錄在此。昔避不能。今奚得免。會遣高麗。誤用符驗。坐與知罪死。凱曰。臣受知陛下。官三品。壽七十。死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不自表也。上竟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惜入金水橋。舉足解衣服下救者。及法官不復凝者。皆死。贈太子少保。葬長澱山下。

李習。字伯羽。太平人。通諸經。攻性理之學。以閎博爲學者所宗。才負經濟。元時以南人見擯斥。延祐初游京師。四年領京師鄉薦。試彌天儀賦。士皆閣筆。習能記其詳。鋪敘燦然。授書院山長。閒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迪、李五峰旦暮往來唱和。乙未。明兵克采石。習同陶安、梁貞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公廉。精於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未幾以疾卒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舉。別號雲巖。弟翼。字仲羽。中浙江鄉試。與習齊名。江左目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潔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絢麗。五采爛然。劉璟謂伯羽之嚴。如雲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攀。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

外著。天下共寶之。其舉行爲時查所貴如此。及門者百餘人。陶安篤誠。其尤著者也。漁於義溪。吟詠歌行。有裁漁小試。樵於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雜抄。又有擬閣集五卷行於世。詩沖澹典則。思致幽深。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之趣。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明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祖夜歸。聞雞聲。因命爲。應聲成。末云。驚醉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祖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九遊南昌。時善賦者李叔正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覽名勝。詩道益昌。薦授龍溪山長。辭。至正中、舉明經進士。擢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慨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兵燹。家蕩覆。避地無以爲生。明初以薦召見。授兵部郎中。小心謹畏。歷署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力持平。與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旨。又往廣東買馬。得六百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牒失嚮。衝冒風雪。凡四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祭方郎。與吳琳、宋濂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賞。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招撫逋逃。慰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以情。興學教士。刻石立規。考閭風俗。創文天祥祠。度驛路衛僻。爲之裁損。關防驛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績。坐事爲胡惟庸所中。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上手敕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上嘉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濂見而歎曰。此司爲遜之文。今未有過者。而於詩則尤所遜服。四月。擢吏部尚書。侍郎陸謙以察爲期。一處以寬。銓次有方。藻鑑不爽。五月。災異致仕。十四年。起尚書李敬爲祭酒。崧爲司業。命朝夕繼見。燕語移時。四月。得疾。猶僻坐。訓諸生。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十一。上爲文。命御史唐鐸諭祭。崧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獄所傷。始命更置。其故獄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夜然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嘗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廪。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及歸往取。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亦不復問。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者懍以敬。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賙給之。手纂子史。暨卜地理等書六十卷。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卷、槎平事蹟一卷、詩文三十餘卷。而職方集行世。內姪陳繼先。字仲述。泰和人。明初家致於兵。存者惟母及弟。姑之夫劉尚書崧來撫諭使學。遂往受業焉。雖貧約。惟自立。而氣度高邁。肆力古學。無不究覽。文筆沛然。渾厚浩博。洪武乙丑進士。授御史。按事山西閩海。時天下決獄。多繫於京師。又太祖矜慎。稱旨實難。獨繼先所不用威而得情。讞奏章疏。多出其手。暇輒爲文自娛。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然多散失。存者五卷。洪武甲戌。歿於官。坦蘇簡質。他人巧投曲中。又不能入。終始一節。未嘗少變。

蘇伯衡。字平仲。少穎敏絕倫。爲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贍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鄉貢。入明、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嚴。多士翕服。著空同子瞽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以薦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編修。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

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難要也。某不幸。幼有羸疾。雖粗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堪。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強。已而吏部將奏別官。以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舉六館之士。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舉以自代。濂曰。蘇伯衡。臣鄉人。博學儒行。爲文辭壽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因徵至入見。欲用之。辭以侍疾。賜衣鈔遣歸。二十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卒。伯衡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超拔。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剩欲紛華。皆不之知。咀嚼朱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濂稱其文、體裁嚴整。恣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幷。小大圓備。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有文集六卷。

陳觀。字廷賓。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元季亂不仕。自號苦蘗耕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眞率會。選勝賦詩。以道義相切磋。有壺山文會集行世。洪武初應明經。辟本府訓導。抗顏師席。諸生翕然。多所成就。閱四歲被召。昂然獨異。太祖問曰。彼頎而皙者何人。觀出對。上試以王猛捫蝨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參政。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召陛見。諭曰。爾可侍吾左右。於是日與宋濂等備顧問。上益察其恭誠。嘗而命撰鍾山賦。立就。嘉之。祖母喪歸。賜之緡幣。服除赴闕。未及改拜。以疾卒。年四十九。公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操尤清白。兒孫或從容問陝產金。其狀何狀。公驚曰。吾待罪藩臬。幸不掛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貢入國學。乙酉應天鄉薦。

林弼。字元凱。初名唐臣。龍溪人。至正進士。授郡幕官。元亡。遂遁山中。洪武二年。郡以名儒聞。徵入。更名弼。與宋濂、王褘、曾魯等同修元史。書成。賜金帛。尋授考功主事。使安南。祭其國王。王前後持黃金二斤爲壽。悉謝卻。王遣使裝金。請於朝。上曰。小國非大。使臣不辱。既兩得之。可持金歸。安南自漢唐以來。稱臣奉貢。比內諸侯。元時徵其重賚。責其朔朝。不肯從。乃有鑄金爲人。夜光爲日之徵。吏心益離。使者至多貪夫。悅金貝。坐致褻侮。至是與同使張以甯皆固卻。始服中國有人。遷豐城令。吏有作姦者。度弼且發之法。遂誣其受備金一鎰。縱備死。逮繫詔獄。上曰。此卻安南金者。詎受備物耶。援筆書休問二字。遂得免。改判饒州。尋改垣曲令。適安南國內亂。弼再以薦往。既還報。召至奉天門。親加慰勞。擢禮部郎中。轉吏部。出知登州。有惠政。卒於官。弼博洽羣書。究心正學。著作跌宕雄偉。根極理道。雅精篇翰。嘗與王偉議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鋒太多。不能逃筆牀月旦。褘時語人曰。林元凱在閩。毛中之麟。介中之龜也。褘來判漳。詠清漳十詩。有風流令執纖。林子亦其徒。蓋指弼也。所著梅雪齋稿及使安南集。始弼豐城被逮時。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俱動。覺曰。吾不免矣。既得御筆休問二字。乃知休於字爲木人。而草書問字皆動象也。

盧熊。字公武。武崑人。元季爲吳縣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赴京。俄卒歸。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

人。遂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凋敝甚。適太師李善長營造王府。浚兗州河。館撫綏供饋。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籍錄利人家財事。坐累死。先是偕胥上疏。官州印案文爲譔。忤旨。覺因此得罪。少與弟熙皆從楊維禎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蝸髮幽石門譜談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世譜總若干卷。

王沂。字子與。號竹亭。泰和人。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心慕之。既長。刻苦自勵。於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元末行省辟爲吉安路治中。皆不受。未幾江西陷沒。洪武三年庚戌聘爲廣東試官。以廷臣薦徵爲說書。留數月。授福建運副。以老懇辭。賜歸田里。屏居城西龍洲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衆。接人色莊氣和。語簡理盡。人皆樂就。六經諸儒之得。靡不深究。旁通子史。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故。著之富。言之當。而斷之確也。孝友篤至。終身不道人過失。古文宏偉贍博。至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折之於理。沛如也。暮賦詩。所與遊皆當時名士。日賦詠往還。以商礪雅道爲己事。弟御史佑。始以罪謫役和州。聞之。貨所有田業。給其役。既而御史宥還。日怡怡。起居未嘗少離。沂儀觀偉然。氣度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鋒穎。御史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入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沂與佑所作也。著有竹亭退藁若干卷。洪武癸亥卒。年六十七。劉崧嘗贊略曰。淵乎元酒之在尊。儼乎大阿之未出匣。皭乎其清而飲之不竭。藹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因將進退所安。而特觀其所合。人以爲確論。弟佑、子泰。

佑。字子啓。十數歲即知自重。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々乙爲詩友。江西內附。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喜。皆除御史。賜襲衣及宴。風裁物物勵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爲按察使。佑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佑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之。所分部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蜀土初平。重郡守之寄。遂徙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敝之後。植作器械。隨事盡心。民始稍蘇。坐累謫役。赦歸。從學者日衆。嚴師道。施教有方。晚學者望之。皆內自斂肅。不敢移肆。江陰徐遜知泰和。勵精爲治。聘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佑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蔽。可矣。遜虛己傾聽。陳海桑皆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啓眞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守敬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語。皆可書簡册。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困當解之。佑擅文章。其得力處。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燬於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六卒。泰字伯貞。天資瑰偉。通經史。能文章。省季父佑於廣西。憩桂林。及佑改知崇慶。浮洞庭。至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遍交一時賢士大夫。由是益恢宏練達。文思日進。性至孝。侍母疾。晝夜不解帶。佑能歸無子。泰躬養之終身。接人以誠信。自奉儉約。義當存恤者。不計有無。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壬戌應詔。上聞太極之說。發揮明斷。同時應者五百餘人。上試經學及時務。擢第一。即命泰次第其餘。上以爲允。授廣東試僉事。分巡雷州。防海寇。復廉泉。清鹽法之弊。命革其官名。遂授工部主事。上諭尚書趙俊曰。江西秀才王泰。汝宜從

之舉鬪。父喪歸。還。上論安慶者十年。戊寅。處授瓊州知府。一務寬大。崖州黎相仇殺。或以反聞。請用兵。已得朝命。獨察情遠丞貴黃廉平。令往復驗。執黎首事者偕來。聞於朝。兵止不出。是舉非泰。糜爛不可言矣。巫者索連每至數百人。急則誘入生黎。獨處心患之。數言而決。且加化道。亡而歸者萬三千餘人。在瓊阜甚。禱烈日中。明日大雨。歲以大熟。洪武丙子三考。清淨簡易。稱嶺南第一。內艱歸。建文三年入京。授崇慶知州。未任卒。年七十五。子信。直。直官吏部尚書。有傳。

胡連。字商用。高安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蒼張。論議英偉。見者竦懾。性孤介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己有。見賢稱之恐後。士大夫與遊者或有過。輒曰。胡公其知之否。遂或聞之。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布衣脫粟。處之澹如。學精於易。元季兵起。杜門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殁括蒼。時道阻不通。冒難走二千里。卒負以歸。癸丑漢帥陳友諒右丞劉敬踞高安。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遇害。連獨斂迹遯去。甲寅明兵至。敬大恐。謀掠士女金帛。火高安。退保新昌。連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院判雷均正等曰。事已迫矣。不蚤爲之所。恐立受禍。高城既不能保。況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眞主。觀大將軍用兵。可知戰勝攻克。迅若雷霆。勢必不赦。罪貴幾先。失之悔無及也。均正等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請自往說之。敬懼。聽命。欲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復要連以行。連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詣後悔。城中禍亂未可知也。均正等皆不敢。遂至臨江。白於大將軍。與謀深喜。欲即官之。苦辭。賜衣一襲。俾還。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愴然以爲更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尋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萃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會通之。而芟其繁蕪。爲書數十卷。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纂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即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有奇氣。有胡子存稿。將易簣。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遂逝。

唐之淳。本名愚士。以字行。父肅。字敬處。號丹崖居士。山陰人。生而長身巨鼻。敏而勤學。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江浙中選。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書院山長。轉嘉興學正。明兵取浙西。例起赴京。以父喪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纂修禮樂書。擢翰林侍讀。科舉法行。預告南京。居東宮。拜英陵。以疾失朝。例免官。歸鄉後。復謫佃於濠。甲寅至盟相山卒。所著有辨居稿文斷諸書。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媼負之行廷外。以手指地。媼不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媼遂其所欲。取以爲弄。指錢上字。推媼手並案間。人皆異之。十二三於五經皆成誦。文章煥發。欲就試。其父止之曰。我在。爾且止。應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識。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兵亂。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立。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切中時弊。守不能用。戊戌避難於洪都。時漢兵至。被圍。一日上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我得千人守此。賊安得至斯。聞者壯之。欲薦於司徒道爺。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日道遁。勤由間道

歸。癸卯上道。將平吉安。紀律嚴肅。曰此眞王師也。向者狐鼠冠猴。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參謀。相見即傾蓋劇談。遂旦不寐。遂出所爲詩。命勸編正。言於總帥。署爲泰和令。以親老辭。洪武初。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除武昌教授。日與學者講明學問。於聖賢經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諸生才質高下。咸底於成。後多歷顯官。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惟箸篋盛故衣而已。遠近學者接踵於門。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請爲諸王子師。至則待以殊禮。凡十載。小心愼密。教日有益。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亦致書問候。有詩曰。濟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過褚虞。自愧謭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晉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禮筵薄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歲貢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高年馳驅良苦。卻其聘幣。而自遣幣如其數。皆不受。太宗即位。纂修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賚。除開封教授。周王召講賜予甚厚。世子尤加崇重。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卒。年七十六。公學問博邃。於羣經子史。靡不究析。文章溫潤平易。不爲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有盛唐音。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嘗燈下書小楷。盡一鼓可數千字。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友。弟沒。撫諸姪。田產悉與之。謙己接物。雖小夫僕奴。皆知敬愛。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値親故。傾倒連日不醉。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於廣席撫掌論辯。一坐盡傾。時誦佛經。學者疑而問之。泫然曰。先夫人遺命也。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谿集、大義齋集若干卷。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翰幼聰穎。甫七歲即錚錚自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何。何奇之。曰此子必以志節顯。長侍父宦遊閩谿。從吳澄受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溍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賛之不容口。而翰簪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舉之。多所契合。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咸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爲樂。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上立爲罷之。已上憫翰老憊。不欲煩以事。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撰英宗、睿宗本紀。及拜住、道童丞相等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愛北山泉石佳勝。定居。或乘輿入城訪故舊。則留連數日。高明卓絕。所發甚深。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併收皐初正已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祭酒吳沈以爲如五曦麗天。芒寒五色。朱絃在廟。蕭然其音云。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集。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夙負逸才。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尙書。洪武庚戌、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典史。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徧覽帝王遺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

之。江東非其匹也。歷職郡邑十餘年。自陳衰耄。願就教官。得爲漢陽教諭。嘗兵革初息。黌舍鞠蓬蒿。中子徒僅十數。趨皆野獷不可與語。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俊穎者館穀焉。人始知向學。秩滿。改廣西義甯縣。其俗尤獷。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緡幣賙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方有薦達。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賁笑之曰。子眞泥元皇帝遺孫也。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少嘗自號采眞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爲古聖賢心要。所作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眞實。蓋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仲修。子孚。字庭信。亦能詩。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尤長於詩。洪武辛亥、鄉薦。選國子學錄。分敎胄子。多所造就。明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召兵部尙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尙書陶凱、工部尙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入見。時上新服絳紗巾。御廬閒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題詠。因命賦殿下柳榆、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旨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官最後。上閱其詩。喜動顏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遠。召使前。其爲上所寵異如此。贊敎三年。念親老。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敎太學有成也。相率修贄從之游者日衆。於是衆爲建塾。買田贍助成之。蓋道義所風。不約而自集也。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沒。廬墓三年。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統兵剿龍泉寇。憂連泰和。詣軍門言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秦約。字文仲。淮安人。洪武初。應召。試愼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徵入京。上疏乞復詩院、詩堂、義學。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從職。百日罷代。郡邑三年造册。與誥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授溧陽敎諭。御史練則成、侍制吳沈薦約宿學遺老。令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衛幽、崇明誌諸書行於世。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寺丞。撰滁陽王碑。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沈於龍江驛前。博學好古。行草精潔有法。尤長於敍事。詩法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同時同縣一道士亦曰張羽。字仲翔。能詩。書法甚工。

徐賁。字幼文。本蜀之鄭人。後徙居蘇州。賁工爲詩。與高啟諸人齊名。尤善寫山水。秀潤可愛。張士誠居吳。辟爲屬。俄謝去。居湖州之蜀山。洪武中、以薦至京。奉使晉、冀。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而已。他無所有。授給事中。進退有恆。不失尺寸。改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參政。以政績卓異。推河南左布政使。

方命大將征洮岷。道出河南。以貢犒勞不時。下獄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王佐、字彥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遂爲南海人。時孫蕡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蕡深重之。構靜敏捷。王不如孫。何當沈著。孫不如王。會何眞據廣東。開府求士。與蕡首被禮聘。眞敬重。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蕡往說之甚歡。質遂偕好。然質尤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歸言於眞。遣使招致。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眞皆館穀之。廣中人文號爲一時極盛。洪武六年。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頗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爲歌。命諸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上覽之喜。賜鈔。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暑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性不樂樞要。嘗曰。蚤朝何如晏起。章服何如簑衣。卽欲告歸。或曰。少忍之。不虞性命付一擲耶。遲徊二載。乞骸。上憐其誠。允之。陛辭。賜鈔五十千。爲道路費。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或有不測。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爲難。性孝弟。父沒時貧甚。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及仕於朝。元正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己貲贖罪。元正旣死。哀慕終身。著述甚富。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焉。

明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十

文學傳二

孫蕡、字仲衍。順德縣人。性敏警。儀表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可誦。少負節槩。不妄交。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眞保南海。甚禮重之。與王佐、黃哲、趙介等並稱五先生。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至。蕡爲眞作書請降。永忠徵典郡庠。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蕡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使。陞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勞來安輯。民多還業。一載。召爲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皆推遜。曰嶺表奇士也。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灑洒。一時見者屬目。上亦重之。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四川。居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遠繫。輸左校築都門。聞蕡吟。爲粵產。督工者以聞。召至陳詩。語極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里。十五年、召爲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蕡戍遼東。都督梅思祖素聞其名。迎居家塾。是年黨禍。時思祖已死。其家得免。賓佐皆原忌者搆錄。蕡爲中坐死。長歎就刑。天下冤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於安山。蕡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

楊基。字孟載。先蜀人。祖宦遊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千萬餘言。名曰論鑑。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明兵下江南。籍錄諸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於京。基工詩。初會稽楊維楨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以座上賦鐵笛歌。維楨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著有眉菴集。

高啓。字季迪。吳人。少警穎。力學能詩文。尙氣。論事輒傾其座人。張士誠據平江。文士響臻。啓獨居吳江之青邱。歌詠自適。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屑也。尤好權略。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薦偕謝徽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王子弟。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啓及徽。聞其對句大悅。擢戶部侍郎。徽吏部侍郎。未幾力辭能去。仍賜金給牒放還。復居江上。始號槎軒。又號青邱子。銳志翩翩。先是啓以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延居城中。訪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築郡治。讒者搆之。權寵詿。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闚。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楊基、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所著有鳴缶集、鳧藻集。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父市藥。習爲助。尙髫年。藥逾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翩臨撫處道。老好聽稗官家說。卽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媼。主異之。語若能讀書否。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大奇之。聽以所庋經史百子。悉其探閱。所得益深。未弱冠辭去。受徒於齊門舊居。時聲譽殷發。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而議論踔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貲無留篋。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爲詞章。汪洋奧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參錯發出。一時老生咸避之。臨川饒介之爲參政。分守浙右。以詞翰雄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徧。惟難於一文耳。聞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形容。卽席爲說。不加點竄。饒頓足曰。吾見中朝才雋亦夥。未有類子敏而奇者。眞天才也。亟疏薦。時天下多事。未及用。長洲沈萬三秀者。資雄當世。爲禮聘於家。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隨去。曰。使金堪可守。則然臍之禍無及也。何謹取多田翁。爲又善談兵。三吳鼎沸。所議多壘礮石自固。私語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也。或詢何居。曰設植萬篠頗而偉者。縈布於其端。如斷纜然。人出沒其下。遽礮至。布必隨之偃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當過春。提兵至。果用是計。敵兵計窮。城遂破。洪武初。郡庠延爲經師。時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巾。弟子良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悉爲辯詰。極底蘊。泊剖潤。迎刃而解。節有評品。至是皆吐舌曰。王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者府皮淡籠之號。以其該博而無滲漏也。郡守江夏魏觀。河內王觀。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於蘇。皆重之。思欲聞之朝。不果。年漸老。解去。避迹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悉歸焉。間寫圖。其上自適。旁通緇黃家學。與論苦空元寂。累日宗佛。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舉言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鑑宜覽一卷、宋系統圖二卷。二子皆役於京。欲往

遊焉。或尼以法網密。非儒者沖澹之科。徵曰。虎穴倘可探。吾爲布衣士何害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涼公藍玉。玉延誨其子孫。每恨相知晚。數薦之。召對。勸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爲首務。以其迂闊。弗之聽也。未久以藍逆坐死。年六十五。

高棅。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宋尚書張循之後。曾祖麟。以出繼高氏。遂從高姓。棅博學能文。尤雄於詩。謂詩始漢魏。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宏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尙鮮。閩三山林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元、周元繼之。棅與皆山王恭起長樂、故稱齊名。故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漑者多。黃終於校官。周刑曹員外郎。棅與恭並自布衣入翰林。恭除典籍。棅爲待詔。九年陞典籍。平生賦詠。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識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至。金帛修饋。歲皆委於窮人。善飲酒。喜談諧。與人無貴賤。待之如一。素號無病。晚得風痺疾。歲慨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驩。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

曾棨。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棨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之。棨悉能對。以故上甚喜。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棨。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棨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燒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宗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又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己嘗有餘。自解縉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袠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啟天才雄贍。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若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遂。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登進士高第。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時外戚壽甯侯張氏怙寵驕縱。開業皇后。奪民莊田。氣焰熏灼。莫敢問。夢陽上疏。以爲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雖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比及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

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舉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倘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誕。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職士未變。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則北難覿。今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遷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倘有畏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敕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處扁之左。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從旨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削內官之權。欲削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櫜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驢借馬。又旋借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糧。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有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燔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豫也。陛下誠以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能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

而生者也。今百姓貧者百無一二。慼殘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兩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流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霾之災。逋者不返。居者櫟纏而承運。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籍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數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有倍矣。下之州縣。必有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科頭等。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蓋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卻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當降詔旨存問矣。然蠲數不誠。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饑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逃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舉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己有。乃輒逐自耕其田土。奪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逃奔

坐伺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盜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從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故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偶證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賢之漸。夫賢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懦。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便苟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庾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猶察寺觀等。收給收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貲入而貲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變。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

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催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從諫議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變。則勢事又如何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賢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嘗捐百萬之費而斷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貸不足以風貪。緣黜剌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

知有薰。廉汙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嚬。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姦與玩為之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瞽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為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寄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攘者犯人王禮。搶掠夷俗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併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者。康強少疾者。齋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難。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賚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異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皆為異人。又法王佛子等。並月與出入。珍食衣錦。陛下幾昨。詔曰。僧道不得作醮非。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翫焉。夫陛下神心萃萃。不減於前也。乃令復爾者。臣故知有誘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魏

陛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國師。道足以庇。足以紓。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回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工。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甯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甯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漸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甯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搶拆人房屋。強擄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打賣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食壽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其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昭聖皇太后見疏大怒。孝宗不得已。下夢陽錦衣衞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一日上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李不敢對。叩頭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致忠於陛下。上曰。渠無禮。何指宮中爲張氏。遷對曰。漢爲劉氏左袒。宋賢所以安劉氏也。所爲氏者。猶云劉家也。上色懌。曰謝先生言是。乃得復職。一日上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其意欲殺夢陽。以快中宮怒。使朕負殺直臣名。朕故釋之。大夏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爲八黨。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茝、陶

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文日流涕憂憤。夢陽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文慨然曰。吾嘗言。言而獲罪。報先帝於地下矣。乃屬夢陽草奏。文多不減。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亨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能免。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姦黨。夢陽與焉。瑾切齒欲殺之。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夢陽罪。械逮至京。再下錦衣獄。夢陽內弟左國璽者。間行徒步從入京。走康海所。語在海傳。賴力救得免。放歸。瑾敗。起爲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走江西有材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夢陽具大名。折節下之。夢陽既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是以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向與夢陽有嫌。遂奏訐。上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廣信獄。摧苦殊甚。夢陽不爲屈。竟文致朋比。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詔夢陽傾之也。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亡窮治。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號大復山人。年十五以尚書魁其省。十九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夢陽。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歷下邊貢。皆好古文辭。景明與論文語合。乃一意翫法古文。而與夢陽

又駿發齊名。發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纖靡敝矣。明初。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而至弘正間。景明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於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每稱曰何李。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之。又願見其詩。車馬塡門巷不絕。而景明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迴出常調。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甯欲交驩景明。間持古畫求景明題。景明曰。此名畫。無汙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甯賜國姓。擅寵貴弄權。景明顧奴視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宦官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甯也。疏留中。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幸廖鵬者賻之槥。謂可結縉紳歡也。景明曰。御史生不苟受。死爲受汙地下邪。乃約所知共賻金殮之。護歸其柩。移督學關中。會鵬弟鏜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參隨者過二司不下馬。景明執參隨者撻於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斂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吏肯諸引正大義。夢陽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吏尚書楊溥。直夢陽獄。大學士少師李西涯東陽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敢斷。語涉時忌。識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景明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人皆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析衷。成一家言。未竟業而卒。年三十九。景明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葷。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緣入盡散親故。歸卒時餘三十金。篋中始輯起汝南人以爲班固、崔駰、陸贄、王勃復出。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曰大復山人集。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初舉進士第一。識者謂其廷試策爲明朝第一。明朝文章至成化末多庸爛。海

既有俊才。遂與何、李、邊、王輩興起爲古文。扶衰拔溺有力焉。然性豪放。不閑小禮。恃才凌轢人。人多忌之。會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太監劉瑾已識出之。猶不快前忿。雖以他事械至京。遂下詔獄。將置之死。時海與夢陽齊名。各負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嗔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國璽者。詣獄謁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於心乎。吾甯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憤然曰。是誠在我。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至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書告公。公如賜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有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及瑾敗。人

逢指海為瑾黨。讒去不復用。海益縱聲妓。恣遊山水。讀書為文。立名於是。故海雖廢而名益著。彭時將欲賞之。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覩光範。倘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猶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詞費。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僕自庚午蒙恩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銘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從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倘因官秩縈繫數年。若拘豚舉踞。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驕傲無狀如彼。即戚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以為狂奴猶爾。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體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偶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今上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讒論譏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罹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緝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悽苦心痛。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留污。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矩之操。而迹厠宗元與禹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要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邱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齎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巇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難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目見。而孰知其然。方發謀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輩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拔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讒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集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懶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辭。偽恭假意。而僕喜而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治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舉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議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搆此兇禍。今又不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出之人。因有不幸而被污者。然非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

宰執。又卒崇私愛而忘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假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謬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有不肖罪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己。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區區平素之悃。可一察而盡者。公如諒之。則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家居多蓄聲伎。每自彈琵琶侑觴。客過賓功。未嘗不置酒高歌盡歡。洽有貴官過海。海具酌道及朝政。海輒舉大觥飲之。不使言。酒酣。乃言欲薦海。海正抱琵琶撫劍歌烏烏。遂舉掃之。貴官避去。自是無言及薦海者。海年八十餘以壽終。所著有對山集百餘卷。并東集諸譜。子栗。字子寬。亦有異才。能詩詞。不第。早卒。少子淶。舉於鄉。爲靈壽知縣。有文名。曾孫萬民等。皆有文集行世。

明書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十

文學傳三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父廷和。歷官少師大學士。慎生而岐嶷穎達。四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稍長。篤志誦讀。不出外戶。繼母喪。撫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父回蜀守制。祖留耕。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人傳誦。祖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時年十二。辛酉。父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東陽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東陽覽之。謂不減唐宋詞。弘治己丑。侍父入禮闈。時祖既試卷分考。疑其刻深。弗錄。備見之。愛其奇偽。以呈父。遂擬詩魁。後知之。稱為小座主。時年一十八。丁卯。歸應四川鄉試。擢易魁。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為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會試第二人。殿試第一人。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宏剴。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憂。明年藍鄢諸寇作亂。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紿門者。

愼擧守雖擽者詰之。散去。服闋。入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時武宗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愼疏切諫。不報。世宗卽位。開經筵。愼爲講官。進尙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於小過者。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貸之理。時大閹張銳於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愼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備脩遊浣花溪。載酒賦詩。癸未。纂修武廟實錄。愼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纂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下獄。廷杖。越十日。復杖之。愼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時年二十七。至雲南。病驅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愼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請戍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聞父疾。走馬閒道。十九日至家。父見而疾愈。復就戍所。時土舍安銓、鳳朝鳴爲亂。攻掠城堡。愼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先以嵩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愼以城中兵鼓譟出。賊敗去。愼復歸省城。己丑八月。父延和訃至。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復還滇。布政高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有欲冒嗣潁川侯友德以覬世爵者。愼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愼遂去。庚子。巡撫劉大謨聘修蜀志。壬寅。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甯州。奸規州利。欲榷民鹽牛。愼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嶢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爲簡紹芳刻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壁。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糞集。時在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雖肆狂慝。踣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人苦之。愼致書巡按御史趙炳然罷之。己未六月。遘疾卒。年七十有二。穆宗卽位。追贈光祿寺少卿。愼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祕通書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愼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愼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蕩字嵬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愼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大學士蔣冕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頲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孟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顚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死。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皆其有功世教也。至若陶情豔辭。寄意聲伎。落魄不羈。又愼所以用晦行權。匪恆情所測。昔重慶守劉繪貽愼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幾。則有所棄。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拘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纂文讀經。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劉勰。破塚出蹟忘。有僻儲苦士。白首蓬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竭

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人以爲知愼之深。愼嘗語人曰。姿性不足恃。日新得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幾三千卷。

瞿景淳字師道。華亭人。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爲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蒸。頃刻得數百千言。時非論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爲弗如也。試不利。力學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爲蹈徇所謂朱紘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天下稱王鏊經業爲明冠。獨景淳繼之。登會元及第。景淳久困諸生間。減文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亦會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滿九載。遷侍讀。久之。進左諭德。侍讀如故。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亡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卽南京爲吏部侍郎。三載。當入奏績。穆宗卽位。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食二品祿。時大器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強自力入朝。留侍經筵。修世宗實錄。上所以用之意益切。而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贈禮部尙書。諡文恪。景淳爲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爲諸生貧甚。數乘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卽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重者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封懷邸諸王。爲副使。時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禁。而世子攝國事。慍。恚爲恭敬。饋迎用幣重。一切謝弗納。其正使吳恭順侯。以景淳故亦弗納也。而世宗已遣使謫之矣。侯乃感悟。語詞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景淳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景淳嘗請告還京師。從衆謁嚴嵩。嵩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辨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宗憲者。嵩客也。景淳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闖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箪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嵩改容而謝曰。善夫生之箴我。然數已目攝之矣。景淳領詒誥敕。而陸炳爲緹騎帥。與嵩表裏爲奸。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牒濂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爲請之。又不可。則奚金而夜要焉。景淳笑不應。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炳不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卽祭酒不當南。而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懦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投壁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舂容乎言之也。人稱其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好。爲吏不近俗。初遘病欲歸。而貽書李春芳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進不肯。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甯誤而容不肯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春芳嘿然稱服。景淳少時嘗扁舟渡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遙舟。乃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爲者。卽應聲而滅。居昆湖。人稱爲昆湖先生。有文集行世。

王愼中字道思、別號遵巖。本固始人。徙居晉江。行二。因稱爲王仲子。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嘉靖乙酉。年十七。舉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倉。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愼中獨急轉輸。革役耗。拮據爲之一清。暇則讀

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做晉人作書。逐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於文事。變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蘭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宗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繁。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託。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得林大欽爲首。明年殿試。復第一。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議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甯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於大學士張璁。因以擬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皋夙重其才。舉揭之。而巡按帳位。特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多大族爲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假借。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弊。怙勢不遜者。首懲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問學。皆與龍溪王畿。討論古文。儲言精心。求之於聖賢之微。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又喜曾、王、歐三氏文。卽眉山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順之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己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參謁。曲膝過甚。乃痛爲革禁。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匯舊習者。一體儆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售去。尋進江西參議。慎中往來白鹿鵞湖間。與聶豹、羅倫、歐陽德等交遊。講習聖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寮吏咸仰賴之。歲饑。慎中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辛丑考察。以不附夏言。報罷。慎中因至淇上。倘佯百泉蘇門之閒。歸年三十有三。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夜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敍詳明。部伍整嚴。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牆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嘗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於父母之養。故其罷也。事父養母。極盡心力。又以爲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州濱海。且與漳鄰。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遊。吾嘗有意於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攜幼。竄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皆入城。慎中撫髀歎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虜寇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也。後數年卒。壽五十一。

趙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披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魁禮部。負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鐵甲兵日以

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口。方持杯酒相讌笑。輒裂眦擲觴。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槍大斧。旣掩灌耶。稱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敵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用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尋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官。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嘗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寇。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禍死。在山西。檄將士襲敵代州。身甲胄。督兵繼進。斬寇若干級。而繼兵李涞。乘勝入敵伏中。敗沒。詔解官聽勘。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譜緒之龍姓隱名。歷歷諳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唐順之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李攀龍、字于鱗。山東歷城人。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鄉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攀龍。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饘饘。不足以資饘[illegible]。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左長史許邦才、少保殷士儋。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攀龍文。擢諸生冠。然攀龍益厭時詩訓詁學。間偶弃而獵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攀龍狂生狂生。攀龍坦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攀龍旣以古文辭倡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舉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猗猗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尙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擿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攀龍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稱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攀龍以詩歌自西京逮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劌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攀龍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攀龍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郎中。曹事寢以劇。年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尙書凡有著作。輒以屬攀龍。藉藉公卿閒。然攀龍竟無所造請于貴。不爲名計。出曹一寢焉。鬱鬱歸。杜門。手一編矣。與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中書吳國倫、考功郎宗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攀龍咸弟畜之。爲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攀龍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獄。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逞。陷中以法。

欲盗之死，攀龍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出為順德知府，問所以守順德者，攀龍曰：使吾僕僕送迎，事廢矣；卷韝鞲，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甚與坐公堂，持簿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守順德可一歲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咸未之見也。奏記當使者，手白削牘，牘多古文辭，爲其名高已者而已之。然攀龍蕩滌自滌洗，勸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鄰郡廢事攀龍若大府。以故得請白諭志皆劉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遽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歲定十之二。益永年傅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捍盜衛，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閒。商後爭得之，寇使者毋以難也。攀龍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游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攀龍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督府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母老家居，遂上疏乞歸，當拂衣東歸。吏部才攀龍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攀龍與何景明二人耳。攀龍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覩吾目也。緇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謁，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攀龍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聯詩。時徐中行亦官罷家居，坐客恆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攀龍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證而走四裔。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管視海道，改按糧軍實，一切治辨。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推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以內艱還里，不勝毀，病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生而穎儁，七歲能裁小詩。稍長，詩文益進，秀眉美姿，玉立翩然。舉應天鄉試，再屈公車，而詞賦彌隆起。凡六載，始成進士，所射策入夏言手，大奇之，為言於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甚寄相臣柄，移之二甲，得工部主事，任職濡厓無潰。又旨內自恨，委改禮部儀制司，供事制敕。師道雅不欲近權貴，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罷。因母陳病，請急歸侍。久之，母病浸劇，師道謝客醫藥無間，時時搏顙籲天請代，又嘗割股愈而進之，病良已。又病，且先生延之，亦已。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略稗官虞衣之屬亡所不究，獨抄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益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絕，又傍曉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待詔文璧里居，亦善詩及書繪事，師道造門，用師禮禮之。人稱師道操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孰目璧耶？師道曰：子言之誤矣。文先生以我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詩也者，奈之益為璧亦為好之，即服膺莫喻也。諸貴使慰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故其黨排異以明翼眦，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愧之，莫肯為用。時有參議王庭、給事陸粲、袁袠皆里居，與師道善，而其所取友如王寵、彭年、張鳳翼兄弟，多往來文璧家，與璧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從評騭文字，考校金石三倉鴻都之學，與丹青理茗碧爐香鏡然賞日。間從諸賢出游汎口湖，取越來道

放舟胥口，尋覽虛邱、上方、支硎、天池、玄墓、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迹之於山水間，師道亦無所拒，取酩酊而別。與到弄筆，得澹灑輒鐫一點染若頂寶。蓋是時海內懸格以購璧迹，次及師道。師道不為忘，勞其母卒，師道哭毀幾滅性，而愛弟安道亦卒，以是邑邑鬱中風，厥憤憤嘔沫，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林下踰二十年，以廉薦起祠部儀制郎中，擢尚寶少卿。尋奉使入秦，祭秦先王，殊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乃縱游二華，觀龍門砥柱洛驪山溫泉冉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秦之楊王聲聞其名，厚幣以聘，謝弗納。歸，穆宗即位，將復作，上疏乞歸。六年卒。師道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年六十四。所著文集在史子漢魏若干卷。二子士謙、士仁皆有名士風。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六歲出就外傅，輒嗜古文辭。十五歲，綜如宿學。有鬻寶刀者，師命咏之，應聲有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河濱之句，師為之避席。弱冠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曹務既簡，益以辭賦自雄，與李攀龍、宗臣、吳國倫、徐中行稱同調，曰五子，名籍公卿間。世貞每當刑決案牘，所讞獄度得請，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人咸稱平。自是銓部爾以尚書擬世貞，皆為權相嵩所沮。又牢載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中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裂地為界，以責官捕之。盜嘗時捕獲者為上，不出境捕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能察者，罷其所過而夜懲不傳捕者，制釋盜而匿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先是楊繼盛下獄，世貞入獄共飲泣，又為盛妻草疏，嚴嵩甚惡之。無何，父忬為嵩搆，死於法。世貞解綬奔還，伏苫土中幾十年。嵩敗，薦起之，堅不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因辭不報。乃起就官大名。大名為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閱傷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豪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踊貴。世貞首捐俸，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庸中，給冠服，乃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進山西按察使，以內艱去。服除，補湖廣，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佐閩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為糾勑貪縱，咨訪將才，刷宿政，清屯田，鄖為改觀。張居正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交章論薦，起刑侍郎，尋轉兵侍郎，以考績進南刑部尚書。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擒平王事。都下盜劫縱掠陸炳家，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曰：寇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蹕械某所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擒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擒而肥者。盜掠頗大服。部民當齡以捕盜橫蒙繫留，海道宋時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踪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當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尉謝無所逃，且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

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假縛一人至。辭寃。乃令盜盜首庭下。差識。而呼縛者跪堦上。其足躡綠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殺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綠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畜養亡命。而以指占使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諸問曰。進道勸兵反矣。世貞僞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捐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儆某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督。立散其黨。亡歸者。在鄭時。時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牌。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敕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譸張如此。道經觀宣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機繡紅杖。所至倨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鞫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藩聞伏當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姦。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謂奸狡閻奇。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窘。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又才高不能無所睥睨。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高拱柄國。世貞引母疾乞休。拱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有伺拱旨中之者。居正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蹴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隸辱邑令者。王生居正嫡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居正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世貞生而美姿觀、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於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能酒。在浙中、修岳武穆於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奉衣窺鄒魯之末、則世人醜擬皋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竊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不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裁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其父施義田千畝、倍拓之。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李攀龍、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綴飾人。客或一識、數及門、或一人追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譽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詣者、與如初。其門賓恐醜好、嫺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祖偉、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偉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忬。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問學與世貞埒。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世貞天挺雋秀、博極羣書、古今宇宙之間、無所不知。氣雄偉、骨力蒼勁。下筆雄麗馳、縱立海涯。說者稱明之文章。自李何而古。至華補道昆而精。至世貞而大。誠至言也。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號損東生。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未授官、會父忬被嚴嵩害、歸。嵩敗。與其兄世貞白父寃、除南京禮部主事。益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闌華、嬉所不領會。居無何、遷北禮部郎、又遷尚寶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從詩酒之社。又齊稱、所撰染篇翰。流覽人目。忌者緣飾。有游閒公子之稱。出爲江西參議。精心訊牒。勤勵業。屢遷福建督學、品鑒甚當。進左參政、入爲南京太常少卿。縉紳先生欣得一遘。以爲祥麟威鳳。筆研之請無虛日、尚能應之。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年五十三。公精

易象、傍通諸經、亦書疏釋老氏言。慎罪二氏學。吾於兩廢變亡所貢。苟詒用其貲而陽誑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所著撰敘跋編等、皆精至語。論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諷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家。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辟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宋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即工臨池。行草瀟散。小楷疏行。得晉人遺意。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懸崖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峨嵋。稍東俯中原。行部江右。窮匡廬彭蠡之勝。披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閩中。單騎走湖州、破杵晶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吾提遂廬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因凡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時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樂、而樂而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搆奇卉珍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無他所顧。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日損齋雜著數百卷。

明書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十

文學傳四

胡應麟、字元瑞。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儒者也。遂呼之石羊生。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父按察副使僖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嗶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悉胠其父僖篋得古人書讀之。父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籍籍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會其父拜禮部郎、挾與俱。渡錢塘、過吳閶。汎楊子。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所經由吊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民表、歐大任、梁思伯、周公瑕、徐中行、戚希仲、沈純甫、康裕卿。先後抵燕。發應麟擬詩覽之。咸嘖嘖咤賞。折行詣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應麟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便用昔賢隸事舊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其名。使客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踏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應麟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應麟益自信。尋以父僖外除、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乃委身齋藥間、日夜扶侍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羸疾。因跳匿金華山中。而

會工尚書高安朱衡過蘭谿。衡故從燕見應麟詩而雅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迹得應麟。以寄要之。泊舟待三日。應麟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衡袖示督學使者滕伯輪曰。勿失天下之奇材也。舉於鄉書。上公車。報罷。其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李攀龍、王世貞兄弟、汪道昆、吳國倫。會攀龍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意邑邑不自得。會王世懋過蘭谿即應麟。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於鱗耳。已矣。今得足下。又一畏也。應麟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谿令喩邦相豪於詩。與之意合。忘形爾汝。臥山中凡六載。始就公車。至都下。過張九一。九一奇應麟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應麟亦奇九一詩。時賞亡聞。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兵尚書張佳允過其里。應麟避弗見。其父偕曰。公郎君佳甚。故知之。今者難我。得非以使者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旣而強爲錢塘謁。佳允果以上客客之。會汪道昆來湖上。大將軍戚繼光亦至。道昆數與應麟相聞問。把臂劇驩。出繼光所贈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應麟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瓌瑋。既大將軍集。相向嘆賞不啻。應麟性孤介。時時苦吟沈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雌黃唇吻。有英生者。嫉而貧以品不登上中。恨應麟切骨。尉道昆繼光遊西湖。故遍訾坐客。欲以爲興端。應麟坦然弗屑也。築室山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略而加詳焉。曰二酉山房。旦夕坐臥其間。意翛如也。居俊笑嗟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因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託詢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皆錄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常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筆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類首而從周祼將。以視賓王、何逕庭也。上之巡按蘇禹。禹雅倚敬之。疏下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藉顯。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臥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篇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六經疑義、諸子折衷、史蕞、史評、皇明詩統、皇明律範、擬古樂府、古韻、交遊紀略、兜玄國志、酉陽續俎、隆萬新刪、隆萬雜闢、補劉氏山棲志卷。蒐緝諸書。有華顛心印、方外遐音、澄懷錄、抱膝編、眞賞編、會心語數百卷。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臣爲人秀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儁自喜。常其臨眺時。習戚氏經已覺。一日戲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父異之。爲益授臣業。俾卒爲。臣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吏尚書李默見臣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臣日夜與其僚曹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遊。各相切劘。爲古文詞。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臣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臣亦以攝息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百花洲。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歲、默復入政府。移文趣臣。乃強起。有還人陳丞者。緣入重出百金裝臣。不悅曰。丞爲廉吏惡害邑。吾不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禍我者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饋俱絕。尋調文選、稽勳員外郎。臣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詞日益甚。會李默與嚴嵩交惡。中法。而臣又嘗賻楊繼盛。嵩恨臣甚。凡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竟出爲福建參議。臣遊燕子磯。爲文紀之。復游茅山。題詩刻石。慨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又趣之。

始行。至、而庭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民擁負求入者幾萬人。臣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臣曰。我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臣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設要害間。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淩陴睨上。魚貫其後。臣度賊已集。鼓之。衆百發。銃中賊。死者無算。遂潰去。督府檄臣與兵備臣咸名兵。狼兵出省。欲縱臣令諭之曰。吾且一酒肉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疑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懼臣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臣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臣每出按郡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爲經義。以夕及旦日閱卷。又以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贈之。不給。則爲捐月俸。誠供具。繼之以爲常。臣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臣又以其間刻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疑瘵。日以痼。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聽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臣於詩好建安李杜。於文好司馬遷、李夢陽。人謂其詩文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矣。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快愉。得年僅三十六。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恆不自得。鬱鬱思歸。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遊。乃稍自喩快。曰。世故有人哉。時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瀚輒一來。俄、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嘗與有譽遊南太學。深相結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詞、甚懽。而一旦念其母滿辭告歸。有譽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有譽。且止者。有譽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恆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庋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身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其名。干旄門相屬。有譽則以一著頭巾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迹絕不相聞。而謝倒書生。挾册鍼篆。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有譽所最善者攀龍遊。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有譽亦嘗從遊。其於鄉師事黃文莊佐。友黎戶部民表。嘗與民表約遊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何瀟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羸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徒。有譽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有譽既歸養。益謝棄交遊。窮古作者之蘊。所爲集若干卷。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媿。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官刑部日。其賓友過從。飯一肉。不能再鹽。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爲恆。青衫脩掩。其當樹處時嚙蝕。則綴以絲縫之。而問其家世。故皆貲。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又性不好食酒。事其母篤至。夔夔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傲傲弗甘也。又審愼於言行。不徒然諾。取予一介不苟。然好音數。又能相。嘗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有譽殁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殁。

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齔時。雅已蜚俊聲。擅著作。久之。舉於鄉。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繼還於時義。乃益務爲搜羅稗官數者外家之語。邈壁斷截。靡朗亡晉。且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由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歷。鮮有不窺薄。神

惜少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賢。賦頌碑誌。取材東京。然至於論說與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深博精於古。祝獻忠爲父行。其揭扢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爲吾汝也。獻忠隸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諷其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爲。獻忠曰。令易及民耳。日也。一第亦何足溷某也。得浙之奉化。奉化夾峽而城。蛇虺雜居。民俗陋而好訟。至不爲斥斥三尺淺束之箔川平稅。調役防水。務有以拊摩其長老。稍推袁田畢官爲育粥發。興禮與遜。彬彬如也。所爲植培。務在單亦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飭儲。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翻說之。他不盡稱也。前二歲。入計。道毀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箋授獻忠。獻忠致之京。獻忠佯爲不悟。抵京。以一籠箋報。亡何坐廢、罷。會其父病。執其手曰。吾三世不登丁。得無於兆有所根哉。是而責也。獻忠拜受教。前爲諸生。固精堪輿家言。相地數百里。獲吳興之福山。葬其親。又愛其山水清遠。士風醇然。既罷。則斥從蘇田。旁構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雙桐。假蓬按門。陳置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聊去。春容寢室。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釣。嬉情於苕霅蘆菼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工尚書劉麟、蔣瑤。刑尚書顧應祥。諸大老。爲耆英會。迫欲得獻忠。獻忠一再往。後了不復戀。肆力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論伯陽以破元稿。作參同契。玄少心測、璞算神譽、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筮、三江水利攷、吳興掌故集。探始中婁、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少從師受經生業。厭好爲古文詞。多讀六季以前書。年十五、爲馬鞍山賦。搜劘山事雕挂繢。而詞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名聲籍籍起。是時邑之耆俊若張寰、吳中英。咸以爲忘年友。而歸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允文以古文辭與之角。顧目爲甲乙訛云。然允文用調古。試輒少利。家世窶薄。又性嗜皆。不問治生。日以疏拙。其配梁至拚辮絨而助之。終不給也。允文獨夷然。間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蔬菜。靡佐之若梁肉矣。乃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稱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遺次。少工隸體。久而益掐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草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岳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允文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賦頗飄數。時時稱病。病多頭風。第月極御牋給。稍及多。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歡笑。無凡語。所酬應亦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竟去。而里中子弟習允文先生者。謂允文先生盛和寡他嗜。頗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烏湝淵淵一擧石。市甘果。祀而薦之。亦輒擭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道行。中丞張佳允撫之。而學使者吳遵與佳允共旌其廬。曰眞逸。楚王以志楚聘。守李某以志吳聘。羔脯雖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背面已。以令之賢者曰王用章稱遂。右文。而高其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允文色以間不得也。遂每嘆曰。古所謂徵君。其先生其人哉。卒所著集

若干卷。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稼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廱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類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畿輔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書。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權歡。令嘗從容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具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錯也。而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俗人子辱。靦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柟者。爲柟讒曰。是嘗見令君文。笑而且唾。令益怒。亡何。柟干撫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辭強。柟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附。事聞令。令色動曰、唶、蝶、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由死狀。當柟抵坐。獄具上。報可。柟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冤者。而會柟鄉人間胥侍柟不遜。柟自攢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柟格箠之數百。臀賦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賦曰。盧柟既用事逮滯獄。與幽囚伍。眷潰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試。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微眇。離茲遘斜。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嫡嫚兮、皇波汪乎姬姜。僊海偕蜿蜒於北陂兮、鑿宗嘉服於苑陽、遒

雲雷之羅罾兮、蹊蹀此故衛服。寑浚士作甘美兮、瑞康侯之芳躅。皇傑梧寘道以迪出兮、毋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杳窳俛於嵒嵬兮、芙蓉嘩而尚粹。遺焱焰爐而進兮、隱祇髯而下驂。偵蜘虯以辭黻兮、頒挖攬而迷惘。餞錯指以羣號兮、刖蹞跬而決背。餞恍恍以附虛兮、覽懷妊而因惹。婆余降於衛譁兮、幼好婷而逃嶷。羑青宴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榮招搖以爲袪兮、履魁昜以爲蓐。余長明其厥之末瑰兮、勵偕余之芳菲。蹉薛荔以爲衣兮、裹芙蓉之翠裳。集蘭茝以爲衿兮、樹杜衡以爲根。余揭旌於蘭皋兮、鬱籍乎芳之墟。余迅或轂以高舉兮、泊鐐翩而顛隮。謂伶參之殺人兮、誌市虎而成慣。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燦明月之璀璨。嫫毋慾以嫮姮兮、搖西施之顧娩而自晦。蠖態佻佻於几筵兮、戈鋋森森以剩余目。既陋余之席廬兮、又譏之以欽岑。低嵯隙旋玕琪兮、桀血斷而封蠲。胥閂怒以躑躅兮、祝將蹉躚而嬌鵠。檻梠蝙以翾飛兮、棟儞蝮而蹁躚。縲纚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寤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迥迥而怫悁。目炯炯以或見兮、倖鑑勿而復曠。神秩氣督以潤讙兮、精憤憤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鬱鬱而增哀。飇鼠祥遲以嚙余髮兮、魍魅含睇而毯毺。儒聞聞相晰以對泣兮、御肆糾而呵護。殺遠余兮紛蹀。鷙鸇鳥之巢蝮蛇兮、焉能識此鬃也。枕雖虎以濺慈兮、又誰知不我廣也。悲時暑之逍遙兮、曮鑑忽其西嶽。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中兮、桀精氣而相羊。王蓀衙衙而弗顧兮、亦恔告余又荒墟。行偶偶獨曰慕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柟兮、天與搖

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蝹蜩轂盼以當路。發狖逐以在柙兮、雖輕擲其甚去。鳳凰之翔翳羅兮、縛芰芰之華羽。抱鬱鬱以顧盼兮、呼蒼天以爲盾。戒五嶽與四瀆兮、被河海使踏瓊。智由遠以不聞兮、玄武遠而莫測。何舉神之豐豐兮、靈炳爛而罔恤。夫余既不能蟬蛻於塵濊兮、眇榮風而長辭。心結思於大荒兮、魂煢煢而上度。微霄霧之霏霏兮、飄風颺而驚鸞。戰玉女於後乘兮、傷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嬉縈兮、望舒蠶而徽御。征輕輬之闓闓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豐霞之氛氳兮、靈旗紛鬱虯乎翠羽。揭朝霞以爲幟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湘靈悲而嗚咽。宓妃歔欷以結軫兮、潛杳語而沈情。余遂輕虛而佚蕩兮、將舉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驅騁兮、闖元化於句芒。探三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遠廣兮、蕊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旗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巍巍兮、貫華穆以揭靈。湘渚鱗而靄濛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窺兮、覲蓐收於金樞。氣潏潏以莽驟兮、薄晻曖而讙須。觴王母之仙姝兮、挾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荾既嬉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軨。齊玉鼓之磔磔兮、指寒門而並鶩。楸鍾山之幽闕兮、命燭之以燭龍。召玄武爲備衛兮、句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先後兮、闢太乙之緯垣。靈剡剡以黝約兮、夙颸承旂而飛軒。雷師礓礚轟礚以箕斂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讙颭眞以撫兮、余闌睨嚛而俾還。卒攪搦反此舊都兮、潔楚響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陸兮、物無終始。變化互逾兮、幹流遷徙。形氣輸薄兮、或浮而沈。造化物移兮、禍福無門。事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霧蝕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歷畎兮、常歷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涉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殛祖蘇而夏楨兮、顧禍福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天命兮、劉氏斷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倚鼓刀於渭濱兮、仲父射鉤而相榮。仲連談兵以郤贏兮、晉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銜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涓介以自潔兮、夷齊餓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爲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寡寞兮、斯真人之攸居。從委命而樂流兮、遊寥廓之鄉。忽爽我而無是兮、慨秦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元墟兮、又何足傷。勉終余之假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擘茫蘺與射干。飾翡翠而織珠被兮、爛的礫而芊眠。組綺繡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璫。余姚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榮。夫君欿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嫚娟。詩曰、天地絪縕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彷徨。悵悄悄兮愛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抗、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劫。逝柟父自剄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貸不償。柟固已貧立矣。命亦更悔。念魚肉盡生何憐耶。陰稍稍寬柟華。有所譏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令去治爲大官。事發解。而故人謝榛者、攜柟賦游京師、貴人間誦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傳岡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時陸光祖有心計、俄調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讞、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方留濬邸。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盛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掞麗尾辨說。揮筆數百千萬言。風雨集

而江波流也。嗚咽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盡去。既酒酣、故態輒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能遊歷囊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女曹地耶。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勸邑吏具雞札授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益稱世貞。許爲文託謝榛致之。不遠。至是見世貞郡邸。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略曰、余迹盧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雕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淳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詰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竊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爲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鉅書之士、如宋玉景差者、綢繆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柟而筆哉。柟既以別世貞去。南遊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所著有集。

孫一元者、嘗放遊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曰、我孫一元。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云。人始知爲秦人。及問其家世、不答。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遊、浮湘漢、踰衡廬、渡河涉洞、謁闕里、登岱嶽之峰、題日觀觀日出、揚奇之駭叫、狂走、人顛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南走吳會。吳會人見一元行事、又見其詩、於是爭相禮敬。一元固善說玄虛。又爲楚騷顧□結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一元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遊家則爭造寺饒美飲食鞋履、以是饒裕。冠珮之士、慕名來訪、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於是人士轉相舉、稱爲孫山人。閱四方矣。一日、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住山亭、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甦。起而悄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祝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恣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斷益說世務、恆七齒不平。其詩亦多爲悲激悲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頗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從遊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與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其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於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尋山人者闐之、率移舍相處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陵崑璧山人結社遊、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年三十七。有太白山人集行世。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顛髮即皓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登春少失父母、以亡貲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時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樂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登春始喜俠、能挽強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寶、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鄭之父、有顏而鬻者。登春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登春業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醉落魄里中也。登春不應。以是里中益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嗟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齎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儲之邸舍二年。登春默默

不自得、覺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咒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登春聞得其詩、嘅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汲汲瞰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遯居長白山一蕭寺、出橐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搖讀、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駿駿白、亡時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暨陽。匐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窺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非歷、皆居龍窩寺、撤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登春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之繪、則日擁聚詣寺門相聒。登春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過巫巴、下荊郢、將遂於潯陽、返於黃廷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寫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登春所跨驢、墜於唐氏之潭、傾其囊中書、曝之。唐氏異登春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荊郢間。更贈登春二童子、命名曰丹砂、白石。登春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登春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登春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遼王嘗召登春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謔笑以悅遼王、登春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自不流眄。遼王益敬憚之。每見登春、輒爲斂容。登春之不及於難以此。自遼王廢、登春不樂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又遊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其二童子、姑去之。乃自薙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云。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文。年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能瞭視不答。宗憲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具稿進。宗憲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世宗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宗憲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宗憲嘗袖出渭所代草之、曰、公謂予文若何。順之驚曰、此文殆甚善。後又出他人文。順之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宗憲乃呼渭偕飲、順之深獎嘆、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坤時遊與軍府、素重順之。嘗大酒會、文士畢集。宗憲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坤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宗憲笑謂渭曰、坤雅意師荊川、今北面於子矣。坤甚慍、而亦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流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嬉市肆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嘷囂、不可致也。宗憲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惴踧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宗憲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藉。然性褊忮、間或藉其勢以償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逮及、發狂、引巨錐剚耳、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

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傭數擾儲粟者十年。一旦寄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己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己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攬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然斷斷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翰林張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刀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洗綾十許疋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値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過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槀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宗憲、值比歲、宗憲思爲渭地、諸監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宗憲權傾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擯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應旂知人焉。渭於行草書猶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宋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舉成龍里衛。始至龍里、士人誹之、鏓以教誨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謗其頑。士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領貴州鄉薦第一、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而唳鶴。常終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渭負才性、不能羈飾節目。然迹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文豪宕、雖未免瑕纇、自成一家言。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嘗不少媿。羇歿數年、楚人袁宏道、見所爲詩文、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渭題款多自稱田水月。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宜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父榮、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修、時相過從。奇宜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宜遊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撲著矣。年十九、舉於楚。是時宜業破萬卷、而氣象視前一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遊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宜旣久有名公卿間、時欲公韜欲疏薦宜、不果。宜罷試歸、道聞其父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瘥之、復明。宜年三十有八而歎曰、

丈夫安得老死牖下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因故自號洞庭漁人、人以漁人呼之則應、他呼則不應。宜既有家批、祿歲、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寘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案嗜酒、乃益縱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宜閒與友人遊石門元覽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觴釂共之。宜既自命爲漁人、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批筆而書所爲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敬之、威激用壯。節奏頓挫、㟁停石裂。宜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邇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略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宜固挫名、而不能遮閡其聲、諸方岳郡使蒞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即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素強無疾、一夕卒、年五十。

明書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十一

權臣傳一

史官論曰。叢之神。不可藉人。神龍失勢。與邱蚓同。積威約之漸也。古者天子以道德爲銜勒。以刑罰爲箠策。以萬民爲馬。六官在手以爲轡。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後代所任者法也。德昏則法墮。所寄者勢分也。柄授則勢忘。非必季葉孱主而後然。多有盛強威察。席方中之運。雄武可以鞭撻六宇。而制於一口。聰明足以□攬萬機。而昧於一指。如□皇之於李斯。玄宗之於李林。而身死國斃而不悟者。何也。主德既蠱。逸欲生於愛勤。諫言不入。蠱癘成於壅蔽也。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漢以章奏付尚書。唐以諫官隨宰相。防之密矣。明太祖鑒胡惟庸之亂。革中書省。不設丞相。分其職於六官。兵刑錢穀。各有主者。絲分牙制。故外無安史淮蔡之變。內無博陸上官之禍。然自宸旒拱。票擬漸專。外廷攀援。掖垣多伏焉。而嚴嵩之得政。儼然古丞相矣。賢不肖雖殊。然專則擅。擅則亂。其禍國與自禍一也。表而出之。爲來者鑒。

嚴嵩傳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縣司吏。母方娠。而有光起屋舍。已、生嵩。縣使奇之。爲懸鐙布以賀。嵩身長。疎瘦如削。疏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嘗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額瘤翹友。遂不復紆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巨刺謝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輩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倒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辯。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糺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辯。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時議重修宋史。方開局纂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臾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遂議開。言入內閣。鼎臣嘗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竟得之。自是始謬爲共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辯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己。勿得強辯。於是嵩儼。益爲共謹。而其子世蕃。由蔭敘。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世宗入覲臣言。欲祀獻皇帝以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遂。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升獻皇帝曰睿宗。祔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皇天上帝尊號冊寶。尊加上高皇帝尊諡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上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諸郵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而上皆勉留之。嵩奏辯中。詆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覘禍福。乃爲得計。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辯。斥之不勝。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遞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鄙之。嘗路顯與讐矣。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諸見傳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栖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惟燫與嫡長孫懷爭國封。嵩俱納其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旨下益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滅於上。上惧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平耳。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迴率所供醮祀靑詞。獨對。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益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不報。而南京給事中王曄。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奸贓助焰貨賄。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驗。然成踰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擧奸構謀。呈聚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轉和偶。審益煩渫心。二官去。上果爲溫諭百餘言答之。且詔攻擊不休。故違君命。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緯捕逆旅伏

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祕密悉揭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類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奸臣劾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尙書許讚等奸其請託事。不勝忿橫。先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按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濟泉預試事者。皆爲遠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尙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賚予時。時首嵩而不及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稚。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上一意用之矣。時吏部尙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尙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廬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畫墨而已。讚至自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予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妬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右參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維柏在道久。

嵩不測上意。乃請寬維柏獄。上爲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尙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澁。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尙書費寀。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之。因疏留郎中周毓高備。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好以婁妻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浹日。而召寀之命下。嵩以是恨寀。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据嵩上。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寀既以衛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尙寶司事。橫行中外。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猶使之驅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璽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聳用復河套。失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搆伏法。嵩遂獨相。上益安之。而費寀亦自以撰齋詞得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肯使事譴之。而寀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尙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疏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任煩。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大將周尙文。拒御敵。而嵩復蔭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計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林新舊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方士陶仲文頗爲救解。得釋。上以嵩對讞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尙書令爲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

仍行尙寶司事。亡何。敵大入犯。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卽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肩出。貞吉見而叱斥之。俄而禮部尙書徐階以敵擬書請和。會廷臣議。吉貞勵聲言。敵在城下。何可和。但請皇上御奉天門赦沈束。擢周尙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尙書丁汝夔。夔以調度失宜。然爲人深嫉。巡撫都御史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破賊。殺之。嵩皆不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將。發上踰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嵩受之。敵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廚者。幷掩嵩鸞及宅選將練兵。殊嶮紙上語而已。於是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劫衆。文飾辨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箝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實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溫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給假隨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敵得上寵而驕。嵩獨欲以兒子畜之。不勝。遂讒嵩出其上。嵩患欲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聽。而諸部臣皆官有抗觸嵩者。立碎。鸞之捕敵姦細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嵩以是益懼鸞而悔之。其所誣譖嵩。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詗伺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獲狀。猶自是獨炳穿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流亞。鸞不疑也。旣敵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惰鸞之義子。逮之□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黷數十事。事皆有實。上復爲之鐫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非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譴邊邑倅。鸞旣敗。繼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大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爲破的中窾。可以必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手札諭留嵩。嵩乞休。上報以羣邪黨比。間逆賊何敵。其本在彝。晉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倚者。朕罪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賞而。卿以此乞休。豈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養孫鵠。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部尙書聶豹。皆曲爲掩庇。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職。當是時。豐背清軍御

史道錄。亦有疏論嵩。謂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假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敗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趨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詬。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它語尤剴至。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少解。斥為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以百花酒進上。嵩亦跪而習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為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濫賂日章。不宜玷藩臬。有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亂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為內主。激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為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年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敕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命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御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為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敢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誕。而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驕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為上解。不解。則姑為遣言款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

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詈其貌類我。援之入為國子祭酒。累薦於上。得擢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譽其意。嵩更譖於上。嗾給事中梁夢龍劾之。得罪去。而陸炳由武科為默門生。乘上之惡默。使所厚中貴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寵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上以御饌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尉。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為之悅。而文華行珍寶值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直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覬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快快而退。乃剌得默試士策問。以為誹謗上。為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為鄉人張經報讐。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特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群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代默。而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華又以都督陸炳皆惡默。復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懼。重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旣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為華望所屬。炳乃委腹階以自固。

嵩父子亦稍稍覺之。俟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嘗對殘寇且平。為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海等。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布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逐。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為世蕃餽。所當古法書名畫秘玩。宗憲皆為索之富人世家。豪敓巧獵。靡所不極。而它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為諱。其所欲鼎彝尊彝之數。或發塚剽攻。它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敵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姦惡。詔以鍊詆誣大臣。自為名。廷杖之。謫佃塞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為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鍊。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子屏蔽。即嚮爐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啖楷。乃因妖人閻浩等通敵事發。捕鍊。竄名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鍊。并戍其一子。瘐死者復二人。遷賞順楷以下如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靡費邊餉。縱敵出入。而以重賄納路楷。相率為壅蔽。致右衛危困。尚書許論昏髦。不能有裨廟謨。上以問嵩。嵩曲為順楷掩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皆之。前是。輔臣徐階為禮部時。敵入犯。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謬靡。又時時為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士。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搆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憚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上乃下之詔獄。

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罔覺。雖然。嵩老矣。何不小謾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下獄考掠。備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向階。故坐翀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煙瘴衛所。而慰留嵩。嵩以是益恨階。并及炳。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為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楷謫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逮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駁。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熾。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為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寀方祥為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殿災。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屬就。陞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為之改都察院。上勿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再辭。俱居任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勸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促居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

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尙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張於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乘必進。我亦無若上何。前是。上以嵩直舍陋。則撤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花木其際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朔夕賜御膳法酒。使中貴人擕而賜嵩。嵩老。尙健。饕始蹴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幷京師南昌。而賜皆宏敞壯麗。分發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子世蕃之羅取益甚。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上意嫌代己。屢報寢。嵩念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罔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陳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請出裕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嵩雖惧希顏。而叵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發舒。上命御史。卽其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尙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尙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尙寶司卿俸。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共養。知故嵩故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懽心。闇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間捨舊鄙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皆以論薦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勦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險悍。慣猾。每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而三。然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顧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嵩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矣。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趨謁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非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所狎客縱倡樂歡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瀦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綺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咸國公朱希忠。元勛也。虐之酒。不醉倒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闇熟。其賞賂多寡。毫髮不能匿。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適以問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寵階至厚。嵩僅加祿米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所問。不及嵩。卽及嵩。不過齋詞畢而已。嵩故與階昵。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嵩且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亂得幸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亂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眞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發。乃僞爲紙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眞跡。以僞封進。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尙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眞胡以不殛而寬之。答曰。上眞殛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旣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辭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賫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以聞。上卽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姦誤國諸大罪十餘條。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愼。爲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獨爲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容。又何以兒兒瀆教。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煙瘴衞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贓贖鍰豐。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以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頃治元者。其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詗藍道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裴鍠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肯、論死。而復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勸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鍠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旣得志。首以賫賄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家。江南公私。爲之一空。奢淫縱恣。崩壞風紀。而其殲徐海執直功。亦有足當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擄人之爲王也。以殘暴見糾。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言金十萬則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陽諭者予之。旣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爲盜竊。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衞。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縱家子。出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嵩懇而卻之。它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會前賀萬壽表得報且嘗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歙人羅文龍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文龍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卽委潤捕世蕃文龍。旣至京。潤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律。斬。上不懌。命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上令卽棄之市。而謫嵩投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萬餘兩。宅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尙恨其以賂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戍萬寀鄢懋卿。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盡。寀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寀貪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數鹺。所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幰綵

與以民婦十二昇之.郎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之也.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子世蕃.

世蕃性巧便深險.能辦事.世宗信任之.以蔭.官任工部侍郎.放恣竊政.賣官鬻爵.門日如市.又善聚斂.以故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往往以重賂.一時勳臣如成公希忠.寵倖如都督陸炳.及衍聖公.皆結爲姻親以自植.各邊將鎮撫官及各省諸臬守令.凡遷轉必賂世蕃.始得不爾.必不遷官.且中以禍.主事楊繼盛以論嵩殺之.御史王宗茂爲民.主事張翀.董傳策.謫戍.皆因嵩得罪.世蕃益得志.慈谿人趙文華.新喻人張春.結爲乾子.拜世蕃爲兄弟.唐汝楫先爲世蕃門客.後得中及第.唐順之已罷官家居.有父喪.緣趙文華通世蕃.奪情.起爲兵部郎中.尋陞鳳陽都御史.討倭.不克.發憤死.一時豪士.皆顛倒世蕃之手.先是羅文龍重賂結世蕃.得爲中書.遂奔走門下.乘勢橫恣.爲官所誣戍廣西潯州衛.嘉靖壬戌夏.御史鄒應龍劾世蕃誤國罪狀.世宗怒.收世蕃下獄.謫戍廣東.嵩致仕.甲子冬十一月.御史林潤巡視上江.時賊聾報.訪爲羅文龍主匿.潤因論奏文龍係世蕃之黨.今不赴戍.逃回原籍.稔惡不悛.句聚江洋劫盜.且所居去縣五十餘里.據山爲險.大嘘勢焰.擅著蟒衣.妓女環列.又潛往世蕃家.劫爲怨望.今世蕃之驕橫.無異在朝.或肆爲訕謗.或縱爲淫樂.或奪人財產.家僕至數百人.日聚門候至數千.羅機謀詭秘.人心動搖.履霜堅冰.誠社稷之憂也.乞正典刑.庶弭禍端.上覽奏曰.嚴.逆犯乃爾.命林潤逮之.時文龍逃潛住梧州.潤於彼處緝獲.明年乙丑春三月.逮羅文龍至京.斬之.仍籍其家.則二十萬.沒入官.已而嚴嵩上疏辯子世蕃在戍.未敢逃回.不報.是月.逮世蕃至京.亦斬之.林潤復奏.謂世蕃任彭孔爲主謀.羅文龍爲羽翼.男嚴鴻等家人嚴珍一等爲爪牙.窮狠極恣.無所不至.占省城倉基.而又并吞宗室之府第.占袁州官地.而又侵奪貧民之居房.改祝聖寺以爲宗祠.鑿穿城池以象西海.袁州居第.列爲五府.南府居其子鵠.北府居鴻.東府居其孫紹庭.西府居庭辭.而嵩則與世蕃同居相府.廊房迴繞.店舍聯絡.招集亡命.聚斂貨寶.且揚揚號於衆曰.朝廷有我富乎.粉黛列侍.衣龍鳳而列珍珠.牀象牙而帳金絲.朝歌夜舞.荒淫無度.又揚揚號於衆曰.朝廷有我樂乎.其家人嚴珍一.窩盜行劫.嚴恩一等強奪易江等之妻.嚴富等強占陳室等之產.嚴保等強奪李元三之屋基.又曰.宸濠逆謀之初.不過結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土而已.今世蕃之不法.較之於宸濠無異.又曰.近日伊王典楧.妄懷異念.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楧賄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楧逞其狂悖之志.是世蕃之陰結典楧.何異於錢甯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忍心欺君.縱子不誡.奏至.上震怒.謂侍臣曰.嚴嵩父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在文武職官皆爲民.仍命御史成守節籍其家財.淨金一萬三千七十一兩六錢零.純金嵌珠玉珍玩壺杯盤盞共三千八百事有奇.重一萬三千二百兩有奇.純金嵌珠玉首飾六千五百五十事有奇.白金二百二萬七千有奇.鍍金山屏人物等.共重一萬三千六百兩零.玉如漢始建國元年注水卮.皆永和鎮宅世寶杯.及玉人玉馬玉鎧玉斗玉壺等.共八百五十七件.又白玉碧玉黑玉與夫嵌金渡金花素玉帶共二百二條.金箱并花素犀角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金摺絲純金花素金箱珠玉帶條環鬧妝

頭箍三十三條.金箱壺玉壽鹿犀兕瑇瑁法盞杯盤匜盆等.共二千六百八十件.雙龍卯五箇.金箱雙龍卯壺二把.金小酒甕二座.大珠九百六十顆.大寶石七顆.又次珠寶六百六十六兩零.珊瑚樹六十株.大學士牙牌二面.珊瑚玻璃瑪瑙象牙瑇瑁人物盞盂杯盤等奇玩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古瀏水四罇.薔薇露四錫盆.骨空青四枝.熊膽四罐.廣砂三百八十五兩.珠砂六百五十斤.檀沈降等香五千五十八斤.沈香山四座.大紅織金蟒龍斗牛飛魚等緞絹綾羅紗紬緞機絨蘇番揭鎮服并蟒葛西洋雲絲縣綫等.四萬一千六百一十九匹.成服大紅織金蟒龍等緞絹綾羅等男女服及貂裘.共一萬八千三百餘件.金銀鈸牙檀烏木沈金等扇二萬七千六百把.古銅龍耳等鼎.大小籩豆酒海犧蝸罇.相金獅象龜鶴犀兕寶鴨等鑪.蒜頭玉爵等餅.溜金花餅獸鑪.水火鑪.衣鋏.共九千四百二十四件.倭金并大理石各色屏峯圍屏.共一百八座.金徽玉軫等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御製及晉唐宋元墨跡三百五十八册軸.宣宗御筆及清明上河海天落等古今名畫册葉.共三千二百一軸卷册.雕嵌大理石瑇瑁螺鈿彩漆金漆等牀.共六百五十七張.各色帷帳香珠卓圍氈耳之類.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雕漆方圓等盤.大而青缸甕南刀劍.及茶鍾酒杯各色家伙等件.共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鏤.大小兵器并倭刀.共五百餘件.第宅田地山塘及各莊房牛馬等.共估價二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兩有奇.此在江西原籍者然耳.他在京及揚州第宅莊田財物.猶不下數十萬.皆沒入官.又籍嵩之壻袁應樞受寄金銀諸物五萬餘兩.萬寀受寄金銀八萬二千餘兩.又覲黨趙謙受寄金銀二萬九百餘兩.及達滯熊襄張仁受與瑞昌王多熾等.又借貸儎約銀一十九萬兩有奇.

史官曰.宰相之實.虞爲上.才爲下.書云.以公滅私.公則親人才爲朝廷有.私則必欲爲己有.其度狹矣.嚴嵩姦巧陰謟.挾沾沾之小技.以順爲悅.內固主寵.而外竊天下之利.殺諫臣.逐異己.望風投拜者.遂榮顯.剛直自好者.嬰挫辱.藐法負恩.目無祖憲.雖無孽子.當亦敗也.及至世蕃隔外.所條對率不稱上旨.其才又可知矣.世蕃積惡取罪.而死以謀叛.雖非正律.允當厥辜也.所籍沒資產.紀實瑣瑣.匪史體.以見元惡之饞乳三千未爲侈耳.

明書卷一百五十

列傳十一

權臣傳二

張居正傳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人。爲諸生渺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郡。試其文。奇之。已行。招與語。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君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又六年。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犇然不屑也。與人多嘿嘿。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時時稱老易。以爲得能其用。諸大老如徐階輩。皆器重之。相推許。得授編修。居正爲人。頎長。眉目娟秀。鬚幾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忌徐階。爲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皆同會考試。而其門生自尊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稍驚憚之。而有天幸。毋爲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遷邏坊事以選。侍裕王講讀。王頗賢之。邸中閣亦無不賢居正者。

而李芳數從閒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重修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葬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創。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上意不懌。亡遜賞。然中外目屬居正必爲大用矣。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穆宗開經筵。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舉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璁桂萼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入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樸陳以勤皆忠厚長者。獨高拱躁率。不得志於言路。稍稍綿導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閒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狎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資而材。閒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爾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閣李芳迎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脣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蹠盭者。欲上攬乾綱。張紀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者。數日即報。不得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期限。不得延綴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至於借事之時。人未必明正其罪。惟務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常者虛聲而竊譽。倜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因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遜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錢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搜。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振。用兵餉百出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雄。則拔勇汰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則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貲。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居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居正以喬維扎。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敘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停收戶部合三十萬。請皇太子出閣講書。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遂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閣李芳。一日。嘗官有忤旨而當議者。春芳顧而言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

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卽上貸之．恐有樹言者．須論罷而後可．芳請於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上意．杖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向者階居正故受業知己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忮．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讎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鞫獄．事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叵測．公負薄俗僞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搆於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發．拱忽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乘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忽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果有此．亟呼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出爲參政．因是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閹陳洪孟沖柄司禮．而抑馮保．時尙寶卿劉奮庸疏摘時政數事．語侵拱．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爲擬旨讁大埜於外．奮庸亦坐讁．或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上日甫親朝．忽馳而下．且蹈於陛閾．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居正與拱遽而掖之起．還宮．卽不豫者月餘．羣臣詣閣問安．而上方臥．默然與肩輿至內閣．居正與拱懼出俯伏．上掖之起．而挽拱臂．仰天氣逆結．久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淸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論．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有巨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久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閣而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赧赤．不能答．強笑而已．徐曰．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驗．而上崩．拱與居正．儼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收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恚．神宗立．方諒陰．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疏必下拱卽擬旨逐之．而使其所厚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居正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卽功．胡不世也．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乃遂拱．詣見拱．僞居正既代拱．首卽請還楊博吏部．頃之．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稱德言．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時上幼沖．歲已委居正．居正既得當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所厚多所屛斥．而他不附己者．亦稍是．復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

澆漓．官箴刓缺．鑽窺竇隙．巧謀蹠取．鼓煽朋黨．公事排擠．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謟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其懲戒．除舊曲賜矜原．與之更始．詩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安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至道．自今以後．其尙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譎詭以亂政．任輔弼者．毋睚眦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謇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沈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宗祖憲典甚嚴．朕不敢赦．詔下．百司惕然．是時．上嘗尊崇兩宮．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獨保欲媚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淸．撫視上．主持國秉柄．而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勵．亡所受徇．然漸專擅矣．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尙寶司丞．辭不許．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紺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璽書褒諭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愉快於志．居恆謂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於歲賦．往往遲緩逾春而後發．卽水橫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補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旣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部當責成者．其人各以私執．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居正則多行其意之所便者．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緞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孽弟居謙．俱試於禮闈．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主司庇之．乃登賢書．至會試不第．居正恚甚．斷斷修怨其主者．人無不識其意．是時．吏部尙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尙書朱衡．南京工部尙書張瀚．推．衡自謂官宮保．當首簡．而又素薄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憚守禮戇．不能使如意．故特拔用瀚．瀚實望最凡薄．自是忽見拔．擧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正．無敢忤者．始輔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爲輔．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尙卑．居正引之．數加恩至保傅．調陽嫌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居正凡事儼然取獨斷．不復謀訪．嘗病假一日．而遂入取調陽所擬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遐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

讒歎詭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於翰林院，白述鍵滞者三，居正以爲瑞，進之。上不自有，歸德於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恙，上皆出蟒繡金幣裴重錫以手書慰論疆罷居正故實無居第，乃大買地於江陵城，使錦衣百戶綱與，撥千賑顯陵之便，而爲督治。命宇甫建，得保言於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御製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之。皆御筆大書出內帑百千金爲資費，於是全楚之官，無不納貢賄，四方督撫按都監司以下亦無不賄助，凡三歲而就，鉅萬窮極侈麗。自居正出者，不十之一。留都有小閣醉婦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榜笞數十，且請旨緊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閣。其語激居正，取首趙參魯謫之外，而其蔽幼主，不道，以悅馮保，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說以裁抑諸閣，諸閣非保黨，多怨居正。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淩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敕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抗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己，奪其職爲庶人。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斯於上謂此宋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乃下詔獄，杖戍之貧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視獄，視具饘粥，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劇得其陰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常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怨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極論其罪狀十餘事。居正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座，以手掖之曰：先生起，吾爲遂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

之。時物議頗籍籍，劇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奪職還里，蓋有智居正者，公與宰相度哉。居正愍額曰：不過宋宰相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爲未愜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主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禁之僚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閣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經筵日講，進右論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疏率，讀書能文章，頗有幹用才，累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父嚴[illegible]長蘆鹽，貲數千百萬，四維既饒於財，歲時餽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太后，舉拔顯起，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蹈於昔，雖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雖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而四維加太子太保，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俸，頗再疏辭，上謂實錄國家故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當分，何足言。適年以來，人臣苟效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貴之怨，臣竊恥之，故不敢苟就虛，以少勵此輩。上始允其辭，還論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禁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於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懋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啓姓名，拔懋修一甲第一名，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

耳。居正叩首謝出，語於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歎欲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御之，奏首級餘女直諸物爲勅，好使盜爲不利，成梁伺入輒劫其後，營數殺老弱，焚掠帳幕，又以春中率精騎掩之，斬首□□餘歲以千計，居正張皇上捷，天子數賜賚矣，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侑受賞，而成梁蚓居正，至封甯遠伯，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督撫殷正茂，淩雲翼所斬馘尤多，至數萬，其酬賞亞遼左，天子即居正還器功，多居正，金重成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尙書譚綸與繼光以南通綸薦用女術，頗干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龍，繼光乃時時揣千金賂進之居正，且他所撫賞，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兩。確諸督撫大臣，惟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即爲之徙去，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所居正性雖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霜綺，尙方所不逮，時筆錦衣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歿其精絕者以獻，則居正既靡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尙不能當殿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儉黠者，爭欲投中意，張瀚以久任之，敢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尚書綸用給事中楊言以蘇歸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咸儲民舟車，號旅店，食與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凌替，而遣官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即部署多長役，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被黜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錄舉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

規以爲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承平日久，姦盜竊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以故有盜賊多，倉卒不遂，輒報斬，以迎居正意，例盜漕粟米者，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千百株連，盜聲累起，居正知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卅子長年，且謂山島多岩礁，能觸舟，於是膠州人某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下，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附從事，居正大喜，命以侍郎樂通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頹，遂道而其下多石，役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東省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輟。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世宗朝上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嫌類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疊，蚓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語，能遇旨，惟論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居正凡三被殊，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子一子尙寶司丞，遍賽諸宴，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上將行大婚禮，欲擬用帕，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綵幣，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皇太后去乾清宮，將返慈甯宮，致論居正，聞吾不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賚坐蟒衣白金綵幣。居正修之外，尤勤朝對，尋遇保之

贊與託孤約略埒是。而亡何。其父文明卒。同列以聞。上遣大閹慰問居正。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賄白金甚夥。鈔幣白粲麻布至堆積寓所。上雖加恩居正。而心知其驕橫。未嘗有意留之。居正出。錯愕無壽見。而其黨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說辭。謂上沖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遂坐左。翰林諸僚吏。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稚。不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拜。有報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入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忌。卽一旦出春明門。何須更入。乃陽上疏請乞守制。而密意馮保使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為非。然而不敢言之朝。時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乃推之居正。居正怒甚。時上遣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居正。宣旨畢。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濫數為言官所譏。藉居正以安。不敢以居正奪情為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而未上。而居正恚。則請於上。謂瀚昏衰。敕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於同事者。遲回居正怒。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劾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傍刺譏居正他事。皆留中不報。馮保蓋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怒。不知所為。將擬居重辟。於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賫居正於喪所。辭甚峻。居正勃崒。且拜且言曰。上強留我。而諸豎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刎矣。遂跪作刎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麾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首毀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而是。上已下旨廷杖艾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視諸臣宛轉血肉。心不為懾。疏上。而中外壯之。亦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甦。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指。人情洶洶。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實應之。街議巷論。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衢。謂居正通內結黨。且反。居正不得已。迺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為請於上。宣之朝。言者稍息。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主事曾詰治祭工。主事徐應聘為治葬。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米粲十石。油燭茶鹽薪炭稱是。始居正自矯飾。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剛闇擇資。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至相擬為伊周。居正雖自負不世出。為劉臺等所譏。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居平為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嘗投廁中。以昔年閣臣李賢奪情。修撰羅倫非之。上書數千言。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知自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薦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為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册遣聘。皆勳臣主之。而首輔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閣問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體其意。乃曰。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卽使之赴湯火不辭。而矧袞易吉。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夜。給事中李淶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

禮。將禮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報。甚恚懣。以其辭直。始切責。付吏部處分。乃出淶按察僉事。王錫爵意益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為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也。今乃微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意其顧之有詭而隨揚揚自詡耶。謂人何辜。弼逢其惡。於是言諸告以歸。故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欲得之。思以為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疏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錫璽書獎諭。幾百餘言。命吏部。俟服除。擬旨以請。已。報遣東提。賜居正白金綵幣。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孝宗朝而論則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為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人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卽陳奏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疏再上。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等護歸。以一月為期。葬畢。卽北上道。仍命撫按先期馳報。璽書敕諭。範白金為印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則有之。未有伴食於三千里之外者。以調陽四維嘗拂衣而辭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嘗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奧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特擬薦之。自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同相等。而階前嘗受業師。不敢据其上。乃請廣內閣員。詔卽令居正推。乃疏推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自強文淵閣大學士。時行東閣大學士。自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與之。人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時行以文字受知居正。又蘊藉不輕崖異。居正安之。凡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一二後進為之繼。而得時行。既入閣。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數千金。既辭朝。復請見於平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依。居正乃勸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機。因伏地哭。上亦為之墮淚。為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廚傳治道路。然竊居正奔喪。參用凶禮。則飭白襈牟轂。執事輿舁皆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餽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恐相率易緇彩一新。費復不貲。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馳至江陵。乘轎輿以謁。入門。易白服。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居正母。母不出。跪於庭良久。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其傍。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母睨而謂陳君。幸一盻睞之。瑞拱立指閹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臧獲見而呼者也。母為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餽遺。不可勝計。光彩輝遠邇。時有御史于樂者。罷久矣。與居

正故善命葬。自詭工堪輿。官密賂居正。吾相地多。毋踰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走。既畢葬。而諸兵備。閣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賜加等。時遼東紺奏大捷。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慚。以乞休。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於是內閣部及兩京官俱上章請取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指揮翟汝敬等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陛辭。錫之白金綵幣。而令大璫侍其母以秋日取江路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前是所經由藩臬而下。皆膝處跪迎。諸御史在塗者。越界趨迎。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干餱飾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眞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假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陽。襄王出候。折柬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亦竊訕之。居正入。則遷孟重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大閹宴勞於眞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兩宮。亦各遣大璫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訊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此歲豐歉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金幣鈔錠甚厚。輦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先是居正歸日。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即得代而中悔。恐幾罪。上書移病歸。故事。御史在外。不得輒移病。必撫臣爲代請。否者。都察院劾察參以聞。此法久不舉。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炌。使論應元。遂斥應元爲民。中外知其自感憤遂。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炌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且陰托是變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炌而留應元。其詞甚峻。詔奪用汲官。居正初見用汲疏。怒甚。非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辨。注施一概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抑浮說。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擴賊。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言也。臣是顧命大臣。義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盡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舉行。姦宄之人。必不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徒。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搆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優詔褒獎居正。罷百餘官。戒傷言者。居正本意欲遂用汲置之死。而因維等爲乞哀。輕之。乃厲色而待一語不

接。握篳縱橫。了無顧盼。成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其母。所經由街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維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奔趨。將抵京。上遣司禮大閹郊迎。與魏相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皆駭汗。上復賜金纍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綵帕羅綺無算。兩宮之賜稱是。凡所待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收綺繡奇器寶玩以進上及皇太后。李所饋鉅萬萬而錦衣緹帥如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羅織。作奸不遺餘力。凡不附居正者。皆以媒訪計逐之。先是。居正與馮保逐高拱。拱內恨刺骨。而畏其機與文深。不敢出一語。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罪。故爲窮狀。與諸居正。乃哭謝。謂往者幾死馮璫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奈何。居正笑曰。有我在。無憂也。拱因是發。令終時。散士儋歸賊。其家親戚爲關中掾。與故裕邸閹審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知。復切責。掾怖而不能答。數日死。馮保有所私代。筆札人徐爵者。居正爲擢用至錦衣指揮同知。掌南鎮撫司。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凡上之獎慰居正。詔旨皆出爵手。游七亦冒功得官。勳戚文武大臣至翰苑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款。胥飲讙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恫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俺答入貢。久而以兵西逼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南堅者。鎖剌以居。鎖南堅投書上居正。乞貢。而貽以大士像。氆氇。金剛諸佛。無算。結居正。上疏辭。御之。上賢稱居正輔理勳獻。宜播遐邇。戎狄咸賓服。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敕受之。而別爲答賜。時上病疹痊。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上先爲之御平臺以見。禮遇有加。賜金帛御膳殽羞。上尊。居正還閣。乃鳴鐘鼓見羣臣。先是。嘉靖末。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宗祿相計。議爲宗藩條例。於封爵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皆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苛細。請下禮部入會典。而禮部尚書潘晟。於居正爲前輩。謬悲護其在留都。舉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晟多爲藩土道地。居正聞之怒。言者論去之。而擢用刑部侍郎徐學謨。初守荆州。居正爲編修。使歸治葬。學謨禮厚之甚。以是心德之。居正既貴。用事。學謨兩過劾。皆居正力持起之。自是凡四起。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尚書必翰林。嘉靖初以席書言大禮。獨由他曹進。言路攻之至數十疏不止。學謨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世宗上矣。居正所善者。即侍郎李幼孜。嘗爲郡守。見昵於儲年。附居正。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至八座。居正復與通婣。驟遷至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每見居正。輒諂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亮。如所爲奪情擅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伉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尚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大珠瑰寶。兩闕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專以爲奉進。諡備爲坐儀。上見之。知其自居正。心患之。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騰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惡。謀而已力逢迎之。冀爲他日地。居正微伺得悉之。乃投札幼孜曰。吾儂矣。算助之至。親戚叛之。奈何。幼孜懼。遂乞歸。而以會省吾代之。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人貪而巧媚。小有才。其撫四川。借軍興。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

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吏部尙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笫。無不稱居正爲聖賢。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喜。則進爲五臣。又有以稷契臯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恬然不以爲駭怪。中允高啓愚主試事。遂以舜亦以命禹命題。天下紛紛曰。啓愚勸進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使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爲歲每入數減而出數溢。恐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座隅。時賜省覽。並入爲出。罷節浮費。疏入。留中。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委曲以請。得損其半。復請停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之。因言鳳陽及江南諸郡屢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而食。不急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切不可緩。上曰。惟先生處。居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推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爲忠。殊可恨也。今給事中傅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請賑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卽積穀一事。歷爲申飭。竟成虛文。彼處有自瑞臟賄。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頜命。乃又曰。邇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困窮甚矣。河南災徵。補亢旱。將來獨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費有可裁者裁之。至於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有功德尤大。上曰。然。於是有蠲貸而督責率行者之旨甚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者姦猾。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瀕鹵蟒蝶之民錯。莫知所辨析。居正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楚橫。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窮。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斬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於是手敕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悅。特賜玉帶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壺金爵。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故。旣對。懇諭久之。使大閹引見兩宮。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慈聖皇太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絲壺盞金箸白金彩帛筆素甜食酒器。使司禮太監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敕諭請。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贊成治理。勤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進錦衣千戶張簡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鎭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初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爲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勤勞。簡在朕心。當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矣。居正扈上謁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天子懇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卽狀元及第矣。敬修中進士高等。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而懋修嗣修。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訕。或作俚謠。諧而黠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指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傅作舟王虞秦舜翰李選朱璉錢岱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尤恣肆。號部無恥。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皆陰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謫之。吏部尙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謫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勸上。謁某謀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歲。當大察。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尙書何寬與郎中李巳比而併黜司業張位。位先以居正閒喪。有所刺譏。其望實甚著。以王篆屬不敢抗。李巳素有直聲。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議。亦不悅。曰。何至乃爾。而是時上章抗居正者。稷莅孝鄒元標皆已遣戍。戍皆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撓。冀以聞於居正。取一快。而王篆旦夕待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之歸。斂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臺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於是江西巡撫王宗載下有司。悉爲證實。而遼東撫按於景昌傅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竄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歿於其戍主所。歸而暴死。蓋戍主有所受。壽焉。人咸知之。爲作傳語傳京師。時趙用賢吳中行亦家居。王篆與省吾承居正旨。風陳炌使用故嘗諸鋒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脅於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旣至。數曰。吾爵者猶糞蛇也。而今乃使我臨犬耶。且吾已愧之人。復安敢愧之天。因移疾歸。而居正意亦無他。有狂生吳士期者。甯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懋學時移疾里居。而士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於居正。而懋學切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甯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士期以聚。而檟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使焚其書。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而士期乃餓死於獄。遂疑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尙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戍斥者。皆壬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於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者姓名於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上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焉。小所忤格。卽以聞慈聖。而慈聖素嚴。切責之。且曰。內庭可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益重居正。而馮保益自得。所以非上不能一切順。多逆上旨。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殊苛峻。每在上前。輒索下加箠責。諸有財力可資籍。黨局多持不與。而與所黨閹張大受。使爲上耳目。瞷伺保勢。窺上左右。諸閹如孫海客用孫德秀溫泰周海常。皆貴倖善媚。每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馳騎。挾強弩。擊劍。豪飲至醉。海等因以言激之。上怒甚。睨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卽騎而馳之保所。呼保欲殺之。保覺。因擁大石支門。會上醉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爲啓。受語。慈聖怒。且駭。召上。跪而責之。上哭謝罪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之。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清宮所畜兵仗庫鑰之。逼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而居正謂海用處之輕。復劾爲淨軍。復請將德秀泰及周海併逐之。其諸中貴內侍。皆勒令自陳。居正與保逼上爲去留之。居正因上疏。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尙。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上左右親信

不附保者殆盡。居正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俟諷解之。進之上。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邪姦。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簡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及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輪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許之。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難稱十二年滿。皆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太監張成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有副。坐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饌榼五桌。羊豕鵝雞餳蜜油麵乾果薪燭之數。多以千百計。吏禮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尙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揚。錫宴禮部。止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明興文臣無拜三公者。歸居正常力辭。至是皆從怪。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寀者。四維等事之益謹。而居正病。病由多御內。日不給。則時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大腸出日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科道部曹。下至冗散。亡不設齋醮禱祠。爲居正祈禱者。皆舍職業。朝夕奔走。仲夏暴身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潜撫按藩臬。亡不皆然。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厚賂其僕以達。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劇甚。不能復與泄顏之。尙不使四維等參預。遂束以捷閉。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指揮僉事者。進同知。居正病益劇。不可爲。乃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會上使人問堪次入閣者。居正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兵部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又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姦邪。上爲黏之御屏。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則晟故所得授書。所以居正爲首薦之。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不交一言而退。以親羸甚惡人見之。臥帷中。至明不開牖。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上愴悼輟朝。上及兩宮皆賜賻檀麻布各五百匹。米各二百石。諭王等合賻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燭以數千計。薪以數萬計。祭十六壇。即國公兼師傅不若也。贈上柱國。諡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修等疏辭謝。上報諭慰念先生受先帝顧命。輔弼盡瘁。死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供給驛騎。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於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函爲上言。起諸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趣召之。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每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於是風言官數上章攻之。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召用。馮保怒而黜之。而言官多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諸大臣縉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於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晟。

晟上疏辭。四維擬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轡返焉。偶保病起。謾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於時行。還往撫摩。皇太子生。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等進賚有差。馮保至欲一廷都督僉事。保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故非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於是篆省吾行數萬金賂保與懽侫。得從容言四維短。而極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遂陳炌。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炌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陞工部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於工部擬諭變代疏以御批責其譏刺而謫之。於是言者紛然起攻四維。寄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賂。於是時行小謂言者以解。而四維疑時行與謀。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某。王篆不敢遂。遂託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關其間。遂不可解。而上故所幸閹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而使密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四維囑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他復論付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御史江東之。亦極論保罪狀。詔逮徐爵下詔獄。省吾勒致仕。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籍其家。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鉅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內藏爲充牣。而上益心豔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恫疑恐喝。士大夫尙畏之。其銜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於南都。試南都者。九卿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爲之飭傳舍。其鄉供提學。至徹爲邑之傳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羹酒粱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的拈之。且代爲書。惟坐飲噉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幷論劾居正三子攫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慮其不利己。乃不復窮究。而第擬居正篆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於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徐毋不斥削。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用補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無有及之者。意不平。乃於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辯。而時行尤醜詆強飾。人莫不鄙之。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圮且盡矣。時行既已爲王篆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廣追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登第。四維嫌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尙書徐學謨以嘗上。學謨斥。即攻時行。草具將上。會四維以父喪歸。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鉅萬。而尤納賂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於上左右諸用事者。使爲圖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賂之矣。上又爲心動。而御史

羊可立者。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憾構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辯冤。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上怒。以法籍居正。乃命司禮太監張程。刑部侍郎邱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劾故拂王憲㸅者。其父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聰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而坐王憲㸅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㸅以是銜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醉之酒至死。故居正心銜之。張程等行居正諸子於夜焚毀其奇貨襍物。而荆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遁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輩。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長子懋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萬。而懋修自經死。於是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皆追究。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擬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尚書楊巍等駁此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旨下。雖出此呂外。而奪啓愚職。給事中王士性等窺上旨所嚮。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黨居正而主之。於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旂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內臣求援。時行巍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上。於是復敕法司議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謂當剖棺僇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指揮同知簡修及編修嗣修等。俱發戍邊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等以能發姦。遷京秩有差。

史官曰。託孤寄命。伊霍成其偉績。昵黨落帷。羅閔名曰盜儒。自非稷稷休休。奚以經國據鼎鉉也。居正祖申商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能以法劫持天下。使天子幾有尚父之號。羣臣俱成結舌之風。呼朋引類。終身不悛。器滿而驕。背小卒激。虎負不下。魚爛不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與家滅。宜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說者謂其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則當中葉天下磐石社稷之功。何以云然。蓋其根本已撥。萬死莫贖者矣。悲夫。

明書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十二

藝術傳

史官論曰。夫通方利用。帝王以之右民。習器入神。聖賢以之寓道。託物喻志。達人以之藏身。藝之時用大矣。姬旦自負多材。齊桓不廢九九。君相之弘時務也。釣可以悟弋。弋可以悟道。君子之遊於藝也。至如牙曠之調音。梓慎裨竈之占氣。史蘇季主之拂龜端策。倉公秦和之見垣一方。莫不窮極窅眇。驚猶鬼神。格之技流。豈獨形下者乎。世衰道降。藝亦因之。良由淺者習有粗觕。而深者又好爲迂怪。心無專志。而學有多岐也。故聖人賤其無極。明君斥其玩物。若京郭之流。炫奇示異。致階厥身。抑所謂見毫末而不見其睫者歟。茲采明興以來。藝精而不詭於道者數人。著於篇。以其爲藝也。故多疏失。聊備其選云爾。

宋克、趙撝謙、祝允明、文璧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別號南宮生。偉軀幹。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藏用。周養賓客及四方豪士。時與少年博飲遊戲。盡喪其貲。遒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兼工騎射。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覽

611

27 B

豐譏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非善交。輒肯賤。皆傾身與接。有二軍將侍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飲。克曰。彼酗。不可近。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即往。往上座。爲語古賢將事。慷慨風生。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邀客夜飲。克不下。以目攝之。他日。見克獨騎出。其人從健兒帶刀策馬躡後。若將肆暴者。克故緩轡垂鞭。當中道。徐進。不少避。知非懦。遂引去。曰。此老精神。望之尚可畏。況覿面耶。吾不可不一見。明旦介客詣謝。請結驩。性抗直多辨。好竊切人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不能折。時藩府欲致幕下。不能得。將中危。法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餽酒肉。立召客與飲。噉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輒分劑饋藥。所之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伏其惡不言。故人皆德之。開襟若卿原臣先之流。久之稍厭事。閉門謝將迎。闢一室。庋法書鼎彝古器自娛。工草隸。遂以書名。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用筆精妙。直與古人並驅。日費千紙。厭之。遂自閟。帝復執筆。散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歲約。若將終身。洪武初。同知鳳翔。輒棄官歸。卒。時宋廣。字昌裔。亦善草書。人稱二宋。祝允明謂仲溫書如初筵忽見三代鼎彝。蓋有天授。非人工所併。七姬志等。大類鍾尤常。

趙撝謙。字古則。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撝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六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還瓊山。初撝謙來京。宋濂遣子璲受業。璲歸。璲校正韻。多用撝說。撝謙六書之學最精。旣沒。門人柴廣敬以撝謙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謙於世利紛華。澹然無累。凝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在厄窮無悔。卒於番禺。

祝允明。字希哲。吳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陸博。不修行檢。嘗傅粉黛。從優伶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羅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棄舊古法書名跡。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著易錢。得初值什一二耳。常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字。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遊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霜落矣。何故市。允明曰。蒼頭嘗始識不市而忘藏之處。何益。後拜廣南令。未幾歸。橐裝可千金。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樂。不兩年輒盡。允明好負逋貸。出則群萃而阿譁者。至接踵。覺弗顧去。所著祝子通說子誰罪知罪表浮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興甯志各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其草書爲明第一云。

文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吳人。生而外稚。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其父林則獨異之。曰。兒晚成。藝書也。旣長。從父官於滁。以文贄郎中莊昶。昶奇之。及父以病報。徵明爲廢食。挾醫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爲賻。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存逝者。其詩文書畫冠絕一時。日與吳士祝允明唐寅徐禎卿遊。都御史俞諫念徵明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對曰。朝夕具饘粥。諫指其藍衫曰。敝乃至此乎。乃佯爲不悟。曰。雨暫敝吾衣耳。諫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

過其廬。而門巷泥濘。顧謂曰。道此巷若於輿甚書。嘗窮。謝曰。公幸無念。巷巷遇當損傍民舍。皆庶人深慕其名。貽書及金幣聘。辭病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亡何。宸濠以反敗。尚書李充嗣薦吳薦於朝。超授翰林待詔。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儀幣。所以榮賜甚厚。然居恆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再上疏乞歸。又不報。楊廷和以召入。徵明見獨後廷和亟謝。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乃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廷和慨然久之。曰。老餘甚。抱見生。幸寬我。迫欲歸。疏三上。得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而起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數百鎰。賚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畫爲一啓封還。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其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眞不能當贋十二。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文取達意。書法精絕。而小楷尤精。亦時八分丹青遊戲。得象外理。二子彭嘉亦多知名。能精其業。每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之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方爲文章。擲筆而逝。翛然若蛻者。有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久之。獨以書顯。得之者若拱璧焉。

戴元禮蔣用文許紳傳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任御醫。事太祖樂餌。輒效。每風雨。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建文皇帝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建文道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初洪武丙寅。太宗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太宗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以元禮藥餌愈。未幾薨。太祖怒。逮治王府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終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諸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復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乃與書。賓不肯。一日。潛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竊上賓袖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不發。臨終。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眞人。洪武中。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謙愿恭恪。有行誼。達世務。事東宮。每效規益。卒之明年。仁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明朝稱醫方。以用文爲最。

許紳。應天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以精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中。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中官召紳用藥。上蘇。紳語人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紳甚事。切念受聖主深恩。當以死報。乃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自分不效。必自盡。賴天之鑑。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祖社之靈也。上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曰。紳必不復起矣。曩西

苑用藥證發所致。至今神魂不甯。百藥不效。歸卽死。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病卒。上憐之。卹典甚厚。

劉日新仝寅皇甫仲和萬祺傳

劉日新。當太祖克金華時。召令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上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屛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上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問所以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徧遊天下耳。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日新持此徧遊天下名山水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旣當死。死於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藍玉平雲南回。因詣日新。日新言。將軍將星見矣。地當封涼國公。然七日後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涼國公。數日後。玉誅。臨刑時。歎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日新至。問汝與藍玉算命乎。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子孫猶存賜扇焉。

仝寅。安邑人。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精奇中。正統中隨父淸大同。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閻褒嘗問仝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冬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由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六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英宗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敵無能爲。彼驕我驍。戰必勝。敵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於誅。迎駕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欲寅所。寅佯不知者。筮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佯狂。事不得竟。忠卒坐誅。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給金陰陽神鑑四字爲筮錢十有八。貯之牙合賜之。命淸以指揮出蒞徐州。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幸。寅每筮。戒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頗陋。年九十卒。

皇甫仲和、有異術。居京師。負重名。正統十四年。有旨親征。大學士曹鼐急歸召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議監國某。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方遭土木之難。敵騎逼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闕。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敵將遁矣。明日楊洪至自宣府。石亨至自大同。入援。敵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我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正相鬭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又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棠上官鬭則之。乃曰。彼問時。見室上兩鵲正相鬭。是以知之。其術神妙如是。

萬祺。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挾奏聞以走。皆辦事吏部。衆奇其術。薦授鴻臚序班。旣而景帝不豫。有議召避溺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矣。非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英宗旣復位。召見文華殿。卽日擢驗封主事。累遷員外郞中。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皆爲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遂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寺卿。

袁珙（附子忠徹）傳

珙。字廷玉。鄞人。珙智悟過絶。術相通神。在元時嘗遊東海。普陀洛伽山有僧曰古崖。審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乃布黑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懸五綵綫窗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之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愼勿輕洩。遂以相著名。遭元亂。珙亦不輕以試人。然過者言吉凶屢中。洪武初。遊至嵩山寺。遇僧道衍。謂曰。宵聲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建文在東宮。召見。命相。對言皆氣在西北。當預備之。後道衍選入侍燕王。預密謀。言珙於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旬選軍爲名。洪武丁丑。以幣徵之。珙至燕。未許見。乃先選衛士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見王。卽引前俯伏呼殿下。衆皆其妄。珙言愈切。王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召臣。而於肆酒相見乎。王詢其所由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竊見知之。及敏而瘦。龍掌無肉也。更使肆視。珙稽首言曰。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月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擊鍾。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鬚過於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天子。王大悅。遂館於道衍僧舍。旣而辭歸京師。王懼有他慮。歲己卯。遣還鄞。俄燕兵起。爲里人周岡詆訐告。械赴京。詔宥之。取其相嘗以進。壬午六月。太宗卽位。召至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時建儲。上意有所屬。持議久之。命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宣宗。曰。萬年天子。議遂決。太宗又出宋元諸帝容。命相之。珙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及眞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羶羊肉郞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賜之。他日見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壽無疆。及己巳覺。如其數云。永樂庚寅。卒。賜葬祭。人稱爲柳莊先生。子忠徹。有美質。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兵起。嘗一日宴耿瓛景淸及三司官。密令忠徹行酒相之。宴罷。告王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主行。禍景淸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皆因相不足憂也。後歷歷驗。初忠徹嘗入燕城。有徐氏生子。適三朝。方浴而啼。忠徹聞之曰。是強盜也。徐怒。幾欲撻之。其子旣壯。以探丸論死。如此類甚多。官尙寶司少卿。時仁宗居東宮。讒其言嘗不遜。及卽位。欲誅之。夏元吉曰。忠徹固當罪。第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臣不

可。乃罷其官。

王賓、廖均卿、金世忠傳

王賓、吳縣人。少時嘗夢人授之書。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路得一書。讀之。言烏之說也。漢王有異志。遣人賂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遂以名聞。時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往。與廖均卿同定長陵。對面有小阜。騎上去之。曰。恐有妨於鼎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室何妨。遂不去。後驗皆驗。自皐秩歷遷順天府尹。輦轂之下。兵民雜處。賓不剛不柔。董奸剔蠹。一錢以公。達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瘁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冀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璞默然。爲遞減之。又憎嬖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縣。叱跪於庭。熾火圍之。賓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過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賓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如此。景泰六年。考九年滿。乞致仕。不許。加正二品。仍尹順天府。又五年致仕。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均卿至畿輔相壤。人言屏山有興龍地。均卿相之。曰。此公侯地耳。不用。又至昌平縣。偏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此眞帝王陵也。太宗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

金忠、初名世忠。鄞縣人。精於卜居地。居韓嶺。洪武中。同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於街下。哭聲慘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嘗戍趙州。今在酒肆。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復哭之。悲哀心傷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素以卜地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之。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乾行勿憂。因貸償其酒值。即貸米二斗贈之。別。告之曰。登州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疼。金與之卜。言用衣帶刮喉下。即愈。如其言。果瘥。驚爲神。因厚謝之。以故旅費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於燕邸。召至問吉凶。卜云。吉。遂署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尚書。永樂三年。冊立皇太子。兼詹事府詹事。卒。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年十七歲。授檢討。遷鄉支傳。以幼蔭陞官自此始。

于梓人、冷謙傳

于梓人者。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猶日如啞。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儁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卒。曰。第齎此牒。山中虎自來。爾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熄。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遁故道去。尋爲郡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詔逮下刑部獄治之。數月。瘐死獄中。葬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夕。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爲鬼。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

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歸匿。日與故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舊家也。執而數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來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緋衣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罪。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遒逸可觀。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博學。精於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涉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儒。遊霅川。交趙孟頫。嘗同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以畫繪名。後過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眞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如童顏。以避亂金陵。日市藥。多神效。入明。太祖徵拜太常博士。正樂律樂器。甚當上意。嘗館於京。因逆旅人貧。謙就數給之。未有處也。一日。即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俯入。愼無將帶片物。遂入。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挽之入。見大帑金寶百貨充牣。館人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遺一路引。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見。初。內帑屢失物。守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研實。乃正其辜。而謙竟莫得。

王冕、周元素、吳偉、王紱、唐寅、沈周傳

王冕、字元章。會稽人。貌魁偉。資敏志奇。其父不之識也。七八歲時。受父命。牧牛壠上。棄牛入學宮。竊諸生誦書。暮乃忘其牛而歸。父怒。杖之。他日。命往。復如是。父遂不問。冕往依寺僧以居。夜執策坐佛堂。映長明燈讀書。會學數。遂成通儒。尤工於畫。其所爲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每遊。多自書所題於上。屢應元進士。不第。竟棄去。買舟狂遊。北入燕都。館於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欲薦以館職。冕歎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去之。還鄉里。時海內無事。對人輒言天下將亂。乃攜其家往九里山。隱焉。結茅廬三間。自題云梅花屋。耕田讀書。嘗做周禮。著書一卷。祕不與人觀。每更深人寂時。輒執燈朗誦。既而撫卷歎曰。吾未即死。持此一遇明主。伊周事業不難致也。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所言。元至正庚子。太祖兵定婺州。將入越。物色得冕。置幕府詠梅。詩有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吳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覽之。大悅。授以咨議參軍。甚見眷注。以病卒。人服其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又目之爲怪民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即援毫左右揮灑。顧元素成之。元素復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矣。太祖笑而頷之。

吳偉、江夏人。少孤貧。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且日。於豬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錠錐。剜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飮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交與甚寡。成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自號小仙。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鎭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皁履顛蹌行。中官扶被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澹生屏障間。上歎曰。眞仙筆也。偉出入繖幔權貴。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

南都。日喜從諸豪客說集妓館劇飲。孝宗即位。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火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三。獎借賜予。浮於大臣。人以爲榮遇焉。

王紱、字孟端。常州人。性介。博學能詩。所交皆一時名士。過流俗。輒白眼視。尤工於畫。凡山水竹石稱絕。未仕時。士過名非。人不易得。後被薦。爲中書舍人。於京邸夜聞洞簫聲佳。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將訪吹洞簫者。大商也。因以遺之。商人大喜。拜受。越數日。具駝羢毯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吾筆。亟索前幅而碎之。一日退朝。黔公從後呼之。紱不爲應。時同行者告曰。黔公呼君。紱云。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果然。紱亦不答。黔公又造其第。乃數年後始作一幀。且曰。吾不可直致西省平仲微者。吾故友也。吾且寫答之。待後與求耳。其介如此。其書人多寶之。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嘗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寅才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甯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猖狂不羈以免。卒年五十四。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託以風人之指。其合者。殆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人多寶之。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周博學。無所不通。喜爲詩。其源出白蘇。兼情事。雜雅俗。嘗所寓到。輒慨不得休。書法雙井。矻矻未化。至畫法蒼老。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元諸賢勿論也。顧因名重。贋本四出。得其眞者甚鮮。

明書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十三

列女傳

史官論曰。夫蘋蘩隰藻。則貞弃明心。栢舟流。斯井潔著潔。粵稽上世。周南無行露之女。衞國有靡他之婦。此則王道之行也。若乃教化微缺。風俗淩替。朝無貞臣。野鮮志士。而之子少長委巷。目不識彤史。耳不聞保訓。猗乎帷燭之中。立於刀鋸之側。成仁取義。蹈死如歸。此則丈夫之所難。而巾幗之女。無少自紆曲。夫食人之食而躋寵顯。視此何如也。嗚呼。可以爲豪傑矣。前史博采懿風。如樊姬孟母之良箴。少君德曜之儉約。嫓娥曹女之殉義。皆卓然裨益世教。操雖不同。其性一也。嗚呼。吾疑人性之有彝久矣。至傳列女。而後知仁義之果出於性也。無他。未嘗學也。

郜氏花雲妻。時雲方戰急。有一子。僅三歲。郜祭家廟。合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被執。郜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兒孫瘞屍。抱兒以行。僞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發小兒。逼投水中。佯諾。乘間授漁家。脫簪資令善視之。尋明兵破友諒。孫往漁家視兒。故在。瞯漁人出。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明。儻舟渡江。遇僨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

遇斷木浮至。附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二月。達太祖前。孫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帛。遣之。復其衞。忽不見。兒八歲。賜名煒。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衞副千戶。後七年。拜指揮僉事。偕孫氏至太平。求郜骸骨。束代像芻葬之。世宗初立。其五世孫遂東復州衞指揮僉事。請於朝。郜氏贈貞烈夫人。孫氏安人。立祠致祭。

二女者。方孝孺之女也。當孝孺死時。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王宗元曰。孝孺篤學守道。矢死君難。精誠熏浸家庭間。雖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孝孺伯仲之死。同時爭光云。

胡郡奴。大理寺少卿胡閏女也。胡閏在忠節傳。敗閏時。郡奴方四歲。母任。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捉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晉婢。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因抱一貓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爨煤汚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二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嫗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猶處子也。鄉人謚曰忠允貞姑。萬曆中。饒州知府楊際會祠祀於父祠。

宗室知悲、妻賀氏。生三女。悲病革。度不起。賀即潛靜室自縊。家人競救之。後吞水銀求死。又救之。遂閉口不食。亦不言。與悲同時卒。慶成王以聞。世宗嘉其節。詔旌之。

肅府沿山王繼妃楊氏。未配。王薨。楊願入府奉姑守節終身。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巡按御史題其貞烈。詔楊氏准封沿山王繼妃。入府守節。

梅氏、東安人。年十八。適士人謝鼎兒。夫疾篤。囑曰。爾年少。勿爲我慮。梅泣下。欲自盡。以隨姑。覺而止之曰。吾夫婦無他兄弟。備養。況汝娠未娩。倘得一子以紹吾祀。豈不美乎。梅悟。後果生一子。夙夜紡績。奉舅姑。課幼子。舅姑卒。脫簪珥以襄事。其子後亦成立。孀居四十餘年。有司以聞。宣德間。旌表其門。

房氏、鉅鹿人。爲魏溥妻。溥病革。顧房曰。死不足惜。但母老家貧。亦子蒙眇。房垂泣曰。毋慮。母子在妾一身。溥卒。房操刀自劓左耳。置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終身不預燕席。事姑敬養。訓子成立。後孫爲濟南太守。

崔氏、眞定深州周傑妻。洪武間。傑任兵科給事中。以疾歿。崔氏奉骸骨歸。葬祭畢。告其親戚曰。夫婦義當同穴。今夫死。我無生理。遂經死。合葬。

高氏、眞定深州人。適清河李茂。茂充吉安衞總旗。墮馬臥病。高氏奉湯藥不離左右。茂亡。悲泣甚哀。乃盡撤家貲爲喪具。復買一棺置尸側。至夜。沐浴更衣。自經死。與茂合葬。事聞。詔旌表之。

岳氏、深州岳與女。適傅嘉。嘉病革。呼岳曰。爾年少。善事後夫。岳號泣曰。吾豈忍事他人。當俱死。及嘉卒。岳撫尸號哭。遂縊死。合葬之。事聞。表其門曰貞烈。

施氏、定州衞百戶何毅妻。年二十一。生子甫二齡。毅死。哀痛。漿水不入口。欲自殺。姑知有孕。勸止之。後生子。舅姑親戚憐其少。欲嫁之。施曰。夫亡子幼。況舅姑年老無依。可適人乎。遂奉舅姑以終。撫二子至於成立。年六十十二歲。事聞。旌表。

陳氏牛氏、高邑人。洪武初。監察御史許穎之妻。穎病卒。二妻皆自經死。事聞。旌爲雙節。

吳復妻張氏。金陵民家女。復爵安陸侯。守黔陽。以疾亡。張氏自經以殉。太祖親降手敕。封爲貞夫人。

孫氏、劉迮陽妻。高淳人。迮陽授平江倉官。卒於任。值兵亂。孫與一子二女守旅櫬。城陷。子死於兵。孫不從。遇害。賊擄二女。二女紿賊爲埋父母。至江濱。皆赴水死。詔旌表之。

陳忠妻王氏。江東人。忠爲都指揮。守交趾。王隨之。會黎賊叛。忠陣亡。王與二女登竹筏出交趾東海墟。進海門。潛路賊徒收忠尸殮之。扶櫬浮海南歸以葬。後毀容紡績。度朝夕。卒與忠合葬。鄉人謂夫妻忠節兩不愧云。

鄭瑄妻黃氏、六合人。年十八受鄭聘。而瑄得奇疾。不得治。黃告於父母。歸鄭侍夫疾。二年不懈。及歿。求自盡。家人救之得不死。曰。我一寡婦耳。留此何爲。聞者感泣。吏尚書蕭山魏驥作鄭節婦傳。

俞氏、顧春妻。春患病將革。與俞訣。勉其守節。俞號泣不止。因以指抉雙目。不得出。乃以剪先剜其左目。又欲剜其右。姑奪其剪。諭曰。汝欲養舅姑。育二子。留一目可也。俞乃止。遂守節終焉。

鄒氏、適龔芸。成婚僅兩月。芸卒。鄒毀容誓死。不出房閾。不見男子。姑曰。如火盜疾病何。鄒曰。火至。委軀灰燼。盜至。先自刎。疾。聽其死。不得令醫診察。如是終其身。

趙氏女、北京人。幼有令質。刑部尚書張鎣爲次子昱聘之。未婚而昱卒。父母將嫁之。女曰。我聘於張。又誰適乎。姑衛夫人迎歸華亭。守制終身。弘治中。旌表。

何氏女、華亭人。楊允修妻。未婚而夫卒。父母強令再適。不從。何自往夫家守制。終身以盤車傳餐。家人亦莫親其面。壽七十。事聞。旌表。

金氏、上海庠生金繼登女。美姿容。隆慶中。嫁富人徐茅爲妻。茅性好賭。官家悍奴因誘之。家遂傾。復誘其鬻妻。因獻於主。主遣數十人要迫之。金氏義不受辱。自縊死。

吳氏、江陰人。華緯妻。正德壬申避賊。賊追及。吳詐仆負篋。賊執之。問曰、洗滌。曰、不洗。更衣。曰、不更。且詈曰、汝當速殺我。我江國公勳臣家女。奈何汙耶。明日又問。答如之。賊怒。爭刃之。沈於江。

萬敬妻史氏、金壇人。適敬未閱歲。敬得瘵疾終。家人依俗火葬。史躍入火。衆救獲免。瘞畢。自經。詔旌表。復其家。

高氏婦、高郵人。攜其女從夫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賊將迫。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纏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眞。夜夢婦告曰。我已經死彼舍。其精靈如此。

陶氏四節婦、桐城人。陶鏞妻鍾氏。鏞子繼妻方氏。繼子亮。領景泰癸酉鄉薦。妻王氏。妾吳氏。鏞繼俱早喪。鍾方各守節。亮亦早卒。妻妾共守一室。抗節終身。詔表門曰陶氏三世四節。

任世衡妻臧氏、桐城人。正德間。遇流賊。欲擄掠之。臧抱樹不從。賊以刀屢戮。臧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怒。遂殺之。

張友妻洪氏、歙人。友死。預治壘。誓必同穴。姑憐其早寡無子。欲嫁之。不聽。乃陰納富人聘。至期逼之。洪曰、

嫁不辭。當與夫別。乃造夫墓慟哭而歸。拜姑告別。入室。閉門自縊。

李氏、桐鄉人。年十八。適高鎰。生子鎮。方期。而鎰亡。家貧。舅姑相繼亡。往依母居。母諭之改適。輒慟絕。母止。不復言。鎮長。娶曾氏。無子。爲置妾陸氏。甫得子。鎮又亡。曾與陸皆勵操事姑。以撫幼。兩世三節。

沙氏、主事鄭璠妻。吉安人。洪武初。從夫官京師。璠死。沙哭曰。夫爲忠臣。妾獨不得爲烈婦乎。遂自經。賜祭。馳驛歸葬。

石門烈婦。湖州人。莫知姓氏。正德初。湖饑。婦與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婦有殊色。市人欲挑之。與之食。不顧。與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伺夫與姑不至。及三日。聚觀者益衆。乃從橋躍入水中以死。

石氏。金華人。韓勝。浦江義門鄭洪妻。洪爲內藏庫提點。以他累死獄。石乃絕粒不食者八日。求死不可得。遂引繩自經。太祖聞而歎曰。此眞義門婦也。

陳氏。永康人。王和欽妻。年二十九。夫亡。遺孤歲餘。苦志守節。勤以自給。孤德中性至孝。一日。東門失火。德中向火稽首。火遂西轉。人謂節孝所感。詔旌其門。

蔡儀妻包氏。宣平人。正統中。鄉寇作亂。包從舅姑避難東巖。被執。紿賊曰。我有金銀藏巖穴中。當往取之。賊以爲然。同至其所。遂自投崖以死。事聞。旌表。

龔孔賓妻鄭氏。莆田人。孔賓以父卒於官。迎喪覆舟死。鄭年二十有三。遺子十月。矢心自守。其妾何氏年猶少。鄭諭之曰。我守夫家。汝無子。宜自擇也。妾曰。主母旣以節守。妾當奉承以全其節。何以出爲。相與同處。年各八十餘。時人稱之雙節。

潘氏妙圓。山陰人。徐允讓妻。元末兵變。允讓與潘奉父安避山谷。遇寇。斫傷安頸。允讓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紿曰。吾從必矣。若能焚吾夫。吾則無憾焉。寇爲聚薪焚其夫。火方烈。潘赴火死。安始獲免。詔旌之。

竇氏。餘姚姜榮妾。京師人。榮判瑞州。權郡符。時華林賊攻陷其城。突入郡堂。竇匿其符。而榮未之知也。賊執竇以行。去之數里。賊中有一郡民求歸。賊許之。竇乃密語以符之所在。俾歸以告榮。再行。見道傍有井。紿賊求飲。遂投井以死。

吳江妻李氏。餘姚人。與夫俱疫死。姑幸存。有澄水黃姓者。謀娶之。李誓死不從。黃乃通其父。詐稱母疾病。迎李歸省。陰令肩輿者與至黃氏。及出輿。則非母家。姑亦徐至。李度不可脫。乃從容請湯沐。湯具。求如廁。久之不出。闢廁戶視之。則已縊矣。

馬德眞、山陰朱僑妻。家病疫。與夫偕亡。姑張氏亦病篤。德眞艱難萬狀。侍姑疾少愈。而母家欲奪其志。德眞斷指爲誓。終不肯從。及姑歿。德眞撫膺大慟。殮畢。明日。死之。

陳氏名眞。貴巖程友德妻。洪武間。以軍生至京。鎮撫陸林見陳美。欲汙之。不從。百計脅之。陳愈厲。遂被毆而死。夫訴於朝。林以罪誅。

林汝度妻王氏。吉巖人。生二十。歸林。未幾。汝度卒。里人欲娶之。王斷髮以死自誓。其父母防之。且勸之力。

王佯許，既而防者少懈，乃陰縛侍婢，分其嫁服，一歸其母，一予其妹，一以爲殯殮之具，遂自經死。

陳氏，名小奴，臨海人，適王三狗。一日，其夫爲虎所攫，即擁奮悲號而往，虎驚駭，舍之去。負夫以還，夫死未幾，有欲納爲妾者，陳不從，乃強致聘物，促迫以歸。陳度不免，亟走委巖，自投而死。

熊氏，名鑾奴，豐城人，余繼妻。年二十一，歸繼。繼疾，度不能起，語以備後事。熊出篋中衣，對繼疊定，每襲爲二，泣且謂曰：即有不幸，吾當服之以俱死，不能獨生。繼卒，熊視殮畢，聞家人議舉棺焚化，即衣所疊衣，期赴火，家人察其意，防之少懈，即自經。與繼同日合葬。

陳氏，豐城人，誂娃妻。娃爲江州巡司隸。流寇掠其境，娃被執，陳氏同女蕣華，俱美色，賊欲汙之，遂殺娃。陳指賊罵，賊怒，又殺之。蕣華哭抱二屍，以血塗面，籲天而呼，復厲聲以罵賊，又殺之。有司奇其節，聞之，旌表。

徐氏，豐城都御史吳祺繼室，又妾張氏、李氏，俱芳齡。徐事姑以孝聞。嘗從祺北上，抵河西、忽祺墜舟，徐躍出，俱下水，頃抱以出。祺逝，奉櫬泝長沙，風烈舟顛危甚，徐哀哭籲天，舟乃定。李無出，張撫孩提，或有以他意諷之者，徐曰：婦人夫死稱未亡人，無再醮禮。守適各惟所志。張與李泣曰：烈女無二，肯憚一死，辱大人於地下。茹苦服縞，共撫其孤。事聞，旌表。

陳氏，樂平人，徐繼安妻。年二十，夫病革，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更善事他人。陳泣曰：既爲君婦，尚忍事二姓乎。即劓耳剪髮爲誓。夫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詔旌表。

吳氏，柒梁妻。正德間，盜起，梁被劓，垂死。賊目吳，意以吳年若貌，必有奪其志者。吳知之，以爪碎其容，又斷二指，納棺中。後母家欲他適，不食而死。

聞氏，上饒鄭贊妻。桃源賊至，聞度難兼免，使夫舁其姑先走，自負子從之。不及，被執。賊欲汙之，紿求緩，乃并其子俱赴水死。

祝氏，鉛山人，傅岡妻。岡歿，祝年少，姑議改嫁，祝泣辭甚確。姑覺欲奪之，聘至，祝佯爲閉門梳飾狀，竟赴河邊，抱石入水而死。是秋大旱，知縣張曷禱不應，乃集耆老問故，有以祝氏節義告者，曷即具牲醴爲文親詣死所奠之。是夕大雨，祝之死節處，水深莫測，後漸成洲，俗呼爲節婦洲。

劉氏，名玉閣，彭澤人。年十八，適同邑民許偉。越五載，夫亡，哀痛殊切，圖與俱死。既而翁舉夫喪，劉泣告，願少留，乃移別室停之。劉苫塊以居，悲號傷心，嘔血數升。父母恐，遂櫬葬。劉曰：吾今得死期矣。遂不解衰絰，七日不食而卒。舉其屍，見袖中所遺巾帨，皆夫之遺物。

譚氏，南豐人。年十九，適傅志華。閱九月而夫卒，居喪守節，事舅姑盡謹。父妻繼母，憐其嫠，謀逐諸子，譚規諫。儀之謀奪其志，密聘鄉人戚姓者，而譚不覺。一日，誘之歸，見戚備妝具請期。哭謂父曰：夫死肉未寒，何忍爲禽獸之行。亟潛匿於樓之複壁，累日不進水漿而死。

楊氏，廣昌人，高宏妻。宏以較藝卒建昌，家僮歸其喪。揭迎於邑之東門外，哭拜畢，遂自肩輿櫬，如男子衰絰者然。既殯，朝夕哀哭，屢絕而甦。越月餘，以鉞鑰納兒袖中，誘之出戶，遂自縊死。旌表之。

嚴氏，名妙真，樂安人。年十五，納同邑王所聘，未嫁而所亡。訃聞，嚴泣欲往弔，父母不可。嚴曰：兒雖未入王門，然既以身許之，不可再醮。遂閉戶自經死。以其喪歸王氏合葬焉。詔旌表。

陳氏，新淦人。幼納庠生黃體堅聘。堅謫吏金陵，始許娶陳。父母欲易他女以往，陳曰：吾命也。遂迸歸，後體堅以詿誤棄市，累訴不得白，徒步收其屍，殮而瘞之，乃自縊於櫬側。學士曾棨贊曰：生以義歸，死以節殉。

簡氏，名祥貞，新喻簡啓女，適鄒濟泰。夫亡，父母欲改嫁，簡死誓不從。服闋，又私納采，簡持刀哭於濟泰靈右，斷二指，誓不再適。父母患之，乃止。事聞，旌表。

易氏，清江縣諸生鄧介妻。正德乙亥，盜入介室，易奔出遇賊，盜脫簪珥祈免，賊執不舍，欲汙之。易紿與偕行，賊不備，至江，赴水死。

羅氏三節。歐陽氏，吉水人，諱壽娘，歸田羅儼質妻。質卒，婦年少，長子篇溫方三歲，次篇良尚在娠，越四月而生。氏撫二孤，無他志。溫長娶歐陽酉貞，生子甫期而溫亡，良娶袁氏關秀，生子五歲而良卒。酉貞、關秀相告曰：姑爲節婦，我屬獨改節乎。協力共守。姑年六十卒，關年五十五卒，酉貞年幾九十卒。

王氏，泰英，吉水諸生周必登妻。王年十九，歸必登。必登以疾卒，王氏誓與同死，不食數日。會母死歸弔，一日語弟曰：我死，屍還周氏。弟方出，忽以無疾終。弟如其言，還屍周氏，里人莫不傷之。

李氏，臨汾張晟妻。晟爲乾州學正，卒。時關中兵起，道梗不能還，子文璲甫九歲。李紡績度日，兵稍息，遂與子徒步負骸骨歸葬，守志不易。詔旌表之。

孫氏，青城人，陳策妻。正德六年，流賊入境，策守東門拒敵，死之。孫守其屍，悲號不食，居數日，自縊死。合葬焉。事聞，旌之。

高氏，武城人，王俊妻。夫卒，與其妾蔣氏同縊死柩側，三人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趙氏，汶上人，張鳳翥妻。夫疾，囑趙曰：汝年少，雖有女，不可恃以終身，慎圖之。趙未答。夫方迷亂將絕，趙即縊死，頃之，夫復蘇，家人語故，夫遂瞑目。合葬之。事聞，旌表。

李茂妻王氏，堂邑人。弘治間，茂同吏焦讓輸稅京師，讓誘茂醉醺，夜分殺之，匿其屍。王聞，馳至京，擊登聞鼓訴之，白其冤，負骸歸。事聞，旌表。

孫氏，陽武人，陳之英妻。英充飛虎衛小旗。弘治初，從北征，謂孫曰：吾生死未可知，幸有二弱息，汝肯撫育乎。孫曰：君能盡忠報國，吾母子弗煩憂也。英果死於戰。父母欲奪其志，孫泣曰：吾不忍背夫而生。即欲自盡，父母懼，乃止。矢志終其身。

趙錢兒，膠州人，劉倫妻。正德六年，流賊入其家，值趙擣衣，奮椎擊殺二賊。會賊大至，遂遇害。旌表。

張二姐，陳留縣民鄭珝聘爲妻，未婚而珝卒，竟以死殉，得合葬。事聞，旌表。

吳氏，封邱人，生員彭儀妻。儀卒，守志不三載而姑亡，子死，其母欲改適。吳即更衣沐體，潛行至夫墓，以手扒墓側，土闊尺餘，欲進不得，飲泣淚竭血繼，衣有痕漬，自縊於棠樹。而時仲冬，棠復生花，盛衰不阻，人謂貞烈所致。事聞，旌表。

曾氏。歸德人張琮妻。琮卒。曾紿匠曰。夫嘗囑我作棺必寬大。匠如其言。是夕。竟自縊。合棺而葬。事聞。旌表之。

沈氏。光州人。鄒昂妻。夫亡。沈年十九。生男文裕甫一歲。鄉人憐其年少子幼。勸其改適。沈焚香籲天。斷左手一指。誓不再醮。始終一節。旌表之。

李氏。寧夏人。李承恩叛。句寇著力兎助惡。括城中美婦獻之。李罵賊不從。子母五口悉死之。

任氏。吳景妻。沔陽人。景卒。任誓以死守。撫子欽。十年不出戶。姑病癱瘓。抱持左右。寢處必偕。每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姑歿。竟絕葷蔬食。比葬。得二白兎。人以爲孝感。旌表之。

程氏。王谷樹妻。澧人。夫病篤。刲股啖之。夫遺命適人。程斷髮誓無他。終身足不踰閾。旌表。

蘄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寡。黨夫弟鳳鳴。旁又通於僧。囑婦不肯。已令鳳鳴及僧百計誘之。而身作威力摇撼不已。鳳鳴遂強持婦。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已。父反謂當從其家俗。於是自誓必死。謂太姑曰。兒不能爲狗彘。必死。太姑慰諭。紿以不死。是夜。自縊死。七日。姑暴死。鳳鳴避走英山中。不踰月。亦死。始婦死。鄰黨喧傳。觀者如堵。無不揮涕。烈日中面色如生。

賈氏。潘耀靜妻。沅陵人。爲諸生。正德中。挈賈省父於南京。至湖口。耀卒。賈即赴水。女奴持之。既見舅姑。入室自縊。以救免。自是減食。凡四十餘日。絕飲者累日。竟自刎。應天尹以事聞。受旌。

袁氏。龍安人。嚴瓚妻。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瓚補諸生。因歸省。墜興文棧道。溺死。袁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大哭。亦投水死。兩月不得屍。後漁人於沙回頭河得二屍同處。人以爲節義所感。事聞。旌爲貞烈。

許氏。同安人。生員洪伯大妻。數年無子。勸伯大娶妾陳。生二子。伯大遘疾。許水漿不入口數日。泣誓曰。君不起。妾畢獨生。及卒。許爲殮畢。收遺書付陳。囑以善撫幼穉。陳初不覺。許遂潛入臥內。自縊而死。

應氏。建寧人。歸邱伯春。年二十。夫卒。號天願同死。自投池中。鄰婦援出之。氣息奄奄。忽斷左手指置夫懷中。既葬。旦夕慟哭。未幾。不食卒。合葬之。

羅氏。長泰人。黃伯英妻。夫亡守節。終身。嘗攜幼子負豆至水濱。遺磨磨之。有廖姓者。奪其磨。羅氏號天。磨爲不轉。廖驚遺之。人傳以爲異。

蔡氏。鄧華濟妻。歸未一年。濟故。蔡斷髮。斷指納棺中。遂絕粒。七日而死。學道方應選題旌。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中。蘇友輕作亂。萬爲官軍所獲。獻於衛指揮盧諾。諾愛其才美。欲納之。萬號泣。投衣於火。諾怒。以刃試之。萬唾罵不輟。遂死於南門外。聞者流涕。

黃氏。女名千金。潛山人。許嫁張大中。未嫁而大中卒。父欲改議。千金曰。天有二日乎。父卒。事母孝。邑中有求聘者。母許之。千金再拜而起。伏父木主前號泣。以香刺目。逾三月而卒。時年方十九。旌之。

竇氏女。丹徒人。父母俱亡。許嫁之人乃家舊僕也。成婚日始識之。遂投井死。郡守義之。爲立石於蒜髮山祠以旌之。

黃善聰。成化中南京淮清橋女子。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其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服飾之。旅遊者數年。後父死於客。女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自故鄉來。亦販賣線者。勝遂與結爲夥伴同寢食。踰年。恆稱病。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乃與英偕還南京。時年已二十。突然峩冠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一女弟。隨父在外耳。胡爲來。乃笑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要分明。苟有污。死未晚也。姊遽求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一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遂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姊曰。無憂也。以英猶未娶。且年相方。爲求婚。善聰不從。曰。此身若歸英。人其謂我何。鄰里強之。竟不肯。事聞。上下皆驚異。遂勸爲夫婦。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

陳淑貞。撫州陳壁之女。七歲。能誦詩鼓琴。陳友諒寇陷撫。淑貞取琴鼓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死之。時同郡李宗顯妻夏氏。亦以賊至投井死。

龔貞女。名兆姚。南昌人。聘新建李光庭。未娶而光庭卒。女年十三。先期。夢光庭騎白馬衣素入其室。相攜補綴。覺。以告嫡母。越數日。赴聞。傷之。誓不改節。父母憐其幼。強爲轉聘。女聞之。即於密室衣裝自縊而死。

易妹貞。聘儀賓子楊鐸。未婚。鐸卒。妹貞聞訃。墜樓幾死。誓不再夫。奔弔楊氏。舟至河。索夫神主成親迎禮。用小竹轎抱主入柩前行合巹禮。朝夕哭奠。及葬年。夜焚香畢。自縊於夫柩前。事聞。旌表之。

張烈女。名桂秀。浮梁小民張啓明女。有殊色。聘淩氏子。淩日貧落。女父母欲解盟。會鄰門少年鄭天祐。以星術止其家。未有室。父母私許以女妻之。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佯出。囑天祐逼近女。女罵。紿天祐曰。俟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打鐵槌。奮擊天祐中其顙。昏眩仆地。女自縊死。

胡烈女。名貴眞。樂平人。父母生。欲不舉。鄰曾母陳氏。鞠爲養子天福配。同乳之。甫長。天福父母與陳繼亡。家益窶落。女父欲奪爲富家配。女曰。我鞠於曾氏。婦於曾氏。分姑媳。恩母子。豈可以飢寒去。仍死依從姑以居。雖華舍眾滿。外未嘗識其面。女兄乘其未婚。挾以歸。出示求聘者金銀并飾。卜日以行。女知不可免。潛浴更衣。入房縊死。時年十八。邑令張文應禮葬之。以事聞。旌。

張玘女。名仙貞。繁昌人。正德七年。流賊剽掠。仙貞年十七。以護母疾不走。賊逼劫之去。至江滸。抱樹哭。義不受辱。罵不絕口。賊不能奪。乃殺之。

甘清秀。星子人甘玉璋女。年十五。正德間。値逆濠變。賊入境。清秀隨母逃避。賊獲其母。清秀義不辱。卽投玉京潭而死。賊退。屍浮水如生。里人收葬於山前。

雙貞女。不知其姓。盱眙何雄。育爲己女。正德辛未歲饑。雄欲鬻於娼以貰厚利。二女知之。一夕以巾聯兩臂。投淮河而死。嘉靖十年。詔立廟祀之。賜額雙貞。

姚貞女。孝感縣庠生姚貞之女。聘鄒一鵬。未昇而一鵬卒。卽痛哭欲躬視含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啖。母覺。急灌水。得甦。屢自縊。皆以防護不遂。然兩目窅然已血淚衣。竟往會葬。撫碑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爲

119
28A

湮。自是歸寧姑稱容逢首足不出閫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爲媒解之曰。汝未醮。何苦執婦義。女曰。義有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媒言何用盟爲。里以聞於當道。旌得賞賚。其閭曰貞。

張氏女。含山人。父誠。貧而無子。疾將革。張痛切。且恨以女子不能爲父後。遂籲天割股和藥以進。請以身代父得愈。

劉氏女名美玉。博平人。生員劉俊女。正德十六年。同父遇賊。殺俊。女以身翼之。賊脇女以行。女罵曰。恨不能殺汝。豈同汝行。奪賊刀。賊遂殺之。有司給葬祭。立石旌表之。

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爲婿。康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康亦生女。遂捨之乳其弟。曰。父老矣。女可得。弟不可再得。母病。康嘗糞。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劉氏。新樂人。韓太初妻。太初仕元爲圌官。洪武七年。徙和州。劉奉姑甯氏以從。至南宮。姑仆地傷腰。劉刺血和湯以進。乃愈。至瓜州。姑疾再進再愈。至和州。蠶疏供養無違禮。姑患風疾。時盛暑。劉晝夜驅蚊蠅不怠。後姑病危。嚙劉小指。意與之永訣。劉不悟。斷指瀝血和粥以進。姑卒。殯之淺土。欲歸葬。五年。弗果。哀號常如袒括之日。事聞。召至京。厚賜之。官爲送甯氏喪歸葬新樂。旌表其閭。

甄氏。無極人。嫁欒城李大舅。早卒。事姑甚孝。大舅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出往次子家。甄隨侍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忽心動。舉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沿途拜禱。往至姑側侍病。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卒。合葬舅墓。甄廬墓側三年。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爲孝婦。旌表。

何氏。永寧人。王木叔妻。王氏家淡泊。何佐夫起家。貲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子之弟妹貧寒何。悉卹餘貲。久藏奩篋。夫曰。此吾素志。且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出仕。又曰。子之弟尚困。有田若干。何不畀之。夫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時稱賢婦。

周氏。遂昌人。永樂間。許聘蘇仲善爲繼室。未行而仲善死。周遂號慟至夫家。服衰麻。撫夫前室子。事姑以孝。年七十餘而卒。鄉里稱爲蘇老安人。

熊氏。南昌劉天瑞妻。少寡。生子仲高。娶喻氏。亦少寡。生子觀方。四歲。熊自念煢居艱難。諷喻曰。此兒兒四歲。兒安可冀。喻泣曰。姑能不負所天。吾獨不能乎。前途明暗。一聽命。於是婦姑紡績自給。觀方有成立。孫曾不下二十餘人。熊歿年九十一。喻八十二。人以爲孝節之報。

李氏。廣昌人。何永孚妻。嫁時年十四。越二年。孚卒。李弛容釋妝。每欲與俱。柩前設一木橙。坐而哭。橙爲之穿。姑病。朝夕祝告。請以身代。哭曰。吾所以不死者。姑在也。姑既逝。吾何生爲。哀慟嘔血。不一月而死。

賀氏。安邱人。許嫁同里劉眞。眞死。賀年十六。聞訃。甚哀。謂父母曰。烈女不更二夫。請往事舅姑。至眞家。爲服衰麻。晝夜勤女紅以養舅姑。及歿。質衣珥以葬。節行完美。旌表之。

張德瑜妻姚氏。華亭人。夫亡。屏食待斃。及葬。嚙棺號慟。聲震里巷。結廬墓側。抱痛終天。姑宋氏老病。不解襟帶而侍奉湯藥者經年。子某亦以孝聞。每按部使者至。並以節孝旌異之。

陳氏。安陸人。李議妻。年十九。生一子旻。夫歿於役。聞訃。哀慟絕粒。三日不死。乃復食。織紝以養舅姑。姑患

疽。吮之愈。撫孤成立。孀居五十餘年。旌之。

吉慶奴。大學士胡廣女也。永樂初。解縉胡廣並爲學士。一日。侍講文淵閣。太宗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已而果生女。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貞亮。無何。縉被謗。舉家竄戍遼東。廣欲悔議。其女竊入家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薄妾之婿。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逆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貞亮得歸完娶焉。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洗滌穢汚。皆躬備之。且通書史。性柔懿。側室子女。視如已出。卒年八十有五。

金氏。溫州人。樂清章文寶聘之。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卒往焉。金氏躬爲殮之。撫妾生子綸。親課讀書。通經皆大義。始遣就外傅。登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未敢行。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我雖無子。實有子也。綸乃以疏入。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天順二年。綸復官。終養。金氏嘗自爲詩見其志。詩曰。雖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雖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後綸官至禮侍郎。

劉氏。歸王錫第。甫十六。劉年十三。婉嫕有志操。善女紅。錫第父爲滋陽令。以母李往。留錫第與劉家居。錫第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售。即發憤下帷。不勝勤。故得疾。疾甚。劉晨昏進湯藥。憔悴廢寢。夜輒跪而祝天。呼願以身代。錫第疾歲餘。且進一粥。則劉亦進一粥。生不食。亦不食。錫第卒時。家衆環哭。顧獨不見劉。乃扃戶自縊。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人曰。吾死決矣。愼毋令外人手吾屍也。明日。復縊。偶係脫墜甦蘇。哭曰。奈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之。乃陽若爲不死者。而密製殮服。又翦皮金爲香字示侍女曰。吾骨亦若是。一日晨興。有異風起靈幃者再。劉怵其侍女曰。爲我而風乎。毋怍我。風立翩汝矣。及夕。顧侍女且食於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欻起者再。踰三日而殮。色如生。

尤氏。崑山人。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文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尤氏年十六。日夜機杼間。佐一鳳讀。有儁聲。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卒。尤氏將殉之。既而強食曰。棄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亡何。二孺子殤。尤氏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棄吾君骨。則從之墓所。視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乃有利尤氏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且艾。詎能容彼久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尤氏聞之曰。乃以色疑我耶。夜就工所取石灰手挼之。血出漬灰。目枯。利嫁者大愧悔。尤氏目楚痛益劇。度必死。買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臥棺中。喉咯咯死。事聞。詔旌其門曰烈婦。

張崙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曉翠。姓李氏。年皆十六七。俱端潔慧悟。崙老。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

留一寶以湯粥。昏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皆命從之。乃皆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聞。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闚戶者五十餘年。子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歸里門。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況有佳後耶。今啓鑰出。則皤然雙媪矣。親戚莫不憐敬。奏聞。旌之曰雙節。

史官曰。性秉貞淑者。易蹈刃。悄視流俗者。輕肺章。何也。心堅於金石。節礪於瞻顧也。若者竊寵令名。垂於琬琰。臨大節。輕死生。見定不移。而富貴威武。無所施其歆怵。以義士畸人觀。婁表烈。可謂守禮不渝。誠足風矣。以視衣冠有中冓之行者。其賢壤哉。興言及此。援管浩嘆而擱筆。

明書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十四

外戚傳

史官論曰。昔人喻貴戚之家。繭絲重疊。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知言哉。夫寵人不過其量。敬人不逾其序。此天與帝王之仁愛萬物也。祥桑拱朝枯。無故之利。聖人所畏。故五侯封而黃霧塞。禹山誅而家妖絕。龍漦既凝。使追陰陽。良由志驕氣溢。窮富貴而不以功也。是以達制之君。敬慎姻婭。明德之后。裁抑外家。而竇長君之退讓。陰衛尉之守約。非惟豫遠傾覆。亦以永全令祀。呂霍爲我戒。豈不厚乎。明初家法最嚴。高后睢里無尺組封。徒以廟號隆其本生。魏定二國。俱豐白馬。無與椒房。惟泰陵時二張甚。致勛徙薪之議。抑如田蚡所云。志不過富貴。好不過聲色狗馬而已。無赫赫之施。亦無赫赫之禍。豈非蔭澤流衍末於鬼神之靦歟。抑祖宗家法嚴。外戚不得預政。故權寵之孽不生。嫌疑之亂永絕歟。考茲禍福。鑒戒備悉。

揚王陳公。太祖於建國之初。念淳皇后母家。附后父陳公爲揚王。母揚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洪武三年。中都守臣上言。伏惟皇上肇紀開天。功德殷茂。隆周恩於甥舅。隨漢禮於鑑文。眷惟陳氏。本之允宗。延迷元穸。慘心摧節。日夕嚌迫。臣等旁詢父老。徧歷村墟。得陳公葬地在卞縣盱眙。風氣包凝。天地之藏如故。樵蘇格擇。樊衛之然甚嚴。宜崇華表。兼建廟祠。臣又聞諸人言。公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扈蹕南遷。師往海島。將殂若崩。士卒死溺。莫可數計。公舟破中溺。脫死登岸。招撫殘卒。匍匐沙嶼。累石支釜。調爨苟活。已而食盡。自分夭亡。旁有死馬。衆欲烹食。曰。我等飢且死。食死馬肉亦死。死等。食馬肉死。得爲飽鬼。公夢白衣人。謂公。勿食馬肉。吾舟拏汝。恍惚未信。俄夢如初。是夜。未央。櫓聲入耳。若寤若寐。俄有紫衣人杖觸公。滕曰。舟且至。奈何不起。公驚立。熟視身在艫中。食頃。屬發舟如輪轉。公夙諳巫呪。即叩齒揮神。須臾。風濤靖恬。檣柁皆捷。舉皆謝公。共進酒食。比至通州。復飯巨魚。歸於故里。厭棄弓矢。假藉符術。避地盱眙津里鎮。久之。始生二女。季即淳皇后也。作配仁祖。誕育聖躬。公卒年九十有九。臣等無任嗟異。伏惟宋元之交。華裔變地。戎賈滔天。神胄收鍾。乾靈未孔。篤皇后之有父。乃皇上之有母也。豈偶然之故哉。臣等昧死奏。上曰。朕闡幽之。立命中書省。爲朕外王父揚王廟盱眙。置灑埽戶三十家。設祠祭署。有司歲仲春秋祀。召儒臣宋濂爲文。鐫神道碑。

徐王馬公。高皇后父也。洪武四年六月丙申。上坐皇宮門。召禮部尚書陶凱諭曰。皇后德懋逢辛。功高任姒。佐朕布衣。永濟艱難。實惟璧宗。發此鑒允。惟后父馬翁。世籍宿州。鄉聯閭子。少力耕農。邠勤儉。長負氣力。虎視厲揭。疾惡如讎。排難如犁。鄉中敬憚。莫敢顫頏。元末。使氣殺人。避命定遠。已而江淮繹騷。閭井飢困。避地轉徙。寄宿俠時。謀諸室人鄭媼。乃以愛女託諸好友郭子興。子興。定遠豪俠。首難稱雄。衆推元帥。收召民兵。朕遣歸麾部。稍著勳庸。子興顧朕。喜曰。行且爲汝擇配。又曰。莫如吾女。乃館朕甥廬。遂成嘉禮。又曰。吾女。馬公季女也。惟吾夫婦。愛如己女。晉本嗣徽。祥由天定。朕時敬諾。周旋有年。既登大寶。遂正軒龍。褒贈翁爲徐王。媼徐王夫人。物色嗣昆。並遭闕夭。朕悲悼益深。惜文未備。立廟太廟之東。歲時奉祀。顧族類有別。典禮無稽。姑即王墓闢地作廟。奉安神靈。歲仲春秋。俾有司祇供祀事。汝凱宗伯。典司人鬼。其次第朕言刻石。凱再拜頓首受命。設宿州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祀。守王墳。灑埽戶九十家。

呂本。鳳陽壽州人。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其後來歸。歲丙午。爲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二年。陞中書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改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爲兩浙運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疾卒。賜葬鐘山之陰。無子。其女爲皇太子妃。建文即位。冊封爲皇太后。本已卒。贈侯。

張麒。永城人。父麟。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二十八年。老。麒從燕兵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壩。過齊泰兵。大戰。先登。陞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四年。與內臣瑛東援薊州。又從梁銘破沈都司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陞左都督。洪熙元年。封彭城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贈麟彭城侯。諡恭靖。宣宗奉母后謁二陵。麒兄弟從。太后時召見行宮。命護衛保家祚。宣宗厚母家。禮麒兄弟。正統三年。卒。子輔病廢。孫瑾嗣伯。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伯。正德三年。子欽嗣伯。嘉靖八年。詔恩澤侯。惟彭城忠安以軍功。半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勳嗣伯。麒家本謹厚。又孝誠昭皇后有功德。仁宗在東宮。非孝誠。禍且不測。宣德正統間。

天下治平。皆昭皇后力也。以故其恩澤兩封。傳世最久。

張昇。昶弟。燕兵起。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衛正千戶。永樂三年。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上出塞。至忽剌忽失溫。遇敵。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年冬。陞都督同知。明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惠安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輗。爲典寶。先卒。孫宗嗣伯。成化三年卒。無子。弟瑛嗣伯。無子。庶兄瓚嗣伯。弘治六年卒。子偉嗣伯。正德中。爲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赦。得釋。嘉靖初。復爲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諡靖襄。子鑭嗣伯。二十二年。坐郭勛姻黨。下詔獄。未幾得出。卒。子慶臻嗣。國變。闔室自焚死。

孫忠。字子敬。鄒平人。初名愚。貢入太學。歷介休永城主簿。率人供役天壽山。陞鴻臚序班。宣德初。以女配宣宗。賜名忠。陞督府僉事。又明年。封會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忠長厚好施。年八十五卒。贈侯。諡康靖。五子。長繼宗、次紹宗、顯宗、績宗、皆都指揮。純宗。錦衣指揮僉事。孫十八。皆錦衣千戶。顯宗稍驕橫。忠不喜。景泰三年。繼宗嗣伯。英宗復辟。進繼宗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逾年。贈忠安國公。改諡恭憲。已而革奪門功。繼宗家子弟蒼頭冒功得官者二十餘人。疏謝罪。辭免。英宗念繼宗母家。革諸蒼頭官。官諸子弟如故。五年。總兵討曹賊。加太保。弟顯宗蒼頭坐法。繼宗爲請。上不悅。繼宗頓首。以母九十。老爲辭。上終不允。一日。諭輔臣曰。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今繼宗得典兵。太后頗不樂。初爲內庭寺人言。防閑須戚里。感其言。至今猶悔。李賢對曰。孫侯館駕無他。殿後更不可爲例耳。成化元年。又革奪官。傳旨繼宗出。特恩如故。卒。贈郕國公。諡榮襄。子璉。錦衣衛指揮使。先卒。十六年。璉子銳嗣侯。避英宗諱。改名銘。正德十五年卒。明年。子杲嗣侯。嘉靖初。坐營。八年。以安昌伯故。盡革外戚恩澤封。十六年。杲卒。子瓛乾不得嗣。

吳安。丹徒人。父彥名。有女入宮。洪熙初。召彥名子忠。爲錦衣百戶。宣德三年卒。安以忠弟嗣官。正統十四年十二月。陞忠府軍前衛指揮使。是月。景帝尊生母爲皇太后。詔天下。太后。卽彥名女也。改安錦衣衛。景泰四年。陞左都督前府。安弟信。陞南京前軍都督。七年。太監王誠傳旨封安安平伯。食祿千石。天順元年。太后復爲賢妃。安削爵。

周壽。昌平人。父能。孝肅太后父也。太后初入宮。侍英宗爲貴嬪。册爲貴妃。生太子。天順元年。授錦衣正千戶。卒。子壽嗣官。八年。陞左府都督僉事。憲宗卽位。尊貴妃爲皇太后。陞後府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食祿千石。與世券。贈能慶雲侯。十七年。進壽侯。加祿二百石。是年。加贈能寧國公。諡榮靖。弘治元年。加壽太保。祿一百石。正德二年卒。贈宣國公。諡恭和。又明年。子瑛嗣侯。壽弟彧。初以恩授錦衣正千戶。成化三年。陞指揮使。十七年。傳陞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元年。加祿百石。卒。明年。子瑭嗣。卒。子大經嗣。嘉靖中革。

錢承宗。海州人。五世祖貴。從燕兵克懷來大寧鄭村壩功。陞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老。子通嗣官。以白溝河滄州淝河功。陞指揮使。老。子貴嗣官。從太宗北征。宣德十年。陞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册皇后恩。陞中軍都督同知。卒。子欽嗣錦衣帶俸指揮使。正統十四年。欽與弟鍾北征。沒於土木。欽無子。鍾子雄。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化二年。累陞後府都督同知。成化十五年卒。承宗幼。陞都指揮使錦衣帶俸優給。弘治二年。

比王。源乞恩。封安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嘉靖四年卒。諡榮僖。明年。子維圻嗣伯。是年卒。弟維垣乞嗣伯。吏部請與維垣錦衣帶俸指揮使。如欽官制曰可。已而維垣又乞嗣伯。制曰。外戚無功。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取。廷臣爆建議。愛國重名器也。下會九卿言官議。議上。詔曰。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維垣停伯。不得嗣。著爲令。

王源。上元人。父鎮。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爲中府都督同知。成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元年。增祿。五年。進侯。又增祿與世券。加贈鎮阜國公。諡康穆。十年。源弟清以都督同知封崇善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六年。加源太保。又明年。加太傅。又增祿。正德二年。源弟濬以左都督封安仁伯。食祿如清。是年。濬卒。子桓嗣伯。十三年。又增源祿。嘉靖年卒。贈太師。諡榮靖。子橋嗣伯。後革。

張巒。興濟人。孝康皇后父也。成化中。皇后爲東宮妃。授巒鴻臚卿。弘治三年。陞督府同知。是年冬。封壽甯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立東宮。巒得進侯。加祿二百石。是秋卒。贈太保昌國公。諡莊肅。巒本儒家。從兄岐舉進士。亦有吏才。巒子鶴齡延齡。巒卒。封鶴齡壽甯侯。延齡封建昌侯。武宗崩。鶴齡迎世宗於安陸。私語左右。欲得召見。申皇太后本意。上不應而心惡之。道中。數有怪夢。墜馬傷臂。鞭馭者至死。上聞大不懌。旹介在道死者予棺。具所由以聞。鶴齡頗亦悔懼。每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悸歸。謂其弟曰。新天子睨我。時有怒色。只爲一馬卒。何介介至此。延齡懵初不爲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二張在革中。以皇太后尚存。得免。此我一飛。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器當惜。保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戚臣率迎。道路奔走。初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定策有祖訓與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況公爵止以增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上心是之。以有前詔。不欲改也。孝明例。孝慈馬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仁聖張皇后。二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斤守祖法。命終。昭聖例。孝宗時。二張甚橫。數入禁中。內臣何文鼎表忌正。二張褻蕩御帷。文鼎持大爪籬之。幾死。孝宗無以罪也。多奪民田廬。請官寺舍。豪奴姻親。淩官府。繫獄囚。金玉積如山。脈市肆。壟斷。在在皆是。揚州同知葉元。嘗辱張僕人。元至京。草僕入吏部。挾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言官時論劾。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祖。有子鼎爲延齡家奴。祖行其術。頗有驗。鼎氣語同儕馬欽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役使鬼丁。欽等初信。言於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欽等亦厭祖。譖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欽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錦衣衛獄。欽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鞫。祖仰藥死。上疑之。提獄巡風主事曾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昭聖居間往來。亦厚有所獻。乃得解。尚免朝參。延齡募賜天文生董昶爲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欽。太監谷大川等伏法沒產。延齡擇便美者抑價買之。爲山池臺榭。僭侈踰制。而是時。上以外藩世子入承大統。性妃至通州。未正皆稱。閣臣因持之。大不喜。既入宮。昭聖猶以故事倨見。益不堪。遂排羣議。尊爲聖母。尊母皇太后。而慍昭聖殊甚。怒無所發。盡鍾之二張矣。二年。延齡以殖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稍稍斂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延齡

婢皆竊金屬僧。事覺。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奏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紀子。至曹祖所奏事。將訐延齡。至陰以草奏示延齡。邀其賄。延齡密遣人執聰。發篋得奏。隨搒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償逃之。昇噤不敢言。然常忿懟恨。遂拾聰遺稿奏之。事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證。其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遂具獄。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其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著無左證。而僭侈兇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綸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令但以多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官皆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職。方獄急時。在十三年七月。將致族誅。昭聖計無所出。乘上生子。欲過宮稱賀。且求解。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臣傳口語。張延齡事姑從寬貸。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孚敬議處。孚敬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誠難恕。然恐傷皇伯母心。參之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籍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逐而編戍爲民。皆可。上曰。婦人以夫爲家。皇伯母上配孝廟。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啓私庇。必欲害國也。朕欲保神器。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孚敬皇恐。依部議覆上。上即欲論決。時嫣恩以星變上疏。郭宗皋以奏疏忤旨。皆繫獄。將并決。孚敬又力救。宗皋杖四十。釋爲民。方獻夫亦力言不可。且云。何人導陛下爲此失德事。上屢詰問。孚敬對如初。上不悅。諭卿等愛重囚頻奏。自古強臣令君一安。又以大禮爲言。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批。朕止知殺人必以殺報。孚敬再引罪。上不得已停刑。仍諭之。但當承君之意。勿曰某某之幸。實非爲亂賊而屈刑焉。又因孚敬乞休。上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昭聖太后。恐君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遂詞以謝。時孚敬方堅欲討大同。無效。慚而引疾。故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諛諂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藉爲非。罪固難貸。然一旦從之重辟。何以慰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上責其訕上庇逆。械入京。黜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往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侍。因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讌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濟者。亦坐死繫獄。虞臣託之延齡所。相往甚歡。嘗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遊將鄒永朱賢王祿。亦與延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在道不側。贊詞六字於其端。十五年。奸徒劉東山以他罪坐姦。贖罪不受。因東虞臣笞之。恨其罔報。遂摭奏延齡前事。謂惡言譏謗。賄結邊臣爲外援。招匿閹勳爲內黨。其妻崔氏。劾以宮闈藉口。又自謂有先朝恩養。終不至死。且有鳳山產業百餘所。令子侄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奏入。下拷訊。其狀。上謂延齡訕上。法司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令提獄官執送鎮撫司鞫之。責尚書唐龍等獄公營法。故罪聽處分。先後提獄官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在京任者。俱逮下獄。其公差給假致仕丁憂者。在籍主事陳公陛等。

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並訊。又有劉琦者。亦訐奏延齡陰附權閣。傳遞宮禁金幣。暗結將官。將遣其人邵元節等畢。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贊等俱仍原擬繫獄。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邊遠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資富厚。擅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冬。有班朋於崇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瘐死。崇鶴以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援。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復訐奏延齡夫妻父子魘魅咒詛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謀。併讒瑀構致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逮封以進。諸奸猾廝永洪等和之。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寶等。所牽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鞫。獨令鏸良臣赴訊。奏讞時孚敬已致仕。錦衣衛以爲言。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鞫。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廝盜竊竊致奸兇垂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章聖方病。上偏爲新論。命釋鏸等予原職。議瑀贖杖還職。東山械戍。延齡仍禁錮。宗儉宗說等瘐斃。南京盡沒所賜產。東山荷校死。二十年。昭聖皇太后崩。誅張延齡死西市。

邵喜。昌化人。寓杭州。父林。孝惠太后父也。太后初入宮爲貴妃。生獻王及岐雍二王。喜歷陞錦衣指揮使。嘉靖初。尊貴妃爲皇太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卒。諡榮和。子蕙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上下吏部議。又令郭勛張璁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勛議。世寧言。皇上必欲邵氏嗣封。當推皇考獻皇帝之所自出。於其父母邵林楊氏。而欲榮寵其子孫也。不幸林子孫皆絕。今爭襲者乃其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嗣明矣。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或亂彼百代之宗。誤我皇上明倫之智。遂孝之仁。可不慎乎。臣觀江南蘇松諸郡。浙江諸省。未見有侯伯世嗣者。喜封伯未逾年遂卒。傳其子蕙。僅再世而遂絕。輔陞指揮弟翮即天毘三子。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門祚之薄如此。蓋亦地氣使然。故臣愚以爲與之嗣伯。則宜考叙倫序。若濫及旁枝。與及異姓。彼弟曰弟。彼姪曰姪。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爲子。父母不得以之爲孫。他人富貴。而本親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生者不得安其養。死者不得歆其祀。況門祚薄而福應隨。恐非邵氏之利。莫若停其封爵。擢與恩澤。蔭卑流遠。乃久長之圖。七年春。上特令杰嗣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

夏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始以錦衣指揮使陞都督同知。正德二年。封慶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年卒。子臣。十六年嗣伯。嘉靖二年。加太子太保。卒。八年。停嗣。

蔣輪。徐州人。父斆。以獻皇后家。授兵馬指揮。從之安陸。老無子。以輪爲後。嘉靖元年。輪以錦衣指揮僉事。封玉田伯。食祿千石。與世券。舉從弟山錦衣指揮同知。尋僉事太正千戶。四年。輪卒。贈太保。諡榮僖。明年。子榮。初爲奉祀顯陵。嗣伯。榮弟華爲奉祀。爲都督。守顯陵。

陳萬言。元城人。孝潔皇后父也。初爲諸生。頗解科舉文字。嘉靖元年。立中宮。以萬言爲鴻臚卿。陞都督同

靖二年。封太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官其子紹祖尙寶司丞。八年。奪革外戚封。十四年。萬言卒。太和伯不得嗣。萬言孫耆乞恩。得錦衣都指揮同知。帶俸。

方銳。江甯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九年十一月。皇后選入掖廷。充九嬪。明年二月。陞銳錦衣署鎮撫。八月。上諭兵部。朕愼選淑女爲嬪御。用廣嗣續。九嬪之父授署職。似於人情有未盡。銳可與錦衣正千戶。十三年正月。皇后正位中宮。陞銳衞都指揮使。十八年二月。隨幸承天。至衞輝。陞後府左都督。十九年正月。封安平伯。食祿一千石。二十一年二月。敕吏兵二部。朕恭奉皇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儻遺書。周歷三期。贊成睽孝。后妃列御。宜加恩遇。銳進封侯。二十五年二月卒。五月。子承裕嗣伯。三十三年十一月。加太子太保。

李偉。孝定皇太后父也。宛平人。起於泥工。孝定事穆宗爲才人。生神宗。進都指揮使。神宗立。封武淸伯。進侯。祿千五百石。予券。孝定極厚外家。賚予無算。而偉父子好居室。無時不興土木。窮宅園亭齋館徧京師。人稱爲李瓦刀家。卒。子誠銘嗣侯。諸子誠鏞誠鉦。皆都督。

郭振明。灤縣人。孝元皇后兄也。初爲諸生。天啓元年。封博平伯。崇禎元年。進侯。振明文雅韶秀。專志文墨。日與知名士遊。不爲戚畹態。善鼓琴。行草書字亦秀雅。人皆以其戚也而易之。其實諸文士名筆不及也。國變死節。

王長錫、順天人。孝和皇太后兄。天啓元年。封永甯伯。食祿千石。後進侯。劉文炳。亦順天人。孝純皇太后兄。崇禎元年。封新樂侯。二人於國變日皆死節。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后父。以諸生進封太康伯。懷宗即位。進侯。國紀儒雅自好。每與博平侯郭振明遊。嬉無所長。不爲戚畹威福。安靜和恬。都人稱之。

周奎。順天人。懷宗皇后父。初起於卜。皇后少時。奎推其命當大貴。既而選爲信王妃。奎爲兵馬指揮。人賀曰。君言驗矣。奎笑曰。不止此也。既而熹宗崩。無子。懷宗即位。皇后正位中宮。封嘉定伯。國變死。而其子鑑爲都督。雄幹長髯。行多暴橫。都人恨之。李賊入。椎而死。人以爲快。

李堅。武陟人。父英。開國有功。爲驍騎右衞指揮僉事。力戰死烏撤。贈指揮使。堅尙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販北平。建文皇帝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佐耿炳文北進。遇燕兵。炳文議備西北。燕兵突襲。出不意。破東南。炳文敗。邱福又攻子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繼城侯。食祿千石。與券。已而兵駐滹沱河。薛祿引槊中堅。墮馬。祿揮刀斫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太宗。謂爾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侯。公主懼禍。繳誥券。莊流寓南京。詩酒自娛。後嗣侯設威。莊弟成。爲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盛世。南京衞指揮使。

胡觀。東川侯海之子。尙太祖第十女。爲駙馬都尉。建文三年。充副將軍。佐李景隆北征。燕王謂諸將曰。李景隆志大無謀。喜專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謀。數子皆匹夫。無能爲也。此景隆敗於白溝。觀爲燕兵所執。後歸京師。爲陳瑛所奏。勒自縊死。

袁容。壽州人。父洪、開國入官至都督。容初選燕府儀賓。配永安郡主。燕兵起。城守從征。皆有功。太宗即位。進郡主爲公主。容駙馬都尉。食祿千石。永樂元年。再論功。封廣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凡大駕出入。皆命容居守。公主卒。仁宗停容侯祿。與駙馬祿一千石。宣宗即位。與侯祿。容端謹謙和。通敏有才智。卒。贈沂國公。諡忠穆。子禎。宣德四年嗣侯。孝友廉愼。卒。無子。庶弟瑄。正統元年乞嗣。上曰。容封以公主恩。禎嗣以公主子。瑄庶子。可長陵衞指揮僉事。俾奉公主祀祠。後瑄乞嗣侯。不許。

李讓。舒城人。父申、留守左衞指揮同知。讓初選燕邸儀賓。燕兵起。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甯。戰白溝河。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防禦有功。建文皇帝聞之。大怒。欲讓且宥申。讓不肯。籍其家。力戰破平安兵九門。建文皇帝遂殺申。沒其產。并殺諸男子。族居人沒其幼子婦女異姓姻婭盡謫戍邊。讓聞之。慟哭。誓死戰益力。永樂元年。進駙馬都尉。封富陽侯。食祿千石。掌北京刑部事。卒。贈景國公。諡恭敏。子茂芳。八歲嗣侯。二十二年。坐事。上曰。茂芳早失父。不知禮。俾祿革冠服。讀書國子監。十年。能改過。復爵祿。否則削奪爲編氓。是年。奪券。卒。子輿。正統二年授長陵衞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輿伯爵。卒。子欽。成化十五年乞嗣伯。吏部言輿伯出恩詔。無世伯文。欽嗣官長陵衞。

崔元。代州人。尙憲宗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尉。嘉靖初。以奉迎車駕。封京山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已而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元好交文士。流聲上喜。元寵信。得與內閣大臣及郭勛朱希忠並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勛奸惡。勛坐死。元弟允。嘉靖二年進士。官至按察副使。元卒。其子不肖。盡破其家。死。

明書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十五

佞幸傳一

史官曰。嗚呼。天不可不剛。主不可不陽。剛陽。則著勁正之。陰柔則甘悅媚之。孽狐盡伏而爲祥於夜。夜陰也。褻昵佞附而忠於唐。唐之主當陽也。亦有明主當陽。知之不能遠之者。文帝之於鄧通。太宗之於宇文士及。豈不知之者乎。殿上之戲。嘉樹之譽。猶以弄臣畜之。曰。是能適我。夫天子至尊貴也。列粉黛。吹笙竽。芝草珍禽。日進於前。太平封禪之書。不絕於御。亦曰爲適而已矣。匹士招朋。亦思便媚。豈尊臨萬乘。而不庇一前魚乎。然二主猶未爲盛德累者。以有申屠嘉魏徵在其側也。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正士立於朝。則僉壬喪魂。故終文帝太宗之世。二小人假伏翕息而不敢動。若以成哀爲君。以孔光張禹爲相。則張放董賢。皆能以狎邪遊戲導主而爲厲。然則國家欲遠佞人。有陽剛之君。尤賴有苦勁之臣哉。作佞幸傳。

紀綱傳

紀綱。山東臨邑人。以郡劣生。褫子衿。從燕兵爲參謀。太宗即位。爲錦衣衞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特恩縱橫。朋比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鬻販。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

導詐傳詔旨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發時敬在海上遣至上命磔綱於市籍其家無少長成戍邊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略曰故都指揮紀綱假藉恩倖陰欲陽御誣拔蠹尾包藏禍心情懷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僕僞爲詔下諸司職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人牛立槁又詐獄啖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得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房舍莊宅十七所計值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鏡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琶御龍服王冠袞冕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具保道吳吉祥等效傲樂舉觴上壽呼萬歲餘勢嚇等無忌敬舉尊之觴器諸所用金盞八寶盞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鍍金玉石帽兒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制又上所祭內侍石班當下綱輪藥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陰爲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叢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官嘉滿結隊氏姿色欲買盜殿爲都督薛祿所先姦之遇於大內持鐵擾擊祿首腦裂幾死祿懼不敢言又追憲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邪持其冒賞事搔之死綱家畜養亡命託山鋼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廣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嬪妃才人既試可命暫出待籍綱輒從籍其尤者內之別以次選莫敢聞吳人故大家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高皇籍沒其家所籍貲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事之因綱舍人蕭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錦綺四十疋願得從贄御列爲外府外應當致粟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鹽百石布帛以時進食御寒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諭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爲我與中娶好者不爲散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日推其威且重且迫上獵得所欲嘗端午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龐英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譟爲不中英折柳鼓噪覺射無紀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天子腹心之臣負委任妄懷不軌擬綱擬不足數罪其假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周爲誣罔當死并諸嬪坐人以輕重受戮詔曰可頒示天下

史官曰太宗英武聰察綱非有腹心帷幄之寄婉媚泣斷之姿而能恣意竊柄覬覦逆欲挾姦罔之性爲悖逆之思按時度勢有難解者矣至今術者咨嗟竊悉極惡豈樹寸嶋奚云弗宜者乎

石亨（姪彪 從孫後）傳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頤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膝亨嘗與彪買酒相工過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中世奈何二人有封侯之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嚴無子亨嗣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敏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摧堅奇功屢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都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也

先據京城有曹亨勇者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卻與敵遇挺刃單騎突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憤呼躍奮震天地敵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敵復卻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赴敵南至彰義門敵見彪軍少遽之亨率衆乘之賊敵大潰南奔亨日夜追敵三日至清風店北去將出紫荊倒馬關獲我孫後亨遣諜者紿敵亨且未至碑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前敵陣刀斧齊下殺敵數百人敵乃知亨在驚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敵所掠羊馬財物盡棄而我兵敵得遁去亨既數敗敵威名益振敵自是不敢復窺塞深入輒請和議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潤濱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潤戰沒彪爲參將敵畏之稱石王於諸將敵亨慫恿至大同召還爲助營總兵議忠義清直不避嫌怨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議又時時裁抑亨亨與議不敵勸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亨與都督張軏左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謂於謙及王文陰取金牌敕符迎襄世子矣又曰上令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庚辰遂因吉祥矯稱得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於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所屬俾以奸臣擅謀幽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軏吉祥等整率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陞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侍衛都督范廣御戰死闕下亨遂言於謙有反謀不欲立皇上請殺謙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俞山江淵俞綸等戍邊歸田廣景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冒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庭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鬻革邊鎮擁奪民間婦女田宅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謀言官見上泣訴讒下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御史瑄等於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留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譴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從亨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亨左右私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上漸疑亨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者言乎亨橫暴職中傷人莫敢告亨者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閣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墨復設巡撫亨漸憤必欲上復革巡撫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上嘆息思好爾於謙亨從不自安又知衆不容己乃厚結士與爽狎上又諭賢左右干預奈何賢請上獨斷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又曰郕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賴天眷佑助事幸成脫郕王左右先知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上悟然又曰臣彼時倘知此舉之非亦有遣臣與謀者臣不從臣忽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陛下復位

安用如此勞擾。論功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喜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留欲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曰。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召出。上益疑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又數言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留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聞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籌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使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卽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戮其屍。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遂法斬首。上不肯。遂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石俊亦被收。死。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寘得戍彬州。少子濬鎖定侯者。幼未收。寘在彬。累建功。陞指揮。濬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宏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史官曰。人恆言曹石。曹反闕下。兵火逼禁籞。姚令言朱泚其數也。亨父子。劣償耳。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反謀未著。卽獄詞亦曰怏怏懷不軌。而別錄謂童先勸其反。進讖曰。惟有石人不動。而亨以布置未備後之。童先唾。謂不足有爲。此亦渺茫之談。乃俱坐死。前當寇騰畿輔。亨父子戰功瓌偉。一旦至此。上公戮於屠卒。干城等於孤豚。當時李賢主之。遂果摘之。英宗恐恐焉記過不賞其功。寇盜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扞也。曹內蠹也。治外忘內。兇毒驟發。難至攻心。果死賢免。至今讀之。心悸焉。至亨彪。心無祖法。自無天子。其死也宜哉。

馬良馬昂傳

馬良。江南人。貌溫雅。少以幼童侍英宗於青宮。有同榻之幸。既卽位。擢父職。爲金吾指揮使。累戰功。爲都指揮。上復辟。召見之。進都督僉事。平曹欽。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凡行幸。必從。賞賚不貲。一日。上早朝罷。出獵南海子。羣臣候送駕於午門外。見有乘馬從中門諸璫夾而出者。以爲上也。衆跪。乃知非上。良出矣。最後。上騎而出。衆驚詫。良喪婦。上賚賻甚厚。不數月而娶。鼓吹遶禁中。上聞之。唾曰。奴薄行乃爾耶。自是不復召。至成化初。坐與中官玉綸有私。出廣東。從大帥自效。後入協贊南京守備。出鎮貴州。卒。

馬昂。宣府人。世指揮。累戰功。至都督僉事。總宣府兵。有女弟。已適畢指揮。有娠矣。美豔善騎射。嫻番語。武宗聞而召幸之甚。遂進昂右都督。一門大小。皆賜衣蟒。諸大璫畏之。呼爲馬舅。臺諫皆有言。不聽。一日。上過昂賜第。飲酣。欲召幸其妾。昂不可。上怒而起。昂懼。請解任。女弟亦疏。後以事累。褫職死。其弟都督昊。都指揮杲、昊。皆得罪。

史官曰。二馬姓氏、官爵、恩倖、見疏、俱絕相類。一以龍陽。一以女弟。皆得致貴顯膺殊爵。奇矣。而後一以妾。一以斬妾。皆致疎斥。又奇矣。嗚呼。人主愛憎之際。可不戒哉。

神英（附同時封者）傳

神英。京師人。高祖保。立功。洪武時。爲大同指揮僉事。父傑。雲南功。進指揮使。陞陝西都指揮。天順初。英嗣指揮使。延安衛。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將功。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官。守甯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霧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卽稱英功。傅會。盜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藉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時有張富。保定新城人。少力耕自給。弟永。太監。正德時。與劉瑾導上非。幾得倖。用事。大臣請誅入黨者。有永名。永初與瑾好。相結左右。富得爲錦衣指揮使。已而瑾勢盛。益橫。永不能堪。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甯夏。永督軍與楊一清西討。兵未至。仇鉞等已擒諸反者。班師還京。入見。上發瑾罪狀。誅瑾。遂論功。封富泰安伯。永弟容安定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時容已爲錦衣都指揮僉事矣。嘉靖初。詔革正德間倖陞乞陞冒陞者官爵。永出奉康陵。富容並革爵奪券。與容都督。富錦衣指揮使。已而張璁又論容賄一清。坐罪減殺。安化之役。未嘗一接戰。僥幸封者六人。武德未詳始所以進。爲義兒冒國姓。封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大用弟大亮。又以平流寇功。冒封永清伯。五人者。皆已官錦衣指揮封。一詔盡勒罷。奪券。英獨以彬在。得爲都督同知。又有江彬者。自有傳。時又有許泰者。起指揮。驍勇通文。爲遊擊將軍。征流賊有功。陞都督。冒國姓。爲義兒。從上巡邊。矯斬寇功。封安邊伯。泰頗知法度。不敢挾威福肆毒。以故得不誅。謫戍邊。

史官曰。孔子惜繁纓。以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名器者。朝廷之所以尊有德。重有功也。故位以配德。爵以酬功。故明太祖勒爲訓曰。人臣非有汗馬功。不得侯。至武宗朝。如神英輩。或以賄進。或以倖起。得以列五等。膺圭玉。甚者。亂國姓於市井。敗紀隳法。亦已極矣。昔人謂爵位者。出於口而無窮。爵位豈可任口予哉。斯言誠大鑒者矣。

江彬傳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祖父時。嘗調閱宣府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射。性機警便辟。人多悅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時彬隸總兵張俊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事聞。上因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盜未平。倣各邊事例。於山東河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一人。非當裁革。咸甯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議。乃以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郤永北直隸。李鋐南直隸。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皆留鎮守。其副參許泰等軍。俱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京犒勞。後三鎮軍士至

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入。稱內鎮云。彬厚賂錢甯。引入豹房。得見上。上閱前痕。呼彬兒。健能備邪。應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給左右。出入起臥與俱。每搏虎為戲。江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說。上喜。下部議。言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而出外。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弛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上竟於宣府調三千人京營。赴宣府備禦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馬。日操大內。謂以角觝之戲。號外四家。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與上聯騎。鎧甲略同。幾不可辨。各軍驕恃威寵。出縱恣。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命許泰敢勇營。彬神威營。俱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為鎮國府。改廠口為府廳。又西上振嫌國威。六月。於舊武營西造官廳為操練申令之所。名西官廳。以彬為都督。彬前與都御史甯杲征流賊。彬次新河。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及耕耕者數十人冒首功。異為言官所劾。輒縱舍之。矯令行勸。至是。給事中潘塤等覈實以聞。上亦不罪。六月。賜彬冒國姓為義兒。同時賜姓者。指揮楊瓊、焦容、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寵等。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竊政。用趙高之術。導上深居不視朝。當奏事及陛見辭謝者。皆候左順門。瑾西面捧旨代上。擅恣行威福。是時。瑾誅。上復變。錢甯常侍左右。有言輒用。彬更內嬖。導上巡遊。疎之。上始躍然。然憚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七月。彬巧造神鎗箭盔甲倭刀鐵矢數萬。又於陝西造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廄溷湢。乃戶牖楹檻彩壁閨閣地氈之數皆具。且有增。內遊幸出哨。趨蹕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齋宮矣。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西官廳操練。而以彬及許泰提調之。於是兵權歸之矣。後與上遊幸益頻。十年六月。大學士梁儲等言。日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疑懼。聞至尊出入。必備法從。必傳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衛。將士數萬。今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徒無故輕出。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駭之虞。姦宄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聞之寒心。倘以為所聞不的。甘乎天威。明示顯戮。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親閱焉。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而神周者。常以罪坐謫。亦竟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為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上又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苑。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於上。下至市井細民。無不依效。泰及周等。頂遮陽帽。上飄靛染天鵝翎。為貴飾。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謂殊遇。其後巡按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十二年。上於郊後獵南海子。夜半還。以所獲獐鹿賜文武大臣。曰彬所贄也。三月。上與彬騎出北安門。軍校從者纔數人。四月。折西安門外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月。上獵近郊。聞彬遂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若明審。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寇耶。彬又言宜先駐宣府觀覽。且遠廷臣。可無煩瑣。上深然之。密裝治行。欲自領西官廳兵馬巡邊。八月。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

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沙河。懇留。不聽。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驗穿。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放本罰。上不聞。亦不果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既至宣府。營鎮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九月。移蹕陽和。自稱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徵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外。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上驚怪。天甫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備用。壬寅。論百官。朕以懷來等處切近敵境。特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京城亦如常陳奏牒報。敵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犯。上令諸將分布要地。既而敵分道南下。大同總兵王勛等率所部禦之。遇敵於繡女村。督軍力戰。□南遁應州而去。明日。復戰於五里寨。又明日。戰敵於澗子村。上乃率彬等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敵卻。諸軍會合。即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禦之。勛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敵乃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朔州等邊。上復欲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巡撫胡瓚以捷聞於朝。是冬。上駐大同左衛。大學士楊廷和率諸大臣詣居庸請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令僧與娼婦數百載。娼婦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大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前後論諫者。內閣專事有之。至引土木為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書。御史葉忠等言尤深切。彬皆計擁之。上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怒也。十三年正月。駕將還。諭文武羣臣各服曳撒大帽鸞帶。見各賜大紅紵絲羅紗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得服蟒繡。都尉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旦。率迎德勝門外。頒賜既衆。內庫告竭。迎時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於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綵幣。手一紅梵夾。進御為賀儀。比夜深。上戎服乘赤馬。佩劍而來。彬與邊騎簇擁。見火毬閃戈矛間。煙直上。乃知駕至。羣臣皆道左叩頭。彬恬然隨上行。至德勝門。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率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榼。毛紀奉金花。稱賀。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廷和等叩首曰。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遂馳馬入宿豹房。時大雨雪。羣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病殆者。尋賜文武羣臣銀牌於左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鑄其上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及御史三兩。鑄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花紅而退。先是。羣臣具綵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為差。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已上復如宣府。彬從。二月己卯。太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上至自宣府。發喪。彬為督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於平谷。勢張甚。御史蕭相杖而斃之。欲奏聞。彬遮譖於上。謂相撻辱軍職。降徐州判官。太皇太后將葬。上如昌平。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彬等各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餚饌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賫費。遠近騷動。多竄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盤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敢稱駕至者

捕治之。彬等奏其言。上怒。逮下詔獄。五月。上駐大喜峰口。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朵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轉幸河西務。太皇太后葬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供應為名。因而科擾侵盜事發。劉士元按之。勳譖至行在。因彬等論士元。闕獄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而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斫杖四十。幾死。因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曾俊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謫。六月庚申。梓宮發引。上戎服馳馬。當神主祔太廟。上入廟。當他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傳旨近年以來。敵屢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卽寫各地方制敕與之。務期翦絕。朱壽者。上自稱也。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其不可。上大怒。乃自稱之。是日。二閣臣入門。門卽閉。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揩而泣。大理少卿吳堂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衆怒。羣擊之。走免。雖武夫亦有不平者。門內閧喧呼聲。不知堂欲止衆也。責堂不悲無人臣禮。調外任。卽日逐出城。衆皆快之。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各臣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上復及威武副將軍祿米。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遂駐宣府。初。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盡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八月。自萬全天城至大同。九月。上自稱鎮國公。幷製牙牌誥券。封朱彬為平□伯。朱泰為安邊伯。世襲。上欲自爍武功。假重兩人。親定爵名。十月。上渡黃河。次榆林。十一月。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納其女。十二月。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石州文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於太原。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選。遂嘗上意。及自榆林還至太原。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以母呼之。曰劉娘云。十四年正月。發太原。壬子。還至宣府。二月。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壬申。自宣府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所獲首□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羣臣具綵帳銀幣羊酒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上自加太師。敕諭南幸。廷臣伏闕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退。彬患之。激上怒。三月望日。託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廷臣於獄。考訊死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刃於胸以諫。法司阿彬意。擬斬。幷杖死。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於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南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會宸濠反報至。議親征。下令有諫者必處以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張銳居東廠。錢甯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其權愈重。勢益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貳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丁亥。至涿州。時都御史王守仁平濠之奏已至。上決意南幸。太監張忠勸彬奏等各以兵從。欲掩為己功。於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遍擲五符遍擢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善飲。與為藏鬮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鬮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觥。符頹然。上復大笑。戊戌。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簞醪。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翊獻馬步騎。上曰

之。彬等忸翊。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潛都御史龔宏趨進。自言姓名。蓋恐上誤以為翊也。彬從旁厲聲叱之。翼幷罪兩人。上不為動。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卽從。與約召以玉簪為信。過盧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上獨乘舸晝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至淸江浦。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物者。各獻金帛為謝。至是漁於浦者纍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鳩集戎裝。徒行道路。備極復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詰。或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四五百里間。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廨。往隨衛。至寶應。漁於氾光湖。十二月。至揚州。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砍邪。瑤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寡婦及娼家。夜半忽遣數人叩城門。呼傳聖令。通衢燃炬。光照如白日。經逼入其家。捽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懷恚不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賂。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辛未。漁於儀真之新閘。因觀大江。命彬羅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鬮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登舟中。丙戌。至南京。十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京郊祀。梁儲就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啓中門。不坐中堂。因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怒。告以故。嘿然而止。時喬宇為參贊尚書。守正侃侃。府尹胡宗道梗慨。數被辱。如傳吏。並慨臥病。五月。竟卒。府丞寇天敍代署。與宇並督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寡健兒從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面覆。其計稍沮。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勝。驚懼。人皆倚以為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譏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乃止。六月。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為逆。俄禁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豬首墮於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嬰。皆有若人頭懸掛於上者。而濠繫舟中泊江下。日夕傳儆。上頗疑之。閏八月八日。詣孝陵辭。癸巳。受江西俘。丁酉。自南京旋蹕。九月戊辰。至淸江浦。上不豫。進及臨淸。太醫吳傑自京召至。上視之而責曰。何不蚤看我。傑奏萬福無恙。諸內侍密問狀。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彬來問。故覺之。曰。何害。行卽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習前事力爭。乃說上召皇親勳戚內閣府部科道官俱至通州議宸濠獄。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幷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

拱害發賜。敕歲加祿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戶部絹之。援豊安侯例。先給千石。彬在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朱壽名。若敵己云。上之北還也。每令彬舟近御舟。銜尾而行。益甚防之。既用彬言。斷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已至通州。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赦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爲合體。上使人諭意再三。竟莫能奪。己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上體已憊。諸內侍更迭慫臾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上至正陽門城外。文武百官迎於橋南。是日。大耀軍容。彬等皆戎衣侍上。俘藩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於道東西。陸完、錢甯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於首。死者懸於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發大內而出。獨寧皆白幟者。識其非佳兆。丁酉。南郊。初獻。上拜。嘔血於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駕入。遂病不起。三月八日。庚申。改團營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平□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撥團營教場。十四日丙寅。上崩於豹房。大學士楊廷和等舉哀畢。即定策往奉迎。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九門防守之命及下。許泰意者不怡。謂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閣。欲有所言。間則徙倚不對。而私相偶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猜揣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遺平□。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脇也。曰。團督根本。故留平□主調發。泰不應。以舌舐物。作怒色。且微詈曰。這箇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蓋又以琮脇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兇狠。平□腹心也。泰亦變之。曰。有諸公在。琮不足疑。亦何能爲也。若必欲與平□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固豹房過隊。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隨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鐇、宸濠。外劉七、藍五、鄢老人。俱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耳。從兵雖多。皆朝廷爪牙。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非望。即厮役回變紛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君協力共濟國。君宜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敢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其何能爲。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探意者。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焉。介然有變。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和聞笑曰。豎子何能爲。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疑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臨朝。議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甯宮安獸吻。彬入與工部尚書李鐩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上銘旌。大閣俱在。廷和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率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言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

國府。所犯不一。異死有餘戮。魏曰。實然。銳猶極力爲辯。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作。俟嗣君處分。廷和曰。亦擬旨豈俟耳。異日。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即擬旨奏太后。出閣中候命。久之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尙百計攔截。在宮閫。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等數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衆曰。天能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饌於宮外飲。蓋欲以計擒之也。未發。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旨安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然、熙。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擐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矣。彬之未擒也。咸有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曰。安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雨。城中懽聲雷動。周琮亦以邊將得幸。俱賜國姓。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彬所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十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彬禁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鴻臚寺投進者。凡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者。三十封。千戶當洪以彬僞旨。採方物於湖廣。其中多奇怪難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聞彬敗。潛遁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牌。至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縶之別所。趣其家營辦。然實無所奉旨也。

又王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詰嗇爲名。索賂數千。至是亦潛遁。所司以聞。太后命法司緝捕洪等。

世宗立。六月戊子。磔彬於市。子及神周皆斬。傳其圖於天下。

史官曰。書云三風十愆。有一者。家喪國亡。若武宗者。可謂兼之矣。江彬無他材能。特以便給取容悅。并天子如傀儡。提之東則東。提之西則西。盜竊威福。惟所是圖。毒流縉紳。驛騷半天下。及其擁重兵。稱大帥。未嘗有所樹立。不知武宗何以信任不疑若此。非廷和識力果斷。定難俄頃。京師百萬流血。尙可言哉。

明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十五

佞幸傳二

錢寧傳

錢寧。不知所出。幼鬻於太監錢能家爲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爲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寧結納之。因得見上。獧狡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弓。太被寵幸。賜國姓。爲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權日益重。引樂工臧賢及番僧等相比爲姦。又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誘上數遊爲娛樂。雜陳伎術以固寵。寧朝夕侍上。醉。常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晡莫得上起居。惟探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寬。拜寧爲父。任以腹心。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己者。輒計去之。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請。惟恐後。小忤其意。輒遣中害。或事危急。往往叩寧卽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爲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資投其門。貨賄無算。大學士楊一清。先爲吏部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嗾其黨劾。遣人齎鈔於浙。鈔散償直。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責令罷。若懷非豎弄。宜明正典刑。寧見。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殺豈異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寧召所遣人還。良永以母老身病乞致仕。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寧以書抵當路。爲寧所覺。其人大懼。請謝罪。爲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埒者。東廠太監張銳。中外稱曰廠衛。衛校偵事三法司道三司翰林事出不避。因杖之。校詐不遂。訴寧。沈光大。復杖而囚之。當途奏校乃執爲人役。二官拒婦。違例執光大幷下錦衣拷訊。謫光大爲民。華降級調外。廠衛聲勢赫奕。校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爲老爹。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轢。公卿擊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於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上幸之。數日乃還。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謀復護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遣。寧又日伺朝廷動靜。洩之於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爲濠計。先以玉帶綵幣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以惑衆。宸濠江西副使胡世寧。與寧典寶閻順發其事。寧又爲之隱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恐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虎趨進。上爲虎所迫。幾傷。彬力挾之。乃解。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爲然。潛伺彬短。言於上。不聽。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微旨。謂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宣府近敵兵精。應合大同兵勦敵。可立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喜峰口故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盛。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邑邑爲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享華屋細旃。失馳逐解息千里之樂耶。上大以爲然。彬私計謂寧掌衛事居中宿衛。勢不及從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欲爲。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蓋反其術用之。上亦適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陝西樂忘歸。寧已失所倚依。竟不悔。既度上必不宜子。密主宸濠。一日事成。已與王瓊爲功首。彬在掌握。不足憚。濠故有威名可仗。寧又遣妖人覘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寧比李韓公。其實先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啖之。令爲死間也。彬亦頗聞之。見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勦武。則凡百姦宄盜賊。自當消弭。且寬寧目前之疑。寧亦喜已得自縱。省當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恣睢暴戾。益無所忌。故御史李鳳鳴者。爲劉瑾所喜。與寧嘗同捕賊。贓爲衆切齒。瑾誅。得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幸門下。倚媚舉勢。寧通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嗾緝事者發其陰事。收詣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冤。併捕鳳鳴鞫之。鳳鳴使其妾懷狀赴闕訟。因自經死。閽者以狀聞。乃仍坐鳳翔死。而釋鳳鳴。御史張仕隆。許寬以失入論。周鎬潘傲亦爲所搆陷。賂寧得復職。傲逮問。尋免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復移爲公費。而以因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注與寧結好。挾寧勢縱恣。有醫者善歌。出入注家。醫者之兄與人鬬。不勝。注爲執鬬者榜掠死之。其家訟於刑部。辭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知其故。匿不聞。而員外郎劉秉鑑據注急。又不發。秉鑑即捕衆證成獄。寧聞怒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秉鑑事。主事鄭懋德等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阿其意。請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詣寧謝過。寧佯不知。皆以秉鑑獨尤之。寧必欲改獄。乃復召指爲病死。注得釋。而死者之家以誣反坐。注始出。詣法司。與揖拜。若賓客。寧意釋。乃寢因糧事不治。懋德等降調。畿內盜賊縱橫。參將宋贇桂勇賈鑑等獲劇賊中寨頭趙𨦟何通及其黨九十餘人於近郊。賜敕獎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太加賞賚。既而寨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都察家兵。都募擒賊者賞

百金。陞二級。匿者同罪。寀乃首於官。捕祥等四人。窰頭及通皆格鬬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爲窰頭黨。甯奏聞行在。兵部以爲甯功。亦賜收獎勵。升俸加陞。初。賊之逸。上在宣府。聞之。謂甯居守。顧有此變。頗不悅。江彬因譖之。甯寵由是漸衰。而濠反謀已露。朝議遣官宣諭。甯從中勸沮。不可得。與臧賢密報濠。且謝議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上已先疑甯黨附。蹤跡益顯。適値天亡之則矣。濠既反。收臧賢。杖議調戍。甯恐連及。遣人殺於塗。盡幷其家。猶務爲掩飾。祈免罪。上親征。勸兵。諸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甯。留之居守。甯恐離上左右。爲人所發。乃私求扈從。及駕發出正陽門。始令甯俱南。江彬計已得行。至臨淸。用間止甯董皇店役。遂白其通濠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黠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卽臨淸拘繫之。又速遣人至京。錄妻子家屬。幷收其黨。太監劉瑯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於錦衣獄。瑯初鎮浙江。貪利亡賑。賂故兩廣總鎮。及還。又賂甯。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餽。遂與通鵬。瓛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爲弟。與子鎧鋭等皆冒功得陞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令鎧隨。朘削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姦瑣詭猾。貌擬如鬼。諂事甯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考僧無度。公卿士夫多與往還。及宴會其家。恬然不以爲非。瓛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拂其意。用計傾之。爲甯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甯壻。驟貴者。明年。總還。械甯以從。與諸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會上崩世宗卽位。命磔於市。仍揭其罪狀。幷繪圖榜示天下。甯子永安甫八歲。已爲右都督。養子錢傑等十一人姦惡相濟。俱官錦衣。幷斬。王準已先死。鵬瓛佐鎧。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瑯僅革職。旣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史官曰。錢甯猶狐儈之智。當昏庸之主。縱其譎智。益以姦謀。遂使鴟張於法紀之場。競爭於肘腋之地。命僭嘯倨。濟通逆濠。而陰發於江彬。至身死禍及而不覺。可謂惡人磨惡矣。劉瑯廖鵬等佐爲兇逆。橫肆貪殘。招權市欺。誅戮隨至。實其自取。亦又何尤。夫太陽麗空。則羣陰消伏。昏鐙豈晦。則狐鼠爲孽。有子未嘗不致慨於武宗之爲君也。悲夫。

張孚敬 桂萼 席書 方獻夫 霍韜 黃綰 熊浹 黃宗明傳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孚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家。築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倣析時務。孚敬精於五禮。旣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謂孚敬干支而異之。曰。毋爲選人也。屈指曰。從此而三歲當成進士。成進士。卽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孚敬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已四十七矣。世宗自興邸來卽帝位。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興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於上兄也。不當後。卽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聖母。武宗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興國王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爲據。上意不懌。孚敬乃奮上疏言。上旣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令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於是遂駁禮官疏。乃合議。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獻皇帝。時孚敬已去爲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孚敬之疏上。舉朝擯擯之。身有與過往者。而上則益心動。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黃綰。亦稍稍爲議及疏如孚敬指矣。久之。尙未決。桂萼時方自邑令轉刑部主事。復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孚敬前後疏上之。朝具奏而夕報可。且召孚敬萼二臣入廷辯。遂拜翰林院學士。時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孚敬等爲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萼復上書論尊皇考衆議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衢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嘗孚敬登第者十年。三調邑令。好剛使氣。與上官忤。被笞。汗白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孚敬善。旣晉禮合同貴幸。乃相歡。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淸。一淸亦虛懷待之。明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illegible]有所屬於尙書李鉞。鉞弗能聽而病甚。乞歸。孚敬卽上疏言宏劫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旣去。萼遂爲禮部右侍郎。尋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萼始也。獻王旣已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說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孚敬萼與禮部尙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而武定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使及省曹掾。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爲之居間。錄幷劾勛。勛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鞫。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傾侯勛。詔孚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逮法司。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戍。頤壽等皆譴職有差。而張寅之爲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璽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手。益愛重之。且念御史縱非孚敬莫能創。旬日間。進孚敬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尙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孚敬萼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萼曰忠誠靜愼。曰繩愆糾違。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避嫌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事頗毛鷙。而性稍廉介專外示緩而中實險急。皆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淸議散館。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子皆費宏所植私士。而一淸成之。勿留便。上於是出粲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萼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爲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嘉爾天眷。贊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上旣以追崇獻皇帝后得論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萼等副焉。旣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萼已爲吏部尙書加少保

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黃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獄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其故習尊者。都御史則逐之。知府則尊而成。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問者覺不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持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當孚敬之入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密問還往。月以十數。問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上所禮重。然倚之則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排沮。孚敬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憾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萼隙。三人鼎而相抵謀。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又復上疏。詆三楊以後。姦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汚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閒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與明嚴論。毋得憸姦設險詭隨便己意。蓋指一清也。於是一清奏辯。爲孚敬囂詆能逐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於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輿不過。粲內感一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訶且厭張桂。有武定侯郭勛御營務。時大閹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侯勛同爲帥。遂訐發勛貪汙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勛毒。其路遂繫勛。勛

故以大獄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於萼不猶。萼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史鞫勛。嘗於一清。言孚敬私勛。必由救勿聽也。一清泄之縉。縉以語粲。而是時桂萼尤爲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偏傷於自恃。猶飾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鷙傲之質。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退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於是一清辭疏上。優詔勉慰。而至孚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尙紛更。臣獨欲以安靜。多尙刻削。臣獨欲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觸忤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孚敬萼。冀以動搖也。而給事中粲。果有疏論孚敬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用威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很戾自執。拘多私。其術猶疏。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言孚敬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剖悔資後用。萼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尙書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蚤聞奏。逮下詔獄。杖謫荒裔。居二日而榜示朝堂。明孚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臆說。孚敬既陛辭。而上密論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等渙汗大號。宣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於是詹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擅權。譏主大罪。因自劾乞歸。上溫旨論留韜。一清上疏辯。上亦溫旨論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母

給假。因復爲桂萼辨冤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閹張永既用。以黃金器酬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一清爲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尤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豈非天乎。邑邑疽發背卒。又四年。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保。諡文襄。桂萼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亡何召還職。然氣黯然。覺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劇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爵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方獻夫。傳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挾擻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孚敬白之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上嘗論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謂也。擇一宗室近而賢者守之留守使。孚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官之使外者多貪橫。爲國蠹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皆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爲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

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於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議者猶以爲宜。而至減樂舞。裁籩豆。表天下惟人主尊。上意乃悅。而儒者不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又議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孚敬始名璁。至是以與上諱嫌。請改至再。上爲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遺墨扁其堂。而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羜。上以故所讀書姚溪書院敝。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於居第復爲崇閣以奉詔敕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牴牾。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太祖配。孚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丘重。太祀經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爲不可。凡三四往復。其苦而孚敬卒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於是太宗始不得從配天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重書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言事見聽。乃論劾吏部尚書方獻夫淮用私暱。而其大者如浙江參政黃卿。以孚敬之不悅而調。卿以平以孚敬之悅而補。彭澤姦回。無故而改右論德。又無故而超太常卿。因勸孚敬嗜慾任己。好惡咈人。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爲停卿以平乇補。孚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上溫旨褒論而已。獻夫亦力辯之。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稍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以是孚敬在彭澤皆恨言。莫能間也。而上尙納優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蠶地。賜名饌珍饈。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論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納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至今稱美。朕沖昧。世非未經。卿之

於朕。無異周公受成王。首以孝訓。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遜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尊之敬之。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和與明矣。今後卿有奏無拘時。而來而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方可應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與今春時奉兩宮豫遊。後與卿偕一游。以仰遵我聖祖丕訓。孚敬復請慎選歲薦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爲嚴切。亡所寬假。而監生詹榮有所恨於徐縉。時縉已爲吏部侍郎。榮乃摭縉宅事奏之。下都察院。當坐榮誣。孚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賂請解。兩入而拒之。則已逃矣。上怒爲謫縉。而特伸榮。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紵四襲。羊八角。酒四十瓶。手敕以賁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雜諫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郤。而嘗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偵以與孚敬。謂箕事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孚敬以爲然。而澤乃紿侃。少傅甚善君疏。上嘗爲從臾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錄甚以聞。而且謂言實使之。侃疏上。既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嘗少傅許而趣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擬脊稱言實使侃。言拍案詈鋐。幾欲掌毆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汴於獄。而命司禮太監侯助輔臣璽等鞫。具得其狀以聞。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忮罔。於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上貴令致仕。乃逮戍彭澤。輕擬侃罪。令爲編氓。赦言還職。自是遜擯至禮部尙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陛辭。賜公服牙笏以識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言罪狀。上爲謫寅以安之。孚敬歸。而五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母。於是上復遣行人齎璽書馳召。孚敬遂趣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覘上待孚敬意稍怠。不若前。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非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權。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辯。以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攙揚過情。下兵部覈實。罰其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皇上守法。屬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衆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中秦鼇復論孚敬強辯飾非。媢嫉愈甚。頃上諭以尊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機中之。曰曲法。曰媚人。且要挾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咈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賞鼇忠讜。而勸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僅予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亡何。以一品六年考滿。再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世宗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后日益貴顯。有所宴見。昭聖稍倨然以故事裁之。上忿忿。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旨。愈恐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財算。後稍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訕怨望大逆殺人事。顯有狀。昭聖恐。乃因上後宮有嗣息者。屈節爲延齡辭。上益怒。遂欲

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奴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讞當論。孚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嘗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重辭。欲以悔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殺諸論死刑。而終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無悻悻於言者。吏尙書汪鋐迎其意。於魏良弼秦鼇等皆坐考察。斥黜相繼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如楊一清桂萼。皆爲撫安計。而孚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兵殺其將。孚敬益自信。遣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顚不任帥。賊挾□以抗。僅賄間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排孚敬□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貲而夭。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孚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寬之。勿與較。孚敬抗辯不從。且言向所與同志萼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翟鑾。愎而好辯。誰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孚敬脈。已而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劉黠和藥者。吾玆之未能。玆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義。孚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獎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其初孚敬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遺錦衣衛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李氏京選馬氏補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宸率后妃以從。禮成。又於四月之吉。恭飾七陵。遂作朕幽宮於長陵左之陽翠嶺。更名平崙山。奉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昂視卿。卿果疾未愈。不須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是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遞賞。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復歸。以皇第二子生。遣人表賀。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上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家。孚敬有子四人。皆有官。遜志遜臣遜勝。皆夭。遜業以尙寶司丞。數嗣恩。有才志。而亦不免夭。諸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鉛山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爲人。疏有才識。而儉忮。多所行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字文同。遂甯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郯城。興水利。開荒萊。興學舉盜。皆有條緒。召工部主事。造舟淮浦。財貨清覈。作漕船志紀因革利病。傳以己意。改戶部。時雲南晝晦五日。敕大臣考雲貴諸吏。書疏言致災之由。係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在庶僚。條上時事千言。陞河南按察僉事。勸賑。正經界。禁工役。驛騷宗藩。莫敢撓抑。兼理直鳳。會饑。請蠲京業賦。宜截漕粟賑饑。楫舟車費又數萬。皆可易銀轉京庫。又便。得截粟四十萬石。饑民大濟。正德四年。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授。五年入賀京。道逢楊一清

曰。瓊見之河南鄉試治河策奇。貴州不足煩子。河事大。治河宜子。一請爲吏部尚書。遂薦書爲河南參政。領河事。會多艱。竟不及治河去。八年。進浙江按察使。擒治豪右。逐貪酷吏。釋冤獄。臬政一新。十二年。進湖南右布政使。勘諸盜搆亂士奔。轉福建左布政使。聞宸濠反。衆觀望。書發庫金募兵二萬討賊。嘉靖元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擒姦豪號三虎者。除民害。長沙守貪酷。巧附麗。書按坐摘戍。吏民畏戢。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戶部方議發帑賑。會書奏至。請預賑。又條上賑法。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書疏。喜。請以賑事付書。書賑有法。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稱蘇。當是時。大禮未定。桂萼上疏。并錄書及方獻夫疏同封進。上得疏。喜。急徵入京。言官遂劾書賑事無法。書亦疏辭召。尋本生詔下。停召書。陞禮部尚書。內傳下。言官又交劾。并劾賑乾沒銀八萬餘兩。三法司戶部出案。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事得白。益遣使促書至。改稱考獻帝。伯考孝宗。將下詔。令書議詔條。書曰。卽開條濫恩赦。正德諸弊政不可遏。力言不可。召至左順門。傳問可否。又力言不可。遂止。書尋檢姚崇要說上圖新政十二事。御史藍田劾書自比姚崇。比上玄宗。大不道。遂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書薦一清守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世廟街宜避太廟及禮樂宜遜減於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年。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書目失明。薦羅欽順自代。修明倫大典。爲總裁。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弟春。官至吏部侍郎。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和平。然亦不肯爲詭激。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郡邑競。毀譽半焉。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擬通人度。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綰雖起紈袴。而精儒士業。兼長吏事。喜功名。諂險躁擇閹。君子所羞稱。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端肅。浹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矯。此議禮中之賢者。

黃宗明。鄞縣人。由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明雖以議禮驟貴。而性恬雅。間以直著。

史官曰。夫君臣遇合之際。難言之矣。循序平流。吐棄矯飾。雖有絕智。何以逮凡重乎。獨是因機遘會。及鋒而施。如孚敬等。當人主旁皇四顧。孤而無援之際。奮懷不伸。含言復囁。而孚敬等一爲抗辯。遂與天子稱莫逆。驟膺巍顯。嗟乎。始進以正。卽沈湮蹊邈數十年。晚進無害也。而乃出於此。蔑哉。大禮是非自有定論。夷諸人於佞幸。可以觀其節矣。他錄錄。獨孚敬剛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

仇鸞傳

仇鸞。江都人。咸寧侯鉞之孫也。鉞以平寘鐇及流賊功。封侯。子恩。館疾卒。鸞嗣侯。性驁悍。氣橫。遇事敢當。不下人。嘉靖初。同毛伯溫征安南。不果。尋出鎮兩廣。改鎮榆林。遂訐奏都御史曾銑。論死。鸞亦能。嘉靖

庚戌夏六月。俺答入寇。詔起鸞加宮保。總兵鎮大同。敵尋退。八月。敵復擁衆至。鸞私賄俺荅。令東寇薊鎮。鎮不守。遂犯城下。朝廷下詔諸邊將勤王。鸞首以大同兵入。朝廷以爲忠。拜鸞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敵。大同兵素驕縱。鸞部之無紀律。其兵多斷髮作寇人狀。出殺擄居民。捕者不敢擒。時有擒以鸞方被寵任。亦不敢輒置之法。後以其事聞上。曰。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所犯。出於饑疲。耳付大將軍撫□。鸞殊不爲禁。大同兵以此益無忌。民受毒於大同也甚於寇。時敵以在城下。鸞不敢進兵。時稱元帥兵禦寇。實未嘗遇寇。是月二十四日。敵退。欲移白洋口。乃出。會諸將兵尾之。敵又擁衆東南。遂至昌平。鸞潛避之。軍不及陣。多被寇騎蹂死傷。鸞幾不免。寇出境。鸞罷兵歸鎮。上疏自劾無功。詔書慰答之。加太保。時欲大振京營。遂命鸞代朱希忠提督戎政府。居鸞。始鑄印章。以兵部尚書王邦瑞爲鸞副。上信鸞甚深。鸞恃寵。屢屢陳奏。皆從之。始遂寇時。承命攝兵。稍不如意者。輒以稽緩軍務爲言。故賄之惟恐後。諸邊將及戶部。遺以萬計。至是邦瑞稍承制。濟理京營弊政。多忤鸞。及制下。又多從鸞請。先是京營制兵部尚書兼有御史給事中等參糾。鸞皆奏罷之。未幾。鸞請召大同兵至京聽練。又建議於畿輔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遣官分詣募兵。歲集京營操防。秋畢散去。如古踐更卒例。皆從之。鸞請大舉北征。遂先遣人詣諸邊鎮。命各選兵。出京營將以領之。候師期。於是諸邊鎮皆隸京營將。忽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而京營將駐各邊者多倚勢折辱人。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以爲言。不報。是年冬十一月。鸞統兵出宣大搗敵巢。時集諸路兵往。歷數月。僅斬寇數級。皆老弱。鸞又自劾。詔不問。鸞乃議明年辛亥大舉。復請廣集兵糧。時命戶部遣使搜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逋者甚急。亡何。鸞又請許邊入貢。朝廷命諸大臣議。鸞力主其事。乃以明年春開馬市於宣大。已而邊防大潰。鸞恐禍及。密疏止馬市。上又許之。鸞漸跋扈。吞諸邊臣。匪臨亡賴。時與邊私相結。鸞所任時義。與俺荅義子脫脫拜爲兄弟。其亂政如此。朝士無不知。亦無敢言者。是年夏六月。鸞假防秋名。欲行邊。時商大節已承命部所募兵經略都城。鸞亦徵其兵充部下。大節上言。例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持所部兵不可。鸞上疏排之。大節論死。繫獄。自是諸司無復言鸞者。鸞亦大作威福。三十一年壬子。鸞又出防秋。請於上。兵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請各以侍郎一員偕行。三侍郎又各領其屬皆隸鸞幕府。鸞奏所行科條煩密。號令僭擬。詔皆以爲然。時人心洶洶。恐鸞出不測。是年六月。報敵復侵薊鎮。鸞當出師。鸞病疽。七月。報益急。鸞病劇。上言乞與疾出師。免陛辭。上許之。時諸司不敢言大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遂疏云。大將病不能行師。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借大將軍印。率師往禦之。詔下。謂本兵不可出。命收大將軍印綬。別遣將將兵禦敵。於是錦卽夜至鸞第收印綬。別舉總兵時陳爲大將軍。佩印行。鸞以收其印綬大恚恨。疽益劇。遂死。時朝廷已心知鸞姦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跳江皆冒功得錦衣衛指揮等官。恐鸞死事敗露。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章華城諸處。欲叛入邊。爲關吏所執。赴陸炳告。炳以聞。下詔獄。命法司鞫之。乃盡發鸞前後通邊納賄諸亂政狀。世宗大怒。詔暴鸞罪。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跳江等俱斬於市。籍其家。諸黨惡悉竄戍邊遠。趙錦以初附鸞亦論戍。

史官曰．彼有功者賜其功可矣．而黨無功．至使朝臣無敢劾黨者．亦奇矣．獨考嘉靖壬子秋七月．廷宴諸進貢夷人．命黨陪宴．黨辭以病．而給事中郝濟奏劾其方命託疾．推陳故迹．原黨之心．得無以勢自崇．不屑是宴．而託言有疾者乎．抑果羈於動履．不能預宴．而眞爲有疾者乎．夫位隆者貴防於漸．志盈者在戒其初．天威在上．國典甚明．敢於恣肆．不恭孰甚．乞賜懲戒．以肅臣紀．敢言黨者止此耳．然何禍而箝人之口至於如此．亦可以想其暴橫矣．夫世宗何負於黨．黨忍負之．至於通逃之罪．可勝誅哉．易言小人勿用．聖人豈非有以先見其微哉．

明書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十六

殘酷傳

史官論曰．漢元狩間．黷武幕南．師旅財匱．窮民起而爲盜．於是直指使出．杜周義縱之徒．以鷹擊毛鷙爲治．而酷吏始興．至江充治巫蠱獄．殺戾太子．武帝悲悔．作思子宮．而酷吏姓廢．明太祖懲元季弛法．用剛克爲治．果於誅殺．藍胡之獄．株連無慮數萬．懿文太子與詹徽殊．因太子寬仁．多有所平反．徽每譖太子．太子因感疾薨．乃曰詹徽殺我．嗟乎．酷吏之禍徧天下．其流毒之極．至於殺人主之子．使慈父興哀於望思．孝子痛憤於身後．國本既傾．亂貽再世．雖萬被戮．豈有償哉．武帝族江充．建文誅詹徽．以此爲酷吏報．然楚靈王有言．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天事好還．又未嘗不致慨於元狩洪武之君也．至遜國之際又甚焉．所奏夷喋血．動殃九族．至墟其閭里．曰瓜蔓鈔．爲之推波揚瀾者．都御史陳瑛也．嗟乎．漢之酷吏．捕斬盜賊．延及平人．即唐之酷吏．戮及士大夫矣．猶不敢殺魏元忠狄仁傑．而陳瑛所殺．皆千百忠臣義士也．比于郅都周來之屬．罪實萬倍．觀史至此．能不嘆息痛恨於其時乎．

陳瑛．河間人．建文初．爲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爲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太宗即位．召爲

都御史．上欲爲建文皇帝輟朝五日．瑛請減之．又請追毀黃觀等．上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黃觀尹昌隆張紞王鈍鄭賜．皆宥而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提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坦然謂人曰．不以叛逆誅此輩．則我等歸附無名．於是諸忠臣幾無噍類．永樂七年．給事中耿通劾其朋比聚斂．濫捕戶部主事李貞於死．八年．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九年．下獄．誅之．族其家．

劉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京．勤敏有爲．嘗奏令諸司各署考功圖．日書官員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內外奏札．宜減繁文．軍民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數月之間．獄無淹滯．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之．無能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衍等鍛成之．皆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屬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尙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然．則罪不宥貸．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懼．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簿．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昏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悛．獄因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召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上屢訓迪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盜買人

贖．買人出查辯．乃遣之．又強役其甥女閻氏爲奴．濟妹亦早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攜其妹幷一子歸．其姑欲訴．輒驅逐之．時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濟瀆亂人倫．有傷風敎．不可爲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時．從奏牘懷中．或匿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姦計莫測．上怒．乃下濟獄．幷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遂幷希哲等誅之．初．濟父裴來朝．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爲不法．由是見疏．濟爲人．以才辯．然陰毒狡險．外事諛說．常朝罷．上召與論政事．略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云．

詹徽．武昌人．性殘忍．用刑最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洪武二十六年．受命鞫藍玉獄．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將加酷刑．玉大呼．徽卽吾黨．遂幷殺徽．徽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爲吏部郎中七朝用章疏中敎善長．幷欲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亦惡徽．徽嘗侍太子錄囚．太子屢欲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爲白上．先入徽言．詔太子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上曰．汝欲違自爲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薨．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至是．建文君爲太孫．錄藍獄．先斷徽手足．裂於市．

袁泰．夷陵人．登洪武四年進士．累官至右都御史．泰有才辯．明法律．諳稱．然頗深刻．嘗鞫經歷王爵．鍛成其獄．爵吏．辯希旨．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之法．上召廷臣會鞫．得釋．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上責泰曰．國家爲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冤得乎．乃誅泰．

馬順．江南人．錦衣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跪踐臧施．振甚暱愛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

令順訐其伐廟木事。嵩三木廟門。久之始釋。雷震奉先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適會編修董璘言太常川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兼祀。忤英宗。下獄。順榜笞璘。使引球。爲其黨草。卽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款。籲曰。若訴振死我。死卽訴上帝耳。覺與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靡之。勿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羼久困矣。颭起持順髮。挈且毆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illegible]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王振以上北伐廚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郕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閧無所泄。而馬順前詈衆姑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曰。是非姦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墳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王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寶以鉅萬計。

陸炳。浙之平湖人。祖墀。隸籍錦衣衞。興王之國安陸。選充儀衞司總旗。子松。陞千戶。世宗生於潛邸。松妻得爲乳母。又三年。炳生。攜入共寢處。上稍長。日侍左右。旣入承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都督僉事。炳以官舍知書。頗覽文籍。欲應有司試。父曰。吾家自有環衞可事天子。何必走寒士路。從考功門下類首鶴躑陟爲。乃以世職千戶應試武舉。會試高等。己亥。上幸承天。至衞輝。行宮夜火。侍衞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於火。壬寅宮變之夕。炳心動。帶衞士急趨候門外。門開。皇后懿旨出立應。縛逆人正法。上甦。聞之甚喜。炳雖黠多智數。善迎合上意。時滋緞多。招勇士爲校尉。凡萬餘人。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鮮衣怒馬出入市中。人皆目而畏之。庚戌。敵逼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勒所部。門各三百人。譏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

乘機搶掠者。縛其魁。治以法。中外賴之。仇鸞方入援。炳言大敵睥睨通州。未及渡河。所恃者。鸞兵抗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充餉。勸鎭守臣伺敵歸路遽擊、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李士翺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待罪。卽日計處兵食。運各餉。鸞旣被寵用事。來結歡炳。炳陽應。心勿善也。曰。是豺聲。能食人。必負國。見上倚信。未敢示異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姦。無不知者。鸞前督師廣東。過杭。繼娶甚嬖。兩家互內飮。妻歸。鸞曰。汝自詫富貴。乃陸媼飾首奇麗。我勿遠遠甚。令我愧見侍者。鸞慚。借其飾令鍛工效爲之。咸駭愕。謝不能。蓋得之西域鬼市。非世所有也。鸞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嘗早起坐室中。士透羅而下。夾立。覺有異。詢曰。汝何繇到此。任汝所需。勿害我。曰。無他。夾人飾若干件安在。此瑤池故物。奉令來取。幸勿斬。且勿疑也。出與之。躡蹤去。寂無人聲。心知鸞所使。甚怖。亦甚恨。鸞本通虜。使家丁時義等往來密媾臨成馬市。專欽肯大。勿犯顏鎭。炳久已刺得。未敢聞上。籍厚爲備。時于射所率親兵。肄習挽强命中。聲徹禁中。蓋密請於上。因欲動聽。上在西苑聞之。問方士陶典眞曰。此陸炳耶。陶知上意所嚮。謬曰。天生神將。來備陛下肘腋。上喜。因遣小豎來覲。鸞方自大同回。亦率其徒至與角。嬾勿如。盪鼠顏色。徐奉觴曰。大將軍能用衆。將三十萬騎空虜庭。皆名實裂。如某一校之任用寡挈。提取快。漢有羽林期門。唐有飛騎驍騎。止衞宮庭。非大軍比也。鸞甚憚之。小豎歸報。上默然。由此益眷注。且悉鸞不足任。疑之矣。虜勢愈熾。鸞支吾二年。技窮。當出師。疽發背。上命收其符印。代以他將。鸞立死。姦狀盡露。先一夕。密偵兒義挾黨自居庸關走大同。遣人中道邀執爲證。上大怒。收其黨。下獄拷

訊。陳刑具。僞反狀。妻故來相識。詭中表者。呼曰。夫君有謀。惟公知之。何鬪我爲。衆皆失色。炳患甚。加刑。獄成。鸞剖棺戮屍。傳九邊梟首。大同妻子皆斬。炳獲賞愈加秩。校尉徐永康等各進官有差。倭患方熾。胡宗憲用兵。糜費被劾。委罪俞大猷。逮至出二千金及他珍寶附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以權勢附麗。而善用不露跡。卽世蕃恣睢。亦入羈絡中。不敢肆。特厚徐階。密爲保護。甚受上知。雖處疑逼。終不能螫。深有力焉。自以陸宣公之後。家世詩書。敬禮儒士。弟煒亦爲中書舍人。皆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子甚劣。不可教。延東陽人趙祖鵬爲之師。趙文華之族。其所薦者。綴數日。趙庭拱揖如禮。大喜。厚賄。因納其女。稱肺腑親。力爲地。中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頤指所使。無不如意。賞賜旣厚。本衞收租餉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投門下求託。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布滿畿甸。凶謀諜至入甲伏庫。皆經摘發。亦其耳目多。爪牙健。才足運用也。因而夷滅無所顧惜。亦僅有救之極窮。活之垂斃。學士大夫下至走卒。片言卽解者。至今人能言之。王佐在事。炳爲之闕。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親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孽子不肖。陸博縱飮。有三別墅。炳已得其二。其一最饒腴。復欲得之。不可。乃指以犯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窘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固抵。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恚讓母曰。兒頃刻死耳。母忍助爲虐乎。母叱曰。死卽死。何說。指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爲。炳頗赧赧。趣遣之出。事遂寢。累貲巨萬。豪侈起祠堂。卽不中建乳娘廟於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營別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執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帳不移而具。炳

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田宅於四方。若臨淸揚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惟內臣猶執故事不爲下。乃劾司禮太監李彬盜帝眞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劵。僭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上命錦衣衞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等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資產。銀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纓環八箱。餘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宮省。內外惕息。不稱官。不稱號。惟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司巡徼。入直內殿。凡郊廟以至諸籍祀。皆得與焉。親近寵信。卽勳貴大臣莫敢望一。倏暴卒。上深悼之。贈諡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繹指揮僉事。死未及旬。吏部出祖鵬爲湖廣僉事。尋考察閑住。居鄕縱誕不檢。與族弟馴有隙。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幷其他不法事。逮下詔獄。而行勘得實。言祖鵬兄熙子賢造賢選。皆恃勢作威。暴橫鄕曲。抑勒平民爲奴。箠之致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綴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葬曰護陵拱辰。復葬其妾於妃嬪之側。縱弟鵬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歌怨訕。尤非人臣禮。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祖鵬罪斬。穆宗卽位。祖鵬赦歸。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有大罪十。世蕃旣斬。炳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顒籍其家。於是炳追戮屍。削繹緒煒。俱革職爲民。餘黨論戍荒徼。籍其家。

明書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十七

姦回傳

史官論曰．木實將撥．必蠹其中．日月外華．或蝕其裏．昔子翬謀桓魯隱弒．宰嚭佞越吳國沼．張禹黨王炎鼎移．林甫庇蕃漁陽動．自古姦臣在人主之側．威惠內竊．剛悍外輸．以宗社爲市者多矣．天下之惡一也．買姦欲其譽我者．擇臣取其貳彼者．崇讒保姦．與晉殺里克漢斬丁公之義何居．然春秋書叛人名．名不可掩也．作姦回傳．而以柔媚取容悅．無剛直之概者類編焉．

胡惟庸（附陳寧） 汪廣洋 楊憲傳

胡惟庸．江南人．性險惡．小有才．以曲意奉上．當上心．太祖擬相．問劉基曰．楊憲何如．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對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洪武四年．爲左丞相．六年六月．改右丞相．十年九月．調尊左．復爲左丞相．劉基嘗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如蒼生何．後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

封事入奏．惟庸先取閱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私擬奏差胡懋爲巡檢．懲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諸臣賤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達深嫉其姦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遂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姦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嘗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敵．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愈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惟庸思以利動善長．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不甚拂．迺歎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挽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己者．時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先詭云其所居井涌醴泉．以徼上聞．洪武庚申春正月．邀上幸其第觀之．先列勇士衷甲．數帀．匿屏後俟變．時守西華門內使雲奇．知所爲倉卒告變．上悟．亟還宮．發兵圍籍．果然．遂罪人一一就縛．并黨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誅．已而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上念初起時功臣．置不問．宋愼坐黨亦誅．仍籍其家．濂謫四川茂州．是獄也．前後戮黨凡數萬人．按是時御史涂節告變．節事附和丞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催糧納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寧．長沙茶陵人．初名亮元．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辨屢出．太祖異之．賜名寧．授江南行省掾史．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考．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趨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稅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適皂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之．乃釋．降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爲司農卿．遷兵部尚書．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至是．坐胡黨誅．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廣洋寬和．通經能文．善篆隸大書．工詩歌．少從余闕學．游太平．乙未．太祖渡江．召

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己亥。立執法議理司。大書四字牌上。以廣洋李勝端爲執法官。朝政有失。執牌直諫。又名爲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衞事。常遇春下贛州。廣洋出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行省參政。洪武元年。開省山東。廣洋以廉明持正。改山東安撫有勞。是冬。召入中書爲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三年。李善長病。召入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軋己。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上切責。斥還鄉。憲意未已。又嗾炳劾廣洋。謫海南。李善長奏憲誣大臣。放肆爲姦。上誅憲。召廣洋還。是年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三千六百石。誥詞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善長致仕。廣洋爲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左丞。六年。進左丞相。惟庸爲右丞相。尋廣洋坐畏懦迂猾。斥爲廣東參政。逾年。召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爲左丞相。上益厚廣洋。未幾。上以惟庸縱橫。廣洋荒於酒色。而意棄政機。浮沈守位。敕戒令洗心補過。會占城貢使至。不以時引見。下敕切責執政。廣洋惶懼。十二年。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死。寄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怒廣洋朋黨。又謫海南。舟至太平。上再遣敕。責廣洋事朕十餘年。不聞一善言。不薦一賢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惡。惟務沈湎。不事事。廣洋得書。益慚。大懼。自縊死。

楊憲。字希武。陽曲人。美姿儀。博學多才。少從父元末官寓江南。丙申。謁太祖於金陵。上與語。奇之。令居幕府。已而擢江南行省都事。當江廣多故。日裁決文書不滯。時稱其能。中性深險而忌。有不滿於己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爲浙東行省郎中。又爲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爲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三年。召爲中書省右丞。尋改左。憲事上既久。熟典故。以是假寵市權。同列亦莫敢爲抗。嘗上書頌上功德。因勸上行督責之政。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拒之。憲與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己右。欲擠害之。時東南未定。元號令猶行於西北。昶嘗掛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未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手書詐之。昶遂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初爲司農卿。屬浙江初平。憲以其民富實。因議增賦。倍征以資國。民以不堪。在中書。盡變易省事。凡舊吏一切能之吏。任所親信。陰入持權。乃剏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覘其從違。凡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斥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樞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樞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後數日。奏除樞爲翰林侍書。已而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御史劉炳劾奏之。廣洋坐免田里。憲又嗾炳劾廣洋。徙之廣南。上不聽。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任安擅入人罪。上始疑其謀。下炳獄。炳伏實。劉基併發其姦狀及諸陰事。上大怒。令群臣按問。憲辭服。遂與炳等皆伏誅。

史官曰。姦臣之於人主。必以其所長知者巧中之。主上英明。則取聽察之事以快其私。而闇主無論已。明太祖神武剛毅。而胡惟庸恣生殺擅黜陟。至壅蔽上聞。阻隔章奏。卒以反誅。宜矣。獨是株連無辜。戮至數萬。惟庸之惡。通於天矣。廣洋無所可否。持祿怙寵。將不謂之姦不可。憲資友虐民。變亂成法。恣行胸臆。中傷雅流。授首市曹。不爲枉矣。書云。旁作穆穆迓衡。又曰。斷斷猗。無他技。使大臣能粹乎此。余未見其殄邦

而陷首也。

徐增壽李景隆王寧駙馬茹瑺王佐傳

徐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侍宿衞。建文皇帝業以持燕王事。從容詢增壽。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兵起。則時時從增壽詗虛實。增壽亦時時從王所輸。建文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兵入金川門。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燕王入。撫屍痛哭。既卽位。封增壽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繇恩。超進太傅。旋以監修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旨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惟五公。達子孫居二焉。文璧卒。子允禎嗣。國變時死節。

李景隆。長身偉姿。疏眉目。顧盼朗然。既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是都。太祖每目屬之。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太祖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弟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征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建文皇帝爲推輪。餞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以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爲之下。而景隆驕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燕王。請罷兵。辭驕蹇。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不下。始。建文皇帝未得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犀蓋彤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尋景隆敗問至京。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建文莫能問也。又二歲。師屢罷。燕兵悉渡江。駐龍潭。建文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姦臣耳。於是景隆等俯伏慚愉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迎之。燕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封曹國公。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洪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與焉。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自刃刺我。而今以降奴而據我上。其又明年。三法司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成國公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議

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文武羣臣復言謀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闕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籍沒其莊田資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觀闖哭．皆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繫禁四十年．男女自相婚配．人以爲姦回之報云．

王寧．壽州人．尚懷慶公主．爲駙馬都尉．公主．太祖第六女．母成穆孫貴妃．建文中．寧通語言燕王．洩中禁事．籍其家．繫寧錦衣獄．建文四年．詔封功臣．稱寧孝於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阿權勢．遂遭誣陷．幾致殞身．遂孝推恩．允宜褒答．封永春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又官其子貞亮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嘗侍上．言及太祖時事．上愴然．寧卽勸上誦經飯僧爲皇考福利．上不悅．五年．寧坐事．下詔獄死．貞亮先卒．宣德七年．貞亮子瑜乞嗣衛僉事．不允．再乞．亦不允．十年．瑜又援詔言公主適孫．請嗣侯．英宗授錦衣衛僉事．帶俸奉公主祀．

盛庸．江南人．建文時．充參將．隨耿炳文軍失利．又隨李景隆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已而與鐵鉉守濟南．燕兵圍甚急．庸夜出劫戰．鉉登城禦防．盡毀燕兵諸攻具．捷聞．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景隆北進．與燕兵大戰東昌．夾河．殺張玉．譚淵．燕兵長驅至淮上．庸邀戰盱眙．齊眉山．皆敗．退還．駐高資港．又敗．太宗卽位．庸歸命．敕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鎭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狀．陞欽指揮同

知．賚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賜死．

茹瑺．衡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左通政．遷吏部尚書．改兵部．建文初．以兵部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燕兵至江上．建文皇帝遣瑺詣軍中勞問．瑺私稱臣．獻密計．燕兵遂從金川門入．事既定．詔稱王寧及瑺孝於太祖．忠於國家．封寧順昌侯．瑺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向與徐尉增壽爲燕內間者也．瑺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除名回籍．家人與安告其陰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劾之．復逮下詔獄．瑺懼．命其子銓市砒霜．竄飯中進食．遂死．法司以銓坐殺父律論死．婦人送浣衣局．幼男發較騎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年陰蓄死士．降爲庶人．錮南京幽室自焚．

王佐．不知始所自起．歷官都督同知．燕兵至金川門．建文皇帝遣曹國公茹尚書及佐見燕王議割地講和．不聽．三人者遂望風納款．且獻密謀．比至城．金川門遂開．卽位．封順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後以嫌死．

史官曰．增壽景隆王寧．並以勳貴．托倚肺腑．陰懷攜貳．外輸秘密．增壽誅戮．景隆禁錮．王寧下獄．天道不爽．信然．雖後食報不同．而及身伏辜矣．盛庸氣壯留奮．屢建戰功．卒傾心仇讐．不免刑辟．茹瑺．王佐．以天子信使．辱命潛款．卽圖榮數年．如浮雲之過眉睫．或父子伏法．或終以嫌死．亦何益哉．亦何益哉．

金忠顧成張信王通房寬傳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燕兵起．布衣前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

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聖．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太宗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填．卽位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忠博覽史籍．議論洞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忠歷數古昔適庶故事．對．上喜．賜忠大綵．又曰．府事宮端．屬汝以尚書兼府事．尋審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自而已．或譖傍廷臣及宮僚過者．上密令忠察．忠退．每歛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譴．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卽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獲者多．忠識厚不泄．作爲不知也．公每與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關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宿怨．俸賜有餘．周賑鄉族．仁宗卽位．念之．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遊寧波學．支俸將比長．宣宗召達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爲長蘆運使．

顧成．字景昭．江都人．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略．嘗習武事．自文其身．詭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歸．充帳前親兵．嘗擎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僉事．充征南將軍．鎭貴州．征五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指揮譚全諭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眞定．戰敗．被執．燕王解其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世子居守．有

功．太宗卽位．以左都督封鎭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鎭貴州．中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擒凝羅．樂斯叛．奔普亮．滅其家．羅蠻竄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黔中皆祠祀成．八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附父統侯爲總兵．宣德中坐交趾事．械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督同知．景帝初．守備紫荊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鎭貴州有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景泰中．鎭廣西．坐貪財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死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元年嗣侯．溥初舉國學．解文墨．皆總兵湖廣．爲平蠻將軍．鎭湖廣．擒貴苗僞王．通類獨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溥清慎儉．無餘貲．英國公張懋爲率布帛供斂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講武．爲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鎭守淮安．廉棘不苟撥．卒贈太傅．謚榮靖．子寰．嘉靖七年嗣侯．出爲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寰伏羌伯毛漢代寰．旨下數日．又劾罷漢．用都督劉璽．寰致仕．居南京．萬表代璽．寰端慎廉明．溫柔孝友．時論韙之．言官竟被考察去．寰復爲漕運總兵．鎭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卒．子承恩嗣侯．國變後．不知所終．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以從征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皇帝卽位．疑北平大臣．密信有謀勇名．調北平都司．受密敕．令與謝貴張昺合力防燕藩人．信日夕疑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關．焉能無疑．母曰．汝非此疑．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無妄爲禍家族矣．信從疑懼未幾．敕促信．信艴然起曰．何爲乃

留三造燕邸。燕王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燕王令入。拜燕王牀下。時燕王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論臣。燕王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敕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燕王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斬九門。信遂從燕兵戰大寧眞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直。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歷都督僉事。太宗卽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伯。太宗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虜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郕國公。諡恭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與增爭嗣。下法司理。正德三年。祿嗣侯。卒。子儉優給。十二年。嗣侯。

王通。陝咸寧人。父眞。開國功。爲燕山護衞百戶。從燕兵攻九門。戰永平眞定。功歷都指揮使。建文四年。觀河戰歿。文皇卽位。贈金鄉侯。諡忠壯。進贈寧國公。通亦從燕兵有功。又以父故。封武義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作天壽山。十三年。進封成山侯。二十三年。與世券。又以父故。加祿歲一千石。仁宗時。以眞從祀太宗。宣德元年。充征夷將軍。總兵鎭交阯。未幾。通言交阯反。敕通勦賊。都督方政坐罪。隸麾下立功。二年。斬僞司徒。利賊大懼。通怯不敢追。又爲奄山壽所窘。賊復聚寧橋。戰。通敗績。柳升兵又未至。通輒與利賊私和。許畀淸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以爲不可。力爭。通勵聲叱時習。比升兵至隘留關。又大敗。升死。通遂與利賊盟。班師。陸行出廣西。山壽、陳智由水道出欽州。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尙數萬人。三年。廷臣劾通。論當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會赦。宥死。爲民。正統元年。通子琮乞得祖塋。詔通母。十四年。北狄南侵。廷薦通爲都督僉事。與楊善守京城。禦敵功。陞都督同知。尋守山陵。景泰三年卒。琮爲景陵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琮得嗣成山伯。卒。子鏞嗣伯。弘治十一年。乞券。孝宗念眞從燕兵有功。又侑食太廟。出原券賜鏞。卒。子淇嗣。吏部言通罪廢。琮嗣伯以詔恩。鏞時未許世嗣。執不許。洪嗣伯。上以洪祖眞券故在。許洪嗣伯。

房寬。未詳何許人。洪武四年。以濟南左衞指揮帥兵五千人。從魏國公達北平。練兵繕城。爲北平行都司都指揮。燕兵至大寧。守將朱鑑力戰。寬忽降。寬既降。鑑力不支。死之。建文二年。寬戰白溝河。敗。再戰。有功。已而轉戰濟沛江淮。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太宗卽位。封思恩侯。食祿八百石。世指揮使。

史官曰。金忠布衣也。始燕終燕。而立朝建事。寬平有大臣之度。可爲名臣矣。獨是時上有共主。科目薦辟。並行不滯。亦可揚鬣天衢。播聲功業。乃走燕藩爲謀首。曾弗回首金陵。稍爲顧念。姦回之目。不能恕矣。顧成等或作降虜於戰鬭。或躁倒戈於對壘。或獻密議於未形。或忘先志於開關。成北平之嘉績。而春秋之罪人。知董狐復起。無以貸也。

徐正傳

徐正。吳江人。業儆。父爲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正少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悅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髯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顧臨沾沾無所以當上者。英宗

北狩。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辱非計。且下成借爲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用。又數數。正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怒甚。遂發使召之至。則投疏令自拾。正魄褫。噤不能對。反接。凌遲於市。籍其家。

史官曰。徐正佗佗小人。見事遂微。其於扶帝。謀之其誡。乎時人之旨。不思勉哉大用之恩耶。風落姿皆無厥姿。令詔師之報。不亦宜乎。

劉吉萬安尹旻焦芳傳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性譎險章佞。登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進修撰。天順中。侍東宮講讀。預修一統志。進侍讀。成化改元。修英宗實錄。成。歷侍讀學士。尋陞禮部侍郞。已丑。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進禮部尙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庚子。遭父喪。詔賜以羊酒寶鈔。令起服視事。吉三上疏辭。陰託貴戚萬喜爲援。得不允。編修陳音致書吉。勸其抗疏終制。不報。人遂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尋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丁未秋。孝宗卽位。科道官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有言者。乃傾身阿結。又建言欲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會詔益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拔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等十八人。部屬惟員外郞林俊一人。欽等皆名士。吏部已次第擬擢。而吉復爲此。欲以緘衆。諸凡科道爲上所採納者。悉謂由己以市恩。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弘治戊申。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知經筵事。己酉二月春。不雨。詔儒臣撰文講禱。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姦徒樊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倖門一開。爭言祈禱。啓覬召亂。實基於此。所以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星變見。吉又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近營室。考之圖志。爲兵爲饑。爲水旱。矧今南海修堰。汝河修橋。俱非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上嘉納之。未幾。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像物。震驚陵寢。有旨戒諭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時翰林侍讀張昇上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請明正吉罪。昇得罪。謫南工部員外郞。由是人目之爲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之。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詼諧者。吉遂奏舉人監生三赴會試不第者。不許再試。辛亥秋九月。上欲封張皇后弟伯脩。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意欲稽延以俟斷。上慊知而惡之。遣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吉去位。猶詔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幾名。降敕護之還鄉。臨行。京城人攔街指之曰。咲綿花去矣。旣歸。踰年卒。六十七。贈太師。謚文穆。官其子臯爲太常少卿。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內險。嫺邪當正。以干大位。登正統戊辰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壬申。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郞。尋轉右中允。改尙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侍講兼學士。侍皇太孫講讀。成化改元。預修英宗實錄。陞少詹事兼學士。己丑春。遷禮部左侍郞。兼翰林院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有同年進士少秦中官李永昌之猶子也。泰已累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安因深結泰。至是內閣員缺。欲用泰。泰謝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安遂被命在閣。惟以賄托貪賄爲事。聯尚貴妃爲同宗。時貴妃兄萬通亦授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陰令家人給通妻往來布腹心。爲內援。壬辰春二月。以禮部左侍郎兼大學士掌會試事。未幾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癸卯。皇太子出閣。時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以進講東宮。起立拱聽。安獻說以東宮不宜勞。請講官宜立。疏詆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時妖僧繼曉幻吏李孜省皆以術得寵。孜省江西人。安緣其同鄉彭華。浸密孜省。深相結納。黨援扶構。遂百計引其附己者。而進其不附者。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昇耿裕秦紘等。相繼斥去。舉朝側目。無敢顯詆其過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丁未。孝宗即位。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爲。率同館士吉人李文祥發其恃權怙寵之姦。御史湯鼐文貴姜洪等交章糾劾。先是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孝宗在東宮時。頗聞。至是於宮中檢獲疏一小篋。皆房中術。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攜至內閣示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亟欲斥去。上又命恩執諸臣奏章赴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殊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叱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久據內閣不退。人或微諷之。答曰。惟一死報國耳。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小有謀計。而心譎行詭。登正統戊辰進士。初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陞通政司參議。受命往陝西調度軍餉。天順壬午春三月。旻奏敵退。河間所調集軍馬乘盛。餉供已極。乞放遣。從之。尋還京。明年癸未。進吏部右侍郎。成化己巳春。轉吏部左侍郎。九年癸巳春。陟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是時。修山東志。輒載其居吏部有知人之鑒。所選吏皆稱職。因僞撰語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以自誇異賞。嘗其掌天曹也。每各郡司屬之賢能者。輒向人譽之。以衒其知人。及至推舉。卻先科道官。而部屬中有出入中官之門者。亦先之。平日所稱揚者。又皆不與也。郎中陸容嘗論其事。若戶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及其回過代州等處要地。皆武備不飭。暘至京奏請設整理兵備副使一員以專委任。兵部覆奏。制曰可。及咨吏部。乃寢不行。後詰其故。以副使缺。例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陞補。時旻念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又欲越他陞。恐機泄。遂已。未幾。其覬覦者果擢大理寺丞。丁酉。立西廠。太監汪直用事。恣縱。時尚書項忠約諸堂上官疏汪過惡。旻不從。忠遂具疏劾直。凱切。令郎中張瑛姚璧持詣各堂上僉名。仍疑其於旻。俾收以自別。旻即潛報汪。同朝薄之。旻子龍登進士。初授翰林編修。未幾轉侍講。驕淫無檢。士行不齒。旻自天順癸未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陞尚書。後累進太子太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亟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同仁者。勿疑無大官做也。會內閣劉珝與旻俱山東人。且厚善。安欲陷其爲珝所使。不得行。成化四年。珝去位。安遂結李孜省譖旻於上。因嗾言官劾旻。從其子龍招

權納賄。私其鄉人。朝廷逮龍下詔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遂黜龍爲民。旻落太子太傅。令致仕。及其鄉里故舊以貪緣進者。皆降調外補云。後旻居家。朝士猶有上章乞籍其家之半以賑山東饑者。其不協士大夫之心如此。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

焦芳、字孟陽。泌陽人。性陰愎。登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嘗坐事。謫湖廣桂陽州同知。歷霍州知州。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副使。因上疏自治。陞南京右通政。以憂去。起。仍爲通政。再以憂去。起爲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侍郎。正德改元。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時司禮監太監李榮與芳同鄉。因爲內援。遂以芳代尚書。是冬十一月。以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掌坊都務。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是時正人斥逐。羣邪競征。逆瑾專寵。芳結爲黨。遂援兵部尚書劉宇爲吏尚。而以曹元爲兵部尚書。從其類也。己巳。焦以老病致仕。以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年春。又以元兼文淵閣大學士。芳始比尹旻父子。尹坐敗論。及爲吏部尚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於瑾預爲之所。由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去。黨勢益熾。遂以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姦邪如曹元劉宇。婿躐續貂。成潤政本。芳爲之援。暨充孝宗實錄總裁官。雜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投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至冢宰。賣官鬻爵。名器壞濫。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取魁選。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人言於瑾。改編修顧濟等二十餘人爲部屬官。授子黃中爲檢討。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庶吉士。黃中詩陞編修。踰年。轉侍講。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與寵人成亂之。瑾伏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爲民。中原盜起。有趙鐩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史官曰。回猾乘權則橫播吞噬。特彼豺虎性殘兇殘。不必援牙權踞行人。何處每遭伏擾也。豺虎京曠嚴嵩辯。伺釁而發。無所顧忌。所由然矣。姦臣淫猾狠戾。必且援引羣陰。擯排善類。與結婦寺。外張倚。快心於正人之沈淪。借端於天子之威福。善則歸己。惡則歸君。及至身死名囂。遺臭流青。悲夫。劉吉城府深密。左右多讒。斥奪剛方。懸聞其過而且將順。忍於親重。隨忘其君。若此綱常之大變。而孔孟之必誅也。至晚年一疏。豈所謂分香賣履而欲以掩其生平也。萬安假藉陰賊。濡康鮮恥。以進房中爲媒榮之階。用家人爲梯援之計。潛通宮掖。伏異黨同。跡其生平。無事可稱。尹旻穢泄詭。職曉陰譎刻深。鄉曉開其選法通賄。賢恐皆悅。豈惇史哉。焦芳肆姦貪錄。又不止誣證一時。欲以穢譏千古文章。自矜爲其鶴叫。若趙鐩者。真可謂奇男子哉。蓋天之假手於鐩。而殲厥先緒耳。撫刪及此。白日爲晉矣。

王瓊傳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登成化甲辰進士。心雖不甚楷而饒才智。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戶部右侍郎。正德八年夏六月。代孫交爲尚書。先是正德六七年間。流賊猖獗。北畿輔山東之民苦焚掠。圍旋登。頗不甚儆。

惟河間一府病水荒。交李東陽奏擬山東直隸等處京邊糧草數百餘萬。以故京師歲用不繼。傳借太倉。時遣戶部侍郎楊潭督發太倉庫銀二百萬兩往各州縣和買糧草。至是瑾代。局賦已平。因道覈其和買滋弊。不如下令凡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處補爲餉便。凡謂交納擾民。而不知所以處。東陽徒負文學之名。使當流賊內擾之時。設有邊方重警。東陽惟將束手無策。又曰。繳係後。使無句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申明鹽法以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觖望矣。遂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坐軍糧。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誠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以補宣府軍餉。人以是多瑾之智計。正德乙亥。夏四月。調兵部尚書代陸完。時朱甯有寵用事。瑾與甯善。會有旨召彭澤還兵部。瑾仍本部。瑾因執初御史馮時雍之奏。乞留澤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留還京。不敢。丙子。土魯番寇甘肅。瑾請敕切責都御史李昆等。已而差給事中黃臣御史趙春往勘。回奏昆等有功無過。瑾遂摭澤昆前後欺罔事跡。奏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下法司議。時各部大臣及言官皆以澤有平賊功。戶部尚書石玠禮部毛澄。亦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入。朱寧因有憾於澤。內批落澤職爲民。初澤忿朱寧專寵。對人發憤。瑾以語寧。恐不信也。一日。瑾倘澤過其家。先匿寧屏後。瑾以言激澤。澤果大怒詈寧。自是深憾澤。欲斥之。先是大學士楊廷和毛澄將窺供欲庇澤。令兵部再勘。瑾復曰。納幣邊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勘何事。澤罷。廷和亦誠之。正德辛巳。世宗即位。廷和請捕殺寫亦虎仙。遂令法司欲坐瑾以句引姦夷。瑾繫獄。已而勘無干涉釋之。尋轉兵部尚書鎮守三邊。嘉靖己丑。南給事中邱九仞劾其先朝遺蠹。表裏閹宦。外交逆藩。計斥忠良。壞盡祖宗之制。難逃亂賊之刑。竊恐斯人難付重寄。已而吏科給事中夏言疏。亟除姦邪大臣。謂瓊賦性姦兇。宅心險賊。內結嬖倖。外附錢寧。句引姦夷。擠排言路。請重加罷斥。以爲大臣阿附權姦者之戒。遂致仕。後哈密議起。侍郎桂萼疏請明功臣。發壅蔽。謂嘉靖三年五月。陝西以處決各夷。火者八月。遂有甘肅之變。當時哈密深入。以殺降爲詞。實爲訴冤之舉。故初不擄掠。而誤事之人陳某等謬云志不在小。以欺皇上。皇上爲之震動。當時大臣反議大發師以驅之。令不得訴其冤。遂使西北一邊。生靈塗炭。天下五尺童子。所共知也。科道曾無一人爲皇上言者。廉訪乃知以楊廷和欲致王瓊之罪故耳。乞特起王瓊。以絕此弊。臣初上此奏。即謀於大學士楊一清曰。一時六部及在外督撫。無可比王瓊者。一清曰。論其才。一時誠不能及。但其心術姦險。衆不肯信。臣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役使。況今聖天子在上。用之於久廢之餘。必當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雖然。于姑存此議在天下可也。人言且譁瓊因。寢議之反。王瓊實受其賄。今考當時。舉朝大臣各懷二心。不肯動心。而但言兵討者。獨一瓊耳。言官反誣爲受賄。不已冤乎。即如大學士楊一清。方皇上起用之初。人言亦何所不至。今既立朝。當時言者。亦復紛紛否乎。此皇上所親見也。乞留神裁察。誠不特爲瓊一人承一時之乏而已。不起以卒。

史官曰。王瓊才具擬美。設施規燿。往往謀事有條。而存心險辟。舉動乖張。夏言一疏。殆刺骨之談矣。人臣能乘志公忠。即無才可稱。不失平流。若瓊者。所謂自敗其燼者也。

明書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十八

宦官傳一

史官論曰。予讀范史所論寺人。而歎其事之無極也。夫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覆秦。弘恭石顯之亂漢政。傾蠍相尋。罔非殷鑒。乃至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夷五宗。斯亦極矣。唐自楊高煽亂。輔臣繼之。幽圖太上。踐血椒宮。僭其主。號尚父。重不可反。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李明復恭之悖逆。九重惕息。甘同概獻。嶷之不勝。則賢者爲陳寶。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而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董卓朱晃之患成矣。明興。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載。漢唐末世。皆爲宦官蠹敗。未嘗不爲惋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典兵與政。故立制不兼文武衙。不干外廷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宮府諟如也。至太宗而稍有所私寄。儼保之嗇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再傳而天子幼沖。母后不中制。豎振遂滔天矣。衆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以昇危虛。恨其身死行陳。不獲斷磔以謝天下。而復辟之後。反降制爲之讚洗何也。吉祥之倒逆。汪直之啓釁。綠洩盜朝。屍骨盈邊。則此禍媒之哉。武宗尸位。慢遊是好。八虎構

三老詘。徭瑾孽牙其間。叛藩乘之。幾覆廟祏。幸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被弁。表裏作姦。世宗赫然誅其渠首。收革諸鎮監軍。例對吐氣。邊腹危而復安。則肅之爲甚宜也。神宗幼倚權相。末復倦勤。外廷朋黨與內監相應和。勦有輕重。然威福中御。不假一致。故馮保等不爲瑾直之續。至熹宗童昏。役不厭事。而魏璫之禍作矣。內倚乳保以滋其姦。外挾虎彪以肆其毒。猜流滿北司。告密偏都邑。緹騎四出。忠臣謀士。交臂延頸而受其戮。府藏內帑。禁兵中擾。假子穢嗣。爭雛競驅。幸天厭其惡。英主勃興。縛之如孤雛腐鼠。然而崇禎之世。不鑒前車。慢督撫之用兵無功。邊腹復設監視。因而狡弁驕卒。倚其芘覆。姦縮於行陣之間。武暴乎閭里之內。動輒鼓譟。攘臂而去。而此輩以婦人之仁。泣請招安。文臣不得抒其籌策。故將士莫肯用命。究至開關延賊。皆寺人之誤。則逆豎之貽禍烈也。大抵明之璫禍。甚於西京。過於宋。而稍愈於漢唐之季者。以祖宗之防制具在。青宮豫建。無迎立廢置之權。朝發暮縛。無將相稱兵之亂耳。至於竊爵掌兵。開邊隙市。內權毒流搢紳。因與國相終始也。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之忠勤。王承恩之殉節。百不能一。真而表之。以存勸戒云。

雲奇。南粤人。太祖時守西華門。邏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興禍。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悖。舌駃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搥捶亂下。雲奇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上見狀。乃悟。登城眺矚。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援殿。發兵擒惟庸。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之。錫贈加等。令有司春秋祀之。葬鍾山之西。樹碣表其忠焉。

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太宗營建北京宮殿城池及治漕村驛諸河工。皆大著勞績。藉屬一受成算。臨終。布衾衣篋而已。

鄭和。洪武中入宮。豐軀偉貌。博辯機敏。太宗即位。爲司禮太監。大見寵異。甞奉敕泛海航入西洋。封諸夷國。通西南海道朝貢。著有勞績。人稱爲三寶太監。數使滇黔百粤。頒上密諭。蹤跡延文。凡至其國。皆圖其山川城郭。條其風俗物產。歸。咸獻以進。以是諸國古未通中華者。多附貢云。

陳蕪。交趾人。永樂初入宮。至景泰時。歷事五朝。凡保抱皇子。四出征討。悉與行。皆忠誠無玼繆。賜更姓名曰王瑾。寵賚甚厚。太宗時。賜範金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沐敬。時爲太監。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敵。兵困糧竭。而前進。山川荒僻。隨征大臣皆勸回鑾。上怒。爲鎖項從。敬復苦諫。上厲曰。反邪。敬舉首曰。不知。不知。上怒敬。縛斬之。敬猶大聲諫不已。上忽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釋之。乃回鑾。

劉永誠。順天人。虎視眈眈。便騎射。三扈太宗北征。奉宣宗使。偵漢邸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獲無算。捕執僞相妖人李寬張普祥。英宗朝。監鎮甘肅。耀兵境外。壓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長。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英宗復辟。勒兵披甲。控持大內。獨不受賞。厭求辭職。杜門絕客。泊如素門。成化初。老。其辭累朝所賜產第藏物。從之。自居一菴。若老僧。卒無長物。先是憲宗欲封以伯爵。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德事耶。祖宗成憲俱在。難敢違之。事遂寢。而永誠亦無憾焉。

王振。山西蔚州人。宣德中侍英宗於東宮。機黠狠譎。得英宗歡。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大見寵信。是年。詔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遂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奏指揮僉事紀廣第一。超遷都指揮僉事。上每爲先生而不名。所言惟聽。時輔臣方欲開經筵。而振專意導上尚武。權焰日盛。惟畏太皇太后不敢發。一日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高齡亦倦矣。後當如何。又一日振以事詣閣。遂可否其間。榮等憤懣不平。不出視事。太皇太后遣使問之。乃告以故。太皇太后怒鞭振。抑至閣中伏罪。且戒之曰再犯殺無赦。正統二年春。太皇太后欲殺振。事在宮閫紀。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模杖死驛丞。楊溥欲坐償命。楊士奇欲擬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從之。自是振漸攬內閣之過。而擅歸掌握矣。八年四月。太皇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惟楊溥當事。亦年老勢孤。從進皆委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擅。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盡去大臣不附己者。而兵部侍郎徐晞工部侍郎王佑。皆傾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殷勤。極盡諂媚。自是舉朝皆翁父稱振。晞等又宣言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謝者。必且得禍。衆聞之。從權皆具金寶進贄。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常朝覲日。郡邑庶職。亦無不然。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王佑貌美無鬚。父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閭巷傳笑。初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白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門邪。後過諸塗。瑄復不禮。振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妻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其嫡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會振老僕哭廚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今日將刑故也。振亦惻然。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道之。敬宗不可。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逮球璘下詔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球九疇爲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

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命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謝釧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畢。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娛愛。因備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狂謂爲球所憑云。秋七月。振惡祭酒李時勉守正。歷搆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釋之。勸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罷市。蘇州知州張謇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蘇。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各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編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相勸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朝覲至京。遂受旌典。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有牧馬者擾其民。謇笞之。領牧者譖於振。捕之下獄。謇楚幾死。謫戍邊。十三年。福建參政宋彰交阯人。結納中官。肆侵漁。餽振得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斂。貧乏者爲所迫。至不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句攝。號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十四年冬。北酋長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貢馬。報作三千餘人。振怒其詐。減去馬價。曾使回報。遂失和好。衆數萬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警報時至。振不與大臣議。勸上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七月十七日。駕發京師。八月。至土木。敗績。車駕北狩。皇太后命籍振家。其珍奇寶玉綺繡及金銀。凡十餘庫。磔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英宗復辟。追復振官。立祠祀之。先是正統中。振作大第於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第左。及土木之變。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寇中。反爲寇用者。振族黨並誅。第宅沒官。改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寇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敕賜祠額曰旌忠。憲宗立。以言論毀之。

阮浪。河間人。侍英宗南宮。浪下內官王瑤者。往盧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絛拍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瑤。瑤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醉。褪衣。忠因見其刀袋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瑤。解之。假而入皇城。白塞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命浪遣瑤以刀袋賞忠。求外應。瑤竟以此與浪義子通緝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殘煉。苦慘備至。卒不承命。斃獄中。英宗復辟。平忠亦凌遲。贈浪御用監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錫子鉞錦衣鎮撫。

曹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稍附內閣徐有貞李賢行己意。吉祥侍禁中最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福建諸寇。皆充監軍。號都統。因帶去韃官軍能騎射取功。遂收置麾下。結爲牙爪腹心。後迎駕。亦用此韃爲助。俱冒大職。兄鐸從兄鍇。皆都督。弟鉉爲都指揮使。韃官伯顏也先等。亦爲都督。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與石亨爲左右臂。時稱曹石云。後亨敗。冒功者皆奪爵。此輩以吉祥庇。得不動。吉祥竊歎曰。亨與我同亨死。我安得不反。結事歡鵬御史楊瑄等。皆論奏吉祥。吉祥泣訴於上前。得免。以故志益驕。未幾。黨陳汝言敗。上漸覺吉祥。且厭其干國事。欲抑之。念迎復功多。所優假久之。上廉迎立外藩之誣。因銜吉祥李賢。一日。因極陳奪門不可爲功。上始大悟。重疏抑之。吉祥不自安。即懷異志。會御史論曹欽不法事。詔書飭

欽遂行謀吉祥。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及是。陝西有寇報。上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帥師往征。期是月初二日早。昂等陛辭行。吉祥與欽謀以是日欲乘機殺昂等。擁兵入大內作亂。事漏泄。是日晚。都指揮完顏者禿亮聞之。急詣長安門告變。時漏下二鼓。奏入。詔侍直中官執吉祥於內庭。欽等不及知。四鼓。欽與鉉及鐸鍇伯顏也先等統番漢兵五百騎。直抵東長安。欽見門閉。度事露。急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執杲殺之。時百官候朝待漏。聞甲馬馳驟之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鐸率數騎而西。殺都御史寇深。欲殺尚書馬昂。不得。得大學士李賢於公署。及尚書王翶於東朝房。又散傷廣寧侯劉安。欽遂縱火焚東西皇城門。會大雨。火滅。欽欲殺李賢王翶。不果。賢被刃傷。欽叱刃者殺之。且告賢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駕。今被逯杲返欲相害。因擲頭示賢曰。被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之者多。既除之。可即請命。欽請賢爲作草疏。進賢就朝所索紙爲草疏。仍同翶自門隙入之。時爽孫鏜領兵至。圍之。翶得脫走。比旦。王師漸集。詔會昌侯孫繼宗領兵討賊。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鍇於陣。又斬鐸於欽第。欽匿其家眢井中。引出。斬之。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斬之。賢聞首惡既盡誅。恐衆心危疑。即具疏。請宣令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奏。是日晚。上御午門朝百官。詔吉祥磔於市。籍沒其家。餘黨並放嶺南。遂詔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贈瑾梁國公。諡忠壯。深少保。諡莊愍。繼宗進太保。鏜進懷寧侯。昂翶賢加太子少保。進完顏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金英。在正統中。與興安同時爲太監。二人俱志端識卓。咸謂其有大臣風度。當正統己巳之變。人情洶洶。或謂遷以避之。二人奉上命召廷臣集丹墀下獻計。且對衆誓曰。寇旗決不可使過都。惟嚴固城守爲是上計。時惟于謙主守議。二人協之。選將練兵。爲戰守長策。區畫有方。時侍講徐珵負時名。以其占術。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首叱之。令人扶出。又宣言於廷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成山侯王通欲挑京師外城。與安沮之不行。賴二人奉景帝主謀於中。固守之議始決。景泰中戊。英奉命南京。時公卿俱餞英江滸。薛瑄獨不往。英心重其人。及還京。每揚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時景帝有易儲之心。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誕辰。蓋謂懷慇以餂英也。英叩頭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蓋所對者憲宗也。景帝默然。時景帝最信任于謙。言官有言其柄用過重。興安曰。只說日月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諸公尋一箇來換。於是衆議乃息。英宗復辟。斥逐之。憲宗在宮中。知二人忠謀。仍擢近侍以壽終。

懷恩。直隸河間人。禮科給事中戴綸之幼子也。綸字希文。侍宣宗於皇太孫時。以諫獵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名懷恩。成化間。任司禮太監。恩初受學翰林學士錢溥。恩謂人性頗正直。又長於問學。及任司禮監。上愛之。一日。遇聖誕。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某之惠。願留此金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恩從容。以前金爲壽。成化甲辰。僧繼曉以服獻大建淫祀。時主事林俊諫忤旨。人皆危俊不測。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開大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與天下之心。奈何

不敢奉詔。上震怒曰。汝與林俊合謀欺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因舉御前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遂徑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已而上亦釋俊。時有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必動。上允之。敏持疏謁恩。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實不能為禮。問何為。敏曰。已得旨。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指其坐處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今乃為此耶。敏惶怖歸家中氣死。又有章瑾以獻寶石進鎮撫司。上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賄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朕命乎。恩叩首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惟王恕每疏諫時事切直。恩力扶之。每疏至。輒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時太監梁芳有寵於上。或告以固寵之術。時上雖愛興王。為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哉。芳以為然。乘間言於昭德宮。勸易儲。時懷恩聞之。歎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召問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遂閉門不出。已而詔往鳳陽守陵。以覃昌代之。丁未。孝宗即位。召還。時何喬新有人望。大學士萬安欲逐之。與[illegible]禮部尚書。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去南京耶。安默然。上斥安。安乞哀。猶無去意。恩遂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恩雅重王恕剛正。力薦於上。遂召為吏部尚書。其黨正擠邪類如此。大學士劉吉黨安。嫉恕。恩深知恕賢。力護之。得不害。時言路大通。造言者過激。或指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恚。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其黨遂不能起。人雅慕其義云。

阿丑者。憲宗時優伶也。多機警。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多有諷諫之風。時汪直驕橫。一日。丑於上前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懼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由是直寵稍衰。時王越陳鉞附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上哂之。而朱永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彼二千為保國家作屋。上密遣人察之。永懼。即撤工。時上下行政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之。不罪也。丑每事規諷多類此。

汪直。廣西猺種。幼被俘入昭德宮。黠桀。最有寵。陞御馬監太監。憲宗懲李子龍事。設西廠置獄。命直往外刺察。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騾或驢。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韋瑛者。市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為僕。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直收之領校尉。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闘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切迴避不及者。即加箠楚。致煩上聽。衆從效之。多為屬書。誘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託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楊榮曾孫曄以人命入都督。為瑛所劾。謂曄家貲鉅萬。付納生人棺中。招集亡命下海。謀不軌。即捕下獄。波及其姪郎中楊仕偉婿主事董序。即家拷及妻女。仕偉備受酷刑。曄死。因籍其家。沒入口貲財。赴京。所過鴟張虎噬。有司賄賂狼藉。且謗及諸大臣。上由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尚書尹旻。引為內助。都御史王越。因從征識瑛。藉之通情款。直益縱恣。御史王本。嘗貴劇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章。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布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遣校尉四出。內自京營。迨外鎮守總兵等處探聽事情。服緹鉗制。沿河分布羅詰。獨嚴於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途皆阻。商賈不通。直又日挾數千百人所在穿繞。叫呼辟道。雖大臣莫不引避。一日。過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掖下呼名。朝服。校尉擁逼而去。直佯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每訴於上前。皆沮之。發南京。韋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訐人陰私以固信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驚懼。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賁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作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己而寵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己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忌憚。傷害良善。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曾欽之反。皆由逆黨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鑑。方妖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搔動人心。一如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罷賞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姦邪之黨。其有謀逆姦網。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驟落無虞。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疏入。上震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詰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姦弊。有何壞法。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珝潸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迨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竄黜罰。惟命不避。於是恩降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會回話。儻上召問。幸勿變前言。皆

等曰.唯.恩等去.輅擧手加額曰.衆先生皆爲朝廷任事如此.將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擅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尙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劾之.留中不報.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復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衞差操.諸旗校在外者.俱撤還.人心快之.然上之密信任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綬於鎭撫司理刑.直目不知書.綬粗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輅等言雖行.知其禍尙未已.而項忠初具草.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尙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選.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以次當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翔與吉於蚤朝.越曰.汪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況直加意扶披.何爲亦論列乎.翔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無以應.遂與吉疏.時廠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籍.旣革.其人各散去.將宗武囚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項忠竟革職爲民.六月.御史戴縉言.近來災變洊臻.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糺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華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贓貪.又如奏釋潞微冤抑之軍.因禁褒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奏允.卽將西廠革罷.又見皇上此心.卽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伏惟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改.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淸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幷條數事.其一.令大臣自陳.幷請收內府各監及錦衣衞禁治.上悅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縉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吳綬.達於直.直得之.爲言於上.然後奏之.御史王億亦奏.以爲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傳聞四方.莫不唾罵.於是直復開西廠.調察益苛.人不堪命.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諷楊華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尙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喜云.其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尙書張文質執下廠獄.上聞.切責錦衣衞.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案斷無算.爲鎭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轎之禁.又請查都城逃軍民.皆從之.直旣與大獄.猶不快意.或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謀之王越.越曰.外夷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釁.十四年.直欲自往體察.閣臣萬安亦以爲不可.乃以馬文升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爲名.許之.至遼.不見敵.因殺無辜.掘死人髑髏以報.文升因之得罪.又與陳鉞比.陷副都御史牟俸.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初.直之行也.鉞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爲之地.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諷居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告保巡撫官行事公當.會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鉞嘗爲山東布政.牟俸時爲巡撫.有隙.俸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鉞索私租.勒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官請託之私.由是怨謗喧然.直付往南京.閱之.未發.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嗾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幷浙江僉事吳瑞.鎭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滸.蘇州推官華淸.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端.驛丞甘仲賢.養官王祥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餘命錦衣衞差官逮治.凡半年.瑞等始至.謂朝宗與俸有連.仲賢其壻也.爲華淸通賂於俸.衡亦俸鄕人.斂民財以餽福.爲部民所訐.黎福按之.柳滸代行賂.幷吳瑞按宋端.皆受賂.俸不能察.理刑千戶吳綬拷訊.皆不實.俸獨誣服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追入官.俸不能辨.連坐者共爲備納.部擬俸等各坐徒杖.贖還職.翰及福皆無罪.釋之.奏上.上以俸職司風紀.容通私賂.謫戍.朝宗調市舶提擧.十五年.直請加尹旻太子太保.從之.給事中王坦.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良年老居先.嗾直奏良疏謬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路.調廬山知縣.蓋尙書王直大學士劉珝實主之.遼東失事.直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尙書林聰.往勘.諸將降罰有差.時宣大遼東告警.直往行邊.還.陳鉞復希直意.奏言.薊州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薊州三衞.捕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招侮.莫若發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掩其不備.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姦.尙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鉞奏得行.仍命鉞參贊軍務.方鉞奏上.子俊以鉞開邊.釁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鉞.鉞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遂蓋自薦遂得此命云.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威.乃招誘夷人郎秃等四十人來貢.欲寘之死.且言薊州三衞.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請錮於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賜敕獎之.加直祿米三十六石.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敵.發邊兵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時事.中言校尉不宜緝大臣.直怒.奏請同行.人皆危之.軍還.亦發及受賞.二月.襲敵威寧海子.走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掩敵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坐戍.凡劾鉞者.幷兵部官皆奪俸.直與永越往遼東備敵.永行而從.命督京營.十二月.敵入大同.直永越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頒賞.其報捷人汪鈺.陞都督僉事.直之姪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敵犯宣府.直與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鎭大同.悉召回遊擊參將等官.直怙湖監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謀畫策.推恐罪及.邊方小警.輒諷等將重報之.興師勵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爲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責之以彌縫.敗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屏金紫.典禁兵.職侍衞.據津要者.比比.要皆上下相蒙.凡奏.不勘不覆.盡失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興事.妨廢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爲奇功.其它大率類此.紀功官惟命是從.惴惴不敢出一語.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側慮附和.取容說.始蓋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皆開三大釁.自是邊境無寧日.士馬疲斃.餽運耗竭.公帑私藏皆赤立.邊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與軍.和

習久．交最密．直時忘愼．洩禁中語．越疏之．且以語其所厚者．及徙蓋州．直納陳鉞賂．欲寄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感事之洩．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尙銘以聞．上賚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遂於內．因發其交搆事．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孟密金寶．與萬喜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關讒搆．上頗聞之．并得向欺罔構隙之狀．漸疏之．不使入．於是科道官交章奏其背縱幻擾．請仍罷西廠．得旨俟之．萬安約劉珝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朝廷不從．吾儕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珝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以進．上乃罷之．中外欣然．珝有慚色．蓋珝無它腸．爲越所讒．說者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鄰益而姦．傷在國脈．一狐遠竄．羣狐復穴其中．爲害更甚．上雖聖明．不能盡摘也．直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拘執．巡撫郭鏜以聞．上惡之．切責．謫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趣之行．直之前後出使也．服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爲饌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銜之．至是被謫．道經曲陽縣．有司聞風畏避．直至聞家．困臥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饜以進．與共．直遂忘爾我．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也．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舉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尋有劾其八罪者．降奉御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至尙書．與吳綬皆爲民．侍郎張鼎致仕．韋瑛謫外．餘貶謫有差．項忠．強珍復職．陳鉞已先二年爲都督馬儀所訐奪官．後坐事爲民．馬文升尙在戍籍．右都李裕副都屠滽以爲言．奪俸．蓋上猶以蓋州事爲文升罪也．惟尙銘因直見疏．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鈎取名譽．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遝杖百．充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韋瑛謫萬全衛．計邀功起用．自撰妖言．陷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鞫．得白．上命斬瑛梟首．磔竄論罪．被歷者盡釋．淡蕩間諸大害悉出．莫不稱上之明斷云．

王敬事憲宗．爲太監、與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王臣者．初爲姦盜．被撞傷瘸．號王瘸子．多妖術．所至縱暴．橫索詐貨財．搜取奇玩．官民并受其害．凡江南耆舊古玩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令諸生集公署鈔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卽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箠之．諸生趙汴等鬨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江南巡撫王恕奏謂近見太監王敬．齎來賀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輒以朝廷爲名．需索詐害．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鎭江諸處已索銀數萬．而他府可知．發鹽一萬餘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有奇．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江西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五萬餘兩．其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總伊擺布．觸越祖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

明正法典．上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敬等在外矯詐爲姦惡．東南罹其荼毒．非重獄不足以謝天下．給差官校械二人下錦衣獄．王敬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快之．

覃吉．憲宗時一老閹也．性溫雅誠篤．勤學問．曉義理．孝宗在東宮．吉入侍．常口授孝宗以學庸及論語諸書．暇則開導以愛省政務民間疾苦．且言前代宦者．專權誤國之弊．尤切．嘗曰．奴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以是親賢賴吉薰育實多．一日．孝宗從他閹誦華嚴經．吉入．速匿之．則以孝經展誦．蓋知其必謹己也．吉跪曰．千歲得無誦經乎．孝宗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敬憚如此．旣卽位．賜以東宮五莊．吉懇辭．且進曰．天下山河．皆皇上所有．何以莊爲．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願皇上還之民．朝野爲韻語曰．一覃育孝宗之德．

李廣．內官監太監．事孝宗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成疸．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殞．中宮方咎廣．而淸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給事中葉紳奏其八大罪．給事中葉紳奏．略謂吏久而姦．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於李廣．雖云自殺．實天所誅也．其餘黨類蟠據於中外．里巷傳聞．士人闊議．凡有欲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據剝削．已不容誅．況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其私蓄．盡收其私人．合其數千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民力弭災害也．御史張縉．部郎王雲鳳．亦以爲言．上命內侍搜廣家財．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上悟．廣贓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詣戚畹張壽寧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尋雖得緩．而納賄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明書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十八

宦官傳二

蔣琮不知何許人。少入宮。累陞至太監。孝宗卽位。守備南京。多放縱恣肆。先是沿江蘆場。軍民開墾。辦納糧課。及供各營柴薪。成化初。江浦新生沙洲。縣人先後承業。以補沈江田畝租賦。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於三廠。遂收其利。而歲額租課如故。孝宗卽位。詔歸之民。御史姜綰等覈按。而琮屢囑託。使斷歸三廠。綰等遂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縣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於理。明正其罪。刑尙書何喬新覈。移南京勘處。其時適有後湖勘冊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元武湖中。戶部官同給事中管理曬晾。及有事查理。移文內府關鑰。方許過湖。禁甚嚴。後守備人員。於邊湖灘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年。南御史余濬言於朝。行南戶部。委主事盧錦會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皆於洲上藝種蔬瓜。又於湖灘放牧牲畜。伐蘆葦易錢。爲修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共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及南戶部勘閱。而琮遂疏辯。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罪狀。爲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速謀排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汎據及御史劉愷方岳。幷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尙書何喬新。主事曾與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之。上亦敕南京併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適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寺正周昭。會後湖勘盧錦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設椎溺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遊禁地劾之。鏞遂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竊官地蘆薪。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錦爲民。謂向無罪。所擬未當。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上遣太監何穆等往。而綰等及琮更相奏訐。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勘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投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與宏爲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幷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無諸人款狀。請仍行穆等重勘。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曾玉、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田地。悉歸之官。又擬璧昭向俱贖杖還職。守隨降調外任。於是守隨調廣西參政。璧降吉安通判。向靈南驛丞。而綰等逮至。下部院會議。綰等有乖風紀。琮累辯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襲受獻蘆場之類。幷南刑部侍郎阮勤。僉都屠瑤。大理卿吳道宏。寺丞屠勳。擬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尙書程宗。見任侍郎黃孔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綰等訐奏。詞所連及者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爲決斷。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搆詞訐奏。頗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樗、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程宗、免問。黃孔昭、阮勤、屠瑤、吳道宏、屠勳、各奪俸。於是綰等皆調州判官。愷縣丞。初綰等下獄。而琮治事如故。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璠。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逐御史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鼎等。御史張賓。亦以爲言。皆不聽。吏部尙書王恕上言。琮獨寬宥。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率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爲過。若謂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乎。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劾。爲何復如此說。不允。自綰等降調。而琮之勢日重矣。琮小有才。言事班班。上且厭且喜之。先是李孜省遣戍。遇赦當還。琮在印綬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至。下錦衣杖拷死。上甚悅之。命守備南京。至德州。奏劾都御史張鼎。創爲新法。於冥定河閘等。陸路千有餘里。築堤垣掘塹。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高下不一。一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農月。興不急之務。愁歎之聲。溢於道路。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何益於事。諭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乞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存永樂以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爲革沽頭主事。及南直隸巡河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於是愈自恣。謂人莫己議。驕恣不法。而勘官皆右琮而抑綰。琮愈橫。復訐奏南兵部郎中婁性。違威擅權。欺凌軍職。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任倫等往勘。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部員外郎袁爔。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會廣洋衞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爲軍民所苦。又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逮問。獄具論死。仍宥之。發

孝陵充淨軍。性亦革職爲民。

王岳。逝化人。淸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入黨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不骫。時東廠司詗刺。由科道官多走謁岳門。岳接以禮。多正對。會廷臣欲誅瑾。岳獨是之。因密請於上。瑾因中傷岳。謂岳授意東班。令論列中官。且云請試之。論岳欲杖朝官。觀其解否。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乞宥。上大怒。謫戍孝陵。行至臨淸。賜死於舟中。

潘敬。祥符人。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蠱肆。誑上行私。武宗每召問之。輒對以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論列。罷之。

孫裕。眞定人。孝宗時舊璫也。嘉靖中。進獻皇稱宗。不考孝宗。及戚畹多罹憲網。泣控上前。極言不可。頗論激。世宗怒撻之。遂自經孝廟中。朝野傷之。

劉瑾。（附崔杲張永孫和劉遷等）陝西興平人。本性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之。又自稱云賜姓。驁悍陰狡。有口辯。皆慕王振之爲人。孝宗時。犯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孝宗大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宮聰明。但未皆學問。先生宜勸其讀書。輔導爲賢聖之君。旣崩。武宗卽位。瑾方執役鐘鼓司。與同遊谷大用等俱得幸。導上遊逸。凡道路中革監格、各城門監局、內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爲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有空名。又嘗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於賂司禮監乎。上從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於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擾。先是苗逵率師禦敵。報功多虛冒。由是瑾得擅心。因而濫敍者甚多。衆不敢間。然猶憚孝宗節制。未盡肆。及是撤然率其同黨。先上意向迎而道之。舊制。視朝臨幸。隨從內官皆有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至郊廟尤肅。帶刀披甲者絶少。蓋敬天事神爲重。不敢過多夸耀也。至是漸增至數倍。賜蟒玉。禁城中乘馬者不可勝數。每出。明盔甲。炫服擁簇。看帷時享。填塞殿庭。南郊尤甚。正德元年正月。傳旨劉瑾管五千營。時已自鐘鼓司改內官。尋遷督團營。上旣信任。得自便。視朝每晏。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疑之。先後屢疏力諍。或報或否。二月。極言臣等伏見皇上春秋鼎盛。數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瀆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䘏。臣等叨居重地。而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議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猶

心反逆。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上報以待斟酌行。然瑾等益惡。旋卽若遣。九月。太監崔杲等往南京蘇杭織造。瑾爲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不允。特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救。健等言救不敢撰。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俱給價。上意未決。猶欲全予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杲所請鹽引。可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上曰。旣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上曰。該部旣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卽以鹽引與之。省其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獲多。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之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旨。卽於船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官吏調鹽少觸。卽加笞辱。而隱忍受之。至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有三四個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災異數見。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疏陳杖謫。死於獄。健等極諫求去。報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健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劾上。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留中未下。上命太監陳寬等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正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寬等辭去。其意未決。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陽草疏。倡九卿科道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洩其謀於八人。明晨。健等持之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相對泣。上遣司禮王岳詣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託吏侍郎王鏊趨詣閣候健。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岳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不能出一語。岳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岳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旋退。鏊謂岳曰。設上不處。奈何。曰。我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遶上前伏哭。頭觸地曰。非上恩。奴儕且磔餧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岳[illegible]衛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閣議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不過逐結內外。去其所忌。欲上出入自行私耳。遂伏地痛哭。上怒。收岳等於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諍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閣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其禍猶緩。天下尙冀其知而去之。若旣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不並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決去。陛下知之。幾欲去之。乃使之尙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此數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內外不協。禍患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遷。雖給夫廩賜敕乘驛。而意絶忮。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

瑾在舊憤也。岳輩發南京充淨軍。死於臨淸舟中。方靜時。東陽策內黨膠結未必勝。閣中舊臣止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講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遂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囁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健遷去位。越五日。傳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爲前。鬱悒不樂爲後矣。旣事出不意。衆皆駭愕。且爲健遷惜。給事中呂翀上言。二臣受先帝付託。隨事救正。思以盡職。今輕棄老成。誰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翀言。不聽。劉蒞又以爲言。亦不聽。日伺韓文無所得。適有解摺銀輸內庫事覺。歸罪於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申救文。遂落職。并除昂名。瑾益自恣。乘上遊宴時。袖諸章疏瑣屑者進。上覽而厭之。麾下。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決。上嘗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府尹陸珩。遍示諸司。兵部尙書林瀚。聞之嘆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方勁。太監高鳳并其侄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宏、蕭乾元等。各具疏言健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諸事。上大怒。差官校械銑、彥徽等下詔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跪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詔逮承慶瀚珩洪翀蒞。承慶停半祿閑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蒞洪翀等三人。銑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於闕下。昭道宏乾元逮未至。即南京杖之。俱令爲民。旣而吏部擬

降瀚浙江右參政。珩爲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疏救除名。李夢陽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潘鏜。以附王岳。竝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管衛事牟斌。頗寬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謫之南京。以徇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爲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恨韓文李夢陽。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陽逮至。以康海救得免。禁錮嚴。尙寶卿崔璿。冊封副使姚祥。擬任戶部郎中劉繹。督餉工部郎中張瑋。以乘轎。璿祥瑋枷長安門。璿張家灣。凡歸家枉道。請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黜降。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嫁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鍾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與難獄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淸。南祭酒章懋。太常卿呂常。病歸爲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頒敕令鴻臚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皆焦芳所爲。瑾旣不通文義。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不謹黜歸。屬大同巡撫崔巖以贊辦薦。改兵部留京。張文冕者。華亭縣人。爲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瑾門下用事。所擬章疏。皆二人閱之。撰僞旨付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谷大用先主西廠。復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榮、郝凱等信用。入錦衣詗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鎭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都察院書其名。叱責謝罪。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

官五百八十餘員。北河南山東西鄖陽薊州保定蘇松鳳陽寶貴巡撫。魏公徐俌郵無錫莊田。撫按艾璞、曾大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遂與魏公。璞大有戍南海。寇讓瞻相交結。復其護衞屯田。凡事先以威劫賄賂。隨之。選法獄情任意顚倒。陞官謝薄者。隨即革職。加賄又輒用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爲。不顧理法。各處鎭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瑾故。縱爲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立地皇帝。創爲新例。罪無重輕。類決杖永遠戍邊。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者數年死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杖且枷且戍以爲常。至都給事中許天錫。懷奏疏縊邸舍。其有降調爲民者反以爲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一卷。傳旨詰問。執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鎭撫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跡。而逞其詐術者也。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而併坐縲絏。互相猜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蒸蒸。若拘繫數日。人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寘之典刑。上從之。得釋之時。曝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算。劉健謝遷旣家居。亦岌岌不自保。健二子恩生。胥爲通政司程文。遷之子編修丕。弟主事迪。皆革職。瑾猶未已。復勒二人爲民。先是詔訪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西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鎭撫司鞫問。吏部尙書劉宇阿瑾意。劾布政林符郡資李贊。參政伍符。參議尙衡馬輅。知府劉麟。推官諶聰。知縣汪度。訪擧失實。而鞫詞連及健遷。瑾特至內閣。必欲逮并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抗聲曰

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旨下如之。禮等謫戍邊衞。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聰度罷職。且著令。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嫉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雍泰樊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籍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岑濬事與潘蕃并逮坐以激變。王鑾及左都御史屠滽力救。謫戍極邊。又并與健等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百七十五人。前尙書秦紘以家人歷告侍郎黃紱。通政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錢鉞。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紘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紘高安人。鉞新城人。家人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述及在事諸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又裁其科額至五十名。獨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芳子黃中。恚不得鼎甲。即授編修。宇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人。凡其鄉陛見者必注目。有一少卿錢理。拜起不成禮。馬永成笑曰。此公鄉人耶。瑾大慚。會安定人吏部郎中張綵至。貌偉聲閎。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即塡文選郎中。未幾。陞左僉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尙書用事。言無不從。吏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覲。各布政例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鑰過淮安。貸所親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刎於舟中。給事中鄒纂查延綏功次。縊於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諷之。謂利歸於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斂餽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鉤查故案牘。凡缺少者。浥爛者。悉調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鄭瑋、王宗彝、周南、王崇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賠償

碧至籍沒。所貲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斂擾染。靡有紀極。初。諸邊鎭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爲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耕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三家端午競渡。邏卒以爲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鄰。有瞰河而居無鄰者。以河外民坐之。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校所過。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貪饕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甯杲等嚴兵捕殺愈熾。亂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饑饑欲噬。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爲一拜禮。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慴怖不敢仰視。即所厚者。時亦厭薄。嗔翰林官平揖。以牘充政務爲名。故南調外爲民者。徐禋等二十人。甚至重定官額。其褻爽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陽之免。康實投袂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兩京祭酒。頗敬王鏊。倚李東陽。鏊戚戚不能安位。瞞貲供絕。則曰。王先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得免。楊一淸以邊警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革世爵。亦得免。罰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鏊去。東陽託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黜弄。惟一淸先卒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尙書。召還入閣。王瓊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貓竹廠草場。并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甯侯周彧賜產。術士余曰明余綸余子仁盜。出入其家。以瑾侄孫二漢者當大貴。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杖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鎭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爲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會寘鐇反甯夏。以誅瑾爲名。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淸總督。太監張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爲功。未至。寘鐇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首於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入。永知。徑趨上前。訴己無罪。爲瑾所間。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爲解。且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邢琪錦衣百戶。瑾持不可。邱聚主東廠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謫南京。王瑀建新第大內。誘上居之。因奏買人居材。瑾怒。罪其人得止。同黨多怨之。雖威行宮省。其勢實孤。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淸說使誅瑾。爲天下除害。永許之。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上方賞永。未有以中之。既入見。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衞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永成輩共証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遽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於東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因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倅從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譁如沸。浹日乃定。丁酉。下瑾於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璽一。穿宮牙牌五百。扇中所匿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衞於午門前訊鞫。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賠退攤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田宅。韓福黜爲民。劉璣曹元革職閑住。神英奪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鞫瑾於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提之。瑾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拷掠。是日微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成獄詞奏。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命徇於市。凌剮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啖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其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誥命。既死。賜祭葬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設祭。致餽帛。贈之辭蜜。初。京師私語籍籍。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計爲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鷄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錚然。相觸不絕。及瑾死。先葬期止二日。方密旨封門。曳景祥棺棄於路。既而剖焚其屍。人咸快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親蒙先帝及陛下委託。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擅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竄改。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逕出臆見。逼令將庭。眞僞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苟冀淵衷明見。謂不於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蒙特降俞旨。放歸田里。上曰。卿受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其最顯著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塋。有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諳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爲。乃於繼者奮於上。往通州張家灣設皇店。榷商賈舟車。徵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稅。中外多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囊。僕隸徒亦數萬。建香山碧雲寺。自治塋域。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內帑。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其父銳。後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既貴。不與之見。同類面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遂爲公恩。超授銳後府右都督。總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銳帶俸朝參。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士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

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館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一匱。較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緝。已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艑艚。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鹽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官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其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武宗已登遐矣。先所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韋絨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齎敕書皆失之。其後於經侍上。上既感疾。飲食多不當。經挾寵應對。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憑藉至是。其寘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督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諸內豎齒。自是疏斥不得復見上以死。張永初稍持正。掌御用監。 患命總制宣大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禁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爲一軍。不許。敵退召返。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七十九級。隨護南征。周旋王守仁收寧後之功。而雄後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廠。得幸爲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扈從前後。儹獲各萬計。銳假緝事。使捕諸司。稍不順。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兒婦。廣以提督軍務僞功受賞。時驍武驕。誘上巡遊。竊盜。官軍不敢捕。見流寇記。它如孫和、謀管閣營。挾勢通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植。指斂役錢。公私罄耗殆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學、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邱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守。復賄江彬。扈從巡遊。與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婦女。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爲此輩所誤。天下莫不恨之。宦官之禍。於斯而極。世宗卽位。重者發孝陵充軍。或司香。弟姪封伯者皆奪。張永降奉御南行。餘逐都察院鞫治。率止薄懲。事閹任其條。雖稍抑。而罪罔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爲首輔。言於上。取永回。仍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李芳。京師人。歷至乾清宮管事。內官監太監。事穆宗東宮。性鯁直。喜讀書。學問優長。及卽位。每有過失。芳輒直諫。一日疏奏以爲昔在東宮。侍奉聖主。每接綸音。詞理嚴明。事務精詳。眞天縱之聖。出於尋常萬萬。而海內蒼生。莫不延頸以望。君臨天下而樂其至治也。自聖主嗣位以來。今六月餘矣。太廟祭告之禮雖行。而內殿日久缺禮。未蒙躬謁。以展孝誠。朝儀雖設。未蒙早起。諸司章奏。雖有溫旨。未蒙御覽親賜裁決。凡此數者。皆與政之緊。臣等府中諸臣輔導無效之罪也。臣謹按祖宗時。每日常期出朝。先詣奉先殿拜謁。蓋亦晨省昏定之禮也。今聖主於太廟祭告之禮。謹故事奉行。而內殿諸聖祖聖母及先帝與母。故有定省之禮。宜於躬盡。則負荷罔極之恩。何由以爲報乎。且聖朝以孝治天下。以聖主奉先簡略若此。將何以慰海內之望也。祖宗時出。俱在五更。故朝畢百官奉職。寅假自持。今聖主出朝太遲。百官入侍太早。既至。朝回。則皆飢倦不堪。政事荒廢。恐日復一日。百官懈惰。非國體所宜也。祖宗時退朝後。卽御便殿。宣召儒臣。講論治道。裁定奏章。故世底隆平。治臻太和。今聖主退朝後。深居九重。諸臣不得再對。仰接龍顏。謀

議政事。諸臣將謂聖主不喜於言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恐忠鯁醇厚之言。不能上達。回邪壅遏之弊。由斯而滋也。祖宗時百官奏章。出自宸衷。親爲標決。今聖主諸司奏章。未見沈潛簪覽。詔翰批傳。諸臣將謂聖主不喜於政也。况國家事機重務。戶口錢糧。百官賢否。軍民利病。皆載之章疏。若今覧之不覧。恐政事漸廢。無由得而聞睹矣。伏望聖明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繼述之不易。克勤政務。每日早起。先謁列聖。以展孝思。次卽出朝。以率臣下。退朝後或御經筵。或御便殿。澄靜收心。默思治道。講論奏章。諮訪民瘼。親爲批決。則獨理萬幾。事事有不難者矣。疏入。上頗是之。後竟坐事死杖下。朝野惜之。

陳奉。湖廣承天人。初自興邸入宮。至萬曆中。累陞爲太監。奉敕監湖廣稅。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鷙有心計。人皆畏之。奉悍而騃。貌倨傲直一木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計厚糜與譚利害可否。唯唯推諉。衆皆喜謂易制。且奉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鷙人穿鼻。投賄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奉皆收用。惟所欲爲。不復顧忌。且奉敕提督泰和山。轄行都司。搯香稅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玄嶽宮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不勝淩轢之苦。奉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津。及各村落。皆揭竿拽黃旗。濫徵疊收。慘傷汙辱殆遍。初至。徵荊州府推官華鈺等。往各地方査倉庫不應。卽參奏逮下獄。巡按曹楷止之不聽。奏楷陽經陰害。抗旨撓稅。又奏誣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荊門知州高則巽。又有奸人奏湖廣各屬存留羨餘。漏稅贓罰。空餉佃價。不止鉅萬萬。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墳中金牌萬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未開金窖。黃金鉅萬。每被小民盜挖。詔清查解用。凡鄉紳生儒商賈之家。皆嚇以奏請抄沒。搜索殆遍。少有齟齬。直入內室奸辱。或擄掠下獄甚多。二十七年十二月。武昌漢陽二府人不勝憤。聚千餘控之所司。皆錯愕。第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界。衆往訴。怒曰。聖旨誰敢違。卽鼓譟拋甎石直上。撫按豫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從人重傷者甚衆。明年正月。奉始若有懼心。奏謂小民勢窮所迫。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繁。數難取盈。朋掘故塚。金多遺亡。請貸於民。猖獗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解進御前數之多寡。難以取必。而更添金銀異寶之奏。與它遺落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參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束之。奏劾孟化調用。夢禎降處。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爐等物。勒居民認償銅鈎。鈎肉銅拶。拶婦人乳。諸生被縛者十餘人。并拘鎖鍾祥縣知縣鄭堯鈞。遠近大譟。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士民於三月望日。訴之兵備副使馮振孫。知府王禹聲。求解。忽有衩服覽訪單入城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餘家。送奉處皆拘空室中。奉一一詰問。使羅至城中淘憫巷哭。奉適於城外杜茂處宴會。夜闌始歸。士民呼噪而隨。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參留守蔡國琳等失於彈壓。當治罪。越二日。茂有養馬人。稱疏內士民姓名稿在劉榮家。榮茂客也。衆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兵。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卷其家貲。諸生避宿玄嶽宮。追而縛之。有截耳折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而諸生多被逮。多死於獄。擬孫等皆創爲民。僉事馮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贓殺人

無數。江吳盜賊兵。僭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悛。人心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恐。奉因勸趙京藉邊方。奉所遣人。皆直至有司堂坐。逼取庫銀。凡商賈至者加稅。又欲盡騷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盤驗。往稍遲。因參朋謀。勒指宅棟如皆逮問。時趙京將去。百姓喧聚遮留。奉怒。率甲騎三百。發矢刃。殺五人。傷二十餘人。於是比屋齊臂。皆起格鬬。遂攻稅府。奉度不能敵。自焚大門脅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傳諭。殺命使禍必叢。今已破膽縱之。朝廷自治。衆始持瓴石林立。奉急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被論革職。湖口太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從欺罔課。上怒撤奉回。敕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校尉體訪。發縛投江者六人。餘爲士人所獲。而以工侍郎趙可懷往代可大。諸司衛奉至荊州。將登陸。所攜多違制之物。忽舟焚熾。楚人赴可懷呼號者數萬人。可懷撫之。仍疏請罷宗潞沐地。求寬歉。不報。執奉用事人。索實跡。因訴列四十餘條。大者如初至襄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値萬餘金。又索襄陽王金花玉帶。値數千金。其餘如發墳墓。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數十萬。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是時天下皆有礦稅。而奉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諸名目。故其禍尤甚。奉至京。上治之甚簡。死。

明書卷一百六十

列傳十九

異教傳

史官論曰。原夫異教之興。莫不竊標理趣。陰挾伎能。邃理以虛誕爲宗。精伎以入神爲貴。使游其藩者。用意惝怳。莫窮其有無。誠驗證徵。益堅其信悅。始皇之惑安期。漢武之甘文成五利。石勒之崇禮佛圖澄。皆能感通夢寐。招致神物。一日數化。幻影見光。世主惑之。終身不寤。此夫伎之至妙者也。又其甚者。老莊明自然。竺乾尊寂滅。自然者以曠放爲適性。任性必蔑禮。蔑禮必倚法。其究也。流而爲申韓。寂滅者。忘死生。齊得喪。而自忍其身。忍其身者必忍於人。其究也。流而爲賊虐。昔者楚英好道而至於叛。梁武捨身而果於殺。此其徵也。明興。猶沿元習。崇事番僧。號帝釋國師。傾囷檀施。合宮嚴拜。以致藩封追從。雜以緇流。而北平之亂。實斯道爲之倡。嗟乎。梟惡落路。比於率獸食人。豈不信哉。今特標二氏之流有所可否者著於篇。以爲鑑戒云爾。

金碧峯月庭宗泐來復永隆哈立麻溥洽板的達觀孝李贄傳

金碧峯。宣州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峨眉山。絕粒啖柏葉。趺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

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謁曰。今欲斯。我將財貨納款。上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黷我耶。元臣曰。若爲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上抵宣州訪之。見一老僧端坐。太祖仗劍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劍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尙耶。因相語甚洽。僧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上推誠諮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眞帝王之居。後遂定鼎云。乃設普濟會居之。時有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博學有行誼。太祖起兵時已識之。洪武初。詔求道學。郡吏以仕魯應。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除黃州同知。初願備顧問。上曰。朕姑以民事試子。後以治聞。召爲大理寺卿。至是金碧峯應對稱旨。上欲求爲建醮司。仕魯三上章諫今天下學校尙未建。儒風尙未振。而先爲異端立赤幟。非所以翻道也。上怒。仕魯乞歸。遂得罪以死。小說家傳金碧峯事。奇幻詭譎多僞。

月庭和尙者。不知何許人。越國公大海守蘭溪。獲之。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越公留之帳下。太祖征婺州。大海與月庭見上。并上其書。上問月庭師何人。曰。師劉游宋濂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娶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上。安置和州。參軍郭景祥奏和尙毀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

宗泐。台州人。泐號季潭。性穎聰慧。凡經書一目輒能誦。長尤博涉古今。善屬文。住持京師天界寺。太祖嘗幸寺。見泐動止異常人。因令其蓄髮。欲官之。泐固辭。尊奉詔註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及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雷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太后將就葬。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擧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啓殯。賜泐白金百兩。有全室集行於世。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初名明天淵。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爲僧。改今名。爲人將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胸次清灑出塵。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覽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購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實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爲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代草。以故得達上。一日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親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道之。又一日召見賜之膳。旣罷。復上詩。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illegible]近玉牀。陛下彩雲生雉尾。座中金蕊勸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則謂以陶唐頌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筯雙垂。圓寂於墀丹之下。上令人視之。死矣。命葬之。有蒲菴集行於世。先是。復初被徵。其師訴公笑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及上欲殺而悔。因道訴語。上聞。遂訴至。亦欲殺之。訴曰。此故偈。偶拈之。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訴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某葉。檢視果然。乃釋之。

永隆。吳僧也。洪武二十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冒請者至三千餘人。上怒。命錦衣衛悉捕。將俱戮之。陞上言。願焚身代諸僧死。詔許之。敕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造入龕。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於其上。謂中使曰。煩奏陛下。過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中官復命。上乃宥衆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於天禧寺禱雨。至果大雨。上曰。此眞永隆雨也。御製魄僧傳以弔之。

哈立麻。西僧也。號尙師。至京。太祖偶往視之。命棠不拜。初太祖爲燕王時。聞西域烏思藏有尙師哈立麻。及卽位。遣中官侯顯以書幣迎之。往返凡五歷寒暑。始抵京。上命居之靈谷寺。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明年丁亥春二月。卽靈谷寺啓建法壇。命哈立麻薦福皇考妣。哈立麻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幸齋壇。是時見有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靑鸞白鶴日集。及金仙羅漢於雲端。白象靑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而下。又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都城有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表賀。上悅。賜金銀綵段寶鈔甚多。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其鞍馬儀仗與羣王埒。從者孛羅嚨悉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仍召至華蓋殿宴之。自是屢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𠺗吽。信者晝夜念之。大學士胡廣作聖孝瑞應歌以獻。上亦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唯翰林侍讀李繼鼎私曰。若彼旣有神通。當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𠺗吽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識者服其議。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爲僧能文。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燕兵起。爲建文皇帝設藥師燈。懺謝燕王。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削髮。太宗卽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廣孝疾革。太宗造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太宗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廣孝牀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至正甲辰至燕。元主灌頂受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笑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賜金襴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人不得闌。屢賦詩。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疾卒。死了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塔之。

姚廣孝。長洲人。性桀黠有慧智。初名天禧。世業醫。一日廣孝謂父震卿曰。兒不樂爲醫。但欲讀書以仕顯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樂。至正壬辰。年十四。出爲僧。居妙智菴。法名道衍。字斯道。遂刻意爲文。出遊湖海。時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讀書學道。好韜兵術。兼爲詩。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能自遁藏。人少知者。其友王行獨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道衍亦自負。嘗欲返冠巾。一日入城。見僧官從者顧盼。慨然嘆曰。僧官亦自有富貴乎。遂不果。已而知京口。賦詩曰。譙鹵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洲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靑靑眼倦看。僧宗泐見其搭膝高吟。謂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朔矣。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毘林寺入册。尤毅道詩文。自是遂知名。甲寅。詔通儒僧出仕。道衍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以宗泐薦入京。時太祖封秦晉燕等十王。太宗封燕。將之北平。道衍乘間語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傾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太宗已稔知。亦欲得道衍。爲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道衍遂隸燕府。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太祖崩。建文卽位。伊周齊谷諸王。相繼有罪。削爵。湘王自燒死。燕王懼。謂道衍曰。能卜乎。道衍擲與青曰。會會。懷出太平錢授太宗。密祝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唯。毋妄言。拜對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竊聽。故敢畢其愚。夫主上猜間宗室。使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鎭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數甲可三十萬。糧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二三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耶。且彼匹夫耳。臣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道衍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事在珙傳。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皆以大王故。方太祖初崩。大王入臨。至淮安。有詔不許。太宗怒。以道衍言還國。太宗召道衍入便殿密議。欷歔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忽簷瓦飄墮而碎。太宗不悅。道衍曰。此祥也。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因問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入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蔽天。太宗顧之曰何神。曰。嚮所言吾師。玄武神也。於是太宗傚其像。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太宗不悅。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行。道衍曰。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燕兵戰東昌敗還。太宗詢之。曰。前已言之。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及太宗將南。道衍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事在孝孺傳。當是時。仁宗居守。廣孝及郭資等日夜守禦。撫揃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北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礮。擾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與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聞之。條答附去。並中機宜。壬午。太宗卽位。冬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辰春二月。備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廣孝辭甚力。上曰。朕若非少師默運神算。何得天下大統。如此功烈。豈敢忘乎。今雖欲加官以報。輒辭。將何意也。對曰。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賴陛下聖神文武。得成大業。臣何功之有。況殊恩已蒙不勝感激。若又受厚爵。實非臣子自處之義。伏願聖慈給還度牒。放臣復爲僧人。則死無憾矣。不許。至是召見。令人以冠服被體。亟命宣謝。廣孝受命。然不育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未幾。特賜第於崇文門。有爲之卜妻於功臣家。皆固辭。後賜二宮人侍起居。不近。召還。上眷禮孔篤。每稱以少師而不名。是年六月。往賑南直隸蘇松等府。遂還鄉。初廣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以慈悲心。及聞燕兵起。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還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

不肯出。家人強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卽趨下拜。姊曰。我安用拜許多爲耶。曾見做和尙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不復再見。時郡中隱士王賓。人稱爲光菴先生。素與廣孝友善。至是愧其所爲。不與接。廣孝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廣孝力請。賓佯問爲誰。廣孝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廣孝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我老僧一見乎。賓答之曰。吾在斷薪。忙不暇也。廣孝益請久之。賓憐其誠。因與之約期而去。至日天未曙。廣孝已候立門外。日出。賓方啓門。遂相與再拜坐。賓語不及他。且連聲曰。和尙誤矣。廣孝有慚色。徐應之曰。彼時老僧眞誤。蓋亦天命所關。實不由我。賓叱曰。汝旣大誤。尙何歸咎於天命乎。且汝一沙彌。特受萬乘殊遇。而不能報。何反背之不義。心安忍焉。萬世之下。烏得無罪。廣孝悒然求退。郡幾退朝。上疏乞休。上懇留之。再懇。上察其誠切。因賜自便。丁亥。皇長孫出閣。充講讀官。戊戌。春三月。有疾。亟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尋遣太醫診疾。中使存問。病篤。駕再臨。問以後事。不肯言。逼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又強之。乃曰。泐季潭在獄久。願赦。上卽日出之。尋卒。年八十四。祭葬從優。詔加奉天靖難輔運功臣。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廟廷。尋官其養子姚繼。廣孝過閶門。見酒望書甚工。問誰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爲吾子乎。其人願以身事。遂辭其母從之。廣孝曰。情也。年不甚永。官止四品。歸以見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爲賜名曰繼。使侍東宮讀書。未幾晉尙寶司卿。廣孝喜讀書。博通內外典。工詩文。所著有逃虛子集。皆浮屠語。別有道餘錄。專詆程朱。識者非之。修撰張洪與廣孝素友善。語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後侑享太宗廟。嘉靖中。以兇徒撤侑享。移主祀大興隆寺焉。

李贄。號卓吾。溫陵人。以鄉薦累官太守。致仕。寄居麻城。結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無礙。每曰。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多有攜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書焚書大德等書。以呂不韋李園爲知謀名臣。李斯爲才力名臣。馮道爲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爲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君。他名賢皆在譏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信之。初爲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爲一。焦竑耿高弟亦推尊不容口。至被慢罵。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署。禮爲師。通州御史馬經綸延至家。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參。逮入京。下鎭撫司。素好潔。旣束入臭穢。大不堪。以薙刀自裁。悉燬其書。然家藏戶守。後士風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

周顛張中張君寶邵道人胡守法王世能張正常邵元節陶仲文傳

周顛。江西建昌人也。年十四患顛疾。人稱周顛云。顛不事家業。行乞江南。多戲言而動止尤詭譎。未幾入撫州。尋還南昌。元末每對人輒曰。告太平。時天下未亂。人異之。已而陳友諒入南昌。顛未有告也。及太祖定南昌。兵出東華門。顛謁於道旁。遂識之。三月。太祖還金陵。六月顛亦至。每遇上出。輒遮前羅拜。告太平。如是者數數。太祖厭之。命沃以燒酒。顛暢飲不醉。因見其衣敝。命更以新衣。見袴褶腰間藏三寸許舊葫一盞。太祖問曰。此何物。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上以水命嚼而吞之。自是日顛不已。且曰。公當能死我耶。上命衛士覆以甕。積薪燬之。火熄啓視。正坐晏然。如是者三。乃命居蔣山寺。月餘轉發狂。諸僧苦之。已而

與沙彌爭食。遂怒。不食者半月。上一日遊寺。顛出迓。無飢色。上命具殺盎洞享於翠微亭。膳畢。並令僧幽之空室中。餓之旬月。三日遣問。如故。人以是益異之。上每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顧謂上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上征陳友諒。問顛曰。此行如何。顛嚮聲曰。好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搖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上曰。汝從行可乎。對曰。可。卽以所扶杖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遂行。舟師抵皖城。無風。上復以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沿岸牽舟泝流而上。頃之。細風作。已而大風至。不移時達小姑山。上命兵凡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適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損人多。上怒。令持顛投之江中。久之。衆與顛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溺水不淹。上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迎上來曲膝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縱汝行。遂去。莫知所止。有言顛深入廬山。上遣人物色之。無從。洪武癸亥秋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報於匡廬深岩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聞。上曰。無惑衆。不許見。尋寄以詩二首而還之。壬申冬。上患熱疾危甚。諸御醫進藥。皆弗效。俄有赤腳僧詣闕言天眼尊者及周顛道人某進藥。其一曰溫涼藥兩片。其一曰溫涼石一片。其用之方。以金盆子盛石磨藥注之沈香盞以服。初服在未時。至酉刻時。周身抽掣。藥之應也。又兩服。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沈墜。鮮紅迥異。病遂愈。自是覺精神日強。赤腳仙一名住得。自言湖口人。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元至正末。太祖起兵滁陽。卽聞道人名。召道人至。上手餠食未半。卽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以後事。願直述無諱。道人隨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靑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多祕密。上問曰。天下紛紛。率何歸。道人曰。天下亂。非命世之才誰與易之。觀之今日。必在明公。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若神彩煥發。如風掃陰翳。卽受命日也。未幾辭歸。隱於府山中。時亂。每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參政鄧愈徵入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上嘗親疏其事云。當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之。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道人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知進。道人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常遇春與敵戰康郎山。被圍勢甚危。僉謂不可救。道人曰。亥時當自出。不須救也。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當鄱陽之戰。友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尙未覺。道人已知之。言於上曰。友諒死矣。然其下知者少。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哭之。則彼衆氣解而事大濟矣。上如其言。漢兵遂大潰。及太祖定都金陵。凡諸營建。皆道人相度。雞鳴山寺刹宇高可瞰大內。上心計毀之。將遊視。道人忽語寺僧曰。今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汝等於中道迎訴。可免也。僧果詰旦燃香出山數里迎候。頃之駕至。僧俯伏懇不已。上笑曰。我無此心。若輩何妄也。僧對曰。此鐵冠道人教之耳。上疑其事。時徐達爲大將。道人相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五十四而薨。涼公玉嘗訪道人於

鍾山之麓。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慢己不悅。及行酒。戲之曰。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履。時玉持椰杯自酌。道人應聲云。手執椰瓢酌酒。尊前不忠。初。王不以為意。後玉竟以反誅。其他如他日泛馬南直之對。岑署殘梅之言。鼠燈花之占。類多奇中。一日道人對衆自投於金陵大中橋水死。上亟令索其屍不獲。未幾潼關守臣馳奏。某月日。鐵冠道人杖策出關。計之正投橋日也。物色之不復見矣。

張君寶。字玄一。號玄玄。世稱邋遢。遼東懿州人。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自號保合容忍三丰子。手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城市。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語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三五日兩三月始一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鼾齁如常時。人咸異之。因呼為張邋遢云。元末居寶雞金臺觀。一日辭世而逝。從者為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遊襄鄧。往來長安隴隴甘肅。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邱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眞宮。築草菴於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眞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竟不知所之。明年。太祖遣三山道士請玄玄道朔。了不可見。住青州雲門洞窟。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楊永吉等。徧物色之不可得。十年二月。太宗為書云。皇帝敬奉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鳳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二月初六日詔。

道士玄虛子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道場。焚書冀有聞焉。竟不獲。仍御製詩賜之。有若遇眞仙張有道。為晉蛉蜍長相思之句。天順末。嘗出見。與士大夫遊。賡和甚多。蹤迹不一。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眞人。後住鶴名山。半年。遂不知其所終。

郤道人。居蜀。不知何許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事不能知。道人館慶陽周家。築土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口言。頤指色授。人人見道人頤指色授。亦輒心解。為奔走輒當道人意。道人善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人張口。噓即知病人可活否。目諸弟子。諸弟子僅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衲。衲完。弗復取。病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椀案上。不問多少盎飯若加飯。更列椀不食。飯草惡。道人願嘗。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雖葷物。箸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鄉野人聞人爭入城。願覩道人飲。諸弟子令鄉人椀水於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齒間淙淙聲。頃之。肩踴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忠經痛久不愈。聞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聘其女飄。將更聘。女漸死。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奈何。道人曰。今過我三日解矣。過果瘥。卒之日。踞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靂驟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馬戰鬭聲。諸弟子慴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胡守法。字浩然。嵩定人。父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為儒生。嘗因病。遇一黃冠至。識之途。勸之入

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守法從之。疾果平。宣德間入京。偃度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崇清虛高士。尋進封沖虛靜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眞人。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特命掌道錄事。逾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頗精於術。而本之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嘗歲大旱。有旨命禱雨。雨隨至。明年秋又旱。禱亦應如之。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於鐵投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淵。頃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淵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對。

王世能。濟寧州人。初生海州。生元至正甲辰。入明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世能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方。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被氈衣。臥深洞中石牀上。顏貌如嬰兒。臥側惟乾麵一甕。時取噉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世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世能食盡。老人出麵中麴遺之。苦澀不可下。世能乃採山果野菜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若其志。一日謂之曰。子可以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世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還居濟寧郡城東僻處居焉。臥榻外無長物。遂不舉火。日或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耳。與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厚禮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驚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世能者。少好道。出

家弗返。竊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焉。人有慕而餉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傳其術。世能謝之曰。子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於朝。憲宗敕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寶鏹而遣之。嘗被召時。學士程敏政適以公至。因往問之。世能曰。老僕無能為。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吾事矣。敏政因及元末國初事。世能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又三年丙午。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甯。訪之。時世能鬖鬖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世能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後出遊不知所終。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明兵取江西。正常以張道陵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納款。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羣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為號甚褻。遂革舊號。號眞人。正常有術。役符故永寧宮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愈。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賜給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欲給眞人銀印。止敢用上裝篆乞別賜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無子。姪懋丞嗣。弘治中子玄慶嗣。子彥顒嗣。終明世皆曰眞人。

邵元節。江西人。初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以禱祈術加號眞人。賜銀印。居京師顯靈宮。供事。九年。八月。給事中高金奏。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祠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盡從屏斥。近又論禮官革妖度孝之配享。以大聖人之崇正闢邪。有如此者。豈意有邵元節者。謬叨恩以為聖治累邪。元節一道家流耳。緩有恪遵宗典。陰翊皇度之功。僅以金帛足矣。豈可使之紫衣玉帶乎。上覽奏大怒。逮下詔獄。復詔禮

再議姚廣孝配享事。而尚書李時等議奏。陛下撤廣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崇元節等之供事者。存祈禱也。高金因廣孝之事。遂論及元節。謂因事獻忠之心。而未知其事之不同也。予奪之宜。惟上裁之。得旨。廣孝配享。當如前議改正。會元節亦疏辭恩命。上不允。金獄亦稍解。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名陳言。辭連邵元節、上怒。亦逮繫詔獄。元節上言。名謂有旨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既無指據。誣妄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上曰。卿辭其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屑介意。而名戍邊。十二年二月。命邵元節孫邵啓南爲太常寺丞。甥孫魏時雍爲太常博士。元節各疏辭。不允。令帶銜復加元節歲俸米一百石。撥校尉四十名服役焉。賜眞人誥命。元節復疏辭。上襃答之。不允。十三年十月。邵元節請還山。得旨馳驛。中途奏言。山東稍橋驛驛丞王廷嬌抗。居民有毀辱之者。至殺亭。遇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李旼舟。懸內閣牌。復爲其舟人毆毀。乞賜懲究。上皆命逮繫之。居民皆令撫按執發京師。株連者甚衆。時上章引罪。言元節所遇舟。實臣壻如皋知縣劉永華。遣送臣女舟也。臣女隨壻以痼疾思歸。因臣從弟旼之便。隨以附之。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罪也。上覽奏。嘉其謹畏。令安心供職。已而元節復疏言。臣欲尊命而北。乃長途艱險萬狀。懼不得前。乞賜臣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朕命。特遣錦衣官齎敕。促令就道。仍敕撫按官趣之入京。賜號清微闡教輔國致一眞人。攝禮部尚書。賜銀印玉帶。及朝祭等服。尋陞孫啓南爲太常司少卿。未幾死。時上幸承天。訃聞行在。悼惜之。諭禮部。元節精心玄教。於國有功。建醮祈天。稱朕之意。而諸所福國利民者甚厚。贈少師。諡文康榮靖。與祭十壇。遣內監錦衣衛官員各一員護櫬還。命有司視葬事畢。已而啓南復請命於墓及神道碑文。上命夏言許讚爲之撰文。三月。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名仲文。黃岡人。以吏爲遼東海州大使。九年滿。赴京守邊。師事邵元節。元節病不能從南巡。乃薦仲文。上命給誥印。仍許攜其家於官。尋進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給誥印。附父母。封其妻。各給與誥敕。食二品俸。仲文進所積賜賚俸銀一萬兩。段二百疋助邊。上嘉其忠。優詔答之。已上諭禮部。朕患疾甚。仰賴皇天后土。宗祧社稷。幸獲康強。多賴秉一眞人陶典眞竭忠盡誠。爲朕祈叩。其加少保禮部尚書。妻封一品夫人。仲文奏建黃岡縣雷壇。安神祇諸。費不貲。上以其黨藏宗仁爲道錄司左演法兼理之。命翊國公郭勛。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代獻伷器。府食齋九朝。初。方士段朝用進銀萬兩。仲文實薦之。朝用因請歲進數萬金資國用。上大悅。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嚴者。訐朝用詭。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且關仲文。仲文懼爲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繫子嚴。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國用。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眞有道術者不能。卽初薦朝用。及被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御屢試不效。始知作僞。卿本納忠。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下獄考訊。雷壇成。仲文請遣其子壻送安神像。并令其妻展墓。詔給傳。仍命內使偕行。二十三年八月。詔加仲文少傅。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壻吳濬。孫陶良輔各陞太常寺丞。十一月。加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明自開國來。勳戚文武大臣未有兼三孤者。仲文獨以宗伯兼得之。時有大同順聖川水池莊軍卒劉伏犯者。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附寇者。殺之。傳首諸邊。於是上傳諭曰。朕祇玄保民伐逆。仰上天下鑒。叛惡生擒。囚。義勇之效力。實鬼神默鑒其魄也。逆酋雖犯中國。流血千里。自今少差。其加封仲文伯爵。仲文辭封。乞恩廕。乃贈其三代如其官。妣妻俱一品夫人。廕其孫陶倣入國學。爲內監。十一月。仲文於原籍造御書樓成。乞扁額。上賜名隆教。命工部製扁給之。二十五年八月。加封仲文爲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掌道教事。給誥印。二十六年六月。仲文以正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聞淵題考勣。上曰。尚書仲文。歷俸年深。忠勤茂著。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廕一子尚寶司丞。以示嘉眷。尋從仲文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人者入始得之。二十七年。應天府丞朱隆禧以考察黜。會仲文之太和山。卽邀至其家。以藏方奮託之。代進。上悅。命卽其家。以白金綵衣賜之。隆禧既受賜。因自差閱陳謝。當留用。上以考察罷閑官。例不得復起。令加太常卿致仕。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還。因言本山殿宇一新。請賜敕設官以供祀事。得旨。准賜給護敕。增設提點。專職本山焚修。二十九年二月。封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盧先民瘼。躬禱徼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己力。仲文疏辭。上曰。卿祇謹保國。祈禱雨暘。累累效職。若論獄非卿事也。果恭恭誠玄修。殷勤亦未竟酬。今以平獄辭。似非宜。且准辭。八月。復申前命。三十二年。仲文奏。山東齊河縣。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以募銀一萬五千餘兩助工。近開濬河。得龍骨一副。重千斤。又突出石砂。一脈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捐內帑以終大工。上命給銀一萬四千。賜仲文。而仲文所建黃州城隍廟曰威靈。徽州壽獅山三官廟曰顯靈。黃岡三台河橋曰通濟。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初世恩以廕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官。至是改爲太常寺丞。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上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殫盡忠誠。贊翊謨獻。年逾八旬。卽當敕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綵綺鈔貫。御酒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日存問。三十九年十一月。仲文死。上聞之震悼。爲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榮康惠肅。賜祭十壇。如致一眞人故事。葬以伯禮。仍給祭田麻布與其子。世恩爲從終貲。仲文無異術。徒以房中術及符咒小方稱上意。驟承恩寵。自戊戌以後。上不復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卽賜坐與語。稱之爲師。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前後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謚恩卹有加。自古方士所未有也。隆慶元年。詔籍其家。欲起仲文棺戮屍。尋已。乃戮其子陶世恩於市。餘悉奪官。仲文侍世宗修玄幾二十年。時內閣九卿寺科道大小諸臣皆以進香獲賞賜。及其末年。獨主事海瑞彈及之。廷杖繫獄。

明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二十

亂賊傳一

史官論曰.歷覽前世百六之會.孰非銅馬黃巾巢芝之屬爲厲階乎.亂之興.莫不由賦煩徭亟.吏助天爲虐.勞以非時之作.困以無藝之征.車絕馬殺.挺而走險.亂之成.莫不由於撫馭失宜.星星不撲.而致燎原.斧斤未試.而尋芒刃.爭功掩能.不爲公家忠計.以致腸胃內蝕.癰疽外潰.小寇不滅.大寇之資.而劉項操卓之勢成矣.方賊之始發.撲之散之.一守令責耳.漢寘二千石.即以太守爲將.張敞龔遂虞翊.皆郡將也.平居察凶荒.弛徵力.發斂貸糶.禁奸止俠.日夜耨治.絕其萌牙.一旦有警.桴鼓得其主名.單車詣壘.持片檄入賊中.歲無不革晉解佩.崩角恐後.此由守相恩威素著.民無與爲亂故也.今也不然.平時無撫字整齊之力.臨變無解紛濟難之才.盜發徵兵.兵至復爲盜.兵與盜陽鬭而陰媾之.或勦者一人.撫者一人.議者任者各一人.有功則相妬.有罪則相委.此則倉卒召兵.事任不一之患也.至於金鼓未從而即樹招旌.渠魁猶存而旋議撫脅.賊以降餌我.而我以撫餌賊.驅除未畢.上功幕府.如渤海之理亂繩.湟中之計萬全.有遺種萌孽之虞.一勞永逸之方.未之聞也.故以賊遺君父而與國終始.觀前世之所以敗.及明之所

以亡.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嗚呼.誰生厲階.豈不痛哉.因裒集亂賊始末.併著明興以來文武治賊方略.可爲法戒者.次於篇.而以張玉等入其中.蓋曰有共主而爲亂者爾.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投順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魚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衞副千戶.又從勦粉紅帖木兒至延安.陞安慶衞指揮僉事.二十三年.從征永順散毛諸洞.明年.逐北達至雅寒山.遷調燕山左護衞.二十六年.追達至黑松林.明年.征野人.陞都指揮同知.建文皇帝即位.稍繩削親藩.燕王兵起.玉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玉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玉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玉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旁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燕王至灤河.玉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鄚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鄚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玉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燕王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玉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燕王曰.善.吾倚玉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燕王與玉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玉從燕王追斬甚衆.玉言大甯此去不遠.請移軍襲之.可絕後顧.燕王從之.遂收大甯.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玉請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噪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玉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燕王命玉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玉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燕王數帀.衝擊得出.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數十人.玉竟被創死.年五十八.燕王哭.既旋

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燕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涕不已.諸將皆泣.燕王即大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侑享太宗廟廷.子輔.別有傳.

譚淵.淸流人.父勝.開國功.爲燕山副千戶.淵嗣官.從燕兵奪九門永平大甯眞定藁城滄州功.陞都指揮同知.建文三年三月.夾河戰死.子忠嗣官.從南行有功.建文四年.贈淵崇信侯.諡壯節.立祠香山嶽.京尹春秋少牢祭.忠以淵故.得封新甯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宣德二年.征交阯.失律下獄.赦出.八年卒.子璟乞嗣伯.吏部言忠失律論死.子不得嗣.上曰.券有免死文.與璟嗣.正統十三年卒.子裕嗣.景泰三年卒.[illegible]祐年九歲.優給天順元年嗣.祐恭慎守法好禮.爲京營總兵最久.累加太保太傅.嘉靖五年卒.諡莊僖.子

韓觀。卒。子國鯝。

史官曰。建文以嫡孫纂序。建極敷猷。頗有可稱。君臣魚水。睦樂蹈與。諸藩告變踵至。亦必稽勘而後行事。使建文修几杖不朝之儀。而太宗雄武揭竿。寧肯頫首老金臺耶。大抵從燕諸臣。有三等焉。太宗既立。日侍清班。牙璋辭闕。鐵騎從邊。戮力四方。功在疆域。則列之勳臣。祇書誥劵於殿陛。從戰韝挑於露班。無殊勳嘉績著於鼎彝。則列之武臣。如玉淵者。橫屍瓢弄之傷。縛首犯上之際。金陵之王氣方盛。一人之袞旋無恙。雖欲不謂之亂賊。豈可得耶。玉且以元官有開國功。於靖難又何誅焉。

賽兒。姓唐氏。自幼淫慧能識字。適縣民林三材死。葬之。一日賽兒往墳墓回。經山麓。偶見石罅露一石匣角。取發視之。中藏寶劍有兵書。賽兒取書究習。久之遂通曉諸妖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頗能言前後成敗事。歷歷如所言。日以其教施村里中。惟聽。遂及青齊。細民翕然從之。賽兒能翦紙爲人馬相戰鬭。凡衣食財貨。隨以術運至。煽從妖徒至數千人。於永樂十八年春二月。遂據益都石棚寨爲亂。青州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爲所敗死。勢益猖獗。遂犯莒州。山東大懼。事聞。朝廷命柳升督兵往討。三月。升至益都。遂圍石棚寨。賊僞乞降。且云寨中食盡。又無水。時東門舊有汲道。升卽往據之。不爲戒嚴。夜二鼓。賊襲官軍營。官軍出戰。多被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遁去。時升尙不之覺也。逮旦。亟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餘復結衆行劫。賊首賓鴻率衆攻安邱。急。時知縣張旗。縣丞馬楠。集民夫嬰城守。賊不能攻。復糾莒州卽墨餘黨至萬餘人。幷力攻之。聲言屠城。時山東都指揮僉事衞靑聞安邱圍急。率千騎赴援。晝夜兼程。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殘衆再戰。城中亦鼓噪出。夾擊之。賓鴻走。殺賊二千餘人。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守幾不支。靑援稍遲。必屠城矣。旣而升至。靑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兵。靑不爲屈。是日。鼇山衞王眞亦以一百五十餘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賊遂平。賽兒竟不獲。事聞。刑部尙書呂中奏。劾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略。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糧。當坐困之。勿圖近效。升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功而不救。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衞靑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靑功而摧辱之。其不忠若此。宜治其罪。太宗亦謂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下詔獄。尋赦出之。論功陞張旗山東左布政。馬楠右參議。靑都指揮。王眞亦都指揮僉事。而疑賽兒匿爲尼及道姑。乃盡逮河以北尼僧及道姑入京詰之。死者甚衆。

思任發。其先麓川酋思倫發也。國初思倫乞內附。朝廷授以麓川宣慰。尋又改爲孟養宣慰。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轄諸夷。思倫發裔思任。遂擁衆叛孟養地。刁賓玉奔死永昌。無嗣。思任益橫。至是遂寇騰衝及南甸。據潞江。自稱曰法。法蓋夷王號也。中國訛傳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己未春。命黔國公沐晟統兵往。以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副之。先是朝廷待思任甚厚。乃遣刑部主事楊甯往諭之。不卽命。甯還。英宗乃以晟行兵夾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而守。梗我師渡。晟復遣使諭降。思任無降心。佯諾之。晟遂不謀渡江。且緬檢數以兵來挑戰。政恥之。請晟渡江。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之。走緬檢。破其柵。斬首三千餘級。政復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至。賊伏四起。圍急。求救。晟怯。惡其違節制渡江。不援。政度不支。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分死也。遂策馬突陣亡。一軍皆沒。後追論功。贈政威遠伯。謚忠毅。晟聞敗。遇春。瘴癘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時議以其罪聞。朝廷遣使者責狀。晟惴不免。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利。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卒。時朝廷議多謂麓川夷小而遠。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會太監王振寵任事。欲宣威四夷爲功。遂力請發兵。六年辛酉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統京營及湖廣廣西川貴兵一十二萬征之。以兵部尙書王驥督軍務。得便宜貸罪。太監曹吉祥監軍。時王振執政。議朝臣莫與梗。驥受命行。乃薦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甯。主事蔣琳等隨參謀。許之。陛辭。英宗賜驥貴等以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時侍讀劉球上疏。請罷征麓川兵。不報。已而貴等師出。球復疏云。帝王重夷。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　脫歡也先父子。幷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時王振不從。冬十月。貴等師至雲南。會賊攻大侯急。驥遣兵擊破之。遂進金齒。分三道兵。逕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時大風作。驥命縱火焚其柵。貴等因奮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走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遂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萬餘。思任走緬甸。俟我師退。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甸。驥乃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軍門。驥始還兵。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撫子銀起爲宣撫。守孟養地。朝廷論封驥靖遠伯。進貴定西侯。餘陞賞有差。十三年戊辰冬十月。麓川酋思任子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地爲亂。仍命靖遠伯驥督軍務。以都督宮聚充總兵。張軏田禮副之。率土漢兵一十三萬往討。十月。我師涉金沙江。賊沿西岸爲柵拒守。我兵破之。乘勝追至孟養地。賊復斂衆保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又拔之。斬獲無算。時貴州都指揮使洛宜。九溪衞指揮使翟享皆戰死。二孽竟失所之。或曰死亂兵中矣。王師踰孟養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之西。去麓川千餘里。見王師。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眞天威也。比驥還。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敗銀起莽。復據孟養地。驥與衆議曰。日久師且老。此賊度終不可盡滅。乃許思祿以會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遂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惟命。驥遂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劵世伯爵。時思祿雖未命以官。然衆據勢亦盛。後成化年間。有中官錢能出鎭雲南。貪嗜彼珍異。致思祿益橫。會遇朝廷頒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課概給之。思祿亦與焉。思祿遂誑諸夷。稱王朝以復其官。時有參政毛科征猛密。因檄思祿兵爲助。科爲猛密所敗。幷思祿兵殲之。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報猛密之恥。攻略城寨不可制。乘隙奏乞復宣慰官。詔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朝廷遂置不問。

宗留。浙之慶元人。處州多銀坑。亡賴者緣爲奸利。正統十二年丁卯春二月。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獲甚微。去之。九月。又徧起鑄和諸坑。亦不稱。遂轉慶元政和攜少亭坑。亦如之。且衆聚不能遣。宗留因與謀曰。爾等與其取於山。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衆皆諾。時已數百人。是年九月。遂掠政和縣

村落.選向慶元.一呼立得千餘人.龍泉良葛山人葉七善武藝.宗留遣人致之軍中.爲教師練兵.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之者衆.進掠建甯府.署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死之.官軍盡逃.賊又分衆截車盤嶺.鉛山鷹嶺.行旅不通.明年戊辰.會閩賊鄧茂七反.九月.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討之.兵至廣信.緣葉寇道梗不得進.浙江諸藩臬請楷便宜移兵擊之.江西御史韓雍亦言葉寇爲地方危.皆國家事.不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計所出.乃以兵五百人.遣指揮戴禮往驅賊.時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廷命討賊.今延平寇急.鉛山不通.以大軍臨之.二賊敢並熾.而我留逗遛不前.獨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榮請以二千兵偕禮往.楷不聽節制授之.數兵行無紀律.是年冬十一月.遇宗留賊衆於黃柏鋪.戴禮出擊.死傷相當.時宗留衣緋.中流矢死.人莫識其爲宗留也.餘賊追奔入山.復擁葉希七等爲渠魁.劫車盤南驛十三都.欲回浦城.榮等追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二人皆死.會福建趣楷.遂取道進兵.十四年己巳.命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兵討宗留.遂詔張楷移兵同討之.先是葉賊既敗官軍.遂盡掠其器仗.回劫浦城.燒縣治民居.過龍泉.衆已至數萬.盤據雲和山中.時麗水賊楊希鮑村賊陶得二.各率衆數千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處州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於縉雲.掠人於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萬公嶺而相犄角.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取溫台道抵省城.時御史盛琦黃英等.即遣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等帥兵四千人.以是年三月抵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二御史先後以聞.上命璞等統二千兵.馳至處州.坐城中不敢迎擊賊.時制書亦及楷.令閩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兵同討處寇.楷未至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相泣.五月初.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皆戰死.恭以身脫.急走入城固守.是時楷兵至衢州.僉事陶成出迎之.泣陳其事.楷又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亦請速進兵.二十日至金華.楷乃令軍前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鎗刀.遂兼程抵處州界.知府陸鐘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乞撫.實覘之也.楷亦給榜付之去.二十五日.官兵陳於平地.賊衆出萬人索戰.楷分其軍爲三陣.賊來攻中軍.楷令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又左右合擊之.死者二百人.且持槍者.搶入竹笆.急不得出.多被我擒.又俘百餘人.其器仗亦稱是.賊殘衆退保險.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令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可得要領.楷從之.令持榜入山曉諭之.詞多遇術.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賊人陶得二先往.楷優恤而遣之.得二又同賊首葉希八等.併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皆納之.令復業.始知前黃柏鋪緋衣死流矢者.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等三百餘家.皆令復業.六月初二日二十日.兩奉璽書.皆獎楷相機撫勦之宜.楷奏報其前後撫順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就飯入.陶得二等復疑懼.擁衆如故.會是月二十三日得制.諭楷等俱已降賊.令所司撫之.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擾.不聽者仍從勦處.楷乃乘制.復遣人持榜入山再招之.陶得二懼悟.遂盡焚其寨出降.餘黨悉解.楷令所司皆撫處.遂班師.未幾.英宗北狩.奢緩事大臣多陷沒.議者謂楷無功.且追論其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景帝以平寇功贖罪.得放歸.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雲.幼勇悍自智.以豪俠爲衆所推.先在建昌殺人.因亡命入閩中.至甯化.訪發民陳正景依焉.改名茂七.正景雄遂能鳩衆爲城.每呼立蟻常數百人.有司怯之.會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於村落置隘門望樓.編其民爲什伍.設總小甲以統之.有警相援.不從者.聽總小甲糾之.以故總小甲各得恣所爲.號召鄉人.不敢誰何.時茂七與弟茂八.皆攝總甲.留閩中佃人田者.例於輸租外餽主於薪米雞鴨.茂七乘機倡其衆革之.又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以故茂七能服衆心.凡遠近至者.皆附其黨.彼亦橫恣.輒毆指殺人.爲讎家所訴.縣官捕之急.茂七輒拒捕.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捕之.茂七格殺殆盡懼誅.是年正統十三年戊辰夏四月.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因執正景劫其黨.略上杭.從者日衆.轉攻汀州.推官王得仁統兵出戰敗之.執正景檻京.茂七脫走.復聚衆行劫.奪杉關商旅貨以賻衆.遂進略光澤.大掠而下.攻邵武府.時邵武官民悉奔避.茂七以衆又去據順昌縣.邵武官民乃復入城.而順昌縣官民亦皆急保邵武.時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亦聚集爐丁及村落貧民亡賴者.旬日遂至萬餘.據尤溪.與茂七合.茂七兵勢遂猖獗.將劫沙縣及延平.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平.聞之亟轉.已而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遂以實聞.澄忌之.朝廷命御史丁瑄往按賊事.瑄至.偕諸藩臬司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出沙縣.被賊擊敗.洪等軍皆沒.瑄復作書遣使諭賊.且曰.解散得免死.茂七見書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關.傳檄南下.定入閩.誰敢窺焉.於是殺使者.遂據貫川、諸處僉.置里甲.役據沙縣勢甚烈.而張海居延平.遣指揮張某劉某者.率兵四千出勦之.行二十里.雙溪口道隘.我師不得陳.賊乃以二十餘人伏左右村中.候我兵過溪幾盡.戰二指揮在殿.賊伏猝起截焉.舉排欄充迸.前驅不得返.賊遂壓我.二指揮與其從兵數十人皆遇害.前驅兵覺.轉禦無及.於是大潰.賊擁衆登山.瑄疏於朝.請益兵.是年九月.命僉都御史張楷監軍.都督劉聚充總兵官.都督劉德新陳詡副之.往討.上面諭楷以賊狀曰.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楷等受命出師.次南畿.分遣劉德新帥兵由江西道建昌.會於邵武府.楷自帥兵由浙入閩.楷兵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反.阻鉛山等處不得入.時茂七衆張.順流向延平.御史丁瑄督官軍乘城守.不敢出擊.日遣使趣楷進兵.楷緣道梗.駐廣信.先持榜往延平招撫之.率指揮戴禮以兵五百人驅處州賊.禮遇賊戰死.楷聞敗.遂益兵進.尋得報.劉德新兵已至邵武.又聞茂七皆衆數萬.繕攻具.聲言略延平.楷乃分兵會德新取道趨建甯.蓋楷怯懦.故逡縮如此.朝廷以爲憂.未幾復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金濂.甯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軍及江西浙江等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監軍.濂等師未至.時茂七在延平日久.乃出其枝賊擾太平驛.被副使邵宏奮擊敗之.劉德新兵至建陽.又擊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就建陽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德新破賊.又楷等招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降之.令得復業.遂少散.於是建陽路始通.既而沙縣賊首張由孫詣延平自首.願復業.楷從之.由孫又引其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楷收之.先有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從茂七掠財.聚陳山寨.黃琴以計擒之.詣軍門械京.羅汝先之降也.請效殺賊贖罪.告楷曰.賊自糧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伊攻城.

公爲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卽成擒矣．許之．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出擊．殺賊千餘人．賊氣稍剉．茂七等復移兵寇建甯．守臣張英出戰死之．十四年己巳春二月．楷等還取建甯．會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攻延平．劉德新等以兵駐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兩岸．乘浮橋渡．德新兵火齊發．遂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之．俘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仍梟首以示．楷等至順昌．[illegible]盤據居民．賊黨推茂七兄子鄧伯孫爲主．尙聚衆后洋．或散走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不獲．乃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者．同斬敵功．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千戶龔遂榮偕驛丞周鑰毅然請．乃率數騎深入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門叩頭謝．因設草具．遂榮及鑰飲食之．意不爲少動．食畢．就爲搗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時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茂七起事多倚用之．茂七死．往倚伯孫．遂榮曰．不了此．則賊尊猶萌．不行閒．則難離其心．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諜洩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危．乘伯孫來降大軍．遂獲伯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諸將先後擒斬殆盡．於是張楷遂承制往討處賊．金濂等留撫綏閩中．閩中定．乃班師．濂卒．諡榮襄．追封沐陽伯．廷澄後爲兵部．奏其擅止浙軍．有罪下獄．龔遂榮有功．兵部以時方用兵．多議沮其賞云．

黃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頗曉習術．一目眇．先是坐強賊繫郡獄．逾年．所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一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誘以不軌．密授人使竄利斧飯桶中．遂破其肘鐐．凡十九人俱

越獄．惟商人逸去．不知所在．時官隸獄卒追．擲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先舟以待．遂入海．正統十三年九月也．尋嘯聚不逞之徒．應之者如響．旬月至萬餘人．明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出禦．輒敗．城中飢死者甚衆．又爲雲梯呂公車衝城．城幾破．遂設開僞官．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人．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州．舟膠淺灘．賊詐一小艇載柴及魚鹽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賊伏兵出柴中．遂擒清．軍盡殲焉．城中大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齊發．相顧涕泣而已．事聞．朝廷適有土木之變．未暇理其事．景泰元年春．詔都督董興充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贊理軍務．往討．時蕭養乘勝之餘．氣益橫．遂僭稱東陽王．改授僞官者百餘人．據五陽驛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素孚於民．及是巡撫廣東．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安．賊黨聞之漸懈．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及夜聞雞鳴．興曰．此何祥也．軾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及至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舡於河之南千餘艘．勢甚銳．諸將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五日夜．有大星墜於河南．比旦．占之．告興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統兵次於大州頭．與賊遇．督戰．遂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已而獲鉅魚來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片．頒於有司．賊出而嘆曰．勢不佳矣．賊黨遂潰．留者不滿千人．已而信民中毒卒．鑑益招徠．興領兵擊賊．又破之．蕭養中流矢而臥．遂爲官軍所擒．械京伏誅．廣州遂

平．詔以鑑代信民巡撫廣東．興後封海甯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大藤峽賊．卽兩廣猺寇也．峽水發源於柳州慶遠．又東流至於潯州．是爲潯江．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縣．其水皆夾山磵而下．磯石巉巖．稱其險惡．惟大藤峽截潯水而南爲府江．府江．大藤相去約三百餘里．諸蠻恃藤峽爲險區．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以北岩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極險絕者亦數十處．迤南又有牛腸大帖諸村．賊皆緣山立寨．又藤峽府江之間有力山．險於藤峽數倍．地域蓋六百里．中產猺人．以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如力山等處．又有獞人．善傅毒於弩矢．矢中人無不立斃．雖四姓諸猺亦懼之．景泰中．猺會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至萬人．修仁荔浦平樂皆應之．出入攻劫郡邑．會朝廷有寇警．不閒．守臣不能制．率廉以招撫．天順中．益猖獗．朝廷詔兩廣諸臣發兵捕．不可得．遂延及廣東肇慶高廉之境．皆受殘毀．兩廣守臣．待罪朝廷．有詔捕得侯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至是憲宗卽位．元年乙酉．又報下廷議．兵部尚書王竑建言．峽賊一向從招撫．驕其桀驁．爲今不重懲之．不足遏其禍也．竑薦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才兼文武．可屬以討賊．都督趙輔．才略可任大將．上報可．是年二月．擢雍僉都御史．督理戎務．輔爲征夷大將軍．又以右軍都督和勇爲遊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爲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上降制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是年六月．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諸將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

戰．是滋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不覆其根本而翦其枝葉．非計之得也．今師鼓行而前．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如常山蛇勢．動無不應．旣潰其心腹．他無足慮矣．今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所謂救火而噓之也．其能濟乎．諸將皆服．雍遂以官軍三萬人進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衆議請乘勝攻峽．雍按圖籍．視曰．修仁荔浦爲藤峽羽翼．須滅此而後可弱其黨．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追至力山．大敗之．俘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抵潯州．延父老問計．皆以大藤險峻．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耕守可坐令賊斃．雍駁之曰．山峽遼遠六百餘里．勢不可圍．且師老易潰．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我今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且落魄矣．若因而乘之．破竹之勢也．乃以總兵歐信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璟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絕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駐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又令歐信旣破山北．便提兵入向桂州橫石等處．又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復令夏正統兵．越古眉雙髻諸山．伏林峒．扼其東奔．冬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連破石門大帖等十餘寨．賊遁入林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雍麾死士奮擊之．用火箭焚其柵．夏正又自林峒出兵迎擊之．賊大潰．棄輜重山積．破賊巢三百二十有奇．墜崖屍六千三百有奇．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鑿崖石紀歲月而還．雍乃斬藤峽斷之．易名斷藤峽．仍以兵分捕雷廉高肇

諸寇先後平之，疏於朝，謂諸猺之性，備見官府，縣以流官，終難靖亂，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原上隆州土知州岑鐸掌州事，隸潯州府，又議設東鄉龍山等巡司，請用其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數有勤勞者，量授以土巡檢官秩，詔其諸民性而辨地里也，又請即本地方設千戶所，以李慶為千戶，擇猺人效順者，為會師以統之，上從之。明年丙戌春正月，雍班師論功，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陞賞有差。自是兩廣三十年無猺寇云。及正德以來，道路漸梗，藤峽兩岸尤甚，每出沒橫江，禦人時，總制都御史陳金招諸猺，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人入峽者，計舡大小，出魚鹽置水濱，諸猺就領之，如榷稅然，不得為商梗，猺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遂謂此行可久，因易峽名曰永通，無何，諸猺唳然益無忌，反掠奪商，稍不愜，即殺，因循久，遂負固為大寇。嘉靖六年丁亥，王守仁為總督兩廣，議撤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王則二人已降，守仁班師，時兩江父老遮道訴斷藤峽及八寨等賊出劫狀，請討之，守仁受訴，明年戊子春三月，守仁在南寧，因與諸守臣將帥議，舉兵僉謂當首事斷藤峽，守仁乃以湖廣原領兵僉事汪溱及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等督湖廣土兵，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六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初斷藤賊聞官兵至，多匿山深險中，及蘇受降，總督駐南寧，遂散遣諸官兵及湖廣土兵，賊探無征勦意，遂弛備，至是官兵四面突進夾攻，賊大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舉木緣崖仰攻之，諸寨皆破，賊急走入峽，官兵追之，窮奔渡橫石江，覆舟死者甚衆，擒斬俘獲稱是。方以兵獨搜山，無所得，守仁還兵潯州，密檄諸將分兵勦仙臺等賊，乃是月下旬，永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舟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剋期抵賊巢，是時賊聞牛腸等寨破滅，亦嚴為備，官兵兩路猝擊，大破之，賊衆入保永安力山，進兵圍之，搗其巢穴，賊大潰，擒斬甚衆，殘賊奔諸路者，又為參將沈希儀等截殺之。斷藤峽平，先是王守仁謂諸將曰，八寨去斷藤稍近，宜分兵一枝可勦也。乃四月初五日，以布政使林富等率新附盧蘇王受等，領五千餘兵，幷官兵嚮道千餘人進勦，出賊不意，令士卒銜枚進，窮日抵賊巢，乘夜襲破之，入其石門天險，賊始覺，張佑等擁兵擊賊，賊且戰且奔，至日午，賊復聚衆二千餘人迎敵，官兵擊之，賊大潰，奔入萬山嬰險寨，乘勢下礮石，官兵不能進，乃夜令死士掩其不備，諸將繼之，其古蓬周安古鉢都者諸洞寨相繼悉破，賊四散匿，沈希儀仍以兵截諸路搜斬之，有賊千餘人，奪路走柳慶諸處，官兵追之，及橫水江，賊爭舟，會大風作，盡水死，僅數十人走山谷間，兵逼之，墜山谷死，是役也，擒斬幾二千人，溺死俘獲甚衆，八寨又平。守仁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遂班師。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以兵部侍郎蔡經提督兩廣軍務，征峽，副使翁萬達參議田汝成誘賊首侯公山，遂夷其黨，平之。先是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其下，諸不率者且益其黜，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猖獗，其會侯勝海以衆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臣過屬土目黃貴韋香，責誘殺之，勝海弟公丁怨貴香等貪利己田，廬遂糾其黨大噪，行殺城下。十五年丙申夏五月，僉事鄔閱會以都御史潘旦誅之，沈希儀沮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遂以千人道潯州擊之，賊先遁去，斬一病者而還，閱等稱賊已斂迹，請立堡戍

旦從之，希儀又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又不聽。六月，堡成，令黃貴韋香以三百兵戍，且許以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猺大憤，盡邦佐又陰佑之，未幾，公丁集衆夜襲堡，殺戍兵，貴香僅以身免，旦聞，悔曰，果如沈子所料，閱等以起覺，能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於朝，且請討賊，制曰可，乃以經往代旦，戊戌春正月，經集諸司，度用兵可幾何，時總兵張經嘗以不過萬人，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嫌其太多，翁萬達言於經曰，賊為備久矣，輕進無功，從沈言便，會朝廷有事安南，暫寢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諸人苦之，是冬萬達以為言，御史鄔堯臣立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定計以兵屬萬達，監之，萬達廉得百戶許雄求通賊狀，還之曰，汝法死，能擒公丁，即貸汝不抵於法，雄懼，願效自贖，萬達又佯謂公丁讎家誣之耳，乃捕繫奸諜公丁者數人，責其首，禍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其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負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訴人久以爾名，口皆幸不中於上人，今田公新來，守何不自訴寇堡事，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寃狀，汝成曰，即讎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譁，遂擒幷逮入繫獄，道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豬黨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釋之，萬一辜自公丁，當其罪之，勿以一公丁而自遺滅亡也，諸猺愈謂事由公丁，嗚，論汝成，遂械公丁詣軍門斬之，汝成因言之首惡既殲，賊黨震怖，我兵乘此時加之，必成擒矣。蔡經曰然，遂糾兵分左右進，時張經議欲仍以少兵勦之，勿深入，又欲令紫荊等賊殺，勿驚，萬達持不可，謂勦之必無功，且損威，令諸猺恣肆久不可，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蔡經曰，峽南亦劇賊，但分兵力不能幷，姑緩之，遂格張經議。己亥春二月，以兵三萬五千為左軍，令張經統之，以萬達監軍，分六道進，經部下指揮王良輔由牛渚灣趨武靖，攻紫荊麥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蒙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洵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蒙澤由白沙灣攻大鼎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沖，錄水沖諸巢，孫文炳由藤峽攻大坑巢，又以兵一萬六千為右軍，令都指揮僉事高乾將之，以副使梁廷振監軍，分四道進，乾部下指揮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錄上洞，廷振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以參政林士元田汝成督餉，以副使宿晚紀功，是月兩軍夾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洞，而東王良輔以兵壓之中斷，賊復西奔，過官軍，諸路巢至斬獲無算，其東奔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兵攻之，而亦多斬獲，賊益窮，賊黨有巧黠者，號於衆曰，往年據險結巢，被官兵截之，今日不可再聚，於是賊皆散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持日久，糧盡必速退，會有言羅運山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安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萬達等又移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黨二百人，挾之峽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遂平，翁萬達等條處猺七事，獻督府，一曰論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遊，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散兵以慎邊防，七曰稽商稅以資公費，其所陳州治者，錄王守仁先示，奏岑猛子邦佐爭令復武靖州知州，後邦佐不率命，殘虐部民，為患甚，又令提調三縣，狼兵亦被其害，今邦佐部下多離心，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良民家之族隸焉，蔡經多採諸於上，行之。

提奏．朝廷晉裴經職一級．柳珣加宮保．督將帥守臣等．皆賞賚有差．

劉通．河南人．荊襄流民也．荊襄之上遊爲鄖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地廣．易爲屯聚．洪武初．中國公鄧愈．旣平安陸襄陽．即遣兵剿之．禁革山場．人無敢入．永樂宣德間．流民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遺後患．上以小民爲飢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敕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比因徭役頻繁．飢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於所寓者．復其徭役二歲．果有梗化．按治鋤其首惡．毋及不辜．敬至．摘數人遣戍．餘撫卹．編戶佯聽命．僅及百一．經制未定．界限不明．而大奸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縱如故．潛伏者起而收之．勢益滋蔓．其魁黠隨遠近雄長．因部伍役使之．綿亙數千里中．無慮百萬．三省皆又多諉非己境．遂日因循．時劉通少負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習妖言．皆寓房縣．與妖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及苗龍苗虎．四散劫掠．通密約子龍共作亂．成化元年四月．乃於房縣大木廠立黃旗．聚衆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以副都出撫治．縣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爲故常．終不肯散．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滅．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　將軍．總兵．都督同知喜信．僉事鮑政．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內官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之．衆謂賊巢在萬山中豆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先破南漳．永適有疾．因留居鎮之．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都指揮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揮劉清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師逼．遁移居壽陽．欲出陝西．苗龍移住大市．欲出安遠．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與苗龍合．二年閏三月．都指揮田廣進至鷹坪．遇賊擊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即陣斬通子聰及僞都司苗虎等一百餘人．至路兜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據險以抗官兵．圭與震儉等攻其右．喜信等擊其左．鮑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大敗．追之．破其巢．生擒通等二千八百餘人．斬首二千五百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有奇．其黨首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劫巫山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喜信等隨賊所向剿殺．賊力屈食盡乞降．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旣而併千斤妻連氏．僞官常通等三十八人．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就擒．遂班師．通等磔於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太保．進永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作亂．鬍子名原．新鄭人．寓居葉縣．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爲逆．通等就擒．原與其黨將虎等遁免．糾合殘黨．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劫掠衆至數萬人．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僞總兵先鋒等名．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襲荊南陽諸郡．大饑．六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震討之．旣至．見兵寡弱．請調永順等處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始豈甘心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即陷盜中．途不能自脫耳．乃駐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釋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襁來歸．會將虎引數十人覘軍．且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尚書白圭等言虎已就擒．餘黨多困於飢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機宜．令彼處撫鎮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調兵以滋騷擾．忠奏賊在萬山．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恐將不測．而分哨官兵．不親行陣．已行保靖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剋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貳心．其將虎雖授首．而元兇李鬍子等．尚伏巖谷．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議征剿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忠原主撫散．益宣德意．歸者愈衆．原等勢孤．潛伏山寨．伺隙出劫．至是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震．率兵追原於竹山．擒之．其黨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均州龍潭．未被擒之報．凡出山復業者．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餘混處賊巢．四散者．莫知其數．前後斬千餘級．俘獲脅附黨與族屬．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奏上．命陞敍獎諭．忠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加忠左副都御史．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至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條其事．乃陞左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者．於是大會三省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餘皆願留．乃許各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爲永業．以供賦．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流民土相錯．經畫旣定．又以地界三省．難統紀．於鄖陽開府．設都御史．兼制三省．撫治八邑．上悉從之．傑進右都御史．遷南京兵部尚書．

明書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二十

亂賊傳二

滿四。係北達降把丹孫也。國初平陝西。把丹率衆歸附。太祖命爲平涼衞萬戶。散其屬住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仍簡其壯者。充平涼衞卒。使自耕食。得仍廝射獵。寨徭役。以故家積富。畜牛羊駝馬孔繁。然其出北達一族。正統己巳。虜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卜花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殘掠。天順庚辰。北達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八九。日見凋瘵。至成化丙戌。各達大舉入犯。土達有李俊者。獨攜羊酒出迓孛來。孛來喜。賜之馬。俊陰有北從意。其把丹孫滿四。亦以貲力雄諸裕。成化丁亥春。滿四受渭縣避役民張通匿之。不愉縣捕。縣上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陳介。會有土達張把腰者。亦縱部下侵掠致化都督張泰家畜牧。泰亦令家人狀把腰擄掠事。於介。介以事行僉事蘇燮逮捕滿四等聞之。心危懼。時有新任靖邊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門斂諸土達賄以餽清。苛諸土達不堪。滿四等得間。遂以其黨李俊謀爲亂。俊以言激滿四。時四之從子滿璹。初襲祖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衞指揮僉事。有司以介變捕繳。遂文璹。捕滿四及把腰等甚急。璹素性魋。不登滿四等與俊有謀。乃率其家

衆往捕。滿四等知之。先約其黨匿他處。俟璹至。佯許詣有司伏罪。紿璹遣其家衆各家就食。盡收之。遂劫璹。號集諸土達。四年戊子夏。滿四據石城山。去平涼千里。山四面皆石號。峭絕不可登。前有小山如牆。山緯可二三丈許如門。僅用單騎入。西山一面稍平曠。可容千餘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以避亂者。人莫知之。險巖難入也。滿四等平日以獵射深入熟知。至是往據焉。士達檄馮傑之追迫。滿四一讀即千餘人。參將劉清聞變。遽領兵自靖□來擊。不利。報至陝。都御史陳介。鎮守太監黃沁。總兵官寧遠伯任璹。議遣指揮邢瑞、申澄。統諸衞兵往捕。與賊戰城下。澄死於陣。瑞遁歸。賊勢大振。遠邇亡賴者。多往從之。事聞。朝廷敕陳介任璹會甯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往討。時甯夏兵先至。陳介任璹吳琮等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蘇祥堡。時夜二鼓。比曉抵石城十里許。士卒已疲且洶。賊率衆佯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降。誠僞叵測。然我師夜進不少暇。且之水飲。雖驅之戰。姑聽彼。我得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又佯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精兵尾之。時我倚之器械。遂執木梃迎鬪。官兵大敗。任璹、吳琮進保東山。陳介急欲自刃。左右救免。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受困在山者。盡殲焉。賊益猖獗。遂截甯靜州道。掠奪糧運及遞送甘州冬表布花萬餘。傳言欲窺陝。事聞。朝廷逮陳介、吳琮、馮傑等至京。八月。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擢大理卿馬文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及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爲監督。涼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官。都督僉事夏正爲參將。都指揮劉清爲右參將。監察御史鄭本端監軍。兵部武選郎中劉洪紀功。率京營兵五

千。調甘、涼、延綏、甯夏、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冬十一月朔。項忠、馬文昇等先後至固原。夜三鼓。聞營外一里許鼓鼕迫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旦乃於營外得賊遺書。乞宥。許居石城。蠲其徭役。馬文昇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第宜整兵以俟進討。遂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略。衆憚前兩失利。頗難之。多言石城險不可攻。忠等乃令畫工圖其山形處之。遂分六路兵以進。項忠、劉玉、劉祥、馬文昇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都督白圭。御史鄭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劉清、夏正。參議嚴憲。屯打剌赤。甯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毛堡。期三日各少出精兵嘗賊。且探地勢。適大舉。比至城。賊擁衆來戰。時延綏兵奮前迎。賊少卻。陣亡二十餘人。賊被死傷者亦多。然官軍氣亦少阻。十三日復會兵往。賊出陣佯敗去。官軍追至城下。時賊尚多居城外者。官軍乃貪取賊物。賊遂得斂入城。毛忠曰。賊能有幾。亟遣兵剿之。於是督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守。毛忠麾兵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官軍多墜崖死者。毛亦蹺流矢。賊被銃礮死者亦多。斬首數百級。馬文昇在中軍。亟領兵五百。持草束欲往燒賊棚。見官兵卻。不果進。劉玉被困城中。衆潰。玉亦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之丁千戶以徇。衆始懼。復登山。玉得出圍。時項忠以兵敗有憂色。馬文昇曰。勝敗兵家常事。況賊亦多戰死。勢已奪。値今黃河未冰。賊不能北。無可深慮。當徐圖之。遣舍人陶珍等詣京以捷報。仍令發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先是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遂言西師不利。時兵部尚書程信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達

衆。奏遣撫寧侯朱永統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卽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上召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旁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困之甚困。賊將困。有必擒之形。何庸京兵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忠等佈置得算。可無慮也。程信執請出師。衆亦尤時輕敵。朝廷乃詔問項忠等當益兵否。忠請於上。命永領宣大精兵五千沿途西候。待賊報不必來。未平則西來援。力攻之。忠等日督兵城下挑戰。賊堅壁不出。文昇謀於項忠曰。賊城中原少水。聞汲聚亦漸乏。須邀其汲。則坐令自斃。忠然之。遂令軍士焚其近地之草。及塡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知城中正艱於水。文昇曰。此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攻之益急。賊嬰險固守。未幾。甘州都指揮劉晟帥兵三千亦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賊亦自危。遣人詐請降。忠等亦佯許之。賊要忠與玉二人詣城下與語。二人遂單騎往。賊出數百人擐甲冑騎繞門外示武。文昇曰。賊窮蹙無賴。發萬一。二公被遮留。損軍威。亟邀還。已而賊亦堅辭。要巡撫大人來。文昇曰。不往。是示以怯。乃從數十騎往。厲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尋出精兵四掠之。賊遂入城。滿四亦歸。時滿璹等遂爲劉參將馮指揮所苦。以至今日。乞宥死願出降。文昇諭以此二人。朝廷以械至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詰亂始。汝等脅從。恩在罔治也。初滿璹被劫不爲。至是乞命。文昇受之撫歸營。明日賊又設木柵備戰。不復言降。未幾。賊衆因飢渴自相叛。一日夜五鼓。城內李旗等走入營。報昨夜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勦之。項忠曰。此固不可深信。又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諸營兵會山下。果聞亂。用大將礮擊城中。賊死傷者甚衆。猶負險不下。官軍日攻城。會天寒。士卒頗怨。時賊首尚未獲。文昇聞之。言於忠等曰。師老矣。卽今黃河凍。敵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儻賊乘間突出與敵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破城爲上策。衆議難之。石城外有深溝丈餘。格人馬不得至城下。文昇令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囊以塡塹之。塹平。文昇又取各城上圍竿數千。縛成大橋。設之扉車軸上。欲用以攻城。賊聞之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有楊虎貍者。驍賊中稱驍悍。滿四以爲羽翼。至是亦來降。懷疑懼。忠等極力諭慰之。劉玉劉刀與誓曰。爾生擒滿四。或殺以獻。朝廷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貍諾。以誘滿四出戰擒之。遂逸出帳房外。屛人語曰。何日可戰。虎貍曰。只在明日。又語曰。何處可戰。虎貍曰。只於東山口。且令彼出其精兵山下爲信。遂遣之。明日。忠等盛兵至山下。又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恐其泄。乃紿延綏將胡愷曰。爾輪休矣。今日中軍代爾等。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滿四也。既而果有甲冑精銳數百立東山上。忠等始信虎貍約不謬。遂伏兵東山口。而王銳等漸覺之。遂督部下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起。猝擊之。賊大敗。已而郭鍧擒滿四以歸。忠等遂命露布報諸郡邑及各邊。以安人心。明日。賊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率衆出城敗擒之。賊勢益蹙。城中乃復立滿達官火敬爲主。而賊黨漸無固志。劉玉欲撤兵。令賊自解散。忠曰。賊逆叛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縱之逸。他日必爲陝西憂。乃屯兵至十一月下旬。賊度不支。夜潛出。四散去。忠等乃發兵分捕之。執火敬。擒斬數千級。既而於山間獲其家屬百餘口。山谷中又獲賊五百餘人。惟赦夜楊虎貍家。遂夷石城之險。墮其城垣。葬諸軍士陣亡骸骼。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時賊殘衆百餘人。走嵖岈山。會套賊報急。乃留精兵三千。仍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餘人。惟滿四、馬驥、南斗、火敬、并各頭大者二百人械京。餘卽營中皆斬之。明年正月。嵖岈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京師。餘賊許各歸農。卽石城逈北古西安州增設千戶所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衞。設官防守。忠等班師論功。封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右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左都御史。餘皆陞賞有差。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皆霸州文安人。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行劫諸路。號河北響馬賊。正德初。劉瑾用事。以入賂遷徙入官。故中外貨遷官者。多貸縣克賂民重病之。又連歲値水旱。殘併徵數年稍逋。急使者所至慘逼。百姓不堪。多思亂。會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原籍文安。劉六等以鄉曲往來諸中貴家。因浸涉禁闥。至豹房縱觀。遂恃輕朝廷心。未幾行劫事頗洩。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鄭老虎等。皆俠徒結爲盜。後瑾誅。杲亦罷。乃正德六年辛未秋七月。兵部檄有司捕盜。時獲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劫之去。遂反。諸思亂者多應之。旬日間衆至數千人。官兵出擊屢爲所敗。遂流劫山東州縣。橫不可制。逼入畿內。薄京師亦戒嚴。詔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時承平久。戎政廢弛。兵率驕惰市井者。中錫書生。偉出紈袴。畜素未試行陣。中錫治龔遂化渤海事。欲效之。乃榜示所在有司。賊至不殺者勿捕。殺降者待以不死。皆仍給飲食。劉六等聞示。遂不殺掠。至德州謁中錫。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中官馬都堂豈能行其言乎。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撫意。又以所掠金帛輦至京。賂諸中官乞赦。不得。劉七等遂不聽撫。仍大肆掠。攻文安。有趙風子名鐩。縣學生。偕家屬避賊。賊劫其妻。將汙之。鐩不勝忿。手刃殺二賊。爲劉七等所擒。因降爲盜。以通文義。推爲渠魁。稱何賊已聚至萬數人。因相約曰。且勿薄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直抵金陵。可就彼封侯拜將。於是分其黨爲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鐩等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各行劫。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避兵攻冀強。破之。知縣段豸死焉。遂略景州、獻縣、阜城、靜海、滄州等處。劫漕艘以資食。楊虎等攻破濟興縣。亦向滄州劫糧運。遂略南皮、東光、南宮、棗強等處。九月亦會於景州。總兵馮安督衆擊之。殺賊千餘人。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茱統兵遇賊。死者七千餘人。虎等亦往山東。劫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出戰敗績。虎等遂掠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府。勢甚猖獗。官兵莫與當也。初賊臨故城縣。馬中錫家在焉。賊帥戒其黨。勿焚掠馬都御史家。傳者遂訛云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中外喧騰。時偉亦無擒賊功。朝廷逮二人至京。俱詔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是冬又大發京營兵討之。以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官。時劉六等既分爲二。縱橫劫掠。往來山東郡縣。多被殘破。或合或分。出沒不可爲互。時巡撫眞定都御史甯杲、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皆逮下獄爲民。又著爲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例論死。先是馬中錫等無功。諸閣成曰。此事非書生所能辨。故大用遂有是行。大用等居中。於臨清駐劄。檄宣府遊擊許泰、鄭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山東惟樂陵賊不敢近。時許逵爲樂陵令。有備。齊彥名分兵南略。至裴子岩。爲遊擊許泰所敗。殺者甚衆。泰乘勝追至大名府。又斬首一千餘。彥名脫逃。十一月。楊虎等自破蒙山衞日照等縣。過徐

州抵宿遷。高郵衛兵出禦。敗績。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追之。覆其舟。虎溺死。衆又推劉惠爲主。趙鐩副之。攻高郵。執指揮陳鵬。轉向靈璧。縣令陳伯安出戰被執。伯安不屈。惠欲加害。鐩勸釋。遂破虹縣、永成、夏邑、虞城等縣。及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是時劉六等寇山東、北直隸等處。爲河北害。被官軍擊敗。勢稍微。衆尚五六萬人。劉惠、趙鐩寇河南。勢猖獗。有陳翰者。降賊用事爲謀主。劉惠自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爲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分其賊首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賊衆號至三十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稱獨劫。僉事孫某遣人齎黃榜招之。賊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奸臣爲言。是年十二月。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焉。殺御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朝廷報無虛日。是冬又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延綏、甯夏兵。專討河南。而陸完等專經略河北。是月劉惠、趙鐩陷泌陽。原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取芳衣冠被庭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賊攻鈞州不下。欲居之。帥以尚書馬文升家在焉。去之。太史氏曰。鈞州以一文昇得不屠。而焦芳一家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也。七年壬申春正月。即軍中陞提督軍務陸完爲右都御史。已而劉惠、趙鐩過南陽。有備去之。攻唐縣。知縣劉定率民城守。晝夜拒戰。凡二十八日不克。賊引去。掠泌陽、鈞州、固始、潁州等處。時惠賊甚衆。分遣南略鄖陽、樊城、襄陽、隨州等處。時諸閫以陸完等討賊久未成功。請別遣監軍。上命廷臣。皆憚中官。不敢可否。獨禮部尚書傅珪以爲不然。奮前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炎。民譁然思亂。禍且不測。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不報。明日有旨。以太監陸誾爲監鎗。傅珪令致仕。未幾彭澤至。督河南、鄖陽及延綏、甯夏兵、湖廣土兵。分路擊賊。屢敗之。多所斬獲。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亦沿途逃散。惠等僅領殘衆。被追急。奔光山、六安山中。又破舒城。復還商城。僉事郭韶督羅田、汕河兵。擒獲三百餘人。焚死者又二百餘。會天大雨。山水驟溺死者千餘人。是時官軍所在邀擊以俟。賊徒陳翰詣總兵仇鉞乞降。餘賊各奔掠。王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參議向金、李源。擒斬百餘人。又賊三百餘人往掠桐柏。知縣李聚迎戰。斬十人。又復奔泌陽。爲知縣劉機擊敗。劉惠、趙鐩率餘賊萬人至應山。僉事郭韶等復督追及於二郎畈。擊敗之。斬首百餘級。餘虜溺水死者千餘人。衆遂潰。劉惠不知所終。趙鐩與其黨邢守道等逃入應山縣東化山。削髮僞爲僧人。具安度牒爲僧。鐩遊至江夏縣。是年夏四月。軍人趙成識獲。鐩磔於市。楊虎等賊一黨遂滅。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未平。劫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戰敗之。斬賊千餘人。賊奔登州海套。又被圍。遂潰圍奔。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餘數百人。仍奔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靖。參將王杲出戰而死。是年春。鉞與賊遇於真定。敗績。喪軍資殆盡。會宣府游擊許泰兵來救。鉞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印。鉞衰老怯懦。非大將才。又爲京兵久未經戰。谷大用監軍。逗撓無勝算。恃中貴可驕。反擁自衛。高壘堅城。一時王師挫衄。賊威重振。乃詔鉞至京。以與大用同事。遂置不問。僅能歸第耳。時劉六等屢敗。衆亦潰。其黨不過千人。每掠脅良民。號數萬。遇官兵迎戰。即驅脅從者當之。閏五月。劉六等敗走湖廣黃州。至團風鎮。爲土兵所扼。劉六與其子劉仲淮勢窮赴水死。其劉七、齊彥名奪舟入江。奔南通州。至蕪湖。走鎮江。道淮安。欲還山東。

梗揚州兵守不能遏。復自通州泝流至九江。率亡命江上。凡三往來。官兵莫與禦者。七月。劉七、齊彥名帥餘賊欲登狼山。官兵追之。劉七中流矢。復奔入舟。會大風作。舟覆。劉七溺死。齊彥名遂爲亂兵所殺。賊衆盡潰。時劉六等賊一黨平。九月大封賞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陸誾弟陸永俱伯。咸甯伯仇鉞進封侯。右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入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中官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都督都指揮千百戶。大學士李東陽等固辭。餘安受之無怍色。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劉烈俱保甯人。曹甫、江津人。於正德四年冬反。遂稱王。先是廷瑞行山中得古印。既而又得一劍。自謂有天授。通同郡人劉烈聚衆亂。僭稱王。廷瑞遂糾其黨鄢本恕、廖惠往應之。因出所得印劍煽惑民。時陝西官兵擊之。烈敗遁。不知所終。廷瑞等勢漸猖獗。遂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數萬人。流劫湖廣鄖陽等處。官兵不能討。五年春正月。以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等處兵討之。時廷瑞等已破通江縣。秋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官兵及僱回石砫等處土兵。擊廷瑞敗之。又敗之於門枕城峽。及鎮平茅壩。殺衆六千餘人。擒其黨首廖惠斬之。廷瑞走紅口。合鄢本恕入陝。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督兵追破之。賊棄輜重遁去。七年夏六月。鍾始會俊及陝西巡撫藍章等兵擒藍廷瑞、鄢本恕等平之。先是鍾以總制軍務至當臨俊。俊負知材不肯下。兩相格議。進止不速。致廷瑞等得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於是鍾乃間俊檄參政曹俊、參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鉞等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鬭鵰等督陝西兵。鍾又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爐督漢土兵。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等各督兵至。分道進勦。鍾及俊親監督之。先是鍾等帥湖廣兵追賊至於陝西石泉縣漢斗鎮。賊急遣人乞撫。時官兵未盡集。鍾乃以計款之。令於賊曰。赴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亦令其黨十數人稱小老人者。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然實無降意。計緩我師。得延秋登略食耳。五月初六日。鍾乃檄廷瑞等約日出降。仍給榜令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已而賊果違約。乃六月十四日始至。賊依山駐營。且使人挾求營縣治臨江布駐其衆。鍾等許之。廷瑞及本恕二人方出見。訖回營。賊衆猶四掠。計欲脫走。見官兵分七哨。防守甚密。不得出。賊勢窮。衆亦漸潰。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其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歡。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世麟營赴宴。伏起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仍出榜諭招撫者無算。時唯從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賜金幣。餘將士各陞賞有差。時曹甫又聚衆攻破江津縣。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是年春正月。俊調兵擒甫誅之。甫黨方四、任騰子。率餘衆遁去。夏六月。賊黨方四、任騰子等復出作亂。俊又會兵擊敗之。未幾罷林俊。先是方四等擁甫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間會俊等專調兵勦滅。藍鄢二賊方四等得乘間復大聚。衆至數萬人。方四自稱總兵。任騰子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稱辭事等。六月寇思南府。貴州兵擊敗之。走播州。播州兵敗賊於三跳等處。賊仍入四川。聲言欲向江津復

肆。八月。賊攻南川。官兵禦之。敗績。百戶柳芳等戰死。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掠江津、重慶、瀘州、敘州、成都等處。遠近大震、俊於是會洪鐘。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諸路兵討之。俊乃分兵扼其要路。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又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都嵩。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以參政部贇。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俊督兵擊敗之。追至合山坪。又破賊四營。十八日。賊又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兵三道迎擊之。追至高觀山。斬獲甚衆。乘勝追之。賊望官兵來盛。遁巖殺。副使李鉞被圍窘。湔僚戰吏何士昂奮力射之。西陽等土兵亦至。同擊賊。又斬獲二百餘人。賊退據高下礌石。復摧衆。勢甚銳。俊等下令勿與戰以怠之。遂徵各路兵至。又撫其所獲周大富入營。招之。十月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來告撫。俊許約日且待以不死。賊覺不至。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壁小壁各關並進。直衝高梁。遂斬任驕子等。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墜崖溺死者甚衆。俘獲男女三千四百餘人。及騾驢馬四千五百有奇。時方四妻妾亦被擒。賊遁走。既而土兵欲尾賊滅之。亦殺賊二百餘。不退。賊又見官兵少。遂擁衆反衝。殺千戶田瑄冉廷盾等。所獲方四妻妾并騾馬等復奔去。自是賊氣亦喪。斂殘衆尚二千餘人。走思南境。捷聞。賚俊等有差。俊尋致仕。時俊與洪鐘議多不合。又時在朝中貴。多以子弟冒軍功受封賞。俊皆不許。權倖忌之。俊自度不可爲。賊敗。俊以疾乞休。內批允之。由中貴也。臺諫屢疏留俊再蒞平蜀寇。不報。俊去。蜀人號泣送之。餘黨遂熾。七年冬。林俊既去。方四復統衆出寇。并賊麻六兒、喻思俸等。先後猖獗內江崇慶之境。踰年民不帖席。鐘等不能定。四川巡撫都御史王綸劾鐘玩寇殃民。罷之。正德九年。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澤至。法令嚴明。賞罰公信。時諸賊雖蜂起。覩藍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澤乃以兵先討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內江駱松祥。又次崇慶州范藻。悉擒斬之。蜀盜平。

江西各賊。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惟以某地賊呼之。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四起。曰華林寨、碼磜寨賊起瑞州。贛州南安二府。東鄉賊起撫州府。桃源洞賊起饒州府。諸賊始行劫村落。爲姦。官府捕之急。遂匿山谷間糾黨。一時無賴者多歸之。因各據險立寨爲聲援煽亂。時贛州賊執參政趙賢。以賞入得還。華林寨賊又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事聞。時右都御史陳金以憂家居。詔奪情起復。總制江西等處戎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統兵討之。金至。乃檄副使周憲以兵擊華林寨。憲分兵三路。約爲掎角。且期齊進。憲親帥一兵進。遇賊遂戰。頗有斬獲。其二路兵失期。憲勢孤。賊所。不得已。遂深入。山路險峻。賊從高下礌石。官兵死者頗衆。憲猶戰。被執死之。賊磔其尸。子幹見父危。躍馬前救。亦中流矢死。賊勢遂大振。明年壬申冬。金復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勳等。督兵勦華林寨賊。遂平之。移兵碼磜及東鄉等寨。皆平之。先是憲死。金乃檄大同儲邊兵討賊。時小有勝。竟不敢抵賊巢一窺。又檄廣西田州等狼兵素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不節制本兵。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狼兵遂無忌憚。肆掠良民。至有殺傷者。人心洶洶。罰金不能平賊。吏致殺狀無辜。且云狼兵驕甚。恐乘亂生他變。朝廷遣給事中黎奭往勘金功罪。其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無誰何。第厚犒賞諸土酋。令其稍嚴約束。用之。金出榜招脅從。且勦且撫。其來降者。號曰新民。然籍

之貲部下。俾爲鄉導。與我兵協。時賊保險。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金檄秩及承勳等。會有降賊黃奇。承勳察其智略可用。厚遇之。人謂承勳宜防不測。承勳彌加親信。令侍宿帳中。奇感承勳遇。已以死誓。承勳每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各有來降者。承勳欲得降者爲用。又令奇與降者約爲內應攻賊。候奇約定。承勳召土酋岑猛至。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效力。功與賞皆君有也。猛聞計。承勳、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爲。承勳始告之故。於是令黃奇密入寨。將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得爲內應。至夜漏三下。承勳乃與猛帥五百人銜枚登山。奇引敵人前導抵壘。壘賊方鼾睡。時漏下已三。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擊之。降賊亦合勢夾擊。賊倉惶無措。又釋甲伏巖穽。覓求之。皆不得。遂斬首三千級。殘賊越壘乘夜遁匿山谷。時尚未曉。明日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黨悉潰。華林平。乃移兵擊碼磜東鄉賊。皆蕩平。蓋諸降賊號新民者。金又令官給貲產。仍禁平民毋得報害新民。以故感恩思報。多赫力以破賊云。惟時桃源洞賊尚負固。如初參政胡廷舉往撫。爲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娛。且時反覆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左右有謀通者。閒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金等見賊不爲撫。遂督兵進討。時諸寨既平。華林賊已奪氣。又聞狼兵悍。賊且畏之。欲來乞降。按察使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詣軍門。既而有謂賊四發時。故納降以撫其黨。今破者已盡。惟華林賊勢孤援絕。將安之。況賊無信。他日必爲患。不如乘勝撲滅之。於是盡殺降者。賊復大亂。潰圍出饒信入徽衢等處。大行劫掠。初賊據險。官兵卒難攖。及棄險奔軼。無所恃。金等追殺之。又會浙東兵爲應。遂所在擒殺殆盡。餘衆亦降。金等旋於華林等平其寨壘。分置巡司控制之。散狼兵歸廣。乃班師。金始以言官論其多殺平民。革宮保秩。至是賊平。論功仍復職云。

李福達。山西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濟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其徒邵慶、邵進祿等互相煽惑。誘鄉民。福達用是貲日起。邵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皆歸若等。聚衆侯我。因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等死。正德七年。復攻宜川及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於烟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於三塬岡。都指揮楊英。都御史藍章。殺之於白衙寨。指揮關鐘、張濟爲所敗。副使張鑑兵追擊於麻線嶺破之。福達遁去。嘉靖初。五復寓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有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讎薛良首發之。福達獲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婿紫福達等。乃自詣獄質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拱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十人。其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去。巡撫畢昭獨謂福達非張寅。讎家誣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證。坐良罪。擬發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鞫治之。備發書知前勛爲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并勛書於朝。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寘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已報允。福達論死。沒入其財產。妻

子爲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逵、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上寘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豳．及自璧、逵．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勛故以議禮與張璁、桂萼善．翁上所向．上恨廷臣堅執．雖貶竄意猶未慊．勛與璁、萼因合謀爲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遂志自快．上恚甚．將大有處分．而人不知也．方謂獄案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上乃謝李福達事情．直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徇私鞫拷．三月癸卯．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奉詔於午門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雖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頤壽等徇情偏護．抉詞入人重罪．豈朕欽恤愼刑之意．且畢昭先劾良誣．今又勘實．何也．俟齋祀畢．朕將親鞫於廷．大學士楊一淸言．君主要臣主詳．令案牘具明．鞫證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眞情自得．何至勞黼扆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趣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爲疑獄．上切責頤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下鎭撫司掠治．御史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怒皆令逮繫．於是頤壽等復更讞．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益甚．盡并逮頤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搒掠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書．及郭

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書別以檢次知縣尹命．指揮王龍爲託．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逕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勛事已前決．置不問．其私書未獲者．令追索之．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衆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爲之救解．錄槩惡勛．乃窮治寅事．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遂以寅即福達．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請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寘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皆深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案．迎上行私．此數人稱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爲然．乃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萼等旣已廷鞫．乃言於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且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匠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逃債．因妄指寅爲崞縣逆黨李福達．術騙寅父子．怨家周懂、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錢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密御史馬錄．錄故惡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傅會薛良本謀．以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勛、寅者．藉端起矣．以天之道．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證．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瓚．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

梅逵．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光、盛璵．挾私傾勛．亦發戍邊衞．給事中王科、張逵、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尙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投避背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囑．各褫職閑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逵、高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戚雄．下南京法司．失亡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因．副使王昂．指引證佐．知州杜蕙．問朔．鎭撫偏玉．下該省巡撫勘．汪偉、毛伯溫．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獨巡撫畢昭．以嘗劾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上覽之．至再處分．畢因命都察院刊布詔條．使中外知之．然猶深惡馬錄．下法司另議．欲坐以奸黨律．侍郎桂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煙瘴充軍．令錄及子孫．以示至公．錄乃謫戍廣西南丹衞．遇赦不宥．旣而復諭楊一淸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淸等曰．祖宗制律俱有成法．今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吏將資緣以法爲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隨召璁、萼、獻夫於文華殿勞諭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給與三代誥命．而方士陶眞．亦以明獄元贊得晉宮保．後璁以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幷所賜敕諭．輯錄成書．爲上下二卷．鋟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頒布內外諸司．上曰．大獄賴卿等闡明．輯錄刊印頒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

張英閑住．餘皆爲民．南御史吳彥疏乞宥頤壽等失入之罪．謫外．勛與璁、萼等．氣勢益張．自是廷臣逮杖爲常．再莫敢梗矣．至嘉靖四十五年．穆宗卽位．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當出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尙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搢紳．而擢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敍錄．是獄始明．太史氏曰．張居正總裁實錄．爲璁傳．則曰．奉詔鞫勘重獄．獨遂衆議．脫張寅之死．蓋二人專恨相似．曲護如此．然不獨居正．後人不查．沿習稱聞．謂璁、萼隆禮未必是．雖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夫議禮自父子起見．貴爲天子．誰敢與抗．且璁各有嘗逆之尤．可原也．卽極於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乃極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遂爾甘黨逆賊．此心此行．何以對天日．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條矣．

汪直．號五峯．徽州人．自少落魄任俠．母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旣且大雪．草木皆冰．遂生．旣壯．饒智略．性喜施．以故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輩．皆與遊．直因恢異志．謂其黨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於海外乎逍遙哉．退而詢其母生兒時有異兆否．母告之夢．直喜曰．天將命我以武勝乎．遂萌邪謀．國初海禁少解．有一二家從廣東福建地方貿易．陸往紅回．濟泊關外．或賄把

闕官、及投託鄉官得以小舡賫夜進貨。屬承平之日。封守弗愼。奸人遂緣爲利。各結黨。推雄強者一人爲舡頭。或五十艘。或一百艘。成羣分黨。占泊各港。紛然往來海上。入日本暹邏諸國行貨。遂誘帶日本各島貨倭。藉其強悍爲羽翼。亦有糾合富貴倭奴。出本附搭買賣。公爲雄長。先是徽人許二住雙嶼。號海寇最強。又有陳思盼住橫港。與二相倚。直投二部下管櫃。直沈機有勇略。人服之。未幾巡撫福建朱都御史遣都司盧鏜領兵擊許二。遂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斬殆盡。雙嶼港築塞。許二遁去。餘黨因推直爲主。往瀝港。特陳思盼聲壓直。直心恚之。適一王舡卒領番舡二十艘。思盼邀爲一夥。思盼因而謀殺王舡主。遂奪其舡。其黨不平。潛與直通。欲害思盼。直乘機潛約慈谿貫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助己。又倩報寗波府及海道衙門。發官兵若干。乃伺思盼生日。爲酒不設備。遂內外夾擊。殺思盼。擒其姪陳四。并賊數十人赴官。餘黨悉歸直。又有一二新發番舡。俱請直旗號。是時米都御史差義官吳美幹取福淸。舡亦一半從。直勢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或曰。特因其隙而用賊攻賊。亦兵家之常。未爲失策。然養成直之孽者此舉也。直以所部舡多。乃令鄞縣人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葉宗滿等分領。裝載硝黃絲緜違禁諸物。抵日本暹邏西洋諸國互市。又四散海上。劫掠番舡。入閩無盤阻。公然紛錯蘇杭之境。凡五六年間。致富不貲。夷人信服。皆稱爲五峯舡主。直又招聚亡命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收領。頒貲句引倭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汪汝賢、義子汪激爲之腹心。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餽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甚至邊衛官有投以紅袍玉帶者。是時有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交厚得達直。遂拜伏叩頭。甘爲臣僕。法禁蕩然無餘矣。直欲示威諸夷。會五島夷爲亂。直素德之。欲藉以報。遂請於海防將官。出兵勦滅之。且宣言我有功朝廷。希重賞。時將官與之米百石。直詬曰。我何以此爲哉。投海中去。且怨之。遂縱倭盜內地。皆以扁舟泊列表岸。參將俞大猷率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迎戰。大猷敗績。直益驕。遂易官軍。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以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遂據薩摩洲之松浦津。號曰京。自稱徽王。部署官屬。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島之夷。俱從指揮。時夷兵十餘道。流劫海濱。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遂破黃巖府。焚殺官民甚慘。官軍莫之誰何。直乃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黃傘。其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靑傘。侍衛五十人。俱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境。然是時直隱身坐遣諸寇。每殘破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爲也。以故諸司奏亂。止云倭寇。未云首惡。汪直勢猖獗。歷癸丑甲寅乙卯數歲間。不時攻掠餘姚、觀海、樂淸、瑞安等處。塗毒不可言。識者曰。東南雖知汪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初浙江未有開府。至是朝廷擢御史胡宗憲爲都御史。總督杭州討賊。時直黨葉宗滿、汪激等十餘人俱在軍門用。先是我兵破倭。其殘衆有百餘人。遂據舟山爲亂。宗憲遣宗滿等協官軍往勦。遂殲焉。宗憲上其功。亦賞犒有差。汪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然諸司統兵海上。俱未得其要領。宗憲前按浙江。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會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宗憲曰。其爲直坐遣無疑。先是徽州府收直母妻及子。繫金華獄。至是出之。且待之厚。使直聞。知其無他。宗憲又疏請。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伺直也。朝廷從之。宗憲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往。密授洲意曰。汪直越在海外。難以角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汪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雜種。侵軼邊圉。是直常操其逸矣。洲等往直巢。而謂宗憲誠樸可欺。且欲邀倚以脫親屬。遂決意渡海。三十五年丙辰春三月。遣黨徐海等擁衆十萬餘。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破城池。殺縣官。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震於遠邇。宗憲謀之汪激等。以覘其意。初。激等欲小試懇懃。故甘心於舟山之寇。若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諸部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遂及葉宗滿等開洋去。未幾。海等爲官軍所敗就擒。宗憲恐驚直黨。乃撫摩夏正等如子。然葉宗滿兄弟。待之倍平日。皆對將吏等曰。直非反賊。故偪彊不一見我。我當有處也。直時未知海等敗沒。意來與之應援。可得志。遂先遣蔣洲等還。亦遣汪激、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泊岑港。據形勢。分兵以定。直乃偕謝和等。偵候就舟。釃酒誓衆。且曰。俞大猷吾嘗破之。須隨備之。先宗憲已度其有隙。遂以總兵盧鏜代大猷。鏜舊與汪激等從事舟山。同領兵。撫循倭夷備至。以故直不疑。惟日聚倭。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其妻子弟求官封。宗憲亦優爲之列狀上請。以安其志。有旨。汪直旣稱投順。卻挾惡同來。以市貿爲詞。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勦。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宗憲奉詔不宜。遂往甯波府。畫方略。密調參將戚繼光張四維等。分兵伏諸要害。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汝信。汝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邪。直猶豫。宗憲又飲其所遣最親信汪激、葉宗滿等盡歡。遂與對榻。因佯露諸將請戰書於几案。激等竊觀大驚。宗憲又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令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明日激等因諷之直。直頗疑之。宗憲又開心與其子澄。澄亦嚙指血寓書父。書云。軍門數年因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於朝廷。卽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若今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鄧岳童華等。往來遊說。直不決。宗憲曰。此賊執戀岑港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望。遂令諸將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狀。直度不可脫。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皆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且曰。部兵無統。欲得汪激撫之。宗憲曰。諸賊維直多智。且習兵。餘皆鼠子輩。今請激。是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之。丁巳冬十二月。直詣軍門。比至。宗憲命其下。將直付按察司獄。遂列直狀。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以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句引倭夷。比年攻劫。今悔罪以來歸。仍挾倭以求市。上干國禁。下毒生靈。疏入。得旨論如法。其汪激統餘衆出洋。爲颶風所覆。賊盡潰。沿海諸郡始甯。明年庚申。論功。宗憲加太子太保、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餘陞賞有差。

明書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二十

亂賊傳三

大同兵素通虜桀驁。於嘉靖三年甲申。時都御史張文錦巡撫大同。先是文錦覩大同地多平漫。不甚設塞。如紅廟溝鐵裹門。皆爲邊衝。乃議鎮北九十里許。築五堡以蕃大同。及戍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居焉。堡每五百家。時卒中私相告曰。去城不二十里。猶苦數來爲掠。無虜日。今五堡孤懸百里。敵突入。誰爲救援者。即死不願徙。往訴之。文錦不許。仍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乘錦風旨。繼以峻法繩下。復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衆大怒。遂謀爲變。於七月下旬。鎮卒郭鑑、柳忠。號諸驍勇者倡亂。執賈鑑殺之。裂其屍。結聚棗下焦山。文錦大恐。下令招撫。不聽。二十七日。遂焚大同府。劫獄。轉焚都察院。文錦倉惶踰垣走。匿宗室博野王府。諸兵遂入掠其家。尋向博野王府。脅出文錦殺之。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執總兵江桓殺之。掠其家。乃出原逮總兵朱振於獄。脅爲謀主。振度不免。告於衆曰。爾等欲吾舉事。吾與衆有約三。一勿犯宗室。一勿犯倉庫。一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甯死無與衆。對曰惟命。既而衆稍戢。乃脅鎮巡爲奏乞赦。朝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齎赦往諭。赦之。遂以太監武忠出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攝由

西按察使蘇天祐爲巡撫。自錦之遇害也。諸亂卒公然行劫。振令亦不盡聽。振尋擒殺二十餘人。遂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反復諭以朝廷恩威。衆亦向前伏罪。皆暫解甲。然猶懷危疑。尋被奸人乘隙誘劫居民。都督桂勇擒殺五十餘人。收郭鑑、柳忠諸首亂者。杖而釋之。以安衆。而人心亦洶洶。有訛言。會寧夏參將李賢以兵自陝征賊回。道經大同境。頗侵擾。鄉人詈之。其部下譁曰。爾大同軍爲亂。朝廷有命。我軍便道誅之。尙何怪而牧也。由是轉相興訛。流爲徙城之說。且曰京營暨諸鎮兵。已馳近地則大同矣。時京畿戶部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宥旨也。衆夜集枝門。詢故。枝由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頃之。傳聞知縣王文昌曾向巡撫以誅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焚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兵薄代府索祐。謂其爵兵也。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害。以是月三十日。率子弟數百人。潛行宣府避之。天祐等以聞。世宗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往討。以都督魯綱總其兵。瓚行。上降制曰。誅首惡。脅從者不問。及瓚至陽和。疏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其首惡者。文移日數至。故鎮卒懼誅。向天祐祈生全。天祐傳制諭之。且曰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故衆與首事者攜心。時桂勇督兵急。有徐能兒等。復倡亂。脅諸亂卒盡甲。閉城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市。有啖其肉。遂擁桂賓棄總兵宅。天祐及武忠聞之。亟馳諭。至則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勇向天祐泣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能擒獻首惡。吾爲轉達。兵猶可及止也。衆乃擒徐能兒等四人。天祐斬之。函首詣瓚。因以書貽瓚曰。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其郭疤子及諸首惡亦已逃匿。天祐乃疏上。請班師。上召瓚還。時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受命討逆。師不臨城而返。濫承功賞。請治其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不報。惟赦天祐等蒐黨惡。仍宥所脅者。遣使諭代王返國。四年乙酉春正月。天祐等令城中兵民各復業。凡先所劫軍器首官者聽。衆心稍安。未幾郭疤子、胡雄潛住城中。自度終不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於二月二十七日夜。焚總兵王振第。惑亂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詰旦集諸卒。諭以不居城之恩。且詰亂由。衆指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索之。遂得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稱快焉。事聞。上優詔答之。賞天祐等有差。天祐自是陰因事捕誅逆黨數百人。大同始定。後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賞賚追論其費財。竟去位。人多枉之。越數年。至十一年癸巳。先是敵北虜渡河入犯。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朝廷從之。遂命兵部侍郎劉源清總制大同。以都督郤永爲總兵官禦之。初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敵騎。源清以爲然。遂以委瑾。且期三日竣事。瑾素馭下嚴刻少恩。及是督成尤酷。是冬十月十下。卒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立譟六七十人。遂執瑾殺之。震於代王充燿出奔宣府。時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奏變起鎮將苛刻。請姑勿問。源清執法不可廢。請討之。上以疏示兵部議。憲言於上曰。兵未必悉變。脅從者宥。渠魁必殲。朝廷鄭衝。責總制巡撫二臣。相與撫剿。源清承制往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念稔惡殺生。主帥天討所宜加者。時五堡遺孽。見榜懼。偶語不自安。謂道理甲申事也。潘倣及僉事孫允中計擒首惡若干人。因詣軍門。請緩師徐圖之。則逆黨可悉索。又言五堡事已處分。不必又宣。源清皆駁之。乃以所獻囑御史蘇祐訊。而別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

百捕亂黨．時所捕名內多捕賊有功人．爲諸囚所讎誣者．諸鎮卒疑懼．遂生變．衆嗚譟塞巷拒捕．源清南遣孫允中入城諭．遂不能止．至夜譌言大興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爲亂．允中督諸裨將擒斬三十餘人．餘稍解散．明日．源清以兵集城下．斬關而入．大肆殺掠．城外死者枕藉．五堡遺卒益驚聚．勢悍橫不可制．亡何郤永師至．城中亂兵開門迎敵．執參將某殺之．潘倣偕允中亟往諭．衆不聽．二人計曰．亂不可遏．始亂者責也．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間道奏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至抗王師．費官亦遂勸倣縱去．獨孫允中猶對源清力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斥其說．遂留允中居懷仁．從廟中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又懇言之．忤輔臣意．嗾吏部以他事出綰參政．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斥用兵之失．世宗大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剿之不可．乃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以江桓爲總兵官．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繼祖遂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致．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番．貽患不小．疏入不報．源清遂於諸關殺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天實欲棄此城矣．兵部然之．力以爲請．有命趣攻之．源清承制益進兵．命部下百道攻城．又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番大舉入犯．約爲內應．郤永帥師迎敵．騎戰失利．諸叛卒鼓譟應敵．誘引數千人入城．叛卒指代府餉敵曰．兵退以此謝虜．敵分遣部下．徧掠渾源朔州諸郡．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危懼．廷議請調九邊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獨攬自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批曰．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信與劉源清貪功嗜殺縱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因旬朔．既云脅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入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人．則遣大臣備歡．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旨出．中外始知用兵非天子意．源清聞之．亟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唐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康．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城索首惡．當謀以應之．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悉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宦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於穴城詐給粟．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大剌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繫源清獄．削籍去．乃以張瓚往代．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遂招允中於懷仁．與議．又密遣使往城中．時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儕非殺將者．爲自活計耳．請書入．遂入諭撫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嚚闕呼萬歲．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德威．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即斬倡亂者黃鎮等二十四人．獻軍門．繼祖聞之．即馳入城．以鎮撫人人心．郤永猶假言繼祖伏兵爲應．衆果夜譟．繼祖堅臥不起．乃安．明日榜諭城中．大發倉廩以賑之．稍一繩以法．將士稍縱恣者．捕殺一二人以徇．衆遂帖．昇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復遣允中入城宣慰之．明日張鼓吹以御史蘇自南門入．置酒高會．犒勞將士．城中遂大定．敵聞之亦遠遁．報至．上悅．張瓚、樊繼祖、楚書、唐榮等各賞賚有差．潘倣、孫允中復原職．上遣禮部侍郎黃綰以璽書慰宗室．撫傷殘．掩骼胔．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逆黨．處理罔．時郤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永罷之．永降級．立功贖罪．

師尚詔．柘城人．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爲亂．河南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但以總保長得督諸鎮民壯．由是肆行威虜．殺人取財．無敢忤者．而縱總懼官府掩捕正罪．遂潛約諸不逞．謀爲不軌．其黨凡數百千人．尅日舉兵．嘉靖三十二年七月．適府中遣二選卒至所居鎮．將追捕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偵己．白而執之．舁二卒至關侯祠．斬首以祭．率衆襲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乘城而守．其黨先布爲中詷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宮．勿燬府生儲．以故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逃匿學宮得不死．惟教諭出拒戰．衆散見殺．仍劫獄囚．掠帑藏．擄藏出城去．巡按御史以聞．新任巡撫楊宜發兵討之．初尚詔未叛時．剽掠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娼女爲姬．至舉兵寇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縣人某某投謁．尚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畜．竊其娼姬而去．尚詔歸．問故．大恚恨．詢姬所由．姬頗識某．舉以對．遂率衆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備．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聞詩脅爲主．曰．不從．且屠城．佯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亦索所讎一二人．署事楊通判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即城下斬首示威．都司尚允紹指揮李璿率兵來援．戰於鄢陵．敗績．賊益猖獗．衆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於霍山．毛葫蘆吳峪二軍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邦輔挺刃臨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掠宿州．併潰與鄒以渦陵駐其中．得不潰．擬乘虛犯鳳陽．取高墻罪宗奉之爲主．官軍急追．及於五河縣．賊奪舟．分其衆爲水陸營以待．允紹督衆四面環擊．須臾水陸營皆破．賊遂四散奔潰．不復能軍．於是指揮袁燦擊之於蒙城．張國彥擊之於商邱．各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獲．尚詔乃棄車械．變服散其徒而遁．十月庚子．獲之於莘縣．楊宜被賞．謝存儒以發寇貽患．械入京治罪．尋釋之．尹一仁爲民．賊起凡四十餘日．凡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燬鄉鎮．殺戮數十萬餘人．三省爲之震動．至是乃平．

葉槐、安遠縣人．先是南贛自王守仁撫討後．招撫者爲新民．嘉靖三十九年．楊伊志爲巡撫．安遠縣新民葉槐．岑岡李文彪．結黨圖與自如安遠知縣章彬之偪．從其巢回．死．疑中毒．用奸民王昭等之策．矯軍門檄集兵攻之．反爲所敗．岑岡之賊．激於指揮李种輕聽王本之誣．將文彪妻弟之婦．判歸王本．示擁抑起獄．取之爲利．文彪怨．發兵圍龍南縣．焚掠甚慘．蓋南贛諸巢．惟槐最盛．文彪最久．所部各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敢不附．自軍門而下．一切公役．皆有奸宄竄迹其中．大者充千百長．悉爲之用．透漏機密．雖什倚廣兵．討平倚天險．餘孽益滋．既二寇相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瑞金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掠南康贛縣．進及太和．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督軍禦於鶴朔鎮．而賊先已交通各軍．供委使奔走．賊五路掩至．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鼎．俱被殺．應時爲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賊還．御史段顧言奏聞．伊志坐革任．陞布政陸穩代．又陞布政胡松撫江西．俱兼理軍務．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松議設三營於省城、南贛、萬安．又於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餘人翼之．視賊所犯．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之法．命曰守望．爲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鈞爲遊擊將軍統

之。宗憲亦遣參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請申飭撫諸臣。尅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奏。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閑韜略。可就委以兵事。居憂副使譚綸皆練士兵。足稱智勇。桑梓多故之時。宜令黽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搗。攻其必救。賊必歸於內顧。亂乃可平。報允。賊已入玉山縣。攻破永豐崇仁。繼光破賊於上坊巢。擒斬甚衆。賊奔建甯。還攻宜黃。爲南贛兵所敗。而繼光尋以征倭入閩。大要巨寇三股。其一泰和殺汪副使。其一攻新淦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黨風逸出於湖之東西者。復不下數十種。其時賊入江西界者甚衆。自泰和外。府呂宜黃崇仁之寇。由甯化石城入。會瑞等饒興國永豐贛縣之寇。由福建武平入。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官軍與戰於河坳。大敗之。玉山永豐之寇。推袁三等爲渠帥。臨安東鄉金谿之寇。由長汀轉掠石城而入。皆多殺官民。不下數萬。被俘者頗多。劉顯敗之。雩都盧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衍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鑾及居民。副使陳珂引兵擊走之。南豐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掠遇官軍敗走。貴谿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於是諸寇略平。獨程鄉巨寇梁甯、林朝曦、徐東州等出沒贛吉閩。久之陸穩檄參將俞大猷引兵夜襲甯巢。甯懼。先遁東州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之。斬積山首。惟朝曦未擒。御史類奏功次加賞。有廣賊張璉者。狂恣日甚。璉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窖賊鄭八營。晚黨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豬池僞泅水得之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歃血推爲長。後鄭八死。璉與晚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冠帶。璉益橫。與晚兵合縱。掠汀漳延津。及江西之甯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歷。僞都署王侯丞相總兵等官。所居黃崖、朱城二重。諸賊蜂起。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發言剿之。璉遂叛。猖獗言撫。以緩我。至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璉乘間率衆攻福建平和縣。爲署印知事胡亭與典史談蘊率鄉兵出城迎戰。鼓行甚銳。賊驚潰。蘊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鄉賊首王子盟、陳福資等二十五人。時上深以南寇爲患。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元感應。效勞人員。通查請賞。以勵衆心。於是自臬、鑑而下。賞賚有差。福建都御史游震得檄指揮王豪帥三衛軍先登失利。震得執豪。尋斬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遂大譟。格殺鄉兵。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於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駐於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於漳。江撫松駐建昌。檄兵可六萬。駐於汀。剋期並進。劉顯總兵俞大猷剛之。大猷言。璉每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遣衆自救。譬之虎方捕鹿。鹿掠穴搏其子。虎安得不從鹿而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擊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兵。其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趨柏嵩嶺。璉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且敵。穩獨與江西兵過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城柵甚麗。遇遺小巢。無慮數百。每戰輒勝。令頒賞格。誅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璉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晚者千金。授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成與惟新。賊黨郭玉鏡投總兵俞大猷。願爲內應。五月十四日。誘璉出巢戰。斬獲二百餘。即陣上生

擒璉。并擒蕭晚及斬獲僞封丞相都督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曦遁入廣東。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遣招安因而散其黨。朝曦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弟朝敬等。其流劫江西、福建。陽雖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兵從建甯擊之。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鄱湖。遇伏北奔。夜脫服釋兵。佯爲賈人裝。奪船欲入鄱湖出江。水兵先已扼險。盡就縛。捷聞。兵部請以賊首發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撫勦。并令巡按官驗功罪以聞。上諭內閣免獻俘。餘如擬。穩奏設平遠縣於程鄉之太平營。復於興甯、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俞大猷行總兵事。敘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督軍。前先葉槐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謝允樟。下歷賊賴清規相與結黨搆亂。號三巢。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奏請大勦。至是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衆且數萬。近巢百姓畏威。反運糧給之。根盤深固。僭擬稱王。遣其故智播弄官府。尋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版圖業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間議征討。兩省官民。積威所劫。皆爲咋舌。即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銀非百萬不可。百朋既至。訓習將士。決計討之。先說謝允樟等質妻子。帖然聽命。李珍等亦投戚俛啄。不敢妄動。惟賴清規同熟水賊徐仁標、紋龍賊王鳳陽、胡坑賊胡應川、小石堡賊吳榊、大石堡賊楊明甫、洪堡賊劉喬嵩、信豐賊袁尙信、廣東龍川賊李世柏、饒鎮寨賊宋伯顏等。跨據江廣六縣。恃衆負固。逆命如故。於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李多祚等監督。分擣其巢破之。又合廣東兵擊山賊李亞元等。分五哨。命大猷督之。搗巢擒斬一萬四百餘級。俘一千餘人。奪歸八萬餘人。降一千二百餘人。總撫四千餘人。賊巢一空。惟程鄉盜余大春、范繼祖尙未下。既而大春與賊藍松山衆合。流劫漳延興泉諸郡。官軍追散。奔永春與香寮賊蘇阿普等。連兵犯德化。爲都司耿守元等所敗。還趨漳平。聲言聽撫緩我師。欲漸歸程鄉。百朋知其詐。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賊黨爲內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大春皆爲官軍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束身來歸。蘇阿普逃去。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久之勢窮來降。尋復叛。約三圖賊葛鼎鼇等。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於會昌縣。身自帥鄉兵擊之。賊乃縱反間於會昌。言化已戰沒。化妻計氏自刎。化聞大慟。未及發喪。急追破擒之。而田坑賊梁石子、廣平賊邱萬里等。下水賊葛鼎堯等。皆爲官軍所擒。其黨遁入程鄉。與賊溫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官兵邀擊之。賊敗趨瑞金。過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戰皆敗。鑑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甫宰。乘其驚魂未定。急擊擒之。餘皆遯入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愛、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峒凡二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突攻曲江。其勢不見衰減。而張臬被劾罷。代以吳桂芳。又以兩省地遠。不便彙轄。罷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勦徐銓之功。兩廣總督侍郎譚愷有勦陳以明之功。三十六年。廣東提督侍郎王鈁。有勦猺天懸之功。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勦金龍老大之功。遞起遞撲。小者不勝書。大者草竊豹、黃中、吳平、曾一本先後並梗。而賊伍端雖撫。特有功入城。擐甲馳馬。揚揚自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

掠良民耕種。反坐激變之罪。其黨葉丹樓、王西樵、賴時濟、互相糾結。各占營壘。皆煩征討。久之漸平。

哱拜。達黃毛種也。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守備鄭印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斬達大酋山。斬其首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萬鎮、喝虎、卜亥、五人稱五虎將。再將遊擊花馬池有功。擢都指揮使。萬曆五年爲遊擊將軍。請專敕。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請。於是置一軍。專擢參將。妾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聲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腹下。不見。拜急手劍之。覺產子。虎號鳥啼。名曰承恩。妾又生子曰承寵。又有義子哱進哱雲哱洪大。皆勇悍難制。自屬市闖。普虜功套少。逸偷漸損。上以此璽爲虜隙。恨不即革去。拜等怏望。會土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置指揮。共要結虜通貢市。挾虜切近黃台吉者力兔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兔台吉等。入市爽凡二十八枝。鄭將方爲撫夷遊擊。病死。十四年丙戌。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驍勇。事杳陞守備。協撫時。拜推擇當入衞。例以降夷不得與。甚甚。請告加副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羸弱。心輕之。後二年。黨馨爲巡撫都御史。先爲西安知府。以猛鷙驟至顯位。既視事。益嚴刻。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入青海。經略尚書鄭洛檄甯夏兵擊。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請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擅。斷發甚簡。馬羸瘠易者亦不許。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城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肆易不敢逼。益驕恣。所部多冒糧。其把總王徵等摭拜諸不法上狀。洛以降夷貰不問。馨獨究冒糧事。拜以賄求免。藏金於瓜蔬中以進。馨大怒。爲治之。執拜近倖數人治如律。拜自念效力西陲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邁見辱。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爲妻。馨笞之二十。益憤。文秀遷遊擊入謝。無加禮。尤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朋頭肉臟銀。馨皆嚴併未完者。節於月糧扣之。丁卒咸怨未敢發。壬辰正月。冬衣布花草價銀久不給。而馨查冒糧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謀。欲挾衆復歸虜。承恩見文秀告以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暘者。蜡□衞兵。衆爲桀夯。嘗以擊波剛。欲爲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刲羊歃血盟。期二十八日鎮巡官宴演武。盛發難。反形大露。囂市洶洶。遊擊江廷輔上變。請發前銀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虜不足戡平。二月十五日。衆復催前銀及月糧。不許。承恩復糾東暘黨中盟亂。遂決十八日己酉。衆譟入帥府。白總兵張維忠。維忠素懦。知狀。懼怍不敢出。遂分執副使石繼芳及馨。繼芳與馨故姻家。多阿意。並殺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略城中。劫維忠以扣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隨府以他事至。通政穆來輔率使歸。併劫請招安。東暘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聞變。遣張雲等諭降。二十五日。索維忠敕印與之。自縊。東暘遂於望日自稱總兵。刑馬牛盟。脅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其黨爲官校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敕勒兵據城。僞聲言挾大寇取長安。據潼關。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使我所自署授官。世守甯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時河西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玉虎等臨略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前是學曾檄副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勦。乃於三月四日。秋遊擊吳顯赴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學曾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汝嘗監軍。

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皆偏。時靈州有土官都司吳世顯黨逆。約爲內應。惟參將來保誓死守。賊屢攻詐門。拒卻之。晌則梁程馳至。謀不得行。賊始遁去。翌日進兵橫城。而趙武兵亦至鳴沙洲。轉戰逐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遣人率金帛句著宰等僉拒我師。皆是時。榆林鎮明安台吉□切盡套酋十失兔傳諭東西台吉著力兔、莊禿賴等僭封賊爲訥留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近賊吉止弗往。著力兔啗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登邊。時延綏鎮兵稍集。晌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任汝蘭三矢殪三虜。乃解。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後三日。總督學曾移師小鹽池。拜誘虜著力兔打正等控弦三千入屯鎮城之演武場。賊括城中子女賄虜至。率河東西地圖。虜酋昔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故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晌至圍解。二十九日。哱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勳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殪死。方蕭抗賊時。率御座中門。諭諸將士以君臣大義。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妻總督尚書楊兆之女。謂蕭若能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出饗士。士益感奮。虜遁走。因掠糧道。遂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學曾移師花馬池。因撫諭切近吉無助逆。晌等六路進兵抵鎮城。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詳褒城熊國臣以激忠義。并發帑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起麻貴自論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晌等既抵城。時延綏兵爲前鋒。賊出梟騎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五日大戰。多斬獲。奪火車百輛。追奔入湖。溺死咸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督其家丁乘勝先登。殺入北門。繼援不至。通重傷還。翌日賊脅慶王至南門城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殺稽支吾。顧投誥敕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晝現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悻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出抗戰。衆以糧不繼。因賊求撫。請暫假此休士。學曾許之。於是諸軍皆退。上初聞軍勝。賞學曾麒麟服。銀五十兩。餘賞有差。比退。詰責學曾。乃促飛輓餉兵運神器進兵。而著力兔先於初四日擁衆從定邊擾我。以牽東渡本兵。疏請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又請懸賞格。擒哱氏父子。封伯。予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擒史酋求款。詔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帑金五萬兩佐費。命御史梅國楨贊畫。遼東總兵李成梁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尤重。用之赴戰。必有成功。或言李家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辯。請與李俱馳甯夏。身戎服督戰。功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即返。若其不效。則有軍法在。於是命如松總兵。國楨監軍。紀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以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滅賊。是時學曾延花馬池。候軍至移靈州。而石星恐賊據下馬關窺固原。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西、河南、各撫臣備邊關。從之。會曾婁使使來。願與說著打二酋。令無從逆。敗市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擒獲五酋長。中有爲著曾所厚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以要虜。虜願悔恨。與賊稍中離。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懼衆不已。死者甚衆。有闔門無噍類者。稍偶語犯者輒死。至迫脅慶府甚急。妃方氏死士窖中。賊取其金帛及他宮人去。學曾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哱父子皆高爵。反推劉許。書

視緩急取二人首。乞恩朝廷。爲脫罪計。否則逃鹵。逼其故。若招劉許陰授意。哱土無不應者。學曾然其謀。遣裴得新往見朝東暘。俱授參將。餘陞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學曾聞失計。復檄賊開門放鹵牧。不應。時平鹵被圍已久。巡撫朱正色發援兵。道爲鹵梗。不得達。密飭元甲數千。夜循賀蘭山。猱附而度。抵平鹵。蕭如薰得援。出奇兵。直擣鹵巢。斬獲頗衆。鹵咋指恨。要哱拜同攻平鹵。雪恥。賊緣是復與鹵合。未幾。延綏甘州兵及麻貴俱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抵城下。焚藜火攻。賊迎戰。多殺傷。賊伺鹵棲橫城。焚芻茭。浮河掠寨堡。而以延綏榆林兵調空虛。益賄脅黃台吉妻。縱男捨遼大尊。掠舊安邊頻井。以圖牽制。二十七日。麻貴等結四營。從西北東北夾攻。賊以步兵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申。頗有斬獲。學曾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攻城。傷者千數。賊亦出兵截偷道。時巡撫朱正色等與學曾咸集。決策闢城西面可擊。多採柳稍蒲草及土。修墊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鹵從唐渠攻總兵董一奎營。鋪不戒火。一奎遁還。拜率鹵攻平□堡急。麻貴往援。卻之。十九日。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遣劉川等十餘人。邀張傑入城盟。聽撫。傑故與拜共事青海。相善。乃議遣往。賊鼓吹道傑入。約後三日開門迎朱巡撫。傑至。諭曰。事起迫脅。奈何繼殺掠。拒官軍。朝謝曰。無可奈何。且歷乞招不得。嘗盡殺王官吏北走。可逃死耳。傑曰。督府冀來招安。何云不得。朝乃泄得新用間謀殺害。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奴。計不得行。命也。天且夕磔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縶。二十八日。學曾遣人撫鹵於橫城。朝恐黨與日落。紿謂著力兔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句鹵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本兵疏請宣諭鹵王。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賜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賜賚。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縻鹵。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上乃賜總督劍。申令違者斬以徇。六月六日。夢熊至靈州。帶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江巡撫常居正以參將楊文率兵五千來濟。詔嘉居正忠義。於是分五軍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遊。欲覘往句鹵。麻貴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頗多。拜既與鹵相結。日夜從著酋帳中便調。至是入城。不敢復出。鹵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時梅國禎、李如松兵皆至。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松、李如樟夜半以雲梯臨上南城。爲敵覺卻。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卿。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請內應。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兵趨上。而譙樓火過蚤。南火未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不至。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攜。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甚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多以矢石拒擊。歸黨石家口。詭招安。留鹵救。然日久乏食。消耗甚矣。七月三日。定議水攻。甯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底。遂遶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招著力兔。如松諜知狀。使裨將李甯追及。斬首。獲印符令箭。而賊別使宜與著酋。率賫金蟒補。致十失兔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先逼下馬關。阻饟道。鹵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時應和。臨即去。招之復來。至是鹵非禿賴與十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士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學曾分遣擊鹵。鹵解散。賊援絕。乃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挖隄洩水。如松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與世顯治隄崩二十丈。水漸減。學曾斬以徇。補隄。賊數出兵。多被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會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學曾惑於招撫。提騎往逮。以夢熊代。賜劍如之。十七日。夢熊任事。申令益嚴。諜知賊重賄句鹵。且憑城鵰嘰。候鹵衝突。嚴兵待之。二十一日。著酋果分部渡河。如松往遏鹵搏戰。自卯至巳。會麻貴、李如樟等兵皆會。張左右翼夾攻。鹵遂卻。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斬獲甚衆。乃移鹵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浙兵及苗兵莊浪兵皆至。隄亦補完。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驛卒夏之時等爲賊所逼。將出米給軍。違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顆粒難得。死賊何如殺賊。且主將暫往北關。圖之易耳。遂殺守關賊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覘之信。猶恐賊來。并力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塵戰。而我潛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無算。夢熊馳入勞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大恐。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諾。益治攻且逼大城。數日不破。國禎謂如松曰。賊今勢窮。悉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善。而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跛而眇。應募。執原給劄。許哱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先見承恩諭意。卽趨而出。賊心動。十六日。圍愈迫。東暘歎曰。遂至是耶。先土文秀有疾。東暘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彊起聚飲殺之。曰好頭顱。毋爲他人所獲。拜父子聞之。愈疑懼。百戶石棟、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哱交。然度其必敗。間以賊中動息輸官。承恩勢既蹙。來詢石棟。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暘。然與朝有怨。盍呼謀之。既至。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今將奈何。不得已有計。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暘。皆懸首城上。釋諸被囚者出迎。於是如松楊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之。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甯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楊文奉總督令報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飲。聞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如樟步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哱洪大、文秀弟文德等。總督夢熊、巡撫正色、御史國禎。隨入城。問恤宗室士庶。甯夏平。捷奏。前總督學曾免逮爲民。未幾以原官致仕。檻致承恩等獻俘。磔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若長世施以勸子不聽。反冒得免死。樹坐盜。復甯夏今年租。王妃方氏特詔褒異。發五千金賑宗室。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李如松皆陞廕。餘陞賞贈賚有差。稍來補喟府陷賊依違。緹騎逮問戍邊。久之鹵著力兔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卽打正也。

明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二十

亂賊傳四

楊應龍、播州土官.其先傳已八百年.州名始於唐.以盧遜客.所謂非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募兵往討.端得異夢.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遙山立砦.結土豪與蕭黃三族.爲久駐計.伺蠻入寇.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略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憂憤.疽發背死.子牧南嗣.四傳爲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白錦東遵義軍.一據兩近邑揚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廷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即留爲嗣.蓋宋附太史中書令業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鑑.則明太祖方平湖湘.諸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鑑入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鑑爲宣慰使.播州廣袤千里.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職.隋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介川湖貴竹間.西北甕山爲關.東南烏江爲池.叢茸峻嶺.世受封爵.外統八司爲藩衛.內倚七姓爲羽翼.居然奧區.八司者.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眞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雖楊氏所轄.而賦稅皆納貴

州.欲通判駐黃平主之.七姓者.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永樂七年.楊升奉所轄當科貸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上赦升撫輯.遂皆歸化.宣德時.楊欽.正統時.楊燗、楊綱.景泰天順時.楊輝.成化時.楊愛.宏治時.楊斌.普安香爐山之捷.賜蟒衣玉帶.嘉靖時.楊相子、楊烈嗣.應龍、烈之子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賊.乃楊柳湍御敵.氣蓋軍中.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三年.賜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覘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於是往洪江.洪江、先墳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僭飾龍鳳.擬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則嫁.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幷母首.屠其家.萬曆十五年也.旣酷殺橫威.人人惴恐.初惑七姓盧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詰.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葉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爲播解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艾穆等並主撫.與黔異議.有旨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乃就彭水縣適中處應勘.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繫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怨辭.願自將五千兵報效.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爲之.我不知也.方勘時.委官多所需索.得重賄.旣淹繫.獄吏得挫辱之.索厚貨不可堪.應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肆殺.例得生殺.亦

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爲難也.以是一脫縲紲.颺去不復反顧.繼光力請與黔撫林喬會勘.上戒以勿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潤潭入.副總兵曾希彬一軍.軍川北.由永甯綿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直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承嗣頗有斬獲.會繼光以他事劾能.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上謂本會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會奏辯.何順逆懸殊也.嚴查之.而蜀新撫臣譚希思至.與承嗣同黔撫鎮合勦.頃承嗣以疾歸.兩省議未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時上下皆主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愼德上書.詔贊畫可.能報已有旨.旣邢玠至.察永甯酉陽、石砫馬千乘皆與龍通姻婭.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讎.計先翦其枝黨.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略稱引哱劉王某事宣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立致麾下.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幽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玠復使諳龍所間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奏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文國亨.綱與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待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嫌.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奏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介臨播面聞.甘心軍法.無恨.玠許之.成都知府王士琦有膽略.調重慶.奉檄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

119
31A

令。同遊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餉郊迎。叩頭致餉賓儀恭甚盛。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寨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誓士琦。士琦曰。松坎亦彙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幾亦被許。惟罪不出界。今安穩乃綦江所都地廣大。滿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士琦爲請。琦許之。於是委兩貴撫及道府並詣安穩。應龍囚服遠迎。滿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刑害人。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琦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士琦陞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赦。乃益怙終不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恣五司七姓。奴攫寨我。若非盡殺。恨終不滅。且自恃兵強。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勸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書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招魂而去。分與目衆。謝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覆奏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梗平。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力。是時有黃七爲應龍謀士。進曰。某何能爲。惟孫時泰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王爲質。割一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離講汝知晉者。謝遣之。丙申秋。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焚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偪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讎袁子升。纔城下。磔割之。十一月。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得罪。與應龍私覃。龍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爲繼援。因緣朋奸。詭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觀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譎原泰讎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提兵迹且至。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黔撫江東之疏請防禦。而蜀撫譚希思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募兵千二百名。扼關門安穩。部覆如議。而經麻潘汝資好談兵。黔東之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等。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稍挫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全軍覆沒。楊國柱罵賊不屈。與汝資等俱死。於是東之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化龍五月終馳至蜀。即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甯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兵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守沙溪。防永甯宣撫與貴州。二十一日。應龍陷綦江。縱囚取庫金。索縣印貲財子女一空。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化龍。乃日夜調征漢土各兵。分戍南川合江津。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益結九股苗及紅黑腳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窺我如往局曲赦。未敢跋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叛。而化龍因援師未集。蜀人惴怯。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鋒江不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遐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化龍亦謬作好語應之。以破綦江上聞。追褫譚希思江東之爲民。於是賜劍懸賞。嚴旨進勦。而化龍亦調南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候大舉。已將軍劉綎以十月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方以赴師逾期。充爲事官。又素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化龍延入卧內檢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化龍乃騰書於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末。非綎無以制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敢與同。遂委綎專制。而化龍治軍益有次第。賊窺上無意肆赦。廣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平平越間。化龍乃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王平龍泉。所在告急。化龍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實楚黔滇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無黔且無滇。請每歲發勦兵萬餘通道。因疏參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上以楚地遼闊。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化龍頒賞格爲論苗羅言廣招慰。明年庚子正月。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州孤懸。賊方移兵進攻。開蜀金竹官壩聲檄回兵。金竹官壩南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於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箐龍跳闘七寨。十四日。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蓋二捷有以牽之矣。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皆集。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化龍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總兵馬孔英將。參遊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坐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宣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詹啓東。紀功以副使王應森。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眞天兵。與昔不同。化龍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

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闖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闖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決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敬動。殆播平前兆云。未幾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潘。並峻嶺茂竹。楠木山羊崗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照等盤據。勢最重。劉綎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銳甚。我師夾攻。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僅馬幾爲我獲。始綦江諸苗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冀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翟破綦江。驅南川。盡焚積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敗。賊膽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貪石二司先登。初八日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剋烏江關。翌日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壁四牌。賊各披靡。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幾盡。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化龍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婚媾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綎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檢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遊擊周敦。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依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剋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遣降文誘我師。化龍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無爲所紿。慮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檄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於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規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破斃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旣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焚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待死矣。會化龍聞訃。跣而草檄。意治軍。念賊囤前陸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蹙其前。餘併力攻後囤。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權曰。吾不爲亡播續也。與鎭雄引嫌。先以五月二十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酋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焰中。廣中火甚。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則賊去歲破綦江日也。化龍露布以聞。號首入。劉綎功冠軍。而推官高折枝。以畜生請。自將士漢兵爲川南將士先。入關蠧蓋。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闕下。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梟示各夷。幷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劃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眞州改眞安州。卽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

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爲川貴要區。改隸州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宜安合爲甕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並設道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從播州水烟天旺及它鳳脫屬隸。黔撫郭子章許畀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興而復奪。亦屢生變。而不至大作亂。

明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一

史官論曰。從來帝王受命。必誇稱大一統之模。以昭臨遐載。詩歌王享。書紀咸賓。古昔然矣。若止赤縣星羅。雄州斐麗。鐫崖銘於燕石。採珠璣於雞袖。海估誇日觀之奇。玉關謝天方之路。而殊鄉絕域。阻樹風聲。乃云控制幽遐。蓼矜混一。考古君子。所以撫籍而增嗟也。明興。洪永間。新德聿昭。萬方嘉襲。朝多金符之使。驛衛載玉之轅。自古皇未通華夏之邦。接踵而至。煩譯譯者數百國。卽有仁聲久積。武勇雲蒸。足爲天下雄。猶利盟篚信。三百年如一日焉。亦可謂坐收無外。安享矣奘者奕。辨方國域。王道伸焉。以至寶龍輸。藏臨征者。有光三王。夷四王。番五王。稱古所未有也。不亦休哉。嗚呼。至於末季。琛獻未絕於梯航。王章尙赫於海邇。一米脂操馬箠之豎。夢囈弄兵。竊窺神器。轉瞬之頃。玉步已移。所謂咸賓王享者。猶未改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因詳載四國。以志大盛。使後世勤兵於遠者。可以鑒矣。

安南

安南。古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據

之。已而并於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崇會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旣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阯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削平羣盜。驅逐□元。洪武元年。登極詔諭天下。日煃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帥師逾嶺。降何眞。定廣東西。日煃欲納款。又以梁王尚在雲南。持兩端。二年。始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等來朝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甯等。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以甯等至安南界。日煃已卒。其弟日熞嗣立。遣阮汝亮迎請誥印。以甯等不從。日熞遣杜舜欽等請命於朝。以甯駐安南候命。詔封日熞爲王。是年。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罷兵息民。皆聽命。三年。日熞卒。封其子日鑑嗣王。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卻不受。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十二年。煒遣使來貢。上惡其強悍。數侵占城。詔諭叔明。二十年。煒遣使貢。賀聖壽。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幽大陽坊。尋弒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二十二年。又弒日焜。假煒名遣人來貢。二十六年。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諭令出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七年。遣人朝貢。卻不受。二十九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令還思明五縣。不聽。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氏篡立。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奝。詐稱陳氏絕。蒼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言季犛殺主篡。季犛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上遣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敕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翼之。季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明使人。上怒。永樂四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雲陽伯旭。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定。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荊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乙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旣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時晟鎮雲南。先遣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制受晟。十月。輔兵度坡壘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關。晟兵至白鶴江。賊拒守富良江。能卒。以輔爲征夷將軍代能。十二月。敕行人朱勸諭黎賊。晟兵奪宣江。進次洮江。輔兵渡洮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五年正月。輔晟合兵破籙江柵。賊走悶海口。敗之富良江。五月。賊走乂安。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且入海。輔晟乘勝追之。升引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季𤰤等十人。擒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僞大虞皇帝蒼。僞太子芮。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詔求陳氏後。復立爲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

乃郡縣其地。立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爲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敕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敕輔晟偕交阯應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言語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技之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輔遣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僞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賜柴胡等指揮使僉事千戶。是冬。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六年七月。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八月。交人簡定鄧悉反。以晟爲征夷將軍。帥師討之。儁仍參贊。十二月。晟與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儁都督呂毅交阯參政劉昱皆沒。七年二月。敕輔總兵討賊。言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餉者何人。賊云有衆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愼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輔敗賊於鹹子關。九月。又敗之太平海口。十月。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十一月。輔獲簡定及其僞將相。八年正月。召輔還。令晟節制諸軍。簡定檻於京。伏誅。十一月。季擴人上表請降。遣方通政諭季擴。以爲交阯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檜爲參政。胡具澄吳異鄧鎔都指揮。潘季祐按察副使。是月。季擴復反。九年正月。以輔爲征夷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討之。二月。詔赦交阯。七月。輔晟敗賊於常江。十一月。輔率舟師破賊於海。十年八月。又破賊於神投海口。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會兵。敗賊於愛子江。擒季擴。十二年八月。檻至京。伏誅。十三年四月。以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鎮交阯。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侯彬遣都督朱廣往剿之。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命爲土巡檢。輔還。遂反。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劫掠。廣兵至。斬首六百。擒妥。利遁去。彬請就交阯戮妥等以徇。七月。交阯右布政使黃助。及交州府杜希望。命縣丞黎獻。率家人五百。力役北京。十七年。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阯新入版圖。務求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旣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十八年五月。敕侯彬言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益方略。早滅此賊。交阯參政侯保。馮貴討賊戰死。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據道頭目寬著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曰。老撾匿賊。持兩端。命彬遣頭目由京詰之。是冬。赦利以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召福還。以洽爲兵部尚書代福。是冬。交阯參將保定侯瑛。榮昌伯智言。壽未至。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按察使。以弋謙爲布政使。內官馬騏自交阯召還。未幾。復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阯。闢辦金銀珠香。

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雖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為征夷副將軍。總兵討利。六月宣宗即位。七月命行在兵部侍郎戴綸。副治贊理智軍務。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十一月敕智及安平伯安。都督方政及三司官。賊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輕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等其急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捷論罪。是月。上欲棄交阯。問英國公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皆曰不可棄。問大學士士奇榮。皆頓首稱善。宣德元年三月。智政兵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為征夷將軍。總兵。都督馬瑛參將。討賊。尚書治仍參贊軍務。安平伯安掌交阯都司事。削智政官爵。五月赦交阯。十一月。通擊賊敗績。十二月賊攻清化州。不利引去。以安遠侯陞為征虜副將軍。總兵。保定伯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右參將。由廣西。黔國公晟為征南將軍。總兵。興安伯亨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賊。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阯布按二司事。敕通守城練兵。俟陞等至進兵。二年正月。上念久用兵勞費。又聞大臣士奇榮力贊上止兵棄交阯。使利攻交阯城。通等出戰敗之。斬偽司徒司空太尉少尉太監黎箹等。四月利陷昌江。通斂兵不出。賊眷與通請和。通遂許清化諸州地與賊。遣指揮闕忠與利所遣人上表貢方物。七月賊破隘留關。圍邱溫。鎮遠侯興祖擁兵南甯不肯援。城陷。逮興祖。九月陞等師至隘留關。利遣人詣軍門上書。言窮迫。乞罷兵。立陳氏後。陞易賊伏。四起。陞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聚兵亦敗。諸將兵皆阻。賊不得進。十月通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是月。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陳名。實出利。上覽表示群臣曰。賊表乞復立陳氏後。從之便。抑不從便。群臣以內閣主議故。皆曰從之便。上曰然。十一月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副使。詔諭安南。晉利表言陳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為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共以實對。朕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敕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三年正月。通馳奏偽王陳暠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督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臣兵疲援絕。人情懼憊。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眾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甯候命。上覽奏。敕通斷損臣節。遺笑徼方。如國體何。三月少穎至京。表稱安南國先陳王臣暊三世嫡孫臣暠及頭目臣黎利云。四月通至京。群臣劾通及瑛智安政布政使弋謙內官山壽馬騏等。下廷鞫。言通等失律喪師棄地。壽曲護叛賊。騏激變蕃方。論死繫詔獄。籍其家。瑛等坐罪有差。興祖亦下詔獄。五月琦汝敬等還。利遣人表謝。言暠會病卒。族人並絕。國中推利守國候命。汝敬永達復奉詔諭利及耆老訪陳後。閏群臣又劾晟亨忠奉命與升犄角進兵。顧逗遛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通等輒狼狽引退。為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鎧杖。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正邦刑。上曲赦晟。令益中讀劾章示晟。亨忠俟還京論罪。附交阯死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駿。周安。千戶蔡顯。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等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四年二月。汝敬等還。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琦永達行人張聰敕諭利。三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貢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命管轄。永為藩臣。奉職貢。六年五月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謝。八年八月利遣人入貢。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搆相讎殺。夷民警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眾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敕雲。利本起微賤。因奏立為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從罷兵。俾麟立。蓋利避奏為死。謂之死。利所為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轄署國事。多行不義。為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公廷可善撫之。四月琦等還。言利死。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入方物。五月遣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十月麟令人上表請命。遣行人侯璡敕麟仍權署安南國事。十二月欽州貼浪如昔人叛降麟。正統中麟卒。子濬嗣。天順中濬被弒。弟灝嗣。宏治中灝卒。長子暉先卒。子誼嗣。正德初誼被弒。國人斯以灝庶子賙嗣。朝廷登極改元。遣使詔諭交阯。亦數遣使朝貢。然時時南侵占城。占城上聞。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至有受偽命者。教之竊伺。鎮南太監錢能貪殘。令京衛指揮郭景。矯奉敕旨。往來交南。猾吏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連逃叛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屢請增設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欽州里社。中國官亦不能禁。是時賙嗣無為。境內盜起。臣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正德十年。賙遣阮仲速朝貢。是年陳暠作亂。殺賙。奸黨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叢明等共推賙從子譓嗣。而討殺陳暠。嘉靖改元。遣使詔諭。賙且死。七年譓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娶灝妻。逼譓走海濱。使命不能達而還。當是時。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杜溫潤篡殺不肯從登庸。已而譓死。登庸又曰灝有子慶。譓弟也。矯立慶相拒。交人曰灝死久矣。慶本登庸子。譓同母弟也。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鏌討猛殺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王受諸輩。輒通交南。流言搖惑嶺嶠間人。鏌被論落職。桂萼初薦用。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遂起王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諸省軍務。守仁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子邦相為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鎮之。尋守仁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當守仁初起。皆用萼之力。萼以議禮致位輔臣。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謂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守仁。若將為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萼遂丞憾。會守仁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嘉靖十五年。哀沖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議。諸大臣不可。敕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已而又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時上幸承天。綰治行有日。又復止。兩廣守臣言安南莫氏篡逆。國內大亂。時出侵掠。遂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略。進兵討莫氏。會莫氏請命。嶺南知府廉州張岳。梧州翁萬達。廣州鄭守愚。又巡撫諸臣亦不欲用兵。屢勵數省。條議上。伯溫請赦莫氏。以為安南都統使。會登庸死。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為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朝廷置不問。終明之世。朝貢不絕。交阯東起欽

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道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鬬。不解耕稼。椎髻剪髮。好浮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迹何翩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珠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密烏木蘇木。域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元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二十餘衞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衞。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以脫魯忽察兒海撤男奚阿扎失里。爲三衞指揮使同知。並邊以爲藩籬。燕兵起。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衞。寧府移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衞歲二貢。貢衞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衞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時。常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峯關。敗之於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關諸塞。索鹽米貨賂。以故喜峯密雲間。有都指揮都督鎮守驗貢夷。己巳。福餘大寧結也先。爲也先鄉導。朵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敕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人。往來不絕。爲瓦剌間諜。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使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加思蘭。謀寇遼東。敕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宏治中。守臣楊友張瑾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搶掠。輒稱結親迤北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爲大部。朵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流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設言射林孛羅幹兒路阿剌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呼扯禿等去中國。亦幸無事。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寧滴。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稱人。皆附革蘭台。革蘭台有馬遐之末諸嗣番官也。邊臣言上兵部令譯部落後許貢。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嘉靖十一年九月。巡撫王大用欲通朵顏與阜路城其寨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亦數入建昌喜峯太平諸寨。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大用出漁陽。巡撫伯溫至鎮。敵益恣。邊人不得耕牧。二十年。革蘭台挾北□求添貢衞三百人。不許。請衞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大舉入塞。脅俺答砧蕩自大同深入太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衞二百人。二十一年。內批胡守中侍郎兼都御史督軍務撫勵。守中儉嗜利。乾沒內帑金多。又擅出塞蒐伐。遂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獨索富人害將領僉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阿事守中削籍。已而有發嵩乾沒庫金者。逮繫戍。二十二年。叛

人白通事導虜數侵邊塞。巡撫論伏兵斬白通事。論遷官副都御史。譖告去。朱方代。論以請撤防秋兵太早。爲敵所掠。逮至京。杖死闕下。職方郎中韓勛亦杖死。方清勁。勛端諒。皆有才識。死非其罪也。二十五年。敵大入塞。明年。北□道兀良哈入寇遼東西塞下。隆慶後數入塞。萬曆中。賞賚無算。以故稍馴順。天啓崇禎時。附他部落。不復自樹選兵矣。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衞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顓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五年王王顓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混。表貢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潤秀山。逋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賜璽書。言耽羅隸爾。蒙古亦人類。潤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顓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上令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諭王顓餌。又諭中書省曰。雖因爲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意。令一歲遣至。困龍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一年一聘。貢物產布十匹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諭之。十六年。遣使張伯崔泊來貢。以違命卻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禑爲王。禑貢布萬匹。馬千匹。謝。是秋封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諡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劫囚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詔位尚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非恭愍王裔無嗣。李仁人以他人子禑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阻乃已。禑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非順。啓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昏迷聽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禑黨元禹賢等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闇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譎曲。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更國號朝鮮。旦遣使請印誥。上覽表。怪且不遜。詰使者。言表鄭集撰。上遣卻方物索集。旦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令遼東絕朝鮮。尋請印誥。不許。後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亦不許。旦老。請子芳遠嗣。旦卒。諡

康獻。太宗卽位，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禰嗣，芳遠卒，諡恭定。宣德初，賜禰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五年，禰遣使獻海靑鷹，使還，賜王瓷器，諭禰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聖旦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世子，賜使來無常期，朝廷有大政，頒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禰卒，命子珦嗣，珦卒，賜諡恭順。子宏暐嗣，宏暐幼，叔瑈以讓位請。七年，封瑈爲王。瑈後不知幾傳而娎立，娎卒，諡康靖，子㦕立，踰年而世子顗卒，㦕病風，遜其弟懌，懌立二十二年卒，子皓立，未踰年卒，皓弟峘立。世宗中，封長子頲爲世子。峘疏乞改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萬曆中，日本來侵，王遣使乞兵，於是發五將軍李如松等兵五萬助之，日本遂去。還後立鎭於東江，大帥毛文龍鎭焉。國人每苦徵索，多怨言。崇禎中，東江兵撤，而朝鮮陰旁附，陽尊中國，終明世無逆形。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戮，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多茅茨，衣多苧麻，以田制俸，以秫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嶼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秫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泊，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常遣兵掠其男女五千。元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鍍金銀印金幣，使還言三王爭雄相攻，賜詔諭之，并諭山北王怕尼芝。十六年，賜山北王印文綺，王妃姪相暨官各有差。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永樂二年，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承察度卒，無子，令其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論旨並遣使賜應祖冠服，嗣山南王。九年，中山王思紹令坤宜瑞綢貢馬及方物，以其長史程復來見，奏言長史王茂輔翼有年，乞陞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乞令致仕還其鄉。上從之，陞復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茂國相兼右長史。景泰元年，中山王尚思達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南、山北皆爲中山所并，中山遣使朝貢，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察度後五傳至尚圓，嗣王卒，子尚眞嗣，尚眞卒，子尚淸嗣，遣給事中陳侃等賜王及妃冠服。侃等疏言：宏治、正德時，修撰羅倫等常使安南，安南乞留詔敕爲鎭國之寶，爲請得留，卽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不得卽請，乞下禮官議。議請如安南。從至國，授封，王拜曰：天朝詔敕藏金匱者八葉於茲矣，請留。使許之。比還，遣其王親寧吉、長史蔡緾上表謝。侃等歸，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載琉球有落漈，王居殿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諸書所傳者亦妄，乞下史館改正。從之。其俗以盆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髯，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標掠。既遣人學於國學，爽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

有華風焉。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士官爲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爲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井日親朝，且中及凡三朝，群臣拱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賜酒果，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釐。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於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則竹籠山穴，藏木爲小扉，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上漁鹽從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颯數百人，擔枝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樂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淒慘，倏忽往來，莫可蹤跡，禍附捏香燒裡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國門名歡會，府門漏刻，殿門奉神，樣未無金碧之飾。賦法略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卽已。用刑甚嚴，盜竊卽刖剝。家富貴者亢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螺殼壘，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米爲酒。男子賣海爲鹽，市用日本錢，當一如宋季錢，眼縱貫。人無貴賤皆跣，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爲勍敵。好爭很鬭，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山川黿鼊嶼、彭湖島爲大。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卽落漈也。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錫、扇。山無猛獸，多野馬牛豕。至鬪鏤木、蘇木、胡椒諸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登鼓山而見。入國朝未常朝貢，後并入琉球。琉球旁有毘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袒裸盱睢，殆非人類，不通中國。

使琉球皆過而見之。

奴兒干

奴兒干，卽女直，古肅愼氏之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荒徼。其地有長白山，綿亘千里，最高嶺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又有黑龍江，皆在開原之北二三千里，皆南入於松花江。元設府路，領混同江南北部落人民。明興，遣人招諭。永樂九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集諸豪長，予官賞，於是次第率衆歸降。乃設奴兒干都司，以其長爲都指揮，賜敕印，又設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頭目爲指揮千百戶鎭撫，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著令三歲朝貢。又設馬市於開原城，通交易，給鹽米布帛，贍諸部，使保塞不爲邊患。其部落最夥，不能編悉，兼之居無定方，互相吞併，曰建州，曰毛鄰，曰海西，野人曰兀者，曰山夷，曰江夷，曰熟女直，完顏餘種亦曰山寨夷，曰生女直。諸夷皆善射馳獵，勇善耕稼，女能紉結，飲食衣服頗有華風，或有室廬，或逐水草者，不一。又有阿哈妻得悍狡，自相雄長。永樂間皆款塞求內附，日益強盛。其時專事撫綏，或漸爲邊患。正統末，附也先，八寨至遼東西。故泰中諸酋多死也先之亂，寇失賜敕，諸子不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貫宴頗減，以故多怨忿。成化二年，其長董山遂糾衆入犯。朝廷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諸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婆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度

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人來會。擒斬俘獲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綏撫順清河靉陽諸堡。末幾。諸夷憤欲報山讎。相約來犯邊。十四年入寇。殺掠人畜無算。巡撫陳越掩降寇爲功。又附太監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恨。大入塞。殺掠吏民。遣兵部侍郎馬文升及直撫勦。直幸用事。幸功陰爲趣地要文升偕行。文升兆聰疾馳至鎮。撫已定。比直至。解散矣。直大怒文升。還奏文升妄啓邊釁。謂諸夷皆以文升禁在鎮。禁不與易農器。故叛入寇。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即訊遼東。報上盡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嘗禁鐵器。非農器不聽。竟論戍重慶。已而直敗。鉞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雪復官。嘉靖中。巡撫於敖減賞物。夷人大譁。不能拊。顛詐殺諸譁者。羣夷大恨。數入塞。胡宗明代數不能禦。降浙江參議。其後屢入寇。督撫屢易。不能卒究。不明其部落與何屬。憒憒以終。產楛矢石砮赤玉眞珠金麻布驪馬虎豹狐狸海豹驢騾豬羊狗野豬牛貂鼠青鼠失剌孫好剌殊角魴鯊鯨睛海東青鷹鶻鴉鶻兔鶻鰣鯰牛魚果麥穄。貨物甚衆。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士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士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樑柱。置官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洪武初。王怛麻沙阿耨臣入貢。四年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歷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招諭拂菻。十年怛麻沙阿卒。諭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王駝鈕鍍金銀印。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舶下西洋至其地。有施進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仍留舊港爲將領。進沒。女嗣官。後朝貢不絕。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象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雞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輭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鐵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跆。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眞臘。慶元中。眞臘復讎。俘殺幾盡。更立眞臘人爲主。洪武二年。遣吳用等使占城瓜哇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招諭安南罷兵。是年國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句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歷金綺。四年。阿答阿者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命中書省答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豈可擅兵相戕。即咨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搆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與中國人不可道。遣爾國人能習華音

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來賀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王占巴的賴人救王的賴。得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尙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擄掠。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擴與陳翁挺等三萬餘人。侵升華府屬四州十一縣地。驅掠人民。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眞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獷悍。果於戰鬭。尙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蒸葉冠。男蓬頭。女後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衣元黃罪死。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吸。且吸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嘗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爲賀。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攝國政。居一歲。籲天矢日。我不道。當先虎狼食。或病死。非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嚌馬哈喇扎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使兒腹。兒即死。頭返合。體若失其體不得合。即死。夫不聞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玳瑁。諸香朝霞。大火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諸文與木。胡椒。白藤。吉貝。絲絞。白氈布。孔雀。山雉。伽南香。唯此地有之。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二三節。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跆。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波羅蜜形如東瓜。最甘。

明書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二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書。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並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責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訹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尙禪教。姑遣

明州天甯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和因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增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敕都督楊文。尋又敕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太宗立。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蒸死。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毎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賢。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册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緝海上賊。僞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甯伯。自此不敢窺遼東者二十年。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甯紹杭嘉蘇松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人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太祖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蜑戶島人漁丁賈豎。自淮浙至閩廣。凡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洪武末。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宣德初。遣人來貢。人舡刀劍。不恭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猶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之。可從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伺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海防益備。賊不得閒。貢

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已而備禦漸疏，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剖視之，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患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甯乍浦，成化初忽至甯波，知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守陳始爲禮部，力言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宏治八年壽蓂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甯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餽寶賄鉅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甯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奏，以爲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詗，海上無甯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輾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賄泄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歸，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略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卽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去，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請諒方勁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常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抵誣，惑亂視聽，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紈，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參將，剿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略未幾，羣盜總至，棡梁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逝去，羣僉流散，

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甯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埂，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蔽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參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懦，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偏觭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稱南人善諛，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治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舶聯艫滿海，破昌國臨山霸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淞江諸衛所，闔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擣巢非計，且搖動忬，忬薦鏜起爲閩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因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劾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變通蒙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拘留漕粟，扣除市帑，詭給贓課，迫脅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狼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賊盜，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變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江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遂，而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提編引疾去，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卽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楡林，自壬子倭奴入黃岩後，十年間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大抵賊中多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矣，二十八年，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三十一年，入寇浙東，三十二年，入寇上海，三十三年犯嘉興，指揮周應登等戰死，陷嘉善，薄通州，夜至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三十四年，寇江陰，知縣錢錞戰死之，七月突入歙縣，流劫績溪，至蕪湖，犯南京，江南大擾，三十五年，寇浙江，破慈谿，殺掠甚慘，九月，胡宗憲以計誘通倭逆賊徐海不可得，未幾間倭，海死獲其衆，十一月獻俘，三十七年三月，寇福建，犯浙江沿海諸邑，三十九年，陷永寧寧德，倭寇興漳泉三府，患最酷烈，將帥皆飾僞捷，賄嚴嵩父子得賞費，四十一年，寇興化，四十二年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破倭於平海衛，倭患始息，四十四年，復入寇，副總兵郭成擊於海中，沈其舟，斬獲甚衆，自後絕倭跡矣，至萬曆二十年，倭中有平秀吉者，號關白，起人奴，雄長六十六州，善用兵，向與朝鮮往來互市，窺朝鮮弛備，於四

月間，分遣巨酋行長等，擁倭舟數百艘，至朝鮮，破句麗道，分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是時八道幾盡沒，王子就擒，且暮欲犯中國，請援兵急。廷議先遣行人薛藩諭以王匡復，而聲言大兵即至。五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等至安定，攻平壤，全軍覆沒，惟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於是瀕海天津至淮陽咸戍守，命兵尚書石星往度。時有游客沈惟敬者，請走倭營宣諭，星惑之，以為遊擊，乃以數騎往，歸報情形，繼命兵侍郎宋應昌為經略，遼東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至朝鮮，而惟敬適歸，謂倭行長等願退平壤以西，如松知其詐，遂渡大同江。二十一年正月，至平壤，大戰，倭遂遁，得級千餘，而參將李寧等復追殺，斬獲頗多，而朝鮮平安黃海等四道盡復，王歸平壤。倭并據王京。如松等進兵去王京九十里，至碧蹄館，猝遇倭，大戰，天雨地多稻畦，我兵不利，退駐開城。時倭在王京者幾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於是水陸濟師，奪龍山焚其積粟數十萬，天暑師疲，嶺絕城糧，疫盛作。石星急圖休息結局，於是又用惟敬議款，於是封貢之議起矣。請於朝，如奏，乃以遊擊周宏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棄王京，如松等入王京，朝鮮王還王京。中國兵久疲，以次撤歸，而石星以倭據釜山，請留兵防守。倭釜歸乃撤，於是以三千戍王京，而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等來請款。而犯咸安等處如故，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本佯退誘撤兵，圖漸還，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犯咸安，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剿。七月，倭送王子陪臣歸，而我師勢難久羈。是時石星一意主款，而經略侍郎宋應昌亦欲借倭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實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前後奏多異詞，大兵渡江歸各鎮。而上旨許封不許貢。應昌復遣沈惟敬入倭，督促謝表，急完局，而都議諸兵盡撤，止留總兵劉綎一軍，惟敬歸，又請封貢並行，且言和親事。於是禮部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給事中林材等疏參督臣朋欺，而遼東都御史韓取善請封貢並絕。九月，朝鮮請許貢保國。上怒，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於是以都督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然取封之名尚未定，時禮部謂日本原有王，未審存亡，而有文祿三年曆可證，或謂易關白二字以所居島封之。上覺封日本，而行長以下封都督有差，而遼東總督李化龍力言不可，於是封秀吉為順化王。時報倭船東移，石星遂謂封事必可行矣。二十四年，正使未抵釜山，惟敬詭云先往演禮，私挈秀吉冠服不成禮，朝議方圖戰守，廷臣交章請罷封。上怒責其抗違，仍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官為副，而惟敬愈舞智。二十五年二月，方亨徒手歸，惟敬徐持裝來，案驗遊草用圖書，不奉正朔，而方亨乃始吐顛末。上怒惟敬辱國，石星彌縫罪伏，皆論如律，而倭又大舉，於是以尚書邢玠為經略，總兵麻貴為備倭大將軍，如朝鮮。自惟敬死，倭無嚮導。九月，大戰於青山，斬獲甚多。十二月，攻石城，不利，為倭所乘敗績。二十六年九月，始大進兵，屢獲全勝。十月，抵其巢。會平秀吉死，各倭歸心急，於是水陸進兵，至十一月而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捷聞，兵盡撤，賞賚有差。朝鮮國王李昖上表謝。自是日本不復通中國矣。其俗男子魋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肩衵，皆跣足，閒用屐。其習尚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舶人最得錢，男女錦綺絲絮瓷針。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吉郎表獻方物，賜歷文綺。朝貢至明季不絕。其俗尚奢侈，東向為上，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急耕稼，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稱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遂降羅斛。洪武四年，暹羅斛王參烈昭毘牙遣奈思俚儕剌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羅國。十五年，瑣里人昭祿羣膺嗲囉諦剌為王，遣奈必上表貢方物，乞量衡式，賜古今烈女傳，給量衡，令三年一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為令，後貢不絕。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候鬱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於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為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為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羣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葬。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水戰好鬭，喜寇掠，市用海𧵡。煮海為鹽，釀秫為酒，產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犀角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六足龜珊瑚。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洪武中，國王遣人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國主鎖丹罕難阿必鎮遣阿里來朝貢，封為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讎，其妻發憤令其國曰，能復此讎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漁父遣使來貢，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子蘇幹剌率衆奔於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讎。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皆有賜，後朝貢不絕。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宮廬婚喪衣服物產類滿剌加，田磽穀少，諸番舶往來，財貨充牣，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黥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剌。

瓜哇

瓜哇古閣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

王告里八達剌八的占必。率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敕。已而明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率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敕諭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後如期至。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猴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甎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藉藤花蓆。踞跌而坐。民居茅茨甎庫。坐臥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背繫嵌絲帨。壓腰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髻。上衣下帨。男必墜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樸。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最倍於中國。瓷麝綺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尙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尙氣好鬭。顏色黝黑。猱頭赤腳。信鬼。坐臥無牀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繫嵌絲帨。戴被金珠聯飾寶妝。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掛鳥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死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犬家爲起用牛糞塗地。燬牛糞爲灰。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尙信讓。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則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搭黎。本出鄰國坎夷巴。匹闊四尺五寸。色絲潤花。帨闊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餘鳥諸香。當貿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王馬謨沙遣使奉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於會同館。諡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後不時入貢。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斂□無器室牢宏敞。

原田豐利。習尙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册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從人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正統十年後。數遣使來朝貢。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芒速沙請封。遣使册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王乾亨。奉使溺海死。諸子入監讀書。後不時入貢。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淳樸。尙回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聯榻跌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鼉龍。鼉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甚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

歐邏巴

歐邏巴居中國之最西。自古未通中國。明朝嘉靖間。始有西商。循小西洋東來。貿易於廣東之香山嶴。嗣後其國名道侶者。每附其舶而來。以入非一國。故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其山川則南起地中海。北至冰海。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東至阿北河。徑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國。大國計十有一。其地中海。則有甘的亞諸島。西海則有諳而闌大諸厄利亞諸島云。入中國者。類皆學道之人。出遊四方。傳宣其國之天主教。頗行亦拜辭國主。然非奉命來修貢事。初有國儒利瑪竇。齎獻天主像。西琴。自鳴鐘。諸方物。於萬曆中入都朝見。神宗嘉悅。納其所獻方物。敕光祿日給廩餼。一時搢紳皆與之遊。瑪竇聰慧。數年通中國典籍。病卒。賜葬於阜城門外二里溝。曰利泰西墓。嗣有龍華民等。接踵而至。內有旁通曆學者幾人。崇禎初年。上諭日食不合推數。恐大統曆法差訛。於時禮部尙書徐光啓。疏薦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三人修正曆法。召取入京朝見。闢局於東長安街。作觀星臺。使修曆。日給廩餼。遂推測著書。每月又各賜卓兒銀兩。未幾玉函雅谷相繼卒。若望乃以新法製進黃赤全儀地平日晷。及星球測天儀器。新法曆書。內庭親測。屢旨褒嘉。敕禮部議行之。崇禎十一年。賜若望欽褒天學扁額。尋若望進天主像及方物。懷宗命供像於宮中。十五年。傳兵部尙書陳新甲至東閣。密遞上傳。內言西洋礮乃中國長技。間有無間大將軍名號。命若望商榷鑄造。工部辦料。又命若望傳習兵仗局內監習法。若望共鑄造無間大小銃二十餘位。大者重一萬二千餘斤。次者三千餘斤。小亦不下數百斤。又命若望教放銃法。及條纂火藥城守書進覽。十六年正月。命若望同恭順侯吳惟英於都城講究火器法。以賚頒銃。十六年四月。大學士周延儒出督師。請諸火器。并命若望隨往。十六年五月。命若望爲姿心殿臺式。懷宗覽大悅。褒嘉之。十六年八月。命若望造望遠鏡二具。於是每月給我用銀三十二兩。賞予樹幾。十六年十月。命若望赴薊督軍前調度。及傳習採法火器水利等項教授。完日來

京。十六年十二月。欽賜扁額曰旌忠。十七年正月。賊渡河急。特遣大學士李建泰。出山西勦撫。邀與若望。而竹主審炬。亦疏請命若望前往山西。指授火攻及屯田水利開採諸事。方至眞定。而賊度居庸關逼都城。微者與還。其風俗歐邏巴大小諸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穌教。諸異學不容竄入。國主互相結婚。世爲和好。財用百物。有無相通。不私封殖。其婚娶。男女大約三十。女子至二十外。臨時議婚。不預聘。皆一夫一婦。無敢有二色者。君臣冠服。各有差等。賤見貴。少見長。以免冠爲禮。男子二十已上。概衣靑色。兵士勿論。女人以金寶爲飾。服御羅綺。佩帶諸香。至四十或未四十而寡者。卽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釀成。不雜他物。其酒可積至數十年。當生子之年。釀酒至兒年三十娶婦用之。酒味愈美。無葡萄處。則用牟麥釀。會客不以勸醉爲禮。有犯醉者。終身以爲詬辱。飲食用金銀玻璃及瓷器。讌會用椅桌。如中國制。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純以石砌。其次甎爲牆。木爲梁柱。石屋甎屋。築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層。高十餘丈。地中亦有一層。既用窖藏。又以除濕。瓦或用鉛。或輕石板。或陶瓦。凡甎石屋皆歷千年不壞。牆厚而實。外氣難通、冬既不寒。夏亦不游。祭葬之禮。與中國迥異殮半。喪服尙黑。取幽冥之意。棺用木石或鉛。鉛取在水無朽壞。人子追念亂先。爲之誦祭天主求福。不焚燒楮鏹錁錠。醫分內外二科。內科又爲二。有專以草木爲藥者。有兼用金石煆煉之藥者。其用草木。又有專蒸露以爲藥者。其學藝則有字。以二十三字母互配而成。人物之名。凡萬國語言風雨鳥獸之聲。皆可寫出。蓋隨聲成字。不以字命聲。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小學選學行之士爲師。中學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爲師。生徒多者至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八歲學至十七八。學成而本學之師儒試之。優者進於中學。曰理科。初年學落日加辨。是非之法。二年學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學默達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所費亞。學成而本學師儒又試之。優者進於大學。乃分四科。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曰治科。主習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興教化。皆學數年而後成。學成。師儒又嚴考閱之。取中。方許任事。學道者專務化民。不與國事。治民者秩滿後。國王遣官察其政績。詳訪於民間。審其功罪之實。以告於王而黜陟之。其諸國所讀書籍。皆聖賢撰著。從古相傳。而一以天主經典爲宗。若後人有作。必合於正道。有益人心。乃許流傳。又四科大學之外。別有度數之學。曰瑪得瑪第加。亦屬斐錄所科內。此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爲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爲幾何多。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體物而偕論之。則數者在音相濟爲和音律呂家。度者在天迭運爲時。立曆法家。此學亦設學立師。但不以之取士。百工匠作。皆明度數之學。其製造備極精巧。土產五穀六畜。與中國同。日用以麥爲主。其五金晶石琥珀玻瓈尤多。用造宮室精器。至於蠶絲綿花。花草果品。大率多同中國。所異者。如絨緞之類。有鎖撒多羅絨。有金銀絲緞。布則以利諾草爲之。視綿更堅潔。此布用壞。又可擣爛爲紙。有火浣布。古人火化人屍。以此布包之。其骸盡。灰存布內不散。便貯罐中。以葬於高塔之上。果以葡萄爲上。大如中國桃李。別有阿利襪孟桃果類。皆中國所無者。花以香爲美。其名玫瑰者最貴。與中國花不同。取蒸爲露。可當香。亦可當藥。

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塞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浙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躡皮履。市用銀錢。海肥五顆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有醫陰陽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彩紒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硨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撲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既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歲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樸厚。人好耕植。一年二熟。產檳榔翠羽瑪瑙蛇馬桑漆樹。蘇木尤多。鮮鱷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莫黑勒勒闊四尺。背面皆絨。厚可五分。卽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壖。壖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虎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尙釋。重象牛。以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瓜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髮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繫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靑紅黃鴉鶻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日。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蔬香綺絹靑瓷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王亞烈苦柰兒。鎖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伴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執亞烈苦柰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把思剌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從歸。詔論其國。正統十年。遣使來朝。貢珠寶石。後貢使不絕。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阜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寶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鞍馬金銀錢鈔錦繒器皿。王妃王子女嫡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貴。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僕從十人守墓。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含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後間入貢無常期。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人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鎭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鎖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

發絲帨。束綵壓腰。織椰木葉苫室。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綵懸脛。為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鍾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膜者。蓋優婆夷。娶妻。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者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教。體幹修碩。語言樸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銀銅錢。文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來朝貢。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沈香乳香。乳香即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瓷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峯或雙峯。皆可乘。

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北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肥。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漁。織絲帨甚精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南泥里

南泥里又曰南巫里。鄰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代。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為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為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千家。所謂阿孤枝者。華言王也。

黎代

黎代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二千家。推一人為首。隸蘇門答剌。言語服用與蘇門答剌同。山多野犀。

明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三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太宗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朝議哈密為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命嗣王。乃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命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敕諸酋復立脫脫為王。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敕都指揮哈納為都督僉事守哈密。

是年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遜壇。人僅數百戶。風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鹼鹵。宜穄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輒攔出入。索道路錢。洪熙元年。貢硇黃。上詰邊臣。哈密何以有硇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叢桂茶藥。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鑌鐵諸獸皮。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時會者林叔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吐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鹵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愼。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窺伺塞下。上遣高陽伯李文通政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吐魯番。遂還。王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掠諸城郭及屬夷。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遜壇。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間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愼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愼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愼言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讎殺。西走據哈密。瓦剌尋退去。宏治元年。阿黑麻強。曰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愼。畏我不敢發。好謂罕愼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登安無外侮。罕愼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愼預經結盟。遂殺罕愼。亦未敢顯言

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愼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傾西域驗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狄最強。旣入貢乞通事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入若貢。我亦不拒。請敕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已死。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以金印地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強悍。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陝巴幣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劫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去。大學士邱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貪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遣夷使二三人。與通事致敕。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敕往。阿黑麻覺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擄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謝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吐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覆欺負中國。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

賜甚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其際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吐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患終不息。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遣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糗。從捷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淸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驅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淸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覘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移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擄歸。往四徹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事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閣議陞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淸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哈密人擧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

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表。敕書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麻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賊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是冬。起王越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吐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愼弟也。恨吐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愼女也先主剌妻陝巴。結好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第。復封爲忠順王。於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吐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衆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吐魯番。遂與吐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遣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掊剋國人。頭目阿孛剌等謀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剌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綏。眞帖木兒還吐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讎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遂與眞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

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眞帖木兒還來侵哈密。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眞帖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四年。滿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眞帖木兒。下守臣議。五年。眞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眞帖木兒。下兵部會鞫。敕宴賜眞帖木兒及滿速兒拜牙即并其親曰。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吐魯番。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吐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吐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譯諭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吐魯番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窮。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還我哈密。否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偪近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諸御史鄧璋。請專敕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兵戰守。特敕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統延寧固原諸鎮兵。防遏吐魯番夷。勿使內侵。逐勦西海卜亦剌。敕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敕責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段布銀器。并敕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吐魯番。奄克孛剌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讎。不肯去吐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剌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雍又言吐魯番未開請罪。尚數侵邊。下兵部尚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是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貢。當是時吐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衞。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結瓦剌窺河西。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敕滿速兒送還拜牙即。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速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肅州。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極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答。羈城拒戰卻之。又急調屬夷兵劫其老弱。遣人結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吐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奸。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衞。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廷鞫。幾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吐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嘉靖改元。羈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爲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九疇先登力戰。旣解甘州圍。又夜率衆斷道賊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遁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肅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諭遣發夷使。

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牙木蘭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淸提督軍務。一淸言我旣不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乞還九疇。議遷烟煤夷使。解讎息兵。未幾一淸召入內閣。尚書王憲代一淸。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吐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得召用。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舉帖木哥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欲殺牙木蘭。牙木蘭懼。乘叛衆數萬。舉老稚萬人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是春起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代瓊至河西。反間所行事。是秋。天方撒馬兒罕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夷。未報。吐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瓊萼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閑住。八年。吐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吐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人。遣入京放歸。羈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於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連兒子瑣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爐中國。稍上議。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墩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吐魯番所擄。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竭我財力。瓊萼等不聽。遂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鹵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繇哈密竟爲吐魯番所據。安插諸衞夷落。皆爲吐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鹵蟠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諜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吐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耶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吐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　不暇及西鄙事。史官曰。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關之秦中老人曰。吐魯番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捷。彼求方殊。予則何恩。況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文。皆重繫舉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貢斯恩。唯逆則拒。故威斯畏。況西域賈胡。倚玉石易以射利。繇貢齎以厚生。苟取之有備。又何患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唐末沒於吐番。宋入西夏。永樂二年。

故疑祖不相若兆之子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為衞．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剌默叛南老的罕．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絕．國內白山最大．多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蓯蓉．自吐魯番陷哈密．種人遂散亂．不能通貢．使成譴矣．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結帳為廬．產馬蛇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分其酋長為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烟帖木兒銀印．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衞．分統四部．卜烟帖木兒卒．遣使諭祭．賜嗣王敕誥金綺．王遣使貢謝．宣德初．與曲先叛．討平之．天順三年．安定王遣使來貢．自後朝貢不絕．成化中．為吐魯番殘破．遂竄居吐番．安定王苗裔．不可考矣．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衞．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暴麻能遣指揮火丁貢方物．嘉靖中．衞人牙木蘭為吐魯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吐魯番時時令率衆侵哈密．掠甘肅．已而與魯番疑貳．擁衆來歸．吐魯番請還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蠱勵諸屬夷．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為不可．遂止．自後大抵嘉峪關西諸衞．皆為吐魯番侵擾．不復能為中國藩蔽云．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玉討之．酋哈咎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衞．官其酋長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剌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入貢．賜陞鎖南吉剌思為指揮使．以塔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衞．二罕東最弱．成化後．吐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吐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吐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餉粟歲且萬石．徒損邊餉而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地．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朮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逵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蘸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貢海青．賜敕賚予之．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裴貢馬二百匹．表曰．恭維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宏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為億兆之主．

光明廣大．昭然天鑑．無有遠近．咸昭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鞏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二十八年．敕遣給事中傅安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里．令虎反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賜安等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兀魯伯．即哈里也．洪熙元年．安始還國．辭敕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宣宗曰．安使遠夷．留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為．與敘．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與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為不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酒蜜酪各二瓶．宜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獅子．欲於廣南浮海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貿胡貽笑安南諸夷．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劍芯思檀水晶鑌花羢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

天方

天方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宣德中．其王遣沙獻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貢從嘉峪關入．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宣宗時入貢．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元駙馬帖木兒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嘗遣使入貢．

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破廬．蕭然草莽．宣宗時入貢．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樸。饒衣食。太宗時入貢。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付火。蔬菓不絕。產絲緜布帛六畜。大類中國。太宗時入貢。

吐魯番

吐魯番一名吐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地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紫紺。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城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瘞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壘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寇患專鎮防西夷種中吐魯番最奸猾。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常來貢。成化宏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據西部。鹵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郎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大學士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敕並稱王。今遽裁革。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舊西域諸國稱王者。雖吐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吐魯番諸國不相統。宏治正德間。吐魯番十三人貢。天方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吐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倂數三國耳。乃今吐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倂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間者。地面又異。宏治時回敕甚閱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敕。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徒竭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上從官言。當是時吐魯番強。殘破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誠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吐魯番。世結好。黑婁夷入中國。道經吐魯番。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宜

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鹽兒城西南。去吐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強者統之。產石鹽。堅如白石。可琢為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附西域諸國入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諭酋長內附。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歷狩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尊貢馬玉。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居東北山。壘石為臺。臺若高嵲。無棟梁。櫺壁牕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屋角屋旁。設綵纈幔。房為燕遊所。金牀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文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為禮。致謙於人。則云撒蠻少炊罄飯食就肆絕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為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及喪易青黑。無相攝。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瓷器尤精巧。產巴旦杏鑌鐵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如鹽澤者。多桑宜蠶。為紈綺細密寶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獲。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濟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習儀省刑罰。薄賦斂。嫌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宏偉。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語拔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宣德中入貢。

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貿聚焉。永樂中入貢。後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而其地如郡縣矣。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遣人入貢．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末南遷．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人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墟敗屋．生理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習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遺．審戴於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為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產玉．胡錦．雙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蕊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後間入貢．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涂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壁．後魏初．有闞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番．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明．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吐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吐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萬戶瓦赤剌俱遣人貢馬及玉璞．後入貢不絕．俗類回紇．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漑水為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為大．產馬蛇齒白氎布鑌鐵陰牙角阿魏．

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在西域．永樂三年．其王沙迷查干．遣人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為北虜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上喜．遣使賜綵幣．敕令與嗣忠順王脫脫相往還．每歲輒入貢．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猝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葡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葡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樸．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永樂宣德間皆入貢．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傑小岡．西河臨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即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為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宜藥中．其

酋遣使入貢．

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徧身痛楚．土人觀誑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肚徧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宣德時入貢玉璞．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能闘．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剌．拜甚謝．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穄麥．為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污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為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錫雌黃胡粉馬蛇犛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阿丹

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遣人入貢．

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朝貢．

阿哇

阿哇．居海島．永樂中．王昌吉剌遣人來朝貢．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人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遣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其王悲敬．涉海道遠．賜賚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上賚予亦甚厚．

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人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人奉金葉表朝貢。其地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敬佛。菜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國王遣人來朝貢。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賜王及妃文綺。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後屢入貢。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鎖里八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別海行六晝夜可至。

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鬬戰。鑄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頗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頗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隔察老來朝貢。

合猫里

合猫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蘇木烏木胡椒。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舊港通海。人淳少盜。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人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那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巳即丁朝貢。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福祿靈羊馬哈獸。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人來朝貢方物。

麻林

麻林居海島中。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王跬來頃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祭。而厚遣其臣歸。封其子爲王。入貢不絕。

召納樸兒

召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遣人來朝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備鄰國。永[illegible]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異葛達

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毀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王常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敏眞誠

敏眞誠國亦大。多高山流水。日中爲市。諸貨皆集。見中國瓷漆器。爭欲得之。不惜價。產異香駝馬。永樂中。國王遣使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其王遣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特秀。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之類。凡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買。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陁無峯。水亦淺濁。俗好佛。勤養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無他奇物。

火剌札

火剌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瓷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穄。無稻穀。宣德六年。常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瓷器甚喜。有邊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鐵錢。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瓷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仁宗即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逾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頗尚氣健鬬。鬬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間遣使十人來朝貢。亦無他異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為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樸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僑寓者。時時出買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粒粗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遣人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膽。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殖。蠶織績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頗稱樂土。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附西大國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常有白虎出松林。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朝貢。

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城壘而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羊牛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刑專用箠撲。屬撒馬兒罕。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鬬。物產饒。俗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後屢入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醇直。恥鬬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豐利。

西番

西番即古土番。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始為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今其地為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滄溎。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幷留乩藏等。聞上。命釋之。還其茶。成化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十六年。封闡化王。皆厚賚。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正統初來貢。賞甚厚。五年。剌麻僧貢馬。十年。番僧亦貢馬。景泰四年。入貢。賞稍減。天順元年。貢賞如故。三年。幹勝寺番僧剳巴大國師差印。遣人貢舍利。成化初。番僧入貢。十二年。貢使九百人。賞

少減。宏治二年。貢使千三百人。減賞宋甘思。洪武十八年。令歲一貢。自雅州入。天順七年。宣慰使來貢。厚賞。葉卜韓胡。亦一貢如宋甘思。四川威茂松潘金川雜谷思達撥諸番僧。皆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泯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族二年一貢。大簇四五人。小簇一二人。至京。餘留邊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囊日諸簇。歲納馬三千五十匹。洪武初。置河州衛。故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西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簇。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諸僧番族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泯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最四川諸番敬信。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宋晟洪武永樂中。久鎮西陲。積功封西寧侯。丁宋皆克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定之。正德初。北狄徙居西南。盤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結句深入。如前代吐番吐谷渾事。當是時。狄在西海。言官言前代有屯兵清海。以絕羌狄連和內侵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年。調鄰方勁兵逐勦。寇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班師。自是歲入境殺掠人畜。八年。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凡賊入。官軍擊至賊巢殺之。番人畏焉。已而兵至邊防秋。套酋番賊。遂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殘酋亦卜剌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漢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上從之。瓊曰。欲撫罕必勦。先令遊擊將軍彭棫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簇。恃險拒戰者十六簇。斬首三百七十。嗣是稍帖伏。閒一入貢。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樸略。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曾樂。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毳帳。務耕牧。好很鬭。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產金銀銅錫犂牛名馬天鼠皮獨峯駝青稞麥豐豆羱羊。貨物多鐵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遮甲麻衣馬青鞍。史官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通遯西周。附隗囂族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中國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止德以厚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間。增城堡。遠斥堠。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即有侵侮。輒發精兵駐臨洮鞏昌扼要之地。拒之。斯亦良策哉。

明書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二十一

四國傳四

韃靼

韃靼。北□也。即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強。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強大。興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爲盛。女眞滅契丹。號金。入中國稱皇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滅女眞、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洪武元年八月。克元都。元主遁出塞。二年十月。貽書元主。三年五月。曹國公克應昌。獲元主后妃、孫買的里八剌。其太子愛猷識里達剌遁去。始知元主殂於應昌。諡爲順帝。遣使致祭。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愛猷識里達剌稱帝於□中。遂取□東勝興和。敗王保保。是年都督孫興祖戰歿。四年六月。納哈出侵遼東。五年正月。大將軍達等三道出塞。討王保保。三月。敗王保保於土剌河。遁去。四月。又敗敵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十二月。帝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君其思之。自古國家必有興廢。以小事大。理勢之常。昔我中國。趙宋將衰。爲金所逼。遷都於杭。納以歲幣。君

家亦遣使於宋.約納歲幣如金時.雖劃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驗也.朕觀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國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恩.受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鴆卽殺.雖君家亦俯宋之幼主.削髮爲僧.終不免於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已三年.禮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潁□黃閉.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朕興師救民.一時羣雄.僭稱名號者.盡爲朕所俘獲.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又昔與元臣劉重楊.朱彥儀.實至正之君.崇盛而崩.幼主初立.大臣無不叛去.國二生竭力守護.今特遣使諭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敎入絕父子之道.六年六月.敵犯武朔州.八月犯大同.七年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八年十二月.敵犯遼東.十一年五月.寇陝西.十三年□脫火赤屯和林.沐將軍英討擒之.十二月.入犯永平.十四年正月.乃兒不花寇塞上.四月.魏國公達率諸將出塞擒□大獲.十九年冬.納哈出據金山.二十年.宋國公勝率師出大甯.永昌侯玉襲破敵.六月.宋國公勝至金山.臨江侯陳鏞迷失道.戰死.玉降納哈出.閏六月.敵追殺鏞都督濮英.二十一年.玉充大將軍.出大甯至慶州.□主脫古思帖木兒遁去.獲其子地保奴、及后妃以歸.脫古思帖木兒者.卽愛猷識里達剌子也.地保奴有怨言.遣使致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也速迭兒所殺.部落潰散.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二十二年六月.上敕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尙未清.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獲其衆.□主脫古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達和林.爲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擁兵自固.旣而去逆効順.率衆來歸.朕遣使授印.與武官.而失烈門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諭捏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決意北嚮.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忘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強也.時捏怯來等皆降.是冬.上以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八卽鎭撫阿都帖木兒往招之.諭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太祖.起漠北.混一天下.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卽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閒豪傑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燬甯.乃與鄉黨豪傑.起兵除亂.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爲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畜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諭爾.如有所言.使還以聞.朕有以處之.二十三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伏塞下.三月.燕王率諸侯兵出古北口降之.二十四年四月.燕王督潁國公友德諸軍出塞.捕阿失里.八月.都督劉貞、宋晟出塞征哈梅里兀納失里.遁去.攻入其城.斬其王會千人.二十三年.燕王巡塞捕寇.二十六年二月.敕晉王大出塞.集諸兵敗敵.三月.敕燕王防河.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二十九年.燕王出大甯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捕寇.三十一年.敕塞上諸王備寇.建文二年二月.韃靼國公趙脫力干、司徒趙灰隣帖木兒、司徒劉哈剌帖木兒.率衆歸北平.謀報寇侵邊.燕王諭韃靼可汗

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三年冬.可汗使人歸款北平.寇犯鐵嶺.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年二月.上諭鬼力赤書曰.元運旣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忝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持金綺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敕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敵入遼東塞.掠懿路.七月.又書諭鬼力赤.十月.寇犯永平.是月.鬼力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寇灰溝村黃市川.三年正月.阿魯台部落捕□兒來歸.曰鬼力赤聞兀良哈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四年三月.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朕嗣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爲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外萬國臣順.安享太平.常遣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爲一家.而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自阻聲敎.夫天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立十餘世.天厭其德.命元世祖代之.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所能也.不然.元之後世.自愛猷識里達剌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否.古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爾衆甲冑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何罪也.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人.相與和好.用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偉哉.若果負倔強之性.天命人窮.有所不願.必欲力較勝負.朕亦不得獨已.中國士馬精強.長驅迅掃.恐非可汗所能支也.可汗其審度行之.文綺二表裏.往致遠意.不報.五月.敕可汗部曾阿魯台.六年三月.書諭本雅失理曰.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里.鬼力赤等迎爾北行.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爲固.未必能棄親就疎.況手握重兵.雖下有附爾者.安敢興志.爾與鬼力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旣訖.自順帝後.傳愛猷識里達剌.至坤帖木兒.凡六代.瞬息間.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道.宜詳稽古帝王.如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宋來.皆封前代後.我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後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奉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卽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皦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花等諭意.并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肆端.爾其審之.是冬.鬼力赤殘破.□迎立本雅失里.叛負不相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秉誠子別立哥等.誘出塞自效.從之.七年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齎書諭本雅失里曰.邊將得爾部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來.其言衆已推立爾爲可汗.爾欲遣使南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等.齎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漠北.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綵幣六表裏.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

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賜賚，就令使臣從歸。可汗其體朕至意。并賜其臣阿魯台等綵幣。寇殺驥。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順甯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賜之誥印。七月，淇國公邱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五將軍出塞討本雅失里。阿魯台八月，諸將盡敗沒於臚朐河。上大怒，諭諸將明年征敵。八年，上出塞至斡難河，敗本雅失里，遁去。又敗阿魯台。十一年，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邱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單于，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福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上帑。諭意。十月，阿魯台降，封和甯王。十二年春，上北征瓦剌馬哈木，再出塞。阿魯台時遣使至上營，言馬哈木勸爾，且說我。我兵大敗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於忽蘭忽失溫，退奔至土剌河。上使諭阿魯台。阿魯台大懼。二十年三月，寇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寬而南，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以寇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甯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屢遣使貢馬，又遣子來朝。數年生聚畜牧益蕃，富遂兇悖桀驁，使還就途劫掠，朝使至又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遣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常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遂將以間上。遂決議親征。五月，上至獨石大閱將士。六月，次威遠川，敵進攻萬全。七月，次殺胡原，獲言阿魯台部下聞兵出塞，皆震慴叛散，繼聞上親征，阿魯台大懼，其母妻亦恨阿魯台反，時時罵阿魯台逆天負恩，自取喪敗。阿魯台惶惑，遂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海旁，北走。上遂班師，還征兀良哈。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

地，避之。二十一年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甯王之子脫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上以二人為正千戶。十月，先鋒將軍陳懋至飲馬河北，過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二十二年正月，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部落侵塞上。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逆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況下人乎。忠曰：如逸人荼毒何。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常言激過不先。姑待之。比邊報至，召文武大臣議，羣臣遂請上北征。六月，上駐哈剌納木兒河，上不見敵，遂班師。七月，至榆木川，上崩。仁宗即位，給本雅失里妻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洪熙元年七月，瓦剌部脫脫來歸。是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正月，使敕瓦剌王子捏烈忽嗣父太平賢義王。是年，馬哈木子脫歡遣人進馬，令嗣父王。二年，和甯王阿魯台、瓦剌順甯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進貢。三年正月，遣指揮曹者亦帖木兒奉璽書諭阿魯台。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進貢，賜之金綺，加賜歪思弓刀甲胄。四年六月，寇犯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賜雞。五年，寇中諸酋相搆往來戰塞下。六年二月，上敕大同總兵武安侯亨、閻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敗北，部曲離散，假息近邊，卽欲來降，嚴為警備，歸正人至，傳食至京，寇多詐舌，云受降如受敵，慎哉。八月，上遣使賜敕撫諭阿魯台。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牧近塞。明年二月，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上敕總兵巫凱，往年敵使自

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東來，謹防之。七月，寇入大同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涼州。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言韃靼也先帖木兒等款塞。上敕昭，寇譎詐，未可輒信，或偽降，意我懈防之，毋墮賊計。是月，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遣人告難。上敕賜綺羅撫諭。八月，阿魯台死，部落盡離散。瓦剌脫歡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請獻前元玉璽。九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遣人乞歸附。上遣使撫納，以為中府左都督。是月，□朵兒只伯寇涼州，又入寇寧夏，殺掠人畜。十二月，寇入開平塞，千戶楊洪禦之，敵退去。是年，甘肅總兵劉廣言，脫歡殺阿魯台，完者帖木兒遂南寇塞上。千戶王敬禦之，擒完者帖木兒。正統元年，敵圍鎮番，復寇山丹。又入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朵兒只伯讐殺相併，成國公勇言兩敵合一，勢益強盛，乞敕緣邊謹備之。敵數入山丹寧夏甘肅莊浪塞。脫歡遣人貢馬。瓦剌既敗阿魯台，遂兀良哈何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時朵兒只伯數入塞，掠甘涼。兵部尚書王驥總諸軍禦之，出塞搗其巢，敵退。四年冬，□貢馬。五年秋冬，□貢馬。隆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王與太師等。八年，也先阿魯骨遣人貢馬。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邀春始遣，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復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興通事人言，語有子請婚兩朝公主，通事人設曰，為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通聘。十四年春，遣武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入塞，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遂駙馬都尉井源

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敵。太監王振力勸上親征，從之。命郕王留守。英國公輔、成國公勇率師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等扈行。官軍從五十餘萬人，出居庸，抵宣府，連日風雨，源等戰敗，尸橫原野。上至大同，敵引避誘我深入大同。太監郭敬力阻振，振始懼，請班師。又連日夜雷雨，敵輕騎躡我。八月，上至狼山，朱勇兵三萬戰敗鷂兒嶺。上遂至土木，欲入懷來，振顧私重留行，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大臣勸上行，敵騎遍我，兵不敢動，饑渴甚。壬戌，敵使來議和，召鼐草敕與和，遣兩通事與敵使偕行。上遂移營頃之，陣動，敵乘之，我師大潰，死傷無算。張輔曹鼐等皆死，上乘馬呼親兵突圍不得出，遂為敵所得，兵車衣服盡為敵有。癸亥，上在敵營，手書與懷來守將索金帛犒敵，令遣人告京師。是日三更入西長安門。明日百官集闕下，是日遣人以黃金珠玉袞龍紵絲償也先，請還車駕。上至大同，守將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上，獻蟒袍。上賜瑄，長伯顏帖木兒諭安等曰：急稱勿置首。又曰：昔云歸於情俗回測，慎備之。安瑄等獻酒上酌地飲酋，索城中犒軍錢，括郭敬等金銀萬餘兩餽酋，請還車駕，酋笑不應。上自大同出塞至野狐林也先營，也先進酒，出妻妾歌舞，遂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兩營相距十里許。伯顏帖木兒見上甚恭謹。九月，也先始言悖慢，答謝言中國立皇帝，兵強食足，行當決戰。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也先金銀綵幣。使去數日，敵入犯至大同、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犯京師。是時郕王嗣英宗為太上皇，上皇居土城廟，敵掠北西門外，石亨于謙等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敕交趾敗將故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京師

薄北西城。我兵與戰。殺傷相當。敵擁上皇至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衆知敵詐。不出。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見上皇。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開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上皇視漢字書。敵視番字敕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敵益四面擄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遶蘆溝橋。散掠下邑。謙督諸軍出德勝門力戰。發大礮礮。敵死無算。殺其酋鐵頸元帥。石亨戰彰義門。又大捷。孫鏜王通內外夾擊又捷。敵勢少阻。陳循于謙請召各邊精騎入援。又請下榜數道。諭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而勤王兵亦稍集。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以上皇出紫荊。瓦剌可汗嚮化。卽脫脫不花。遣使貢馬。尋和。上不許。胡濙王直奏。嚮化、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以間之。上曰善。厚賞來使。總兵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石彪帥兵二萬。躡擊寇未去者。十一月。京師解嚴。未旬日。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言使不至。來月月生時入寇攻京城。京師戒嚴。十二月。閹喜寧誘敵以車駕至甘州入陝西。近趨南京。不果。而嚮化寇遼東。不樂出寇寧夏。深入陝西。景泰元年正月。敵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卻之。閏五月。敵報眷至京師。譌言請大臣潛遣家歸。民益驚懼。是月。參將許貴敗敵於黃土嶺。總二月。懸賞格。殺也先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是月募兵至京者。九萬五千人。八月。敵入壽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敵入萬全。又入寧夏至慶陽。是月車駕至大同。敵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時遣敵諜。言田逃于尊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荅兒不花王鐵歌不花王鐵歌不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犯。四月。許貴言敵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謙言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窺盛。敵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返。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外寇。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敵狡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詔責貴。敵入雁門關。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眞保易涿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爲總兵官。率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五月。敵入河曲圍代州。賜□阿剌知院敕。先是□□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聞上。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馬政。譯敵使情僞。彬等言。敵果欲議和。罷兵。凡率還上皇。奏至。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拘留上皇。讎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賓遣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上曰。善。敕阿剌曰。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逆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邀留。雖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讎。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詭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尙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因僥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六月丙戌。上皇至大同。敵屢掠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剌遣人入貢。至京。也先使亦至居庸關。詔附賞物。我使與偕往。勿遣人京。七月癸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使瓦剌。遺書可汗曰。我國家

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恩賚甚厚。往年奸臣專權。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邀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尙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鬪。恐逆天理。近得阿剌使奏書。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敕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進兵。將臣非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齎金帛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歛戢蕃衍。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之讎也。近阿剌使來言。遣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眞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敕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嚮化亦遣皮兒馬黑麻入貢。至懷來。守將楊信以聞。敕護至京。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戶湯允勣。偕皮兒馬黑麻使邊。禮部尙書胡濙言。太上皇帝蒙塵已久。宜卽附善等進服食。不報。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人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尙書王直等言。實至自塞中。言敵欲和。且遣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敵請和非僞。愼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敵詐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卽以迎上皇意諭敵也先。附其使去。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价。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若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當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還。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邊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禾稼[illegible]。敵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敵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衆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敵情變詐不測。亦可察彼無詞。不然。曲在彼。曲在我。猶豫趑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鄙拙。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辭還。諭也先。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頗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隙。遂興兵。太師自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民心。休兵息民。以實而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鸞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己巳。楊善至邊營。語在善傳。庚午。也先引善見上皇。是日。也先奉餞上皇。辛未。伯顏帖木兒奉餞。八月癸酉。上皇過北。丙戌至京。入居南宮。癸巳。上宴瓦剌使人。有差。九月。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十月。也先使人進八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

致也先。爾瓦剌部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奉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循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匹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是月。敵入寧夏。二年。也先強盛。欲為可汗。輒又劫掠普化大寨。是年。也先遣人貢馬。三年正月。貽瓦剌可汗書。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開搆生隙。除前事不必追。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具道良善。朕優與陞賞。宣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皆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結於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貢賞不吝。倘審諜侯亨言。皆化也先。嚮殺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之。復辭。上不許。二月。瓦剌同年撒來王子遣人貢馬。是年。也先遣人來獻捷。言其故父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為太子。而以他妻子為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匹、奏捷。命宴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人來朝貢馬。時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搆隙。幾危宗社。令聽邊使朝貢。優其賞宴使。遂敕邊鎮、練兵防邊。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大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三千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攜帶□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賜綵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并也先。令攜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賊殺十二三。十二月。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議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齎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賞蟒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藥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詈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將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戰。敵益驕。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聯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四年正月。宴瓦剌使臣察古等二千八百餘人於禮部。敕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答使。朕恐使變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誠。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兵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索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廂犀帶九。鍍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三。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裘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計。太師知之。七月。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為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入寇我甘涼。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視中國若輒從其稱。是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敕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敕。諭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殺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偽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僭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敕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使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為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殺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為可汗。誇示羣酋。羣酋畏服。無復猜二。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沮。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宜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下廷議。言臣等請稱也先為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為便。給事中盧祥李鈞略謂尊以為不便。欲仍太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僭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敕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敢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放行事。并敕沿邊城守戒嚴。十一月。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卻令自售。也先弟賽因孛羅魯玉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國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邊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為太師。官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己。防稍解。哈剌伏兵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也先。急追及之。梟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兩孛來痛王子為雄。孛來痛王子又弒其主小王子。入寇陝西。天順二年正月。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溥統兵禦之。輒敗。御史劉濬劾溥逗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敵大擾關中。賞勤召溥。奪太傅。四月。復邊鎮巡撫。而以陳翌芮釗徐瑄為都御史。巡撫寧夏甘肅延綏。三年八月。孛來寇大同。總兵高陽伯李文避不敢出。敵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等統兵屯紫荊倒馬。敵既大獲利。又不見兵。去而復來。敵彪等提兵出鴈門。敵始退。是年敵又入宣府。五年六月。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遂過河大掠。關陝震動。撫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闕下。鏜昂討賊有功。不果行。羽書紛至。八月大學士李賢。薦都御史王竑侍郎白圭禦敵。未至。敵大得利去。陝西諸屯兵尚不敢逃。六年三月。罷陝西屯兵各還鎮。當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讐殺。而立脫思為王。敵中書脫思故可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朵顏諸戎擾邊郡。成化初。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套演

人被擄去．及掠人走塞外者．又爲之嚮導．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掠人畜．元年九月．大入榆林塞．寧遠伯任禮．都御史項忠禦之．會李來與毛里孩相讐殺．退去．二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忠及彰武伯禦之去．三年七月．敵大入榆林塞．殺孤山守將湯允勣．是年．亂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永爲平胡將軍．統兵出禦之．敵去．亂加思蘭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亂加思蘭爲太師．五年九月．孛羅忽亂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固原．六年七月．孛羅忽又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永爲平□將軍禦之．稍擊退之．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壓入陝西塞．總兵劉聚擊敗之．八年．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徙鎮榆林．大築邊牆．自敵據河套．邊人大擾．敕都御史王越總制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嘗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酋孛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常沮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河曲．擾延綏．寧夏．深入平涼固原．近又覘大同．窺萬全．聞在廷成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套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又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請增兵守險．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是年九月．陝西巡撫馬文升敗敵黑水口．洪洋嶺．斬首功二百．九年十月．敵遣人貢馬．是月．敵犯廣甯．十年．歷入大同宣府塞．寇甘涼．亦遣人貢馬．十月．亂加思蘭大掠莊浪．深入至鞏昌平涼．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禦之．無功．遣給事中韓文覈功罪．是月．滿魯都寇宣府．十二年三月．亂加思蘭寇宣府．十三年．滿魯都亂加思蘭遣楊哈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敵中相猜．亂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殺斡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亂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二月．滿魯都部落寇榆林塞．三月．太監汪直．總兵保國公永．提督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搗寇至威寧海．斬首四百三十七級．十七年．馬亦思因寇大同．永出禦之．戰滸東山．十八年．又入大同塞．十九年四月．敵入陽和．六月．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臣邊鏞許寧來告捷．是年敵駐入宣府大同．烽火至圻內．二十年二月．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定西侯蔣琬．總兵保國公永．新寧伯譚祐．禦敵大同宣府．侍郎李衍何喬新．經理東西邊關．二十二年春．敵數入關原塞．二十三年．西番翠憤賽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與阿沙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成化訓．北敵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兼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皆遣人貢馬．宏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翟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攻致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久下．進嘗貽書小王子曉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楠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至多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兒庄入．北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敵留塞外者．

亦時與酒肉．華人盜敵馬．輒斬狥．大同宣府河曲．皆無邊患．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胡服胡語．七年．敵大舉寇陝西．十年十一月．敵犯甘涼．是年．鹵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嘗敵謀深入．敕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敵．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敵入貢．十二年．敵迭入榆林大同寧夏塞．殺掠吏民．瓦剌亦遣人貢馬．有餘馬．官爲市之．十三年正月．敵犯神木堡．五月．火篩入大同宣府塞．火篩本小王子部落．強悍．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殺屢．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鄘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荊倒馬關．七月．又掠榆林．平江伯銳禦之．無功．罷還．保國公暉代銳．十一月．敵入偏頭關．十四年正月．敵入榆林塞．八月．火篩入花馬池塞．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鑑能遁京．武安侯英代鑑．侍郎李燧督餉．關中空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敵犯關隴．輒由花馬池矣．是年．諸將校陳獎瑞馬昇秦恭皆論死．宥戍邊．張瓊總兵禦敵．大入大同塞．是年．敕總制陝西軍務．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十六年．鹵入榆林塞．千戶湯璽力戰死．十七年六月．聞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疏言敵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黃裏者．畢嘗京城也．上召見大學士劉健等．議兵事．內批副都御史閻仲宇督餉宣府大同．通政司參議熊偉督餉居庸諸關．是月．敵入大同塞．殺掠人畜．上銳意討敵．太監苗逵力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遂止．十月．鹵入花馬池清水營．殺掠人畜無算．十八年九月．敵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略陝西邊務．兼巡撫．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邊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東勝者．古東受降城也．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城東勝．因河爲固．敵即入寇．後顧我兵．不敢久．自失東勝．退守延綏．即棄榆林．敵遂有河套．河套本漢衛青所取河南地．漢朔方郡者．是時因杅將軍出朔方北．築受降城．至唐韓國爲朔方大總管．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直榆林．西直靈武．各相去四百里．一人登山望敵．匹馬一人不能隱．蓋城北平沙漢漠．無山嶺林木憧蔽．敵騎望城輒遁去．宏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臨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一清才略足任．遂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鹵所必入．一議戰．戰敵所必敗．一議攻．攻敵所必救．會[illegible]瑾專政．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恢邊．或曰進幾里拓鹵．或又曰退幾里固我．邊防日退．鹵日進．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十月．鹵入花馬池塞．總制尚書才寬．八年十月．鹵入宣府塞．十年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八月．敵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十一年二月．鹵入榆林塞．七月．入宣府．是年．敵入清水社．殺掠人畜．十三年六月．敵入寧夏塞．是年．敵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遂入河西．西海之有□．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嗣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收屯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嶺留罕哈爾嗔三部．嶺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郎．阿爾塡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鄰．丙有應紹不、阿爾禿厮、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剌嗔一營僅全．

阿爾禿厮部營七。故亦悶亦不剌。今從吉囊。滿官嗔部營八。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諾顏中獨強。時寇延甯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速二部。哈剌嗔部營一。一酋把答罕奈。哈速部營一。酋失剌台吉。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常相攻。又西爲瓦剌。世與土魯番爲讐。諸敵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嘉靖元年秋。敵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敵。四年。敵數侵掠陝西諸寨。殺吏民。起少傅大學士楊一淸爲兵部尙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邊務。未幾召入內閣。六年八月。敵入寧夏塞。提督尙書王憲總兵杭雄禦敵。斬首三百二十七年正月。敕兵部右侍郎王廷相整飭陝西邊防。尋止。十一月。敵大掠寧夏。是年胡世寧爲兵部尙書。起王瓊總督邊務陝西。八年十月。吉囊俺答數掠楡林寧夏塞。瓊出兵禦之。敵亦得利去。瓊遂請修邊牆。據要害。且堅壁。至今賴之。十二月。敵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是年李承勛代世寧。九年五月。敵入漁陽塞。不數日又入遼西塞。是月。敵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十年三月入大同塞。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貼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九月。敵犯陝西遼東。十月。敵入大同塞。四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敵得利去。遂止。十一年二月。敵入楡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敵道松潘洮臨寇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敵侵鎭遠關。守將王勳破敵。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發兵討之。久不克。與敵通。十三年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北走從敵幾千人。七月。吉囊入楡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尙書唐龍上捷書。言斬敵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敕給事中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楡林塞。掠內郡。八月。又入楡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敵數入塞。十八年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五十萬兩。賞塞上將士。八月。敵入宣府塞。四路。參將賈英見敵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敵伏。失將士千人。戰馬千匹。遂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敵酋許台吉、哈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勦能十月。大同五堡成。大同總兵梁震家丁數千。素勇悍善戰。時出勦敵。敵憚。卒。震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皆走降敵。十二月。敵入宣府深井諸堡。總兵江桓下詔獄。敵又入楡林塞。殺守將宋陞。十九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鎭。達賊盤據於西海。番族往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套敵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聞。三月。敵入楡林塞。破淸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糗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尙文駐兵青秋原。敵退。以捷告。敵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攜去神槍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往時敵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鳳翔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尙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敵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寨。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敵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敵於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敵酋哈剌嗔俺答兒纔吉囊諸台吉赤台吉等十人。將旗嘹馬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敵已過順聖川抵蔚州。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將竟論功陞職。八月。薊州撫臣言宋顏脅革幽台楮北口。且并力從邊。令撫臣論革幽台。敵視大同兵東拔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遂出城盡走口中。口擇便捷蹤多與牛

羊帳嘆。合爲僧道乞丐。入覘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鎭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敵酋吉囊俺答。十九年。二酋分道入塞。大同軍潛與敵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擱若。敵遂嚮指折衝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雁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掠我輜畜。名賞路鏃。大同巡撫史道總兵王陞率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觀援亦不肯戰。敵益無忌顧。且欲攻雁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敵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窪青屹嶺侵至陽方邊接連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灰泉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平敵與汾州文水淸源十數州縣。封壤接連。一望平原。民皆村居。甘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敵勢未遭剉衄。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叵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督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報至此後將何支。詢問敵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嚮導。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門。助賊爲惡。即爲酋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衞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絃改轍。兵部不以爲意。謾曰寇凡退矣。是月陝西總制尙書劉天和。率兵九千駐花馬池。寇數萬入安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沓至。天和爲寇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寇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敵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鎭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兵部皆加宮保。蔭敍世職。十二月。敵大入大同塞。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是月壬戌。提督三關副總兵丁璋。出師至寧武東北。遇敵力戰死。敵遂入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敵至。繼祖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敵太原北。力戰死。敵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敵郡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得歸田。陳講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俱罷官。鵬亦召還京。是月敵掠朔州。三月。邊臣言敵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時相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批罷鵬總制宣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等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五月。右淸紀郎周鈇言敵必再至。乞早爲防禦計。謫鈇廬州府知事。六月。敵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甯海上。俺答糾數酋繼朔州。破雁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上出賞格。擒斬俺答。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三級。時俺答靑台吉呪蠟哈哈剌漢及叛人高懷知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大兵迎聲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敵掠我牛羊衣裝男女漸遁。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太原侯城村起營。約諸將謀敵力戰。諸將閉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巢甯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窮。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

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當汝道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薄營.世忠首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什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盂五寨.又自代州出繁峙.靈邱廣昌.從廣武站出關.安行經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敵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牲畜二百萬.衣襖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時羽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興役有日.九月.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二十二年八月.敵入楡林塞.又入甘肅塞.二十三年春.調各鎭兵至大同防秋.是秋敵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敵退.時敵嘗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郞機.獲誅之.遂散各鎭防秋兵.十月.敵破宣府塞.入紫荊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下詔獄.二十四年.敵大入楡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敵深入口西.總督侍郞曾銑.遂上復河套議.二十六年冬.河西總兵咸甯侯仇鸞爲銑發其奸贓.被逮.遂訐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擾.亦逮銑詔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儲秀代以旂.儲秀謝恩疏中語忤上.削籍去.又以趙廷瑞代儲秀.落少師夏言官.以尚書致仕.銑至.坐交結近侍律.明春三月.銑死西市.并逮言.言時行至丹陽.就逮.論死.械繫錦衣獄.鸞竟釋不問.九月.敵大入塞.直抵居庸關.嚴嵩謂敵以河套故報復也.十月.言死西市.二十八年.敵入宣府大同.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數塲.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三十年.俺答於去冬求貢.不許.仇鸞密遣人結俺答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譯書.總督蘇佑以聞.嚴嵩主謀.趙錦會鸞等議許之.上乃起史道理馬市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諫十不可五謬.鸞嵩怒.譖於上.詔阻撓邊務.訊杖貶狄道典史.七月.叛逆白蓮妖通敵.仇鸞奏懸賞購之.俺答執獻.詔磔於市.十月.侍郞何棟獲哈密叛逆哈丹兒等.訊實.告謝郊廟.行獻俘禮.十一月.敵以羸馬市厚値.弗予.輒大譁.隨市隨寇.朝暮開市.鹵衆往來無忌.將士不敢言.邊防盡撤.省臺屢諫.史道獨護市局.以遼東巡撫都御史言.乃罷.三十一年.敵入犯.參將姚天誤遺鬪死.守備王相力戰.或曰敵勢重.宜避去.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身被十餘創死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七月.敵犯薊州.得仇鸞通敵狀.戮屍.妻子死西市.籍其家.三十三年.敵攻薊州灤邊.楊溥擐甲登陴.率將卒禦甚力.不得入.上喜.發萬金犒將卒.賜溥衣一襲.三十四年.攻馬蘭峪.叅將趙傾葵禦之.敗死.四月.犯宣府靑邊口.叅將李光啓等兵敗.被執至城下.索金帛贖.光啓大罵.敵殺之.三十八年.總兵劉漢破鹵於豐州.在大同右衞邊外三百里.水草豐美.我叛人邱富趙全等居築城.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版升.每導敵入寇.時俺答徙大靑山.漢等率兵三千襲之.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巢.餘衆奔匿.時富隨俺答北徙.趙全匿墩上.已而敵騎大至.漢等兵退還.與大兵合.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以聞.上悅.頒賞有差.三十九年.敵窺喜峯口.劉漢乘虛攻其巢.斬首三十.獲駝七十五隻.敵遁還.追之不及.先是敵留巢窺寇.無敢問之者.漢倡爲之.自後敵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四十二年.敵入犯京東.收諸大臣分兵城守.京師戒嚴.勤王總兵馬芳等相繼至.逐敵通州.

叅將孫檟爭先斬三百餘級.敵遁去.四十三年九月閒.敵大舉入寇.先是三衛素與敵通.朵顏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通罕積恨.遂導敵入寇.自牆子嶺入.長驅至密雲三河順義.至張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灣河漲.復由牆子嶺出.四十四年八月.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突入.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設伏巢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搏之.黃台吉聚騎直前.汝棟奮擊之.墜馬.幾獲之.敵衆致死奪去.得其盔刀而還.自是不敢窺邊者數年.上聞.陞汝棟二級.隆慶四年五月.俺答孫把漢台吉者.嘗婦所鍾愛也.以鄭於俺答.挾其妻闖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議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勿宜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以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答婦恐戕其孫.日夜沸啓.俺答亦悔見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悔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誓悍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敵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答款塞縛叛人趙全等獻闕下.誅之.封俺答爲順義王.諸敵皆懾伏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諸帥務以師中之飽其欲.於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敵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頒至告廟.羣臣遂賀如例.於是邊防大弛.敵生齒日繁.識者憂之.萬歷三年春.王杲糾敵入犯.闘總兵曾[illegible]厚市蘇賞.[illegible]杲匿會阿哈納處.[illegible]勒精騎馳勦.得二十六級.杲走.卒獲之.二十二年.哱拜反.事在亂賊傳.自此後雖有入犯.無大舉.而所患不在西北矣.

史官曰闕

明書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二十二

補元臣傳

史官論曰。或謂元不當有臣。子何譜元臣哉。予應之曰。是春秋之義也。春秋於吳楚之王。不絕其爲君。於季札子文之忠。皆賢而予之。不沒其爲臣。君之於臣。命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旣委質臣事人。而又二心以逃之。曰是不可君。吾去其非君。此與於亂賊之甚者爾。以元之爲君而有若臣。以元之若臣而君子猶不沒其節而表之。使人油然而自悟曰。君臣之義。乃至於此。以愧天下之不爲元臣而不如元若臣者也。是則春秋之義也。

擴廓帖木兒傳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邱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舅察罕帖木兒。因爲子。察罕故元別部。後至正閒盜四起。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剿盜賊有功。部下且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援商州。敗朱李武崔德。進陝西行省右丞。連敗於冀甯路及壺關。復破元帥豨。走白不信大刀敖等。戊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別部寇因赤復晉甯。走王士誠。遣關保擊寇於高平。大敗之。還守洛陽。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

宜進止。己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庚子。元詔平章孛羅帖木兒守冀甯。守者疑不納。孛羅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孛羅相攻。辛丑。悉部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諸賊。諸郡次第下。降田豐王士誠等。明年夏月。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良將。察罕攻益都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詔贈察罕忠襄王。諡獻武。事在元史。詔以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父兵。擴廓旣已將。大痛憤。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齊地平。癸卯。孛羅將竹貞據有陝西。擴廓遣貊高合李思齊夾攻之。竹貞降。孛羅復掠冀甯。則身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孛羅犯闕。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下大同。而孛羅爲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道諸部。先是孛羅死。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皇帝自立。擴廓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散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弼者。故察罕行也。恥爲下。舉兵攻擴廓。擴廓部將關保竹貞貊高。亦諷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之。元詔削擴廓官。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朝廷意也。然擴廓持臣節不敢抗。貊高等前攻眞定。不克。退去。會明兵逼河南。思齊張良弼各散走。已而貊高關保攻晉甯。擴廓與戰。獲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加擴廓太傅中書右丞相。其徵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達將兵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還援太原。以萬騎來壓明兵。鋒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破之。擴廓倉卒得騾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士十萬。馬四萬匹。明年。復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以萬騎掩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棄馬駝牛羊數十萬。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將軍達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鬬。明兵敗歸。又數年乃卒。初太祖屢遣使者遺書幣甚悲。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顧太祖以是盡心敬擴廓。一日宴功臣。問諸君度誰爲男子者。衆舉常遇春。太祖曰。不然。遇春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册其妹爲秦王妃。

史官曰。當察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明止有滁耳。孛羅訌而察罕內顧。是孛羅代爲明閒也。其破益都而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勝矣。田豐王士誠之刺行。而擴廓悉力以僅勝。是二人又代爲明閒也。夫旣以誅孛羅靖內難。而明之舉滅周。擴廓之力蹙矣。太子乃以欲速之私憾而分其將。蓋逃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明一矣。是太子又自爲明閒也。嗚呼。明以江東之微起。而養之使強。皆元爲之。非元爲之。天爲之也。雖然。擴廓矜其智勇。終始不二。能以餘燼敵大將軍。烈矣。諺曰。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諺云。勝棋之著。敗棋之棄。方之擴廓何如乎。

陳友定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爲福淸人。徙汀之淸流。家焉。故業農。沈勇好遊俠。借軀報讎不顧也。以是衆皆悍服。至正壬辰。盜起海上。汀將樂汝安寨士乘城守。友定率鄉里數千人從之。汝安之見友奇其器識。使權黃土寨巡檢。以討賊功。遷淸流令。己亥。陳友諒遣將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與之戰於黃土。克明獨身脫去。旋又大敗之。陞行省參政。開省延平。太祖旣平陳友諒。圍贛州。乃分遣朱亮祖率兵攻友定。取浦城建

撥崇安等縣．時胡深爲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友定入寇．深縱兵擊之．友定約建寧守將阮守柔．將兵四萬屯鉛江．遣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克松溪．獲其將張子玉．進攻建寧．友定率銳卒攻深．深突入其陣．馬蹶被獲．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幷陳天命所在．且援漢竇融故事．友定不甚省．會元遣使者督迫．友定恐見疑．遂殺深以謝過．元以爲友定功．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威行八閩．率猜制以漳州守羅良不肯下．發兵攻之．城陷．良自殺．歲往往遣貢舶由海道達大都．至者十不得三四．元主大賜優詔．吳元年丁未．以平章胡廷瑞征南將軍．右丞何文輝副之．由江西入杉關．而湯和廖永忠爲將軍．旣平方國珍．移師從海道取福州．友定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以守．而自率精銳去守延平．湯將軍等舟師抵五虎門．敗其將曲出．受參政袁仁密款．破南門入．同僉賴正孫等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使朱再寵不屈死於獄．時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官．聞福州破．曰戰守不可爲矣．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和移檄興化漳泉諸路．徇諸縣之未下者．進攻延平．先使人招諭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貫酒中．嚛之．誓必死以報元．和馳約沐英自鉛山趨平之西門．友定出戰不利．閉關以老明師．勒吏士日夜警刁斗．嚴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衆苦怨．則又疑諸院判劉守仁有異謀．其兵守仁叛．友定來歸．士卒多縋城走者．圍十日．會城中軍器局失火．礮發．我兵疑有內變．急乘．友定計促．乃與諸文武決曰．公等各爲計．吾自死元爾．省堂．按劍仰藥自盡．樞密副使謝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其服北向拜泣．自經死．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降．時値大雷雨．友定氣未絕．舁至東門．復甦．子海闖城破．自長樂來就死．并送京師．因留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太祖面詰友定．元已亡．若爲誰守而死．我胡將軍．友定恚曰．死耳、毋多言．卽安得加死我乎．以賜胡深子楨．楨臠其肉祭父深焉．友定子棄市．時漳州元守將達魯花赤、迭里迷實見檄．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死．於是廷瑞旣降建陽．沐英亦克崇安．會兵攻建寧．守將達里麻等知不可戰．乘城固守．力竭稍納降副將軍文輝．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爲謝解乃止．傳諭延、汀等處皆降．獨友定故將金子隆不肯降．率餘衆復寇延平．蔡玉敗之．追至沙縣．負險自固．卒與沐英夾擊潰遁去．

史官曰．友定氣其屈千古哉．被執死．竟不辱身而易志．何其忠也．方其起擾鎬．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約束烏合．非有吏士之守也．揭竿齊梃．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贄．雲蒸龍變．八閩之地爲元有者．十六七年．當兵戈之集．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睨視．爲陳張所爲．豈不易．而卒至驅妻子騈首東市．乃其篤於節明矣．至迭里迷實等．岸然不降以死．眞不愧臣節者歟．

蔡子英傳

蔡子英．永甯人．元末舉進士．擴廓丞相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遷行省參政．總不離丞相幕．從定西爲明兵所敗．與丞相失．單騎走關中．轉入南山．久之．爲人所獲．捕詣京師．渡江．一夕脫去．變姓名關中爲人賃舂．時求元遺臣急．復迹得之．械見湯將軍．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屈．火灼其鬚．且盡、操覓自若．子英有妻．流落洛陽道中．求見子英．子英叱不顧．曰吾故無妻已．遂至京．太祖令館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命人上書曰．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暫負皇帝．往者軍敗見收．漏命刃下．荊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復作賢臣．萬分不足以辱斧鑕．皇帝不卽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官封內．感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變石匪解．偏惟少本當生．奪志行伍．過辱北帥知．遂仕庭七命．躐爲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効尺寸．裨國家之敗．退不能畢命抱璽．以愧封圍之臣．一遭板蕩．靦顏失節．皇帝旣不昭武功．踐華造宇．嚮擬臣腥肩甲利兵．宿積陳廩．猶以爲歉於志．下有司傷學校．褒子死節．風示後世．豈以眷候亂列．侍臣爲多．令亡命俘囚．玷維新之化哉．皇帝幸哀憐臣．毋血斧鉞．而以投遐海．釋魑魅無人之墟．臣若茹薺．啻上太剛登重之陰．戒舍人護．事子英亡恙．以且夕謝起居．毋令天下謂我有殺義士名．自是每夜深號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上歎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當我哉．縱出塞．追故元主於和林．後不知所終．

史官曰．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使之死止矣．元諸忠臣義士．委命鈇鉞有之．然未有並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於人．聖主所風．不以奪人守．太祖、子英．兩有以全之．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子中者．其先西域人．官江西．家焉．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趨贛．贛已破爲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鬭城下．不勝．吏民死且盡．子中獨身間道走閩．時閩師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固守報元．薦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眞兵．使救閩．至則德慶侯廖將軍已破降何眞．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釋．子中遂變姓名．冠黃冠．遊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爲傳致食．太祖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庭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分．賸鴆自隨．會事稍稍解．子中乃逝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舉故元耆碩．命不赴者．坐大辟論．會有言子中歸狀．上使使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嘗大泣曰．死晚矣．乃以詔污我．歌詩七章．祭祖父．自鴆死．

史官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關險阻．顚而愈振．何與廬陵信國異焉．天下時盡歸明．分已定久．而子中亦幾無日歲死矣．詔至乃從容就義．竟示不臣．忠之時也．後世有一隊夷齊下首陽之歌．視並峯不作柴塚耶．嗟夫．子中嘗爲友定畫策．早通何眞．封仙霞杉關．而專爭章貢門戶．則南海龍川之衆可幾．奇計哉．使友定聽之．胡將軍未必能得志．

賴克恭簡甌英（附）李徵臣傳

賴克恭．字安卿．辟符人．初號耕學．晚更號謙齋．父敬甫．教子耕讀．隱居不仕．母李生三子．長直卿．務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克恭其仲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至正壬午．舉進士．仕江陵錄曹．公廨稍東有曲江亭．遠亭盡植梅．澄波森霽．簿書之暇．散步徘徊．間發有歌詩．寄興高遠．時人

熒之知也。遂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致仕歸。兵亂避地錢塘。與楊廉夫相友善。克恭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時懷鄉見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悲鴈。遊魂夜到家。南江羅殺掠。四海厭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曰。長淮杳杳暮雲橫。君到梁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遮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荊。皆與諸名勝讌集江閣。酒酣。占念奴嬌詞。擊節自歌之。聲振四野。一座盡傾。因題於壁。其詞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過。霜重非梧雕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留鴻迹。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絕。難寄西飛翼。獨前夕陽江閣。遍衰草斷雲何極。便解征衫。撥轉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教人道。西風門掩秋寂。明兵定河南。復歸故里。歎曰。吾得至此。豈非天哉。人民非故。天地自如。足以老矣。壽百餘歲。終於家。著宗譜圖說。誰齋稿。春秋要旨。嘗謂子禮字敍儀者曰。耕足矣。苟勿仕也。禮著文名有隱德。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綵帛。不受。以爲建平知縣。不拜。以母老疏辭。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明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値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於石苞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敵。悉嬰鐵鑕。臣母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邁老。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遂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終老於家。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明。乃走江湖爲商賈。太祖聞其名。徵爲武職。固辭。歸讀書學爲詩。有奇語。孫賁亟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絕不與外人交。卒有詩集。號蠖溪集。

李徵臣。揚州人。仕元爲翰林待詔。洪武中召至京。欲用之。不屈。家屬盡賜死。終不屈。謫戍寧夏。永樂間。有王某爲侍郎學士。太宗雅重之。一日召問。汝少從誰學。某以徵臣對。且言其德行文學。上密遣人取徵臣入京。召對稱旨。他日上問王某。欲見汝師乎。叩頭願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復受。上曰。然則欲何之。對曰。行伍。上曰。今朕已召卿。可復從戎乎。乃遣還家。對曰。臣已無家可歸。惟獄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者。願依之。上從其請。俾華遂館之。命其子弟從學焉。居數年卒。

史官曰。滕克恭。其古靖節之流歟。不仕亦不使其子仕。可謂世報君國矣。祖英不受命。婉詞得歸。卓哉見乎。李徵臣艱難險阻。卒獲令終。誠金石不移者也。屈指元末叛降之臣。始或桀逆。終必擯斥。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方之此數君子者。不啻鳳鸞。鴟鷲腐食者矣。

明書卷一百七十

列傳二十三

敍傳一

傅氏之先。出於帝舜。舜庶子七人。其四封於傅。賜姓傅氏。歷夏入商爲諸侯。滅於商。居傅巖者仍傅氏。其所滅者。遷於海上。曰傅餘氏。傅巖之初。著者曰說。相商高宗。後繁衍。累代皆有顯者。凡傅氏無因德人。入明居江北。以開國功。隸羽林右衛。爲正千戶。占籍上元縣。永樂二十一年。遷北京。隸錦衣衛。進指揮。曰才。才之前。譜牒失。傅以爲出穎公後。然未嘗稽考。非敍也。才有子二人。一留官京師。其一曰寬。徙居盧壽。官京師者。與盧壽極往還序宗派。萬曆二年。居京師者絕。居盧壽者世耕讀。以武世職子孫易蕩逸。弗肯襲。於是盧壽爲民籍。寬生子千。善治生產。雄於財。樂善好施。鄉里悅服。千生三子。曰濟、潦、洐。濟字惠民。尤篤厚。時以兵興。需豆三千石。迫甚。官不及。徵諸民。濟詣官自願輸千五百石。其親友李氏者。亦輸千五百石。事聞。明宣宗降璽書。賜章服。潦爲邑諸生。強力任俠。以人之緩急爲己事。洐讀書力學。有古隱君子風。生鳴岡。中嘉靖庚戌進士。官給事中。有直聲。彈射不避權貴。權貴惡之。擠出守平陽。遂致仕。積貲至數十萬鉴。濟生鳴世。字汝風。內行純備。言笑不苟。性至孝。宗族鄉黨無間言。爲名儒。隱居教授。千里負笈者。常以

數十計。所著有五經圖考、理性名言、文山集、由要錄諸書，學者稱爲桐岡先生。鳴世生二子，承訓、承問。承訓字愧軒，克敦古道，讀書通大義，性恬澹。以鄉舉惡煩劇，不爲牧民官，就代藩典儀。於王府侈汰，多所裁正，王甚重之。所得俸有贏餘，輒以賙窮宗。蕭然公署，日手一編，意豁如也。居十載，不謁解去，王固留。承訓曰：魚鹿側王僚，今十年，王德業成就，無所用匡維，敢乞骸骨歸老。王曰：人各有志，不能強也。因出郊，會諸王僚宗共賦詩祖道，時人榮之。里居多行陰騭，與物無競，訓迪子孫，以勉善爲譚，戒絕口不言干進。從爵曰：爾能自奮於功名，盡忠報稱，事在爾等。吾第願爾等爲鄉里良士民，其安分敦行如此。承問字巖軒，少聰慧，十歲通經，下帷苦學，然不事舉子業，考貫天人，根極性命，慨然以聖道自任。以鄉選守許州，多惠政。移秦府審理正。承問爲人方毅嚴正，尊宗多不遜，每繩以法，反覆譬古今曉喻之，尊宗懾服。王初以爲嚴厲，久之嘆曰：傅子之匡吾宗大矣，使諸宗人爲賢聖人，不執於法，厥惟良哉。上王官殿最，爲天下第一。故事王官不得它補，承問辭病歸，王固留之，見其堅，遂上書數卷，賜以狐白千金之裘。承問辭歸，居里閈，日事翻閱，其於古今經史，淹貫博洽，足跡不至公衙。積二十年，所著有一得語二十卷，十卷言舉，十卷言政，巖軒集五十餘卷行世，皆以孫贈資德大夫、吏部尚書。承訓生三子，曰鈍、鋌、鋐。承問無子，以兄之仲子鋌爲嗣。鈍爲邑諸生，善治家產，益拓資殖一方，性豪舉好客，揮擲自如，諸凡琴奕精絕，所至無與儔者。鋌，鱗祖也，字用礪，性和易，不忤於人，少彊學，舉於鄉，爲岐山令，一以德意感化，有訟者爲和解之，刑具措而不用，百姓悅服，號小西周。出迎春，有雙鹿隨車馴擾，五雉立縣蓋，人咸異之。頗好道家修煉，任岐四年，解而歸，歸靜坐樂山水，自號樂樂子，又號識一山人。著內外景及神驗仙方諸書。以子封資德大夫、吏部尚書。鋐字印之，少有大志，慷慨以風節自勵，倜儻不羈，嘗入深山讀書，不事生產，至貧不舉炊，不問也。所得祿買書，喜[illegible]。未幾棄去，獨居得柏山茅屋，數年不出。後親友勸之出，以萬曆戊午與其子永清同舉於鄉，仕五臺令。五臺俗獷多盜，鋐鋤捕摘無遺，人目爲神。當熹宗時，權璫魏忠賢肆虐，流毒縉紳，威加無不靡碎，諸者皆於名勝建生祠。山西撫按諸官欲建祠五臺，催鋐具呈。鋐曰：五臺名勝也，余爲其地主，忠賢奸閹，不可以辱山靈。堅拒之。值熹宗崩，八月中，忠賢生日，闔省官皆吉服舉賀望拜，鋐獨服斬衰，哭關痛哭，各官皆汗下，爲鋐危。出公署，遇在籍都御史孫傳庭，亦斬衰，兩人攜手行，曰：當此時，惟吾兩人耳。後會多官議公事，有如緹騎，負黃秩從巡撫中門入，人人面灰，鋐談笑自若，曰：此五臺事，何與衆人。果忠賢親筆，但云五臺好漢，好漢，饒他，饒他。衆爲賀，鋐曰：生死命也，何賀爲。而多官競建祠五臺山，日督土木，鋐不一至工所。祠前有僧塚，多官欲平之，鋐馳至，曰：僧雖異教，然既死，則與吾儕同，古人惜枯骨，何平爲。鋐今日爲枯骨至，不爲祠至也。遂曰：予爲五臺令，而使其地有淫祠，吾何忍官於此。乃棄印於多官，單騎歸。愛山水，幹於正坳，種松竹，作亭榭，其友滿館自至，愛之，遂訣附焉。復還買山曰太子坳，山深選窈，植如前，斷溪齧水，可放舟。又棄去，至又山，開稻田，種道數十畝，日徜徉其間，以老。著詩文數十卷，曰擁山譜疑。生三子：永清、永淳、永淑。永清果毅有志節，爲諸生，棄隱不仕。永淳字惺循，鱗之父也。父生而聰慧，少多異稟，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少多藝，能丹青，棄曰：小技耳，奈何以此爲人役，作耳目玩耶。遂取家藏書，肆力讀

書。曾祖有知人鑒，嘗語人曰：此子必大成，器度軒豁，文心雋永，非凡品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以由盩魁南宮，初筮楚房縣令。房故唐宋來爲遷徙流人之所，而石劉復久據，地曠多蹊，嵒邃谷，易匿奸民，獷猂成俗，所單城橫暴，不以有司爲意，而有司亦莫敢能約。父下車，即花令軍民各安業，如敝法，不女作，摘其渠民者，寘之法，軍肅然。有趙族大而驕武，多殘虐鄉里，每恫喝有司。父先召其父老諭之曰：聞女子弟多不法，須改行爲善，不然，吾不毋汝赦，將籍爾族矣。嗣有犯者，即發遣配，趙族相戒不入西門，爲良民。民安之。奸民竄深山，往往出爲剽掠，父擇惡獷當民，僞與賊往來，盡知其人其地，突掩捕，自是匿奸絕。俗健訟，父每先爲解之，曰：家有衣食，縣官不爾擾，爾安享之，奈何貲訟師，分理其曲直，各得其意而去，不責鍰。勝者負者皆悅。久之，至於無訟。房歲課三千金，起解者不過千金，百姓輸納足其數，輒上之藩司，餘免軍役。而鄉民利免，第予山中皮張藥料以充，不必入城煩易銀也。衙齋閒寂，時止母及余與僮奴二三人，皆布衣蔬食。人以其潔而明，號曰冰鑑。房處萬山中，士樸陋，久不發科第。父爲建書院四處，擇俊秀者讀書其中，父日與講說經義，指寘文理。二年，即有中鄉試高等者。山崖多溪，而山麓有土可耕者，民不知種植，輒棄廢。父爲步履山間，墾疏三十六堰，設機使水上山，縱成膏腴。或此山有水而彼山有土，相去百餘丈，父爲斫山木作架，刳梘引灌之，曰高梘、低梘。計墾灌田數萬畝，民以富饒，斗米十文。巡按御史楊新期特疏調繁武陵，會撫治鄖陽都御史蔡復一，復一不許，曰：君全省好官多矣，吾隸止此一官，而欲奪之耶。相與，再疏留。語父曰：當爲房造萬年福也。房西南通蜀，有洪坪者，山險峻，中有平曠，可屯楚蜀奸徒數千，嘯

聚其中，倣石劉稱通天王，改號大安，狀闖左。時兵巡僉事某者，性貪鄙，惡父不賄覦，使之入山勦撫。父止率三五役騎而入，其地不容騎，步行攀援出葛，負餱而食者百餘里，遣人齎諭詞，先遂孤身入賊穴，賊聞父名，咸屏息聽。父諭禍福，願隨來歸，焚其巢穴。父率諸軍門卒籍爲兵。時貴州亂，調赴黔，得其力。居五載，不遷。丁外艱，歸日，士民擁車號泣，不得行，送至漢水上，計三百餘里，乃生祠祀。凡後令有不便於民者，輒衆哭於祠，曰：安得我傅天再來也。服闋，補山西芮城令。芮僻邑，父至，一意撫綏，民安將樂，化日熙。獨其地瀕解池，鹽丁往往不均，爲民累。父衡其分數而均之，役無苦偏勞。甲子[illegible]庚午山西皆分校禮經，居芮二載，聲績卓著，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去芮亦如去房，生祠祀。爲御史，抨彈不避權貴，其時門戶甚盛，有所謂西黨、南黨、東黨者，咸來招父，父峻拒之，曰：爲朝廷臣子，盡職分，罄力竭心，猶日不暇給，何黨爲。言者每慚而退。而東廠錦衣衛權傾中外，縉紳推崇，父每刺及之，諸閹佞側目，以父清謹無如何。時邊關多事，爲敵覘伺，每闖入，司關者苦之，爲設法，乃衆舉父往巡關，欲借陷父。單騎履關隘，出關每數十里，相其險易，從戍守，講烽燧，補塞垣，教習火器，於通河築城垣處，立木爲城，號揞城，鼓勵將士。有庸懦者，輒彈去之。自山海西至紫荊，皆數到，向關使往返諸弁皆供具，父止數吏隨，一飯一蔬，餘無擾焉。行無定處，往數至，是以將卒皆不敢懈。出關嚴飭諸兵備，每語諸將曰：破敵當於其營陣未立時，若俟其定，卒難拔也。諸將遵之，果大捷，敵敗去，而各關出哨多斬獲。首功父職一級，制五年一大閱，無肯代者，廷臣咸曰：某有成效，仍宜遣。加特敕，得舉斥大帥。大帥皆擐甲參父，益鼓勵之。一日乘車往廣寧，忽傳烽，左右皆請介馳入近

城避。父視風日曰。僞也。斷無歡耗。已而果然。人咸服其神。凌報。上嘉之。再晉一級。計彈吏及經借減情形疏。凡二百四十上。皆得俞旨。時正多警急。獨陝西流寇猖獗。縱橫數十萬人。復以爲畏途。衆仍推父巡按陝西。父曰。吾志也。吾得假不得柄剿滅。此正吾志也。毅然往。以甲戌入秦。而潼關以西。皆賊橫肆地。巡撫都御史某者畏懼。兵將不聽指揮。每有警。以令箭調之。將官羣飲號呶不顧也。促之。擲箭於地。其時有撫發令箭。不如皂隸催錢之謠。父上章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因請得遣兵將。而當事者第遣得綜核糾察如故。賊至每有所計畫。輒覆敗之。賊探知甚懼焉。父巡河北抵鄖陽。賊悉數萬圍鄖陽。而數重。日日攻急。父偕士民登陴守。城卑薄。其所以防固者不遺餘力。賊每攻輒不利。相與坐困。布按諸臣。每邀歸省會。父曰。吾在河北。七城將來猶有救。吾去。是棄河北也。益堅守。相持七十餘日。而省兵皆爲賊所習。不足也。父相度鄖陽城。北瀕黃河。夜使人齎文於三邊徵兵。未幾。得榆林兵五千。順河而下。夜啓北門入。賊不覺。朝賊復悉衆來攻。父使開三門受敵。以二千登陴。三千各一門。魚貫列矢銃。賊遇鋒殘。斃者不可勝計。遂衝出。殺戮無算。父騎隨大破之。追渡河。賊咸奔終南。而河北以完。歸西安。口不言功。時懷宗甲戌。以都御史陳奇瑜爲總督。督陝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兵。專辦流賊事。捐餉數百萬。兵號十三萬。聲勢煊耀。凡賊所移處。皆得調度。不限地。河南賊聞之。亦奔終南。奇瑜入關。賊悉衆度棧入漢中。値蜀兵出階文。楚兵溯漢水。他兵皆集。而漢中霪雨兩月。賊困促。父語奇瑜曰。賊弩解刀銹馬蹏穿。衣甲浥爛。進勦之。成功在斯時矣。奇瑜曰。待天晴賊漸出棧。乃可戰。父曰。晴而出棧。尚可盡殲耶。奇瑜不聽。賊饋厚賂賂奇瑜左右求撫。奇瑜故怯戰。欲撫之。父曰。賊數十萬。卽就撫。何以安頓。保能革心耶。力主勦。而奇瑜幸苟且。必欲撫。上撫疏。父哭留疏曰。此機一失。天下事不可知矣。兵部尚書張鳳翼黨奇瑜。遂覆宜撫。賊從容出棧。與官兵欵飲數日。忽鼓行而西。破鳳翔汧陽諸州縣。遂不可制。父上疏劾。其略曰。臣竊惟自古聖王之世。不能無小醜之憑陵。而區畫得人。則雖有搶攘。旋歸底定。僞經理者。闇於事機。惑於左右。昧於攻取。剛愎自用。苟且爲恔。闇於事機而偏擯達務者之謀。惑於左右而偏擯燭奸者之忠告。昧於攻取而不信知進止者之痛哭流涕。以至縱寇殃民。禍遺君父。不止於壞一方。而使國勢不支。鼎閣搖動。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無如五省總督陳奇瑜。兵部尚書張鳳翼也。臣思流寇發於延慶。蔓於秦楚亳豫。戕人民。壞城郭。所過之處。白骨橫野。千里斷絕人煙。皇上宵旰焦勞於上。司農仰屋。百執事旰衡於下。糜費帑藏。至於空虛。損兵陷將。不知幾何矣。向來勢分而地廣。勢分則調度不專。地廣則兵難遙截。皇上明見萬里。洞徹事機。乃以陳奇瑜爲五省總督。敕以便宜行事。賜以尚方劍。若奇瑜者。儻能以皇上之心爲心。當何如盡策。何如感憤。合五省之兵。殺一賊則少一賊之僇掠。滅一股則少一股之蹂躪。而奇瑜則有大謬不然者。流賊初開有五省合剿之舉。以中州平原曠野。難於藏匿。乃西竄關隴。合秦寇入終南。及奇瑜率兵入關。賊皆度棧入漢中。漢中西隣巴蜀之險。南止漢水之通。東有棧道之扼。所謂釜甑之地也。當其時蜀兵出階文矣。楚兵屯漢水矣。大兵數十萬。據長安。包隴陝。控崤函矣。一鼓而入漢中。計可旦夕剿除。爲皇上舒西顧之憂。爲國家雪十餘年之恥。爲數百萬生靈解流離殺戮之厄。而奇瑜又有大謬不然者。逍遙河上。作奸軍中。今日

曰候餉矣。明日曰練兵矣。日復一日。業已半年。値漢中霪雨連綿七十餘日。賊之刀刃銹蝕。弓弩弛解。衣甲浥壞。馬蹏盡穿。數日不能一燎。其驍賊稍稍亡去。地方道府州縣。報日數十至。其困頓情形。極眞極確。臣乃執奇瑜手曰。滅此朝食。此其時矣。而奇瑜則曰。俟彼勢促。吾第撫之。不遺一矢。成此大功。臣曰。數十萬流賊。卽就招撫。何處安頓。卽有安頓之地。彼狼子野心。能保革心耶。不及此時進勦。恐天晴出棧而西。雖欲成功。豈可得歟。屢次催促。至於垂涕而泣。而奇瑜堅不進兵。賊乃大悉金寶入奇瑜營。賂左右。左右皆不欲戰。遂朝夕以撫策進。竟不會臣。具疏請撫。而張鳳翼受奇瑜左右之賄。遂力主撫議。覆疏得旨矣。嗟嗟。凡撫者。必勦殺之餘。所遺無多。我可以制其死命。始可言撫。臣非不知撫之省力。而實非當撫之時也。賊乃整隊從容出棧。與奇瑜之兵。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賊之無衣甲者有衣甲矣。無弓刀者有弓刀矣。數日不飧者飽飲食矣。遂驟然而起。西度隴右。破鳳翔汧陽諸處。而撫局大壞。以至燎原。而奇瑜且謂諸有司之敗撫局也。參數登陴困守之令。不知賊自出棧以來。其擄婦女掠畜物殺百姓如故。而奇瑜若罔聞知。彼守土之官。安得不登陴困守。而甘以倉庫遺賊也。謂一二守令之敗撫局。其誰信之。臣思奇瑜數年司道之官。受茲寵命。官大司馬。假節鉞。握尚方劍。皇上待之者如此其隆。任之者如此其重。計奇瑜當必臥薪嘗膽。枕戈援枹。慷慨激烈以答寵命。而乃悠悠忽忽。輕信間諜。不能盡力所當爲。是路溺職。自流賊發難。蹂我人民。屠我兵將。喪地糜餉。不知凡幾。爲臣子者。宜誓不俱生。殄滅而後快。而奇瑜全無同讐之義。坐令釜底遊魚。爲出柙猛虎。是謂玩寇。明知其不可撫也而撫之。致使數十萬之賊安然逸去。是謂失機。果其爲撫也。賊未出棧。當思所以解散之方。賊既出棧。當思所以制馭之策。乃使兵賊交易。益以堅甲利兵。而且力護撫局。如噢咻小兒。唯恐叛去。使賊之鋒銳而力益強。是謂助盜。及守令各爲地方計。議倉庫。愛人民。而乃謬罰其不開門揖盜。嚴疏題參。欲自掩其撫局之失。不思欲蓋而彌彰也。是謂嫁禍。既自陷於賊網。又串通張鳳翼。表裏爲奸。共成敗著。而卒致僨事。是謂黨惡。十年逋寇。兇暴酷烈。天地爲之慘淡。鬼神爲之悲號。皇上日夜殷憂。不啻五中三命。奇瑜則立視萬民之塗炭而不知救。夫力之不足。勢之不可。猶可言也。矧茲猖獗之衆。屯於關中。五方之師。控平險隘。而奇瑜忽視縱之。斷損國威。辜皇上授鉞之廟算。一旦棄擲。爲賊所竊笑。是謂辱國。豈不知若干巨賊。頭目未肯面縛入軍中。叢羽未肯爲散就隴畝。斷斷乎不可撫。而鳳翼奇瑜。奸惡相濟。巧於得旨。是謂欺君。今賊既西矣。奇瑜非不提兵尾賊。而晏然省會。使賊勢披猖。橫掃延慶臨鞏之間。近復聞其欲渡河入山西。萬一殘汾晉。擾太行。窺畿輔。烽火通於甘泉。兇鋒觸於陵樹。國家事尙忍言哉。是謂禍天下。臣不知已損之國威。何時復振。已辱之君命。何時乃復得伸也。臣所以激切拜疏。拊膺而痛哭也。伏乞皇上大奮乾剛。爲生民計。爲封疆惜。爲宗社慮。立將陳奇瑜張鳳翼逮訊。寘之重典。使服辱國縱寇之辜。別選賢能。及此時大兵雲集。督令及各直省轉運糧餉。正當充足。力爲勦除。相機撫插。以雪國恥而震天威。庶幾國家無窮之福也。疏入。懷宗震怒。詔奇瑜下部獄。張鳳翼戴罪自贖。餘將帥皆戴罪。奇瑜初知上疏。左右皆切齒。欲甘心焉。一日盛兵邀父飲。有告者曰。事且不測。盍勿往。或往必以兵。父曰。我朝廷命官。奇瑜無此膽力以殺人。往。談笑自若。

終席．左右雖眈眈．終莫敢動．懷宗復以某督五省兵．某與父原協成勦或撫．凡事商搉．而闖王九條龍蝎子塊八大王諸賊．漸次除掃殆盡．惟李自成號闖將者．獨渡河．緣山西．據太行．時出沒樊輔間．時父察吏嚴．黜吏咸逝．一切供億．悉以資有功者．及歸不持錙銖．乙亥．得代入爲京畿道．刷卷清黨獨多．轉掌河南道．理計典．督掌江西四川兩道印．丁丑．陞太僕寺少卿．督東路馬政．軍興需亟．委曲綜析．馬不苦乏．陞寺寀．戶部以缺餉借寺馬價十萬．父曰．馬國家之長技．興軍餉等．奈何以餉廢馬．靳不與．未幾果發兵大衆馬．父爲市得數千匹以應．懷宗嘉獎．論有加．戊寅．陞左通政．尋陞太常寺卿．父以雅樂多弛廢．爲遴樂官．著雅樂渦編．方督肄而邊報急甚．羽檄旁午．其時兵部缺左侍郎．廷推以右轉．而懷宗中旨用父．時父守德勝門．漏下三鼓．中使紛沓至．傳上命．父卽夜任事．尙書辦兵馬．一切部務．皆倚父．父爲夙夜在公．雖百事蝟集．而暇定周應．皆中窾綮．敵退．議者欲自通惠河北．迄京城濬河渠．防突攻．父曰．三岔非不廣．山海非不險．而能於彼守．何用臥闥邊坑塹耶．不聽．遂以父董其事．鯁諫復不聽．移疾以去．就爭而終不聽．以河事責工部．而用班軍修濬．則以父領之．日在郊野．時都察院缺掌院左都御史．部疏名凡十三上．懷宗皆不用．一日御宏政門．召吏部左侍郎林棟隆及父．與兵部右侍郎王道直於御前．懷宗曰．左都御史一官何如．棟隆道直先後對．父乃對曰．夫左都御史一官．爲朝廷耳目之司．作四方紀綱之倡．爲此官者．須以清嚴自勵．不徇情．不受賄．懷宗顧問大學士蔡國用曰．云何．國用以六字對．懷宗連曰．是是．父又對曰．爲皇上擧法糾彈．解散朋黨．力懲貪墨．使十三道御史各盡職分．畢力王事．十三道亦各以清嚴自勵．爲皇上澂濁揚清．察吏安民．如此則官方正而生民安．民安而盜賊自息．懷宗喜悅而獎諭．立拜爲左都御史．且以卽行所言．父遜謝．懷宗曰．卿素廉乾．朕所鑒也．又問盜賊充斥．何以靖之．父曰．盜賊之起也．起於歲荒．有司不能多方撫綏．以致窮無所歸．而後之不靖．皆因將懦兵驕．督撫按之權不重．而監視內臣復縱兵如驕子．日事宴遊．不肯殺賊．而督撫按無如之何．卽列款題參．不過降一二級．照舊管事．夫以短後無恥之徒．豈畏一二級之降．況監視內官．巧於護局．旋借名題復．更禰加陞．以致功罪不明．賢愚不辨．殺良冒功．避賊宴處．及賊一過．而兵將尾之．擄掠之慘．萬倍於賊．兵將利於有賊．而不利於無賊．夫兵將．勦賊者也．而實縱賊者也．伏乞盡撤各方監視內臣．專責督撫按以賊之有無爲功罪．勿以逐出己境爲功．以鄰爲壑．而將領有不肯．及罪狀明著者．卽行正法．不必關會兵部．使饑神有畏．以內之題覆．掩外之功罪．況近來兵將之所以不用命者．皆以上官稍繩以法．卽掉臂鼓譟．地方官恐致罪戾．百方招撫．加之以偷苟且了事．自今凡鼓譟兵將．必行勦殺．不得姑縱．儻有如昔跋扈．容臣等自簡從事．庶兵將奮力而賊不足平矣．上大悅．未幾．盡撤內監視．父之力居多．總憲一年．多所彈射．羣黨側目．而廠衞邏卒日伺左右．己卯．掌大計．嚴絕苞苴．無私交．廠衞亦無如何．修憲綱．定差規．權貴請託皆不行．御史有不稱職者．多奏去之．羣班肅然．明年庚辰．轉吏部尙書．父見其時吏部凡用人銓除．皆寄近倖權貴及緹帥之口．而且黨人耽逐．衆口囂滋．恐力爲拮据．易致僨事．辭奏上．懷宗答曰．卿公忠端亮．統均重任．特茲簡畀．已有成命．不准辭．應卽任事．以副委任至意．父復暢道時會情狀．再辭．懷宗報曰．卿清謹素著．一切銓政務破情

面．力爲主持．朕自慈之．父乃於三日中．清理積案．應陞遷銓注處分者．二百餘事．皆相宜奏行．門絕請謁．總憲既缺．諸權貴黨人．皆有所求．父曰．此僉邪．豈可任風紀．將掛冠無厭．不惟墮朝政．且自斃矣．其人銜之．乃嗾言官論父剛愎自用．懷宗曰．典銓自應執法．皆以詬訕罪之．且曰．勿以人言隳任事心也．父因上銓務十事．曰慎會推以重品望．曰增督撫以防賊渡．曰遴邊才以儲將帥．曰起廢閒以求老成．曰斥緘默戒浮議以重言路．曰公選法以防弊端．曰明舉劾以端吏治．曰須久任以責成功．曰用不次之擢以拔異才．曰清查選以疏壅滯．懷宗嘉納之．循弊每選廠衞武職指美缺各二人．而他所囑倍是．皆以黑簽入簡使掣．不平甚．父乃截分南北缺．以進士舉人貢士爲上中下．先榜示諸缺．日臨期一同入籤．而選司郎中張羅彥猾爭．以爲如此必釀大禍．父咈之．選人皆服悅．而私囑者獨恨．每考職亦如銓選．諸奸邪藉此弊大利．父每考坐公堂．出題親收卷．使諸與考生勿出署．會同左右侍郎及諸司公閱．勿交賄．卽日批職唱名．閭閻考生試衆皆心服至公．凡會推．先查官體操守者．會詢諸大臣科道．無不以爲精確．諸忌者日夜思逐去．無策．先是庚辰大計．懷宗頗好偵察．時外吏多以苞苴賂貴近．會以他事召公卿大臣於平臺．閱對竣．乃曰．聞外吏多賫金入都門．賄捕緝狀詞捕何無奏聞．大學士薛國觀爲首輔．對曰．誠如聖諭．多爲緝役驚釋．皇上撤奸至意．皆此輩借端聚斂計．懷宗怒．立召東廠內官呵斥之．欲加以法．力乞乃止．東廠內官出至左順門．語其黨曰．我等今有對頭矣．未幾．羅織國觀數事．入贓三千餘金．辦之事件入奏．懷宗信之．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時定遠侯鄧燈迹掌後軍都督府．宣城伯衞時春掌中府事．例雖單二人主之．會母夫人彭卒．懷宗諭父暫假．而會單於中府．始啓封單三請．或以大臣免議．或以回籍聽勘．或勒令致仕．而給事中曾應遴曰．朝廷寬不測．免議似難結局．遂擧筆抹去．或以大臣免議六字．奏上．上果怒．下錦衣衞鎭撫司提訊．佐嚴鞫．鎭撫司掌司事者．希東廠指示．悉實之．奏入．上勒令國觀自裁．下擬諸株連罪．而鎭撫司復招疏末曰．國觀嘗會議日．晚中書舍人梁維樞走囑某．議單從輕．是皆懷宗見奏．猶疑淵下三鼓．差中官及守衞官至父私寓．取月來門簿．舊例．冢宰門簿．有專官司之．夜呈宮門．取覽月內無維樞名．復下鎭撫司．又復曰．維樞與某爲兒女姻．焉有昬夜至親相過而登門簿者乎．懷宗亦不怒．第准父致仕．父上疏謝．以爲半月行李．策蹇言歸．在銓部僅半載．慎惜人材．獎拔幽滯．持己廉靖．人不敢干以私．乃入太行石門山．不問將紳壓遷．不閱邸報．不交遊往來．仕大夫不一字入長安．布衣折巾．有時步行廛市閧．人不識爲衞冢宰也．山居四載．歲甲申．李自成陷京師．父北向痛哭．遂擕家口入東海島中．家中所有．皆委棄弗顧也．海居六月．會大清定鼎．詔頒天下．於是從海上還．家既破．食貧．從來無聲色耳目之玩園圃亭榭之娛．自奉儉素．日事翻閱．孜孜誨人不倦．絕不入公門見長吏．然有不便於民之事．務力爭．毋走髒敲雜貴老．勸逃潛懲．訓約族人．期於爲善．有子曰維楨．更名維麟．乾乾事翻讀．從少時以直道自任．年三十餘不得志．己卯庚辰之間．民遭兵火．兼以天災．作士傳民謠．以當長歌痛哭之意．其文多錄．甲申從之海上．歸．閉戶力學謝人事．

明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二十三

敍傳二

大清鼎運肇興。文明大啓。順治三年歲丙戌。開進士科。維鱗獲中式選。改庶吉士。入內翰林國史院。明年丁亥。授編修。改內翰林祕書院。又五年。晉左春坊左中允。兼內翰林宏文院編修。鱗得分修明史。所纂不過二十餘年。止類編實錄。不旁採。工無庸多。鱗以清署餘暇。素餐抱愧。乃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文集碑誌。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明朝實錄。考訂同異。不揣固陋。纂成明書。乃起而言曰。鱗生也晚。逮明末造。才[illegible]譾微。神識黯淺。然隨祖父宦遊。多歷山川。久居京國。既開掌故。兼得日依譚獻。行年三十。未獲功名。遭遇清朝。濫竽史館。事既簡靜。偃息多閒。傷大官之坐廢。悲歲月之流邁。既無政事之揮霍。上匡翼之謀謨。復不得吐發議論。擬奏章疏。効諫諍之萬一。負性剛直。徒鬱中懷。思惟史職。爲史乃其本然。既奉簡命。敕纂明史。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册。又止採實錄。嚴禁旁搜。除所閱二十餘年。他勿得過而問矣。妄肆野鄙。搆此明書。然而史亦難言矣。或生不同時。年久則事實多舛。或生與並世。地遠而傳聞未眞。臧否結撰。無本易乖。依樣葫蘆。波瀾不斷。不得不依據雜牒。旁采遺逸。國家傳信之書。莫如實錄。

古者史職。咸出世官。天子言動。左右必記。事既親見。言亦耳聞。筆之於書。金石不渝。後世則不然。官無定員。職無定人。疏逖人主。邈隔九重。不特宮中之暱辭。迥不相關。即殿上之謨謀。贈不相及。而各曹政務。又全不與聞。及易世之後。始取所貯奏章。及起居敕論。以次階皆。又總領以勳臣。提調以宰輔。無論執筆者之邪正。改竄者之公私。而追書舊事。茫昧者多。國體衰闕。表之有吠主之嫌。冒功係名。纂之有操戈之譏。或奪於權勢。或陰於見聞。或惑於利害。或徇於情面。孝子慈孫。每委曲欲掩覆其祖父之短。富豪權要。陵競欲矯飾其一日之長。致使孤而無援者之謀猷勳業。湮沒不彰。而奸險情態。則無以發其微而垂戒後世。嗟乎。明之實錄。大概如此矣。而野史之弊。則又甚焉。或有爲而作。激烈成編。鬩恨悵榮。挾嫌汙衊。寄雌黃於睚眦。彰黼黻於黨同。妄肆貶譽。謗厭聚嚚。或人品粗率。才識平庸。輕聽惑盜。據爲堅確。衢巷妄述。廊廟之事。下市偶聞傳說之言。遂信爲眞。寔然成帙。或詭誕偏僻。奸爲其創。本前代之事。而輒作時人實風影之譚。而妄云果有。務爲可驚可愕。以取媚聽聞。總之各抒胸臆。不顧傳疑。是非混淆。眞贗相半。而家乘又顯揭之辭。碑銘皆諛骨之作。豈可盡信哉。況合而觀之。有此譽梟頌。彼譏其歸。年月不同。姓名互異。齟齬迕錯。千狀百端。而欲以一之。此其所謂難也。鱗則考覈典章。倚宗文獻。徵是非之互異。卻忌諱之顧慮。前人多與。則存以嘉榮。故策皆疵。則彰以斧鉞。即其平生良劉一事之誤。則善爲原心。果其素習陰詭。一言之出。則酌爲誅意。名爲當代諱。不敢指斥者。則直書其非。律爲祖父隱。不欲明言者。則覺摘其實。至於論贊。間採舊文。或異昔稱。不嫌尊擬。進退錄棄。頗極苦心。起元天厤元年戊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於萬厤以前。蓋然詳備。泰昌而後。多有闕略。緣故牒散失。國無藏書。事近人存。野史未出。以故異聞眞見。乃始諸窒而恍惚疑似。竢俟來者。謹述本紀、宮闈紀、表志記、世家列傳、凡七十七目、一百七十一卷。爰爲之

敍其敍曰。

皇皇明祖。龍飛淮澳。元政不綱。九有顛仆。腥涎濁甸。乾承坤[illegible]。孛醜簇擁。肇旗戰陸。神武丕憲。祥[illegible]有殺。怪光室耀。亦蛇弁宿。江沱式澄。神州誠肅。謀猷偕箴。黃麾飛馭。紛梗削平。游魂懾服。恩覃萬方。威伸五域。英賢共理。典章穆穆。煌煥文教。禮樂都郁。聖學超軼。功高四六。日月重朗。天人禔福。[illegible]元弛懈。[illegible]。丕變機風。無傷悖育。纂太祖本紀第一。

嗣承貽厥。天位不易。有炳其文。藹蘊盎睟。魚水堂羅。優叛仁恕。衆虎環嗥。稱子何寐。齊黃進策。國[illegible]隨基。北平眈眈。橫槊指南。□任枝怯。金川莫函。呼嗟何歸。白首罹災。節義顯著。偷死孔甘。[illegible]維培植。亦又奚賁。纂建文皇帝本紀第二。

太宗英挺。奮與幽朔。鐵屆君側。元黃戰血。庶膺不禍。催江氣機。發革家孫。御六改紀。有典有則。兹移杜易。嘉徵屢見。一臨重譯。十族蔓殃。日星陰晦。三王幽死。骨肉慘戮。孫遜祖號。革除何志。遠略紛紜。聖德頗累。纂太宗本紀第三。

仁宗孝謹。專志文學。讒媒幾排。執躬益卓。脫險即彝。河魁乃握。奠善盤遊。簡册跂踵。嘉師阜康。天奪胡速。纂仁宗本紀第四。

宣帝嗣業。密策皆迅。兵不血刃。掃清大憝。誡率先型。政無龤民。寬仁恭儉。文采煥發。府畋書趣。綜核名實。涖服弗長。諭決必世。靜慈貽悔。交南斂旐。爲宣宗本紀第五。

英宗幼沖。昏棟肆虐。尚賴聖善。彈壓抑遏。初政清平。內貸力亙。撲竊悶覺。士木淪播。蒲袍多弄。誰執其咎。返轅南宮。衛械樓伏。貪天之功。奪門名號。疑獄殺良。二豎爲虐。晚節懺悔。育路宏拓。治成精明。啟發聖作。止殉出建。盛德弗過。爲英宗本紀第六。

景帝潛邸。遺家不造。倉卒履孩。盤石鴻寶。轉危爲安。厥功匪眇。迎立無意。易儲章草。子喊之節。僭莫循考。爲景帝本紀第七。

憲宗踐阼。二后同尊。合葬陵廟。有罪有倫。忘嫌復號。憫忠錄孫。柔遠能邇。殺戮元元。彭孤商去。萬劉乘軸。蟲緒蠹起。百度內蝕。襍閹煽焰。羣小貪祿。羅織紛紳。道路以目。擇怨外蘇。育路閉窒。雕貫戒服。鍛根釐帶。異術販竊。貨鬻倒置。純而不純。星變弗忌。爲憲宗本紀第八。

孝皇出艱。謙悲仁孝。禮節著聞。天道有在。紹休前烈。躬親庶績。龔顏造接。都俞孚昔。君臣一德。意荒是戒。秩秩左右。藹藹熙載。郅隆鼎盛。成康無愧。爲孝宗本紀第九。

武宗才武。足用爲善。比暱日非。廢格滋甚。八黨執權。淫巧心眩。狠毒逡機。公卿屈膝。刑落貴臣。殘誅梃斃。天民疾變。偃仰酣快。昏濁叢灼。袞袞封拜。名義乖謬。稱號中外。逆藩伺機。匪曰無故。海宇沸騰。鼎國幾覆。小人勿用。弗省易戒。不至喪滅。皆惟天幸。爲武宗本紀第十。

肅皇威神。興於藩服。皆徽實賾。制作煌煌。孝思過則。以致羣哭。疑獄蔓支。戮岸數逐。不思其反。終行佾眦。元修醮籙。狂惑邪術。祟祥悅諛。士木不息。中興耕瀾。聲鑑旁皇。率厥長久。明祚孔陽。爲世宗本紀第十一。

穆宗皇皇。嚴恭若神。敦厚寬大。天下歸仁。制節謹度。盪□督盤。好生惡殺。愛民釋怨。與方探贄。超邁遐古。綏邦靡懟。餘糧棲畝。六載庶虞。培栽獨茂。爲穆宗本紀第十二。

神宗嶷嶷。沖齡粹質。馮張柄政。猛慢虎畔。毅然夫決。四海望治。兵革不睹。康衢作息。鼎湖燦威。受天百祿。聖孝融融。宮閫穆穆。倭播肆靖。厥謨孔武。晚年靜攝。亦曰勤勤。百度頹圮。暇掃臣隣。黷貨無厭。稅稅紛紜。如木漸蠹。枝葉無恙。弛而弗張。明道不亢。爲神宗本紀第十三。

帝少孤微。譖閔孔多。擎辭充耳。非孝蓋嘉。天眷聖哲。卒凝璇圖。踐阼百日。教化宏敷。獨几顧命。下多違北。精非撒暴。俾蒙不踣。爲光宗本紀第十四。

熹宗蚩蚩。邪行小慧。牝雞盜柄。比於閹魏。殺戮忠貞。搢紳重足。彪虎鹵威。刑獄淩削。內寇外叛。交訌莫支。本皆旣撤。宗祏其危。爲熹宗本紀第十五。

懷宗勵精。好學勤政。破格用人。昌言是惱。聽察束濕。左右竊伺。兵荒萬方。度支訟閱。修禮武弁。兵驕莫制。宦寺柔貳。朝臣摧翮。宵旰離勞。無採彫瘵。猾賊數逼。亡國烈烈。天祿永終。匪帝之咎。爲懷宗本紀第十六。

有明家法。肅肅雍嚴。牝雞弗晨。無逢協古。孝慈輔運。百度有則。列后依範。成艷陰摧。孝誠宏濟。張周死節。閨教夙端。婉孌之傑。四經曆從。悉無瑕淖。畏英伊緒。彤史弗褻。爲宮闈紀第十七。

惟木蝎茇。枝葉本根。綸叔明創。四祖同尊。一十五王。終於廟食。匪云嬌偃。親親相及。爲祖系故王表第十八。

寵士直茅。藩屏不覲。易稱建國。書志協和。二南甫東。維城孔嵩。文及憲。定角觥饒。武宗絕嗣。數殺入纘。厥後衰微。丹書亦罕。興替之際。天運其覲。爲同姓諸王表第十九。

神武不顯。棄饑殯謨。老成英特。并力齊驅。剽符燉雜。奕葉帶礪。燕興以後。衰哉飛褫。強藩威戟。滉瀁再波。左右翼飛。稱勁邑從。錫券永昭。十世珥貂。撒圮天眺。爵名乃替。英憲以還。亦有封桓。固本靖國。宜力攄丹。金章煌煌。與鼎偕殘。爲公侯伯表第二十。

懿聖孝慈。沖邈弗侈。文后勤劬。推公甫京。椒房戚屬。咸佩爵綬。二張之肆。匪自孝誠。惠安死難。無愧令名。侯寧昏懸。辱我圭榮。爲恩澤公侯伯表第二十一。

大道昭揭。如日中天。聖讀洋洋。百代所尊。帝王賓師。廬流脊晁。綠緅朱紱。世及象賢。爲聖賢世爵表第二十二。

崇勳勠力。殉節殺身。名臨攸關。天子爲羣。蓋相論定。幽泉氣伸。即有慝尉。亦惟皋仁。爲追封王公侯伯子男表第二十三。

阿衡光輔。坐論貴治。寅亮迓衡。厥職匪細。六卿分理。執憲匡濟。丕凝庶績。羽翼帝室。時惟真哉。僉壬僨國。貞淫並列。以垂鑒戒。爲輔臣部院正卿年表第二十四。

三公一命。袞則有加。懸象台垣。輕回六符。賚海表儀。一人毗倚。惟德惟勤。無曰輔矣。易紀棟隆。比於鉉耳。爲柱國公孤表第二十五。

彰文炳炳。標型肅肅。維國之華。多士攸服。道宗師表。奚容模楷。爲學士祭酒表第二十六。

參武大臣。匪賢坐嘯。贊助匡救。協恭之道。集事寧民。無忝崇秩。爲卿貳年表第二十七。

厥制未定。或因故名。倒置旣條。即事適更。彙排弗嘖。亦有廬位。爲先設後革諸官表第二十八。

弓旌四賁。羽儀鴻漸。爰贊蕭蕢。豹蔚鵝鸞。士不古處。黨私以薦。制科永垂。繄稱嘉選。推倚聲出。匪緣玉衡。親文化成。旁逮韓隴。爲制科取士年表第二十九。

蒼穹懸象。儷緯列燁。經度不淪。氛祲無作。王事惠逆。始緊蜡君。如影隨形。如響逐聲。咸嘉僭忒。不爽毫末。寅賦祇懼。以迓休祥。爲司天志第三十。

河山條紀。爰峻畛界。亙海環壘。以奠方域。皇皇禹績。殫懷分推。羣生康寧。功濟來許。世變割裂。首體不割。明德維闡。遂統九服。慎固封守。郡縣碁布。我疆我理。因革可據。爲方域志第三十一。

重元恢漢。氣運眇極。大撓容成。垂法千古。世紹遺明。星官厤師。推測品驗。軌度是覈。天行有常。六家錯綸。創與立新。幾法旁博。羲欽衡齊。豈曰諉附。時人罪心。帝天大務。爲厤法志第三十二。

精存神人。以統天地。股秩設教。寅清萬世。禮文旣闕。事多創臆。僭對不經。馬雜列配。猶夏衰烈。二正以乘。明興有嚴。條之品式。二郊九廟。酌法符萃。厥承勿替。雖無貶式。世宗崇元。雜糅梦祧。臆神不舉。大禮攜斁。

披始鋭終。臍弁揭題。纂郊祀志第三十三。

善動千里。片言移衆。介出惟行。悔過息謗。恩覃九有。播畫三禮。略存厥文。王言攸赫。纂綸渙志第三十四。

禮之所陳。有義有數。義則其理。數則其儀。五禮既備。六用乃施。精義雖知。其儀可術。品節升降。載於典文。爰錄大略。垂示後人。纂禮儀志第三十五。

大雅淪亡。荒淫代紂。理情節性。咨如拊燭。簡編殘蠹。尺撿銷蝕。鈕律叅生。即盤多屋。𡒄𡒄蛙蛙。泯沒百年。諧奏於明。飭正宮縣。秩秩太常。肄習尚專。纂樂律志第三十六。

黨庠術序。辟雝泮宮。考德興藝。師儒是宗。人足表帥。乃作長吏。役而爲民。教而爲士。升秀論官。三事爲一。後世漸分。政教殊塗。治曰官吏。教則師儒。用與學歧。浮辭粉飾。詩書道學。梯榮捷資。有明設學。偏於蕪荒。文物攸崇。鼓鐘是臯。宋季陵遲。祀爲市藪。道術寥曠。學官芻狗。腥羶簡册。悉罷疾首。纂學校志第三十七。

登庸啟采。崎嗇反復。翕受敷施。九德爰陟。申命特命。交讓風移。黜陟不替。賓興齊齒。辯論考治。惟功惟德。機智橫生。薦古程則。或取浮名。或限資格。薦辟斷進。登毀課績。官塗之升。明多紛例。撮其綱紀。庶幾仕籍。纂選舉志第三十八。

元后御極。法天不動。左右厥辟。百揆迪纏。公孤化元。卿理羣宜。庶采承序。宣德輔運。文武不分。道器資用。主德罔殉。釋道譏政。清濁攸異。途逕百孔。有明建官。小大相維。內重外輕。積敝不斷。於稽其名。各括所司。崇卑就品。庶寀來庭。纂職官志第三十九。

邱澤與衍。阜育人物。土中勸稼。闢民之廬。體理裁成。導利均市。封建既湮。井不可復。秦軼唐炎。爲禍孔蠹。後世兆變。古今異故。明祖考古。田列等則。官民屯場。名殊實一。立元元命。莫匪衛梅。纂土田志第四十。

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百代不易。益上曰損。損上曰益。剝安附地。夫忌居德。理亂克闕。利害勞逸。天子修和。載寘司計。詳覽登耗。可爲慢惕。纂賦役第四十一。

濫溢懷襄。帝用毀儆。四載導底。後乃橫放。既欲彝害。復虞利梗。匪若江湖。匯澤宣疏。天都在燕。漕之咽喉。維陵維濟。背馳南發。資運關鍵。國之命脈。世第漢唐。漕溢足贍。兼逮水利。兆民允賴。纂河漕志第四十二。

天降非殺。以濟乎陽。五材地殖。金首於行。聖人觀象。昭德保治。禁姦戢亂。爲生民衞。好之者殃。棄之者弱。周則氣全。隙則精缺。合農利與。分之病荼。維明創制。有軍有兵。治亂盛衰。咸由以成。驟不可使。綱廢頹傾。纂戎馬志第四十三。

刑匪淫殺。用以弼教。後世非慎。藉張威暴。羅雷慘慄。一時而消。刑期無刑。平允勿濫。謬棄德禮。釋任律例。彝文利賊。洗冤雪寃。律令昭昭。破名或恣。亂法既定。莫掩情辭。擬其惠虛。讞鞫之師。纂刑法志第四十四。

天立兩戒。限□隔越。崇山峻谿。遠控濱磧。王公設險。以虞蠻貊。安不忘危。備以無患。築削樓櫓。雄屹列衞。盛衰之際。概其順逆。古人垂訓。曰惟慎德。中國之力。半爲邊戰。塞垣多端。內修示御。纂邊防志第四十五。

秦火燎原。六經逸失。或存或亡。簡册漸集。自漢逮唐。散缺多有。小道非堅。豈秦之咎。明祖雖興。專官訪購。宸然天府。百代之富。石室金匱。世宗立宬。於以考之。經籍孔盛。惜無卷數。止於名存。蓋非威炤。半屬殘蝕。

纂經籍志第四十六。

聖帝垂衣。體象乾坤。等威彝辯。卑無踰僭。制作寖滋。罔容以圮。古道如髡。明珠翠羽。裂毀輿憝。哲人何吁。煌煌明聖。作述有準。文物煥闡。威儀昭尹。符璽章信。典籍克護。纂服璽志第四十七。

晨鞭戟旗。建旐十丈。千乘萬騎。陪衛鱗鱗。供六百里。民其懈惘。無誕無矜。鑾儀足儆。繁儉弗棄。萬方是仰。纂輿衞志第四十八。

國脈攸關。民天是賴。度支萬方。則壤區界。斂錫貲滋。仂餘稽戒。憲典所錄。度支弗懈。泥沙可虞。仰屋嘆殺。措克在服。經文示誡。庶阜斯興。因端衆解。清心寡祇。庶無凶敗。纂食貨志第四十九。

太祖雄運。宮室樸約。太宗因元。重煥巍構。世宗多營。土木繁作。遊明遺址。匪若古昔。不侈不陋。允爲式則。纂營建志第五十。

禍福在人。豈繫事物。穿鑿傅會。赫紜聱沸。雙辟歎賀。名妖則諱。象形畢彰。與理滑溺。冀訓休咎。歸稽衰獻。天子修德。轉移餘敘。纂禨祥志第五十一。

太祖虔允。懿文不祿。列服象賢。燕爲戰血。三王慘劇。建庶曲悔。漢盧父跡。滅於暴慎。超數懷邪。□仁亦謝。仁宗十子。列藩惟六。英景並帝。實無季叔。英子十一。半屬天促。惟憲多男。孝幾奪辟。寡覦不悛。爰附屬戮。武宗斬嗣。世乃入繼。育數雖八。昌止於穆。穆分一藩。神七光昌。及帝熹愍。熹絕懷罹。聖愚賢否。載於掌故。儆其事實。以爲鑒戒。纂皇子諸王宗室記第五十二。

元廢弛紀。蜩螗沸羹。龍躍豬驀。斬黃以劉。韓牒籍勢。濮鷸淵宅。蹇元反覆。天完下盤。殺武蒙猖。楚衡勁敵。坐擁雄貲。吳自稱載。巴蜀控險。夏隨蠶書。友定既平。北伐孔威。迹其盛與。咸矯英姿。仁暴殊別。天命乃來。纂起兵諸國記第五十三。

煉石柱天。斷鼇維地。殉佐乘時。旂常炳勛。中山乘鉞。蹕爲勛首。義旗所揮。摧枯拉朽。帶礪永新。佑贊元后。開平如熊。懷德奇射。擒敵拓瀆。若俯拾遺。河魁告殞。百身莫追。韓公老成。託契蕭蕭。開物創典。規謀舜度。東甌施濟。宏綽吳閩。半蜀釋兵。功存不競。宵河烈烈。無堅不先。江漢湯靜。崑崙回殺。皇肖黔宥。於撲趨越。襄瞬神啓。機樞中秀。樹穎化蟄。齊垂永久。穎國之維。喑鳴震遊。劍開中蘇。崑池弗浪。重譯多勛。悲哉弗賞。宋公玉立。實惟心腹。克紹哲兄。揚威原鹵。大人之吉。以乘征□。岐陽英武。作鎮扼猿。北逐應昌。歸數禮讓。英公有嚴。一呼陷敵。平演餒寇。將□虎子。匪豬椒房。再膺彤矢。元勳孔庶。十人寶傑。纂開國王公世家第五十四。

彝附鱗起。豫麟曜朗。鼎鉉干城。厥伐孔長。贊生骨肉。麾頂匪功。旁著席附。亦與流鴻。因事樹立。躬擢刃矢。專闡燕帷。決勝千里。或封或否。以視薄厚。太常可繹。勿雜稗莠。纂勳臣傳第五十五。

天植忠貞。星回諸附。勁氣峻洞。懸揭千古。金石無渝。日月不汨。支碎腸裂。膝不少曲。錳疾狴犴。五宗荼苦。從容慷慨。成仁明志。伏質遐荒。甚席衝市。俯仰無慚。用風奕世。折檻斷裾。廷諍據議。完節朝宁。正氣堪與。纂忠節傳第五十六。

聖王設教。師儒闡里。道術漸歧。道學乃起。指類紛異。獨抽名理。有明之初。崇儒重道。徵聘四出。蒐羅撢討。後多在野。自有所悟。師徒相授。無與利祿。漸至波蕩。縉紳黨結。名曰講學。實滋賣舌。明儒三變。變則益畸。於稱淵源。恕厥抑附。為儒林傳第五十七。

英哲代生。務就不辱。謀斷纂贊。文武並敘。濟難扶顛。轉禍為福。斯其弗倜。辟於龜玉。坐鎮雅俗。一善足稱。不干清議。備位疑丞。善長惡短。古法模倪。不沒其名。萃茲類智。為名臣傳第五十八。

表範天經。防維人紀。憤激因心。貞懷不貳。發於至性。匪由師承。履仁思順。致化禮興。松青玉白。婦孺弗伍。閭巷具瞻。無須圭組。感幽通明。樹型今古。為孝義傳第五十九。

維茲林總。載舟覆舟。撫則順嗣。虐則寇讎。九貢謬絕。守牧是寄。民命所關。國運攸繫。故平訟理。親民民親。移風易俗。愛養循循。明罰嚴敕。禁貪法厲。黜陟有條。吏用敢長。末季恣玩。聲由苞苴。敲膏何堪。鼎以摧竄。為循良傳第六十。

赳赳干城。予曰禦侮。長子帥師。有力如虎。戮力邊陲。奮身行伍。一節著稱。弗負乘吐。從無匪懈。森之於武。為武臣傳第六十一。

石戶操蘇。草萊沈錮。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漸遠亦洩。自惜厥羽。嗟嗟皇猷。弗覲弗顧。或怡泉岩。或甘窮固。結綬顛爰。策名躬丙。高風勁節。克光簡策。為隱逸傳第六十二。

中原板蕩。蹴甲林鋒。自拔來歸。如雲從龍。咸輸智謀。以輔英雄。俊傑識時。備伐球鎬。去故就新。既多厥公。回首故都。甯無少惆。為雜傳第六十三。

挾藻宣情。矜氣發秀。片言整座。集異網富。遐心巖理。勃鬱登奏。人各名家。驟飛價傳。炳炳天才。屏黜飣餖。二百餘年。極其剗鏤。爰據舊章。追惟遺編。為文學傳第六十四。

威福予奪。天子之柄。臣道無將。罔與淩競。世宗元佐。嚴竊太阿。神宗幼冲。張乃肆訑。跡其咆哮。亦明僅有。用乖大戒。陽秋弗宥。為權臣傳第六十五。

驗宿吾右。覘雲知興。旋運君臣。推測至精。復徵洞垣。佐天司命。察理不易。斯名仁聖。詭異幻渺。無與大道。用際神圓。取厥藝巧。方士吐納。事屬虛牒。巫覡矜神。誣人罔圖。擯而弗錄。以懲妖妄。為藝術傳第六十六。

婦德柔順。平稱嚴安。貞心峻節。霜日同皦。彤管有光。清操勇背。忠壯誠篤。金石裂移。名彰里閈。嘉懿攸徵。遵文可術。勸之版冊。友冠大夫。頌聞誓死。為烈女傳第六十七。

明興鑒古。外戚弗庸。肆玉聯婣。無預權戎。孝慈不封。徐氏二公。椒房雖寵。顯娶勿崇。張氏微賤。啟欽顯血。萬曆昵私。罔干法度。識習諸戚。卽云炬燄。驕族勵恭。百償不勝。憲典永遵。嘻宗之幸。為外戚傳第六十八。

易戒北刖。詩惡攀小。蠱惑傾側。奚倢便嬖。中欲人主。投其陰好。儉邪易入。正直閑越。宦豎弄枋。殆斷投忌。樹援列黨。天聽蔽壅。誅竄以終。要乃為幣。為佞倖傳第六十九。

刑以正暴。匪肆苛情。古與章服。民用以懲。季世道衰。奠教化。淫威誅慘。逞其刻察。太祖嚴武。陳開肆逋。太宗襲舉。參蘇獨苦。厥衙既設。踪虐彌接。蝟冽忠賢。磨牙飲血。懷宗末年。穀雜尤猖。監苦投簡。殘蝕善良。

天日昏蔽。明祚以亡。為殘廢傳第七十。

才武陰譎。以濟私計。僉壬高張。闖之蛀蝕。輸情他人。無念祿秩。引首轉徙。僞設君主。富貴自衞。誅戮多有。跡其所由。用懲豕狗。為奸回傳第七十一。

考彼古昔。惟閹難肆。近狎弗疑。竊竊孔易。明祖防嚴。懸巾鐵牌。厥後弗棄。太宗愛薦。振直瑾璫。保治忠賢。播弄威福。四海沸煎。炎慎之世。乃典兵權。雖云武始。季禍更炎。兵將驕狎。職維是故。文命不行。事極顛覆。閹門擁蔽。蘖罪可誅。明之廢興。厥由刑餘。為宦官傳第七十二。

歷代元哲。神明通微。禮樂導和。因物納軌。魑魅不興。譎妖不作。理教寢微。二氏乃興。微妙自闢。瑰妄以矜。綠讖妄興。燎攻弗勝。君臣聽疑。寂慎而入。尊寵抑過。大道陵寢。為異教傳第七十三。

潢池盜弄。民生實殘。國運燒微。旋維其盤。末季荒災。蟻寇肆闖。闖左嫜弄。白骨委野。朝宇焦勞。司農愁嘆。寇發蜂進。圖事多難。擴奪神器。終歸亂賊。神州如故。玉步已易。為亂賊傳第七十四。

遺僻門屏。樂莫昧禁。四夷來賓。象設德大。中外限隔。古稱有截。各適取順。治以不治。明暨朔濱。拓是南方。玉關重譯。日出來王。三衛蕃積。赫赫武揚。後多遜頹。日變此彊。於藉向背。或略或詳。因厥舊文。表裏邊防。為四國傳第七十五。

洛邑頑民。殷之義士。通篤重遒。亦輝宋史。蕭廊男子。興而厥起。友定不辱。子來就死。葵子長揖。饒智無悔。伯顏猶儲。賓顧齊斧。陸李弗屈。自甘沈汨。炳若天虹。光於大虛。會是後夫。風我來賓。為補元臣傳第七十六。

僭操雄削。獨懷數擢。鑿鏤徽悅。疎才所識。抱情匪駒。用攄吾直。統理帝王。扶剔陰則。荊總本支。闡微翼翼。崇此眾宗。厥勵厖職。典章森列。神人協極。天地既肖。劂抉幽渺。功罪宏昭。忠邪弗忒。網羅逸文。剖判疑惑。平心壯氣。夙夜匪懈。敢以歲月。無賦退食。成茲明書。敘我先德。為敘傳第七十七。

江上孤忠錄

黃明曦纂

重刻江上孤忠錄序

江陰當明社既屋之後，尙堅守八十餘日，士民卒以死殉，忠義大節，炳耀天壤，而能舉典史閻、陳二公以力持城守計者，尤推邑人中書戚勳、貢生黃毓祺、諸生許用爲最。蓋其忠勇奮發，復有謀略以濟之，所謂同心死義，固非苟焉已也。事之始末，見明史侯峒曾傳，但略而不詳。此外如江陰縣志、明季南略、（計六奇撰。）和衆乘城略、（閻應元撰。）閻公死守孤城狀、（黃晞撰。）閻典史傳、（邵子湘汪有典撰。）義史、事實紀略、成仁譜、風鶴紀聞、乙酉紀事、江陰城守記、江上遺聞、及江上孤忠錄諸書，體例不一。大抵以韓菼之江陰城守記爲最詳。（以事分繫月日。）以黃明曦之江上孤忠錄爲最著。惟皆載三王九將被害事，爲喻亭雜錄所譏。城守記已刻荊駝逸史中。孤忠錄傳本互異，且詞多不雅馴。余輯江陰叢書，祇刊沈濤之江上遺聞。上年繆編修荃孫，以金山錢氏補刊藝海珠塵本之江上孤忠錄咨示，蓋黃明曦原纂，而先師黃先生懷孝及姚君丙吉所重訂者。芟薙煩蕪，條理秩如，武祥復爲節刪數十字，以付手民。庶幾質而不夸，潔而不雜，可以補正史而垂後世。此則區區表揚忠義之心，傳信而更冀其傳信者。韓菼城守記序有云，乙酉之事，不忍傳，實不忍不傳。聖朝寬大，微臣錫以通謚，士民許以祠祭，雖曰仇之，直甚予之。嗚呼，二百數十年後，仰窺皇仁，是又搜尋遺蹟者所當

爲之感激欷歔，而不能自已者也。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邑人金武祥。

序

江陰之在國初，固所稱忠義之鄉也。王師南下，所下名城以十數，然皆拉朽摧枯，不旬日而定。江陰獨以彈丸黑子，抗王師二十餘萬，死守八十一日，卒之斷脰絕臏，無一人降者，則閻陳二公之所激發也。雖然，二公之在勝朝，一典史耳，主亡國破，甚死何裨，且誰責以必死者，而二公顧錚錚若是，何哉。竊嘗論明社之有天下，同符漢高，甲申之變，思宗身殉社稷，亦爲自來亡國之正。獨惜福王之立，如蛇有足，亦猶虎不成。南都再陷，未聞損一兵，折一矢，而降車已出石頭城矣。嗚呼，此二公之所痛心而欲一雪其恥者也。余昔讀邵長蘅閻公傳，及黃晞死守孤城狀，輒唏噓泣下，恨不得其詳。比得黃明曦江上孤忠錄，事蹟略具矣，而其言多不雅馴。友人姚君丙吉爲之剪其蕪，疏其滯，重加排纂，會有徵刻是書者，君將有遠行，屬余校讐之役，余乃得而論次焉。嗚呼，天下之太平久矣，江上事若滅若沒，微是書也，孰與識一城之碧血乎。後之覽者，當有感於斯文矣。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二月二日，武進黃懷孝序。

序

江上孤忠錄。記閻忠烈公死守江陰城事也。相傳爲邑人黃明曦撰。舊無刻本。二百年來。抄傳互異。余友武進黃君憶孝、趙君丙吉（原名元輝。）羅訪舊聞。芟繁徵實。裒集成編。于以扶植倫紀。揭抉幽光。有功臣鵠匪淺也。嗚呼。乙酉之際。吾邑之被慘戮至矣。雞犬吠堯。事多隱諱。故斯錄亦未大著。今荷我朝浩蕩之德。於乾隆四十一年。欽奉純皇帝恩旨。閻陳馮咸諸公。業既易名予祀矣。今上御極後。邑人士復以邵康公等一百三十八人。踵中丞陶公奏請於朝。附祀閻公之祠。亦奉俞旨准行。綸音頒到之日。爲今上道光七年丁亥八月二十四日丁酉。距故明宏光乙酉八月二十四日庚子。實一百八十有三年。甲子三週。孤忠煥發。前後月日若合符節。嗚呼。天人相感之際。不其微哉。（徵甲）幸生是邦。聞風興起。尤樂躬逢熙朝曠典。爲亘古所希有。感黃趙二君表微之意。爰鼓舞贊襄而爲之序。道光丙午八月。繆徵甲撰。

江上孤忠錄

江陰黃明曦原纂　武進黃憶孝武香　陽湖趙丙吉少卿　重訂

我大清順治二年。爲故明宏光元年乙酉夏五月。豫王師下江南。南都陷。福王出走。降總兵劉良佐劫之以獻。（良佐。明四鎭。封廣昌伯。劫福王事見義史。）前御史劉光斗迎降。受命安撫常州。前知江陰縣事林之驥。哭廟解印綬去。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繼之。學使朱國昌、兵使馮鳴鑑逃。典史陳明遇與訓導馮敦厚、都司周瑞龍謀起義。無由集兵。相對以泣。（見事實。）六月二十四日。新令方亨至。盡收民間器械。（先是明[illegible]起勤王兵。爲王師所敗。逃之江上。以恐伏兵復來擾民罷市之。審是芬鼓敏郡。見事實。）用主簿莫士英之謀也。方林令去時。士英攘印收。因納款於劉。得權知縣事。至是與亨黨。二十七日下薙髮令。限三日。違令者死。二十八日。方令出示曉諭。是時民懷故國恩。老幼皆矢節義。莫肯降者。二十九日。北外鄉耆何茂邢、周順邦、季揚芬、季茂、薛求、楊起、章榮等公呈詣縣請留髮。亨呵之。衆大譁。（見紀事。）閏六月朔。亨謁文廟。召衆至。申前令。諸生許用揚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也。衆皆應聲和。亨無奈之。遂罷去。日晡。北外鄉民季世美、季孝、王試、何泰等首事起義。（見事實。）至縣署前。適效順舉使

宗敎家人訓來。衆大詬曰。此降賊僕也。縛而焚之堞下。（或曰亨老僕無識卒搜家人來適事者見執而日事以故被欲死耶衆憤益怒縛而焚之見紀事）少頃。執亨拘於賓館。（先時亨約坐堂作整色縣執首事者盡殺始怯并衆賓各作請免江陰殺掠衆館館解去亨與闔陰請兵於王道知吉各衆殺賊執亨見紀事）抵暮。舉人夏維新、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爲請。乃聽回署。翌日四鄕聞風響應。頃刻數萬人。集較場。議事。亨梟遂出乘傳。赴君山安民。僞稱江陰義勇。且自引咎曰。向誤聽陸承差言。故至此。衆討陸。陸遁。毁其家。（見江上遺聞）殺士英前所使察院外騎兵二人。（略。見紀）知府宗灝。行文諭解。拒不納。設高皇帝位於明倫堂。誓衆起師。推典史陳公爲主。（陳公諱江人）明日部署戰守事。發太祖所藏火藥器械。屯兵萌橋夏港。防我兵西入。守備陳瑞芝欲降。與其子夜半踰城出。執而錮之。分兵四門巡察。獲偵者時隆。鞫知知府將輕騎來襲。遣七十人伏城中爲內應。遂窮搜各寺獲之。梟首六十有奇。隆詞復連武弁王龍。卽收龍幷瑞芝斬之。而宗灝兵果至。士人敗之秦望山下。又獲所遣乞師者。搜出地圖一紙。上書進兵途徑及諸山險。望埋伏處。並供沈曰敬及書吏吳大成、任粹然等在局三家協謀屠城狀。曰敬遂磔大成等於市。（見閻公事）宗灝兵旣敗。乃以事聞專闖。豫王命劉良佐領兵千餘。出常州。水師統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遄發。城中巡守愈嚴。獲細作二人於西門月城。審視門鍵鎖鑰皆壞。執訊守門兵。得其通謀狀。俱斬之城下。初九日。城中發兵迎拒。季世美率北門驍勇先行。日中至中港。將啓食。戚傳大兵相距止六七里。奮呼而前。抵暮始遇。衆皆餒乏。戰於虞門。大敗。世美陣亡。（見紀事）明日復出四鄕義勇咸集。良佐兵攻虞門。王良舟師進至雙橋。將登岸。田夫拔青苗擲之。舟中泥滑。不可駐足。半墮水。其登岸者。悉爲耰鋤所擊。屍浮蔽河。河水爲赤。陳公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失律。欲起舊遊擊徐觀海。觀海病不能行。乃聘歙人邵康公爲將。以遊巡守備顧元泌副之。都司周瑞龍駐江口爲犄角。舉人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掌糧餉。中書戚勳、貢生黃毓祺、諸生許用等爲參謀。（見紀事）殺方亨、莫士英。并滅其家。以絕內應。大兵進營西門。瑞龍率舟師駐江口。觀望不進。索犒千金。陳公加數給之。乃約康公出東門。己從北門夾擊。康公未出。瑞龍敗還。十一日。大兵移駐城南。明日進屯麻皮橋。城中獲偵者二人。卽時梟示。陳公亦遣敢死士出諜。至萌橋見我兵列砲嚴備。伺其懈。投之水。以一砲復命。大兵三日不至。劣生尹吉謀內應。下之獄。斬其僕甯安。（是月曾實其家殺者見其巡局甲士以皆號執之見閻公狀）陳公出巡城。鄕兵搏戰至城下。必開門獎勞。鼓以忠義。每獻一級。公爲下拜。各鄕鎭兵日至城下接仗。大兵所至。各鄕兵盡力攻殺。有高瑺者。爲敵所縛。不屈死。是時大軍兵勢日盛。淮撫田仰欲援不果。沙兵數千渡江來援。其衆皆淫賭酗酒。無固志。戰敗遁去。自是外援遂絕。本朝兵十萬。詣城下。掠西門。進攻南關。康公出敵。數失利。大兵遂燒東城大掠。城外鄕兵戰多敗。乘勝掠北城。鄕兵分三面禦之。南兵潰。一兵據閘橋力戰。得不敗。明日大兵合營。復北燒民居。

韓掠而東。大橋東西灣二堡拒之。殺其驍將二人。酒署港人葛輔弼與其子率鄕兵五百人來援。皆沿江驍悍。不諳紀律。大軍奄至。戰焉。遂乘銳東下。悉掠大橋周庄等鄕。鄕兵過之輒潰。二十八日。良佐復率大軍追殺星散。兵自是鄕兵又絕。瑞龍亦遁。本朝兵乃專意攻城。城中日益危急。七月初五日。陳公乃專使十六人縋城夜出。至沙山。請原任典史閻公主盟。公諱應元。字麗亨。直隸河間人。崇禎十五年。退海寇於黃田港。繼又弭礮盜。邑民德之。爲肖像祀中。舉使條公績。論薦特授都司。銜軍前効用。爲當事所抑。仍循資陞廣東韶州府英德縣主簿。會母病未行。初變作時。陳公以公忠勇有謀略。卽欲迎公。守備顧元泌有異志。力阻之。至是覺之。乃誅泌迎公。公奮袂起。（劉良佐攻城元泌登城射矢矢不及而下其効用與姪子驅火藥從城上投外衆疑之因搜元泌寓得與中田淮撫請兵文元泌兩昌文縱兵數原文稍在寓中。遂誅元泌。非効用四十人見續史。）初九日。鄕兵五千。護公至城下。公以鄕兵裹糧而來。勢不能久。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厚犒遣歸。獨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至則發原任兵使徐世蔭、曾化龍所造火攻器具爲用。次傳檄巨室輸捐。不以白鏹爲率。梟貨百物。得估値充數。於是闔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鐵千石。礮百枚。錢千萬貫。粟百萬斛。絮帛千萬端。芻藁萬束。鹽萬斤。酤千釀。牛羊豕千蹄。足爲戰守具。然苦乏矢。乃於月黑夜束草爲人。被軍士服。人持一竿。竿繫一燈。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內鼓譟。外兵疑見。爭射之。得矢數萬。又苦乏油。命健兒取椎車納城中。給以藏豆。舂火足用。公又大料居民。城若干堡。堡若干戶。戶若干人。悉籍之。擇驍勇者隸麾下。以夏維新、章經世、王華主芻糧。武舉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仍與陳公總巡四門。初十日。令民悉磨刃鑄甲待命。時城中共二十餘萬人。以十人守一堞。自卯至午。更十人。至酉復更前十人。夜復更後十人。逃者立斬。又傳齊北關衙鋒營戰士千人。揀擇季從孝爲先鋒。何常執大旂。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號頭。準備衣甲待用。於是城守之事從衆。陳公寬厚長者。遇戰士勞苦撫慰。至於流涕。有倦而假寐者。以利害諭之。不輕加訶叱。公號令嚴肅。凡偸安不法。必手自貫耳鞭背示衆。雖豪右不稍貸。然疾病死傷。必親視湯藥。殮棺槥。哭而殮之。接見敢死士。不名。曰好兄弟。遇事必詢於衆曰。我兄弟誰勝此任者。有一男子躍於路曰。我欲殺敵。苦無寶刀。公卽解佩刀與之。故皆懷恩畏威。願死而弗去。初城中捐輸時。商人程璧輸金四十萬爲倡。公敬禮之。我軍欲降璧。射書城中。許璧知縣事。璧爲書拒之。詞甚慨切。主帥知不可動。乃伏礮第四鋪。將攻城。城中矢石並發。我軍不得進。主帥怒。命上將九人。蟻附而登。內斬其四將。餘被傷逝去。主帥愈怒。奮身獨上。一足已跨入城堞內。以短槍拒之。主帥以口接槍。舉刀欲砍。有湯童子者持鉤鐮槍力斷其喉。又一少年躍起斬其首。尸墮城下。良佐日索亡帥頭。內令輸金以贖。良佐如命畀金。又使其軍士羅拜城下。內以蒲裹頭擲之。剖視則黃犬頭也。有持物餽者。內又以礮斃之。取其牲牢。犒守城士。大軍切齒。閻公知敵愈怒。必大至。乃廣爲戰具。公之初入城也。駐鼓門。鼓壞。得弩十。相傳誠意伯劉基製。汾陽民王明江者。善爲弩。召至。命視所得弩。爲之淬以藥。百步外。命中如志。著人立死。出陳瑞芝之子於獄。命製木銃。大如斗。鑄鐵爲蒺藜形。三四貫其中。每發輒斃數十百人。公又自製鐵鍵。鍵類爪。能屈伸。繫繩以投。著人卽攫入斬之。又造火箭火毬之類。無不由公其

妙。故我軍雖勇。向城輒戰。果無人色。（見紀略）十二日。我大將軍命軍吏招降。公詐許之。遣使九人執降旂。健兒挽木銃。給以帑金。賞賚從歡。大將軍喜。開營納之。火發銃裂。鐵簽四散。軍士斃死者無算。內傷一帥二將。大軍合營舉哀。知府宗灝聞而大喜。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數。劉良佐率衆掘城東北隅。遇火毬火箭。衆懼欲退。良佐禁止。城上石如雨下。盡殺之。良佐大慚。益進兵逼城。張牛皮帳自蔽。革三重。矢石及之皆反跳。內以膏油沸鐵潑帳。帳皆燬。及人無不糜爛。衆驚走。乘勢以鐵鉤擂人。悉殺。頃刻悉遁。城下寂然。大軍遂移兵渡北門橋。欲依君山爲營。半渡。礮擊之。盡殪。復由黃田港潛渡。登君山瞰城中虛實。亦爲礮擊。撤營去。乃屯兵鄧墓林中。撤屋木爲浮橋。費輦車從城上三十一處。首將銳登。中礮死。無敢至者。內縋人出砍雲梯以供薪。伐鄧墓林木。使我兵無所蹤藏。十七日。良佐移駐十方菴。閻公夜選壯士千人。突出南門。擊良佐營。殺傷千餘人。比左右營覺。追之不及。當是時。淮撫田仰已從魯王於紹興。貝勒引大軍趨吳淞。總兵吳志葵受兵窮蹙。江上援絕。兵部嚴栻守常熟。乞師不應。嘗遣人乞師義陽營。其將顧某。帥舟師駐江口。審其勢亦率兵營沙山。偵不可敵。皆退。良佐見城中聲勢益孤。乃遣庵僧跪城下說降。公叱退之。明日。良佐自出。約城上毋發弓矢。謂閻公曰。宏光已死。江北皆下。無可守者。以足下之才。轉禍爲福。爵豈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罵曰。應元。大明典史耳。猶知不事二君之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鎭。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藉敵率衆。見我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明日。又率命貂降。公曰。有降將軍。無降典史。命左右射之。良佐策馬馳去。（見閻公狀）大兵攻城數失利。乃縱兵東掠。祝塘士人顏之。兵燹之慘。倍於他鎭。遭郊陸家橋。有徐玉陽者。殺我騎將。首重十八斤。懸之樹。三軍皆股栗。其樹至今存云。（見遺聞）貝勒既定淞江。乃悉所部兵二十萬來江上。傳降將黃蜚英、吳志葵。長跪城下勸降。志葵涕泗交頤。閻公叱曰。大臣被執。當速死報國。安用生爲。皆再拜泣去。（或云我軍擒殺二將至城。實非黃吳二將。見閻公狀。）貝勒進攻益急。礮聲徹夜。城垣五處裂。鐵丸著閻公左臂。猶握槊格殺數十人。乃以衾漬水覆城上。又以空棺實土。障垂壞處。自是戒備愈嚴。公與陳公日夜坐臥城上。是日城中死傷甚衆。有隨礮去而身不仆者。有胸背洞穿。猶屹然植立者。我軍歎其神勇。（見紀略）閻公傳旦巡城。一人執大刀以隨。公狀貌雄偉。美鬚髯。目細而長。雙眉卓豎。見者以爲天神。又昇諸廟神登城上。以磁石拴神鬚。刀兵所指。神鬚輒張。見者皆驚怖。良佐令其子攻城。適當睢陽神像。內曳神手指壁。手舉礮發。佐子斃焉。城破。良佐砍睢陽神頭。衆軍又砍高巷寺巷二東平王頭。以洩其憤云。（見紀略）自二十後。風雨夜作。城上黯無燈火。衆皆哭。公禱於睢陽神。忽有光四起如熒。咸以爲神助。二十八日。礮擊北門。城裂。閻公右臂傷。二十九日。大兵又至。公命人納一石。須臾山積。護城數重。大兵轉攻南城。一晝夜藍火藥萬五百斤。城幾陷。大兵乘勢登城。內發礮擊之。傷數千人。大兵亦

發礮應之。礮忽回擊。傷馬步兵無算。大兵又列巨礮。將攻西北城。閻公覘偵之。一帥方踞坐中營。號令諸將。有湯三老者。絕有力。公命負大礮銜簡而升。當大營主帥。公審視的。親爇火開礮。礮響起。沙石煙焰際天。合營俱燼。帥失所在。惟紬靴黃蓋自空墮而已。我軍人人惵恐。惟向城哭。八月二日。內又遣周詳、金謀夜出燒營。營中大亂。師潰。賞祥等功。夏維新衆不預於口。至是又覓賞銀。斬以狥。命許用率鍋粘本朝兵相持久。死亡接踵。亦頗厭兵。適楊舍守備沈廷模。斂民餉。賚牛酒至良佐營。良佐善遇之。令披髮跪城下勸降。不許。貝勒遣使進大清旗四。曰。懸此即不殺。我亦釋兵去。第斬四門首難者。餘悉宥不誅。閻公曰。主辱臣死。獨應元可斬耳。衆何罪。且吾邑十萬人同心。誰當首難者。因遣諸生朱曄吉、耆老王琦晉等四人縋城出報。良佐親勞以牛酒曰。吾王師重國君。汝邑歸命。第遣使按圖籍而已。秋毫無所犯也。臨行各贈五金。使歷觀各營軍容。曄吉等至。固請降。公斬之。初八日。攝政王傳諭招安。明日。豫王射書城中。略曰。明已亡。孤嬰城何苦死守。閻君義士。百姓可憐。幸爲若等降。不報。王海防自謂居郡。有恩。詣城下勸降。皆不聽。初八日。大雨至暮不止。大兵緩攻。內乘間修城。初九日。整南城。十二日。又整北城。城中食幾盡。乃徵民閭元米備乏。命二日一給。毋得預領。民雖食不再飽。無降意。貝勒偵知其情。欲留兵四萬爲久困計。良佐不可。乃止。（見紀事）十三日。給民間賞月錢。期至十七然後已。城中民攜酒登陴。分曹快飲。許用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歌之。和以刁斗。十五日夜。天無纖翳。皓月皎潔。旌旗不動。劍戟自鳴。忽歌聲發於城上。城外倚壁聽之。或悲歌。或怒罵。慷慨激烈。期於必死。良佐乃作勸降歌。命士卒倚壁和之。與僚佐飲帳中。聽歌爲樂。忽城上礮弩俱作。良佐出不意。大驚。倉皇避去。是日也。良佐幾不免。越二日。大軍又多方招降。城中皆死不屈。守益固。（見事實）十九日。貝勒從四十餘騎繞君山相地勢。城上望見。急發礮。數十騎俱盡。貝勒僅以身免。乃於夜作土囊避矢石。伏所獲金陵大礮。將攻南城。有異僧謂之曰。此芙蓉城也。蒂在東北城隅。必於此進攻乃破。從之。遂移礮花家壩。盡力專攻東北城。是日大雨如注。礮聲曉夜不絕。震驚百里。二十一日。有紅光一縷。從土橋直射入城中。城遂陷。先是城上民畏礮猛。見然火即伏垣內。礮聲絕。方周巡而登。我軍知之。乃於烟焰中蜂擁突上。衆不及覺。然猶列陣城下。相持至暮。陣亂。我軍始下。（見紀略）城既陷。陳公巷戰。力屈遇害。猶握刀僵立不仆。（見閻公傳）舉家自焚。男女共四十三人。閻公坐東門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衆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畢。遂跨馬率麾下千人。盡力死鬪。勒馬巷戰者八。公傷甚。顧謂從者曰。爲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遂投前湖水中。（見閻公狀）水淺不沒頂。卒見公。髮浮水上。出之。縛送良佐。良佐愛公才。督欲生致公。故士卒不敢害。良佐方踞坐乾門殿。見公至。躍起。兩手撫公肩而哭。公曰。有死耳。何哭。貝勒時在縣署。急索公。公至。大呼不屈。卒刃公脛。血湧而仆。日

搜掘至棲霞庵。庵僧夜聞呼斫我不絕口。已而寂然。公遇害。家丁十餘人皆從死。義民陸正先亦從公死。（見紀事。）時我兵有宿棲霞庵者。義民某伏佛後。出不意殺之。逸踰城出。竟得脫。（見遺聞。）先閻公之出也。母猶居沙山。及卒。軍中聞訃。公哭盡哀。夜坐帳中。輒自呼曰不孝不孝。公有二子。民望、士望。其後渡江沒水死。有惟心上人者。在圍城中。嘗左右公。公所著有和衆乘城集。閻難以授惟心。惟心授江陰黃仔薪云。（見閻公狀及風聞、紀聞。）方城之初陷也。民皆巷戰。北城民戰尤力。殺傷數千人。季從孝死焉。東觀、西觀、大街、中街、蔣家巷五殺死者數千人。貢生邢介繁家奴善投石子。僞爲瞽者。遇我兵過。輒投之。殺十餘人。居民劉敬泉與弟某、丁才、王壽所殺猶多。二十二日。民猶巷戰。我軍以火攻盡殲之。民皆駢首就死。有韓某者手刃三人。力竭自刎死。訓導馮敦厚朝服自縊於明倫堂。中書舍人戚勳與其妻子女媳七人俱焚死。今大街戚公祠。其殉難地也。諸生許用與其妻李氏。長子諱亨。次媳林氏。幼女二。婢僕十一人。皆焚死。許第有旅客僦居將舉火。辭客使行。客曰。主人自焚。客將焉往。與俱死。惟許用次子季。奉母命存許氏血食。匿壁中。火起牆裂。出投玉帶河。遇救得免。民人方啓揚、朱見亭皆闔門自焚死。男女殉難者。溝渠門巷皆滿。姓氏不能備悉。其可紀者。諸生章明毅、林鳳儀、黃楷、史補袞、管士元。耆老某應乾、鄭儀、江高旭、陸愼所、高應麟、王燕、趙少泉、薛啓方、季惟明、錢永、王秀、徐彬、邢謨、陳憲忠、顧瑜、齊程、章懋學、懋才等俱不屈死。（見紀略、遺聞、閻公狀、風聞、紀聞等書。）二十三日。收獲逃亡者。盡殺乃止。王明江被執。殺騎卒而逃。竟死牖下。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本朝兵至城下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通計本朝死事者七萬五千有奇。而江邑之死者且不可勝數矣。二十四日班師。還京。國朝縣丞卞化龍命舁尸焚瘞。浮屠印白即貢生黃毓祺也。爲築萬骨塋。屍骸露積者皆掩之。九月。遠方民稍至。惡弁某誣以殺官害民。酷刑求賂。民間訛言再欲屠城。惴慄不敢入。縣官撫慰懇至。乃始來歸。薙髮之日。哭聲震野。後貢生黃毓祺謀恢復。於順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夜半起兵。事泄守備陳服遠帥師討之。敗走。逮至金陵。不屈死。

明史（侯峒曾合傳）

閻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賊退。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倡言守城。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大淸兵逼城下。徽人程璧盡散家貲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大淸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元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大淸兵來益衆。四圍發大礮。城中死傷無數。猶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淸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訓導馮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袵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勳。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從死者二十人。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自刎死。貢生王毓祺者。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去。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毓祺旣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祺以赦印事發。逮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

後序

余觀二公之守江陰。與唐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何相類也。然遠是時爲睢陽太守。巡以眞源令起家。致身節度副使。皆大臣。義當死。而二公者、兩典史耳。睢陽雖圍困。猶有李郭在井陘。眞卿在河北。以分敵勢。江陰獨以孤城當南北披靡之後。拒貝勒全部之師。其難易何如也。惟天不弔有明。草竊之寇。盜竊神器。天命有歸。畀於眞主。入朝即改葬莊烈帝后。寬大之典。史不勝載。易代之際。伊古未有也。而二公猶兢兢不事二君之義。甯獨草莽而不悔。嗚呼。儻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耶。余昔數至江陰。邑人舉二公及訓導馮公爲三公祠。至今凜凜有生氣。求其遺事而不得。嘗以爲憾。乙未冬。乃得江陰黃明曦所著江上孤忠錄於友人朱淸穌。其言頗冗雜不可讀。乃纂而輯之。以備觀覽云。時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陽湖顧元鍔識。

洪武聖政記

宋濂撰

洪武聖政記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偃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恆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

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而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明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于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加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復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厲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咸前王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燦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帝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議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莫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析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于簡書刻之於

琬琰傳之于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竊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洪武聖政記一卷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錄是書略倣貞觀政要之例標題分記分嚴祀事正大本肅軍政絕倖位定民志新舊俗六類而新舊俗下又分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復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獄之封嚴宮闈之法厲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九子目濂自為序見所作文憲集中蓋當時奏御之書也梅純損齋備忘錄曰本朝文章近臣在洪武初則學士宋濂其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至天順改元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皆近有印本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文惜哉據其所云則此書在成化間已無傳本不知何以得存於今然勘驗文義實非僞託或純偶未見遂以為佚歟然是書之不行於明代亦可見矣

洪武聖政記

明　宋濂　撰

嚴祀事第一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上以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爲皇帝以主戰豫勉徇輿情迺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其文曰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遂能勘定采石水寨蠻子海

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荆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泰新周寿李濟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吳二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簡在帝心遂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月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布告天下乃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廟及百神祀典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上下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

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竈餘諸祀典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凡扶鸞禱聖畫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又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略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有司微皆稱曰國所以勤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祗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備者在任不明於理或粗俗者居官亦不訪于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究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四年秋七月辛亥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

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逆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警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爲善惡豈以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守法

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舉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定大本第二

上既御極即立長子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

取敗止於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兼東宮官賛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詔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輔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迺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有深意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則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

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多忽於軍旅之事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欲倣元制設中書令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而卻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自用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昭大分第三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廟禮畢賜宴廷臣上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誅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

鎮諸國朕非私其親迺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也遂詔天下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長子爰以今歲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嗚呼衆建藩府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彌成政化是歲冬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次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召

諸將諭之畧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當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衆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嗣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堅撫順勞勳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遂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

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滎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營陽侯康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師用命遂致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于一人

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惟念諸將士委身鋒鏑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尊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賚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

肅軍政第四

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

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一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敢紊亂空歇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單身還第其權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綱五年夏六月降律令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贄金銀段疋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絕倖位第五

上初即位即會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內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及六部等官外列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等官綱維庶務以安兆民一革冗濫之弊四年夏五月諭吏部尚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瘝官曠職鄉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才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今有司採舉而備遴選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定民志第六

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禮部上考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汙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又嘗諭徐達等曰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新舊俗第七

六年冬十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後頒降七年春二月新律成其篇曰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合六百有六條分三十卷

右申禁令

上令諸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諭之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其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取其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責成有司預爲勸諭俾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各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以充貢京師上嘗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揚雄相如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右聚賢敎

二年冬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泯焉無存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宜速行之

八年春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上諭之

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右育人才

三年夏六月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等到京中書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遂來歸朕命帝王之後是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愼稱朕優禮之意

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特諡曰順帝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且北狄但知食肉飲酪遂勑中書省臣致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未幾竟遣還

右優前代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勑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艶曲更唱迭和又使邊塞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右正禮樂之失

三年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右去海嶽之封

上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專寵之事自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蓋其言非問加詰責故宮無妒忌之女其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凡古昔所深患者皆絕無之上每有議記書札輒命皇后藏之倉卒取視后即於袋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凡進上御膳后必躬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可無煩聖躬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謂無人耶宮人聞之莫不感悅

右嚴宮閫之法

二年春正月上勑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竭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奉祀之又賜勑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而取義者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雖死義與闕同蓋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右勵忠節之訓

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酒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

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以為條格目比例太繁胥吏因之易為姦弊以出入人罪故自平武昌以來即命定律後屢議既立遂命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等詳定而痛革舊例之繁

右剗積弊之弊

洪武聖政記終

嘉慶戊辰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國初事蹟

劉辰 撰

國初事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國初事蹟一卷明劉辰撰辰字伯靜金華人太祖起兵之初署吳王典籤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監察御史永樂初李景隆薦修太祖實錄後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卷首有臣劉辰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一行後俱分條件纂類似案牘之詞蓋即修實錄時所進事略草本也辰於明初嘗使方國珍又嘗在李文忠幕下所見舊事皆眞確而其文質直無所隱諱明代史乘多採用之故其文並散見於他書輯錄眾附之可取焉

國初事蹟

永樂元年■月■日北京刑部左侍郎臣劉辰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進呈

一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羣雄並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遂成帝業安贊佐功多官至翰林學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一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普勝同日渡江既至采石國勝起意就船上設宴邀請太祖飲酒欲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却設筵宴請國勝不防到船上未久太祖命壯士綁之投於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船隻降

一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溪河口與采石相對太祖既得采石以兵破之蠻子海牙遁走長官康某等降獲其船隻

一陳也先圍太平太祖敗之也先被擒太祖不加誅戮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共攻寧城也先懷二心陰同城中守將雖鬬而不攻被營兵擒去郭元帥張元帥兵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也先太祖曰陳也先背盟負恩天殺之也其子兆先屯守方山太祖招之歸降

一太祖既得建康爲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太祖即位曰罷了五府供給永遠優了他秋糧止當均功夫役

一揚州長鎗一片氣背馬等軍馬互相爭戰無糧食人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撥與李文忠管領守嚴州

一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軍馬過江令守常州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城民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咸林獲陳保二太祖問保二曰你將我常州頭反去張家有得還我否保二不答殺之後單大舍領軍把江與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上位待我甚厚你去子

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曰我已投人不復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拜辭而去克蘇州生擒之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孝當碎其肉於市胄凌遲處死太祖仍以鄉里禮人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府秦淮翼元帥府設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司按察司營田司經歷司博士廳照磨所管勾所克鎮江立鎮江翼克常州立寧國翼克廣德立廣德翼克常州立常春翼克徽州立雄峯翼克嚴州立德興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處州立安南翼克衢州立金斗翼克信州立龍虎翼克諸暨立諸暨翼

一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來戰達調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策馬走王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被我擒之張氏之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和好士德毋痛之議令士誠歲貢稅十萬石布一萬疋永為盟信就以廖同僉易士德太祖不從士德以為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兄士誠可降元朝以為之助遂不食而死

一太祖嘗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許搬取出外

一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後令歸宗

一戊戌年四月太祖批示帳前都指揮使司首領官郭彥仁令充本司都事職役自龍鳳三年調汝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托汝於軍中正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雄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親身也胡院判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只此

一太祖親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皆押大榜招安鄉村百姓歲納糧草供給謂之寨糧後常遇春去害民太祖即禁止

一太祖親征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作詩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以絕進獻

一太祖自建康冒冰雪至婺州感寒氣腹疾不已醫士嚴斝明以藥調治即愈就書良醫斝明四大字賜之

一紹興儒士王冕章能作梅來金華見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着你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一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不從發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太祖聞劉基葉琛章溢皆國士也特遣宣使樊觀齎幣禮徵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溢中丞授琛洪都知府基知天文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一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國珍以次子亞關爲質令郎中張本齋降書獻溫台慶三郡太祖發其子因授國珍江南行省平章福建行省右丞國瑛福建行省參政國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降以銀印遣博士夏煜齎往慶元開衙門止是國珉行用行樞密院印其餘印信留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太祖嘗容之後國珍稱校燕敬進金鞍玉轡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追其使就往進獻太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寘用此物次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太祖曰此馬可踏街道賜將官克蘇州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國珍懼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繼又請降惟理方明善拒敵後亦降太祖以國珍既不念舊惡授國珍廣西行參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亞關獻三郡海船水手數萬及建言沿海築城立衛所防倭太祖從之

一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德遠往衢州招廉訪使宋伯顏不花不從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九月克之執宋伯顏不花到京太祖數之曰爾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使通鋒鏑以鞭決訖二十後用提刑按察司問鄧福被拼陷事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太祖訪知之殺伯顏不花曰爾本俘囚我有兩用之元朝因[illegible]往往屈人壞了天下今爾復蹈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參政謝國璽與邢何二同僉等軍馬自淮西經宣州至杭州候州因院判劉九九殺死元帥趙小九攻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國璽納九九之妻追至衢州城下宋伯顏不花閉門不納國璽等復變金華東陽駐扎太祖特遣掾史周德遠子禮往招之邢何二同僉萬戶裴敬齎書請降惟謝國璽不從走杭州李

文忠克城國璽自以守宣州時殺長鎗楊元帥聞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讐而縊死

一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剿紹興其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抽刀殺之

一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會遇人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王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納之立為胡妃

一靑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為女太祖納之有寵為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州差貴亦老張起取到京太祖大悅賜以金銀段疋令龍僯把關不久除斷事官歷河南行省參政任太僕寺卿妃卒太祖令守妃墳以事累死

一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守之調省部鎭撫李才領圍徽州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後為江浙丞相搭失帖木兒主婚强娶平章慶童之女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圍殺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太祖率英等攻克婺州就隨胡大海鎭守壬寅二月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英等至京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剝蔣英等血祭之凌遲處死

一樞密院判謝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岳父跟隨太祖克婺州與胡大海打紹興同太祖以親命守諸曁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於彼上築一墻每年水發必是淹城再興不時偷掘其墻力戰功多再興心腹人左總管糜萬戶曾以違禁物私往杭州易貨太祖恐泄國事拘拏左糜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廳上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與右丞徐達復取再興回京聽宣諭另遣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焉却令再興同還聽調再興既到諸暨慨無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教我知似同給配又着我聽人節制知府欒鳳就執參軍李夢庚元帥王王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再興投降惟總管吳汝明棄妻子走回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子元帥妻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諭其降謝五於城上拜言曰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誓曰我是總兵官不得殺你謝五以城降太祖即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人後無肯降者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士誠情不可恕仍將謝五等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俊為羽林衛指揮隨太祖龍江紮軍不散太祖召而問之俊對曰葛俊太祖怒曰不散未何意廣信不服謂是你命誅之發其子雲南充軍永不用

一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國珍附搭海船到大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帖木兒孛恩齊等軍馬事情國珍差吳都事同去既回帶到馬五十匹

一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雙刀趙扼安慶張士誠據蘇州故

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齎捧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行中書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於太祖不答國珍以為若不留於他處禍將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無只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太祖命扶璽郎劉宗啓於廣信迎之昶等既至宗啓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太祖賜各人衣冠不拜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將出廢之昶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太祖令壯士縛之至龍灣留昶以一死四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以三人首發於福建界首示衆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部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執政多上意賞賜甚多權勢熏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官到京太祖曰此等元朝大臣給以脚力路費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鞫之處以極刑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彼他每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於水

一太祖選用官人訪知熊宜使有妹年少員外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取之於理不當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後參議李飲水與希聖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核實奏之太祖將二人黥面云奸狡百端謫敕宜此刑劓以衆

之乳卽死剔希聖之鼻淮安置後希聖兄楊憲任江西參政來朝太祖謂憲曰爾弟弄權我已黥之仍給熊氏與他憲叩頭曰臣弟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太祖曰與之熊氏遂往

一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太祖親援初發時大使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太祖不聽經過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兵敗回攻廬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諒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府鄧愈等攻其不利時擊攻甚急而都督朱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無不破之僅及三月守且將盡援兵不至事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言約日出降友諒緩其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稍捨命王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正堅城以待援至聲息到廬州太祖幾知之謂徐達等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都督兵衆之性遂解圍親率戰船救江西上至鄱陽湖友諒備援兵至解南昌圍退出康郞山與太祖大戰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力戰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船盡降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誠進無所成退無所守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一太祖克江州僞漢陳友諒下僞平章祝宗丞和胡廷瑞聞知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泰跟隨徐達攻武昌宗等中途叛回南昌據城參政鄧愈逃走宗執知府葉琛等官殺之聞太

軍來復棄城走江西平復後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況其地乃楚之重鎭爲吳江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來者多非骨肉老成誰能治之是命親姪文正爲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鎭江西太祖特選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爲輔佐參謀文正到鎭招諭山寨來降頭目盡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懾豈期荒淫惟任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爲心腹尋用民間閨女用則留數十日不用卽投之於井爲數甚多凡過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假餌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惡按察僉事凌說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太祖卽取回文正問罪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王三元師不諫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行事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其脚筋太祖旣問文正明白欲治之皇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太祖曰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太祖命文正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皇后極諫曰文正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用輕典赦之且見親親之義太祖從后言宥之復遣文正往濠州祭祀暮夜與從人議有異志從人備告太祖廢之及分封時其子守謙爲靖江王以奉其祀

一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反覆不常起發到京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盡投於水

一李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宿太祖知之差人

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著早别圖之文忠於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張四平章處通好伯宗旣回文忠與郞中侯原善掾史闕遵道議降書附太祖差到期新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到京太祖大悅撫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還嚴州用心鎭守文忠旣還與侯原善等曰我幾乎着你等誤了此事當何如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上位原善曰大人肯餞我等性命當有箇處置止是餌此二人無言語爲上計文忠佑之仍以書付伯宗等以筵宴餞之使其醉令宣使俞此先管送至船比到大浪灘下文忠已令潑合何候於灘岸呼船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語潑上舍船將伯宗等綁投於水

一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無家是以遣黃希雷潛往濠州說齊把都後把都以濠州降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我志也於是經理濠州城修治

一太祖嘗曰浙江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於修蓋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皇后諫曰度僧本爲佛教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亡有所不忍太祖從后言盡釋之

一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僞僉院俞某開門詐降國勝輕信輒令指揮康泰數百人先入城俞某於城樓上急放下閘板閉其門盡殺之太祖知不利卽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罰其步走高郵國勝怒西門齊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國初事蹟

一太祖以陳寧爲浙東按察使無行皁隸小毛赴京訟之太祖提取自問伏罪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爲下應天府獄一年歲盡押至聚寶山過決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且宥之除太倉市船提舉太祖曰若盜我船貨那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爲黨死於極刑

一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逃之杭州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西省平章廖永忠克廣西者林來降到京太祖集百官數之曰爾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爾罪復爾職背我而逃且爲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死不死來降不忠之人豈可留之沒於市

一元至元間楊璉真伽發宋朝諸陵以理宗首骨截爲飲器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太祖命埋之於城南寺及覽浙江所進地圖有宋諸陵復命瘞於舊穴

一太祖以許元爲祭酒還家祭祖受太祖及皇太子厚賜浙江按察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牙床及杭州娶妾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赦恩回家王　子祭胡大海回家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赦罪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皇后潛竊之如聞上怒候上回宮詢問今官處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追言諫曰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使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亦久太祖從后言決事

一從律

一宋濂孫宋子衛坐黨逆命誅之皇后諫曰田家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生之義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可赦其死太祖從后言以濂發茂州安置

一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等衛打造二百料罟淺船每一船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閘河至臨清下衛河以達北京

一太祖克建康都之書以六朝折數不久深意遷都後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有難言遷長安者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一太祖克婺州宣諭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欲加倍借糧候克浙江乃依舊科徵後擒張士誠以加倍糧免之惟僧道不免

一太祖渡江或親征或遣將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敵境聽從稍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將士檢刮驟爲已物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攻無不取戰無不勝

一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泰原之尉良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納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

一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爲箭翎將士攻城時繫拴地綿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瀏鬆紅皮壯帽插猛烈二字小旗後地廣易用鐵甲等器

一太祖於國初以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不支總兵官給擄賺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糧草供給

一太祖於國初以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眞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調周舍即沐英也

一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聽於外處娶妾

一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逃者處死不許將官擅用

一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和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超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即位後遂圖中原

一太祖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豈期犯法者多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著爲令

一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漏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原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

一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

用紅色頭目馬用大黑纓指揮大黑纓頭以壯軍容

一太祖克建康前武官日聽從開墾荒田以為己業文官撥與職田召佃耕種送納子粒以代俸祿和州有李善長職田參軍郭景祥聚出畝步不實太祖曰此蓋佃人作弊於面上刺田字以警其餘

一太祖於國初令各府縣造月辦段匹打造鐵甲起解過期不解官府處死

一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由俱自花押後追之人以上吏書民令各府縣避貴對還犯頂年疎不知民之務官曰然無弊役不用市民於鄉村農家取識字來用

一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不勝苦民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夫二名接遞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顧工不許擾役良民勞其筋骨妨害農務情願者受顧聽從其便

一太祖國初以來朝政有失無人肯言立親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卯有失處許持牌直言極諫太祖從之

一同僉廖永安於太湖被張士誠執去弟廖永忠襲職永忠隨太祖鄱陽湖與陳友諒戰有功後湖平論功兩廣封德慶侯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以死罪廖永忠死於蘇州

一楊憲嘗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相材與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備嘗功亦多矣我既為君善長當為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

一太祖親征宣州長槍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太祖躬自擐甲督兵交戰亮祖敗走以所會軍馬降元帥謝國璽等棄城遁

一太祖選精壯軍士於帳前守衛名曰金陵橫冊鐵甲交鎗皋五等把都兒屬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一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害民田糧擅減詭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淩遲梟首以示衆

一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授得天文地理書大海留在帳下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游張得明精於天文太祖克婺州立觀星樓於省東夜與月庭登樓仰觀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跟隨太祖回京後得處州劉基江西鐵冠亦能天文月庭與之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太祖不加罪發和州住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太祖差校尉杖殺之

一太祖圍婺州駐蹕西峯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覆元帥劉脫因不花諸聽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破必及二日同僉常安慶以城降

一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處州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胡深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戰而擒前鋒元帥李肩寶胡深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樞密同僉常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前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其享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眼証以明順逆既入廉訪使楊惠達魯花赤伯住死之太祖即命騎士齋令牌徧告軍中曰毋殺人毋擄女婦毋燒房屋違者依軍法斬兵不離伍市不易肆開倉以濟貧民撫婺州石抹宜孫母毒城中犯鋒鏑死者厚殯葬治書帖木烈思僉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分省行樞密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州為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為樞密院判安慶為樞密同僉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翼元帥等大軍以取紹興以帖木烈思為集賢大學士差知事夏文達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太祖曰各為其主勿追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衢州不克五月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陳友諒陷太平許瑗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係烏江人及大海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梁城守之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爾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宗顯到於近城五里叢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告太祖甚喜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一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江東南之重鎮密邇江西福建浙江敵境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樞密院為江南分省陞僉院胡大海為本省參政朱文苗軍元帥蔣瑛等謀叛殺大海至夜半殺都事王愷掾史張誠次日早逼勒一城男女數萬出南門經台州仙居縣殺右丞方國珍赴紹興張士誠降事聞太祖改江南分省為浙江東行省陞同僉朱文忠為本省左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把都楊憲為左右郎中參贊之太祖謂憲曰朱文忠乃吾甥也年小未歷練方面之事皆從爾主之如有差失罪只歸你

國初事蹟

一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參政特遣楊憲齎印信令光開設分省於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擄城光逃走浮梁憲在城無馬走憲以大義曉諭思義思義欲送憲到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及江西大軍復饒州思義入福建憲得回京以前在金華時宋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于預公事聞於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內王禕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陞憲為提刑按察使將前官畢居仁不合將驛馬易作貨物營利僞給吏典劾奏太祖曰畢居仁杖一百不用吏典追贓發和州種田復陞憲江西行省參政再調山西參政陞御史臺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在位憲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惟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

一處州苗帥賀仁德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元帥宋文剛知府王道童據城以守太祖曰宋文忠軍馬不敢輕用命平章邵榮領參軍胡深等軍馬往復處城未至紹興張士誠乘隙調呂同僉寇諸暨文忠以處州兵少又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虛況隔諸暨二百餘里計無所出文忠與都事史炳謀議兵貴虛聲揭榜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西有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起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洪戰皆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喊擂鼓砲銃震動天地一齊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等督兵追殺橫尸滿野惟呂同僉部下先鋒過河溺死片甲不返寇敗之後邵榮至就領胡深等兵攻破處城李祐之縊死賀仁德就擒誅之七月邵榮回京八月榮與參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謀事首告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爾如何要謀害我榮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趙某呼邵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獨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欲禁錮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榮等反得成豈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沒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也今反留之是逆天也勿赦後人倣傚遇春心實不甘太祖命縊殺之籍其家

一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姪居君子衛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

一太祖用高見賢為檢校嘗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太祖知之又與僉事夏煜惟務劾人李善長等畏之及兵馬指揮丁光眼巡街生事無引號者拘拏充軍又凌說楊憲執法不阿太祖嘗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見賢又建言在京犯贓經斷官吏不無怨望豈容輦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贓官吏合發江北和州無為住坐彼種荒田甚多每人撥與二十畝開墾亦且得人納糧當差太祖從之以參軍郭景祥督之太祖差按察僉事安慶撫諭及內官佛保整理種田一日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馬移時叫出前鎮江知府楊與數之曰爾楊仲弘之子有學問多才能止是心忍徐達曾言爾將鎮江百姓田畝增加分數見得糧多人目之曰糧田楊又將解面削去支糧與軍少了升合積下糧米久無賸者留爾在世恐生別事誅之高見賢被楊憲舉劾受何容王主簿豹皮等贓發和州種田先在和者指而罵曰北路是你開今亦到此是報也夏煜亦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庸問招明白太祖命誅之

一高見賢奏掾史張有道實受太祖命楊憲鞫之有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樞密掾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太祖命分屍示眾憲奏曰臣職專執法不該死而誅之是臣壞法也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言之再三已之次日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一太祖於國初以軍儲不足禁造酒違者罪之

一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抹參政處贊謀軍事閩知郡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一萬名令男章允載將領赴京聽調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一太祖謂胡深曰爾回處州收集舊部屬授爾五府參軍就仰管領守禦處城深為軍儲不足於麗水等七

縣內大戶徵科銀兩以給軍民苦之有言其弊太祖曰胡深未可與之較也深領兵攻溫州不克後又領兵取福建至浦城與陳友定兵戰敗被擒友定殺之太祖憫深陣亡授其子世襲指揮

一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糧食不支官糧太祖曰王溥可與聚寶門外南街住置立府樓牌其街曰宰相街溥爲事毁之

一方國珍既據三郡不奉正朔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嚴

三郡爲保百姓調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違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況爲元朝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大職名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用多發軍來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領弟姪赴京聽命止乞國珍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如此心持兩端太祖曰權之候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遲矣

一太祖以嚴州密邇杭州敵境命徐達到嚴州展開五里築城移浙東省治及金華軍馬守之未久諸暨院判謝再興叛降紹興張士誠太祖特陞同僉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再於五指嶺下新築諸暨城屯駐軍馬以圖進取德濟部下將士家火尙留嚴州間有潛地搬往新城者文忠知之意德濟使之故將都事羅彥敬誅之以戒後人各將帥怨曰我等守方面捨命征戰豈不相容說德濟曰何處不爲貫別爲圖之德濟曰左丞殺羅彥敬自爲廣信戰夜作弊非爲我也爾等分守寧家勿再言言者以軍法治之後張士

誠兵寇新城德濟與守戰文忠援兵至殺敗寇衆獲到驍騎百數十人保全新城捷報太祖召德濟赴京旣見太祖謂群臣曰我朝甘消無人物此等守城之傑特陞浙江行省左丞賞駿馬一匹以酬其勞太祖召文忠責曰爾不能卑難人胡德濟之德其罰不及也克杭州遷德濟浙江行省左丞太祖特令徐達征西莊退失利部下千百戶十餘人達皆誅之獨械德濟赴太祖自處之至龍關太祖有救曰胡德濟固是慢攻前守新城有功可宥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師德濟至京後爲陝西都指揮使有病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一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來降太祖賜衣服令其回後叛歸於張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中築一壩水發即沒城以戰船攻之可克謝再興事戰數年不能破洪及紹興歸附被錢萬戶到京太祖誅之

一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地雙刀趙普勝據守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至樅陽普勝先於水中置鐵索橫截江者累不行黑先鋒

及所部盡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友諒陷太平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變誘執普勝往江州除之別留軍馬守安慶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伯仲與程八走過直至龍江知府譚若李亦遁中途聞寇兵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事聞太祖將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遁避之知府不能選走遠遁乃能入城安民將伯仲等照失陷城池誅之常遇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舊人姑用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擬以戒後人各給弓絃一條發妻子與知令其自縊死太祖曰仍令各人子孫承襲本職伯仲弟趙老哥後封南雄侯

一太祖謂參政張昶曰茶之所產多在江西湖廣所以前朝茶運司立在江州專任茶課爾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縣踏勘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一抽分場官盜用竹木事發供出管驅管等十餘人太祖怒曰爾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今倚勢强取官竹木到官私用此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一太祖曰隨我渡江文官掌簿書及軍機文字勤勞一十餘年如李夢庚侯原善阮弘道楊原杲樊景昭與他子孫世襲所鎮撫

一太祖以按察僉事葛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課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拘分官驛合謀詐富樂院宿娼敗露太祖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宿娼有一百餘名太祖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處隨軍

一太祖命樂人張良才説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綁投於水盡發樂人爲穿甲匠月支五斗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江西湖廣湖池設官辦課歲得穀一百餘萬石中間豈無情弊爾每歲差官覆覈有欺隱者罪之

一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山上壘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陳友諒用普顏不花提調湖池魚課今既得湖廣仍用普顏不花爲應天府知府兼提調魚課其原有湖官三百餘人仍舊與職名辦課後因斷欠課程太祖疑普顏不花與湖官通同作弊尅落入己俱罰築城以贖罪

一韓林兒係欒城首作亂韓山童男山童被擒韓林兒與其母楊氏逃之武安潁州民人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以爲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魯圍亳州林兒遁於安豐劉福通攻破汴梁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爲都察罕帖木攻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於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豐

一徐達圍蘇州太祖特命指揮傅有德領馬軍三百與同徐州陸參政出哨濟定以警中原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與朝妓十餘人太祖令內官覘視後國珍令妓婦脫去皂帽稍子穿華麗衣服坐太祖怒令壯士拘執葉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妓婦劓去鼻尖國珍稱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鎖太祖曰爾不遵我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鞭訖數十發瓜州做壩夫役釋之

一張士德即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士士德被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肯戰日以子女玉帛奢侈爲心又偶丞徐義謀毀椿椿守淮安遣使齎書歸太祖士誠知覺拘執椿到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惟務花酒引江浙省將丞相塔失帖木兒從於嘉興自爲丞相奪其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誠同蘇州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順從行事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瞞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丙午三月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閶門正飲中砲死城破擒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太祖命縊殺之及獲元叛降人王昭剌不花徐大舍旱同僉熊天瑞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一河南山東等處府州縣官朝京太祖以幾處有司不思牧民之職專任勸民耕種蠶桑使之無凍餓不失養生送死公上之爲本卻乃反役男子種田婦人養蠶奪其耕利以損民俱發去指揮毛驤取問明白杖一百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於濠州鄉村居住給以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周某督之

一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以致天旱差人提問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太祖命綑綁於馬坊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大曰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征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旬日仍不雨太祖怒曰劉基還鄉爲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太祖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盡用之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出征陣亡及病故軍妻俱令於寡婦營居住不許出營令人巡綽及把門在外男子無故入營問罪

一太祖曰歷代銅錢相兼行使市俗以銅錢一十二文易米一升一百二十文易米一斗一千二百文易米一石凡估贓俱以錢數定罪後鑄大中當十錢行使不久不用

一耿忠即耿三舍初與毛驤等參隨太祖以心腹親信時令浙江等處訪察官吏問民疾苦時紹興衢州金華秋旱農民無收有司不准告災回京奏太祖怒提問官吏後忠任大同衛指揮開中鹽糧乃巧生奸計且如火藥用得斑貓先令家人買下斑貓等候旬日卻於公廳發放要斑貓中鹽以此誘動千百戶舍人及軍下皆投托門下或納糧米或於納置需物料中出鹽引爲有私鹽起意僞造戶部半印倉鈔眞出客商冒支官鹽後倉鈔事發太祖一槩疑之遍行天下拘拏大同鹽客商及追倉鈔引目不問眞僞盡數到官問得明白已支米犯人發充軍役鹽引設官仍提

取敢忠問罪

一太祖即位之後高麗國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國王其於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弑王禑王昌王瑤王顓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太祖不從及為進箋有犯上字樣太祖罪其使者借稱姓鄭名集撰文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原撰箋文姓鄭者旦懼即以鄭集送至京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遼東都司禁遼不許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客商貿易永遠絕也

一湯和姑夫席某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糧太祖曰倚恃湯和之勢不怕法度故敢如此誅之常遇春力禀不從

一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選圓潔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京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一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違者處以重罪

一太祖曰華元貴元任脫脫舊大宅不足又去修大長公主府勞苦軍士存留家古色目女直做細在部下此等有父兄在沙漠若起反心為害不小故人遺下妻妾不起發主何意坐視制書大不敬如今着何文輝去代替管領軍馬雲龍扶病回京身故

一沈瑨自杭州赴京奏市民子弟不務生理異服衣屐出入公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縣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馬往北方當驛

一太祖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樹有實及椶樹漆樹尤用心栽種甚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臺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一太祖用陳寧赴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災事聞太祖不准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飢色若要稅糧民必逃移蘇州就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太祖曰爾好大膽敢如此言人之太祖曰免他本年秋糧

一丁國寶係韓林兒監察御史太祖用為九江知府彭澤縣山民叛國寶以為比候軍馬來時恐遲即集鄉兵親詣叛處殺敗叛賊以安百姓事聞太祖賞以鞍馬以其武略轉為指揮至御史大夫征雪山有功為胡惟庸親誅籍其家

一太祖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

一李保兒於甲午年見太祖於滁州乃太祖親甥也太祖喜甚子待之賜名文忠擇師教之太祖察其可任大事常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

一太祖克婺州於南城上豎立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剿紹興改紹興為紹興府將諸縣邢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兵降慶元方平章平陽周參政瑞安黃元帥建寧院參政福清袁參政莆田張元帥各遣人齎書降胡大海圍紹興日久不克太祖取回守婺州隨有趙姓三人見稱趙宋子孫説胡大海再攻紹興願為內應太祖曰大海圍紹興時不出見今大海回京却舉此謀事有可疑令法司考問乃張士誠使三人來將家屬盡誅之

一太祖於國初用葉春王興宗以其老實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為隸出身難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可及可以牧民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謹公勤甚得民心秩滿陞南昌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爵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若皆為軍稅糧何出奏之止之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上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被問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保一能人去未幾太祖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太祖曰我想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甚有政聲太祖曰王興宗可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你老矣我亦賴曰賜宴賞鈔撫而遣之到任以事累事自病故

一汪廣洋寵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太祖曰克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與文官因勅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

一太祖於國初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無伸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貪贓不舉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一太祖國初但過獄城投降如浮梁饒僉判于光來降

待之甚厚及回太祖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之建昌僞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曰宰相街以寵之江西僞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一太祖渡江隨行文官有李善長毛某李夢庚郭景祥侯原善王習古楊與幹阮宏道范子權楊原杲克太平衛陪安等

一太祖以天下稅課司欺隱課程每一稅課司差官一員開辦以爲定額又除把王門世軍於各處做鹽塲官及巡撫後因誤事不用

一金華浦江縣義門鄭仲德被人胡指誣與胡惟庸行反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糧太祖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給還本主仍着人送到家

一藍玉令家人中到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兌支事發太祖曰此是侵奪民財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到鹽引盡行沒官

一尙書郎某恃李善長勢放肆奸貪太祖誅之籍其家得父兄親戚友識囑托公事書信太祖命惟庸往杭州照名提問處以重罪

一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段匹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紙填寫尙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一太祖國初用毛某爲參議病故有男毛讓以舍人近侍太祖寵愛以心腹信任作都督放肆奸貪太祖誅之

一兩淮浙鹽場俱係張士誠地面太祖以軍民食鹽難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與將官家人駕船往高郵沙界首以貨易鹽到京貨賣軍民食用後得諸暨於唐口關立抽分所得處州於吳渡立抽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溫州客人用船載鹽於唐口吳渡交易抽到鹽貨變作銀兩及買白藤硫黃等物以資國用及太祖卽位後議立鹽法許令客商運米於邊塞城池中鹽乃不勞耕種而兵食自足是以　京大同永安雲南皆得鹽糧軍不缺食

一太祖改樞密院爲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左都督後改爲五軍都督府

一太祖曰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選除於本府考滿宣使及各衛役滿令史同給與誥命

一僉事陳養浩作詩云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一太祖曰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爲帝建都江州會令胡大海遣人間行江西探聽消息未報辛丑六月友諒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衆就陣擒獲李明道及部帥王漢二等一十八人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降明道至京太祖大喜卽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虛實以明道爲向導太祖親帥舟師先取安慶皆走棄江州退居武昌太祖克江州使明道往南昌說胡廷瑞廷瑞遂遣人齎書降壬寅正月太祖至南昌入城安民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降惟熊天瑞據守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西悉平

一乙未年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敵之帥首亦爲我軍所執彼此欲相易和解未有先發者時徐達挺身往代太祖敵遂釋太祖歸太祖卽以敵帥釋之而易達歸

一常遇春原隸攣盜劉聚部下聽用太祖駐兵和州劉聚十人寡衆來歸太祖曰爾之來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涕泣太祖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陣於磯上猝難登遇春繼至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卽挺戈先登遂拔采石

一張士誠遣兵來圍鎭江城中官軍與倉人出城殺敗賊衆登船退去太祖親率戰船繼至直追黃石水沙不及而回郡人敍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文未寫龍鳳年號後太祖命毀之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北京刑部左侍郎臣劉辰呈

辰字伯靜浙之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國初從太祖下婺州命爲典籤甚見信用累官至北京刑部侍郎永樂元年以知政實預修國史初使方國珍有却姬之節甚爲太祖所重事載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

嘉靖乙巳春三月四日吳袁生褏偶記

國初事蹟終

嘉慶戊辰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青溪暇筆

姚福言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青溪暇筆序

姚福

青溪發源鍾山由金陵臺城東南注秦淮國家創業定鼎于茲開拓城隍貫溪于中予先祖自燕雲仗戈從　文廟靖難入京師僑寓羽林營內建予已五十有餘年生齒日繁顧先人敝廬湫隘弗能旋乃稍遷而南得舊屋二十餘楹因陋就簡區爲堂室以安家累適在溪西相去不百武而近乃扁曰青溪精舍公暇復捐俸入之餘儲典籍於中以自

遣且以淑諸子侄焉聞者過聽而不察遂以予爲肄業者每相過而問難談辨或者至以紈輸之責委之堅不可拒於是不得已俛勉從事以酬其意嗚呼自予未毀齒而失怙恃雖仰承先祖餘光食有官廩而煢煢在疚倜倜獨行族之人有娼嫉欺孤者方且鴟張狼顧欲肆吞噬正當讀書之年丁此不造命也既弱冠襲有先業雖頗有志於稽古然出有枕戈投石之勞入之累種負笈之奉其後雖少爲當道所顧而又縛以吏事戴星而出日晏而歸精神昏亂雖欲親青燈而磨鐵硯胡可得哉此予之模擬無似進寸退尺者勿怪乎不能不自恕也今年鬢髮蒼浪牙齒疎矣奔走紅塵猶未已也歸見故書散帙枝床滿案塞屋塞棟者不勝愧謝焉至其應酬楮稿顛倒淆亂如物刺目本欲覆諸甕盎又念精力所寓不忍遽棄於是收殘拾斷得詩若干首分爲二十卷題曰定軒集表所居也其聞於賓客之緒餘者於經史之糟粕或親覩諸物或有感于心多則百餘言少者數十字或書于版籍紀於方冊日漸以多其中可驚可喜可怪可笑可考可疑者有之惟言人之不善者殘焉亦復

不忍棄去錄爲二卷題曰青溪暇筆別其在詩文之外也夫古之大賢窮經治事之餘必有日錄以志其所得若歐陽公歸田錄司馬公涑水紀聞凡稗官小說街談巷議有所不遺焉第予以尺籍伍符之士識淺而見卑乃欲效顰先賢不亦僭矣乎雖然泰華龜蒙大小不同而同曰山江河潛沱廣狹不同而同曰水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於世何損哉其又自恕者如此此外有窺豹錄兵談纂類神醫膾藉選喧錄立身警策詠史詩叙說古千字文解祭家歌或已板行或已稿立茲不稽贅嗚呼觀者勿以誇多鬪靡爲予誚矜其志而恕其狂可也

成化癸巳三月之望守素道人姚福世昌書

青溪暇筆摘抄

姚福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人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拒以書示

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爲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

爲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城亡寇亦衰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爲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五

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守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李叔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扆閒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六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太祖嘗懷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奮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拿得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鬬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七

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瘞焉嗚呼謂孝誠　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僊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顚僊江右人風狂如顚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曰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顚人顚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復見　上自爲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剌闥名三丰寶雞人嘗死而殮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奔馬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爲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僊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羣臣上進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八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羣臣亦多爲贊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侄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爲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已巳南內火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丰所留簑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碁出以示福其簑蠹鬆已禿但餘繩千結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獨殘胎耳碁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禍絕粒千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簑頂笠遶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獄興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盡絕乃依所言呼之俄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八　九

前後國中及際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飢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時用爲福言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毋舅葛某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厚遣還國王廷辭請罪葛某上不咎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毋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時用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哉太祖眞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眞僧來京號大寳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𠺗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旣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𠺗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繼鼎按宋史元昊據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爲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橐中取乾豬脬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豬脬蓋預備之者也遠近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奸首之官婦人不任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令覓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而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當庖者宜愼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不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卽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有先見之明歟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爲人其亦古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建補官袂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其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蟲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捕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盾爲杵臼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爇以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莞參將乃以我軍列爲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旣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卽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士人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侄謝瓚乃識認之爲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爲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士人爲之蓋外國去中國旣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性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卽我本朝無耻之士使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爲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頷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卽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坎中以二僕尸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遊賞過其寺寺犬嘷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大至坎所伏地悲嘷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飮食日啗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瀝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之雨花臺南回回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繇横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蓄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宋太祖初受禪欲都關中晉王曰在德不在險太祖曰晉王言雖善然吾欲都關中者欲省冗兵耳其意蓋謂省漕運也及不得已還汴歎曰不及百年民力疲矣其後漕運不省而反有歲幣之費我朝國初亦欲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奈創業已倚建康爲本根興王之地矣且東南元時不甚遭兵頗富於他方而漕運尤便　洪武初年元之遺孽既已遠遁又久安之勢遷之爲難故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以都之及　洪武末乃兒不花本雅失里屢爲邊患故太宗既正位後遂以潛

邸爲北京以比前代兩都故事其實懲胡虜歷代之患爲子孫萬世之計也既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則不免漕運之費矣建都之難有如此夫

世傳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爲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齊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虫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鱉四足如虬並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項虹始漸散益虹蜺蝃蝀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冬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也

劉時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爲人買送灣塘爲僧磨麥老死又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遲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死子亦踴躍而斃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

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即飛入投湯而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見人宰牛其犢跑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并其子母而贖之且圖其狀傳於世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出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全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耳且不欲顯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東匯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有以過之也永樂初脩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青溪暇筆三卷

明姚福撰福字世昌自號守素道人江寧人是編皆劄記讀書所得及雜錄耳目見聞其首卷所述明初軼事多正史所不載惟體用字見周易正義福乃以爲宋儒以前無此字出於佛典至其取鄭讖之說謂異姓可以爲後而深駁陳澔之論其爲乖剌又不止訓詁間矣

大駕北還錄

陸深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

大駕北還錄

陸深

四月二十一日己丑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 駕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面見退予過 內閣道盧桂洲留飯因示 御製宣諭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寅曉發笥輿步榔巷中旭日清風鶯花蕎麥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膠沐若浮不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橋過北汝小澗有策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乎予方欲答颯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菴涉文藝以詩鳴于時予寓與游爲之憮然間復通姓名曰呂淮異日修謁當呈師偈須文葉衆手而過午入道傍民舍飯脫業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郴陰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頗襄城豈所謂郟鄏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郟縣又北過宋王春未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予前歲赴京時識之屈指丁酉二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窰集又北過淳于髡墓已抵滄戶入市居邀馮蝶城少卿同飯而別蝶城名惠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岕江亭蝶城不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門渡浮橋次樊城舊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完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脈一枝盡于安陸今 潛邸也南爲沔陽漢陽皆在漢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錫俸二級遷至也大雨

暮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出候 駕登挹秀樓以俟渡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樊唇齒而樊城不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耶志之得 旨免朝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登火星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曉至新野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白水眞人者即此午飯林水驛至南陽渡江而北宿舊寓中夜聞 駕行跨馬馳二十餘里二十七日乙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笋分贈云 上賜也品格俱絕佳矣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墓晚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滍河合於淮土人又謂之東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雲幕其巓如蓋頃之風甚急抵葉縣寓萬安寺借作筍蕨供逆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汝河風水相激凝沙

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 行宮接 駕免朝得 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飲介谿肅寓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能徧有瞋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北過陳文惠公墓憶得正肅爲育文惠爲堯佐皆宋名臣也匆匆追瞻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再定寓次閱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硯殷霖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於皐同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予苦雨而行遂不知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參議也寓南門沈周氏午發鄭州申至榮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岸甚快見松皐議當棲 駕留宿舟中二日己亥晴巳刻 上自榮澤渡北濟從官後 升輿騎從趨亢村申入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爲言鈞州迤北至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入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叫號聲甚苦即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劫遂令護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𨻶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甦村店秣馬飯夫復即簷趨入一古祠避雨覩其榜聯似是張驀香火以衆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寓郭氏雨中辱蕭汀東薄賦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發淇縣濘深從間道行過響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遇龍湖輩二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二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采之申抵宜溝同飯於蕭寓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王事

繼先留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覩疑塚自漳岸抵磁州一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雨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出暮過車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晚發邯鄲辰過沙河縣寓發縣宋文貞公璟墓碑頗曾公書叙唐元宗車駕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發沙河鄴灞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水源高而瀑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爲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臯嘗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瞿曇九臯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略如磁垔亦操葬耶意此中原古地頗達富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殷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趨三更抵柏鄉宿八日乙巳曉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

旨今日少駐柏鄉　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盡自湯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巳抵趙州橋寓次過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柏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畫元貞乙未趙人王翊撰寺記云復觀畫水僉守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菲畦悉麋城堞井鹽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遇高三峰聞　御札改程甚有斟恤之意巳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鴻臚向刻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會松臯慰予揄賊事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直廬會桂洲遂發申過伏城小憩即發辟渡木亦名沙河至新樂寓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則餘至保定復寓傳稚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直廬議　迴鑾　表　桂洲留飯遂過介谿午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即發乘月行三鼓至定興過南臯戶書家少叙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己酉曉發定興巳至涿寓次午發遇定國公徐公廷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叙云　令旨迎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旨免朝還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宿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

廣信府同知鄭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終

聖駕南巡日錄

陸深　撰

聖駕南巡日錄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劃前驅雷動風行難尚整峻至於車旗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大

率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林兼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九疊三行日行在翰林院印直備爲紐旁鑿小楷字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旣有　旨十四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邇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調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吏事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皆具一飯從權宜也日晡過竇店夜向陰乘舟行至涿巳二鼓矣亦入民舍乃吾鄉昆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乙卯雞發涿出南郭初望　蕭嚴甚整行二十里餘過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部尚書新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皋許公讚戶部左侍郎薛奉泉公宗儒畿至方山留小酌松皋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巳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皋堯封冢不遇出南門行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土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酉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隘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翰隊二翰林至善事之入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庶吉士以別官論此予禮而慰之因饋品物曰下程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士人云東去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南出郭松皋自後來予邀之先松皋但曰悶悶强拉同行並與得商榷古今數事酬荅縷縷予曰我輩此行惟有早勸　迴鑾爾松皋首肯曰然然又南度蕭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皋別候吏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楣曰少冢宰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撫然倦甚就南廂下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巳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殿奏事如儀退詣二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眞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若改矣午仍飯傅莊唐甥鑒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尚書石菴蔣公坐廳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大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暫憩向晚二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衙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公志學同行未至眞定入北門寓次晚二春坊見過留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晨出　行宮候　駕巳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蓐火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閒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巳頹圮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楊東亭有端拱碑巳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過開元寺寺巳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露濕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蓐寓宿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二侍郎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同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

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尊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皐逐騎而北晚至槀城縣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三日辛酉月初出即上車巖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歿死過栢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書水二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

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甚光潤而黝黑一榭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鬨擁又南二十里入鋪舍小憇遇石副都御史穎東兗公守衛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恭城午抵栢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脉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氷爾復遇松皐知昨宣為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兗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既而遷寓市樓小憇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霍照磨霍九皐來謁少敘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氷河閱車人苦氷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洺寓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欒叅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承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續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讚以巡撫至巡按馮御史霦宋御史大本俱入逆旅茶話而別暮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夯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　趙王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巳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涓涓流即洹水是巳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允叙契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第寫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事過內閣值廬桂洲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峰知張方山奪俸六月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鄔都尉景和始見　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蒙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峰於內閣值廬知　勅止　汝王遣迓寓孫生家宿二更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廂殿　上升座文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廂殿從官　朝叅如儀后渠亟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知府王旒失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　旨叅詰撫按官甚嚴以閱之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予畢候得亢村祭河之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巳而知　行殿災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亢村候駕鄭王　朝于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亢村祭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　旨以明日寅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亢得庵寓小憇三月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壖春　上升舟予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虎胡御史守中同濟覩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滎澤寓次宿小樓河濱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書院長茂川王公子衡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滎澤午抵鄭州周世孫　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新鄭寓次三更出　行宮候　駕免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丰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為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徽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亟謝河南巡撫之　命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臟塞巳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覩介谿疾入城發是日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更發曉遇表靜菴同行郊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竹堂土壁畫獨朴雅庭中有竹篠松檜欒蘭花鳥耳目頗適疏食後出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駕過松皐席寓閣　回鑾有期促工大峪夜深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外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皐奪俸三月該司六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汀陽峰俱待罪一更發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豊樂投進吏禮二部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叔契闊同飯午後始待東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郛候　駕不至還寓宿十一日己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浦公希古鑑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刻始得陞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疏名謝　恩是舉也深賚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慚於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能之得閣老末齋顧公致此信至發封得黃甥標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陵同蒲汀扈從過松臯二人隨　駕授轎聯挨平生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郁陰下以俟暮還宮大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宮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留酌觀賜衣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峰同席盡情月雨暮還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嚴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九峰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叙舊予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千里弟從一適檢得本朝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一云九峰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縉（永樂元年入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永樂元年入十二年罷洪熙元年復入尋卒）

胡文穆公廣（永樂元年入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永樂元年入十四年出）

楊文敏公榮（永樂元年入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永樂元年入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宣德元年入四年去）

張尚書瑛（宣德元年入四年去）

馬學士愉（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鼐（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正統九年入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正統十四年入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鎡（景泰　年入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景泰元年入天順元年去成化三年復入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景泰元年入本年去天順元年復入成化十年故）

王毅愍公文（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許侍郎彬（天順元年入二年去）

薛文清公瑄（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天順元年入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天順元年入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天順七年入成化三年去）

岳修撰正（天順二年入五年去）

劉文安公定之（成化二年入五年故）

萬文康公安（成化五年入二十三年去）

劉文和公珝（成化十一年入二十一年去）

劉文穆公吉（成化十一年入弘治五年去）

尹文和公直（成化二年入二十三年去）

彭文思公華（成化　年入）

徐文靖公溥（成化二十三年入弘治十一年去）

劉文靖公健（成化二十三年入正德元年去）

丘文莊公濬（弘治四年入八年故）

李文正公東陽（弘治八年入正德七年去）

謝文正公遷（弘治八年入正德元年去）

焦守靜芳（正德元年入五年去）

王文恪公鏊（正德元年入四年去）

楊石齋廷和（正德二年入十年守制十二年復入）

劉尚書宇（正德四年入數日去）

曹尚書元（正德五年入本年去）

劉野亭忠（正德五年入六年去）

梁厚齋儲（正德五年入十六年去）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入九年去十六年復入本年去嘉靖十四年復入）

靳文僖公貴（正德元年入十二年去）

楊遂菴一清（正德十年入十一年去）

蔣敬所冕（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臯（正德十六年入尋故）

石文隱公珤（　年入）

賈南塢詠（嘉靖三年入）

張羅峰璁（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萼（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獻夫（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虎因答　榮府王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于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諭還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賀宣　表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暮還二十一日己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還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十四

聖駕南巡日錄

廣信府同知鄭　潛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終

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卒謚文裕事蹟具明史文苑傳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度顯陵深時官學士命掌行在翰林院印扈行是編乃紀其往返程頓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六十日之事南巡日錄中載有永樂後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孫元者深最留心史學故隨所見而錄之云

遇恩錄

劉仲璟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五

遇恩錄

劉仲璟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回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虧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你每趂　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街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

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兄義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訖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里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世只把你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　我麼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話來　我道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筆廝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里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　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麼了這劉伯溫是箇好秀才吃胡陳蠱了那胡家吃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箇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蒙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庄佃的使佃僕有伴儅的使伴儅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話來　我纔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吃他每蠱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蒙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擬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

的死了劉伯温他父子兩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東宮與殿下説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内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旨訖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月初六日見奏　聞欽奉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當來明日

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儅各賞鈔伍錠舍人是劉伯温的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鈔各壹錠關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温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説不倒　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麽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目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　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温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麽你帶得來麽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賞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温那時挺身來隨着　我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强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厮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説　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説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鱉鱉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

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伍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各　賜金綉衣服壹套全鞍馬壹匹幷賜南門内房屋壹處欽奉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看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來制除爾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箇但是我在處爾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我如今着你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記事有不是　我口裏説的説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説傳旨宣喚入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衆都御

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寛宥不叩頭纔即出班奏聞訖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閤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晩朝　奉天門欽奉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著便來説　我雖不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説他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illegible]日奉　聖旨爲兩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録寃滯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紀録彙編卷之十五終

一統肇基錄

夏原吉集

一統肇基錄

長沙夏原吉纂

據皇陵碑載　高皇帝曰朕幼時　皇考爲朕言先世居句容縣之朱家巷爾祖生于宋季元初我時尚幼挈家渡淮闢墾兵後荒田因家泗州朕記勿忘　皇考有子朕長兄諱　生于津律鎮仲兄諱　生于靈璧縣三兄諱　生于虹縣及　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庄村

據解學士大明帝典載　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丑旦誕　帝巳卯彪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植琦于脊瑞寤瘳因以帝許從釋氏

至正十四年甲午　帝夢江東有一木與天相齊又見紅日中赤城紫闕宮殿崔嵬中放一幅金字帛下有二句云翔翔太平美霽中華鈞畫分明恍若白晝帝覺甚以爲異私自喜之就于是

歲起兵

上初起手時行列未成屯戍未備一日于曠野處作午飯以瓦鑵爲炊器適亂兵突至鑵爲火粲所壞不得食者累日及戍和州漸成軍容打鑵謂徐達曰銅將軍打碎鑵州城那時好苦諢謎語也

上初隸濠之定遠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子興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黄間久亾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

求諸淘漁中大姓郭某令覩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嫂贅復問聘者曰人以贅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遂納爲婿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亾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即　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從席漸逢王從兵巳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往贄易　皇祖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歸已而　皇祖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劒死

乙未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上舍于太平民陳氏家后誕　懿文陳嫗賢夢天上龍見雲光燭然明日具韭根盤金盤賀曰太子生太子生太平俗賀生子以韭根盤取根源長久之義也

丙申取金陵　上命總制孫炎聘括蒼劉基基陳時務十八策又遣使聘金華宋濂濂至問以取天下計濂以不殺對

上欲定鼎金陵未決陶安言金陵古帝王之都龍

盤虎踞據其形勝足以馭萬方　上竟從之

庚子六月僞漢傾國入寇攻陷姑孰窺何南京　上召康茂才計事謂才曰友諒來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紿之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舊嘗事諒令賫以往必信無疑既而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上乃命李善長連宵易江東橋爲鐵石橋諒至見橋皆鐵石乃驚疑又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謬已才乃合兵奮擊大破降其將校士卒二萬餘人

上開中書省于南京克敵後設御座于省內將奉小明王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上議伐張陳劉基曰張自守虜耳陳居上流宜先伐之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亦思報龍江之役決意大戰

辛丑秋八月伐陳友諒逕安慶直泝上流至小孤

山風忽大作左右言祭弄當得濟　上口吟一詩云大孤過了小孤過風浪迎船奈爾何七夫自有夌霄志誰肯低頭拜老婆

過小姑山抵九江九江陳氏僞都也友諒以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王研華蓋日月旗等物

壬寅春兵至彭蠡湖南昌降　上駕至龍沙臺集父老諭之曰陳氏據此軍旅百需民甚苦之今俱不以相勞其各事本業爲吾良民父老皆感悅呼舞云臺在府城北江濱龍沙上赤國初所

笨也今俗爲重九登高處

上微行入南昌城游能仁上藍禪院院廣大美麗爲南昌諸寺之冠 上周游細翫傍若無人僧扣其姓名 上不答僧固扣之上命取筆來題于殿壁云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流腥野僧不識山河主只個滔滔問姓名擲筆徑出明日以兵圍其寺一寺三千餘僧相聚啼泣有一雲游僧笑曰不用哭不用哭我有一計可解共難乃磨去 上所題詩更題曰御筆題詩不可留留時惟恐鬼神愁常將法水頻頻洗猶有毫光射斗牛 上至殿見之問誰所題此僧曰是小臣所言 上曰寺有如此僧何故不識好人僧曰正是有眼不識泰山陛下至人安非常人所識也 上笑而遣之遂赦一寺僧得不死令改院爲永寧寺

癸卯秋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友諒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卻于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小卻 上遽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僞平章弟溺敵將張定邊中流矢走陳兵大敗退保鞵山我師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食乏出江求戰遇春復用前法燒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膠于沙不動 上拔劍斬纜索仰天言曰如我有天下分舟當得脫索忽如龍形扶舟而出及陳氏平 上立廟致祭封爲纜二爺爺（斬爲二段故云）至今過彭蠡湖者立纜二爺旗則風浪無阻

上與陳氏戰未決雌雄問劉基基期以金木相犯日夬勝及期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爲計恐之肇游龍九盔于巨艦傍曳日月之旗基與帝對弈其下坐帝于近倉諒軍見之大悅遂舉銅將軍基知將發以綦綦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俯案纖碎而帝得無傷諒知帝必死乃啓窗視之爲我軍郭子興射一矢貫其頭顱而斃其子理結陳奔武昌

甲辰春二月陳理銜璧出降 上入武昌城取陳氏所藏金花子銀花子賞士卒于黃鶴樓下至今人呼其處爲花子街又駐驛于封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果然

上平僞周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準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問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貪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患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悞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眞有冀其治世以蘇民困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荊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禽其親弟再犯浙

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墮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約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御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欽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

行所有文傍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杭州通判許士傑齎到）

丙午遣將征張氏明年丁未士誠就擒時姑蘇城堅難卒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步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羅卒獲茂具得往來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九月城破縛士誠

張九四之敗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貢友者爲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絲迎賞于京城三日御取對九四斬之

呂珍爲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爲歌高噪以詬胡公大海王晃元帥不肯從珍詬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旣而竟不能支降乃取之今越人有此書

兩寇旣殄戊申正月　帝卽位于郊壇南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儀導從上率世子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爲帝后奉上玉寶玉册祭畢　上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德慶及于躬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

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遂詣社稷壇立主行祭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受賀畢命善長奉册寶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國號大[illegible]改元洪武

未改元時　上欲盡除道教有道士黃月淸奏曰非日臣到三天門下見張一金榜大書十字于上云山川奠洪武日月照大明　上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國號改元道教因得不廢也

初上以丙申七月爲吳國公凡八年甲辰正月爲吳王凡四年至是卽帝位在位凡三十一年

築新城又營皇城于其內皇城內有萬歲山依山爲大內宮建宗廟大社及諸司衙門定十二門詔立圜丘在洪武門外方丘在左甲第門外制大明令造洪武通寶錢

五月　上幸汴梁卽開封府也議定都兼取元都留善長守京師　上駐蹕于陳州城北門外父老進瓜果　上詔本州給瓜果銀仍賜巾服以榮之因于此建亭亭有榮老石以紀實焉

車駕至汴築城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後又築

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爲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大梁爲北京

八月庚午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進取元都元主及后妃太子北走達登齊化門命將塡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弁獲其宣鎭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

二年李文忠征迤北三年克應昌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宋元玉璽金寶玉圖書玉册玉鎭圭大圭玉笏玉斧十一月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文忠上平沙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倚覆載之恩文敎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維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阜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紋祚粤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塗溺救亂

世之勛勳洪鈞布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敘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郵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整罪而致討乃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慙無贊襄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誓空胡馬之羣前矛虔關而興和之師卽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旋解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振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册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于遐荒胡運竟終于此日凡玆勳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四年傅友德湯和廖永忠定巴蜀之諸郡師抵重慶大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于是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表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

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懽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淸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拯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亦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旣靡贊誠先幾之智又乏鋑倣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鼠揣罪實由于己敵幾用匪其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旂道傍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

謹將軍馬錢粮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一統肇基錄終

震澤紀聞

王鏊撰

震澤紀聞卷上

明　王鏊濟之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高皇帝最承寵眷後以老致仕遇萬壽節則至京賀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涉級頗艱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復來濂稽首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言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人會飲賦詩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食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上問何爲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上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鎮江得少延後使至則已反接至市矣急宣詔得免久之孫慎被罪復執濂至京將殺之后復力救曰田舍翁延師尚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或云濂之謫也寓某寺有老衲素與之善曰吾讀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爲無愧何至是乎僧良久曰先生於勝國嘗受官耶曰稱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縊死此說未知信否姑錄之）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任僞漢守南昌因家焉高皇時爲左都御史性伎忍賊深嘗奉命與懿文太子同鞫囚太子屢欲有所縱舍徽爭之不從聞以言于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爲之太子惶懼自投金水河中左右救之得免上聞令驗諸救者凡解衣而後入水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薨皇孫曰我之死徽爲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徽坐藍黨事將收之皇孫與鞫因問徽死因當加何刑對曰斷其手足乃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遂伏誅（徽洪武初袁柳莊相之曰公五岳朝溥眉目插鬢如四字面角橫生寀然威赫且天庭司空紅黃氣二道當入髮際四十九日當有二美除不數與舊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二日制誥都察院秩二品十年之內當掌度部後忽目光射人坐黨誅）

王朴

王樸者陝右人更名朴高皇時爲御史性戇數與上爭是非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寧可戮辱至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王行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以學聞門大姓徐生藥者家多書乃傭于其家主藥肆每出藥裹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傭士（元時俗所稱）召問曰若

欲讀書乎以數卷授之數日問之輒應無窮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留之恣其披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一日辭去曰書讀已徧矣自是以文學鳴于吳洪武末行且老矣欲之金陵所親或以時情叵測止之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主于武臣藍玉家爲其教授久之玉見上上怪其識進曰豈君異人乎玉對言臣家塾師朝夕其誨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玉以謀反誅事連行坐死

建文

太宗靖難師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焚死然或傳其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退問之則獻詩云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會問亦不樂虛言後卒于禁中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游元至正間爲僧于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徧遊湖海工詩旁搜博綜內外典兼通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試中不願任職願還山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諸王各奏乞召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侍北平之慶壽寺事太宗於藩邸者二十餘年深

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功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令名[illegible]不肯蓄髮詔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從彊者一大雞毋雞一號即起闃然誦經皆以賑飢還與有王賓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三往乃得見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廣孝嘗過閶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吾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于上曰此行得一子上

爲賜名曰繼使侍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遊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赦之立詔出洽洽者亦異之名僧也嘗爲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牀下髮已覆額矣敕且剃再至問疾詢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詣於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慼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遣繼使使至相城召其弟婦入京賜第以居余肩花溪然而入皆殷勤慰藉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且繼者於其第中往往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而入于家繼於仁宗時召爲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而忌燕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日以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僞對曰兒統兵百萬安能無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

今有密旨云云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艴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將見王三往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來造知無他也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僞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何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爲恩張乃召姚廣孝等共謀語次簷飄瓦墮地碎王惡之色殊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何祥爲廣孝曰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上責之曰勿謂吾爲天子即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爲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上衣遂磔之

夷其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今爲墟焉

鐵布政文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卻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鬟半綰臨粧鏡
雨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其妹詩曰

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涕垂玉筯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貌
向人羞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白溝河保兒槍幾及上馬忽蹶乃免文皇既正位問白溝之戰刺

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上至北平見保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縊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爲右都御史永樂中有告周王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而定臣請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必賜敕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敕即日遂行兼程而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不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曰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邱太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相語今將若何王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乃馳驛以聞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斬不

日而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爲微行以詗事官吏有貪黯者坐死人情聳懼間歸省其母母爲具以本州知州爲詫彰曰公法不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彰卽丐者也彰罵之曰吾事亦相詗爲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卧不言亦不復食彰馳往曉問母終不荅彰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關於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知州者得免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嘗仕勝國後事太祖爲吏部郎中謫戍寧夏太宗時有丁某者官翰林上時時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且言其學行上卽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一日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卽出與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矣乞致仕許之曰臣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舜華願往依之至吳寓舜華館之來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疾謂舜華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卽有不諱當藏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尚何顧爲舜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墓側幹曰善抗手稱謝而逝今其冢猶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爲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上疾大漸强起坐便殿召諸侍醫數以用藥無狀賜死獨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太宗在潛邸得羸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蟲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脹病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爲矣十年果卒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爲商賈爲人治病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王賓薄其名往謁之一見傾倒飲酒賦詩間謂元禮曰若賓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君家固世醫爲之亦差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則可遂別去明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難諸書已讀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具述元禮歎曰奪吾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圖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師禮事我耶賓曰吾春秋已高尚不能詘節從仕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醫案八冊在几上賓攜以去元禮歸驚歎曰失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獨留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啟東韓叔暘

盛啟東

啟東初從王賓學賓嘗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師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竊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遂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免授以醫爲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與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爲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爲盜其家廁中槳器告之官以爲犯禁中途追還時起壽陵詔免死輸作方上啟東長

史倣貌某侯倣役者見而異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以白閣主書算初啟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于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而差至是過諸塗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鹽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數投而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得良醫而生問爲誰曰盛啟東上曰明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尋授御醫啟東慷慨敢直言嘗值雷雪與韓叔暘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戰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啟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懌起視雪啟東曰宜瑞不宜多既退叔暘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啟東曰勿憂賞今至矣須臾賜御膳一筵嘗奕于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某者對曰臣與韓叔暘遂命奕于前上親觀之韓勝者三因命賦詩啟東詩有曰不才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闋棋令留院中東宮妃張氏病經閉不行衆醫以爲胎也而久不產上謂啟東往視之既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遂問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爲此劑何也不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爲矣必用臣嘗如前藥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家且籍沒矣既三日紅鋌前呵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既而上加賜焉曰非爲酬醫爲壓驚也時啟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知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占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

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軍未至閩亦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遜國也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賢而善醫者爲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部南京守備太監陳巠與俱宿食以來甚寵待之後以官卒啓東嘗若憂于吳周文襄巡撫江南嘗有備數數千使輸之可得千金啓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得貧當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爲詩曰魚龍江海憂風雀稻粱謀女喪得之大慙乃止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言也酒玩讀久之乃以善地理聞爲

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陽求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會太宗方有事壽陵曰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前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黃忠徽以扈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矣問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石忠徽問之對如仲和言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死乃命宿太監者往咱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進上登高望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

相見虜引去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款從容整駕而去明日其酋果詣軍門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鼐與鄉時車駕將親征北虜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車駕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命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虜騎逼都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之謂衆人曰虜頸不向南矣曰然曰大將氣至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衞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請之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衞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爾人在家正相鬬不解衞士歸視之果然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鬬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

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擬至闕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陳鑑

宣宗一日於禁中閲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謂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鑑時官在下對曰能有翼曰應龍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上甚悅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爲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府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値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楊安者病死妾有殊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受賄故庇死獄詔會官廷鞫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何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于爨室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猶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徼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琉

琉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璫有寵時修寰宇通志琉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陷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温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琉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琉獨留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詠之琉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倪日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上訝之對以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有是乎其後至倚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饑上於機務閒就問曰來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飢死吾百姓也

胡濙

濙爲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以囑文選郎中鄭中山其手書文欲因是陷之令吏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死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徵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私囑欲殺

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與公等自爲之遂稱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尚書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濙曰老臣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之此臣所以懼也安以白上旣而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鄉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留之書室偶翻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翺

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惟遼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禍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部爲營儲於鹽山有司承媚多作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吾有也每退朝子孫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帝即位楊翥以前郕府長史自吳中來朝主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大璫宋某曰俟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其家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爲劉溥也曰今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旣而曰上奚從知我必

宋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白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儀銘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祭酒何人有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侍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贈禮部尚書謚文恭弘治間錄其孫棨今爲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效也

楊瑄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左右同臥起上復位授錦衣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于上出之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歎其冤而無敢言者時楊瑄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顧吾母老莫爲養耳衆曰若能之我輩爲養汝母翼日瑄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嘗託瑄爲之者也上以示達達出召瑄曰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

爲至此瑄知達素忌李賢欲因是傾之即紿對曰此李閣老使瑄爲之耳達喜以其言白上上命會官廷辨至廷瑄久不言達嚇使亟言之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爲之耳歷歷具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爲疏劾之其後鵬

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瀕死時公巡撫南畿遮道號曰君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叱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譴吾自當之即前詬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所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褻狎何自輕也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陳文

陳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竟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及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爾爲偶長而髯者爲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即召還之爲詹事會學士呂原卒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値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翱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爲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倫謁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伺詗之時倫侍從甚多詗者雜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與禮部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酷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後召還賢且以爲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擬之云正曰吾昔備位館閣謂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郡佐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遼東朝士有與不相中者譏之賢聞盛嘗病短其所爲詩文因以韓雍代之

其救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翺引文彥博故事勸其止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被黜爲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日誦古詩或言于縣令令異之召爲弟子員中宣德丁未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奉言事使占城還至七洲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所爲惠神色不變爲文以祭海神風旋止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獞氏結苗人爲亂藩臬議出兵剿之惠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餘人入其洞其山石巉峭如劍戟不能置足獞人瞻瞻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父母也宜聽吾語因爲陳逆順禍福榜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爲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報藩臬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爲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尋穭從山谿望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盜臬司大帥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驕矜者圖

圖空虛獄吏無事陞廣東參政卒（惠別有日記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至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靡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賓船象駕鼓填咽旌麾僕從羣衣櫂署前後奔馳王乘象迓於國門與金華冠瓔珞琰帳劍戟以擊衆爲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宴觀沉香燃火樹羣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東其國[illegible]月[illegible]暑民多裸袒士著[illegible]衣南所稻熟北秋稻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更鼓八更爲節）

盛顒

顒字東之族孫疎放有雋才爲御史出巡至通州會都御史王翺召入與同僚後院衆不爲之下翺使人出外求過錄其門不得入翺嘆之景帝時以災異求言顒類御史以奏稿示之顒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爲之時上頗事遊燕暱族父叔太以御騎出入禁中知其事疏其宦爵及之顒即以入疏如造龍船織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等環繞曰上欲取汝首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言鎡曰御史以言爲職不關白其長今鎡有

過御史猶將劾之錢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于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惕然乃好謝之錢出召泉問禁中事密汝何自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欲死而泉自如曰必不至死重則戍邊耳其疏竟留中久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詞不詰泉體令吏部會都察院考覈泉等八人俱外補泉得廣西古田典史則猶以劾故也天順初擢泉四川羅山令都御史曾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因入朝求去位泉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而去可乎泰竟逮吏部時鄭爲尚書閱蜀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泉矣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後陞敘州知府卒

震澤紀聞卷下

萬安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刻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各自爲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死安無學術既居樞要日以請託取賄爲事深結諸閹爲內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表裏用事人目爲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爲主司皆有關節子姪甥婿無不

登第者與劉珝劉吉同在內閣珝狂躁吉陰險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奉以是府庫空竭爵賞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正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安日與珝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北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等爲一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逐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少無行而安與爲密遂爲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闥皆爲媚藥之術穢聲彰聞時珝子鎡亦狎一妓潛通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鎡之狎妓也飲于牡丹亭里人趙贇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告安遂達于禁廷時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贇家索牡丹亭記贇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于上前上大怒珝用是去位憲宗晏駕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言官交章劾之有心

如九曲黃河面似千層鐵甲之語時人傳以爲笑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惶遽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既黜免猶於道中夜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爲去時遣一茶褒皆銀也買其宅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死妻媵子婦悞以奔人家無餘者（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樂人一日優戲于上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首曰項王八千子弟今日七千那一千何處去了優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若俯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下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錢年有王錢萬壽兩月乎蓋皆有譏諷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曩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賜焉孟密以是日富強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遂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謫以所侵木邦地界之而木邦勢愈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由

此起至今爲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爲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詔獄者

曰若等諂衆芳合謀傾儲儲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道儲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跪白之恩不爲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法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一家盡据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貴驕又老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鎮撫命恩傳旨

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以諷兵部尚書俞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數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梁芳　韋興

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千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圉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觀之則僅餘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盡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曰臣爲陛下造齋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齋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

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上指謂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謀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常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使以諷上上且許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謫往鳳陽守陵恩去矣及覃昌昌曰以懷公之議尚不能支我何能爲矣不知所出或勸之諫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請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上命入賜金一篋乃請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嘿不對上又責昌昌無所容愬欲自到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書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旋議爲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鼐

鼐字用之壽州人爲人伉爽豪邁喜爲大言宏治初以御史出印馬詣內閣會敕時萬安劉吉尹直執政迎謂

鼐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裏面不欲吾等扶持言官始加此條耳鼐久欲劾三人而無繇退卽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安等歸過於上而進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裏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圖無恥迷國罔上之罪疏奏候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鼐曰令鼐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鼐始跪乃宣旨曰君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鼐大聲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留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稍引退鼐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誦其疏印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鼐歷詆之宣言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雖嘗薦王恕至是亦加醜議曰我蚤知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爲首相深忌鼐日伺其過鼐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鼐爲大將其餘皆有名目儼然以天下爲無人時魏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啗璋曰能去鼐卽擢爲都御史

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論鼐狂妄初鼐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守劉槩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沙水者殆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爲壽鼐得書甚悅客至輒出以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鼐與槩俱下獄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死舉朝洶洶無敢論救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救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乃得放歸歸家數年疎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璋大理丞缺將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怏怏發病死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晏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肯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邱濬

濟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亢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亹亹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絶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尚書時李廣有寵於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借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吳寬謝遷

成化宏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邱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居憂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用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不悅竟言於內以遷爲立黨

葉元

宏治中外戚張氏貲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腴田寺以獻遂遣官校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順旨時元爲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擁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其下十餘人繫之獄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吾爲怨者爲德可也同官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校圍其舍皆繫其從人有幾死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避將安往乃逕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錄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徽出問曰若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上謁高錄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不顧徽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

疏吏部馬尚書聞而召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遣人送之歸曰有官校在若與偕來元至舍則官校悉遁去矣元乃得免時又有錢某者爲興濟令興濟者中宮家所在也令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訴至縣詈詬爲令欲縛之乃散去太監李興以中宮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勤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令不往見興大怒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即欲笞我若等亟入奪之無爲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一令何有故事須明白顯率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監左右百人耳余今以手入自從即相擊勝負未可豫言也且中宮有云不得勤一草一木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王曰賢哉令也上亦知若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

不廢公論也

劉瑾奴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景泰間自宮入掖庭冒姓劉少狡猾頗識字書畧知古今特利口傷人稱爲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得幸宏治初擯茂陵司香及東宮立妙選內外侍臣瑾因李廣爲得與其選上即位之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邱聚魏彬張興等八人者日侍上遊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鐃鼓之聲日聞于外恐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上遊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上大怒曰究其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爲之也於是逐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上皆不納又大臣韓文等伏闕上疏切諫上驚至泣下不食司禮監官曰至內閣議健與謝遷固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聽乃召諸大臣入時未測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意亦不能無動惟鏊往內閣問焉健謝鏊曰吾輩累日爭之事什八九濟矣語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順門太監

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早朝則從罷宴樂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習焉榮辭色甚厲時上令左右親信詗視衆相顧未敢發言鏊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爲八人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鏊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災地變極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羣小天下何由得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范亨徐志三人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典東廠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上言不去八人滿朝洶洶變且作上乃命執以付外岳

欲即如詔徐志曰日暮矣須明旦爲之邱聚出白李榮榮泄其語于聚於是八人者環泣上前言岳等與大臣通謀大臣之疏岳等使爲之也是夜有旨出岳等三人于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地瑾司禮監永興邱聚東廠大用西廠魏彬詔追岳等及於臨淸岳亨賜自盡智擊徐志折其臂初中人患言官攻之急或言方今文臣大盛如之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結舌文臣拱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既執權日以摧抑縉紳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敎數諸臣之罪以爲黨

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空多遣官校四出詗事郎中張瑋按察副使姚祥尚寶崔璿皆以公事乘肩輿瑾令荷校于道以示衆自後文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輒傳旨杖之午門往往有死者於是言路塞矣瑾怨韓文以微事逮致詔獄必欲寘之死百僚振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籍于庭言瑾罪咸扶安王偉淸愼文等無罪其籍在御街東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亦日中暍死者數人捜索至暮入獄死者又數人卒無驗上手其籍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吾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專扶安等皆斥南京然文竟以是得免于死云有孫聰者瑾之妹婿張文冕者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鞏昌人庚戌進士傾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中一再遷至吏部尚書三人並爲瑾心腹與其黨蘇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李榮雖位在瑾上主章奏而已既乃併榮去之瑾遂爲貪初天下奏疏入手御前發視無疑者付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閣是時上不親萬幾收無巨細悉由瑾專決甚即私家與聰文冕等議擬旨付外令吏兵

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白瑾有今日陞遷明日謝禮輕斷遂遭降黜者賄賂旋通又即起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壞故事京官六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始令吏部得非時考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增置巡鹽捕盜査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藏羨餘悉輸京師大率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公事差遣及朝覲考滿至京者皆令納賄少不如意即中以危法于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劉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視凡巡撫巡按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拔吾死不以爲恥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瑾爲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恥掃地矣宇及焦芳並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宇欲進其子仁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林諸臣皆調補他官黃中仁因躐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恩及鄉里姻戚多不次得美遷或自郡守數月而至尚書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己意紛更月異歲改科禁煩悉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常滿罪無輕重輒被首木徧戍死者相望於道刑官持議少齟齬即

得重譴凡文武官有罪則罰米輸邊動至數百千石爲儲逋爛者皆追逮主守責償往往破家殺身官校所至邏察大抵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競渡邏者以爲不法遂籍其家都御史錢鉞王蕎通政強珍尚書秦紘侍郎黃景家俱被籍沒天下人人震悚縉紳重足屛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得自刎死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慮及禍一夕縊死致仕尚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夏自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岑氏將寘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寧夏

平江伯陳熊廉靜自守瑾誣以贓罪罪至死奪其誥發戍海南自餘大臣以非罪黜免且死者甚衆江西寧王府護衛先朝削去瑾受其重賂聽令復護衛階反逆之禍瑾欲重中人之權敕令鎭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加以官吏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畿輔者陝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萬以奉瑾瑾所得亦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爲名遣禎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求急类如火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寧夏指揮何錦等推

安化王寘鐇爲主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鎭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匿不以聞然亦惶遽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心稍安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然自肆方以出奇制勝爲己功諛者從臾之云且有異典之封又以赦文非出己意一切欲反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瑾專恣積不能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上迎之東華門覩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宴永與馬永成并入內見上而泣因出疏于懷極論其惡上猶未信曰若等罷矣且飲酒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臣上問何爲永言瑾欲取天下上曰任彼取之永曰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上悟乃命罷宴是夜上與永等掩至其家瑾出迎上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永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繫其罪中外且驚且喜詔降爲奉御安置鳳陽捜其家得僞造符璽及衣甲弓弩諸反具命廷臣會鞫于午門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衆閧之爲辟易駙馬都尉蔡震獨曰吾得問汝吾

不出汝門也瑾曰汝不嘗爲我龍領將軍乎（故事上直諸將軍以駙馬都尉一人領之）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其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汝藏甲將何爲曰吾以衛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公所而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爲富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磔于市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自是天下始有更生之望而山東河南北楚蜀羣盜縱橫皆瑾之餘烈也籍其家得金寳巨萬萬其黨與皆伏誅（初瑾雖暴橫然猶敬正士聞善言亦納其後威權日盛一時正太罹罪陷盡禍小黨傍權其所爲壁見中外氣政逆者於是始有邪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與綵語忽泫然垂泣曰始余與公咸等入患外臣之藉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推折文臣志亦遂矣今諸人晏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于余余未知所稅駕也奈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立長且賢則公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爲則可長保富貴何慮哉瑾大以爲然自是始召與謀一日忽變計曰集以宗室爲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瑾怒以若擬其面曰汝不從今先斬汝首矣綵懼從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爲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如十五日良會張永旋師至深州將入見瑾傳語抵以日不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儀仗併擒之也有李千戶者知其謀奔告于永永曰事急矣不待召而入遂發其事瑾伏刑之日猶曰誤我者張綵也此說未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持團扇以綿皮飾之或謂中藏利刃將以謀大逆也亦畧見於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鐩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羣盜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衆萬餘攻掠文安鐩與家人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鐩與之鬭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議中分其衆鐩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爲偶推虎爲主遂破興濟攻滄州不克破東光擒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錫遣人招之不聽字轉劫濟寧張秋新河南宮棗強諸縣至冀州遇總兵馬安軍與戰其衆被擒斬千餘人奔至小灘河

又過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其指揮趙文發曰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瓊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自衣之往來齊南東昌兖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劫及虜婦女不可勝計羣盜管四局武張通等皆來歸附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與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算祥亦被擒旋縱遣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鐩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

夏邑虞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爲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衛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官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鐩等乃立劉三稱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攻沈丘縣縣先塞其城鐩等扶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民千餘人官吏盡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詣爲劉三子新蔡縣致任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具金銀祭牒將饋賊求免攻劫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鐩見勢日盛與陳翰等謀兵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鐩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四毅後軍都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名有名號分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爲號又撰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攻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　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　拒敵被擒罵不絕口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中有僧德靜自言爲唐王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樊官釋之爲衆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斂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鐩以爲馬尚書家在關中去之至郟城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寶豐縣殺事孫鐩遣人齎黃榜招撫之鐩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姦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鐩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衆至十三萬五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死鐩等聞援兵將至乃舍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

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至鄢陵破其城轉掠滎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軍夾河而陣鐩帥衆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廬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過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皋鎮官軍分布追襲過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散亡者甚衆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賊衆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四千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往商城鐩意欲過境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來歸遂至潁州揚

虎故所部邉郎者亦以二千餘人歸之至鳳陽投轄於穀都御史約歸款不果遂自宿州至徐州復還商城因始屢與官軍戰皆敗餘黨分逬入湖廣河南境上多被擒殺陳翰降於仇鉞兵劉三被射死鐩知事不成逃至應山縣薙一僧度牒自髡其髮欲投江西賊尋船將渡爲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戍籍隸京師生有異質五六歲即能運筆作大字府稱神童景皇帝召至文華殿給紙筆觀其書令入順天府學肄業中甲申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字畫遒美詩詞清麗盛有時名作爲詩文殆遍天下然以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重歷官侍講學士年資寖深吏部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是三人合謀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勅誥勅官自二王後久不設至是復爲東陽設焉爲入閣之階云歲乙卯遂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修會典通鑑纂要義例亦多所裁定東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同事彌縫將順又能以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多歸之朝有美政則爲揚於外曰非西涯不能爲有不當則曰西涯爭之不能得（西涯者東陽別號）正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嬖倖八人中官以上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悍言皆去位而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之必欲其去鏊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出其所修纂要示朝臣曰憑用是爲當時執政欲援引私人假此爲名耳又屬文華殿侍直諸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芳芳爲言於張綵綵爲納款于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入將批答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後下筆於是瑾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爲答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鏊去位東陽留自若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爲公論所容初會詰勅其鄉人大理評事李承芳者惡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畧曰大事既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勸公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世之後史冊書之此豈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玘門牆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不退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傳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詩云日暮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鷓鴣言行不得子規言不如歸）去一日內竪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矣汝每稱病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曰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知將誰欺乎愧無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淸在內閣其所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幹得謚文正好事者爲之詩有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之句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厮役同列恥之時翰林皆以才華自標顯獨芳以不學居其間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賴衆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于萬安曰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鄉可知芳聞之曰是必彭華有間于予也他日不爲學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爲侍講學士初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華等數人爲之芳恥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于講筵曰某當作某蓋當時修書者之誤意以中傷華華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以爲華與安爲之也銜之入骨歷四川提學僉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之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酒李傑服闋徐溥執政欲遷之翰林劉健曰翰林秩卑而要旣出不可復入入則加于衆上衆且怨之溥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久矣公今日既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旣入芳兼程而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淹滯日怨健於衆中嫚罵之尚書傅瀚在禮部芳過文書行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之瀚怨發病卒代改吏部馬文升爲尙書時稱老臣亦被其侮嫚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爲芳與梁儲可大用時芳嫉之也華廉得其事面折之遂相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遷抑之於是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肆之以遷及彭華故也戶部尙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議僉謂理財無上策惟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財用朝廷以四海之富安得靳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上節儉乎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芳代之會中官八人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茝陶諧皆上疏極諫鏊與戶部尙書韓文善聞謂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此吾心也然疏必吏部爲

旨乃以告芳芳曰我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自爲之及疏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祟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疏皆文主之余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措一辭惟以口舌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姦蘖瑾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芳志也久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惡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敗張綵等伏誅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黃中亦傲很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甲鑒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爲相且爲圖以進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黨于其鄉凡閩一北人進嘗見于色一南人退亦嘗見于色至論古人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南者則詆毀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以爲直嘗謂李東陽曰當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者笑之芳出京治裝盜竊其重載驚劫以去及家居治第宏麗勞役數省

積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屋掘其先人塚棄骸燒之猶以死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什其藏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死也呼於市曰吾非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子亦已屈辱之少泄吾憤而小賊遁誅獨爲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劉二漢者死亦曰吾死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宴然無事何也

紀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樂夜大雷雨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亦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圍寨槍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槍上有火

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直隸順德涿州滄州河間有素色赤黑或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齧人手足

遂之不見蹤跡

善謔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陳每好訛每一語訛則籍記之積以成帙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有朴者則曰淵源錄中人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云云閩人呼谷爲豬翁世賓爲尚書屬官稟工部送一谷來世賓以爲豬也曰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舜咨爲厚禮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振振馬公呼嗟驢兮通政使仲閔善游說稱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日以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讀李文正墓誌（此係新增）

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亦湖廣人少亦以神童舉二人最相得相似而才華清俊一清不及也然二人同心推轂互相標榜而皆善鉤引籠絡之術故多士亦翕然稱之其爲此誌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固銘誌所不免然亦必揆其實若夫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將

誣拯乎凡誌所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既歸之後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虛鑿空則不得不與之辯誌言張璟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奏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于時方稱病不出於何所奏且雜以安奎張彧并同時事也繫要最述所惡又冒皆錫宴示恩而公又冒從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逮廷臣於獄因事解釋不可謂無今云公奏不知奏於何人奏於上乎奏於瑾乎瑾遣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上疏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哉且瑾威權隆赫有敢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爲鳳鳴朝陽豈有同官而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於欺也其謂辨盜之事亦非事實既曰見公斂容起敬又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切阿奉又何匡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今有討查革何前詠之而後革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瑾敗乃先首實請瑾傳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

楊銘（此條新增）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使瓦剌也先一日集衆使言曰中國留我使臣滅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輿師往問之因羈留諸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落也有吳俊者獨亡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甚不復羈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駕歸命弛諸使械乃往見駕時紀信李虎賁彬侍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移營而東銘父子不得留上曰宅日哥來見我宅日父子復市羊麪以進上曰老哈何矣銘可

隨侍我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來邀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雞鳴山遇我師跡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也先追至上遣火吉爲克與講好也先亦遣使來報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也先遂蹂我師我師大亂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

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大明乃落我手聞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明天子乃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犬置在旁開口推其面曰去耶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御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善也先乃以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六刺以袁彬來見問爲誰曰識字校尉袁彬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銃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遣人下城覘知爲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金帛分賜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

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上爲行殿禮將寇遶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丞備貨羊酒米麵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剽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四更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將議之易州百姓進果命賜帖木兒時有衛中國事情者又命銘召喜寧岳謙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以賜也先圖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勑入城張官保不得往怒乃邀與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贐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駕至德勝門之土城覺帝遣吳良等官以鴻臚卿趙榮來見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等何官上曰都督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犬猶認主人我奉駕至城門不來接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太師趙榮等遜也先怒即奉駕北去是夕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人奈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帖木兒見言

曰太師奉駕至城門兩弟稱不願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因還師太師言至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鹵掠寧言於也先之弟曰太師欲奉駕自居庸關入今下人擄掠如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天子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並往西北至小黃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哈念令使女設帳迎駕進膳又往西北行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讓索朝使來迎上曰不必索使還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之計欲殺之營救乃免遣計安蘇

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行至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赤山喜寧說也先奉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還去南京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此哈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寧夏高橋正月元日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二月至東勝州上欲遣喜寧入京曰使人往往不還須煩一行寧初難之上親至伯顏帳令轉達也先伯顏帖木兒爲言於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中事多出寧至邊好爲之計寧宿上帳中行時微雨上謂銘曰汝知乎此

洗屍雨也喜寧果被邊人執殺之北京奴逃還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既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先遣賽刊王將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去及石亨從雁門入賽刊追之不及也先怒欲以軍法從事衆哀乞乃已四月伯顏之妻令女使問銘曰今天向暖放帳中夜燃火何爲銘曰無也妻曰吾夜見帳上火光是天子之氣先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與也先駐下水海子怒守墩人出擾欲毀墩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殺其人中國益不信乃齎上勑諭諸墩銘以夜不收王智見言曰中國不知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信伯顏奉至大同守將設詐奪駕駕之而去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方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銘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郎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

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朝廷遣都督馬政赴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榮來迎時尚書王直胡濙送至蕪城謂銘曰協公并和番者朝廷以爾言故遣往其事俱付於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寔使還寔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朝廷又遣中使齎命楊善趙榮欵寔虜使詗其情僞銘言也先寔意講和奉駕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復奏銘先往報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朝廷遣使迎駕甚善它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媢之駕若從大同入護衛毋少怠慢不豐非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爲便至甘河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所遣使臣爲誰曰是永樂年間大臣宰一爲鴻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那顏誠心奉駕復則來迎如那顏意在金帛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駕不在金帛遂與剋日爲期又言上爲汝去憂思成疾可急往見上問使臣爲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花王處則趙榮湯胤勣上曰楊善王息者人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上然之及楊善等至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

八月八日送駕上語也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駕惟上所欲行我亦遣大使臣來送至初八日也先會諸部二隔牛作筵請駕動作樂吹唱與其妻及衆頭目以次進酒獻駕弓箭貂裘行一里也先弟賽刊王亦來送行進酒行韃伯顏帖木兒自備鞍馬弓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至野狐嶺進銘夜呼萬全城聖旨社稷爲重虜情難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賚羊酒來勞虜使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曰當時上駕衆行幸以爲天下蒼生

賊側失身於我師大戰師大順天意不致少慢今我卒得一年今皇天悔禍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爲帝然位是你所有你要坐此位他時節我之主也此中有事便來投托時虜人多進馬楊善促曰上位行矣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口上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之大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既去行數里聞人馬聲上驚問爲誰乃帖木兒歸遂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敬進膳命以其餘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賜夷人命銘犒

勞進馬爲三色五九馬進太后四九奉景帝三九與東宮仍以二馬賜張四至雞鳴山太監夏時爲帳殿迎駕內臣見者皆大哭至懷來亦爲帳殿務將楊信統兵來見至居庸關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學士商輅等來見賜輅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衣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也至德勝門土城總兵石亨張四楊洪少保于謙朝見宣張四馬上同語至安定門換易袍服命銘至舊門外光祿寺一帶列人馬銘奏老不得朝中甚嚴上曰既去不得罷至東安門外而別後有旨給銘陞一級賞授鎮撫袁彬試百戶天順六年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敍曹欽有功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李鐸奪寧自中國賜使臣衣物伯顏家人欲分之上命銘與伯顏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食也縱得之非已有上怒撻銘後帖木兒妻婦之盡退以獻寧知之復取去上曰哈回子言是果然非已有也上嘗命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豈濯我執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一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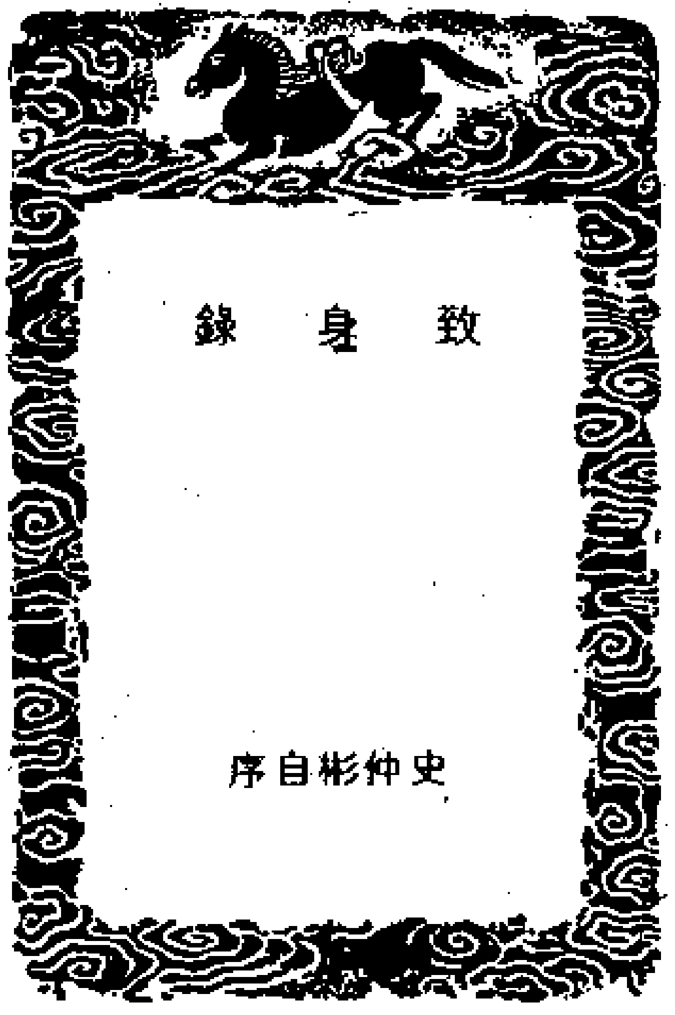
諭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水這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也銘嘗至大同問耗往復勞甚一旦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你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上曰回朝著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言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濟只得哈銘一人之力你饑餓冷暖非銘言何由知我兩人坐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總不知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聞於上二朝天子爲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一人與他爲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與用它一日早朝百官皆會這人於衆中舉其一指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人說彼時只我一人也皇帝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盃說太師言是我不忘也

震澤紀聞後序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前進士新蔡張撰

古之國史隨事直書善惡無隱惟其所見所聞而信焉則傳之此之謂信以傳信也然而人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故所見則異辭焉人或聞其所聞而不聞其所不聞是故所聞則異辭焉人或傳其所傳而不傳其所不傳是故所傳則異辭焉故曰見也者有不見也聞也者有不聞也傳也者有不傳也將欲稽合異同考正得失以成一代之信史夫非學有餘文而才兼多

識者其能與於此若太傅王文恪公其近之矣公起家編修仕至大學士專領史職者四十餘年率著道而能守官嘗預修憲孝二廟實錄書法精嚴時稱良史此編者乃其監修之暇述所見聞以備筆削蓋自洪永迄於弘德凡忠賢之遺行奸佞之隱情靡不畢載而列聖聖政之大者亦多附見其文直其事核而是非不謬於古人其於正史不為無補昔宋徐勣氏重修熙寧正史上言宜取時宰所錄以參較得失乃就韓范諸家取之文恪公今之韓范也後將有參較國史而欲稽舊聞者舍是編其奚適矣公自弱冠以才行顯名當世立朝鯁直有大臣節事見陽明王公所爲傳中孝廟時二張寵預事慕公盛名希附戚屬且欲引置要地公絕不與通張深銜之至欲中以奇禍賴孝皇仁聖乃免公之大節此其彰彰最著者而世之知其深者或鮮矣予因讀公紀聞而有感焉因附著其事以終發編之義且俾後之修史者於稽其類云



致身錄

史仲彬自序

致身錄序

往歲戊辰予同二三友人薄遊茅山會淫雨連旬兀坐一室老道以所藏雜供繙閱竟日無可意者最後得史翰林致身錄讀而撫掌曰革除多疑事讀史者深不決之惑得此足發覆矣詢其得之之繇則成宏閒史之裔孫書攜以遊道士竊而藏之者也袖之歸尋亦竟失去今閱五十餘年於敝簏中得之完好如故因歎革除最饒節義而史未有聞讀茲錄而表彰不二建文君卒有賴焉不啻諸俠烈士矣然史之子孫失之於前予亦失之於革除之多疑義若有闕而惜之者然今幸聖天子已多昭雪不諱之世可不梓之以傳萬歷己未秋孟焦竑書於欣賞齋

致身錄

明　東吳史仲彬自序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經除翰林院侍書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彬應詔執貪縱官吏廷見高皇帝條其若干言俱赴法司論死高皇帝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稱旨賜酒讌於廷及鈔四百錠驛舟傳歸建文帝即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并敘彬明經（儀禮故彬家所藏劉氏舊本晉至是上之子彬命註祕閣）特詔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見試四書疑一道欽授翰林院侍書（階侍郎上正九品秩）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告即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衡山初六日陛辭三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疏諫不報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更方孝孺等議大加更定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樓璉亦上疏備引孟莊子之孝上於樓疏批此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卑於五府耶祭酒果可任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更定爲是羣臣勿復言

秋七月廷斥監察御史尹昌隆爲奸黨因薦魏國公徐輝祖上嘉納之時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上讓位守藩廷臣愕然彬執笏麾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允而效之又何以爲還得舉兵今日急務臣竊

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爲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時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國家有雜正之供賦役不均非所以爲治江浙水賦重而蘇松嘉湖又以籍入沈萬三（松江）史有爲（嘉興）黃旭（湖州）紀定（湖州）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爲定則乞悉減免以蘇民困竊照各處起科畝不過斗卽使江浙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而奏先帝賦斂太重蒙旨嘉勞特以臣本蘇人而史有爲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逢皇上明聖每事從寬敢竭愚忠伏惟採擇上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夏五月改彬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階長史下正六品秩）時三王未建之國長史以下諸員直宿內閣參議事宜多見親幸故壬午削籍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歸報命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

并將士強弱密偵以報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上於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沈當今將略還爲第一至若張能楚智平元斬將搴旗力戰以死宜急加卹典以爲風勵燕王用兵變化不測用強恃壯視劫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單騎逼營越宿鳴角穿營而去蓋恃勿殺叔父之諭也軍中覘詗皇上失之太仁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默然者久之更奏機宜事十二條帝叱左右曰勿洩因誦者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以省親還鄉陛賜勅命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適皇少子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百五十二人帝親制詞彬以前二日滿考皇帝勅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也爾徐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用明經世家矢盡忠報國或校書或轉餉或建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略俱隆轉藩與襄帝猷茂朕資啓沃實用宜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居仁從爾階爾母黃氏從爾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毋忘焉特勅十八日奉旨發中書謄寫與他二十一日辭朝限三月以裏來京

四年三月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時北兵日逼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騎入京戒其子曰而父官秩雖卑被朝廷恩寵見幾引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守先帝孝弟力田之論以成家保身毋爲我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瑺等請幸湖湘王章等又請幸江浙方孝孺請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衆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爲是婁璉亦言效死勿去爲正上微首肯羣議乃定

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史魏冕及彬請誅徐增壽從之先是燕兵將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毆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曰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冕與彬亟請加誅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手詔召來未至而金川門已獻矣

大內火起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跪進曰昔高皇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帝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備牒在殿凡五十六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卽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捧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爾校尉縛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勿洩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以是知陛下之來也今晚憩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堤畔王昇導前別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漼黃巖人所鎭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申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及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俱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扞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師曰良是于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不離者五人比邱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稱山主人時稱樵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台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日必行將何所之衆議浦江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足腫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載者有一艇來焉聞聲爲吾鄉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

業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走散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師亦大通明旦改題水月觀師親篆文閣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歸青新皇帝追彬敕命師遜去時八月十五日也新皇帝卽位之九日編籍在任諸臣遜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卽日削籍戒毋齒及八月著禮部行文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誥命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丞蒞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帝聞在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旦師同兩比邱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於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彬往襄陽正月二十日爲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閱六日馮滌自雲南來四人相對大慟馮告師告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復居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告歸

甲申八月大師同楊葉程來家先是七月牛景先來言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將暝一師突至忠孝

堂彬及家人出拜畢款至重慶堂已舉燈矣而楊程葉亦至畢酒半酣師曰我明日當卽去彬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卽有不肅師當見原本意欲留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師泣曰彼方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而視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遁臣屈指先徐我去致爲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使彬曰亦不妨視師衣履敝甚因留三日命家人製衣師服師用縣紬大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縣布大小計三十有

六件白金十兩爲費十三日清晨彬隨師爲兩浙之行杭州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計遊三十九日會馬二子楮山主人金焦亦來於石梁閒且云諸友俱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卻諸人而去

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雲南謁師正月中遣僮往海洲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留五日彬攜一僮三人皆道人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改翰林館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師在近來在重慶寺之

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逮行至所謂善慶里師不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師密而嚴有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聞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於寺舍旁暫憩比邱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掌曰是急叩師程曰已結菴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遠淌人下淚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詣人以往程爲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菴在焉天已微曙矣扣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導師相見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盡良曰忠痛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爲膳狼狽至此相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爲我嘗否各爲獻彬獨有健而所獻豐況當年職居禁近知師所嗜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筍蕎豬豆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鮝頭尊酒喫之曰不嘗此已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翼日師率遊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汝子年幾何曰十

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欷歔久之自後屢請屢留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勿再來道途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彬往雲南自南遊以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僅宥於上官心常惴惴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行師囑恐彼此俱戾至是革除之禁稍稍寬矣決中秋攜一价以往始至南康轉渾家既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了不見所爲菴者山秀有一居民詢其老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聞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流淚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師死且目瞑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遍寺院靡不拜禱徧遊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一比邱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邱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是也亟問曰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

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滇穹所轄地先是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菴之東卽埋之於是師命舉所饋獻與之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歎久之流連彌月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彬往雲南八月十三日自起家行九月二十五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內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駢駒牀上睨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來此何爲曰來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

汝等言及楡木川皆色喜彬問汝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明日即僧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餚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名宏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即走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宏曰吾曾於東宵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宏即稽首涕泣問來狀師曰虧這幾個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艱險之

明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宏曰師今欲何之曰欲遊天台諸勝宏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數日師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宏從之去去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渡江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聞師顧曰吾心放下矣今後而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彬等擁護而返

予少年便喜讀書讀革除遺事及革除編年遜國記等書每歎死節諸臣多亡其姓名爵里無從攷正萬歷中秀水屠侍御叔方著建文朝野彙編二十卷搜括群書野史殆盡雖革朝去今二百餘載而公議之在人心凜凜猶有生氣焦太史乃於茅山道士房中拾得史仲彬致身錄既失矣旋復得之即為史氏後裔亦所不及知至今日始傳布人間豈忠義之氣亘古不磨遂不終於散失耶蓋齊黃方練建文君所信任有社稷之寄者也主上有難以身殉之誼曰不宜

至於史公官不過侍書王府資輔秩卑散也乃間關萬死三至滇南衛其故主而同事諸臣如楊如程如葉四方流落始終不渝較之一死不尤難哉顧文皇諱禁森嚴當時秘閣不傳之事何限即吾郡之葉給事福守金川門首犯燕鋒死之林御史英聞國祚已移縊自經死而妻宋氏亦自經死吾郡傳之而革除諸史所不及載始知遜國之時就死地者如鶩而名湮沒不稱者多矣斯錄爲葉師相家孫君錫所藏予從鄭汝交處借覩遂借而錄之以備革朝遺事之一種云天啓癸亥閏十月二十六日三山徐𤊹興公識

革除遺事節本

黄　佐　撰

革除遺事序引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先正之死嗚呼烈矣大節揭揭與天日相爲昭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也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承二聖帝意也太宗文皇帝嘗諭諸先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仁宗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肆大告俾爾宗爾婣娅從輕典且俾歐爾田宅爾宅毋諸嗚呼仁哉謂之曰忠臣非有傳則何以示勸故茲錄之凡以承二聖帝之意也疑以斯信信以斯徵信則不疑徵則益信是編也本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并收張芹林塾二家然猶有缺焉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則有俟乎後獻君子

革除遺事節本目錄

卷第一
　君紀
卷第二
　闔宮傳
卷第三
　列傳
卷第四
　列傳死難
卷第五
　列傳死事
卷第六
　外傳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一

香山　黄　佐　才伯撰

革除君紀

革除之禍創肇自君海水蕩蕩甲觀乃焚赫赫有命歸我聖文稽譽簡芟刋紛

述君紀第一

建文君

建文君諱允炆懿文皇太子長子也洪武壬申懿文薨時太祖皇帝春秋高矣御東角門日與羣臣相向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既富于年宜嗣正位以繫天下之望上命有司擇日行禮九月十三日立爲皇太孫詔曰聚古列聖相繼馭宇內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立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僭天下兵興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統一以來除姦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爾來耄頹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詔示臣民想宜知悉二十九年丙子八月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禮官議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議定儀其敘家人禮王及東宮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東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敘坐則東宮正中南向諸王列于東西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也然皇太孫幼沖自是諸王多不心服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太祖皇帝崩十六日宣遺詔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詔赦天下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敬懿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葬太祖高皇帝于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立皇太孫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封皇弟允熥允熞允熙皆爲王六月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召前河南右參議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爲翰林侍講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等進秩有差詔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召王景彰爲翰林侍講預修纂而

文學之士楊士奇等皆與焉以戴元禮爲太醫院使八月以陳迪爲禮部尚書九月長星西彌有聲如雷征虜將軍西平侯沐春卒春黔寧昭靖王英之子也鎮雲南七年累征蠻獠有功總四川雲南貴州兵欲盡平其地未及而卒遣祭命官護喪至京復遣祭者再賜謚曰惠襄十一月征南將軍總兵官顧成副總兵宋晟韓觀平五開叛寇師還賊常德遣錦衣指揮談全諭班師是歲加兵親藩之不靖者洪武三十二年（卽革除建文元年）春正月庚寅大祀天地還宮御正殿受羣臣賀詔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命官賑民之鬻子減民田租遣使者問民疾苦駙馬都尉郭鎮卒鎮武定侯英之子也尚永嘉大長公主時奉命賞遼東兵途中得疾至京師卒斂及葬皆遣官賜祭命右軍都督僉事宋晟至甘肅二月幸太學祀先師孔子詔求賢以張昺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故遣昺鎮燕詔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直隸十四省原吉巡撫福建所過郡邑明公寬大人咸悅服邑庠生楊子榮一見器之期冠秋試已而果然子榮後名榮爲名臣世稱原吉知人原吉尋奉命出鎮蘄州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知縣四月十五日湘王柏薨給事中徐思勉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以管充採訪使有勞故也七月靖難師起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被執昺死之先是諸藩不靖周王被竄湘王聞討自焚薨執

齊王至京錮置之徙代王于大同岷王于雲南時文廟在燕邸亦被詔譏是月五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以布政使張昺之情告六月執昺等隨攻奪九門移檄言姦臣齊泰黃變亂祖宗成法稱兵殺害親王於是東駕奉天征討而擢友直爲本司右參議使拘收糧米于楊柳青諸處且督大興宛平二縣人夫浚齊化諸門城壕三司官之交構者既就擒凡三日城內外悉定王遂遣將張玉朱能等引兵首攻薊州擒都指揮馬宣殺之指揮毛某等降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劫于灤河上遣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以抗禦之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八月靖難師克雄縣執都督楊松潘忠等乘勝攻眞定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三十萬與戰敗死李堅甯忠等俱被執既而安陸侯吳傑軍亦敗九月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劉永平靖難師敗之高遂棄輜重遁十月遂定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都指揮房寬降李景隆攻北平城十一月及王戰于鄭村壩大敗會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十二月取廣昌是歲右府都督僉事袁義卒義廬州廬江人嘗征雲南有功徵還陞今官尋卒賜葬祭建省躬殿至是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之間爲退朝燕處所居羅古書聖訓於其中以尚父所言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遼王來朝三十三年（革除建文二年）春正月詔更

定官制以顧成爲都督同知靖難師取蔚州攻圍大同二月梁國公胡顯有罪革爵安置臨濠交通楚王故也甲子詔更都察院爲御史府定御史二十八員舊制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刑獄以行寬政斷獄頗備遂更名如漢制專以糾貪殘舉賢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己巳改詹事府公署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改都御史練子寧等御史大夫罷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諸刑官及御史之省員者爲之又增六部侍中員次尚書詔增王府侍讀員凡王府置賓輔二人侍書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王待以客禮賜禮部進士胡廣等一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廣對冊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上親擢爲第一而賜名靖四月李景隆收潰卒號百萬及靖難師戰于白溝河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時都指揮平安軍亦敗五月靖難師圍濟南至于七月不克乃去以山東參政鐵鉉有卻敵功命翰林檢討陳某齎銀幣賞之吏部主事魯某齎誥命封鉉三代鉉入謝拜布政使以歷城侯盛庸代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陞鐵鉉爲兵部尚書副之十月靖難師破滄州大將徐凱被執遂進攻東昌十二月盛庸救東昌靖難師戰互有勝負靖難將張玉卒于陣三十四年（革除建文三年）春正月元旦凝命神寶成告于天地太廟爲文以示遠邇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得青玉于

雪山廣袤二尺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於前夢協遂命玉人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至是告于上下神祇而藏之東昌奏捷詔褒賞之將士進官有差二月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太保三月諸將及靖難師戰于夾河敗績閏月復戰于藁城亦敗順德大名彰德等郡皆下陞顧成爲右都督尋戰敗降爲王用盛庸平安等戰通州東昌屢次以捷聞詔將士人進一官六月靖難師攻濟寧九月翰林院修撰王艮卒艮有文學上甚重之遣官諭祭十月靖難師克保定西水寨十一月戰楊村靖難將李彬遁還北平靖難將陳珪破揚村三十五年（革除建文四年）春正月靖難師克東河東平遂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餘萬已而進戰小河諸將以捷聞是戰也靖難諸將進請旋師獨朱能與王意合遂整兵南下靖難師克沛縣知縣顏瓌死之二月以禮部右侍郎黃觀爲禮部左侍郎遣募兵四月戰于淝河齊眉山皆敗復大戰于靈璧縣大敗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皆被執衆皆潰降營寨無復有完者五月靖難師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六月文廟渡江駐金川門上聞闔宮自焚遂出走十二日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吏部尚書張紞大理寺左少卿胡閏戶科都給事中龔泰衛

府紀善周是修死之文廟入京師相傳建文君已崩羣臣勸進命翰林侍講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死之禮部右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時募兵在外聞京師已定亦死之文廟于是徇輿情十七日卽皇帝位詔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復改故皇太子及妃稱皇兄懿文皇太子皇嫂敬懿皇太子妃建文君及其子皆廢爲建庶人弟吳王爲吳庶人尋執太常寺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迪等責問不屈俱族誅之刑部尚書鐵鉉等猶主兵餉在外聞爲抗禦相繼械至俱不屈死或曰建文君之生也頂顱頗偏高皇帝知其必不終嘗匣以髡緇之具戒之曰必罹大難乃發此至是遂爲僧以逃去又曰建文君幼穎能爲詩高皇

帝使賦新月曰謹將玉指甲點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帝曰必免於難後果如其言正統末自滇南歸京師禁中以壽終嘗賦詩云影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能道之

謹按歷代君鑒云初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漠北務可以鎮服者遂以封上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嗣立以諸王及文武羣臣之請卽皇帝位後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

不宜置之要地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材以爲世用隨器任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故建文諸臣如黃福鄭賜胡廣輩或爲心膂或官侍從歸附之後皆至顯庸又嘗伏睹洪熙初年御製大明神功聖德之碑有曰懿文太子薨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姦臣遣誣飾詐言皇考責過之書數下王府羣臣惴慄皇考諭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哉凡上章自白姦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黨于北平三司總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羣臣言事急矣寧當俛伏作机上肉乎旣而兵增三匝歎忿出鬬皇考不能止也圍城兵稍却皇考泣曰汝輩成耳[illegible]矣猶上章自白冀朝廷之開悟也又爲姦臣所格不遠而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遂以護衛將士勒京師且面陳姦臣之罪請誅之旣歸奉藩時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皇考撫而散遣之多願侍衛不去旣臨大江江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候待皇考慮驚疾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姦臣齊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因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諒耶遂備天子禮斂葬釋親王因執姦臣數其罪斬于市告謝祖宗將北歸諸王及文武羣臣合辭上請今國家無主願留以主宗社

臣民皇考固讓弗獲旣乃卽大位凡建文姦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武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其非罪者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嗚呼盛哉聖人之怒如雷之奮推擊之下雨澤普施而萬物勃勃有生氣故革除諸臣雖曰剷之而其後則寬宥之有歸心者則又顯庸之建文君雖曰追廢然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猶尊之曰朝廷仁義並行蓋有不相悖者觀夫陰陽闔闢沛澤乎其無閒也嗚呼帝之德至矣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一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二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佐　才伯著

闈官傳

焚巢姤凶奔走無所慈宮長秋撫山碧鏤天潢玉葉姬姜嬪御孰逸孰死吁嗟一炬

述闈官傳第二

皇太子妃呂氏

皇太子妃呂氏鳳陽壽州人父本元帥府都事歸太祖爲中書掾吏累官禮吏二部尙書出爲都轉鹽運使終太常寺卿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敬懿皇太子妃呂氏以選冊爲皇太子繼室建文君卽位尊爲皇太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文廟駐金川門闔宮自焚或曰皇太后呂氏以焚崩未有可攷者八月頒詔書有云又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正指此也

皇太孫妃馬氏

皇太孫妃馬氏□□□□人光祿少卿馬全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癸卯冊爲皇太孫妃建文君卽位備金冊金寶冊爲皇后壬午六月上避靖難師遂出奔闔宮自焚皇后馬氏存沒莫考甌寧王允熙懿文皇太子第四子也懿文五子長爲建文君次長曰雄英未成人而殤洪武十五年追封虞王諡曰懷次允熥允熞允熙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詔書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誠不及於父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允炆幼沖嗣位顚覆舊章戕害骨肉社稷幾墜賴天之佑內難克清允炆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辭勸進朕以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錫王封不意允熥允熞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承嗣其第四子允熙生有十四年矣器資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爲先惇敘之仁繼嗣爲大庶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然允熙尙童未及遣之國恆侍禁中

皇曾孫文奎

皇曾孫文奎建文君長子也以洪武二十九年十月甲寅生革除初年羣臣請立儲貳優詔不許已而冊爲皇太子壬午六月闕宮赴火文奎時年七歲其存沒莫考文奎之弟文圭年二歲廢爲建庶人

江都郡主

江都郡主懿文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以前軍都督僉事耿璿爲宗人府儀賓尙皇孫女江都郡主建文君卽位進長公主璿爲駙馬都尉皆莫知其所終

謹按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祖宗大統夙夜孜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廪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故諭少保李賢曰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監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卽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闕之皆懼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衞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

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喜不意聖恩若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尙有庶母姐姊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以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歎以爲眞帝王美事旣而又有讒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上不聽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二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三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列傳

敷展謨猷式遏亂畧必有君子而後能國革除之臣遐薦者稀廣裒搜集照隱闡微

述列傳第三

董倫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閒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具州因稱爲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審洪武十五年審以倫薦遣使徵之以爲春坊贊善

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贊善陞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參議在任盡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華州吏目諸葛伯衡上命擢爲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譴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之成都蜀獻王探覽之亟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獠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建文君卽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多言倫可卽召至京師恩禮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內閣侍經筵是年七月十三日賜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緋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稱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疏泰銜之被泰誣斥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祈哀歲餘權臣黜倫言之上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奉拏汲引此類也倫爲人質直敦厚有文學爲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益篤其卒也不可考蓋在革除年閒云

沐春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生未期母

殁鞠于帥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卽侍英征西番明年從征□□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從征雲南立功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掌宗族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煽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登殲之乙丑秋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卽實授春剖決如流嘗錄囚于烈山審逆黨于蔚州矜釋各數百人壬申英薨于雲南春往奔喪歸葬英襲爵西平侯鎭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爲政要務歲較多寡嚴賞罰稽功乃倍舊餉以足已而緬酋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命將授成算遂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巂番寇越州蠻阿資者先年倡亂朝廷費數萬之師往往無功春又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爲其下所囿戊寅四月破刀幹孟諸砦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百蠻震慴不復攜貳以功授征虜前將軍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三十六革除君震悼加厚賻焉語在君紀春沈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鎭七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民戶五千餘又嘗鑿鐵池河灌溉田數萬畝民受其利云

王紳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國初擢儒臺校理歷起居出判南康臨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爲總裁官尋推翰林待制使雲南仗節死時紳年甫十三聽敏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經事母

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經亦沒紳獨綜理生業煢煢髮齔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卽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使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卽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卽死所食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露禱遍滇南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紞尤重之作弔王翰林文紓其情旣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建文君卽位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孝孺交遊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

不以爲然輒自悲去懷遺德而畧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者定自韓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纖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嘗受學于方門勝韓侯城集錄之以傳世稱之

王艮

王艮字敬止吉安吉水人革除己卯首江西解額明年廷試當第一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遂以廣易之而寘艮第二授翰林修撰閱靖難師起居常憂懼輒不食日就羸憊及師日逼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死辛巳九月也上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

高遜志（一作巽志）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自幼好學嗜文辭嘗侍父宦遊京中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皆在遜志獲受其業故其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爲太常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精於去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彀中號得人焉內難既平遜志存歿莫考嘗考是科同預較藝者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爽蔡監試者御史王度儈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位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爲吏部郎中預重修高廟實錄

錢芹

錢芹字繼宗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末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至大漠凱旋俄以劍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爲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將卒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三賜棺殮歸葬黃山

宋懌

宋懌金華人宋濂之孫也濂嘗授懿文皇太子經後累謫蜀而死建文君即位念濂爲皇考興宗舊學之臣召懌復官於翰林而濂門人有聲稱者同郡樓璉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鍾士懋曰吾鄉有鄭本忠先生者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矣攻苦食淡雖魚釜塵甑未嘗萌干求錙銖非所當得之心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惟端坐講授傴傴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新守聞其賢而貧署之爲昌國縣學訓導書幣來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夷考其時正建文間殉死難者有蕭縣知縣鄭恕本訓導陞授者豈即本忠歟若恕字本忠於義爲協然未敢必其然也姑書附於此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三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四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列傳

爝抗太陽自取滅熄弗顧其刮乃與人敵嗚呼非周武胡壽姬非夷齊曷染時聞幽賢潛傳信闕疑

遠死難列傳第四

謹按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同守藩封以左班姦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姦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人乘時因報私讎擅自綁縛劫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拏餘無名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傳沿道諭爾眾咸使聞知計開左班文職姦臣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鄭公瑾黃觀郭任胡閏侯泰盧迥陳繼之黃鉞暴昭張紞鄭賜董鏞尹昌隆曾鳳韶毛泰王度高翔龔泉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其後列姦臣榜并前凡五十五人以孝孺爲首武臣亦與焉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族甚蕃父克勤敦儒行元末隱居學者稱儒菴先生宋濂謂其學問得諸考亭國初仕爲濟寧守孝孺其仲子也始生之夕有木星隱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丈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閱歷覽孔子周公之廟宅慨然曰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冉有樊遲輩使與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爾弱冠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雖先輩如胡翰蘇伯衡亦皆自顧弗如濂尤愛重嘗欲物之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爲先後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飯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爲貧動

所勤如此洪武二十五年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漢中水土暴惡病瘦瘵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飫萬鍾者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惟孝孺是咨文廟登極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數召不往迫之乃斬衰而見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臨絕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爲人和粹直諒事親孝處師友尤篤風義克勤守濟寧時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役不報宋濂歿于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其墓且言之王賻卹孤嫠備至與林右王叔英王紳鄭濟劉浩葉見泰皆名士友善切劘必以道義被薦時叔英與之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深然之故其爲政大協時望比其死也人多悼惜之孝儒學術得之家庭而源流於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雖一天下不可謂正統作釋統論三篇其言多先哲所未發者當時爲上下所重四方貢奇得一字寶於金璧蓋亦一代之宗工也自號遜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因立祠堂以祀孝孺後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初郡人謝鐸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聚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遊鄉校同舍避席推爲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三人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革除年間子澄議削王侯之權大見信用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獨動詔徙周代二王於邊而降齊岷爲庶人湘王聞討狼狽焚死雖聖德如燕王亦措摭其事加誅讓己卯七月靖難師稱檄大意言上崇信姦回離間骨肉遵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爲名遂陷懷來雄縣詔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討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往禦之時景隆以驕肩當國性復姦而自負有文武才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賚無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俱大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衂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原鈔本至此缺詩據皇明表忠紀補）朔方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諸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尙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豎冠聞者哀之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忽已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命赤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爲田經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甯至今不絕袁州人祀子澄於鄉賢祠

齊泰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累官兵部尚書與黃子澄特見親重高廟時靖難師起泰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革除君日詔方孝孺論周官法度處於便殿弄柔翰而已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泰力不能支乃出走過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無何文廟正大統泰被執與子澄俱不屈遂族誅

張紞

張紞字昭季號鶴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由明經舉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皇太子器重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尋出爲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下（按公署闕字）

紹棠謹案先業藏公刊此書時因黃廣文香石家藏本原缺十二頁無從校補姑仍其舊觀中所云第四卷缺去十二頁則黃子澄張紞傳者也壬午夏從李仲約學士所藏明黃瑞金聲玉振集鈔本錄出此頁不特黃子澄張紞兩傳首尾完善無缺並黃張兩傳之間尚有齊泰傳乃與死難列傳總題四十四人之數合並爲補刊於此

哭向蒼天幾豎冠

餘　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夷民心孚遠邇寬安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上嘉其能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時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而紞實先往於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從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紞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果大用其知人之鑑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師入京城紞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陳迪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蝻弭盜民德之甲戌十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士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

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覆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旣喪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賊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太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遏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舌熱熬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産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戌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侯泰

侯泰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尙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餉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都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州被執七月十日就戮弟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尙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鎭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歷吏部左侍郎革除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

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旣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曰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吾所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壬午六月有詔治姦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謫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況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夔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安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胡閏

胡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洪武中由薦辟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革除年間爲大理寺少卿靖難之兵定京師即時坐戮子傳範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妻子給配郡志稱其忠貞鯁直節行聞天下云

郭任

郭任鎭江丹徒在城人一云定遠人戶部侍郎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保戍廣西三女給配

盧迥

盧迥台州僊居人戶部侍郎

暴昭

暴昭潞安潞城人刑部侍郎

毛泰亨

毛泰亨浙江□□人吏部侍郎

黃觀

黃觀字伯瀾一字尙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生觀遂從母家姓脫尙書邑朱氏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黃肆天兵入大都肆死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胄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人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歷尙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尙書以觀爲之仍掌尙寶司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師旣渡淮又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觀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當國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尙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幷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翁氏遂攜二女幷家屬十人赴淮淸橋下溺焉（一云城南家中）觀舟次李陽河聞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羣臣奉新皇帝卽位今三日矣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給舟人僭樸投水而死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系棕帽後追捕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坐繫詔獄仁廟初悉釋不問其謫戍邊徼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邊有老卒朱戴者給事館中亦以觀與戍邊戴故爲諸生嘗從觀遊仁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有司收其屍幷二女具棺斂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礤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龔守愚於故居址學宮之西祠祀之或傳故尙書泰州儲巏家藏有觀集尙存

戴德彝

戴德彝寧波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擢遷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旣迫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尙書齊泰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尙書侯泰翰林侍講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寺少卿胡閏宗人府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宋徵

宋徵□□□□人宗人府經歷

韓永中

韓永中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德彝被責問不屈而死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

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

蔣誠

蔣誠□□□人長史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丁卯辟爲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高廟晏駕之明年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强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傷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爲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爲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寬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

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時年未四十將死時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葬有詔治姦黨其妻累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齋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友善二人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定葬後廣德州陳璞重修叔英墓立石爲之記少師楊士奇實叔英所薦嘗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行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高于道程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蕺眞足以當之不愧其言云（遜志齋集作陳叔英豈亦後姓如黃傳中良錄當考）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舉爲霍邱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家居何事曰尊人爲善而已遂擢周府奉祀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靖難兵起是修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屹不爲動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宮

中悉自焚明日還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以後事尋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時壬午六月十五日也越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各爲其主耳置不問是修平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又著論語類編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文十餘卷初亦嘗與縉士奇輩約同死後惟是修能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盧振

盧振□□□人

顏瓌（一作瓌）

顏瓌字伯瑋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文廟舉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瓌獨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于德州瓌率淮北民給餽餉指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縣民騷甚瓌招徠之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使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瓌遣縣丞胡先請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遣其子有爲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于

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恐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瓌冠帶陞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及瓌還則瓌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縣丞胡先收瓌父子屍葬沛縣幽翅村顏公墓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過邑訪諸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陳繼之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請有建白因肆指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遂夷其族

張昺

張昺山西澤州人革除年間齊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擢昺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於太宗遂命燕王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執昺及都指揮謝貴等隨攻奪九門靖難之師自此起矣己卯七月六日也昺不屈而死友直卽拜右參議後累遷至尚書與黃福爲時大臣

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和塏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嘉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文廟潛邸時有不道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鉉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之既而軍敗南奔與參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開門陣用鐵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

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金綵幣封及三代銓入謝上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疾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踐阼用詐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馬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年餘八袞並海南安置

卓敬

卓敬溫州瑞安人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不忘七歲時有異人見之曰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宮夜歸値風雨路迷得一牛乘之歸及門下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勸

上曰諸王服飾尙有擬天子者此外之道也何以令天下邪上笑[illegible]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illegible]秉爲政事本源又更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戸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動者機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乃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遺書六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黃[illegible]光子養正賚敬小像并眞讚至京師求編修劉球作傳球私諡敬曰忠貞

謝昇

謝昇青州諸城人□□□□□□□□□□□□□□咬兒俱戍金齒衛

龔泰

龔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洪武丙子領鄉薦爲戸科都給事中靖難師駐金川門泰自城上投下死時年三十六曾閱皇朝名臣琬琰錄有泰表當攷

董鏞（一作庸）

董鏞□□長沙人監察御史

曾鳳韶

曾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高廟升遐後爲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劾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淮前不納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文廟即位嘉其直復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强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職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殮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云

王度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經儒士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戸所充軍出不遜語後坐族誅死時年四十七

高翔

高翔西安朝邑人監察御史

魏冕

魏冕吉安永豐人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晚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將君必所不用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詔夷其族

鄒瑾

鄒瑾與魏冕同邑里嘗官尉之重慶與王紳遇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喜忠義人也後果如其言與魏冕同死靖難時

茅大芳

茅大芳揚州泰興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齋期待者甚寵大芳以爲特授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詭深有得於匡諫明道之旨革除閒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関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蓋北兵起初爲鐵鉉所拒尙未至淮時也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並壽同日棄市時年五十四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號訥齋興化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年間歷任州縣後以非辜罹重刑彥回與弟彥囦俱被逮一戍滇南一戍遼東比入滇家屬數人多道亡至蜀惟彥回與祖

母郭氏存焉既而遇赦不及彥回亟送者哀而釋之無所資以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去任乃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聞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高廟悅之擢平江知縣蒞任甫十三月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廉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革除己卯以考最稱職褒賞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詣闕奏乞奪情終任不報彥回衰絰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疏入報可仍從徽民前請留治郡事釋彥囦遼東之役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襄事畢即蒞郡供職乃奉郭氏柩葬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構堂數楹爲羞饋所事歲始蒞事每旦必哀奠如禮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爲非理惶惶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謂曰祖母年旣高萬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纔者難之役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囦至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昔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回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吾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恤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遺吾家顛末仍爲索名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爲修身克

冢之道晳唯唯固已知彥回之必殉身矣未幾復落郡會靖難師將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支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鄭恕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縣死時年五十六子濂從姪溫汲皆從恕誅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居魚寨爲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臨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和唱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縣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上以吳民黨桀黠習僞靡明法以齊之或更蒞持短長譁詐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猛各協事宜每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生民休戚俗尙浮濫以漸消息因革由是吏民顒向禮義輒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見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遜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也錢芹白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宏下

士之風請伺月朔習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講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是事有急于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篇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竟之後應爲行軍司馬革除己卯靖難師起善書策勸王興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者朝廷密之急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士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其見危授命節義可稱云長子節發戍貿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隨得給配保兒項兒送工部習匠善以壬午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三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命知州王槐祀之鄉賢祠

胡子昭（一作子詔）

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舊名志高世居縣之東平鄉子昭嘗經術性忠介由儒士革除年間爲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獨弟志遠官蜀府典寶匿丹稜以免近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周璿

周璿青州諸城人□□□□□□□□□□□□□□
內難平璿戮死妻王氏子鑾兒給配

葉惠仲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考革除二年會

試後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日死年六十四

高巍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
壬午七月逮其家屬至弟宣戍海南衛

廖鏞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國初勳臣嘗從高廟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勳從任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間癸未四月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就戮弟銘鉞及從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充軍母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宋忠

宋忠□□□□人指揮子諫鎮彭衛指揮使靖難後忠戰死諫充軍按洪武實錄三十一年討西南夷以都指揮齊讓無功乃更命將以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爲參將豈即其人歟

己上四十四臣俱列名姦臣榜死難者

徐輝祖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武寧王達之嫡長子王爲開國功臣第一洪武三十一年十月輝祖襲封魏國公始名允恭高廟賜今名爲革除君所信用文廟與靖難師以輝祖元舅也召之不爲動遂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謀內難平子澄等死上以中山王有大功於國家赦輝祖不

誅惟革其爵祿著閑住輝祖鬱鬱不得志成疾薨或曰自裁焉不可攷永樂五年八月詔還其祿米輝祖時已死其子欽仍襲魏國公

己上一人列名姦臣榜免死者

黃魁

黃魁□□□□人禮部侍郎

黃彥清

黃彥清徽州歙人

己上二人列名姦臣榜無可攷者又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四人亦列名姦臣榜見外傳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四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五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列傳

食人之祿當死其事臣無二心伊天之制榜揭黨誅旣繁有徒乃罹乃蒐爰錄其餘

述死事列傳第五

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和積功爲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買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興獲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名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鎭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鎭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元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賓鏹五萬錠鈔五千錠俾造第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爲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鎭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眞定靖難將張玉朱能來戰炳文大敗幾爲所擒奔還滹沱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衆皆潰降炳文死于陣年六十五炳文有智畧長於征戰至于敗沒後爲大將者多綺紈子弟遂至于亡長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爲駙馬都尉次瓛龍□將軍後軍都督僉事瑄散騎舍人璣尚寶卿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甫至孝甫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解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塹河南山東北平兵發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君卽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旣而遼東守王鈦辟造赴詮會靖難師起巍上書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痾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寬厚旣已弗類又輔以鼂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陝關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戎馬屈產之乘在焉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塞外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發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属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貶策也其在如今盡亦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或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則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亦猶夫人之一身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强盛故以腫瘇指腹爲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爲譬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臟酸甘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至如目好色耳好音紛紛不齊苟天君從百體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五臟旣和不惟無腹心之疾雖疥癬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皇上鑒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遂命之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連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水心亭巍爲賦以志喜相與戲和且曰公旣相機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憲之糾僕宋參軍之謀畧張都統善于掠陣王太守善於儲給王府校王省播善于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平乎又從征晉陽雁門等處聞京師已平乃縊死驛舍

馬宣

馬宣□□□□人都指揮守薊州己卯七月靖難師起見殺

朱鑑

朱鑑□□□□人以都指揮守大寧己卯十月靖難師至死之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世家桑洲爲巨族父鄉里稱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學問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士第三人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又四年乙亥四月陞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革除間多所建明文廟登極詔族其家原質與其弟原樸等皆死

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選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景清

景清陝西眞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清求焉弗與固請約且與之且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祕太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且曰女以聞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而妖自是遂絕後清試甲戌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開擢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大夫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待朝人疑焉一日清早朝著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著緋也遂收之而搜得所帶劍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夕精英迸見嗚呼豫讓爲主報讐清豈其倫歟李夢陽曰清本姓耿輒籍訛爲景云

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旌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省爲

游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祀之學宮其子願爲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牛景先

牛景先□□□□人官御史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景先逃難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姦黨齊黃等二年冬景先妻妾及卓敬女至詔發教坊司

劉政

劉政字仲禮蘇州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聰睿肆力問學革除己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時國家多難試題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侍講方孝孺爲時儒宗素號知人得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以羣烏中之孤鳳及吾當虛左以處之語政平生忠義自許壬午冦聞國事感慨不食死

平安

平安一名保兒眞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勝善取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率十餘萬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充副總兵督遼東兵十萬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爲北將朱能所擒安嘗操長鎗馳馬追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至是上問曰向若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殿下

如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上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經死少保李賢稱鐵鉉之死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革除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羅義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籍文廟舉兵靖難時義上書謂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聞王室殿下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知以爲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竊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幾又得天下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恩寡羞之乞早息兵書上不納林塾曰王度徐輝祖與羅義之死之急平安之死之緩當時之趨向亦概見矣嗚呼昔宋儒熊勿軒謂殷士於周爲頑在殷則不失爲義子于死靖難者亦云然

樓璉

樓璉金華人洪武中嘗主宣寧仁壽二縣簿革除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靖難師定京城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投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爲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邪

璉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閒一宿自經死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五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六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外傳

保身者流冠倫魁能非木擇鳥亦臣擇君奮翔新朝勒鼎持衡楚材晉用續弗可汝

述外傳第六

王鈍

王鈍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愼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遷戶部尚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廟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殷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慙謝令降布

政使仍令致任鈍怏怏成疾卒子淪官至戶部侍郎

鄭賜

鄭賜字彥嘉福建建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參議謫安東屯革除間召爲工部尚書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爲侍郎趙羾讒譖以憂卒仁廟初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黃福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清源衞知事陞龍江衞經歷上書論大計洪武中超陞工部右侍郎用事革除時永樂初遷左侍郎尋拜工部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二司命掌布按二司印在交趾二十年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鎭守尚書陳洽奏請還福於交命福同將臣師偏以往交戰失利交人擒福不忍加害送之出境召爲戶部尚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太宗御極時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幷指福爲姦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則非上置不問

尹昌隆

尹昌隆字彥謙吉安泰和人在鄉校已擅文應貢中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革除中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鞫之同官皆

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按閩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既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姦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憾焉黜知福寧縣以清白公勤稱尋中使誣光祖下獄既得白還京師預密謀太宗入正大統有排昌隆者不聽改北平按察司知事時皇儲未立武臣邱福言皇第二子高煦有扈從功上猶豫驛召昌隆叩首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上悟遂冊仁宗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進昌隆左春坊中允在東宮屢進讜言皆嘉納漢王忿切齒譖于上又明年黜爲禮部主事時呂震爲尚書協官諂附者卒得近惡昌隆剛果誣其預庶人謀逆事昌隆死焉家亦籍沒

已上四人俱列名姦臣榜歸附者

李景隆

李景隆泗州盱眙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爲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曹國公上嘗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革除君卽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爲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代前鋒將楊松等既敗于雄縣耿炳文等又敗於眞定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壩大敗明年四月引兵號百萬遇戰白溝河三戰三御兵將慢撒而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

參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越三月北兵解圍退駐滄州上既渡江駐蹕金川門時景隆奔還革除君猶信任之景隆遂與譚王開門迎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歲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命充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有罪革爵閉門被監禁時有顧成者亦降將也封鎭遠侯

茹瑺

茹瑺衡州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官至左通政甚稱上意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太宗登極以瑺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

張智

張智字元晷延平府順昌人後爲建寧人元末同知新喻州事國初累官禮部右侍郎以事左遷國子學錄革除年間爲國子司業常奉命代祀先聖永樂初文廟幸太學智講周易特蒙寵異永樂四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王景

王景字景彰處州松陽人初以字行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文學知名後擢山西右參政坐罪事謫雲南革除初年

召還爲翰林侍講預修高廟實錄永樂初陞學士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院修撰擢侍讀歸附太宗復名廣幷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爲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上巡北漠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滅寇還既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常上却封禪頌歷數前代帝王不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自靖難之後喜談忠義事嘗序文山集幷爲附錄梓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輩皆攀龍附鳳爲時大臣云

西涯讀文山集附錄詩云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信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嚴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嗚呼可畏也哉正德辛巳仲春朔日在薊邱之館

書

革除遺事節本卷第六

右革除遺事節本六卷明香山黃佐才伯撰案革除遺事原十六卷然明史藝文志已作六卷蓋先生自節之本也此從黃廣文香石借鈔本闕彫第四卷缺去一頁則黃子澄張紞傳也子澄詩惟存首句及貂裘遠賜四字據錢士昇皇明表忠紀補之朱竹垞明詩綜僅錄子寧枯梅一首鄒朱平涵云太常文章泯滅單詞片語流落人間氣猶光華固不必多也則此詩又可聽其泯滅耶中多缺文如謝昇周璿高巍諸傳均缺去十數字至皇太孫妃馬氏毛泰亨宋徵葛誠盧振黃鉞宋忠黃魁馬宣朱鑑牛景先諸傳均缺數字未書其里貫然考明史明史稿均作不知何許人錢士昇皇明表忠紀或同有缺字郎瑛七修類稿亦未悉書則當時實無可考原書如此疑非鈔胥所脫矣惟高巍有兩傳皆云山西遼州人一字不危一無字疑即一人而誤衍者而郎瑛七修類稿又云高巍遼東人另有高不危而不書其里貫均不可考姑仍之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建文諸臣有吾學編名山藏副書史竊史待而外黃佐有革除遺事高璧有幽光錄汲祥有建文私紀陳洪謨有革除編年等書至四十餘種不爲不多然類皆惑於從亡致身二錄舉凡河西傭東湖樵夫雪菴僧補鍋匠一一以姓名實之而此固無是殆先生自紀之而自節去之歟辛卯浴佛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革除遺事節本六卷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書有列傳無本紀明史藝文志載黃佐革除遺事六卷當即此書然佐書實有本紀其所自撰序可考又郁袞革朝遺忠錄別載佐序稱舊本繁文今皆芟之定爲七卷是知十六卷之革除遺事乃佐之全書此則佐所自節之本通本紀爲七卷此本佚其本紀故止有列傳六卷也又原書如姚廣孝諸人皆別爲外傳此則不復分析其體例亦稍不同

案此本惟存列傳似應入傳記類中然實原有本紀而佚之則仍以雜史論矣

革除遺事節本六卷

胡玉縉撰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一八云其於建文之出云上闔宮自焚遂出走蓋以存疑詞而文不可通矣其後又載或曰高皇帝匣授髡緇之異事及賦新月蒙將玉指甲點破碧天痕一詩又載正統末自滇南歸京師賦流落江湖四十秋一詩皆不失矜愼之意其於建文呂太后馬皇后皇太子文奎鐵文江都長公主駙馬都尉耿璿皆云不知所終又載永樂二年三月之詔直斥建文之名謂允炆幼沖嗣位顛覆舊章戕害骨肉社稷幾墜又云允熥允熞弗知省躬自生疑慝廢爲庶人亦可謂直筆矣

革除逸史

朱睦㮮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革除逸史二卷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書以建文帝一朝事跡編年敘之明史藝文志載睦㮮遜國記二卷不載此名然不容同記一事乃分著兩書卷數又復相合殆即此書之別名也革除一事其初格于文禁記載罕傳在當日已無根據迨公論大明人人以表章忠義爲事撰述日夥而從亡致身諸錄遂相續而出眞僞相半疑信互爭遂成一聚訟之案科結庭休符驗黃佐稍有辨正尚未能確斷睦㮮自序獨辨建文帝兇縉遜去及正統間迎入大內之說乃好事者爲之故載建文四年六月事祇以宮中火起帝遜位爲傳疑之詞亦可謂善持兩家之平矣

革除逸史原序

夫載籍之興可以勸善可以懲惡可以獎成可以懼敗斯有國之常訓也革除間史臣遺嫌不紀建文之事以致四年政令闕而不傳自仁宣以後山林之士稍稍出逸文談往事於是有撰靖難錄者有撰革除錄者余嘗觀二錄其辭或抑或揚俱失太過而革除錄失實尤多如謂遜國君假髠緇遜去又謂正統間自滇雲歸入居大內以壽終葬之西山不封不樹又撰僞詩三章有流落西南四十秋之語此皆好事者爲之也嗚呼一倡羣和至今百餘年疑者半信者半即海鹽玉山東苑皆稱博雅之儒而不能辨諸說之誤可慨也已今上嗣統首詔有司表章遜國諸臣余感其事乃取諸家論述參以所聞爲書一編略具四年之事名曰革除逸史愧非茂先之彊記子產之博聞爰因舊文聊寓筆削雖不足裨補闕遺庶覽者或有稽焉萬曆二年秋七月既望汴上睦㮮撰

革除逸史卷一

指海第五集

明　朱睦㮮　撰

建文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洪武十年十有一月巳卯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上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上曰善是年爲二十有五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三十有一年五月甲寅上不豫每旦視朝如故閏五月甲申上大漸召兵部尚書齊泰授顧命乙酉崩於西宮遺詔止諸王入臨辛卯皇太孫即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上皇祖考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曰高皇后是月葬太祖於孝陵丙申追封皇考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敬妃常氏爲孝康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妃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太子追封兄雄英爲虞懷王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追封江都郡主爲長公主宗人府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命齊泰及太常卿黃子澄參與機務六月以齊泰爲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董倫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練子寧爲副都御史王坤爲國子博士戴元禮爲太醫院[redacted]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侍講與董倫同脩高廟實錄秋七月徙置周王於蒙化王諱橚太祖高皇帝第五子孝慈高皇后產也生而忠敬慈孝惠和太祖高后甚鍾愛洪武三年封於吳十三年改封周之國開封初太祖大漸時帝爲皇太孫御東角門黃子澄侍帝曰諸王各擁重兵位崇勢偪何以制之子澄曰漢平七國而天下寧帝曰誠如此謀吳無憂矣及踐位

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貴密子澄退與齊泰謀泰欲伐燕子澄曰不可燕兵最精卒難圖不如先取周周乃同母去其手足而後燕可圖也兩人議定白於帝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帥師備邊假道開封圍王宮遂執王及世子至京師坐以不軌備罹窘辱世子不忍父之非辜遂自誣伏由是王得末減乃闢宮遷之雲南蒙化有司防之嚴撙物以給仍留世子於京師又數月命再審鞫世子承伏如初乃貰置臨安　八月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吏部尚書右布政使陳迪爲吏部尚書都督僉事何福爲征北大將軍帥師征百夷都督僉事徐凱副之　九月長星殞有聲乙酉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　冬十月何福進兵金齒討百夷平之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師十有一月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河南衛指揮僉事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伺察燕事　沐春諡惠襄無子弟晟嗣西平侯鎮守雲南　何福以平夷功進右副都督同知　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以浙江左布政使王鈍爲戶部尚書進士曾鳳

韶爲監察御史國子學錄張智爲司業皇子學訓導鄒緝爲助教燕府副導康汝楫爲安岳知縣　詔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班師　罷北平河南山東山西陝西五省及淮安徐州學校貢士　十有二月以鄭賜爲工部尚書陳彥回爲徽州知府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謫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以入臨非旨是歲承天門災　洪武三十有二年（即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高皇帝配禮成帝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明日賜天下高年米肉帛絮有差　更定官制　詔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魏國公徐輝祖監修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翰林侍講方孝孺爲總裁太常少卿廖昇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修撰李貫博士王紳教授胡昭審理副楊士奇知縣葉惠仲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爲纂修官本立遷都御史尋坐祀事不敬降秩仍預纂修　二月命都督韓觀治兵德州都督宋晟治兵甘肅　廢梁國公胡顯爲庶人安置臨襄以楚府姻親之故　分遣右都御史景昭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凡二十四人充採

訪使巡行天下　三月封孟𤊨爲永安王　丁亥帝親太學　改侍郎黃觀爲禮部侍郎左都御史景清副都御史練子寧爲御史大夫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都督府經歷胡閏爲右補闕時北平按察僉事湯宗希合帝意言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詞連右布政使曹昱副使張璉俱逮詔獄瑛安置廣西昱爲民璉銅陵典史　帝用齊黃之策勑都督宋忠帥邊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徒卒戍開平都督徐凱戍臨清都尉兼都督僉事耿瓛戍山海關又召燕府鐵騎指揮關童等還京師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戍彰德順德　夏四月荆州告變謂湘王柏私造寶鈔殘虐殺人乃遣使讓王王曰吾爲高皇帝子南面而王先帝疾不及視葬不及會抱茲沉痛何樂於生又將辱於奴隸乎因慟哭具服赴火而死葬江陵賜諡曰戾未幾青州等府告變錮齊王榑於京師幽代王桂於大同置岷王楩於漳州並廢爲庶人　京師地震日赤無光監察御史尹昌隆上言陰盛陽微姦臣專擅之致執政者惡之貶昌隆爲福寧知縣　當是時文皇於諸王中最長兵力最强朝廷深疑

而長史葛誠又時時告密文皇知之因托疾不出久之稱疾篤張昺謝貴入問文皇盛夏猶圍爐擁火昺貴出歎息教授俞逢辰附耳曰王無恙不得帝心故耳已而二都督謀燕益急五月太祖小祥時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以會葬尚留京師文皇疾亟乞三子歸視齊泰因之欲請並收質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先爲備不若且還令勿疑也乃悉遣歸　六月贈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文節　以秦府長史茅大芳爲御史大夫右補闕胡閏爲大理卿仁壽縣主簿樓璉爲翰林侍讀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翌日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趙謙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　詔逮燕府官屬而昺貴與都指揮使張信受密旨擒王以長史誠及指揮盧振爲內應信受命日以爲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對母曰不可吾聞而父嘗云王氣在燕果爾非汝所能擒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從未幾復有勑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乎乃晉入府告其故昺司吏李友直又竊昺密疏以獻文皇乃召姚廣孝等共謀防禦時昺貴已帥北平在城七衛軍士布列城中以柵斷燕府四門文皇曰我病不

出難審可也已而軍士乘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文皇始懼計亦莫知所出秋七月壬申會遣逮官校中使至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昺貴付所逮者昺貴不來復使逮官校中使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惟昺貴入文皇曳杖賜宴酒數行謂昺貴曰吾奉藩於茲未嘗干擾官民爾等何爲離間遂擲杖起出其伏甲擒昺貴詢之乃知皆齊泰黃子澄所爲也文皇即日上書自陳不報乃遵祖訓帥兵靖難以指揮張玉朱能邱福俱爲都指揮僉事兵將出右

布政使郭資按察使墨麟都指揮使李濬陳恭宛平知縣賀寅皆從之即命資等視事如故時都指揮俞瑱閩靖難兵起守居庸馬宣守薊州宋忠守懷來宣與鎮撫曾濬以薊州兵攻北平不克俱死之薊州遂降甲戌靖難兵破居庸復破懷來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宋忠俞瑱俱被執自是遵化密雲開平龍門守將皆歸附忠瑱既敗死宣府震驚谷王橞奔京師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　戊子文皇復上書不報　庚寅大寧總兵劉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十萬出松亭關次沙河進攻遵化壬辰靖難兵拔遵化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附燕已爲不敢發文皇知之貽萬書盛譽萬極詆毀亨並付所獲大寧卒俾歸致且厚資之同獲卒竊聞因守者請得偕行惟命亦毋庸賞■諸得遺不賞者恚至即發其事眞亨得卒書遂執萬下獄　是時帝銳文治日與方孝孺輩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强且兼有嘗薊之旅不早圖恐河北遂失乃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北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各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搗北平徵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合給軍餉改建北平布政使司于眞定以刑部尚書暴昭出掌司事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八月己酉炳文兵三十萬次眞定都督徐凱兵十萬次河間時潘忠守鄚州楊松守雄縣相爲聲援　壬子靖難兵至涿州乃秣馬蓐食日晡渡白溝河夜半抵雄縣圍其城衆始覺乃登城大罵燕軍憤恨黎明破其城盡殺守陣士卒松與所部九千人俱戰而死文皇聞諸將恣殺

乃諭之曰我之舉義所以安社稷保生民豈以多殺爲尙爾等乖我所爲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諸將懼皆免冠謝文皇怒始釋是日文皇曰潘忠不虞城破必引衆來援先令譚淵帥兵千餘過月樣橋潛伏水中以莎草一束蒙其首路旁伏勇士數人望忠至即舉砲水中伏起據橋忠果趨橋不得淵帥衆腹背夾擊忠敗被執遂至鄚州盡奪戰馬輜重　辛酉靖難兵次無極　壬戌次眞定炳文出城大戰敗績兩副將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皆被執堅道殂　丙寅靖難兵還北平帝聞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我士馬精强兵甲堅利彼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之力增兵五十萬必奏捷矣帝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於是遣景隆代炳文馳至軍中齊泰等慮遼王寧王通燕召二王入衛寧王不至詔削其護衛監察御史韓郁上封事其略曰竊聞兵久不解屢削藩封臣以爲過也何則以諸王言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手足尊則陛下諸父也罪雖可廢而祖之遺體不可殘親之手足不可去諸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見其子弟輒遭戮辱亦必不忍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持偏見廢大公或病藩封太重日謀削奪以至於此方周岷二王以無過被執執法者文其罪遂使二王父子流離播遷脣亡齒寒人人自危二王既竄湘亦被焚而代齊又告反矣彼爲計者以爲兵不舉則禍不免是非朝廷激變邪及燕舉兵迄今兩月我前後調兵不止五十餘萬而乃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有二心卒不用命以遺君父憂誰執其

咎謗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縛之不堅陛下誠不察此必有噬臍之悔疏入不省　九月戊辰江陰侯高都督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　戊寅大將軍景隆與山東參政鐵鉉合兵趨河間靖難兵援永平　壬辰高等退保山海關　冬十月戊戌靖難兵出劉家口壬寅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遼王植奔京師　丁未寧王權及都指揮房寬指揮徐理陳亨陳文皆歸燕　景隆聞靖難兵在大寧引兵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少卻軍於鄭村壩　甲寅文皇盡得大寧之衆分爲五軍以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葉充中毛整副之　辛酉靖難兵入松亭關　十有一月庚午次白河是夜河冰忽合衆忻然而渡趨援北平　辛未玉等與景隆戰於鄭村壩景隆敗績奔德州玉等乘勝遂破紫荊關　乙亥文皇再上書自陳不報　十有二月燕聞遼東守將江陰侯高削爵安置廣東專命楊文守遼東　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湯勝以城降　詔進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被命北伐也黃子澄薦之及軍敗子澄匿不以聞帝一日問子澄比聞軍中不利果何如對曰我軍屢戰屢勝彼已退走德州旦夕捷音當至矣越三日景隆以阨退燕兵聞故進秩且遣使齎賜貂裘文綺內醞等物復命魏國公輝祖都督暑能帥師會景隆北伐御史大夫陳性善爲監軍戶部司務錢芹爲行軍署都督是月省躬殿成遷肅王於蘭州以葉砥爲翰林編修梁潛爲陽春知縣胡儼爲桐城知縣顧伯瑋爲沛縣知縣袁義爲都督僉事誅留

守左衛指揮同知李申申燕府儀賓讓之父也

洪武三十有三年（即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湖廣參議楊砥上言臣聞帝堯之德親九族和萬邦不宜加兵燕藩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帝怒砥褫其秩安置遼東　畱後湖砥侯所　二月封孟焯爲壽昌王贊儀爲靖江王　辛丑靖難兵由居庸還北平　壬寅以禮部尚書陳廸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吏部郎中陳旭及史官葉惠仲吳勤趙友士張秉彝爲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　三月丙寅策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以胡廣爲第一王艮次之李貫又次之　夏四月丙申景隆兵次德州武定侯郭英與安陸侯傑次眞定會兵六十萬號百萬并力北伐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斧鉞景隆得璽書斧鉞益驕恣　庚子靖難兵出北平壬寅次武清癸卯次固安癸丑度白溝河遇平安伏兵擊破之己未景隆英傑俱會於白溝庚申瞿能父子與燕將房寬接戰英等分兵爲兩翼擒斬數百人殺其將陳亨大軍矢石如雨射中文皇馬凡三被創而三易馬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擊劍鋒亦缺折退走登堤景隆疑有伏不敢進追高煦見事急以騎兵數千趨文皇所會大風起景隆旗折軍亂文皇帥煦復馳入陣大戰燕軍斬俞通淵及瞿能父子縱火燔諸營景隆英傑俱奔潰委棄輜重無算景隆璽書斧鉞盡爲燕軍所獲是役也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景隆單騎還德州　壬戌靖難兵圍德州　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潛出奔濟南　癸酉燕將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援濟南參政鐵鉉都督盛庸參贊高巍自臨邑入濟南　丁丑文皇遣都指揮陳旭守德州　己卯帥兵遂圍濟南攻之急鉉與庸鞏日夜防禦乘間大挫之辛巳燕軍引水灌城濟南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夕且降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文皇大喜遂下令退兵受降鉉於是懸鐵板城上伏壯士闉堵中及文皇入下鐵板傷其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以歸闉堵中伏發文皇奪退復合兵圍濟南是時齊泰黃子澄聞景隆等數敗濟南危急乃謀罷兵壬午命尚寶丞李得成使燕文皇諭得成曰吾嘗三上書陳達申冤皆不見答不復敢瀆徧歸報朝廷自古藩鎭讒邪以戕骨肉鮮不覆敗我爲藩王尚復何求而幾入姦構發兵見屠是以不得已用兵自救猶日望有回旋之處夫明主之治天下不忘所尊不弛所親舉其大而略其細是以九族睦而天下平今欲轉禍爲福如反掌耳誅奸讒以謝祖宗去新法以復舊制施恩宗親罷兵息民以保國家無窮之休若狃於權奸必翦支屬但恐支屬盡而國家亦危矣言訖流涕左右皆流涕得成還自濟南具言之帝怒下得成獄　六月詔置諸藩賓輔以燕府儀賓馬往爲孝陵衛指揮僉事　秋七月平安等帥兵二十萬來趨德州奪燕餉守將陳旭懼遁歸北平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以鐵鉉爲山東左布政使有功將士姜貴等五十四人陞賞有差帝以景隆屢敗屢北召還京師命左都督盛庸代總戎事仍以濟南功封庸歷城侯佩平燕將軍印鉉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及景隆入見赦不誅子澄泰不聽翌日御史大夫子寧執景隆於朝班且泣且數請誅之亦不聽　九月壬戌朔承天門成詔改爲皐門又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罷華蓋文華武英文淵諸殿大學士是日尚書鄭沂乞老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乙丑靖難兵還北平　冬十月乙未兵部侍郎盧淵以罪龍遣戍卒羅義上書乞敕罷兵不報　歷城侯庸帥衆次德州安陸侯傑次眞定徐凱次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督士卒修築　丙子靖難兵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戊午渡直沽軍士銜枚夜行厥明抵滄州城下凱等倉卒出禦不敵而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燕將譚淵夜坑殺降卒三千人凱等皆降

十有一月壬申靖難兵次臨淸甲戌次大名　十有二月甲午次汶上庸鉉帥兵躡其後先鋒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營都指揮唐禮被執霖退走

乙卯靖難兵次東昌庸軍背城而陣燕以騎兵擊左翼不應擊右翼亦不應文皇因深入庸麾伏起破圍數重左右翼夾攻文皇窘甚及暮朱能周長以鐵騎奮擊文皇潰圍而出燕軍爲火器所乘大敗殺燕將張玉丙辰復戰又敗燕步卒先走庸乘之殺傷萬計丁巳庸傳檄眞定滄州諸將水陸犄角邀其歸路靖難兵由間道還北平　是歲以徐賓爲兵部侍郎劉季篪爲刑部侍郎唐愚爲翰林侍讀鄒瑾爲大理寺丞詔舉懷通文學之士

革除逸史卷一終

革除遺史卷二

洪武三十有四年（即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作疑命神寶成是日歷城侯庸遣使獻東昌之捷丁丑帝告捷于郊廟

二月乙巳文皇復帥衆出北平巳酉次保定　庸合諸軍二十萬三月巳卯次夾河　庚辰靖難兵亦次夾河　辛巳兩軍方成列文皇以三騎覘庸軍而還庸見三騎卽遣數十騎追之文皇勒馬控弦以待追騎近引兵射殪一人巳復追又殪一人如是連殪數人追騎不敢逼文皇乃以萬五千人薄庸軍庸軍擁盾層壘自蔽

靖難兵以木栰攻之自辰至未勝負未決兩軍退稍憩忽東北風起塵埃蔽空庸軍昏暗不辨咫尺燕將乘風縱火趣兵擊之庸軍大敗都指揮楚智莊德俱死之燕將譚淵亦被衆軍所殲庸是夜走還德州　癸未安陸侯傑都督平安自眞定帥衆次單家橋來援庸軍甲申靖難兵掩至傑等不及陣而敗死者無算　閏三月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以謝燕以尙書茹瑺掌兵部事泰子澄雖解秩然實用事　乙未安陸侯傑軍滹沱河北去靖難兵七十里文皇諜知亦帥衆渡河傑聞靖難兵渡河復移軍藁城巳亥傑列營城西南靖難兵分步卒擊其三面傑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不中矢集燕旗如蝟毛平安結樓陣聞高數丈文皇令諸軍直趨樓下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而走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皆被執傑等還眞定　己酉靖難兵次順德　辛亥次廣平　是日帝貽書文皇諭斥兵部尚書泰太常卿子澄欲罷兵息民癸丑文皇復上書曰比聞奸臣泰子澄皆已竄逐臣家長少皆忻喜有更生之望卽以此意徧告將士將士曰誠所願見但慮非誠心而奸臣

為退避之計以緩我耳如出誠心則盛庸吳傑之衆當悉召還而猶聚境上侵追不已則是奸臣之身雖退而其計實行也臣思其言恐亦或然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說從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實用其計非獨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覺甚明此不特智者而後知也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罷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軍攻永平眞定諸軍攻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緩之而吾適至且與報■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罷兵命大理少卿薛嵓持報燕又刻榜諭數千授嵓密布中軍令其解散諸將士見榜諭怒甚欲殺嵓文皇曰不可此天子命使也留寘左右慰諭數日遣中使護嵓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也天子尊寵臣一旦爲權奸讒構以至于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不勝忻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

疑未肯遽散望陛下誅此奸臣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室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夏四月嵓歸入見備述文皇之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嵓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嵓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議　五月癸卯歷城侯庸安陸侯傑出兵扼燕餉道文皇令指揮武勝上書曰頃蒙遣大理少卿薛嵓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臣之父子蓋已仰戴陛下之仁矣嵓歸未十日吳傑等頻擊發兵絕臣餉道殺臣芻牧將校守臣約束不敢赴鬬而彼欲求釁略不見會與比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將士之疑孤臣父子之所仰戴矣臣之忠誠計嵓歸已達惟陛下擴明斷以安天下臣亦有保全之望矣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意孝孺孝孺對曰陛下欲罷兵兵一罷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甘言遂繫勝下獄　是日刑部左侍郎王艮以勸燕事不合旨出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六月辛酉文皇聞勝下獄知前詔旨非實乃遣李遠至濟寧又至沛縣焚

餉舟萬艘濟卒散走京師震驚是時觀海衛指揮張壽與客私語國事危急皆由北伐之誤執政者聞而惡之言于帝壽坐妖言誅自是無敢言國事者　秋七月命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己丑靖難兵襲彰德不克　癸巳文皇遣都指揮張禮破尾尖寨　丙申林縣守將以城降　丁酉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　戊戌帝使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先是孝孺聞高煦高燧不睦於世子屢譖于父內使黃儼素奸險世子惡之儼曰事高燧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于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也帝曰奈何間之孝孺告其故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啟函并安致文皇所婦及儼先已馳使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問高煦煦曰世子夙與太孫雅善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覽書乃嘆曰幾殺吾子遂安還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由紫荊關趨西水寨　八月雲南老撾及八百刁板面遣使入貢　丁巳靖難兵濟滹沱河丙子文皇聞安陸侯傑遣將韋諒以兵萬餘轉餉給房

昭軍命都指揮朱榮帥兵三萬邀擊破之　九月壬辰靖難兵次定州欲攻西水寨甲辰都指揮花英鄭琦帥步騎三萬援西水寨　冬十月丙辰英等列營義昌山下是時圍寨已久寨軍多南人天寒思歸會月夜文皇命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殞泣有潛下寨降者詰朝文皇帥兵出陣從合戰房昭韋諒不能支退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皆被執西水寨遂破　己卯靖難兵還北平　是月翰林修撰王艮卒　十有一月都督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不克庚戌移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辛亥京師置神武中衛盱眙置鎭淮衛又置沛豐衛軍民指揮使司以備禦　十有二月以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丙寅靖難兵出北平壬午次蠡縣　是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皇少子文圭生　以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陳洽爲吏部郎中羅恢爲國子學錄程通爲遼府長史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司副使

洪武三十有五年（即建文四年）春正月召周王舍之京師甲申燕將李遠攻藁城歷城侯庸亦遣高進以馬步兵

萬餘乘冰渡滹沱河方半渡會遠至進見遠兵少欲退繫馬林間以步卒逆戰遠佯敗分兵潛解所繫馬前軍奮擊進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　戊戌靖難兵破東阿遂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戰死　庚子靖難兵拔汶上守將薛鵬被執　辛丑兵將入兗文皇下令曰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師入境有損一草一木者殺無赦　庚戌靖難兵攻沛縣守將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之　二月甲寅靖難兵拔濟陽執教諭

王省縱之省還升明倫堂集諸生大哭諸生亦大哭省觸堂柱而死　甲戌文皇次徐州　乙卯遣使祭徐王墓禁其樵採　三月甲申靖難兵由徐州遂趨宿州辛卯次蒙城壬辰次渦河　甲午平安等逆戰敗績獲鐵騎指揮火耳灰及哈三帖木兒平安變服遁走　夏四月甲寅安徙淝河乙卯與燕將王眞陳文等復戰眞後隊不繼安麾兵圍數匝眞度不免乃自剄文亦被殺是役也文皇督戰幾爲安槊所及馬蹶文皇乃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燕軍大懼　丙辰安營于小河南靖難

兵營于小河北　甲戌魏國公輝祖移軍援安與燕軍戰于齊眉山下輝祖斬燕將李彬等十餘人燕兵退走　乙亥燕諸將欲還小河東俟隙而動文皇不聽　丙子何福引兵會安燕軍益懼會京師訛聞燕軍北歸召輝祖入衛　丁丑安軍次靈璧靖難兵遮其餉道福等來援己卯戰敗指揮宋瑄死之於是安及參將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成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皆被執性善與民伯完文皇皆釋之還性善愧憤躍馬入河而死　黃子澄聞諸軍屢戰屢衄乃撫膺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以贖誤國之罪　五月己丑靖難兵攻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是日文皇謁祖陵已諸父老入見賜以牛酒慰勞　辛卯歷城侯庸帥步兵戰艦次淮南靖難兵次淮北燕將朱能丘福潛濟出庸後庸懼不戰而退靖難兵遂乘勝渡淮拔盱眙　壬辰兵次揚州江都知縣張本修治城守之具其母曰歷數有歸守之何益本悟遂與指揮王禮謀執監察御史王彬守將指揮崇剛以城降彬剛不屈皆死之　癸巳衡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長史

蕭用道上書論國大計且指斥誤國之罪執政者怒大詬二子二子不動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耶詬者乃止　壬寅帝下罪己之詔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與子寧分道徵兵于上游諸郡明日令慶成郡主如燕文皇見郡主慟哭郡主亦泣下沾襟少頃郡主以割地請文皇曰吾所受先帝封土且不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奸臣耳志在清朝廷安社稷不在土地但得罪人即謁孝陵朝天子求復諸王之囚歸守舊藩耳此議蓋奸臣欲緩我以待援兵吾豈爲所欺哉郡主默然遂辭歸具陳其語帝出以論孝孺孝孺失色帝曰奈何孝孺曰長江天塹北岸舟楫俱已焚燬且過截甚嚴彼豈能飛渡耶帝心稍慰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魏國公輝祖及開國公常鼎帥師擊敗之文皇議欲暫還是夜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迎而燕將吳庸等亦具舟集瓜步以待　甲寅文皇將渡江祝曰余爲奸臣所迫不得已起兵禦禍誓清君側以安宗社余有異厭予神者不得渡此江翌日乙卯微風輕颺水波不興文皇既濟大軍相繼錯愕歷城侯

庸乃徙營高資港帥兵逆戰文皇命高煦爲前鋒鼓譟先登文皇以騎兵督其後庸軍敗績失亡無算庸單騎退走　戊午鎭江守將童俊以城降　庚申文皇次于龍潭帝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龍潭再議割地文皇曰吾此來只欲得奸臣耳奸臣得吾即解甲免冑謝罪闕下景隆等懼不敢對壬戌景隆等歸告　癸亥帝令景隆如龍潭申前議景隆有難色遂命諸王偕行文皇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諸王俱述割地之意文皇曰割地何爲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反命帝會羣臣慟哭

或勸帝幸浙江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援兵議未決齊泰黃子澄奔蘇州帝聞之罵曰事起自汝輩乃今弃我去邪明日燕兵進薄都城都督徐增壽欲出迎大理丞鄒瑾御史魏冕知之帥同官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是日會朝二人復大呼請斬繫大內帝聞之殺徐增壽諸王羣臣分守九門而金川門屬谷王穗及景隆乙丑燕兵至穗與景隆開門迎納文皇遂按兵而入市肆不易都人大悅文皇至燕邸廷臣盡迎帝與左右數人微服將遁亦欲出迎復嘆曰何面目相見乎乃退少頃宮中火起帝遜位遂崩實六月十三日也文皇聞帝崩乃慟哭曰吾此來欲效周公輔少主耳何不亮而遽至此乎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事中外募兵皆解散是日諭軍民臣寮曰暴者奸臣齊黃異志剗刈支屬余祇承祖訓帥兵誅之今幸內難肅清其有罪者齊泰黃子澄等二十五人余不敢赦其無罪者或有乘時以私嫌中之非余意違者必治不貸　丙寅諸王及羣臣謂文皇乃高皇考子且長四海歸心宜爲嗣請卽帝位文皇曰吾始逼于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以安社稷不意少主爲奸臣所蔽[illegible]固不亮余心自絕于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余菲薄豈足爲荷諸王及羣臣再請不允丁卯燕諸將上表勸進文皇曰吾與爾等初舉義圖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戊辰諸王及羣臣詣燕邸復請亦不允己巳文皇謁孝陵歸諸王羣臣備法駕迎于道左軍民耆老以萬計遮文皇馬不得行文皇固拒諸王羣臣曰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遂奉天子璽符再拜上文皇曰諸王羣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余宗廟事重余不足稱今爲衆心所戴余辭不獲勉循衆志然宜協心輔余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革除建文四年仍稱洪武諭府部凡建文中改易皇考政令悉復舊

庚午詔復周齊代岷四王爵土又封有爋爲汝南王有烜爲順陽王有熺爲祥符王有熹爲新安王有光爲永寧王有煽爲汝陽王有熿爲鎮平王有炥爲宜陽王尚炳爲興平王尚灴爲永壽王尚炌爲安定王濟熿爲平陽王濟熺爲廣昌王賢烶爲樂安王賢𤊟爲長山王賢熒爲平原王　辛未陞燕山護衛爲親軍指揮使司

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往迫之以衰麻見上怒逮詣詔獄是日親書周是修留書別楊士奇等具衣冠入應天府學自經于東廡上聞之嘆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於是大理丞鄒瑾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樓璉給事中龔泰監察御史魏冕皆自裁未幾獲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侍郎侯泰戶部侍郎郭任阜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丞大芳大理少卿胡閏與文學博士孝孺上俱欲用之示其意鉉等執不從遂就刑　壬申上以天子禮葬建文君及皇后馬氏　翌日詔復懿文皇太子諡號皇太子妃舊稱罷其廟祀遷主于園陵　改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　廢魏國公輝祖爲庶人尋被逮卒于獄　執齊泰黃子澄　召駙馬都尉梅殷及都督楊文陳暉韓觀黃中等還京師所領將士各還原衛勇士悉放歸農　丁丑殺齊泰黃子澄皆夷其族　時禮部侍郎黃觀禮科給事中黃鉞翰林修撰王叔英監察御史曾鳳韶浙江按察使王良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督府斷事高巍皆使于外聞靖難兵入都城觀鉞皆投水叔英鳳韶本立巍皆雉經良舉火自焚翰林編修程濟按察僉事胡子義寧波知府王璡衛輝知府孫鎮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棄官而去其它變易姓名隱跡山谷者不可勝紀　秋七月壬午朔頒于南郊詔告天下遣使祭告祖陵皇陵歷代帝王陵　改諡湘王曰獻妃曰獻妃　召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卿二人久事先朝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異舊制者直以告朕是夜紞自經于部之後堂其妻與二媵二子繼六人相繼投水而死鈍遁不果左授浙江左布政使以歸　詔至滄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帥諸生爲舊君位哭臨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諸生六人皆死之　是月以鄭賜爲刑部尚書郁新爲工部尚書蹇義陳洽爲吏部左右侍郎夏原吉古樸爲戶部左右侍郎宋禮爲禮部侍郎黃福爲工部侍郎方賓爲兵部侍郎黃信陳瑛爲副都御史劉觀楊得安俞士吉爲僉都御史李至剛爲通政使　八月詔諭安南暹羅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剌占城諸國　己未秦王如京師　以袁廷玉爲太常寺丞　癸丑代王及其世子遜熠如京師

是時岷王與西平侯晟交惡詔爲平之復命王佐副晟協守　壬戌晉王如京師　丙寅執左都御史景清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上固疑及見清衣緋而入委蛇不去上呼左右收之得衣襟中所匿利劍因詰責清亦吐實而死　己巳以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金忠爲工部侍郎　免蘇丙今年丁夫之役　下谷府長史劉璟獄璟誠意伯基之子也北伐時從王朝京師獻十六策不用璟病免至是召之不起逮赴詔獄辮髮自經死

又逮禮部侍郎黃魁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監察御史高翔晉府長史程通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俱以不屈就市　九月甲申大封功臣以都督僉事丘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張武爲成陽侯陳圭爲泰寧侯孟善爲保定侯鄭亨爲武安侯火眞爲同安侯顧成爲鎭遠侯王忠爲靖安侯徐忠爲永康侯張信爲隆平侯李遠爲安平侯郭亮爲安成侯都指揮使王聰爲武城侯房寬爲思恩侯唐雲爲新昌伯劉才爲廣恩伯徐理爲武康伯都指揮僉事徐祥爲興安伯李濬爲襄城伯張興爲應城伯趙彝爲忻城伯陳旭爲雲陽伯房勝爲富昌伯指揮使張輔爲信安伯譚忠爲新寧伯又以翊戴功封都尉王寧爲永春侯尚書茹瑺爲忠誠伯都督僉事王佐爲順昌伯陳瑄爲平江伯曹國公景隆加祿一千石其餘將校陞賞有差上猶慮論功有未當者復命福等議擬以聞福等乃言信安伯輔屢立奇勳父又死難都督李彬陳賢張興陳志王友俱有先鋒摧敵之功與伯劉才埒陳亨子懋王眞子通俱未授爵宜準譚忠例請上從之進封輔爲新城侯彬爲

豐城侯懋爲寧陽侯賢爲榮昌伯興爲安鄉伯志爲遂安伯友爲清遠伯通爲武義伯翌日追封都督同知張玉爲榮國公謚忠顯陳亨爲涇國公謚襄敏徐增壽爲陽武侯尋進封定國公謚忠愍都指揮譚淵爲崇安侯謚壯節百戶王眞爲金鄉侯謚忠壯　以蹇義爲吏部尙書劉儁爲兵部尙書黃福爲工部尙書　詔諸番入貢者互市如故　己丑燕王如京師周世子有燉自歸安入朝越三日壬辰頒世子有燉金寶周王言於上曰衞者不軌之誣非世子自暴其禍無逮今矣上亦感嘆作純孝歌以賜丁酉蜀王如京師留大寧居民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宣慰使刁暹荅遣使入貢　戊申命齊王復國青州谷王徙國長沙　是日以解縉胡廣爲侍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黃淮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預機務　冬十月寧王及楚世子孟烷如京師　戊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曹國公景隆爲監修侍講解縉爲總裁吏部郎中徐旭等爲纂修官　已未召異議爲戶科給事中楊砥爲鴻臚寺卿張璉爲通政使姚廣孝爲僧錄司左善世　戊寅置大寧

營州興州三衞　十有一月作奉先殿成　壬辰冊妃徐氏爲皇后后武寧王達女也進郭資爲戶部尙書雒僉爲禮部尙書各視事如故　十有二月陳瑛奏追論建文時効死諸臣詔不許

革除逸史卷二終

皇清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復辟錄

楊瑄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復辟錄一卷明楊瑄撰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當徐有貞等奪門時瑄官御史事皆目覩又嘗劾曹吉祥石亨坐讁論戍於二人事蹟知之尤悉故其辨于謙王文之被誣石亨曹吉祥之恣肆皆與史合後附李賢天順日錄祝允明蘇材小纂陳循辨冤疏葉盛水東日記王瓆雙溪雜記數條蓋皆同時親與其事者故引以爲據明所述之不誣云

復辟錄

明　楊瑄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荅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寧讙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請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朝廷大臣耳

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遷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繫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衆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輗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聖旨朕偶染寒疾是以不會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所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惕惕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諸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端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

宗陛下宣宗之子（憲宗御名）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稱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戍伍有貞以己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僉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意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軏

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泰

侯至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會請上皇子倘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聞下陳循輩亦知之實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旣退不可再只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者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豫已四月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学兵

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敕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雖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兩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自監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閣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惑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抑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十月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陸瑾者有貞曰必俟獲審報乃可議

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敵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與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交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之知時天色晦瞑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

職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暴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旁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材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邪石亨王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驚擾他又言少停慢慢說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欽宜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王循家畫文素善張軏得之軏前俯曰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循不着却與徐有貞

許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太上皇復位大衆厮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捏舊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一拏與文淵閣人貴泰老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拏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抗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敕朕居南城今旣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redacted]機謀[redacted]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

如敕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諭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為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為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換位易儲依何從諛廢黜汪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其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廝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張軏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隷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憲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竑年富馬瓏馬昂韓福樂偉程南雲蔡興殷愷黃將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敕書着人齎馬裹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黙然將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瘞偶及此其語尤詳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郡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邏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水東日記）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猜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稾留閣中號稱綸簿其後宦寺專恣驕奏收權稅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章奏事還傳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遑俟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擅權冒濫官爵賄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藏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顛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陰者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

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旣正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旣除宣赦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卽從之

石亨嘗往來大同觀紫荊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淸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衞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兩城有功皆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盡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鎭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淸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塞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延綏有警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遍待遍爲之不晩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曰這所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要衞霈亦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旣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貪官爵黷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祥氣憤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衞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違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撞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館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欲予一刀又打一刀背胄欽遂至見予不恐殺遂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比退持刀者且告因我殺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逯杲踏毀反欽相害提杲頭示予曰彼爲此人數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歸命欽曰然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門纔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孫鏜領官軍襲而鬬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晩大雨不止閉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進本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閉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敕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一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兪綱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銜之嫌給事中王鎭等劾文曜爲謙參謀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淩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曰錄內賢自言助有貞處盡底蘊又言 有

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予持公以助之遂改前敕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況日錄屢言文皦黨謙士林并笑夫謙本非邪人文皦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旣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己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猶稍厭乎又亨欲爲吳與弼賢乃代草付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雙溪雜記）

復辟錄終

明楊瑄撰復辟録成化初敕修國史瑄撰自謫戍運官因史館未載是事乃以身所歷目所見者錄成一卷以備修史者之採取又引天順日錄蘇材小纂水東日記雙溪雜記諸條以爲考證蓋志在傳信也史稱其剛直尚氣節爲浙按察時浚西湖水溉諸縣田設防置牐海鹽人祠祀之其爲御史劾曹吉祥石亨奪民田怙寵專權帝問徐有貞李賢皆對如瑄奏是瑄與武功等同朝而武功等陰謀不爲回護則其剛正不阿可知此卷尚當時實録矣乙丑夏六月張海鵬識

復辟錄終

龍興慈記

王文祿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龍興慈記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耋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耶

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下有窩　熈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乎　熈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熈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　熈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熈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熈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殁當葬此出天子　熈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擁爲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從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擁爲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熈祖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構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襁今名紅羅障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虜知天縱主僧禁繫之堦下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竊系曰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鳳臯涵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插入地詐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即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　聖祖立于仆碑趺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曰腰間寶劍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叨叨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　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剛削不乎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寬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汙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賈肉討饒即大砟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爲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窻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　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

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旦朝衣緋者是旦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蘇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　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待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子熟緜緜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零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秔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秔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蕎稗飯角氐用諸華飯亢用蜜煮菉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秔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栒庵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秔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繽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椅芒頭不到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究然臨刑嘆曰待我了濟筆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濟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眞聽明也濟前元儒學職以爲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　君王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恩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卿欲朕聚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　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　賜二宮女　恩莫報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

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癲癇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　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著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無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爲入宮燕之二人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誤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笑而不較盡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戲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闖　登極錄壁間詩檄子奏　聞即　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　聖慮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

有封侯者噫衆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剗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始佛之轉世與故　聖祖存之曰陰騭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胡惟庸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胡藍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龍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也曰衷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于匡廬天池山顛令過閱二十入宿靈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夷羼首闢華治上天經星降靈豈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爲令人切鼎湖之恩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庭聞述畧

王文祿述

庭聞述畧一卷

先廩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權變後類多亡逸乃令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閩鄧茂七浙東葉宗留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且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之未泯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己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披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搴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舉弓引滿後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斫落虜首搴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可以遮胸必棗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焉敵也

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騁馬疾馳以刀尖挑葦束左右互轉輕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亨彪以衛都城而參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大辟文臣激之且擒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銃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衝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乃據延平稱剷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字之應御史聞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蟒蛇油蒸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蟒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錢寧不知何姓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與戚賢善武宗收爲義子賜姓朱授後府都督掌錦衣衛印誘上聚財各處鎮守太監俱索進奉視地方定銀數南京守備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兩湖廣十一萬兩四川九萬兩河南八萬兩陝西七萬兩山東西閩浙江西有差又添設鎮守一年一進奉仍舊稍不如數即更之各鎮守指以進奉爲名科派地方莫敢撓阻惟陝西爲甚蓋因廖鑾廖鵬畢眞劉朗相繼爲鎮守取銀各有名色田有餘粮錢每畝銀一錢屋有地租錢每間銀五分老人有拐杖錢女兒有脂粉錢寡婦有快活錢咸苦之朝臣諫南巡江彬欲重責寧輕之全活甚衆京軍按月給衣粮工部借軍不發每操軍早散恐譟一日生理多德之死後寃遊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寘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江彬蔚州衛人因錢寧得寵十二年八月誘幸宣府建行宮十三年正月回鑾七月又幸宣府欲出居庸關兵憲張欽請驗勅乃放無勅阻之遣回取勅十月過榆林沿邊較獵至應州雪中遇衆虜問何軍曰上在曰何得在此　上乃命兵將撒開宣會進貢者近前解戰袍示以金甲衆虜馬上扣頭去不然幾蒙塵矣十四年二月回鑾六月江西寧王反彬誘親征八月二十日駕出十二月至南京十五年三月王都御史守仁解宸濠至彬欲陷之請旨往問內臣張永素重王公請與彬偕往至舟次扣見宸濠俯首不言彬以言餂之喝曰爾欲陷人快去永扯彬起曰殿下無言速寢　旨王公免害永之力也

六月十一日彬會喬兵部宇于演武場欲選部下武勇問有武藝者可與一較宇曰精者甚多猝難呼至吾從者亦畧語此可與較蓋宇豫慮彬有異志精選數十充隸卒讓從至是出應之一人小而黑人呼鬼李有神力善跌打扣頭請較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視彼忽易之李佯放身彼進步拿之李以足剪而仆彬失色復呼勇者來較連勝之彬由是奪氣後勒取十三城門匙鑰守今經歷楊美璘堅執不與又誘牛首山打虎後湖

撒綱得蝦蟇一內侍諛曰此直五百金　上曰汝買去十一月回鑾十二月有星犯月京師謠曰月犯星斬江彬十六年正月元日子初彗見西南三月十四駕崩彬隨棄市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夫此干城且邊軍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陽明王公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揀出山外下臨無底人無至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巖前瞻顧而嘆曰奇絕蓋神全而不眩心學之力也以故能當大任卒戡宸濠之變云

丈夫風波上站之定其千鈞之弩百煉之鋼乎毋爲穿鑿此七日而渾沌死也行所無事智大矣

曾子三省以爲人謀之忠爲首蓋能爲人謀方爲丈夫非爲人也盡己之心也謀可弗忠乎

或曰上古無鬼或曰有人必有鬼也安知上古之人非斲刼之鬼輪迴乎廉毅君曰上古若無鬼也唐虞中古矣亦若無鬼也刑措不用而無戰爭人咸得盡天年自周秦後鬼衆矣不得其死不盡天年精靈不散安得無鬼也予塔于陸宅春過陽橋有物如犬從橋下欲上予喝問之急奮而後墮者屢明發視其處草不動一莖方知其鬼也人死決有鬼仙亦鬼也特靈明能自作主耳生人可不收斂精神以待終哉

嘉靖癸丑仲冬望偶觀荀悅申鑒曰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乃喜甚夜夢先廉毅君曰汝好博觀能記其要若申鑒所言發先儒未發也雷同勦說何必記哉文籍雖博其要者亦鮮矣惺後悲感不勝特四鼓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此太平十字經也岳侯不特可爲將亦可爲相奸檜陷之寃哉傷哉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生人八字經也小子識之文祿知而未能可恥也已

小子文祿初就外傅也患學之不進先廉毅君誨之曰漆緘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貴熟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戒暴怒生人第一義可以延命可以長生　卷完

附錄私謚廉毅先生議

謚議曰嘗聞君子之立身也存有可稱之善沒齊不朽之名蓋所以樹風聲於既往示激勸於將來匪細故也吾友學圃先生王公秀鍾將閭跡奮儒林德全正直剛柔教得溫柔敦厚多才多藝鑑物澈而無訛不謟不驕與人恭而有禮鐘鼓既設將追尊俎之懽兄弟孔懷克篤塤篪之樂鄉閭孚其行義僮卒懷其惠恩可謂心逸日休樂不踰正者矣且又堅強罔屈卓立不群遇事敢爲萬夫莫當其勇好謀善斷片言適中其機乃武乃文教子成廟廊瑚璉肯堂肯構貽謀紹帶礪規模無狐疑鼠首之心有豹變龍驤之志庶幾忠信明決臨事不眩者歟公既沒諸所交於公者僉謂褒封之典未及幽隱之德宜彰合加顯稱以揚厥美咸謹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廉強而能斷曰毅易名節惠允稱鄉評乃合而謚之曰廉毅先生庶足慰英魂於九泉昭懿範於百世也先生諱佐字朝輔號學圃海寧衛揮使王公軒仲子云嘉靖癸卯冬中順大夫襄陽知府海鹽東濱徐咸撰

庭聞述畧一卷完

天順日錄

李賢　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天順日錄

李賢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旣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逆

爲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爲　朝廷清正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禎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奈何及見賢佯悅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杯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吾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

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常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于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　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而黜爲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旣不去福建今住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訐御史不實意有禎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盛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獄是日晚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

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

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覺有顧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顧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要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五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于權貴之門者爲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名見戒諭諄切深惬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六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名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名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卽用之不應者卽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三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七

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雍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者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求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讀講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八

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要得人且日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卽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遠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九

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闕丧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爲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名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子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史兩人中推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爲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名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勑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名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名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于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名賢曰今可送去勑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廡母姐婷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名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 上名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爲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名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齎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名吏部命爲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名至一旦授此 上名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閭犬吠亦驚謅治病驅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疾作二日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況年六十有八老病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閒不

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十四

以答　朝廷致意簡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京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以厲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濕氣遂致發腫五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裴當齎羊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當同太監安寧齎鈔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參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京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十五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況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典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爲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奈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十六

以爲然且曰無此相擬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十七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十八

鎭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巳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

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進入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皆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巳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上初不悟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

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巳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巳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巳違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羣小愕然衆毀

方息

上初雖聽賢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于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攸斂不敢縱恣求索人或謂賢危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凉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史劉濟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爲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其御史多言便以爲當說着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巳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凉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

之且責其非溥慙愧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怙不知戒賄賂公行强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巳而罪連亨　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支及今辯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

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勑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貫銓等十八人賜以衣服綵幣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待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于其中名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貫銓爲副都御史

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爲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觀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爲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再不可舉賢以爲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富爲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爲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勑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諭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乏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　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知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亦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要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于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謂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勑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　駕奪門之功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辛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者舊休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舉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　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貨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羶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手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天下氣候關于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于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于上氣乖于下一年甚于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饑寒流離之苦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

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于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淸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名用以見　朝廷悟亨之非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名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輗之爲人亦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輗遂名爲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兄姑通及鎭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讐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鎭撫辯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渰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多不能存活　上曰爲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戸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怨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怨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顚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重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上意初不欲雖勉强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疏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名賢與王翺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爲兵部侍郎其巡撫湖廣亦暫設耳　上以爲然翺曰南京戸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戸部亦缺人因　上名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戸部　上以爲然命下輿論亦愜翺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數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　上名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翺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隷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布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翺曰　聖恩所放

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謂吏部尚書王翺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翺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慮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令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衞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　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食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肯貴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危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俺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反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倡獗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翺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況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闘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慓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名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賄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輙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于四鼓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拏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扶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謂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圖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貞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貞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但纔反逆賢因言於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

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慰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己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軏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內列之賢曰此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于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爲如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秪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華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者纔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爲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毎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罰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

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毋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蓋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毋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論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賽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

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老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統兵頗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就悞未便　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雙目即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爲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己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聚大人民供輸困極子調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趂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名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勑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卽名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退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卽報瑁疏乞致仕瑁遽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同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喜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知而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于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廣信府同知鄒　瀋
推官方　重校正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天順日錄一卷

明李賢撰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景泰初由文選郎中超拜兵部右侍郎轉吏部英宗復位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達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錄隨手紀載於天順時事頗詳史稱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爲荒淫今觀此錄於景帝一則曰荒淫失度再則曰流於荒淫毀詆頗爲失實史之所譏蓋卽指此又謂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取襄王子爲東宮昌平侯楊洪不急君父之難當寇薄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頗與正史不合至於葉盛岳正羅倫諸人之事諱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紀及皆未免愛憎之見然日久論定是非亦曷可掩也

古穰雜錄

李賢　著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三

古穰雜錄摘抄

李賢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其肯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間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戚之情甚畧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出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靴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靴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靴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汙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汙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初宣廟崩　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淫御史罪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濯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　勑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幘取鑷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鑷不得已而起座自拾鑷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鑷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輙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

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歴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爲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阯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驗蓋知者皆見于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匯匯獨加敬焉爲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參政宋彰交阯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不堪者甚爲所逼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閩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淪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己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札營方一皷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懟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衰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 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鬭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爵爲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于宣廟得此早覺而易于撲滅 宣廟以此愈重

之洎頒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覘勛戚大臣如爲吏獨加禮于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于輔之昆弟輔旣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從于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咲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鬭志人馬饑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鸞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大弟卽位尊兄爲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于心安乎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留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上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二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蹺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于四層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叚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其人怕　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叚疋及其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說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叚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的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不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旣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看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謝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覩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衆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秖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爪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入材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福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即希振意苦拷令招球書此謀當朝捽去衣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閣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捽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纍其屍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爲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摭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卿材大夫之流也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藻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訐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貞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咲于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叅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名拜地官輿論慊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發于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閒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瞽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鎰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流爲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爲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美之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惟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由偷惰不二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捶楚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裀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矣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名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列十人之後方及子欽歷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矣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說詳大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達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欵留之不辭無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爲御史獨振水檗之聲用當道者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菜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值買肉一斤日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感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聽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旣而以梟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爲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眞鳥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要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

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卽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閭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旣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于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胸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哄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淸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陞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鎭靜有體一方仰賴閣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于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輭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于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

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賞罰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第以于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寅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然之名將抑其次也

戸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倚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刼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賀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兀朶顏之類

或擄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詭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衛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

戸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事中奏對審亮擢戸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戸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閣老薦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而愛之及在戸部聲名益著爲人豈愷變通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寛亦繼爲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閥閱無出其右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卿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患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戸部尚書黄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勑黄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戸部優閑之實踈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踈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平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黄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於本朝爲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不以造門者舉之甚至入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頤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于詩文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賛繋于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于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咲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晋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聞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就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已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名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爲辭勑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雖其巢穴而冦首思人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冦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搔擾軍民罷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冦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良久未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異乎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誌西楊郤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

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予因思唐之張說受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于碑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內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郤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貪亦不郤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勑令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

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亾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爲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嗇飲褒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愧金者郤之好事者爲之立郤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于權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奈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于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年耆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咲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語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聞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强爲咲容　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爲侍講與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歷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貨徵矣民或困弊亦不戰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人虛心訪問兼采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虞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鉉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所違法狀者名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稱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勑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攬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牽之　陛前捽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寃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如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劝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必[redacted]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于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璡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嘉禾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像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屬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劝勤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慢久之反重予爲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郤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于已無益也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爲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推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于人恥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郤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于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憸邪賴于謙力保薦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竊言不顧左右相覷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爲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盃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弟無實

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爲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爲之意謙蓋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嘉祐外議如何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服之以爲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爲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爲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 上欲將通誌重修須行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圖院遷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爲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篤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請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

二月又駕其說于石亨章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舉亨數人掌兵者某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晃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于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于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質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遣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累不省覽

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屢見殆由于此覽此奏卻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日閱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頒君鑒于羣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頒之但流于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禎為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廣信府同知鄒　濬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賢識錄

陸釴撰

賢識錄　四明陸釴言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絕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
盛美云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茭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實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聲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出何孟春餘冬序錄）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饌與交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出祝允明野記）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冠皂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出餘冬序錄）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蓋　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驚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命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讀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其孫戡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惠奉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徙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褒歷定璽閣至騰嘗以詿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裘諸　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嘗善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
聖后之先有闡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備有養新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今欲侍覇我則當有財貨納獻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耶故臣曰若為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笑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都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聞）

今之戒石四句銘蓋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　予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出餘冬序錄）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出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特號老虎猶欲聚士嬰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兒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攖之者無不虀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處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議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煩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舒弟非常言辭從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君叩城門呼曰函開吾事濟矣（閽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

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出餘冬序錄）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侯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諡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宜亮曰加以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焉（出餘冬序錄）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惻然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若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實民脂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門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監門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二百兩十年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歸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命洒掃不許于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敕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出餘冬序錄）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盡凡數賜每有之舟數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審信否（出野記）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之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惟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

養乃垂麽之文帝勑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其親以口體之養殺死無辜之幼子乎於心不忍君子羞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孝於僞爾好事者遂羨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勑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出餘冬序錄）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荒田者閲三載乃税吏徼近功不竢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苦墮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直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出餘冬序錄）

賢識錄終

病榻遺言

高拱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脁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臣拱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立欲蹶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皇上為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為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裡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為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踧踖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 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 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披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為然即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巳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閣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荅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措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祖宗　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

朝臣被其威刼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　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皐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永樂　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蓋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齟齬見予至喜曰公来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頻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乙欲其鬬則嗾之使鬬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柰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己而因以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算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既以示德於我既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調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人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頋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白渠惶甚莫遑爲居予爲解慰以爲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既露相對甚難爲顏而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衆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狡黠陰狠敢於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爲兄弟謟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爵深德之爲之斡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佯爲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柰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客黨嗾言官攻我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者會殷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內閣添人荆人即捏　旨付保誑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添人朝臣皆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爲也荆人之意予則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令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當廻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內外爲計以制吾之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旨將柰之何辛未正月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叅論福建將官金科朱珏則贓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

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劾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棱受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隨往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賣法情罪甚重荆人見奏靣如死灰顙有泚嚮嚮咨嗟不已曰戚總兵已站不住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乎不知所謂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久招納戚繼光受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日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　朝廷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即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珏冨甚又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即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令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蘊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尚家居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荆人不得已先餂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觀公動靜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靣顧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

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趁　上病不理事好嗾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予以爲　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　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　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　明旨既不敢以擅入而惓惓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　題望　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進之忠蓋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　上允之乃荆人遂揑一　旨嗾保奏　上曰　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　上曰也罷保遂出旨行之　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蓋荆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　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疎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　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疎慢是　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日輪一人不是通往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　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屏左右遠立不得聽聞直至　東宮出乃已日爲常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官論我然竟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中省吾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舉事甚切君誠以此時劾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倖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

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即傳示大埜曰閣高老欲陞君僉事矣於是奮庸即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即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即爲首件處荆人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擬　旨曹大埜這廝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匙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廝排陷輔臣及降字而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既不能護庇則姑爲輕緩之辭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頷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蓋渠既散言南北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爲果大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理寺有一官上本論高爺矣蓋亂我也而竟無之乃予則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洶洶憤激不平之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陷元輔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上曰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曰　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更非宜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出視事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者事甚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即上疏救之乞留大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既爲人所嗾所賣失意怏怏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自詣吾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公當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

張集獨本劾曹大埜傾陷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巳之忠而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巳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巳甚蓋指荊人馮保之事言也荊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如何比　皇上爲秦二世予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上荊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借以威衆乃嗾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　萬歲爺爺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世予顧荊人曰公昨日有此言荊人默然而又使保宣言曰　上怒本在御前意叵測將欲廷杖爲民矣又曰廷杖時我便問他今日誰是趙高喧傳內外而張集則日在朝房聽挐買南蛇膽買棺木分付後事謂必死矣有荊人門客問曰這事如何了荊人曰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予知其詐乃令中書官入文書房問張集本安在文書官曰在此收貯　上通未見問如何下落曰留不發矣馮公公說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而內外之言若合符節然集既朝房聽處而人情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巳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埜恐曾省吾之說又日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荊人發其奸謀乃荊人客黨郎中王篆謂荊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添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荊人即使篆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巳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蹤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劾荊人交通馮保嗾使言官誣陷首相且夕且上荊人窘甚惶急無以爲計予聞之乃茫然曰　上病甚若聞荊人害我事必感怒茲

時也安可以怒　聖懷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荊人害我則何人爲處必　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能處乎安可以苦　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爲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佳周良臣劉渾成王璇至朝房諭之曰聞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　上病甚一聞此說將何如處願諸君當以　君父爲重吾寧受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　聖心乎且此說爲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甚丁寧懇惻四人遂徧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荊人不知也乃是日薄暮荊人褻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公何言荊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埜事謂我不與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巳如此願公赦吾之罪予舉手曰　天地鬼神祖宗　先帝之靈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荊人曰以此責我我將何辭但願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荊人俛首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願赦罪容改過耳予曰公不須困心茲科道嘖嘖有言吾巳托四科官徧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良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巳矣何言吳周皆其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徃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弄在吾身上不必告罷遂巳既荊人聞吾言則憾二人於是吳又賣周而自造荊人訴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荊人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既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斂形迹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事勢如此竊自計曰　上病甚二人內外爲奸而閣中止吾與彼頼天之靈　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吾必持正與爭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一人專政　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　先君之托苟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疏力請內閣添人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少有顧忌也　上允之於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荊人敵一時倉卒無可柰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語予曰荊人譎狠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態於是閣中稍寧靜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昧之中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荊人宦保交結盤據內援外應旣密旣久及　先皇晏駕愈益甚彼此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寔不勝憤懣乃謀諸太學士高儀曰今　新主在幼而二人所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　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　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何儀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內閣劉晦菴河南人謝木齋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巳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尚顧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　上纔十齡荊人陰狠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顧形迹凡吾一言當即報保知行一事即爲計授保使從中假旨梗我而彼袖手旁觀佯爲不知凡荊人之謀皆保爲之也凡保之爲皆荊人爲之謀也明欺　主幼以爲得計如此吾尚可以濟　國家之事哉儀曰然則何如拱曰昨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巳見勢不可爲業以死許　先皇不徒有其身也今惟有死

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得正而斃猶可以見　先皇於地下且　上登極後即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言之吾今即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以防彼之串通挫　上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陷死生不復顧矣儀長嘆曰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止也至　上登極之日拱乃即上疏曰大學士高拱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茲者恭遇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臣等謹開件　上進伏願　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一　祖宗舊規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　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生玩愒甚非事体昨　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　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遍京城小民亦無不忻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一親答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他人之口豈不解体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其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　皇上御門時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於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拿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係屬人心伏乞　聖裁　一　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　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

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究欺罔情弊何以昭察已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燭而　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　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理況　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皆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精詳情無壅蔽不惟　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　一　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　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乞　皇上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　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上若或有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

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　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發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懌乃不送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遵　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拱以爲今日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第一之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高儀謹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件仰裨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尚有節目條件如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五日一請見如未蒙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是因時處宜之事必須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況　皇上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奏即未發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進伏望　皇上

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
 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
無可柰何乃將先本留內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
曰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都依擬行
是時中外臣民皆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懼又見
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
保自升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
道一至於此將來必有叵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
臣懇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
出不納則駭懼益甚於是六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
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剪除以
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
大小皆備而至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
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
乃今有屢犯重條無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
職等閱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馮保平
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
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
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
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誨淫之器以蕩 聖心私進
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
此事無人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弘治十八年太監
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帝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
本論劾遂將張瑜拿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
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
帝久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終不能
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即傳馮
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 聖旨有
係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
即打出一報內閣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

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
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
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爲司禮
豈輔導之任內官豈顧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處實
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御清客事豈宜明寫在外以
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使人畏不
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
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
不可赦者三也 陛下登極之日科道官侍班見馮
保直升御座而立皆甚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
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御座者 太祖
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
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
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爲者而
保乃爲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
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無 君不道一
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機豈不可畏之甚
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 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
恣侈糜之導贅山一作浪費不背其視邦財等若糞
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產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
御用監內官監及供用庫內本管太監翟廷玉言少
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拏玉庫役勒送千金遂陷
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賞物盜取無筭太監崔敏
盡知此其耗 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
年間問發邊軍保即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
賄賂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一陞爲錦衣百戶一
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
爲伊姪馮天馭馮天騏謀陞錦衣千百戶家丁王賢
王才王欽張勳邵淳等皆以廝役濫竊校尉名色若
王賢者又冒陞百戶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

聖旦冬至端陽三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內使二百餘
人每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
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
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寶羅段等物名曰見
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戶石金
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兩保即索受五千餘兩張
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嚇送金背
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盜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
疋保既連贓捉獲乃索受管局太監陳洪銀物二扛
瞎將獲贓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
禮監太監黃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凡二
食盒進 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玉帶蟒衣不
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永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
恃強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
有大青大碌盈數寸許者保乃逼伊侄滕鳳送入私
襲復與太監陳洪爭奪鳳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
萬兩因不可得忿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彊禦罪之
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內使徑棄屍骸妄殺無辜妻孥
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冤獄亦皆人所共知
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
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 先皇長君昭臨於上而
保尤敢爲如此況在 陛下冲年而俾竊掌印虎而
加翼爲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 陛下必
爲其所欺侮 陛下政令必爲撓亂不得自由 陛
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爲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
內廷其爲蒙蔽恣行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 社
稷 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
著人皆知其必爲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 武皇
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禍幾危 社稷方驚悟誅其
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 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

且有此逆謀況保當　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巧又甚於劉瑾者是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　皇上俯納職愚　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拏問明正典刑如有巧進邪說曲爲保救者亦望聖明察之則不惟可以除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僭橫宦官壞亂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宸斷以杜禍本事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者必彰法於幾初而使人不敢僭必制禦於方萌而使人不敢橫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橫肆壞亂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令天下而保安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橫之罪著且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齡之年嗣登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實係萬方之觀瞻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寶座始即　天子位則實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乃敢儼然竟立於御座之上不復下站殿班是其日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在殿陛之上如此則在梓宮前可知矣其在初服之時如此則將來又可知矣馮保僭橫之罪漸豈可長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閒住者原無給米擡夫之例也保乃妄奏閒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祖制私作威福敢於背先帝之恩敢於挑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

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嘖嘖私語謂馮保擬權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恥覩　皇上大肆更張失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安用此宦豎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熾者其爲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矣況保之惡爲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業不易保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大奮乾剛亟賜宸斷將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橫情罪大寘法典奪孟冲違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心知警朝政肅清而　主勢采尊矣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爲懇乞　聖明嚴遣姦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心事職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壅蔽之患莫甚於中官蓋內外間隔姦弊易生一借寵頻則縱肆大作其拙鈍無能者其爲弊猶淺其猥巧不測者其爲患則深矣此自古聖帝明王必愼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見今之中官如馮保者剛復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於逢迎變詐熟於窺伺暴虐久著賄賂彰聞此羣情之所共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之也特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倖免　聖世之誅然終　先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知人之明矣茲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崩逝辰時忽傳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始而駭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不眞舉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傳示而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是果　陛下意乎則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可疑也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即此推之而其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爲也哉易曰履霜

堅冰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即其掌司禮監也事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之漸已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奏所經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倘此人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執奏於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明言於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先事此職等所以不敢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之患即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即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法制之森嚴即其神靈之照察孰有自作不典而能逃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薪之言亦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往鑑昭然知幾在早况當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姦惡如馮保者若不早爲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荅天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之勇將馮保特賜按擯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一切罷去庶羣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初政者不淺也伏乞　聖明留意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公本劾保緣科本皆具揭內閣而道本未具揭故不録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令徐爵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之而侍郎魏學曾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使人語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皆言公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衛護此閣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也此蓋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閣者攻我也閣敗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訪外間

豈無此說今公為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上疏辭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是遂成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禍魏子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勿令上見是夜開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來定計遂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日早拱在閣荊人稱病不出有　旨召內閣五府六部衆皆至荊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既乃假病狀扶曳而入予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為昨科道本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我去則無事矣荊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於是太監王蓁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蓁曰張老先生接旨意荊人接受展閱則內開云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辨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上既在幼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是誰為之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起拱復獨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曰總上一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荊人恐蹤跡發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曰張老未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恐以禍福衆本遂不敢上而荊人欲掩飾其事乃自上疏大學士張居正等乞愼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傳奉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辨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此臣儀臥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白傳示外居正方自天壽山襄視陵地回還途中觸冒盛暑嘔泄瀉已註門籍調理忽聞傳宣力疾扶掖趨至　會極門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惶臣等看得高拱歷事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愼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直外貌威嚴而中實過於謹畏臨事兢愼如恐弗勝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三人俱至御榻前親受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號哭欲絕者屢每惟　先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負荷為懼豈敢有一毫專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又豈敢自干　國紀以速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其意蓋欲復　祖制明職掌以仰裨　新政於萬一詞雖少直意實無他又與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上亦非獨拱意也若　皇上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何所逃仰惟　皇上登極大寶　國家多事之時正宜任使老成匡贊聖治豈可形跡之間遽生疑二且拱係顧命大臣未有顯過遽被罷斥傳之四方殊駭觀聽亦非　先帝所以付託之意也伏望　皇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愼念國家之重老成可惜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

忠藎光贊新政不惟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　皇上知人之明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昭之信任博陸後先相望矣如以申明職掌為閣臣之罪則乞將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皆知儆矣疏上乃捏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徐爵封入內票發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也獨有本者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日有禍令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　上既在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國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飾而不知蹤跡之露翻有不能掩者也次早予辭朝即行荊人來餞曰我為公乞恩馳驛行予曰行則行矣何馳驛為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為此獨不畏黨護負國之　旨再出耶荊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非為我蓋作門面使天下以為我行非出彼意故雖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竟予遂行不備威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閒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每優加恩禮今拱既奉　旨閒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拱原籍河南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長途跋涉實為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為榮幸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眞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伺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說乎而豫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

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皷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播弄　君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北嚮祝曰吾　皇雖幼然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天地鬼神　祖宗　先帝之靈盍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　社稷之禍拱雖萬死亦甘心祝畢遂出登車魏確菴云不可既有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荆人所爲故不用也然既稱　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大學士高南宇在病間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死人情洶洶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今後內邊事不要說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　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己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爲幸而前事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奸黨布滿　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　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即深居避咎不復聞知之矣予既歸客有過知其事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方爲之解今乃卒爲所誅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當時爲和解取容今爲所賣則悔也然我彼時爲　先皇病篤恐苦　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　先皇也今吾順以送　先皇終而曾未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翅走周章左右執之捜撿則無鬚男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密謂保曰柰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高氏滅口隨票旨著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保於是使人以二劍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鞫問閉戶屏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汝來刺　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永享富貴王大臣在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騣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笑而教之誣高閣老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遲狎款厚教之使熟記待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與同謀於是保遂差廠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拏高家人蓋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溥必與己同心遂密謀於溥曰此事當何如處溥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居正面赤意沮不懌溥與臺長葛守禮同年相厚密以此情語葛葛又與同寮僉堂陳省厚間以語之而省乃居正之羣賓也當奔告居正居正以溥洩己意遂深恨之乞致其去云又太僕卿李幼滋者居正之鄉人至厚者也時方病注門籍乃強起造居正謂曰公柰何爲此事居正曰何謂我爲幼滋曰　朝廷拏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廠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萬代惡名必歸於公將何自解居正强應之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柰何謂我爲之蓋居正雖飾辭以荅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　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房白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三云事已成矣柰何科道官意不已連候五日自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總發君心天已知何須問我決嫌疑願予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明而居正意已決尚不轉移遂令錦衣朱希孝等入廠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廠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雹不止有東廠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户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况王大臣言語不一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廠機密獄情安得送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說長矣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夾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瞪目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氣得面色如土又强問曰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　朝廷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說隱情即厲聲曰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

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內中同行列者相呼以姓曰某家云）　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　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內邊有人說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翻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官既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說此事今既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景嵩韓其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皆降調外任蓋雒前此曾劾綸已有　旨矣而今仍追降罰之蓋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瘂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無一言當將處決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斛白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老爲功矜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爲盡露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很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

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見只編

姚士麟撰

姚叔祥見只編序

幼讀王摩詰之言曰前身應畫師剌其語傲夫畫之爲言畫也畫無語言文字而道具畫亦無語言文字而道亦具羲聖以此作八卦文與孔紹焉語言文字之祖皆出于此故凡語不中情寔傳神理卽數萬言徒比于一丁之不知語一而象千古猶生後世稱典重以稗官家埒之丘索訓詁之廡猶可益其於書之義深也古之人純朴無飾乃所繇幾于道後世富貴則多飾根多飾之心而哆不情之句欲以舌際肖畫之義也曷幾爲肖稱非詩窮人窮者而後詩工審此矣叔祥自題十三而孤爲書師此故述其困抑無聊時事而不知解畫之深拜窮之功如斯編之中情實傳神理者尤其驗已

檇李友人項鼎鉉譔

見只編序

吾友姚叔祥貧而苦學每携三寸莞以佐游屐亦使此兩屐不負歸囊故囊與屐與莞之跡半天下溯千古逮來今也事不踰條數十百而多耳目外事公朝間語能入銛手于情裡縮遠異于眼中瀹古則逝魂天飛得解則往疑雪釋瑣亦存戒隱必使彰理方儒也忽際風華篇或衰焉旋見新隻總借人言彙爲可喜可愕可玩可思之境不翅屠與行席與談也此吾甥孟璜刻于乙亥幾十年矣觀其所載如烏鎮漸兵寧夏三變豈其筆靈若知有川遼東省項近之亂者今晉徐業已伏誅惟叛奴方猶就俘不知何日如夏賊秋署招詞爲此書快驗也社弟屠中孚撰

姚叔祥見只編卷上　鹽邑志林第五十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鍾

許九杞先生以敢諫肥遯最爲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先生與決進止于時藩臬郡縣艤舟祗候道相望也先生葛巾荔帶刺一小舠詣夏夏問許使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奉明教須臾撾鼓廻帆顧諸祗候一時星散去夏憮然遂不果辭卒及于難嗟乎剝邪炎冷能轉善爲敗如此乃知炎冷二字是一進退關鑑文愍打不破遂令長愧于先生耳

德清有老人蔡四者余于丙子歲見之年百有四齡矣余問何以得此壽老人曰童子欲壽乎然壽在天耳老子食色猶人三十病瘵氣不絕者一綫若有人詒余曰鹿角膠三字以告吾妻妻問之醫往武林購得食僅觔許遂完健如初自茲日服延算到今頗詒之他人則不驗也豈非天乎時泗上趙卓庵侍御爲令以粟帛禮待又四年而歿

余讀王弇州集有二館人事乃知忠義事未嘗不在幼賤也梁海粽總戎言譚大司馬爲兵憲時嘗督兵禦倭于象山何家攪金井敗績將佐悉棄譚奔潰惟一館人髮始及肩耳獨後先隨譚一倭忽向草中躍出譚馬驚而墜倭拔刀擬譚館人急抱倭刀不得出因共落溝底譚躍起跨馬逸去此豎與倭相持久之力盡爲倭截爲數段惜不得其姓名耳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

能卽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卽涕泣不飲啖累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

陳心叙太宰潔介過人張驗齋兵部嘗謂陳適陳在公未遑張問其僕主人飯未答云中厨無餚尚族伏雌生卵耳比陳十疏觧歸止一籠置冬夏朝衣及蒼頭兩破囊而已

京師朝審獄案多以一錢殺人者讀之不覺涕下一錢幾許遂以死制兩人嗟夫大千世界且從佛錢眼裏顛倒翻覆一二人又其小者也

白馬寺爲中國梵刹之始寺在洛陽東平疇禾黍中臺殿卑隘法象剝壞前有一塔問之云藏騰蘭舍利也按此地爲東漢鴻臚寺今去城殊遠當以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夷用處遠人故在都城外耳崇奉像教無過元魏乃洛陽伽藍記祇載其供養經函及大柰蒲萄而已莊嚴之麗遂不得與永寧諸寺等安在其爲崇奉也不知千百年後湮沒無餘第有白馬歸焉獨存耳寺有宋蘇易簡碑有長源泖泖玄龜負書之川平闊依依白馬馱經之地二何可誦其他平平也

壬午浙中兵民兩變余偶寓杭皆得身見之亦此生中之不幸也初聞軍門奏減羅米營兵餉一分更令以錢八文準月餉一分顧民間錢價低下一分至錢二十千是營軍洶洶且數日而軍門巡道了不知也一日余步望海樓下忽傳兵亂縛軍門去矣騎街肆倉惶市門斂閉須臾見巡鹽御史飛馬出城矣由是布按都三司相繼策馬詣營余奔還邸中擬欲出城則人言諸門皆以上鍵未幾宣言軍門不諱矣巡鹽三司各留執營中矣又言刼諸有司窮責券要嚇開門矣不開則明日攻城矣于時家戶驚怖兒女悲號以爲人人不自保也久

之聞街市啞啞歎幸問之則云布政司取銀給散矣軍門還矣巡鹽三司各歸衙門諸軍貼然無他矣時三月二日也危哉此特未成之寧夏也第吳開府寬厚不若党中丞之稜稜耳若民變則起于扞撫差貪哄然千百爲羣呼噪雷動盡拆坊巷所建巡警樓又以差貪爲陳柴沈各官關說其夜遂縱焚諸官屋室火光三道照徹城市僮妻子身免而已明日有數千人入按察司擁郝廉使往見張巡按時察院未開門卽破門入巡按破墻遁去遂置都院門去掠大家坐索酒食于是開府銅梁張公調兵擒捕一時皆潰就縛者百五十人梟斬首惡丁仕卿等五十人餘俱杖殺然無辜被斬者數人有良善獨予微服出看被擒死者猶可悲也蓋自四月二十九日作難五月二日就擒凡四日耳此後自開府兩侍御皆陳兵出入輿蓋前後兵仗錚錚照耀人目年餘撤去後讀山陰鄭柳州吳門錢比部兵民兩變志所載雖實未若余目所覩記如張公緝斬叛兵首惡馬文英等九人先以賂購連坐捕解軍門其日以巡道顧公養謙大閱諸軍于演武場旣斬後報至操場衆軍刀槊亂鳴顧命諸軍前謂曰首惡旣誅衆軍可安枕矣卽命香案令衆軍向北謝恩于是羅拜皆呼萬歲云

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公富而好行其德時胡元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髫齔不免醫訓公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于上帝第汝老子天賁汝孫矣比讀何椒丘瓊臺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露腐焚而瘞

之于此也又云元季沙張二帥守瓊不能制其下繇是土豪與峒黎相挺爲亂城中餓死者大半比城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枕藉我　太祖高皇帝旣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陷華卽夷者旣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番種族仕元爲顯官旣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變告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圍之方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我　高皇帝之意也又西城有亂葬岡凡兵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于此白骨縱橫如積薪府君惻然愍之乃捐貲募人拾其骨坎而瘞之加土封培如夏屋然每歲清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爲常至今鄉人過其處者輒指相語曰此丘公埋骨冢也觀此則葬更有及于死兵刑者比檢文莊公墓誌銘無見夢一事而其父傳賢公果蚤夭豈骨相短折雖有德不能延救耶茅鹿名條戮殊失高皇帝祠祀福壽之意方亮必無後哉

錢懋毅先生嘗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兼貪如僻嘗謁一令此令稍贖貨旣出門見門外棹楔額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遂抹去二字以別頗改之

陳水南泉憲嘗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遂改馬令南唐書爲唐餘紀傳此猶蕭常以三國蜀志爲續後漢書也然昭烈世係甚明猶覺以銖程鑑李昇自父祖已上名諱皆當時文臣創造宋人已議及此更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砦將潘某之子昇姓實潘也水南特以五季纂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當時提筆討必極下商校當不奕水

南爲之也比余見陸游南唐書及玉壺野史南唐近事諸書所載李氏種種陳書皆無豈求南末之見邪

轘轅道一名辱嶺其坂十有二曲道路盤折車轍相見故名漢于此置關亦劇路也杜氏左傳注曰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呂延濟文選注曰轘轅坂名而服虔更以轘轅爲三途之一蓋謂一險途也鄭道元孔穎達又謂三涂別是山名然山皆積土道不盈丈蜿蜒而上進而復還飄塵噴人不見草木梅堯臣詩有古磴拄青蒼句語雖佳似不爲此山寫生又余曾過襄陽慕習池名勝爲擕壺而往出城熟步半道喘汗不敢休憩至則惟見荒烟野艸酒屋數椽而已乃昔之詠高陽而歌峴首者莫不窮其筆端則知皆非實錄也

哱賊之變凡督鎮差遣多被賊所戕殺代爲赴京以覘朝廷虛實沈開府廉知之密使潼關審副使機察擒之得石大司馬與魏制府書畧云非常之變党酋寬實自致之不使老矣僅一襯中兒誠不欲以濫殺鍾禍彼能束手則死囚數人可代了事也于是制府有招安之議特以千夫長二人往哱賊謂所遣非人不納往還稽緩遂至勾虜央裂先是變起沈開府書語制府使先收寧夏所轄諸城則鎮城易制也制府不以爲然至是皆爲賊所攻據不下者惟蕭參將如薰所守平虜一城耳

鄭端簡公爲大司寇時知分宜必敗不欲以一名刺謁其記室乃倡議自今各部大寮往來名刺率以月朔命掌記聚還本官此法至今行之又余舊鄰朱婦故端簡寵下婢也每言公不易悲喜忽一日自部中歸爲泣下不食婢因從閤中問訊閤中婢云朝廷要問成太倉王都堂罪名也被王公忤

以潛家口失事被逮初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律戍邊 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却不治是何法律于是當王失陷城寨失誤軍機律斬端簡亦苦心矣年譜竟無此段盍表而出之

華山從百里外望之如蒼玉圭隱隱馬首諸峯培塿咸在其下稍近始辨其有三峯耳嶽廟甚壯門冠以樓有如象闕夾陛皆題詠石碣森豎千百第不知誰爲第一手耳金天王衣織金白衮乃內府所造有八分書唐碑爲玄宗御書字徑五寸爲火所裂尚餘丈許僅數字而已不知完碑高大幾何也碑趺亦高尋丈雕刻雲氣有非今手所及若少華則崩于宋代至今亂石彌望如屋如囷磈礧塡道至馬不能步也

崤函天險峻壁造空深壑黝昧有道無級傍壁陡上神悸魂栗因舍騎僂步則膝每着胸不成跬武更扶服据枝捉馬鬣而進時時俯看谷底見枯楂戟莘崤石齒齒自笑以爲亦可稱善戲腐肉朽骨者矣又聞此土有諺云張茅硤石不種田下雨客錢要半年蓋遇雨則道滑加險行旅斷絕必託宿村店舁至信宿土人往往藉此自給硤石即石壕村也杜詩有石壕吏云

余每憶長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雨十九也會城風氣與中原相似自奉天迤西地勢高寒氣候迥別及隨軍慶陽水滷不可飲一軍病泄因問此郡山谷當有泉源時已重五主者言有泉一區凍尚未解須數日可得耳比圍軍至平涼城下見吾鄉所謂蠶荳者方半花半莢時七月二十九日也

馮具區先生嘗語曰余孤山草堂業已落成便擬

日看澄湖倒影醮筆傳就李耆舊弟由漢至唐自宜公已外更求一烈烈有生氣人了不可得幸而本朝有程巽隱一人死靖難耳便覺自此喚醒前人巽隱嘗爲御史箴今南都察院屏上刻文是也有集若干卷吾鄉吳南溪方伯刻之閩藩今桐鄉所刻非完本也

寧夏亂始說者紛紛余從軍中得之甚詳蓋激于河西道石副使而成于中軍哱拜耳党中丞自新安同守進守延安遂歷藩臬以至開府皆在陝服大抵以嚴爲治軍中憚之惟是鞭朴太多人有党八十之號至哱拜官雖副將每以降虜凌忽之銜之久矣壬辰二月本鎮標正奇遊四營以冬衣布花不給者二年矣請發于党党下石副使放給業已有日石爲党之密戚謂党曰此諸軍望外物也但給令歲則二年可准別項党遂反汗示以異日時二月十八日也此日標正奇游四營悉至哱倡言諸軍苦乞但爲撫道橐中耳諸軍因嘩曰我輩勞苦塞上數年僅得許許更奪人刀下食乎有家丁劉東陽起抽鹿角一根投地使氣此木拉然斷析轅門官校爭捉東陽衆軍扞格遂喊聲動地攻入軍門縛党置之門外隨破河西道門石從他處逃出遇總兵張維忠聞變馳救見石倉惶張命以捉刀人襆笠覆其首列之道前竟爲識者縛去諸軍更以問哱哱意樂此變竟無所言須臾鋒刃交下党石韲粉矣于是盡燒公署悉擄党石家口勒使張維忠奏党過惡二十餘條用印遣發訖尋索總兵勑印旗牌由是維忠自縊嘗憶沈開府與石司馬書云人言此變始于尅餉及爲詳詢其說不然特此公過于嚴察耳然一旦成此大釁者良由降虜哱拜久懷異圖駕言云云階之爲禍庸可漫

爾歸惡死者倒置綱紀哉此党公定論也維忠所上變揭尚存余家揭云欽差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張維忠爲陡遇兵變備陳始末乞賜議處以保重鎮事本年二月十八日鎮城標正奇游四營官軍家丁偶爾圍繞巡撫都御史党馨并河西道副使石繼芳衙門適値新任河東道僉事隨府以公務右通政鄉宦穆來輔以奉差俱在鎮城職卽同赴難所與同標兵副總兵哱拜撫臣標下中軍都司梁富國等善言安慰冀圖解散各該軍丁苦極不從遂將党馨石繼芳登時殺死延燒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囚職等責令坐營都司江廷輔屯田都司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萊世勛朱綬吳繼呂等備問有何苦情從實申訴各該官軍家丁衆口齊稱先年撫道不扣糧餉撫養軍民自從党趨撫石副使到鎮節次尅減一爲軍丁每月旣扣朋合銀伍分萬曆十八年分又因市馬均扣朋頭銀貳分貳釐伍毫二爲冬衣布花自萬曆十六年起到今未給三爲二十年二月分折色銀內每軍丁槩扣銀一分九釐零四爲新召家丁未給折色大料草價五爲奇游兵家丁料草價銀額設多寡不同六爲十九年四月分馬匹料草未准關支七爲倒死馬皮先年止交原皮鐵局公用近年每張追銀一錢八爲馬駒先年止變價銀五錢近年責令軍丁喂養大者追銀一兩五錢小者追銀一兩二錢九爲互市并各處防範支過行糧料草回城照數追扣十爲軍丁月糧先年月頭給放不過初五近年多在月盡或次月初方給多致軍丁借貸納人利息十一爲先年家丁關支本色俱細米麥一石馬料莞荳九斗近年與軍同支康穀襍色粗糧十二

爲眞虜虜及外鎮投充新舊家丁本身并所生幼子先年俱不當差近年同軍士二三歲幼丁多有派項賠糧田地十三爲軍丁馬死秖交肉臟近年解道又責十五板解院責二十五板十四爲先年京解賑濟銀兩至今未曾給散十五爲各營無馬軍士每年秋終運樵無馬草一分雇車運交費月糧一分十六爲有馬軍人運備冬坐馬草一分大馬草一分十七爲先年原設地方都司管理民情近年改設理刑同知受詞問罪止圖撫道之喜苦害下民十八爲各營征操馬軍有食糧七八斗者有八九斗者差同糧異十九爲互市錢糧委官支使已經開除明白復行追賠致令各官傾家蕩産二十爲各營軍丁赴道告辨各項錢糧內將家丁劉川喝令皂隸登時打死含恐不過方纔會合意在除郝貪官以安地方亦將擒置衛官李承恩并供應官陳漢殺于市曹非敢背違　朝廷厚恩委因前項疾苦切身萬分難支以致羣情變亂實在無奈等因到職職同隨府穆來輔再三宣布朝廷浩蕩之恩各該軍丁無不感泣職等會從權宜逐將前項短少錢糧與諸疾苦隨時酌量處給漸聽撫安但羣情疑懼聚守城市尚未解散及稱自知觸犯　天刑懇乞轉達　赦宥等因念職職典戎行勢衆時危卒難鈐束恨不能與撫臣道臣同時共死除席藁待罪外緣係陡遇兵變備陳始末乞　賜議處以保重鎮事理除具　奏訖爲此合具揭帖須至揭帖者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具官揭面紙縫皆用征西將軍印印文則柳葉篆也

梁海襟總戎少以秀才應恩貢王公募將輕勇千人破倭有功爲南京營坐營其縛亂兵殺王侍郎

者如雞雛也比進江西都司有拒額賊功進劉河參將有成城之功王弇州先生有碑及拜吳淞副帥與温御史爭禮劾去降補廣東參將累致先登之捷以失意于殷制府用受賍縱賊論死奏入裴淡泉諫議以爲奏捷則梁必首功定罪則梁復首坐爲白冤狀遂有戴罪殺賊之旨乃與其子文極追擒寇于安南海外得之後從劉中丞平八寨登功載汪司馬平蠻碑萬曆壬辰沈繼山開府出鎮關中延公幕下比至秦見邊備大弛兵不支餉餉不支兵而當事諸公往往掩敗爲功交相欺蔽時向余竊嘆曰此豈沈公實心任事所能成功者乎會寧夏變起勾虜內向石司馬奏請沈開府出塞住下馬關時開城鎮戎去固原四百里聞大虜充斥而開府所轄壯勇率調從征所餘孱弱不及三千人得旨卽爲啟行人人爲開府危之時開府一二紀綱隨軍慶陽者皆稱病不赴梁謂余曰虜卽入寨茅見我揚兵必不敢犯脫有不測我當與君共死知巳時虜竟遁去其料策固神而不惜以身殉知巳一念亦晩近不易見也

吾鹽新舊二志五代人物有高彥第其子高澧兇悍殊異志所不載今錄于此澧高彥第三子也初彥夢一羽衣持劍入臥房彥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寃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卽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吏侵晨入衙必與妻子决別而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迹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于樓中澧亦常往覗之澧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常言曰博士愼勿言是驗之也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袴

以綵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俯首如夜叉之狀刀鏝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澧則以書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稅所出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曾有言其怨嗟者集于開元寺給曰將餉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澧聞益怒閉城大殺戮之無遺王以其兇虐滋甚將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與其訣別退謂其衆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者蓋有面白夜叉治此政矣爾輩亦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蓋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殺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爲淮人所害

王鎔墓在偃師縣東冢高三丈許前有石碣題曰偃師伯王鎔墓又有元時希顏所立碑文亦草草僅三百言此卽陸雲遇少年講老子處今環墓皆民居塋縣鄙癰譙若在眉睫乃曰此去別無村落則知閭閻有變遷耳

今善琴者多以琴甒作案以其外有錦文中空可以助韵也余過滎陽見冢戶牆壁率以此甒築趾因問所從來居人云每從地中掘取多至千百此鄭地也不知古人造此何用或云墓甒用以（洩水）

余從關中聞一縉紳談邊欲造戰艦數百艘以阨青海之要開府沈公詰之云虜犯多在寒候冰膠奈何其人愚惟少頃曰聞西寧暖水流入清海當無恙也開府爲之絕倒

葉制府討夏賊以邊兵皆騎不及貴州苗步輕捷檄調千人命鎮夷遊擊冀子敬將之冀介而謁開

府以必斬哱賊爲言余與梁總戎何門隙窺之見冀面色灰死相顧心駭未幾開府方行營下馬卽令苗兵爲殿余因遍視諸苗色人人如冀也比至下馬冀辭渡河不五日得邊報冀一軍皆沒矣惟一苗以病留開府帳下得免後有人從北來言冀初至猝以苗當虜虜不備斬獲七騎明日冀復先登陷堅虜以數萬騎蹂之一鼓而盡然冀視楊都護以潰堤死法何如冀死鬭有生氣也後詔贈冀都督僉事廕一子世襲千戶

苗軍始至軍門犒之以牛牛旣解治盡出腸胃及草穢椅挫爲糜着少葱鹽喧噪均食人皆見之欲嘔彼則啖嚼有如佳肴乃知膢蝶虫蛾又貴竹蒨案也

環縣在慶陽北二百里城僅斗大周遭皆黃山砂磧民居纔百許家環水繞其城靈武峙其北荒烟落照極望慘目塞上最荒邑也然猶知以李獻吉天青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羣句帖使院壁事大以爲帷但改落爲轉以逢諛上官此足稱點金成鐵也自此迤北無復草木但苦水蜿蜒黃磧間耳彼中人民並皆穴處卽烏鵲亦爲小穴于土崖之上苦水如馬溺惟士民習飲若諸臺使至止則以冬時雪窖水供之窖戶如東南斗級亦稱重役

壬辰七月初八夜飛報卜失兔爲哱賊勾引犯邊制府調兵撲剿烽砲夜十餘至又明日初更聞固原城中號哭沸天沈開府問之則知固原標營兵敗沒也又三日而會題報捷疏至矣開府署其下曰不與

下馬關秖候都臺役隸籤上名姓多四五字者皆降虜子孫也有夜丁方希阜深目長鼻赤髯黑面

問之亦云虜族父祖改姓耳

酋婦三娘子嘗見其像亦中才婦人曲眉秀目面有一黑子耳墜大環頭戴席帽一如虜王上穿青錦半臂下著絳裙襪而不鞋履懸一刀手掛白數珠藉地而坐聞蔡兵憲可賢嘗至其帳其貌與像無異也夏賊變起諸部爲賊所誘將入內地斷我餉道制府力主撫賞虜徉許之獨三娘子遣其酋目來不見告沈開府曰諸部內犯已決軍門撫賞以備征行牛酒可也徒費無益制府不聽卒行撫賞不三日而火眞卜失兎等八部蹂我內地矣沈開府有一時秦將多男子媿殺於氏不負恩之句以紀其事

余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今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余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書授余乃于庚辰四月六日受先生書其夜輙夢開府陝西方與虜拒俄調河南爲怏怏而悟時與先生弟成叔連床隨以語之成叔曰君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者也乃後此壬辰隨沈開府抵秦亦于四月六日出師慶陽進拒大虜已爲制府所搆調撫中州視余夢中所遭若合左契第余幼賤何得以身代鉅公先見此兆乎後見成叔更語及此成叔曰此夢亦半驗之南柯也然計庚辰見夢之夕開府方行戍神電時也

關中陵墓多在咸陽驛路逶迤皆出于墟壠之間然自文武成康高惠昭元成哀平以及周公太公蕭曹張霍諸陵墓外其他壘壘不可問也或云此皆秦以上君臣葬處又云咸陽陵墓居七田土居三且分遺無辨極望百里有如叢冢始知古昔不重形家也惟文帝霸陵因山爲陵左右峯勢環抱灞水繞前水外衆山有如拱揖若有意卜葬者頃

新安余侍御縣關中陵墓圖譜亦一勝舉可續皇覽冢墓記也

秦中碑版雄甲天下而西安爲最然諸碑惟聖教序晝夜摹搨昚休無已諸刻爲幅最夥者無過石經一憾然後盡之當事徵索動至百十有司患之聞嘗再修灞橋多舁古碑以代基某此又韓績已後之阨焚也但漢人郙閣銘遠在寧羌人不知搨筆意完好不若諸刻漫漶也

平涼迤北山皆童赤堆阜彌望惟空同蒼翠峻極雲表足稱西塞雄勝山有廣城皂鶴諸洞又有黃帝問道宮惜遠在邊鄙使朝嵐夕照徒與烽燧映徹不得如虎丘金焦以硐硯片石獨擅登眺之名也

七盤十二繂最險峻行旅每以長絙前引籃舉白雲蝸蝸時從馬足間出輿人指點其下可望輞川惜乎行趁王程徒有想像柳浪茱圻而已自此南去卽藍田關緣山陡上亦號重險若武關則重岡複嶺草木塞道烟嵐陰翳虧蔽日月車弊馬煩登頓殊劇誠陝服東南第一要阻也又有所謂鬼門關者關城有鐵葉門二層內外無居人亦無守者荒山迴道至此亦堪愴神

唐太宗皇帝昭陵在九嵕山石人石獸甚古而雄壯今惟一獻殿而已其南大冢相望不知爲誰按碑昭陵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諸王則蜀王愔以下七人公主則清河以下三十一人妃嬪則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宰相則馬周以下一十三人丞郎三品則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功臣大將則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又琢石肖形諸蕃君長突厥頡利已下十四人蓋卽墓前石人是也又陵後六駿石像

一曰青騅平竇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兹飛練定我戎衣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贊曰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有中四箭處三曰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四曰颯露紫平東都時乘贊曰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山川威陵八陣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乘有石眞容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弘天載戢氣埃廓清有中九箭處六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鞭定蜀比過奉天乾陵居人不知高宗與武后合葬第指曰武娘娘墳前有流水婦人禁不取飲謂飲必生淫女也

余自商洛至浙川萬山叢馬齒危巘之巖巢蒙草棘之勾距乘雇遵壑升墜百仞自謂入山不深一語無復情致比入內鄉行原在望遠樹平疇超忽千里心目于兹便增怡曠

陝西三邊南自階文西赴甘肅北自鎮夷東指府谷約七千餘里凡馬步官軍二十二萬五千有奇馬七萬四千有奇乃夏秋二稅僅一百九十二萬九千餘石雖悉供軍旅尚不足支加以暵旱頻仍家戶流散自壬辰以前如洮河一鎮官軍征進第給行糧耳若月餉欠給者已及七載比核藩司所儲足辦軍需者僅七萬而已一旦有急誠不知應之以何策也

往時洮岷諸邊與番族犬牙第須撫輯而已自借閻門縱虜入番于是酋帥火落赤與其部目永紹卜眞相合吉留拱恭剌捏工二川役屬諸番諸番有不受其要束者則往往搶掠番族併犯我邊如東向則洮河北指則西寧山丹南至松潘亦被其

患蓋虜旣役番番之天已又入于虜陽雖受撫陰二于彼我猶恬然藉番爲障不知我之扃鑰番實授之兇酋矣

梅衡湘侍御監軍西夏沈開府遣使勞軍時方圍城矢石雨下侍御介胄乘毫據地作答賊發砲擊梅詼中侍者從官皆驚拽去碎屍而侍御不顧作書自若

余過中州乘一驛騎乃小騸馬行甚駛而進止一如人意平疇極野兆轡鳴策頃刻百里始知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詠馬之妙過李客埜有古墓欲往看碑稍引馬首一躍便至碑下讀一過知是唐狄梁公墓碑爲范文正公作因下馬瞻拜墓傍尚有石獸蹲于禾黍中嗟乎容草脉英雄至與高祖兩京不下梁公返周爲唐功滿當時今惟見荒烟野草落日牛羊而已據鞍勒馬爲低回不能去云

詩陶復陶穴卽北地義渠民家所住土窑也余嘗遍歷其地大抵土脈剛直而宜穴穴中更有復穴所謂陶復也然數十年亦有崩墮之患丁卯地震馬公理亦爲所壓今如慶陽邠寧間惟治所有屋室至云某村某集第見土窑上下有如蜂房而已余嘗騎行見道傍馬足下忽有突烟問之知道下有土窑也此不獨關中今尚少閱陝亦有之

固原迤北最爲窮僻有司至止亦有柴炭紙劄供應然柴則束茅炭細如筋紙惟薄號數幅而硃僅兆許硯裹票亦漸中燒造也他如稻米一升則官價四分隴酒一瓶官價一錢矣比至下馬關則葱菜韭蒜必自韋州飛遞塞上貧劣無過于此

番族婦女裝束最爲可笑用黃泥搽面云卽牛矢衍上有辮髮二股而首盤白布高約二尺上插花

紮耳懸二大環身被花布云是屬類有如男子直裰亦不見裙襦足不躡履徒跣而已又見近邊民婦新婚首飾一如諸天瓔珞五山冠此亦西域夷風所漸也

山陝食鹽皆用河東池鹽其鹽以鹽池雨後一日遇東南風則鹽不可勝食矣第海鹽用火煎成爲力難池鹽以風凝結爲力易然池鹽易壞故書注云池鹽爲鹽盬鹽之易壞者池盬狀如水晶唐人謂盤中惟有水晶鹽是也故彼中提盆皆鑄以鐵庶易碎耳近閱鹽池志以舜南風解愠目爲鹽池而作亦所謂想當然耳

童華蘭谿人以鉅貲爲番商會海寇起胡制府令華與汪葉貿易藉緩其兵比汪葉就縛則商貨盡矣僅以功襲杭州衛指揮余見華時年已七十矣華自言汪葉既誅部落死者萬人雖授一官而舉家十九人一瞬爲火藥所燎葢餌殺多命之報也特爲東南桑梓計則吾不可謂無功故餘一老命至今耳余因問其商海情狀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爲彼國所重海商至彼則必以貨投島主島主猶中國郡縣官先以少物爲贄島主必爲具食其烹煮雖與中國殊然醯醬椒薑種種可口肴果亦有數十器必一器盡撤去更置一器其貨悉島主議之低昂既定然後發市信價更不易也又言有寺院有僧寺中無佛像但篆書數牌屋皆覆板國中土礫硫黃不能作竈必往別島取土坐皆席地脫履門外載物有車牛騾負載一如北方其婦女髻垂頸後好潔日必數浴然最尚男寵他若占城呂宋琉球歷歷爲

余言之不能悉記也華妻子死火後別娶生一子家甚貧至不給朝暮也悲哉

余又見浙閩府標下有夷來定者本俘倭也與其兄及倭衆並擒胡制府令縛置教場以鳥銃擊之衆皆死惟來定兄弟累擊累不中制府釋之使置麾前改姓夷名其兄曰來住弟曰來定來住早死來定余于癸巳年見之年約六十許娶妻有子孫矣夫一逆倭耳乃王法之所必誅天何私厚令得子孫中國乎冥冥之理誠不可曉也

蔡白石喪自南歸殯于中堂茅鹿門憲副往哭之屬其家曰白石知我我無以報便令紀綱索磚更砌棺外二尺有奇曰此以報白石也及爲盜火棺賴無恙

窰器惟柴窰爲今寶重聞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奩中有之而吳翁遺嫁夫人曰蔡郎官已八座必不望貧家奩贈獨此杯家世寶重與汝夫婦以當共匏之飲後爲盜所火知者惜之夫人爲允兆姑余曾問之允兆果然夫人十九而寡操家絜絜絜踰冰玉中歲其子景石別駕夭喪門戶危累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草命帷蔽產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議遂息觀此非有丈夫氣者不能也

余年二十有四以書劄自給于同縣姻家呂氏呂氏子兆禧字錫侯少余十二歲時已通一經善屬文志復慕古蒐採千秋遂與余結契觚翰肆纂篇籍乃以晝供帖括夜博子史非丙夜不休兩人每讀一書必乙其處以自程錫侯十六爲諸生十七應鄉試下第鬱鬱不得志明年七月死未幾父母併喪遺腹一子名來復亦死其婦爲許雲村先生孫星石侍御女也所著有呂氏筆記如論關朝易

始也而終既濟孔安國註尚書六宗用孔叢子爲家學詩渭陽引左傳賦鳩飛證穆姬之卒高誘注呂覽琬琰不知竹書故是二八淮南子定爲許愼所注梁昭明悼王規一令考是簡文所作黃香天子冠頌補完于通典陸賈新語議辯惑愼微之類倒而後能讀皆足釋千古未析之疑發前人未剖之蘊所謂鵬雛折翮于海運片羽用儀于鴻陸者也胡孝轅先生爲序而傳之

余嘗讀四夷館譯字文無論外國即如緬甸宣慰便用夷書而表言俚鄙自稱爲奴婢可憐見云云本朝文教有加曩昔豈不漸被荒外乎乃知唐世白狼王金莫等詩必譯吏代作用欺好大喜功之主耳

余謂昔人黃鶴樓詩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句每謂不然及身到武昌憑眺軒檻然後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艸淒淒鸚鵡洲如畫也更憶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迂紆東望平皐千里超忽武昌形勝此爲絕矣

湖口縣前受大江左當彭蠡波濤激嚙岸石崢嶸舟不可近梁將軍云昔爲江西梱帥以舟師躡賊至此爲風所擊碎舟三十餘艘又云戚少保平興化賊所獲金銀悉以充餉重犒諸軍其他錦綺書玩刀槊甲冑尚有數船過此亦爲風所破盡輸蛟室少保云此悉縉紳橐裝賊寇利器也當官剝敲村盈耳臨陣則肝腦塗地乃今縉紳不終有而歸之于賊賊不終有而歸之我軍剩瀝餘羶猶復爾爾始知非義之獲終屬烏有耳

倭奴之據興化也至與居人相貿易郊部間亦皆爲之耳目戚少保兵至興化尚去城數里即命下

嘗前鋒請進兵之期戚云尚須請命撫按及本省援兵何言易易也倭奴偵知稍不爲備昏時享士初更傳令銜枚進兵半夜入城矣又戚戡定東南每破賊所得婦女多貴家閨箔戚皆置之公所使能書婦人人問其家閥任處悉從昏夜肩輿送至其門人無知之者此盛德事也若大司馬某備兵廣東時與梁總戎面審賊屬美麗滿前至向梁乞問方言低聲調笑以愛乎海問之不僻矣

余嘗從德清茅山趙氏見文敏公及管夫人像筆意甚古面麗多用鈎法文敏冠長翅幞頭夫人擢髮作髻貫以長玉鳳簪蓋國初臨元人手也近見文敏自寫鏡容頭戴笠帽項下垂纓身着半臂此是元人裝束則幞頭者子孫改飾之耳又見趙氏藏文敏公家用簿書法隨手遊筆精妙凡養蠶樹桑稼穡工料奴婢日給與今不殊第往往用麪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此皆今時南方不用豈古今習俗有不同者邪

德清慈相寺半月泉有蘇文忠墨跡後幷研陳公更尊石刻置壁中鐘樓下十王牌位皆趙文敏手書書極精楷又東嶽廟后土夫人塑像冠作九龍從後向前與高宗瑞應圖太妃冠服不殊又足蹋岐頭履如米南宮所畫文德皇后遺履蓋宋人塑手也貌亦端整惜乎剝壞耳

余于萬曆癸未客於潛排後村之顧氏村有玉㵎橋以亂石疊成如虹飲溪上深灘懸溜映月浸山足供旅人孤寂時深秋水落閒步橋下見橋址一石隱有文字磨滅幾盡讀之乃隋人墓銘僅二十四字其人似是舊將得罪隱遯者其辭曰闡辟投藂開皇受祇振旅枹罕銜諱明珠乃用老焉不曰固乎上下文尚數字不錄不曰堅乎而改堅爲固

避隋文諱也

李臨川先生以名諫僉臬投簪歸老樸儉一如寒素嘗謂余曰今貴家子弟往往致飾精舍爐香瓶卉珍玩種種羅列于前而一經四籍未嘗觸手詒人曰此我讀書處也每憶余少小爲諸生時桉前但燃一釭內人女紅余攤書共照每至夜分未嘗無得也此蓋先生所爲錚錚林下者乎

鄭端簡家規雖宴貴客不使粉墨樁場雖給用有羨不營子母之利雖子姓繁衍卒無一人入歌妓之室者此規至今行之誠縉紳家久遠之藥（石也）

劉熈臺先生生平介白余嘗見其手錄私記自縣令以至藩司每官識其所積蓄守令積俸亦數百金若臬副至方伯每任不過百金而已又嘗讀鄭端簡公熈臺父威縣公墓志以縣令進署郎尋卒橐中僅五十金耳亦其家傳有素也

長老言朱處士西村能詩而貧一介不苟以教授生徒自給七十年如一日也許九杞將葬父擬得名輩題主族人各以當時尊貴進九杞云公等特論官耳不孝非官也邪恐詒公所舉無若西村老布衣無軒冕罪過也卽爲嚴禮泥首其門哀懇有踰顯者賢哉舉動與流俗不同如此歲丁未余友劉少彝擬乞陳眉公題其方伯翁主乃眉公堅辭遂令朱許獨擅其美也

王沂陽先生家藏多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夏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諸壯兒曰僅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酧一金也火甚熾卒不能得一書大呼曰祝融不仁恐蠘我于秋知契邪爲蹋地號哭此政可與有書癖人道之

吳興飛英寺塔內更有一石塔唐時所建其斗拱闌楯窗戶玲瓏琢手精妙近工不及也又白蘋洲有學士石三爲趙文敏家玩石亦渾沌無大巘壑又張氏有一石黃色特頑石耳上有孟東野題云得之草莽中

癸巳秋光山彭侍御按湖董潯陽宗伯范屏麓祭酒咸爲怨家佹訐院門喧擾約數千人一郡爲之洶洶然宗伯服禫視箸尋常嘗見董對客猶談說史漢評隲遷固短長疊疊不少休比余謁范范坐一床自床下至廳事門屏皆潑撒殿詈人也范曰不肖起家逢彼叨幸金閨一旦至此不獨上負國家見前面目何能更向當世賢豪乎觀此則兩公作用識者當自有別也

盧次楩以賦名噪天下脫其死于法吏之手則當湖陸莊簡太宰也曹溪以頓教覺大千復其齋田于侵奪之餘則嘉禾陳侍御海樓也胡襄穆以撻伐定東南護其家于被逮之日則繡水郁北部賜川也三公者或憐才或弘教或報功皆足傳當時信後世者也

余嘗客湖之埭村吳氏吳故素封有族子西園者代來家政絕有力一日會余飲忽奴丁來言兩牛殊鬬不解吳投杯起曰君第隔水看當爲手解此至園所二牛猛狠其聲動地觀者遠望咸爲失色吳攘臂前爲手扼一角兩臂翼張二牛遽分六尺許地牛怒欲立吳遂一擲水一擲汙中而解又嘗爲其叔輸官米于倉適廒閘方啟其半吳以一石先擲廒內叔曰此米爲石二百汝能一一手擲當以百石雇汝吳曰但幸叔無食言不敢愛力也遂擲如輕橐俄頃都盡復從廒中擲百石向外曰敢拜叔賜然愉愉長者未嘗以力侮閭巷今聞治一剛虞老矣子亦有力曾以一棒殺一虎

漢魏六朝文集靖康間悉爲金虜輦去今按通考所載自宋玉至顔之推僅三十種耳今所見惟董仲舒蔡中郎陳思王嵇康陸機陸雲陶靖節鮑叅軍謝宣城江淹庾開府十餘集其他如周安鄭錦衣所緝揚子雲集吾郡沈沂川先生所緝謝靈運沈休文集吾友劉少樊所緝徐陵集皆近出也往余友呂錫侯與余欲從史傳文選及諸類書地記子稗盡錄古人文集所就者有東方朔潘岳潘尼傅玄傅咸孫楚孫綽夏侯湛顔延之任昉梁簡文梁元帝十一種先刻于漢魏名家者爲東方朔潘岳任昉後刻于顔氏傳書者爲顔延之惟簡文集尚存齋頭錫侯有手筆一篇附見于此夫晏說五家空闕定于漢殿典論七篇不復傳于魏石雖六御易乘千秋難揎豈腴音有讓庸作浮理自遯演爻而文思莫企經緯固殊裁槩簡文帝以雋騰之才丁凶否之運讀書萬卷不救鷄鳴之歎有集盈軸幸藉鱗趾之藏頗將代禪更兵燹銷盡旣龠全璧猶見碎金藉以佔俾之暇與友人姚叔祥傅搜載籍共相抄緝都爲若干卷以謂翠華不見賴遺翰之尚存芳藻言渦庶先標之可起耳

余讀董漢陽所載舊志吳越國朱府君墓銘有稱開元府海鹽縣則錢氏嘗改嘉興爲開元矣此查吳越備史無之綂志亦鈌更讀樂郊私語有何執中重修黃郎中廟碑文亦簡婉有意何雖奸黨不以人廢碑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圮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

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也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卽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者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更讀永樂間舊志云二賢祠在縣西南三十步祀黃郎中魯簡肅也爲知縣龐公嵩所建有高巽志過二賢祠詩曰思魯橋邊月較明二賢祠下水逾清如何水月無情物也重當年宰邑名又有張可久別澉川楊安撫越調小桃紅曰晚風吹上海雲腥山色秋偏淨了得相思去年病不堪聽尊前一曲陽關令斜陽恁明寒波如鏡分照別離情可久號小山元人工于詞者此詞大有情態今志所無也

余篋中有毛詩艸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余謂陳氏所見特邢昺疏後抄出以備一種者耳若余所藏則艸之類五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未嘗一條引及郭氏者余備檢爾雅惟木權紅蕡芃桐楄碩鼠諸條有引及郭氏者然其語意似皆疏人互引抄者混入之耳且余本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陳無功叅軍旣以該洽注任彥升文章緣起更搜詩之類曰二言八言三良四愁七哀百一操暢支離曲行吟怨思讀謠詠歎弄贈樂唱謗刑調偶襟言盤中相承迴文反覆建除四詩集句聯句名詩絕句律和不用韵題用古大小言詠史文之類曰制勅麻章碁牒狀遮斷辨法典引說難詛文對事

客難賓戲答譏釋誨尺牘凡六十五則自注其下題曰續文章緣起此彥升自餘此六十五則以付後人後人不敢受而付之無功無功嗒焉受之可謂得數百年人不敢受之製作遽自千秋耳余謂若急就章兩頭纖纖五噫十千十二支歇後及命呪質劑券契千文木夾伶仃道所皆當補入者

湖州重修天聖寺碑爲沈繼山先生作董青芝禮部手書碑成而覓趺未得一日僧從舍後發土有大龜趺瘞焉遂以相配不爽毫髮沈公因足二句云龍歸絕壑溫京空二水之池龜沒荒原苔蘚蘚百年之碣龍歸指寺有錯龍盤殿柱說也

許雲村先生業舉一千曰某頗善病時先生六十以老因更納陶夫人復舉一子卽所稱星石侍御也侍御生十六爲諸生輙受黴雲村卒後侍御乃游太學舉丙子鄉試久之謁選得河間司理以贈太孺人憂去官起復東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錚錚多所論列謫判嵜嵐歸卒沈繼山先生爲志其墓凡海內建言家莫不有云亡之慼其直言敢諫可謂無愧雲村侍御嘗以八宜爭上趙文懿公其畧曰竊觀自有君相以來譜諜編年紀一代之君必系一代之相靡人或遺靡幟不彰靡應不著論政原心治亂盛衰雖隔千載宛然在目閣下以今日國勢爲治耶亂耶盛耶衰耶乃閣下兩月以來不聞封還一詔不見匡政一事未嘗論救一人中外洶洶疑閣下曰　陛下惡銓部而加罪于會推嚴譴空其曹閣下宜爭虜入遼左守將擁兵不戰陛下薄責守將而逮繫監司閣下宜爭　陛下括滇金不中程督過滇吏科臣楊恂疏救重加罰治閣下宜爭邪臣劉世延窺何好尚導慾行譏竟令罷官聽勘閣下宜爭諸龍光罪不足死而殺之爲

悍將報讐閣下宜爭平壤之戰乘勝攻倭大將軍輕敵寡算全軍覆沒即得千五百級戰沒相當必欲敘功宜提閣下宜爭量材授官銓司之守猥云專擅是陽授之柄而陰掣其肘也閣下宜爭　陛下桀罪言官動稱結黨臺省幾空閣下宜爭方今陛下深居高拱六卿強半杜門臺省諸臣望九閽而不得進一將主德民生士風吏治繫閣下一人是賴而以尋常之心處非常之任竊爲閣下不取也

見只編卷上終　　嘉禾屠懋昭重較

姚叔祥見只編卷中　　鹽邑志林第五十四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鍾

丘月林尚書與江南吳趙諸公氣誼交善京邸相過必爲治具有水陸異饌丘必每味稍嘗併問產地便置箸不顧或更勸少進丘曰公等生自江南物品所萃吾鄉特有羊豕韭蒜耳土炕柳牆之間不知尚有幾番寒暑一旦舌根念此何從相（慰乎）

新安江僉所侍御嘗疏侵當湖陸太宰一日太宰于他處遇江太宰傴僂揖謝口自謙責不已江但一揖而出及太宰乎立則江已出門跨馬矣太宰目送無少愠色足稱有容

余嘗得張方洲先生所畫米元章拜石圖元章袍笏半面一足跪地一足將起一石在前用墨濃淡漬成若今英州石狀石後映一松一栟櫚手題其上云吾聞周人拜九辨各有則空稽循簡易振蕭儀已極禮違百不煩力致一可惜蘇卿抗匈奴鄭從厲絕域亞夫辭介冑汲黯服長揖生死矢不移寵辱安所恤云胡後來者軟媚等傀儡望塵伏床

下不復論齒直黯以諂公卿愚以斯老佛類旋逐靡風掃地盡古迹元章風奇蕩動止異俗習強項難苟俛捫膝不輕屈自從辭君親久不爲是役落落無爲鄉寥寥不齊邑伊誰與爲禮見此孤立石颯焉松風生隱只雲霧出踞如猛虎化屬若老蛟蟄彷彿入彝廟正我緘口客又疑千秋亭翁仲失其一終知混沌鑿倏忽秀靈骨欣然命袍笏雅拜情孔邇物我兩相忘恭敬服無隙滴狂詎如許濡意將有慕全勝彼昏人僕僕賈寵恩但恐違中庸行怪不可率頃合州李二濂吾師遠自長沙以朱

題見例因搨此圖寄答蓋以先生曾知無爲即米拜石處也

今上御書圓健有法嘗見陝西羊絨運敷及御用炭目字字皆從聖教序來如是字一疋往往以筆捷運而波偃皆有收勢不謂萬幾而能留心染翰如此天行健哉

嘗聞工部勾當言長安街一棹楔其費約至萬金無論其他即乞一監押匠作亦須百金關說殊可駭也又如　長公主府第最爲迫狹計用彩繪大青石綠各至千觔其他種種有不可計者國家帑藏安得不虛罄乎

湯若海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韻所不載者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及評近來作家弟稱梁辰魚浣紗記佳而記中普天樂尤爲可歌可詠此說至今不得其解公復玄解星命謂余乙運擾擾以今驗之果然

劉先陽祭酒狀貌短小言論慷慨音甚清越第一眼白闊諸江右貴達言公在孩抱時其父挈示羅念菴先生羅閱畢曰貴兒也遠望之曰必早第人也比觀其目曰必吾同官也

今上聖神天縱無論臣下奸賢媸若觀火有如敢諫之臣未嘗不拳拳置念也乙未四月沈繼山先生由工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先生疏辭方閣闕報　旨忽南充陳相國鳴陽過沈曰公疏發票僕與洪陽擬旨云才猷素著　上既批發復以筆抹才字易之以忠蓋聖學淵鑒識別甚微忠之　與才何翅千里此余耳聞之南充公者

倭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楊貴錄爲館伴小西飛饜楊有私覿之禮如刀盒之類一猶

常見惟銀錢多作人馬之狀更有銀一片形類橡葉厚二分長七寸許中有一脊陽凸陰凹兩旁斜擘數稜脈似葉瓣側有一印長寸餘隱起三字曰石州銀皆中國字惟州字斜飛耳

李汝藩欽衛出使日本傾城郊餞如越城闔輿杠忽斷如鋸識者知李此行必當辱命已而果然先是嘗聞李臨淮秀岩語所知云自先公已來所積恩賜悉爲石司馬強貸作內家營辦計已不貲一兒更將置之纏城是朝廷得虛名吾家受實禍也卒之李石奪官下獄死亡相繼兩公者所謂自遺

伊戚者乎

乙未殿試讀卷繼山沈公以左司空攝尚書事得與先是甲午元旦沈公在苕溪邸寓夢人語公曰玉殿傳金榜君恩與狀頭因以語余不得其解至是公且入朝謂余曰曩昔之夢或因此有驗乎公竟得白下蘭嵎朱公卷爲狀頭比公事竣出朝向余大笑曰竟得狀頭矣于是贈朱詩有夢裡昔曾占盛事相看殊慰野夫情之句一時趙張陳沈四相國咸以爲奇各有和什

殿試明日閣臣同掌詹掌翰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各一員入東閣閱卷皆衣緋卯入酉出出不歸第宿于禮部又明日早請　上詣文華殿不用侍班侍衛等項讀卷官各執卷至文華殿門外候　上升座傳讀卷官進各官趨至丹陛行叩頭禮入殿內東西序立傳讀卷讀卷官居首者至　御前跪展卷朗讀畢司禮監官接卷至　御案本官叩頭興復班其各讀卷官以次進讀如儀讀三卷後候　旨再讀幾卷如奉　旨免讀各卷官即執卷同至　御前跪司禮監官以次接卷俱置　御案各官叩頭興復班傳各官退各官出至丹陛行叩頭禮畢

即出至文華門外候　上將試卷裁定御批第一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第一甲第三名畢同其餘各卷發出內閣官領收上閣官是日各讀卷官先將第二甲第一名以下拆卷填寫黃榜又明日傳臚始填一甲姓名讀卷官供饌每日三餐每餐鳳雞一隻重五觔爆肉四方方重四觔下飯五器京細菓五盤酒三盞饅首粉飯飯已收送各第併器盒置之而去讀卷已復賜宴東閣司禮監官陪宴肴菓極盛重得士也

封事遂敗　上復召九卿科道會議時丙申五月初八日也諸公集東闕下觀者數千人余亦往看其班次左邊第一戶部尚書蒲州楊公俊民次禮部尚書吉安范公謙次倉場右都御史彭縣邊公維垣各西向右邊第一刑部尚書泰安蕭公大亨左都御史南昌袁公貞吉戎政右都御史吾郡沈公思孝各東向而次邊少後則吏部侍郎無錫孫公繼皐禮部侍郎臨朐馮公琦侍郎楚劉公楚先通政使田公蕙次沈少後則兵部侍郎慶陽李公禎刑部侍郎寧陵呂公坤工部侍郎南昌徐公作左副都御史澤州張公養蒙大理少卿連公標而

北向左班爲給事中徐公成位等右班北向爲御史周公孔教等班既定于是職方郎中賈公維鑰等北面一揖宣　旨訖此時上下嚴肅闃無人聲久之楊公言曰此事重大其說甚長非片言可盡吾輩已各具一揭但當書一題字足矣諸公皆諾惟吾郡沈公厲聲曰此一題字誰敢寫石尚書以一封字貽禍國家　皇上以國家命脈聽之我輩我輩既受國恩寵不思竭忠盡言圖報國家乃欲以一題字了此公案則安用吾輩站班闕下今宜毋附當事毋執我見吐盡本誠以襄至計時禮部范公實贊封事乃出班詰沈曰此一封字是代師徒百萬策無踰此者即有訛言遠在萬里公能縮地知其必壞乎沈公叱之曰封事既成何以冊使潛遁既懸萬里公嘗能飛耳長目知其不壞耳損威辱國釀禍已極尚欲附和奸臣欺君誤國乎范爲失色而退于是蕭公極言封事之非因言戰守之要沈公曰戰守雖要猶是第二義須要擇當事大臣然後可議戰守御史周公曰沈公之言是今日頂門一針也國家之有東事如人身之有痼疾曰戰曰守猶治標治本之湯劑也假令庸醫治之

雖知方藥昧于緩急必致死亡今之庸醫則閣臣趙公尚書石公是也欲起痼疾須去庸醫欲了東事須罷趙石沈公復數石公欺君者三辭色甚厲兩班失色觀者莫不吐舌于時各官班後各有中官數人竊聽其言書之小紙飛報內庭議畢諸公相向一揖而退比出端門范公揖沈公歘然推謝所謂下殿不失和氣也

司禮監張太監紀綱霍文炳倚賴聲勢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雖同官召飲或盤桒不適即召廚丁從主人前杖之一旦以侵盜事敗併及于張張惶遽急稱病謝事　上猶下溫旨賜羊酒慰之不信宿而詔籍張矣時張弟都督某當籍產雖命婦貴婢率被索摸然後出門誠極辱也文炳與妻見以竹籠盛之被舁赴獄手足傷爛至不忍視聞其妻有耳璫曰脥紅價值百千謂宮禁所無也小人得志內外奢僭有踰侯王倏忽傾覆亦理數宜然

丙申三月初九夜聞兩宮火余起驚視月色已沉火光熒照有如正晝戎政沈公馳往撲救長安門猶鍵也已各部咸集朝門始開沈公督諸將佐而前于時營軍不能遽集即圍督外朝宿衛約五千

人入端門然軍不得旨例不敢入舍旁草奏字不數十耳至以數金懇得書人書竟疏入半餉詔始下沈公率先以一足入左掖門主門宦者猶謂昏夜不得縱入官員固欲闖門沈公一足幾斷大呼我奉詔救火大臣也猶謂不然以牙牌示之始得縱軍而入至火所則焚蕩無餘矣明日　上賜沈公看果十二盒時已季春有白桃蘋婆鳳僊橘色味無少變也

吾浙海道勺源丁公甡以侍御疏劾黨中江陵子弟科目諸臣落職稍遷楚臬以至今官竟以乙未外察黜之未幾以訪單贓貨被逮逮至蘆溝橋余變服謁丁道旁見丁與錦衣官同坐一車差官首著忠靖冠衣綵繡深衣意揚揚也公布衣烏帽背此官向余談笑自若比就訊而贓貨皆誣卒坐遣然公自下獄榜掠極被楚毒至于遠戍萬里而神彩逾王言談慷慨無少窮屈可謂眼空患難（人也）

吾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分宜嚴東樓侍郎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金既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

余從京師見高郵守楊君家有古玉合巹盃其製甚奇狀以一神鳥立伏獸上旁鳥翼各置一盃下從鳥足間橫置一瓷令酒相通蓋出鬼工也比讀武林舊事張俊供奉高宗有玉左右盃其盃中通一道當即此盃也此盃始在吾鄉姚少宰禹門家價僅十二金耳今價至三百金矣

乙未蜡日麻城丘長孺招同燕中名勝啟云朔雪敝貂未換西風倦鳥投林跡若萍飄人疑星聚敬屠初入聊設菲筵欲借盃酒之歡薄聯兄弟之好芒鞋朱履爭為後先錦瑟銀璫互相錯落謹致風

盟敢期同篤一時名士為顧朗哉王行甫柳陳父汪公幹李叔操莊靜父吳允兆顧孝敷梅子馬張誠甫郁孟野汪明生袁微之魏顓超盛季長范允叔王長卿王賓敘盛太古袁仲子張去華顧聖與周仁卿張恭甫阮太冲沈孺休楊不棄余仲志趙幼安張伯夜李元驛王雲池及余集衛園主客凡三十四人此會以薛五素素意欲畢見諸詞家故丘為此集比諸賢畢到而薛竟不來以袁微之意在孤擅不欲使薛更見他人耳此夜積雪在地素月流空粧塲閒樂竹肉互奏余得豪字有詞人劍坐歸牛耳公子當筵識鳳毛之句丘為太守某子翩翩豪舉能詩歌嘗以千金得吳妓死白六歸葬者

江南藏書胡元瑞號為最富余嘗見其書目較之館閣藏本目有加益然經學訓詁稍有不及有搜神記余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詒知者率從法苑珠林及諸類書抄出者又夷堅志有五十卷今刻特其五分之一耳其他稗部如歌曲山謠陰陽小曆民間俗本無不畢載雖四部秩然難為品賞也頃見元瑞甲乙剩言云有盧思道知己傳二卷則又前目之所不載者

嘗聞陝中馬價匹至數十金自鎮將扣除以至胥史每匹第八金耳又所給料草半入于軍不三數歲骨見如山矣其能與虜馬相逐乎西人言虜中攻駒法駒且駛必簡其物乳者信宿因置母馬于山巔鳴喚子駒駒從山麓奮躍一舉而上為良其有不及而蹄者為貢馬茶馬而所謂良者不遐乘之卽入寇時亦乘他騎必臨敵然後躍跨良馬是以衝突營陣勢有不易禦者余嘗見陝中尖夜張得三時從虜中盜得其馬最高而耳皆戴環

京師鷲峰寺有旃檀釋迦接引像其足立處幾于交趾不作八字衣紋多作直褶如出水衣附着股臂間面目向上絕不似今滿月恩憶相也據梯說佛像至唐始作滿月復以菩薩為美貌狀若婦人此像奇古卽未必如所記始自阿育王云云亦必唐已前所造也又邠州大石佛三像各高數丈率皆彷彿阿恩藏法觀其題記則造自貞觀與此像更自有間

輦下珍禽奇獸所萃然惟虎豹象駝可見而猢以獵死第有畫圖耳止貢獅獼至今尚在出必白布鬉頭身者紅鬫深目霜軋盞七十已外人也能言鳥祇是鸚鵡有白者大紅者紫者有五色若點染成者惟白者最大然冢距皆黑若尋常鸚鵡稍近其架則必攀而食之其聲洪大而語不甚了其他若秦吉了亦能言然不能踰冬蓋北中極寒（故耳）關中騎士特所稱標兵營騎射可觀余嘗見後騎彎弧擬前騎盛纓及射羽聞黃鼠百發百中此外惟三眼鎗與短刀一柄耳若他營則不過以懦弱白徒頂被甲胄已踰三十餘觔而八金一馬更弱狀不給毎見其行路崎嶇多人馬俱仆者此尚望其汪坡陷堅圍旋突陣乎亦不過徒費軍需（而已）

柴都護才從陳恨施侍御監軍朝鮮言朝鮮疲弊倭下供應前此進兵鮮人懼我兵有踰日本則兵之為鮮人患可知如朝鮮國主亦一王者中朝差委自一命之臣王必郊迎坐則東西向為賓主有宴有歌舞歌雖不解舞則兩兩為列皆十三四童女飛躍盤旋動止中節所謂高麗舞也食品有牛羊雞魚而無猪鵞為最貴王必手送為敬王服袞鮮玉然皆故敝不成威儀又言朝鮮大臣惟一權姓者稍有幹材他皆常人耳陳遠使外國拮据軍

事一日方與楊中丞計議忽爲中痰而卒贈大僕卿廕一子錦衣衛千戶陳俞今德清有能名

梁總戎文海襟翁長子也在海南征獵百脚蠻時朱憲副東光爲賊舟所圍諸將遠泊沙灣聲援不及梁乘小舟數隻率精勇百人大呼破之進盡俘其衆還至沙灣見諸將舟中擄獲相書審問之則皆沙灣村民也梁悲諭勸釋之諸將曰君一人所獲如許尚不欲以少功相容我輩乎梁不忍枉戮村民遂以巳所俘賊悉與諸將盡釋村民至今沙灣家戶猶尸祝梁也然數奇不見用戊戌歲以原副將征東兵騎無統紀梁以偏將督兵赴朝鮮諸將使朝鮮者率恣狠暴梁獨加意撫戢朝鮮人士甚懷念之及其班師爲樹碑頌德曰仁肅之碑碑文曰麻元帥班師越明年夏公擁兵來舒舒不鄙夷我民爲撫摩鳩輯討省供牖之費薄奉御之具特嚴其部曲申戢其枝求一箪莫不從命無敢越馬擾亥旅襪居民而相待如賓使雞犬寧村疏果盈園紅女上機農夫載畝牧不蹄苗樵不撤屋一境得安堵德于吾民甚不細然是皆公餘事若言其謀畫如武庫借著等編可與韜畧相上下其變化誠不可測竊聞公東粵人夫粵乃先聖之邦古稱多君子人今見公允信必於好謀訓與起者乎噫公之駐此府未數月民猶不敢忘若復一年二年則民之思慕公當不下晉羊祜梁公之姓文其名兒童走卒無不誦知若非斯文宜如何壽寒銘曰令如霜惠如春綏一方如其仁永不忘在斯人其文亦簡質可誦殊勝中華去思套碑也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北十五里墓有魏孝文帝弔殷比干文其文亦北朝之菁英也向曾語胡孝轅欲入續文選不果今採節于此惟皇運遷中之元載御次于閼茂望衍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維甲申指嵩面而揮步順京途以啟征路歷商區轄屆衛壤遂傍睨古蹟遊殷畿鼠覩比干之墓悵然悼懷焉聊與其詞貽弔云爾曰三才之肇元兮數五靈以扶德合剛柔于金木兮資明闇于南北重離耀其炎輝兮曾炎司玄以秉黑伊禀常之懷生兮昏曆邈其啟則蓋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蔽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黯黯其若翳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沉湎而不知申兮終或巳以貽厥蹇蹇兮比干精胄兮殷宗合精兮誕粹實樹兮英風竒葩露以滌神發蒸英而傑容若蒔荔以蕩識佩江蘺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兮孝寧忠而獨濮于金豈其吾珍兮皇鑒寔余所鍾晉誠諫而虧軀兮道危言以釁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實爲梁棟外贊九功內撫辰共匡率褒職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悖運遭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泯胥乘竊嚚怠棄天倫懷誠齊愁讜言焉陳鬼侯巳醢子不見歟鄂侯巳脯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致死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道體既厥不其惜歟永以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此言其果于輕生勇于愛義比干有靈樂受之矣第如曷不相時以卷舒兮徒委質而顛亡雖虛名空傳于千載詎何勲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逝兮飛足而歸昌德比肩于尚父卒同協于周王建鴻績于盛辰豈肯守于齊方闡穆音于萬祀傳光業以修長而乃自受茲虐覩瘼殷辛剖心無補迷機喪身既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此恐非死諫本懷至于虛名封墓兩言須知念不生死前寧計及身後乎若重曰巳下冀其過騷亦北中好手也按宋吳處厚碑陰云其文類騷其書似隸首曰惟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閼茂望衍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今以史諸考之是歲實大和十八年都洛之始年也故云元載而歲在甲戌故云閼茂月旅仲冬故云星紀朔次辛未故云十有四日高氏小史亦載其文以嗚呼介士爲嗚呼分土宇之誤也今宜從此碑介士爲正

撫臺翁學訓嚴之壽昌人爲人嚴正而接士寬厚官貧齋兮首猶白甘未宦與寒生計東修巳上一日獨坐忽有帷風從牖下起蓬勃掀揭震蕩無巳因起步庭外則階艸不動也入室復然食頃而止心怪之疑牖下有異因命僮奴持鍬覆穿砌而下三尺許得一婦人屍色生如新因以詢之齋役始知前訓樊悍妻殺妾埋此也翁遂具棺爲葬之郊外未幾聞樊死而樊子某舉孝廉亦死而悍妻單窮老無所依蓋冥冥中以此報之也樊處之精靈人

瑗慶閒不復見竹蓋極寒竹不宜耳故有司科人多用柳木板惟邠州使院齋前有竹二叢過此者皆詩以詠之又邊地有草狀如益母而莖多白毛毛着人肉痛不可忍問之名線蔴地產此草則無毒蝎又嘗馬行塞外見沙中有草白色其葉如臙而一花着莖上余命控馬卒摘花此卒以雙手拔花至莖斷倒地大都韌甚故勝寒耳世稱竹勝歲寒豈二草更勝于竹邪

郁伯承言吾鄉趙尚書仲子錦衣公客莊浪病思得魚乞之當事者當事命人騎致一氷于趙重數十斤趙曰求魚奈何得氷曰魚在氷中因破氷出魚重僅四兩問其價曰其來飛馬三日價視魚重

減什之四耳因憶余在固原見有司送開府魚一器器滿貯水皆人家盆盎中朱魚也爲大笑却之未幾傳　肅府送海鮮以二紅梘呵道而入啟緘視之則東南枯鯿魚一頭乃田農佐食者耳

范屏麓太史言往在南時婁江王相國方祭酒成均冬月偶過王語良久欲起作別相國云幸少坐小女謂今日當雨未雪果爾當煩作韵語紀異否則共以一笑解之范意中謂必妄耳食頃庭中須臾作雪他處皆白惟中庭若胭脂和雲母擬耀人面暈作桃花范有少女風前吹絳渚太師庭下佈丹砂之句此曇陽事也弇州曇陽傳雖無此語范太史應不妄及聞王濟生吏部與沈司馬言則謂盡不然也

余嘗從書畫肆中得會稽石刻修禊圖一卷破碎不堪着手數年後偶一開展展卷且盡忽有觸紙一幅視之則米芾所畫文德皇后履也旁有孝思殿印米復手題二十字字亦飛動陳仲醇先生跋其後曰余讀書秀州項稗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書畫奉

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嵕山咸亨五年八月追諡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舄有屐有屩有鞋有鞾有屩男子貴賤皆攝之而婦人見于記籍者頗少貨

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屩此婦人屩也戴良嫁女布木屐延熹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着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江泌研屧爲業則屧亦屐類西施響屧臨川王宏潘妃寶屧直千萬此婦人屧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采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鞾而去此婦人鞾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

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侁公有蕢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藉于道此婦人舄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屝小兒履曰轂履中薦曰屧花生靴曰鞋鞾始於趙武靈王屐始于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也徐乾撰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者黃繶青絇素屨葛屨已見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于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于趙飛燕傳龍虎組縱履已見于秦叔興婦書履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真邪又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蹑承雲履豐趺蹋春錦又見于飄遙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邪梁表錦尺邪開皇木尺官尺邪宋太府布帛尺邪淮尺浙尺邪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

樂府既有雙行纏漢襍事祕辛尉視瑩足底平指斂約緣迫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員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者又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梢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蜀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画跋邪余憶于唐宮論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某敬觀謹題但孔子屨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褒之不敢褻視即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襪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

晉江陳開府鎮雲南之某年其夫人某病亟氣絕者踰日始蘇陳泣問何所見云至一城中有官府府旁一舍坐一官收攝人押我入見此官官云且

暫去新聞羅某日到任方與偕來我問新聞羅爲誰官云常熟趙侍郎也彌留數日竟死即所謂到任日也已聞少宰果卒詢其月日正同因爲文致祭畢具其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少宰嘗爲吳氏誣奏不白憤惋而卒故得此報不識吳鄭諸公地下作何相見耳頃復聞鉛山費參知見馮具區先生亦有此報先生直腸遼度胸中無少恩怨何得身落此趣乎

昔人稱鍾山有佳氣余嘗寓雞鳴寺三月許每山窗晨起見雲氣濛械瀰漫如平湖極蕭帷宮樹杖

蘇上出雲表浮若蒸行亦一佳觀也俄頃朝暾晃曜變闔隱見然後與炊烟靄代而下方闠井有若眉列矣既乎雲日鼎煥凭軒遠眺則陳子昂山川亂雲日臺榭入煙霄又若爲之寫勝也

趙張兩相國始皆以見迕江陵各以翰院外補州同及兩公入相昔之猗花之者莫不改顏易面奔候門牆張因笑改舊詩二韵示之曰龍樓鳳閣九城重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陳鶴溪都督少爲郡胥嘗以生年問日者云貴當二品借死囹圄中耳陳亦自笑其誣也已爲事發讁戍困以能六壬術見戚少保戚往往試之奇中遂拔自行伍以軍功至都督僉事鎮守昌平然眷暴異常食必水陸兼至杖殺部伍若刈草昔曾與鄉故飲帳中盤案稍不適即下令縛庖人來云客在者置雪中候之酒罷而庖人死僵凍矣未幾以虜騎突入邊牆殺數十百人去陳悉以所殺人瘞地中匿不以聞爲言者所劾朝廷遣江御史往勘江至殺人所視之見地皆沙磧惟一葉畦甚茂青犂彌望心切疑焉使人從某下掘之果盡得所瘞屍骨斬創痕宛然具在遂論如律竟死獄中初陳鎮昌平年餘忽念日者之言意欲乞罷人或勸之少耐則腰玉世官在眉睫也遂不果而敗

余在白下嘗見鄞人張君敏廷有宋板淵明集紙甚堅白而紙陰有字悉宋時公移似皆下司申復與行傳索乞夫船語作字真行相半而語亦雅馴稱銜必曰某郎某官不似今第稱官也張嘗爲馮大司成校魏書多所補定云

今上皇極門且成而金柱弱梁非圍尺極大者不中時川貴採辦在在告困適通惠河道工部郎吾鄉陸濟園以天津至海兩岸平沙葭葦之地有歷朝大楠漂沒者悉爲搜發至一千有奇其中梁柱圍尺者一百五十有七約省金錢二百餘萬吾鄉才自見默助大功抒民命也大都西南採辦必入深阻一木出山用夫數千木稍轉軼則骨肉爲泥者不知幾何人矣且日行數丈爲費不經安得人人如尚書朱禮方欲闢山出木水忽自行于沐川者乎故沐川有廟祀之更檢宋蒲咸臨祀新繁陸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元祐八年事豈楠中棟梁往往有神如此

新鄭高文忠公事其兄父不翅也兄以鄉舉入京文忠時在高位適其兄召文忠同榜飲文忠至立而行酒呼之以名等之僕隸蓋幼少爲兄教督習慣耳此與宋時宰相夫人拜其夫兄堦下至不荅拜又徑庭矣

余嘗見吾鹽名畫張紀臨元人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帶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憑五女侍兩人承掖兩人承股一人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頰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帷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靖康爲報也又有宋人書后圖一婦人裸跣爲數人擡舁人皆甲胄帶刀有齧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以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后更一人擎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襪衵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宮花亂董董潑蝶攢蜂不珍重弃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指宋元滅金事也但孟珙不至穢褻至此曾讀大誥　高皇帝自身歷戎陣已來未嘗污一婦人第納趙漢一妾耳比涼國公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

歲丁酉馮具區先生方祭酒南雍以沈約宋書中多訛謬命余覆校取漢晉諸史及通典通志畧諸子諸集互相校質其偏旁點畫是正凡數千字他如毣作羽毛署作佩言一字作二字者甚多又如引老子同于得者亦樂得之爲亦未得之蓋嘗肆書者草樂如來遂訛爲未耳至高祖紀使乞士張幟山上不得其解因發通典作乙士蓋乙士次于甲士者惟張敞有二傳山居註多剝蝕恨無善本可補耳先生序之曰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見訪叔祥故博雅郎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牾揩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讐之難古人諭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

吾鄉有三黃門咸以敢諫著聲朝廷垂典籍冊若張方洲先生以見忌時宰出知汀州弃官而歸許雲邨先生以知時不可挂冠神虎而歸錢海石先生以犯顏觸忌削藉而歸歸雖不同而絕意嚴廊終焉丘壑者如一揆也又有三曹郎若錢東圩先生之極諫武宗遊巡鄭端簡公之極諫大禮其子元宇先生之極諫穆宗朝政然武宗置不問錢遂無恙鄭父子前後以觸犇廷杖削籍雖顯晦不同而敢言一也

敝川董漢陽穀謂京口至瓜州潮風進櫓江面徑過共得一千二三百餘櫓一櫓之力不過三尺盡櫓

討之不過四百丈而已中有金山其廣一百五十丈南北水面共有二百五十丈而已使爲浮橋每舟二丈中虛一丈加板通行計舟不過八十三隻而已縱以百隻爲期亦有限耳其舟中欲方闊兩端尖狹庶不礙浪聯以鐵鎖貫以鉄索旁設闌檻中鋪板木舟下懸矴雖有驚濤弗能動也名曰朝宗萬歲橋此議甚壯第自古未有議及此者蓋以江勢甚險不似黃河時有緩處可作浮橋也然宋取南唐繫浮橋于采石浮圖上此時　單耳

吾郡檇李文兒武原見春秋越絕以地著孝宗起秀邸以帝王著陸宣公以相業著朱買臣以負薪出守著秦山松壘滬瀆以戰没著嚴夫子以騷著周顚山爲海鹽令以北山移著丘爲顧況殷堯藩以詩著魯訔以注少陵集著長水法師以禪著趙子固盛懋梅花道人以畫著干寶父妾葬而猶生尿有楥神以椎著所恨無一名山無一漢碑無一大英雄耳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然

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也

聞之西人云番族居處率皆據險階文諸番特架木覆土以居若松茂迤西皆壘石爲巢高等浮圖以梯登降貨積于上人處于中畜圈于下高有二三丈者謂之難籠十餘丈者謂之碉房出則蹲伏山谷俟掠我哨樵居則擂石發矢邀截我糧餉至踐更官軍有饑而死者然國初階文有清淨禪師之教爲之化誨後失其官遂不能制若松茂國師

商巴緬嶺反足爲西偏四極矣

余舊鄰有朱姓者業箐舂自給方破竹有豕從門入俗忌謂害入門必割其耳醢之朱遂割豕兩耳未幾其子婦產一女無兩耳也

余與呂錫侯有好書癖嘗從武林徐肆得書三種曰異苑爲六朝劉敬叔撰多引據古初以及晉宋時事然其中有宋武帝裕及其小字寄奴一段似非本朝人臣所宜恐亦他書誤入此本也因相與校訂更從類書諸注少有補綴曰靖康日記乃宋臣見虜而北逐日記二帝行道艱難也曰天興墨

淚乃託名亡金舊臣志宋元破金之事其記汴辱宮闈至不忍讀蓋必宋人借此吐氣耳錫侯死日記墨淚二書不復可得惟異苑爲胡孝轅與余錄得刻之秘冊彙函孝轅手敘其端曰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請徐賈檢書廢冊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眯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卽罄酒貲易歸各錄一通隨各讎定訛漏互錄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遊塞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置爲蠹叢又十年爲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聞語叔祥何當令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因彙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爲小傳俾讀者有考焉

余同縣有軒岐家李怡春者凡貧病乞藥未嘗責錢俄市火三面獨李屋不焚人皆以爲冥報又余烟家檇李殷方叔以讀書賣藥居阜成門外鄰夜失火妻子倶出殷獨身走風市人鬨然曰必先救殷先生然後自救蓋自售藥囷廩以及器什門戸須臾而盡竟不知爲誰將去已左右皆焚殷家獨

免烟焰稍息衆物來萃第失一馬尾稜羅及縣燭書帖數卷而已此非有盛德入人者未易至此也若宋時錢塘市火有爲衆乞撲救不失一物者特以施乞不吝耳事雖相同在殷下風矣

唐胡曾有判回南詔木夾牒按唐書乾符元年南詔酋龍入卬峽圍嶲成都乃詔高駢領西川節度使駢至逐蠻至大渡河執酋長五十斬之收卭峽關復取嶲州南詔懼遣使結好而隴兵寇邊駢斬其使南詔復遣所俘唐安南經畧判官杜驤妻宗女李氏奉書乞和所奉書卽所謂木夾也故駢回雲南牒云李氏偸生空令返國杜驤早歿不得還鄉今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昔時漢將有七縱七擒之功今日唐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李氏幷詔國木夾進送朝廷訖楊用修引木夾詞萬里離南語乃胡曾回牒起語而曾結語云謹牒此可遽稱木夾之詞哉又桂海虞衡志言交阯通信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謂之木夾此第今之夾板耳何得書之史冊乎桂海亦聽訛也

江以南以六朝擅場無論吾鄉劉少彝胡孝轅舅甥近得一手足稱鼎立者曰金壇于惠生嘗讀其

賽禱侯文眞徐庾後身也其詞曰樸祠祉主于雍畤稱小鬼素詛能相於楚驟質大神墨故詮幽傳方諱惟烏豕典祟訛庇幽宗虎爪司刑雄占號廟魅鼠夏金之貌妖喧宋石之言繪狢彫薪號傳靈化婚山嫁水衹使媒勞荒垣毀社之中狐精而鼠聖幽灌微叢之下豕蹇而蛇祥事無稽于太祝之書文有侈于小巫之口唯侯秣陵健尉楊土俊人壯骨瘞靑夜壑度英雄之夢冤血埋碧秋原凝強厲之精薦寶卷重圍之辰每聞出蹕王長豫綿惙之夕曾見來儀白馬花竿摽緋煙管之表青牛翠

饞蹇遲林岫之阿明麻生沴于蜚虫幽覓息嗅于壁歎命風召雨噴噓而天地晦冥策雷馳霄蹴踏而丘洞夷覆遊蒐何往閒氣不還山丘聚千古精靈尸祝沿六朝物色緬尋碑板罕匹聲猷雖肝土偶能軍變覽山祇奉姓慈蒸蘭藉爰薦壽官鶴扇蜺旌載紆靈駕誼微內饗聊具羽儀鐃曲沸空赤斧斫雲飛去鋼婺耀路青溪踏霧歸來吹參差以誰思服偃蹇而自姣桂旗降處帷中守色淒淒樹藹歆時業上盃光澹澹野屬望叢巖而徘易園獨聆笳鼓而歔欷勅陂君符社公勗以弭災蠱厲祈

殺父藏鬻母助之真利農桑樂神不滅婆娑賜鬼殊俑偸薄嶶禱三解未擬九歌海水羣飛漂滅炎精大江之左咸為賊庭天末厥亂烈士成名忠血灑地土作金聲胥濤用壯介燼留矜死者不死生者空生一翩翩羽扇白馬如練攬彗為旗抽虹成劍六闘虎爭三分龍戰神功孔昭廟時牢薦姓壽岡陵名旌海甸劉帝塵土漢尉靈變二龜策告休日吉辰良靈筵駿奔眞駕龍驟填簫哀激椎酎薦將飛行入極至止一堂紙衆坻積馬牛谷量樂館徵庶人劣神疆三

金壇王伯潛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噪問之云放馬賊晝刼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稱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從何來言夫婦進香泰山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奈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

日不出手秋會火焼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褲援臂抽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故自勝箭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無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豬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研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舁兩尸去俱死

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尸縛馬上而還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猶旖旋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廝要是裙襦後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此皆伯潛口授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憲副金壇于公備兵大名日下令捕一大盜部內賊曹諸捕畢以督限笞困一日此盜挾一婦一奴飲酒家捕者踪跡得之盜曰我固知公等相索故來就縛且為共盡此酒便以六尺付公耳酒罷下椟抽刀謂諸捕曰公等素知我刀能縛便縛諸捕

未及對便與婦挾鞍上馬去一奴步隨與馬絕馳無少後也

宋人有楓窗小牘一卷不知作者姓名觀其所述蓋南遷時人也所載有燕丹子序云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荊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荊軻也秦威太横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為白虹貫日和歆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為荊卿者乎余本屠夫不能學亦不須讀

第不悉付之剞劂而錄之以副于家函輯其文亦奇不知誰作似唐末宋初人作通考不錄此序未具覺耳

吳伯度嘗言其大父太宰公後樓被震所置廚櫃十數悉貯珍玩震後啟鑰凡玉石金銅物有一孔如粟粒許然無二孔者所謂雷神善戲也又嘗伯承言嘉靖間府橋西有沈志年甫十餘歲一日雷電交作志忽自反接跪道上口不能言惟向天叩首無幾何背有朱書人皆不能識于時觀者千人父號哭亦向天拜至晚雷止志遂無恙後為優四

十而死

徐茂吳先生眇一目嘗納一麗人為妾麗人方對鏡粧抹獨自賞愛徐忽從妾後過影落鏡中妾怒云何物眇奴來混我鏡急擲鏡碎之

余曾問馮具區先生準提菩薩如何三頭六臂馮云君如何只得一頭兩臂又洪仲韋寫數字示西僧云識得否此僧不答即作數梵書問洪云識得否此皆一機也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大明更問各國風氣視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大明但諸國不如大明會說議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僞如今也

藺蕣魏寓吾嘗語余云曾客關中王槐野祭酒家架上有夏書數冊凡闕三旬始遍余謂元昊有國未聞有史惟劉温潤西夏須知一卷孫巽夏國樞要二卷且注記與史例不同不通載中國用兵機要及彼國君臣名姓而已豈此書後出不入中興書目並見遺于馬貴與通考邪

嘗檢宋葉由庚魯齋先生壙誌所論易洪範詩二

經甚奇錄之以竢參考其論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文也後天是純體之文也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于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爻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彖經次于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爲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箸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爲二書于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言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無謂古詩取以補亡耳爲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辯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爲經傳若干篇

有夏姓者住嘉興秋涇橋夏與薇商吳氏綱紀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懼爲見疑乃驀言于吳曰鄰人夏有少積欲賴主人廢著冀得子錢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吳信而收貲爲經營數年計子母得一千八百矣一日甲暫歸新安暴病死未幾吳檢校母錢遣人邀夏審語曰向托某甲寄銀五百今且得千有八百公安得坐享其利而僕獨任其勞乎悉以銀還其前夏黠見也雖

心駭而口漫承之爲拜謝挈還自此遂至饒富至戊申七月夏忽病口作甲語索銀其家驚惶爲具酒殽祭焚楮鏹代之夏復作甲語曰我已訴之冥司須公相證無煩俯也不數日死

董孝子名悌本長興農家性至孝年十三以大母膝病且不起爲刲股進膝疾遂起又十年復刲股療其母疾延筭至三十年而復作費年八十餘困劇于前董居傍山山有祠董往黙禱于神願剖腹以肝救母遂以刀破腹左出肝割二寸許于時肝臟迸出以一手持肝一手障創口馳下山計二里許不少痛眩忽逢一閹豕人見其流血灑灑驚問之具得其故曰子至孝感天必無傷也急取索桑皮縫其創口血遂止用肝煮藥進費病遂起又三月始卒其子世德以父喪痛之餘貧匱不能致養因責其妻朱用供朝夕久之爲當道所聞聚尹熊公得畧賣人一婦斷配之余于萬曆戊申八月見董父子于天機精舍其貌皆農野而言語眞樸衆看其創縫痕猶在約廣三寸余問割時痛楚否曰此時但知有母不知有身痛亦不知也

武陂丞陶萬程與顧冲菴制府交善嘗言公膂力絕人能舉八百觔鼎舞矟擊劍冠壓當時年十五六便喜擊技不事爲帖爲其父鎖置一樓樓中壁懸畫公破畫後壁遁去及父啟封不得惟駭因遣僮丁大索幾半載于毘陵技場得之其父痛懲四體創裂遂發憤研席即舉賢書年未二十也比開府遼陽嘗會飲監司將佐酒半起曰少小無賴薄有所習請爲諸君兒之因攘臂捉着案一脚踢屋數廻雖卮酒滿中不泛少瀝更取四石弓入矟各以四弦相向中以韋筋爲紐口對八弦兩手拓弓八矟如月日本刀有長六尺者嘗量有限遽難出削公乃引靶向空擲之刀躍入空以手承靶不失府寸于是滾舞中庭如白虹圓旋勢捷風生見刀不見人也

嘉興郁賜川先生爲績溪令時適黃州耿楚侗視學先生與諸令跪謁于堂諸令一拱首皆擊地惟先生不及地而起耿大怒曰禮貴得中令長民者非以叩頭上官也趣呼撾撲諸首擊地者于是諸公惶恐太守爲之乞免先生獨以此受知于耿竟以薦被徵擢南比部歸卒于家耿爲作志志中亦爲及此

江陵當國時奏請天下有侵盜官銀至若干者斬蘇有管楓洲者以銷銀爲業侵漁至數萬金郡縣捕得下鎮撫獄未幾越獄亡命監司郡縣悉坐奪俸由是捕者四出卜必南行可得年餘捕者至閩之汀州茫無所見方且束裝言歸忽聞海商覆舟百人皆死止一人無恙合城往觀捕者亦往見無恙者即管也遂就執聞今尚在又有吳瞎四者侵盜更夥 上詢么麼奸豎形貌何如者侵盜如許着檻車送京欲一見而誅之將至京而江陵物故此例遂止會 皇長子生竟得赦不死夫衆死而獨生若有天幸然卒就執檻車以就死似無生理然竟得赦人事倚伏惟駭可歎

沈司馬乞身歸里猶敝廬湫隘與子姓共居因別構數椽于郡城東隅有一樓半窺雉堞遠銜林水影蕩雲日命曰半部爲賦七言四章一時名勝和篇成帙司馬公獨以沈昭明德詩爲第一其詩曰達閣半部樓成日正是重陽雨過時賀客風前誰落帽主人天上獨題詩當窻明月臨窻近極浦寒雲到檻遲豈謂青門終屏迹暫憐秋色在東籬誠絕唱也余亦有怪向風前歎皂帽獨揩天地坐清

秋句視此膛乎後矣

余少患疥瘡歲有劉邕兒嗽之苦比入關從戎多隨旌纛于高寒邊地嘗憶夜宿白馬城使院单衫汗漬軍中無服澣濯至不堪着肉此夜衫忽墜地明日起着有若新出火籠者自此瘡患遂絕蓋𤻲生自濕久處燥鄉濕爲燥勝耳

辰砂出萬山長官司化水坑者最貴砂生石上石白如玉名硃砂床人多取爲硯山砂綴于石大如雞子小如榴顆而箭鏃連床者蠻中號蕃麥楞價至與銀並衡其砂洞甚深用木支柱篝火而入有

竟日不得者若酉陽之雲母墻壁鏡面豆板水西之大塊砂至有重數十觔者不足貴也砂有四十八廠俱在酉陽而大商多集于梅樹市貨斂之丁勺源嘗備兵于楚後以訪单被逮卑有硃砂床十張不知者以爲硃砂斂琢成者已莊錦衣拷訊皆誣此亦一端也

吾郡姚羅浮侍御按部中州特有柳木生痏如人形多至千百又鏟燒火出至焚燎殺人因以灾異奏聞于　朝其人余曾見之長二寸許光潤非人工可到頭髻向後儼若婦人面有二黑點稍突郎

眼也身有衣紋但下截無足此特其一耳聞更有奇肖形狀者嘗讀臨川記撫州麻姑山楓樹數千年者有人形具眼鼻臂口而無脚與此政同蓋木附土而植植非動物故無足也若地火則入地甚深自有地火見孔公談苑岑木塲搠地取銅事

唐漁石先生集有吉慶傳其事大足爲今稅宦之戒因錄于此弘治中中侍吉慶守金齒路從者盡京師惡少慶布各從有械持梃括民之貨民懼竭盧以奉無遺鐂銖郊保若掃戶有寇夏慶聚羣貨實各從之能不知民之痛神之怒已也貨多石產

也慶擇石之美者積以隨藉羣貨于室晝夜守焉各從積伺室竊悶獲已利日謀所以死慶會慶病渴各從禁水漿弗與私賂診者進金石以盛之慶燥極呼所親信從出積之石易水以活從得石馳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吃吃死各從審其喪假進方物載室之貨以逃屍蛆無收之者踰月官司擒掎塞于途過者詈之夫貨災之本也聚貨死之道也象齒猶焚其身人滋甚方慶放於貨惟懼不盈乃嚴刑要之旣盈矣藏以室積謂寵可固節鉞老焉乃卒以自焚蛆不就木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慶不仁也夫童子歌曰射之室今民之廬蛆兮蛆兮磔爾軀夢漁子聞之曰怨哉人慎德焉毋或如守臣慶逞其不仁浚民速死

見只編卷中　終

嘉禾屠樾昭重較

姚叔祥見只編卷下　　鹽邑志林第五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鍾

英廟時麓川之役王忠毅公用以封拜通紀特載王師渡金沙蠻夷震怖曰自古無兵渡金沙者真天威也極爲張詡北讀高氏鴻猷錄王忠毅傾國家之力數鎮之兵先後十年不能殲殄渠魁免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意疑其過貶後得彭惠安公都指揮洛宣墓表蓋宣從忠毅攻孟養死事者故

及麓川之事曰正統四年己未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于時海內殷盛太監王振始執命議欲示威于遠內閣以爲遠夷不足爲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自與兵部尚書王驥議再舉驥屢行西北邊有威望亦欲事南征從臾成之又明年調雲貴及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復往征之公在行是年十一月公從右叅將宮聚攻圍上江敗賊酋刀招漢寨平其巢穴適驥　召還仍留貴等使平賊其十二月賊揭沙木籠山諸要害我軍不得進公率貴州支

兵一千與先鋒將攻破之諸軍乘勝進圍麓川塡壕除道焚斬無算賊父子跳身走遂盪平大寨而還又明年驥到京封靖遠伯公亦陞都指揮同知未幾賊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朝廷命驥再督諸軍至騰衝敗緬賊而任發走死不知其處十三年戊辰春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反叛據孟養不下王振復議大發兵仍以靖遠伯總制往討貴州承檄先調兵公旣數在行陣有膽畧且熟其郷凛衆乃推公領官軍土官凡一萬八千四百有奇脊會金齒十月之望靖遠伯至部分已定公則率敢死

十四千人從左副將張輗攻金沙江賊隔江豎柵拒守我軍盡銳攻之凡八日乃克渡江破柵同大軍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頂右大寨公又配右副將田禮分地圍之連攻二日不能克公怒奮不顧身與九溪衛指揮翟亨等直衝寨門苦戰賊從上擂木仆公于地飛鏢中之公猶手不釋刃大呼殺賊衆不得進公與亨等死焉被賊碎其屍時十二月十五日也嗟乎是役也朝議皆以爲不可獨崎遠始終以爲可連兵十年陞官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壁公沒未三月而貴陽東道閉矣輗聚驍等先後攤歸師所至人遮泣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違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輗等僅以身免僅無一人如公之必死者諸城被圍歲餘乃解軍民餓死者存無十一二而東南因之騷動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無乃有數存焉耳此麓川功罪實錄也

國朝奉先殿在南都者爲　德祖帝后　懿祖帝后　熙祖帝后　仁祖帝后建文年加　太祖帝后永樂間加文皇后凡十一位其常供以日易一日捲煎二日細糖三日巴茶四日糖酥餅五日兩熟魚六日蒸捲加蒸羊七日金花蜜餅八日糖蒸餅九日肉油酥十日糖棗糕十一日沙爐燒餅十二日糖砂餡十三日羊肉饅飲十四日雪糕十五日肥麪角十六日蜂糖糕十七日酥油燒餅十八日象眼糕十九日酥皮角二十日髓餅二十一日捲餅二十二日蜜酥餅二十三日盪麪燒餅二十四日麻膩麪二十五日椒鹽餅二十六日御麥二十七日芝麻糖燒餅二十八日蓼花二十九日酪

三十日千層燒餅如小盞則朔日併供新獻以月易正月韭菜生菜薺菜蛤蜊鯖魚鷄子鴨子二月新茶薹菜芹菜蔞蒿子鵞三月鮮筍莧菜青菜鯉魚鷄子鴨子四月蘿蔔櫻桃枇杷梅子杏子王瓜蒜猪雉鷄五月菓瓜瓠子苦蕒菜茄來禽桃李嫩雞小麥仁大麥仁小麥麪鰣魚六月蓮房西瓜甜瓜冬瓜乾鰣魚綱紅糟鰣魚鱖魚七月雪梨鮮菱芡實鮮棗葡萄八月粟米穄米稉米藕芋子茭白嫩薑鱖魚螃蟹九月栗橙鯿魚小紅荳十月山藥菊柑兎十一月蕎麥麪甘蔗鹿獐鴈天鵞鷓鴣鷄鯽魚十二月菠菜芥菜白魚鯽魚其供凡早午二上內列三爵饍在爵東饍卽米飯肉食在爵西以鷄鵞間日用茶在爵南中茶東西列小菜四茶南西曰常供東曰新獻又南中酒壺西汁壺汁用猪脊骨煎東茶壺若立春以饅飲代饍加春餅春盤上元用圓子燈盞佛誕日四月八日以不落莢代饍加烏飯重午以米粽代饍加涼糕七夕以大饅飲代饍加山藥中秋代饍同上重九加素絲糕棗亭糕糖棗糕十月初一加米糕細糖白糖芝麻糖凍魚臘日蒜麪聖節用索麪此　高皇帝奉先備物極其誠敬皆舊制也若其自奉則牛諒以周禮祀齋之日宰犢以助精神爲說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者多矣惟自奉乃欲法古乎故早饍不過八味午饍十二味而已此與大禹菲食致孝同一軌轍者也

胡莊肅公滁陽志前祇序山川物產而已若人物官司藝文災祥一以編年紀載亦一變體也第有後梁明帝張稷一段最爲大誤按稷傳見南齊書又見南史南史列傳往往該載不以代分傳固有明帝字面然指齊明帝也此必同修滁志者漫從

南史錄出以魏師荊州二語遽謂後梁耳且後梁偏安荊土安得拜稷江州刺史出鎮歷陽南譙乎又國朝陳英祇載英悟有器識及官左都御史竟不著其慘辱遜國諸臣妻女與下獄瘐死事豈爲前輩存厚道邪

余讀銅梁張公定變錄錄之篇爲五曰盧楠滑縣擒盜記莫如忠靖蛇記事王道行降習虜酋記及錢有威鄭舜臣我浙兵民兩變志然描寫入神使人若身見之者無如盧次楩紀擒盜一事余每讀之不覺爲　心跳面發赤也然蟻蠓集所不載心甚惜之今錄于此西蜀張公尹滑之三年是爲嘉靖癸丑其時京邑多巨盜大俠日伺狹動貴人獲金寶宕遍中有盜魁任敬高章一日謀曰聞三輔州縣帑金多可挾取乃陰賄兩臺吏得諸直指所奏署帑金簿惟滑帑金一萬有奇相語曰此奇貨也于是陰結其黨王保劉變任鶚子等歃血盟各市良馬一匹潛至滑城外王保等三賊倚馬待而敬章二賊則入城是其歲三月之望日也公甫上計歸晨起坐堂皇延見父老畢有二人稱錦衣使校剌門者難之輒手摑門者敬詐稱錦衣百戶從前道入章詐稱校尉懸圖牌從左角門入二賊直闖堂階北向立公竊意此必滑人之隸籍錦衣歸取貼辦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前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自謂是必逮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復附公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滑有鄉先生耿君隨朝者任戶部主事管明智坊草場火詔繫都官獄公聞之益信而顏始解公遂延二賊後堂始揖敬曰吾與公了此事不可與左右聞公乃

出令屏左右敬右顧堂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踐吏卒夜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敬拉公並坐炕上章坐其門公問曰若等既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至此室也敬撚鬚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劉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遂出匕首章亦出匕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不則有如此匕首公始知爲賊亦不爲動從容語二賊曰爾所圖者財非執仇也吾即愚柰何以財故輕我生耶即不匕首吾書生孱夫耳能搏爾耶爾休矣且爾既詐稱錦衣天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

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二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帑藏安得萬金敬出劄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所貯果萬金有奇公覽而驚異之遂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我官反復開諭語久之二賊曰我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爾減半矣幸甚但爾僅兩人柰何槖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二賊曰公慮良是公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坐公車門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俟車行又夜深時吾黨從沙中出人各攜千金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吾計如此云當是時邑中士民無不知其爲賊無不願爲公出死力者第慮公未必知也而公又慮邑中無有知者二賊又數數語公屏左右無敢前者一身獨苦意欲緩二賊徐圖之乃語二賊曰吾即取諸帑中易得耳但爾遠我而晝行非爾之利也邑人必潛尾其後豈有邑父母逮去而子民恝然者邑人困爾爾必刺我即我亦何利焉爲爾計夜行則無從覷耳二賊相顧稱善公又語二賊曰爾既待夜矣吾又爲爾計帑金皆諸司積貯其錠大鑿有字號不宜動動則諸司分捕易

以物色亦非爾之利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以遺爾爾可安枕且予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爾從則貸不則出帑金利害孰便惟爾擇之二賊益喜公計惟公命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爲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我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非辦於吾者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手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數令之陸續來報是九人者是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貸金故作窶人狀公甚不欲露力士本相也相乃悟出公心知外間有爲知計者矣柰不得出此室則語二賊曰吾爲爾計不淺爾既詐稱錦衣天使顧不爲禮于後堂而踞踐卒直所啟外人疑亦非爾之利也吾即與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敬假錦衣官體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而坐供茶恭遜如禮章假校尉體貌聲言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不旋踵公自計無可脫身會寒風拂面公託言

避風輿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他意二賊則喜公又語二賊曰爾遠來飢矣吾令門子取酒食與爾酬酢爾慎勿露本相二賊又首肯果復如禮公先飲食以示不疑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則二賊益喜酒畢囊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其數作窶兒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家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紿也公心知外間業已有備柰何得再出此室則高聲語二賊曰吾待僚友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意何薄也吾固不足重錦衣天使彼不當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于外少選縣丞張主簿各持刺相候於後堂二賊不欲出見公曰同僚專爲爾來公乃固爲揖讓而二僚在後堂距此室數武耳瞻盻二賊又固爲揖讓而二賊久假錦衣體貌遂不覺互相揖讓而出與二僚交拜又復如禮公欲乘其答拜時擒之則章擁公背固不旋踵計無可施公乃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衣正賴僚友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留不去而二賊相與雍容揖讓爲錦衣體貌不得復遽入室矣公謬爲

予金狀呼天平則天平至呼几案則几案至公又呼曰此几小寘金幾何扉中素有長几能寘多金胡不取以來則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據客位南向坐公與二僚據主位北向坐而長几界于其間公幸與敬稍隔矣柰章固擁公背不旋踵北向侍公計所以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利在得金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謬爲發金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起撲追公不及拔刃刎于樹下章亦將刎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城外王保等三名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公爲上狀今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磔于市

茶于吳會爲六清上齊乃自大梁遶北便食鹽茶北至關中則熬油極妙用水烹沸點之以酥持敬上客余曾螫口至于嘔地若永順諸處至以茱萸草果與茶擣末烹飲不翅煎劑矣茶禁至潼關始嚴雖十襲筐箱香不可掩至于河湟松茂間商茶雖有芽茶葉茶之別要皆自茶倉堆積粗大如掌

不趐西風楊葉顧一入番部便覺籠上似有雲氣至焚香膜拜迎之道旁蓋以番人乳酪腥羶是食病作匪茶不解此中國以茶馬制其死命也定例番族納馬以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十歲又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爲無病上馬給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而商引等茶每引三錢葉茶每引二錢茶皆產自川中而私茶闌出者極刑處死　高皇帝愛壻歐陽倫至以私茶事發賜死不惜也

俗傳網巾起自我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然画人見網其合作雅俗尚當更論

倭首徐海内訌吾郡受禍最酷沈庄之捷亦用兵一大捷然籌海圖編所載不詳偶得兵憲劉公燾所著沈庄進兵實錄一篇節其文以著其實嘉靖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徐海敗走梁庄遂于八月初一日率倭一百五十餘人詣平湖城乞降軍門納其降而厚賚以歸夷性狡猾以擄掠爲食者也至是則縱之乎則禁之乎抑官府爲之供給乎不數日提督趙公總督胡公遂下令郭郎中會劉兵備燾議處邇聞永保之兵將至遂上進兵之議賊覘知之卽于八月十六日舉旗放火分據沈家庄新宅以爲西巢徐海盤據沈家舊宅以爲東巢相去約有三里厮圍木邊數重拆取民舍板片沿墻起蓋敵臺本月十八日永保之兵始至平湖十九日各軍門下令曰二十日子時放砲三個起火三枝催督各兵一齊進戰至二十日西路永順之兵止可達于黃泥堰去巢尚有數里東路保靖之兵止可至廣陳去巢尚有二十里南路直隸之兵止可下梁庄且隔水數層至二十一日以永順彭冀南之兵分爲三哨以攻其西北保靖彭藎臣之兵分爲三哨攻其東北容美司田九霄之兵山東叅將唐玉直隸總兵徐珏叅將左灝之兵攻其東南山東遊擊尹秉衡河間守備朱膺河南守備夏時本地叅將丁僅把總樂塡之兵攻其西南各路期以舉火爲號過水搭橋而進本日午時輕兵哨近西巢不及一里賊有四百餘人執旗揚兵劉發房觀望尚隔水港二道至晚各散回營諸兵尚在五七里之外屯住至二十二日劉同巡撫阮公復至前地察賊虛實永順等兵見得巡撫親臨亦至前地屯劄劉秉馬率家丁五十餘人又越一水去巢不及一箭之地尚隔一水賊有五七十人出巢迎敵當被箭砲射打卽時退入墻内劉督令水兵王三先行浮水放火巢外草房盡行延燒將大發熕十二座排列水邊或打敵臺或打門墻聲勢振天賊止沿墻探頭而望至晚將永順兵誘至此地安營至二十三日督兵搭橋過水以擣西巢先差永順兵過水路有賊百十餘人一擁衝出將兵衝爲三股賊分三路追趕去巢約有三百餘步劉率箭砲官兵同尹遊擊從旁衝擊賊方退敗回巢各兵又復追回止斬獲賊首三顆劉見官兵單弱恐賊再出卽督土兵策應更無一人肯渡水者天已近晚復將前兵據水屯劄至二更時分哨者報各賊下船出巢彼時天色昏暗且係各處襍集之兵彼此素不相識萬一驚詐必至敗溺此時有兵難遣惟靜以應之及至哨者爲報曰賊奔東巢矣方敢發輕兵五七十人尾後斬獲首十二顆而各營尚未知也至天明二十四日先將西巢焚燒去東巢尚隔二水復督前兵搭橋過水而東巢賊之火器猶多南門安駕發熕諸兵莫敢近前劉同尹遊擊率輕兵五七十人親詣南門被賊向劉放一發熕其鉛子去劉不遠尺餘入土尚濺三五尺劉卽向賊連射三賊卽棄熕退入門内各兵方敢挨次而進彼時天已將暮復與永順把總田有年等曰此地去賊止隔一水夜晚切不可搭橋恐我之所入卽彼之所出且依水爲險至天明二十五日寄約直隸山東之兵鼓譟而前南面之兵炮火連天而進永順北哨恐南軍先進卽爭先而至墻下矣一哨之兵旣進則西北各路之兵一擁俱至墻下賊卽奔入巢内彼時賊不敢出兵不敢入惟隔墻抛打磚石劉卽下令攻賊敵臺賊卽棄臺則西面三臺盡爲我兵所得遂由臺登墻由墻登房墻下之兵始得由墻孔而入卽時斬首數十將發熕叅獲並徐海之妻擒出賊卽東潰以衝東北保靖之兵連却二陣幸有郜郎中在營復催唐叅將徐總兵等率箭砲攻打賊復入巢保靖亦得挨至墻下彼時東南之風甚急遂縱火燒房烟焰蔽天西北房上之兵爲烟火所逼各下墻躲避兵疑爲賊衝出轟然大潰各兵奔有半里之外回視旗鼓不移方任劉請軍門旗牌欲綁丁叅將以申軍法各兵稍定又有浙直水兵乘勢入巢竊取財物又復驚潰各兵又退三五百步之外回視旗鼓不移復住如是者三不見一賊追出劉曰此非賊也兵也互報賊以爭利耳遂將水兵攔住不放一人入巢自辰至未西面斬首七百有餘東面斬首三百有餘至日將晩不見徐海巡撫阮公亦至陣前劉請過水把總田有年急來報曰此夾墻内尚有百賊短兵不能相接可請炮箭手三四十來射打劉卽時令丁叅將尹遊擊共發炮箭手四十人入巢射打賊卽退敗土兵曰我自取首級不用你丁各兵

圍賊卽乘其退勢鈴刀直上兵又大敗越墻越房拚死而逃遂由西夾墻向南吶喊衝來劉正在西南墻下卽時放砲吶喊鼓譟而前賊遂由墻而東以衝南門南門容美之兵又復敗走所幸南門原係船搭浮橋兵方避而船卽脫矣賊不能渡劉復催永順之兵二千從後追之賊見兵追慌懼下水兩岸夾擊一時斬首二百餘級此時徐海亦爲水中之鬼及至收兵天已昏黑首級不及驗看明晨查驗至左哨土兵海底鬼已得徐海之首矣次日過搜賊巢斬首一千四百有餘焚死者一千二百有餘人皆曰沈家庄之捷而其所以捷者賊計拙而兵力齊耳使當時賊若乘夜以亂三軍合力以衝一面我兵雖有三萬之衆分爲四面之圍當鋒于一路者亦不過一二千人耳彼豈能盡爲釜中之魚乎愚故曰沈庄之捷者人也而其所以捷者天也

金壇有江某者以負擔自給一日從市橋獲一裹有銀十四兩此里魁孫某零貪于戶官錢一旦追較售產償官之物以飲酒失之孫既失銀至號哭市橋二日冀獲者憐而還之江雖目見意不少動孫竟以家人懇詈沉水死此後江嘗夢卧舟中忽有神人在橋上大呼曰獲人物而致人自殺尚得穩卧乎吾當斷汝足未幾江爲周吏部力役運石石故墜江一足果斷至今猶在床蓐此湯孟憲懋昭說而湯弟紹宗曾獲賣猪人銀一錠坐此失處竟日遂還其人冥報當何如者

宋孟后爲劉婕妤所搆章惇與宦者郝隨相結附劉內外交誣證成禱祀之獄命御史董敦逸覆錄董畏禍輒以奏上后遂廢爲仙師董後雖疏辨無及矣及高宗卽位尊爲元祐太后金虜南侵后避兵之虔至一橋后問橋向何處土人言橋近雲蓋鄉董敦逸侍郞家后曰我昔無罪以此人見廢心常銜之今以廢故獨免于難則敦逸吾恩人也因向橋而拜名爲恩江橋遂至觀性院託宿院嘗有床僧卧卽有魘惟閉棄室中及后至宿此床寧貼無他也董爲吉之永豐人紹興四年割雲蓋屬樂安董遂祀樂安之鄉賢矣頃學使駱公嚴祠之應斥者學博士某以董曾以獄廢孟后力從申斥嘉禾彭鳳禎如朔丞樂安方攝令因舉孟后恩江橋事告之遂免嗟乎蠢騃畏懦遺譏千秋丈夫臨事可不爲身後慮哉

京口茅平仲言寧庶人濠怒一儒生以鐵籠籠之置于後園適園中鑿池庶人身自督度因向賓從出一謎語云地中取土加三點以成池衆不能對儒生忽向鐵籠中應聲云因內出人進一王而定國庶人大悅釋之儒生自念因內進王語讖甚惡少選必追我矣因不至家而遁未幾果然命追儒生不可得矣

吾鄉錢永州集有祭弟海石給諫文有疇昔之夜夢人談武侯大星墜營之事覺而駭無何訃至卽永州亦謂死喪之象耳余按海石卒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八月年五十三諸葛武侯卒漢後主建興十二年甲寅八月年五十四特齒遜一齡而歲月巧契蓋武侯以討賊不遂死軍給諫以擊奸不勝死里巷此亦造物借夢巽人而人無知者故爲表而出之

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屬重一上客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悴失聲云惟是要緊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門急向後廚擔二上尊從大門入厲聲請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爲酒也此奴微言中[illegible]亦黠矣哉

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是徑六丈三尺也

嘗讀汪司馬尊公誥身有云晚以子貴乃益務爲退讓又引正義督其子先實用後文詞也是翰院撰文者借詞炭藻以擅文剌公也不知王槐野祭酒官翰林時赴吏部考滿某尚書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爲題是翰林已先爲吏部所剌矣

文衡山先生嘗赴人飲一客後至未曾識衡山者主人問曰君何後至客曰爲衡山邀飲久之故稽君召耳衆皆忍笑文正色而起口稱老張病不堪坐請辭揖客留坐衆起至門文密告諸君曰愼勿道破姓名令此君一生無地着面孔也

吾郡項孝廉利賓于丁酉秋試時忽夢人語云今年解頭姓有工字名有宀字項意已必得解及發榜而解首爲張應完蓋弓工同音而賓完皆有宀字造物者劇弄經生亦太巧矣至庚子項始舉第十二人又有無錫鄒生者以算數覓字叶就句語以占休咎人皆謂爲僞術乃項占得雲路馬同翔之句及得舉與同縣馬君來遠同榜而項馬又爲某鹺使觀風舉首忽鹺使題額兩君第曰雲路同翔此又蕭數之奇驗而不可知者然他多不然也此豈數成于人而朕先天而見者邪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有烏鎭李道人之亂放火劫擄鎭民逃竄兵憲天津劉公濤發兵擒之旬五而定先於二十六年間有烏鎭西柵雙楊村李道人名松身短面黃三鬚約年三十餘歲來遊本鎭托住鎭民沈松家設立道場持齋諷經自言請號道法呼風喚雨稱爲白蓮教主善度衆生妄刻江山

水石保命長生天福印記多製白巾爲號妖言末刼之年地方大災太湖水乾五十餘里現出金寶不久洪水泛漲民將魚鱉從我齋戒給與印信白巾臨期免死使沈松與同鎭陰陽生郭寔傳教扇惑人心震又言道人左手有山河右手有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實係眞命主由是四達村愚北面受戒者不知幾千百人因而分爲大乘苦空等七十二敎名色在七十二處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九十二億人歸我遂有拳敎李南將朋稱爲李把目將先鋒尊李道人爲師待招兵衆多一時起兵先佔湖州候各兵到共成大事更有嘉湖兵道水兵把總武生毛奎及陸兵隊長姜緯拳敎高仙秀水縣胥江叔約同張龍等亦投李道人爲師道人言天下該換我已各處招兵你們亦招兵助我明年三月內起兵成事俱有大官奎等各歸謠言脂地結義招兵俄有武生胡亮爲奎招拉作逆言兵馬俱齊有李道人爲王各處將白巾號布分散准在九月十四甲子日甲子時起兵攻城約于城外五里亭取齊各分兵圍燒四門及燒城隍廟奮兵與兵道府縣放囚刼庫云云亮知大逆佯許潛歸寄發于劉兵憲急督把總王彥忠千戶金丹崔廷凋鎭撫劉欽等發兵勦捕須臾毛奎高仙姜緯受縛于張龍樓上搜獲妖印一顆號布三疋白巾三頂妖書二本一面督行湖州所領兵指揮蔡茂恩千戶李鉞到鎭擒捕兵到止擒沈松一人李道人同沈林沈乾蔣朋俱各脫逃更欲乘機作亂刼奪沈松朋等遂舉火爲號至沈松家豎起青旗桑四家豎起白旗意圖二路起兵接應不至更聞奎等已擒隨即糾賊黨五百餘人併李南張濟等駕船至鎭將房屋焚燒口稱隨我歸死鎭民皆逃朋

嘉興兵至朋故身穿紅袍張青絹傘擄掠居民駕舟前往雙林屯住又言毛兵即來助我吳江宜興等兵不時就到衆可安心及見官兵有旗招撫朋等傳令不許聽從違者斬首然見勢孤各各先竄李南夜投唐氏千戶金丹督兵劉捉南出拒敵殺傷兵士朱森鄔江殺死李成王恩等南即就縛各賊旋遁雙林菴西官兵追至西漾遇與湖州兵合蔣朋等遂率衆上岸拒敵兩軍夾擊奔走不及就陣擒獲朋震等五十八名送道研審得姚英等四十六名被擄搖船當即釋放惟李南蔣朋等十有二名從賊分有印信白巾從賊梟斬餘俱不問此誠村市一大變而吾郡亦何不幸而有毛奎等也曩聞有不幸稱李道弟子者多賫金帛匿身貴官之家有前堂受賂後門付捕縛去死者無算及劉公所誅僅有十二人前所聞又不然也歲壬辰有以同州白蓮黨變密告開府而沈公率以善巧默散之爲德厚矣適見舊案節錄以爲白蓮村社之戒

吾里有知識者其人稍以強武蓋于一鄉家用饒裕有子生四孫年皆嬰幼其人從市買紙面具歸

孫與其一諸孫各帶面具戲于後園其家居鄉多蓄猛犬犬見面具以爲異物衆犬奮嚙四孫皆斃家門之變起于倉猝非所意料最爲慘烈雖其爲人或有致之然亦家有兒孫者所當虞慮也

羅必極言北史所載持誦金剛呼佛名號脫于危難鏟質者之謬吾儒理固如此乃近聞崇德新志有普還一事心切疑之比質禦兒名下人人皆然則耳目之外不可謂必無念彼觀音力而祭以長公兩家都沒事漫背之也瘂癱僧普還者杭人生而口無舌脚筋攣縮父母惡其瘂且癱七歲棄之

六和塔僧寺中尋主僧催事還無依手行匍匐多用簽法乞食遠路皆異苦卒亡所恨時時夢皓髯老人語曰崇德是汝生活鄉然不識崇德在何所亦何由達也用手匍匐日不能尋丈許展轉十餘年詣普陀者六所涉歷已七省復夢老人理前語一旦忽便得至崇止湘業廟中三載忽憶父母手行至家父母復不收其嫂憐之予錢數緡因欲再詣普陀得附便舟抵海壖航海者疑其殘難之還再三懇一舟得附恐飢六日半抵普陀山下同行者不顧而去還奮力滾上山半見稠人中最頎瘦而長鬚者叱曰瘂癱乞兒來何爲還不顧力滾至大士前出錢倩人爇香燭焚楮畢復滾下山半前長鬚者時隱見其傍至此則呼瘂癱兒來汝餓否徐袞袖中出一饅頭令食入口微有灰氣肌骨皆涼喉間蠕蠕有舌出長鬚者問輙能荅已又索袖中出一饅頭差小者令再食入口又艸氣而酸旋覺肌骨格格有聲涼爽透髓不可言自是能響荅而筋已舒長鬚忽不見觀者駭歎歸湘業未幾夢皓髯老人伸其兩脚自是良于行矣時萬曆庚戌春也里人見瘂而還聲癱而還步故以普還呼之大士靈應令異人顯異如此

武康三橋埠普濟菴僧際乾有宋繡法華經七卷其經絹地如賦以碧絲成字獨佛字多以黃絲尊異之其字猶有宋人筆意至一點數針似非今手可及考其題識爲宋紹興乾道間湖州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廿八娘手繡始于戊寅迄于己丑凡十二年而就其信心深其見功巧其願力大故刼量亦與其心工並遠至胡元初載始因兵火失其三卷久之歸郡城談若玉談殁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妙演于是有爲搓縣

西善女人楊氏及兩蔡氏各繡其一補之雖針工稍不逮前而以心續心以線續線七卷更完亦一大勝因也後歸于英溪德證寺僧式庵至正再罹兵火寺燬而此經不燬蓋有神龍呵護廿八娘一點信心也入 國朝此經始歸普濟且又二百餘年歲月云遠緘線剝斷間有磨滅然可讀者尚有十七際乾志存補緝募諸善信名流咸爲樂助殘者潤之缺者補之絹裹錦褒函籍裝置如一重寶若陸文裕陸莊簡許敬菴馮具區虞德園諸公皆作記以傳其事佛言寫經傳誦功德無量人不之

信卽廿八娘其人與骨朽殁幽壞已五百餘載而春蔥刻玉之遺尚可想見爲人讚歎若此詎謂非名因果報之一驗乎

姑蘇張伯起鄰人有丁軍者始以戍籍轉漕至輦下家故貧後漸饒裕人亦不知異也隆慶初元丁轉餉至北道忽狂叫自駡曰吾與君結義爲盜奪不相負及吾陷獄以重貲屬君冀得脫吾顧反爲主者頃刻見殺取貲自富且二十年寃恨何如今幸遇君必不捨置矣同舟諸人苦告曰丁旣主餽若死檣寧飛至京耶且累我輩不淺今幸捨之俟渠還讐之未晚輙好言曰此人情也我暫爲諸君寬之俄然便蘇丁了不自知衆亦不言及輸糧抵家其曹竊微向伯起道之未幾丁忽狂語如初伯起知之往看問之曰相隔二十年向在何處曰禁獄耳曰今何得來曰登極恩赦耳又曰今能少寬否曰過江諸神闌阻歷若甚多方得至此不能如公命矣丁遂死夫盜應死而爲謀計死死等耳顧能爲厲殺人殺之以謀之一念而已況丁故同盜有死道者乎若盜旣死而猶獄此必禁人顛越道當雖陰法亦所不置但 聖主推恩能及地下亦

賜能制陰之一驗也

吾郡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奉 旨籍分宜相宗實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稍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監籍者難之言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監者曰方書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流鍊頸瘡否嚴爲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猶無効者也遂奪而投之于火

輟耕錄載唐賜吳越王鐵券形製如瓦方廣約一尺五寸券文凡三百二十二字近檢全蜀藝文志有唐鐵券二昭宗以賜陳敬瑄田令孜者券形方如半甑縱長尺餘廣不及二尺以金爲字剝落無餘字多漫滅錄其可讀者敬瑄文畧曰烹巨鼇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于青天旣立異勳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鏞賜其鐵券後來繼者豈在他人致朕身安由卿忠蓋前封公爵後賜郡王詢于衆情未愜舉望今賜卿鐵券舍卿十死令孜文畧曰人臣之績古今莫儔爵位不足以荅元勳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盛典用美殊庸宜賜騎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十死其文出承旨樂名龜手若狀券形爲

瓦爲半甑則瓦不如半甑雅以今不識瓦甑遂論如瓦耳近見有以券形爲研如尋常覆瓦者愈失其眞矣

嘉靖間吾郡諸生顧姓者被刦合門夫妻子女僮僕爲盜所殺者十有三人有司遣捕捕之不得顧無近屬惟一遠族姪某出爲申告凡見上司悲訴寃痛爲之涕洟交流人已疑其非情捕者微察其故棉花市肆中脚夫乃有新好羅綺衣賞貲之商與因寄往查其典簿以子母錢贖得潛告有司佯呼姪某諗之是汝叔家衣物否某故駭荅言我能

識吾叔尋常穿着此皆新衣不知是否捕者從下言旣非汝當包裹結束以驗某遂應聲包束捕者曰得之矣殺人者卽此人也有司曰何以知之曰前從典肆贖衣時見其衣包束縛是棉花包結已竊疑之今其包束繩結亦復如前此結惟棉花脚夫能之非某誰也某因失色身顫一考伏法此捕者亦妙于察捕哉

[illegible]戶曹取吾能以乩降仙一日有鬼降王問曰鬼定怕人怕吾否曰怕一時在旁雖僕隸問之皆荅曰怕惟一孝廉獨云不怕人皆不了其意不五日而此孝廉忽死

金陵妓禇大云生不得身到西湖死便當埋香湖上俞羨長快其言嘗贈秦中女郎遂倫其意云蕩舟不逐江南去死願青溪作女郎

李玄白言吳門徐大京兆嘗得櫸材價止百五十金忽長君長源欲用此材以爲値廉薄吾子也別搆値高者未幾次君仲容始復大議復如前不用及三郎季常察死時夏月不及他搆勉用之比工匠斧削去林寸許中有一瀹字郎季常名也又綠仲醇言江右羅公大竑瑩山葬其夫人周氏而石裂處有周氏兩字乃知吁嗟滕公之說不誣也

漸方伯溧陽史公兄某生喜看屠豕當刃入血奔豕聲切急時史便暢道舒泄樂不可支又名妓徐翩翩愛看水上浮嵩必爲治具買舟飆向屍所對之飲噉低回不忍去余謂兩人前因史必屠豕匠故見業償身徐必作作人故以敗形下食

吾友沈汝納孝廉因司馬翁少疾延羽流上章祈懺疏文云我父秉受過剛行藏特亢忠于爲國而嗇在容人力于愛賢而甚稱疾惡發天下蒼生未嘗樹久長之治惜人倫名教不能展振激之功重

交誼而反累于交憤世趨而何補下世擅有青山任他苦海處身潔地聽彼風波高篇綺句摘詞或恐過情贊白造清豪飲亦云失度逐青蠅爲譏子罵乾鵲以諛兒明入座之尊心憋報主無三載之績恩媿顯親慈既集乎人非類亦違夫天健從尤若此懺告宜虔此可謂善狀乃翁而休文赤章當定媿此

夏賊獻俘役秋署招情最稱工絕從馮上傳孝廉來得今錄于此希照反賊李承恩等種本犬羊性同梟獍生心跋扈逆圖久蓄於飽颺借口脫巾虐焰忽張于帆檣肉憲臣而蝟磔肝總帥以雉經敢劫　親王至四　世子公投　明詔顯殺僞官括金繒子女以媚胡指邊塞鹽池而割地悖狠頭之摘背迹擬徼塘逞螳臂以憑陵志希元昊許嬰封賞蔑乞招安暴虐有不忍言鹵掠幾無所忌編擬

飛檄冀惑愚民指斥　乘輿橫誣　聖主陷西環之城堡四十有餘摟東觀之芻糧再三撫厥旋負狄識遂劉帥而悖王仍播狂聲欲圖秦而家夏致徵兵於數省尤抗命者三時王先石以藏焚善良生辟矢在弦而必發脅從吞悲念當蟻聚於甲裳處且竊夷平關隴費軍興過百萬計累國殤已大千人禍皆發自野心罪莫逃于天網已死劉東暘哱劉等擁城謀會初假之以爲名沈寵勢窮乃貰之而自脫爾天敎妄殊異款降宜政刑章以彰國憲內哱承寵哱洪大土文德雖未招朋難辭支黨於法已在不赦在律亦有明條恭候　命下將逆犯哱承恩等八名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各犯首級傳示九邊及將問過招罪處決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伸　天威於塞外垂大戒於城中此亂甲乙剩言所載葉中丞破賊露布雅俗有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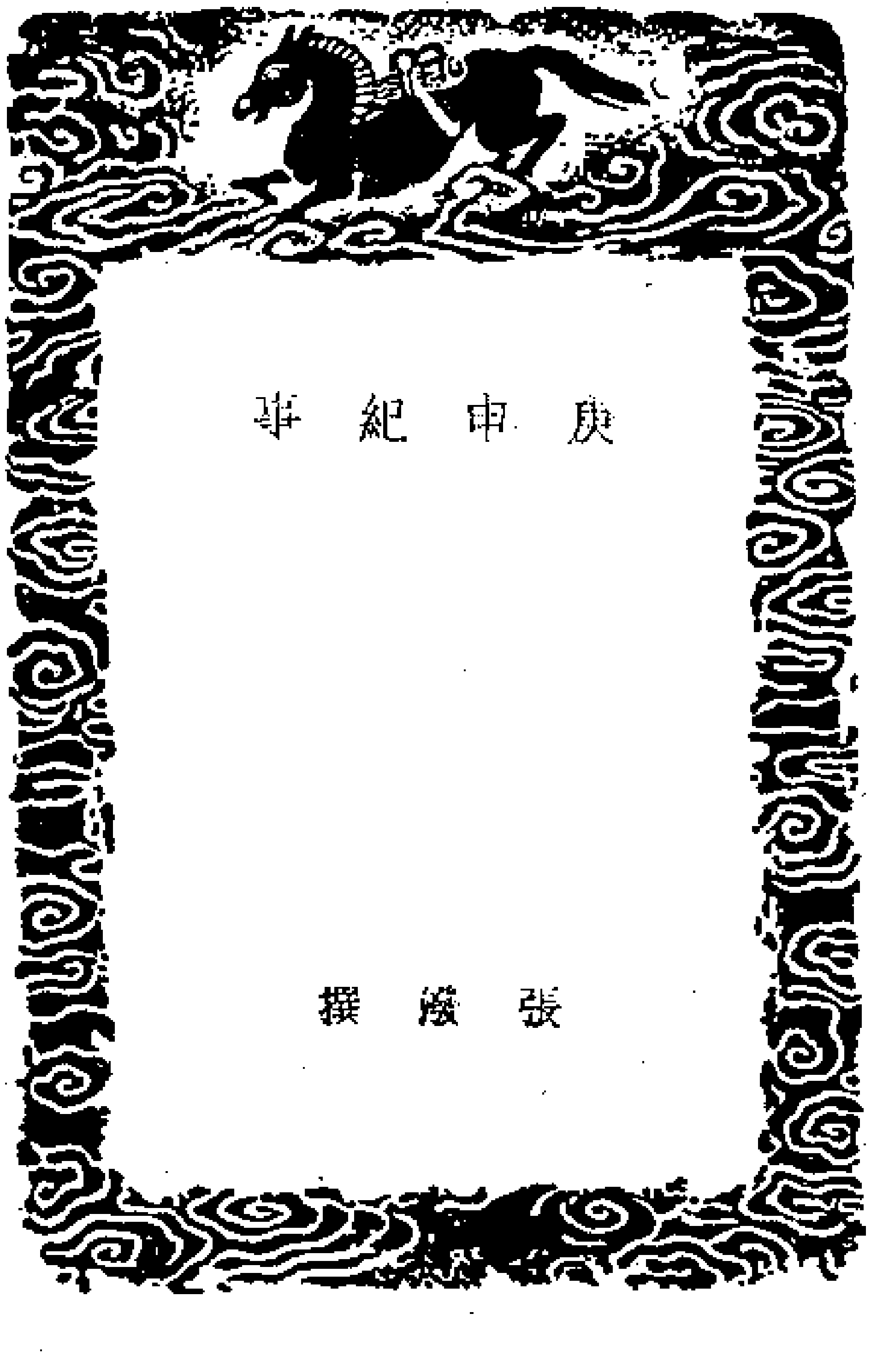
壬子正月十三日臨安縣銅爐鄉有周科者方與家人及富春人晝飲虎忽入其中庭攫科出坐而弄之家有烏犬突從外來嚙虎左股虎痛置科轉頭索犬而科卒與犬俱脫去而富春人匿戶間微啟窺虎虎卽攫去齧而舌舐其面其人呼號犬復從竇出嚙虎左股虎負痛復置富春人更索犬弗得于是鄉人四集虎乃入戶登樓悉裂其帷帳篋笥徐下樓衆逆之傷二人一人死羣聚擊之虎乃斃李伯遠廣文官臨安目擊其事爲作義犬記周素奉佛人以爲有神力訶護也第昔人以乳犬搏

虎〻　至不量其力今人與犬隔寧有愛乎而嚙虎救主若此救主可也富春人更復何關觀此則知　畜之性去人不遠其視見危叛主掉臂人患難者去犬之性不翅倍蓰矣

武成後衛百戶陸延貴少嗣父職謙恭好學無將家輕儇其娘陳名家女有幽閒之德廷貴年四十七無子陳每欲爲買妾廷貴峻拒之會廷貴以職務遠出陳遂私買侍兒麗甚及廷貴歸陳飾侍兒出拜廷貴驚問陳曰妾薄祐無子故買是使抱衾裯侍巾櫛庶幾生君之子以延慶緒于無窮耳廷

貴悵然曰天苟祐陸氏汝將有子惡用是爲欲遣之陳執不可廷貴乃詒曰是向少姑娭他日因處之別室未幾陳有孕明年果生一子廷貴語陳曰吾有子矣當使是女有歸于是擇良家子得張太僕之族子治奩以嫁猶處子也此事見何椒丘集不獨廷貴盛德陳亦希有蓋夫不貺色婦不襲妬兩有以成此佳名懿行也宜椒丘之亟稱之也

見只編卷下終　　嘉禾屠樊昭重較



庚申紀事

張潑　撰

庚申紀事

明　張潑撰

庚申七月既望庚寅。諸蹔省閣內醫討。神宗病。不食且半月。東宮未得省見。走謁閣臣方從哲。御史左光斗曰。公何不率百官問安。曰。帝諱疾。卽問安。左右不敢傳。給事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有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帝知。第令宮中人知有廷臣在耳。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曰。潞公不詰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給事魏應嘉。御史倪應眷皆曰。然。壬辰。會九卿蹔省入思善門。久之。司禮監傳命且退。甲午。帝御榻盤冠被衾。召見閣部大臣。稽首祝萬福。吏部尚書周嘉謨以補大僚蹔省請。帝曰。待朕小愈。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邊事請。帝倦不答。諸臣遂出。日旰。光宗尚踟蹰宮門外。漣、光斗使人語東宮伴讀者。帝病。力不召太子。非帝意。薄暮可還宮。遲明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後夜無輕出。丙申。神宗崩。遺詔內閣同司禮監輔太子。丁酉。光宗親含殮畢。以內帑百萬犒邊士卒。戊戌以百萬犒九邊。己亥撤摧稅中官。盡罷天下商稅。下諸奏如流。給諫中有要閣臣會極門者曰。大行皇帝久不覽奏。以令旨行。未見其便下者。封還未下者。屬司禮留中。庶幾先帝正終。新帝正始。御史張潑曰。諸奏皆朝臣宿昔之願。如饑食渴飲。留中兩宮。天下方顒恐而患之。何得出自我輩。且旨奉父命撤璫。大孝也。何不可之。有閣臣語司禮。司禮曰。官家閱章奏。恆至夜分。某等

何敢留。是時鄭貴妃由謹事帝。能食其意。知李選侍房燕尤寵。爲請封后以結驩。選侍亦爲鄭請封太后。楊漣趨語禮部侍郎孫如游曰。皇長子非李所愛。李若后。嫡矣。他日將若何。大行皇帝愛長孫。頭白輔臣。於遺詔首舉册立登極。後三日卽發詔請耳。壬寅、召輔臣問軍事。銳意剗除。朕不惜費。計安封疆。卿獨相良苦。可令吏部更推六七人。癸卯、發五千金充邊餉犒軍。無煩鄭傳。丙午。光宗卽位。諸臣祝天顏和而壯。舉手加額相慶。閣臣密請下神宗所用史沈二相。帝命吏舉。戊申、禮臣請立皇太子。己酉。聞帝小不豫。庚戌。命諏吉建儲。給事范濟世、御史顧造等。請兼用內外臣入閣。無專屬詞林。不報。辛亥、禮臣請三六九常朝。從之。論閣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閣臣以示禮臣孫如游。卽日歸敕回成命。壬子、帝欲疾愈。如期視朝。貴妃以崔文昇爲李選侍進藥。帝若暴下。日夕數十瀉矣。癸丑、科給事周朝瑞以論金花銀宜還太倉助餉也。朝瑞疏徙中官。故崔文昇、李進忠、劉遜等。摘疏中發帑不見恩語。激帝怒。將繫而杖之。璫王安叩頭請。始薄譴云。甲寅、帝不視朝。乙卯、有旨緩建儲期。朝衆愕然。丙辰、閣臣禮臣再請。丁巳、帝視朝。有悴容。戊午、旨封李選侍皇貴妃。召見閣臣六部吏科河南道御史。謂朕虛甚。欲常朝不能。所奏當行事。無不允。閣臣以建儲期請。嘉謨以復周朝瑞官請。帝首肯。是日。欽天監擇九月九日立皇太子。報可。嘉謨疏復朝瑞官。不報。己未、司禮李騰芳語楊漣戚畹郭家振、王天瑞。言貴妃進文衣之媵若而人。又以其侍婢探刺微密。崔文昇藥。故也。非誤也。皇長子每私泣。父皇體力健。何遽至此。鄭李謀得照管皇長子。包藏禍心。謀曰。宜率百官廷言於朝以折之。庚申。議神宗謚。給事魏應嘉以恭請。未盡厥美。乃改謚。漣、光斗倡諸大臣言。鄭貴妃當移宮。故其夜復趣封鄭。辛酉。上神宗謚畢。嘉謨集勳戚文武大臣。詰數貴妃姪養性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若姑。乘至盛而不返。衆讐未息。若實代若姑固辭封。何久處乾清宮。進寶玉美女。尚非常之念。覬求無度。僥欲無厭。事發相寃。鄭氏無噍類矣。養性掩然無聲。若靦愧而退。諸大臣同閣臣具疏。乞撫慰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宮。帝一意靜攝。而閣臣有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聞。漣抗言曰。昔賢謂和兩宮非耶。皇長子無母。上憊疾不遑暇。舍閣臣執任。又謂以移宮爲離間。漣曰。帝操心慮患。爲日多矣。識公等意必無疑。鄭陪僕更相附伺。揣知衆心成城。卽移慈寧宮去。封后旨猶未還也。壬戌召太醫院官同閣部吏科河南道入。帝曰。朕日食無一盂粥。中且不寐。奈何。諸臣不勝其恐矣。癸亥、給事李若珪疏選侍先聖母封非禮。甲子、諸臣再朝。帝論以目眩體弱。而吏部推閣臣詞林五人。外臣三人。獨用何宗彥、劉一燝、韓爌三人。乙丑漣疏極論崔文昇用藥罪。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上日日萬幾。鞅鞅在疚。精神無不趨溧。而反投相伐之劑。遂令聖躬轉劇。復煽播蕪與抗言。上爲侍御蠱惑。不慎容止。將以自蓋奸慝。既登上疾。又損上名。罪不容死。懇檢問收攝。俾道路紛紛之口。其封鄭貴妃一事。尤乖典常。尊以嫡母。如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如本生皇太后何。數踰別宮。必先奏聞。然後來朝。上嘿然包荒嘉與維新。以嚴名分、杜僭踰。對天下之疑。丁卯。特召見兵科及閣部大臣。而宜錦衣官校。衆以漣兵科爲之危。或求閣臣爲解。閣臣謂漣庭請當引咎。漣曰。自分穴胸糜骨。必對如初。諸大臣入。一燝、爌稱名附論以爲朕盡心分憂。往視久之。因言朕衔年七月失調。今年五月方痊。卽位後罔敢暇豫。病發疑尋。僨久不寧。詞直藹然。今上

侍側目諸臣而手指之。巢事已妥。嚴事入俱有定。已召皇四子出見。禮臣白封選侍事。帝曰。是事朕有年頗小心耳。方從哲請皇長子移宮。則帝曰。朕不忍離。科臣亦有言。嘉謨曰。皇長子時侍側。爲是。宮可無移。一燝請帝慎醫藥。厚自持。帝曰。藥無功。却十餘日不進。嘉謨曰。藥猶第二義。惟清心寡慾。則勿藥有喜。帝曰。宮中無他事。因目上。哥兒說一說。上曰。宮中無他事。先生示外人無聽流言。蓋謂前疏中所云。聖躬違和之由。因特召以詔諸臣耳。少選。遂文升。并停后封矣。辛未再召見。帝聲容如故。甲戌召見。則云朕疾似不可爲。目閣臣國家事三稱盡心。目部院卿等與朕分憂。輔皇長子要緊。必輔爲堯舜之君。復目閣臣者者再。又目上。哥兒說一說。上曰。先生勞苦。聽父皇言。帝問壽宮事。蓋殊黯然。諸臣哽咽。莫能仰視。帷中小豎出。附上耳語。上搖首。而一朱衣婦從帝前挾上入。咕囁久之。上覆驗出。厲聲曰。父皇要封皇后。諸臣以爲語急。孫如游曰。帝欲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即具儀注。帝漫應曰。爾復手指上。輔此爲要緊者。再閣臣從哲言。鴻臚丞李可灼有仙丹可服。帝曰。果仙丹。進來。是日三見。賜諸臣酒食金幣。君臣父子。情指纏綿。一燝語嘉謨曰。帝顧念大臣不已。若不欲委身婦寺者。遂羈於天。爲萬年則天子。彼朱衣人何無忌憚若是。各雪涕而出。九月朔乙亥。城頭鼓。枕枕五更。亟召諸臣。比至。登遐矣。大臣或議以上託選侍。漣奮曰。天子豈可託婦人。選侍無德於儲君。有怨於聖母。日者帝前強上入。復強出。豈相放哉。大行皇帝登祚五日而病。病十五日而棘。不一月而崩。即天命有數。乃其故擯之令人憤。不共戴天。李鄭進燧。關形棘心。茲先幅鑀授太阿柄。養虎遺患。我輩無事新主之日。兩請見皇長子。見即呼萬歲。擁翼出宮。嘉謨曰。是已。謝臣至。亦要上無託。漣曰。三公在。更問誰託。大行皇帝業已託孤。言猶在耳。棄之若何。一燝深然之。趨入乾清宮。閹人持梃不令入。漣攘臂大詬。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少。起居未知安否。汝曹不容諸臣入。意何爲者。閹人卻。得入。慟哭已。請上出。三四而後可。諸臣呼萬歲。上言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六日登極。因封選侍。上不應。從哲言社稷爲重。登極不可緩。上曰。具儀以聞。因請出乾清宮。中官王安擁上。一燝挾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挾右手。諸臣前後導從及闔。內豎大呼。挾小主何往。主小懼人。有攬衣欲奪上入者。漣格而訶之。殿下我主。千官萬姓。四海九州。皆臣子。復懼何人。刀鋸之餘。誰宜殿下回宮者。因至宮門西向坐。大臣各稽首請登輿。至文華殿。仍西向。諸臣拜殿內。擧入慈慶宮。謁孝端皇后几筵。一燝奏乾清宮未掃除。殿下暫憩此。嘉謨奏曰。殿下之身。天地神人所託重。往乾清宮。視大小殮與朝暮奠。必臣等至方啓行。上首肯。或有指中官中某某可任者。漣曰。大行皇帝已選擇而使。若曹受兩朝恩。瞻察上飲食動定。督蹕游微。其不恭命。國有常刑。又有議封選侍者。漣曰。范文正不欲仁宗從劉后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楊撫養恩。封無謂也。又以登極當速。或初三日。或即日者。漣與靨造。范世濟爲閣臣言。宮鄰昭案。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殮未畢。而袞冕臨朝。非禮也。諸臣謂正位則事定。而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即位早暮。植遺腹。胡婆裘。安自如耳。語次。光斗至。曰。事幾之會。間不容髮。失今日期。脫未安。汝安辭死。漣色然而駁。已朝臣畢至。嘉謨再屬中官入奏。臣民願即位。搖搖恐夕不至朝。上頷之。徐曰。日已晏。父皇未殮。宜擇日。而漣屬錦衣駱思恭。簡諸緹騎周廬嚴警。張問達屬中官自乳嫗外。無容少年女子入宮擾亂。京營

給事李若珪。增設禁門衛。陳利兵而誰何。漣因與光斗謁嘉謨。極言選侍不可與皇長子同宮。議合。丙子昧旦哭臨畢。嘉謨與諸大臣公疏。光斗專疏。而光斗疏有唐武氏語。李進忠等從臾選侍。挾子同宮爲正。并言諸文書必我署方可發。迫從慈慶宮內使。將以武氏語罪光斗。戊寅。李進忠等過漣於麟趾門曰。娘娘惱甚。漣疾言曰。娘娘爲誰。前在乾清宮。是皇長子。今在慈慶宮。是皇帝。鄭貴妃生死唯命。選侍何人。言何以出閣外。皇帝十六歲。非可玩弄股掌之上。乾清宮非彼所得住。不移。汝曹死無處所。衆語塞。而給事中惠世揚及張潑云。選侍欲臨朝稱制。及罪光斗事。並議公疏以爭。未果。及夜。李進忠逃矣。己卯。漣聞移宮在初九、十三、亟請從哲趣之。從哲曰。移何必明日。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爲是。既爲天子。天子避宮人。理乎。雖聖母居坤寧。太后居慈寧。選侍何人。居天子宮。者選侍亦大行皇帝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當先顧其子。寧先顧其侍賤。主人疾。主人死。子入正房。婢自應遷避。大小無得混淆。汝曹如食李鄭家食。須殺我耳則已。一燝嘉謨助漣言。聲色俱厲。漣復具疏云。選侍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既奉旨移宮。假擇吉遲留。明日上登大寶。無偏處東宮理。夫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禮必稱臣。兩宮聖母若在。禮必稱皇帝。選侍非敢曰。我貴妃。我哥兒。臣民嘗嗣天子居正宮。宮殿可悍然抗旨而據之乎。遷延回盧。恪遵天語。立入一號殿。守己安分。可無後患。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離乾清。天啟聖聰。尋即遷徙。而病體所由沉篤。中外痛心疾首。移宮事。臣等言在今日。陛下行在今日。閣部大臣贊決亦惟今日。無負先帝顧命。言甚剴切。疏未入而李知不可奪。移一號殿。劉遜、劉朝、姚進忠等以登遷矣。其夜大雷雨。庚辰。昧爽開霽。望氣者言。日初出有祥雲糾縵。云上天姿玉裕。音如金石。無不喜色相告也。已案進忠等如律。而進忠等匿選侍貲行賄於內。施賂於外。飛語爲懸言。選侍雖經。皇八妹入井。竄復封選侍。則諸臣當寓坐者。可末減。御史賈繼春爲揭上三閣臣。不知移宮後。上綠先帝雅意。存問選侍不啻及曉。憾宮火。賜勞有加。光斗疏請明示避宮原委。上因諭閣臣。悉數選侍罪聖母諸狀。以先帝故加禮。以聖母故能封。播告中外。而好事者猶不信。謂諭出諸璫手。繼春與給事朝瑞相駁。遂舉雉經入井爲實。漣於是疏始末之詳。更請於選侍酌加恩數。上優詔答曰。覽奏極正極公。極切極眞。甚慨朕意。宜宣布中外。以釋群疑。漣當日竭力憤爭。忠直可嘉。所奏論安加恩。朕知之矣。

山中人曰。偶哉。庚申之秋也。未三月而歷三朝。牝雞之晨。家得無索。則二三君子。是賴亦宗廟神靈陰隲之耳。定陵御天下四十八年。本朝未有宿素衰落。新進談及萬曆初事。往往失其雜以橫議。濡說他日修史。將焉取哉。夫三月非遠。搢紳大夫在位耳而目之。白著矣。而蟪蛄之聲。遠山十里。何有之何論萬曆初哉。

名對錄

申時行輯

名對錄序

隆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嫓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此道寖湮微然而英誼側席忠賢遇若宣室召問栢梁和歌延英之奏御有星崇政之議事不輟垂之史冊益為美談本朝自
二祖開基
皇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臺章御不絕自後亦漫寖之矣泰陵銳意修復無何而龍馭上賓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併廢堂廉逈隔晝日濶疏溉釜列壹睽陽已甚昔以為成規今以為曠典故廬陵有諭對之錄長沙有交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大夫時或稱而道之臣忝非據濫荷
上恩九年之中對
郊壇對
山陵感思殿對渾河對
毓德宮者各一對
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元良容直諫飭邊備諸政事史官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于火臣叢從閣中錄得數條藏之家語云
主上明聖而德不啻閑有司之過也臣為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之為名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戴頌述無替隆焉

大學士臣申時行謹書

名對錄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戊午昧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
皇極門御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
郊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
上數目輔臣使近前至
南郊
上祭禱畢出御幄次
召輔臣及九卿
諭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貪贓壞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
上干
天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臣時行對曰
皇上為民祈禱不憚勤勞一念精誠
天心必然感格其屢禱未應皆臣等奉職無狀不致令天下有司官果然不能仰體
皇上德意着實奉行臣等當即與該部商量中

飭上曰還著都察院行文與他每知道務令著實奉行毋事虛文時行對曰今後如有不著實奉行虛文塞責者容臣等指皇上重法懲治上曰先生每說的是時行又奏言皇上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臣等不勝仰戴但聖體勤勞宜倍加調攝上曰知道了將還近侍請進

法駕上還慶卻復步至皇極門御座時行等叩頭云皇上步行將兩禮成回宮臣等不勝欣戴上命曰先生每辛苦時行等對云聖體勤勞臣等分當奔走因叩頭謝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進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親授時行四道是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奏本先生每看時行受讀且讀且奏曰臣昨日接得董御史揭帖曾摘節看過其一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撫一年一次總兵一年兩次其二說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檢類中條件未及言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其所言多當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郡小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聖鑒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險要修與久修兵馬齊整與不齊整都身親目擊下吏不敢朦朧欺蔽自能盡心整理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變好等靠下人查看不得時行對言巡撫遷轉昨蒙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推陞臣等深服聖斷着令久任最是蓋在任年久不惟其才猷得以展布便是地方百姓也得相安上曰然即有年久的事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先生每將去看來時行等叩頭謝曰皇上留心政務臣等不勝欣戴但臣等愚闇不能仰贊

聖明萬一尤不勝愧悚上曰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每商量時行等復叩頭出閣臣召對之典自孝廟而後久廢不舉是日朝罷百官俱北向立候上還宮忽就暖閣召三臣即三臣亦不知所以此奉對出百官聞狀無不喜色相慶謂復見孝廟時盛事翕然有太平之望矣

○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初九日

上閱壽宮畢還感恩殿輔臣時行等迎于道傍上于馬上回顧四臣命司禮監太監張誠召入殿門有頃上御東室召四臣入跪叩頭上面諭曰朕親閱壽宮禮成卿等扈從勤勞錫元輔特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次輔國玉帶

一條羅衣一襲次輔錫爵羅衣一襲次輔家屏羅衣一襲以酬卿等之勞時行等奏壽宮吉壤斷自聖裁臣等奔走無功乃蒙皇上非常特賜臣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因叩頭謝上復諭云定國公文璧彰武伯炳各扈從有勞人每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以酬之卿等傳示時行對云臣等容即傳示叩頭出及門上遣命中使止之仍召入東室上以部院諸疏授時行等諭曰朕看閱壽宮自有主張他每原不知風水如何紛紛來說時行等對云大峪山原係吉壤皇上聰明天縱一經聖覽自有定裁但

皇上此行上自
兩宮聖母下至六軍萬姓無不頌
皇上亟賜裁定近因人言恐
聖心有所疑惑所以九卿諸臣有此陳奏
上曰且待朕看是如何這等忙迫是甚麼意思
時行對云諸臣之意不過欲仰贊
聖裁亦無他也
上意亦釋復以御史柯挺疏授時行曰柯挺劾
說要向簡山如何又不說了着他回將話來
時行對云柯挺劾時原有此議因張邦垣
說已衰了
景命相妨所以不敢回執前說
上復以李植等疏授時行時行見其疏內有青
白頑石語對云李植等說青白頑石大不
是大凡石色麻頑或帶黃黑者方謂之頑
若其色青白滋潤便有生氣不得謂之頑
石矣
上曰李植等原擇三地二處不堪其實山一地

亦可著調外任罷時行對云
聖裁允當因請將諸疏特出票擬進
覽
上曰先生每擬票來朕覽又
諭云朕明日還京四臣皆叩頭出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上視朝罷退
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入同出四臣至上跪
手授時行

諭云昨覽卿等所奏深切時政着各該衙門考
實議行時行等奏前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
臣等不勝憂懼仰惟
皇上祗畏
天戒軫恤民艱
勅諭臣等句〻都是敬
天憂民之誠但臣等愚膚不能仰承
德意偶有一得之愚煩瀆
聖聽伏蒙

皇上嘉納不勝感激因叩頭
謝
上復諭云織造燒造原非得已既先生每說重
的再減去些近開水田人情甚稱不便既百
姓不願不該强行時行等奏這水田有說前
者科道官條〻建議說京東地方田地荒
蕪廢棄可惜相應開墾京南常有水患每
大水時至漂沒民田數多相應疏通故有
此舉昨御史既說滹沱河難治宜且暫停
若開墾荒田則薊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
畝不宜遽罷
上復云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鹻
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
能做得時行等對臣等愚意也只要開墾荒
地不是要盡開水田
上曰荒蕪可開水田不必做時行等對
聖裁允當只該相地勢察人情不可强民
上曰先生每將去票來時行等叩頭欲起

上復云朕居深宮外間民情事務不得周知还
要先生每調停有該說的不時奏來時行等
對云臣等幸蒙
皇上委託不敢不盡心盡言乃退
○萬曆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上視朝時
聖体初安百官致詞稱
賀畢
上召三輔臣至
皇極門暖閣時行等奏
聖躬萬福臣等瞻覲
天顏不勝慶忭
上曰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掛心時行
等叩頭謝
上于袖中出二疏手授時行乃主事王德新員
外顧憲成疏也先一日發閣擬票傳
旨欲處二臣時行等皆擬罰俸
上曰如今用人那一箇不是朕主張二主事肆

言却說不是朕獨斷好生狂妄時行對云
皇上天縱聰明乾剛獨運即今朝廷政事各衙
門章奏無一件不經
御覽無一事不出
聖裁司屬小臣不知妄言原無指子
皇上聖德
上曰臣下事君上也有箇道理他每把朕全不
在意朕非幼冲之時如何說左右蠱惑先生
每擬的太輕還改票來時行奏云二臣狂妄

罪實難逭但臣等仰見皇上明並日月量同天地區區小臣不足以褻雷霆之威即外論疑及臣等寧使臣等受誣蒙謗不必輕動聖怒

上曰先生每是朕股肱與别的不同須要爲朕任怨若只要外邊好看難爲君上時行對臣等受皇上厚恩雖犬馬無知也當圖報敢不任怨

上曰他每說話必有主使之人着追究出来時行對建言的也有幾樣有忠實的人出自己見不知忌諱者有愚昧的人不諳事體道聽塗說者未必出于主使語未竟

上曰還是沽名賣直的多若不重處不肯休歇前有旨各衙門戒諭司屬通不遵依也問他時行等欲再爲申解

上遽云先生每便将去改票来時聖躬新愈未耐久坐時行等不能畢其說乃叩頭退是日初見天顔開霽詞旨甚温至語及二臣就聲色頗厲而詞詳懇懇玉音琅然三輔臣退而歎息上之聰明英斷如此

○萬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

上御皇極門視朝畢退御暖閣名三輔臣入

上曰朕見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憫事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来行時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来各處奏報災傷如陝西尤甚江南大水江北又有蝗虫河南一帶又被黄河衝決委的災傷重大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這是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皇上深念邦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来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枉無殺害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着該部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有司爲民父母若是貪贓壞法百姓累然不得安生若民間果有冤抑不得伸雪委的有傷和氣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仰服但臣等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上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充自己囊槖小民不霑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地既荒百姓沒了實的如何又辦得錢糧就日加箠楚終不能辦皇上若施曠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安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然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不足用那百姓還在田土還在一年耕穫便可出辦錢糧民皆皇上之民財皆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須分别輕重使實惠及民時行對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多數此在撫臣覈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詔令如故紙時行奏皇上有此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道路赴食他方强暴之徒起爲盜賊

上曰有司剋剥百姓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時行對爲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散與穀子或煑與粥實亦可救旦夕之命賑濟也不容已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的議擬来行時行等又奏蠲賑事情若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于下惟是皇上獨斷則恩出自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擬手勅上請聖裁施行

上曰然時行等乃叩頭退

○萬曆十六年九月九日

駕幸大峪山陵閲
壽宮眀日循西山踰石景至渾河有頃中宮飛
騎傳
詔趣召臣時行臣國臣錫爵及定國公臣文壁
臨淮侯臣言恭見于渾河
幄次時行等叩頭畢
上起觀河流河水迅急中流架木為梁
上指河水顧時行等曰此河汹湧如是聞黃河
河數決為民害當亦同之時行對曰此滹沱河
正流發源桑乾從塞上入內地數百里出
琉璃橋武邏水漲時有衝決若黃河則其
流更遠其勢更大與論前代即
本朝亦屢屢潰決不惟居民受害每至漕運梗
塞故
國家以治河為第一要務
上曰經理河務須在得人時行對今河臣潘
季馴他在河道久感
皇上拔擢之恩不敢不盡心任事

上曰好着他用心時行等叩頭退因
命三輔臣作歌以紀其事云
〇萬曆十八年正月朔甲辰免朝賀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時行等四臣入見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
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又奏云
臣等久不瞻覩

天顏下情不勝企戀恭候
起居萬安又叩頭
上曰朕之疾已痊矣時行等對云
皇上春秋鼎盛
神氣充盈但能加意調攝自然勿藥有喜不
必過慮
上曰朕昨年為心肝二經之火時常舉發頭目
眩暈臟腑脹滿近調理稍可又為雒于仁這
本肆口妄言觸起朕怒以致肝火復發至今

未愈時行等奏
聖躬關係甚重
祖宗神靈
兩宮聖母皆憑藉
皇上當倍萬珍攝無知小臣狂戇輕率不足以
動
聖意
上以雒于仁本手授時行云先生每看這本說
說朕酒色財氣試為朕評一評時行方展疏未
及對
上遽云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若酒後持刀
舞劍非帝王舉動那有是事又說朕好色偏
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
他必相隨朝夕間他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
如恭妃王氏他有長子朕着他調護照管母
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嘗有偏他說
朕貪財因受張鯨賄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
也這等說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朕若貪張
鯨之財何不抄沒了他又說朕尚氣古云少
時戒之在色壯時戒勇戒鬭勇即是氣朕豈
不知但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
人難道更不責治如今內侍宮人等或有觸
犯及失悞差使的也曾杖責然亦有疾疫死
者如何說都是杖死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
重處時行等對云此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
言輕率瀆奏
上曰他還是出位沽名時行等對云他既沽名
皇上若重處之適成其名反損
皇上聖德惟寬容不校乃見
聖德之盛時行以其疏徹置
御前
上沉吟答云這也說得是到不是損了朕德卻
損了朕度時行等對
皇上聖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
上復取其疏再授時行使詳閱之室中微闇詎

字難真時行稍閱大意
上遽語云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時行云此本
原是輕信訛傳若將此本票擬處分傳之
四方反當做實話了臣等前見疏久
留中在閣中私相傾歎以為
聖度寬容超越千古臣等愚見請發票
留中為是容臣等載之史書傳之萬世使萬世
稱
皇上是堯舜之君此乃盛事復以其疏還

御前
上復云如何設法處他只是氣他不過時行等
云此本既不可發出亦無他法處之還望
皇上寬宥容臣等傳語該寺堂官使之去任可
也
上肯宥
天顏稍和因云先生每是親近之臣朕有舉動
先生每還知道些那有是事時行等對云
九重深遠
宮闈秘密臣等也不能詳知何況疎遠小臣只
是輕信訛言不足計較
上曰人臣事君該知道理如今沒箇尊卑上下
信口胡說先年御史有箇党傑也曾數落我
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就和他一般因是不
曾懲創所以又來說時行等對云人臣進言
因是忠君愛國然須從容和婉如臣等常時
不敢輕瀆惟事體有不得不言者纔敢陳奏
臣等豈敢不與
皇上同心這小臣臣等亦豈敢回護只是以
聖德聖躬為重
上曰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知這等
放肆近來只見議論紛紛以正為邪以邪為
正一本論的還未及覽又有一本辯的使朕
應接不暇朕如今張燈後看字不甚分明如
何能一一遍覽這等的殊不成箇朝綱先生
每為朕股肱也要做箇張主時行等對云臣
等荷蒙
皇上任使才薄望輕不能鎮壓人情以致章奏
紛紜煩瀆
聖聰臣等有罪但臣等因鑒前人覆轍一應事
體上則禀
皇上之獨斷下則付外廷之公論所以不敢擅
自主張
上曰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朕心腹朕股肱
要能運動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還要
替朕主張任勞任怨不要推諉時行等因叩
頭謝云蒙
皇上以股肱腹心優待臣等犬馬猶知報主況
臣等受
皇上高厚之恩敢不盡心圖報任勞任怨四字
臣等當書之座右朝夕服膺語畢時行復
進云
皇上近來亦進藥否
上曰朕日每進藥二次時行等云
皇上須慎重揀選良藥
上曰醫書朕也常看脈理朕都知道時行等又
云
皇上宜以保養聖躬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
聖體自然康豫矣時行等又奏云臣等久不瞻
覲
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illegible]陳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瀛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蚤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
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
壯健使出就外纔放心時行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
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因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
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
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有成者語云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
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
卓嶢劄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
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著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
還至宮門內上[illegible]良久

上令內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名長哥亦喜否時
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使如親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
入奏
上微哂頷之有頃
上令司禮監二太監諭時行等可與張鯨來先
生每責訓他時行等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訓何須臣等司禮監入奏
上復令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頃張鯨至
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宜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
得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
不孝臣不可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司
禮入言
上
上曰這纔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禮太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邊復引入西室
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攜之
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鬥
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
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
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
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蚤定大計
宗社幸甚乃叩頭出是日時行等以
傳免朝賀特詣
會極門行禮恩闕
宣召急趨而入歷禁門數重乃至
毓德宮從來閣臣召見未有得至此者且
天語諄復
聖容和粹藹然如家人父子
累朝以來所未有也
○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上御門視事畢

召閣臣時行臣國臣家屏見于
皇極門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
臣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說虜
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是如何時行
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
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略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
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
是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
以武備單弱倉猝不能堵遏如今虜王過
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爲搶番又恐中國
救護他故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
防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勑書受朝廷委
託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理防範到
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
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
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正要責成他著
他選將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
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卻纔用他且如各邊
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
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

文搪塞將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
功罪須要覈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
度若臨戰陣上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
有副總兵有參將遊擊守備各各信地如
有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
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
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
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
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
陣的纔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如今都是選
擇用的但是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
少了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
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
近日科道官建言要推舉將材臣等曾對
兵部說及早題覆着九卿科道官會同推
舉
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箇將官時行等對薦的
將官一個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親
見他也是中常之才只宜腹裏總兵一箇
是尹秉衡先年是箇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不論他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
謀時行等對將在謀不在勇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
為朕股肱宜替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
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
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
着一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無患趁如今
收拾還好待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
當初許虜款貢原為內修守備外示羈縻
只為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
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御史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時行等對
臣等連日正在閣中商議要推舉大臣一
員前去經略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
絡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還擬兩箇來行已復言款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言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款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
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久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
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
國今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
可因而忘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虜心驕意大
豈有饜足之時須是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
疆時行等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于決戰又
不可專于主撫只是保守封疆據險守隘
堅壁清野使虜不得肆意侵掠乃是萬全
之策
皇上
廟謨弘遠邊臣庶幾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
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
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
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如今失事也不難了時行等對賴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
恩圖報
上復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對臣錫爵
委實有病屢疏求去情非得已
上曰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贊襄如何要去
時行等對
皇上注念錫爵具見優厚輔臣至意臣等亦知
感激但錫爵連年告病臣等責以大義遂
不敢固辭今次病勢果係纏綿臣等親至
其臥內見其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亦不好
強留他
上曰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時行等
唯唯因叩頭奏臣等半月不覲
天顏今日視事仰知
聖體萬安不勝欣慰
上曰朕尚頭眩體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為邊

事出與卿等商議時行等叩頭奏伏望
皇上寬心寬量
上又曰聞山西五臺一路多有礦賊嘯聚劫掠
地方官如何隱匿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
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經撫按官督率官軍
驅逐已解散了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有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為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
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地方既有盜賊嘯
聚該管官員乃隱匿不報其罪不止疎玩
而已容臣等傳示兵部令查明具奏遂叩
頭出朝
上切責督撫聲色俱厲及論邊事久
天顏愈和神采煥發語意懇懇不休時行等退而
稱歎
上留意邊防整頓戎事如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

召對錄一卷

明申時行撰時行有書經講義會編已著錄此書乃記萬曆十三年五月迄十八年七月召對之語時行時為首輔六年中凡召對九次當神宗怠政之際君臣否隔萬事叢脞時行不能匡救乃反謂孝宗後此典久廢不舉至是復行沾沾誇為盛事過矣

遵聞錄

梁億言

遵聞錄

廣右 梁億 言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礮擊碎矣及後勝負未决伯溫密言于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决勝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鞏昌侯郭子興從太祖援南昌時癸卯秋七月也八月進駐鄱陽彭蠡湖水勢湍急友諒悉以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迎攻上親執旗麾右師小却上遂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子興郭英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上霽顏英笑曰我得之矣即命開平王常遇春同子興等來諸將分調網船數百艘載荻蓄火以往別備走舸舟小來往如飛趨泊其傍平章韓用珍舟下發火燃荻食頃風急火猛烟焰漲天敵舟大不能動移悉爲煨燼燒溺死者不可勝計諒敗走鞋山進退不能决復整兵來戰開平王謂子興曰前計良是今此何爲哉復以火筏火舟連次以進初風逆不可行少焉風順官軍鼓噪一舉焚之火勢大作敵州敗走追奔數十里戰酣友諒勢迫登舵樓四顧親自督戰子興望見訝其有異遽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餘兵悉降時四方竊據僭號者雖多獨友諒兵力强大號稱巨敵至是敗上大喜曰郭子興一枝箭勝十萬師其功何可當也復顧謂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子興後竟立大功卒謚宣武進封陝國公

國初時御史皆集一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至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開國之初用業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爲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使除興宗爲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隸發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令院任亮集民爲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爲軍散則爲民民皆爲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奏發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太祖曰興宗公勤不貪不必問也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恐不到此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旣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

聲又陞爲河南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而老矣我亦頭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聖意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太祖於妙山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播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事侍謀議安官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蓋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平府不耆庵太祖旣渡江嘗題詩於壁後庵僧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嘗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濂夫甚急濂夫紿行至姑蘇適元以以龍衣御酒賜士誠濂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處處鋒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鋒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強留其後濂夫歸於我朝未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嗐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嗐哩嘛哈以詩荅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蒭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巵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釋來復見心我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其詩文而覽之特褒美勿置嘗承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發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華封三祝頌陶唐又嘗爲給事中南海王特舉賦聽雨軒云掛冠盈得賦閒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燼後曉鳴荷芰酒醒初打牕雨趁江濤急入座寒兼地籟虛會憶候朝天上去五更泥滑出無驢又有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嗁霜虎距關頭買去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江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大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閒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商侯膽氣強校詩多在白雲牕秋來椰子其如客寄我書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鳳凉渾討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其詩濃灑而演迤整暇而森嚴今有蒲庵集行于世

羅復仁吉水人國初時爲編修後乞休致太祖賜以布衣而題其裾曰性雖魯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

今南京之紫金山太祖陵寢在焉常有雲氣護之或青或黃一日之間屢變其色昔漢高祖隱芒碭山其上常有五色雲呂后嘗求得之蓋帝王所在必有其異初無間於崩存也

花雲者懷遠人歲癸巳伏謁太祖於臨濠命之宿衛常在左右丙申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雲爲判官庚子之夏僞漢陳友諒以舟師入圍太平城陷被執死之時妻郜氏生一子煒甫三歲郜以煒囑家人善撫養之投水而死侍兒孫氏遂收郜氏屍瘞之抱煒欲逃他所爲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囑漁家嫗鞠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至節僞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䎖漁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濟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孫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上所上聞雲兒郎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上亦泣置兒於膝曰此花雲兒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

見追之無所得愚謂江中無常流之木自古無冬實之蓮渚中非人吾之處孫氏與兒所附之木神木也所啗之蓮神蓮也所遇之老父神人也蓋花雲爲國而死郜氏爲夫而死是固天之所與而不忍使之無後者而孫受主母之托流離困踣瀕九死以全其孤是亦天之所與而不忍死之者也然則孫氏與煒之爲神物呵護而得以不殞其生有由然哉

太祖征陳友諒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宸藻豪宕英邁有如此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盡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孫先生蕡齊名予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宋承旨黃馬歌云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

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馬勒玉堂學士直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天駟騰驤若星駛兒拜親題御製詩奎璧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題聽猿圖云十年湖海儘飄零裊裊啼猿到處聽夜雨扁舟巫峽晴西風匹馬冷泉亭又云生涯自笑今無定圖畫渾疑昔所經四首草堂歸未得移書私謝北山靈秋江晚泊云江水悠悠行路長鴈聲啼月有微霜十年來往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又云悲秋風欲動霜林江上新凉思不禁明月碧波天渺渺可堪腸斷更聞砧其詩之所存者惟此嘗鼎一臠知味者有遺憾焉

國初用人之途甚廣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寵之甚厚特有按察副使張孟兼者自負其能無藐且印新用又僧也屢輘轢之後竟致印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上大怒械孟兼至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擊捶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方孝孺論之以爲孟兼忠實

無險賊之心秖以尚氣好高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承之而狹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信斯言也則孟蕭之死雖若有可哀者然亦有以自取也夫

國初時賴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北事物出西欲人行之故也

陶安知饒州聖祖賜以詩曰匡廬若大甚幽深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固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未幾以爲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爲江西參政而卒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家被寵眷終始不衰如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間相去遠矣

有韓成者虹縣五都人癸卯四月偽漢陳友諒鏖軍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日從太祖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復一戰交鋒既久賊衆不退一時群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既死上念成不置命中書省議所以報之者於是中書省并以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遂封贈勳爵有差以成爲首功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使封高陽郡侯建功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其祠封侯爵十二位封公爵一位封伯爵二位封子爵十三位封男爵八位祭文云天生忠勇翊我明運大戰鄱湖天命斯定方醜虜之陸梁咸折衝而爭奮或代生以殺身或敵愾而致命或喪其元而執戈或殞其軀於他境嗚呼忘身徇國不世之功神洋洋其如在節凜凜以猶生亦有宣力効忠同死王事功未録於當時名不傳於後世咸兹血食以永斯祀後有人題詩其祠云鄱湖鏖戰不生還是我皇家第一關聖祖開基天地久將軍正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功在張巡伯仲間萬古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康山

岐陽王李武靖公文忠太祖之甥也

太祖嘗命文忠同徐達後征迤北軍還失故道無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歌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夫水脉所在豈惟馬不能知雖人亦不能知蓋惟鬼神能知之然亦不能明以告人故假馬足以跑此地耳文忠亦有文學其平沙漠表頗佳謹録於此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奮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懽騰恭惟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申明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阽勤太和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 皇心用加天討爰發罪而致伐乃勅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叨受副將之寄整兹貔貅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誓空胡馬之群前于度關而輿和之師即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旋卻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冊歷代之寶器全收皇風遂播於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况兹勳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自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爲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濮英者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降之英怒罵而死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其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爲多士竊傷毋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璵冠上每朝使人知所遜避憶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胄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學士王文忠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家太祖征江西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淅東有名儒鄉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部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詔脩元史召宋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勢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非上所賜梨解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上即命齎賜之洪武壬子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華大事記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蓋得之於羅兒國養龍坑牝馬與龍交而

生焉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六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有五寸廣三十餘貫絡於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馴勸不可近凡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騰驤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遂入至癸卯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飛越峯塞復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眞形藏焉

孫蕡字仲衍號西菴五羊城西人也其天分極高平生無書不讀詩文豪逸儒雅足追古作者爲宋濳溪高弟子國初時中進士爲翰林典籍太祖誅藍玉搜其家凡有片紙隻字往來者皆得罪先生因嘗爲藍玉題一畫遂被刑臨刑時口占一詩曰鼉鼓鼕至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先生平生詩文甚多正德初元四會林世遠爲蘇州太守爲木刻以傳尚有詩二絕失刊今錄於此訪某附馬不遇題壁云靑春附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碧欄春佀海隔窗閑教碧桃花詠石榴云纍垂纍垂復纍垂垂壓倒珊瑚枝秋風擊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南京國學之址舊爲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毳僧人怖恐太后聞之啓于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鎭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爲崇後因建學焉

宋訥字仲敏滑人也先嘗擢科登仕至我朝爲國子祭酒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學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胜選恆太學人大被賞遇一日有疾上遣中使致諭其略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不病或病而遂差以其有神也詎爲祭酒居嘗寢食恆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病革其子麟等託請監官懇請其還勵聲曰是何風聲氣少見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至祭畢乃就舁歸口不一及家事及家氣絕焉劉三吾爲志其墓

聖明啓祚寶千載之遭逢遐邇傾心豈一夫之抗越迺攻逢以易轍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恭分戎閫天運旣去人力難爲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托勢窮力屈惟有德之是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宙陽春弘被於幽谷大明下燭於覆盆詔諭下頒恩威旁達臣等旣荷涵濡無任懽忻謹遣右寺丞某等航海以朝天望風而投款休兵待命希洞照於愚衷貢劒買牛乞放歸於田里此洪武四年遼陽行省平章劉溢之降表也其文頗佳況會彼夷狄亡國之君而親我中華興王之主蓋亦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非抱琵琶過別船者比也然則溢者其亦善於擇君者乎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爲之其賜東莞伯何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朔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義者元運將衰羣雄鼎沸擾擊數以後生民朝生而暮泯相繼壹壹終不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眞率領南州諸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如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不見旌旗則未肯附獨爾眞心悅誠服率領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表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眞職微有貢物歸之誠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朕本遵前代哲王典禮今與爾誓其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redacted]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尚恭順以保祿位延於[redacted]久豈不偉歟爾尚其欽之哉

王叔英忠臣也嘗作二孝子傳云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而每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曰因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其身見問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特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愍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軍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爾愼勿嫁軍人農人雖夫賤可相保也誅時當深墊妻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自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髻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汝共死也屽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自投於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籍沒於官婦人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可謂義者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輟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

如此則余之所不聞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之無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録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于今耶余固不得而深辯矣然有而不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睗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讎圭常諫之後一讎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以諫其父以陷於不義至死此圭之不孝之致義當死罪於圭身原圭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其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撃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成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已上有司積歲官吏爲吏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

月爾以例起入京一以法論罪作城工役嚴督責日用鍰數十緡季用又困病痢被捶撻煦曰吾貴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杰相共守不敢少離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疲者甚衆今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于

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子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illegible]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因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太祖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婦人之被服如此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王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壼之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爲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聖祖嘗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廟靖難之謀萌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

文廟東昌之戰

上以數十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

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已歿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彭從吾先生過江南題味甚多有云

神考卓謝世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揥大都勢傴國時有黃本常（子也）澄輕佻故無匹蹤跡頗叔文輪事時造膝一旦削侯王勿惶何太急 人啼大體國謀此焉隊漁陽動地來六軍盡殷懷齊公（齊泰也）爲同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孝孺也）樞樓貴客勿又有黃門陳（鍾也）之自少稱英特之死矢靡他鼎鑊莽如寄所貴賢士揆萬段奚足恤後來好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聖人順天命四海膽堯日爾胡守戇愚年心取族滅不覩解（謂也）與胡（靖也）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冊

禮部尚書胡濙常州武進人初生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驗初爲給事中後事

文皇帝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順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輒迹無不到先是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

文廟爲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

宣宗皇帝即位賜公銀章四其文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穆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年八十三致仕三弟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之上優游桑梓者七年乃終或言公巡遊天下時嘗遇仙人張三丰不知果否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齎香帛往祭神休閒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函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

翦聞録終

存是錄

姚宗典 輯

存是錄自序

存是錄者存其是而其非卽附著焉若國家大事之是非不明于天下何以爲殷鑒哉況國旣亡矣萬歷以後文獻不足徵矣百世而下討究失實宗典有隱痛焉竊就視蓺餘年覩記所及與夙昔得諸趨庭者筆之于書以昭明公道見正邪消長之大關不可不察也

存是錄

明 姚宗典 輯

一國本始末

顯皇帝二十九年辛丑冬十月十五日己卯詔冊皇長子爲皇太子時年二十歲矣太子係恭妃王氏生先是恭妃誕生皇長子在萬歷十年壬午八月丙申迨萬歷十四年丙戌皇第三子生卽進封其妃鄭氏爲貴妃科臣姜應麟部臣沈璟孫如法各有疏爭之上怒並降謫于是禮部侍郎沈鯉奏請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

冊立後行禮是閣部省臺章疏請建儲者每歲凡幾十上而上一槩弗省也十八年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見于西室時行等以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爲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陳請再三恐外廷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諸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內侍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們一見輔臣還至宮門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到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攜之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足以當之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曰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今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便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成大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是年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愼行率百官合疏請冊立東宮

上怒皆奪俸因頒諭建儲大禮當于明年舉行廷臣無得奏擾如有再瀆者直踰十五歲故次年辛卯自春及秋無復言及此者至冬十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冊立期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以上府行聞之駭且懼也別具揭進云臣病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俱留中而是揭與諸疏同發中外譁傳于是禮科給事羅大紘遂直糾時行迎合固寵而武英殿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削大紘籍廷杖正賓獨輔臣王家屏又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蕭牆牽制之私亦不報次年春禮科給事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豫教亦削籍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益大怒于是科臣鍾羽正舒弘緒等暨臣錢一本鄒德泳等及部臣董嗣成等交章論救皆削籍降謫有差科員張棟浩疏最後上加杖一百王家屏乃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疏言家屏忠愛獨至不宜驟賜請乞召還以光輔弼不報然上意礙多言怒甚幸未卽有處分而憲成已名震一時矣旣而禮

部尚書李長春亦疏請冊儲凡十有四上不下報長春因不自安請罷去是時中宮王皇后賢而多病羣疑上意將以愛易長欲借立嫡不立長之議以箝衆口或中宮病不可知鄭貴妃卽可爲后故濡遲以俟之外廷章奏或有詗得此情寓言微諷者益觸疑忌故聖意持之愈堅至二十年壬辰冬王錫爵還朝次年癸巳正月忽傳有中官賚御劄至閣錫爵獨袖歸私邸遂具一密疏奏曰前者冊典垂行輙爲外廷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于今年舉行向是羣囂寂然益知成命在上有所

侍以無疾也倘命今過期廷臣又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則何名而復緩伏乞降勅允行使盛美一歸于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上報曰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今皇后年尚少倘其有出是二儲也可先將三皇子並封王俟數年後皇后無出乃行冊立可也錫爵因復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元宗取楊良娣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云云其一倣明德皇后抱妃子爲子故事使元子拜中宮爲母其二則三王並封也時閣中張位趙志臯皆不與謀禮垣都張貞觀叩錫爵邸得之次日並封之旨竟下時工部郎岳元聲走告科臣史孟麟及張貞觀曰是舉如之何貞觀曰此錫爵密進計也元聲又詣禮部郎陳泰來遇刑臣許弘綱祠郎于孔兼皆擬合疏弘綱屬元聲毅之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似有成心于事無濟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弘綱意不協元聲遂歸草疏與禮部郎顧允成張納陛連名同上允成卽憲成弟也于是顧憲成有尋瓊懆言之曰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並封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皇上有惕然不敢自專者而必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皇上諭輔臣言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于此知皇上有歉然若失者而必下合天下人之心爲安也惟是待之一言皇上據以爲待正天下人共據以爲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機不可不辨之早而愼防也夫太子爲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現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遲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刋之典濟不易之防嚮不渝之信藪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節不測之變甚不可也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稽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而于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已意撓而附之爲遵祖訓乎背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于已槩置弗省其不可二也主天下爲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也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爾夫權者不得已而設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于理爲順于情爲安于分爲稱于訓爲經有何傾慮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皇上既不難翻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毋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毋乃釀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願荅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皇上之元子卽皇后之元子雖恭妃不得而私之皇上之諸子卽皇后之諸子雖貴妃不得而私之况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有子亦爾妻爲嫡母豈必自已出而子之如輔臣錫爵所謂必一弄后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是區區者乎其不可六也况始者旨下少待二三年俄改于二十年俄又改二十一年然猶以歲月爲期也今曰待嫡則并歲月未可期矣德音布而忽更聖意遷而彌緩非因孫濱非因泉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人主必以天下爲心自並封之命下一日之間叩闕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驚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此可見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錫爵以擔當錫爵趣召而來正宜爲皇上定此大計若排群議而順上旨豈曰擔當惟須積誠矢忠納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人心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爾麗狎昵者比而不諒者見影疑形聞聲疑響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在臣等不能爲皇上解誣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此皆待之一言爲之也伏願皇上反觀長慮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情爲必不可拂以初命爲必不可爽以新諭爲必不可行元子早正儲位諸子併錫王封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胥萃于此矣此疏既上又有書貽閣中曰昨請教冊立事實旨其難明旨一頒何以轉移人情洶洶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非閣下莫能任自萬歷十四年以來詔旨屢變期約再至然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擾激以爲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復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故可得而窺者

也今者又以待嫡爲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諸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建儲盛典也九廟式臨兩宮欣顧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其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斯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意可觀矣閣下不一上念之耶秦皇漢武詎非盖世之雄一念稍偏遂墮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二語炳于日星誰能奸諸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更益立嫡之條重以祖訓遽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廻轍難年復一年將何底止竊以爲宜聽九卿科道仍遵聖旨合詞請行而閣下從中調劑懇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向不萌二三之釁議論雖嚚而自靜國本幾搖而獲安此眞閣下事矣一請不得當至再再至三至于十百乃至于去就至于死生可也若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塞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不必然之見以逢立嫡之託辭交相爲負非所望于今日君臣也時國博薛敷教亦有書上太倉相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尤犯聖心之論也岳元聲顧允成公疏中語亦云皇上正位青宮之日仁聖猶年少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典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略云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願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然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不安于心也上乃以手劄咨錫爵錫爵依違未決又有光祿少卿徐僑署丞王學曾疏繼入大忤甚兩光祿並爲民而如堅維京譴戍矣于是六科李汝華張貞觀許

弘綱史孟麟等同見錫爵于朝房錫爵問曰並封事部院多以爲是諸公又何言孟麟曰祖宗二百年來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今日翻舉殊駭人耳錫爵曰東宮不待嫡吾亦知之但皇上必欲如此元子不封王穆廟之封裕王何也錫爵引此益自彰其乖謬世廟因始立太子夭亡再立第二子爲太子而穆廟乃第三子故同日封王豈亦元子哉于是孟麟對曰穆廟之封裕王非元子也封王又非救號之比今日所封之王即他日所之之國普天之下莫非元子之國將以何國封元子乎錫爵久之曰當如祖宗舊名孟麟曰更有大可慮者元子冠婚在邇封王則當出居于王府冠婚皆以王禮行矣元子在外諸幼子在宮中老先生揣當得否錫爵乃語塞而罷又一日孟麟又偕顧憲成于孔兼發輔之以同鄉誼見錫爵錫爵領孔兼曰封王儀注已進乎孔兼曰未敢進孟麟曰國家但有立太子儀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予郎中何敢進儀注錫爵曰耶皇上處科臣如堅等四人太重吾已具揭救矣孟麟曰朝廷要士正爲今日凡杖戍降謫自建言者分內事老先生只要把事體端正諸臣得罪甘心也是時文武臣工皆各有疏爭且議更番伏闕至安福令夏九鼎亦有疏奏而朝臣之獨缄口者祭酒曾朝節也錫爵既奏請寬釋言者得旨如堅維京免戍僅爲民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等合疏下亦奪俸而已于是元聲允成納陛又偕于孔兼陳泰來鍾化民曾鳳儀李啟美項德禎等面詰錫爵于朝房錫爵對之色甚厲元聲抗言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君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欲從旁解之元聲厲聲呵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始霽

泰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告諸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于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于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妨聯其迹于一時而究竟能皎然于天下公今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必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或至壞公事購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乃愀然曰諸公譽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迹甚明也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如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承黃臺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感上皇不安而逐廣平爲太子别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婉轉或立諸旋移或默然鎮定若霜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爲之泣下翼日上疏自劾三誤又奏請冊立上乃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又奏曰皇上旋止並封之舉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烏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猜及宮禁之隱憂慮及萬世之流禍矣又曰皇上

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此從古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册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云云上猶未許尋降陳泰來于孔兼顧允成及薛敷教等于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又一日上御煖閣召見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年齒差等宜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觀之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童年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

間一不愼而聖心又晦矣是冬十二月錫爵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表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用常服出講至次年二十二年甲午二月皇長子出閣講讀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册立免侍衛儀仗故事㑹逢講期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諸臣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時閣臣誤出銅鶴上皇長子嚮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有嘿寓左右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官既敷衍默固問曰何以謂之亂德皇長子朗然答曰顚倒是非卽化詞臣之句而檃括之尤爲明切講官焦竑請問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云何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又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何意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諸臣皆嘆服又後一年出閣講日値天嚴寒皇長子慄甚講官郭正域大聲言天寒如此殿下宜珍重因呼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而不罪也二十八年春禮部尚書余繼登奏請皇長子先册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

致祟閣臣沈一貫南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亦乞行皇長子三大禮俱不報是年三月移皇長子居慈慶宮因諭內閣册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秋七月又降諭皇長子淸弱大禮稍俟之旨官毋沽名煩瀆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册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論國泰顚倒言說有背明旨恐釀禍非小俱不報二十九年八月閣臣沈一貫疏奏云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願酬淑配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宮也繼卽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皆生聖子神孫慶衍無疆也今兩宮落成萬壽稱觴在廷同祝而啓天發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早得聖子今皇長子大禮宜備其儀推念至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先行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遴擇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覽之心

動諭俟卽日行之冬十月上猶以典禮未備更欲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又力陳其不可幸顯皇后在中宮篤愛皇長子一夕上中寒病甚誤傳有非常之耗貴妃弟都督鄭國泰遣蒼頭監奴入宮門偵伺尾相接于道其賓客皆爲僮奴粧夜裂研光綾方三尺許者以萬計皆用都督私記鈐之而裹一裹蹄其中人置懷袖間各以爲驗意萌叵測不知云何旣漏下三鼓上忽汗病良已見貴妃不侍疾獨皇后在側流涕被面上大感悟待后有加禮皇長子以是益安又一日上于宮中召皇長子及

諸皇子入侍宴宴罷娓娓作家人款語忽憫難將曾以外國所進玉卮賜皇長子仍以勿故轉授貴妃爲襲藏之顧謂內侍從貴妃所取向者所賜玉卮來貴妃以久遂忘之不知所在內侍具以復命上疑貴妃有意毁之大爲不悅罷宴從中傳旨閣中令禮臣具册立儀以聞時廷臣爭建儲事垂二十年度不能得上意旣久而始畫之一旦事起倉猝禮臣馮琦受命入部立召諸曹郎條議皆咮咮不知所對又不及詳攷故牒乃攝舉其凡口授吏役傳寫之厥明儀成奏上册寶尚未及鑄上特

命輔臣于尊上皇太后徽號之日從御前補賜遂擇吉是月十五日册立皇太子暨封福瑞惠桂四王詔告天下二十八日壬辰皇太子加冠三十年春正月增設東宮官屬二月丙子册皇太子妃郭氏○三十九年秋九月皇太子母恭妃王氏薨雖生皇太子失寵日嘗久不侍上比病革始報太子知之亟至省候宮門尚閉抉鑰而入妃手循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號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越三日始傳旨于外閤中具疏慰安得旨朕以誕育皇太子命居一宮自適前月聞偶疾卽著皇太子問安數次不意昨已逝朕深悼惜該部具儀擇葬以聞至十一月得旨一切喪儀從厚葬用三萬今加十六萬隱然皇太后儀節矣祠郎鮑應鰲一力擔任而葉向高實主持焉上心然之卽貴妃不敢沮也迨發引日皇太子送至厚載門而返自此深德向高言輒淚下當報此大恩人左右皆聞之

論曰自國本始爭申王遘高名侮而朝端之門戶始分然則門戶之厲階實申王爲梗也二相執政日久恐失主眷惟以委蛇容悅爲工而不知輔弼之要全

在格心若意存固寵則不能格心矣況國本大事關係匪細附中貂璫同符先後方競其有成訓奪執爆無稽攻其爲尸位噉職似太倉之鼠詬毀捍于吳門也玄後巽言將順密移帝心頓反成于四明之手四明在閣衣鉢相承而時會事機所値有幸不幸焉申王不特有愧諸賢抑并愧四明也逮國本既定而宮府之厲大釁猶有徒妖由人興戎伏于葬摘瓜未幾而禍發于梃擊之奇究神器雖寧而釁成于女謁之媢攢國脉之斬也光廟一身先見端矣豈不痛哉

一　妖書之異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有妖書布行都下名曰續憂危竑議一夜間自宮門迄于衢巷皆遍凡三百餘言厥明舉朝相詫爲之失色其言曰或有問于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矣而先生常有不豫色然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甚矣哉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專寵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也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次未必不可立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哉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臣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汶張養志武臣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論語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又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傑也無不望分茅胙土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甲兵爪牙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制矣有孫瑋在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而四方勤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在宿衛則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則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所用之曰養志山陰私人也二王山陰鄉人也私與同鄉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夫倡議人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況有貴妃及大璫陳矩朝夕在帝左右互爲謀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于人故寵則自承之禍則思規避而不染矣何以見其然也錦衣西司房頻奏有名自祖宗朝無有不陞者今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而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衆備下哉此蛟門欲右鄭而左王密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禎所嘿授也曰然則子將何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哉或人唯唯而退後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子時閣臣朱賡亦從私宅門首得其一冊以聞請嚴造書主名且乞歸待罪上不允震怒立命廠衛嚴行搜捕因責項應祥喬應甲各回奏先是十八年庚寅有山西按察使呂坤著有閨範圖說一書戚臣鄭國泰進達御覽上以賜鄭貴妃貴妃仍授國泰重刻之增列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有疏直參呂坤逢迎掖庭有包藏禍心語侵及貴妃又全椒知縣樊玉衡亦上疏言冊立事及鄭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又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成一書名憂危竑議者中刺張養蒙魏允貞劉道亨程紹白所知呂坤鄭承恩等戚黨疑出士衡手閣臣張位教之實承恩遂上疏辨論并奏戴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二衡以激聖怒于是士衡與玉衡俱削籍請戍御史趙之翰亦有疏指此書爲士衡僞造主于張位而預謀者劉楚先徐作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罷劉楚先徐作而降謫應秋等有差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値赦不宥至是妖書續出遙相照應或以爲似出清流所作將以傾沈一貫者又或曰此奸人所爲欲以陷郭正域時正域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于　貫而一貫方以楚宗事恨正域因正域又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負時望每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聞之大不懌時正域已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師弟聞問猶不絕一貫益側目陰使給事錢夢皐御史康丕揚出疏直斥正域并及鯉適漢中府同知胡化出首撰妖書人爲某縣訓導阮明卿而明卿乃夢皐姻也初吳江縣醫人沈令譽多貴游丕揚巡城跡捕之獲得楚王揭帖趣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正域與士騏左右之故丕揚約夢皐同時發難首攻正域疏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密友當亟訊奸黨治罪大輔沈鯉屢爲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獨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獨曰可容其所上揭有震動人

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巡捕都督陳汝忠緝得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等又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共十三人丕揚又誣及高僧達觀并捕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送詔獄拷訊無所得錦衣王之禎又首同官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闔門搜掠嘉慶亦不承冢卿李戴嘉慶婦翁也見拷掠不忍覰起入中堂上閣而惡之罷戴歸時刑曹主斯獄者爲開封人王述古一貫授意司寇蕭大亨屬述古拷治胡化令化供妖書出正域及鯉手

述古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矣大亨曰此公論也述古曰誰爲公論大亨曰公論在臺省述古曰天下有公論未必在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只一二人某公某公倏曾鞫自見及再鞫胡化述古遂立疏送大理寺朝大譁嗤司寇爲司官所持司寇亦大譏謂司屬敗乃公事又刼之入正域名必不可刼之重罪胡化必不可刼之禍且不測述古恰然安之卒不易原疏一字會皇太子遣閹人諭閣中曰先生們容我乞全郭侍郎然錦衣官嚴緝邏校著尚瓆邏沈鯉邸第迫脅不堪姦因一貫私人康丕揚爲鸇除異己借端起大獄排徼望慈爲一網計適胡化爲江夏人與正域同鄉因與阮明卿有夙憾諸奸謂是郭正域所使自造妖書誣明卿以脫已也府憲臣溫純上書訟言之唐文獻陶望齡等先後詣一貫爲郭司禮監陳矩秉正不阿力持之而鯉始得安卽疏請引咎乞歸未許既而項應祥喬應甲回奏謗書無自名理亦竟置不復問一日上將召皇太子慰安之且大聲面諭曰汝莫惡不于汝事汝但讀書寫字我的慈愛汝知之汝的孝友我亦知之此事乃逆惡揑造

奸謀離間我父子兄弟要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手書訓誡一冊賜之曰汝將去細看誦則知我之心矣皇太子泣下上亦泣隨命內侍以慰安太子語傳諭閣中知道最後緝獲得皦生光錦衣番役于生光寓中搜出羅紋箋一幅寫十大說又獲得刻字匠徐承惠爲證于是掌衛事左都督王之禎題獲得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于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御史斥革發遣大同當差不合潛逃回京受盡百般苦楚皆由皇親鄭家毒害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刻妖詩再刻岸游稿猶以爲動不得他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密催徐承惠刊刻令伊子皦其篇黑夜擲鄭皇親家及閣部諸大臣門首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今日大冤也又提到刻字匠徐承惠招稱二十八年十月內刻過妖書小木板一塊又三十一年六月內惠與生光刻過岸游稿十二張本年十月內在刑部街遇見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說作速爲我刊刻但不

可在舖內動作勿教人見拿到演象所廟內簷下替處刻來次日伊子其篇來催兩次又次日日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十五文與惠收訖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其篇提出面質言皆相同云云奏上得旨仍著會同三法司問擬于是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蕭大亨等覆奏論斬方廷訊時諸臺臣俱在御史康丕揚等尚欲連坐及郭正域獨御史牛應元指天矢日以明其不可御史沈裕又厲聲叱生光使獨服罪生光亦歎曰朝廷幸得我結案若我一移口

諸公何處求生活乎于是禮部侍郎李廷機起世卿等同告朱賡謂今可以具獄結此案矣賡乃以語一貫遂得解次年甲辰夏四月東廠太監陳矩詳上獄情又移送法司律斬上特命加等以謀危社稷論罪磔生光于市妻子俱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生光可死故死莫究之或云妖書爲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禎所作士禎病篤自言之及死身肉碎落一如磔狀

附載妖詩四句

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突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

屠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或註云松風狂客者豪商人包繼志也包氏擁厚貲每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然則圖謀亦危矣哉

又詛逆一案附錄

四十一年癸丑夏六月管理內直明甲將軍頭班把總武功左衛武舉王日乾疏奏爲假官匪賊謀逆臺臣受賄教人等事內稱有孔學趙宗舜先投充錦衣衛帥王之楨門下用銀千兩冒買冠帶總旗寄匿逃犯劉成等贓銀珠寶開設酒坊印舖懸帶牙牌出入橫行寶敦結交近侍後又投充恭寧侯掌家微臣先係屬官屢被孔學誘騙入夥方識奸謀學等一片狼心向臣密說有女大姐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曾同學一宅居住時常在阜城門外庄上歃盟要報皇貴妃厚恩糾結心腹好漢共圖大事定要將皇躬鎮壓詛咒東宮太子更立福王富貴非小立有妖書一篇會填姓名令宗舜另趙思聖收掌又有文官武將既于本年二月朔日孔學趙宗舜設席請妖人王三詔到家書寫聖母同皇

上聖號東宮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設香案又用黑瓷射魂瓶一個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用新鐵針四十九個針在紙人眼上七日方焚化收瓶隨送軍師謝銀三十兩每朔望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學又云宗舜雖是常朝駕官年老不能近御學在東宮侍衛帶刀更便行刺姜麗山等在內廷朝夕探聽何事不成又買房與餐交科臣居住嘗言多結幾人以防不測好替我們辨本援救臣見奸黨秘計陰謀已定私惟祇天不敢隱忍自取滅門之禍曾先揭告嘗道以杜亂萌豈慮惡臣奏報繞奉把棍百餘人各執器械圍繞臣家抄搶一空廣布金寶央托腹心臺臣吳應琦橫作鷹犬賄囑北城御史萬崇德送銀五百兩不畏法紀反令長班與趙思聖捏臣打詐虛情囑託刑部江西司同年竟將臣欽依把總拿禁絕食肆毒大理難容知此合夥謀逆翻天覆地父母之讐誓不共戴何況于至尊乎是疏既上閣臣葉向高語通政具發疏與日乾奏同入而密曰御前揭臣訪得孔學王日乾等皆京師無賴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

法司一審其情立見然皇上當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挾一條性命乃國家所損多矣上初覽日乾奏大怒傍徨莫知所處至抵翻御案已見向高揭默然霽色即將揭疏擯藏之譯以他事下日乾于獄既東宮遣取閣揭向高答曰皇上既不問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是其言已而向高又密請福王之國上許之次年甲寅福王就封之河南先是福藩未行偶一日聖躬不豫中外洶洶懽變向高覆之有刑部員外郎沈應奎節俠士也素以智謀勇力爲向高所知故密與之計潛令戎政出京營兵列守皇城又令錦衣衛嚴督緹騎巡緝惟謹又禁王府諸人不得輒自出入應奎則衷甲同向高宿直房以備非常萬一有變兩人共誓以死衛太子既聞聖躬萬安乃止應奎之矢忠固不可及而向高苦心此閣臣所難前後諸輔相當媿之矣故光廟始終感之不衰此萬歷庚戌年事

轍揚十大說附錄

轍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規于小願乎

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規于小聞乎爾有大寃不白而乃規規于小侮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規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于小惠乎爾有大實受誣而乃規規于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于小方乎爾有大患可傷而乃規規于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于小乏乎爾有大才未試而乃規規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癸卯八月二十六日轍揚漫書轍揚生光原名）

一梃擊之異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棗木棍突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殿前簷下將上階矣內官韓本用等擒聚執之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管次日皇太子奏聞命下法司提了問于是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人犯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拷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言非情實口無倫次按其迹近涉瘋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事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既及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會審張差供被李

自强李萬倉燒其求賣柴草氣憤不平于四月內入京要赴闕鳴冤從東來不識門徑又往西走路遇兩男子給之曰爾無憑據如何進西拿棗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寃狀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于初四日取得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處斬決不待時疏上至第三日提牢主事王之寀上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强非風癲人臣問汝何等人何由執棍進宮初招我迷了屈心腸要告狀苦死撞進臣言汝若不招要加刑復招打殺罷不中用了臣言獄神關王神在上不畏王法亦有神鑒復招我跳到迷魂圈裏了我風不曉得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復招要招生與飯不與便餓殺罷臣言實招有飯即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去止留二吏扶差起問之招稱小的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田種勾你受用罷老公騎馬小的跟走

初三歇燕角舖初四進京忽僵倒地下回稱口乾要不出了即與米湯一碗再問進京時何人收留復招到不知街道一所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不要餓着他你要入多你先衝一遭去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臣問打誰復招望見便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話老公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打我一巴掌我便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著老公多了遂被縛是小爺福大又招有柏木棍樣子琉璃棍樣子棍多人衆等情再問各犯姓名至

死不招又問前山東司夾打何故不招復招不苦不甜只為老公好意死了一遭罷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欲黙欲語中多疑詞乞皇上縛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立勅九卿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實自見矣署部侍郎張問達仍批原問司官胡士相等同提牢官到提牢廳細審張差供稱不在官馬三舅的名馬三道約年三四十歲住井兒峪毛家庄不在官李外父的名李守才約年六十歲住井兒峪東首俱燒灰生理再審騎馬老公供稱姓龐不知名年紀大了身長面白是差于初三日跟隨進京晚歇屢舖初四日未刻到京龐公引到朝外不知街名梟門大宅子裏面見劉公劉公面黑身瘦比龐公畧矮約有三十五六歲與差酒飯吃其棗木棍係劉公與差及不在官姊夫孔道道轉遞與差拿執從東邊往西走過三洞門進南一洞有石橋往北有五洞門緣西洞門走入又往東仍望北轉灣過西又招龐公劉公詢時俱在朝內等情又蒙批十三司會同覆審復據逆供龐公名保在薊州東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龐公處送炭劉公名我說了劉成飛龐保與劉成商量叫馬三舅李外父逼我來對我說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殺小爺喫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劉成跟我來竟走進宮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前供引到京城騎馬的即龐保保也在劉成大宅內打彩商量前供孔道在薊州城西宮家庄住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在案時有戶部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而橫肆手梃震驚儲躍此乾坤何等時耶幾豈無因奮甚非小恐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必得首惡邪謀永消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謝天下云云先是大受以藩府庄田禍機隱伏有身犯姦畹兇鋒直陳大難一疏至是奏中又有奸戚字面上惡之與之衆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為移文薊州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瘋始末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癲二字定為鐵案矣署大理事右寺丞王士昌疏言宸居何地主器何人張差敢于持梃突入如履無人之境吁可懼哉據稱差風魔癲猘類失心者夫人至失心如瘈獸然遇物即噬豈能擇地而施待時而發耶方其執梃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厚載之入何竟無一人覺察者直至宮門前然後逞技耶種種可疑不待提牢之疏大可寒心矣職又觀東宮冊立以來皇上雖念念止慈然情文煦燠之間多不慰人望即經筵講讀事禁重矣閒曠幾何年矣南章北疏釀成泄泄之規合請單題盡付悠悠之論至如皇孫繼東朝者也傳不就皇貴妃育太子者也田不給郭元妃配東宮者也地不擇即此數事皆出人情之外夫情隔則猜至猜至則奸生何怪乎是舉之慄戚而不寧也天下無不愛子之父平時教誨何所不至居恒保護何所不周乃至有不逞之徒持梃入宮傷及近侍直逼簷下何等危急乃令奴婢哀奏惟僅僅曰法司提了問似此冷語何異路人赴愬于不相關者此提牢官之疏再入亦竟高閣矣夫其所欲甘心者為誰陛下之元子天下之冢君也事勢急迫如此中旨寂寞如此即皇上有真用情處天下決不信宮闈決不信也且此旨不下陛下將以為無此事乎業有形迹東宮不敢安枕也以為有此事乎若不詳鞫明其原委草草糊塗終留萬世之疑端也伏乞速檢諸疏勅下法司究實定罪庶魍魎難逃于離照陰謀立消于見晛矣禮部署部侍郎何宗彥亦上疏極言之內云國家所以安社稷定危疑者惟禮與法是賴法施已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兩者缺一不可未有逆形已著而法可緩行亂萌已彰而禮可終廢者也顧禮輕則法重禮壞則法窮皇上天性至慈豈不鍾愛儲宮然而聽禮所當行者衆從擁閼紫禁無問安之期文華稀開講之候皇貴妃寵眷雖為典守之人太子妃靈輀杳無發引之日天下疑皇上之薄太子久矣金寒玦絕苑集枯莖人情乎皇太子既處積輕之勢諸中涓豈有戀主之心往往托疾引去聞初四日張差入宮時中門惟兩宮守之一則年逾七十一則年甫六十第一門如是第二門寂然無人至殿簷起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集亦僅僅七八人而已東宮主器關係何等重大而輕忽若此猶幸宗社有靈鬼神呵護萬一悖逆直前無忌其慘烈尚忍言哉科臣何士晉亦疏言頃者張差入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迫切不意旬日以來似猶泄泄雖事涉宮闈自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者尚可從容曲處今形著勢迫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入仍留中閣臣促之上乃傳旨著三法司會同究擬時中外籍籍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復奏駁之云陸大受疏內雖有奸畹凶鋒等語特就事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備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揭辨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

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拷訊如供係國泰有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罪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在國泰當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諸皇孫一切起居俱屬鄭國泰保護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异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窩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反成釁事惟當審處以銷後禍疏入亦不報吏科都李瑾繼上一疏言尤激切至二十八日癸酉聖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閣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駕至聖母靈座前行一拜三叩頭禮然後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倚右欄百官進至御前皆叩頭上連呼曰前來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子冠翼善元冠素袍侍上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

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寡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有御史劉光復跪于班後揚聲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言四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光復對光復猶高聲不止上叱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容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寂無人應旨遂令中涓縛之承上威嚴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至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祇知妄言望霽天威上怒少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日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于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曰爾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隨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

諸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閣者命繼到官員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遞趾相銜班行稍右與御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退侍郎張問達又奏龐保劉成二犯須是發出對訊上問此是何官內侍以問達對上言這兩犯亦發出遂命諸臣俱出次日甲戌即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前共鞫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張差飯及與棍引進等語俱展轉不肯招方審問時忽傳東宮諭至曰張差持梃闖宮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禁打倒內官罪在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雖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于二人何益此必二人曾肆虐于張差故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扳保成二人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符當以俔陷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得平本宮陰德亦全矣既而刑部復奏張差已決龐保劉成于文華門嚴禁之地拷訊不敢用刑易于抵飾支吾伏乞皇上發

付外庭從公鞫審則實情可得上又須諭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扳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著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拷訊前後五次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今該監具奏天氣炎熱二犯因刑氣絕已故著與馬三道等分別擬罪衆說卿等宜各仰體以舒朕懷以慰皇太子明睿仁孝之意迄六月法司審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減等應笞從之或云龐保劉成二閹乃鄭貴妃陸維之逸去而以瘐死報聞蓋是時外廷臺省勢頗甚御史韓浚給事徐紹吉與劉廷元劉光復皆一時黨魁智謀努力呼吸相應密幾鄭貴妃專擁痴處欲爲其所能爲遂交結奸戚願出死力爲黨護而幸上英明見王之寀疏和者亦不少深悉獄情一日于宮中特召皇太子令貴妃叩首謝罪上曰此事仗小爺顧看太子亦叩首對曰還仗娘娘顧看且拜且泣上亦爲之掩涕自此鄭方氣奪內廷亦知警懼邪謀頓息故之寀之功甚大而諸奸不悅也傳聞鄭國泰爲貴妃齎二十四萬金夜投劉廷元家令其

號召諸奸淆亂是非廷元以臺官主議而部曹胡士相岳駿聲勞永嘉等皆利其厚賄合謀與之寀爲難密嗾徐紹吉韓浚各疏糾劾部議閑住而特旨斥爲民并譴何士晉于外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劉光復上怒其黨護譏誚革衣冠發原籍至庚申正月釋光復出于獄給事郝士膏疏言光復生平背公植黨納賄招權方張差究擬之前輒有無說奇貨無若元功之說諷切問官預爲逆黨出脫此其肺腸欲何爲也及貴怨一發魂魄俱喪不敢復申一語要皆劉廷元一流人主風癲助陣者也

附錄會審隱匿失載招詞

五月十六日張差招出高眞人龐保劉成共造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不守本分同差投入紫內招話未覓勞員外永嘉手串四指口說只寫四句胡郎中士相即欲畫押草疏鄒員外紹光謝陸員外夢龍四次不到爲畫不明白不肯畫押胡士相又增改投入白蓮教吃齋修善等語後奉堂批飭正又將紫字改作教字（已上在提牢廳）

十八日十三司會審張差招初二日龐公在玉皇殿小庵與劉公商量同李外父馬三舅明白逼著他來明日做事去罷好的多著哩三舅外父都是肯了罷劉二公好的多著哩我只是虧他問龐保劉成現做官怎麽要害小爺差說待一統天下要遥官哩又說我到宮門前劉公還在引我進門又分付在朝莫休要說話（已上在提牢廳）

二十五日會審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商量許張差地三十五畝後岳郎中駁擬過堂說三十五地馬三道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等罷此與三十五畝同單本司胡士相劄去各擬有印惟此處無印張差是日以手拍地說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麽不報叫李眞張東同來就曉得了胡郎中亦不肯入單唐郎中嗣美直寫招內又于頭字上添一香字李萬倉招稱張差原沒有風病只是說話間風風勢勢沒見他風病也沒吃藥（已上在山東司）

二十六日會審張差招城北富家庄插下薊楷標子約會衆人又棍頭有鐵東鐵又也有沒鐵的外有伏

兵他的人多著哩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有三四年了今年正月初三日封我爲張眞人執散了棍子初于黃花山玉皇殿小庵共五人商量做事云云胡郎中私去小庵二字又改爲柳木棍次問孔道招小的吃酒吃肉原不會吃齋又說見住鐵瓦殿高眞人與他叩頭當堂教唆張差言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到底（已上在山東司）

六月十一日張差已斬訖十三司再提馬三道等覆審畫供諸司俱問卑職之案面問馬三道你們原在何處商量據張差原招玉皇殿小庵係西溝古寺院吃茶一壺老公說是金茶吃滾水一壺老公說是銀茶三舅說看定初四日了你便去擒一遭我丈人說隨他那一個也繇不過他他幹的是正事此等謀情你們那個不知衆犯無詞俱叩頭畫供訖曾郎中道唯怪職詳問言原稿畫供何必深究職對以稟過堂上從實研審不專爲畫供畫供是勞員外借言謀逆情節豈可抹倒曾郎中說怎麽說我們抹倒好教外人聽得岳郎中駿聲言兄知得眞也虧衆人覆審難說獨自成招職對以國家大事正藉衆力斷案到緊要處卻不商問又不寫是何主意至十二日胡岳曾三郎中勞員外扶同約十三司相投者具呈火房必用山東司看語不用不畫押前十一日該本科山東司陸員外夢龍湖廣司李主事倬二人做本岳郎中未有稿酌十三日偕曾勞二人至本科呼該吏跪伏大聲揚言山東司原招何人擅改李主事挺身出任曰堂翁命本科做本差處駁正何謂擅改且共筆有陸員外弄我獨見三人欲橫毀之曾主事曰唯從勞

解釋乃于日夕具疏奏上初有廣東司馬郎中德澧會審嚴問胡士相憾之語人曰他也多說話哩馬聞之怒欲叅士相欺君負國其罪當誅已有人諷止（已上出王主事筆記）

又附載揭疏公評

刑部湖廣淸吏司主事李倬揭爲爰書駁正有因奸黨權謀叵測謹備陳顚末以質輿論事照得西曹刑名煩劇獄案不時特委司官四人專理章疏署名本科其來舊矣諸凡應題招稿司官看語在前堂上看語在後特係該司作稿呈堂總發本科公加裁酌除該司看語例不更改外其所撰堂上看語應用者用之應删者删之如不堪用即便另作蓋爲堂官代筆務期情法允協頗稱得體然後呈堂題奏其來亦舊矣職謬列西曹委居本科不敢隨聲附和亦不敢强爲異同惟近日奉旨已決逆犯張差案內馬三道等招稱山東司胡郎中呈堂做堂翁張詳其招詞所云投入白蓮教吃齋修善等語律例不載又查卷內各犯口詞數段未曾入招口詞與招詞不投看語與口詞不照諭職與岳郎中陸員外曾王主事併胡郎中面相駁正職等遵諭擬議間胡郎中與王主事意見互異悻悻出外岳郎中亦托故出外職與陸員外曾主事未敢動筆將稿繳堂做堂翁隨親筆删去吃齋修善四字仍將該司所漏馬三道與張差口詞親筆抄出命職等眼同胡郎中叙入招內再閱招末並無該司看語止有堂上看語數行虛泛不切命職等另作時曾主事有事回司岳郎中托病不理陸員外與職作完落稿胡郎中看過公同呈堂做堂翁面

問安否胡郎中唯唯而退職等亦散次日忽聞會郎中爲是與岳郎中勞員外傳帖約十三司會問官見堂請改看語職編詢諸僚友屢奉嚴旨畏禍心切無足介意又次日有客下顧曰兄與陸景鄴改胡星海之看語長安人言籍籍矣職聞之亦不介意及進衙門見邸報則該司看語與請改呈詞皆已發抄矣忽奉嚴旨切責堂官欲重處挑激之司官矣職始瞿然曰甚哉胡岳二人之莫測也夫該司招稿與其看語皆非職等所得而與至堂上看語本科例得駁正者也今所改者該司之看語乎堂上之看語乎以風顛二字爲全案之主意當改乎不當改乎以吃齋修善四字掩各犯叵測之情形當改乎不當改乎以衝擊儲貳震驚宸嚴緊關情節一字不道安乎不安乎口詞七段漏不入招任意抹殺安乎不安乎況口詞係堂翁補入非職之故增也看語奉堂諭駁正非職之擅改也五人公同商酌非職等之私改也稿初敘定陸員外書之而不阻面相就正胡郎中覽之而無辭堂翁親答可否羣相應之以爲然乃一旦密計請改密計發抄又且密計取旨耽耽示殺人手段施于僚友之間堂屬之際不大可异乎堂翁心如虛舟原無固必吾輩爲國秉法有何异同如其不可自不難以是非相參甘苦相濟乃胡郎中忘青宮之重護奸璫之黨造謗慫之說飾全案之非此猶曰擔荷實難把持不定耳獨岳郎中與職共事本科非詎切同舟者乎慮否改正彼豈不知面同改正彼豈未與賜與職共塡荒陰爲私提線索心術壞矣職爲體面惜未肯明言以存忠厚之道反引勞員外會郎中擁衆至科

歸罪于職怒從聲色是何爲也以寫呈傳帖駕言于朱郎中又何說以看語發抄強堂官以必從糾衆行私給他人以出首既使該吏叱職又同四人以盛氣加職蓋其黨邪醜正陰謀嶮巇以陸員外同鄉不便攻擊故羣吹箝箝欲職一出應聲則挑激之禍職受之矣士君子捐軀報主有死無貳即以挑激中職職且甘之惟是以數語之駁正生一段之殺機既實係友又欺堂官如此欺君賣國之徒烏可容于堯舜之世哉彼等背公樹黨欲陷職于奇禍此不足惜其如變亂是非掀翻成案將來移禍于國家何爲此具揭

須至揭者

天啓元年辛酉閏二月御史魏光緒疏申言梃擊事其言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貳先皇帝以冢君主器何嫌何疑而無端燕豕王孫爪抱望蔓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撫爲阱驅除必盡釀禍最烈莫封妖書之事張差梃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柏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駭目此時稍有人心者誰宣請劍殺賊而當日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儲宮偏用之以庇奸璫不用之以申法令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癲以爲張本舉朝望風承旨曲意偏狥擅改嚴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劃去致張差以首擒地謊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王之寀懼爲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追奪官誥主事李傳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

上疏告變廷竟以憂死而大受亦以大計黜之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癲瀉獄詢者當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可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寀當罪則張差當賞矣究此一事也擒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戮奸璫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則知皇祖之于此事亦曉暢明白特諸臣以風癲二字無所歸著故寬貸賊徒而移咎之寀耳今聖明在御恩及林泉進言受杖諸臣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蹤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爲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爲忘身狥國者之勸若旁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于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及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也豈夫之寀本無罪而諸奸強名之曰罪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

二年壬戌春二月王之寀申論前事畧曰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于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與覬神器化家爲國國泰雖死法應開棺斲屍僇其族赭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梃之方即通間之術通間之術即梃擊之謀向使張差事發究徹根源今日之盧受程文昇敢復誦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許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許光復也擊不中而間之謀謀勢緩而促之藥張差之前縱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人主孤立于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癲者也寺臣王士昌

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須多溢詞堂官張問泣語轉而意圖先允風癲後覓奸宄勞承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眞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現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散視者也諸奸豈無人心乃以堂官對衆手畢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不報既而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皐交章劾劉廷元保奸之罪吏部覆奏廷元降調

五年乙丑御史楊維垣劾奏張差一案王之寀倖功躐躋誣皇祖負先帝且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可以理諭未聞以勢激也投鼠既不忌器騎虎豈無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反危于之寀之一激不危于張差之一梃也時岳駿聲亦有疏和之得即起用而之寀遂削籍尋至逮訊擬贓重譴不能勝而死是維垣廷元輩假手于逆璫也

夏允彝論曰梃擊一事王之寀所訊獄詞事情最悉及各司會鞫亦多相合爾時舉國譁然謂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妃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下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聞亦爲掩涕因斃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盛時嘗許以立愛晚而愧言之不符也因命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爲發銀十萬建廟于通州二璫以爲磚瓦甚多不如監窑自造利甚奢居民多竊薪于璫者張差亦賣田買薪往來既熟願供驅使事未可知既因士人忌爭燒薪辦訟訟又不勝產破薪焚憤憤不堪以至入朝聲冤亦喪事勢所有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闖入況此又攻東林者之言也即外廷危言之使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掖勢難結案從古有明刑之法又有必不可明刑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辭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何者光廟幸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乃韓浚諸人必欲護逐執法者而後快是何心歟

葉文忠向高紀述有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事然其間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者當脫稿日余與同官互商皆以爲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閧然以梃擊進藥移宮三事爲非得旨改定余思移宮事原未敍及其敘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一案則因王之寀疏從張太宰問達余曾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實皆里居不知其詳公親鞫此獄處實云何張答曰謀逆事千眞萬眞之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某當日鞫奏皆與之寀言符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風癲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說也安有持梃入宮門而可稱風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其言一時朝紳議論亦皆如是實錄中故採其說而詞亦委婉乃時情之主風癲者遂耽耽矣商官如岳駿聲出疏力駁而時局已變遂無敢片言救正一時言路從風而靡皆附會駿聲而之寀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宮禁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東朝何地而持梃突入當日雖有中涓格之萬一進而莫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止趙盾皆書弒君凡以絕于犯之萌爲萬世立大防也今勿論風癲眞假即使眞癲而持梃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風癲薄罪而已乎况禁中千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王曰乾告變已云劉成龐保二閹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合符似又不出于風癲之口而神祖斃二閹于禁中不發之就理此聖意淵微可以默喻如此斷決處分已妥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未能以厭人心也

論曰異哉此一案也伏機險毒可謂歷歷有明據矣在刑官之抗言正論理不可以不伸若宸斷之誅首斃璫法亦如是止矣蓋神祖在御以惇大持重爲體何況事涉宮闈難以深文根究但當頒一大誥嚴諭國戚或一奪俸鐫階少示懲創似不可少其如左右輔弼不得一辭若州何觀于後日福清當國者之持論可以見爾時柄臣其心事之公私邪昭在人耳目矣國法可輕私交獨重紛紛聚訟惟以黨邪害正爲心蜩螗沸羹始終一轍必欲殺一王之寀爲張差龐保劉成報仇彼胡士相岳駿聲劉廷元諸人之肉其足食乎然之寀之忠冤宜雪而之寀太剛則折之過亦不能爲之解也跡其後疏斷棺僇屍之說此豈可行乎哉至王廷尉士昌一疏可謂同聲相應言無不盡矣必誅其心以爲佞士昌能折服否爲之寀者忠憤激烈騎虎不下其所處剛亢龍之悔矣欲不危得乎噫可悲也已

朋志姚宗典字文初者孟子能傳家學爲人敦孝友重節槩爲顧壬午舉於鄉鼎革後隱山中所著有敬畝存是錄是卷詩文集若干卷是書載明神廟時妖書挺擊兩案始末顛懿中祕宮禁瑣事如鄭貴妃以不侍疾與忘所賜太子玉卮失寵始命冊立光廟暨妖書原文張差供招俱他書所未載足備史乘缺遺考宗典爲文毅公長子傳通與故爲吳中遺碩府志附文毅公傳下此書訛爲敢嗣存是錄蓋是書之佚久矣今秋偶得於書肆廢紙中洵秘書也爲繕補殘缺廠之暇日當刊錄副本以廣其傳亦藝林中一快事也嘉慶己未九月既望琴六居士黃廷鑑跋

嘉慶戊辰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東江始末

柏起宗述

東江始末

東吳柏起宗王孫父述

卒逆雜兵官毛文龍者浙之錢塘人也起家行伍當遼左失陷時聚衆二百夜襲鎮江城遂踞海島創爲牽制之說媚逆藉爲奧援歲糜金錢數十萬濫秩都督濫門封蔭舉朝無不慮之而舊督師袁公崇煥陛召還京見九列諸公咸舉此事相商確袁公應以當徐圖之華亭公遣袁爲屏去左右低徊再四袁公曰入其軍斬其帥效古人作事某竊爲之華亭公聞而許之袁公召對出都陳方略大稱上意賜之蟒玉尚方于以便宜行事袁公陛辭蒞任收拾關寧兵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關寧營制已定於是始議文臣以監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餉司者令其將若兵有所利而無疑也又嚴海禁以窘之以鎮機善橫截旅順不許一人入其軍而改貢道於寧遠皆所以圖文龍也袁公安排以定文龍有死無生矣爲文龍者束身歸命於朝廷一聽督師節制其爲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無奈其毒之所積頑及厥躬自作自受無足惜也且自甚其死如毀廷臣之疏信口無稽進登萊倘肆行劫掠袁公于是決意東行探入其地遂於崇禎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發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見在滿江者給賞登岸乘輕騎標下名官當有龍武後營都司金鼎卿帶船二十八隻接應俱列坐賜酒二十四日督東江官兵每名行糧二斗登岸試放佛郎機炮者約五六里近者三四里登衛樞指畫形勢云可議屯二十五日未時分東北風起自北汎水關洋歷大王山風轉是夜大霧諸船從大洋飄一夜次早收泊中島二十六日齊泊雙島二十七日南風大未開船見本島白骨纍纍如臂抵岸立款與諸將酒飯有登州海防右游擊尹繼阿叩見衆謂兵船四十八隻已到二十八日午時風順穿歷船松等島小黑山六里山猪島蛇島蝦蟆島將船泊雙島此處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游擊毛永義前見登島覲謁龍王廟督師同衆將云昔我國初中山王開平王諸君子如戰鄱陽采石繼戰于沙漠北衆軍水戰勝爲步戰亦勝始得底定中原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船爲守豈能遠駛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戰了事且要用之陸地各將毋得虛冒賜各將酒飯供船東報毛帥已至因夜未見六月初一日毛帥見上下交拜毛帥親進禮帖三封小飯一桌傳入毛帥側坐茶敘止收小飯毛帥出回看毛鎮茶敘云今邀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願相商爲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個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毛帥云文龍海外人耳也有許多功只因小人之說錢糧缺少又無器械馬匹不曾遂得心願若一一應付要糧助成功也不難解回傳免謝分付船上不便供應毛帥帳房留飯督師固讓待之杯酒款之毛帥若有所不屑者督師宣諭皇上神聖與堯舜湯武合爲一君當勉圖驅揚而毛帥若怏怏不得志且謂熹宗皇帝恩遇之隆袁不覺失色及叩其方略則云寧遠兵馬俱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之隱處一把火可收全功袁愈訝之二更方散初二日毛請袁公登島禮畢東江將官叩見又夷丁叩見賞夷丁每名銀一兩米一石布一匹毛姓兵丁帶刀環繞袁公叱退與之言節制及更定營伍爲道廳以監臨毛憚然不樂而咬牙切齒恨閻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袁也三更方散初三日差官謝毛帥又置酒請督師袁公便服登島密諷之曰久營邊塞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毛應之曰久有此心但職惟知事在東方一舉成功之後朝鮮又弱可襲而有也袁公曰朝廷念君勤勞當有代君者毛曰此處誰代得有傲慢不悅意酒散袁公傳令副將汪翥敘話反覆婉諭再四開導欲其親信左右提醒之也一更方出初四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員賞銀三五百兩不等兵每名一錢又將帶來銀十萬兩交卸東江官明白傳令徐旗鼓王副將謝營將敘話出行文毛帥自旅順以東行毛帥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定營制又行文恢復鎮江旅順事俱未遵依袁于初五日袁公設計隨行將官謝尚政等布置已定傳令登岸擺圍較射頒賞先設一帳房于山上袁公坐以待之毛帥果來謝與之坐毛帥曰老大人何日起身袁公應曰寧遠重地本部院來日便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毛帥領從袁公又云明日不能躬謝國家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并相約減從往島山謝參

將得僞號令各營兵四面擺圍毛帥隨從官百餘員俱遶在圍內其兵丁截在營外袁公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毛帥云這都是歃戶的小孫袁公云你們那裏都姓毛是出乎不得已這樣好漢俱人人可用我前的官有許多俸兵有許多糧尚然不能飽你們海外勞苦每名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數口俱分食這米心慟至此情實痛酸你們受我本部院一拜爲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頭再四袁公問毛文龍云本部院節制四鎭清嚴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腹心之患今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達東江亦便昨與閣部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糴買又設移鎭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廳稽查兵馬錢糧實數俱不見允終不然只營混帳過去實負朝廷許多錢糧要東江何用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談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遲也還不遲那曉得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容得你語畢向西叩頭請旨命拏下文龍剝去冠裳文龍尚有抗意督師又責云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本部院是朝廷一箇首將你這毛文龍有應斬十二罪你可知麼兵爲錢糧不經查核夜郎自大擅行一方專制難甚一當斬設謊欺君殺降詐順全無征戰却佔首功欺誑難甚二當斬剛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州問鼎白下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侵餉銀數十萬每月給米三斗五升剋減軍糧四當斬私開馬市潛通島夷五當斬命姓賜氏不出朝廷走使輿臺濫給劄付犯上無等六當斬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爲劫賊無算身爲盜賊七當斬部將之女收而爲妾民間之婦沒而爲奴好色誨淫八當斬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月給秔米今往搶參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命九當斬拜魏忠賢爲父迎冕旒像于島中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鎭八年不復寸土觀望養寇十二當斬這都是你的罪案今日殺了毛文龍本部院若不能恢復全遼以還朝廷願試尚方以償爾命又宣言各官曰毛文龍這十二罪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上來就殺我反以身從之衆官俱相視失色叩頭哀告文龍神頹魄喪不復能言但云文龍自知死罪只求老爺開恩袁公云你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你這一塊土非皇上所有向西叩頭請尚方劍令水營都司趙可教何麟圖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尚方劍斬文龍首級於帳前即分付將頭付他親人備好棺木安殮圍外兵丁洶洶見我兵森嚴勢不能犯督師又喚東江各官來見云本部院今日只斬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還是殺人安人爾各將照舊供職各復原姓爲國報效罪不及爾不必疑又分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將其父用其子毛承祿管一協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協遺有二協東江衆官請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又分付東江官兵久被毛鎭剋削將帶來銀十萬犒各島官兵每名賞銀三兩喚賞功官同東江旗鼓壽有將將見在官兵一千八百員名共賞銀一千四百兩以彰信賞必罰之意其餘四協照例給與又諭禡旗鼓遣差人往旅順宣撫又諭將毛帥印繳來東江事務暫著陳繼盛代管候那一協建功即將此印題授與他諭單離島登州發牌一面安撫各島軍民悉行登州游擊尹繼何速備堅船二千隻候用又行文毛承祚先令安撫後有所欠商銀著即辦償還又使小帖云戶部委官陳燕劄授守備管運各島糧餉又發稿爲四協劄付又差官陳島中寬獄併搜來各商船隻俱即查報有商人王從義等數十名訖至夜靜有徽州朱相公攀纓上船叙坐至二更方散初六日命具祭禮督師親詣文龍棺前拜云昨日斬你是朝廷的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的情遂下淚各將官俱下淚感嘆初七日登山試炮初八日差中軍至皮島取尚方劍并同符驗初九日早往旅順官軍迎接布置畢初十日晚開船十一日抵寧遠是日順風大作十二日早過江進城畢

東江始末

嘉慶戊辰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存漢錄

高斗樞撰

存漢錄

鄖高斗樞撰

崇禎丙子予以湖廣副臬備兵長沙庚辰晉右叅政辛巳六月聞報晉臬長移守下荆南駐鄖陽鄖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先是庚辰春闖部楊公旣敗張獻忠獲其妻妾及軍師潘獨鼇不卽殺而寘之襄陽獄中獻賊入蜀李自成羅汝才及老𤞤𤞤革里眼諸賊繼之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致被逮闖部統諸部兵追至蜀中戰守逾年賊勢愈熾至辛巳正月賊復奔楚闖部迎戰於楚蜀之交兵大潰獻賊遂從歸州取間道疾馳至襄襄有防守兵數百賊啖以利反爲賊用二月初三日夜半城中四面火起官民俱不知所繇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襄王亦遇害皆防守官兵所爲也次蚤天明獻賊至各兵迎之以入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鼇以去報聞天子大怒爲遷撫臣袁公繼咸然袁公先奉闖部檄駐竹山去襄千里實非其咎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於是以右叅政王公永祚晉鄖撫予遷鄖道而襄道則調叅

議官君起宗云

予以七月初六日長沙解纜至荆而臥疾數日月盡達襄陽城中一片焦土向來廛市止存頹垣敗壁居民十無二三皆葺草以居官署僅有新葺數間徘徊信宿啟行入鄖則八月初六日矣鄖城四圍僅六里又半爲頹脫居民不滿四千外六屬俱爲賊破每年四五次蹂躪惟郡城獨全然城外關廂俱燬無一居民田疇俱爲蓬蒿數百里如一惟近城之田則城中人耕種以餬口是年蝗飛蔽天野無寸草也七月閒獻賊復乘鄖入秦督師丁公與左鎭尾之而至左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言數日啟行復盪洗其家以去去十餘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眞慘極矣大約自荆至襄所經荆門宜城城邑無恙而村落已空然猶有十一二僅存者自襄至鄖則城邑已不堪言而出城竟不見一人村落止存廢址欲覓一椽一瓦俱不可得矣若鄖之六屬房縣竹山竹谿上津鄖西保康并城郭俱已平夷城址俱一片蓬蒿居民僅存者俱覓山之高而上有平岡者結砦以居大縣可三十砦小縣不過十餘砦砦之大者可二百人小者不滿百人各墾砦下之田以自給縣令至者亦居砦上征輸久停民貧無訟胥役盡逃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不復能至鄖叅謁矣

余以初八日履任至十三日忽接猛將軍如虎檄報獻賊復東來立可至鄖是時鄖兵俱發往北路盡因賊既西入秦倘秦兵嚴守必折而從北也不意仍從西來須臾猛將軍至兵僅百許次蚤獻賊至予率操

夫登陴固守賊亦不知城內無兵而又慮督師在後竟引而東而城中士民復大恐謂左兵當復經此也余卽遣役往迎督師且懇其兵無入城督師答書已許不入城而托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欲暫住以發疏余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人心始定明日督師至駐一關帝廟湫隘殊甚又十日始東左鎭意殊不慊以沮其入城也猛將軍係虜中降將驍勇善鬬是年冬戰死於南陽城上

鄖城舊爲治院所駐是時澄川王公移鎭於襄而鄖中共事者守徐君起元倅陳君萬家李則朱君翊辮也營將則房竹營游擊李茂春兵一千五百均陽營游擊胡廷聘兵五百守均其留鄖者一千而治標左營百總楊明起余敞凡各兵三百許人游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則降丁也余因周視鄖地東與北俱山麓而西與南俱江漢賊善騎而不習舟楫余謂戰地必在東與北漢水西北來離城僅丈許行半里遇一小山名曰西壇遂折而西繞西壇之外復折而南沿至東南城下離城亦止丈許予乃於西北及東南兩

隘各結一樓一面倚山一面倚城一面倚漢水各甃以磚樓上多設銃礮樓下開一門以通出入李茂春之兵卽營於東南樓之內沿南城外而居西壇高出於城丈許不可無兵而山頂頗平量可容兵數百名則令楊明起居焉西壇之下地平如掌當城之西南則王光恩居焉城東亦有二培樓一曰四鋪背一曰青龍寺離城甚偪余令余敞凡居四鋪背分均陽營兵三百名居青龍寺其均陽餘兵則居城中備城守及他調發之用均陽兵皆鄖城人與鄖民俱親族在

名營中獨守法故留之城中其城北緊無濠城東雖有濠而淺地勢陡峻不能蓄水余令東北離城丈許各築土牆高八尺每堵留一銃眼凡閱三月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備其一切築牆造樓及葺蓋兵房皆用各營兵而不煩一民云

辛巳之冬壬午之春鄖城幸無賊警夏間忽接陝西興安道檄稱川北有賊名搖天動先時同羣賊入蜀厥後各賊東走而此賊遂獨留川北今將從興安趨竹山以及鄖襄約有萬餘予令房竹營千總漆尙友均陽營千總高萬鎰幷楊明起合兵禦之賊聞竹山有備遷延不敢入境仍歸川北至九月閏王光恩來云有弟光興在搖天動內有衆數百情甘投順余未之許而光恩請愈懇余令光恩招之至汰其老弱者得精壯百五十人即隸光恩營光興改名光泰後李賊犯鄖光泰戰甚力

先是張李各賊每陷一城輒大掠以去至壬午夏秋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嚴禁搶掠以籠民心時已得中州數郡將攻襄鄖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久住樊城全無赴賊之志治臺王公澄川亦留左於樊以衛襄謂大兵在賊必不至也及自成汝才由汝甯趨襄左聞風先遁至荊州又念荊以江爲界無路可逃又改往武昌而賊遂長驅抵樊徘徊數日以大礟擊襄之北城襄人大恐一時文武先取其家屬登舟矣賊復西去七十里至白馬灘渡江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賊遂入襄時十二月初三日也初八賊分股攻均州時降丁惠登相在焉登相隸左大將軍而分居於均素獷悍難馴不屬鄖節制至是斂兵登武當依險自完賊遂入均守將高鳴鍚自溺漢江以死十二日賊抵鄖城予率各營戰於城外時王光恩光泰楊明起余啓凡戰甚力賊攻四鋪營青龍寺晝夜不息啓凡等以火罐擲之燒死者相踵而攻不止然終不能登賊又分股直抵北城予於土牆內先伏鳥鎗手擊之百發百中賊不能近至十五日賊始退是月荊州承天相繼俱陷

方賊繇白馬灘渡江鄖襄路斷故鄖中久不知襄陷也及攻鄖而退兵追之獲賊五十餘人始言襄陽情形李茂春素恇怯始有懼色且謂治院已東去鄖兵月餉將安出而惠登相在武當書貽茂春勸其遠避否則賊再來必不支茂春遂於十七日夜拔營西去余親往留之竟不能得次日茂春將抵金漆潦會叅將徐勇先奉治臺檄守潦茂春不能過而營內船少各兵多步行兵婦無不嗟怨又四鄉無一民居無所得食於是茂春大窘復統其兵來歸余下令各營謂茂春罪在不赦而裨將及各兵則不妨招之入營茂春必須生擒議罪於是王光恩楊明起余啓凡各招房竹營兵盡降而茂春就擒余縛送徐叅將勇令其羈於營內以候請旨後勇亦去金漆潦至興安茂春隨之以去又數月茂春病死光恩等三人旣分招房竹營兵又各有召募三營之兵各盈千而高萬鎰死後其兵亦歸鄖仍入均陽營於是鄖兵有四千云

癸未春李自成與羅汝才同駐襄陽時已據襄荊承天德安並汝甯南陽河南開封諸郡矣自成志圖僭位欲先吞幷各賊時獻賊在安廬黃州一帶自成每與書檄皆用上司臨屬吏體獻賊大怒然畏自成之強不敢與較亦不敢復與自成合營矣老狪狪革里眼各股自成以計除其魁帥並將其衆惟汝才勢力相敵自成潛欲除之忽於三月初六夜自統精賊百餘直至其營排闥而入斬汝才於臥榻之上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計籠絡半月始定於是中原無爲難者一憑自成所爲矣

惠登相在武當自成屢招之登相見誅數同輩懼而不往自成大怒令賊劉某統兵三萬往擒登相隨攻鄖城登相聞之逃往興安賊追之不及遂於白河一帶擄往來之船欲從漢江順流犯鄖余念鄖城外西南爲各營所居獨倚江漢爲險若賊得順流而來各營何以自固又興安至鄖船素不多因急令水哨馬之服領兵船十餘溯流而上驅趕民船將至白河賊已得船五隻然船戶已先逃賊在船中不能自駕之服擒船一賊二十八人其四船皆走履水者二登岸而逃者二之服並獲其四空船以歸賊仍從陸路於均州渡漢而北竟泊鄖城時鄖兵止四千有餘又益以衛兵三百及民間丁壯二千以青衿能事者領之盡出城搏戰城上僅留老弱守垛及均陽營兵三百主礮而已賊勢甚勇先用均州靜樂宮門扇約百餘片列於城東北以繩綑縛如木城我兵直抵其營連用火罐擊之火起賊走各兵盡撤其木城以入次日賊用木梯六十餘條復抵城下各營齊出奮擊殺賊數百盡奪其梯賊始退而營於楊溪鋪離城十里予因與各將約曰賊衆五倍於我且有馬賊二千餘我兵出戰不得遠追倘賊用馬繞我兵之後則城與兵不能相顧矣今後兵出城以一里爲止又兵與賊相持

倘賊不能遠退則城上擊大鑼大聲爲號兵卽兩邊疾驅以閉銃路城上大小銃三百一齊俱發則未有不傷者如又不退而近土牆則牆內爲鎗齊發又佐以城上之礮必無能爲也自三月杪至四月初賊傷死甚眾忽一夜城上哨者見二十餘丈外賊暗中往來徹夜不休不審其所爲至曉視之則已築臺十許座矣其臺用土一層卽用麥一層平鋪之層累而上高與城等每臺長二丈闊丈餘仍用磚石砌垜其上架銃擊城凡三夜成臺三十六座徧於城之東北二面矣又十餘日余料臺上之賊久而必倦約各營及民兵盡出攻臺民之老弱者盡攜鋤鈀以隨攻破一臺輒鋤平之並攜其麥以歸自辰至午巳鋤廿二臺予料各兵饑倦卽令歸營次日休息又次日復出兵盡夷其臺賊大窘復退至楊溪舖然尙無去志也先是治臺標下游擊劉調元當襄陽陷時統眾入山紮欲居鄖而苦鄖無糧至是余遣人邀調元予亦發兵千許往援賊大敗調元始得至鄖時五月初一日也予以調元遠來應休息一日初三日黎明當盡發城內官兵往楊溪舖撲賊至初二午遙見賊營火起如欲遁狀而大雨適至復不果去初三日予起發兵則賊已遁矣賊之攻鄖先後凡四次而最勇者惟此役官民各兵無不捐軀自效者當四月初予遣一健兵往陝西請援於督師孫公且言旬日以來殺賊三千孫公笑曰爾鄖陽殺賊已盈萬而止報三千何也去兵不能應孫公復曰昨有賊來降自言攻鄖不破賊已死一萬兵應曰方兵與賊戰時道府俱在城上見一賊倒地卽紀一功故云三千至賊傷於陣上回營而死者城上亦不能知故賊云滿萬也孫公首肯之隨發中軍高傑統兵援鄖傑未至而賊已退鄖之將士自此知賊可禦城可守人人自奮無離心矣而治標降丁苗時化亦在南漳因統眾來歸時化驍勇善戰鄖兵勢稍振矣

五月杪自成闖督師治兵西安將出關而南遂至鄧州忿鄖之堅守復發眾來攻予戒嚴以待數日賊抵龍門灘鄖八十里頓而不進眾不解其故余曰此必畏而不來又迫於自成之命不敢歸也令當每日黎明發五百人營於楊溪之山上日入而歸次日復然又戒之曰倘賊悉眾而來爾卽歸鄖不可輕戰如是三日而賊遁遁後問彼地居民曰賊甚畏鄖不敢前見楊溪山上有兵卽欲遠去會五更時漢江水發有水石相擊聲賊於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遂亂相殺或奔或伏至天明賊將曰未見鄖兵已作此狀奈何欲攻鄖乎遂引去

均州去鄖僅一百二十里爲賊所據鄖兵哨探不能踰均而東六月閒予令王光恩苗時化劉調元往攻之賊聞兵至輒引去遂復均州

督師孫公駐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駐鄧州以待之予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眾迎戰請以鄖兵直趨光化穀城以擣襄陽乞密示兵期孫公約以八月上旬至七月杪惠登相徐勇繇興安直趨均州奉孫公檄會鄖兵同攻光穀予謂督師兵未出關而自成在鄧離鄖止三百里鄖兵不宜遠出且姑待之登相不聽與徐勇逕趨穀城余不得已先令劉調元苗時化往侯自成離鄧再發兵八月初惠徐苗劉賈抵穀城之下賊不料官兵猝至倉皇無措然登相不揣攻城之具賊欲走而兵已繞城賊不敢出城上寂無一人而兵亦束手不能登至次日登相等始得木梯鋤鈀等具而城上垜大及礮銃矢石排列亦定矣又數日襄陽發賊來援登相與時化迎擊之斬首數百擒一百四十餘人餘賊奔回然穀城竟堅守不下調元爲登相所侵侮遂渡漢水而北獨抵光化書諭守賊傳某遂以城降至九月初十日聞督師已出關自成亦離鄧予乃發王光泰楊明起又分均陽營兵親統往穀穀堅守如故予謂必得內應乃可又旬日而僞知縣陳知密請降約以次早兵從西南角登城城遂破各賊或斬或奔城內居民先爲獻賊所屠不滿二百人登相復肆擄掠余力禁乃止又次日而督師敗報至

督師出關自成率賊於襄陽郟縣之間待之由陝至郟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督師至一城輒入迨至襄郟聞去關已遠糧運艱而自成守不戰分賊萬餘遶出督師之後餉道遂絕督師大驚總兵白廣恩先降於賊餘兵遂潰云

督師敗報至穀城諸將皆色沮而登相徐勇更甚予亦未審自成行止未便攻襄而穀離鄖遠遂旋師入均以探自成消息又一月知自成已入關且至西安又遣賊來襄盡擄其妻妾以北予始統各營攻襄登相與勇竟不行襄賊爲李之綱路應標楊彥昌聞兵至開門出戰苗時化王光泰奮擊大破之斬賊二百餘賊奔入城城既高而北臨漢江東西南三面皆深溪廣難渡賊又恐鄖兵用舟順流而下乃於漢江當

城之西北處以大船塡巨石沉於江底自南至北橫截江流予令各營於三更時多負小舟至東南一帶渡漈泊城而城外亦有短牆時連時斷賊初藏於牆內見有小舟閒渡齊出牆外銃箭齊發舟不能近予誘賊出戰而賊終不出予欲坐困之而鄖守徐鄖理朱各以賊來謂自成已破西安徇地至漢中並高稚一帶俱爲賊有賊已近鄖而兵乃遠出乞加審察予然其言遂於臘月望日收兵歸鄖而勇與登相各率所部取道襄陽之北界疾馳而東奔至武昌投左鎮矣左駐武昌擁重兵糜重餉而逍遙竟歲使孫公出關討賊時左亦從鄧入襄而俾自成腹背受敵則必不能猖獗若此也

甲申春自成已據全秦將北犯京師而恨鄖之攻襄也復發賊三萬令路應標馮養珠等統之以攻鄖鄖時有胡廷聘劉調元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余啟凡六營兵力未減於前但自崇禎六年流寇渡黃河而南無歲不擾鄖襄遂奉旨停征餉無可措帑藏如洗癸未四五月賊圍城城外二麥俱無收稻亦不及栽入冬至春鄖城大饑營中兵將各從漢江溯舟自房竹買雜糧以自給其貧者采食草樹根葉遇賊傳城兵民殍斃大概如癸未四五月然賊結營楊溪鋪每三四日一至城下不至如前次之勢猛矣予探賊糧運頗艱各處徵集雜糧運至均州復自均餉攻鄖之兵亦有不繼之時予與各營議曰賊倚均爲窟穴均城之賊謂鄖自守不給必不備我兵之往襲吾間道襲均殺其魁帥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策也遂發兵千餘楊明起令之日入時渡漢江從南岸往均黎明而至均賊果不爲備各兵奮勇入城逐人便斫復燒其聚積之所而還賊不知兵何從至報至鄖城下城下之賊遂退三十里欲與均稍近也復數日以糧不繼而去自正月二十至三月盡云

當應標之攻鄖也時鄖四面千里悉屬賊境斗絕孤城屹立其中欲破賊解圍殊成妄想予已絕重生之望所以勉勵將士者亦無以爲言矣賊遣人至城下招光恩或曰爲光恩所素善者光恩雖未之許意不能無動次日予買酒城樓會諸文武曰今日與諸君痛飲以盡數年重圍中共相扶救之情從此與諸君訣矣守此空城殊無了期徒苦將士忍飢褁創耳今願諸君斬吾首赴賊各自爲計可也朱司李曰吾宗臣請先公死光恩勃然曰公之言蓋爲光恩也光恩雖不肖豈忍負公會招者復至城下光恩射殺之眾志復堅蓋予原實語非徒以激光恩今日投老故山回首當年情景庶邀彼蒼一鑒也

自壬午冬襄陽陷後朝廷用李公乾德爲鄖撫復用郭公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有訛傳鄖城久陷者遂寘鄖撫不復推矣至癸未六月予具疏請兵於是京師知鄖尚在復議鄖撫廷議皆謬及於予會撰路有憎予者持之此時鄖城萬死一生倘視爲美轉也於是以鄖守徐君爲鄖撫而加予太僕少卿司李朱君加僉事路阻不通至甲申四月有鄖城晉弁師千城自京師伏行歸鄖具言其狀於是徐君蒞鄖撫任予以疾還居別置朱僉事攝道事云

是年三月間予差役往武昌乞援朱司李亦差役往襄郢皆賊所據去役俱被衣行乞以前至七月司李所遣役先歸得楚撫何公手書知三月京師已陷先帝賓天南都已有新主於是城中文武俱爲先帝發喪哭臨如禮無不盡哀又數日予所遣役亦至始知二月間予已遷秦撫蓋自成破西安廷議欲守漢中興安以固蜀之門戶而不知漢興俱久陷矣次日襄城路應標復來攻鄖賊以七月望後至鄖攻守之狀大率如前予雖謝鄖麾每日登陴與諸君協力賊分馬賊千餘每日巡於漢江之南蓋恐鄖兵復襲均也鄖兵困疲極而賊艱於運糧俱欲散去惟應標不許眾賊怨恨殊甚至十二月初七日天未曙賊營火大起則各賊殺應標而星散矣先是十月間予遣守備余廷元南都上疏乞兵具言鄖兵僅五千日夜爲賊所攻不能分以入秦徐治院朱僉憲亦各差役上疏南都知萬里狂氛內尚有鄖陽存也文武俱陞敘予加副都且蔭一子議者謂秦地久陷秦撫無路可往又改予撫楚不知鄖之無路入楚猶之秦也後楚撫改推而予奉旨回京另用云

甲申之冬自成已敗歸西安分賊守黃河以阻清兵之入又加城濬濠日夜不休至乙酉正月清兵渡河至自成即日盡率其賊眾男女由宛至襄念中州諸郡不能復顧而承德荊三郡外已無餘地於是留婦女輜重於襄自統眾賊將從承天東下聞左帥在武昌有舟師在漢口賊素不能水戰遂改路繇荊渡江取道石首渡洞庭湖口至岳州繞出武昌之南蓋武昌防賊者止在西北不料其還繞而南也左帥大驚即登舟東下且拉楚撫何公同行何公以計脫獨身至長沙而左帥遂至九江蓋左帥畏自成之甚竟不

知自成之敗而南竄也南都聞左帥至九江又不知其爲避賊也而滿朝疑懼時事若此眞可痛哭三月清兵抵襄盡得自成婦女輜重鄖撫徐遵人也清兵諸帥亦多遼人聲氣相叶遂令王光恩詣襄投順其餘五營苦戰三年饑疲日甚亦少振拔之氣予遂閉門謝事率僮僕往沄州躬耕以餬口而王光恩至襄見英王賜銀幣鞍馬且令徐治院仍撫鄖光恩則晉鄖襄總兵後遂有朱僉事被殺劉胡等各帥被擒事益以劉調元苗時化自山來歸遂爲六營同辦賊初鄖城四營其帥爲胡廷聘王光恩楊明起余敵凡後無嫌怨自徐太守履鄖撫任用王光恩爲中軍得糾察各營事以此嫌隙遂生五帥切齒光恩每有怨言光恩懾之久矣朱僉憲係山東宗室剛愎任事而與人不和各營亦怨之清兵入襄鄖撫投順僉憲鬱鬱會鄖中青衿有吳雕龍藍口口井吳緒揚等恐爲僉憲心腹至是令所善青衿詭稱從武昌來傳徐治院已改楚撫朱僉憲已陞治院徐不察其僞也雕龍糾青衿十餘人請其履任行事且請徐治院交代徐所厚惟光恩時往襄徐窘甚遂交代之朱蒞任即選授雕龍等十餘人爲襄陽南陽各郡邑官且令鑄印余時在沄州耕種聞之呼雕龍謂曰清兵在襄而鄖城如此舉動獨不能少待乎且六營將士無一共事與十餘書生爲之脫有緩急將若之何雕龍不聽而去而胡劉等五帥聞光恩見英王獲厚賜且用爲總兵不勝心熱各登舟往襄光恩聞僉憲事即白之英王並言胡劉等五帥皆助之英王大怒即令光恩歸鄖捕朱僉憲光恩知五帥將至襄卽從間道歸不與五帥值五帥至英王詰之曰朱某叛爾五人何以助之即令左右牽出盡斬之五帥痛哭呼寃乃得釋遂留五帥於營中而令各差兵往擒朱僉事否者各斬無赦於是五帥各差其中軍擒朱僉事矣光恩先至以擒獻朱僉憲之事詳之徐治院令其姑緩又三日而五帥所差中軍至鄖立擒僉憲並雕龍等諸衿獻英王斬之營前胡劉等五帥竟留營中後羈留北都不許歸鄖乙酉丙戌二歲余耕種自給故鄉路絕丁亥春先大夫在家差兩僕來鄖始知清兵已取浙東且具聞家難余遂買舟歸歸後聞王光恩以他事械送北京論斬光泰遂統鄖中各兵獨據鄖城盡殺鄖中各官清兵來攻屢敗以去後發京兵數萬來光泰遂統兵入山蓋予以三月去鄖鄖以四月大亂云

孫守法者西安人爲秦中副總兵自成陷西安守法率家丁六十人逃至興安自成執其妻孥以招之守法不顧賊破興安守法逃至蜀界聞予拜撫秦之命來鄖見予居數月予謂曰吾爾人皆秦官而袖手居鄖無益於事君統家丁往竹谿平利之界擇山砦可居者居之益招兵衆兼設處芻糧倘興安有隙可圖即遣兵來報守法遂往至乙酉正月清兵入秦自成東走守法報云興安已無固志可取也予從鄖撫借苗時化之兵以往一鼓而入興數日清兵南下予遁鄖竄伏民間守法遂入漢中深山結砦以居後二年餘聞爲清兵所擒云朱僉憲殺後其妻孥不便居鄖予令其往依守法守法既擒不知所終陳萬家者黔人以一榜授鄖倅惆悵木訥人也壬午攝郡篆乙酉郡已歸清即移疾辭官而黔中路未通出居民廬一日過予曰今日居鄖非宜也盍往房縣深山乎余曰入山吾志然自成餘賊紛紛逃竄於楚蜀山中且姑俟之萬家竟挈其妻妾往居房縣砦上月餘萬家令童僕耕種自成逃賊數百人忽至竟爲所擄萬家先年署房有惠政房之士民各出牛酒往遺賊求釋萬家萬家獨身得歸怏怏不樂得疾以卒又有羅大縉者陝人以明經爲竹山邑博士已攝令甲申徵攝鄖郡丞至乙酉四月稱疾不出在署惟酣酒又一月來謂予曰今日爲誰家之官乎欲歸而故鄉路湍令路已可行惟速歸耳亦辭官以去予曰若陳別駕羅博士者狀貌不踰中人當戎馬鼎沸時粥粥無所表見而出處之際介然不移豈以寵利嬰其心哉悲夫

詳述秦鄖情形疏 附錄

奏爲微臣守鄖四載謬膺撫秦恩命謹詳述秦鄖情形亟懇大兵合剿事臣一介書生才識庸淺自崇禎元年通籍先祭部屬游歷郡守拔任監司至崇禎十四年陞分守下荆南道按察使十五年冬逆賊李自成攻破襄陽荆承相繼淪陷十二月十二日各賊乘勝直逼鄖陽臣統率文武將吏力戰三晝夜殺賊千餘賊始遁去十六年三月逆闖復發賊數萬力攻鄖陽臣統率各臣且戰且守一月有餘殺賊八千賊復東遁六月間臣委推官朱瑱辦同副將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劉調元胡廷聘余敵凡等恢復均州又復保康擒僞官芮作聖八月間臣親統劉調元苗時化游擊劉源滋韓原傑張文富王蜀夏强新馬之服李開秦吳葆和等恢復光化又同督師所發副將惠登相徐勇進攻穀城僞官陳知攜印出降擒斬賊將郭

三發黃世龍丁自姜等九人襲賊楊彥昌發賊三千級殺登相與時化合營截殺擒斬殆盡登相隨奉督師調去臣再調余啟凡王光泰許九德杜元貴等兵進攻襄陽賊楊彥昌馮養珠路應標等出城迎敵臣親自督戰各營奮勇截殺各賊大敗入城自守臣督諸營四面攻圍一月有餘賊勢已窮處適聞闖逆入陝攻陷漢中興安臣恐乘虛襲鄖只得撤兵西歸至十七年正月闖逆從西安發賊萬餘會合路馮等賊再來攻鄖臣又統率文武力戰五十日殺賊萬餘賊

又遁去臣體質孱弱素多火症自十五年冬十七年春枕戈躍馬日夜不休冒暑衝寒憂勞兼至怔忡嘔瀉百病交作祗緣封疆任重扶病登陴至四月開闔知府徐啟元已陞鄖撫臣亦叨蒙先帝殊恩加陞太僕寺少卿竊喜危疆得人病臣可覬休息鄖撫亦親見臣困憊之狀業許解任養病至七月閒署守道僉事朱翊辮接楚撫書內稱臣已陞秦撫托翊辮轉報臣杜門養病竊荷聖恩竊念天下事勢至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安敢不力疾任事而秦中百二河山自去冬被賊勢同破竹鄖陽接界如商雒興漢盡皆賊據欲求一旅之師爲臣恢復之資而不可得至若鄖陽之兵舊有七千今二年絕餉又兼荒旱飢餓之餘死亡將半且闖賊於七月望後又發路馮各賊攻鄖鄖撫與道將日夜戰守賊雖屢挫而闖逆亦屢撥各賊來攻經今三月尚未離鄖則欲分鄖兵入秦勢又未可止有陝西副總兵孫守法領兵五千餘人來鄖臣細加詢訪據云秦地雖陷民心尚思朝廷恩德舊將殘兵多有逃入山谷不肯從賊者臣遂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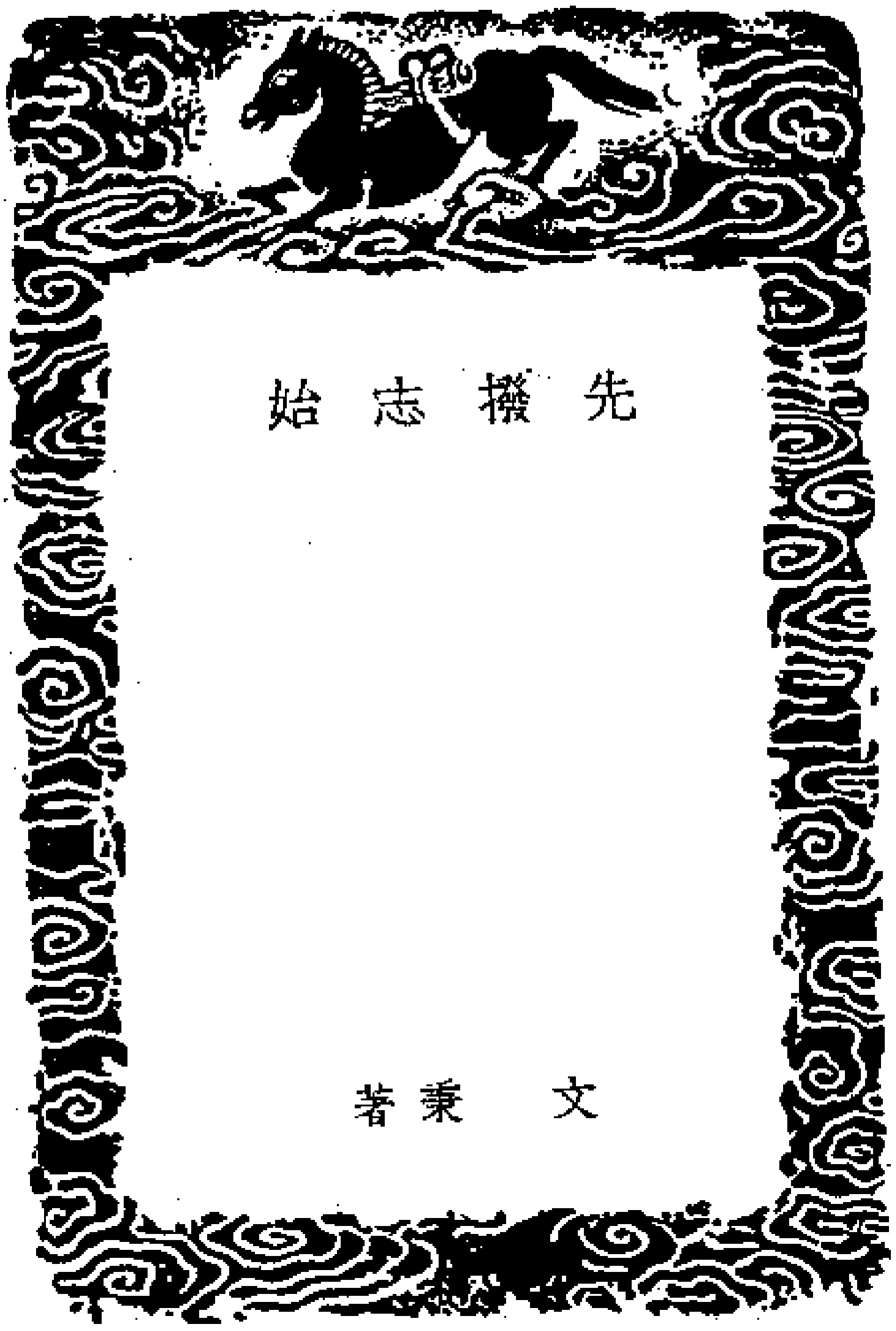
八月初十日密差各兵潛往山寨招呼舊時兵將又委守法馳至竹谿平利界上探聽漢興情形而賊氛密布差兵迄今未回臣往鄖圖秦而鄖圍未解秦兵未集外援不至糧餉久窮屢欲具疏叩闕孤城之外四面皆賊募兵民中能齎奏本從賊中潛行者久未有人今多方設計差官齎奏伏祈皇上迅發大兵刻期入秦臣所招山寨遺兵倘能湊成一旅則或繇漢興或繇商雒必效犄角之勢也臣策駑磨鈍素心不敢自後而體羸病久重任實所難勝且望八衰親嗟子行役每一念至臣不欲生伏懇皇上垂念封疆放臣歸里少盡一日菽水之供另簡材能威望之臣蚤建澄清之績臣曷勝虔切之至臣衙門關防自舊冬西安失事不知存亡的信見今胥吏承役緣道路阻隔亦無一人至鄖故臣疏無印鈐蓋並祈聖裁

存漢錄一名守鄖記略明副都高公斗樞自述其守鄖事也四面皆賊而以斗大之城完爲明土功亦偉矣使封疆諸臣盡如公者何至有甲申之禍哉余鈔得其詳述秦鄖情形疏附之於後謝山外集言公守鄖陽有四卒最勇尊任劫營賊至輒令之出四卒分啖一牛火酒各一尊夜去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往來倏忽諸營驚擾及旦而還無一傷者賊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其歸城也手中鞭牢

不可開與坐移時既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歸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後公族弟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則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其事甚壯而錄中無四卒姓名且並未見劫營崖略何也知府徐起元總兵王光恩同守鄖城後俱降我
朝起元入　國史貳臣傳光恩以他事論斬而明史斗樞傳乃云起元光恩以功名終誤矣同治十一年五月董沛跋

守鄖紀略一卷

明高斗樞撰斗樞字象先鄞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刑部主事累官湖廣按察使分守鄖陽自辛巳六月以後屢被寇攻斗樞盡力守禦者兩載城卒獲全癸未六月斗樞具疏請援朝廷始知鄖尚在而閣臣陳演與斗樞有隙乃別推鄖陽知府徐起元爲鄖陽巡撫僅加斗樞太僕寺少卿銜及甲申二月始遷斗樞陜西巡撫時全陜已陷不能之官後福王建國南京以斗樞巡撫湖廣道路不通斗樞亦竟未聞國亡後遯歸故里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歸里後追述守鄖之事所載戰守法頗具亦陳規守城錄之類也



先撥志始

文秉著

四庫全書提要

先撥志始二卷。明文秉撰。秉字孫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是書江南通志作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或卷數有分合耶。所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曆。訖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書、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魏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又別一鈔本。後附逆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逆案一册。與先撥志始微異。得之石虛珍家。而石則得之潤州家。有刻本。因錄於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乃江陰陳鼎所編。又附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秉書。不知何人竄附於卷末也。

先撥志始小序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歧於四明。黨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爲歸宿。其爲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爲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浙、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玄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迨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狎暱者。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於逆賢之時。教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導逆賢諸人。馴至於烈皇之世。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不祚明。不在於焚燬九廟。闖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慘戮多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於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釀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今春而甕且滿矣。因出己見。稍爲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得失之政。亦洞若觀火矣乎。文秉蓀符甫。題於雨溪石室。

先撥志始

卷上

明　文秉蓀符著

萬曆起天啓四年止

神廟嫡母爲仁聖陳太后。生母爲慈聖李太后。中宮爲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閣。卽注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爲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孫。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輒呼爲老嫗嫗。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得也。

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簡。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册封孝靖爲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爲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册恭妃。次册貴妃。又須明詔册立元嗣爲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既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

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寧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賴慈聖諭耳。（宮中呼太子爲長哥。宮人爲都人。）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卽乞憐神廟。欲立爲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有眞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盒中。貯貴妃處爲信。後廷臣敦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長。神廟始勸要定立。光廟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來。封識宛然。啓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胞紫紙而已。神廟悚然。懷負背之歉。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元殿。（北上西門。棠[illegible]殿西北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廟宜頗難之。因託言。欲俟中宮生子。以爲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織繼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雒于仁。進四箴疏。神廟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廟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廟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册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德。欲掠之爲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爲請。神廟復大怒。將有譴罰處。并停明春册立之典。歙縣許國。進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册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綸。不可遽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實不與聞。册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卽徐亦自無妨。循例關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廟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歙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卽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二心。密劾擁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歙縣因席藁待罪。而于首輔不無心嗛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以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月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并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于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蠭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歙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並封之議。既可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意。次日而並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襁褓。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旨既下。舉朝大譁。光祿少卿涂杰。寺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册立之旨。今忽改爲並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册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册立者。卽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係顚誣所言奸臣。卽當依祖訓處斬。姑從輕。同王

如堅。俱發遣遠光東。余杰、王學曾。俱革職爲民。王斐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斐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斐東猶執辨無過。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而圖之。庶有濟矣。斐東憮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于上。得疑前詔云。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陽宮同起臥。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起臥。不敢頃刻離者。正爲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神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冒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爲皇太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略。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阻撓。著罰俸一年。工科黎道照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覲者師儒。所重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遽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張貞觀非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道照明白爲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張貞觀降雜職。調外任用。吏科許宏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爲疑。而臣等之罰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爲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宏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爲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爐藏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關當萬分珍重。即講官參列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張、沈俱各圍爐密室。聞郭言。遂行撤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郭先生罷。其眞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覩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雙。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屬內侍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退相語曰。此眞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閨鑑圖說跋。標其名爲憂危竑議。（閨範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蓋借此以發。謂欲潛通宮掖也。）

妖書云。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忽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捉足。勢迫無奈。遂諾鄭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蒙。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

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效顏臧嚇。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佛肸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敘中。託擬幾近先朝聖母。並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嬪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爲大臣。胡忽自蹈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朝。儲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守稱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誠隣。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伍其餘耳。或曰。五十寶鏹。四疋綵幣。十目所覩。何爲而來。曰。此貴妃敬習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誚。或曰。國本安危。寧論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耶。夫人宜有所得。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罹之譏。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爲愈也。或曰何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視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儲。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諸默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

凡庸卑鄙者所能爲。況事尚未定。策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眞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其建社稷奇勳。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皆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輩布子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賊。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僅跋。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神廟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廷謂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有書內云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廟爲不慈。光廟爲不孝。貴妃爲不智。供辭嚴謹。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衡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鎭撫司打問推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捏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職爲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重。如爲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擾。爲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盤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盤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實保全之。

神廟始尊寵鄭貴妃。而薄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與陸遽時而甦。對所枕者。孝端手腋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尋諱。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昔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無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陞殿。命抓宮人首來。舊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參。神廟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册立儀制來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竑議。標其名為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妥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眾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華、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得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綰雄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華。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習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衆儕下哉。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毀訾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與。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面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擬實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着東廠多布旗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啟聖牌。朝夕致禮。神廟覘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為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為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閣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璫咸皈。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紓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令內閣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羅累。毋等他因。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皋。密受四明意旨。疏參江夏及歸德。疏內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蔚。捕獲游醫沈令譽。搜出番劄本稿。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託。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云。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探聽妖書。羅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錯也。又以疑似波及舉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柏等。皆詿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立新補刑部郎中。婁東王士騏。在吏部。實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玉立各疏辨。俱革職為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成。廠衛諸人見之。咸數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皦生光。蓋番役于生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證。遂據此立案。始斷爲據云。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篤。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館得役之册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罪廠衛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過詐騙包紹志家揭帖。本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遊囊十二張。至本年十月

半間。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即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內刊刻。藏掩着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廂內簽下部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其篇來催兩次。又次日日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篇提出面對。書語相同。後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鹿欲搖國本。是即妖書內國本攸關也。詩內藏首背君。是即妖書內。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種相類。奉旨道刊字匠徐承惠。旣已招承。還會同廠衛府部九卿科道。嚴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明白具奏。

衙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正國法。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遊集。猶以爲動不得他。續改國本攸關一書。密催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擲皇親鄭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盡謂此書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於文武官僚。萬萬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旣會官研審面對明白。逆犯皦生光。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名來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嗣。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

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旣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揔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即便覆來。欽此。

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爲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于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淩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于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爲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皦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淩遲處死。便着會官處決。仍梟首于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擾的。即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着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煙。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又注云。臣偶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出聲。左右旋覺奪去。臣歸嘆曰。巢家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擁鉅貲金寶。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隙一

烟。而焚盧墟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誰不疾首痛心。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

附妖書十大說

皦擬、附忠之邪。爾有大心不遜。而乃規規于小賊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規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于小聖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規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于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謝。而乃規規于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毀。而乃規規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于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于小之乎。爾有大才未試。而乃規規于小過乎。此十大者信哉。而小者信小矣。皦擬附忠之耶。（皦擬係生光姓名。）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書。猶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早起臥。觀之以自警云。

生光會審時。御史余懋衡。特向衆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妖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神廟亦爲絕倒焉。御史沈裕。會審時。厲聲向生光云。妖書確是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言。但張目切齒。後沈裕奉差出都。屢見生光爲祟。遂卒于途中。又文華殿中書趙士禎。山東人。素慷慨有膽略。妖書事起。遂杜門不出。後屢見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謂妖書出趙手。非關生光造也。

妖書初起。神廟即召皇太子至大聚諭曰。哥兒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開門。晏些閉門。又遣司禮太監田義。口傳聖諭到內閣云。我今日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到啟祥宮。面諭撫慰。我的慈愛教訓。你也知道、你之純孝友。我也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正

法。我念你必有猜懼之心。我著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因忿怒動火。不能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云。時神廟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首請去。送至殿務。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命傳與先生們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啓閉間。天語叮嚀如此。則張差之梃。神廟已灼見於十二年前矣。

光廟元妃。孝元郭后。無子。妖書定。神廟特令多選淑媛。以侍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與焉。踰年遂生熹廟。

萬曆三十三年。熹廟誕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人。赴仁德門外報寶。光廟獨步殿陛間。徬徨俟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直奏神廟。即轉奏慈聖。合宮懽忭。宮人遞報。光廟乃喜。是時孝和未有名封。禮部擬封夫人。神廟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猶未之國。中外洶洶懼變。刑部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巡緝惟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夷甲。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孝靖崩。先是光廟移居迎禧宮。世子暌隔。及病篤。光廟進候。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妃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殮。成嘁王升。述其事甚詳。有旨令行事宜照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主事翁正春。御史稽天顏。各有疏請。謂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不報。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說有女大姐。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時在阜城門外庄上。敢血爲盟。必報鄭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奸謀。共圖大事。將皇上幷皇太子弑害。得立福王。必大壓賞富貴。非小。立有妖書一册。會塡姓名。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二月初。宗舜孔學等。設席請妖人王三詔等至家。備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設香紙數分。又用黑瓷射魂瓶一箇。被髮仗劍。念呪燒符。又剪紙人三箇。將新鐵針四十九隻。針在紙人目上。七日方焚化。收壇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等云。疏進。神廟憤怒不堪。遶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輔臣葉向高擬奏。往年妖書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於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人皆現在。一下法司鞫審。其情立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東宮。而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于別疏批出。或另傳聖諭。中有干礙事情。不必盡露。要以正國法。存國體。兩盡而無傷。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恬然無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神廟尚未就寢。覽揭怒始霽。旣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斃之獄。而諭禮部。擇福王之國吉期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停宮中者兩年。尚不發引。禮科亓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給。香火無供。忍令墳園之荒廢。皇太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釁輒未發。寧無纂諸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郭妃配東宮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至四十三年五月。始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郭氏墳地。六月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戶三十名。園地二十五頃。以供香火。

禮部題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聖壽爲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鏹爲壽。慈聖卻之曰。我潞王可宣來否。十二月。署禮部右侍郎孫愼行。集羣朝公疏請之。乃下福王臨行前十日。鄭貴妃又請更期。神廟怒叱曰。如此予復何顏對外廷。貴妃始懾不敢復言。

光廟肇正位東宮。內閣往往托疾求去。侍衞不過數人。故有張差之事。張差者。供稱薊州人。手持棗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二門止兩閹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差掊一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旣擒。光廟奏聞。有皇爺可憐諮。奉旨法司提問。時慈聖已上升。次日神廟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卽宣閣部諸臣見於慈寧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于不意。未暇肅朝儀也。神廟憑石欄。命光廟宣諭。張差身無寸鐵的係風癲。不許妄扳誣陷無辜。傳語尊敬。寂無對奏者。御史劉光復。搶前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敬。敘奏方始。神廟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閹謀對。渠言皇上慈愛皇太子。神廟大怒。謂內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遂涉離間。遂以光復爲違驚几筵。命執送刑部。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問杖贖鍰。神廟怒其輕比。侍郎以下降罰有差。遂宣旨云。去歲慈聖鑾輿在途。內臣執紼者。以違驚几筵。罪當大不敬。今光復罪宜比附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着監候處決。羣情惶駭。隨知聖諭下部院。蓋神廟特怒瑣瑤。借一警百。而實無深怒也。

張差變起。人情洶洶。咸歸指宮閹。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疏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給事中姚永濟、韓光祐、劉文炳、何士晉、亓詩教。御史過庭訓、年志變。戶部主事張廷等。相繼請嚴鞫。後提牢主事王之寀疏言。張差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公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梃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人赶趁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寀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尚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不言其名。旣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薊州武舉高順寧。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爲福藩讎式。庇陳大難。身犯奸璫兒錄云云。蓋大受前年爲藩封論覈。曾疏參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爲。又云。滅門絕戶。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疏參國泰。謂大受不過引前疏發端。以明杞憂果驗。並未嘗指實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國泰矣。且國泰旣汲汲于自明。卽當請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發下。與馬三道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一一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跡。豈不洞然。胡爲到今寂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見矣。禮部右侍郎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眞亘古奇變。皇上初下法司。尚無嚴旨。王之寀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究。今已旬日。尚未報聞。刑部左侍郎張問達題。逆犯張差。窩主內官宅居幾處。主使引導。種種奸謀。具悉供案。臣于二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尚未見勑行會勘。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時衆論沸騰。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費金二十六萬。潛致劉廷元邸中。分餉諸權要。于是合喙共持風魔之議。而黠猾二字。爲世大禁矣。時鄭貴妃登惶無措。神廟諭曰。外邊口語籍籍。不易解。若須自求長哥。卽爲宣光廟至。貴妃號咷哀籲。光廟乃上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扳招。止擬張差等定獄焉。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等官臣張問達等。爲欽奉聖諭事。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喚名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內。收割柴草。堆聚貨賣。被內差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硬買不從。將前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內聲冤。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遇守門內官李鑑。吆喝攔住。差卽向鑑一棍。打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下。被擎住等情。又該提牢主事王之寀。爲鞫問獄情。係於根本等事。內稱十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差年壯力強。非風魔之人。問差何由執棍至宮。初招我迭了。只說告狀。苦死撬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刑法。實招與飯喫。不招餓死。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止留二吏扶住。問他實招。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幾畝田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公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公與我飯喫。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公與我棗木棍。領我從後宰門進。到宮門口。守門的手打一巴掌。被我

一棍打倒。衆滋老公們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部批。覆按所供口詞。似風癲而又非風癲者。該司官會同原問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騎馬老公公龐保。住薊州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炭。劉公我說了。劉成、龐保約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小爺。喫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爺洪福大了。等語。看得張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凶器。敗露之勢昭彰。非宗社有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拏。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幷提內官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薊州道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將審再三。馬三道初不承認。但稱實名馬宗禮。是差妻母舅。黃花山修鐵瓦殿。送炭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做甚麼。李守才招稱。有高興人補玉皇殿。龐公修鐵瓦殿。是才送炭。又稱商量打夥鬧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箇來。想他走裏面去。再幹甚麼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柴情由。供稱兩年前。我衆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年臘月風起時。嘗在外邊住幾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裏罵天罵地。口說我是玉皇的兒子。玉皇差我下來等語。因就叫張差。張差稱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說你該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箇差了。要砍三箇就砍了。又稱紅封票。不知幾時在家裏。是差妻李氏棧册子收着。票上說封我神仙。你門裏邊幹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拏棗木棍進去。非好就有一根在家裏。拏進去沒人攔我。不然插翅飛不進去等語。各口詞在卷。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癲奸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驚擾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衛。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寧宮。欽承面諭衆官。風癲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保、劉成。供係主使。將三犯即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的係誣扳。將的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遵旨將張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處決訖。隨具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云。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問安。又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不雨。發到內官名又不同。可著司禮監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鞫問具奏。臣等遵召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梃闖入。當時就擒。遍搜除梃外並無他物。其情實係風癲。悞入宮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料龐保、劉成。素必淩虐于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逐日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況今發到內官。名姓不同。當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於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猜疑。據該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花山修工。初四日蒸點心。初五日轄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半。在西城蘿蔔衚衕。與飯喫。與棍等。朦朧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該司禮太監李恩。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則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係誣扳。行與馬三道等。一併斟酌擬罪來奏。以昭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于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劉登雲。堅執本不識認張差。五次嚴刑。二犯已故。該臣等看得先後招詞。已處死張差。及

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覬覦青殿。假術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日。餌張差以田地。意欲何爲。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三犯已身故。證執無人。各犯俱擬配杖。俱從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實遵諭旨之屢頒。既以廣皇上垂恤好生之心。又以昭儲位懇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聖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興人及香頭人等。着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潛住近京。惑衆生事。

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讞此獄者。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之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也。當王之寀揭奏張差口供。奉旨三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十六都頭兒。則胡士相擱筆不下。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叱言。不許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興人。則勞永嘉力持。不便窮竟。大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之時。則願事調停。于是改黨內爲教內。改都頭兒爲香頭兒。輿地三十六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推我死。而多官達付之不問。噫乎。借風癲爲調護兩宮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爲王之寀罪案。是誠何心哉。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宮。光廟臨喪。哀毀殊至。慘動百官。次日即傳令旨。命撤稅監。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邱乘雲等。並行撤回。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論百疏。概行留中。辛丑冬十月。神廟抱病篤甚。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沈公既承旨。尚未即發。忽有內閹二十餘輩。踉蹌來追。四明猶豫未定。閹輒自相撲。流血被面。四明惶懼。遂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者。又二十年。光廟首詔傳免。民間歡聲雷動。若更生云。

光廟又念遼東餉缺。軍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務沾實惠。又令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幷命兩項共給解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俱入太倉。即時散發。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昌。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初二日。命考選館諸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按巡鹽諸差。幷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大學士方從哲等。以疏救御史劉光復。奉旨革職爲民。乞復原職。允之。旨諭禮部。遵遺旨。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尙書孫如游。執稱本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考遺命爲言。大學士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母以子貴。若但以侍奉勤勞。遽加尊號。本朝實無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貴妃于慈寧宮。凡朝謁尊禮。一如神廟之于慈聖故事。時西李康妃有專寵。鄭貴妃投誠于李。故所求立應。封后者。太后之漸也。稱謂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厚則厚矣。而不可訓也。獨不思孝端病篤。及旣崩。而貴妃挾制事乎。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俱用紅。鄭貴妃有寵。神廟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諱

分上安得不聽，因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復用，後李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悉聽俱付西宮范德妃標著家範，嚴整如此，是時移廟東宮劉昭妃尚在，後熹廟登極，移貴妃于仁壽宮，而迎劉太妃于慈寧宮，禮也。

上親點吏部右侍郎史繼楷，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漼，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請也，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臣葉向高于田間，又諭禮部，封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于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涼傘大扇，及回至省愆宮，即聞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等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參來重治。

上傳天氣炎熱，邊臣暴露驅馳，忠勞可念，賜經略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給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恩澤，三曰斥逐壞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閣擬上怒，詔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備賞賚諸費，今朝瑞猶請停止，殊大不敬，擬于廷杖，既念即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調外，閣部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上諭吏部，向東宮講讀官，着查現任者，即予優擢，其在籍者，速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殊恩。

又諭，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即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內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着量才起用，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光沂，亦以疏救劉光復，錮禁五載矣，允之。

起陞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王德完為太僕少卿，元標鄒公，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時，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者輒予杖，公齎疏入朝，適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杖畢而後詣會極門投疏，值日內閣曰，若非上奪情疏乎，盍以趙艾等為鑒，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屢起屢蹶，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處卜治亂，命下，起陞士論稱快，德完王公，即疏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于國本稱為第一人，原任戶科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白所知，俱起陞太常少卿，姜應麟，鍾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史弼，俱起陞太僕少卿，程紹以礦閹參逮，及縣知縣疏救革職，應麟以爭封貴妃鄭氏諭陞者，所知以吏部守制，為臧士英，歷其匿喪發陞革職者，至是俱起陞矣，原任吏部郎中張鳳翔，耿庭柏，俱起陞南京太常少卿，汪應蛟起陞南京戶部尚書，饒伸，馮若愚，俱陞南京光祿少卿，劉元珍，胡克儉，王惟儉，曰瑜，原任知府錢策，俱陞光祿少卿，饒位，何棟，馮從吾，黃龍光，鄒德泳，何士晉，鄭輔忠，俱陞尚寶卿，瀛大伭，姜棨，涂喬遷，柳佐，俱陞光祿丞，王佐，林材，劉文炳，劉時俊，袁可立，俱陞尚寶丞，呂圖南，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萬速，以陞南京禮部郎中，崔鳳翀，南京戶部郎中，原任知縣滿朝薦，陞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嘉遇，陞工部郎中，原任同知王邦才，陞南京戶部員外，郭尚賓，陞南京兵部主事，史孟麟，南京禮部主事，郝名宦，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縣姚國賢，南京工部主事，一時共起陞大小官四十八員。

上時諭內閣，文華殿宰小百官排班頒撝，朝儀不嚴，今發內帑銀一百萬兩，啓建皇極門殿，若欽天監擇日興工。

兵部尚書黃嘉善，奏請將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未徵餘糧，悉行蠲除，并通灣店房遺息，請查豁免，從之。

光廟御體孱弱，雖正位東宮，未嘗得志，登極後，日親萬機，精神勞瘁，鄭貴妃欲邀歡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八月晦日申宮上病漸深，召見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諭曰，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宮，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內閣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召，諸臣既退，可灼至，又同進診視，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權未決，須臾乳媼至，候問皇躬，上趣和藥，諸臣以入，可灼調藥以進，前是上飲湯輒喘，及服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中閣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有頃，可灼乃出，閣臣邀詢之，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進，傳促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即問服藥後何如，可灼云，聖躬安適如前，次日五鼓，內宮召甚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上賓矣，蓋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廷盛傳宮中發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御醫房內閣崔文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漣，已具疏論其合謀弒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漸不可解，光廟初服藥時，傳旨賜可灼銀幣，已賓

天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略曰，當聖躬疾篤，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假言金丹，夕進御而朝賓天，即不能深文以伸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罰俸一年，既而可灼席藁待罪，又票着馳驛回籍，御史鄭宗周，疏請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從哲票着司禮監議處，衆心益憤不平，于是論者蜂起，噫乎，可灼文昇，罪實難逃，而從哲回護如此，則紅丸之進，亦難免寡同合謀之疑矣。

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蓋孝宗有疾，太醫進藥，鼎湖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擬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張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守隨，係引交結近侍官員律論絞，議者猶以未盡法為恨，斯時為政府者，宜援故事，文昇可灼，俱下獄擬罪，則國法正而人心平矣，今也文昇不問，可灼褒賞，是非倒置，乃爾遂致一激而為孫宗伯之弒逆，再激而為魏忠賢之愛書，蔓禍不已，國運隨之，德清之肉，其足食乎。

西李康妃，為光廟所專寵，與貴妃陰結，權千康妃，水乳契合，擬以進封貴妃為請，羣臣堅持不可，及光廟崩，貴妃與康妃密謀，挾留皇子于慈寧宮，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處分政事，太監王安者，保定人，初為光廟東宮伴讀，以從龍恩，陞司禮監太監，光廟嚴憚之，登極一月，一切聖政，王安左右之力為多，至是知康妃等謀，深以為不然，遂具揭遍投外廷，稱選侍欲擁立東朝，做前朝垂簾故事，羣情洶洶，受遺命諸臣大僚閣臣方從哲等，率羣臣哭臨，門閉不得入，給事中楊漣，排闥直入，守門內閣持梃亂下，漣厲聲曰，

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內閣止不敢動。羣臣乃得入。至乾淸宮哭臨畢。羣臣問皇子所在。諸閹張口不對。羣臣相率立殿內。力請皇子出。從哲議。皇子暫返東宮。俟選侍移居。乃正位乾淸。漣面斥之。謂天子無返居東宮之理。選侍無僭居乾淸之理。呼內閣李進忠等。責以嚴詞。諭以禍福。良久皇子始出。倉卒升輦。閣臣劉一燝、尚書周嘉謨、英國公張維賢。及給事中楊漣等。共簇肩舁之。行數步。輿夫始至。是日居文華殿。羣臣先行叩賀禮。即請進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于是周嘉謨、楊漣與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力請選侍移宮。（時未封號。故稱選侍。）次日。羣臣立候上批。有旨選侍着即移仁壽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爵珥衾裯之屬。俱爲羣閹所掠奪。選侍位下內閹。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追究累及、選侍之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骨肉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庇於外。給事中周朝瑞駁之。謂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辨謂保全選侍。蓋亦人情至理。非詑眼旌旗。致心題目。且皇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以安之乎。即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立時驅逐乎。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婦之未亡人。雖經莫訴云云。有旨雉經入井等語。有何證據。着令回話。繼春回奏以風聞對。有旨賈繼春削職爲民。

御史左光斗疏奏略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李進忠、劉朝既經正法。其餘概從寬宥。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疑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欲封皇后。朕心不安。暫居慈慶宮。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等。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于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爾等可傳示遵行。

給事中楊漣疏敘移宮事情。末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鞠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既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傳選侍徒跣投繯。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聞風歎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伏乞皇上于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日特諭羣臣曰。朕幼沖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擬成他日之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于暖閣。不許朕出。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淸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擁。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即乾淸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淸宮。俱見選侍畢。

恭送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奉皇考命。依選侍。朕不往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乎。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奴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傍人道一語。朕之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爾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欽此。

按此即要典中移宮一案也。當時楊左二公。何嘗不請調護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語。皆熹廟諭中之旨。乃盡舉以爲楊左等罪案。遂覺豈不足言。熹廟中夜捫心。何以自解。嗟乎。奸臣惑主。顛倒是非。可勝悼哉。

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御史劉廷元。往日用事。羣小附和。開款造罪。日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工無不錯愕。并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罷斥。有旨兆魁以新倚留用。廷元下部院看議。已而部院覆廷元候論定處分。世揚首攻二奸。彼黨恨之入骨。遂誣世揚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普天縞素矣。而青衣宮禁。有是理否。

泰昌元年九月。熹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天啓。以明年爲天啓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仍稱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天啓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皐等。追論御史劉廷元。下廷臣看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突有張差之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其憤激。乃云。迹若風癲。貌同黠猾。若休戚不相關者。然幸使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設其信爲風癲。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何詞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不癲。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自咎。反嘵嘵于忠義亂賊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阿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科臣張鵬雲、道臣馬逢皐。憤恨不平。連章瀆奏。皆爲宗廟靈長計。至深遠也。有旨劉廷元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禮部尚書孫愼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信李可灼。以進紅丸藥。致皇考遄逝。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豈難掩弑之實。且引許世子止不嘗藥。以責從哲。給事中魏大中。亦疏參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可灼、內云。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悉不定。時先後糾彈者。刑部侍郎鄒元標、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彭汝楠、沈維炳、薛文周、御史張愼言、禮部主事劉宗周等。奉旨廷臣會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進藥之後。龍馭即升。則處可灼。又不重究。令輔臣自請削奪。爲法受過。臣等會議。應如所請。崔文昇、李可灼。應下法司。從重究擬云云。有旨。李可灼着法司從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去。時文昇已充南京淨軍也。後法司擬可灼遣戍。有旨依議。

孝和素與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于光廟．孝和由是鬱鬱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時熹廟年幼．不甚省．

熹廟既即位．封乳媼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食幾與三宮等．時魏忠賢已入宮中．客氏初與內閹王國臣有私．既又私于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賢協力擠戴安．內閹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以盜內帑下獄．（忠賢初入宮．亦名進忠．後改今名．）楊公漣疏參忠賢．忠賢乞憐于安．安盡委罪于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遂得無恙．既而國臣與忠賢爭客氏．而聞熹廟詢客意所向．因逐國臣而留忠賢．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訶責．客與賢反大恨安．安循例告病．擬溫旨即出．有閹陸藎臣者．霍維華戚也．通信維華．謂安與賢適當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參安．賢猶惻前恩．思爲援手．王體乾心圖掌印．慫慂客氏激賢怒．遂矯旨允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辰等．俱降責有差．

王安既死．忠賢用事．烏程沈漼首通其名下劉榮．以轉通于賢．由是附賢者漸衆．賢以霍維華之攻王安也．深德維華．維華因引孫杰與賢通線索．漸密．冢宰周嘉謨惡之．以年例黜維華于外．孫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

神廟時．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嗜殺過當．然守禦甚嚴．賴以安堵．然性剛愎自用．歲時絕無一介路遺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文．自遼歸．詆言其短．衆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弼在遼．凡流民來歸．聚集僻城中．給其衣食．有逸出者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偵細不得行．應泰至．盡反熊所爲．敵騎至遼城下．偵卒開門內應．或云袁應泰所納．遂至遼民失所．男女擁轅門控愬．概置不理．以故遼民憤恨．招致攻城．遂開門擁入．遼陽陷．應泰自刎．報至．舉朝震恐．熹廟即家拜廷弼兵部尚書．復視師于遼．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科道．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守關．先是王化貞主戰．欲用西師制敵．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爲內應．廷弼欲阻險修備．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又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焉．

天啓二年正月．大清兵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且欲渡河．紛紛南竄．左營參將孫得功．旗鼓遊擊某．遂擬縛化貞以獻．時化貞大懼．踉蹌逃歸．廷弼在前屯．遇之．詰化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畫關之說爲有當也．遂奉守關之旨．亦改旆而南．言者並以私逃論列．化貞逮．廷弼自詣法司．俱議斬．楊公漣等議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列．是時持公平之論者．咸以此爲允當云．

逆事一案．立獄者．刑部主事顧公大章也．先是丙辰丁巳之際．正人日受擯殘．大章慨然以賢豪自居．及補官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後爲同事蹈其功．遂犯時奸忌．御史楊維垣疏參．竄獄．大章疏辨．熊王之案．誅心則廷弼雖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頗自謂持平．今諸臣並論辟矣．業已辟矣．又何罵焉．維垣又參大章受熊廷弼賄四萬．代爲營脫．并及花獻宸、佟養神等．大章又辨．爾時會審者二十八人．人各有罪．始而各出己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豈容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于議辟之人．不應行于定辟之人．至花獻宸係御史李時榮所定．佟養神係御史吳應琦所批釋．與臣風馬牛不相及．

維垣但欲甚臣之罪．不知已蹈詆誣欺君之條矣．有旨奏剖既明．着照舊供職．後逆賢借熊案殺楊左．遂本維垣之疏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于諸君子．後遊長安．與東宮伴讀王安善．因爲安指說當世人品．某某爲正．某某爲邪．安聽之．娓娓不倦．丙丁之際．正人盡退．而局中諸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搆也．遂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搆．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維楊、左主其謀．而先後奔走以玉成之者．文言也．庚申之歲．鼎湖再泣．擁護沖主．鼎新朝政．則南昌劉一燝．與王安共濟．文言實綢繆之．時諸君子爭寵文言之功．而忌者日衆．壬戌被逮下法司．僅末減．人謂文言宜少休矣．文言不聽．益遊公卿間．遂入蒲州韓爌．高邑趙南星之幕．夤緣題入內閣中書．頗肆招搖．甲子歲．阮大鋮因爭吏都垣缺．欲釋憾楊、左等．嗾刑科傅櫆疏參文言．下詔獄．卒無可坐．特出中旨廷杖一百．後逆賢欲借文言口殺楊、左等．御史梁夢環復疏參．逮下詔獄．

天啓三年癸亥京察．先是鄒公元標爲左都御史．羣小憚其丰采．必逐去之而後快．于是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相繼攻之．福清葉公揭請畫壹止論其講學．允厚并訾其人品．興治遂擬爲賊．三臣之意同．似不在于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也．元標遂疏乞歸．隨趙公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卽向之齊楚中之持局者也．時目爲四凶．考功郎中程正己．素惡其招權亂政．復虞得賄狀．俱當之以不謹．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爭之甚力．正己不聽．諸有議者．亦俱從擯斥．不稍假借．

給事中阮大鋮者．桐城人．與左公爲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應屬劉弘化．其次大鋮．又次魏大中．大鋮素與東廠理刑傅繼教善．繼教及刑科傅櫆．與逆賢之甥傅應星．通譜稱兄弟．大鋮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劉弘化不得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鋮自爲地也．高邑趙公擬如例轉大鋮．懼．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參左公及張鵬雲、魏大中．大鋮請告以歸．

兵部員外郎鄒維璉．廉而才．高邑器之．調爲吏部．時江西現在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員外調．皆屬破格．給事中傅櫆．遂參高邑紊亂舊規．援引私人．高邑伸辨．有旨督趣維璉到任．櫆再疏．并參左光斗、魏大中．目爲邪黨．御史張訥疏內．有鬭冶之談郎．屢煩幾命之招呼等語．御史袁化中出疏辨明．福清葉公票旨各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

光廟有選侍趙氏者．尙未有封號．素與客魏忤．熹廟時．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崇禎時．無有雪其冤者．

熹廟張裕妃有娠．鋪宮册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盡行屏逐．絕食而死．革其封號．如宮人例焚化．崇禎時復其封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熹廟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亦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于張．預爲之備．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出爲宮人．至崇禎時．始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內閣劉良相者。曾爲慕廟作頌。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住鳳陽殺之。

天啓四年。涇陽張問達去位。高邑趙南星秉銓。銳意澄清。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下多不悅。福清故堅臥以持之。致有傅櫆之舉。先是應山楊公由僉院陞副院。僉院虛席。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應山與高邑諸公。堅執不可。共推轂桐城左公。熊徐大怒。遂賄傅櫆參論高邑。再及桐城。并逮魏大中、張鵬雲等。

熹廟偶以小恚。怒魏忠賢。忠賢待罪私邸、外廷有傳其事者。應山遂草二十四大罪之疏。桐城左公。贊之甚力。而微商之澄江繆昌期。澄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內者只爭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且內無永囗。外無文彊。可幾幸乎。桐城默然。不三日而應山之疏竟上。疏入而忠賢已侍內久矣。時天啓四年甲子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題參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乞賜乾斷早救宗社疏略曰。高皇帝所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東廠魏忠賢者。本一市井無賴。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信小忠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責重閣臣。其餘不得假借。自忠賢擅權之後。旨意多出傳奉。真僞莫辨。近且三五成羣。逼勒票擬。甚有竟自內批者。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大罪一也。顧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先帝顧命。親捧御手。首定大計者也。乃忠賢急于剪己之所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示意孫杰論逐。大罪二也。先帝賓天。進御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讒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呼辱于部堂。追之使去。一則與沈㴶交構陷之削籍。其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也。國家所最重者。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威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中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

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上年因皇上南郊。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此猶曰。未有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得封。中外欣欣相慶。忠賢以抗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且猶曰。在妃嬪也。乃中宮有娠。已經成男。不意電繞虹流之祥。忽化而爲飛星墜月之慘。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幷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危。所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即皇上倉卒受命時。擁衛防護之中。王安亦不無微忠焉。而忠賢以其私忿。矯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慘毒難言。其大小內臣。無辜而擅殺者。不知幾何。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于讐先帝之舊侍。與皇上之老僕。驕肆橫逆。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至于今日封獎。明日封廕。毀人居室。起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豈

特塋地之擅用朝官。僭擬陵寢而已哉。大罪十二也。且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輒用立枷。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意欲拔害皇親。搖動三宮。當時若非閣臣立持。則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脈。忠賢乃誣以開礦。立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以煤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佔牧地。果真。自有撫按舉劾治理。乃竟拏黑獄拷掠致斃。使青燐赤燐之氣結于黌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俾困頓以去。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此明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必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矣。而鴻臚傳單。忽蒙詰責。及科臣覆奏。省變章、又再發王言。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耶。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宄。非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而雞犬不寧。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獨帖立下。如近日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沈㴶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皆迹于內相之家。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逆宦。忠賢蓋已彙之。故識者每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灑道。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而易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今春聞忠賢走馬御前。大無人臣禮。皇上曾射殺其馬。而忠賢不自畏罪。且進有懼色。退多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蓋由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而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雖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也。忠賢負此大罪。恐內廷之禍發。救者救。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恐外廷之禍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攀枝附葉。倚托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即或奸狀敗露。奉聖夫人復爲之彌縫其罪戾。遮護其回奸。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內邊不肯。凡宮中府中事。無大小。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從皇上爲名。忠賢爲實。即如週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票擬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羽翼漸成。驕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譌。臣即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勳戚。敕令法司。逐款嚴訊。立剝正法。以快神人。其奉聖夫人。亦幷敕令居外。

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治安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爲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向索結忠賢。附爲同姓。謂疏中有門生宰相之語。廣微恨之。因擬嚴旨切責。朕自嗣位以來。日夕乾乾。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從前一切政事。皆朕親裁。奚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由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誣。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之心。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日。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嚴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論。以後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時忠賢亦有抗辨疏。反優詔答之。于是太僕卿朱欽相等。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科臣楊朝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肘腋。俱不報。

應山疏上後。遂者響合。福清葉向高。亦密具一揭。諷上准魏璫忠賢退歸私宅。待之以優渥。比于勳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朋其退讓。此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清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逼我爲之。門人指澄江繆昌期也。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爲然。謂忠賢于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陞。有小璫偶賜緋。忠賢叱之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若大洪疏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愼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應山聞之。憤甚。福清乃貽書致解。雖本前語。而已微融其辭。

應山欲將此書發抄。有止之者乃已。自門人逼我之言出。忌者遂附會其說。謂應山之疏。由於澄江。而代草之誚。蓋于此矣。

應山疏既不行。意欲俟朝時面奏。外廷遂喧傳其說。一日早朝。鴻臚卿展自重。請于應山曰。面奏當于何時。以便唱引。時有武內閹數百人。因聞面奏之言。皆持斧瓜等器。眈眈注視應山。且諭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應山目懾氣奪。曰。姑徐之。于是忠賢之黨。知外廷不足畏。遂肆誹謗。

福清葉向高。時爲首輔。才能籠罩。忠賢頗敬禮之。應山率衆人詣福清處曰。今魏忠賢怙惡擅權。國勢將去。公爲心膂重臣。同國休戚。小者不必問。宜請上御門。將忠賢殺皇子貴人妃嬪諸大逆狀。明白奏請處分。以清君側。失此不圖。流禍將大。焉用彼相爲。向高曰。僕老矣。不惜以身報國。倘主上不果。諸公等置身何地乎。忠賢聞之恚曰。何待諸臣。我即請上御門。召問諸臣。如上以爲有跡。寸磔何辭。不然可自爲計。衆益憤。向高爲兩解之。事稍息。八月。向高請告歸。而黨禍乃起。

高邑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最相契厚。稱同調焉。大學士魏廣微。其子也。廣微執子姪禮甚恭。高邑以其不肖也。弗爲之禮。每向人曰。魏見泉可謂無子。見泉。允貞字也。廣微聞之。深以爲恨。後廣微大拜。復往謁高邑。三及門而閽人弗爲通。曰。有事講。請坐。無事請回。廣微艴然曰。人可以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以歸。而決意逞宿憤矣。

四年冬十月頒朔。魏廣微不至。及享太廟。禮將竣。始踉蹌趨入。吏科給事魏大中。糾廣微以執政重臣。遇

廟朔大典。假臥私家。大無人臣禮。因而攻者甚衆。御史李應昇疏更切直。略曰。閣臣魏廣微。方其假仰高臥。不拜正朔。遣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糾之。乃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禮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靦然復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允貞。昔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此另有一輩爲祿方今聖天子在上。對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狡心之事。淸夜抱慚。每見指摘。輒自張皇。不管十目十手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讓父書。保其家聲。抑待三竄與言官爲難。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疏入。奉嚴旨。責其恣肆。借端輕侮。不諳大體。

魏廣微深恨衆人之糾劾也。攜忠賢以應山銜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與比周密謀。以黨者。人主之所惡也。乃譖于上曰。楊、左、袁、魏。與在朝諸臣。度主沖幼。結黨擅權。不盡寘殺。無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輕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賢得以肆行排陷。初猶挑激上怒。傳奉票擬。繼則從中發票語。付閣謄進。廣微在其門下。初稱宗弟。後稱宗姪。內外交通。而縉紳之禍始烈。

崔呈秀者。薊州人。以御史巡按淮揚。貪婪甚著。錫山高攀龍爲總憲。力任澄淸。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爲廉。糾崔呈秀爲貪。呈秀百計求援。而高公執法不少徇。遂擬遣戍。呈秀乃微服持賂忠賢。願爲之子。呼之以父。忠賢悅。遂出中旨。免其勘擬起用。呈秀素與內閣許乘龠善。魏廣微與內閣王朝用善。許爲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在逆賢名下。于是崔、魏、兩人。互相謀叢、咸借內力。以圖報復矣。

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之尤甚。銓之父盛明。爲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而奔。銓求援于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每侮之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欲報。銓素與魏忠賢姪魏良卿善。至是致書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因導之行廷杖以興大獄。排陷衆人。且又時時將外廷事情。密報忠賢。使爲之備。于是王體乾力主廷杖之說。忠賢猶躊躇未敢即行。體乾慫恿成之。先杖御史林汝翥。林潛逃未獲。遂杖工部郎中萬燝。錦衣大帥田爾耕。惟乾承閹風旨。遂斃萬燝于杖下。又疑林汝翥藏匿福淸寓邸。緹騎圍繞。遍行搜索。故福淸待罪疏中有云。閹臣之肆然者。指此也。

上性好走馬。又好作水戲。種種機械。出人意表。又好蓋房屋。凡斧斤之類。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也。忠賢每欲有所處分。即令王體乾等。伺其經營鄙事時。即從旁奏請。輒畢便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

嘉善知縣謝應祥。素有廉名。後會推。爲山西巡撫。御史陳九疇。以應祥曾筮仕大中之邑。與大中有師生誼。特疏糾之。大中謂九疇爲贊舉者鶴。九疇參大中爲徇私把持。應祥陰謀陞遷。文選郎中夏嘉遇。疏辨會推始末。九疇復爭執不已。奉旨魏大中欺朕幼沖。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妄揭紛紜。成何政體。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臣會看謝應祥等。吏部尚書趙南星。面稱謝應祥之賢。而明魏大中、夏嘉遇之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

者。郭尙友也。臣以尙友前厚賄科臣。辭而又至。故鄙之不與推。有旨責其朋謀結黨。淆亂國是。南星遂以耄請歸。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于紛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爲人瞞弄。況向日經筵。朕親覩失力。豈望澄淸吏治。既年老引咎。着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會看不公。自劾失職。奉旨總憲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私。何乃師友偏比。不肯從公會看。又旨幼沖字樣。任情那改。非欺而何。既求罷。着回籍調理。

冢宰總憲員缺。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奉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暗謝衆人。抗旨徇私。又會推職名。止有吏部。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綸旨。佯爲不知。注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看陳九疇。無黨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沖。其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僉都御史員缺。不拘現任在籍。着再會推六七員來看。遂起陞崔景榮爲吏部尙書。改李宗延爲左都御史。

楊左既逐。奸黨益無忌憚。遂肆行羅陷。于是魏廣微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等。五六十人。目爲正人。各加圈。或三圈又將搢紳便覽。如韓爌、繆昌期、曹于汴、李邦華、鄭三俊等。約百餘人。目爲邪黨。重者三點。次者二點。托內閣王朝用轉送逆賢處。以行黜陟。而紹徽復造東林同志錄。羅列諸賢姓名。又韓敬造東林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郵致都門。按籍搜索。于是諸賢受禍。無一人遁漏矣。

點將錄。係傳王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抄傳。或是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東林點將錄。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尙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鞭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馬軍八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究星。沒遮攔。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揭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鎭星。小遮攔。工科給事中劉　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尙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鵰。禮部主事賀　烺。
地狗星。錦毛犬。尙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尙書孫愼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掌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物一作劍）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王紀。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尚書高從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闘星。摩雲金翅。翰林院簡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鄤。

地滿星。玉幡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微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惡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荊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佑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彥良。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治。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章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闔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維璉。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戶科給事中郝士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狐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　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　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士。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愼言。
地樂星。鐵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廣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　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鎭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頭領六員。
天竟星。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天啓四年甲子冬。歸安縣敬造。

十月。蘇松兵備道朱童蒙。前任省中。以疏攻理學大臣鄒元標等。癸亥京察。例出此任。在任多爲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有旨。朱童蒙不惟養病。并前例推郭允厚、李春燁。與朱童蒙。俱陞京堂用。巡撫周起元。具疏劾奏童蒙。時織監李寔。以楊姜事。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兪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南京御史呂鵬雲。以例推僉事。請告。奉旨。呂鵬雲不准告病。并論例推考察各官。徐大化、孫杰、與呂鵬雲。俱陞京堂用。崔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俱起復原官。催來到任。給事中李恒茂。其疏中理崔呈秀等。奉旨。御史崔呈秀。非情。斷係誣蔑。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既經參罰。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罰主陳九疇。即陞京堂用。

十一月。上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臣纂擬。不知只論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謀一二也。前時鴻臚寺數起批行。外廷嘖嘖。近日巡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遵擬御埋。且乞討府與者。乞進侯爵者。竟概應之。如奉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阿。大家殫力舒忠。共期于平。以副眷注。時魏廣微欲專政。遂于告病之際。求逆賢傳特諭。分票商権。廣微與逆賢通謀。凡遇消息。親手書就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送。至王朝用。朝用復加封記。送至逆賢直房。黃汝良、史記事。皆以書勸廣微。俾止中旨。大拂其意。適有李魯生。帝曰執中。王曰建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疏。天下譁然笑之。噫乎。魯生之逢迎求媚若此。尙足齒于人耶。

大學士韓爌。因有票擬不當之論。遂引罪求斥。略曰。臣以謭劣備員中書。諸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者紀綱。乃中外權輿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舉。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爲輔弼溺職之戒。奉旨。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既悻悻求去。着馳驛回籍。閣中揭請。如故事。稍加體貌。無失待大臣禮。不報。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與同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諭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以朕萬壽爲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輔臣。馬首即東。具有祕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殺靖爲期。必不從中牽制也。欽此。蓋高陽德望。素爲內廷所嚴憚。而宸廟于高陽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變。賢奸倒置。高陽擬陛見痛陳利害。冀悟君心。詎非附比也。嫉者。謂高陽帶甲五千。欲淸君側。左樞李邦華寔召之。內外合謀定矣。逆賢急奏宸廟。而顧秉謙欲乘間以圖首揆。遂擬諭以遏高陽。得諭即日東行。邦華引疾回籍。次年逆賢即分遣內閣。鎭守各邊。以奪諸大吏之權云。

十二月。大學士朱國禎。爲李蕃、劉徵等參劾。遂連奏三疏引病。有旨着馳驛回籍。加少傅。廕子一人。賜銀幣。頗厚。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與夫如例。逆賢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獨優禮之。御史崔呈秀。疏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并頌逆賢修城之功。頌璫始此。自是而後。朝政混淆。諂諛成風。日以謀害諸賢爲計。而國事有不可言者矣。

先撥志始

卷下

天啓五年起崇禎二年止

正月改書院祠。遼東死難御史張銓。及文武諸臣。科臣李魯生。以爲假道學不如眞節義。上嘉納之。故有此舉。而東林之禍。從此熾矣。

南樂魏廣微。所薦正人內有王之臣者。獨加四圈。乙丑大計。南京吏科給事中楊朝棟。循例糾拾。逆賢力爲挽奏。遂傳旨。王之臣頗嫻將略。方需倚擢。且疏不列。豈爲公論。仍候邊撫員缺補用。

御史劉弘光。疏稱賜環諸臣。遭門戶毒手。如科臣陳朝霖、霍維華。道臣潘汝禎、王雅量。皆飽歷風霜。才堪大任。孫杰陞而維華獨後。何以稱持平也。有旨嘉納。維華出即參亓詩教。持論者爲詩教推轂。以維華居言路爲礙。急除維華爲常僕。後顧覺之。遂成仇隙。互相傾陷。

御史劉弘光又疏參談自省等。薦邵輔忠、姚宗文、劉廷元疏救。有旨。談自省等俱削奪。邵輔忠等。速催上任。

給事中霍維華。疏論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娓娓數千言。奉旨。通本俱議。一字不差。韓爌等俱削奪。范濟世、

王志道、汪慶伯、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用。唐嗣美、岳駿聲、甘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霍回籍閒住。

涿州馮銓。始入南樂魏廣微幕下。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爲之延譽。又逆賢未閹時。有妻馮氏。亦涿州人。疑與銓同宗。頗有故劍之思。甚注意焉。因介王體乾侍上時。爲舉甘羅故事。銓又令御史張樞。疏催韓爌枚卜。內有司馬香英。豁公器識。尚考可無遺也。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則英妙未可少也等語。廣微閱其事忌之。具揭逆賢。阻其枚卜。謂銓入相後。頗聞其語。遂與崔呈秀等。借殺廣微。適廣微有救楊、左之揭。逆賢大怒。幾蹈不測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遂參汪文言。有旨。汪文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初傳擬參汪文言。已逮問受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甚。遇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說逆賢。興大獄。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此疏。從此緹騎遍地矣。

汪文言逮到。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時北鎮撫司許顯純。打問過。汪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得此缺。奉旨。李若星削奪。一切贓私着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該司究問汪文言供招具題。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漣等。希圖倖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削奪爲民。仍令該撫按提問追贓具奏。

楊左之逮也。初借移宮爲按。而苦于無贓。徐大化倡爲封疆之說。蓋移宮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封疆止周朝瑞保熊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腹疏爭辨耳。與楊、左、袁、魏、又無涉。推合移宮封疆爲一局。以殺六君子。報忠賢二十四罪之恨。修廣微糾論失儀之怨者。徐大化也。而賈繼春又獻串通王安之說。傳殺楊左有名。諸人所以爲忠賢肝者。誠不遺餘力矣。

楊左等既先後逮到。下北司拷問。六公各辨論不屈。魏公曰。若如此。不是明心堂。是昧心堂矣。蓋北司堂名明心也。許顯純奉忠賢意旨。鍛鍊愈酷。左公謂北司所能難我者。供招不具也。供招具。自應下法司擬罪。庶存見天之日。而徒斃死獄底無益。乃具承招。招上。該司請送刑部擬罪追贓。不允。仍着北司嚴限五日一比。諸君子廳亦自悔焉。周公謂忠賢所懼惟楊左耳。楊左死。四人猶或可生。反速新二公之死。而究竟俱不能免。各坐贓數萬。俱拷掠無完膚。每一公死。顯純即刖喉骨。用小盒封固。送逆賢示信。五公既死。將顧大章送刑部擬罪。罪定。仍發鎮撫追比。顧公語家人曰。此幽室也。不死何待。遂自盡刑部獄中。

大獄既興。凡人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縣楚烟。追比肆毒于周起元子茂升。江夏知縣王爾玉。案贓逼死熊廷弼子兆珪。黃州推官王萬金。于梅公之煥之獄。鍛鍊周密。不遺餘地。萬金本房師王公洽。馳書囑其護持。且曰。我翟識力。正于此認取。梅公正直。願俟千古隻眼。爲萬代瞻仰。萬金幾欲殺千將以求媚。噫。以師生而忍爲此。則小人奸險。良心一失。何所不至哉。至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桐城知縣陳哲化。竭力護持左公家。屢爲上官呵譴。挺立不顧。武昌推官鄭來鶯。委曲周旋熊廷弼家。常

州知府曾櫻．力庇商公家．免其子提問．于江陰李應昇．年誼尤篤．代出贓金．以饋提騎．撫䘏患難．不遺餘力．皆一時之卓然者．是可頌也．是可法也．

大學士魏廣微揭奏．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贓．着臣等票擬．逐日嚴行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中．並未見有此旨．念楊漣等．在今日雖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聖明之佐．即贓私事眞．轉發刑部．臣猶議減免之條．若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揭入．降諭切責．略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宁．勵精圖治．雅意中興．乘軸大臣．眞有爲朕分憂共念者．楊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熊廷弼喪遼辱國．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人神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揑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之律．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榜其罪狀．布告遐邇．昭諸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楊漣等下獄．廣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于逆賢．家臣崔景榮．有書勸其申救．廣微因此出揭．隨有此論．蓋忠賢惡之也．內朝政日亂．大不相侔．引廣微揭中語也．而擬此諭者．馮銓也．馮銓又令御史門克新．疏參廣微．譏諷崔景榮．識見遷移．脚跟不穩．并參崔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逆邪．廣微大懼．出崔書爲徵．挾顧秉謙．以求援逆賢．怒稍解．廣微引疾回籍．景榮削奪．

御史卓邁．疏參熊廷弼．急宜斬．因薦孫瑴、余合中、林一桂三人．有旨．孫瑴等．俱着原官起用．

八月．上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略．賜之上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病卸擔．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我國家遼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尙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尙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法．頃于二十一日．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册．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罪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疑擬切齒．況也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奏．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偸生．罔上不忠之戒．

遼難之發．馮銓父子．鼠竄南奔．書坊中有刊賣遼東傳者．內列馮布政父子奔逃一回．銓以爲大辱．先令卓邁．上廷弼急宜斬之疏．遂于講筵．袖出此傳．面奏請旨正法．閣中擬諭以進．王體乾等曰．此則係小說．欲救熊家耳．與皇爺何與．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遼傳云云．先是忠賢語閣臣曰．廷弼即議處

決．閣臣商度．日中不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從之．廷弼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臨前盛一小袋．內具辨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辨冤疏也．張曰．君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曰．君未讀李斯傳耳．此趙高語也．以疏囊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疏卒不果上．嗟乎．熊當遼而經守闕．此黨廟旨也．廣寧之棄．非熊也．遼陽之陷．非熊也．楊鎬、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弼．則弼之死．非死于法．而死于局．局之爲實．何以服舊銜之目哉．

御史智鋌疏稱．王安以修隙之故．倡爲移宮之說．楊漣、左光斗．希寵助虐．昧心說謊．逼辱康妃．劇擬聖德．傳槪參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潛在其中矣．于是先發遮飾之計．而參內之疏出．參內者．其所借之題目也．總不過爲自掩計耳．在今日．則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從前倡盛之說．久播中外．而且撰爲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將聖孝明而國是定．刑章立而借題破．庶是非眞僞之根．朗然．而非聖臣忠之實烱者．臣血悃無憾矣．奉旨．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安．倡爲移宮之事．又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同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隳壞封疆．獄案既定．猶貪其重賄．托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其罪．徇口裝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其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成．就依道本上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論旨．着史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以正紀綱．

霍維華之救選侍是也．然卻是第一截．後卻過范濟世．疏未上而揭發抄矣．衆正攻之．及至張愼言劾．是第二截．此疏以楊漣參內爲借題．幾刊黨碑．是第三截．末疏又以楊漣參內爲正題．是第四截．此旨所云．毫無影響者．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卹．成妃邀恩復封．趙選侍沈冤莫贖．是有影響否．他可知矣．刑章明而借題破．殺漣者誰乎．維華擊忠直．可謂選鋒．開奸逆．尤稱護法．前矣不足稱．後矣不足賤矣．

御史余合中．疏薦周汝璣等．內云．臣入都門．伏讀聖諭之所褒．窺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己急公者．以保護于內．有矢心端愼者．以輔弼于外．奉旨．廠臣魏忠賢．潔己奉公．忠心調護．朕所深鑒．周汝璣等．着優擢．此爲頌璫之始．同後輩相附和．諂諛之態．廉恥蕩然矣．

吏部題陳子壯誥敕撰文．奉旨．陳子壯并父陳熙昌．依傍門戶．豈可並列要津．且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隱寓謗訕．都著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敕．撰文時逆賢欲以都垣與亓詩教．故逐其父及其子云．

工部主事曾欽程．疏參周宗建、張愼言、黃尊素、李應昇、劉樹、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周宗建等削籍．安伸以原官起用．

巡城御史倪文煥．責治門軍．爲提督大監金良輔所參．有旨切責．仍着回話．書吏長班等俱逮問．文煥懼．投崔呈秀門下．父事之．言于逆賢以爲孫．事乃解．回奏疏上．有旨．念係新進．姑不究．文煥既投誠逆賢．即疏參李邦華、李日宣、林枝橋、周順昌．內云．周順昌給假南歸．坐三大船．貲貨充盈．沈壓其舟．狼藉河干．白

讒慝、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華、李日宣等。着俱削奪。

周公順昌。苦節爲天下最。南歸之日。行李一肩。都門歎爲希有。且從琢州陸路。今云白鏹三船。通人掩口。其載鬼一車矣。時諸君子彈射殆盡。而不皆咎者。邪正不兩立。薰蕕不同器。必然之理也。因彈射而被遣謫戍則咎者。清流之禍。千古同痛也。齮齕必咎者。實其爲逆賢之私人也。舉劾並列備咎者。因被以及此也。倪文煥、盧承欽、兩疏獨咎者。一則指夷爲跖。亙古之奇冤。一則臚列黨與。要典之開先也。諸奸章奏大都類此。

文煥又疏參崔景榮。因云。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之鄢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參張鳳翔之嵐諱。何以久未登啟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和。賈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久不聞削奪也。又東林之人。聳金數十萬。詑李孔度爲奸細。陰謀翻局。豈可不聞。有旨。崔景榮爲民。李孔度等削奪。夏之令逮問。遂死于獄。

御史吳裕中疏參內閣丁紹軾。裕中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人言出貴池意。馮銓使田景新嗾吳曰。內意難丁矣。可急參之。又傳意于逆賢曰。吳必爲熊報仇。吳疏上。逆賢矯旨。予杖以死。吳之死。亦馮銓所致也。御史田景新疏參內閣朱延禧。延禧山東人。周朝瑞、袁化中。亦山東人。其逮也。延禧語緹騎曰。好照管之。事終明白耳。璫黨聞而惡之。又內傳閣票。欲稱逆賢爲元臣。延禧不可。景新遂出疏參之。延禧引疾。有旨着回籍調理。

御史田景新。又疏陳五款。內一款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侍郎兼御史不便。乞加僉都御史。用貲彌厲。從之。

御史張訥。疏參趙南星十罪。幷及王允成、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有旨。允成等俱削籍。趙南星所引私人。着指名回話。張訥復疏。臚列姓名。指陳贓狀。有旨。許念敬解京究問。丁元薦等爲民。

鎮撫司打問許念敬。招出盛世承、傅淑訓、賄營情節。有旨世承、淑訓削籍。許念敬法司擬罪。其過付趙南星贓。撫按嚴追充餉。

保定撫按郭尙友、馬逢皐。問明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律戍遣。南星在冢宰日。郭尙友營求巡撫。南星鄙其人。力拒不許。璫黨卽推尙友巡撫保定。窮治其獄。尙友所以待高邑者。無復人理。嚴限比贓。公子皆鋃鐺受杖。宅鬻無歸。移住家廟。夫人卽日憤死。高邑亥年死戍所。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程公正己以掌察開罪。下撫按追贓。獄上。有旨。程正己着親身擺站。不准收贖。又刑部擬李若星。着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撫按郭增光。鮑奇謨。咸奉行惟謹。

御史張訥。又疏請毀書院。略曰。都城書院。改忠臣祠矣。此外又有四處。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目爲之主盟。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民脊血所建。孫愼行、高攀龍。竊穴其中。關中書院。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鄒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于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既潦倒。劉一燝復僨國。黨亦稍散。諸臣居鄉。種種不法。而禮卿尤借題詐騙。先帝若王之寀、史記事。以發棺戮屍。俱乞亟斷立裁。有旨。一切書院。俱着拆毀。鄒元標等削奪。

給事中葉有聲。疏薦阮大鋮、余大成。有旨。阮大鋮陞京堂用。余大成原官起用。

御史智鋌。疏參解學龍等。因論葉向高、閻鳴泰。回籍踟躕之非。有旨。解學龍等俱削奪。閻鳴泰着擢用。時薊撫申用懋。引疾回籍。部推吳中偉。已領敕辭朝矣。閻鳴泰從旁徑攘取之。兼程赴任。吳改別衙門用。

吏部等衙門公疏。請愼選中使。奉旨。既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臣查核兵餉。原論並無擾累。卿等大臣。當思仰體。着遵行前旨。票內閣出鎮各邊。及此旨者。崑山顧秉謙也。貴池丁紹軾。特揭諫止。力言不便者也。不聽。

此內閣寧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曰。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敕諭最爲嚴重。蓋永樂十八年所定也。熹廟卽位。避御諱。改鈐官校曰官旗。內閣紛紛出鎮。崑山獻媚。叢注太監二字。遂以爲例。先朝內閣。上疏稱萬歲爺。稱奴婢。逆賢時遂廢此禮。曰臣。曰臣。曰皇上。曰陛下。直與外廷等矣。

御史盧承欽。疏參曹珍、董應舉、李遇知。因歷舉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賀烺、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人皆謂此疏。何異元祐黨碑。于是要典之議興矣。上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邀首功。皇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愼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愼言、周希令、沈維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讎。追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而希非望之福。將遜凡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讎。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官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卽于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並行摘發。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昭云云。

嗟乎。自此論出。則正史去籍。而僞史行矣。內列諸君子三大罪案。則梃擊紅丸移宮是也。試平心論之。

張差梃擊。擅登殿簷。毆擊近侍。眞千古奇變。巡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原云。藉其貌的是黠猾。提牢主事王之寀。因事關青宮。稍致詰問。卽曰奸人。曰邀首功。此何說乎。後此匿名榜出。指斥逆賢。卽嚴旨緝捕。內云。如有的據。先將正身拏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人。豈事涉逆賢。卽應窮究到底。事涉青宮。祇應抹煞了事乎。　唐方士柳泌。爲憲宗製長生藥。憲宗服藥殞生。遂杖殺柳泌。後

世咸以爲允當。今可灼進藥。而光廟賓天。縱謂之悞。庸醫悞傷平人。律有明條。況悞傷天子乎。乃與厲命大臣。同賜金帛。比歴經論列。僅准致仕。何以解于天下後世。有伸討賊之義者。反曰。借以快私憾。然則董狐歸獄于趙盾。孔子加弑于許止。亦謂之私憾耶。

李康妃擁留皇子。欲邀封尊號。欲垂簾聽政。此時君爲重。康妃爲輕。卽云踉蹌移徙。咎不在外廷也。宋韓琦立撤太后之簾。卽時還政。迄今嘉其功而服其罪。不聞以爲罪也。今日貪定策。曰希非望。將必乘呂雉以臨朝。聽武曌之故號。然後爲不貪爲無希望耶。又曰。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待封之宮眷。視若寇仇。則盡忠選侍趙氏。非待封宮眷乎。見逆客魏。卽勸令自盡。莫敢說冤。西李有仇。非孝和遺言乎。結歡客魏。雖在天臨悞。獨致優禮。嗚呼。哲皇而既如此矣。吾于逆賢乎何尤。于諸臣乎何尤。

梃擊之案。惠公世揚。主持甚力。遂爲羣奸所深恨。要典既修。徐大化、孫杰。重舉衝衣入內。合謀定策。逮惠公下獄。三法司于城隍廟鞠問。周應秋問公曰。爾道徐熙霞。（卽大化）孫萬我。（卽杰）是好人否。公曰。好人也。應秋曰。汝何故參之。曰。此正犯官惡處。犯官罪該死。情愿死耳。應秋喝責三十板。肉開骨露。幾登鬼錄。爰書稱爲扞網之魁冥。正指此語。遂以交內擬大辟。逆賢欲俟要典修成。布告天下。然後梟惠公首以之定案。適熹廟賓天得免。後崇禎御極。卽與釋放之旨頒行矣。猶有舞筆此牘。改斬爲戍者。噫。奸險甚矣。

六年正月。敕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南漕運以給兵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倖叨科甲。濟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鶴鵰。不思粒粒皆萬民脂膏。竟以汝汝淵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盜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贓。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飴。發覆誅所未糾。去貪劉鉉嚴勒還倉。蓋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將蔭獎勵。

此爲獎勵之始。

李柱明雲南人。爲惠世揚門人。惠公逮入都時。柱明周旋不避形迹。故及于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愼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行彼處撫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着移文各省地方官。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給事中郭興治疏參方震孺。有旨逮問。後竟論斬。

御史張汝懋疏論房可壯。有旨着撫按提問追贓。時鄧輔忠得幸。惡房可壯。傳逆賢意。懸京堂缺。令御史高弘圖論劾。弘圖不應。有旨斥去。汝懋遂應募。已票逮問矣。適熹廟偶怒逆賢。遂得免。汝懋疏內有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規模之概。豈逆賢不軌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不然一代之興。是何言歟。

山西巡撫柯昶。巡按安伸。問明張愼言追贓回奏。奉旨張愼言黨邪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盡。姑依擬永戍。其周宗建贓私。該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遺逃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紬衣黃蓋。開館招賓。吏見縱肆。卽着錦衣衛。着的當官旗。將周宗建、繆昌期。拿解來京究問。天啓初年。貴州巡撫缺。敍聽閔安仲。都察院具題。仲黎參經歷何顯宗。謂其庇張愼言。而以貴州盡陷。已有旨以規避降謫。逆賢用事。陷求曾欽程政起原官。出按山西。卽首結其獄。擬愼言永戍。覺刺其背。周公宗建。任仁和知縣。與浙人顯密。選入御史。當事擬例轉福建副使。時郭鞏新從田間起。其鋒甚惡。與忠賢香火情深。人莫敢

攖其鋒。周公慨然自矢。遂連疏攻之。鞏卒請告去。後忠賢專政。鞏等力修猜怨。故及于禍。繆公昌期與高邑應山諸公相善。門戶黜陟。與參末議。然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應山被逮出都。公攜盒道旁。款語良久而別。與代艸之說相符。忠賢恨之。其疏譸告也。小閹傳語內閣云。繆昌期放他去罷。省得在此送客。隨奉嚴譴歸里。新撫涖任。公同郡紳進謁。偵事者見之。遂以入告。故及于禍。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參前任應天巡撫周起元及鄉紳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有旨周起元等。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諸公先後逮至。俱下鎭撫司。各坐贓追比。拷掠慘酷。死獄數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腐毀爛。不可識別矣。

李實目不識字。然非忠賢黨。黃尊素時至湖上。不避形迹。與實往來。人遂謂諸君子將以實爲張永也。此語流傳都下。忠賢疑之。實司房知其事大懼。求解于李永貞。永貞代艸此疏。司房出實空頭本上之。

周公順昌。吳縣人。癸丑進士。歷仕福州府推官。時稅監高寀勢虐郡邑。晉謁者如撫按禮。公抵任獨不往。寀恨甚。其幃下某者。以他事逆撫軍。委周公往捕。同官皆難之。太守勞永嘉。約與同見。解其事。公諾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顏稱司理。遂謝太守。獨往執其人以解。撫寀大怒。趨入轅門。與撫大鬨。監司呂純如爲和解之。寀執純如歸署。須周推官至乃釋。撫以謂公。公不可。寀卒無如何。以是得強項聲。倖滿行取。留授禮部。寀索如貨賄。不特干謁屏謝。卽交際亦峻拒不納。至地方利病。又必明目張膽。上說下教。必見之施行然後已。吳中士民。無不愛戴之。江南司官缺選。郎中陸蔡卿采輿望以公薦。公既入吏部。欽

冰茹蘗。較前加勵。壬戌署選。預敍諸應選人以次挨授。吏無能上下其手。蓋百年所希見也。給事趙時用搆中有徵請相及。旣決意乞假。出都之日。眞八百孤寒齊下淚矣。歸里後操守更峻。申說利病更勤。士民愛戴亦更切。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門。公與周旋。復以季女字其孫。口斥逆賢。不稍避忌。緹騎還。遂以實告。又以他事誣晉新撫毛一鷺。及呂純如兩人。比而媒孽其短。漕儲道朱國盛復左右之。于是李實之疏列公名矣。開讀之日。一郡罷市。不期而集者數萬人。號冤之聲。上徹雲霄。求撫按特疏保奏。撫按以套語支吾。衆擁持不得進。緹騎候久不耐。以刑具列堂下。大呼囚安在。且以巨梃擊諸人。衆心憤極。卽奪巨梃反擊緹騎。瞬息間萬聲鼎沸。雖黃童白叟。皆攘臂奮勇。擁捽不能禁。與郡邑俱披靡以出。緹騎斃者二人。餘皆四下逃竄。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于河。緹騎倉皇星散。所齎駕帖。遂失不知所在。時衆怒如城。公哀辭諭令解散。衆亦願當事乃匿公別署。揚言候旨始發。而假以一夕調兵。水陸整旅。護公乘小舟渡閶。泊曠野間。乃敢宣詔。從草莽畢事。時忠賢所遣偵事人在吳者。踉蹌星馳告曰。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豎旗城門。門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絕糧道。而劫糧艘矣。忠賢聞之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之曰。若教我盡逮五人。今且激變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首請死。忠賢叱之出。李實聞變。亦閉門痛哭。兩目盡腫。比中丞疏至。崑山適病悴不能出。貴池當代擬。忠賢至閣。強爲厲色語曰。上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貴池曰。公誤矣。夫京師仰東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事。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嚴旨激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

不應而入涿州意獨不然。當擬票時。從貴池手擬去。撰罪欲審。面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辭。忠賢促之迫。貴池復擬旨以進。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句。迨中丞再疏。三疏至。會貴池以病卒。崑山出視事。復有韞網巢魁等語。邵輔忠貽書毛撫。急以文某姚某入告。少宰虛席以待。蓋指文文肅、姚文毅兩公也。毛撫勿爲動。止擒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五人具獄。斬之。五人當訊鞫。無一語自辨。第曰。周吏部受禍若此。我等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哉。皆談笑受刑。周公既下詔獄。忠賢與其黨密謀宮中。意更有所羅織。時忽地震。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壓死。而逆賢得免。俄頃有聲如雷。出從西北起。震撼天地。黑雲乘之。錢擊壞民居室。數里無存。瓦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雞犬殆盡。斷臂折足破頭抉鼻者。枕籍街衢。又王恭廠藏貯火藥發。焦象。象狂走。民人遭蹂踏死者。更無算。忠賢懼。因是咸有戒心。緹騎亦相戒不敢南下。即黃竹浦密帖已失。前行撫按起解。不復差官旗矣。

高公攀龍。參崔呈秀。實李公應昇代草。呈秀往高公門長跪祈哀。適李從內出。呈秀搏顙求救。李勿爲禮。呈秀恨之。故李與高俱不免禍。緹騎未至前一日。高公預知之。言笑自若。夜早寢。人覺公不得。案上留遺表一通。書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臣北面稽首。做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謹書乞使者代奏。家人急求得之池中。則已逝矣。水僅濡下體。北面捧心。屹立不動。蓋公學問以敬爲主。其誠無妄。已臻極詣。故去來之際。解脫無礙云。

李公被逮之日。未開讀先。常民一時集者數千人。與蘇州不約而同。欲螫官旗。知府曾櫻再三曉諭撫慰。始得解散。官旗亦頗畏懼。且多方用情。不遺餘力云。

六年六月。浙江巡撫潘汝禎。首疏請建東廠太監魏忠賢生祠。略曰。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闔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釐等因。奉旨。據奏。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遭傷。革百年相沿鋪墊。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即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祠名永恩。　巡按劉之待疏同。〃又新任巡按徐吉。疏敘督理名官。織造太監李實。捐貲置買贍田。以供香火。俱奉俞旨。

此生祠之始。從此效尤成風矣。時內閣崑山顧秉謙。元城黃立極。涿州馮銓。未幾秉謙與銓去位。復點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𣚴諸人。中惟高陽猶稍能以禮自持云。

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請賜魏忠賢客氏金印。忠賢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客氏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各重百餘兩。

嗟乎。逆閹一內閹也。外則請建生祠。內則請賜金印。況客以宮婢。而亦賜印。無論其不當有。而亦何所用。垂諸史冊。寧非笑具。請祠請印。紊亂國制。二人之罪。其容于誅耶。而皆未正厥辜。真千古有遺恨矣。

左都御史周應秋。疏稱撫按追贓宜嚴。楊漣、左光斗家私鉅萬。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尚未清理。況各犯。其家不貧。此局亦易結。而遷延時日若此。臣請嚴催撫按。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沈閣。奉旨。追贓等案。楊漣等贓銀。着刻期奏繳。

嗟乎。廬山之居官也。向以廉名。被逮之日。至不能具官旗費。士民托募冊於四門。醵金助之。比追贓。則家無餘貲。房產變盡。合宅徙止城樓。今言家私鉅萬。狠毒哉應秋。良心喪盡矣。狗彘尚欲食其肉耶。

崔呈秀始因許秉彝。轉引石元輔。以進交逆賢。後逆賢出督廠大工。呈秀迎坐。輒屏人密語。馮銓既得志。遂與呈秀爭寵。呈秀潛向逆賢譖之。適馮銓與霍維華、李魯生。僞造三案。以網諸君子。呈秀摘內數語指爲暗刺。於是逆賢舊好頓變。馮銓始不能安其位矣。

御史陳朝輔、兵部郎中吳淳夫。先後疏參內閣馮銓。并及趙興邦、曹欽程、人樣等事。有旨責其附和。及朝輔再疏。臚列納賄多款。有旨。馮銓閑住。趙興邦、曹欽程爲民。御史袁鯨、劉徽各疏參吏部尚書王紹徽私暱衞應甲。推轂秦撫。奇貨異樣。賂人驟聞。有旨。王紹徽着閑住。壬戌春。紹徽乞真定撫缺於選郎。語甚卑。選郎拒之。逆賢用事。遂投身門下。罵孫冢宰。恨同鄉之不推轂也。特以應甲撫秦。圖欲盡傾殺之。應甲貪婪無恥。物議大沸。紹徽亦以此敗。

御史龔萃肅。疏請枚卜。并請內外兼用。有旨下部議。李魯生與李蕃。先歸南樂之門。次入涿州之幕。後見涿州寵衰。則又與薊州比焉。孫杰、吳淳夫、霍維華等。欲推轂薊州人相。虞承欽、李燦然、王業浩、劉徽等。合謀攻去涿州。令陳朝輔先發。吳淳夫繼之。及涿州既去。復以王紹徽在位。無由登枚卜啓事。于是袁鯨、劉徽各出疏參紹徽。又慮朝論以外廷枚卜爲疑。龔萃肅又出疏以堅之。紹徽廉其狀。遂于辨疏中發其謀曰。有所推轂。則必有所推折者。此也。衆懼逆賢知之。疑其事。王業浩閉門不出。袁鯨抗疏自明。自是魯生等遂與孫、霍分途矣。後呈秀以業浩閉門不出。疑其翻局。以他事斥逐爲民。

兵部尚書王永光。因王恭廠之變。疏陳時事。語頗剴切。忤逆賢意。奉嚴旨。遂引疾回籍。

吏部尚書周應秋。由御史推陞者也。素極貪穢。及爲冢宰。秤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號。手復狠辣。凡門戶中糾本參及者。輒借推陞題知。以供誅求。遂至削奪無虛日。

兵部尚書崔呈秀。母死。有旨奪情視事。不准守制。禮部尚書來宗道。題復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昔時。讀至此。熹廟赧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從來祖制。凡任本兵者。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其法甚嚴。呈秀竟用弟崔凝秀爲浙江總兵。不特大干祖制。亦顯著無將之心矣。

南京吏部虞大復。應秋壻也。致書應秋云。挾泰山以超北。在壻固不敢厚望。入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爲時所傳頌。後陞江西提學副使。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王之寀、孫慎行。有旨王之寀撫按提解來京究問。孫慎行撫按另擬遣戍。

應天巡撫毛一鷺。問明毛士龍鄉招蘇具奏。奉旨毛士龍着發邊衛充軍。僉妻着伍。士龍既遣戍甘州。以一婢自隨。後復有旨逮問。士龍先期遠遁。其婢反以地方官戕殺爲辭。被髮稱冤。地方無如之何。僅以貨賄行。結立案。至崇禎御極。始自投刑部云。

六年八月。熹廟幸西苑。與小閹泛舟爲戲。適在水最深處。忽風起覆舟。熹廟與二小閹。俱墮水中。幸而獲救。二小閹皆溺死。御體由是成疾。

給事中陳維新。疏參王允成。謂張我續。有官。王允成撫按提問追贓。張我續候缺起用。我續有妾百餘。內有逆賢姪女。素以醜惡見憎。至是尊寵之。獨于嫡上。擲三萬金爲贄。稱姪婿叩頭。逆賢喜。令以五千金助殿工。爲起用地。陳維新知之。即爲揭薦。

刑部尙書徐兆魁。奏辦廠疏。備述李桂明、李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閑。惡御史溫國奇求寬。已賞不知。而司官不法。致衙役草搶李承恩之家。皆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胥受賄。賣法。全不知愧。強辭飾辨。溫國奇執法盡臣。反爲重犯求寬。都着閒住。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司官崔師偃枉法受贓。本當杖處。姑削籍爲民。劉鐸素與魏良卿善。鐸前以妖書被逮。審係歐陽暉所作。仍以原官候補。良卿偶密叩鐸曰。當日官旗公費幾何。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旗校遲之。遂爲旗校所銜。還其在獄居間一事。東廠疏參。復逮會其妾以鐸得釋。醮謝神祈。家人有怨鐸者。以詛咒出首。錦衣張體乾。即具疏以聞。尙書薛貞新任。擬方煨鐳加絞罪一等斬。劉鐸詛咒重臣。決不待時。疏入允之。司官高默等。不遵堂批。賣法徇情。俱降三級調任。

李承恩者。戚畹也。有園亭一所。爲京師冠。逆賢意欲得之。託所私諭意。承恩不應。逆賢怒。令李之家人首其違禁數事。捕承恩于獄。王體乾奉旨熱審。特重笞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

高默同事湯本沛者。亦吳縣人也。爲知縣三月。以貪酷致激民變。考察降五級。饋四百金于崑山。補上林典籍。拜倪文煥爲父。引見崔呈秀。所以刺辨同鄉者。不遺餘力。周忠介之禍。實爲下石。一日呈秀引本沛見逆賢。同鄉前輩。必無幸矣。忽中風嘴歪不果見。隨以劉鐸事降調。寧非數耶。

鎮撫司許顯純。具題緝訪事。有旨據韓三口供。奸輔韓爌。受過贓銀二千六百兩。着撫按追解。勒限速完。韓三之獄。乃楊維垣構成也。賄案承陷薊州。薊州等復從中主之。王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廟時有夏文愍故事。逆賢已有成心。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不能代砌捏湊也。

楊維垣爲座師徐紹吉。爭戶部侍郎缺。觸南樂之怒。借糾逆賢書之。故終逆賢之世。效力甚至。而官不陞。

東勝左衛人武長春者。以騎射稱雄。標銀南下。必借重鏢行。沿途劫掠。亦所不免。群臣合計。令東廠擒之。指爲關外奸細。于是敕旨褒美。內外贊頌。特封逆賢姪魏良卿爲肅寧伯。賜鐵券世襲。群臣猶以爲未足。復晉封肅寧侯。時逆賢威權日盛。群臣獻媚爭奇。于是倡爲封拜之說云。

給事中李魯生。疏參徽州知府石萬程。有旨削籍爲民。乙丑探花吳孔嘉。徽州人也。素與族人吳發春、吳懷賢有仇。二人以富甲江南。所爲多不法。孔嘉令人詣廠首其事。二人俱被逮拷死。詔獄家產籍官。工部主事呂下問。中書許志吉。營謀其差。抵徽逼地行數。遂激成民變。萬程拼冠長往。故魯生特疏糾之。

十月上諭內閣。朕昔在潛宮。覩皇祖年間。有逆犯皦生光。揑造妖書。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謀害大臣。朕深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値東林邪黨登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棄置宗封盟不顯。幸荷上天默佑。賢璫竭誠。朕惕然。群奸敗露。其元惡大憝。業從變除。而脇從背主。不無漏網。前已屢經特諭。開曉再三。

欲令革面易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淩替之後。人心迷錮已深。乃尙有等未盡奸徒。怙惡不悛。潛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淆亂聽聰。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視緝捕衙門。嚴布軍番。嚴加察訪。如有前項奸徒。仍蹈前轍。確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究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都督張國紀罪狀。謂竹林雜書。內登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指斥中宮。末復云。肘腋重臣。殫忠竭慮。協贊中興。今聞有伏莽之奸。竊瞰露尾。投閒抵隙。思爲一網打盡之計。伏祈天語叮嚀。紬事衙門嚴拏究治。

御史梁夢環亦疏參張國紀罪狀。即引劉志選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以傾動中宮。有旨張國紀着革去爵祿。回籍省愆。中宮懿安張后。係秉筆劉克敬所選。懿安性嚴直。數于泰廟前以順例責宮。逆賢指客、魏也。客魏恨之。時有匿名榜揭于後宰門。屏列逆賢反狀。并斥逆賢佐命七十餘人。逆賢怒。疑懿安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爲之。孫杰、邵輔忠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林下疑似諸人。而蘇國紀。以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劉志選偵知之。首上疏以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李國橧力救。棟同官共輔得免。逆賢猶遲怒克敬。并其照管老閹馬鑑。俱降發鳳陽。縊殺之。俱既殂。復蘇。衆人俱聞棺中急迫有聲。而畏逆賢虐焰。遂埋之。至崇禎御極。始聽歸改葬焉。

丙寅秋。寧遠被圍急。兵備袁崇煥。固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廠臣。指授方略。克奏膚功。不有殊典。曷酬大勳。吏部周應秋等。翰林楊景辰等。太常寺卿林宗載等。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仲等。南京吏部尙書王在晉等。俱具疏頌逆賢功德。或合辭。或單奏。擬揚鋪張。權呼舞蹈。旨亦隱之如響。于是復晉魏良卿爲寧國公。魏良棟爲東安侯。（時良棟止四歲。）魏鵬翼爲平安伯。（時鵬翼止三歲。）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宮保。尙書都御史。太常、太僕等衙。蔭錦衣者幾千。止陞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地方。崇煥以賞薄觖望。次年建祠矣。祈賞如故。乃引疾回籍。

七年二月。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爲廠臣建祠虎邱。　又太監李實。疏請照江西例。地方官春秋祭享。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爲廠臣建祠薊州。又疏請祠額內云。人心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非照廠臣魏忠賢。安內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捐俸。恤軍恤民。非但舉綱常之際。猶萃其全。且于兵農禮樂之司。兼濟其盛。治平續著。寵眷益弘。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名廣恩。　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疏同。

鳴泰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依歸。天心向順。尸祝之疏。旋作勸進之箋。像安得不冕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照曰。恭照。心不勝誅矣。

薊州生祠成。迎逆賢像容至。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禮。兵備副使耿如杞。見其像垂旒執笏。惡之。長揖不拜。劉詔遂參如杞。立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發刑部擬罪。時尙書薛貞。坐以大辟論斬。

嗟乎如杞。以諂媚成風之日。獨能挺立不阿。冰霜之操。自足流芳千古。而薛貞以其見逆賢像。揖而不

拜。遂諭大辟。忍心若此。與貪賍又何異焉。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請爲廠臣建祠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并請祠額。有旨密雲祠名崇德。昌平崇仁。通州章德。涿州弘愛。河間仰德。保定旌功。時劉詔、倪文煥、梁夢環、卓邁、張鳳翼、盧承欽等疏同。

專遣巡撫袁崇煥。歸爲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懋芳。總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泰。請爲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威仁。總督閻鳴泰。巡撫卓邁、疏同。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時黃運泰迎逆賢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及像至祠所安置訖。運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諸官。俱五拜三叩頭。運泰復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千歲陞拔。則又叩頭附。致辭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浹踵。運泰揚揚甚得意也。寧撫秦士文。晉撫牟志夔。亦至像前。跪稱上公公萬福。五拜三叩頭。各備極醜態云。

宣大總督張樸。疏請爲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隆勳。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張素養、疏同。

中書郭希禹。疏歸將自所置山地二百畝。盡捐以祝廠臣霜松之壽。

大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爲廠臣建坊。有旨宣鎮赤城。共請坊額。以示華夏。着與做一代宗功。

大同祠成。上樑之日。王點托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張翼明。明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楨。疏請爲廠臣建祠五臺。有旨祠名報功。總督張樸。巡按劉弘光疏同。

登萊巡撫李嵩。請爲廠臣建祠。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生祠。以慰遠人感德之誠。寧海縣祠名崇仁。蓬萊關祠名留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

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爲廠臣建祠。有旨祠名祝恩。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莊謙疏同。

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爲廠臣建祠房山。有旨祠名顯德。又疏稱房山知縣楊濟芳。願捐俸銀一百兩。士民高喜等。願捐銀二百兩。從買香火地附祠。以表崇報。

上林苑卿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爲廠臣建祠。有旨祠名廣仁。

督理盧溝橋務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爲廠臣建祠。有旨祠名隆仁。

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公疏請爲廠臣建祠宣武門外。有旨俞允。

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爲廠臣建祠宣武門內。并請御製碑文。以便營造。鄉宮通政司經歷孫如洌疏同。祠名茂勳。

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爲廠臣建祠建坊。有旨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

提學御史李蕃。疏請爲廠臣建祠永安門。有旨嘉允。時李蕃在逆賢門下。與李魯生、周昌晉。稱爲三傑。蕃提挈大綱。發縱指示而已。昌晉善入諸多暗劃。不甚指斥姓名。魯生賦智機鱗甲。羣森戈戟。遇者無不立碎。時爲之語曰。一周二李。其權無比。後昌晉持斧出。易以劉徽。改語曰。二李一劉。其權莫儔。橫行一時如

此。

內閣李永貞者。時最用事。家在通州富河莊。李蕃捧製匾額。遂至其第。永貞堅拒不納。合邑稱之。

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疏。略曰。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蕪。子輿氏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我明歷聖相繼。聖道昭明。不意皇帝中年。東林始盛。自立旗幟。欲釣高名。忍捏浮詞。污衊君父。陋先帝爲不得令終。陷陛下爲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雄之所必誅。孟若之所不赦也。悲遇中嶽巍賢。尼山吐氣。篤生聖輔。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闕導。首勸鑾輿親學。躬力匡勷。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寢居遐延。而九賦雖增。諸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故有功于世道人心。爲聖門做剔者。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兇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即廠臣之誅少正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即廠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爲魍魎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爲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廠臣驅延之邪慝。復頂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廠臣之教。佩服廠臣之訓。念帝都爲起化之地。國學爲首善之區。伏願于監西。敕建廠臣生祠。後楹即祀寧國先公。與啓聖先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親製碑文一道。勒石顯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徒黨鼓。諸亂國是。擠賢宮闈。睽其恨之頹。廠臣獨持正議。匡挽頹風。一時門戶之姦。若鏡照膽。兩朝仁孝之徽。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內攘外。剔蠹除姦。免稅捐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帖席緩帶。家謳戶絃。皆廠臣恩德所被。太學諸

生。請于國學建祠祝釐。具見彝好。即着鳩工舉行。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公疏。略曰。神宗末造。姦人搆爲邪。是非倒。賞罰暗。遂至綱紀日循。內外蜂起。邊疆失守。頓陷全遼。乃社稷有靈。篤生廠臣。獨受遺命。一秉忠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羣臣。但知有社稷。不知有富貴。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知有姦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煥然。此廠臣肯堂肯構之元功也。至若邪姦逐而是非明。巨黨僇而賞罰肅。綫經法而關外之盜臣喪膽。稜部逮而內外之貪墨寒心。擒武長泰而敵人之計敗露。宗社奠安。在皇上崇德報功。自有烟之像。麒麟之圖。臣等咸臣也。衣租食稅。歌詠太平。寧敢忘廠臣奠鼎之功。各願捐貲建祠。乞賜額名。以垂永久。奉旨這本所奏。廠臣志存報國。功在奠鼎。斥邪以正恩。剿黨以去姦。擒間諜而讒毀消。備軍儲而邊威振。算聯屬國。氣懾外邦。其種種勞績。朕所素悉。所請建祠致祝。允協輿情。知識行。祠名與做德芳。

保定侯梁世勛。疏請爲廠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著愛。武靖侯李誠銘。疏請爲廠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鴻勳。豐城侯李守錡。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爲廠臣建祠。內云。廠臣仁威彈壓乎山川。澤滲漉乎中外。堯天之巍蕩。帝德難名。時雨之沾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按黃憲卿。疏同。又有旨祠名洪恩。一祠二額。于是議兩殿公懸。撫前而按後。李精白先以獻媚歸璫。其疏奏聞。即褒蔭其第。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揄揚。黃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祝。抵任復疏懇請。上樑之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

以長明。精白以多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葢惟恐頌禱之未至也。濟南巡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竟不至祠所。內閣李明道至河干。部道俱手板堂參。廷棟以客禮謁于舟次。李閣送不登岸。廷棟亦竟行不顧。卽堅請終養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各疏請爲廠臣建祠。祠賜名崇德。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起建宮殿九重。宏麗爲古今所無。建禱祠所。直審大工。見者駭嘆。置大梁守道周鏘。祥符知縣李寓庸爲之也。

嗟乎。如朱童蒙建祠。僭用琉璃瓦。竟無避忌。閻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心向順。李精白公然稱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夫逆賢而堯天帝德矣。將置聖主于何地邪。故逆賢雖未必有不軌之心。而姦黨已顯著擁戴之形矣。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昇。鳳陽巡撫郭尙友。巡按宋禎漢。巡漕何早。巡鹽許其孝。公疏。據淮揚儲尊道朱國盛等。工部等官顧民碞等。知府劉廳召等。知州沈起津等。知縣劉芳達等。合詞請建廠臣生祠。有旨。祠名瞻德。

提督臨淸工部侍郎吳淳夫。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孝德。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建祠募疏。不發。淳夫遂參堯民。

長蘆巡鹽龔萃肅。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留恩。時撫按建祠。巳著萃肅名矣。萃肅曰。同乘鳥見裴忱。遂其疏獨建。鋪張稱頌。詞極斐亹。曲盡諂諛之私。

嗟乎萃肅。旣有內外兼用之疏。以媚崔呈秀。今復獨任此舉。媚骨一副。到處頂尖出色。

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祠名隆仁。鄖陽撫治梁應澤。巡按溫皐謨。疏同。時應澤復欲建祠于鄖陽。荆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迫之至再。善繼以掛冠爭之。應澤參善繼疏出矣。忽聞熹廟晏駕追回。

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嘉允。

嗟乎。方城漢水。作帝屛藩。逆賢雖焰。何德之感。何威之劫。獨有此舉。豈往日之驚魂。尙未定歟。

河東巡鹽李燦然。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褒勳。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劉弘光。疏同。

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瞻恩。總漕巡撫郭尙友。巡按宋禎漢。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熹廟哀詔巳頒。其孝等哭臨畢。仍脫衰絰。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旁觀者咸爲咋舌云。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懋勳。陝西巡撫胡廷晏。巡按莊謙。疏同。

各省申詳。建造逆祠司道府等官。

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按兩司等王道元等。

密雲兵備道張維世。　昌平兵備道張爾葆。

泰州兵備道王化行。　薊州兵備道雷三輪。

宣府兵備道胡宗衡。　宣府糧儲戶部王珍。

河東兵備道蘇進。　榆州兵備道楊嗣修。

延綏糧儲戶部夏知亨。　磚廠工部周廷。

長蘆運同孫鳳翔。　淮揚運同沈侍卿。

河間知府王建泰。　廬州知府劉廳召。

登州知府王廷試。　大同知府李樹初。

無爲知州沈起津。　合肥知縣劉芳達。

登州鄉宦左之宜。

總計建祠共四十所。作俑者潘汝楨也。疏請祠名者。閻鳴泰也。稱功頌德偶對贊歎者。亦骈語相答。四明之派。其品定于此矣。疏與旨不全錄者。不勝錄也。錄陸萬齡疏者。侮先聖而毀名賢。人之無良。一至于此也。獨是諸臣旣爲逆賢也。人自不敢不爲逆賢也。用至楚藩之捐助。勳戚之建祠。獨何心乎。豈與國同休戚。卽使改唐爲周。革漢而莽。尙賴朱虛之誅諸呂。太尉之入北軍。今乃齊心擁戴。罔念國恩。嗚呼。其肉豈足食乎。至郭振明、徐然。陸萬齡。後勁矣。生何以靦顏稱世爵。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及之。而史永安、梁夢環。張鳳翼。公然漏網。守正之蔡善繼等。亦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諸人。不得辭其責矣。

禮部題請應天鄉試主考。有旨。陳具慶、張士範。俱着陞翰林院侍講。去。舊例兩京鄉試。俱用宮坊。在北。逆賢抑左庶子孔貞運、何吾騶等。而特簡陳具慶、張士範。主應天試。徐時泰、孫之獬。主順天鄉試。俱從編修超陞侍講。眞創見也。順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後皆以廷臣論劾褫革。崔鐸本房。中書林采芳。周錄本房。江陰知縣岑之豹。是時主試者。無不極力獻諛。浙江主考陳盟論題。擬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孟題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擬題。有擬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爲惡人者。張士範搖手頓足。歎爲絕妙。得未曾有。同考武進知縣岳駿聲。抗衆對曰。今日之事。上固不可得罪于朝廷。下亦不可遺譏于清議。適能惡人三字也發武。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應。陳具慶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湖廣李明睿錢敍。偏刻諸閹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題出皜皜乎不可尙巳。時方擬逆賢于先聖。建祠國學。司業朱之俊。揭示通衢云。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故倪公以此暗駁之。三場策問有云。強毅發外病攻其內。今如見標病。不急亦已矣。銜亦曰。內症甚。則當有厲從之者。救焚追亡。紓步豈是貴乎。又曰。天下之變生于猝。而計立于豫。自命之士。智略輻帳。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顚愕哈反走。此可哦也。復引王文成擒宸濠等語曰。學者牖戶之課。叅于性命。豈必鵝湖所廣講哉。使逆賢不敗。則倪黃二公禍不測矣。

兵部右侍郎霍維華。疏稱袁崇煥有陞無蔭。功高賞薄。乞以己蔭讓崇煥。以昭公道。末詆崇煥議款之悞。有旨切責。

六年秋。熹廟受溺成病。至七年夏加劇。遍走羣望。有加無瘳。霍維華聞之。進獻仙方靈露飲。其法取上號

大米淘淨。用甑蒸熟。內放銀瓶。蒸取其汁飲之。熹廟初服。頗覺甘美。久之傳諭不用。而聖躬日漸浮腫。醫藥罔效。逆賢大愠。詢責維華。維華知不可收拾。遂故作相左之態。因袁崇煥請告。急出此疏。初維華以崔呈秀、與淳夫、薦起用、其妻有爲逆賢甥孫者。與因稱爲甥孫婿。海內笑之。持公封。讓子蔭。知兒局將敗。眼閉手快。故爲異同也。禮部題請國子監秋祭。有旨。着寧國公魏良卿行禮。國學丁祭。例遣相公代奠。丁卯八月。禮部來宗道獻諛。題魏良卿往。行祭之頃。怪風驟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仆地。久之始能出聲。未幾即有蹶斬之禍。

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熹廟崩于懋勤殿。彌留不發。逆賢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于孺子嬰也。忠賢納其說。令人婉諷懿安皇后。懿安力拒不可。曰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命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之。乃承命召皇弟信王。信王既入宮。深戒濟陽之覆轍。復切南坡之異謀。乃屢賜溫詞。曲加慰勞。忠賢等心乃安。皇弟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崇禎。大行皇帝。諡曰哲皇帝。廟號熹宗。初禮部擬僖宗。成皇帝。御筆改僖爲熹。改成爲哲。

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疏參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疏言。聖主當陽。衆正布列。而東林遺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敕下廠衛衙門。嚴行緝拏云云。

楊所修由給事陞僕少。亦彼黨頭目也。推爲南通政。心甚不悅。知局必敗。因與同黨陳爾翼、李蕃等謀。思將累年惡業。盡卸之崔呈秀。而參去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在銓。貪穢無恥。議并除去。以孫杰代之。仍將所修于北。然後糾合衆力。共持殘局。故所修先發。陳繼之。李又繼之。所修疏上。內微點崔呈秀。後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都察院。罵李蕃。蕃不敢動。又指孫杰罵之曰。爾身從何得。爾官從何得。乃大家相圖如此。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清查經管錢糧挾杰。且曰。必令爾翼出疏所修。差可恕耳。杰唯唯。呈秀始去。次日爾翼繼參東林遺孽之疏出矣。

江西巡撫楊邦憲疏。廠臣功德巍巍事。奉旨。已有旨了。邦憲疏進。上且閱且笑。又不發票。忠賢覘知之。急出疏辭免。曰。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廠臣有功不居。更見勞謙之美。准辭免。以成雅志。

廣西巡撫王尊德。疏請建祠。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遞來役。泯于無形。後尊德遂以未嘗建祠。稱守正不阿。陞兩廣總督。

十月。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

徐大化。浙產也。占居京師。借封疆之議。以殺楊、左。得魏忠賢之懽心。由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躐躋尚書。益緣將理大工。剋減錢糧無算。後受銅商厚賄。那借惜薪司內庫銀二十萬。掌司太監程呈芬。妬其專利。力祇于忠賢。勒令閒住。至是時局將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參呈秀。以爲脫身地。疏中雖劾呈秀。猶曲護忠賢。內云。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忠而呈秀邪。廠臣總知爲國爲民。呈秀但知貪錢壞法等語。有旨。

奏內奪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不得苟求。

工部主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崔呈秀。略曰。忠賢服事先帝。借營造務。指據大工。亦人臣分內事。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先帝聖不自聖。每昭旨批答。必歸功廠臣。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並廢君前臣名之理。甚至祝釐遍于海內。擬之以皐夔。比之以周孔。且當時之皐、夔、周、孔。亦未嘗有是贊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八千餘人。忠賢誠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至若崔呈秀。貪淫姦惡。罄竹難書。茲臣第舉其涯末耳。即奪情一事。在先帝時。曰大工未竣也。今大工竣矣。尚復竊據本兵。意欲何爲耶。有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呈秀隨出疏請告。有旨。准回籍守制。

兵部主事錢元慤。疏劾魏忠賢。略曰。崔呈秀滅倫絕義。傷敗名教。皇上大奮乾綱。斷而去之。臣竊謂忠賢尚在。根源未淨。禍機終伏也。皇上倘念忠賢事先帝微勞。貸以不死。亦宜勒歸私第。散死士。輸器藏。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虞。俾魏良卿輩。速令解組褫紳。長爲農夫以沒世。即以彰皇上浩蕩之恩。而爲忠賢自全之策矣。有旨。錢元慤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

嘉興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略曰。竊見權姦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賢者。可一日逭四凶之誅。縱魑魅之投哉。謹列其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曰無聖。六曰剋剝藩封。七曰濫爵。八曰朘民。九曰掩邊功。十曰通關節。伏乞聖上獨斷于心。敕下法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彰正始之治。有旨。魏忠賢事體。朕心自有獨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姑饒這遭。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姦臣罪狀等事。奉旨。道所奏崔呈秀罪狀明悉。着先行削了職爲民。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閒住。

東廠太監魏忠賢。疏奏患病不能供職事。奉旨。魏忠賢准私家調理。隨諭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時明掌司禮監印。

太監徐應元。疏奏君恩愈深等事。有旨。徐應元准私家調理。應元爲信邸承奉。忠賢黨也。以從龍陞司禮秉筆。忠賢既出。應元力任善後之托。上因其告病。即准休致。後謫鳳陽。

上御內教場閱操。操畢。令諸武閹俱赴兵部領賞。諸武閹既盡出。傳諭內丁。着各散歸私宅。不許復入。而肘腋隱憂。消于俄頃。次日早朝。諭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

十一月。降魏忠賢淨軍。發往鳳陽。猶隨從甚衆。上諭兵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將素畜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群姦。着該撫按官。即行擒拏具奏。若有踈虞。責有攸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時忠賢與腹璫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次。嚴旨既下。朝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自爲計。從衆立刻星散。忠賢自度不能免。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順天巡按卓邁等。奉旨將忠賢磔之。梟首河間府西門。

客氏於九月告歸私家。十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收管。十一月。命乾清宮牌子趙本政。臨局笞死。尸發淨樂堂焚化。其子侯國興與魏良卿同日棄市。其弟客光先。與婿楊六奇。發烟瘴地面充軍。李永貞者。忠賢名下最用事。忠賢既逃。永貞即辭歸私家。與名下丁紹呂等。密謀攀叙徐應元。應元辭謝。復與紹呂餽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銀五萬兩。三閹俱獻進御前。後降淨軍。承天安置。次年以李實空本。係永貞填寫。有旨逮問法司。擬決不待時。即正法焉。

崔呈秀聞忠賢之訃。隨即自縊。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律斬。其子崔鐸。弟崔凝秀。與魏志德、魏希孔、魏希孟、魏撫民、楊文昌、楊胤昌、崔芳名、馮繼光、傅之琮、楊昌祚、王祿、蕭惟忠。俱擬烟瘴地面充軍。其魏良棟冒封東安侯。年僅四歲。魏鵬翼冒封安平伯。年僅三歲。冒襲錦衣崔鎰。年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有旨。崔呈秀于薊州斬首示衆。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魏良棟等既被冒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廷臣追論忠賢之黨。都察院司務許九皋疏參田爾耕、李實、涂文輔。有旨。田爾耕先行削籍為民。其家產及各處店舖。着撫按即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李實著降做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涂文輔着降做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十孩兒、五虎、五彪。有旨。着三法司會議具奏。五虎罷吳淳夫、李夔龍、田吉、倪文煥、孫杰。移天換日者。盜以已死之崔呈秀。易去孫杰。苟且塞責。五彪罷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時刑部尙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皆璫尊幸。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衞所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輒用慘刻刑具律。發邊衞充軍。讞上。輿論不平之甚。劉志選、梁夢環、薛貞。皆相繼論列就逮。而內外崇衙。起解無期。給事中曾師稷。因昌言。虎彪為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尙有首從之殊。乃率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巧為諸姦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譁騰。豈曰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矣。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姦也。御史吳煥亦疏言。昔年被禍諸臣。甫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妻子訣。今虎彪諸姦。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掛壁。任寬優游。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承。皆大憝巨姦。或燕處于園亭。或潛藏于京邸。撫按有鑒。朝廷無法。薛貞以廟堂執法之官。為璫黨行刑之手。公然抗疏陳辨云云。

考選命下。新咨科道。彈擊璫黨無虛日。于是璫輔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璫冢周應秋。及璫所拔用九列。郭允厚、房壯麗、孫杰、來宗道、陳九疇、呂純如、阮大鋮等。咸次第斥逐回籍。

上既處逆賢。即欲定逆案。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怒其不稱。諭以諛頌贊導速化為題。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上召同三輔冢宰王永光入。有黃袱包一事。指示曰。此皆紅本。親璫實跡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以不習三尺對。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時張瑞圖、來宗道。俱不列。上問故。閣部辭以無事實。上曰。瑞圖以齊宮為璫所愛。宗道題崔呈秀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永光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為眞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總逆案而論。首通內閣王體乾、劉朝者。乃程故輔沈潅也。造謀殺人羽翼逆賢者。魏廣微、崔呈秀等也。首票內閣出銷。降處主試各官。削籍追贓一切嚴旨。歸張逆賢勞績。亟允生祠建造者。顧秉謙也。擠韓爌、朱國禎、朱延禧者。廣微為調銓而驅。而擠廣微者即銓也。擠銓者又呈秀也。謀興大獄圖報復者。馮銓、崔呈秀、徐大化、楊維垣等合謀也。既而以嚴旨逐廣微。引亂稱設立紅牌。及處決熊廷弼者。為銓輩也。助銓殺廷弼者。徐大化等也。部題崔呈秀父卹典。僭稱在天之靈。覺等于二祖列宗者。來宗道也。題逆璫魏良卿代祭廟郊天。享太廟。釋奠先聖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例。請封逆賢兩公者。豐城侯李承祚也。熹廟疾篤矣。尙致揭逆賢。欲進寧國而王。見嗤于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熹廟將崩。召信王矣。謝中撰一奬敕。羅列逆賢功勛。力擧曹操九錫文者。黃立極等也。信王正位矣。猶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滲金像者。大梁守道周鏘也。其在內羽翼布惡者。王體乾為首。李永貞、李朝欽、涂文輔、石元雅等為從也。嗚呼。外臣如此。內閹又安足責矣。

欽定逆案。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懸憲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魏忠賢。猥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嚬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竊富貴。使旗位冀假其羽翼。何遽爾敢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諸臣。朋姦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鼎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擅利權而竊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朋劾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擬于無等。讎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飭。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尙有飾罪邀功。偶身竄正。以盟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姦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為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擬議。酌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姦逆之案。謹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視。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偕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非時張。無急恩讐。而借題參卹。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尙各懲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　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一十四日。大學士臣韓　李　錢　吏部尙書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曹　等召見文華殿。恭捧聖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冢臣欲定附逆諸人項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密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

可責其後効．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扯律不置．併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此番懲治之後．縱有獨遺．俱赦而不究．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參舉．卿等只在數日內．確定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躭誤．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臣等再奉聖諭．據卿等奏准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卿等參定．欽此．臣等仰遵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看詳．緣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衆論分款．奏爲提衡併陰行贊導．在祠頌諸款外者．分款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候旨．即本月二十六日．蒙皇上召對平臺．發下臣等原本．併諭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欽定謀大逆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惡斬犯．逆孽軍犯．頌美爲民四款．仍奉面諭在外各官．經者至爲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聖諭．及欽定續款．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各官．併昨甫計．附逆奉旨候議各官．各照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律．併引名例加減罪例．減等分款．勤武內臣．逐款附後．並當具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于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姦萌而窒亂源．法至嚴矣．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竊小忠小信．祗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婦客氏．與處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儼然等之三封．濟議偕尊之九錫．藉開藩邸．近逼宗祧．建生祠以卜人心．遊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岌．簇肆巳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嚮元兇巳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宦聯蹤跡．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鋼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勸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遐通恐後．腆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或援史職而抹煞直筆．羅織朝紳．怒比罪魁．縱騎鎖鎗．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騙命．不難殺人媚姦．供噬突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紱．未已也．而且頌以綵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扯律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掃青蠅貝錦之讒．意慘羅鉗．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古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播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盜贓寡．或謬附權儔．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兇畢貸．國憲用申．惟是大憝既懲．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獨摩効有斬獲．而又或生平才具自優．剔歷微勞早著．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滌．免臚姓名．固明罰敕法之嚴條．寓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祗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進一之刑書．以人治人．消本來之面目．中涓衿弁．舉貢于科．商販兵民．結證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誡懲．塞亂臣賊子之心．扶正氣幽魂之鬱．三章既納．金石不渝．一面密開．葛藤永斷．閉姦謀而安反側．明刑

政而兼治平．端在是矣．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功邊功．尚叨殿敍．豈可假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邀橫昇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敍捷．滷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敍功秩廕．悉宜盡都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僥宸敍．所有前項款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具于後．統惟鑒奪．敕下遵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一首逆．

魏忠賢．　兇殘禍國．僭肆偕尊．罪踰賈盆．神人共憤．逆形已著．寸磔允宜．

客　氏．　乳保恃恩．兇漿朋結．凌尊竊勢．納賄盜珍．陰逆首姦．死不蔽罪．

以上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負國忘親．通內竊柄．兇謀立贊．黨禍首開．佐逆罪魁．戮屍猶幸．

李永貞．　主謀代筆．盜帑淫刑．佐逆興謀．上刑正法．

李朝欽．　附姦久典．逆謀殉縊．未蔽其罪．

魏良卿．　濟惡首孽．僞冒三封．盜帑竊權．罪浮于辟．

侯國興．　妖種盜庫．同謀逆孽．駢誅允當．

劉若愚．　刀筆深文．朋姦害衆．辟刑次等．具獄爰書．

以上依謀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減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　諂附擁戴．
倡搖母后．騙逐戚臣．罵母之律尚寬．通內之誅難宥．

梁夢環．　諂附擁戴．
與劉志選併力合謀．情罪維均．律法宜正．

倪文煥．　諂附擁戴．
拜逆爲父．嫉忠若讎．姦黨無辭．上刑非枉．

田　吉．　諂附擁戴．
璫姻內轉．躐加尚書．竊勢鬻官．擬辟允協．

劉　詔．　諂附擁戴．
媚首兇倡建生祠．參道臣幾至死地．迹昭附逆．罪蔽冠軍．

孫如洌．　諂附擁戴．
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姦黷賊．辟刑允當．

許志吉．　諂附擁戴．

矯旨派贓。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辟何辭。

薛貞。諸附擁戴。執法無聞。媚姦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

曹欽程。諸附擁戴。附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參正類。削奪竟致殞生。佐使殺人。情法允協。

吳淳夫。諸附擁戴。媚姦邀秩。附逆建祠。推借帥分贓酬恩。縱姻弁喪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李夔龍。諸附擁戴。夤緣線索。起據銓衡。附姦伐異。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陸萬齡。諸附擁戴。倡祠國學。侮聖媚姦。名教罪魁。栫刑莫貸。

李承祚。諸附擁戴。勳儕蒸盜。稱頌無等。兩公再請。三尺難容。

田爾耕。諸附擁戴。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冤斃多命。死有餘辜。

許顯純。諸附擁戴。詔獄酷刑。逆姦授意。冤斃忠諫。宜正辟刑。

崔應元。諸附擁戴。北司掌刑。迎合逆璫。索贓戕命。擬辟無詞。

張體乾。諸附擁戴。獻諛邏人。駢殺五命。劉鐸冤對。大辟宜償。

孫雲鶴。諸附擁戴。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冤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寰。諸附擁戴。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爲幸。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首揆諸附。陰行贊導。失儀忿劾。因合內謀。小票潛通。中借矯旨。害正因而禍國。委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傾心擁戴。陰行贊導。

略拱元兇。頌爲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密謀。楊漣等慘冤。更多主使。

霍維華。諸附擁戴。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敍功疏云。茅土尚覺其輕。覆魏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爲。

張訥。諸附贊導。首參趙南星戍死。奪類株連。卽推兄張樸巡撫。用示酬報。祠封迫遣。似贊陰謀。

閻鳴泰。頌美。總轄三鎮。請建七祠。卽云會題。何不少避形迹。人心依歸。天心向順。頌形章奏。豈得盡委呈詳。

周應秋。頌美。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蔭。改武廕爲文廕。借推人以處人。逆璫封公本有廠臣心存漭日。志切補天。宜進爵公之典。永堅帶礪之盟等語。

李魯生。諸附贊導。倡執中宅中之說。爲二魏解嘲。凡殺人媚人之凶。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着。尤勝頌首惡十本。

楊維垣。擁戴贊導。王紀參客魏。徐大化出疏擠排。大化殺周朝瑞顧大章。皆使代劾。至參崔姦疏中。猶爲魏逆稱頌。欲更別局。衆示酬恩。

潘汝禎。首開諸附。交結織監。潛通內廷。首建逆祠。尤爲始禍。俯順輿情。本有廠臣心勤國恤。念切民瘼等語。

郭欽。諸附。首逆姻親。羅推戎帥。夤緣不避。罪累何辭。

李之才。頌美。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宜罪。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仍敕下法司。行各該撫按官。招擬具奏。如有贓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候部覆發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撫民。魏希孔。魏希舜。魏希堯。魏希孟。

魏鵬程。傅應星。楊六奇。客光先。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涂文輔。

孫進。王國泰。石元雅。趙秉彝。高欽。王朝用。葛九思。司聖禮。

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明佐。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諂附贊導。
父雖向與內通。劉閣因而協贊。門生崔友代賺嚨人。要典主持。尤爲罪案。傳聞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竹有阻止。稍甚莫贖。末減可惜。

顧秉謙。諂附。
天啓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鎮。微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絲綸輕褻。阿逆何辭。聖明有頑鈍依阿。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尤是定評。

張瑞圖。頌美。
逆祠坊額碑文。人言多其繕寫。已達天聽。豈是風聞。

來宗道。頌美。
爲崔呈秀請卹。有在天之靈語。雖由司呈。何無駁正。仰聆聖諭。鑒察燦然。

郭允厚。頌美。
題覆稱頌四十疏。諸逆封莊田祿米六本。頌有遠聽明目。居高聽卑。及安卿安社稷之安。平葬平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諂附頌美。
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錢分四疏。首頌廠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工。勳高社稷。概錫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語。

李蕃。建祠贊導。

孫杰。贊導。
師友朋比。合謀參劾。多其代草。登門投拜。人傳爲四姓奴。建祠疏稱至呼爲九千歲。

張我續。諂附頌美。
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給事召還。倚借羅織。剪忌已見楊逆疏內。附璫遂與崔逆齊名。
軍偏中旨開銷。夤緣薦起。戶侍助工。疏萬餉內有徵。頌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謀國。鋤邪扶正。世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倘宜嚴懲。

朱童蒙。諂附頌美。
建祠佐逆。毋死毒惜。頌本有廠臣赤心報君。訏謨定國。俎豆兼軍旅之猷。經綸治征討之任等語。

楊夢袞。諂附。
給事三年。宮保八座。督工結納。不避嫌疑。大工餘命見于勸奏。

李春茂。頌美。
宣武門建茂勳祠。給助庫銀三千兩。祠成傳帖慶賀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頌等語。

李春燁。頌美。
例轉給事。躐陞尙書。辭恩本有與樞鼎建。內則廠臣盡臣竭力抒忠。外則閣臣工臣宣念分猷等語。又先爲移宮事疏救郭鞏。爲終始通內之證。

王紹徽。頌美。
造點將錄。佐中旨處分。勳禍從吾。致抑鬱憤死。

徐兆魁。贊導。
惠世揚、顧大章、獄案。其在刑部時所成。詛咒一招。爲名併列。

劉廷元。贊導。
挺擊一案。黨禍開先。叅張差瘋主風癲。王之寀竟以慘死。

謝啓光。贊導。
纂修要典。勳稱中旨。恐嚇詞林。稍有異同。徑自塗改。斥南厚餽璫姦。鑄證彌縫閣住。

徐紹吉。贊導。
寘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廢修殺諸臣。各欲留一罪案。比例詞臣。塗更原稿。

覃補忠。頌美贊導。
府丞驟躐尙書。攻擊多其指使。逆藩封本有云。監體悉廠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楊所修。頌美贊導。
吏都不駁封爵。轉衙徵及奪情三事定案一疏。又爲要典張本。頌本有廠臣身事視君。家事視國等語。

賈繼春。贊導。
保護選侍。藉發難端。四罪一疏。爲罪公論。出處占望。反覆無恆。

范濟世。頌美。
頌疏自敍。一歲五遷。搜括助工。錢糧數十萬。捐貲助餉。本有勞在封疆。慶貽宗社等語。

李養德。頌美。
郎署加銜。尙書奪情。忍詞敗類。頌本有禁地元忠。密勿贊襄。主持在內等語。

阮大鋮。頌美贊導。
因楊漣有叩馬獻策之疏。報復有魏大中楊左之參。至合算七年一疏。尤爲璫逆巧護解嘲。

姚宗文。頌美。湖廣建隆仁祠。頌本有東廠魏上公。間出名世。以撥濟世道爲任。翊戴聖明爲心等語。

陳九疇。贊導。借謝應祥一事。傾趙南星、高攀龍等。受賍得報乙榜亞魁。

亓詩教。贊導。諫垣專政。擅論起官主盟。俄而逃牙失職。依然耽視。

趙興邦。贊導。兵垣賄鬨失職。吏部營起復。替趙太宰力致鐫黜。五御史一疏駁斥。

傅櫆。贊導。結同宗潛通內廷。持異見鬩鬨始禍。

安伸。頌美。按差已滿。留金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費心務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疏。不能自陳片曝之忱等語。

孫國楨。頌美。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中興。明良會合。廠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靖華夏等語。又廠臣擎天巨手。翼運真才。并有一腔忠義。四應才鋒等語。

郭鞏。贊導。爲魏忠賢報首叅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亞卿擢轉。通內可知。

馮嘉會。頌美。部務請囑多徇。稱頌十有六疏。覆劉應坤本。有廠臣精忠體國。矢志籌邊。旣荷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曹思誠。頌美。河間醵金。建祠要津。摧折善類。辭恩本有赤心報國。殫力圖虔。費省功倍之親臣云云。

孟紹虞。頌美。署禮部。九天輪奐一新本。有心膂元老。篤生應運等語。

張樸。頌美。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開億萬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啓明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李恒茂。贊導。薦起崔呈秀等。爲三李中一人。入幕叅謀。朋比害正。

郭尙友。頌美贊導。攆撫報南星恨。總漕建盱眙祠。神功參天地本。有廠臣補逆如雷如霆。翼正爲雨爲霖。弘懋無涯。大功無並等語。

李精白。頌美。東省三祠。謨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本。有廠臣孤貞報主。殫力匡時。奪魁柄以還至尊。攄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諂附頌美。祠頌七疏。鐫器鐫名頌本。有業躋聖明之世。略上公之功等語。薦九思薦士文。忠誠天授。敏捷飈飛。

張文熙。頌美贊導。逆黨姻親。華邪契好。嗾倪文煥。經周順昌。巡視光祿。有頌璫疏。

楊維和。贊導。主事加銜。副都駭衆。曲盡賂媚。

何廷樞。頌美。封爵已定。給賜官俸本。有查撥穎地七百頃。銀二千兩。及查叅逃例逋欠等語。

陳朝輔。頌美。安平莊田。催撥各屬。先報田數。挪解錢糧。

許宗禮。贊導。戶部吏垣。更調督察。考選曲徇要路。躋陞同鄉比黨。

卓邁。頌美。二祠一頌。璫敗反攻。代崔呈秀報讐。叅夏之令逮死。廟算制勝本。有廠臣知人善任。樽俎折衝等語。

盧承欽。頌美。訣頌二疏。又請刻黨籍榜示海內。建祠本有股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于中興。煥宸居于大壯等語。

陳爾翼。頌美。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廠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爲本兵。請五城邏東林餘孽。

石三畏。贊導。干官舊緣。考選噓劝。生死遺蠹。

郭興治。贊導。

攻逆學例轉。因中旨復還。參方震孺述間。嚴與淳夫京堂。

劉　徽。頌美贊導。稱頌十一本。謂房可壯、樊尚燝、鹽賊。爲黨延殉懸賊百萬。頌本有廠臣幹國精忠。盡心籌畫。三戰三捷。奏此敷功等語。

智　鋌。頌美。通內得選北道。嗷傷善類多人。參解學龍、侯恪、削奪。頌本有運籌帷幄。付托得人等語。

何宗聖。頌美。房山建頤德祠。祠成買香火地。題祠本。有廠臣睿算參微。精誠格天等語。

王　珙。頌美贊導。參方大任。問徒追贓。祠頌疏中。不名廠臣。謝恩本、有廠臣志慮精勤。經營得法。俾三朝之闕典克行等語。

任者極。頌美。阿逆瑞兩疏題頌。羅王贊化一獄媚姦。天心助順頌美本。有廠臣糾姦防亂。中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頌美。參王允成。薦張我續。疏云無姦不照。又云清明再闢。

門克新。贊導。羅織孫文豸、顧同寅、冤斬。阿逆文震孟、陳仁錫、鄭鄤、除名。

游鳳翔。贊導。假參高攀龍。自辨復原職。借糾宮乘忠。逆勸速世錫。

田景新。贊導。始在師門。竊柄用事。廢工疏。薦崔呈秀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呂純如。頌美。惠審盤踞。掠燒夫役。復命疏。薦歸美廠臣。

吳殿邦。贊導。鼎璫勳奬王家進賊。通參改何寶韡破例。

黃運泰。頌美。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廠臣志切撥復。知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略等語。

李從心。頌美。祠頌五疏。河道敘務本頌。有廠臣本擎天捧日之赤心。運旋乾轉坤之妙用。獨居首功。管

廟特典等語。

楊邦憲。頌美。江西建祠。元勳功德甚隆本。有廠臣魏上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氣等語。

郭增光。頌美。河南會建嶽德祠。有廠臣德隆。乞請額名本。有體國精誠。感民愉慕等語。

單明翽。諂附。主事三年。驟躋巡撫。以寧城工得力。參補籌邊未聞。

王　點。頌美。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廠臣純忠為國。默助自天。邊鎮末吏。故不憚廠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　嵩。頌美。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廠臣神謀秘算。投計籌邊。赫聲濯靈。揚威各鎮等語。

牟志夔。頌美。建祠派銀。屬員稍遲。立斃解役。

張三傑。頌美。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廠臣與關部和衷籌畫。遠燭邊陲。紀綱振肅等語。臬司驟躋開府。夤緣攀附有徵。

曹爾禎。頌美。撫晉建祠三本。有心膂重臣。早夜經營。綱大括据等語。

毛一鷺。頌美。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

張文郁。諂附。主事驟躋侍郎。督工夤緣媚逆。

周維持。贊導。疏請刻黨籍。拆書院。論劉一燝、周嘉謨等削籍。

徐復陽。贊導。誣部士毀追贓。參方逢年等削奪。持局結案二疏。護姦害正有徵。

黃憲卿。頌美。中城山東二祠二頌。元勳萬古爲烈本。有廠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乾坤。成兩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文允武等語。

許其孝。頌美。揚州會建瞻恩祠頌本。有督廠魏上公。天付英豪。鑒錫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語。

張素養。頌美。薦邪被劾。復官巡方。二祠一頌。王師殷捷本。有賴廠臣以安社稷之心。定制勝之畫。方略密授。機宜悉符等語。

王　裕。頌美。建祠守祠。諛頌七疏。元臣功德天崇本。有魏忠賢丹澗浴日。盛腕補天。德耀乾坤。勳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贊導。受人意指。橫肆劾彈。褒恩本。有東林元兇大憝。立為逮詰。剷鋤海宇。共覩清醒等語。

劉宏光。頌美。兩院會疏。建報功祠。屢疏抨彈。多屬善類。

溫皋謨。頌美。湖廣建陳仁祠本。有廠臣翼贊朝廷。計安社稷。懋德崇功。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頌美。河南會建崇德祠。頌與郭偕光同。

陳以瑞。諂附。叩逆像長揖佛前。致璫疑旋被斥逐。

莊　謙。頌美。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廠臣德著廟堂。中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遐邇承無疆之休等語。

龔萃肅。頌美。鹽差建祠本。有東廠魏上公。顯然柱國元勳。卓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頌美。薦潘汝禎。監試中崔鐸招嫌。

何可及。頌美。頌疏五本。先帝逆璫並稱。

李時馨。頌美。改折本內。有火災修省。天心仁愛。內有竭忠之臣。外有調元之相。何難消弭。此真堯有九年之水。益成其為聖帝等語。

劉　漢。頌美。兩疏頌逆。科參可證。

王大年。頌美。巡城建祠。雖由合疏。中臺執法。憲紀何存。

余合中。頌美。恭陳聞見本。有臣陛伏田里。臺臣崔呈秀等。交章薦拔。又深己急公之廠臣。保護于內。且至騰生等語。

徐　吉。頌美。建祠本。有廠臣澤被海隅等語。祠成仍疏敍勁勞。宜有廠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禎漢。頌美。淮南建瞻德祠。會疏同詞諛頌。

張汝懋。贊導。誣參樊尚燝、房可壯。楊嘉祚追贓。

許可徵。頌美。兵垣以邊事頌。加銜至左副都。提晉俘解本。有廠臣先機運籌。鼎鼐沈心謀贊。內鎮督撫道將。鷹揚閫外等語。

劉述祖。頌美。撫院會稟建祠。諛頌無所規正。

李燦然。頌美。河東會建褒勳祠本。有魏上公帝簡篤生。佐與時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頌美。會潘汝禎疏到稍遲。後以例推被劾。

孫之獬。贊導。中崔鐸頓有人言。哭要與大貽嗤笑。

吳孔嘉。贊導。登第即工通內。黃山慘殺多人。

季寓庸。贊導。姦為薦人銓司。鑽營見于參劾。

潘士聞。頌美。閩中試錄序文。有聖主當陽。帝賚良弼。策問有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勝算密謀。出奇授略

等語。

王應泰。贊導。試錄列內監督撫前序文。有心膂股肱等語。

張元芳。贊導。逆擢秉成。薦入銓司。

阮鼎鉉。頌美。誣參呂坤。併鄭三俊。三案元兇一疏。頌璫備極稱揚。

李若琳。頌美。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頌美。建良牧署存仁祠。嘉蔭署沿恩祠。林衡署永愛祠。

周良材。贊導。璫尊逆封。案呈題覆。

曾國禎。頌美。建廣儲橋隆恩祠本。有廠臣精神格天。容算通微等語。

張化愚。頌美。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精忠貫日等語。

李桂芳。頌美。大工諛頌。又守合宜綏本。參賀仲軾、胡敬辰。有廠臣急工之念。可容草莽委之等語。

張一經。頌美。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篤生廠臣。安內攘外功高千古等語。

陳殷。贊導。主事僕卿。奪情視事。

夏敬承。頌美。拜祠首倡諛言。上公高懸榜諭。

周宇。諂附。附胡監鄉親厚善。諂魏祠神道通護。

魏豸。諂附。自認義孫。逆祠朔望諂拜。

郭希禹。頌美。

檢田二百頃。為生祠祭田。

顧鵬。頌美。逆祠倡拜題額。陞郡稱建專祠。

李際明。諂附。劣轉蘇藩陞官。逆祠治品供獻。

魏宏政。諂附。借胡監分金薦揚。而拜逆祠。繞門引水。

岳駿聲。贊導。誣王之寀受賄。竟至逮死。梃擊誣案已雪。肆辨不休。

郭士望。贊導。直陳東林賠害本。有廠臣魏上公。精陰鑑日月。為光明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參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

張聚垣。諂附。准貢附璫。躐轉管差。貪累萬金。

周鏘。頌美。河南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間。起宮殿九層。

徐四岳。頌美。任子工郎。加衙卿貳。頌本有臣佐任以來。木稅一節。悟意釐剔。一念徵衷。莫非仰體廠臣德意等語。

辛思齊。頌美。諛頌二本。遞璫擢官。

胡芳桂。諂附。憑恃奥援。復讐害正。

以上俱交結近侍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一諂附擁戴。

李實。李希哲。胡良輔。崔文昇。李明道。劉敬。徐進。調玉。

楊朝。胡賓。孟進寶。劉鎮。王體乾。梁棟。張守成。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並前一款徐應元等十六人。中有見在川住的。幷放回原籍的。都着革去冠帶。為民當差。奉聖旨。覽卿等奏。道逆謀黨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監候逮問見擬外。其充戍招道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欵結止具奏。朕遵明國憲。勅法除姦。申徽官刑。

昭布中外。遵同敕諭。一併通行。該部院知道。欽此。

大學士韓　等奏。爲遵奉聖諭事。臣等欽承皇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頌美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爲民。開列款項。具疏奏聞。及聖諭非本爲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從弗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款諸臣。或居位鮮匡維之略。而指縱亦無姦謀。或濫竽備員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遷本岐邪。播璫恐非爲戎首。或附因機躐。稍賦黨尚未全懸。以速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論昧挺特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概擬削籍。又慮罪輕而法重。乖治朝酌拔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閒住。另請上裁。如蒙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即寬政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棄瑕亦荷恩波。其于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裨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查究。既復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又聞上本時。多姦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者。地方官執而治之有餘。可無重煩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謹奉聖諭。體分二案。考據不敢不嚴。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逸于指示之外。聖諭謂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載同量。從此靜攝元黃。各修職業。登世道平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懷。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昧冒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計開

黃立極。代言秉軸。碌碌徇人。出領璫封。唯唯聽命。

施鳳來。票擬不聞力諍。趨諂亦未當先。

楊景辰。掌院曾有頌疏。入直未聞匡過。

房壯麗。涇渭漫無主裁。線索隨人指授。

董可威。在工一味恭謹。幸猶見機去早。

李思誠。主家棟居閒一事。雖賄非自受。然昵比匪人。遺璫削奪。頌璫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王之臣。操守多議。亦有頌疏。年來涉歷邊疆。稍寬一斑。

胡廷宴。才本庸懦。濫竽建牙。致盜賊充斥。人謂夤緣貽禍。

張九德。素無節鉞之望。乘時倖躐。諒非無因。

馮三元。躐躋副院。人望不孚。

喬應甲。撫秦濫議。追贓僥結。

楊維新。頌助之國。二疏稱頌。

朱國盛。梲濫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躐躋。速化何辭。

馮時行。逆璫同里。以破偵嘗改京堂。

呂鵬雲。年例告病。與孫杰等破例復官。求賞乞差。猶能自遠。

董懋中。辨處借題辨復。改陞京堂。

周昌晉。持議每多依傍。循資未見躐遷。

虞廷陛。參趙南星等。爲李蕃龍等不協公論。最後遺璫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求撫大過。二疏涉頌。

徐景濂。昏瞶徇倒。持論舛僻。

陳保泰。例轉中旨復官。璫敗曲疏文飾。

郭興言。浮沈依附。亦有頌疏。從參郭守仁等一疏可原。

周維京。爲南京兆。嘖嘖人言。兼有頌疏。

徐揚先。顧大章、惠世揚獄。依逆文致。薦舉亦多匪人。後遺璫削。情稍可原。

陳　序。誣孫居相。參梅之煥。聽人指使。

曹　谷。以報藩舟出境頌。又疏論要典不可燬。

朱慎鍙。頌止一疏。揄揚太甚。

郭如闇。生平操守無瑕。寧錦敘捷。頌美已過。

何　早。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爲李明道論劾。姑從寬議。

虞大復。揮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辨揭。

葉天陛。遊玩逆祠。遂致劾際。雖傳汗顏。何逭愧心。

邸存性。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躐兵曹。人多異議。

葛大同。與胡良輔交好。旗幟鼓吹。迎送江干。

歐陽充材。始因任性觸璫。後以彌縫毀節。

夏之鼎。兩任縣官。原無劣蹟。製扁送祠。有干清議。

張九賢。外察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在銓濫議。亦有頌疏。

譚謙益。棠官參處。自辨復官。

吳士儁。疏頌。

徐　溶。疏頌。

潘舜歷。疏頌。

李三楚。疏頌。

董舜臣。疏頌。

陳守璜。疏頌。

以上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官帶閒住。奉旨。還交款所列監學各官。一體允協。都着照不謹例閒住。該部知道。

附逆案論綱。

張樞。道。

疏請枚卜。有少年學士英妙亦未可少之語。專爲馮銓推轂。又參陳伯友、曹穀中、削奪。

趙胤昌。道。

擁戴涿州。特參黃祉。又參李瑾、劉懋中、削奪。

袁鯨。道。

朋謀推戴崔呈秀。疏請枚卜、與劉徽同。又疏參王紹徽、韓策、江先岸削奪。

王業浩。道。

同劉徽、袁鯨。朋謀推轂崔呈秀枚卜。又參馬孟禎、韓萬象、方有度、削奪。

張惟一。科。

已有旨降謫。崔呈秀特疏留用。遂參武之望、萬邦孚等。又希附呈秀。竄陷害侯恂、侯恪。

薛國觀。科。

疏參曹近、高喬允升、閒住。由上任諫間館明遇革職聽勘。劉永基削奪。

葉有聲。科。

疏薦阮大鋮。又參勒馬調律、翟學程、削奪。

李應公。道。

疏參王治爲民。例轉孫杰、李嵩。

陳睿謨。道。

疏參劉廷諫、孫必顯、李蕃、削奪。

曾應瑞。道。

疏參范鳳翼、姜曾孔、孫紹統、削奪。岳元聲回籍調勘。

賈承昊。科。

疏參南居業削奪。荆養喬、惠承芳、閒住。承芳世揚父。

楊維岳。科。

疏參段然削奪。又參喬允升、蕭基擧。

蘇兆先。科。

疏參周希聖、蔣允儀、趙延慶、削奪。

王時英。道。

疏參庚陣、程註、樊王家、劉可法、胡世賞、削奪。

邱兆麟。道。

疏參趙秉忠、劉芳、削奪。

王際逵。道。

疏參畢懋芳、李騰芳、削奪。

陳世竣。道。

疏參郝名官、羅汝先、削奪。

裴國用。道。

疏參趙興邦。曲誣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

邢紹德。道。

疏參韓策、江先岸、削奪。

李光春。道。

疏參葉向高。備極誣毀。

呂下問。部。

黃山一案。同許志吉。激成徽州民變。

以上二十一人。俱應補入贊導從重擬罪。

田一甲。道。

疏辨孫瑋、涂一榛、李楨、胡忻等。因得罪門戶。以致外轉。有旨俱着陞京堂用。

朱之俊。任司業。署監事。榜示通衢。有魏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等語。

徐時泰。與孫之獬。俱四年簡編纂陞侍講。主試順天。中崔逆子崔鐸。

陳具慶。與張士範。亦由簡編纂陞侍講。主試應天。中應秋子周錄。

張士範。應天鄉試題出見而民莫不敬五句。以至聖頌逆奄。侮聖極矣。

陳盟。浙江試題。出巍巍乎三句。文王以民力四句。旣頌逆賢以堯。又頌逆祠以盤蛟蟄淵。諂諛極矣。

曾楚卿。纂修三朝要典。

姜逢元。同前。

余煜。同前。

朱繼祚。同前。

華琪芳。同前。

張翀。同前。

楊世芳。同前。
吳士元。同前。
李光祚。侯。
擒武長春案。頌美逆賢。加封魏良卿肅寧侯。
李起元。同前。
王永光。本兵。同前。
張惟賢。公。
事遼奏捷。頌美逆賢。請加封魏良卿等。公侯伯爵。
王在晉。尙書。同前。
林宗載。科。同前。
吳宏業。科。同前。
段國璋。侯。同前。
常允緒。侯。
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助。
李覺斯。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助。
莊起元。以遼船順風。頌美逆賢。
李國搢。以殿工靜恩。頌美逆賢。
蘇茂相。同前。
湯國祚。侯。
捐貲助祠。祝頌有詞。
李守錡。伯。同前。
袁鯨。乙丑進士。丙寅陞少卿。非附璫黨。何由遽化。
史永安。
以上三十人。俱應補入諂附定罪。

張鳳翼。
梁應澤。
袁崇煥。
李誠銘。
梁世勛。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姦。宜減等論。

定逆案者。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周道登、冢臣王永光、憲臣曹于汴也。當大憝斬除之後。自應窮治其黨。上以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春秋之義。首嚴亂臣賊子。而必先治亂臣賊子之黨。法至嚴也。王永光業已本兵頌美矣。以頌璫之人。爲定附璫之案。譬孰甚焉。且也楊世芳爲淄川公也戚。薛國觀爲沈惟炳也友。俱邀恩一面之網。于是同事者。曾援例而透吏議。操法紀以佐聖天子者。固若是耶。即就案中論之。亦實多可商者。人臣非有大功。不許封公侯。此祖制也。所司朦朧奏請。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律也。今逆璫魏良卿斬矣。而奏請三封之周應秋。何以不罪。交結內官近侍人員者斬。謀殺人造意者斬。律也。而顯行通內之霍維華、孫杰、馮銓、邵輔忠。羅織熊案之徐大化、楊維垣。何以末減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斬。何況閹寺。而首建生祠之潘汝禎。何以倖免也。又律子孫罵父母者絞。此就愚很言也。劉志選、梁夢環。甘作鷹犬。直攻懿安。忍下華歆之毒手。顯行成濟之操戈。懷姦如此。駢斬何疑。而僅擬一絞。何以平人心也。三朝要典。明爲逆賢權書矣。而纂修之曾楚卿、朱繼祚等。何以竟格外也。捐助之楚藩助臣。建祠之梁世勛、李誠銘、郭振明。捐貲之李守錡、湯國祚。頌美之張惟賢、常胤緒。獨不可弊黨分乎。黃立極等。身入綸扉。而滿朝頌德。遍地生祠。不聞諍正。焉用彼相。顧秉謙位居首輔。而播惡成禍。皆出其手。區區賊徒。遂足蔽其辜乎。至閒住一款。爲居官不職者設耳。諸人既爲逆賢私黨。豈容復廁衣冠之末。而猶以不職之例例之乎。草莽放論。竊謂劉志選、梁夢環。應照崔呈秀。決不待時。妻孥沒入。家產籍官。其通內顯著孫杰等。熊案主謀徐大化等。與首開禍始之顧秉謙。請照三封之周應秋。首建生祠之潘汝禎。應照吳淳夫等。監候處決。其僭諛在天之來宗道。叩首九千歲之黃運泰。堯天帝德之李精白。哭爭要典之孫之獬。與原擬充軍之閻鳴泰等。俱應改發邊外爲民。做古投諸四夷。以禦魑魅之義。其原擬贖徒張我續、郭尙友等。應改充軍。王點上梁不出。猶知羞惡。應仍入爲民一項。其贊導淪網張樞、袁鯨等。纂修要典。曾楚卿、朱繼祚等。試題頌美。張士範、陳淵等。建祠頌美。史永安、張鳳翼、梁應澤等。頌美淪網王永光、蘇茂相等。申詳生祠。司道張維世、曾三翰等。與原擬閒住。黃立極、房壯麗等。俱應改爲民。其楚藩與助臣郭振明等。應題請削爵革廕。用是示懲。袁崇煥爾時雖云邊功。亦應題明。請旨定奪。內呂鵬雲。雖中旨京堂。而卽乞差自遠。姜逢元開單一款。隨遭斥逐。二人應與開釋。許其自新。蔡善繼、梁廷棟、王堯民、曾摠、石萬程。應加優擢。爲守正不屈者勸。夫如是。庶乎得刑罰之平矣。

痛餘雜錄

史惇 編

痛餘雜錄

明 史惇 編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有五溪謂雄溪𣾰溪武溪酉溪辰溪在今辰州界悉是蠻夷所居皆盤瓠之子孫也東漢初渠帥曰精夫（案南蠻西南夷傳名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姎徒此云渠帥名誤也）盤瓠之後

沅水出牂牁過且蘭東北經辰州澧州岳州由洞庭湖入江

武溪在靈溪縣西百八十里卽五溪之一酉陽縣舊屬

武陵郡漢黔中彭水縣地所謂五溪蠻也

辰地早煖正月初旬花大放元宵節桃李貼梗海棠盛開正月杪梨花齊吐二月望卽見牡丹至二月盡三月初花事飜零落矣詩中有燈夕桃花雪裹桃花映雪海棠帶雪梨花諸詠皆實錄也

辛巳年十月辰溪東門十里亭桐樹上生一大刀狀如偃月又生一劍其一帶其狀各肖卽刻𩓋有不如者解貯府庫

自常武抵辰婦女足多自然足紋輪纏隻曰左足雙曰右足

俗供神像有頭而無軀者名𤞑神一于思紅面號東山聖公一珠絡窈窕號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爲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皆崇祀之

婦女耳墜若番僧銅環男家聘婦用環卽表於耳有一環重至兩者

嫁女用嫁履盈篋廟見後出以送其夫族皆草履

楚俗信巫尙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竈突炊煙冒屋而不得出鬱而爲煤薰而爲涕更可歎者門無廳樓梯

宇逼淺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

楚人作門戶檻最高門最低長者必俯首出入偶一忘懷必遭磕擊比戶皆然

辰俗動以強奸誣人教其妻堅執所訟者首尾捏造若有粉本及覩其妻則禿頂黧面蟠腹巨擘滿堂匿笑而長舌益厲痛治一二乃絕

僧袁寂澄抱牒訴云急求妻命事牒陳施主公助娶妻蔡氏與鄰人爭田被毆訟之其禿而有室者也此地覡而巾禿而娶不一而足

辰溪生女多溺死故女最貴卽昏者亦須三十餘金前夫久而復訟謂之求斷訟牒中十有六七有男子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七十者其老死不得娶又比比也

辰俗棄妻不以爲異其退婚券中立誓云一離一休十離九休高山壘石沉落深溝請自親夫永不回頭

辰俗迎春原生二十人皆公服乘馬前導迎新官亦然禮生亦稱原生爲之

有叔訟姪者稱其夫婦曰蛙夫蛙婦亦新辰俗呼溺女曰觀風

呼外父曰家公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其兄弟曰舍舅呼叔曰晚晚言晚得也有稱父爲晚晚者謂爲伯之子言易長難無刑尅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曰愛爺愛娘又有稱愛如者

辰字多訛不問字義一人而自寫姓名往往前後矛盾有富民熊孟魁投牒再爲孟奎三爲孟逵後則以孟爲夢以魁爲虧其可笑如此

凡入官必寫如官以如爲之也有稟生湯仁洽或呼之爲仁合或曰仁恰有稟生蕭洽寰亦曰恰寰

禮房書辦他出寄書與妻與手下人算賬其書曰我役已滿該得工食你可與他弄你若是弄得明你可與他弄你若是弄不明且不要與他弄待我歸自與他弄

李考諸生題爲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有一生起比云民自黎也不關子孫自子孫也并不關我事

童子題爲與鹿豕遊一童云舜父頑也而舜與之遊鹿亦與之遊然則舜其頑矣乎舜弟傲也而舜與之遊豕亦與之遊然則舜其傲矣乎

柴潘金印重十七觔今寄辰州府庫

癸未年河南掘一石碑上有字云衆姓薛惡貫盈借彼手伐伊人咸陽起梁晉落一畝川分三坡空據要地終無利一旦身亡石牛角另一行云左頁王至此無幾後云劉伯溫留記

近又掘土得碑云遠望迢迢露骨多壯士紛紛把劍磨水居燕國歸南土血染滇黔入北河馬尾羊頭猶是可雞猴相對奈時乎若得太平無事日金雞銀犬息干戈

偏沅李乾德行檄至縣言近日蜀山崩出石碑有字云

今日流明日流流到如今方斷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個好世界時李炎張獻忠二賊正熾

闖賊李自成一名李炎陝西米脂縣人（案舊說闖賊世居米脂李村）

癸未冬米賊勢張甚忽童謠云勸你休時不肯休死在陶斯火一州若還要取沅辰靖鐵樹開花水倒流公安石首火澧州賊正遏屯其地

癸未夏初武昌白日中一龍墮長街業已殭死其腥異常五月獻賊陷城屠戮最慘長街一帶數里靡有

孑遺

楚中之變廢兆被劫肝腦塗地不必言矣惟天潢一派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則有楚府衡州則有桂府長沙則有吉府常德則有榮府寶慶則有岷府襄陽則有襄府荊州則有惠府岳陽則有華陽府永州各縣則有岷府蘄陽分封承天則有顯陵各有守兵一聞賊至望風而潰何嘗與賊一交手致金枝玉葉塗炭流離如惠桂兩藩係帝親叔而所至迫逐無容身地更可憫也

癸未三月廿一日報武岡州岷藩多行不義百姓勾賊攻殺被害

惠藩于十二月廿八日舟次岳州大風忽起破其舟二十餘號

襄唐兩藩于正月廿三日舟次岳州之陳陵磯五艘亦發大風破其舟白號兩藩宮眷及治院從官僅以身免

荊州于臘月十六日破惠藩于初九先移入舟偏沅御史移鎮荊州者為陳睿謨武進人（戊辰）微服豫遁令與惠郡衛湘鄉知府陳志忠臨川人（甲戌）奔梧州

長沙既陷桂藩護衛一空王出走百姓奔散賊遂隨之

永與衡鄉衛陷永必不全潰兵四五萬奔永州騷擾民間先歲一空九月十九日賊至僅五六百人而四五萬兵望風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直指劉熙祚武進人（甲子）被執不食六日自縊或云被殺于寧鄉宗師廟胥永府節推吳晉錫吳江人（庚辰）先奔歸籍後居省城

劉勍思自永州被陷為賊所執於癸未九月二十七日殉節于永陽臨絕賦詩二章題于襟中曰倥傯羈旅已逾年家室遙遙久別顛南北帖懷驚作壁湘潮宮殿倏成煙鵑血不沾無塚骨烏啼偏傍有孤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又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顏非復舊將顏山川草木皆含淚貔虎旌旗盡化煙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勿種書田萇弘化碧非奇事留此孤忠向九天（案洪武正韻并十五刪于一先）

桂惠兩藩俱于九月十七八日抵永州載宮眷輜重將往廣西全州僅距一百二十里湍急不能上十九日賊至兩藩乘馬逃宮眷俱被掠

長沙與衡州俱壞守長沙江口賊不得渡八月間桂府募兵六千將尹先民顧驍勇統兵據滻渡施砲設柵業

有次第而撫治王聚奎（郎孫）郴縣人（戊辰）必欲弔兵守城尹痛言守江為上守城非策王剛愎自用不用其謀賊偵無備果一擁而入王先遁尹戰死道臣馮雲路長洲人（乙丑）遁兒節推蔡道憲晉江人（丁丑）殉難邑令吳應恂宜興人（丁丑）亦先遁蔡罵賊不屈被磔死撫王聚奎隨惠桂兩藩奔廣西梧州

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舉有別苑十二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部兵先于城外劫典鋪桂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二千餘人聚而燔之號

呼震天并宮眷付之一炬

孔將守長沙其潰也孔不知所在部下統兵官郭天才傳大任退據洪江口恣行擄掠囊橐各擁重貲皆掠吉藩者俱係孔將門役廝養為將時事可知

吉藩最富拋擲幾十萬金

榮藩最貧每年存積僅萬金其始奔也挾五千金寓辰溪久費盡

襄陽壬午臘月初二日破襄藩出奔撫治王永祚崑山人（己未）并逃與唐襄兩藩避長沙宜城知縣陳美（石渠）新建

人（乙卯）死之長沙距衡陽四百里八月廿五日長沙破桂藩留賊入未嘗破也（案賊于九月十五日始至）

長沙史可鏡登戊辰進士為工垣長假歸被察扼腕不平賊到即降授偽巡撫賊去團兵獲之以獻偏沅治院得其致劉鐵棍書勸劉降賊乃痛杖五十發沅州詳審獄具又杖二十欲其速斃而頑鈍不死想天厭其惡也

劉鐵棍時為副將駐武岡州有勇名靖州一帶頼以全

隨暨總兵

湖廣諸府不一年而失十四府所存者惟辰州耳襄陽以壬午十二月初二日破荊州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承天以癸未元旦破漢陽以三月廿二破黃州以三月廿三日破（巳時破城）武昌以五月三十日破岳州以八月初五日破長沙以八月二十五日破衡州以八月廿九日破寶慶以九月初五日破永州以九月十九日破常德以三月初十日破十一月廿三日再破惟郎陽德安之破不能記月承天以癸未元旦申時破湖廣巡撫宋一鶴（鶴掌）滿宛人（庚午）守道張鳳翥（[illegible]）宿松人（辛未）鍾祥知縣蕭漢（象居）南豐人（丁丑）死之巡按李振聲米脂人（甲戌）降賊總兵錢

中選大同衛人華亭籍被擄

賊破荆州考試諸生就試者九十人取七人首名賞三百金餘百金不取者各五十金題爲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告考者甚衆賊云此皆開門投順不忠之士盡殺之

鄖陽旁縣皆陷惟府城賴西洋炮得全知府徐啓元合肥人（壬子）超擢治院

衡永潰兵盡聚洪江剽漵浦縣約萬人所掠婦女三千餘人子女玉帛不勝其富統兵官將郭天才

偏沅撫臣李乾德聞澧州克復統兵至漵浦聞常澧復陷卽引兵而還不發一撥不動一矢奇哉左帥（良玉）曾三擒張賊張賊說之曰公爵未尊黨未厚不若釋我以爲外懼賂之數萬金左領之遂殃及全楚趙公子無瑕曾陷賊中言賊實畏官兵夜不釋甲不離馬而官兵無一與敵者緣衆皆逍遙左令也

闖賊部下有四哉張賊（案卽獻忠後救自成）老狪狪曹操（案明史羅汝才綽號）一斗粟皆受其節制老狪狪聽調不聽宣張賊逕入則殺號西府兵

楚中傳言張獻忠于癸未四月廿三日已死有義男九人令猖獗者其長子張鉾也犯衡永者爲張賊第四子孔全斌被殺盡收其兵趙公子見其行軍長四十里見馬則搶人多不殺

瑪瑙山之戰左兵甚銳張賊窘極墮崖傷一手大兵雲集給一月糧便可深入而川撫邵捷春侯官人（己未）遲佪不發致賊復逸楊閣部（嗣昌）以情上聞部雖逮死而張賊用狡計破襄陽全楚罹禍卽死不足贖也

自賊中逃歸者言張獻忠詭詐百端今現在未死爲丙午生向衡其死者乃其狡計也

常德屹然巨鎮爲全楚之咽喉滇黔門戶楊文弱請加雉堞金湯甚固道臣潘士彥宛平人（辛未）忽于正月十七日倡逃夜半開門走出爲榮藩宗室掠其輜重道臣及家眷僅以身免其輜入賊莊爲衆掠得賤而出門潘守常德甚久有潘打劫之號前者兵巡道分守兵備俱缺手握三篆而以勤王募兵爲名公然遁走致民無固志重地瓦解寸磔不足贖也

常德自道臣逃後民遷徙殆無虛日衆荆之逃弁周晉者向爲偏撫中軍統兵三千肆掠城中榮邸不得已于三月初三日晡逃出世子甫半歲國母止二十二歲周弁勾賊而賊以空城不足厭其欲遂逡巡良久於三月初十日始至賊何嘗破城空以俟之耳常宗室初四日欲出卽不可得闔皆被害已而周弁爲劉直指訪聲處死

常德自二月破後賊云而逃民漸復舊鄕徽蘇大賈紛紛重載而下有五百人作夥附大海舟鐵猫桅竿忽作吼聲殺商溪南異姓者盡以桐油既售販豆還浦市不數日常復陷四百九十九人無一免者

常德秋閒稍定榮藩以十月復歸至再破而一埽無遺獨國母幼藩幸得保全

榮府承奉云賊有老成者亦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免者

潘士彥以勤王爲名隨地逍遙正月二十七日至桃源縣復被士民驅逐二月初二日至辰州開榮邸播遷三三月初六日又攜家眷至辰溪復開榮邸將至十五日夜半家眷先逃士彥隨發其行也酉陽士子羣而詬之面責其悖

署武陵縣事爲曾同令周騎先招靖州兵守護藩邸統之者守備王甲錫三月二十一日晚藩邸舟至辰溪守備縱兵肆掠毀令乘輿飛石亂擲旁若無人酉陽民聲言兵號精悍聞鬭而起百姓助之金鼓震天亂兵驚遁邑得以全

溫如珍係四川總兵初奉旨調守承天部兵六千壬午二月廿八日至承天癸未元旦城破溫頭被一刀墜城壕莫知將救之得生六千人皆散失沿途收潰兵四五十人至常德復招兵六千人皆市猾遊棍否則亡命爲盜者也既無糧餉惟恃劫掠常武人恨之入骨冬月賊再至其部下弁流錢姓者統兵一千三百人禦之牛皮灘人殊死戰而復五營先奔五營者黔將譚得勝楊得功李奇監軍李之晟土司于騰龍也五營既潰溫亦隨之而一千三百人皆飽賊及矣今溫寓辰溪部兵四千皆不可用

溫總戎（案明）數勇衞精雲南臨安人初調守承天則棄陵遁過屯常德性又恣行搶掠慘暴浮于賊其部下五月不給糧餉倚打擄爲生及賊再犯常德又望風先遁輜重山積皆委棄不顧初有兵六千從賊迨臘月十七日過辰溪遠颺歸矣

溫兵過辰邑約三千人內婦女不及百人其妍麗者不過二三人問其在益陽擄江右巡撫郭天門女勒索五千金贖女方有娠溫竟置幕中至宴客呼令佐酒客有泣下者溫弁自奉侈動用什物皆金銀製造妾近二三十人爲賊擄去十二人僅存八人又有女優一班求勁也

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爲內兵

常武賊再破後楊仲丹遣人偵之民家門供一牌上書

西府萬萬歲順民某人左鄰某人右鄰某人而其家則屠戮無遺問賊答是官兵則斷其手城中手幾百擔白晝鬼嘯不見人影

平益山僧旭初以尋緣至常武王府供養冬月之變隨頗并走踰桃源追者躡其後僧登崖避之見官兵四五千人失魂喪魄爭先恐後互相蹈落崖澗死者不計其數僧以爲賊大隊至矣及數之止十六騎耳而四五千人望風急遁相踐相踏焉用是赳赳者爲

貴督遣副將忠姓者統兵三千剿賊二月二十日到辰

州停泊三月不行問其行牌尚是十月二十九日貴省距此僅十餘日而逍遙四月候賊既遁躡跡而去援兵方下常武以恢復爲名近日可歎之事大都如此

辰州有哨兵二千餘臘月初二日調至辰溪十三日始去停留十餘日近縣樹木皆斧爲薪自童槎以至拱把無一免者始猶偷竊漸成公市計每日一兵可得四五分數日木價浮千金矣請兵無餉金倚打擄爲生又値歲荒惟得一味蘿蔔爲朝夕饔飧當事者初以急調衛宰郎罷不用數日後返面無人色驗兵驕將惰問今時大病乃欲其忍飢寒而驅之死地不大難乎

辰州節推胡曾省桐城籍雲南人慷慨任事加銜兵巡統兵復澧州益陽近常德再破則已殉節頗烈丈夫哉後于節溪崖隧得屍已喪其元其子認出指腿痕而得之

左良玉爲闖賊殺敗心膽俱裂統兵數萬過承天而不援直下省會人皆以叛兵目之正月初置酒高會其部下皆子女玉帛充溢所謂數萬者大半婦女老稚居其半實則四萬人而已元夕擬張燈大會忽報賊抵漢川

連夜遁去遂下黃州圍城案俯父下九江安慶飽掠容商焚劫百姓居然一叛賊矣朝議憚其擁重兵乃事姑息加銜頒賞何異養癰今賊既去仍還省會以恢復爲名迺巨太過暫定而行民間猶畏之若虎（良玉戊戌生）

張獻忠令票云西府平南先鋒張（云云）其詞悖逆不能悉舉總爲楊閣部而發有云楊某弔動天下兵馬與之爲難其子又到處團聚鄉勇敢行抗拒楊某已中我刀今掘其墳墓燬其房屋有拏得楊族一人者賞銀十兩有拏得其親子孫兄弟者賞銀一千兩後書癸未十二月日上有平南先鋒印楊公子仲丹親取出看

楊氏本南直建平縣籍國初以尺籍隸武陵今族亦僅百指裂冠者二十餘人甲科尚存二人薊撫無山公其一也（修齡之祖曾爲梁匠）

常德夏秋賊退民居重構十已七八仲冬再破恣行焚燬瞥亂不遺屍山血海聞者傷心故相楊文弱三子及其弟侍御無山一子幸而得脫（案楊閣部戊子生庚戌成進士年二十三歲庚辰死封疆年五十三歲）

楊大司馬修齡公葬癸未冬爲盜所發昔榮王太妃子

年十四而殂太妃哀之殮宮中珠玉金寶殉葬癸未春亦被發

楊氏四世墓俱被發大司馬修齡公及其祖父骸骨皆燔而粉之雜草鍘以飼馬閣部公獨葬沅江縣天星河之濱距武陵三日被發蟒玉肢體如生賊支解其屍龍陽朱百戶收其元及一手朱其懿親認定不謬

修齡公葬已四十年癸未冬盜發其塚其貌如生刀斫其頸鮮血噴出賊異之墳丁親見逃歸說

甲申春薊撫無山爲叛兵所斫中五刀重傷不死楊氏生死咸遭酷毒豈非劫運使然

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獻忠再破武昌

鶴妻妾俱殉難闔門几二十四口皆被害慘不可言

中書舍人歐陽蕙圃名始泰地之著姓其尊人焰奏中副憲物故未幾即遭寇變闔門殲盡蕙圃從烈焰中逃出先是蕙圃翩翩里中一日出郊外見被髮而爭鬬者勢不欲生訊其故則其人姓萬川客販椒爲牙儈負二十四金有急欲歸索不得耳蕙圃慨然如數與之其人感激識姓名而去歐當被寇時一子僅七歲以爲死矣

乃爲寇擄入川中恰遇萬姓之地方發賊而留其稚各詢所自子能言其祖父姓名萬奸抱持泣曰此余恩人子也乞養之亡何其土官須姓者無子轉字爲子蕙圃不知也偶其宗人入川邂逅萬姓附一信至從須索之須不能辭然百計留難蕙圃因其年伯陳鹿苹時爲偏沅巡撫持令箭令牌間關數千里始得父子重聚于已十八歲矣嘗出其手示人右手兩指半削則以初擄去時馬上罵賊賊以刀斫之故也

是書向無刻本與明史互有異同遞相鈔投別風淮雨不一而足甲戌秋杪余於海陽友人案頭獲見是編擕歸較勘訂覈汰蕪謀壽之梓以廣其傳云渤海高承勳識

逐鹿記

撰人不詳

逐鹿記

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于湖州皂林之野生禽張兵六萬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築長圍因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九月城破僞周就縛

耿再成下處州時有軍校斬人丘木即捕誅之又有士卒徵私粟于民號曰砦糧成怒其剥民脂

膏罷之

薛顯與士誠五太子及朱暹戰于舊館降之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自稱龍精暹亦善戰士誠倚之及降士誠爲之屏氣

張王城破時縱宮人數百于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有數人務多因得促腰擺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匱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覺臂脫其骨又出綵帛十三庫散之城中父老又取珍衣二十餘種出于卧龍街將焚之正寨火我軍已入小校單發拾其二種一爲綵鸞摩雲一爲春花競秀一時銀帛狼藉于道（徐達下令拾府庫點士卒）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樂氏投臺死內人即取其屍埋臺下軍校毀臺忽聞太息聲掘地見尸即妃也一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千兵胡德又裨將陸純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僞宮取出金照珠王鎮獅等物後皆按以法

廖永忠伐蜀兵至瞿塘關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

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由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遂攻水寨斬獲甚衆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

元宮人至京師將籍之以給令後宮有一人不屈上言爾即守節何不死于元亡時此女對曰願明一言而死以爲有名鬼耳上令左右以紙筆與之女寫云君王慝性被奸迷妾曾三諫觸闈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鍾移社稷墟擲筆投地而死上爲之改容

楊文南征帝製詩賜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杜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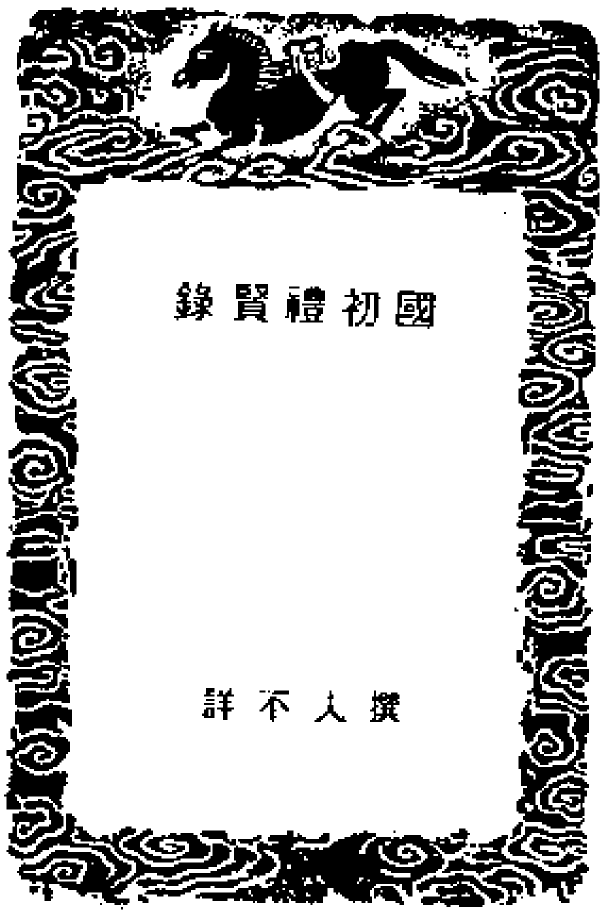
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致牲以祭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腹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僊成道于此道成之日精華少室夫人帥僊官降壇設金騰果木陵

子食之餘藏于櫃今壇東石匱是也英極力舉之匱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龍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木英益異之遍視匱中止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于山上刻石紀功而還又征緬思得金絲罽碧珊瑚等物

李文忠兵至錢塘僞周平章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欽溥單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

逐鹿記終



國初禮賢錄

撰人不詳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國初禮賢錄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
束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
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
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
創禮賢館處之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illegible]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
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
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
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
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
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
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千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
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遷拔江
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挈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
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曰釋之濂進曰尚書
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
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
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二　三百五十三　[illegible]

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
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
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溢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
日來康强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
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溢歸
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
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何能獨富猶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又嘗侍
上語及齋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
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
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
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
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
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
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三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illegible]

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營治有白金綺之賜濂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
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
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
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
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
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綺帛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
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爲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
仁僉事王壽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不知所
爲　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
也既而胡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
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臣前任浙
東僉事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
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任之萬死且弗避
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
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四　[illegible]

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首將
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括婺州或謀翻城應之
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
之基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
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寇攻浦昌大合寇慶元
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舊
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
帥祁興李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闘不敢
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爲游擊而溢卽處城坐鎭之溢謂父子相統於理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素畏基之威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

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章溢溢消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餉之溢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羣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基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章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幷溢因留其使厚存卹之

張士誠平後張泉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祖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祖先事受誅及司天監火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祖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爲　上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顚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

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初海隅旣寧章溢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候平吳當卽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平　上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入閩而存道守處州溢旣入見　上嘉奬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卽日詔　文忠出師如溢策

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爲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言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

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脩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踰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上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爲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乃已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　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上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溢繼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兹事者溢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倚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官奔奏行在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比　上回京善長因譖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　上手詔叙基勳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册基至賚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歿溢馳還合上章再三乞丁憂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臺闕人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感疾益深遂卒訃聞　上甚惻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知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上使赴期以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欲構陷劉基乃使人訐老吏奏基欲求淡洋宅爲墓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策以逐其家　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悼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世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閭之知不能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一月而卒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封誥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大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濂至家後復入朝　上佇想已久廷問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日侍　上遊觀侍食於便殿日晏始退留朝七旬以歲暮辭還　上復遣中貴人賜以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濂子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　上復謂璲曰朕晴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廣信府同知鄭　濬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日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終

星變志

撰人不詳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星變志引

抱甕外史

江陵而不揄枋權也者則其勢不獨運勢不獨運必至內不結閹外不刼衆唯兩者日與勢搆則諸子進表其內固諸諫丕表其外密十年而不克終受蠹胥人者深哉故父死不去不欲去也亦黍成其不去也法至死不變不得變也亦衆幸其不變也倚守勑甚而不敢後將十世宥之乎蓋至星告變而江陵者且將柰何已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星變志

萬曆丁丑十月朔異星見西南歷尾箕而進光芒長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葦較下莫不洶洶天官星家言占驗者不一其詞云先四日江陵張師相居正聞父計翰林官有治喪者吳編脩中行趙檢討用賢皆其所校士往治喪二公者文章行誼雅重於時者也內閹馮保挾　冲主操重柄于宮闈江陵固交畢事之共計擠新鄭元相高拱去恣意擅威福專斷聯以諸子爲馮之義兒因占制科與甲而自居太師稱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二

政府刑名刻覈海內不堪絕實皇皇思亂而岌岌殆矣羽翼耳目之者曾尚書省吾王侍郎篆陳春坊思育何侍讀洛文而徐爵馮姸爲爪牙朱璉賀一桂李選陳三謨曾士楚輩以臺省爲鷹犬至于史繼書周大甡等直么麼牛馬走耳亦藉氣力爵能人其幸虮之奴游守禮者橫倨甚睢盱縉紳間公卿抗禮投刺以甦甯呼之嘗以扇索編脩書拒不應固深銜而禁何矣先是御史劉臺按遼時上疏發江陵之奸語切直首犯其鋒逮赴　詔獄編伍去而疏中實先言其預謀奪情戀位遺親云其聞計之夜涌已下二鼓而昧爽　特旨留從中出留之香幣油燭金錁布絮之賜悉以千百計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至附耳躡踵而江陵時作摯曲狀至以僕隸扶掖內豎乃叩頭謝強之立而受云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受意指于二輔臣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勉殯厚殊至蓋曠古異典惑在聞計一二刻之頃謂非豫畫夙構者耶聞諸與帷幄之議者言師相之父病久故其自爲計也非朝夕矣廷讓辭疏中云守制是常理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何恤訾議嗟嗟是固不可解于心者豈以訾議爲耶衆聊始疑之又一二日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三　万玄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平章機務于苫塊中二輔臣日造請而內閣官送本票旨中貴就丧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張先生弗違辭也舉朝益疑之然猶謂輔理憂勤不得已而應而未嘗不已辭既催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驟歸同籍官詹事編脩趙稱疾杜門而檢討則與沈脩撰懋學時過學士王公錫爵所慷慨歎嗟曰彼流濫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指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欲四出囑其長爲倡以效之士大夫咸緘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二公翩目擊衆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聞問也章數具數焚謂史臣無言責恐見坐以出位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氣足矣至十六日檢討過編修所抵掌談時事辭意激昂殊勃勃因徵渭王學士痛憤語學士者端人介士也次述沈修撰懋學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羲爲江陵周執所推者李答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本朝惟王新建可與語羅生正不達此耳此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四

出而人之疑愈益不可解矣又次述沈修撰懋學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編修遂出袖中草示檢討讀之扼腕拊膺曰有同志如君者在此我猶未屬詞芒芒然策馬歸亟草疏矣是日編修叩劇王廨曰欲有數陳諸無顧惜第吾有母老矣猶得餘生返故園乎若奪官貶秩耳如飴也得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世事盡從流水去功名富貴等浮雲沈修撰從檢討所聞之亟過編修爲充寫本者沈復謀之

王學士學士又亟過編修學士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矣士氣摧阻世道陵夷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啼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也編修須之曰寧心輿念時業已辦此矣學士淚潸潸承睫而別十八日編修書首上即過江陵所投揭帖揭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編修曰業已上傳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編修曰這本替老爺陳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但作揶揄狀是日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五

江陵適以秘諱文字客屬編修起草緘題來揭帖往兩不相值也編修歸與妻子訣而出過同官某同鄉某以身後事托之曰惟我二三兄弟爲我妻孥計復過王學士馬宗伯各投以揭帖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學士業已聞弟曰我然趙兄齋戒析籤云三千法律八千文此事如何說與君善惡兩途君自作一生禍福此中分恐不止于褫官當有罪矣宗伯歸漸靜亟索燈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有愧我爲典禮之宗不忍噤嘿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史入記室取陳左都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宜乞留宗伯亟倡之疏上慎勿遺我名時左都春秋高病甚請休沐已久宗伯書刺尾云嗟乎此老之病必不起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硜硜著聲今若此古稱蓋棺論定信哉因頋編修曰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趙檢討之疏上二十日編修偕檢討同赴闕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消息幾微被廷埽除輩有縮頸吐舌者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刑又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也師相之怒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又五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又五

甚盛招劉榜眼飛入廨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其爲伊周何乃做一箇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吳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壓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有劉臺者是有膽眼取這等門生語多悖盭而劉榜眼者跽受責因承命過編修語之謂若好名編修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謂若之疏何不在我正辭未允之先又何不待我明年不歸之後今我自請死矣謂若之疏殊不當時宜編修應曰師相當乞歸于奔喪方迫之日速來于　婚禮既成之時在京守制墨衰以預吉典非也當師相懇辭未已則　皇上俯容未可知我安敢遽有疏也謂以伊周望若若何乃爲羅一峰編修應曰然則羅一峰未足爲邪謂未盡乎伊周之事則可謂非伊周之道則不可惟所遇則皆然耳謂若能移孝爲忠乎編修應曰有孝而後可移爲忠也譬之接樹然若不奔喪是樹之無根者又何所移乎謂若能解反經行權乎編修應曰行權而未可合夫經也譬之秤物然今日在師相君臣當重父子當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六

輕但奔喪而不終喪即權也即是秤其輕重也豈可去父子一邊獨存君臣一邊而謂之權輕重乎謂若聞有繼若而言者乎否也編修應曰安得聞然不可保師相豈以刑威被戮足以鉗攝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矣榜眼復之江陵所述命而怒愈甚王學士會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于江陵江陵拒不接而王學士獨徑造于裏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矜宥江陵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怒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學士大駭異第曰老先生是何等地位何等身體而爲此容出此言邪遽起出乃知事不可回矣學士遇劉榜眼於門厲色峻語曰若與吳趙二君素有隙當此危急非若落石加膏時也今日之事在尺下廿一日二公席稾俟於東長安朝房而衆中書杜者編修以身後事爲托者也不俟爲黨詿民服挾醫周旋于二公甚力而不匿聲跡竟見坐爲黨至削籍云二公者相竟日舉酒酌析析也兵番漸已闌宿而江陵家僕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造晡矣復聞兩刑曹者爲員外郎艾君穆主事沈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七

君思孝二君則共上一疏也沈主事與檢討交因過之出其疏語多訕訐編修則曰事激矣吾輩當無復生理蓋語愈傷怒愈盛而罪不重恐言不止也江陵亦彷徨遣飛騎走卒詗緝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嚼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徐爵游守禮往來窺伺者數十輩而謀始決　旨屢易屢重丙夜纔傳四人者皆杖戍編修與檢討廝門各以一兒子侍弟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于長安道者千萬雖販夫傭子願望見忠直臣手釆朝房監不能容至據欄毀檻入矣晴照中陰雲旋結天鼓大鳴燦顯失光者移時而杖尉數十出如搏虎捕梟莊逮時以繩榜脫以鐵鎖繫兩中楯楯須臾黑漲不可忍前押後擁先兩翰林而兩刑曹隨之兩翰林舉酒盡一卮顧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顧兒子曰吾死不懼亦不悔無它言空橐懸磬只以十金買一棺殮我蓋稱家之無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容矣而入每人一門門即今正如世所云陰府地獄者兩刑部微有誶詈語謂吾輩爲天倫民彝耳原不得罪名教亦不得罪朝廷旁有中貴人私相詫曰　朝廷且不知也兩家兒走閣王廟爲文禱吳復得甦戴而趙則同王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八

學士所祈簽各不盡云四公言廷杖時周廬環列羽林軍戈戟森嚴廷中杖如麻執杖者如林佇甚久司禮乃出繪劄符者服虎章者趨蹌於其間大喝帶上犯人來自此後每一喝則千百輩一喊聲以應其震撼若天地崩裂者二翰林同受杖而二刑部繼之先唱跪下宣　駕帖宣訖唱拿下候忽遂縛定唱打棍的唱着實打六十棍唱五棍一換唱着實打一杖尉乃執棍出班立唱閣上棍乃閣棍于股上喝打乃始打至三棍則止又唱着實打至五棍則又止一杖尉復執棍出班立其唱其喊應俱如前五棍時蓋六十棍凡十二人唱閣上棍喝打凡打十二聲而着實打之唱則二十至此則世所稱陰府地獄恐無此光景矜如泰山壓卵糜潰而不勝也又如熱油灌肌焚灼而難禁也既而體膚若非我所有者至周遭三四其徧若更錐心剜骨愈多則愈不堪忍以不速斃為憾惟氣定則神不亂故魂不離司禮時目解顧杖畢報棍完唱拿下去四杖尉以布袱曳之出至長安則以板闔舁之行赴戶部又赴京兆赴縣驗頭自巳至酉三十里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檢討差強忍進粥一匕著編修體骸去亟拔藥一丸昏黑出都

門始甦而息猶奄奄微也謂其時神魂游揚飄飄若無所據泊耳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此天地正氣身冥冥中果有默祐陰隲者耶二刑部則加鎖鎖其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吏辛楚也講讀趙志皐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田一儁修撰習孔教暨沈修撰懋學俱有據救之奏格不入而鄒進士元標則懷其疏俟于　廷見四公受杖旁觀發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中貴人持之紿曰我是告假本又厚貽危激之乃肯入蓋其自分萬萬死耳真所謂見危授命傑哉大夫矣編修僦寓鄉門外有公卿

走獄旁者邏卒雜騎一一籍記之而廠衛之命至僅二日累創徙鄒公復杖于　朝廷如二刑部矣秦中書策馬贖編修三十里而瞑投宜靈廟宿焉又明日抵潞檢討僦寓稍遠亦以是日驅之去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炊旅樓寒燈破壁形影相弔呻呼號楚之聲徹日夜即鐵石人亦為之酸鼻折腸焉至潞河無寓可投偶故人徵賈張文憲邂逅風塵頗為之周旋居三日而廠衛之迫逐猶不已也都中且有謗帖飛語及師相者揭之通衢云科道群狐椎尾翰林雙鳳鳴陽又云君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

行道始全蓄艾能賢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肯千載定須傳監生吏典且有捐軀陳言者通政司重僕亟逐之而師相已製冠裳于袞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矣又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南都六卿暨六科復群奏乞留潘尚書晟呂太常叢傳給事作舟王給事蔚張御史一鯤林御史應訓為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公岳疏請師相奔喪以全大節御史諸公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而沈修撰懋學貽書方司馬司馬時攝冢宰事討吏將有所中傷也又三貽書江陵家子伸經權忠孝之辨殊激切中其所甚諱者內侍中涓稍稍傳宮闈語謂中外結納必欲爾歸甚不得已云而江陵計畫亦旁鬢髮頓改焉二刑部暨鄒公諸就道而二翰林猶得在床瞬剜去肉數十觔大盈尺深入者踰寸竟空一股云王學士沈修撰泰中書掛冠而往至是異星賊

迂樵子曰嗟嗟萬曆丁丑事蓋亘古而創自今者也當其時忌諱錮結遠僻蔓之禍又則謠喙疑傳形嚮附會其說而好惡毀譽又擬飾以文之是故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得其實是乎有誣議溢詞矣余草萊人也偶寓邸里因述所覩聞者以備閒餘俟後

之徵文獻者採焉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汰存錄

黃宗羲著

序

夫名教之存存於賢者然不存於賢者之口而存於天地不易之正氣天地不易之正氣無他焉理而已矣此非特不賢者不能倒置雖賢者亦不能增損也不賢者而欲倒置適見其非賢者而欲增損則失其是矣吾鄉夏子彝仲素爲瀕士之同學而爲忠義竹亭之所許可遭亂捐軀潔身自靖其子存古復殉難南都一家節烈爲千古之完人無疑也乃身歿之後有所謂幸存錄者出爲論若和平意寔顛倒黃子見而懼焉以爲此小人之嘴矣不可以不辨而論之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爲小人附會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後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雖平生和厚而疾邪扶正不減卧子而是錄矢口而論大非生平意者憸壬之夫見夏子死難之後無子無孫無兄無弟而其人品足以表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誣焉以爲可以因是而淆其是非之疑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賢決無此錄夏子而寔有此錄亦未得卽爲賢者之定論也故使夏子而寔有此錄亦未

得損正人之毫末而況其未必然耶夫鏡已懸矣石已出矣魅於何藏而於白日之中猶爲昏夜之惑而且援末以誣其本借僞以領其眞後人奚適從焉噫變革之後每多僞書惑世誣民關係不小黃子信以爲寔而辨之其爲名教之閑也大矣凡負天地之正氣者但信其理無狥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則言之眞僞可從而辨矣由此言之卽無汰存可也同學弟巽

嗚盛端明氏識

汰存錄

餘姚黃宗羲太沖著

近見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畧本於夏彝仲允彝幸存錄彝仲死難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其師齊人張延登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爲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彝仲人品將存千秋并存此錄則其爲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存錄可也晚進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愛彝仲耳豈濡腕佳持議

彝仲曰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己必操戈攻之又曰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姚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方趙繼爲崔魏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淸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之耳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東林之爲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爲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則異己者之必爲非與邪今必以其未和平也使正者有資乎邪是者有資乎非皆可謂之君子乎夫天下之議論不可專壹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壹也故同異之在流品議論兩者相似而實遠如宋之洛蜀議論之異也非流品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異在流品不在議論在議論者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彼亂判不容髮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觀之議論之異耳然主梃擊者鄭氏之私人也主進藥安選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在流品矣彝仲

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談東漢之黨錮以東林攻東林為兩黨與若此錄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淫辭而助攻也彝仲亦知攻東林者假襯之為小人而謂其間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獨立者而肯同於四明同於方趙同於傑魏同於馬阮乎肯同於小人而謂之清操獨立吾不信也於此而講和平是猶怪李杜以曹節王甫為異已也東林之名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人者而名為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

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曰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不為君子而後可也東林中多敗類夫豈不然然不特東林也程門之邢恕龜山之陸棠何獨異於是故以敗類罪東林猶以短喪竊屨毀孔孟也彝仲以籌邊制寇東林無實着夫籌邊制寇之實着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熹毅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而責備東林以籌邊制寇豈彝仲別有功利之術與

張差之事彝仲曰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闌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案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互相背而不得兩相售又曰閹成凶謀顧不用鴆而用挺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無愚按張差一案當參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奄姓名使差果風顛也其所招姓名安能與之暗合謂差讐此二奄不應王曰乾亦讐此二奄君二奄不與聞乎故則神宗何難出此二奄使廷臣就鞫以暴白鄭氏之心迹於天下而滅口禁中乎且其時訊鞫張差者無不得賂而以畀中寄為囊橐試問此賂出之誰氏而誰氏何以出此賂乎事之明顯如此有何葛藤今於水落石出之後彝仲猶為此言何也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尚同一人闖入名雲光義前門兌錢為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猷定曾跡之然亦不必須此為證也當是時鄭氏為謀無所不極巫蠱毒挺交發並至彝仲疑其術之未工則閻樂之獄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不可疑矣田叔之燒獄辭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為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為錫類在此為逢君不當以之相比彝仲又曰其處分之法不過以二奄結局夫結局在二奄者王公之宗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奄以王公而得二奄尚曰風顛曰瞽口而肯以二奄結局哉

彝仲曰東林奏李可灼進藥憤不軌心方從哲故賞之其論為太過愚按紅丸一案亦當參以崔文昇之進藥而後明當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可為故李可灼者庸醫之殺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則鄭氏與鄭氏之私人崔文昇等為之至是不用挺而用鴆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彝仲豈又以為情之所無乎是故紅丸而劾非從哲之所甚也紅丸而不劾亦非從哲之所惡也從哲之所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為太過乎

彝仲曰賈繼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例屬定禮愚按彝仲既知宮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爭移宮者之為調停何也夫調停之說有過當而後生焉選侍不過移宮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煩外廷之調停哉就使繼春無所窺伺無所指使亦是官宮妾之變其君沾沾而為之計慮分香賣履之事也彝仲之見陋矣

彝仲曰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潘臬極有名余館於山東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謂大奸大盜

皆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家特召時手疏甚密三才鉤得之洩言於眾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臺省由此益攻錫爵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與言日至意其眞足以幹國美又曰三才負才而守不深及為淮撫垂涎大拜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受累不小愚按李道甫在部郎則以劾魏懋忠謫在藩臬則去而民思之在淮撫則稅奄戢伏不敢動眞幹國之才也其取友則顧端文救之於被劾劉忠正薦之於既廢獨小人言其貪耳然身死之後書畫亦折賣殆盡貧者固如是乎彝仲於賢者之言漫不加省創身所歷之見聞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讒口則拳拳奉之而勿失不可解也

彝仲曰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逆案愚按定逆案者諸公不學無術之過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計翻之凶於爾國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結近侍也而交結之源不去猶伏火而蓋之以薪也當時豫州為交結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楊維

垣徐大化爲之謀主其呼應於南北者則阮大鋮喬應甲賈繼春之徒十數人爲之魁其力既足以鉤致後進而後進之急於富貴者由之而得交結之線索故此十數人者雖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其議論終不可絀終毅宗之世其名雖不翻其實未嘗不翻也若其時將此十數人者聲其導源橫流之罪可誅則誅之其餘黨以脅從之例則逆案何必定哉楊維垣之參崔呈秀正其觀風望氣由交結而得之也黃瓊之諫桓帝曰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自冀興盛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彝仲之言而然則桓帝之侯周永封黃門亦未可非也

彝仲曰王永光亦清執王恭厭之變其就獨侃侃崇禎初爲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宏勳張道濬輩再啟元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

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隨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兒之類隨波逐浪吾所謂爲從者也逆案內之楊維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溫體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謂爲魁之十數人者也逆奄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宏勳高捷史𡎆一輩小人翩翩而進以錮君子而抑之便爲已甚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

彝仲曰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公平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謂之有跡愚按溫體仁之苞苴巧於納者也周延儒不巧於納者也觀其身後之富豈不納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進小人退君子爲事何可悉數蔡唐薛葉之私黨猶謂無庇之跡乎文何黃劉之異己猶謂無排之跡乎從來姦相無有不庇私黨排異己者唯體仁多一反覆耳愚嘗言有明之亡方沈溫桼湖州之力也

彝仲謂范景文謝陞於二黨皆虛公不滯愚嘗得交

於文貞蓋無日不欲師法劉忠正者也其在吏部以爭先忠端公年例去官於何而別其非東林乎謝陞傳溫體仁衣鉢謂其不滯於小人陞亦不受也蓋從來未有中立而不爲小人者也

古今爲君者昏至宏光而極爲相者姦至馬士英而極不逹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寃可理而彝仲稱士英立心踈謂無殺人之意夫周仲馭雷介公獨非其所殺者乎左光先呂大器黃澍獨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殺之耳天下稍定則吾輩皆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謂之欲殺人也稱宏光寬仁虛己然則晉惠東昏皆足以當之

彝仲謂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愚按維垣殺妻僞死書名於柩逃至中途爲亂兵所殺此小人之狡猾適得其常可無論矣唯張捷傳聞縊死雞鳴山捷與馬阮楊蔡朋比亡國計無復之而死其徇於天下猶許綰之鼠首也齊莊公之從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曰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蓋言諸臣導君於不善也捷非導君於不善者乎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馬阮之罪甚於齊豹捷之賊國甚于賊孟縶是先聖所不許弔者也以張捷之死南都與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之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信也予頗是之鄞全祖望紹衣記

梨洲先生汰存錄舊鈔刻本余所藏者有二同異互見此本得自何氏夢華館乃最先寫本也道光

中長洲顧湘舟沅編　賜硯堂叢書初列其目及書成復去之亦謝山全氏述鄭平之語意也余謂此錄語過激疾惡過甚誠有之所說事非誣也平心讀之而已先生之言曰未有中立而不爲小人者也有志之士宜可敬聽也會稽後學趙之謙書

武宗外紀

毛奇齡 纂

武宗外紀

毛奇齡 撰（甡履已見）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 輯
上海 李 丙曜 友聰 校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爲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爲外曰以予觀于同館之爲史者其爲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嫌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曰外紀然而不比夫以成文書曰以實事而比夫之即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

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枝爲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少擧止非常兩歲即冊立爲皇太子孝宗愛之

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鬻之高通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王是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紿云周太后宮鄭金蓮即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據之故知之乎旣而語浸播上聞大怒立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藉藉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償甚謂皇武竟言皇太子非后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鞫治各正法云

皇太子出閣講儒臣更番進講講罷超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然每講容色莊謹端拱若傾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掩卷誦所授書甚習不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嘗賜朝之日學士有誤束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類如此

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嫺于禮節每問親安視饍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啟迪爲學之暇或閒其嫺好騎射以爲克詰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

十五歲即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遣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衆后受賀曲中儀式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

籠辦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列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

永巷賣酒家也箏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于其中雜出牽衣蔽袂而入復牽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騗馬鬬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宮人于勾欄扮演侑酒醉即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搆院籞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櫛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旣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祗候舉小兒幸者皆集于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言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猶以爲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覩舞酣呼永使即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爲眞也悅之永畏其泄賜爲風癉固乞哀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干

上稱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以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承應不均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續食及到京選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敕工部相地結房室大小有差

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即陞爲奉鑾以寵之

上于番經梵唄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剌麻乩竹爲左覺義綸竹堅參爲都綱大慈恩寺僧孑乳奴領占搶剌杜

俱爲法王剌麻捨列星吉佛子也失忒竹爲灌頂大能仁寺剌麻領占班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如遮舊然二年楊一淸疏曰龍虎寺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訓練戎兵鼓礮之聲震驚城市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自即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爲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廷軒間傍檐設氈幙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燒宮殿自二漏至明乾淸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時上猶往豹房省視回顧光燄燭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西宮大智慧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爲說法置番經廠中

敕陝西進上用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鎭巡等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樣造凡重門堂廡庖廄溷偃及戶牖楹檻影壁圍牆地衣之類皆具且有壇內游幸出哨趕獵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上出郊祀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本烏思藏使也上留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爲正副使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國師誥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尚書劉春執不可且謂番壤界接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敕去是時上誦習番經心服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輩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襆車相屬所過煩費行道避之無敢與綱闘師焉

大慶國保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部給葬銀二千兩

先是烏思藏有西番活佛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供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餽賜以鉅萬計乃議倣永樂宣德年差遣成侯顯舊例裁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給長蘆兩淮課鹽一萬餘引以應用水衡度支爲之一空

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捕致虎豹生者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團營後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營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周者嘗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盡以劉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鎭兵又名外四家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偁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礮之聲達于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禁間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將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細民無不倣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

初江彬嘗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頗瞭遼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寵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從南郊畢即往南海子幸獵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及晡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麞鹿兔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行之事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山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門出幸昌平州閣臣以下皆追至沙河疏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遂駐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鎭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即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有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輗游擊將軍陳鉞孫鎭軍大同城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游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虜游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虜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諸處勛輗鉞鎭等所部禦之上命春滓往爲之援政巒及大同右衞參將麻循平虜城參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都勳龍隆游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昂爲之策應虜數日勛遇寇于繡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輗鉞鎭與勛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略相當薄暮寇傍東山去黎明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輗及守備左衞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遇寇澗子村大戰杭雄春政時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武王欽勳英純臣參將鄭驄等兵自陽和來援殊死戰寇稍卻諸軍乃合會日暮即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寇東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

遂西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追至平虜朔州聞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因遂還勛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殺虜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偏頭關清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寇遁還駐蹕大同右衛未幾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兒莊三岔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伏防禦而令巡撫切責鎮守太監[illegible]為之備

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臺臣屢請迴鑾有禁不得出關而返

是歲冬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百戲列飾大車數十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如僧數繫毬于車簷而敲僧頭以當之車既馳則頭與毬觸上觀大笑以為樂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且賜文武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者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與者表製一夕皆就

及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旦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撒大帽鸞帶迎候于德勝門外中官擁傳上意具綵幛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兜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擁簇遠兒火毬起戈矛閃爍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齋伏道左門樂上下馬步御幄閣大學士楊廷和[illegible]梁儲進酒蔣冕捧果楊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飲舉觴三朕在榆河親斬首虜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百官迎駕者候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墜騎者

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寇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是日復幸南海子尋還賜文武羣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錢文其上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珠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御史四兩錢文其上曰賞功貫以青組賜畢各被以紅彩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幛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為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賜

乃復幸宣府衆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還自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謁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民間訛傳欲括女子斂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遁匿獨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爾以或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執思義送部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降三級為雲南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峰口招來朵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賞至關宴勞畢還京

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劾之勳遂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褫縛士元而執之時野外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于車駕入京并執知縣劉俊等十餘人下詔獄

太皇太后發引時上親奉梓宮節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德勝門外望祭畢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騎馬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仰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門羣臣泣諫不納尋又敕諭加鎮國公爵以報其勞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京從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所過若廟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雖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上駐蹕大同立券買總兵葉椿第為總督府居之奪都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為酒坊且為之榜曰官食亦立券買而皆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僦舉之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賚遠近騷動所過多逃亡上不知也

乃封右都督朱彬為平虜伯左都督朱泰為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既誘上再巡邊與寇遇幸不覆軍上欲自耀武功乃假虜兩人親為定爵

名馳敕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為功儼然受焉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遂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于衆妓中遙見色姣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駐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皆母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弓矢衝風雪備歷險遠有司具饌以進亦不御至是還宣府關寺從

入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爲勞也

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幛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獲首鹵衣伏然後入乃御內閣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有差

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從獵鹵簿皆先行惟從騎率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上嗜飲觴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餅餌故所至輒醉醒即復進以爲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牒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今南行巡狩宜急修黃馬快船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爲乾清坤寧大工未完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

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選郎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士徐鏊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和繼諫乃下鞏震詔獄而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酉設官校巡邏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有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答曰至尊若出北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隨駕自分遇變必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刺其胸衛士奪刃得不殊下獄榜掠法司承彬指以妄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死聞者哀之

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詔旨罷跪之罰且上疏極諫上怒下詔獄掠治復降旨敘等十人并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俱荷

桎梏罰跪闕五日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官余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纘等三人又上疏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宁如犴狴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郎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及陸俸張衍姜龍舒芬爲倡首特謫外任永不用餘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己各銜怒予重杖呼號之聲徹于內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焉又杖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周敘林大輅徐鏊等各五十爲民鏊謫戍邊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有日間陸震余瓚何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殺巡撫等官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朕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勦以侍郎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賊將軍印俱充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鹵伯朱彬左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征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太社及禡祭軍牙六纛之神乃親征

頒詔發駕京師

是日贛撫王守仁已擒濠捷聞匿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室巡撫都御史伍符與巡按御史管檝道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飲與爲藏鬮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鬮于地令符拾之罰符飲數瓢頹然上復大笑

既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耳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都御史王珝獻鵝步緩上目之神局因詠珝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黃宏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誅以爲珝也江彬從傍

屬對此之罪并罪兩人上不爲動用太監錢寧家人有以私鹽得罪者鎧懼悉所有以獻既復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鎧以頭觸之遂相鬭格鎧泣愬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鎧詘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容悅且不爲左右所設如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渡盧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過湖廣豫議林文纘入

其舟尋一夜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遙賀于奉天門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于舟次望拜之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寧順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督太監張揚第時巡遊所至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臠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駐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服從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校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詘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言或稍拂之輒拷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冬至文武羣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揚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命羈留朱寧于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氾光湖（氾光集作范光誤今改後倣此）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家遽覓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奪門出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頸耶瑤不為動徐曰小官抗上意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並使去經乃密覘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然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拘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竟以諸婦分寄尼寺住有懷恚不食死者瑤趣其家人收瘞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提督府

上自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大獲賴劉娘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獐兎數隻復欲獵海攔值道潦不果上欲于南京行郊祀禮以穫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蔣冕累疏諫乃止

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獵于儀真之新閘因祀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衆歲用柴炭至十六萬觔令有請婚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間選婦女多置浣衣局故也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宗備諸戲劇魏國公徐俌暨寶守等復獻賀于行在所

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救繡大旛幢蓋及佛幔綵幟等題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夫人劉氏施用

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搜久之乃定或謂江彬為不測故爾爾

時有物如豬頭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罥婦人之所獨坐[illegible]桑一若有八頭掛于上者

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設廣場戎服備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擐械受俘詔班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

上漁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

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度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問文獻通考是誰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皇言問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者乎對曰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又明日飲一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一清和之一清呈詩上覽畢為易數字是日一清有所獻上大悅

自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于教場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幟一綵聯百疋其餘折價以進

復漁氾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鎖繫知府蔣瑤辱備至數日乃得釋（氾光集作范光誤今改）

過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牌并花紅綵幣上戎服執花鼓騎入城時有司置酒故尚書金濂第以候臨幸上乃止濂第

次揚州窺進象花

幸山陽縣學入孔廟撫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倉取資以謝而出

還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前二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左右大恐爭入水救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二月七將還京先命禮部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陳兵樂止鳴鞭訖文武百官翊衛遂獻俘獻訖退

乃命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略將宸濠等逆黨宗室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明正其罪上批着論功行賞畢即將宸濠等獻俘于闕下會鞫以聞

初上北還每令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若欲放之湖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illegible]令自盡以焚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是日大陳軍容俘諸逆送者及家屬數千人陳於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縛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仆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武宗外紀一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記明武宗之事凡九十四條皆取之於實錄前有自序謂同館之爲史者凡武宗諸可鑒事皆軼而不書故作此以補之然本紀自有體裁無據陳瑣屑之例且其事已具實錄中而野史又多備載既無異聞何必複贅耶奇齡註大學備引漢以來訓一切二字爲苟且斥朱子章句誤解一切之謬說據確然乃於彤史拾遺記仁宗張皇后傳中有勿干預一切語此書復有上一切行體語在張后傳猶曰述其原書未可潤色此書則敘事語矣是亦負氣求勝不顧其後之一端也

江變紀略

徐世溥著

江變紀畧卷一

徐世溥撰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本遼陽衛應襲世職以邊資歷楊樞輔嗣昌史督師可法諸營累陞至淮徐總兵官轄隸左後隊初左旣敗績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則圖屯兵南都癸未春至池州聞有備而還久之復至武昌徘徊楚東乙酉春闖賊又日夜東下左帥恐不能不從欲復趨南京而無名也應之時宏光帝立已半載朝廷昏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出史可法於揚州而因北來崇禎先皇太子人竄不服久之都下紛紛言所囚者乃王駙馬子也於眞太子無與東南日夜望眞太子出而立之左客胡以寧因獻計令爲太子手詔趣左帥入靖留都者使客自北來稱太子有手書血詔付左左佯受詔爲壇而哭酒血誓師內禪江楚督師侍郎袁繼咸在九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即遣以寧用太子旨給袁侍郎會師詣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江西屬之金聲桓左至則袁所部呂督師舊將郝効忠郝晉鳳兼袁左舟實焚掠九江左兵即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足嘔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子夢庚竟挾袁與俱下至蕪湖宏光帝已執矣繼咸隨宏光北其中軍總兵官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左軍三十六將皆降英王令左夢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往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卽不遣一滿兵而以江西專委聲桓還師南向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桓宣言滿兵旦夕至馬步二十餘萬日遣牌諭江西速降卽覓居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撫曠昭解印而逃諸有司搢紳士民則皆走江城內外一空六月初四日鄒約遂借市井諸士類迎金督鎭於九江初不知有王體忠也十九日聲桓至乃有諸生數十人迎於江干聲桓戴方巾被青紗金鑲酒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延參於舟前延參者初見卽蹁躚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桓故武人被輕彩驟受文謁以唾手得江西喜不自勝左右顧贊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握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類遲墜縮如縲絏迎者及其從官皆掩口而笑當時聞者知其無足與矣恐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體忠念江城無人迎之入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爲金金所分皆都會喧闐處官府甲第萃焉其偏裨弟族又多因得分據華劇綱羅郡城諸富家誅索未逃諸豪暴畢盡以漸使宜當道有司官屬矣陰念江西迎我特以　猶兵聲勢而我甲仗士馬精強遜王氏遠甚體忠亦不大誅掠人心漸有王氏欲計除之未有以發會八月二十五日薙髮令至實其叔號稱十大爺者遞文以來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指麾之尸出王兵大擾攻金氏燒德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鬭三日諸金各率其精兵巷戰殺傷畧相當王氏老營兵私計潰散無歸且新至無主卽外據州府勢不能久獨立聲桓誘知其語且戰且招降而以王氏兵屬體忠舊掌軍鼓號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也江西自是盡爲金兵矣聲桓以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越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聲桓未費滿州一矢寸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大淸入塞以來功未有高於已者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西還乃以副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覲舊官更從得報氣沮大非所望也是時明唐王已起福建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相督師取江西萬元吉爲兵部尚書督師鎭贛州明年八月隆武敗於汀州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之諸嘗在閩授官得脫歸者往往有隆武及閣部諸劄付然見聲桓方恣殺明人士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未薙與告反及誣官閩者輒殺之非有故而家貲中百金以上輒誣以通明使有司論殺之沒其財產十三郡人人莫必其命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虔撫李翔鳳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帥府役夫萬餘人窮高極壯避暑之室春臼覓居爲廬壁樹者

如氷阿閣尚房屑毡爲壇覆以絳綃履之若鎬富病思食虎即令獵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歸請所爲侈縱類是也乃其胸中恚懟異甚故臧裂極意爲荒暴如此然聲桓爲人陰狠能豁崇不泄方爾顧盼傲丙甚　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爾自立自李邁蕪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爲提督總兵而不得意同怏怏又屢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從闖營未嘗有堅陣性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嚴君命嘗候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假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壇請致物怪檄旨雷役使丁甲神將爲百勝天將軍法所居故宜春督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優教歌兒數十人私居時時戴明網便衣錦于最後堂張飲數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金王兩家怨讟稍稍聞於外自贛州未破也萬督師嘗遣間使密訪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樞輔西征時嘗與聲桓相善於左營故也聲桓得書不報間使去乃遣人捕萬僕書華械繫於庭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死後書華亦陰泄其語諸歸客間匿既久慮人操其蹤跡聞已確有間往往各緣所知私覘兩人其始本圖聊免禍耳諸悖競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輒時時微言揚萬未死隆武尚在也反飾知兩家怨不得封意則間自露其關防割印乃言隆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明者固舉江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請其冠服之式聲桓命塑爲華陽巾而羽衣弁像入祠觀者強于齚舌而聲桓者益意得初聲桓本故以此挾明虛寶而歸客亦因極口說聲桓言明復大聚且阿意謂先授侯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爲王之聲桓日聞此言況陰與萬督師前語相應不能不喜且信而說者久久亦真自以爲中興果可指期待也後巡撫章于天至遷諸將益倨曰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副總以自文於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駭一日章巡撫宴布政司堂鋪旗席地各取銀管吸煙已遷火不及諸將解履刀割炙歸又獨與文官飲食自聲桓而下皆坐旃外酒半嘻笑顧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而憤甚聲桓亦無色俛首歸報遣帥府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捉案大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請印陳大生等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广者亦輕悁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鄰胡叟有門人官隆武者黎從買篋付爲官郎因爲轉貢以徼致喜事少年又雅游於金容黃人龍之門即因人龍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隆武主所在耳公誠無變厚貲賫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汝歸如何而酬汝且功名本其之若有間黎生及胡謝音衣補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皆柳葉文又玉印一上刻文小篆曰精忠報國玉亦美甚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挂腰間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畀之且揚腰笑示其剛卯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問烏金王爲何騰鼓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覘且賀何得擒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貴溪會胡以甯亦死以甯爲人有口敢主斷陳大生黎士广等雖入幕特伺候附會意指耳先所灌王氏演偉郭諸克捷戲及使人請祠像服式皆以甯啟之也以甯死諸客並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發已而巡按董學成亦覺金玉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與于天又從索金玉杯匜水旱臚腸膳得仁貴無海物益滋其怒日夜閉諸匠爲旗幟鐵火器與鞍甲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率內丁數十騎忽如瑞州捕掠諸豪富索錢財無狀甚或謂得仁此恐非爲索財賄也詗有叢兵數十騎不如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正月晦萬壽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夜習儀於上藍寺得仁伏甲而往上藍道努噪呢聲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習拜如儀文武官各罷散得仁歸盡夜部勒全營然未得聲桓指癸亥五鼓詢聲桓聲桓不出失其子出見之得仁自未將兵時業父事聲桓矣及

其子出厲聲謂曰大哥嚮馬既出身從流賊得伯不能作都死汝輩已侯當死今日不出爲侯亦死聲桓心薄侯不欲又事意度不能再遣人邀易爵於明其子入報乃曰爲侯不爲侯皆死然則爲公耳聲桓許之曰可爹爲公咎爲侯遂反天明七門不開縱殺董巡按於帥府西縱殺湖西成守道於帥府南盡捕殺司道府縣官諸兵民戴滿帽者輒射之自是城中委棄纓笠積道旁如山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於江中聲桓使人迎宏光閣臣姜曰廣于滿湖里第以其門生故里多人任南北者皆有故迎與共事資號召也出告示安民稱隆武四年金聲桓稱豫國公王得仁稱建武侯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稱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三銜皆兼吏兵部尚書皆稱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大畧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瘢血氣難平不得已效命原主云云於是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聲桓所委守道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聲桓初入江西時覲變前鋒劉一鵬爲漢城侯胡以寧前死使其十二歲子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督得仁婿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幕書記陳芳爲巡撫江西僉都御史司道撫院各屬堂佐皆其客也時服色變易已久倉猝求冠帶不能具盡取之優伶箱中一時官府皆紗帽皂靴白褂緋藍元青蟒領衫袍襴雁雉熊獅虎白澤補服金銀犀玉各級花帶素帶傘瓢簷輿唱道威儀如他日鄉民扶攜擁街巷豔觀嘖嘖惟觀其翎問前後皆禿無髮以此獲異內外寮署徧布私人而諸客首言與事者鋒並不及惟陳大生黎士广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闕歸而不願者聲桓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勸令爲官欲因扱聚義旅覘其強弱諸客既失望亦各稱自銜敕出所藏隆武閣部督府劄付散賣預給欲羅萃山澤以自樹常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紀交錯於道矣然時得大書姓名往來支謁而已非是豫國建武府售者諸將亦不爲禮不能把權射金錢黃天雷者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體忠亦欲之故構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於得仁懲患也天雷妹以不肯死已而追憐悔之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營中諸客皆附黃舅爺黃年少亦能折節奔走求官者皆就黃錦衣侍郎以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聲桓性素忌見王氏日盛由此內惡王氏而得仁見諸客貲官聚衆亦惡其分利攘權郎又嫉諸說客義爾得仁巡城忽取幞頭蓋其平日所見優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幞頭云耳無紗帽者不知明制幞頭公服也朝衆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皆得戴之旣取王於是其巡城也紗帽而出幞頭而還展角又偏頭匡寬過額見者皆匿笑不禁諸客傳相譁噱又引舊制府部不同衙稱議王侯舅侍郎郎不當錦衣錦衣郎不當侍郎此爾語流聞則王黃益怒姜家輔亦惡其非制科而皆自若以進士官也出示訴之公侯逐客之意遂決當此之時金王兩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三侍郎兩御史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稍歷輕者榜掠笞撻聲無完膚蓬頭垢面跣躄出闖門而去旬日之間公侯諸客分爲三旅所遣迎隆武禡丁時過輦趨越道中莫詢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支吾不驗兩人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復聞南來人言隆武已死閩諸臣復擁立桂王於廣東也改元永歷郎爲隆武禪詔進諸官秩有差告示文移更署永歷二年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子立爲世子以監國諸事隆武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尋迎魯王而戴之猶料有識者見國中舉動如此各各引歸轉相告戒勿出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陪金公王侯調劑兵食而已永歷二年之前一日二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胡以寧從兒胡擀諸軍門說曰君侯擁精勁數十萬指麾顧盼反　清爲明冠帶之倫歡呼動地今聞所在莫不結鸞刺網以待以下九江窺留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禦　清有也得仁吒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卤獲自部送還金亦忘王北伐數趣使歸歸以諭謀質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進衡郎裴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投此爲中策萬一

不然及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歷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　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如是宜何從李光曰從上策未晚也人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王名宸濠反於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爲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立議伐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脅與偕往三月丙辰乃出師騎步舳艫旌

旗輜重水陸亙三日不斷使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鬭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吾且永歷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衞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者本鐵嶺驍將爲聲桓刺王體忠者也前破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曰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師窘甚白戰亦倦使人覘大軍尚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致我死地也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高得復入城守金王全軍相待七十餘日會城空虛陳芳步魯周等徒取其官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爲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報至城下內外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僱値數金如乙酉初雖斬之不能禁

江變紀畧一終

江變紀畧卷二

徐世溥撰

五月初七日辛未七百騎至石頭口傳爲鮑瑞王兵又曰九江裨將吳高敗兵及見其紅纓白帳始議築城明日西岸哭聲震野鐵騎滿西山矣大隊從東路走南昌而以偏師先從麥源青嵐諸道搜西山而后出故未下營已血殺數十里癸酉聲桓見金成功納降許爲內應奎光閩殺之是夜盡撤城外屋盧不及撤者焚之火光燭天王營裨將賈

翥以其軍叛斬關竟出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恐慮高兵尾之故祕不傳從容撤還十五日前隊至生米閘　清兵有十餘騎掠其將以爲易與使數十人趨之爭利蹋冷口橋橋板朽斷溺死十餘人訛驚傳爲　清兵所敗後舟聞揚帆還十九日金王大隊乃至矣　清兵接戰於北沙敗之獲其大砲三聲桓與姜冢輔盛服敝而迎之單以丹帛鼓吹昇至德勝門郛中聲桓有驕色遂勒兵入城獨郭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大兵射書城中以布丈二瓜子斗與之爲識城中莫能解者聲桓得仁亦射書招　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說人降聽乎六月三日得仁悉其精兵攻清壘兵未集　清兵橫出遮之大敗於七里街清兵雖勝而素畏王勇名甚慮其襲之軍中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生而顚二毛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大將軍固山額眞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築土城東自王家渡烏灌城西自雞籠山及生米盡驅所擄丁壯老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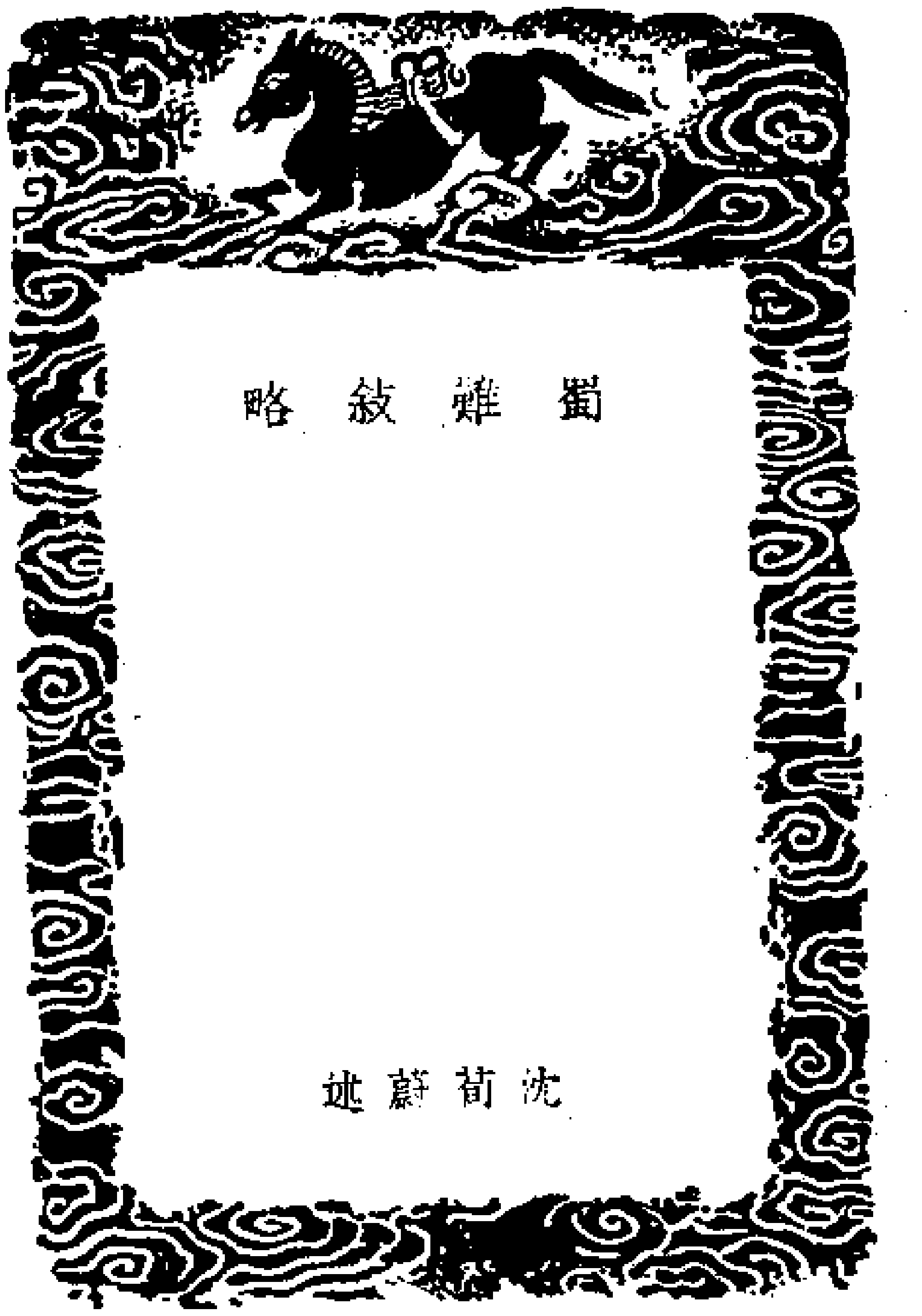
掘濠負土婦女老醜者亦荷畚鍤爲濠率深二丈餘廣如之遠近伐山木撤屋取其棟枋梁柮大柯長幹作排柵以爲濠緣又掘冢墓斷棺傾尸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臣廓墻甓以爲濠瀉暑督工不停暴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死卽棄尸溝中臭聞數十里蠅爲日盤飛蔽天又役俘擄爲浮橋於章江以禦風濤自東及西廣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楊子洲凡爲三橋章江故深險而所造三橋上直磯中當迴漩下當湍駛皆沒水置石下椿爲基度及沙面且丈餘之上乃更累木疊石疊至與水面平而後粗船堤板加土重棧橋爲橋死者又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蓋天啓時有廣信周生者嘗布施貪福利嘗與宗室議論謀造浮橋于章江時人皆以爲狂笞之碩師老匠以爲難費百億萬金無能也而　大兵爲橋成之附郭東西周邏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其留築土城在營丁壯率日與糜一碗半湊水莫能名其爲溝池井泉何等也薪芻無遠近辰出

中道疲病死者十七八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爍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王之兵已各私藏鹵獲連舸而下所掠男女一幷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訣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尸蔽江天爲厲霾而自昌邑吳城下至儀揚舳艫貨物纜湛千餘里於

是河淮南北驍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願死江西而爲響焉非從固山額真來而繼至從軍掊掠滿志願者莫能數固山額眞營錯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築高臺於永和門東二里高十餘丈登臺望城中市貿往來獨行偶語一一盡見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不圍縱其出入亦藉以俘掠城中情狀與舟周記請廣兵而去諸將先後各託請援去敦天才屯西岸五戰三勝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去所遣購米運磗費舁油先後數百艘見爲大兵橫江夾岸追擊六月二十一日西燒生米東燒河泊所明日燒市汊七月初六日燒黃土墩八月初十日洗松湖水遮陸藏無一人還報者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寶筐篚萬千以爲聘幣親迎之日鏞姊帷燈香燎歷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城外高臺望見大怪其繽紛假豫異常但妄意以爲飭降竟莫擬及建武侯娶婦也笙吹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大如車輪飛墜城中閧曰城奔舉國狂走相踏藉赴池井死者無算是時也頃刻幾潰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定購時得鉛彈於齋橐扃東秤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炮核先時大若車轂之雲者也自建武新婚炮驚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酺醵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樞而色如土變恨而已諸將裨裏問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殷國楨請行胡澹晋入曰國中擁百萬精兵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殷富其誅勦貞烈幾盡劉天顯家鈔西山解體胡奇偉擒至李翔鳳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寒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根之到今支解曾亨應父子臨汝莫不斂首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皆怨畧徧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者義乎天下方亂雄黨並起强者自立弱者因人夫戴蕃主稱宗國此固忠義士所性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權乎焉然不與畔援爲伍者獨盧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邪門旋還師侯觀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於二氏也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馬傅鼎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行盜之魁傑若蔡全才鄧永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衆閒　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祚起幕客守郡宜圖得當以報而瑞州閻鉾不能有所爲郡雲龍以五千歲議深召烏合崎嶇武寧谿谷間望屋掠烟實葦盔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郎令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僇辱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假從年號羅怨自恣在前上無眞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延注一葉閉目不見泰山登卯重闉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環南新附郭百里村烟斷滅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設義兵爲也姜讀竟黙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豫國來諷起義若何但日與爲期言待援兵至集而已城中斗米漸至一金宋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彼獨將其家丁開門以赴　滿營死之終不能得愈諸將人人異趣不足與謀獨庶幾神道可以威衆而德勝門乳中關王廟向有酬賽神羊神馬羊能怪殷開馬朔自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殊畜而未嘗有試鞍勒者李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醴疾趨德勝門揚言曰夜者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趣往領遂入廟擐馬不鞍而騎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驚顧聽約束從宋都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李光討復不行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於衆云能解圍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般若聲桓欲驗其術乃請以米五升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霑足由是駭服共願推拜以爲國師自豫國建武而下至廝養傭丐無不傾心頂禮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齋戒而摩訶般若飲酒食肉自如每日闔城手香隨國師環繞七門各衛市誦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每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刃獨用葦炬數千百竿縛之人持一炬爇四端豫國建武親執竹批率廝縱馬大呼衝陣卽破矣得仁覺其詐然聲桓篤悉之人龍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於國師摩訶般若曰嘻吾已知之夜私飲御爐天帝罰令爾我行救之遂偕往視之人龍故狂言如初豫國戒左右縛之具刑考鞫摩訶般若曰我北來邏探江西御史也人爲間今何言遂磔之是日併殺章于天解太保印更以文武兵餉內外軍事盡聽全鳴時指麾全鳴時爲都督內外軍務吏兵戶部三尚書太子太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城中升米二金矣固山額眞聞之知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於城下縋而饋之豫國報以參

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笑稱其能答至是百姓皆呼願出城從公侯一拚命決戰聲桓得仁終望外糧來繼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自荒靜閒曠漸至衙衙漸至官廨寺寮觀官倉米發者十己空七或曰此摩訶般若術所銷攝或曰摩訶般若本無術時感神鳥之事僥倖取不貲富貴妖由人興物或憑之彼亦不知所以能然數盡而敗或曰實爲閭小有術但能鬼物爲耗耳而各督宿宮神伍私圍帑亦盡城中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鍵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實悉盡遂殺人而食東北一隅撤屋最先廢宅往往生雀麥饑人將以食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賜我也圍中非十五成羣不敢行交衢直巷先有瞭者以臘爲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曰有翅即帶刀者曰無翅即無器曰有尾者即羣行曰無尾即獨行者鬪無翅與尾者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獨兵食老弱及病者漸乃擇人而食民剝鼓皮韡當之屬既盡亦復羣聚掠兵爲糧後更不擇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啖矣曰望外援外倘清師且曰春水漲必退說至全城爲臨城破後郡宇存者人腊薫轉尚充牣云譚固山知轉餉路絕因得以從容西南遂張敢昌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人北歸余應桂吳江于都昌東收湖盎涂嶽西破丁家塘土豈餘什伯爲聚爲不中以爲兩人不足措而徙沮中原之氣將隔未成者林尭腹國楨龔次第擒散胡澹櫝圍中所噎死其二子亦爲 大兵擒斬百姓轉復歸輸糧販鬻爲 大兵耳目幾月以後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 清兵攻城亦數爲所困全鳴時莅事衆志一新全亦能算善守故前後相持至八閱月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炮至己丑正月十九日晝日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亭午城始破金聲桓衣其銀甲實鋌赴帥府荷池死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於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降不屈乃殺之陳芳黃人龍皆死亂兵中餘諸將不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聲桓病恩食虎將使人問死生於八角廟漢將軍番君梅銷之神神曰死存浮漚麾在驗於荷池得仁突圍出入遭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固山馬首再相值而不識其爲大將軍豈非天哉姜舊輔儒衣冠死於僕家池餘兵以次降走矣此江右一時公侯將相之梗概也人臣非甚頑壽無不望其國中興者顧如其可爲而爲之與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才與識異要以武侯文山之誠兼汾陽臨淮之福盡瘁以事生死置之度外鞠躬不濟今匪俠不本正義苟且覬功名不顧以儌萬僥倖且冀後世可欺謂如陸賈之調和將相齊名平勃欲希天得乎古受降招叛者皆垂成敗半而特借之以爲全力若漢高英布周殷之事是也今江右之雖以金叛始亦以金叛終彼譊譊無論乃有稱老成沉毅者不思身不踰半壘一城無尺寸以制人死命不免亦借游諸匪匿欲仗辯舌之功使畜頭人鳴庶他方尤而效之成其兎解卒之以叛易叛於事無濟而身名俱滅雖事濟否遂然後世猶不免以排闥之徒同類而稱之也君子哀之初姜舊輔之出也道遇江上使人邀僕偕裔俱出辭曰某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慚見長者何言入郛後數屬人來邀曰必致之乃入城謁之於故第相見慰藉娓娓道故敘一事不可斷如襲時日午客饑鼠且起欲西還因起辭去姜曰止請兄來固欲有報也自謬曰適倉卒待更端久乃忘正語曰何話曰兩言耳國家中興之喜忘賀師相再造之功忘謝也立蹶踏曰是何言是何言存所劃當其時則無賤毋以予貴异而作太上皇書也於今爲之嘗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闖耶金則左孽王乃闖孽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竊利權大更張如此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無隆武永歷而如此爲之是僞也僭僞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和闖殺與同事無後釁後世史論誰姜公何如人且兩家與諸客一以封拜一以陶朔彼此互相愚以成其變而究也皆爲兩人所用年號甫更門迹已掃今且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擺其兵柄退辭舊輔編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懼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田野可耳言畢辭去姜舊輔後竟不能充如其言以致身雖死而名不彰可慨也夫

江變紀略終



蜀難敘略

沈荀蔚述

蜀難敘略

沈華陽傳

內江范文英撰（四川巡撫）

公諱雲祚．字子淩．號悟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寖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遂令縣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即以計擒誅發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己幷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諸土司授以方略．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衆吏兢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砫爲逋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効節朝廷．詎肯庇纘勳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蜩揚．軍民奔逸．雖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埽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

蜀難敘略

清　婁東沈荀蔚述

慨自潢池肆毒．薄海同仇．凡被兵之所．遠邇俱得其詳．惟西蜀僻在一隅．聲問阻絕．隄防隙而洪水滔天．棟宇焚而烽煙匝地．豈世運之難挽．實人事之不修也．荀蔚髫齡不造．遘此慘烈．歷年以來．亂離有定．難升沈代謝．世所恆有．而滄桑陵谷之狀．誠有曠古僅見者．乙未丙申間．幸爲巴蜀河清之會．蔚亦稍能筆墨．因於帖括之暇．或追惟往事．或蒐集遺聞．期於可信．成筆之於書．自茲以後．凡耳目所及．日附益之．始則國破家亡．既而子身萬死．總目之曰蜀難敘略．俟難平則止．或出蜀亦止．蔚之願也．不幸戊戌正月十九日．方居母喪．而書燬於火．繼作之．至己亥二月初二日．値高承恩之難．復棄於兵．今甲辰二月十五日．歸帆東下．已逆楚境名曰新灘．又逢陽侯之怒．僅以身免．蜀難餘波．猶若是其酷也．後在襄陽羈滯．永夏無事．復追憶而次序之．尚得十之五六．而西山餘孽．又適於是平．蜀難誠始終於西山矣．蔚萬里餘生．當此可勝慶忭．明年布颿無恙．得返故園．將挾是編以志終天之恨云．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荀蔚年五歲．隨先君子赴四川城都府華陽縣任．泝江而上．四月十六日．始至．時川西新經民變．獷悍如故．先君子力爲興利除害．年餘政聲始起．癸未冬．潼關失守．逆賊李自成據西安爲巢穴．將渡河．張獻忠尤狡黠．先已屢犯蜀地．熟悉險要．出入飄忽．及蹂躪湖南．遷延不入黔粵．先

君子爲度賊勢。必復入川。屢請諸當事。爲未雨綢繆之計。而皆苟安無事。先君子勸多製附。惟拊膺太息而已。先是有搖黃賊袁天王混天星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出沒於川東北山谷間者十餘年。殺掠人民無算。取少壯者文其面。作川王大王等字樣以益其黨。漸至十餘萬。有秦欑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與華陽奸民某等。潛伏內地。每作搖黃耳目。故賊得乘虛肆其凶殘。民無不欲食其肉者。後被擒須報決。恐乘防範稍疏。與其黨數十人。夜殺獄卒逃去。諸吏請曰。昏夜倉卒。賊必不及遠去。請大索城中。庶可獲。先君子曰。不然。賊非有外援。不及此。必走歸石砫矣。吾聞石砫屢著戰功。今其女官秦夫人主事。尤稱忠順。我若諭汝等將之以重幣。並之以忠義。則不惟渠魁授首。而東方亦可免意外之變矣。乃遣能役數人。即日東發。潛至其所。秦夫人果大喜。以大義滅親自任。將欑勳等如數擒出。斷其手足指。械罪解至。且附文申請案院。圖寫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蓋土司屢請於巡撫陳公。而不獲者。今欲藉先君之力。而得之於巡按劉公也。劉公雖許可。奈無現兵。必須召募。而又乏餉。終成無米之炊。請於蜀藩。蜀藩不與。又不能專。必候與撫議。而巡撫駐重慶。東西遼遠。文移往還。動須浹月。歲聿云莫矣。

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獻逆悉衆犯蜀。守將秦夫人及參將曾英、趙榮貴。俱以守禦單弱。先後敗績。賊遂長驅而上。三月。成都戒嚴。先君子求見蜀王不得。內江王知之。以先君子策內言於蜀王。王終以祖制爲辭。不能用。五月。聞李逆陷燕都。而川東斷臂。難民紛紛逃入省城。一時人情洶懼。不知所爲。蜀王始出財佐軍。然已無及矣。衆議蜀王監國。御史劉之渤堅持不可。躍入荷池。議乃寢。初巡撫陳士奇。提學政。好談兵。故朝議即命撫蜀。及撫蜀。又日以詩文爲事。軍政皆廢弛。故賊得成破竹之勢。屯於忠州之葫蘆壩四十餘日。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六月。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俱敗而逃。賊遂抵佛圖關。以火攻陷重慶府。大殺。奪日悉斷民右手。以瑞王及關南道陳勳（瑞王本封漢中以闖逼奔重慶陳勳及避難士大夫多舉家從之至是皆不免）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等。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逆向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以大礮向天還擊之。俄而晴霽。遂皆遇害。七月。逆留賊將劉廷舉守重慶。已率衆西上。成都大震。內江王以先君子言皆驗。出私財益召募一千八百餘人。隸總兵劉佳胤標下。然皆訓練不素。而火器局復自焚。城中一無所恃。先君子自分必死。與原知太倉州事理刑劉士斗。成都縣令吳繼善。及諸寮屬。日相勉以忠義。曰。事至此。我輩之存亡。視此城矣。他非所知也。時有邛州舉人劉嘉仙。與成都令善。爲謀遁跡計。吳乃約同尉氏張叔度。攜先母及蔚兄妹。於七月十四夜出南門。由雙流新津入臨邛城暫住。八月初五日。賊薄成都。劉總兵出戰而敗。賊遂穴城下。實以火藥。又取大木長數丈者。刳之兩兩相合。縋以緡帛。亦貯藥向城樓。城上望之氣懾。復勵衆擊賊。賊卻二三里。衆皆竊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而北角樓櫓木石如飛鳥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蜀王率宮眷投於井。劉總兵赴水死。各院司道府及諸文武官俱被執。十一日。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龍尾下垂。逆以爲瑞。遂免死。仍逼入城。先君子被幽於大慈寺。逆遣其黨饋食。以厚祿相誘。更以天命爲詞。先君子拍案罵曰。吾豈食賊粟哉。自兵敗時。已不食。求死不死。何不速殺吾。將助闖滅汝等也。賊黨知不可屈。往報逆。逆大怒。

先君子遂與御史理刑兩劉公同遇害。初御史及崇慶州知州王勵精。皆與逆同里人。初疑之。至是勵精聞省城陷。即朝服望北闕拜。坐樓上舉火自焚。勵精嘗於壁上書文文山孔曰成仁等語。後二十餘年。壁字猶如故。及州民建祠奉公像。市祭畢。而陂酒稿。其精誠所積如此。逆初猶稱李自成永昌僞號。至是踞蜀王宮殿。僭僞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自爲聖諭四言勒之石。設僞宰相以下各府部內外文武官。以汪兆麟爲僞相。兆麟、桐城諸生。從賊已久。殘忍狡猾。知逆好殺。每先事承迎之以固寵。又以綿州嚴錫命充僞吏部。彭縣令湖廣王國麟充僞戶部。彭縣龔完敬充僞兵部。某縣令某充僞禮部。而僞工部者王其姓。與逆同起延安弓工也。（[illegible]）（[illegible]）其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四人者。逆假子。皆從張姓。（[illegible]）將軍監軍先鋒等官。主兵柄。兆麟主機務。王尚禮、馬元利、馬惟禮、張虎等爲僞都督。又配知府以遊擊。知州以都僉。知縣以守備。皆以僞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爲之。以東門外中園作教場。南門外萬里橋爲屠戮之所。省城內外通衢房屋。皆自前簷截去七八尺。兩旁取土築道上。以利馳驅。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什結。犯則坐死。若衆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其後惟聽入而禁出矣。又凡衙署閭巷有人之所。即分發詗事之賊。謂之査事人。房屋垣扉皆滿。如兩三偶語。或夜中燈火。及夫妻子女語言。聞有稍涉不吉者。未平不穩。斷絕死敗之類。亦日併左右鄰里十家皆斬之。死者初不知爲何事也。其有不及報而爲他處發覺者。則併査事人亦誅之。其殘暴類如此。時蔚母子居邛州。十一日。邛州諸生聞省城失守。即糾集無賴。向上南巡道胡恆伐鼓大譟。索印款賊。恆不與。時兼理建昌備兵事。挈家將南走建昌。城中鼎沸。蔚母子亦倉皇同奔。抵雅州河畔。見衛送胡恆職遊擊兵數十人。奔回。曰。胡道家已爲王知州所執。將解省。愼勿渡也。乃於就近桐子林地方暫寓。王知州者。名國臣。本秦人。久逋賊。恆廉得其故。皆齒齕之。故國臣切齒。將甘心焉。又值國臣欲併將蔚家解賊。幸藉浙人錢州目經營得免。時有雅州生員傅原衛密說天全土司高躋泰。於二十四日出兵擒國臣。國臣逃入成都。躋泰遂迎恆家入其地。然州民俱散走。蔚亦踉蹌同奔至孔家坪數日。道路之口已紛紛傳先君子與兩劉公同殉節矣。蔚母子聞之。雖痛徹心髓。而不敢發哀成服。又勢不可與吳眷同居。遂告別。由思經山至洪雅縣地方止戈街暫居。以地名佳也。旬餘。忽一日清晨。見西岸中保壩悉成戈戟叢。而地下無衣死人數千。且衣朱碧者已紛紛渡河。方知賊已乘夜渡殺居民。人皆膽裂。不識何以逃。無人爲聲也。賊旋下令曰。凡關廂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於胸。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爲殘酷。宦於死者。日以數計。數日後。賊進雅州。始得轉徙八面山下。然從此山中亦不可居矣。時有謠起原大學士王應熊爲督師。專辦蜀寇。應熊重慶人。駐綦江。遂州兵備馬乾擊賊將走之。復重慶府。乾害兩人。初衆議請代士奇撫蜀者。九月。李自成遣賊將馬科至綿州。獻逆使孫可望與戰。爲所敗。自往擊之。科乃逃歸陝中。逆使李定國等追之。遂取保寧龍安二府。可望又取茂州。未幾。松潘副總兵朱化龍、合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逆行。遂復龍安。又復茂州。時逆以王國臣爲茶馬御史。與艾能奇率賊數萬至雅州

飛仙關，會土司獻胡恢及避亂宗室朱奉鉀等數人，又取隣秦之弟登秦，詭云授以官，乃返至成都，皆殺之。後疾土司無備，突入始陽，土軍俱散匿，賊無所得，三日後土軍大集，賊倉卒退回，土軍擊之於河，死者千餘人。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惟富順之鎮國將軍平欄，蜀王弟子也，間道走榮經縣，而延呂守將丁如龍、周雙鑫、李鳳、趙嵩、指揮王自明等，初被胡恢檄，引兵亦至，知恢已被害，乃與黎州千戶馬雲龍、土官馬京等率七姓番兵，謀擊賊。劉總兵之入援也，標下參將黎州曹勳、嘉定楊展從之，城破，俱執於南門外，將殺之。會日暮，繫解，俱投水得免。時勳逃至榮經，衆遂共推爲帥，於是內江原戶部主事范文英、邛州舉人劉道貞、盧山程翔鳳、生員傅原恪、洪其仁，與勳等同奉鎮國爲盟主，稱爲王國，與復共拜勳爲副總兵，統諸將，文英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方司，翔鳳爲監紀官，勳率諸將敗賊於雅州龍鶴山，追至城下，反爲所敗，遂失榮經，退守小關山。楊展之得脫也，至新津，得鎮標潰卒千餘人，遂奉爲將，展令其衆由間道趨敘府，而已至嘉定，取家口來會，及歸而嘉定與諸屬邑俱降賊，改爲府，設僞官守之，展與其子璟新走敘府，未幾城陷，展遂奔廣衛，又詭應賊於遵義，賊授以故職，旋加副總兵。十一月，逆令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又案籍誅其妻孥，無得免者，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或詭言齊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而舉殺之法亦如之。又拘紳袍宮室大賈，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事甫畢，則又殺之，如初。或有訐訟干逆公事，齎解之類，至則不問何辜，幷解役亦無歸理。又於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門徵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初，李定國等追馬科，既取川北，至是進攻漢中，不能克，而科又與賀珍合兵來戰，定國等敗見，悉棄從徑奔還，而諸兵夫並未至漢中，然竟無一歸者。時蜀地自遵義而外，皆爲賊有，逆乃僭用郊見之禮，以祀文表，陵有黏接處，遂怒其僞禮部某，全家皆死，謂不欲其一統也。旋又以不容治術畧，殺其僞兵部與完敬。凡內外各僞文武官，偶有小過，輒斬之，重則剝皮，實以藁，而衣冠之，或剮，則刀數以千百計，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數而笞之，則亦以千計，班聯中未有不失其故步者，然又萬無逃脫之術，寧非寇賊無及乎，每有報某官閤門自盡者，於是本官衙役及查事人，與附近居民，皆坐死。

二年乙酉正月，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益恨之，令閉諸郡邑城門，悉行斬戮，人皆惴惴待死，投繯赴井者無算，旋傳僞詔赦之，逆殘慘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險阻，皆舉義旗，然亦有附名起義者，雖云殺賊，其實志在財物，如上南則惟洪雅山深，故爲尤甚，勳稱黎州副總兵，蔚自去冬入山，至今春三月，被掠者三次，衣物一空，且勳以居民從賊爲言，而賊至則又以爲叛地，後蔚匿於窯中，又爲土兵所得，以語言不遜，與等反誣爲賊官，脅勳帶入九溪渡，鐵鎖鎖橫見，其主將黎神武，備述殉難之由，幸彼方以義師爲名，正欲培從忠義之後，以服衆，遂安插於小尖山西指寺，稍稍資糧，度日於時，雖有山谿之固，苟延殘喘，而亟亟天末，倉復無聊，然亦無可如何也。時聞副總兵曾英初與川東道劉麟長，次綦江，至是入援重慶，大破賊，馬乾之復重慶也，賊將劉廷舉遁歸，請救於獻逆，逆命劉文秀統賊數萬東下，屯老營於合州之多功城，三月至重慶水陸夾攻，英乃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襲水陸，而己率精騎數百，從間道襲破賊營，取

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大破之，賊得免者僅三千餘人，英威聲大振，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至二十餘萬，且多舟楫，瑞王知其功，故以平寇伯加之，而楊展亦復敘府，春夏之交，賊將馮雙禮每戰輒敗，及孫可望來援，展乃敗奔江津，又聞逆發賊數萬，迎戰朱化龍，疾發金事於羊子嶺，大敗化龍，乘賊行列未定，遽以三環番騎數百衝之，賊見鼠竄潰，死者山谷皆滿，其得免者十纔二三，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番地，蔚居山中，見黎神武等所爲，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緝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襆頭及龍袍著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則尤不倫，有衣冠璀璨者，有短褐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事已則器仗之屬，悉以父兄子姪及鄰里碩持之，須臾已沾體塗足，同作農事矣。此間晴則甚鮮，盛夏不扇，雨夜則附火挾纊，秋見霜，冬時雪，已八歲，覓衣不得，得敗甲一領，母氏日取其中殘絹綴而製之。九月，逆詭以秋選科試之法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又開特科，死者復萬七千餘人，時文廟自火，逆曰：孔聖人不喜我殺其弟子邪。兆麟曰：四川文運已絕故也。是月神武率衆三千餘人，同黎州漢土兵將與賊將艾能奇戰於雅州，敗還。十一月，僞上南道綿州孝廉孟旋反正，孟旋見賊所爲，欲歸明朝，未得，而范文英、程翔鳳知之，自小關山遣人招以書，孟旋遂襲殺守雅州賊卒，復稱明朝正朔，而以城付文英。自命其衆曰匡正營，往攻邛州，不克，遂入洪雅之花溪山，後爲副總參將熊振生所殺，時逆決欲盡屠蜀民，乃僞下除城論勦之令，云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勦滅，城內者俱良民，乃免死。於是深山窮谷之人，咸扶老挈幼入城市，露處，餉不能容，賊乃閉城，禁出者，而悉衆入山呼搜捕，掩殺婦孩，無得免者，每賊日須首級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簡論，如式乃已，不則亦殺之，後利其易代，以手易其數亦如之，死者數千萬，骨肉之山纍纍相望，又令賊卒凡子女玉帛及一應貴重之物，不得輒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劍，而諸物可焚者則以火，惟金銀必以水土沈埋之，旣而城中俱殺幾盡，一如前法，且隳其雉堞焉。

三年丙戌正月，賊各屯戍俱撤回，併撤其僞文武官，僞官知不免，於是相繼反正，洪雅僞守備潘璘、乘巖旅隱城，亦欲降，謀於僞令嚴府，府不可，欲執之，璘走得免，遂密城潛納外兵，斬府首赴雅州獻馘，蔚於范公所見之，先是上年十一月，黎神武率衆從范公入雅州，聞公訪求故宦，神武言之，公由是知蔚及故戚眉劉令在九溪，即撥夫馬迎至楠木坪，暫居，與公寄居密邇，蔚即同母氏赴雅州謁見，始知公爲先君子故人，公以洪雅僞令遂拘母氏，仍以縲縻賊衛署縣事，留府十餘日，慰勉備至，而母望甚深，且以子相視，名曰世翰，示意岬轄也，仍檄標下參將熊振生送至乾壩，陽且就近供億，而母氏赴任，是時民已屠盡，逆惡貫亦盈，怨鬼俱出而揶揄之矣。一日逆聞後廊下有奏樂聲，甚嘹喨，逆拔刀將殺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共案樂器，逆竦作久之，方甦。又一日逆獨坐飲食，空中忽下數千百手，奪之，又城中每日入即聞言語及號哭聲，試視之，則無所見也，而賊卒每出夜巡，即有冤魂叢擲之，至不敢出，逆惡其不祥，移出於中園屯之，名爲御營，中有俘園，逆命隳塑之，賊中礦石死者數千人。二月，逆夜縱騎，登高遠望，見時有火光及聞人畜聲，逆怒其衆屠之不力，誅其主者，遂遣賊守其奔逸之路，役率一卒，無或免者，逆將向天誕云，入

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顧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又每於隨身夾袋中、取書册方二三寸許、辨人檢閱、然逆初不識文字、不知何故、賊自出屯以後、日惟焚燬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火逾月不絕、惟蜀府數殿、累日不能焚、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乃就燼、其宮牆甚堅、欲壞之工力與砌築等、不能待而止、又獲人牛各數千、負耒耜驅之散行田野、偶過禾稼則耕殺之、其所聚金銀、以千餘人運之江干、三月始畢、至是涸江水、從處多支流以殺其勢、一如築決河法、水涸、於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銀、而殺運夫於上、復塞以土、仍決江流復故道、後頗有所得、俱刳木成槽、運至新津江口、載以千餘艘、將爲順流計、至巫峽投之、時賊久聚成都、除川西平原皆成盜地、其餘皆建義旗、楊展已於春間泝流取上下南之地、屯嘉定州、與黎雅之曹勳等聯絡相應、威茂之朱化龍、與龍安之詹天顏、曹洪等在西北、而曾英、馬乾屯重慶、譚文等屯忠州萬縣、王祥屯遵義、督師幕府在焉、此東方也、棋布星列、遙爲聲援、賊勢日蹙、惟川北之保寧順慶二府、尚有賊將劉進忠守之、進忠知逆無成、已率衆至忠州、欲與曾英合、已而自疑、復引還、逆欲殺之、未得、七月、逆以川北民未盡屠、且欲誘殺進忠、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拔營而北、所至留數日、焚燬如川西法、赤地乃已、九月、入順慶府屠之、賊檄進忠不至、逆自言是歲吾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倘劫運已過、復當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大治舟楫、將復走楚、船成不以入水、而使賊衆舁至下流、若船重不能舉及舉而道遠少休者皆殺之、是時已無民可屠、乃自殺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次則楚、楚盡乃殺其同起之秦人、後無以爲罪、乃量之以度、過與不及者皆死、至西充時、尚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時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已潛遣吳之茂等迎降、久之未至、進忠又恐爲逆所襲、乃自迎肅王於百丈驛、進忠嚮導至保寧、水火遺民、迎拜鼓舞、大兵不宿而過、次早、賊候望者往報、逆曰、妄耳、寧有北兵能達此乎、斬之、如是者三、逆亦自疑、乘馬登高望之、卒遇前鋒一矢而殪、賊衆不戰而潰、大兵追殺二三里、賊死及降者三十餘萬、及舁逆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剖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獻逆稔惡滔天、古今罕儔、大兵殲將天威、爲天下復讐、神人共快、昔讖有生於燕子谿、死在鳳凰山、不謂逆臨之、及傳首成都、遺民競取其首、提擲剜剮、踐踏汚穢、無所不至、雖大快心、皆恨其死之太易、與埋尸處、叢草如棘、觸之者皮肉腫爛、又時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戾氣所鍾、死而不磨如此、大兵之南下也、趙榮貴以龍安降於肅王、王於是使固山柂太追賊黨、而使榮貴入成都、先是賊遁月餘、楊展曹勳等偵得之、於九月入成都、報恢復、逆之被殲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詣展告之、展令以長槍尋探於江中、遇木槽則釘而出之、周列營外、數日已高與城等、如是年餘、時展等聞榮貴將至、議以成都難守、各引兵歸、及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煙、無所設施、亦還龍安、獻逆之被誅也、孫可望等率餘黨東奔至重慶、出曾英不意、英戰敗溺死、其將李占春、于大海率水軍奔涪州、餘衆奔遵義、從王祥、可望等遂由遵義奔雲南、汪兆麟初散走、至是追及賊黨於烏江、可望等問何所師法、兆麟對以不須遠學古人、但當以老萬歲爲法、蓋指獻逆也、可望大怒曰、蜀地富饒險固、古來英雄所必爭、我輩血戰垂二十年、始得之、自謂已成王霸之業、汝乃朝夕蠱惑、致萬萬生靈皆盡於鋒鏑、今已置身無地、猶復謂法邪、假汝一身不足

償萬萬之命、因剖其心、衆爭嚼食之、乃行、時搖黃見逆衆破滅、勢遂孤、乃請降於千總撫、

四年丁亥正月、本朝大兵至重慶、巡撫馬乾敗死、曾英將卒未散者、遂迎大兵入城、時搖黃在夔府北岸者、皆潛渡江、而賀珍初在漢中、聞大兵南下、亦奔至南岸屯之、於時無民之所、等於大漠、有民之地、皆聚衆自守、強弱相兼、川南則自黎雅而外、皆屬楊展、而眉州亦在其中、有陳興周者、初每與賊戰必勝、不須甲冑、但解椎髻其項、持矛先登、先焚石投賊中、之忽飛入賊陣、斃其將、賊反走、則逐北如飛、數十里不止、賊甚憚之、不敢近、至是恃其勇、不附展、與之戰、亦以前法、無不勝、然僅二千餘人、且無方略、終陷於伏而死、展遂大肆屠掠、眉州青神之間、凋殘亦與川西等矣、展時稱錦江伯、凡有民之地、設官分治、畝徵米二三斗、令民自赴嘉定及峨眉萬年寺交納、人咸苦之、又市牛種於陝地、放兵屯田、凡設四鎮於成都、分據甕城居之、是歲全蜀大饑、藜藿雀鼠皆竭、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殘死欲葬、必用衆昆法、不則人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擘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處升米價二三兩、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又金珠甚賤、雖未必如白鑞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凡鑞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爲異物、遇飲食則出諸懷中、若有雞豚可留其孳乳者、雖毛羽未成、亦必數金贖、贖如哺嬰兒、有禾稼遠於賊得實者、初皆棄於地、至秋復熟、如是二三、乃有知之者、所獲十倍、於是山谷遺民、分行求之、而所刈之根又大收、但漸少耳、天心仁愛如此、九月、本朝大兵在忠州、譚誼等處之糧、四行招撫、讎撫衆者俱不下、大兵乃俱撤回保寧、於是楚宗室朱容藩率于李搖黃諸家水陸俱進、而王祥、袁韜等亦至、十月、入重慶、時無統帥、諸將各不相下、容藩初賴占春成其威名、而故沅撫西充李乾德、久於韜軍、各黨雜之、會督師王應熊卒於仁懷、且値冬至拜牌、諸將各不相下、以爭坐次、遂勒兵相攻、占春敗回涪州、而韜在重慶亦乏糧、難久屯、十二月、監軍道范公文英至洪雅之福田寺、自乾與陽往見之、初則氏之赴洪雅任也、城中虛無人、僅存瓦礫、招徠數月、民稍稍復業、曾有獎成者、以西南總督宣資獎、一衞令來理縣事、則氏遂改署儒學篆務、時蜀中諸生俱盡於賊、而軍每乏糧、則乃建議學校軍儲、一舉兩得之法、於本年三月行之、令有通經書文義而願出糧佐軍糈者、僅滿五十金、准其入泮、武學半之、明年考試、於是諸縣效之、凡麥菽蔬稗諸雜穀紛紜而出、人謂之收生云、至七月初三日、則氏病故、異鄉孤孀、益復難堪、至是公深惜其未盡大用、且未代作先君子行狀、遂採訪先君子殉難情形、考證詳確、爲作沈華陽傳、又置田三十畝於乾損、附供蔬饘粥焉、

五年戊子五月、朱容藩自稱楚世子、設行臺於夔府之下關城、承制封拜、其僚屬有光祿鴻臚之名、聞粤西危迫故也、容藩初以都御史辦蜀事、已稍有可觀、而權不歸一、且覬覦非分、故迄無成功、然蜀事經略甚難、而川東尤爲叢雜、時袁韜在重慶、于大海在雲陽、李占春在涪州之江中、譚詣在巫山、譚文在萬縣、譚弘在天字城、侯天錫在永寧、馬應試在蘆衞、王祥在遵義、搖黃諸家在夔府兩岸、而李逆餘黨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皆東地也、時又以龍安道詹天顏巡撫川北、監軍道范文英巡撫西南、總督樊一蘅爲督、使楊展招趙榮貴復來歸附、初榮貴聞朱化龍之糧、攻拔其城、見化龍激烈、與之盟而去、一蘅知

其可勸，故招之。（後榮貴殘虐無復人理，制副將王明德殺之。）本有武大定者，初爲賀人龍部將，及人龍爲督師孫傳庭所殺，遂領其衆闖逆入秦，大定降。後逆敗，大定得秦王子奉之，來與榮貴合，榮貴惡其爲人，乃納王子而拒之。大定無所歸，乃遣使詣展求合，而李乾德亦說展以納袁韜，展喜其張大己勢，故皆許之。九月，遂移韜於雞爲，而屯大定於青神，資以牛種，結爲兄弟。韜時稱定西侯，大定稱靖虜將軍。時王祥攻貴州敗還，展以祥昔奪其落英寨銜之，今聞其敗，乃遣其子璟新引兵攻之。璟新年少不知兵，先襲殺馬應試於盧衙，而進攻永寧，不克。祥乘隙出戰，璟新大敗而還，展之威名頓損，而且爲人所窺矣。展又以孫可望等復熾於滇黔，恐其復患蜀，乃高其物價，使之聞之，遂倣作一色銅銀，其實十數，祇得一數，時諸物價尚數十倍於承平時。今又用此法，遂致適市者盛以大布囊負絜而行，及至則置於地，不用刀斧，碎以大石，計及分數，則羣笑之，亦異變也。

六年己丑正月，朱容藩招撫黃賊白蛟龍、楊秉胤，爲護衛之糧，索於石砫土司，土司不與，容藩率諸將攻之。李占春及一隻虎、王友進等，皆不爲其節度。先是，遂寧督師呂大器、長壽總督楊喬然至自貴州，閣部文安之亦自湖廣至川東，欲經略蜀事，無從設施，諸帥無可倚任者，及見容藩僭妄，皆欲敗其事，遂陰散其黨。土司知其然，乃求救於占春，占春救之，擒白蛟龍，容藩敗走至雲陽，爲亂兵所害。七月，楊展以袁韜生辰，自往爲壽，韜等謀殺之。初，李乾德爲韜謀主，展忌之，且不禮焉，乾德常怏怏。展又促乾德往鎮重慶，久而不行，韜卒又往往爲璟新所誘，韜與展亦隙矣。又客軍皆窮之，日負薪鬻於市，主軍皆富厚，每揶揄之，久爲客軍所垂涎，且慚怒。及韜與乾德等謀害展，韜妻聞之不欲，曰：我等困阨川東，不能自存，賴楊公以有今日，土地人民，衣食供奉，皆其所賜，奈何背之？韜猶豫未決，乾德曰：將軍建立功業，所恃者西北士馬耳，今皆爲其所誘，其意可知，若使展先乎，悔何能及？且成大事者不顧小患，將軍其圖之。韜於是計決。展及期將出，其將士亦以爲疑，展曰：我強兵十餘萬，地方千餘里，豈畏人者哉？況此輩又吾所卵而翼之者，有何嫌疑？遂以卒五百人往，舟至雞爲，韜妻使人潛詣展告以故，而韜與大定適來，展遂出告者，且曰：大丈夫肝膽相許，寧有猜疑？韜泣曰：此小人爲離間耳，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且韜受公之賜，沒齒不能忘，況有此心邪？將告者歸殺之。韜妻自經死，屬將赴宴，復有奔告者，將士請放舟奔敍府就屯兵，展不從，遂就飲，甫入而門即閉，五百人皆在外，酒行而伏兵出矣，展被執，哀祈生還者百端，終不許，乃縊殺之。楊卒分散於別所，皆醉，亦被殺，遂移兵圍嘉定，璟新卒雖衆不能戰，請救於李占春，占春遣舟師救之，甫登岸，韜等以兵迎戰，李卒遽登舟引還。月餘，璟新率千餘人奔黎州，見曹勳單弱，復北走，大定追及之於三壩，擒其衆，其妻程氏自刎死，璟新僅以身免，奔保寧，降於本朝巡撫李國英。初乾德之決意謀展也，以爲展死可以得行其志，己以經略主糧餉，而韜與大定主兵，及入嘉定，二人分有其地，乾德僅得荒殘數州縣，而其弟升德以監察御史駐洪雅，亦空名，甚不愜所望。嘉定之被困也，展諸屯戍皆降於袁武。有陳安國者，引兵爲其略地至洪雅，已望風請附，安國詭以搜馬及招安打糧爲名，率衆四出，恣行剽掠，蹂躪甫臨，衆南奔二三里，回顧寶座已火矣，夜入大龍溪，次日登山，山陡絕二十餘里，攀附而上，殆不止於前人見

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也。數日至其巔，有蒲定寺，避亂者已數百家，藏匿者甚衆。時鑿打四起，鑿打者，乘夜殺掠，獲人則非刑炙拷財物，其實大盜，不識何由創此名，又有稱名查糧者，而所行又即鑿打之事。後袁武斬之，乃息。十月，蔚復至乾垻陽，室已燬，暫假一椽於田側。

七年庚寅二月，故土寇參將爲佑明，以九溪險，川賊未經深入，遂潛結故同事者糾衆出山，稱爲展報讐，且詭云璟新至，襲殺大定闖練參將馬龍孫及其下數十人於花溪山。未幾，袁武遣其將張顯、郭某等擊之。佑明退守山險，數日，顯等間道出其後夾擊，佑明衆奔潰，復集於鬼門關，終不能支，顯等擒斬月餘，擒佑明送嘉定支解之。乃還九溪，初免於獻逆之難，至是焚殺之慘，亦相當矣。龍孫，山陰人，長於邊塞，有武幹，故爲曾英將，諳展，展不能用，後見大定，大定用之，其家久與蔚比鄰，序鄉誼，及聞變，蔚家即日渡河，其家悲惶不忍別，乃同入八面山，佑明果乘夜掩其家，幸免於難。蔚自是在山不出者六載。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衆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餽遺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赴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衆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亦散走數十里，度不免，乃自刎死，其衆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爲可望有。祥以僻處一隅，而地未經賊，凡仕宦開府於此，故歸之者衆，其下總兵三十六人，衆三十餘萬，乃不能發一矢而死，其人可知矣。

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爲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欄，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巔穿重樓而下，噬人以盡爲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往，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爲障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衰云。八月，孫可望使劉文秀引兵自建昌入川，武大定遣其將張林秀率衆拒之，遇於榮經，相持十餘日，林秀日選精騎挑戰，文秀堅壁自守，一旦填壕拔柵而出，戰於小坪山，良久，文秀驅象蹂之，武兵乍見大驚，人馬皆辟易，又林秀中飛槍死，遂皆奔潰，斬首千餘級，溺死及降者數千人，其得免者十之二三，大定在雅州聞之大哭，斷浮橋而去，文秀長驅至嘉定，韜走榮縣，被擒，李乾德亦被執，後與其弟升德赴水死，大定欲走茂州，與朱化龍合，又恐以殺展故不爲人所容，適文秀遣人招之，遂復歸嘉定，降文秀，時稱南府，以入滇時稱撫南將軍也，每見其符檄首稱南府令三字，以硃刷印，餘俱墨書如常時。緣可望亦遣其將盧名臣等引兵東下，李占春戰敗，挾于大海走楚，三譚皆降可望，又使張虎入西山，聯絡十三家，所謂十三家者，皆自成餘黨而非搖黃也。初逆成敗，其黨李赤心等降於楚撫何騰蛟，居其部下，皆受封爵，後騰蛟敗，遂入蜀，及朱容藩說以立功，赤心等俱受其節制，而處於夔府之建始縣，後遂於文安之之說，乃入西山，分地而居，及虎至，劉體純等雖許之，而詞禮甚倨，度可望不足以制之也，雖云受命，其實自耕自食，不與外通，猶如故。

九年壬辰正月，劉文秀遣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本朝大兵至成都，守將林時泰、楊先志迎降，殺時泰，以其初降復逆也。長驅至嘉定，文選棄城東下，由永寧，鎮國挾曹勳由大渡河，皆奔雲南。大兵入城，民皆安堵。故西南巡撫范文英舁至嘉定，見閻山及吳三桂，歸旅邸，賦詩一絕，至夜仰藥死。

文萬自袁武殺展。已入山不治事。至是不得已乃出。時本朝副將王明德潛師入茂州。執總兵朱化龍。而川北巡撫詹天顏及曹洪亦兵敗被執。相繼至嘉定。不屈。皆斬之。大兵之發保寧也。總兵盧光祖亦率師來下。至宜賓。可望川東諸守將悉遁去。盡有其地。八月。文秀率衆由永寧趨敍府。本朝守將馬化豹錚。欲焚其至城下。殲滅之。須臾文秀擁諸攻其登城。被殺者山積於城下。猶不能克。後城門爲象所壞。文秀遂得入。化豹巷戰久之。所殺甚衆。猶逸去。是日文選亦取重慶。總兵盧光祖引退圖山及與三桂以嘉定遠在東南。孤立無援。亦返旆保寧。文秀乘勢率衆數萬至保寧。營於錦屏山。我兵出營於城外。且聯浮梁以誘之。戰日文秀悉衆濟河斷浮橋。欲急攻城。我兵迎戰於盤龍山下。良久。文秀大敗。遁者又阻於河。遂全軍皆沒。惟文秀與張熙神等數百人賴浮梁而免。文秀之北上也。約文選會攻保寧。既而文秀驕甚。不俟其至。故及於敗。後文選至順慶。見長堤浮尸。已蔽江而下。乃奔還重慶。十月。文秀將率守川西川南者聞其敗。皆遁去。久之。可望始令狄三品等鎮嘉定。時偕隆吉、王尊詰等乘間竊發於洪雅之徐村。而峨嵋雅矮子等、亦相繼而起。皆三品等擊平之。未幾。黎州馬土司亦截殺其將於大渡河。

十年癸巳正月十五日。狄三品、賀天雲、率精騎數千襲黎州土司。取之。時土軍以元宵張燈樂飲。守隘者亦醉。三品等至。猶不知。遂擒土官馬亭殺之。及其妻子剿殺。久之乃還。二月。黃北甘又突入蘆山縣。焚掠甚慘。三品等擊之。盤踞城相拒兩月餘。始遁去。自逆賊盤踞川西而北也。各州縣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已七八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開墾者。然田皆膏腴。蕪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收功多。且無賦稅。力之所及。即爲永業。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羨之。非安土重遷者。往往相率去。久之渡江。漸達西北。而諸州縣始仍設正佐官。然城郭不可入。但得其界內有民之所。官就而居之。月食其供億。得民數百家者。爲上。數十家者次之。數家者爲下。亦有傳食而課其子弟者。忘上下之分。而賓主之情始洽。不則無所得食。亦有無民而寓於隣邑以借歲月者。後又令查報民數。減其損益而殿最之。官日爲撫摩之不暇矣。九月。遠近閧傳諸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遺陰兵。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面一可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隣右稀疎者。必移就人衆之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爇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渡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群梃衝擊。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聲聞之。或云見持刀人化貓犬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不知是何妖術也。

十一年甲午。成都新津戍卒。與諸游手民。日謀取財之法。古今陵墓壞塋悉被發。金珠頓賤。古器往往棄草間。又於故城郭坊市之所。搜剔瓦石。得其窖金。動獲千百計。得其遺散者。或日數十金。或數金。以爲常。後漸少。則遠求於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而無路可達。及入。則幃帳什器宛然。而人腊或坐或臥。蓋三冬餓死者也。又有漁人獲銀鞘於江口。而剖其鞘以爲飼豕之具。見者詣守將告之。漁人獻其所獲。主者以爲不止此也。遂笞拷而斃。於是製諸器日打撈於江中。亦時有所得。二三年後。尙矻矻不休。八月。孫可

望令蜀士鄉試於貴州。兩省合取中式者四十人。拔貢二十人。又使[illegible]三升鎮嘉定。而撤狄三品等回滇。

十二年乙未二月。見孫可望所頒儀注。輕文重武。無所不至。又見沿守塘撥及鋪遞小卒。雖見道府。亦無不通家弟抗禮。掌阜者若值卒騎於道。則旗仗紛紜。辟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於參遊將備。有事經過地方。每借糧料。爲詞。州縣佐貳。往往受其鞭扑。亦異變也。三月。尋與何吉生傾蓋於洪雅。吉生滇人。眉州守何公芳聲子也。以事至洪雅。相見歡如宿契。邀至眉州。與同硯席。時有兼試忠孝經之令。久之乃得其背。九月。太常卿陳顯采督學政。尋赴嘉定應試。遂寄眉庠。是歲帖括之暇。追憶往事。及博取傳聞。目爲蜀難敍略。稍有所得。則日附益之。通國之難。與身家之難。俱是也。冬。李本高來鎮嘉定。

十三年丙申秋。劉文秀引兵入川。稱蜀王。初文秀之敗於保寧也。孫可望亦於湖南爲李定國所敗。大慚。且恐文秀將來亦不可制。乃乘此敗。按其失律之罪。解其兵柄。以張熙神先奔。杖死。至去年冬。定國自粵西突入雲南。方復起文秀。將其衆同奉永歷入省城。始封蜀王。而定國則晉王也。文秀入川。帝制自爲。宮闈備。又以夾江縣之南安場爲己瑞。乃營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復觀至洪雅西南三十餘里之乾坝陽。花溪雅河所匯處。地雖甚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爲天生城。其舍嘉定而規此者。以川東不復有歸路。且恐可望襲之也。於此平夷。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各擇其地而居。然文秀相度之後。至明年二月。已爲定國促歸。謀與可望決勝負。未幾。病死矣。是役也。費民間幾許膏汗。而竟不得一見。可歎也。此地乃蔚丙戌以後。寄迹之所。有數畝以供饘粥。至是悉爲營地。本歲春。蔚方出山居之。今又入山。甚可恨。以身受其害。故悉其僭妄。而無才略云。

十四年丁酉二月。劉文秀由建昌還雲南。諸帥隨行者。太半。李本高亦去。留其將王朝欽守嘉定。尋亦撤回。而以楊國明代焉。五月。監察御史張一甲來督科歲試事。六月。蔚往嘉定應試。遂得補廩。俟秋觀場時典試官爲盜賊所害。議展場期。另行差遣。以交水連兵不解。故不果。而能蔚之赴試也。母已病。至是爲撫院萬公任所留。欲留缺委用。公故江南嘉定令。署太倉篆甚久。爲先君子故人。誼甚厚。蔚回辭歸省。母病已亟。於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八面山之白岩溪。蔚哀毀之餘。勉力權厝。然天猶不弔。守制甫及浹旬。而僕遁婢亡。回祿肆虐。一月之間。慘變重并。於時欲歸不能。欲往不可。蹤迹飄泊矣。

十五年戊戌秋。本朝大兵三路進取滇黔。至重慶。其守將遁去。我兵入城。以付巡撫高民瞻。留總兵王明德、程廷俊等同守之。時文安之及譚文譚詣。見大兵已南。乃同圖重慶。文詣先已有隙。至是久頓堅城不能克。安之勸兩人釋怨。共立大功。詣遂乘舸入文營。刺殺文。而安之與文衆遂東奔。詣即請降。總督李國英以三遊兵適至。遂受之。未幾譚弘亦率下東諸鎭來降。

十六年己亥夏。劉文秀將高承恩兼幷殺掠。肆行無忌。爲其下所殺。承恩自丙申春。以咸寧侯守雅州。至是聞滇黔失守。恃其強。將軍杜學、副將向奕諸軍。皆爲所幷。朱王等帥亦遁去。已而文秀左屯衛廣平伯陳建。自滇逃入川。承恩責其棄主偷生。亦幷其衆。承恩計蜀中無敢與抗者。惟楊國明以右屯衛將軍兼藩司事。守嘉定。多術謀。然無兵。惟求昔年附名起義者。及吏役雜編入行伍。終不滿三百。而能任干戈者

不及半承恩數微之恥不赴五月初承恩方居天全土司歸即發其將許鰲兵借杜學率精騎千餘一日夜奄至嘉定沿途烽堠皆不及發國明已無可如何乃飭館舍盛供帳單醇厚幣乞盟三日東裝不許二日許之且請結爲兄弟冀藉其力以除死而裨將及兵士之相約結亦如之客軍無不樂聞者仍納諸倖籍及城門管鑰且云敝卒皆胥役土著憚於行逃匿者過半若單騎何以見爵主諸從其卒各門以邏阿出入二將憑信其無他本日國明於陸路發起馬牌次日又發銀撥輜重及各家口登舟溯流而上而樂取民間及自從諸什器與菽粟列之堂廡陽言欲以返民而實陰餌城內外士民諸裨將及己門執各泣囤屑纏紛擊無慮二千餘人而所運用私人得雜之以出入國明對衆示以不可復留狀且自咎無德以及地方而猥承父老厚意如此諸物任若等均取不足當遺愛語訖無勞遠送也揮淚而遣之客軍多有泣下者稍稍移盛筵換重貲就二將奉觴爲壽讌會半闌愈哀歌妾女樂演傳奇以侑酒其將校士卒俱次第於他所陳設精好衆饌以款之而進獻勸酬戀款變至兩軍無弗相浹洽者夜既過半各相勉安寢國明丁寧黎明就道不敢復留以逆罪戾而客軍則惟恐蘇之不熟矣國明歸諸召其衆陳利害示生死向天嚙臂盟親暱者露刃相向無敢異議者時將五鼓乃帕垂白帶爲號分將其衆無白帶者即殺之燒屋舉礮賜衆撥館門而入遇者皆死許將倒匐入水竇中倉卒索之不能得其在外將卒皆沽醉夢酣有乘屋者有暗中自鬭者有出走叫呼救火者有宛轉地上不能起者有殺於枕席至死不知者方乘火光追殺而國明已奪水門與家口順流而東矣家口之發也多用人夫以招搖於道其實陰縱之而羅水濫迅力戰不得上沿途追索逗留所行不及三十里夜分已抵瀘東下擬對岸候礮而渡故得會杜軍營於老鴉頂國明潛以火藥繞之欲一燕無遺既而杜將突圍不救故國明念其一時被脅之人意良厚戒勿發故得獨全而天已向曙杜將計楊單弱所襲殺終不能盡且妻子尚在雅州恐無辭以對承恩乃舉號遙爲聲援而許將亦出與相應殘卒皆集主兵反顧乃無主憾見勢屈突門不得出遂散走城上投江者百餘人溺死及粗絹甲以濟者各半其不及者數十人俱被殺復大索城中得三十餘人及其衆以歸承恩大怒殺其俘聞杜將觀望並俱之以其幾被熱而止然所失亡皆選鋒驍新軍反多於己恐爲所圖由是猜嫌益甚又欲盡殺川南遺民引兵由西城入濱諸軍皆不欲行欲殺諸家口久不決日夜縱酒醉則手刃左右以逞幾爲獻逆後孟矣又忌其弟高承麟及陳建將殺之諸將惴惴恐死承麟即郝承裔初承裔父郝某爲賊帥戰死其子應襲官領其衆而承裔甚幼故以付養子承恩六月十一日其記室張世祿畫告承裔與建謀曰滇黔士馬精強天下無敵一旦同室興戎遂成瓦解之勢今欲以數千之衆遠走荒徼安能得逞然欲苦黨延頸就死亦所不能不如圖之相與歸降大淸不惟脫死且永保富貴也遂定盟及二鼓適得其夜巡符驗遂令陳卒兩分之一則掩殺得脫於嘉定之許鰲兵一則奔承恩門而入承恩聞變躍馬擐甲縋城而出於所設塘汛得弓刀衣履及二人二馬以行午後抵榮經聞者以爲將居之也皆失魄走及見其後無繼者復相聚曰連生騎止此耳內難果作矣於是相率尾之至縣署見承恩無一語詰令包襆步堂且作咄咄狀苦將刀不去身且令隨行卒登樓北望但呼具湯湯至又不能下嚥乃急索白鎗

數十金賞諸恨上馬南走次日開夜宿黃泥鋪之大板橋以兩人守前後柵門而已握刀臥其中有鄉人以雞酒至酬以十餘金夜分大雷雨悵聞哭甚哀及走黎州無敢納之者時杜學以其衆屯蘆山陳建以其衆屯榮經而道兵則已先發旋殺其首以歸民咸大悅得安枕矣陳建何人而作此大福德事哉自正月以友人召至天全土司於二月初二日夜半即值承恩突入居掠數演於死繩梯懸渡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乃達冷磧歸成土番猓羅諸種錯雜五月始抵榮經方懼此賊刺骨見其死甚快似代爲復讎者其敗於國明也有以賈日蘇其事言之娓娓可聽而國明之脫身虎口其智有足多者故并紀之如此八月本朝恩撫高民瞻提兵由保寧恢復成都監軍道程翔鳳亦自威茂至於是郝承裔稱討逆將軍與陳建各領將校相繼詣成都降杜學率其衆東奔民瞻遣將邀之不能止遂至重慶降時成都城中絕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鎮所留者也而川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闢闢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爲界強有力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儼礎瓦礫間然後因樹爲柱誅茅設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能搶時獲得之而故蜀府內二三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餘皆成人或命實其中與平地等矣蓋欲得故鄉消耗於九月自洪雅入成都慘不忍見追懷先人夢魂皆叫有詩云一別成都十六秋滿懷積緒情難收錦城久別荊榛滿金谷偏供麋鹿遊上帝有心沈漢鼎孤臣無力仗吳鉤興亡今古難拋事不道猶能睹蜀州又見老僧募人力車輛散求枯骸日數十載積於城外白山叢塚纍纍而先君子齒髮無存追惟痛痛時寓止於隨征鎮兵楊凌雲所凌雲即璟新由壬午武舉人爲先君子所取士

十七年庚子八月郝承裔叛於雅州初承裔赴成都降其將王功成秦有功見成都兵少侮之遂導承裔反而故蜀宗室蘇符王以諸當事欲殺之以奪功亦逃至雅州說承裔反承裔既舉事即馳攻嘉定城中賈副將及陳建設守賊不能克而退又分兵夜襲新津倉卒不及戰馬匹俱被掠九月巡撫遣將擊承裔於洪雅不利十一月川北總兵楊某赴援擊賊於邛州其義旗下百餘騎深入賊陣不得出須臾敗楊以爲敗沒也遂引退賊因衆勢乘之騎潰圍將出者十之二三未幾提督鄭蛟麟亦於邛州不利然賊亦疲於奔命矣

十八年辛丑正月總督李國英自川東來援駐嘉定督提鎮鄭蛟麟王明德等攻之屯於洪雅賊未經創益驕且恃中途竹箐關及對岸土地坳之險以爲固設關門各以數十人守之有警則舉礮爲號以避救而失險則礮倡之明德知之以重賞購洪雅人羅大維劉四兩人爲鄉導得岐徑可以繞出關後明德乃令世得譏訶行人賊則縱往往假貿易以出入凡有舉動輒知之賊深幸以爲得計三月二十日明德下令曰二十六日破關賊諜賊聞之詐曰道里相當我以是日襲之亦足以逆但恐爲此虛聲則邛州甚可慮乃益發卒戍之至二十二日薄暮明德令城門不得出入遂乘夜發兵銜枚趨竹箐關黎明抵關下賊方謂險相拒而明德已出關後反擊之賊潰走惟三賊不去鬬死礮不及發對岸者望見敗之亦遁承

齎等聞之。知中計。乃縱火棄城。南走榮經縣。居民亦竄去。我兵次日入城。搜牢餘黨。緩輯旋移。閱五日。明德等激勵士伍。追賊而賊已北遁。欲掩我兵不備。四月初一日。遇於八步石。道險仄不利馳驅。乃俱舍馬步鬬。自巳至申。賊鏖戰不退。我軍番休。賊飢渴不支。其衆反走。自蹂其衆。賊遂大潰散走。我軍追殺至榮經。而承胤、功成、有功。皆脫身遁去。餘衆悉降。川南平。衆尋死。中有蝦子矢鏃二三斗。皮骨齒牙。百餘人舉之不能旋。旋獲承胤於黎州山谷間。總督班師。以承胤歸。斬於重慶。功成、有功。皆爲僧。尋捕得。相繼伏誅。

秋。馬湖松潘變。先後叛。皆討平之。

康熙元年壬寅。冬。總督李國英引兵東下。經略西山寨宜。時從征邊兵。以國英解三邊軍務。專督四川。皆思歸。國英諭以俟平西山。乃爲遣。衆皆喜。於是進取夔府。時賀珍據大寧縣。袁宗第據大昌之茶園坪。劉體純據巫山之老木孔。及巴東縣。郝搖旗據大昌縣。王光興據建始縣。及施州衛。拓天寶、馬騰雲。據竹山房縣。李赤心養子來亨。據茅麓山寨。

二年癸卯。春。大兵至大昌之大田壩。與賊戰。大敗之。郝搖旗等棄城遁。遂取大昌。又使遊擊陳福、襲取茶園坪。袁宗第、郝搖旗及其衆。皆棄妻子走。福擒之而歸。遂取巫山。賀珍以大寧降。後總兵梁加琦、遊擊趙虎臣等、擊劉體純於三會鋪不勝。其後湖廣衆提督欲自專其功。不俟秦蜀會兵。先擊李來亨。亦失利而還。於是乃議迴請禁旅。九月。來亨糾合羣賊劉體純、拓天寶、馬騰雲、袁宗第、郝搖旗等。圍巫山。時城外雜樹梅花樁。賊不得薄城。日挑戰。國英不出。賊乏糧遁去。我兵追之。擒宗第、搖旗。械至京。斬之。

三月甲辰正月。大兵攻老木孔。賊將羅茂同率衆斬關來降。劉體純自焚死。拓天寶、馬騰雲。皆赴楚降。於是滿漢三省大兵。圍李來亨於茅麓山。山三面陡絕。惟後有小徑可登。鄭蛟麟引兵據之。長圍四合。賊自是若處樊籠矣。時蔚至萬縣聞之。先是己亥。蔚入成都。因歸未得。三四年間。行蹤靡棲。有彭公文炳。以保寧別駕署成都府篆。於上年春聞蔚歸志未遂。馳役洪雅。邀蔚同歸。會陞任襄陽將诶。蔚乃往拜母辭。

兼與妹言別。於正月初三日。同自保寧放舟東下。時楚蜀之間。賊壘猶存。至是聞此克捷。藍喜然追憶前事。悲感之來。不啻巫峯等高。瞿塘比深也。二月十五日。遂新灘。爲楚境。未至三十餘里。已聞江水隱隱作雷聲。與江干鐵馬金戈爭壯。及至面洶湧之勢。怖心奪目。且大石隱見水面。長年以舟穿罅行。灘如雪山。陡削數丈。蔚舟直下如墜。而舂石有聲。水急於矢。而舟乃不動。後至者瞬息數里矣。水已及膝。衆倉皇失聲。已而自分必死。舟忽回向北岸。舟子極力十餘櫓。乃沈於石罅。雖身外了無長物。而人無死者。夫以湍迅如矢之水。而能厄之不行。且向岸。豈非天哉。三月。抵襄陽。闢於署齋。九月。聞李來亨自焚死。數十年逋寇。遂無噍類。蕩蕩平平。普天稱快。今乙巳五月。蔚發自襄陽。歲愁千斛。及里門在望。竊謂二十四載之流離。七千餘里之睽隔。一旦復聚首於骨肉之前。亦不幸中之幸。而曠世之異聞也。豈期王父復違公久已即世。兄亂繁亦不祿。止遺孤姪啓堯。偕爾子立。廬產莫問。婚媾寒盟。家中情狀。曾不減於蜀道難。仰天長號。益不知其淚之盈盈下也。不肖蔚旅魂甫定。百務未遑。乃蒙黨年伯先生垂詢。謬與難始末。蔚謹自壬午歲先君子赴任。以迄甲辰年蔚出蜀。又次年歸里畢。纂成蜀難敍略如右。以代口陳。載筆傷心。一字

一淚。其間滄桑塗炭之情狀。誠有絕無僅有者。耳目所及。舉不敢遺。以備省覽。（書於乙巳七月。蔚初歸逮此於諸先生時。後有圖非補豈附圖。今不錄。）

諸先生跋

閬園老人李明容

遺華陽君及吾門。忠義之氣。見於眉宇。余固知其大節皎皎。衛河山而貫日星矣。一旦身殉孤城。孀婦弱子。顛連困躓於峨嵋大半。閱二十餘年。貌孤猶孝生還。雖曰天命。豈非忠義之報哉。披讀范仲闇所作傳。及豹文所述蜀難始末。不禁泫然淚下。君不負社稷。乃有忍負君子豹文者。亦獨何心與。

息齋老人金之俊

華陽公以孤城術牧。城亡與亡。即古張許英烈。蔑以過之。乃天佑忠嗣。萬死一生。讀其敍略。及華陽公傳。令人歔欷泣下。然則與公夙締朱陳。突因事變。乖隔者宜如何恤其後人。以庶幾慰忠魂而協輿論哉。

梅村吳偉業

華陽公殉首孤城。精忠貫日。內江范仲闇傳之詳矣。有子間關萬死。人材警拔。敍述艱難。情詞淒動。雖行道爲之梗咽。而況其親舊乎。萬里兵戈。消息中斷。讀有經櫃而思惟終始。亦在處之得其道而已。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若以貌諸單子而棄之如遺。吾誰當執筆而操其後也。

西廬老人王時敏

華陽公英風烈節。與可不愧張許。此實襄天地之正氣。爲一代光華。非獨梓里分榮已也。令嗣豹文。睽隔

廿年，間關萬里，翻然忽返故鄉，且以殉節流離始末，勒成敘略，使先公忠義大節，炳煥如揭日月，而材器俊爽，議論激昂，晤對猶令人心折，夫忠義之事，即千載而上，史書見之，猶當追慕歎仰，況血蔭現在，芳烈常新，而可以存亡易心乎，聊附數言於諸老之後，用爲世勸，

長源王發祥

識俗老年兄時方在弱冠，荷爲忘年交，公車提手，情逾同氣，意義倜儻，至今猶夢寐也，聞華陽殉難，烈同憬采，輒爲西州之慟，二十五年後今復見豹文神宇朗秀，如見俗兄，又不覺欣戚交集矣，所陳蜀中流落，及諸公接引盛心，不勝感歎，況躬罹萬難者哉，梯蹬想有同心，藤扶顛有過激也，

牧菴張玉治

年友沈華陽，以忠肝烈膽，殉難蜀疆，至今言之，凜凜有生氣，其少子豹文，匍匐間關，萬死一生，復歸故土，豈非忠義之報邪，披閱敘略，及內江范公所作傳，眞一字一淚，凡與華陽公有交者，當思所以慰死安生可也，

襄城吳國杰

俗翁年兄，筮仕蜀中，旋遭寇難，致命慘烈，千古未有，西望長號，輒爲淚竭，春初忽聞令以豹文言旋，不勝欣幸，盼望半載，始得歸里，晤對之際，言辭慷爽，儀采俊拔，如覩俗翁生平，拜讀敘略，一字一血，眞邪夢邪，悲極而繼以喜，不禁涕泗之如雨也，但今豹文萬里間關，廿年辛苦，艱難孑立，殊可酸鼻，即行路聞之，猶爲哽咽，況葭學骨肉之戚乎，人心不泯，清議猶存，幸各勉之，

浣心孫以敬

沈俗老年兄，作令華陽，職在治民，無詰戎之責，乃能嬰城血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英風浩氣，與顏平原

爭烈矣，展讀敘略，一字一拜，其少子豹文，髫年隨任，壯齡始歸，間關萬里，備嘗險難，抵家之後，城郭人民，俱非故物，誠曠代希有之事，亦人生極慘之遭也，吾輩忝附錯末，心長力短，方切愧赧，況有朱陳之約者乎，勉圖報塞，以慰良友於地下可耳，

吞岡吳克孝

沈俗老身殉蜀難，英風勁節，照耀千古，二十餘年，而令似歸里，相對眞如夢寐，至於葭孝之好，猶應思所以慰死全生，幸無使局外之人，持清議於後也，

如石毛天獻

華陽公爲國捐軀，英風義烈，爭光日月，少子豹文兄，跋涉萬里，得返故鄉，一綫幸留，天之報施當不爽也，且眉宇英拔，不誠俗翁丰采，晤對間不禁悲喜交集，況其親舊而可棄之如遺乎，諒必有以自處也，

大可錢廣居

華陽公文章忠義，卓乎千古，捐軀殉難，罵賊而亡，烈比睢陽，實不多讓，鄙心仰企，懸懸久之，今賢似豹文兄間關萬里，還歸故鄉，袖出蜀難敘略讀之，眞江河爲淚，不居當對生之痛也，況其親故而可以存亡易

心乎，清議具在，勉旃是望，

西蜀汾父郭奎光

華陽沈父母，危城死守，罵賊捐軀，其殉節事甚偉，吾鄉范仲闇先生，向爲作傳，序致生動，字挾風霜，發潛德之幽光，蘇蠢謨於既死，不意百世後，復見張中丞段太尉一流人，公眞不死哉，豹文自述蜀難紀略，附於傳後，中間敘其奉母避難，瑣尾流離情狀，如讀陳情楚些，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兵戈擾攘，萬里窮途，艱難崎險阻，備嘗之矣，古聖賢動心忍性，正在此日，況純忠之後，尤爲天之所眷顧乎，豹文勉之，

櫟下老農周亮工

俗來年兄，與余有同門之雅，且居平慷慨自許，至性過人，惟余知之最深，曾公遊令華陽，値海宇分崩，消息中斷，人籍籍傳公義烈不愧張許，每念故人，西向揮淚，乃二十餘年後，令似豹文於劫灰之餘，萬里生還，非天佑孤忠，幾何不爲崑岡之玉也，內江范仲闇作華陽傳，危言激論，明目張膽，如見公之平生，吾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國家事不可爲，正坐此耳，豹文攀援崎嶇，危而獲濟，亦可見公之忠義入蜀人之深，雖當救死扶傷之日，猶存同舟共濟之誼，則忠義之食報，不既遠乎，不禁三歎而書於其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9
作者=
页数=779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